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拾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出版社

伍輯・拾玖册目録

遲菴先生集八卷詩集四卷 〔明〕王臯撰 一
胡蒙谿文集四卷續集六卷附録一卷 〔明〕胡侍撰 一二九
趙氏家藏集八卷 〔明〕趙文華撰 一八九
重刻月川類草十卷 〔明〕夏浚撰 二五一
郭文簡公文集六卷 〔明〕郭朴撰 三九一
周忠愍先生文集二卷 〔明〕周天佐撰 五〇五
楓潭集鈔二卷 〔明〕萬虞愷撰 五三九
洪芳洲先生歸田稿三卷奏疏一卷讀禮稿六卷 〔明〕洪朝選撰 五七三

遲菴先生集八卷詩集四卷

〔明〕王臬撰

明刻本

遲菴先生集目録

卷之一

奏疏

諫焘巡疏

乞改南第一奏

乞改南第二奏

爲漫塘劉先生等請修墳立祠奏

乞養疾疏

論備穀恤刑疏

陳言兵事疏

卷之二

公移

知東昌府到任榜文

奬勵孝婦

牒城隍文

接遞夫單

勸農文

勸諭農桑榜文

曉諭均稅榜文

曉諭逃移人戶 招撫逃移復業 曉諭排門審編逃戶

禀明度地均粮事宜

曉諭盜賊

拯救流移 曉諭所屬停止不急 欲科收養遺棄小兒

議處牌夫

議處火甲民兵

回申乞免簾外官

議處馬政

乞致仕申文

申請暫免審馬

申巡撫乞改調

呈巡按乞致仕

請建平止倉

卷之三

公移

文移 以下寧波

復任曉諭榜文

諭恤民兵 以下東莞

行旌賞捕盜官役

議處夷情

議處團操馬匹

議虎騎操馬匹
議革夫
議團操
再議夫役
答詢訪政體民情
議處走遞馬騾以寬里甲事

卷之四

書

答惲東麓
上少宰整菴羅先生
通幸菴彭公
答劉松石
與劉松石
與鄧土魯
與吳師夔
答陳德英少卿
與張子脩
與劉府尊士奇
與劉府尊士奇
上盛都憲論開河
第二書
與任麟石
與張石川
答武城王先生
與李銀臺
答游少石
與蔡霞山
與趙文卿
與徐東濱
答于素齋
與陳子文
上順渠先生
與姜侍御
又別帖
答馮形山
再答馮形山

啓

上少宰整菴羅先生
上幸菴彭公
通勳部江景熙

考滿上諸監司

卷之五

祝文

祈雨告城隍文

祈雨未應再告城隍文

謝雨文

祈雨告城隍文

再告城隍文

祈雨告社稷文

祈雨告關廟文

祈雨望祀泰山文

謝雨告城隍文

東嶽謝雨文

又東嶽謝雨文

開城濠告城隍文

祭義勇武安王文　謝雨告城隍文

謝晴告城隍文

謁宣聖廟文

謁諸廟文

弭災禱海神文

告雲莽劉先生文

祭文

祭吳節推文　代本學先生作

丁卯鄉試後祭下塘橋祖塋文

祭商方伯文

祭孫侍御文

祭劉新之文

再祭劉新之文

祭虞竹畦文

祭殷柳溪文

祭通政余先生文

祭徐希曾文

祭外舅于契玄先生文

祭衢州丁使君文

卷之六

序

送李以德歸北渚序

贈趙鏞序

送劉國音典教永康序

贈山人廖月潭序

送丁主簿考滿之京序
續刊漫塘文集序
送貳守楊先生擢小司寇序
送菲泉來君序
海雲雜記引
記
金壇縣重脩龍廟記
重建真墟橋記
靜寄軒記
行狀
故朝列大夫浙江右參議殷公行狀
傳
南湖余先生傳
卷之七
題跋
題史宗原尋樂卷
題地官姚蒙齋卷
跋蜀椽張鳳孝感卷
曹靜軒遺萊圖因題其上
贊
楊平峰小像贊
寫真自贊
虞親翁小像贊
說
鸚鵡說
五清堂說
徐原敬原德字說
海市說
卷之八
策問
考試萊披兩學生員策問
考試問策
雜
訓子文

遲菴先生集目錄

奏疏

諫南巡疏

臣待罪車駕司在古爲輿司馬之官掌邦國之
輿輦車乘得預聞
清蹕之出入故敢不避鈇鉞昧死爲
陛下有言焉臣伏聞
聖駕將南巡
諭戶部具銀二十萬兩送
內府臣聞
命且懼且喜何也
陛下昔巡西北邊多齎銀兩蓋因夷狄內侵欲率厲
士馬不得已有犒賞之費今東南腹裏之地未
聞有警比年以來災譴屢見
後宮未聞錫羨之祥外夷漸肆跳踉之態四方水
旱相仍百姓流離盜賊橫發正靜居修省勞來
安集之時而乃勤師動衆興作無已財力既竭
怨叛易生此臣之所以慄慄于心而罔知攸措
也然臣竊料
陛下重念東南諸郡爲

王業肇基財賦所出今凋瘵已極資用益殫本根
之地所宜憂恤所具之銀蓋將流恩廣施賑贍
困窮以慰元元之望
陛下之憂民如此則庶幾天心可格民怨可消和氣
可回豐年可致而治功由此日起矣臣所以於
危懼之餘猶有喜幸之意也近日道路讙傳乃
云
陛下宜取銀兩將有事於泰山以爲焚修之費臣竊
惑焉夫泰山之神其秩視三公故事惟水旱不
時或遣官祈禱不過降香幣數束而已未有親
屈
萬乘之尊捐十萬之費以爲燒香之舉者昔者
陛下躬飭戎車驅逐胡虜猶曰爲百姓除偪然中外
皇皇遠近攀望若無以自容者誠以
皇儲未建國本尚虛
陛下未可遠出故也幸而
神靈廻相不日旋軫京師凡在臣工孰不慶幸今
席未及煖復欲遠幸江湖遼邈緩急難於應接
萬一有姦人緣間而起揚塵幾甸則所以鎮定
而消弭之者

陛下將倚之誰耶
陛下往時游幸不過旬日即返誠知
神器至重事變難期猶存兢畏之心也近則指遠
月爲近期弭千里如几席展意安爲無復介懷
陛下豈以爲事止如是遂無復可虞耶臣聞有虞每
隱于無虞所患恒生於所忽昔周穆王時徐方
僭據漢武帝時淮南王逆誅往轍甚明足爲鑒
戒
陛下春秋鼎盛天下臣民方日望
聖心之改絃奈何反復劇於前乎古語云家累千金

坐不垂堂言所挾者重而卑賤者多也今四海
之重豈但千金輕出之害豈但垂堂共禁垣深
密陛戟嚴衛在前代猶有意外之姦況慎居野
頓情異勢殊舟輿之遷次無定郡縣之廨宇卑
疏寧無可寒心歟臣又聞各路有司多指迎
駕爲名論畝徵銀見丁派役科索百出晝夜追呼
東南諸郡傷於水災禾麥不收者數年矣民饑
相食加以今春復大雨雪凍餓死者不可勝計
存者尚不能聊生而使之上供
乘輿下給師旅是雖斬殺日加其何能濟迫促不

已死亡愈多且人情孰不戀其室家今隨
駕軍士離家日久顧念必深雖時承賜賚恐終難
移其至情
陛下作民父母可不爲之體念乎又南方風氣柔弱
人情易擾今先聲所至民必驚懼奔散攜孥負
重逃匿山谷姦宄之徒從旁窺伺必將逞其滔
謀乘間攘奪以一倡百荐爲亂階誠非細故也
臣又聞
帝者至極無加之稱惟天與天子得稱之故書稱天
曰上帝春秋稱天子曰天王以爲天子之尊與

天同也今
陛下厭至極之尊號甘世俗之榮名棄穆清之至樂
紀勤勞之煩毒或者
聖思未加焉左右大臣均體元首國有大事
陛下皆宜與之面相可否比年以來惟出片言
諭旨眞僞無從按覆逆順局以必行或有執奏輒從
中下一體之義似難如是近聞侍從臺諫連疏勸
留
陛下又一切不報涉春颶風頻作蒙氣不解天道不
遠[illegible]昭然是以人心益懼物議沸騰今舉朝

皆知其不可而無復爲
陛下言者恐拂
聖意或千怵急之誅也臣恩漢唐之君有欲汎船渡
渭馳馬下坂者皆未爲甚害而當時之臣猶且
當車斷靷至欲以頸血汚車輪今日之事誠天
下安危之所繫諫而不從誼當死爭豈可以微
微數言聊取塞責而遽自託於
陛下之不從內實脂韋之諂外假諫諍之名是則欺
天罔人尤爲不忠之大者也自古雖大無道之
世未嘗乏犯顏敢諫之人臣竊傷堂堂

聖世獲乂如林而乃無一引義固爭之士使後世得
以輕量本朝臣實耻之犬馬微忱不能自已故
敢冒昧上言惟
陛下俯
賜聽納則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乞改南第一奏
起復兵部車駕司主事臣王某謹奏爲陳情乞
恩以圖補報事臣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欽
除前職在任一年因丁父憂回籍守制已分畢
志丘園躬耕養母伏覩
皇上龍飛應曆天德出寧道路懽傳皆以爲堯舜復
見臣不勝喜躍矯首霄漢恨未能亟仰
天顏今起復前來幸綴班行親覩
皇上未明求衣勤政務學常守不易則治功日與太
平可以坐致臣雖駑鈍竊抱微志豈忍自棄於
明時但臣心雖眷戀命則迍邅切念臣母馮氏先
年因送臣家小來京行至地名王家渡不幸遭
強賊所傷左足遂成廢疾臣每一思之痛心刻
骨今欲携以偕行則覆轍將來言且尚驚於往

轍若置而不顧則恩斡罔極何以自立於堪輿
臣在
先朝獲罪南還之時臣母見臣負痛呻吟輒爲之
廢食母之念子猶且如此臣今將何以爲情欽
惟
皇上方隆孝治伏望
俯賜哀矜
勑下吏部器使羣工尙成庶類容臣改任南京一
相應職事庶犬馬不遺其力而烏鳥兼遂其私
臣不勝懇迫俟恩之至

乞改南第二奏
兵部武庫司主事臣王某謹奏為乞
恩改任以全忠孝事臣因母老不便迎養於三月
初八日具本陳情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續蒙該部復除今職雖知抉扎
之仁造就不遺于細物柰緣賦分之薄孤蹤自
縶于夷塗臣以蕞爾微生猥塵清選感激恩奮
深欲圖報將來抑區區下情有不能自已者臣
母年近七旬素無疾疢止因送臣家小致賊傷
殘今雖有兄弟侍養而臣無以自盡其力於心
終不能安故敢昧死再陳伏望

聖慈哀其志有可矜察其情非得已仍
勑該部改畀南京一相應職事臣敢不策勵駑
益思報稱庶上不負於所學下不忝於所生臣
不勝迫切祈哀之至
為漫塘劉先生等請脩墳立祠奏
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臣王某謹奏為崇明德
以興治教事臣伏覩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
詔書內一欵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
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時修理如舊令附近

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
暴骨者悉與掩埋此
皇上仁厚之澤覃及枯骨誠萬世之法程也臣原籍
鎮江府金壇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太常丞劉宰
墓在沙墅山工部尚書王遂墓在白水塘叅知
政事張綱墓在望張原世遠人移悉遭掘發然
牧踪踐漸至平夷臣攷得劉宰剛大正直明敏
仁恕平生學術根本伊洛隱居三十年澹如一
日蒙齋袁甫表其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
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

千里本朝吳節贊其為百世之師所著有漫塘
文集三十六卷語錄十卷見藏
秘閣王遂少與劉宰齊名嘗從宋儒黃榦游得程
朱正傳其官臺諫時直聲凛凛其守平江建標
立準誘掖後進而江南理學日盛宰嘗稱其任
道不殊闕里所著有實齋集行于世張綱初為
校書郎與蔡京不合出主管玉局觀遷給事中
復因秦檜用事臥家二十年不起嘗云以直行
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人以為不負所言
所著有書解六經辯疑等書

聖朝纂修五經大全多見采録臣聞古者鄉先生沒
則祭于社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此三君
子著書立言皆有功于道學並朝行已可爲法
於方來不但爲鄉先生而已今遺墳没于草棘
位置雜于衆人故蹟易湮報祀未稱臣竊傷之
欽惟
皇上履元更化之初正稽古右文之日首
幸太學時
御經筵崇儒重道之
盛心可仰見矣但今海内雖文治蔚興而治心養

性之功少雖英流輩出而老成渾厚之意疎宜
崇實學以勵士風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行移有司修築劉宰等墓撥丁看守仍爲
立祠臣本縣有崇真道院一所空閑就可改爲
三賢祠載之祀典歲時致祭庶幾
令典不爲虛行人心有所興起於風化未爲無補
爲此具本奏
聞

乞養疾疏

南京吏部郎中臣王某謹奏爲病廢乞
恩就醫田里事臣素患脚氣兩腿酸疼時作時止
先年血氣壯盛猶可勉強支吾中年以來本元
既虛加以寒邪外搏濕氣淩浸前病轉劇往以
幼蒙作養叨冒寵榮自知入仕日淺未有涓埃
報稱思得一試少紓平生憂
國奉公之志學道愛人之心不幸顔因病改身與
願違今雖強曳班行其實有靦面目瘝官已甚
後効難期伏望
皇上俯賜哀矜曲全庶類

勑下該部放臣回還田里就醫倘未即填溝壑猶
得服田力穡以卒歲爲鄉人早輸公賦臣没且不
朽

論儲穀恤刑疏

山東東昌府知府臣王某謹奏爲陳愚忠以廣
德意事臣多病早衰又念母老疾發禍由臣致病
次乞休未蒙
矜允退自循省感極涕零常恐一旦溘先朝露無
以報塞
天恩惓惓有懷不能自已邇者伏聞

聖諭有云今天下生民疾苦多由賦歛繁急刑獄冤
濫近因各處災傷已
勑戶部蠲放停減應徵稅糧動支倉庫銀米賑濟
饑民又因言官具
奏令中外審錄罪囚徒杖以下罪名即時發落不
許久稽淹滯欽此嗚呼此
大舜文王之用心也臣幸躬逢其
盛寧忍緘默自棄於昌言之
朝乎然學術荒踈才識蹇淺不敢汎論以干出位
之

誅譴因
明詔所及與臣職業所關者二事爲
陛下言之其一曰修荒政以裕
國計臣聞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夫天裁流行國家代有故雖堯湯不能
無水旱之憂然未聞堯湯之民有捐瘠者有備
故也今四方
奏報災傷
陛下惻然哀矜不俟陳請而濬發
德音截

上供出
內帑是雖堯湯之憂民何以過此然而生民猶未
減於憔悴
皇澤猶未底於豐洽者其患在無備而後時也昔成
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降自漢唐以
來雖違古典然常平義倉之設亦皆一時救民
之良法至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定制每縣於四境立四倉出楮鏹
鬻天下耆老糴穀儲貯其中以備荒年賑貸官
籍其數而歛散以時蓋寢寢乎成周聖人之遺

意也歷歲漸久奸弊浸生倉戶侵欺官吏乾沒
遂至於無所質究而倉亦頹廢正統年間遂移
入縣治併而爲預備之倉夫因時拯弊移之雖
未爲不可而羊存禮廢州縣多徒具虛文每遇
水旱周章失措賈誼所謂公私蓄積誠可哀痛
者莫有甚於此時也又檢驗災傷法當覆勘縣
以聞府府以聞諸監司文移往復逾月始定及
其
奏報已是深秋管糧官員慮民費用無存只得開
場受納比得報蠲放則小民被其逼迫不得已

伐桑棗鬻賣田屋納米已過半矣所利者特奸頑
豪猾之徒耳此則檢放後時之患也至於賑濟
之弊尤難縷舉抄劄丁口期集追呼按版籍則
有遺漏之失憑訴報則有欺蔽之奸大抵里胥
抑覓強梁者得之善弱者未必得也城郭附近
者得之鄉村僻遠者未必得也在官熟識與里
胥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與夫疾病而無告
者未必得也帳成上之縣官官司疑之復令覈
實真僞相雜彊弱相凌甚至罄囊而赴空手而
歸者又不知其幾也及至給散之時饑民大段

狼狽噓枯吹僵九死一生此則賑濟後時之患
也賈誼有言海內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
相恤今海內以旱告者不啻方二三千里已也
天戒流行誠未易測儻不幸遇堯湯之憂不知
將何以贍其後三邊六鎮之需則
上供未可以歲截也
內帑未可以常出也及今不圖而假目前一切之
計數年之後公私將交窘矣臣愚恐未足以稱
陛下憂勞之心也誠欲建三代之隆爲
國家立長久之利則莫若取李悝平糴朱熹社倉

之法損益行之更倣
祖宗已行令典查各司府官庫見貯銀錢以助糴本
於豐稔之處依時價兩平收糴或許所在承差
吏典納銀監生待次者再納米若干石得免缺
參除量州縣地理之廣狹以爲積穀之多寡使
萬室之邑常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常有千鍾
之藏每倉分爲上中下三廩三分損益而各異
其藏遇小饑則發下廩中饑則發中廩大饑則
發上廩而賑貸之水旱災傷三分以上者爲小
饑五分以上者爲中饑八分以上者爲大饑分

人戶爲四等小饑則惟貸下戶中饑則貸及中
下戶大饑則貸及中戶而上戶不與焉其賑貸
之法一依崇安社倉規約每十人爲一保遞相
保委如保內一人不應請貸而濫冒者查出則
一保通華保內有逃亡之人同保均陪取足十
人以下不成保者不支每石量出息什一小饑
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不願貸者勿强願糴
者減時價三分之一家不得過三石如是則州
縣常有三年之儲歲一斂散既足以紓小民之
急又無損於公家儲庤之實斯不亦惠而不費

者乎每歲州縣取勘災傷分數既定隨申本府覈實轉聞不待報可即許准此施行官有定守而省文移反覆之累民有定志而絕覬覦誑設之奸富豪不得邀厚利貧弱不至輕流移庶幾有備無患而後將非所憂矣或又疑人情易於貸而難於償征催不集未免有拘追鞭撻之患臣則以爲賑恤固所以惠民不取其必償也名之曰貸防其濫請之弊耳不能償者則姑已之不猶愈於賑濟一散而無收乎臣又按月令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則是古人賑給多在季春蓋此時新陳未接小民困窮尤甚聶夷中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正言其刷劃無聊預擬未然之物以救切近之災也伏願

陛下著之甲令將前項倉穀所收什一之息不許別用支移每歲季春令有司行賑窮養老之典深山窮谷舟檝不通者或以銀錢代之如此則

如天之仁洋溢無間矣其二曰復律令以寬繫囚

臣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有司決囚等第凡獄囚鞫問明白追勘完備徒流以下從各府州縣決配至死罪者在內聽監察御史在外聽提刑按察司審錄無冤依律議擬轉達刑部定議奏

聞回報此我

聖祖神謀睿斷萬世不刊之典也今在外問刑衙門乃不分死罪徒流一槩申呈待報幸而得允猶或逾月若有異同則追呼干證逮繫無辜累月經年卷難結絕又徒囚定撥驛遞多非本土妻子不能追隨往往饑寒至死況所在官吏逼索

財物非理凌虐備極慘毒尤有甚於死刑者夫徒流本以宥死而反致於無生之地是豈制刑於中之本心哉古者罪人役于司空有州里保任之法臣愚以爲此等之人不過欲拘役以苦之不必限以遠近今後犯該擺站囚徒止撥本處驛遞則脫逃者易於拘提貧難者免致横死除死罪照舊申呈合干上司審覆其徒流以下事在州縣者止申呈該府事在本府則徑從決配不必一槩轉詳以致久禁此亦推廣

聖仁之一端也周禮六官之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古今人情豈相遠哉賢不肖存乎其人而不係官職之上下矧今之監司郡守皆從京朝官推選豈有良於為監司而獨不良於為郡守哉昔韓鄙一嬴長耳尚得開倉賑贍趙憙一懷令耳猶能奉法不阿今之知府古之二千石也凡有所為反牽制顧望莫敢專決其間稍自振拔者或事未施行而悔吝已隨之相與羣非歷詆曰不安分如此而欲求功業之弘是猶絆飛兎之足而責以致遠之任鬱晨風之翅而望其有九萬里之扶摇也不既難乎邇者荷蒙

皇上灼見斯弊欲求安民之道歸重於守令親民之官至煩

天語丁寧諭告中外凡有耳目心知者孰不感勵興起然郡縣負積輕之勢而監司操可致之權毀譽之下榮辱因之臣願

陛下明勑有司戒侵官崇大體凡事專責成於守令而付督察於監司守令有枉法徇私違道干譽阿意逢迎任情出入者則指其所枉之實而劾治之如已審知其才賢則宜使之展布四體勿以文法相拘如此則海內奇材實學皆得自見又何患善治之不興哉

陳言兵事疏

臣竊聞

明王制治於未亂太上消患於未形制於未亂故能長治而久安消於未形故能患消而福永夫治亂安危非一日之故皆起於幾微成於積習二者之間不可不察也伏惟

皇上躬聖智統道眞帝王圖籍日陳於前夙寤晨興憂勤政理凡所以修先王之緒而佐斯民之急者爲之靡有遺畧矣是宜治化之隆與天無極

也然而嘉氣尚凝災沴時作四方風俗猶未盡敦厚海內黎庶猶未盡安寧賢智猶未盡奮庸盜賊猶未盡屏息九夷八蠻猶未盡賓服甚者戍卒陸梁於郊關之外戕殺主將如屠豕彘前者甫定後者繼起邊臣惟幸不及其身而不顧養疽囊遺害於他日至有減省教閱聽其驕惰屈撓正法聽其縱恣甘言諂笑以狎其情濫賜濫予以盈其欲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結義士之幽憤張奸宄之非心此有以

異於唐之季世乎昔後魏孝明帝時羽林虎賁
千餘人殺征西將軍張彝父子而焚其第官爲
捕斬兇強者八人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
高歡時奉使洛陽見之歸散家財以結客曰朝
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
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此豈尋常細故哉
漢賈誼有言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
外威令不信臣竊耻之今區區叛卒非漢時諸
侯王衆髖髀比也語曰爲虺弗摧爲蛇柰何條
枚不伐將用斧柯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微臣有

懷不寐久矣欲言恐干出位之誅竊念愛身之
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故敢卒進其說夫正
本澄源董子所謂朝廷正而天下莫敢不出於
正此在
聖君賢相經綸密勿之間固宜講之有素無俟乎臣
之言今特以明法制修廢墜所以固本而制末
切於兵事者條爲十事語曰本強則精神折衝
誠以如是則區區邊鄙疥癬之憂不以勤
陛下也臣言狂計迂伏惟
陛下赦裁其死少

貸采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一曰親教閱以示軍禮
謹按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在春夏有
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
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盖一歲四
時之教天子再臨焉夫文武無二道故六禮之
中軍居其一今
國朝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
武者尚闕而未講歲時教閱止
命侯伯與兵部尚書行之而

車駕未親臨焉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
嚴不行且古之治兵非但欲講武事而已也所
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儀使下皆有親上死長之心知敵愾伏節之義
也昔晉文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爲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
故一戰而霸周至成康之世治定功成禮備樂
和而召畢諸公尚懇懇以詰戎兵張皇六師爲
言況近年以來武事似於稍弛伏乞
勅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以來典故定爲儀

註上請每歲仲冬
車駕親臨大教場斬牲禡野補卒蒐乘以起士卒久
安沉惰之氣以聳四方環觀內聽之心使外夷
聞之知
聖上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亦將相率而賓服矣
二曰建府兵以固京畿
嘗觀唐臣杜牧有言爲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
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
乎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
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

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
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
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
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也及其居外也緣
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
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恭
惟我
朝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
八衛分屬五府以衛京城蓋亦倣唐人之遺制
然法行既久不能無弊近年以來京畿內外衛

所諸軍逃亡死徙耗減已甚而隸尺籍者
名存實亡今之所謂精兵特不過沿邊六鎮耳
正德年間流賊生發殘破州縣官軍望風披靡
不得已調邊兵剿除自此邊軍知京城內外衛
所單弱不足恃遂日漸驕橫戕殺主將叛亂相
尋不及今早爲之制竊恐尾大中乾益成偏重
之勢矣今京畿順天永平河間真定保定等郡
古燕冀之域其人沉鷙慓悍敦五種本兵矢他
不能蕩地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正杜牧
所謂王不得不爲王霸不得不爲霸之所誠於

國家常制之外於此五府益簽民兵每府添設兵
備副使一二員統攝之其居處教養蓄財待事
動作休息皆畧倣唐人府兵之法而參以
本朝大學士丘濬衍義補軍伍之制所言如此則
環京畿數百里之間有勁兵四五十萬居重馭
輕制郭表裏
國勢自然尊安奸人自無覬覦矣昔唐德宗嘗與
李泌議復府兵而卒不能復者蓋方當上替下
陵之時其勢未易舉也今
皇上以天德忠寧撫盈成之運而羣龍作輔當物觀

之期拯偏救弊特易易耳伏望
聖明留神省察與一二元老大臣熟議而審行之所
以爲
聖子神孫立萬年不拔之基者端在此也
三曰免京操以裕糧儲
謹按前代凡守護京城之兵皆取於近甸未有
調發郡國者郡國之兵惟遇大征伐則徵發之
如漢以虎符下郡國唐以契勘下折衝府是也
其平時分番守衛漢初止於三輔唐初止於關
中下班之日仍歸田畝無有不耕而食者也惟

宋太祖懲五代之失聚兵京師其盛也豢蚊龍
於池沼柙熊羆於苑囿一時精銳盡萃左右其
弊也縣官至不能給乃使之更戍他方就糧外
郡循環往來煩擾過所四方雖無變故而廩賜
犒賞歲歲如大征行說者謂其聲容盛而武備
弱者非無以也
國初在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
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在外設都
指揮使司者十六而爲行都司者四於凡天下
要害之處又皆設爲衛所以衛生民大小相維

內外相統蓋已深得鴐近馭遠居重馭輕之術
自正統己巳之變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漢軍
春秋兩班赴京操備名雖資其守禦實無益於
事宜蓋緣起解半係虛名應點多出雇倩臨行
月給之外既有預支到京行糧之餘復關賞賜
撥營曾未旬日該管輒報逃亡若此者累何稽
於武備乎今天下之財已盡取而歸之京師而
計司經制一歲之用常惴惴以不給爲憂若其
弊正由此等游手之徒聚於內坐食四方之租
賦也彼此相隱歲以雇倩爲能上下相蒙互以

影射爲利豈惟無益武備抑且耗損
國儲不特此也近歲復因逃亡者多准將別軍別
餘項補所在官吏追呼逼抑一家父子兄弟併
行棄老遺孤流徙愈甚城池雖設而守備甚疏
衛所雖存而隊伍全缺幸而無事猶可苟安萬
一有虞將何抵禦且人情所重莫如鄉土所愛
莫如妻孥使之典鬻妻孥以爲費拋棄鄉土
代行其間或可自營寡婦復多犯法行者
平之氣留者抱離索之悲無事之時已傷[illegible]
有事之際豈能得其力哉臣前府兵之議[illegible]

聖明采納數年之後俟其教習已成伏願罷遣此數
處操備班軍各還本處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
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餽餉之勞而儲蓄日裕所在有備遇儆無
虞矣

四曰清冗籍以省虛耗

謹按前代郡國皆有防守之兵如漢之材官唐
之府兵宋之廂軍鄉軍是也然皆廢置不常多
少無定惟我
聖祖高皇帝斟酌古今始立爲一定之制於凡府州
縣要害之處皆立爲衛所以護衛生民衛必五
所所必千軍軍民相安文武並用其視漢唐宋
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奸弊日滋冗籍
徒有空名隊伍太半缺失雖間遣御史清勾往
往得不償費拘僉妻解其貼盤纏所在騷然迄
無寧歲春來秋去隨解隨逃一軍之收管未來
一軍之清勾復至小民之負累已極而隊伍之
缺失如初及至關糧之日該管官旗彼此相蔽
上下相蒙以死爲生以無爲有詭名盜冒不可
勝稽使有司日徵月歛勞筋苦骨之農夫適以

養此無形無影游手安閒之巨蠹如此者當從
無益於兵衛而又重困於生民試即春秋兩班
京操官軍言之其請預支之時人人具在及到
京撥營之後則太半逃亡此豈真盡逃亡者哉
多由空名掛籍本無其人而到京雇倩游民應
點耳失今不爲之制竊恐日甚一日公私俱困
兵民兩失之矣伏乞
勅下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從實造
冊開具原設額數若干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
者若干回報兵部備行各該巡按按察司官嚴
實奏
聞仍行天下布政司及府州縣亦造清冊開具見在
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驗
其見在食糧之數分撥各所今後復有逃亡者
則遵照律例減俸遞降之條着實舉行其間年
遠戶絕者不必復一槩清勾空費人工紙劄無
益軍政徒害平民如此則官軍冒支之弊可革
而官有餘廩小民杼軸之嘆可紓而農有餘粟
矣邵農積穀實今日富彊之本也

五曰嚴減降以實軍伍

聖祖定制每衛五所所必千軍往時一衛以五千六
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
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間
遣御史分部清勾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者是豈果皆丁盡戶絕哉良由該管官
旗科求逼抑漸致逃亡耳今衛所軍士日減月
耗而指揮千百戶等官則往往如舊一所有軍
人不滿百名而千百戶反有十數餘員者將領
多而軍士少一羊九牧掊歛剋剝之害豈能免

哉伏覩
大明律有曰其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
人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
名下逃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
去一十名者減俸一石二十名者減俸二石三
十名者減俸三石四十名者四石逃至五十名
者追奪降充總旗千戶名下逃去一百名者減
俸一石二百名者減俸二石三百名者減俸三
石四百名者減俸四石逃至五百名者降充百
戶其管軍多者驗數折算又問刑條例云一二

京在外都司衛所勾到新軍官吏旗甲附寫名
數半月內幇支月粮各照地方借房安挿存恤
三個月方許送營差操不許指稱使用等項勒
要財物逼累在逃若一年之內求索財物因而
逼累在逃者指揮十名以上千戶鎮撫六名以
上百戶四名以上各問罪降一級每十名六名
四名各照數遞降法令非不甚明而近來有司
多事隱忍以寬縱爲德以姑息爲仁所以清勾
雖勤而逃亡如故也切恐自玆以後日甚一日
失今不圖後愈難於今矣誠使申明舊章行令

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等官巡歷至日務要
查點衛所軍士實在逃亡數目於一年滿日造
冊送兵部查照律例施行如此則法令嚴明而
軍伍可充矣

六曰廣延攬以收異材

臣聞王者之用人如醫之用藥參苓芝朮爲養
性之資薑桂大黃乃砭疾之劑平時要宜兼收
而並蓄臨事則可取用而不窮世固未嘗無逸
材之獸異倫之人也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
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

士亦在乎御之而已按前代每以十科取士我
祖宗用人於科貢之外亦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儒士老人亦在所用之列夫取人不爲限制故得人爲多近年以來取用之塗未廣雖有三塗並用之舉然未聞有以得異材雖有山林隱逸之求然未聞有以應
明詔者何耶
朝廷嚴繆舉之罰而未嚴不舉之罰監司郡守坐待賢之求已而未肯屈已求賢且欲使其懷牒自陳重復保勘彼廉節之士誰忍就之蓋古之

稱賢能者不求聞達於人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伺陰祈於上如此而欲得眞才輩出充布任使恐未易致也又今關陝遼陽河南北山東西與夫廬鳳徐泗等處人才樸茂多有長於政事而短於藝文若一切裁以科貢之制而使與吳楚閩蜀之士較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宋臣蘇軾嘗言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而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仕進無門則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臣願
皇上於此數處生徒應貢而來者少加寬假或令監司郡守多方採訪如有不從事科貢而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者明著所能薦聞於
朝量加任使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如此則儁茂可招而姦宄可消矣古語云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豈有堂堂全盛之天下而無有英偉梟俊之人可以副上之求乎誠使蓄養有素則士將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而厭觀聽也

七曰恤民兵以敦力本

竊聞古之善爲政者毆惰游以歸南畝若今州縣之所謂民壯則是毆之棄南畝以事惰游也在小民徒費供億之勞在武備初無毫釐之益苟不亟更患將無極今海內軍士日就逃亡器械日就朽鈍尺籍徒有空名衞所幾於虛設民兵誠不可廢也然禁網太疏法制未備貪官汚吏視爲冗徒統領既非其人訓練復無其法往往聽容城市無賴之人結攬收集惰游以充其數或縱放買閒漫無稽考或終歲勤動苦樂不均或令穿着青衣諫奉過客或令管束牌票勾

擲罪人口腹是圖志氣銷懊如此者雖衆如林
何補於用正韓信所謂敺市人戰見敵鮮有不
逃散者也又州縣佐貳首領等官廉公者少貪
昧者多每下教場點集先以科歛爲心或罰木
尾磚灰或罰紙張硃墨假脩理以爲名捏支銷
而破罪一卯不到掊克百端平時已失其心臨
敵又烏能得其死力乎又舊規審編民壯工食
銀兩初無定數止與貼丁聽其自討彊梁者或
加倍科歛柔善者或經年負累多寡不一告訴
紛紜統領之官任情自恣或以無爲有或以少

爲多甚至告追之物僅充納紙之費利歸私槖
害及細民供給使令則徧周於胥吏幇貼盤費
則禍及於雞豚使百姓既納租稅以養列屯坐
食之官軍又出工食以供惰游無益之民壯計
月令之弊又豈止耕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乎
如此而欲望天下治平百姓不貧且盜者是猶
却步而求前也伏乞
勑下兵部詳加採訪如果臣言不謬行令巡撫巡
按等官再加斟酌地方簡劇立爲定制精選壯
丁民年二十二歲以上應役六十歲退回分爲

三班一班常留本處防守其兩班更休迭上如
古卒更之法北方收成較早每年九月初上班
次年二月終放散南方收成頗遲每年十月初
上班次年正月終放散各按月挨次赴所在兵
備道團操下班之日聽其務農生理不許州縣
官雜氾差使違者比照軍官私役軍人恭問降
黜著以爲例其無兵備去處屬之守巡凡屬兵
備去處守巡各道按歷至日止拘防守民壯操
演以驗有司惰勤不得復拘下班民壯以蹈十
羊九牧之弊其民壯工食各隨均徭編審每名

上班之日月給銀五錢先期觧赴兵備道按月
支給若民壯所居鄉村遇有盜賊生發總小甲
即時督率所部併力撲捕有功之人從重犒賞
若賊來而坐視不捕捕賊而畏怯不前許被害
之家與地方里老人等呈報重治如此則兵制
定於阡陌之間威武藏於平易之内民壯不爲
虛設而實效可臻工食不至虛靡而地方有賴
上不廢備下不妨農庶幾得古者兵寓於農之
意民困可蘇武烈可競凡今游手好閒之徒皆
將轉而緣南畝矣

八日脩馬政以寬畿輔

夫軍政莫急於馬制敵以騎爲先馬之係於國具也大矣是以古人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而周禮於牧師之政言之獨詳三代以來惟唐馬最盛自貞觀訖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疋於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原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政有其法也我
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宜馬之地皆在所統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何歟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而未行先王之政故也牧之在官者既多有名而無實牧之在民者又徒有損而無益此所以富彊之業不見於戎司而愁嘆之聲未絕於閭里也然有名而無實者特乏馬之用而已猶可言也有損無益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可不加之意乎况兩直隷河南山東實惟京畿之夾輔尤所當軫念者百姓已久困於養馬之役而近年又加以和買之苦雖云給值不許科斂然取予之間解納之際被中人十家之產者不知其幾矣及今不圖則不惟民生日困竊恐

國馬日耗亦治亂安危之所繫也臣切見原籍金壇縣有牧馬草場一十七所湮廢之餘遺址尚有可考所謂官塘場者其形一如古井田之制畫爲九區外緣大溝每區各有小溝爲之限隔中一區爲廐序及府縣主馬官點視之所外八區則皆蓄養草萊以爲馬之牧放者也詢之父老云皆我
聖祖之所規畫凡牧放先從一區待其草盡復更一區至八區將盡則起初牧放之區草復生矣如此循環無已草既不窮而又有渠水以便其飲濯外緣大溝則不徒使馬不得奔逸食踐民田而且使經界分明公私有別日後無那移侵占之患也
聖祖之法蓋雖不純用成周牧師之政而所以須釐禁贊焚萊之意已不約而同矣又編戶每十丁共養一兒馬十五丁共養一騍馬
國初凡主馬之官止許循行各場點視肥瘠不許拘聚一城夫既授之以牧地編之以栈丁而又無官吏拘集科斂之擾則此養馬之戶歲不過應役二十日耳於百姓固無甚害也近年以來

臣僚建白許令附近居民承佃草場歲納租課
於是昔日水草肥淤之處悉爲豪右所有民間
之馬無地可牧遂至放散田野食踐麥禾或禁
之維之失其常性戶丁分月而飼各家分日而
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生息既鮮疾病易
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俟
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
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夫幾甸根本之地
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殆非所以式近懷遠
之意也今欲求馬之足用民之不困亦惟按已

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而已乞
命本兵大臣講求
祖宗之良法參以漢唐之所行分遣強明廉幹官員
勘實牧地其昔有而今爲人所侵沒者咸復其
舊或有荒閒處所可開墾以爲牧地者益廣其
區遴
聖祖規畫之制增監苑牧圉之員就民養之中而微
寓以官牧之意盡蠲去宋人保馬之弊則不惟
此數郡之民嘗更生之賜而於
國家富彊之業亦可坐致而無難矣

九曰設監操以嚴蕃屏
宋臣范祖禹有言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
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所守一州也
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
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
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
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
子則天下如綱網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
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
城之責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強而遂以亡唐

恭惟我
朝鑒前代之失稽古定制固無所謂唐之弊者然
兵民分爲二途府衛不相統攝自請給俸糧之
外漠然無所關繫彼武夫世胄守法知禮者少
而怙侈滅義者多雖有撫按按察司官爲之節
制然不能時至故得以放恣非爲不恤軍士所
在教場雖設有經年足跡不到者正以府官未
得干預故也誠使每府選委風力佐貳官一員
如漢之都尉佐太守與武職宋以京朝官通判
軍州故事使之監同操練治其惰勤每歲仲冬

都試仍委知府監臨指揮僉事以上升課其殿最自千戶而下得行其賞罰而報之撫巡按察司官轉報兵部遇考選軍政之年行陟降焉如此則武臣庶幾知所儆勵無事足以相維有急足以相使而武備益修藩籬益固軍伍亦不至剥削逃亡而日就耗減矣

十曰重郡守以弘化基

竊聞我
朝舊章非京朝官有聲望者不以典郡而郡守之善於職者則進爲卿寺之貳藩臬之長監司相見下賓主一等以是榮其官而安於職治化之盛率由此出數十年來苦於資格之拘跪拜之屈以故清要之職英俊之士或不屑爲之其先也恐恐然畏其及已其後也望望然急於求去心志之抑鬱政務之涸畧而民之愁嘆於田里者多矣今
聖主憂勤於上而德澤壅閼於下嘉氣未凝災沴時作盜賊未息者凡以此故也昔漢法必吏治民以考功公卿闕則選諸所表故史稱當時有吏稱民安之美唐太宗選擢將相亦必先試以臨民而貞觀之治庶幾媲美成康先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嘗言於
孝宗皇帝之朝推而行之而十八年太平之業光昭史冊近故大學士桂萼亦嘗舉以
上聞而可其請矣然行之未久輒復停寢人心無所興起此四海所以猶未覩德化之成也欲願
皇上垂意元元慎選守令今後非京朝官有才望者不以典郡非吏治民者不以補九卿如此則臣僚知
聖意所嚮皆將精白一心以赴功展布四體以圖治出入足以相權而無重內輕外之嫌上下有以相安而無厭忽苟簡之念庶明勵翼而萬邦協和矣

遲菴先生集卷之一終

遲菴先生集卷之二

公移

知東昌到任榜文

知府王　爲宣明條教以補治化事當職猥以庸[illegible]乂叨郎署民情世故祔未周知兩踈乞　恩奉欽[illegible]養老母適逢　聖天子軫念蒼生　詔中外大臣各舉堪爲知府者以培固邦本遂使非才亦濫膺郡寄被　命以來朝夕兢惕思所以仰答　上恩而循撫民望惟賴官僚協心上下同力庶克有成不負任使今有勸諭約束事宜開列于後

一　蓋聞學于古訓貴能推行風化之興必先正己我　聖祖高皇帝親製諭條屬教民榜文其言廣大光明是固天下臣民所當朝夕諷誦力行不怠者除欽遵外切見宋西山真公之帥長沙也以四事諭勉同僚而爲民去其十害某之視公無能爲役然好古敏求竊有志焉所謂四事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是也所謂十害曰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訐賦役不均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區區之於四事顧雖未能其敢不勉同僚之賢固有不待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竊慮管內州縣正佐等官雖多明哲不俟鄙言然其間豈無於四事未能盡勉而十害雖保必無者乎明年考察之行固當以是爲準萬一有之願自今以始相與洗心滌慮潔己奉公務求政平訟理盜息民安閭閻無愁嘆之聲邑里享清和之福以無負　聖朝付畀民社之意則諸君他日身受顯擢區區庶幾免獲愆於上干報政之後歸老林泉得與桐鄉嗇夫等是亦與被其賜儻猶玩而不改則公議有歸　憲章具在某固不得以私意苟容也蒞事之初敢以誠告尚其亮之

一　生民之利病無窮一人之聰明有限若非廣集於衆思焉能有益於百姓况太守之於令佐義均一體情貫相通自今事關州縣有所當言及太守所爲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民者願盡言無隱勿爲形跡所拘事當商量不厭反復期於利民而已慎毋面從以益寡昧之過

一　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爲本治國當以禮讓爲先古之聖賢具有成法末學淺陋又豈待別立教條謹按宋古靈陳先生之宰僊居也教其民以父義兄友弟敬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

賠賻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
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凡此皆本於天理
人心之懿切於民生日用之常乃後世之所當遵承
者朱文公先生嘗為之標解大義以諭南康西山真
公又從而敷演成辭以行泉土辭直義明無難曉者
今二書盛行宜所必有爾父老其各依此意朝夕誨
其子弟如或教之不悛則　國有常法官有典刑太
守不得而私也幸敬聽毋忽　一齊魯素稱禮義之
邦東昌尤為文獻之藪舊誌謂士風彬彬賢良宏博
今英髦接武甲於諸郡古人所稱信不為過誠恐學

校場屋之外猶有不求聞達之人發策決科之餘不
無講道脩身之士仰州縣掌印正官廣行咨訪公同
教官生員推舉先具揭帖送府以備延登師席標準
後生當職於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虛心聽講其有少
年英奡資性異常學業雖未成章志趣已為超卓者
亦具名申來當與悉心造就以仰副　聖朝長育人
材之意　一民間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
著未經旌表及能和協親族賙濟鄰里恂恂為善為
衆所推服者仰即具實申聞當加優禮以為風俗之
勸其有不孝不悌不率訓言不務本業敢於為惡者

亦指名申來以憑究治　一本府地土瘠鹵徭役當要
衝應付往來夫役繁重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
生之心訪得茌平等縣尤為可憫仰所屬父老監生
生員僧道軍民諸色人等有能真知利病根源合作
如何措置及政瘝民隱有所當言者許明白具狀前
來陳說但不許投匿名文書訐人私過　一陂塘之
利農事之本而東昌一郡自運河之外攷之圖經不
見別有該載雖有漯水鳴犢津期等河諒故迹易湮
溢涸無定且國莫重於嚴水事而東昌水利寥寥若
此無怪乎旱澇之無備凶歉之相仍也仰所屬如有

通達古今深知利害之實者請仔細開具着實事狀
不拘早晚赴府披陳　一僧道各守清規戒律各依
本等焚脩不得以傳經禮佛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
雜及指稱脩建化緣誆跡耗蠹民財境內遇有不住
觀寺遊行僧道扛擡神像假法惑衆者地方即便擒
送所在官司解府重作行遣凡城市鄉村不得以禳
災祈福為名歛掠財物假降邪神崇習魔教違者事
發依律重治　一各處快手之設專為緝捕盜賊民
兵之設所以防備不虞頗合古人寓兵於農之法近
一槩拘留在官雜役差使非惟有乖初意抑

且妨廢農功深為不便今後除快手自合量撥看守
庫獄防護廳衙外其民兵止許巡捕官於每月初二
十六日督同快手依法教閱其餘時日盡放歸農其
教閱之法叉鎗弓弩各隨所長務使武藝閑熟不可
虛應故事每十人立一伍長每伍十人立一隊長各
就近揀選武藝稍優者為之就委令不時教習仍月
具所教人數姓名武藝優劣申府以憑查校如果武
藝精熟即與優加犒賞數外如有未閑武藝而膂力
過人豪者亦要籍記在官以備作養每年十月十五日
以前通行點集赴府按閱通查各處教有成效得人

數多者隊伍長與兵人各分等第犒賞仍減免本戶
雜泛差徭巡捕官重加獎勞仍申達上司奏　聞陞
擢如無功效者即以罷輭論退先將民兵姓名年甲
所習武藝分立隊伍造冊弃不致私自役使結狀繳
報　一各處多有差遣民兵拘勾犯人迎接使客小
民無知貪圖酒食亦有情愿在官差使者殊不知饑
寒之本盜賊之媒皆起於此蓋古之識治體者必欲
毆游惰之民以歸南畝今反毆南畝之民以就游惰
可乎今後若有仍襲舊弊者訪出定行參究不恕
一　朝廷設官分職統紀甚明如巡捕治農管糧管

馬各有承屬近來有一官而兼攝數事或一事而輒
更數官既難考成復易生弊綱紊目隳莫甚於此今
後務要各明職掌非有大故州縣官不得輒自關牒
庶幾體統不紊責任有歸　一各處多有刁潑之徒
潛住鄉村替人捏寫詞狀止知利其貨財不問情之
真僞架空鑿虛羅織疑似以致訟諜紛紜皆由此輩
今仰所屬州縣着落耆老里甲人等盡將境內諳曉
刑名能寫詞狀者通報在官擇取行止頗端者每州
每縣或二人或三人給與印帖聽其輪流在於州縣
衙門前住居代人書寫每狀一紙許取筆墨錢十文

如有不寫本情多索財物故為邀阻者許執詞人當
廳稟治若非給帖之人私寫詞狀訪出依律重治不
恕　一監生生員吏典僧道聽親書狀其餘百姓各
就給帖人寫狀投陳仍書寫狀人姓名於狀後若係
貧窮孤寡婦女無有夫男不能自備筆墨錢者止具
白紙進投口陳事情非係孤寡婦女不准　一狀詞
並直述事情不得牽扯別項仍要依式端謹書寫不
許潦行細字及過二百字以上　一告論不干已事
及全詞涉虛者寫狀人與告狀人一體科罪追毀印
帖另簽　一強盜人命聚衆鬪毆殺傷強姦婦女搶

奪財物緊急重情許抱急訴牌不拘日期赴府陳告其餘一應閒慢事情俱要依期自下而上不得驀越紊煩官府　一境內人民有鰥寡孤獨貧窮廢疾不能自存者卽今冬寒恐致失所仰州縣官特加存恤務使實德及民不可虛應故事　右件粗舉大端皆出實意非欲脩飾邊幅掠取虛名亦不敢取悅目前希求近效惟冀拯弊救偏爲吾民立長久之計務農講武爲　聖上寬東顧之憂惟爾父兄子弟幸相與共成之儻能少補於涓埃卽當畢志於丘隴故茲告諭咸使知悉

獎勵孝婦

東昌府爲獎賢孝以隆禮教事訪得舍餘胡洲妻宋氏侍奉其姑克共婦職割股療疾卒底安康雖非禮義之中可激澆頹之俗敬聞異行良愜鄙懷是用錫爾米壹石肉拾觔布貳疋以助爾共養之費爾其益堅此心以無負太守獎勸之意

牒城隍文

東昌府爲地方事準本府知府王　關切照本職自到任以來頗究心民事但聰明有限幽隱難知竊惟城隍之神與知府均受地方之寄分雖幽明實相表裏凡境內百姓有公行兇暴不能禁戢者知府之責也其有蹤跡未著者神當察之今廣平集有殺塗人於黑夜孫官屯有畀幼女於室中已緝捕將一月矣而尚未克獲追呼逮繫猶慮濫及無辜神其大闡威靈俾罪人斯得令後民間一切幽枉不能自申者俱望黙相則某之事神敢有不虔

接遞夫單

東昌府爲均力役以便公私事切見本府地當要衝夫役繁重民不堪命狡詐日生以致往來使客質當鋪陳等物多有棄而不顧中途脫逃者非惟淹滯行冊抑且因而得以盜隱官物深爲未便爲此出給印信長單責令綱頭貴領有一名不到及脫逃者就責綱頭雇補但上水下水人數節該題奉　欽依本府不敢擅自增減仁人君子必能仰體　聖心俯念民窮也

勸農文

卽今春和農務將舉爾父老其各獎率子弟及將蓋力農畝不可怠惰因循自取貧乏古云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中間倘有貧難下戶如果缺少牛隻種子者各赴所在官司陳告量爲處給

里老毋得因而以有爲無徇私濫報當職於耘耔之
時當躬載酒肴出郊勸勞若有不務生理抛荒田地
者罰亦必行故茲預告各宜體悉

勸諭農桑榜文

蓋聞農桑乃衣食之本飽煖實教化之原切見管內
人民多有懶惰自安不肯盡心農畝甚至鄉閭廬舍
類皆孑立無依風雨易至飄摇景色不勝凄淡故一
遇凶年全無倚賴既乏雞豚菽粟之可供又無屋舍
桑麻之可戀是以輕離鄉井易至逃亡若使人人務
本戶戶種桑繞舍有積蓄之樂周身有絲枲之饒則

俯仰庶幾有資豐凶皆能無患矣今州縣勸農之官
類多尸位六條巡察之設徒具虛文無怪乎民生之
日蹙教化之難興也然倡率作興又實郡守之責本
職自到任以來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顧憂故謹
采古人農桑之法以爲州縣勸課之助開列于下　一
栽桑掘坑深濶約三尺許却於坑畔取土用水糞
和成泥漿培根埋定微將桑身向上提起使根得舒
展再用糞土壅與地平次日築實切不可動摇栽時
行須要寬橫濶八步長相離四步對栽桑行中可容
牛耕俗諺曰不廢桑不致荒　一脩桑每過秋冬及
正月內卽將旁生拳曲小枝及枯梆盡行斬削務令
大枝氣脉全盛則生葉肥厚飼蠶有力正月內不脩
則葉生遲而薄　一壅桑臘月正月於根傍開掘用
糞土培壅五月則用蠶沙　一壓桑條用燥土壓之
則易生根濕土壓則條爛不生　一收乾桑葉霜後
生藏擣羅成麵入潔淨甕內收貯飼蠶能消蠶熱病
有餘冬月又可餧牛牛耐寒　一收椹子椹子熟時
摘收以水淘過晷曬乾懸於燥處勿近濕壁候來春
耕治熟地打成畦勻撒畦中上以草薄蓋用水澆灌
候芽出扒去蓋草常用糞水澆灌每窠出芽數枝留

旺者一枝餘枝削去至秋可長五六尺來春移於熟
地如前法栽之　一收雞種霜降特收者爲良形小
毛淺脚細短者佳小雞出時宜喂乾飯若餧濕飯則
臍生膿而死燒柳柴其煙損雛大者目盲小者多死
餧小麥飰則易大有病嚾清油則愈　一收猪種取
短喙無柔毛者良一廂有三牙者難肥小猪餧糟不
長猪瘟病嚾以黃梔或斷尾尖啖以菉荳或灌米泔
或灌壚水卽愈　右今刻成小本印給百姓庶便觀
覽凡我良有司受牧民之責者各宜體悉以時勸諭
民間務見成績其爾父兄亦當常常教誨子弟子弟

之要謹承教誨務敦本業毋或惰游賭博嗜酒妨廢
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與吾民同躋富壽安
全之域以無負　朝廷子惠元元之意

曉諭均稅榜文

照得本府先因土曠人稀召人儘力開墾百姓有土
民遷民之不同田稅有多寡參差之無定是以豪強
有力之家得以恣意兼併率將應納稅糧依寄貧民
下戶或有田連阡陌而納稅不及儋石之多貧民則
多納無田之稅賣女鬻男漸至逃移貽累里甲追呼
逮繫苦拖百端其間姦弊猾吏貪緣作弊走弄出入

尤難盡言官司不可稽考良善屈抑包賠益已有年
矣乃者民不堪命相與連名具　奏荷蒙　聖明准
行特詔守臣相度利害益欲加惠此邦重困之疲民
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各安其所免致窮閻下戶困於
兼并豪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目下不無小擾然欲
革百年深錮之弊為斯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
本職謹已仰體　聖心與在平張知縣等講求方法
亦甚簡明相與推行俱有次第猶恐遠近士民傳聞
不審過有疑慮而豪門大姓知有利於貧民而不利
於己不肯各該中于乃心互馳異見妄就事端扇搖

民心破壞行事是以不憚遠勞親行按較本職年逾
知命久欲退休非敢好事邀名希圖進取凡所經營
皆為爾等即今雖小有勞費然事定之後田土濶狹
糧稅重輕燦然各有定分在民無地去糧存之弊在
官無逃亡逋欠之憂在里甲無貽累包賠之苦上下
相安彼此無怨顧不美歟況此法之行非但小民之
利實亦爾大戶之福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
無貧和無寡誠使地均糧平則民不至偏累民不偏
累則無逃亡無逃亡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則富者
始得長保其富矣且身居王土等是王民始雖有土

居遷發之殊今均是列籍受廛之衆豈可自家買田
得利却令他人納稅包空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
陰譴仰各洗心從正毋再仍襲舊非所有曉諭事宜
并列于後　一令來丈量地土本為富家地多糧少
復為詭寄貧民地去糧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
從實均攤止照舊額並無分外增添分文升合目下
雖似只利小戶然地均糧平實為爾等公共永遠無
窮之利　一令小民想皆懽喜奉行只恐豪富之家
仍復買囑吏書隱瞞作弊以有為無以多為少者仰
知實之人前來陳告就以所隱之地給付告人充賞

一本職與同隨行胥吏承委人員凡廪給口糧柴菜及一應筆墨紙張俱從本府支給官銀買辦並無分毫科擾百姓倘有指名科歛財物及邀求酒食者許被擾之人指實陳訴以憑從重決遣　一所指置有未穩便講畫有未精詳亦仰及早前來陳說切待攷正施行

曉諭逃移人戸

訪得管内朝城等縣災傷人戸近日頗有不能深思遠慮輕致逃移者正不知一離鄉土則道路有覊旅之悲妻子受流離之苦往往失所甚者横有死亡拋下墳墓爲人平治屋宇爲人拆毁田井爲人侵占所遺樹株爲人砍伐他時縱遇豐年欲歸無所矣俗說云物離鄉貴人離鄉賤在外起住不免被人欺凌開口便罵逃民有事便要逓解妻子爲人驅使受其牢籠卑汚羞辱有難盡言者爾民又何忍甘心爲此哉況今四境之外亦多凶荒捨此往彼等是饑餓有何所益方今　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而其等一二守臣亦頗能奉宣　德意昔之田糧不平者已爲汝均攤差役繁難者已爲汝減省州縣科斂之不時者已畧爲汝禁止豪猾强梁之侵汝者亦已畧次第而施行之與其去父母之邦孰若且安心着業且冬來雨暘頗時麥根頗盛將來必能接濟食用不至大段狼狽宜及今閒暇之時脩治農具藴積糞壤以爲來歲之計其間果有艱難不能自存者　朝廷行且有寛大之恩州縣亦自有救恤之典不可輕易逃移别致後悔故兹曉諭各宜知悉

招撫逃移復業

切縁本府土瘠民貧差徭繁重加以豪强兼併賦税不均富者種無糧之地貧民納無地之糧以致日漸逃亡往往失所近業　朝廷深知其弊上司明燭其姦行委本職親詣各縣逐一丈量均攤明白無復有舊日貧富不均之害念爾等小民昔因負累包賠逃出在外拋離墳墓棄捐親戚寄住他鄉被人欺壓佃種地土則租斗任從其算除傭賃農工則妻子或因而姦占凡此諸苦言之可哀今均田之後熟地或三四畝納糧一畝荒地或十數畝納糧一畝縱饒未可耕治只收拾地上柴草亦足供税爾等何不相率歸還本鄉各治生理中間倘有十分貧難不能自立者已嚴戒所在官司時加存恤無屋舍者暫令假倚大家乏牛種者官府爲之處置止納本等税糧並不許

別項科擾及追徵舊糧私債等件待三年之後方一
體當差的不爽示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曉諭州縣撫輯逃戶

切見本府土瘠民貧賦繁役重加以豪強兼併地去
產存是以民不聊生輕離鄉井荒田盈望戶口日消
邇蒙　朝廷與監司灼知其弊委令本職度田均賦
以祛百數十年之錮疾幸已就緒四方嚮風必有漸
來復業者但新復之民生意寂遼譬如久病新起全
在將養得宜方獲蘇息萬一失理則暫來復去愈至
狼狽凡我良有司均受民社之寄者當思所以培固

邦本不可妄為科擾役致流離其間無屋舍者或令
親戚相依或令大家出債無牛種者或為之處給或
為之勸分務令得所以仰副　今日子惠困窮之意

稟明度地均糧事宜

為均處田糧事蒙批仰前事已經行委各該州縣學
印等官先行分投勘處去後未據完報本職於今月
十一日親詣民人趙慶等所奏處所周爰咨訪詳酌
民言皆稱丈地均糧深為良便但分別地土上中下
三等定糧一節以理言之則頗宜以勢揆之則未順
蓋土肉雖有肥磽農工不無勤惰糞多力勤則墝埆
可變為肥饒不昏作勞則膏腴亦流為枯瘠今中國
之土皆可耕治非如塞外不毛之地為天之廢壤也
且地方廣濶官豈能為之一一親自鑒別縱使使信
並引繩皐陶主算猶恐不能以一身兼衆人之事況
今奉行者未必皆廉平之吏乎昔大禹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亦止是分別九州定為九等未聞於一州之
中又細分為幾等也為今之計惟年遠拋荒沙鹻地
土則當優為之制以招逃移近日四境聞風漸有復
業者其餘無甚懸絕只宜一例起科以杜私弊不然
則里胥緣以為姦那竃作壁以上為下將不勝其弊

矣及驗丈量地土惟館陶一縣已為停妥其恩縣武
城夏津莘縣清平等縣雖已舉行尚多疎畧而恩縣
為尤甚大抵步算無方施為失序徒使承役之人枉
疲勞於奔走而貧窮之戶初未損於怨咨蓋量地當
以正經界為先彼則疆界未明先定總數致使彼此
兩相影射此其失一也法當用竹繩則引繩之人無
所容奸彼用麻繩伸縮任情致滋奸弊此其失二也
為方一里該地伍頃四十畝必須一里作一圖一圖
編一號四畔各立封堆使之挨次而去則整而不亂
彼則圖無定數多寡不齊以致難於考覈此其失三

也封堆之法當用關防誌之則無那移之弊彼則
有或無殊無限制此其失四也官道古堤例當除豁
是矣彼則田間私行小路一槩混免致生訟端此其
失伍也壇塲鋪舍例當除豁是矣彼異端之徒食租
衣稅而庵觀寺院反與破除此其失六也委任貴於
得人而不在衆多彼委省祭官一百四員書算手至
二百餘人人多則易玩上玩則下疑此其失七也是
以紛紜告擾迄難成功本職親履其地方知病根以
此與茌平知縣張四維議立均田圖式須行各縣使
之遵倣而行誠恐識見淺薄思慮未周及奉批仰勘

處事理未敢擅便理合具稟

曉諭盜賊

蓋聞天地間至難得者人至慘毒者殺戮爾等旣爲
生民自當愛惜性命今歲收成雖少各宜撙節支吾
將來二麥有收便得接濟食用不可便作非爲輕犯
刑憲近聞各處盜賊日漸生發其間固有迫於饑寒
不能自存者亦有賭賻惰游自陷於此者情雖不同
法皆罔赦念爾等豈無父母妻子在家一旦敗露則
同受苦楚所盜財物盡爲他人所有大網恢恢疎而
不漏但看爲賊之徒能有幾人得脫何不及早悔悟
猶可轉死爲生力能制賊者綁賊來歸力不能者
實自首與免本罪拿獲賊夥仍一體犒賞決不食言

拯救流移

照得今歲四方西[illegible]人民饑饉除本土貧民另行設
法賑濟外誠恐外郡仍有流移入境凍餒不能存活
及不幸死亡者若不與爲處置亦何以推廣　聖恩
爲此出給告示仰所在地方如遇前項即時差所在
官司稟知凍餓者量爲收養死亡者給席捲埋有司
務要實心奉行不許虛應故事致虧　聖天子仁化
若地方隱瞞不報或擅自凌虐驅逐州縣不爲[illegible]
致令失所及遺棄屍骸暴露道途者訪出定行一體

從重究治不恕

曉諭所屬停止不急徵科收養遺棄小兒

照得所屬濮州朝城觀城等處今歲被災比之他縣
尤甚卽今小民救死不暇豈堪復肆誅求除將極貧
饑民設法賑濟外猶恐州縣官吏或未能盡心體恤
不分錢糧緩急一槩逼迫追徵則見存者亦思逃移
僅可者皆將失所矣爲此出給告示除兌軍起運錢
糧照數完納其餘俱暫停止待明年麥熟之後酌量
輕重帶徵倘有將不係緊急者私自下鄉逼索[illegible]

窮之人赴府陳告治以重罪及訪問境內多有□
流離遺棄嬰兒於道路者使民不幸一至於斯□
哀痛本職雖闇劣無似然日夜孜心未嘗頃刻敢□
竒於吾民也但恐耆蔽不能自伸聞見有所不逮況
物力有限恵澤難周念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凡爾
父兄子弟豈無有温良愷悌之士其各互相傳諭如
遇前項勸令殷實之家相爲收養如有慈惻之心而
力不能自贍者許赴所在官司報知每口日給官米
一升以爲衣絮饘粥之資各州縣仍將收養過嬰兒
支給過食米數目挨月開報以憑查考夫　天□

生物爲心若能勉行善事則是能體　天地之心將
來自有陰德之報若坐視其死恬不知恤或虛應故
事不肯着實舉行則豈惟拂戾　天心抑且有斷
朝廷至仁之化責將有歸矣惟我同受牧民之寄□
境內賢達長者其相與勉圖之

議處牌夫

照得本府河下聊城縣夫廠坐派各州縣均徭協濟
牌夫不等總計共一千五百名俱照近議事例每年
以六兩均徭坐派各解正身發廠應當臨清夫廠額
編各州縣牌夫亦一千五百名俱係徵銀僉派殷實

夫頭大戶收解該州寄庫酌量轉發該廠看今□□
官老綱頭雇夫接遞每年除支使外常有積剩餘□
比之聊城夫廠事同一體何彼常有餘而此常不足
中間必有尅減賣放之弊况滕州等處相去府城二
百餘里遠來應役民甚不堪欲照臨清廠徵銀全解
雇夫答應尤恐本處地方人煙稍減一時難於召集
合無將原編各州縣協濟牌夫計處每年不拘月大
月小有閏無閏河東河開俱以六兩均徭爲則一半
徵銀解府酌量給發支使一半解人相兼應用仍委
公正有職人員督理均勻差撥明立簿籍按月造清

冊送府拘吊應付關文查對稽考庶事體歸一官民
兩便候年終通計一歲支使若干若有餘剩則下年
編派均徭之時比六兩之則量爲減少歲復一歲庶
幾民力少甦

議處火甲民兵

爲釐厥政以興至治事抄蒙分巡東兗道案驗准按
察司關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任案驗奉都察院□□
山東五千七百七十八號勘合前事備仰本□□□一
掌印官督同各州縣掌印官查勘該屬民□
兵等項原額的係若干應否減留若干其□

從何衙給所用工食作何給領即令某村某社聯屬
邊以演視某山某隘設備可以應援務要參酌處分
從長集議明白限八月初旬明白開呈前來轉報施
行掌此除通行遵依外查得高唐夏津等州縣原設
里數原額民壯快手名數到職督同知州等官議查
得本府所屬州縣原無設有機兵止有民壯快手其
民壯計算每里伍名後因人戶逃亡數多每里難拘
伍名之數仍於別里人丁衆多者分撥轃編相應人
戶免僉均徭差役每三丁編為一名精壯者為正丁
次者為貼丁合用工食俱係貼丁按月計日量給近
本明文分為上下兩班轉行巡捕官管領操習輪流
更替外快手以門丁銀六兩共編一名俱隨每年均
徭編審守城操備其工食通收在官按月支領倘遇
有警另支官銀給賞及查得高唐等州聊城等縣原
設民壯雖多其間得用者甚少即今地方連年災傷
民困財竭保守城池全藉快手今欲革去誠恐一時
有警缺人調用悞事匪輕及照本府所管地方曠然
四平並無山隘流移雜處盜賊易生今奉明文集議
欲令各州縣順其所通之處各分十路每路逢一大
村擇選平素家道頗過人所服從者立為總甲一名

其小甲火夫酌量本村及隣近小村人戶多寡悉皆
編入本甲聽其約束每總甲一名設立大木牌一面
備書人戶在內以便點閘各路總大數各置簿籍一
扇以備查考仍造冊繳報每路總甲多或十二三名
少者七八名每總甲火夫二三十名或七八十名者
仍令人戶隨便器械收執在家凡遇盜賊生發小則
一甲人戶捕捉送所在官司究問申報大則鳴鑼放
銃聚集各牌總甲俱赴應援併力擒拿有功者量加
賞勞以勵其志失事者量行懲治以警其餘無事之
時聽其務農生理必不差遣以妨其功又於城鄉兩
處總設教場一所責令巡捕官以時巡視點集凡此
固皆思患豫防之良策未為不可但地方村落稀踈
道里隔絕總集點閱勢有所難況鄉民之情因便而
使之防守則易動調而驅之操演則難且民壯以本
等差徭尚且分為兩班番休代替鄉民於本等之外又
加此等科差實為重併況巡捕官員未必人皆廉士
每一點視不無騷擾於民日久弊生事端百出設兵
本以衛民而或反至於害民矣為今之計莫若効古
人寓兵於農之意但以見在民壯不必拘留在官各
令散歸鄉里編成隊伍擇選其間諳曉武藝及丁力

近上者爲之隊長每五十人爲一隊各令就便演習
武藝每月初二日赴巡捕官處與快手一同教閱每
歲十月各巡捕官點集赴本府合閱分別等第量爲
懲賞如此則下不妨農上不廢武庶幾長久可行矣

回申乞免簾外官

爲科舉事掌布政司牌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御史
馬案驗前事計取本府知府王限七月十五日入城
如果事故先行星馳申報等因本職舊病痰火每於
夏秋舉發頃因本府缺官不得已力疾支持況地當
衝要徭役頻繁往來使客倚勢作威多索夫隸進

貢進鮮等船往往鎖縛官吏逼要折乾銀兩動以百
十爲期雖近奉　明旨而有司畏其迫脅慮其中傷
顧忌後災循襲如故以致民日窮而財日困本職自
到任以來一槩裁減雖犯衆怒而民力或已少甦舊
規臨清聊城夫廠俱額設牌夫一千五百名每名均
徭銀六兩臨清每歲徵銀雇夫歲費大約不下伍千
餘兩聊城近准一半應役一半納銀今應付已過半
年計算雇夫銀數止及五百有零通一年計之比舊
已可省十分之五明年編審牌夫則每名納銀三兩
足敷支使然未敢輕率徑行欲俟河冰既合通算一
年雇夫用銀若干總約成數申聞上司立爲定則永
守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人心頗定法令頗
行誠恐本職離任之後執守不堅規摹間斷則前功
未免虛費矣又照本府地方經界不正賦稅不均富
者田連阡陌而或無儋石之糧貧者承種薄地而乃
照畝科派以此漸致逃移戶口日耗本職延訪父老
生儒明達時務者皆言此爲方今救民第一美務前
卽欲舉行奈因河道夫役緊急尤恐加此煩民以此
暫止今幸河工已停農事稍暇欲親詣各縣鄉落店
民能自首實者免其丈量問罪其不能悔悟者方與

比如法地方惟此二事爲拯偏救弊之當急者不揣
俱欲於八月間爲之本職先任兵部主事之時因母
老乞　恩改南覲圖便養兩妹壻相繼夭亡兩妹孀
居老母依棲不忍遠去竊懷烏鳥之情久矣特以
國恩未報不敢顧私今不惟老母益迫垂盡之年而
區區孱病之身亦已涉既衰之境望雲興嘆對食增
悲身坐神馳度日如歲實欲了此二事粗酬微志少
益地方卽乞身歸養老母今蒙鈞牌行取非不知以
奔走承序爲敬執事文場爲榮而愚情實有不能已
者不敢矯飾理合回報伏乞照驗施行

議處馬政

為議處養馬以便官民事會同管馬通判胡議得法久則弊生古今鮮無弊之法救弊之術但宜與時推移不當膠柱鼓瑟今十年一造馬冊冊後貧累貧難逃亡死徙誠在在有之然聽令消乏者不拘年月赴官陳告就指其所知殷實空閑人丁審明更替則人人得以自言時時可以救弊吏胥不得緣以為奸官府省為之勞費又何必復於十年文冊之外隨均徭造小冊為此紛紛乎若言丁有死存戶有陞降則朝聞夕死昔是今非又難以二年拘也況今凶歉之餘民多捐瘠與之守成庶幾不擾少有動調未免勞民若欲通融均派法當審驗里排如此則小民有聽候之難吏書有酒食財物之索膏澤未能下流徒為此輩多開數番騙局而已古云有弊人無弊法任法不如任人誠使得數十元結輩參錯置於州縣不沮撓之非但馬政可坐而理也本職抱痾伏枕神往形留本不當復干政議但區區管蠡之見未離地方誠不忍自默

乞致仕申文

一職見年伍拾貳歲筮仕以來屢遭憂患血氣早衰又因病毋在遠音問不時早夜憂思漸成疾疢前月二十八日偶感風寒遂致寒熱交作遍身筋骨酸疼亟召醫生王夢龍用藥發散外証雖解本元益虛因念本府佐貳等官俱各差委在外又查處兌軍糧米類造均田文冊未曾完結及河下支應接遞牌夫年終俱該查明造報若使為事不終則是徒耗精神於已往以此不得已力疾視事不意勞役愈甚受病愈深即今頭目昏沉手足無力咳嗽耳鳴四肢發熱本職少嘗涉獵醫書頗諳脉理蓋此病得於情思之間非藥力所能獨克要須內觀靜養遲以歲月庶可安全人臣之義固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知府受專城之寄公衙非養病之所況本府地當要衝時方多事有不可一日曠者若使貪昧隱忍致有踈失則上負　朝廷下負百姓中虧孝於所生死且有餘責矣為此合關本府煩為轉達容令本職致仕還鄉另選清強有精力官員代任則地方有賴而卑職於義命亦庶幾少安矣

申請暫免審馬

為均馬戶以蘇民困事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御史劉案驗前事仰司抄案行府即便選委廉幹府佐州

縣正官分投前去各州縣督同掌印官查帀新冊均
集里鄰將養馬人戶逐一查勘家富丁壯者定爲正
戶其不及者量貼而已貧難者卽與除豁間有役占
者務要查果真正在官人數方與優免一丁其餘寄
空名於官府者不許一切混充等因備蒙抄呈到府
皆灼見奸弊切中事情除通行遵守外但委官拘集
里鄰逐一查勘一節行之於今似爲未宜切照本府
地方凶歉之餘民多捐瘠惟守成安靜差可苟延若
少有動煩未免勞費竊料養馬人戶中間貧富不均
冒名優免者大約亦百中二三人而已今若一槩重

新拘集審勘必須一月之前呼召齊集又須一月之
後方得事完卽今東作方興農功伊始小民有聽候
之苦里老有酒食之需雖痛禁之而愚民無知有終
不能不被其惑誘者況見在羣工實心爲民者少崇
虛飾智者多委之行事不過取辦於簿書受成於胥
吏未必果能除奸剔蠹大勝前人徒爲此輩開一皆
騙局而已誠欲拯偏而救弊不若止聽負累消乏者
官陳告就指其所知殷實空閒不養馬人戶及不
優免而冒免者頂名更替則人人得以自言奸弊
[illegible]所容而貧富無不均之嘆矣

申巡撫乞改調

爲乞恩改調以便養親以圖補報事竊聞人臣事君
以不欺爲本任事以心術爲先心純則政純心分則
政闕不職自知學以來頗識此義矢心自誓嘗期以
節義功名少見於世不幸志勤道遠命舛數奇筮仕
之初輒逢奇禍貽累老母痢瘵支離每一念之痛心
刻骨本不當遠離膝下復守班行自念 國恩未報
微志未酬欲得小試以少償其平生故自叨籍以來
日夜思勉歸蹤愚抗拙才不避人而區區一念懇切
爲民可以質之天日庶幾萬有一益於地方卽乙丑

歸養自去歲八月迄今所以干冒尊嚴節次申請冒
出至情非敢有毫髮矯飾僞妄本院大雅保人不遺
棄物既不許其退且獎進之繼又伏聞 當宁以四
方凶荒屢降 御札丁寧責成守令仰惟 聖心方
憂勞於上而諸老先生又皆朝夕匪懈於下是豈小
臣可以求遂己私之時是以惶懼屏息不敢復言但
素性之親終無以自解於心每閱家書到輒職神魂
若去體斷續雖已知無恙猶忽忽數日不能自定切
念心旣有分則政豈能無闕若於此苟且自欺則罪
不容於死矣卽今地方五穀頗熟盲惑安適敢披

瀝悃誠再控惋請昔開方見譏於管仲以為不愛其
親未有能愛其君者臬雖愚陋然嘗誦法聖門豈可
反有愧於伯者之言顧五尺童子不若哉且去就可
以觸輕重者必其才節與儔人異也若使榮祿忘親
患得患失則是鄙夫而已鄙夫去留何足為時輕重
又何係於生民戚休伏望鈞慈察其情非得已憐其
志有可哀檢會臬累次所申事理乞 賜敕 閒其
照近日寧波府知府滿第事例改調江南一小郡得
以就便迎養庶幾上全病母心無所係下撫疲民誓殫此生以
圖報稱其不勝懇迫俟命之至

呈巡按乞致仕

為親老力衰懇求休致事竊聞幼學壯行固仕者之
本心忠君孝親乃立身之大節苟於此有虧則餘無
足取矣伏念某叨從筮仕亦嘗妄意於功名幸際
昌辰豈忍自甘於暴棄但命分有限人事好乖不幸
中年屢遭憂患痰火時發血氣早衰常恐一旦溘先
朝露無以自異於枯株朽株斷菑領郡以來日夜黽勉覬
求萬有一益於地方是雖區區犬馬之誠忠於 朝
廷之職分實亦自欲以少慰其平生也奈志願雖勤
而精力有限舊患痰火為病轉深頭重目昏不堪吏
責不得已於今年正月十九日已具情懇令義男抱
奏乞休荷蒙 皇上天覆海涵不輕棄物憫臬年
力未及俾仍靡任使臬聞 命惶汗感極涕零又切
見四方災荒互煩 御札布告丁寧仰惟 聖心勤
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思竭駑鈍以寬
顧憂幸賴 皇上聖德格天孽龍作輔召和消沴協
氣孝臻卽今所屬地方五穀頗熟百姓頗安持而漸
之庶無後患但切念此郡當南北之要衝實喉襟之
緊地夫非衰病之軀所堪負荷況偏親在遠疾出其
致支離蹉跎餘日幾何昔開方見譏於管仲以為不

愛其親未有能愛其君者臬雖愚陋嘗誦法聖門豈
可反有愧於伯者之言顧五尺童子不若哉為此不
避 嚴誅再控悃請伏望鈞慈檢會臬累申事理乞
賜敕 閒容令致仕還鄉另選清彊官員前來更替
則其幸甚地方幸甚

申請建平止舍

為省徭役廣儲蓄以蘇地方事切見江南之民困於
賦稅之重江北之民苦於差役之繁今本府所屬除
高唐[illegible]年[illegible]路應付外沿河復設有聊城臨清
[illegible]無廠歲[illegible]編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清廠

舊例每夫歲徵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逐時雇募年
終送兵備道稽考本府不得豫聞惟聊城廠全解正
身走遞率爲無藉光棍之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容
名影射奸弊百端百姓被其侵漁官府爲之負累本
職自到任之後着令各州縣於應該夫數一半徵銀
一半走遞聽民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
見在人夫差撥如有不敷給銀雇募嘉靖七年冬會
計一年之間已存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今嘉靖八
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都察院每夫歲夫銀一兩五
錢止徵銀四兩除支領外復剩銀二千四百餘兩

年共該支剩夫銀六千二百餘兩臨清廠遞年所積
又當不止於此竊計與其收貯在庫積於空虛不用
孰若推求亡法可以流澤生民不揣欲就府城内建
平止倉一所取李悝使民適足價平則止之義遇年
豐米賤之時將前項銀兩收糴米石積貯其中每歲
當青黃未接之交米價翔貴則減時價五分之一出
糶以濟貧民今州縣雖有豫備之倉然斂散制於監
司權不在郡每遇凶年賑濟文移反覆往往後時此
倉既立則繼是年有上下市有盈虛而官持其平庶
幾民不告病矣又府城内外軍民五千餘家食焉者
衆生之者寡歲仰糴客販而廣盈倉米麥所入不支
所出倘四方有警則此郡實當南北咽襟之地形格
勢禁緊時重輕若使倉穀既實則城高池深兵強食
足可以横制敵衝是又　國家天保障也又今山東
六府均徭率二年一次審編前役方竟而後役繼之
民鮮寧居丁無遺力今除糴本之外每歲敢所糴餘
銀可足支一歲雇夫之費則兩廠三千之役可以盡
蠲於民如其未足則十年一次審編民力亦可少蘇
矣以上俱東昌

遲菴先生集卷之二終

遲菴先生集卷之三

交承牒署印通判

寧波府知府王　爲愼交承以全名節事照得本府
近該給由赴部行當解任起行切念謹始當以慮終
循名貴乎責實所有任內一應倉庫錢糧刑名文卷
皆當逐一交割明白緣本職存心質直雖庶幾不愧
於神明但精力漸衰恐萬一見欺於胥吏況交承之
際尤易爲奸爲此合關本府轉行署印通判張煩爲
備查本職到任以來收支過錢糧若干給過路引若
干問過詞訟若干收過引價贓罰若干支銷若干見
存若干中間有無侵欺別貴庫藏銀錢有無隱漏那
移逐一稽查明白希由回報施行須至關者

復任曉諭榜文

寧波府知府王爲曉諭事本職因衰病不堪吏責兩
上章求退未蒙　俞允復使此來當復與吏民從事
蒞政之始敢布腹心予往在東昌政崇寬簡上下相
信百姓頗安其生誤蒙　簡畀移守是邦知者言南
北不同風勸予以嚴厲爲事切念民未見德而先之
以刑恐失本末輕重之宜故自下車以來平法緩刑
推誠待下一如東昌之政未嘗少異惟於訓告之辭

比之爲少益緣此方文勝欲矯之以質耳本職年逾
知命更歷頗深常厭新進之士好爲紛更以要聲譽
外雖有赫赫之名然求其惠民之實則尠彼老成渾
厚者悃愊無華安靜不擾計其見功若無可舉然百
姓陰受其福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此子產所以招
生前之謗而何武常遺去後之思也其雖無似於二
者之間知所決擇久矣但德薄智淺不能感發吾民
悔過遷善之心而適長其傲誕嚚頑之習或謂予過
寬所致夫過貴能改政善隨時孔子不云乎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一張一弛道固宜然今來有犯

當一切齊之以法雖然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僇
辱以治小人又安敢混而無別濫及無辜哉況是邦
文獻足徵流風未泯導迪彝教豈無友民惟爾父兄
子弟其各相轉告勉爲君子之歸毋以小人自棄愛
惜膚體無犯有司共享和平以畢愚志固所願也若
復飾詐行私作奸弄法敗倫傷化傲上從康視禮法
如粃糠甘刑憲如飲食亦惟爾自絕於天則無我怨

諭恤民兵（以下登萊）

照得本職欽奉　勅諭專一提督備倭軍衛官員及
有司官吏操練官軍舍餘義勇壯快人等所以保障

地方防備寇賊其官軍舍余食糧差操固其常分其
義勇壯快比因流賊擾亂一時簽點鄉聽防守本非
正役後因所在兵衛寡弱遼難截革夫百姓既出税
以養兵又出身以捍敵揆之事體已為不均雖經節
次建議題奉 欽依止許輪班操練不許有司拘留
常川在官汎濫差遣庶幾上不廢武下不妨農深合
古者寓兵於農之良法柰何近來有司官吏往往不
能奉承德意體悉民情法令雖繁視如故紙歲時操
練徒具虛文如此者豈不上負 朝廷下負百姓乎
為此今將各州縣原簽民壯除斟酌地方簡劇量留
其中產力稍薄者存留本處輪流守城外其餘俱分
作兩班備造年貌籍冊送道挨後開寫月分輪操其
下班之日隨即歸農府州縣正佐等官再不許仍前
拘擾汎濫差使如有故違定行參究施行

行旌賞捕盜官役

為明賞格以勵人心以安地方事案照先准本司關
抄蒙巡撫山東都御史袁案驗前事備行本道除行
登萊二府轉行所屬州縣并境內營衛所寨巡司等
衙門各一體遵依外續據平度州濰縣昌邑萊陽即
墨等縣各報稱本管地方於本年六等月二十八等
日節被響馬強盜白晝刼財殺傷人口放火等情到
道已經通行緝捕去後續據即墨營呈稱把總武舉
千戶周魯帶領官軍劉堂等六十名擒獲強賊李猛
并賊婦王氏等五名口又於高密縣等處地方捉獲
強賊杜讓[illegible]大勝夏珣王珏等四名昌邑縣地方峽
山等處捉獲響馬強賊尚守成等四名又於濰縣東
流庄地方會同本縣壯快李淮等捉獲強賊劉金等五名
對陣斬獲強賊劉四兒首級一顆并強賊家屬劉泉
等九名口又據濰縣申稱差委巡檢張度捉獲強賊
王豪等四名及賍馬驢衣服等物各緣由前來除將
解到強賊李猛等案候萊州府及濰縣再行研審從
實另行詳報未獲逃犯一面仍令千戶周魯督領官
兵押賊作眼挨拿外看得濰縣知縣孫應辰持身無
玷循良已著於牧民遇事有為剛果復徵於止盜千
戶周魯策名武舉久著雄聲佐戎麾即騰逸步暨
寇攘之竊發能夙夜以在公身先士卒手斬渠魁[illegible]
狗盜不足膏吾劍鋒其膺揚似亦差强人意地方之
靖勞勩可嘉跡其功能俱合獎勞再照巡檢張度乘
落距之餘聽犄角之勢追獲零賊亦有微勞除支本
道無礙賍罰銀兩打造銀花四枝買辦彩段二匹羊

二羫果八盤酒四罇行令儒學教官率領鄉耆生儒人等以禮獎勵孫應辰周魯其巡檢張度亦賞紗一匹綵花二枝先行激勸外所有各官部下旗軍毛紏民快李淮等俱有擒斬之功均合給賞之格及照吕邑萊陽卽墨平度各該巡捕人員防範欠嚴俱合提究但今逋賊尚多姑令戴罪挨捕責其後效以贖前愆若復日奏罔功則當坐以限滿不獲賊之條以為居官不盡職之戒

議處夷情

嘉靖十二年五月初四日蒙巡撫山東都御史袁巡按御史方批據總督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同知唐儒呈前事蒙批云云到道除遵依外隨會同分守海右道右叅政楊分巡海右道僉事徐議得備倭指揮唐儒所呈要行遼東巡按衙門將金州等衛遠近逃移潛住石城等島軍余盡行招撫免其逃逋情罪責令各回原衛收籍當差所伍官員用心撫恤各安生理如或不悛仍前故犯侵擾邊疆者除正犯照依律例治以重罪船隻沒官該管官員坐以故縱一節似為可采但事在彼中難以遥度竊料果可責回原衛則彼處守巡官員豈敢坐視不理若有重大情弊則彼處撫按衙門豈肯漫不省憂及照本官叅稱犯境海賊史臣等潛住海島聯絡朝鮮始則五六十家今聚三千餘衆不役王差恣意非為等情未知本官有何可據查得史臣等節該本道行委登州府知府杜璲推官潘九齡萊州府推官吳佳登州營把總指揮沃玉福山縣知縣王玫先後勘問俱招係遼東金州蓋州等衛軍餘領有嘉靖六年巡按遼東御史張印信票帖逓年在於海島採打柴木營生除辦納原衛官銀外每名每年仍辦納島內無糧地輕差銀三錢嘉靖十一年九月內在島打柴偶遇東北猛風將船飄刮到於南岸並無為害地方及驗得在船亦無違禁器物解送到道覆審相同具招呈蒙撫按衙門詳允發落今本官却指為犯境海賊又云恣意非為且史臣等同是統內軍民何云犯境止採打柴木豈曰非為前後言語失倫自相矛盾又欲將在島居民盡行遷歸本土況觀其辭似有思患預防之意深究其弊難免輕舉妄動之災古人有曰律設大法理順人情緣前項軍民在島年久幹止已寧一旦無故輒與遷徙之謀非惟不可亦且不易若但聽其在島居住不為約束不立文憑則又無以譏察非

常潛消奸宄若欲禁其興販柴木絶其互相往來則彼衣食無所從給窮恚無聊怨心必起怨之所聚又亂之本也所以本道議擬欲寬興販以安其生立勘合以防其詐者為此故也又竊念一舉而三利存焉他日欲興復海運則篙工柁師此其素習欲制伏東夷則戈船下瀨此其選鋒又山東地方產木綿而乏材木民無喪死之具遼東產材木而無木綿軍乏禦寒之需今餽餉遼東陸運腳價之費頗為浩繁壅折大布徙積登州府庫年久浥爛若因其往來資以餽運非惟民得懋遷之利在公家亦可省費鉅萬矣或

慮其招惹他釁亦嘗反復詳惟昔張瑄朱清皆故海賊亡人招以為金符千戶使主海漕而終元之世賴其利已然之效著於元史甚明矧此島民皆吾臣畜樂生惡死人情所同又豈肯自投死地而為亂哉夫自古疆場之患跡盡由戎夷多因邊吏無深謀遠慮徒欲生事邀功誅求過抑撥而致之歷考前史海外諸蕃自古亦未嘗有為邊境患者惟倭夷因勝國君臣利其所有許其互市又從而伐之所以招惹侵犯貽患至今然百十年來投誠効順彼又有權臣曰細川曰大內者實執國柄今內難方殷自啚不暇而攻

廢事大之禮哉又按宋臣吳萊嘗言海東之地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為國無慮百數旁又有夷洲紵嶼大者戶數萬小者亦不下一二百里若如本官所慮則此等亦可盡徙乎大抵治人莫若自治務遠不若謀近務遠者勞而無功自治者要而有終故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之不可來勿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在今日惟當謹其在我者而已哉能嚴訓齊時簡閱塞蹊隧明斥堠不借不貪不懦不胥完其封守以備不虞和其民人以懷携貳則可化盜賊為良民又何必臆料良民為盜賊逆為之制而徙使之懷

不安之情哉且凡可以藏盜之所必欲盡徙而出之則山林藪澤孰非盜區彼川廣雲貴等處溪洞山砦之民與猺獞雜居者又不知當如何處也合無備行遼東撫按衙門將前項事情逐一查勘在海諸島果有若干所潛住軍余果有若干人是否辦納差銀有無作非為害根求明實然後會議施行如此則不徒媮恃一時之安而可以規建萬世之利矣

議處團操馬疋

查得均徭則例內快手每年編派工食草料銀一十二兩頭年又有正貼戶共幇買馬銀一十二兩馬或

倒死又於聽差銀内支銀六兩帮給買補其各道有
馬民壯每年編派工食銀六兩無馬者每年工食銀
四兩切照有馬民壯與快手一體團操而所得工食
多寡頓異快手馬死許其帮給買補而於民壯項下
獨遺而未言近據濰縣團操民壯韓景陽告稱馬死
欲令貼戶均陪已該本道批允處給外但法例未明
恐下難遵守私自科斂貼戶之弊難保必無且欲責
其陪償則人情有所不堪若不早爲處分則此馬何
從補給令各處快手兩年一次審編姓名貫址雖曰
更新人馬器械多仍其舊况十年之馬筋力未衰五

次均徭白領價値吏胥爲分其利隱而不言有司未
悉民艱因仍其弊此小民所以輕去身畝而游手者
日衆也且衆戶共買之馬而遇役之後便歸於一人
之手非惟不均抑且生弊今若一槩拘馬驗官則中
間馬有駑良價有多少似難執一若聽其自得則是
歲歲斂小民以養游手適以助其酒食娼賭之費𦘕
合無於原領馬價之數減免一半以償其兩年挑從
之勞追還一半以備買補民壯馬疋之用其銀俱
解赴本道轉發萊州府收貯聽候壯快馬或因公倒
死者相驗明白隨時支給買補各照馬之時値不必

拘以六兩之數俱奉赴本道驗看印烙將馬疋毛色
齒歲及買馬年月價値備記冊籍以防詐僞後遇重
審之年查前項銀兩有餘則止編工食草料免編買
馬價銀庶小民得受一分之賜而壯快不至功同而
食異官吏不能乾沒以爲奸矣

議處騎操馬疋

照得本道所轄登文即三營地方阻山瀕海不便長
驅雖曰外備倭夷内防盜賊然征調日少閒暇時多
原設馬軍亦比照西北諸邊例養騎馬匹彼因出境
架梁埋伏所以不用兒騍馬以絶嘶鳴今營軍不過

操備追勦盜賊而已縱有兒牡無害於事而所養馬
疋兒牝不能什一徒費芻秣無益孳生每遇倒失輒
便責令軍士陪償貧累艱難積年拖欠以致騎操之
馬名存實亡近奉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詔
書蠲免軍困雖可少紓馬政未免漸廢若不預爲處
置則將來馬疋日耗買補日難萬一有倣悞事匪小
夫制敵以騎兵爲急牧馬以畜牝爲先謹按周禮王
馬之政凡馬特居四之一夫特牡馬也三牝一牡者
欲其生息衆也今三營之馬牡反多而牝反少正與
周禮馬政之意相反欲求馬之蕃息也難矣馬不蕃

息則倒失之數日增相繼陪償則軍士之困日甚
士既困則欲求武事之競也豈可得乎爲今之計惟
有倣周人之制立與定則除三營見在馬疋姑備騎
操外今後如有倒失買補每馬以四疋爲率務要騍
馬三疋兒馬一疋使之通槽共飼牝牡相資一騍三
年能生兩駒者一駒收給在官以備倒失之數一駒
給賞本軍以償秣飼之勞無駒者有罰倒死者止追
肉贓銀以爲不用心者之戒如此行之數年牝復生
牝駒又生駒十年之後馬大蕃息不惟軍士可免陪
償之苦而於武備亦有富疆之效矣

議車夫

查得各驛舊規原設車夫六十名每名各於本州縣
坐派入站地畝聽其自行收討地錢以爲工食各役
在驛專一迎接往來上司其巡歷之簡繁扛數之多
少皆彼一力承當州縣不過應付皂隸而已自革減
車夫之役因驛遞人少差撥不敷有司恐悞迎送另
於各社里甲內添派青白二夫每社有青夫四五名
者白夫七八名者甚至十余名者始雖權宜借倩以
濟一時之急後則名籍在官終無脫離之時如上年
八九十月撫按二司相繼併臨按縣雇夫應付費銀
五六百兩俱是里甲出辦又如平度州去灰埠驛九
十里招遠縣去朱橋驛七十里官吏人夫遠出協濟
道路往回先期守候動經旬日小民負累誠所不堪
本道詢問鄉民皆言舊規每驛車夫六十名止於有
站地之家出錢供應與無站地之人絕無相干今革
減車夫有司既收入站地錢折銀在庫另又添派青
白二夫數多不分有地無地之家人人出錢答應本
爲一差而轉增二害况站地之錢逓年已納者那移
出納吏胥緣以爲姦未納者隱滿虛懸奸役得逞其
計今議者但知驛夫之苦而未知小民負累之害尤

有不可勝言也夫自古法行既久未能無弊善救弊
者拯偏舉廢去其太甚者而已今因革驛遞官吏侵
漁胃濫之弊而反移其弊於民屬州者則害及一州
屬縣者則害及一縣譬之治水壅遏於此而汎濫於
彼則爲害彌深而所及愈廣矣及查先年車夫自收
工食多被近驛積年包攬之人先期索取及至差使
緊急輒行躲避負累驛遞官吏仍將車夫本名申提
擾害原戶爲今之計合無准令通行各府所屬州縣
仍查照驛傳冊內原編各驛車夫名數俱復其舊應
得站錢照數徵收在官按季各解該府依時支給凡

遇迎接上司及往來使客輪流差撥務任勞逸適均
該驛官吏不許賣富差貧以致人心嗟怨事發從重
究治每月終將差撥過車夫姓名應付過次數支使
過銀錢造冊申送該府查考年終若有餘剩貯庫作
正支銷其各州縣添派青白二夫盡行裁革則小民
不致重併擾害而驛遞官吏亦不得肆意侵漁矣

議團操

本道先爲時操練以備不虞以保地方事照得萊州
衛守城實操軍舍余止有一百二十五名又半係衰
老不堪之徒今欲依法操練而人數希少行之實難

查得先該巡察海道馮副使調取登萊二府所屬十
五州縣民快分爲兩班俱赴萊州府教場輪班操練
續又添設操廠二所以便居處嘉靖十年奉巡撫都
御史邵明文將前項民壯革去止存一百名不惟形
勢單弱無以弭患於未萌抑恐武備廢弛臨事有妨
於調遣況今地方災傷盜賊生發礦徒嘯聚出沒不
常若不預爲後將無及合無准令本道仍將登萊二
府所屬十五州縣民快照舊分爲兩班前來府城住
劄團操演習武藝本道不時下場倘閱賞罰優劣以
爲勸懲等因具由於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通行

呈請去後又爲選民兵以實武備事節據寧平蓬萊
黃高等州縣馬步民壯許弘等告稱消乏意要攀扯
別戶更替及稱幇戶有力不肯貼納等情欲爲准理
誠恐情僞未分通不准理又恐其間果有消乏不堪
充當者負累不便若不通行查審不惟勞逸不均抑
且訟訴無已爲此案仰萊州府同知解一經推官吳
桂登州府通判孫述先推官潘九齡分定州縣督同
各該掌印官將馬步民壯通拘到官吊取原編均徭
則例簿冊從公逐一查審要見其人相應仍舊其人
如果消乏不堪其戶堪以頂補或一戶丁力不足一

名其戶殷實以幇貼務取丁多產厚之家充當不可聽
信下人朦朧作弊及將單丁獨力之人一槩混編其
應當民壯者免其雜汎差徭二十歲以上應役六十
歲免役其疾病死亡者隨時僉補事完將編過正貼
戶姓名造冊送道俱已完報訖又爲恤民兵蓄精銳
以衞地方以甦民困事本道訪得州縣掌印巡捕等
官以法令爲虛文視公移如故紙歲時操練徒有空
名往往收集惰游以充前役甚至有財者縱放買閑
無財者占留役使終歲勞動不得休息不惟妨廢農
功抑且消磨銳氣幇貼盤費則禍及於雞豚供給使

今則徧周於胥吏既無益於武備徒重困於生民爲
此又經案行登萊二府將所屬州縣原簽民壯斟酌
地方簡劇量審其中產力稍薄者存留本處防守其
餘俱分作兩班赴道輪操每年八月初一日挨次上
班次年三月三十日通行放散其下班之日隨即歸
農各給與印信文帖執照不許州縣正佐等官仍復
拘擾汎濫差使如有故違仰各具手本備記某月某
日某官差幹某事幾日回還候上班之日投遞以憑
參究又爲前事切照所屬登萊二府土瘠民貧盜賊
不時竊發又兼礦徒窺伺出沒不常雖設有衛所保

障居民奈晏安日久漸至逃移比之　國初十不及
一而所存者又分爲春秋兩班赴京操備名雖歇班
實無回衛其守城實操余丁所在不過數十老病疲
癃之徒耳所以本道前任馮副使調取二府所屬民
兵分爲兩班俱赴萊州府教場輪流操練但未曾除
免務農之月而又所立騎兵太多芻秣難繼近蒙巡
撫都察院革去有馬民壯四百九十名止存一百名
分作兩班團操省費蘇民誠爲良便但將步隊民壯
通行放回各州縣令其就彼操練一節不惟州縣統
兵之官志卑識淺操練無方抑且私役勞繁奸弊百

出或縱放買閒漫無稽考或終歲勤動苦樂不均或
令穿着青衣諛奉勢要或容營求牌票勾攝犯人口
腹是資意氣銷懊使百姓徒費供億之勞於武備曾
無毫釐之益爲今之計合無處此編審之年酌爲中
制將各州縣民壯照依原額分爲三班一班常留本
處防守其兩班更休迭上如漢踐更之法每年八九
十十一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各按月挨次赴道團
操至三月終則通放歸農放班之日本道各給與印
信文帖執照不許所在有司仍一槩拘留役使違者
參訪得出比照軍官私役軍人事例參問治罪如此

則法令嚴明而上下各知所守部伍素定而倉卒不
至無備民無廢業之憂將無撤兵之患庶幾古者兵
寓於農之意又舊規民壯工食銀兩初無定數止與
貼丁聽其自討強梁者或加倍科斂柔善者或經年
負累以此多寡不一訴訟紛紜州縣佐貳首領等官
廉公者少或以無爲有或以少爲多甚至告追之物
僅充納繳之費利歸私橐害及細民吏弊民艱莫此
爲甚本道不揣欲令各州縣遵照新定則例於內再
量爲寬減每年於夏秋收成之後分作三次徵收在
官俱解赴本道轉發萊州府貯庫聽候各役上班之

日按月給散不許私相付受及於數外加增如此則行者有倚藉而無臨期空乏之憂供者有定數而免不時需索之擾民壯不爲虛設而實效可期工食不至虛糜而地方有賴等因具由於三月初一日又經通行是請去後又爲前事先本道爲照寧海文登福山三州縣地里頗遠行令就近隨營操練續據民壯劉倫等連名告稱情願仍赴萊州教場團操不願隨營等因到道看得所告不願隨營必係聚情不便且軍強民弱日久乖釁易生而勢割形分亦於統紀有礙行令寧海文登福山三州縣民壯仍舊赴道團操

及訪得各州縣管操人員識淺官卑紀律不立每於教場點集先以科歛爲心一卯不到百般指克或罰紙張硃墨或罰木炭磚灰假脩理以爲名操支銷而逃罪者不亟圖則奸弊日滋民生日困武備日廢而遇儆難支矣案仰登萊二府所屬十五州縣將原分民壯月輪一班頭班輪該正三九十一月次班輪該二八十十二月各依期間月赴道團操下班之日回家休息州縣官不必復拘操練其每四五六七月則兩班通放歸農生理不許絲毫差擾若民壯所居鄉村遇有盜賊生發其總小甲務要即時督率隊下民

壯用心併力撲捕有功之人從重犒賞若賊來而坐視不救捕賊而畏怯不前縱賊逃逸者查究重治又經通行去後又爲徵收民壯工食銀兩事據萊陽等縣民壯喬道等節次告稱揭債盤費艱難要行該縣查照均徭則例每名徵銀四兩給還等因到道本道照得所屬地方即今歲歉民貧相應從宜節省且各役輪班赴道團操一年止計每班實在四箇月每月工食銀五錢通計止該銀二兩其餘八箇月俱係在家休息之時豈可坐靡工食以此案行十五州縣將步隊團操民壯每名除正身應役者自備衣彩器

械免其出銀其貼戶二名每名歲辦工食銀一兩徵收在官作三次類解本道轉發萊州府收候各役上班之日按月支給此外再不許各役指以置買什物爲由多科貼丁以致重併之累事發從重究治其守城民壯每名仍遵照均徭則例歲派工食銀四兩本處逕自支給仍將發去告示常川張掛曉諭小民一體遵守續據十五州縣陸續齎解各役工食銀兩到道轉發萊州府寄庫按月通融支給一年已上除已州縣拖欠未解外尚存剩銀五百二十六兩三錢發府貯庫聽候有儆調遣支給行之一年未見有累而

非快人等操演武藝亦漸有成功本職到任之初所
在盜賊克斥白晝殺人今春以來又加之以饑饉然
盜賊頗息東土輯寧此非敢以空言罔上也但貪官
惡其妨已而不得肆故行險壞之術議者未能熟慮
而不及詳輒增無實之辭昔宋臣趙雄嘗言於孝宗
以爲建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今
非賴本院高明察之於上則其且有債責矣又安得
盡其愚哉既蒙開誠下問敢不披瀝底蘊而盡言之
夫爲政當知時勢之緩急審事情計利害之重輕昔
周至成康之世治定功成刑措不用而召公方且汲

汲以詰爾戎兵爲戒宋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升
遐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悲哀而韓范諸公切切以
脩京城刺義勇爲言竊見今日治化未過於成康邊
臣不逾於韓范而小大臣工獨可晏然自安乎兵法
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事不素慮難以應變今夷狄
內窺邊軍跋扈敢謂安乎訛言相驚城門晝閉慮果
泰乎大安且不可忘戰而況値未安之時慮且不可
不綦而況已萌將變之勢正臣子所宜同心戮力砥
節首公之秋也議者顧乃昧於大較而徒欲媮特一
時之安其雖衰愚實所未喻竊謂今天下固不免於

用兵所不可知者但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
也我　朝兵制馬政日漸于壞已如賈生所謂不謂
之瑟而尾大不掉之患近又屢見矣顧惟事體重大
難以遽言所可盡心力者惟幸有民兵一節耳苟非
真有保民憂　國之心又孰肯犯嫌怨而爲之哉今
亦未暇深論姑即其所謂不便者三事言之其曰貼
丁貧富不等幇銀爲難查得嘉靖十年以前民壯一
名每年科討工食銀七兩二錢今新定均徭則例每
年工食銀四兩不過於四兩之內又裁去二兩止徵
二兩復云不便則彼七兩四兩宜何如乎豈前此所

供者皆土石乎多者反易而少者反難此其言豈情
也哉若欲比照快手編入均徭則是或一道也又曰
倉庫城池獄囚乏人看守城池之防守已具前次申
文茲不再述矣　朝廷法制本無不周官吏奉行多
有未至倉有斗級庫有庫役獄有獄卒各爲監守此
定制也府州縣廳皁隸守宿而吏巡察之此通例也
兩京各衙門大率皆然太倉聚天下之財索隸實衍
太僕寺蓄備用馬價百萬有餘三法司囚繫無虛歲
亦豈下數百人自斗級庫役獄卒之外未聞別立兵
夫也而州縣獨爲之且未設民壯之前孰爲之守邪

往歲福建省城之變豈因防守之乏人近日高唐恩
縣城門之晝閉豈亦團操之害事此皆係於有司官
吏之才否而不由於民壯之有無民壯之設以輔武
備非爲彼也又欲存留本處各令巡捕官員依時操
練夫所在巡捕官員之私弊前已畧言之矣其人品
昏闒闒劣不足倚任不待明者而後知其間縱有庸
中獲獲者亦鮮聞學術不知古今不過恣行其私耳
昔歐陽永叔言於宋仁宗有曰新集之兵所在教習
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
旗鼓之節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練精熟之法

徒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夫歐公豈浪
言者哉且其所言特以統領不得其人訓練不得其
法耳兵猶可言也今之有司則往往聽容城市無藉
之人結攬收集情游以充其數正佐首領分衙役使
不分大小詞訟輒差民壯下鄉呼朋引類騷擾農功
尋趁事端需索酒食此等既無恒產因無恒心一旦
有儆欲令驅此烏合之徒以禦必死之寇議者之心
亦大忍矣且古之所謂操練者辨旗物昭文章習攻
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賞罰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
節將以伐叛討罪大定功協于師衆以弘武德也

今之所謂操練者乃在區區鎗棍之間若然則一夫
之任耳使丞尉稍有識者尚羞爲之而可使領將
王臣下行之哉其雖不才不能作[illegible]小[illegible]舉也又
聞正德六年流賊經過萊城延祭郡[illegible]懼貞伏民
家遂致此賊肆無忌憚攻破城邑虜執縣官焚蕩郊
堡虔劉老稚妻虜婦女地方言之至今嗚咽若使當
時有此數千人先聲所至自可以折衝於千里之外
豈至殘害生靈流毒海內費財百萬用兵數年而後
定哉夫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今日豈可復相尋於
覆轍乎或者又以奔走道路爲言此則又有大不然

者夫御兵如御馬善養馬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
其饑飽運之以羈靮縮之以皂棧而又戢其耳目習
其馳逐閑其進止時調服之然後可乘也若安佚太
過不有虺尰之疾則有踶齧之憂矣昔宋太祖制令
諸軍將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
城東者即於城西支俱令自負而又使之更戍邊方
以習勞苦我　聖祖之制屯政亦使彼此相間就田
於數百里之外夫豈不知以近就近於人情便且安
哉正欲堅其筋骨違離其妻子使之習於道路奔走
之勞去其豢養驕惰之氣一旦遇儆易於驅使隙止

齋所謂藝祖之神謀是矣未知者反指以為言是則認姑息為仁而以苟安為策也今各處民壯疲癃委瑣不加揀汰不知訓齊誠無益於武備然以其無益而并去之猶可諉曰歐游惰以歸南畝也若但憫其奔走道路之勞而仍使之就覊縻於州縣誠恐有司非法徵求分外驅使既不得力本農又不能事末作歲出錢以雇城市犬牙鷹爪之人應役徒聽州縣官為威虐耳誠未見其可也本職管見如此忘其僭昧伏惟鈞照詳示施行

再議夫役

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蒙巡按御史方批據福山縣民孫仲掖縣民張得山等告俱蒙批巡察海道議報蒙此卷查先為議處走遞馬騾以寬里甲事蒙巡按御史方發下開單三事批行巡察海道議處呈奪內一件車夫事本道查議得云云等因具由呈蒙巡按御史方詳允通行各府轉行州縣驛遞一體遵依及本道備呈巡撫都御史袁照驗訖今又蒙批示前因查得節據昌邑縣民馬世用王二漢張士強等各具狀告稱本縣九十四社隅一年起派青夫二百名白夫七百餘名共夫一千餘名常拘在官應役替車夫迎接上司每社一年雇夫用錢四十余千雜糧八十餘石甚為苦累告乞處分等情已行萊州府將多增夫役官吏提問又據招遠縣申稱本縣離東橋黃山館各七十餘里每遇上司往來官吏遠出協濟守候十數餘日費錢二十餘千勞費負累等因亦行登萊二府議處彼因聞撫按二院意見未協覩望依違未據繳報今看得福山縣民孫仲掖縣民張得山等各告詞情本道因未究車夫因革之詳行據萊州府呈稱嘉靖九年為議處車夫以省勞費事該布政司張參政戴參議按察司陳副使沈僉事議照齊

南府所屬龍山鎮馬驛青州府所屬青社金嶺鎮丹河三驛萊州府所屬城南朱橋灰埠古亭夏店五驛登州府所屬蓬萊龍山黃山館三驛各車夫六十名原為海運布花而設今既年久不行似應通行裁革但龍山鎮金嶺鎮朱橋灰埠黃山館五驛俱係腹站離縣窵遠椿杠等項接濟甚難青社丹河城南古亭夏店蓬萊龍山七驛俱路居衝僻實非通衢且附近城郭或用夫役可以取之里社合無將龍山鎮馬驛原編車夫八十名革減四十名止留四十名金嶺鎮馬驛原編車夫一百名量減五十名止留五十名朱

橋驛灰埠驛黃山舘驛原編車夫各六十名俱減去三十名存留三十名其餘靑社驛原編車夫九十名丹河城南古亭夏店蓬萊龍山六驛原編車夫各六十名皆爲無益相應通行裁革及照桃園劉普晏城三驛俱係路當衝要所據原編車夫俱合照舊存留以備役使仍行各府自文書到日暫令各州縣掌印官將革去車夫照依原編地畝站錢徵銀在官候秋成糴穀備賑其應留車夫暫令各役應當候年終審編均徭將車夫改編別差亦照原編地畝一例徵銀解送該府貯庫按季給發該驛雇募應用等因具由通行呈請蒙巡撫都御史劉批所議詳當依擬施行又蒙巡按御史熊批既該會議停當別無窒碍難行通行所屬查照施行俱經通行遵依訖又該萊州府查得嘉靖十年正月内奉布政司劄付抄蒙巡撫都御史邵案驗爲議處里甲以甦民困事定擬萊州府所屬衝要掖縣昌邑縣濰縣每處泒穿青夫五十名穿白夫一百名共夫一百五十名簡僻平度州膠州高密縣卽墨縣每處泒青夫三十名白夫五十名共夫八十名仰各州縣掌印官各將夫役造冊類報本院查考等因到道竊詳前項議處事宜俱係爲民節

省至意但有司官員奉行多有未至本求便民而反致害民所以馬世用王二漢張士強等節次告稱負累艱難本道查得嘉靖五年前任巡察海道馮副使抄蒙巡撫都御史王案驗准兵部咨爲審編驛傳事該本部題車駕司案呈案查天順年間該本部題准天下驛遞夫役十年一次磨勘重編丁糧相應者作正消乏者作貼應僉者僉應替者替以後每十年一次審編節該本部查照題奉　欽依遵行審編去後弘治十八年二月内該吏部尚書馬題爲傳奉事事内開天下驛遞馬騾牛隻車輛船隻鋪陳什物等件例該十年一次編置等因該本部議得南北驛遞俱就彼處各照土俗定擬丁糧每十年一次審編合無通行各該巡撫無巡撫去處轉行巡按查照節行事理選委能幹官員逐一從公審編務合人情土俗何者應該力役何者應該雇役應解之數務要追完聽領務令各照地方從便聽其應當不許容其作弊害人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議欽此又爲審編驛傳事正德十一年九月内本部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審編去後今該前因看得該司呈稱天下水馬驛遞自先年審編至今又及十

年之期例該審編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通行
浙江布政司應天順天二府并南北直隸府州有驛
搋去處行巡撫無巡撫處行巡按各委布按二司能
幹官員親歷所屬州縣將原編各驛遞夫役文冊吊
取到官逐一磨勘原額舊數若干消乏若干見在若
干明白酌量某人丁糧相應某人丁糧消乏某人堪
以作正某人堪以作貼應編者編應替者替務要審
勘明白以近就近從公編造不許放富差貧致民嗟
怨仍各將所屬驛遞應有馬騾車船鋪陳什物供要
查驗點其舊有之數堪中者仍舊應用不堪者重新

置買務令完備不許似前缺乏有悮接應審編完畢
各將編僉過夫役姓名幷補置過馬騾車船數目類
造文冊　奏繳以憑查考等因嘉靖五年四月初九
日本部尚書李等具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本
馬驛遞着撫按官各委廉幹屬官酌量丁糧從公審
編不許縱容作弊致民嗟怨欽此欽遵備行本院案
行馮副使審編城南朱橋灰埠等驛馬騾頭并車夫
各照原額之數審編明白造冊送報本院類造　奏
繳訖為照各驛車夫係先年兵部題准事例每十年
一編造冊　奏繳俱送御前自　祖宗以來相承已

久一旦遽為更改似已非宜況百六十年間上下相
安事體已定在驛遞雖不能無差使不均之弊在州
縣實可免頻擾科率之私自嘉靖九年革減車夫之
後另添里甲青白二夫以代車夫差使有司官員往
往假此多增夫數適已自私且如昌邑一縣原定青
夫五十名白夫二百名今却派青夫三百名白夫七
百餘名比與原定之則加增數倍小民何以克堪其
餘州縣大抵皆然中間不過有五十步百步之差耳
夫先王本人情而為治賢者學古訓以入官苟拂民
心難以言治事不師古終有後悔按周禮野廬氏掌

達道路至于四畿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
市市有候館今天下驛傳之設候館四五十里六七
十里之遙正倣周人之遺制其職蓋專主使客往來
而為之送迎者也野廬氏之屬有胥十二人徒百二
十人今之馬騾車船等夫蓋亦胥徒之類也今欲革
去驛遞車夫加派州縣里甲不幾於周禮盡廢而使
野廬氏之職不脩乎昔陳人候不在疆而單襄公知
其亡國薛惠為彭城令郵亭不治而其父薛宣憂其
敗官此其失豈細故哉且古之王者重於使民必有
官以專其事凡力役之作皆隸于司徒如地職地守

地貢地征之類則教以任土事也惟田與追胥竭作
則大司徒簡稽鄉民而屬之大司馬如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之類則教以習戰陣也凡以爲民非以自爲
若夫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與夫搏盜賊役煩
辱則有五隷之屬不以及常民也蓋古者以圜土聚
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上罪三年
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役之司空使之
執煩辱之事以發其耻心今之三等徒蓋倣此意今
各處驛遞因革減車夫得以藉口多將徒囚受財賣
放專倚里社青白夫爲之接替則是拘執良民以代

罪隷之事豈不爲　王化之累哉又先王以九職任
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閒民謂無職業者
轉移爲人執事若今之傭雇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
主惟恐天地間有一物不得其所於是有九職之任
上至三農下而臣妾閒民無不得以自食其力此先
王之世所以無棄物無游民衣食易足而治化易興
也今各車夫之役率皆所在閒民攬當一旦革去而
移之里甲不惟平民槩受煩擾追呼之累而此輩窮
促無聊亦失其常職無以自食於上矣爲今之計合
無俯從勅議准令通行各　府將所屬附郭腰站驛遞

各原設車夫名數仍遵照舊例俱從其舊不拘正身
雇役不論繁數安閒每年每名俱照舊規編地九百
畝每畝折收銀一分共銀九兩各州縣依時徵完解
府按季發驛給與各役收領聽其支使凡遇迎接上
司擡轎擡扛等項差撥但彼一力承當安閒無事工
食不爲減除冗併沓臨夫數亦其轉雇長短足以相
參虛實足以相補不許再倚本州縣出夫幇貼其各
衝要凡有驛州縣近年添派青白夫盡行裁革其簡
僻無驛州縣則查照前巡撫都御史邵原擬青白夫
名數分派應用此外不許擅增一名亦不許折收夫

銀違者將掌印官叅究治罪則鄉民得遂息肩之望
而農夫可免失業之憂其車夫之家原僉大戶若係
均徭審編力產相應者難准釋免若果丁寡產薄則
當量爲豁除如此則上不違　成憲下不拂民情驛
遞無負累之苦閭閻獲安靜之休矣

答詢訪政體民情

准本司關抄蒙巡撫都御史唐案驗前事備關本道
凡有事干政體民情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各罄所懷
條陳具由徑自呈報以憑採擇等因准此照得所屬
登萊二府土瘠民貧生意寡鮮盜賊易起舟楫不通

且間弭盜安民之策足兵足食之方凡守令可得專達者不致泄擧今將切於時務關於大體者五事謹開款上呈伏乞詳覽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郡守以嚴藩屏二曰清尺籍以省虛耗三曰恤民兵以敎力本 已上三條見奏疏　四曰時歛散以脩荒政　古云救荒無善政大抵以救之遲故也救之遲者以知之不早也昔劉晏爲轉運使常曰理財以愛民爲先故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貴糴賤糶始見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斃流亡然後賑之所以古今言轉運使者必以晏爲稱

首然天生賢才不能常有推之法制乃可常行劉晏之善僅能終其身者以法制不立故也夫周禮久廢三代救助之政莫可擧矣自春秋以來求其立法之善者惟李悝耿壽昌平悝之言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齊管仲之相桓公亦言守穀爲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爲歛散之法歲穰民有餘而輕穀因其輕之時官爲歛糴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而重穀因其重之時官爲散糶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權而因時以歛散使米價常平

以便民而齊以富疆遂伯天下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計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常什八九農民無遠慮一遇成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爲錢又變錢以爲服食百用之需曾未旬時蓄積殆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毁室廬質賣子女轉徙流移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東爲甚淮北山東之境惟登萊爲尤甚其地負山阻海舟楫不通商販無所歲一不登弱者轉於溝壑強者相率而爲寇攘愍不畏死者蓋比比然也爲今之計宜於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

立倉用壽昌常平之名歛散行李悝平糴之法或遇連稔則歲出其易壞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算與之而以民間應納存留之糧補其數不必復令有司推陳易新煩擾編戶徒滋吏奸更倣劉晏所行使州縣月具豐凶之狀報之該府該府類報本院推前法而施行之則水旱有先事之備而齊民可免流徙之憂矣　五曰寬島民以備不虞　伏覩大明律一款曰船商匿貨謹詳立法之意蓋但禁其匿貨未嘗禁其航海而爲商也況在島居民又非航海爲商之比今沿海軍衛有司不能深惟法意往往行其胸

臆生事邀功訪得自登州所屬地方北抵遼東旅順海口其間島嶼無慮數十餘處居民多者百數十家少者亦不下五六十家皆以捕魚採木爲生每遇風飄至岸官軍輒指爲海賊捕以爲功擨搶柴薪拆毀船隻拘留體勘動隔歲年遞送往來係累昔楚多有饑寒瘐死者夫天無不生物之地地無不產人之鄉先儒有言海内無人之境人忽生焉易曰君子以容民蓄衆則此島民均爲天之所生而爲 天子之所當容蓄者也止是採捕爲生又未嘗爲非犯禁顧乃拘執困辱視之曾不若禽獸非惟有虧 朝廷容蓄

之仁亦恐此輩杜絕生意窮迫無聊日久別生他患合無會同遼東撫巡衙門籍查在島居民姓名一概本處一送山東各收照稽考凡欲在海經販者投告所司審勘別無違碍給與半印勘合聽其往來買賣不許私帶違禁器物如此則島民懷有生之樂不至萌悖妄之心矣又丘文莊公嘗言國家都燕而財賦皆來自東南會通一河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今海運年久不通固難卒復猶幸在島居民尚有能知故道者萬一漕渠少澀欲興復海運則篙工柁師此其素習及今撫而用之亦思

患豫防之先計也又山東產木綿而乏材木民艱棟宇之用遼東產材木而無木綿軍乏禦寒之資先年遼東餉軍布疋俱自登州海運到彼交割近因舟船不便寄收登州府庫年久浥爛若容其往來貿以便運則非惟民得懋遷之利公家亦省山海關陸運之費矣或者慮其招惹邊釁則歷考前史海上諸番自古未有爲中國患者暹羅爪哇等國皆隔越漲海地勢遼邈惟日本一國人頗奸狡在唐宋時亦極其恭順後忿元人侵伐故屢爲沿海地方之害迄國初猶未已自洪武五年遣僧祖闡無逸往彼說服遂即稱

臣奉貢後因胡惟庸林賢交通事發故一切絕之永樂二年日本國王將犯邊賊首先百畨解送來朝 太宗皇帝嘉其效順命御史中丞俞仕吉賚錦誥金印送還其國自此奉貢惟謹正統景泰年間之海賊則對馬岐多襄島與夫下八金塘蘭秀等山人民詐倭爲寇非真倭也大抵脩政治實兵伍嚴訓齊塞隧明斥候官吏不爲之生事姦宄不爲之内導則邊釁非所憂也夫田橫以齊國之疆宗席伯王之餘業與其徒五百人竄入海島足以自雄漢高帝以盈尺之詔發一乘之使呼之即來寧自刎死北闕下而莫

敢稱亂況彼區區島民又何足過慮乎昔朱瑄張瑄羅璧皆故海賊耳元人招之以成一代海運之功馭之有道則賊且爲用而況不爲賊者哉

議處走遞馬騾以寬里甲事

據招遠縣縣丞李章揭帖開稱查得本縣先年里長一年役滿其走遞馬騾多被勢要之家虧價領去却令新役里甲添價轉買小民甚是受害欲將上年里長馬騾就付見年里甲喂養走遞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貯庫作正支銷等因到道爲照各處驛遞走遞馬騾俱係糧多大戶出辦今各該州縣因無驛遞所以先年責令見年里甲衆共出錢買馬答應上司往來原非官物一年役滿自當歸主聽從其便凡江南偏僻州縣大抵皆然今登萊二府所屬州縣不知先年何人創此厲階但遇里長役滿之時輒拘馬騾當官變賣以致豪猾之徒減價買去復增價賣與下年里長賠累小民重併出錢情實可惡況所賣價銀多寡不一官吏恣其侵欺上司無從稽考利歸私室害及生靈奸弊之滋莫甚於此今本官欲將上年走遞馬騾就付見年里長喂養走遞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貯庫作正支銷一節雖可革豪猾賤買貴賣之奸而於官吏侵漁之弊小民逼迫之苦則未免猶夫舊也夫除惡務本鉏草去根而此弊亦恐不獨招遠一縣爲然其登萊二府所屬州縣俱有此弊爲今之計合無通行各該州縣今後里長役滿其走遞馬騾俱聽從自便不許拘留變賣追價入官及容令勢要之家抑買如此則小民得以少甦里甲不至重累而官吏侵漁勢要豪猾之徒不得乘時射利矣

遲菴先生集卷之三終

遲菴先生集卷之四

書

答惲東麓

某自叨竊以來屢使邊關遂踈奉記便中辱手教副以佳遺感媿無已且審比來尊體康勝遠懷承諭高道長書隨發與遼東百戶楊鉞領去即渠所差來人也取領狀索回書悉如教指矣某自知學時頗有意當世中遭困蹇常思得一命以自見今幸賴餘庇獲厠下士之列而乃汨沒朝夕初無寸補以負知獎每一念之赧焉赬汗輒有柴桑翁之想今得鶴樓集讀之翛然如在石鏡楚觀之巔恨不即得飛侍左右曷勝瞻引示及今秋旌棨北上果爾當奉晏言切切望望若拉新之同行尤所至願也近聞江氛不靖計上游諸公當勞神慮耳時事多端非筆可布何時從公登呂翁亭借鐵笛臨風高弄以一寫胸中塊磊之氣耶向暑千萬爲 國保重

上少宰整菴羅先生

即日春晚氣和恭惟尊候起居萬福某自丁丑之秋獲拜函丈是後酷罰所鍾荏催多故老母伏枕五月先人奄棄諸孤既適逢家難復待罪 公朝伶仃一身苦楚萬狀南歸人事簡廢故雖平生感仰歸依之地亦不克時申問安之誠中間雖嘗一再具狀而意緒無憀百不及一某常念以朽木之質仰賴曲成盛德厚恩川流山峙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實寫此心也曠不嗣敬動已逾年今來後不克即共洒掃之役於左右攉髮數罪猶恐有遺然區區之情則有可諒者上宰尊嚴衆目引矚某以門生小子輕率晉見或尊師未忍斥絕借之色辭彼之不知者將疑某爲于進則上玷門墻是以逡巡猶豫久而未決然中心願見之誠莫能止遏故嘗三揊舍人之門而猶未敢一塵候謁者以某丐南之章未下也今已承 定命乃敢以疵賤姓名塵於涓史仰惟尊師方宗主斯文劑量人物調陽鱎之迎吸必非蒿魚大冶之自躍必非良劍則某之不敏尚庶幾在寬假之數不然戮有餘也某何敢自貰伏乞矜察

通宰菴彭公

某遜去門墻倏逾半載雖不得時問起居然山斗之瞻未嘗少間也每聞人自北來亟走詢得審鈞候萬福輒不勝欣浣某告違時辱尊价遣賜途次登拜弗虔擬至舟中飭一箋具謝而久乏緑便亦以小夫窄牘

之牧非所以事大君子故因循至今常念古之上舍厄於不相值幸而相值又有不能自通而齟齬終身者多矣某事老先生不兩閱月卽蒙俯察非惟不斥之使去抑且挽之使留竊見今之王公鉅卿非有故舊莫可得其一盼之溫而其實寒鄉下士而無一日之雅雖獲倍下走爲日甚淺又至愚極陋無足以備任使乃蒙不鄙旣厚之以誨勸又榮之以餞送綢繆篤厚若待所素知然退惟不敏何以得此是蓋老先生懷大公至正之心秉虛明洞達之見而忠厚惻怛愛惜人材之盛意又拍塞于胸中故雖以某之無似

亦辱甄收其爲感戢不能自喩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實寫此心也某初意南來地散職閒庶幾侍覲供事之暇得復挾冊讀書以裨旣往柰才踈命薄更落胥曹朝夕惟商功利者是與手不停於鞭算身不離於塵埃役役道路眞江南一俗吏矣所幸者得賴遠庇不大跌蹇耳因段生藻會試行便謹附此少道萬一藻乃大榜中段少參惟勤之子介侍年家故敢上謁少年頗負氣惟老先生時賜之教幸甚緜紬匹劄瀆尊有罪固知不當使忸怩于袞衣繡裳之側聊取義不敢自踈于左右耳侍見未與嚮風耿耿

答劉松石

仰問忽辱使至拜誦手教喜浣不勝重以寵頒稠疊顧惟何足以當之執事名滿天下方將顯柄而所以眷眷於寒劣者不少衰蓋憫微志可加儆策耳此其意甚盛其道甚古然某自多故以來百事曠廢鈍乎生知遇之深企仰之厘如執事者亦不克將奏記則餘人可知作書尚懶惰則他事可知坐荒歲月道不加進慚負慚負柰何柰何世變輪囷白衣蒼狗固有如來諭然所以鎭定而凝一之者夫無其人天之生賢不偶如某所見方今有幾能出執事右者昔之晦

今之彰旁觀切齒之徒又相率而就殄則天意所屬可知已豈可便作歸計耶某之踈愚宜所唾棄尙自念生斯世未能使姓名聞於時未肯甘就泯沒當欲求一試以自附簡末翊天生一世之英係一世之望而所屬念如執事者乎伏願爲天意爲人心留神時事未可遽萌此念也適有俗冗報書匆匆不獲盡所欲言伏惟炤察

與劉松石

某自京口一別倏復二載傾想何可言每欲寄懷簡尺畧著勤拳而懶拙性成遂成虛發向得督學山西

之報甚爲執事喜繼聞以大夫人年高引疾東歸欽
嘆無已今世士大夫但知一味榮進得失之慮常横
於胸中所以氣節不立如公舉動者四海能幾人耶
其於去春到　闕即上乞致南之疏銜當道見留甫
武庫五十日懇請南來今承乏戶部矣碌碌塵埃負
足比數平生荷知愛之深誠恐欲知其詳并以書默
藁附呈漫塘文集已於蘄中舍家求得一部十二
本因力不能振止刻得詩二本今以二副奉上餘若
尚未登木欲求大作序其端切望不靳良覿未涯惟
冀爲天下自愛不具

與鄧士魯

某朴拙無似久辱吾兄知予之厚常感戢不敢彌忘
舊冬因進表至京逆旅孤寒諸色不備且乏人馬所
以不克承教左右至今怏怏頃見邸報得聞吾兄奏
篇大畧忠誠直亮方竊敬服而批答如是良可駭嘆
然歛此大患以幸邦人又私爲吾民深喜也茲審大
棨忠良道途安裕旌旆届止台候多福諸僕從亦各
康好尤切欣慰行止忤合願付時命敝邑雖民貧土
瘠而事頗希簡尋幽選勝足養德心培養本根精切
權度爲他日發揮事業之[illegible]大而高明天之所

以大就吾兄者將不在是耶會晤不遠未間更冀以
時自愛不具

與吳師夔

兩月獲欵奉緒論開警良多自荆溪拜違倏復半月
雖遠在行役而欽念高誼未始一日去心也乍到都
下人事紛紛竟未克裁尺書稟謝萬一而先枉誨函
友以珍扇開緘疾讀情義藹然穆如清風又滌我煩
襟兼審道養有相近况益佳其爲欣浣何可勝量但
見屬過涯鄙人何足以當之下詢學政足仞盛心大
抵常情樂放縱而畏檢束自古已然况承廢弛之後

沉溺積習振起實難且須從容化導發其良心然後
漸加策勵則庶無扞格不入之弊而日新月政之效
可幾矣予朱子嘗言學校之政名存實亡間嘗有所
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然當留意於此者
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
亦不足深較也愚見如此未審高明以爲何如舍弟
厚收教知感知感樂告患眼槩告隨行或者皆出欺
誕切冀嚴督之感德不淺淺也俗韻難諧宦情益薄
終當杜門掃軌於方茅之下承教不遠更乞爲道自
愛副此區區不具

答陳德英少卿

久不承動靜方切翹仰忽辱手教欣浣不可言[illegible]賢郎天逝不勝驚怛然脩短有數願以理自廣[illegible]過悲天裕善人之後碩大且蕃必將有處矣走猃仕版八年于茲所與往來相識者數百人中間據手吉肺肝示情愫者亦且不少至於心所敬服如韓昌黎所謂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則惟先生一人焉然未嘗一布露于執事者以游從不久交尚淺也交淺而言深非僭則諂又未悉高明之以與固陋者果何如以是嚮往雖篤而未敢以書問為勤也走自得請南來凡所相與者皆唾去之不暇而先生獨兩枉[illegible]而始知於區區或有取臭味焉天下固有曠百世而相感有朝夕周旋而不相孚者此士所以常重嘆於知己之遭也雖然愷悌君子大雅不羣以此而推之他人則宜豈下走之所敢當哉走起寒畯無父兄門戶之藉當塗無親舊之知平生惟仗朴誠以事上接下交諸縉紳冀少免於尤而竟以伉拙獲戾向歲進表回便道過家省老母誠不忍遽捨思菴楊老先生因違洛限辱在論列待罪私居已兩月餘矣今姪來殊不能為力慚負慚負弱冠時頗

有癡想欲少樹立於當世今見髮種種志漸銷落兩目亦覺昏花不復可近經史效昔人求　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計亦不可望矣惟有耕鑿阡陌之野釣寂寞之濱尚可幾及耳早輸官稅率先鄉人亦平生報答明時之一端呵呵先生君成南歸庶幾得葛巾芒蹻趨候道左角帶之貺恐未能服以拜賜也已屆梅蒸惟良食自愛以副遙祝不宣

與張子脩

別後久不承動靜無任懷仰辰間想多納福為慰江南久困之民始得少甦今　國用浩繁百需皆倚于此一歲三翦其毛羊且不得生況又不止於三耶吾兄奉　嚴旨督促誠不自由然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惟千萬留念因敝府韓通判上謁謹此道懇誠吾不罪強聒韓乃府僚中廉平吏久不得調大為公論所惜吾兄高明篤厚想能俯察也秋暑未怯惟良食自愛不具

與劉府尊士奇

向以執事下車伊始不當覼縷以瀆涓人草草奉狀方恐以簡率不備得罪迺辱手教還答眷予[illegible]至三復詡然真有道者之氣象也人來欽誦德政如出一

日皆以爲百十年來所罕見夫江南民力凋瘁久矣
而吾郡獨蒙和風甘雨之賜聞之寧不巨踴三百耶
雖瞻對未涯然嚮往之心無日不東引也秋尚炎伏
惟保重

與劉府尊士奇

向草草附狀方恐以簡畧得罪乃辱手教還答欣戢
何勝介圭入覲閒已有期不腆微儀聊申此悰耳伏
惟俯納幸幸今歲境內秋成僅及六分而一日始知有
賢使君在上賴以不懼以是知仁政樂於豐年也于
騎榮還願及氷之泮幸勿使竹馬郊迎者有來暮

之嘆日向寒前途千萬保重不備

上盛都憲論開河

八月十一日伏蒙委某前往臨清廣積倉起發漕米
艘艣聶副使眼同管倉吳主事開廒驗看米皆粗糲
不堪已具公文請明外其雇募續添人夫一節亦照
原擬夫數酌動無碍官銀給發所屬州縣分投號召但
遠方之民比之鄰近新河者情願不同道路有往來
之費妻孥有離索之憂上戶人丁前次抽添已盡今
來當及下戶下戶貧民歲率其婦子以拾麥爲生日
可得數斗即今二麥成熟趁時收割百姓仰事俯育
之資全賴此旬日之內彼又計料公家日給工食不
足以償其所得是以往往逃避驅遣實難非敢慢令
不恭自速罪戾也自工所來者每傳老先生親冒風
塵循行郊野晝夜焦勞不遑暇食其體 國恤民如
此之至今人且不論求之於古又豈易多得哉凡爲
屬下者苟無人心則已如其有之寧不感動興起思
所以分上之憂耶然區區愚志敢以小人之心而爲
君子之腹猶未能無說也夫古者役不干時歲用民
不過三日今雖難同于古然亦不可太盡其力今夫
馬爲人服御性使之然也魯之東郭子又善調馬者

也一旦毀銜脫轡而奔逸者何耶盡其力故也當情
狃于宴安憚於作事中人以下大抵皆然往歲督河
阻塞人猶有必爲之志今見通行如故士夫中淺見
薄識者尚疑今日興得已不已之工矧彼無知之民
耶昔耿圮於河民遭墊溺盤庚率以從遷本以求寧
彼之幹止耳小民猶且胥動于浮言今利害不切於
彼之身又焉能保其久而不叛哉近聞有鳴鑼率衆負
鍬钁空一羣而逃彼豈不知逃則有拘提之累刑罰
之施耶不暇顧也不暇顧者豈其情哉夏月暑濕爲
厲人氣薰蒸聚而不散必有霍亂嘔泄之疾起妻子

在蘧湯渠不時已病者怨咨而難療未病者懼嗟而
易于如此則死亡必多萬一有暴露屍骸於道路見
之者錯愕聞之者恫悍衆心恇擾訛言相驚則相率
而潰潰去又恐不止於如斯而已矣彼背公而潰潰必
爲逃棄業而逃逃將爲盜山東風俗險薄流移維夥
滌惡之民從逆則易使之服訓則難彼負鍬鑊而去
豈利鍬鑊哉往時鉏耰棘矜之徒起隴畝者可鑒已
是惡可不加之意耶今糧食不繼麥復不登遠近騷然
公私俱困天時人事良可睹已幸冢　聖天子降德
音會議應否停止何不乘此且放散歸農俟梅雨既

過水勢已定然後挨行新河審觀大勢相高下之等
酌淺深之宜因地制形隨方授法利病既得於目中
運量可易於掌上至八九月之交呼舊夫而續成之
則不攻壘而崇可下矣豈不爲萬全無弊乎若夫勢
一成而不變憚再駕之爲勞民離於渙而欲收其易
散之心師老於恒而欲作其既衰之氣日發丁於閭
左夜捉人於石壕誠恐州縣鮮廉平之吏閭閻多騷
伏之奸急之則有意外之虞緩之則壞垂成之績某
愚誠未見其一可也夫明者視於無形智者圖於未
兆況其已著于民可近不可下夏祖以之作歌匪虎

匪兕率彼曠野詩人因而興刺惟老先生寬其冐犯
之誅而俯賜采納則非但此十數萬生靈之幸也某
狂妄僭率死罪死罪

一　第二書

某衰落微蹤寒卿下士雖嘗竊仰大君子之耀光然
以孤生晚出未緣一接覆綺去冬獲以屬吏見於沙
河廼蒙老先生温顏接納撫𢱧提携若待故舊然有
退自惟念常有感激圖報之心近蒙委往臨清州中
錙事黙坐細思偶有揭見又聞往來士夫口語籍籍
頗多異同以是不敢隱黙以自負於門墻輒疏其悰

冐昧塵瀆又竊計排詆未關於聽覽風聲先露於衆
人倘未賜允從則是使老先生任怨於上而某得掠
恩於下矣故不敢用印不敢差人但容寘公文中並
一見之餘擲去形迹俱泯耳鄙人之私實非敢有他
也然恐以率易見誅悚息之懷至今未已近日揚同
知轉達雅意始知大君子公平廣大之心真與天地
同量既不以爲忤又推以語人嗚呼此道不行於今
久矣顧某何幸得此於老先生哉某也悚息之懷雖
去媿感之意實深禮當肉袒謝罪臺下而特以區區
不肖之軀謬當一郡之寄百姓哀號怨訴者日盈於

庭諭之使歸州縣雖痛捶之終不能使釋已而去又不忍其曠日廢時不得已皆勉爲之分理是以不能遂出實不敢飾辭自欺也謹差醫官石良伏候起居伏惟鈞慈俯賜垂炤朿不勝惶汗之至

與任麟石

凉轎障泥一副廼姚雪漁所惠者雖不敢虗故人之賜但鄙心自盟不欲於舊棨外携一物以歸故鄉是用轉奉幸鑑存爲愛

與張石川書

頃得榮擢之報卽託郭郡博轉上恐未的故未敢遺

賀今又爲使劄所先惶恐惶恐辱示新篇嘉詠無已僕少時亦嘗洗玻硯點竄煤從事於此今不幸墮風塵中真俗交矣踸欲勉和而塵土滿胸殊無佳思念不可虗知己之賜[illegible]竊恭候餞頟雍里姚雪漁數章奉上惟恩風慰教幸幸猶憶在南都時曹事甚簡官雖閒冷而頗清勝夏夜與高濤亭賡和有一爲吏幘拘遂失山林尊之句以今視彼又何如耶然靜退一着自許終不落人後耳恃愛故敢及之前所恵姚太僕書不及送今附還天時向暄伏惟爲道自愛不具

答武城王先生

其以多病之軀獨理郡事勉力支吾日不暇給坐是久失候問起居頃劉知事齎手敎至得聞尊體清和欣浣無量吏尹之事告者云其嚴刑夾棱監追財物爲民牧者豈宜如是耶且皂隷人等索錢數多彼得之土中又無見主非攘敓者之比此等訟不聽可也而彼乃過爲逼追妨廢農務恐延蔓使田里不安其生故不得不爲之進理既蒙開諭已釋然矣向時考語俱在優等但彼宜自省圖新庶幾不負所舉則幸矣尊師惟終教之時向暄伏惟爲斯文保重不備

與李銀臺書

不肖謬操郡紱恒懼過愆所頼邦有典刑佇聞忠告頃因多事遂失候問近一二條佐歸廼克稍暇用敢通誠於左右凡不肖心志所未通耳目所未及事有不便於民及地方之所當因革者均乞不吝垂教幸幸時向炎餘惟保重不具

答游少石

久違方此詹系忽墜教函且得聞近履亨嘉豈勝欣浣弟於去年十月偶感寒疾伏枕逾旬幸而不死然四肢酸軟不能舉已決意乞休而當道諸公不蒙憐

察復疆之此來郡承積廢之餘薄書填委姦弊尤多昔在東昌雖日有迭迎之勞然形勞而心佚今則心形俱悴矣柰何柰何祠聞前政皆以倭夷之故欲亟去且畏不敢前弟私心不滿竊謂非人臣事不辭難之義故不揣慨然徑來不意其綱紀僨弛至此也不識吾兄其有以教我否乎平生知己寥落會晤更希南北相違望風增悵衣紬之賜益見戀戀之情謹當服之無斁耳攜手何時臨楮哽塞不具

與蔡霞山

某自乙酉京口拜違未緣參對然欽仰高誼無時敢忘臨秋水而想精神瞻月梁而見顏色恭慤實篤此心也向因領郡要衝人事浩穰不能盛迭迎以悅過賓且有老母在堂音問曠隔以此三次乞休不蒙俞允改使此來竊計此東郡可以少暇不意其反劇也人情世故之難堪又有不可言者宦情濩落歸志如焚聞去鄭鄉不遠深欲圖公便一謁吾丈親聆道欬奉以周旋而天嗇其逢竟莫果願其今冬幸及書圓然已絕意榮塗久矣不過藉此作歸計耳歲道當得離任相去益遠侍見無期瞻望永懷臨紙邑邑伏惟保重以右斯文不宣

與趙文卿

自東昌與吾兄別後未緣奉問然傾系之私無日不切切於懷新除雖大鬱公論諒當道簡知念条梓之義重親民之官今雖屈長孺於淮陽他日必當起黃公於穎上也幸無介意生雖當考滿然已絕意榮途九月間曾具呈察院尚持不下至期無柰只得投劾而歸待罪田里耳會晤未涯伏紙邑邑

與徐東濱

別久懷仰之私殊不能自盼向在東昌曾方繙亭得詢通候清佳近貴生來又獲奉手教㬋浣良深弟久抱歸志因當道未忍直棄誤使此來雖不敢不勉策駑鈍以答恩私然帖耳墮車為童豎所先後恐終難致遠也今冬幸及考滿開正或可啓行經貴郡時當艤舟鴛鴦湖上奉期一會也乍寒保重

答于素齋

辱惠書具悉雅意但某年逾強仕況復才與時違而老母桑榆晚景強就於此名為迎養實非所以順志不逆且諸子姪因循失教近來傷義之事尤多恐他日益為門戶之玷覽叟容之知止感潘岳之閒居欲種樹結屋栽花藝圃歲時伏臘烹鮮釃酒聚羣從擬

孫甥稱觴奉壽以娛老母暇日讀書鼓琴課諸白詞
舉業庶幾其一二成立者使之展餘忠以畢此心而
已故懷歸一念日甚一日且浙郡之難爲尤有不可
盡言者足下久處順境未知此等賤辱之難堪也待
下屬幸推此心善視之生在東昌今九月間已該考
滿因改調曠缺三月計冬盡滿足然恐拘於前長後
短之例諸司未必便從懷欲歸之志遇不順之情萬
石梁之長往豈其得已乎天之生材亦自足一代之
用今當隆熈累洽之餘宜賢智之克滿於上下而當
宁猶未能紆側席之思者恐非生材之乏也古人愛

惜人材故因能授任各充其用今人能如古人之爲
心者能幾人耶足下方將有掄材之責不此之咎而
反彼之尤恐非至當之論也某恃在懿親且念已老
無求於世故敢率爾妄言幸勿示異己者聞岳母恭
康健欣慰欣慰生開正决歸令姊或可分侍奉之責
足下無煩縈慮餘惟樹建弘業以永終譽是祝

與陳子文

昔在留都辱吾兄眷與之厚別來倏復數載懷仰雖
屢無從奉問偶族叔生員某來云乃父從戎正在治
下適敢因便附一箋紓契濶之私其竊祿明州又幾

週歲幸緣考滿奉老母還家鬢髮盡蒼伉拙猶舊推
頹如病鶴雖時聳耳商飈然豈復有冲霄之力耶吾
兄大拜諒匪朝伊暮舟過雲陽惟無吝寄片楮以慰
遐思是望

上順渠先生

某因所居僻遠邸報不時至故於尊師迭迎之禮皆
缺慚負門墻僇有餘罪近差人訪張子魚始知已返
鄉鄉福履康勝不勝欣慰尊師以道卷舒出處不愆
於禮義上光　聖朝下式來學真不忝古人也某頗
庇地方粗安雖連遭饑歲而盜賊屏息庶幾可塞責

責但老母年高屢爲遐路每讀王逢原思歸之賦輒
涕泗盈襟又竊念衰拙之軀終愧青雲之器欲歸灌
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課經教子以爲裕後之謀而
歲月因循未能引去有玷師門多矣近感時事欲少
有建明而恐干出位之誅藏未敢發謹用録呈伏惟
尊慈指教可否謹當奉以周旋也秋漸凉千萬保重

與姜侍御

恭聞使節首塗行當收方叔召虎之勳某不勝跂望
然區區管蠡之見有未能自已者敢爲執事言之嘗
聞行師克敵貴在審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

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
當徐而疾則潰策機失則賊得以生奸策潰則[illegible]
[illegible]所畏二者之分存亡得失之繫也可不慎乎竊見
近日大同之事似有反易所宜者大凡兵家之勢貴
討者貴於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我師宜合之而不
可使離賊黨宜離之而不可使合向使大同叛變之
初亟遣大臣星夜入城諭 旨察其叛亂之由懲其
倡亂之失則數言之下頃刻之間淑慝可以立辨反
側者可以自安餘有姦暴討不及誅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今既失事機而討叛之
師又過於持重遂使逆徒得以緩而生計挾虜要
君肆其犬羊之羣如涉無人之境戎人剽急誠難與
爭鋒原野之間然勉吾之易以圖其難用吾之長以
制其短在前代行之俱有明徵又安可不深惟而慎
應之乎夫良騎野合交鋒接矢來如飄風去如驟雨
此戎狄之所長也明斥堠塹蹊隧堅壁清野養銳蓄
威據險以邀之多方以誤之使彼掠則靡獲攻則不
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
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則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
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

短以易敵難斯乃強兵制勝之本非但可以弭患於
一時也但聞沿邊墩堡失於太多而守禦之兵頗少
勢孤氣怯不敢出攻故賊得以肆行無忌此正歐陽
永叔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為多
者今宜審擇其中稍可緩者併歸於要害之地則勢
合而氣盛既可以守固自全又可以乘險出擊則賊
必不敢散兵擄掠勢必聚而長行彼糧草無所給牛
羊無所獲旬日之間自然困斃彼將深入我則使各
城堡出奇以躡其後彼欲退走我則使各城堡據險
以邀其歸如此則我常為主而彼常為客我常處佚
而彼常處勞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又竊料大同
城中軍民十數萬衆豈皆從逆者但為其劫制雖有
忠勇之士無所於倡故不能自奮耳如或昧於招降
一於攻取則不徒使負釁者堅必死之心將使無辜
者絕自生之路是則敺之使合也萬情相糜亂豈有
定哉今宜少緩發奸擿伏之明益廣含垢匿瑕之量
離其黨與削其枝柯然後一舉可蹴拔也不然一夫
作孽闔境罹殃一境不寧羣方致擾兵拏禍結變起
百端太平之治恐未易歲月覬也執事以 天子近
臣而且有監視之責轉危為安實在此行惟千萬留

神省念幸甚

又別帖

竊料大同城中軍民從逆弁為所汚染脅誘者不過一二千人而止良善無罪者尚九萬有餘也但因反賊拘之甚急而官軍攻之甚寬故不暇為計且圖苟生若使官軍肯分番日夜急攻如田單之厲氣循城李光顏之誓不與逆賊共戴日月則圍城中忠義之士必相率而為內應矣此輩非但為　朝廷出力亦欲圖以自全不特此也彼反叛之徒外有旦夕之危內虞肘腋之變亦必有効子谿史猪兒者特以官軍心力不齊氣勢不屬故無間可乘耳又各鎮調來軍馬各自為營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且遠來勞頓不知地里況外夷窺伺奸人乘機前出後慮恐有他變今沿邊村落百姓皆有兵器習於戰鬭識賊深淺若下令召募為兵配以衣甲使之出戰彼自欲保護鄉里以安妻孥比之各鎮調來之軍氣加數倍待其可成一營即以一營罷遣歸鎮不惟省餽餉之費抑亦免意外之虞大抵今日治兵之要宜疾攻叛軍徐禦虜寇招携二以離支黨合城堡以盛軍威攻之疾則備不及設禦之徐則我氣常舒支黨離則賊自相疑軍威盛則以全制勝行斯四者而賊不滅虜不大挫者未之有也

答馮形山

久仰高名未緣參對壬辰承乏海道而韶袁諸郡若先生始獲聞執事蒞官梗槩及抵登萊歷覽芳績人人嘆服不已常為抱不平對士大夫誦言之今不肖實奉遺矩周旋非敢有一毫改更也王徐寨沂[illegible]土城日就傾塌撫院委官估計包砌合用六十萬餘前政齚舌不敢舉其量功命日五閱月而落成餘不濫原估之數而工亦頗堅有馬團操民壯為前任巡撫邵老先生革去四百九十名止存一百名所革去馬疋俱為官吏豪猾隱沒已經兩年某至始廉而反之快手一年工食銀十二兩有馬民壯止六兩快手馬死官給價幇買民壯馬死反令自己陪償某謂此正賈生所謂舛也乃追出退役快手馬疋以補民壯之倒失者又快手每年均徭編派工食銀十二兩而年又另有買馬銀十二兩某以前二項追出之銀計之可支三四十年快壯買馬之用具呈撫按今後編審均徭快手止派工食銀十二兩免編買馬銀兩以甦小民以一次均徭論之省銀四千餘兩十次則省銀

四萬餘兩又見兩府快壯諳曉武藝者甚少召募
師義勇數十餘人分領教習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
成百人工食之費分毫未嘗加派於民止追脫班快
壯工食以相抵補愚者之慮大抵欲奪無功之食以
招傭異抑奸究之欲以寬小民耳而異已者乃紛紛
造謗以是知古人言好事難成直道難合信不虛也
某犬馬之齒今亦五十有八家有老母在堂自入仕
以來丐休之疏凡六上矣近見世道人情日下歸志
益決雖久慕老先生盛德因未有紹介未敢輕率奉
書今承先施之辱且似蒙有知已之愛故敢及之草

率無倫伏惟鑒亮

再答馮形山

某春末因西迎大巡倥偬中奉書多有不謹方慊慚
仄迺蒙不罪即賜手教還答捧覽再三朗然開豁執
事猷猷不忘　君江湖存魏闕此心真可追跡古人
益令人欽仰之私與日俱增也團操事某初到時即
查復具呈撫按杰平生命薄數奇不足以動當道之
聽而不悅已者又從而沮撓之然亦決意舉行未敢
自沮也來人不知妄云未復耳其中委曲頗多不能
詳布謹以所録公移大畧棗奉呈伏乞省覽原發提

縣寄庫脩城餘錢向爲吏庫所侵盜今已追完惟稽
州魚課錢前政已失稽考故各該官吏得以任意侵
漁而登州營公用錢尤多冒濫近日亦查究改正矣
團操步壯比舊增多惟馬壯因芻秣頗難止照舊存
留一百疋亦以山林之地利步不利騎故也然總三
營馬軍弁快手計之亦不下千騎有儆邊騎果足以
衝突見今招募四方義勇來者紛如亦頗精銳其倖
承明公畫一之後得竭其愚第恨衰遲恐報　國之
日短耳雖未敢與英雄並驅然保境安民或可勉也
陳后山有詩云一世不數人百年能幾見今時可與

語天下事者已落落難得如吾執事文無緣得親聆
聲欬於前未見君子之思何時可釋聊人壽幾何河
清難俟高山流水知音者希相見未涯臨風瞻悵不
凡有見惟不吝時賜教言爲愛

啓

上少宰整菴羅先生啓

伏已河海清而　聖人出式應當年　上下交而德
業成佇看今日山川改觀宇宙澄夷矧伊華既任阿
衡呂黎復登吏部忠賢有賴造化無私華夏亟生喜
色相告門墻下士不問可知切念某四十無聞一命

僥逾于郎署三千速肖廿年徒坫於師垣尚賴[illegible]
向方教存知耻信得之有命足不敢登光範之門諳
自獻可羞袖未嘗御正平之刺止圖寸祿以養雙親
柰菽水之奉未充而風樹之悲已及逝者已矣天乎
痛哉每傷孤子之無依猶幸小人之有母年當遲暮
心切萎兢故雖深戀闕之思恐久負倚閭之望敬遡
尺牘上叩　九閽俞音雖下於楓宸　渙命仍留於
車部踈恩有自稽首知歸但不能解者天性之親不
可強者命分之薄雖荷二天之庇難忘一念之私恐
駭陳有瀆於高明故退省儆靈於泓穎恭惟老先生

以仁義禮樂造士以忠厚正直立朝真晦真日星汚
塗玉雪幾年家食名齊五嶽之高一日銓衡國增九
鼎之重某久沾樂育敢昧尊承顧仕過強年已嘆遭
逢之晚而職司武庫多慚未讀之書少嘗妄意於功
名久已冥心於賦子羨向陽之花木難易爲春撫暮
景之桑榆懼無多日竟忘僭越介恃恩私伏望哀其
志有可矜察其情非得已昏昏度日豈因不得而歎
中喘喘書空匪敢反經而願外猶堪引進庶不營[illegible]
情垂三接之餘力賜片言之玏謂烏能反哺何斬一
枝彼鷹總不鳴當爲之地與其進與其退終始生成

可以北可以南均爲造就萬一未塡溝壑庶幾少補
涓埃某干冒師嚴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上彭幸菴公啓

伏以云云同前矧天下之大老既歸忠良有賴而吾
黨之小子狂簡造就無遺華夏苗生喜色祖告門牆
下士不問可知恭惟老先生正色立朝直道行已忠
誠貫于金石義槩薄于雲霄士論攸宜　帝心簡在
幾年家食名齊太華之高一日樞庭國增九鼎之重
無施不可有識咸歸某平生悵御李之無因今日喜
依劉之有幸正宜侍教誨於左右覯道德於後先而

人事好乖命途多舛竊念某少不經事亦嘗妄意於
功名長漸知難久已冥心於賦子止圖寸祿以養雙
親云云同前難忘一念之私撫暮景之桑榆懼無多
日望向陽之花木徒易爲春恐而陳有瀆於高明敢
退省儆靈於泓穎伏望察其情非得已云云同

通勳部江景熙啓

伏以云云同羅竊念某四十無聞筮仕幸聯于玉樹
三千獨對臚傳偶接于金昆自慚狂斐之才得便依
歸之願謀身甚拙足不敢登光範之門立志可矜袖
未嘗御正平之刺止圖寸祿以養雙親云云退省儆

靈於泓穎伏望念寅衷之舊憐臭味之同垂情三揆之餘力賜片言之助謂烏能及哺何斬一枝彼鴈總不鳴當爲之地况其年過强仕素乏通才隨世就功名自嗟已晩因時爲俛仰誰復爲容頷區區南部之求實切切北堂之養所願裁其進退權其重輕倘不遐遺効老馬收功於末路謂當永畢則殘翁自放于深林嗚呼可以行矣不行望哀濡滯援而止之而止未敢欽承過此以還罔知攸措謹具啓

考滿上諸監司

伏念泉見年五十四歲歷任一十三年四轉爲郎備理錢穀甲兵之事一麾出守兩叨民人社稷之司猝閼其可庶幾奈偏親之在遠癈人未知教訓得衰病之能堪自慚受任無功益信得之有命任其士兆當防失禮於士夫忘事師丹尤恐見欺於胥吏况病隨年長才與時違目昏不便於細書足蹇有妨於趨走雖勤而無補於拙學步而益失其初故雖當考滿之期已久絶榮進之望引年致仕於例或有未應辭疾乞休猶恐尚煩覆勘欲求直遂惟仰曲成伏望察其悃誠異陽鱎之浮吸憐其遲鈍類宋鷁之退飛倘沐優容卽當長往焚香而祝公壽竊効封人飮水而誠

君恩敢忘堯德其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遲菴先生集卷之四終

祝文

祈雨告城隍文

維嘉靖七年三月四日東昌府知府王某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曰麥就長而旱虐之雲成陰而風散之百姓阽于死亡而年促之知府固無所逃罪神聰明正直以福利生人爲德何忍使至此極也若守土者不仁不明不能惠和天人則宜獨受其咎也庶民蚩蚩張口待哺其無使蒙玆濫罰也謹告

祈雨未應再告城隍文

竊聞神依人而立人賴食以生今麥當吐穗矣而風屢作穀當浸種矣而雨不時百姓將無以爲命神亦罔有降依守土者是懼故敢躬率徒屬奔走致禱又已三日矣未蒙昭答匪神之弗靈不能庇玆土乃知府失職無以媚于神祇也事神之道再三瀆瀆則悖禮不敢復薦見敬歸俟爾命神其監格謹告

謝雨文

久旱爲災守有罪也一雨沾足神昭惠也二麥穰穰庶有成也百姓欣欣樂更生也薦玆血毛報靈德也祭祀以時詠無斁也尚饗

祈雨告城隍文

東土之民荐罹蝗旱其幸而未填溝壑者惜二麥以紓朝夕之急得失之際死生以之非常歲比也迺今陽僭陰伏雨不應時雲氣將交旋復解駁大風吹沙揚塵麥根浮出勢將復如去歲無有收之望矣如此則百姓何以爲命惟天惠民惟神奉天寧忍使至此極其一雨以拯其死宜無靳也謹告

再告城隍文

古者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其能興雲雨而澤萬物也東昌爲郡曠然平地無有名山大川可爲瞻仰闔郡之人所以奔走乞靈者惟城隍神而已今旱勢已極民命已危某等率僚吏俯伏祠庭控愬禱亦已屢矣未蒙嘉應憂心如惔莫知底止然某能憂之而力不能救之憂而能救者在神闔闢轉移之間耳某以毋老已上疏乞歸行且有期徒以與斯民有一日之長故惓惓未能自已惟神受職 帝庭世食玆土赤子嗷嗷寧忍不爲之所乎伏惟哀恫早賜靈澍謹告

祈雨告社稷文

凡禱祈之事必先社稷禮也比因閔雨致祈而吏不時告此某不知禮之罪也是用率僚吏躬拜壇壝之

下與斯民請命惟神赦吏之罪恤民之艱早賜嘉澤使將萎之麥翁然以興憔悴之民熙熙然以遂此固神之職也某之幸也亦斯民之望也謹告

祈雨告闗廟文

水旱蟲蝗禱于山川百神禮也惟王生有顯烈没爲明神叱咤風霆特其餘事維嚴廟貌甚亦有年慨想英風肅然如在屬茲亢旱怳禱未孚仰仗神威於昭嘉應俾滂沱之澤洽于一方則闔境生靈受更生之賜其事王也永永無忘謹告

祈雨望祀泰山文

按祭法山川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曰神又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巍巍岱宗四方瞻仰昔人有言泰山之雲膚寸觸石而起不崇朝而雨天下是神之靈昭昭也位天地發育萬物衣被羣生厥功甚普豈但東土偏特怙冒而已哉今齊魯之郊近在几席民奔走愛戴倚賴以爲父母者又非一日矣乃者歲比不登旱蝗相繼赤子嗷嗷大命近止猜二麥以承朝夕而雨雪愆期復將萎死雲陰甫作風還乘之豈神之靈詳于遠而忽于近將著于古而闕于今耶是用齋心潔慮援古望祀之禮即壇壝望而祈焉惟神幸哀斯民亟彰嘉應使雲興膚寸澤沛一方則豈惟東土世戴神德四方之人望魏哉而與景行者益將無惑於昔人之言也謹告

謝雨告城隍文

比因旱暵致禱于神已荷嘉應雲興雨布二麥懷新萬物吐氣某與闔境生靈敢不明受其賜但霡霂未久滲漉未深枯燥之壤尚少芳潤諒精誠之未至肆神化之尚微某且喜且懼用敢率吏民再拜詞下且謝而祈焉維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是則生物之功非霑足不可既已微大惠下神矣尚終相之時其雨暘迄底有歲則豈惟守土之吏得逭其責憂神亦無失職也謹告

東嶽謝雨文

比以旱暵望禱於明神竣事之頃即蒙昭答陰雲密布甘雨隨至二麥懷新萬物吐氣是神之威靈顯赫信有徵矣某與闔境生靈敢不明受其賜但霡霂未久滲漉未深枯燥之壤尚少芳潤諒精誠之未至肆神化之尚微某且喜且懼用敢率吏民再拜壇下且謝而祈焉惟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是生物之功非霑足不可夫既微大惠於明

神矣尚終相之俾滂沱之澤洽于四封迄成有歲以
豈惟吏得逭其責憂東土之民將盍知山川之靈有
自非焄蒿邪誕者比也謹告

又

比以旱暵望禱於明神荷神之靈即賜昭答甫畢事
而雲興方入城而雨注念霢霂未久滲漉未深懼精
誠之未至肆神化之尚微將圖率吏民再拜壇下且
謝而祈焉兢惕之念方蘊于中感應之機已彰於上
繼而陰雲復合次次之雨有加于前化槁麥而爲良
苗變燥壤而爲芳潤威靈顯赫如答鼓桴其與闔境

士民受更生之賜其爲感悅何可勝言惟自今日以
至於秋皆爲望雨之候伏願哀此久困之民幸終惠
之時雨時暘迄畀有歲使斯人均獲一飽之樂民安
盜息疾疫不興上寬　聖天子之顧憂下俾守土之
吏早遂歸休之請則敬戴神德曷敢有忘謹告

開城濠告城隍文

郡之有城其來舊矣惟此濠湮閼歲久水泉不通將
圖開濬而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近因饑民就食之便
使之執役官省科派民資餱糧庶幾公私俱利一舉
兩得已於是日肇庀工徒維神職司尚克顯相使役
者不病下 [illegible]成謹告

祭義勇武安王文

惟王生有顯烈殁爲明神威靈在天陰相下土若時
齋甸廟貌有嚴載惟仲夏之中寔爲誕彌之月邦人
致敬罔敢不虔某等郡紱是司恪共常事惟王幸垂
鑒格加惠羣生均調雨暘銷弭菑害使年穀荐登寇
攘頓息而吾民之父子兄弟引養引恬各安夫幹止
無胥戕胥虐以自干於政刑則吏之與民歲歲承事
無斁尚饗

謝雨告城隍文

東土之民荐罹饑饉凡此遺黎恐其須臾之死而求
俯仰之資者望今秋之一稔也廼者風旱不時吏民
憂懼是用相率請命於神荷蒙昭答即賜甘澍禾黍
勃興秋成有望民免於死吏逭其愆神之德也某之
幸也農夫之慶也敢不拜手稽首以謝靈貺尚饗

謝晴告城隍文

比以淫雨妨農控禱祠下荷蒙不鄙即賜昭答入廟
而陰雲解駁詰朝而天宇開晴是豈微忱之可格實
惟神道之宣靈庶自今以往遂庤食以貺斯民於滿
鏊惟冬之將盡尚期降瑞雪以永殄乎蟲螟使老守

謝事而歸賴神之惠亦庶幾可免於後日之譏[illegible]
尚饗

謁宣聖廟文

某質薄氣昏學道不力誤畀民社兢業自持備用[illegible]人粗知所勉頃以母老上疏乞休荷蒙　聖慈移守東海庶幾夙夜無忘明訓惟是闕里伊邇而未得一展敬墓下用不慊於心今當拜違瞻望耿耿謹告

辭諸廟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京薄不足以稱塞　明詔祕至之歲烈風荐作嘉澤愆期寔惟吏之不德而貽禍於民

兩峯集卷之十　七

荷神之庥雖罹凶歉而疾疫不興道殣頗少嗣歲[illegible]禱輒應如答鼓桴風雨以時蝗不爲害凡某之所以得免於戾者皆神之貺也敢不歸德頃以母老上疏乞休荷蒙　聖慈移守明越惟三年之內政之得失事之公私宜莫欺於明鑒而此心之耿耿終始不渝者亦惟神有以諒其忱也卮酒告違伏惟終惠

蝗災禱海神文

維嘉靖十二年六月八日巡察海道副使王某敢昭告于東海之神曰水旱蟲蝗禱于山川百神祇也[illegible]東土頻歲旱蝗而吏不以時告實吏之愆[illegible]非神之[illegible]怒於民也今遺蝗乘氣生育寔繁有徒有司率衆民亦已竭力撲捕矣然此去彼來終不能盡近復鼓翼羣飛將復爲苗害吏民無所施其力惟神流行六虛上下無礙可以殄滅之無遺育竊惟去歲之歷百姓老弱轉於溝壑者已不啻幾千百人若使穀再不登則此億萬人之生枵腹待腸殆所必至神寧忍不哀而救之乎夫去海不數里以神之靈驅而赴之使隨波而往不過一朝之力一舉手投足之勞耳費一朝之力以續億萬人之生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可以舒萬民枵腹饑腸之慘想神必不靳也用敢率吏民齋宿請命於祠下謹告

兩峯集卷之十　八

告雲亭劉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王某謹以牲醴致告于宋故處士雲亭劉先生之墓曰昔在正德丙子縣大夫[illegible]城劉君天和作邑誌仙鄉先生在隴之文廢不聞也使某得于鄉者及茲地延問左右茫然無知者而土人猶有能識劉墳者者亟往省焉至則淡煙蔓草景物淒涼歔欷蓋冢高不滿尺尤可慨悼者則已皆穴其顛而竊其[illegible]矣感念先生之賢及子思德徽于是鄉者且厚生世守弗替而何一至此哉中心其[illegible]

首而去近得令子漫塘先生遺文讀之始知先生之
永藏在樬花山西原詢之土人良是其處惟漫塘先
生之墓云在沙墅山者則勢攺時移名迷其舊其穿
幽入邃登高俯深亦既累日而漫無所得因思先生
之存也不求聞達於當時其沒也豈復欲彰于後世
抑後生小子輕率妄動宜見斥外故秘之而不使見
耶然生先生之後聞先生之風感慕輿起有不能自
已而不克一瞻拜封塋致其誠敬終無以解于心前
此縣大夫疑而未明令掘誌石以訂是否大懼震動
神用不寧是用忘其僭陋謹率工徒脩築丘壠稍復

其舊惟先生矜其踈愚取其微悃而幸赦之某不勝
惓惓謹告

祭文

祭吳推府文代本學季先生作

嗚呼道遠俗薄言圓行鈌倚吏爲商朘民膏血誰如
公兮湛氷壺之秋月亦有表絜中汚前操後失志爲
氣移義以利滅誰如公兮貫始終而全節雖累世其
顯榮恒一清以相接推仁恕以臨民秉誠明於斷決
豈止漢代之龔黃無乃今時之稷契方二天之有依
何一疾之亟奪慘北固兮雲愁咽大江兮水咽觀行
道兮歔欷哀潸城兮涕泣矧媚舊兮情親尤肅傷兮
腸裂恨匏繫兮未紓望歸轉兮無及悵音容兮永違
瞅彷徨兮獨立覆空觴兮致辭猛背決兮橫溢

丁卯鄉薦後祭下塘橋祖塋文

維木有本維水有源恭惟我祖寔昌其傳肇宅茲土
垂三百年逮入　皇明衣冠蟬聯孰獲到此有開必
先今茲幼孫復厠賓賢餘慶所及益遠而縣謹具牲
醴消吉告虔感墟墓之久廢覩松楸之弗全撫我躬
之不肖每一過而慘然他日仕途稍暇安敢不以爲
從事之所先也耶謹告

祭高方鎮文

弘治乙卯予年十九來游邑庠疇其俊茂講習追陪
擇志而友當時八人莫敢先後君長十年忘予固陋
繼講婚姻由茲益厚正德之初予從賓薦君之弟昆
亦升胄監此何足云騫騰之漸家學淵源祖武是踐
胡祐之訛遽此凶變瓊枝既摧睍君一子先喪是得疾復什老
幹禍福之徵一何謬亂計音北來心驚股顫望風迸
哀有隕如霰屬長簡書莫果予願我僕之還君惠酒
食京口臨分顧語剌剌謂當來京樹此朝夕尺札具
存燦然手跡誰知斯言遂成今昔嗚呼哀哉沒不憑

棺瘞不銘石九泉茫茫慚負何極大故南歸僅延喘息欲奠一觴公私紛籍今拜封塋宿草已積哭君無言對君以臆靈其有知鑒此誠惻嗚呼哀哉尚享

祭孫侍御文

某久以從役在外今秋八月始得因進表便道還家其時公私倥偬不克展拜墓下心之愧悔至今未已竊吾兄靈爽在茲猶能察此意也嗚呼惟公生而聰達坦坦襟懷好義之心至死不衰中年發身刻厲前憲德稱其位公論方歸遷時不可贅已勇回予時望君亦有素爾三人適會朝夕追陪詩酒琴棋休間水膠漆同契合至忘形骸公之雅量通邑所推謂當永年栽者盍培一疾而逝人誰不哀嗚呼曷天而愚曷壽而賢譬之陶冶工本不偏或賢而脆或窳而堅數莫可齊公無憾焉公初遘疾我當還　朝方篤公憲憂心忉忉乃蒙飲餞折簡以招撫床笑談無異平昔我意勿藥匪朝伊夕豈期既別遂成永隔訃音北來涕泗沾臆昔忝同窗知愛有日殁不飯含莖不引紼一觴之奠蹉跎靡及慚負何言死生契濶宿草雖多哀淚橫溢佳城鬱鬱溪水湯湯有廬以守有田以嘗公其安之萬世永藏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新之文

維年月日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友劉君新之之靈曰予北還至徐州方下輿入漕運府欲少憇忽有帕勒額者擁踵上謁視之則范公子也問所從來曰自金壇首詢君之起居曰不幸於前月初六日下世矣予驚怛氣莫能吐猶疑彼因君八月間之疾無乃誤傳乎亟索輿往舟中再問其詳則知君真死矣嗚呼新之遽至此耶我初自南都回聞君以病不勝隱憂既而數月君病漸瘳欲就君語公私紛糾君爲我起且六盤鐥持螯酌酒親爲勸酬我恐勞君不敢久留嗚呼又孰知即此而爲君之訣別耶我至京口緘題遠貽展而誦之漫塘之詩知我愛我實齎是期情真義正此意不迷嗚呼又孰知即此而爲君之絕筆耶君昔惠顧至止京圻我廉職守莫遂遨嬉謂宜此行歲暮來歸從容觴詠矮竹疎籬誰知一別竟爲永違昔登君堂和氣春怡今也來思寒風穗帷觸目興懷悲胡不悲嗚呼没不能視君之飯含斂不及慟哭以臨棺死生契濶慚負何堪嗚呼人孰無死死猶可言惟君之死女在襁褓一子累然親年已暮妾志未堅君之後事我不

敬事而我之所敢知者則曰天之相善人不于其躬必于其後而我此身之尚在庶不使君之翁息失所而顛連囊爽如存尚其鑒只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劉新之文

嗚呼世衰俗薄人材實難我非庾子取友則端君之於我如芝之就蘭昔皆總角今髮俱斑心乎意契無愧兩間有過必告有言必殫今則已矣悠悠蒼天歲時伏臘壺矢杯盤友朋兄弟和樂衎衎今則已矣悠悠蒼天雖有綠綺吾誰與彈豈無清醑吾誰與歡溪山寂寥誰與盤桓君質之美人罕與肩孝友天至曾無

間言早年失學中自勉旃凡有所爲與道不愆君之愫抱素月寒泉君之氣誼石壁秋山梗楠梁棟杞梓杯棬苟逢匠石罔不中銓君才用世必有可觀旣啬其位復奪其年植禮覆暴然乎不然譬之陶冶工本不偏或貞而脆或窳而堅數莫可齊君無憾焉凡我兄弟皆君生時之所周旋率與偕來拜君柩前靈其有知無遠九原彷彿來歆我心孔慶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竹畦文

嗚呼仁者必壽作善降祥斯理在天厥惟有常其或未然匪命有荒及其旣定厥類惟彰公之篤厚種於鄉邦逝不逾歲伉儷則亡煢煢遺孤方罹疾殃延及内外半偃于牀親友驚嘆奴僕憂惶人亦有言豈彼蒼報施之無彰夫天道善應要於終始彼未然者特時之事子孫多賢乃真受祉能亢其宗是謂不死遺孤雖藐庶幾克嗣諸孫之中必能振起某忝婚姻輔車是倚公雖不存敢忘斯意昔走仕途未遑啓處迄茲小康乃克與此辭以酹公亦以曉世公靈有知尚其鑒只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柳溪文

惟靈文行夙成強直自遂肆力羣書理學尤粹談析

精微曾無疑似當時輩儕服其辯博獲接游從時未弱冠忘年之交以期以勸以公曖明反成淹滯而今吾徒聯登科第受以明經貢於　帝庭授官武學厥然有聲僉曰先生其緒伊始聿觀厥成當不止是再轉清江仍教是司行藏顯晦惟命與時嗚呼不遇嗟其殆而速公來歸言罷我私余守東郡聞公言旋恨不即就與同笑言余以母老憂心忡忡　天子有詔俾移于東得歸故里公聞嘉喜復我以誠誨我以義曾不逾月居然復別有悴其容公已有疾憶登公堂見其二子攜手諄諄似託以死日月居諸言猶在耳

鬼神有知寧敢忘此昔聞公訃涕淚霑襟歸撫公
莫知我心公之弟姪函問相尋我亦行役未遑再顧
稅駕之初駸尋歲暮薄奠一觴遂成遲悞慚負之罪
無以自容公靈如在尚鑒余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通政余先生文

嗚呼公之義槩烈日秋霜公之抱負黼黻文章宜富
而貴宜壽而康今也位止卿少家無餘藏恙一疾而
遽逝果天道之難量某昔忝　廷對辱公薦揚繼紲
於時相而情爲敢忘茲承　帝命移守公鄉謂宜考
德與刑已亡鄞山崔嵬鄞水微茫公靈如在乘雲翺
翔輀車未發繐帳在堂肴核維旅糈酒維芳公其降
格鑒此奠觴尚享

祭徐希曾文

嗚呼君之先人賫志而歿遺於後昆克昌其業諸季
之中君尤挺出方喜聯榮忽驚中折河橋分手曾未
逾時死生契濶悠悠我思君之昆弟孝友且慈撫孤
恤寡罔有舋疵君雖不存可以無憾吾道寂寥朋友
之嘆昔也懷人離羣索居今也來歸庭空室虛追惟
十載靡從弗洽青春之游白首相失爗爗其光秩秩
其章貺其已矣何日可忘錙畏□背征當遠別歛不
憑棺塟不臨穴慚負平生夫復何說酹酒帷前皆淚
橫溢嗚呼哀哉尚享

祭外舅于契玄先生文

嘉靖五年八月子婿王某謹遣兒子燾百拜稽首致
祭于外舅契玄老先生之靈曰嗚呼世道交喪質文易
則紛紛綸綸學者日㑹惟公夙成悠然獨得冥觀造
化之原默契先天之域往往閩洛之所未言公獨爲
之剖析而又旁逼黃老之書顯其微而昭其賾合形
悉於自然恬知慮於真宅心無羨慕優游太極文無
琢雕渾然繩累蓋嘗論世之眩於文者自謂組織雲
霞鏗鏘金石以道聽之曾不啻秋虫之在壁世之騖
於名者自謂金紱輝煌聲華烜赫以道觀之曾未若
鶩矢之過隙顧衆方醉死而夢生又孰知避焚而出
溺惟公有此沖襟有此玄識解莊生之帝縣守楊子
之天職楊𢪾風情梧桐月色某嘗從大夫之後侍公
卿之側覩其容儀聞其言議皆未見有我公之匹而
位不滿德壽不盈百者命也雖然有盡者固不能不
同歸於盡而不亡者又何嘗與之俱亡公之精神蓋
將騰八景之輿入三玄之鄉接飛僊而遐舉與道化
以翺翔憇青琳之館登白玉之堂閱三十六洞天而

無所留閡歷千二百浩刼而不可限量況生也官封侍從沒也孫子成行五福具足公何憾哉所惜者搢授荒於後學典刑失於鄉邦某祇聞公屬疾之非已卽上請告之章庶猶得摻杖屨於左右陪山水之徜徉不意俞音尚閟而公已游於大荒音容永隔今古茫茫此某所以拊心痛泣不覺涕淚之淋浪也沒不聞易簀之言病不豫湯藥之嘗今一觴之奠又限於行役不克躬拜跽於几筵之傍罪罪何言公靈如在尚其鑒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衢州丁使君文

維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中憲大夫衢州丁使君之靈曰古人有言源深流長位不滿德其後必昌公之先人惠聲洋洋頌懸聲於未老留遺慶之無疆謂宜自公峻發其祥肆出藩而入從皆指日而可望胡纏哀於伉儷遽自遘大疢殃豈天道之茫遠信不可以考常曾不踰月而殯在堂士林慘戚行道凄凉況某等方將咨政於左右今究不失望而哀傷也耶音徽永謝薦此一觴靈其不昧來格來嘗嗚呼哀哉尚享

遲菴先生集卷之五終

遲菴先生集卷之六

序

送李以德歸北渚序 庚申

金壇邑東北五里許衆水縈紆匯而爲澤名曰北渚宋元盛時鄉士大夫每於盛夏泛舟其上荷香芯苒柳陰樛翳臨流灑酒嗒然忘世于今人亡跡荒所存者特蘆葦蕭蕭耳歲時亦惟二三漁老衣食於其間無復有作勝遊者予嘗經之水平風緩鷗鷺不飛天然佳致尚有樂處每有誅茅溪側之興而未就也余友李君今將卜築隱居其上謁予言以爲從事予告之曰今人營居第必求據國夷庚車馬闐集積珍之肆分列左右者爲勝地甚有紛沓於貨利之場奔走於形勢之途皆能輿臺改容圉隸終身昏眊未嘗一日清明者舉世又滔滔也吾子獨存超然肥遯之志而就窮寒寂寞之濱誠可謂跫然之音矣然願聞子之所以爲隱抑豈翳嘉林坐茂樹伊尼爲侶朴僮爲羣而已哉是皆其外者也若夫喚醒此心不爲物游方寸中空空洞洞無蔽無依所謂如明鏡止水又非佛老之槁木死灰者此則隱氏心學也設或身坐山林而心游城市口濡淡泊而志慕華腴沉酣麴蘖浸

涅乎曠蕩不檢之流先貞後黷自貽夫濫巾北山之
誚是則雖隱猶不隱也李君有感於予言同請[illegible]
而歸

贈趙鑄序

瓜埠與京口對峙大江界乎中據風氣之交每疑有
聞人居其間而久莫予聞也一日杜楊二生以趙君
鑄來請曰夫人通達好古平生惟喜與士大夫交且
善知名士世居瓜埠今將更其居而廣之敢丐一言
以相祁服予惟瓜埠當南北往來之衝百家衆流之
所輻輳而趙君獨喜與士大夫交則其好尚可知矣
且又善知名士此又予之所欲亟聞而亟詢焉予嘗
謂國家教化涵育百五十年于茲其所造就宜有魁
奇瑰磊之士接武於天下然予嘗一之楚兩之吳越
三經燕齊而卒莫有遇者何耶意者大丈夫之處世
不在廊廟則在山林不能役役道路與庸人伍以道
路而求賢宜乎其莫我遇也深山大林之中必多樂
道自肥之君子要未可以易知予嘗進而求之廊廟
見夫宮室之麗民物之繁儀觀之美乃大喜曰信矣
哉都邑之盛也庶幾於羣公列卿接其丰采必可以
聳天下觀其舉動必可以軌後生聽其言論必可以

經緯天地而康濟時艱矣然出□武夫呵於路入則
惡吏禁其門非故舊而又有力者則終年莫得通窺
閭下士望之如神明雖欲叩其稍微而又卒莫由也
下至百僚庶尹又皆循默自守無所作爲惟冀成事
而奉行之曰此職分也此皆予心疑而未解者趙君
善知名士必有以諭我矣意者清靜如參重厚如勃
固非常情之可測識歟抑惡表暴務韜晦如昔人所
而避人焚諫草而人莫之知耶繄是數者則固未易
窺也然古之聖賢亦有隱於屠販者如太公之困於
鼓刀膠鬲之藏於魚鹽世固未或無也趙君號知名
士而所居又據南北往來之衝有則必能識之四方
士來登君堂其爲我咨魁奇瑰磊之士而告焉予將
從而問道考德也昔人有因門多長者車戶外屨常
滿而知其賢後且必貴者君尚勉之予又將以是而
卜於君之所居焉

送劉國音典教永康叙

永康婺分邑古稱山水佳地故所產多瓌偉卓犖之
士在宋淳熙紹熙間有陳同父林和叔二公皆抱負
經濟風義凜凜爲朱子所敬畏則其麗澤之沾溉一
時者可知矣當其時吕成公亦以一代宗師倡道于

參四方學者不遠千里榮登其門而永康近不越數
合鮮有至者此非二公之高義自足以振起其邦人
能無俟於外求者哉然金華自成公之後何王金許
諸君子相繼起相與闡揚斯道而理學之盛遂至窮
宇內莫與東永康自二公沒未聞有特起焉則其所
積之厚薄流之淺深似又有不可掩於後世者豈二
公卓犖瓌偉之氣雖足以廉貪立懦而精[illegible]覆視
人固不能無少遜耶凡情感慨於一時者易息優
游浸灌得之於學問者無窮是固不能無間也然子
開來繼之在人心而無泯滅而君子之所以脩之下

身施之于事所謂不朽而存者未嘗終窮也苟在位
者得一人焉以興起之則瓌偉卓犖之士[illegible]於
古而學有激厲以進之于成者又豈[illegible]不足以浹
遠而流長也哉劉君故承[illegible]科第若
不[illegible]幸屬[illegible]然緊是所[illegible]補卓所養[illegible]深茲以
年貢就縣博士選幸得先賢所產之地以試其志觀
仰考論以進其學而施之人[illegible]其所就豈可量哉予
將出於是行也往哉無遜
[illegible]人唐月潭叙

江西[illegible]用與余累世知舊自弘治甲寅歲別去二
十八年始復會與之言益進於昔出卷示余則皆名
士大夫之贈言也夫廷用以其術行江湖足以自名
有售不以規重購而獨愛文辭是宜其充然有得而
[illegible]然聲振也未幾告別索予言嗚呼余復何言哉昔
予之先人實葬余皇大父于先君之歸窆又嘗辱子
之兄今見子益重哽塞予尚忍言哉且為別數十年
予之術逾進而予獨無以加于人雖有言奚足以張
于耶予姑去尚有能識子者

送丁主簿考滿之京叙

士免自任者重則其任我者之大小崇卑有不足論

也苟行義良已職業脩已雖執筦庫之賤而可以質
神明苟行義之不良職業之不脩雖處嚴廊之顯而
未免有愧怍何也外至者固無以加于所性也我
朝立政一洗前代之陋而養馬之政獨與[illegible]部 國
初法度嚴明有司奉職唯謹尚未覩其為害既[illegible]而
弊日滋官復浚民自殖民不堪嘖有煩言故為牛牧
者往往不能以吉終又令尹縣而無清白聲行在可
否之間者輒以丞太僕遂使天下之人視此為損冗
一官清修之士至有不屑居者嗚呼是豈[illegible]官之累
人哉信陽丁君為縣司馬八年未嘗徵怨於百姓前

人四時假點集以弘其私或以盈千之馬拘于一市僦屋以居負芻以飼縶之維之動逾旬月匪斯莫得齎馬多逕死君至凡前人侵牟之術一切禁不行惟歲一按其登耗而已自是民少甦息秩滿當考績天官邑老父相率請予文以艷行嗟哉監牧一也前此者或不能朞歲輒罷去民猶以為去不亟丁君八年于茲而民尚不忍舍是豈昔頑而今友哉政使然也予聞君子非無斯之患而令名之難令名者福之基也有終者德之成也君有令名矣庶幾夙夜以要其終予之望也用敢以為君贈

續刊漫塘文集序

宋漫塘劉文清公既没遺文散落我先正實齋先生裒為三十六卷并語錄十卷序而藏之未及登梓而理宗命耶入秘閣以是海內無傳焉正德庚辰余讀禮家居既襄事往京口謁謝大學士靳戒菴先生得見斯藁喜不自勝迺再拜請歸圖梓行而力不逮求助於縣大夫任君象虞僅刻成詩之四卷而止今幸家
恩縮郡符迺克啚俸餘完繡于梓嗚呼公没三百餘年而遺文始出又十年而始傳是惟艱哉惟公之生也不求聞達於當時則其没也豈欲必見知方後世文之傳不傳烏足為公道哉顧斯文之寄後人之思有不容泯焉始公因親老家貧不能遠出常以不及登朱子之門為恨其在鄉校也從丹陽賓從周湯靜一游後為儀真法曹則事石宗昭其平生相友善則李弘齋胡伯量趙昌父周南仲游九言葉水心表絜齋真西山魏鶴山李道傳昆弟故雖未登朱子之門而見道之真體道之篤衛道之力蓋有踰於及門受業者文章特其餘事也覽者當自得之

送武守楊先生擢小司寇叙

客有問於余曰吏治民以考功古法也由縣最升臺省近制也古法而沿於今近制而裕諸久明徵定保宜無惑已其有不盡然者豈人之遇不遇固有命歟余曰是可與俟命者言造命者不當以此自諉也記有之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故祈奚舉善春秋美之而孔子譏臧文仲為竊位責在造命者也客曰今四方嚮風百官承序海宇安寧化流裔上來必盡由法制也出入焉可乎曰不可昔先王之有天下也敬天勤民親親長老大夫士日恪位著諸侯受職於四方庶人工商各脩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於是有考課之行旌淑之典為車服旗章以華

之訓告策命以昭之令聞嘉譽以聲之如是而猶有解慢散遷則罰必行焉詩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四方言由法制也若舍法蔑制其何以靖四方乎夫天道福善禍淫庸勳明賢福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可不慎歟客曰孟軻氏之以不遇魯侯諉諸天何耶曰魯多君子稱天所以望君子也夫命討之權出於天而其用在人聖人憲天而不違君子畏天而[illegible]從小人玩天而不恭則無庸言矣稱天所以望君子也客曰今平峯楊先生嘗宰文登政聲藉甚既三年考最僉謂諫官御史先生可以指取而廼

得丞郡以出公論爲之鬱佊而先生不以介意至郡益淬勵樹惇守固上下讚訾蜚聲實于 天朝亦既有年矣而不遷子將鄭子之說以告在位之君子可乎未幾先生擢小司寇以行因述與客所以問答者書之以爲贈行序

送菲泉來君序

余夙聞會稽禹穴之勝限於行役思一登而未遂也今家 恩移守明州廼得道攜李抵錢塘度浙江訪西興之舘而取塗焉其間亙江被湖長谿循貫兩岸山夾列乍起乍伏或偃蹇紆徐或嶄嶤巀嵲若怒而突際海則折而右轉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氣之所感宜孕而爲黃金爲白玉爲空青丹砂而今越中皆無見將靈秀之氣獨鍾於人歟志稱海嶽精液善生俊異信不虛也然嘗稽之往載士多負奇氣媚於文辭上焉者慕玄虛善空寂抹撥世故炊累萬物下焉者踔厲風發而戾契恣睢如莊玏朱買臣謝康樂慧琳諸人皆州之秀民顧乃詸功利迷溺於佛老之學而莫知指歸豈固風氣之使然耶夫梗柟松柏之在山其材非不鉅且良也不就繩墨則未可以梁百尺之觀士雖具才美不輔問學則未可以闖羣聖之

堂故木必就繩墨而後離奇液樠之疾去士必輔問學而後偏狹固滯之累亡否則未有不謬於斯道也來君越産方弱冠一進而褎然爲舉首蓋有才美而能輔以問學者余初得君名於洪越州恐未可遽爲童子師心難之君辱俯而就焉志剛而氣和貌恭而言實蓋亢然有得者也暇日相與論道理揚推古今評人物高下事成敗皆鑿鑿有明見以是又知君爲天下士夫豈越中風氣之可拘哉於其別敬書以贈之

海雲雜記引

予蒞海道將二年乃取公牘中所施行大畧與夫
物遺興之辭萃於一編題曰海雲雜記客見而請曰
子之雜記而弁以海雲者何耶曰姑以爲況也予昔
爲太守居東海之濱今爲廉察居北海之濱居海濱
久嘗觀雲之聚散而有感焉夫環海多名山皆能出
雲而以澤下土然本於山者常十九本於海者不能
十一蓋山高近天其氣之接也易故雲興而雨隨或
霢霂而止或太過而浸淫焉海處卑下其氣之交也
難或有時瀰漫布濩若將沛然少焉疾風[illegible]之則不
移時而散故雖有滂沱之積而不克顯諸用士之被
沮抑不獲行其志者實類之及其一旦翼翀龍騰空
直上駕風鞭霆不崇朝而雨六合槁者穌偃者起勾
者萌者以達無有餘無不足舒之彌廣而歛之若無
視彼憑高而應速屯蒙而不化者其功用大小相去
遠矣士固未易量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豈不信哉客笑而不言

記

金壇縣重脩龍廟記

粤在正德庚辰歲天根見矣而水氣反盛明年麥大
熟既涉夏旱乾三時且晝雨降不能以分寸民心憂
沮雖時有司皆循故事集羽流以司禱禬神亦罔宜
靈其適里居亟走告縣大夫任君曰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治民事神厥惟一理金壇舊有龍祠在龍蕩之
陽前代屢禱有應今歲久荒圯遺像丹青剝落破屋
斜荊棘中外無四垣牛羊蹢瞀易言假有廟而廟頹
若彼神無以自庇其何暇庇斯民乎盍往與神誓三
日雨當爲新祠若像若夫堂寢不備享祀不時者前
政之愆也百姓無罪宜蒙恩惻以時賜雨俾大夫不
鄙卽絜齋率僚吏徒步往扣祠下如所告告神出門
而陰雲四合暨升舟雷起西山電閃爍光照湖水中
甫入城大雨隨至越再日又雨加於初苗乃得盡墾
藝歲賴有秋大夫既涓吉具牲醑奏音聲以獻以樂
以謝厥賜矣塲功告收廼大相度以規恢廟制脩者
民虞苦董工役而以麗廟民衣鉢佐之外爲大門繚
以周垣門之內左建亭曰望雨雨既沾足而猶云然
者本初志且不以已得者自滿欲後之人知民艱相
繼望望於無窮也右卽宋張炎所建湖山偉觀軒故
址創樓三間仍以舊名揭之地位既高前望方山崩
山如列屏障錢資名湯龍蕩映帶左右而洮湖後環其
前必如是而後斯名爲不虛也獻殿棟楠之傾圯者

正之丹艭之漫漶者新之瓦石之湮汾者易之餘仍其舊惟改像肖爲木主遵時制也前建明宮兩廡各列屋三楹爲齋廬後建寢殿如獻殿之數東西兩庫各爲屋若干間以處道士其田之迷失者悉廉而反之凡若干畝使取給以奉香火又以地實據湖山之勝可以招來學乃於最後建屋五間外緣短墻環植花竹取米南宮所題明秀軒揭之楣間而以漫塘諸賢詩刻寘于壁軒窻爭明芳氣聯靄居此者不惟隔絕囂紛忘遠世味乃實可以盡窮問學余知其起高山景行之思必將有以追古學而繼前脩也始大夫未舉事時先下令徵境內[illegible]祠故凡一切之需不費公私而具足民但時給斫執役而已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無征風雨役者不病余嘗不滿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凡　國家所以治民事神之典先王化民成俗之懿未嘗少縈於其心則夫人心之不正善治之不興年穀之不登民生之寡遂亦何足異哉令大夫一舉而勸學劭農興化善俗之意皆具此非其學古愛民信道不惑其孰能之是舉也余實濫觴邑人屬予記之故敢僭紀其顛末如此以視後之人期勿替焉大夫名佃南充人

重建東墺橋記

去金壇縣治西二十里許有溪曰大溪民橋其上曰東墺橋因其土名也溪受高驪良常諸山之水東南折以入于洮湖水落時廣不過數十武褰裳可涉夏秋霖潦暴至則橫奔駛悍瀎防嗑隄殆成稽天之浸前人不暇永圖惟搆木爲徒杠以通往來而掌功役之任者又多侵牟於其間聚材匪良疏揞窮植以苟目前一遇水溢擊岸輒圻墮上木漂流汎如苴梗故雖有橋名而半常傾墜也一邑之薪蒸與二稅之輸輓皆于是乎必由民之病涉也久矣正德戊寅予同年任侯象虞來蒞茲邑屬當惡歲百姓夭瘥昏札死徙載路侯親詣各鄉勸有餘廩活餓殍道經是橋見行者之戰掉負者之顛危也喟然謂二尹毛君曰夫國莫重於勤水事此豈非長民者之責乎然歲未登未可以勞吾民也既三載五穀穰熟民有蓄藏乃申前議民皆樂效其有出木于樊轉石于山百費集於旬日乃以某月某日首事斥舊址礎基于淵礪崖兩端中作磯趺析門爲三以殺水怒中春穹甃砌緣爲欄前三閱月而工告訖其脩亘十尋廣可並四馬崇凡若干尺行旅唶賞維時毛君實共朝夕乃總與人

之意請予記之予惟天下之事惟成于果而敗于弛
侯知非一勞不可以乎逸者且不自用而益脩德政
逮歲豐民和然後徐用其力及令出而民騷趨之夫
求逸于勞者知也徐用其力者仁也令出而民驩趨
之者宜于時也知也仁也時也長民之道也有是三
者不可以不列爰勒諸石用永憲于後祀

靜寄軒記

人在天地間特寄耳仕宦之途則尤易知者也去也
留久也近率有數焉豈伊人力哉予雅好靜而每不
相值以是知一丘一壑其遭亦有時也嘉靖丁亥秋

家　恩以吏部郎假守東郡地四達舟車往來不絕
人事浩穰汚塵寒途囂聲滿耳一日之間號呲叫噪
事之可悲可愕而紛至於吾前者蓋不可勝計其可
少息惟退食俄頃耳堂後有兩槐對值夏日頗有清
陰可寄傲其下既明年廼構小軒三楹臨之匽置圖
史有暇輒獨往來其中莊生曰獨往獨來時謂獨有
獨有者不自有其有者也此道未易語人姑識于石
以俟後之知己者賞心焉

行狀　故朝列大夫浙江右參議段公行狀

公諱敏字惟勤其先汴人在宋有伯三者遭靖康變
始去其土居金壇讀書樂道而寄迹于醫子孫因世
其業自伯三至公十有一代代有聞人公之曾祖諱
觀醫學訓科祖諱端考諱錦皆蚤卒弗耀至公而始
顯錦以公貴贈文林郎今大學士靳公常銘其墓公
少孤貧事母太孺人以孝聞尤刻厲于學未嘗廢寒
暑弘治庚戌舉進士知江西新城縣淵懿秉心慈明
出政民懷其化以才有餘調廬陵廬陵地險民當古
號難治公治之如新城益籍甚有聲　朝廷用部刺
史薦召拜戶部主事兩董邊餉一督京儲咸皆公勤
稱職秩滿遷本部員外郎督九門稅鈔時逆瑾擅權

變舊制欲增其斂衆懾莫敢言公獨反覆爭之得不
增是時瑾勢燀赫威福任情諸附麗且朝夕得顯榮
而公與有舊乃絕不與通己巳出為福建按察僉事
閩俗豪猾者率寓田世家以逃國賦其賦輒歸細弱
而民以益困多逃徙失業公廉而反之不吐彊禦壬
申轉浙江右參議先時饒信有桀惡民相煽為亂犯
常山開化諸縣徼報日數十至上下錯愕公時涖官
不旬日即晨夜馳赴之聚芻糧練軍實為戰守備甚
完而敏賊聞相戒不敢近全浙恃以無虞賊退疫大
作道殣相望公復裒粟若干石擇官分局賑施全活

不可勝計死者官給棺槥命僧瘞遺骸山野間常山開化之民至今德之公體素羸弱至是因勞役遘疸疾江西藩府有大獄數年不決　上命公副中執法往按之驅馳道路疾轉劇事竣歸治所卒寔正德九年五月十四日也公孝友慈誠根於天性絜廉檢守通乎顯幽溫遜沖和行於造次自偎時即偲偲如老成人與人接常拱手徐步言氣卑弱不以色待物人視之若懦者也然未嘗婾合苟從遇不可必達其志確不可易尤篤於宗姻嫁孤贍貧視力所止仕宦幾三十年家無餘藏享年五十有五配馮氏五子曰伏

孫曰藻曰傑曰菲曰藥而文林公有從兄曰鏡實公之所生有子三曰湘曰文季即公也文林公無子公之所生以公爲之後既而湘文又皆不幸早世公乃命伏孫後之伏孫復夭乃以藻後湘以泰所生之祀世世無絕藻年弱冠富奇抱餘子亦純茂意者天儲於公而昌諸後也三女長適國子生王東次許聘其某皆幼未行公殁旬餘諸孤將奉柩塋於邑東南朱塔村之原介友人劉新之來速予狀公行予於公爲世戚且熟知公義不敢辭恨尚絆舉子業弗克從公游四方詳考嘉績漫取所嘗記憶者一二私布之以言君子以圖不朽焉公能詩所著有南洲集因其別號也

傳

南湖余先生傳

嘉靖己丑冬十二月右通政余公卒于位越明年庚寅十二月四日歸祔于南城外祖塋之次既襄事其孤府庠生九疇等奉吏部侍郎張公常父所爲墓誌銘衰絰再拜見屬爲傳顧職非史官又安敢犯不韙耶義非分哉猶記正德丁丑予忝以貢士奉　廷對公時爲掌卷官得予文奇賞謂宜寘首列而時相惡其切直乃次十九人之下後予官京師公每見必稱

與嘆惜念既嘗辱知於公今奚可以固陋辭乃爲之傳曰公名本字子華世居鄞城之月湖因別號南湖居士先世有諱天錫者在宋理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自後世有隱德仕不甚顯至公而始著公生而穎異在髫齔已偲偲如成人弱冠游鄉校卓爾不群每候謁上官衆叢雜俚談公歛襟危坐今刑部侍郎閩公靜中副都御史汪公汝成王公天宇時同爲諸生皆雅重公遂相與締交焉毋夏孺人殁公方盛年新娶居倚廬三年未嘗一窺私室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登進士第授史館編脩念父老兄弟鮮力求歸省

京官例六載始得請公甞未及再朞　上察公孝誠
特可其奏明年春其尊人就養京邸尋選充經筵日
講官遇權奸用事勢張甚莫敢誰何公慨然曰爲有
侍從臣而可噤默不言乎獨上䟽指切蠧弊再上皆
不報乃曰吾其可以目縈尸官乎遂乞補外除廣東
按察司提學副史至則毅然以造士爲已任士用丕
變公性素伉直視卑陬婉媮之態不啻若臭穢以是
與巡按御史積不相能各上章言短長　詔俱解見
任行撫臣按狀而御史言頗不讐乃勸罷御史而復
公官尋丁外艱服闋起視學山東尤爲士子所悅服

未幾遷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盖砥節首公前此投牒
漫不省吏抱寘几上掛號畢卽發公獨一一親別可
否罷行之都人無聲其頌一日過訪吏部張公方就
坐適有以都憲汪公汝成計聞者公驚惋嘆悼不能
已少選忽疾發亟輿歸而氣已不屬矣嗚呼亦可見
公之篤於友誼如此也世人待同氣尚有不相憐念
怡然就飲食如平時甚者反從而虐其孤者有之矣
況於朋友乎韓昌黎所謂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
其人自視以爲得計平居握手吐肺肝眞如死生不
相負一臨利害輒棄不顧者其去公用心何如耶公
孝友天至處親族恩義隆洽有急輒傾橐濟之無少
吝或爲之稱貸從兄木弟杰早孤公皆爲之婚娶且
給之田仕宦十九年未嘗殖私產歿之日家無餘藏
古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昔張湯以深刻爲九卿
及遷御史大夫益慘礉然而子孫世貴顯至東漢中
葉猶不失侯豈固天道之不足憑耶及讀漢史稱湯
獨好收接天下名士大夫於故人子爲吏及貧昆弟
調護之尤厚夫湯以刻深吏而所爲少有當於天心
尚獲豐報矧先生長者操行如是其後胤又可量哉
公於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輒躍然期必爲之

爲詩文徑徤無世俗浮靡之氣盖類其爲人云

遲菴先生集卷之六終

題跋

題史宗原尋樂卷 癸亥十一月

予友史君宗原於所居南鑿池引水作堂其瀕扁之曰尋樂予有小齋亦名樂志予與宗原名齋之義同而未究其所樂之實同否也敢以予之樂質之晨起汛掃齋中展閱經籍數過焚香危坐味道集虛六鑿不萌百邪並息玄光照乎一堂神炁充於八極中高既交徐步齋外槐陰滿庭竹影告午廼撫景盤桓玩物自適臨清流而弄雲坐茂樹以待夕游魚往來鳴鳥上下斯時也境與理會情與物熙舉目得詩[illegible]自慶肴蔬既具命童子吹洞簫調鶴起舞觴至壺傾放懷長吸少焉清風廸襟明月到席鼓瑤琴歌南薰悠然獨得不知天地老我耶我老天地耶酒盡肌融隱几而卧揖浮丘於太空接洪厓於夢寐凌轢煙霞翱翔道化俯視塵壤之繳弋虛名衆留細利者眞猶醯雞禪蝨也此所謂優游高世之樂夫我乃行之宗原翁冠即以才敏舉董邑賦十餘年間公私方安利之而一旦謝去夫豈徒哉蓋將有以契予心之樂也進進弗已當不止是他日登君堂相與尋仲尼顏子樂處必有以啓我尚當一笑以非復吳下阿蒙賞之

書地官姚蒙齋卷

蒙齋姚在養暇日携卷過予令廣其所以名齋之義予與君相知深且久果行育德君之所素具也又奚言然君以考最造　朝以君之才美宜遂留左右以旦夕承弼厥德草茅之見懐不能自已者竊願獻於君相而未能敢以私諸執事可乎夫蒙之爲卦六五一爻爲蒙之主而九二以陽剛處内實當發蒙之任五居尊位有柔巽之德而方在童蒙二以剛中之德應於上爲君所信向遂能發天下之蒙而成治蒙之功者以其剛柔相接而志應故也始　天子當冲年嗣大歷服即能日御文華延訪治道以純一未發之蒙而又養之以正益駸駸乎作聖之階矣今已有年于茲宜其巍然煥然日就于高明與堯舜比隆也何上下之情反日以扞格太平之象尚邈未有期乎無乃在位者包蒙之義有遺譏歟抑求於上者太急而忘其自進之爲羞也其不復顧方今戒困蒙之吝諸在位者皆知自進之羞則天下有不被文明之化者其不信也姚君以爲何如

跋蜀掾張鳳孝感卷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信斯言也宜爲人子之所不能自已而古今以孝著者何寥寥耶今觀蜀掾張鳳之事知天理之在人心果不可泯沒也鳳幼鞠於祖父母長而情篤既又就代耕之祿於蜀藩祖從之居一日歸不幸墮水死鳳攀號哀慕致有烏鳥之祥且獲亟稱於藩伯及其鄉之縉紳藩伯位高而難近鄉縉紳比察而易疑今稱之無間則其言信而足徵可知張椽捧卷丐予記其後予惟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奚以文爲以爲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則已有諸君子之言在可以傳遠不疑而使鄙陋駕說軨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欲辭不爲而又以數年來多病之軀費其藥裹無算可無一言以答其情乃爲書此歸之使知盍求其實而勉焉

曹靜軒遺菜圃因題其上

淡吾不厭羶吾不慕夜雨青萌秋風白墮兒摘新葉婦司餔饌少用椒姜鹽醯相和或擅晨羞或參酒佐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贊

楊平峯小像贊

器之利刃游餘地德之容冰在春融不聳以爲異不類而爲同斯其爲平峯庶使後之人即其表而有以知其中

寫真自贊

有聖賢心無聖賢量雖嘗用力於不欺存心於無妄然道遠而力不勤故功疎而行則曠直已任真少容多戇見勢利而畏濡以靜退而爲上緩節微吟逍遙自放首冠冕而不知爲榮足芒鞵而惟意所嚮進則懷一夫不獲之憂退則有萬旅莫回之壯蓋庶幾乎知恥而能勿丧者也

虞親翁小像贊

探金碧經脩玉華蹴脱屣於聲利之場解梦於愛慾之胥冠幅巾而逍遥妥野服之輕便玄珠在胸丹霞湔面噫豈古銅鞮伯華之儔歟抑紫陽真人之出現也

說

鸚鵡說

鄉大夫有宦咸陽者持一鳥歸蒼其羽而爪吻皆朱傳之言喈喈能爲人聲主人甚愛之柔其樊櫳錦其帷幙水米穀肉雜置左右每宴客出以侑酒命之挺

則柱其一足兩翅互低昂而舞綽有嫵態好事者名爲綠姬久而僮僕之竊携婢妾之詛語皆能一一道於主一妾惡其慧潛撲殺之噫鳥微物也尚以多言售死則夫人之便佞好讒者亦可戒矣

五清堂說

天地之氣有清有濁其化醇也得其清者爲人得其濁者爲物然感受不能以皆同而所稟或乖於不齒有人反得其濁者愚不肖是也物反得其清者凡物之清而可愛者是也羽毛鱗甲不可以同聲其可以朝夕相對摩挲夷愉者莫如植物先儒有以梅比夷

齊竹比巢由松比孔稚圭蓮爲花之君子者予心嘗契焉丁卯之春於城東得弗地蕻而垣之因高爲山注下爲池山有松池有蓮山下有竹數百竿池上植古梅一株而作堂臨之一啓窻則四物咸面因以五清名堂蓋取松一清也竹一清也梅與蓮又各一清也與主共而爲伍非敢以自況欲觀德云耳

徐原敬原徤字說

予友徐景曾氏名全其仲曰景孫名登皆其先君子之所命名而嘗字於予者景曾病其義未著暇日輒造予新攷之予請易景曾以原敬易景孫以原徤而復中之說夫天之所以厚於人者其賦予本全而其進亦未嘗有所限也人惟怠惰放肆見欲而趨則全者虧矣逡巡畏縮遇難而止則登者却矣敬者怠之反也徤者畏之規也天性徤故能成其高明聖人惟敬故能成其廣大廣大者全之至也高明者登之極也使天固以廣大全我而我固虧之以高明登我而我固却之則孟子之所謂自暴自棄人矣徐之伯氏其剛銳明決仲氏甚和易謹慤固無所謂恣肆委靡者然先事而懼懼斯去矣責善友道也予於君之伯仲非特友也且世契也予固以是說自砭矣苟儻鍼

膏艾自被不工之名熟視而莫以告非所以敦世契之道也尚深究于吾說而相與種學績文以蓄其有則廣大高明之地將不難到也今視伯氏之氣突然視仲氏則其氣泊然突然者足以有爲泊然者可以有守突與泊皆美才也然非貞則也其交脩之歟則伯仲之間又自可相師友矣不但於吾說也吾友其勉之

海市說

登州海市之說不見書傳不知昉於何時其現常在大小竹山車牛島爲多隱隱起如樓臺亭閣之狀變

換不一現後三日内必雨詢之土人云必於春夏之交霧氣滃集旭日初升東北風微作乃現四者或不備則未必現現亦不能久説者謂爲蛟蜃嘘氣所成殆不然也夫蛟蜃四海皆有之何獨見於登州一隅宜無擇於四時何獨於春夏之交又何旭日之升東北風之作此殆春夏陽精發舒日出時沆瀣之氣隨風飄忽逢林麓而遲留藉陽光而發彩屈伸舒卷自爾成象焉登州古嵎夷出日之地故獨有之本無足怪特好事者傳之過耳

遲菴先生集卷之七終

遲菴先生集卷之八

策問

考試萊被兩學生員策問

問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臣賈山以爲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也由是言之士之有益於人國也尚矣漢興最爲近古而高帝十一年求賢之詔説者謂其宛然有三代盛王體士之意然考之漢史其間以相業稱者類皆起刀筆備戎行材官蹶張之徒而以儒術顯經行名者反不與焉發蒙振落或見輕於淮南優游文義徒取譏於後世又何也不足倚也迨其叔世欲遣使逐問一蘓令而見大夫無可使者乃召一盩厔令尹逢拜諫大夫以行堂堂大朝至無一人可使彼平日所養之士果何爲耶昔人有言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耳觀之王嘉宜預蓄養成就之疏則當時之君相猶有可議也我　朝養士之制遠過前代近年又有山林隱逸之求三途並用之舉其翕受敷求之道亦可謂詳且盡矣宜乎　朝廷之上文武具備隨取隨足可也頃來邊卒作難事亦不大於蘓令

而側聞　廊廟尚有乏才之嘆何耶豈古今人才之有不同耶抑王嘉所謂豫蓄養而成就之者或有漢而未講歟夫昔人言之而未詳今日行之而未著諸士子懷用世之志必嘗槩於胸中久矣其各推言以廣　當宁求賢之助

考試問策

問三代得人之盛不可尚已在漢而猶爲近古求其學問淵源議論宏博者皆莫如賈誼董仲舒然一則明申韓其言常急於治道一則推明孔氏其說必主於君心夫君心治道果異用歟史臣論仲舒謂其淵源未及游夏而不以評誼豈誼固不在所擬倫歟其贊誼也謂其通達國體而又不言董子豈仲舒於此尚有所歉歟然則二者兼濟自古已難其人文學政事果殊科歟其論事也誼常大聲疾呼而傷於激仲舒優柔不迫而又病於緩然則欲論事者將安所取中乎宣室之對不覺前席每有大議使使者與廷尉就問其君臣相與之深宜盡言無隱矣何以卒不見之施行其所與議之事不少槩見於史者又何歟夫言及之而不言與言之而不見用皆不能不想千古之遺限諸士子其紬繹二子之所以不盡用於其君者以對

雜著

訓子文

或虧於天稟賦有偏或虧於人父兄不賢幼而失教長無所傳汝性明敏天賦則然汝父能教經史浦前天之畀汝未爲不全而乃不學是誰之愆六經子史志傳諸編降自　當代上至羲軒以言事蹟爾傳如天以言義理淵泉如淵凡爲學者皆當究焉有一未知此心缺然學貴循序心須靜專悠悠憒憒歲月虛捐勿曰彌堅石可溜穿勿曰難到跬步里千所深戒者脂斷不連穫果既久思如湧泉運量酬酢左右逢原氣充理裕下筆沛然如風行水如雲在天迴旋舒卷不工自妍不善學者若存若亡出入口耳釋卷茫茫捜求隱僻鈎摘險奇舉一廢百捨人不知無源之水無本之枝始雖欺人終以自欺嗚呼戒哉能自得師道載羣書有萬其帙人生百年三萬餘日三日一篇豈能徧習所以古人學如不及朝誦夕思猶恐有失切磋琢磨益求精密爾小子奚可暇逸祖毋年高況復有疾望雲興懷怛焉如割昔陶淵明恥爲腰折今我須白未免屈膝傴僂路傍望塵拜謁世俗所

賢禮文末節稍有不周致弄爲餘或過輕浮尚肆陵
忽蒙垢汚塗夫豈我所樂此二端歸心益切 國恩
未酬隱恐未决我老已衰望汝成立汝不激昂我更
何說陶公命子取譏後賢少陵遣興亦有詩篇皆非
至理有激而言鯉庭詩禮聖訓昭宣父子天性豈宜
恝然辭以告汝用代韋弦日月易邁不常少年佩服
斯訓尚其愼旃

遜菴先生集卷之八 終

遜菴先生詩集卷之二

賦

夢蘭軒賦

王生性最愚肌體癯然狀如農夫平居不能名一錢君愛勤而獨好讀古聖賢之書垂髫而求教於一鄉之儒鄉儒謝之曰不如復求教於一國之儒不踰月而盡其胸中之所備復求教於四海之聞儒猶病其規模狹隘也聖學有餘爰闢西軒敞然一區迺日優游涵泳於其間而上師鄒魯之諸儒集虛飭情正襟危坐王生之所閱經也長藤濶楮墨汗如雨王生之晝爲文也明燈煌煌厥聲琅琅王生之夜讀書也月白風淸宮黽商輕王生之暇而鼓琴也紙帳雲深布被冰冷王生之倦而寐也神安意夷木枕方欹夢一長人廣袴緋衣前揖而立王生愕而問曰爾爲誰曰陰陽橐籥天地爐錘鑄成與均也先生何問其爲誰曰爾何居曰吾以造化爲居吾不知其居王生於是肅衽前進曰子得非僊乎曰非也曰得非隱乎曰吾非隱非僊而亦樂乎山澤之清閒無榮無辱而[illegible]子以養恬顯跡于素臣之[illegible]聲于太史之[illegible]搽于宣尼謝提携于[illegible]嘗揖子贈于[illegible]

詰于丹鉛唯有道者則見之而亦以見吾子焉吾
辭去王生欠伸而寤披衣而起但見參星辰正殘月
在天局視庭際惟蘭之植也翁然指而語之曰曏昔
之入吾夢者非爾也耶已而微風輕舉翠葉俱翩如
應吾之言而因以名吾軒

此賦作于弘治乙卯秋予時年十九後二載省外
舅契玄翁於江西途中復作廬山彭蠡二賦及雜
說二十篇共一稿爲友人袁相古取觀未幾亡物
故遂失不可得亦以幼所爲文不合程度釋不復
念獨此賦與鶡䳢說偶書于別紙雜青帙中正德

甲戌予下第講授北固山適檢得之覽之憮然因
念今年已倍矣而道不加進歲月如流功業罔顯
反有愧于少年之志故仍録之以深觀省云

大宗祠賦 有序

大宗祠者宋節度使高公諱世則之所作今御史大
夫公之所世守者也高自太尉瓊以忠顯世有勞烈
爲國虎臣靖康之變節使扈從高宗南渡始家於温
之樂清節使歿其孫新七度地於所居之左立祠祀
之因山爲基規橅宏卓祠前有蒔思堂堂左爲環翠
樓樓之下有軒頫池曰延月右有巨巖屹立巾其巔

作望雲亭玄泉出岩竇注而爲池石橋橫亘其上由
之以達亭所祠成則立田垂訓以貽遠焉其官留都
嘗獲從大夫公之下風與聞其略昔人有言物以賦
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迺作賦以獻辭曰
維有宋之三葉兮虜侵軼於澶城屹矯矯之虎臣兮
贊大駕以親征麾衛士以進輦兮仰天庭而厲聲肆
元戎之千乘兮抗前旌以啓行于時師徒歡沸旃裘
震驚神黃閒於一發兮果斃渠魁於飛寅紛轍雪以
疾走兮惕踢跌而請盟於是皇輿廻軫河汾廓清晏
百年於無慮寔賴此一舉之所經營何後王之不競

兮昧前烈而弗承恣奸回之内鼎兮竭膏血於生靈
覬邀功以自幸兮橫挑生釁而莫之敢嬰逮戎馬之
壓郊兮尚迷謬而罔懲棄忠良而不用兮捨騏驥而
不乘策蹇驢使蹣跚兮望其有千里之能何父子之
一轍兮阽宗祏於冊傾風塵澒洞鋒鏑縱橫虹食壘
兮鼓死火焚旗兮偶崩畺㠎畿甸化爲榛荊耽耽京
宇犬羊所憑不悟彼虛聲恐愒特以弛吾之爲備而
乃卑辭屈膝日欲求解於金繒于時鑾無完柩邪罔
遺室嬪嬙妃主宛轉而隨車帝子王孫參譚而就縲
泯續淚兮無言嗟復嗟兮何及幸天意之尚存朓庶

王於虎口欵國步之盬艱儃㜒岭而南走識者方憂
江左之偏安而顩乃卒覊棲於浙右維時太尉之玄
孫寔副行營而先後旣駐蹕兮臨安釋余馬兮江之
干望故都兮延竚橫流游兮潺湲慨國讐之未雪兮
奚私家之足完惟宗祊之無寄兮乃眷東土而歷觀
前瞻瞩蕩頫眺龍湫羗眞僊之所窟宅玄聖之所遨
遊非縱心於域外庶託願於首丘于焉稅駕於樂清
之邑定居於茗嶼之陬觀禎考吉物土書餘緯垣築
屋建堂啓疇嚴嶔雙表列列行楸節使之孫是名新
七好古而文善繼善述爰度地於左偏搆宗祠以張

族有寢有堂長廊縵屬外冠大門扁曰樵谷皆表以
藻繡文以朱絲託喬基於增崗直墉霓以高矗左則
齋庖後繞高樓前眺松栢懷姿羣峯獻態夏暎冬蒨
雲蒸霞蔚菿莖濯其雕鮮容蘂發兮横翠至若天雨
新晴遠輝近映山隱隱以浮青㪚縟麗而相對芳氣
襲於琴書秀色霏於巾衿緣某定名是曰環翠延月
之軒臨於華池花香竹陰冬夏不移納清風而颸戾
迎鬼䫻以非薇餘其檻楯扶疏於上下升閒麥精阿
那於東西青蘋蔚乎晕欻碧藻𣋡於漣漪右則巨岩
屹立轟界楨桀東峻作峯睽岌屏齡巾軒梁以雄遊

域厓隙而鬱律有時綠煙暝耿於扶桑之津朱燄踔
蝟於崑崙之闕或騰霄而直上或遇風而橫截紆兮
容裔蓋葢鞠鞢偈兮若駕駟馬而建羽旗偨兮若楯
㚇䰇而樅鍁欽倪萬狀於須臾盡可收一覽於目睫
題曰望雲於義甚切下有檻泉出自岩穴鍾顥氣以
流芬固靈源而吐液旱暵不乾霖雨不溢因繫之以
成池供祭器之滌粢祠宇旣成祀事孔明惟土無田
而不祭見於軻書而有徵苟無道以垂久又曷保歲
遠之不更乃割膏壤隸於封塋賦有定則費無不經
于以供追養於廟祏奉禴祠與嘗蒸鑑盎齊清酒

惟清毛炰豚胉亦有和羹威儀抑抑子孫繩繩執事
有恪大糦是承神具醉止祭祥流慶厥追維何盡其
愛敬神保聿歸皇尸載起於是啓時思之堂行綴族
之義遠近雜遝以交集長幼頒斌而咸詣鮐背鯢齒
垂髫總髻備言燕私諸父兄弟獻酬交錯笑語卒獲
迄于有成率禮無忒於是頒侑奠之餘致祖考之意
輔以訓辭展以親誼莫不肅容竦聽嘉主人之賜曰
暮言歸稽首而退工祝諸宰無不歡泰冠蓋繽紛紺
絖綷縩紛輿馬之旣空儼肹蠁之猶在若夫山中之
景貫於四時滄海之觀及於無外獸挺羣而儦儦鳥

呼儔而巇巇征僑偈佺顯其靈奇天吳罔象呈其譎
怪以不切於斯文故皆略而不載惟玆山之勝槩鍾
自古而然著芳聲於宇宙則自公而偉非純德之攸
裁又孰能揆而處旃嗚呼仁者必有後信哉斯言宋
澶淵之役非太尉贊决於後萊公獨斷於前則亂華
之禍不必女直土崩之勢不俟建炎矣金人之迫汴
也節使公又首副鄭望之使虜營出萬死一生及領
行營扈從高宗南渡艱難百折世篤忠貞令宋社已
屋而高氏大宗之祠歷元及今緜數百載而其
非驗與自節使以來若華亭府君暨遲菴先生

能世嚴祀事逮我御史大夫公則德位兼隆益光前
烈詩曰君子有孝子又曰孝子不匱覩之高氏寔其
然乎敢作頌曰倬彼高與使君所昉篤生令孫肯搆
肯堂乃建家廟乃立宗祊籩豆簠簋禴祠烝嘗延及
來裔世守不忘於赫大夫繼序其皇克孚克承休有
烈光孝孫有慶降福無疆錫羡祚胤壽富而昌萬有
千載茗嶼之陽

辭

梅洋辭　梅洋地官陳君咸之先墓在焉既遂
而復請予賦之辭曰

梅榮兮芬菲水流洋兮有碕魚龍灑濳兮鳥羣飛
有古塚兮識（音志）者誰德人不沒兮天所畀靈物呵護
兮孰敢夷維枌與梓兮薙蕃滋勿剪勿伐兮夫豈杜
私慶流後人碩且祈有美耳孫不遠遺東望雲林淮
咨齋麥謳故老質所疑白日昭只不可欺遹承先猷
闢兮規買田結屋樹豐碑有田以祭屋以祠庶幾來
者行不迷千秋萬載兮洋之西咄彼南陽所甚惡阿
彌

琴操　松澗秉爲謝宗文作

松高兮枝蒼澗委兮流長雲冥茫下有神僊紫房兮
和飲潔兮含芬芳玩心大素優游濟相忘或咏瑲章
寒泉夜淙或撫絲桐清陰晝長激流楚兮發清商丈
人無遐心吾道不偏藏飽歷人間雪霜一展抱負數
時虎歸來舊隱琴書有餘香

遲菴先生詩集卷之一終

遲菴先生詩集卷之二

古詩

四言

松澗詩贈謝宗文年丈

昔在丁丑同登南宮君有雅望亦有德容視我小子
何啻倍蓰以游以從庶幾宴喜君忽南歸未領切磋
自忝同曹惠我實多如松之勁如澗之清淑哉君子
德音孔明日居月諸歲云三改師友之資豈惟寮寀
翩其游矣莫我留矣瞻彼行道心惻惻矣松陰霏霏
泉流清泚雲山雖遙淑問不已何以贈君千里寸心
何以祝君毋金玉爾音

五言古詩

悼古四首 起戊辰

西山有嘉樹鬱鬱多繁陰培養自先世直幹長千尋
衝飆忽夜發吹落蒼海深老鳳蹲不語黃鸝空好音
沙塵暗六合萬象咸昏沉芝蘭偃空谷菉葹陵高岑
何時白日午皎皎青天心 其一

江東多俊彥無如張季鷹平生任曠達不求身後名
飲酒每自適看花時獨行悠哉有深味而豈在蓴羹 其二

抱琴絃古調寥落無人聽琵琶度新曲過者停不行
俚耳眩名實今古常吞聲歸來拂綠綺林泉有餘清
閉關息商旅湛湛秋鶱明 其三

南州百鍊鋼晶光射牛箕終爲倚天劍不作處囊錐
登山剸虎豹入海戮鯨鯢沙蟲與泥蚖烏足勤吾撝 其四

京寓睡起

閒易一卷盡悠然臥南牕飛神覽八極乘風揖羲皇
俯視塵壤中蟻子何紛忙

詠歸橋

春風到原野百物咸熙熙鳥弄嶺前樹花明墻上枝
良朋不可得童冠聊相攜席艸飲芳稷俯溪濯清漪
已令世味遠頓使煩襟移日暮詠歸去林光影離離
世無舍瑟人此意將誰知

春行圖爲梁大尹題

陽春絢芳甸百物咸熙熙公庭幸餘暇琴鶴聊相携
桑下哺雉穩原頭眠犢肥閒追召父迹小飲山公池
好句不須索清風如有期心同流水遠意與孤雲遲
後騎且勿迫前塗方坦夷

哀山東 辛未

正德歲辛未盜賊滿山東白日刼州府殺人如蒿蓬
兵官盡跼縮莫敢攖其鋒全齊七十城十室九已空
官軍急東下大臣事包容招降不可得嘯聚反日隆
飄揚二萬騎火接明光宮　天王奮乾斷中貴來典
戎如毒藥攻疾展轉害無窮舊時青麥地今皆血染
紅遺民幾千命爲爾增侯封我聞古良將樽俎可折
衝何必親矢石而後可爲功張公本單騎賊走無留
蹤堂堂盛天下豈得無英雄鎮鄒昔未試光服古嶽
中

閑門

出門塵汨汨閉門坐終日一室無餘資唯有兩般物
壺懸酒屢空琴設絃常絕有時絃酒俱浩興森莫遏
揮絃欸清風把酒觴明月明月不我應清風不我答
所貴在知心何須事言說

九日

重陽時節近日夕多悲風今朝忽開霽雲物無留蹤
溥溥清露華滴我黃菊叢對此豈不暢良朋難偶同
壺觴自酌酢日暮兩頰紅懷古思紆鬱高歌答飛鴻
雙鬢感蕭瑟老大羞兒童天高何所極地博何所窮
人生天地間竝立將安從劍鋩不任紉戈長不任舂

小大匪有適兎鬲同洪鐘曠達丈夫志促戚女子容
陶公抱高識嗜飲非其衷

秋日雜言七首

羣烏爭腐鼠爪吻血流溉孤鳳從南來雲飛久無獲
烏鳴共呀呀食飽夸自得詎知惠子心不受魏國嚇
其一
我聞崑崙山有玉可抵鵲工人偶得之攻治精刻削
器成獻宗廟天子親爲瀹豈無連城璵光采照山澤
其二
嶺南多異藥貴者比黃金雖能已奇疾養性非所欽
芝苓與參朮稟氣終和淳平居慎服食奏效當如神
託根在中土庸俗不見珍輕忽目所見崇異耳所聞
世事每如此是非安足論其三
阿嬌貯金屋歡愛無藏情一朝與嗔喜枕席有奇兵
張陳刎頸交干戈亦橫生世情多變易事理無常形
富貴豈長在巍高終易傾斯犬憶上蔡陸鶴悲華亭
所以龐門叟翛然遠遺榮如何嵇叔夜空作秋胡行
其四
秋林斷行跡有客忽扣扃入門不暇揖爲我言治生
同士得厚福廉士守空名舉世既皆濁誰能分獨清

往者不可悔，來者猶可懲。客意良已厚，愚衷終未明。彼自行彼法，吾亦安吾經。賦命有前定，違心非所能。

其五

灼灼瑤臺花，朝敷盛顏色。美人春意嬌，見此不能釋。攀揷鳳釵頭，旖旎光首飾。纓之紅錦絨，金翠皆辟易。詎知傷本根，芳滋易衰息。日暮棄塵泥，翻恨成狼籍。

其六

十五學詩文，下筆恣馳騁。但欲夸雄長，割裂劇餖飣。三十讀古書，瞿然動深省。冲和誠可經，澹泊存真境。迥觀向所爲，羞縮汗流頸。棄本逐浮華，於道實土梗。

其七

幸茲三折肱，舊疾幾可屏。哀哉輕進兒，挾此猶悻悻。

壬午五月七日宿武庫公廨，早起見白髮，命童子摘去之，既而自悔，作白髮對。以下京師作

白髮誠可憎，鑷去還再生。不鑷固醜狀，頻鑷亦勞形。何如任所稟，燦燦垂銀莖。丈夫見髮白，貪嗔應少懲。婦人見髮白，妬恚應少平。百年俄頃耳，焉用較枯榮。白者不再黑，黑者行將白。所爭旬歲間，君胡處心窄。但求存天常，無爲事顏色。君不見單豹當年兩鬢綠，漆拭失道宜行逢虎食。

京邸別羅邦懷

長鯨擊北海，一激猶未快。井蛙坐坎中，焉知天地外。我昔未逢師，偃蹇實自大。磨礲造就功，中心敢云昧。倏忽二十年，寸進仍尺退。坐嗟白日徂，空驚玄鬢改。豈惜鬢成絲，恐負少年期。筋力不再壯，何以答清時。束身事賢哲，長跪別母慈。母恩不可割，志士不顧私。京師既留止，覺與始願違。緬懷千古上，浩然思南歸。逢人問所因，欲言浩無垠。知君不我棄，聊以明愚忱。泰山一何高，洪河一何深。山高河水濶，沉寥兮此音。少年抱逸氣，中歲多苦心。願言立身早，歲月易駸尋。

過大雲寺登佛閣四顧蕭條感而有作

歲暮倦行役，愁緒不可裁。家山隔千里，思欲登崔嵬。偶聞小乘言，真境如蓬萊。是典亟命駕，得得大雲來。謂當覽幽勝，一使襟懷開。或逢異人語，脫悟超凡胎。入門下輿走，天半聞鯨雷。老僧十數輩，朴野形摧頹。叩之了無對，前拜供茶醅。禪關寂何有，殘碣粘枯苔。導余上傑閣，金碧猶昭回。中嚴世尊像，高擁青蓮臺。周闌俯平壙，日淡多風霾。茫然四顧餘，感慨發長唉。仰思三代時，井絡何纍纍。田廬既相望，情義自不乖。分産各有定，殊類何由偎。古治不復見，異言日喧豗。

昔年官近傍長松偃蹇隈寒總事機村其大無艮
歲月坐虛擲衰鬢颯已催榮哉辜若心至老不能大

明志五十韻呈同事諸曹長兼巡倉二侍御
八月以下
南都作

我思古至人胸中納寥廓長嘯宇宙間高風日云邈
憶昔二紀初銳氣橫秋鶚還如汎駕馬奔軼不受絡
千里累連牽十年成落魄沿洄正德年蹢躅就矩矱
捉筆習程文執卷隨俗學時世尚新粧蛾看妍半額
競傳下里曲誰復好古樂四上貢鄉書禮闈三失格
雖同文子升已愧祖生着兵曹浪從事旅食恒內怍

深知夙願違昔被微名縛歲暮朔風寒在處紛芒鍔
狐狸方晝嘷豺貙當路攫熊羆滿苑囿深憂國威弱
鷹顫飽食肉不復逐鳥雀鬱勃意不舒憤激氣噴薄
上疏批逆鱗搒掠血流躅厖龐方在疚時聞先君訃苫二日被
詁杖朝堂勉強服湯藥不惜命如絲言行死猶樂方今聖
明時羣才盛揮霍自顧當避途老驥思一躍高堂有
慈親年老髮垂鶴每念貽驚虞迸淚懸河落漪漣幸
不虛兄弟亦可託有食不窮嘗此念終恐錯所以寸
草心斷斷不可却陳情乞終養再上不獲諾詔許發
南曹受賜實僥渥常恐負恩私敢言愧祿薄從崇
驅使分掌錢穀鑰廉平革吏姦惻隱詢民瘼彼吞亦
夫人未必皆性惡要使興恥心匪徒爲法削但恐才
識迂質任生濶畧幸逢二端公操斧有餘斵明察析
秋毫料理及皮膜疏慵使自便厚意良可度豈惟寬
責憂抑亦免嘲噱矧茲木強姿焉能知合勺所期濟
國家何必功已作自此得優閒庶可究未學蕭然宅
一區圖史頗充拓開門雖廣衢閉戸即幽壑俛仰
仰餘至樂不外鑠於人亦何尤守己固宜約窮達兩
皆置去進非昔綽綽雖愧徙南溟或可巾北岳勳業付
諸公努力圖麟閣

題扇景

平生愛此君買地即栽竹竹成有餘陰中當結茅屋
相與讀素書庶幾能砭俗一朝見此圖頓覺心謖謖
故園今何如輕風漾新綠憑謝亭中人行當返初服

爲同年戴承緒侍御題榮慕卷

北堂樹諼草白露忽已瀼靈椿挺孤秀歲晚柯葉[illegible]
吾將撫羲馭拍與遲春陽養雛數毛羽願使至翱翔
橫龍絕四海羞彼鶩在梁逝者不可見恨與秋是長
豈無少年子身貴親康強時運有遲疾造化罔難量
恭吉且其旨綠服娛高堂今來列牲牾洒在山丘傍

皇恩寔浩蕩泉壤隔冥茫安得玄宮下暢此白日光
風枝割永痛血淚霑衣裳仲由昔未仕百里歸黃粱
卜商晚庸衛對咼不能當人事每錯迕孝子多哀傷
緬懷昔賢哲感愴刺衷腸因君重悽惻三歎不成章
夏夜獨坐柬同寮顧武祥
暑夜不能寢憮然懷故林清流映茂樹芳氣時蕭槮
蹬彼池上酌鳴此風中琴處身亦已裕纓緌誠何心
夏夜嘆柬高功次曹長
託居在廛市四壁多湫喧民稠盛煙火熱逼如坐爐
日入息羣動明月前當軒洸然庭宇清相對澹無言

向焉劇原燎此際同淵淪何緣氣頓異無乃躁靜分
涅成本無象智界空紛紜青蓮出烈焰白雪回春温
珠藏千丈潭劫火安能焚吁嗟狂馳子沒溺日以湣
雖刀競毫末怔營喪精魂萬形各有盡孰指無窮門
一為吏幘拘遂失山林尊何當礪慧刃斬截除塵根
感茲寫幽寄試與靜者論
燕歌行所寓合傍有雙燕生四雛毛羽始齊夏末未半皆引去不復來以是知秋社辭巢亦未足盡信也感而作燕歌行
春來雙燕子啁哳傍簷阿啣泥補舊壘未久生四雛
循除拾草實墻角候飛蛾依依甚得所豈煩虞畢羅
雛成毛羽齊相挾與俱飛一朝忽遠去不復來故棲
秋節未云至主人久忘機秦雀不入室吳宮復無焯
不知此何見遂去不復疑微鳥尚如此君子焉可欺
感茲坐長嘆頓悟昔日非當幾貴果斷戰勝癯者肥
北山冰雪盛南山矰弋多一舉决千里如彼鴻鵠何
徐世功約遊長干諸剎午後飲葆光寺竹林下
有成
弱齡抱奇志老大心轉頑白髮戴纓弁羞與時嫓斑
念茲麋鹿情田野誠所安一為吏幘拘如鶴在籠樊
豈無煙霞侶諧心良獨難多君眷佳約攜我躋雲端

聯鑣造脩坂已覺心目寬林深有爽氣寺古多頹垣
穿幽入窈窱下馬羅杯槃流泉鳴竹根黃葉覆井闌
餘花尚的歷霜實垂朱丸睥睨茂陰下促席相與言
四時更代謝秋節倏已寒良辰不再至運去難追歡
試觀王侯第今誰在長干富貴苟不溺名利豈足患
物情多自累緬古起長嘆名山與大澤在詎不以勝
詎知千載後衲子居其間龍驤鬥湖去僊駕杳莫攀
王風日以降吾道何由還我欲竟此義日暮林光殷
攬衣振歸策行樂不可般
壽簡能盛老先生同寮盛斯胤之父也

大道日隱淪智巧互相賊不知求本根徒以多爲得
多智不如愚多言不如默君子不貴多聖言昭赫赫
泊然與化宜鬼神莫能測推之不見端尋之亦無跡
嗟彼有欲徒窮年騖紛籍先生眞可人妙契得天授
丞歲事科塲斐聲滿文圍戰罷橐良弓垂楊生左肘
世業付諸郎閒情託杯酒自號曰簡能此義人知否
惟簡則易從惟簡則可久願以簡之言還爲先生壽

金陵別張年凡少叅

古今不可窮四海亦何極慨念同心人寥寥每難得
眷言登第初與君叨合席投分話言間久久見肝膈
幸隨鴛鷺行願接鳳鸞翼愛國雖有懷干時愧無策
維時同上書被罪將不測謬蒙　明主恩九死何足
塞君出守江藩我亦向南國相思嬾寄書唯有長嘆
息君忽來金陵適逢衢路側君貌日以腴我視素不
晰非君亟追呼幾若不相識勞問慰平生晤言猶未
悉君心念倚閭仰望飛雲白方解西征轅復整東歸
轄我亦有慈親不能供子職因君重感傷淚下不可
拭久別令人思重別思增劇悠悠百年中流光如節
激祝君欲何云芳草滿蘭澤折麻逢遠人勿令憂思
積此會亦偶然此別何能惜願言各勉旃榮名以無
斁

贈滹亭高使君赴四明二十六韻

高君邃玄理居常愛沖寂靜室一爐香靈文幾紬繹
時從物外游不受區中役自謂得眞詮了不墮塵跡
領郡東海陬良與素心愜地僻寡逢迎山川著奇特
豈惟暢遐觀亦可達幽塞刺史古諸侯千里係欣戚
人情不相遠理超無順逆養生與養民此道初不隔
坐觀德化成嚚訟歸敦默平生重襟期與人恒率直
惟君略形骸耿耿識肝膈數載同官曹縞紵若疇昔
久知交更難老覺歲逾迫在遠不爲疎在近不爲暱
情義苟不乖四海猶咫尺歲暮百草枯亭亭見松栢
璠璵若苟同落落不如石日昃龍離筵寒雲助行色
飛鴻鳴索羣獨鶴思矯翮高檣風滿旗翩翩去無極
勒馬立踟躕望君三嘆息清時各勉旃相期樹明德
碧雲不可招芳草盈南國願以瑤華音因風慰離析

織婦辭

臨機織綺羅三年始成匹截之奇五采丹霞映華月
殷勤自剪裁無由寄天末清鏡積流塵寒燈幾明滅
不惜織者苦但傷知者希熒彼山龍姿黯黯顏無輝
時忽已謝何日當來歸願言御君子織苦安敢辭

游子篇長清道中作 以下軼詩

秋鴻向南翔澤國多膏腴東風更歲律相率仍北徂
雕梁巢紫燕華屋無他處社至將雛去不復顧庭除
蕩漾游子心豈不懷田廬牽延慕虛耀安此形勢驅
奧儸異容鬢寒暑迫其膚往往沒道路妻子不及呼
窮寃書朴累覔不識故居

齋居

齋居暫無事挾策紬素書念昔頗耽學一一標鉛朱
自從理郡務遂與圖史疎恬曠每不足煩促常有餘
簿書急期會文法安敢踰世情重容節校計窮錙銖
奔流赴絕壑孰止滔滔逝天高地何厚局蹐意不舒
終年累形役誠哉小人儒達人乖大觀瑣瑣焉能拘
迷復幸不遠行矣還吾初

得焉甥應聞書作

燕居屏塵慮眞想方在斯忽聞有書至亟起問所之
書中意勤懇重以瓊瑤辭謂我饒氣節責亦少貶而
平生深錮疾感子藥石施松栢有眞性難爲桃李姿
何武不赫赫去後常見思懷古自有會物議誠無私
偏親迫衰暮音問苦不時每覩四鳥詠涕淚如流澌
況復乏時用郡組慚久縻榮壯舍我去老病日見欺
吁嗟五石瓠敢望齊鼎儷歲晚振黃落春陽卉萋萋
萬物各有託榮悴不可期守約理常裕徇外徒紛馳
持此以卒歲逝將不復疑

古意六首次任元朴韻 送胡正蒙之

驅車涉長道始知行路難今宵一尊酒相對不成歡
謙恭禮下士小心事上官世情重末節此道良可嘆

其一

征鴻向南翔逝水亦東流羈人懷故土慷慨時登樓
同袍舍我去此念何時酬因悲龍丘亘一年空遠遊

其二

庭前蕙蘭花清香時遠揚未能充佩幃願言移北堂
美人隔瑤水渺然天一方盈盈不得采被服空羅裳

其三

達人貴知止君子榮得輿慮跡誤郡組已及二載餘
緬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平生滄洲期歲晏當何如

其四

學道三十年茫然猶望洋神理一以超順逆兩無妨
脂車策名驥六轡閒且良出門輕萬里焉辭途路長

其五

萬形各有盡令聞垂無疆丈夫志四海安能淹一方

流光去不返客心悲未央因君重有感短詠不能長

其六

別貳守楊平峯

曼容輒自免知止明足稱陶公耻腰折棄組竄力耕
伊予秉微尚頗與前賢并爲郎幾十年奔走周兩京
豈不懷山澤處世繫代明一麾濫出守遲莫將何成
謬蒙君子知三載同經營玄水不適口五味資調烹
雲和阻疏越絃以朱絲繩眞同友于契詎止朋僚情
斯民已康食悔吝亦鮮萌偏親負躄疾音問若不恒
撫心每自悼涕下沾襟膺陳情乞終養　詔許移東

濱海濱非佳土幸可寡將迎頗協滄州趣敢忘葵藿
誠素心得申寫萬慮何足縈殘冬理歸棹河水猶凝
冰忽聞下省劄徵君典邦刑公道信莫掩論久信必
定君材富奇抱芒刃新發硎髋髀當立解郤窾無留
形君行亦有日適與予相仍束裝指易水長劍影並
纓傾城出餞送艶比班生行眷舊不能舍欲別舟還
停寒雲助離色絃管多悲聲向夕川流急弭楫歸馬
鳴橋烏苦哢發後會未可徵雁序日漸遠回首雲山
冥

記俗時賦任

浙西三月盡戶戶燒蠶沙惟恐或陰雨縲絲有不佳
浙東當此時早稻望耘耔桔槔灌燥壤相與爲嗟咨
錢塘半江水所隔能有幾人心苟不同造化亦難理

七言古詩

同年顏惟喬王稚欽見示近作次韻復之二首

丁丑在京師作

丰姿挺挺高崗梧英雄今古恒同符仰視時輩太虛
寥此意未可傳凡夫王顏二子起南服相與並轡游
皇都心迹兩不疑芝蘭本同臭一朝睨我古詩篇春
雲藹藹晴空廋還如駿足待康莊萬里長風逞馳驟

天上徒聞十二閑誰知騏驥落塵寰黃金韃鞴玉鈴
勒局縮寧能無汗顏終當擅雄步餘子安足班歷前
展誦髮毛聳頓覺胸中開冑董夜深匣劍忽龍吟焰
燁紅光欲飛動

我昔謁帝朝蒼梧授我丹書玉篆五采之靈符持向
人間不敢泄欲語猶恐驚庸夫秘藏二十載幸此來
皇都白晝喧聞獸食人淄市腥風有餘臭隆中卧龍
伏不起但見鯨吞與鯢驟我欲持符叩帝排天閑恐
容痛毒畱人寰盡不呼龍駕雲鞭霆雨下土頓使萬
姓皆歡顏中國眞成相司馬酒泉豈用生封班刑清

化理聽無聲善惡分明昭勸董驩欣愛戴何終窮海
宇宴然常不動

送許靜之還京口

離人見月恒歎息夜夜思歸歸不得匡時有志不得
伸隊逐羣趨竟何益今宵見月愈無聊況是明朝有
行客夫君雅意雲冥冥翩然別我還江城多景樓前
凉雨歇妙高臺下晚潮平鱸魚落刃銀絲鱠菰米浮
盃玉糝羹江南正好不歸去慚愧平生說季膺

送陝子馨省乃伯柳溪翁受職還鄉乃伯時爲
京學博

朝游扶桑涯手折拂日枝莫躡崑崙頂足抵排雲巇
男兒墮地四方志幾人不到都門死井天甕海自稱
雄浪說人間秪如此子馨年少[illegible]才猷遠出詎爲一
祿謀伯父頻年宦京國手足乖違恒歎息嚴君泄苹
積憂思省覲從教來得得伯父愛姪逾愛兒依棲歸
旆寧遲遲君家醫學傳古先活人仁術稽遺編君其
一鬨試京國何必科第方稱賢古稱良醫能壽民民
壽國壽賴以緜此丹須自六經得君毋但行青囊篇

送仵忠甫年兄還荆湘時駕幸大同報虜欲犯塞

寒風吹砂起千里突騎迢迢渡遂水鉤陳眷㳂太白
高恨不持刀斬妖尾何當結客滅樓煩六飛旋軫還
歸還丈夫相期死意氣豈能泯默居塵間湘雲慘淡
連洞庭每欲爲文弔屈平仰天有語不敢吐恭衆蘭
菱秋露零知君此意良已厚況是才華久推首爲予
再拜酹忠魂窪石爲樽江當酒平生雅慕岳陽樓尚
愧青年負壯遊先憂後樂今誰與月落烟空江水流

送人之江西

楚江迢迢數千里東風夜逐高旌起碧樹參差金鏡
中青山如在簾幙裏滕王閣下繫行舟月白天空江
水流明月在天江抱閣臨流舉酒君應樂

次陸汝亨長官葵雪軒詩韻正德戊寅十一月八日小宴于陸處偶閣下人作項刻轉冥雪下而軒前新葵盛開因以名軒陸先賦詩紀之出入仍其舊也

寒風吹塵九衢黑驚砂吹迸行人立乍疑金鐵聲相
格倏忽煙雲俱改色蔦蘿依附空百尺黃葉隨風捲
無迹嗟哉此花獨不易壯氣殊無兒女惻古詩惟聞
心向日義感真能變常質主人嘆賞重憐惜大揭名
軒期與一顧言永矢列堂北藝施毋令更盈空

爲少司空吳老先生題東吳書院觀瀾歌觀瀾皆院中亭名也

以下
南都

東湖書院何人作梧州吳公親相度公去東吳百世

年念祖時時心不樂遠瞻雲樹輒相思身在朝廷意丘壑東門有地實天成白水青山暎城郭浩蕩浮光素月高嶺峴俯翠晴雲落爰開書院繫前名啓後承前兩無作院中巨扁悉微言此義猶堪醒俗學質經論政集英髦清夜無妨共商確公來松桂生佳色公去猿啼竹林黑觀瀾幾欲障狂流歌鳳翻思停倦翼側身天地樂有餘回首風塵機頓息興來杖屨任所如洞口溪濱恒獨適柳垂拂地雨絲青楓落滿庭霜葉赤山中風景無春冬世路聲華異朝夕平生雅念山澤居蹉跎久負煙霞癖嗟哉吳公歸便得

送徐同知赴任興國州

江上夕霞明酒卮君行正值秋風時輕帆遥指漢陽樹白雲黃葉生愁思君家兄弟雙瑶枝少年俱負瑚璉姿一枝夏出忽中折兩鬢君今仍素絲蹉跎乃始得州佐位不滿德未足悲丈夫立世匪碌碌窮當有養達有施愛人脩己苟無愧豈必佩玉君王墀

楊白花

楊花綿薄無才思飛入深閨飛不起美人情重借吹噓撩亂春風無復已誰知迴薄向簾櫳墮落階前宿水中美人總有吹嘘力其柰沾泥飛不得

明妃怨一

漢宮粉黛三千人邀歡伺寵無昏昕君王按圖召行幸豈知中有王昭君生來未得承主恩安居飽食何足云清夜遥傳管絃響羅衣不遺薌蘭薰罪于稽首來稱臣願婿漢氏奉國琛昭君當行愁緒深徘徊返顧酸人心臨分再拜辭紫宸雪膚玉貌花精神十年不識君王面一旦眷承顧盼勤欲言不言雙淚流宮姬暗喜君王愁畫工總殺成何救虜使在廷難久留始知不出君王意妾生命薄遭蒙蔽身爲他人死更難骨化胡塵心漢地賤妾漂零何足念猶恐深宮難

盡見但願君王審後圖莫教更被丹青賺

明妃怨二

漢皇好內多殊眷擾擾花枝情易倦昭君容色絕代無自來不獲承懽宴畫工一旦來索圖擇取貌醜歸窮胡同時侍女巧相妬多把黃金買粧做昭君寂寞鏡奩空命也何如獨蒙誤含悽上馬雙淚流邊笳落日使人愁昭陽殿裏春如海長信宮中夜轉幽人生失意無遠近古來萬事皆悠悠東草青青數尺墳行人猶識是昭君試看昔日雙飛燕死後誰爲招冶魂

壽萬松山人徐親丈

三茅山前有眞逸手種青松補山缺松成結屋傍蒼
雲時翦虬鱗煑僊术我聞餌术可長生信知此物能
通靈翁年八十尚馳馬飄然體若松苓輕碧巘亭上
月華明幾度吹簫作鳳聲何時了却公家事來與翁
談相鶴經

鳳凰臺懷古

石城煙柳迷春色獨立東風悵疇昔荒臺寂寞半摧
殘惟有牛羊自朝夕江水東流不復廻鳳凰一去何
時來謫僊詩句留遺恨謝傳行蹤滅草萊今古英豪
亦何有不如對酒且啣盃山川尚爾有隆替人事悠
悠安在哉

壽何圖樵六十詩

大江西來幾千里金山屹向江心起江山虬結氣英
豪時有高人出其裏圖樵家住江之邊峯雲水月相
周旋遠招浮丘拉角綺傲睨軒冕輕凌煙今登六十
身康強賦詩飲酒不可量願剰江水入壽觴與君萬
禩同無疆

壽稼軒李老先生同僚李分夫之父也

羡門辟穀凌紫煙驂鸞駕鶴稱飛僊海上一去三千
年寂寥此意無人傳混元要妙難盡宣至今猶有諸
孫賢稼軒先生發真祕袖中别貯長生編太上之功
與立德至道不須從外索却笑荒唐誤後人白雪黃
芽果誰得何如只向實中求願養惟傳能節食推之
有準用有因春種夏耘秋必獲先生總丱即知名正
覺不爲虛誕惑弘開絳帳淑生徒春風處處思遺澤
功成拂袖早歸田隴上秋雲接天碧大書名扁揭華
軒暮讀朝耕樂無斁我知公意良有存匪但艱難要
人識心如穀種驗天眞莠恐亂苗除必亟當年后稷
教生民曆數開基垂八百公今七十面如童能使庶
衢成壽域發祥流慶不可殫賢郎已展雲霄翼東海

青童遠寄書瑤池王母傳消息侯公初度壽筵開齊
捧蟠桃來赴席

題望僊臺今登州城中譙樓相傳爲漢武築臺望僊處以下東萊

築臺人去已千年人去臺非名尚傳蜚廉桂觀久寂
寞落日慘淡秋風前橋山有冢初未識却問蓬萊覓
僊宅至人於世澹無營方士紛紛苟衣食遂館重樓
香霧深可憐一夜花狼籍又不見東覇城東風雨夕
金狄一去傷淚猶滴

與李兩山傳現川游大澤山醉後作大澤山歌

平生頗負山水痾自落仕路遭塵羅偶聞大澤有奇

勝便覺心癢不可援侵晨命駕登山阿相與把酒于
坡陀丹崖翠岫窅無極煙雨寂寞牢藤蘿古來文人
寡經過苔荒石甃無鐫磨我來方值秋日和酒酣耳
熱發浩歌山兮山兮奈若何抑天萬仞空崔我豈不
見虎丘牛首一卷石操觚弄墨有相摩山兮山兮奈
若何

題李方泉內翰所記堯花洞卷 方泉嘗讀書于此

昔年曾說武陵溪傍水栽花花繞堤秦亡世遠無人
到欲扣僊源路轉迷此間別有桃花洞豹竹曾經宿
鸞鳳至人去後悶玄關蒼茫山椒霧冥霧玉堂僊人
身姓李自是長庚重降神峰前葯築讀書臺山鬼驚
聞尚方褒檄書朝下徵時賢羽衣夜報郡守前 方泉葯築解特州守夜夢有羽衣者告云今年中第者是桃花洞少年 商巖帝賚亦如此此
事從來豈偶然

登州觀海市有作

朝暾飛畫海東頭瀉出玻瓈萬頃秋煙霞數處起突
兀中有縹緲百尺之飛樓旌旗輿馬若來往恍惚百
變驚凡眸海傍居民號海市疑有鬼物司交酬我聞
滄溟接寥廓吐納大地爲沉浮太虛無形氣有象此
理未用窮冥搜豈不見月中桂兎斯毛髮廣寒宮殿
尤悠悠日斜泯沒不復見惟有島嶼仍中流吾覩無
盡彼有盡象罔邀失迷陽侯世事紛華類如此仰天
大笑驚潛虬

長短句

漁樵共話圖

荷薪山中歸賣魚江上住邂逅在青林一笑欣所遇
弛子肩上擔傾我筒中酒子飲我當歌我醉君勿咎
我醉便從流水去君行應逐白雲還茫茫今古知誰
是他日相思雲水間

登蓬萊閣

不見蓬萊山獨上蓬萊閣欲從閣上望僊山海水微
茫煙寞寞蓬萊閣蓬萊山古今化去誰能還閣中遊
客隨時換山上浮雲盡日閒

六禽言

泥滑滑杖短泥深無力扳陌上行人泥沒膝屋角啼
鳩聲未歇利口反復何所無天上陰晴由汝乎
姑惡姑惡姑不惡小姑嬌小嫌纍薄厨中苦辣姑未
知汲水洗鍋重煑糜
提胡蘆沽美酒春到村村自花柳今年酒貴不堪沽
百青錢未滿壺

脫布袴年年典當還逋負今年寸縷未遮身鄉胥預擬機中布

不如歸去溪南溪北皆堪住杖藜徐步看耘耔從來識得田家趣

行不得哥哥山深月黑豺虎多前有矰弋後畢羅雄孤綏綏㹠渡河東方未明柰爾何

遲菴先生詩集卷之二 終

遲菴先生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夏日齋居偶成 癸酉

何處堪忘暑蕭然靜室中一經方對越萬慮自消融秀色連深竹繁陰落老松不須移榻就在處足清風

用方思道韻寄謝㟲南洲先生

高情方在想忽爾墮郵雲風許長江共梅從故國分新春逾老勁善政足流聞吏喜峒猺息陰崖轉煖薰

公時與冠常山冠甫平公寄予二詩一云歸人爭渡晴語且停語動長江來順風一息千里征一云寒風託飛鴈傳語故山梅明歲春消息憑君早寄來故前聯用其意答之

贈河南王醫士 蕭尹之外甥

昔人乘鶴去遺慶浦人間夜月青谿谷春風緱氏山三塗龍氣在千載鳳笙閒歸到如相問長淮水正寬

寄于武選塋中

憶昔觀光日連牀議論同斜陽蒯門樹殘照禁垣鐘戀國心徒結冲霄志未通幾番清夜夢猶在鳳城東

辛未予與塋中同寓崇文門外塋中登第予失利回

同吳相士登北固山覽大江有作因贈

爲憶東林勝來登北固山清風如有約斜日尚忘還辯樹迷江色看碑滯蘚斑且勤雙碧眼爲我歷𨷂間

出楞嚴

劃開從浩刼怒氣隱風雷勝據三吳會源從萬里來
波間黿出沒日落鳥遲迴意在游觀外傍人莫浪猜

為劉新之題種瓜堂卷（其高祖號種瓜處士）

合傍種瓜地樹裏種瓜堂積雨催花落疏風引蔓長
瑣窗喧夜傲螢動亂晨光尚憶堂中客遺榮與世忘

八月十七日同張明之及諸生宿金山二首

石氣秋逾塞登臨一快哉凭欄看日出垂袖引風來
白露淮山曉青煙海舶開誰當共昭曠獨上妙高臺

其一

不有躋攀足誰能着此峰水光天上下秋色樹青紅
室淨蛟龍雨旛高鸛鵲風酒餘豪興發昊昊欲飛翀

其二

又一首寄段廣文惟公于武選瑩中

洶洶知何極危流安可航紅輪翳遠樹白練掛虛堂
上恐威鳳舉下疑長鯨藏含情不能寐對酒空彷徨

送顏惟喬知許州（特在京師）

憂國心無巳逢君道不孤平生高讜論此日見佳模
春滿河陽郡寒生冀北墟漢庭崇刺史題屏待還都

居庸公退獨坐（戊寅）

吏散儀門閉焚香坐小堂靜中還造化睡起到羲皇
名利逖何用貪嗔久已忘雲山如有待相對意何長

送陳鳴韶使河南便道歸省

上使銜王命高旌起驛樓星河三晉曙風露八陵秋
錦爛登堂服蘭移渡洛舟籌邊資善策鄉上莫淹留

酬同年任象虞祈雨有應詩步來韻（以下外類服闋後）

應感真無爽天人若有情至誠方對越大雨果時行
為政當如是遺民得更生迂疏知帝力喜抃坐天明

雨未止不及走謝先申以詩亦次前韻

滂沱一雨後蕭颯尚餘情被德當趨謝因泥阻未行
捲簾秋意近倚閣暮濤生巳覺周原上黃霞潑眼明

雨後約任象虞拉孫平甫過城南別墅小飲亦
用前韻

積雨收餘潤前山送遠情犧羊方社散驄馬出郊行
瀲灩湖光接蘢葱野色生何當攜仲益來看白鷗門

秋日與客過烏龍潭靈應觀

好景逢嘉客靈山踐勝遊馬馴苔徑滑龍穩石潭幽
落日催殘酌清風颯素秋追歡茲偶爾終念在滄洲

九月十五日過金山時久雨劃然開霽喜甚既
而黑雲復合感而有作

江城連月雨喜復見朝暾浙瀝聲雖歇陰晴勢未分
黑雲連疊嶂紅日暗游氛且莫生愁緒天高或可聞

寓金陵官舍月夜獨坐有懷吳師夔廣文甲申以下

南都

地散官無事堂虛夜更清月摹高樹影風度遠鐘聲
壯志今何似浮名信可輕遙知同調者此際若為情

游牛首山次秋官劉鶴城韵丙戌

十年勞夢寐今日始成行山隱前朝寺墳迷舊王名出安德門路傍皆古塚微煙棲岫杳清磬出林輕尚愧莊生解
猶齋物外情

登獻花巖次劉鶴城韻

駿尋忘歲邁拍塞付春酬一雨潦初盡羣峰黛若浮
綠陰將着子黃鳥欲遷幽已覺韶光暮寧能負勝游
是日諸公欲自牛首卽旋僕強之過花巖寺

送高公次曹長赴四明

故人向東海千里思悠悠雲氣通三島風光滿十洲
閒過育王寺獨上甬江樓回首滄波遠知君念舊游

初至郡次韵謝任元朴侍御以下東昌

[illegible]平生惟直道寧敢論輕[illegible]
[illegible]光過[illegible]

喜雨次韵奉謝任元朴二首

好古吾焉敢言愚則匪今往時有仁侯心好古初政到于今民情真
可見天道豈難諶積雨生秋思清風滿素襟比堂蕭
養久猶自繫情深其一

齋居方永念好雨忽西來瀌瀌夜未已苗苗青漸回
因思誤吏歟舊業多荒萊行當理遺荄善端得深培
其二

春來幾竭澤雨士滿雲墟勢甚枯魚泣情同嫠婦嘆
自躬思解組得雨幸彈冠更願炊粱積從今免在官
其三

送同僚施翼之守平度次樵巖居士任元朴韻
四首

青齊本同壤此去路非迂性善今猶古玄同智若愚
漢廷推別駕昭代重分符君亮秉高節蕭然仍故吾
其一

匪久無循吏君猶長者風不違心猶物卒以舊成功
始建議開新河君獨以為仍舊便後竟如君言吾道非終厄天心自至公澤
名眞戲耳何必計纖洪其二

於事非求異於人不苟同凡諸一切有如景在空中
迎定還非定求通未必通泊然惟順應此是大庭風

白日流何速青山特更清松風縈遠響蘿月湧新明
樹杪聞齋磬巖隈見佛燈因悲在塵境空負此時情

自大澤山暮歸

暮色催行客斜陽忽半山僧隨雲入定鳥認樹飛還
鐵騎催霜角朱旗閃石壇西峰無限意忙裡失躋攀

過濱都宮在棲霞縣境有丘劉諸眞人像在後殿

儼侶今何在堂虛夜不扃荒碑空歲月遺像自丹青
澗水與猶綠軒楹日漸傾料應蟬蛻後無意及山靈

送中丞袁靜菴先生致仕歸用出入格

直道難諧世斯言信不虛久欽荊尹色應笑上商權
用舍初無與身心常晏如爲公增曠達長嘯欲投繻

擬眞率會

有月不待滿逢花即是春園蔬四五味親友兩三人
坐次循庚甲爲懽任主賓投壺與棊奕負者更推新

萊州九日

九日東籬下蕭然對菊花他鄉無酒伴瘠海少魚鰕
漂泊眞吾事蹉跎念歲華故園歸便得此道不須嗟

送少司徒將老先生省墓詩

聖主隆新化元臣寵錫周錦衣還及晝桂棹去逢秋
月靜黃牛峽霜清白馬洲江城梅欲綻企首望來舟

五言絶句

南園

睡醒荷氣凉琴罷松陰短散步適天遊清風一襟滿

題扇景

緑樹兼紅樹山亭復水亭往來無定着意到便成行

又

木落茆庵出溪深獨棹歸自無塵迹至不用掩柴扉

又

釣艇沿溪住柴門傍水開客來還自解不用鶴能催

又

幽居少逢迎忽有遠來客豈無君子情山深林易黑

又

春水逾苔緑扁舟似葉輕水平舟去穩黄帽莫多能

又

瀟瀟三五莖清光滿窻牖不與君子居渭川浪千畝

又

秋水白浩浩虛舟倚江皐不逢濟川手有識將誰操

又

數椽茆蓋屋一徑竹編籬自是忘形久休嫌接客遲

又

閒倚青藜杖來依緑樹陰未知行處樂難識坐時心

又

故人今何如久在山中住何時抱琴來逕秋夜聽雨

七言律詩

正德巳巳元旦有感偶成 其年大饑

一夜東風報歲端曉來庭雪已消殘人情總似秋容淡和氣却從春意還猶幸有書消日易自嗟無粟活人難藍袍雖脫時長嘆白髮雙親未得閒

和題共蔕雙芙渠

兩枝相倚水雲鄉共蔕聯芳夏出常爲厭孤單愁夜月故携伴侶媚朝陽低回似結三生夢瀟灑同澆百蘊香妖豔自來多勝德敢隨時俗説祥

又

若耶溪畔繡雲鄉未見玆花獨異常半面啼粧潮暮雨一般深色醉斜陽瑶臺夜坐同驂鶴漢水春遊遠度香願使陽和均百穀更因農扈報休祥

又

相扶照水鬭新粧百媚千嬌未肯降舊侍昭陽俱第一今來水殿復成雙同歸洛浦雲迷峽並涉湘波月滿江草木本來無定性標州空自費文嫡

又

秋水盈盈照靚妝等閒花卉望風降碧雲捧出金僊兩綠蓋飛來玉女鬟色合青瑶明炫日光分白羽暗摇江莫教移向耶溪種越女相看解斷腸

歷事南臺漫賦

久客懷歸思不禁帝鄉風物倦幽尋六朝遺蹟同秋盡一統雄圖得氣深血食尚存關氏廟銷沉不見陸家林阿蒙只向吳門老不負隆中輔漢心

又

仗劒西來歲已深塵埃誰辯價千金虛慚廉帽雙蓬鬢久負斑衣寸草心凉夜故爲孤客永清燈如與故人臨夢中猶憶城南路十畝琅玕月滿林

又

遶庭止止復行行踏碎空堦皓月明凡物有情俱是妄於身無補最爲名心同流水何拘迹興在先天未立形俯仰乾坤成大笑胸中魁壘一齊平

段惟公白金臺以詩見寄即韻以答

孤心久託上林梅不逐羣芳孟浪開唐代漫傳催發詔漢宮空築避風臺暗香疎影逋僊句綠酒微波太白杯幾度雪殘微月夜牕前疑與故人來

寄蔡綏齋兼柬乃郎伯讓

顧龍山下水平磯十里芙蕖勝越溪波瀲灧時魚戲躍柳陰陰處鳥于飛秋風隴畝傷遺棄春日樓臺憶舊題聞道中郎勤著作近來製錦想盈機

送人還楊羨

東坡四海行幾半一到荆溪意豁然（東坡嘗云吾入荆溪意思豁然）我亦倦游懷舊隱君應此去愜前緣（東坡欲買田居楊羨曰殆是前緣）秋畬禾黍携紅友春水菰蒲薦白鮮買地更思多種橘未應楚頌帖空傳（紅友楚頌皆東坡語）

送孫曙冠帶還鄉兼呈時學侍御（以下俱在京師作）

昔年猶記宴君家伯仲詵詵氣總佳岐嶷驚看兒雀弁恩榮喜復換烏紗來時堤柳還成蔭歸到江梅未放花便道更憑傳柱史近來時事類棼麻

初入居庸

疊抱廻環勢欲翔倚空青碧忽開張地從混沌留門戶天爲華夷立界防廊廟自能調玉燭山谿豈但恃金湯胡兒莫作跳梁態　天子臨邊自受降（時駕幸大同）

允馬居庸承陶汝明寄書以司馬子長見擬詩以謝之

敢以塵踪擬子長偶叨任使得徜徉平生頗恍烟霞

味此日眞澆冰炭腸西去千峰横紫翠南來萬馬驟驪黄每聞民隱酸人鼻未敢臨風賦陟岡民有言詞一室女偕馬者

題楊都督風木餘哀卷

中興老將楊無敵正統己巳之變乃父戰安定門有功內助還高絡秀名都督嫡母與乃父俱早喪生母龔氏有賢名夜月龍沙空虜帳秋宵膏火熟兒經至今部曲思精鋭尚使閨門慕典刑地下有靈應瞑目已誇生子似西平

送同年方行可出宰南豐

別離情緒不堪詩況是春光欲暮時折柳難攀南去馬看花猶記上林枝乾坤清勝仙都觀今古文章子固祠擬向盱江尋五老桃花原上寄相思

往方山尋漫塘先生墓不得感而有作壬午乞便養南還

先生恩德被茲鄉百世猶宜講未忘誰謂姓名猶赫奕已令丘隴乂妻京雲邊松樹庵何在先生嘗結庵在桃花山西乃父雲茅先生墓側號雲邊有雲邊種松詩山下桃花水尚香獨立西風倍惆悵欲將心事問蒼蒼

送于素齋赴貴州參政

人生窮達豈能期四十腰金未是遲平易要知民可

近聰明還恐吏能欺才多揮霍嗇爲累口快譏訶最不宜莫道君門眞萬里皇天后土有深知

送徐子正赴襄陽守以下南都

襄陽千里古通都此去從知德遠敷吾道本來惟簡易斯民久矣困追呼南州想見歌來蘇北舍眞成覺與孤公暇定應多勝集卷樓肯憶仲宣無

送楊汝忠之任長沙

一麾出守及春明千騎懽傳動列城世降閭閻多赤立公其保障爲蒼生故應衡霍春迴早已覺瀟湘氣頓清不用臨江羨秋水使君胸次玉壺冰

送韓廷延之任岳州

人生五馬已足貴何況君今兩鬢玄前輩典刑猶可考近時民病亟須蠲山横落日青楓外城倚斜陽綠漲邊公退定知多賦咏雙魚無惜寄文箋

金陵雨後望方茅諸山懷缸畨田舍寄新之老友

雨後遥看爽氣浮巾車何日遂山游廿年已覺因循誤二頃元非爲食謀綠樹結椽雲繞屋引泉灌畝水平疇青山不與人爭少留得清光照白頭

懷故園一首録寄蔡伯護諸友

一畨風雨送新秋想見園林事事幽紫翠遶庭摩虎
耳珠璣堆案剥雞頭碧池露折蓮房滿香逕風梳柳
帶柔爲報主人多貯酒歸時須判約頻遊

飲金山聽潮軒與方冊徒思源丁水部敬夫鄔
烏程佩之聯句進表歸

偶陪佳客過金山方屢辱樽罍覺厚顔王黃菊有情
留我醉丁青蓮無恙遲君還鄔江魮月影疑侵座方
殺鳧爐烟憶鬬班王辛卯與丙省奏事香案前爲鬬班出新唐書坐此流
連嘆蓬迹丁不堪東去水潺湲鄔

送同年劉振廷赴配所以下南都

孤忠畎畝尚惓惓何況官居日月邊三黜豈能回直
道一誠自可格皇天平生懶看懷沙賦未死俱爲報
國年我輩却宜常自反絲毫有愧不爲全

送方時舉曹長赴浙江少叅

昔年場屋慕蜚聲每恨知名識未曾已分南來多麗
盐不堪東去更關情歌童雲外傳金縷候騎沙頭擁
玉缾料得爲民心更切湖山雖好總稀行

同年王遠吉約登西山道院予先至有成乙酉

爲愛西山爽氣生主人未到客先登春過強半寒猶
壯天與微全步更輕劍氣已隨風雨盡吳王鑄劍于此忠光
還共日星明晉卞將軍墓在山下憑闌意在游觀外墻角花
漫有情

登牛首山末孫陪我潺亭僊長共談眞諦偶成
一律

山行剛及雨新晴未造禪關氣已清疏磬出雲聲縹
緲浮圖倒日影層層春深幾見龍騰鉢夜靜曾聞虎
聽經欲向眞空傳帝鮮悵無高子論三乘高善談玄理

考功豐存禮爲作遲菴圖因成一律書于左方

見事遲遲仕亦遲遲中意味頗深知與其急走多顛
躓何似徐行無嶮巇歲晚松筠滋蓊鬱春風桃李任
芳菲他時也有先人處早謝軒裳更不疑

憑虛閣望大内有感

蓬萊仙闕對珠宮輦路曾經駕六龍青瑣流塵空夜
月玉輦承露動秋風烏窺幽幔啣花落雲擁高臺纂
樹重樗散久慚間賦祠珮聲猶記鳳池東

孝陵隨祀

鍾山龍氣與天通　聖祖旌旗在眼中秋色不沾陵
下栢春光常滿盬陽宮再清六合乾坤正此去千年
雨露同回首蒼梧雲窅窅翠華何處問重瞳

與高潺亭[illegible]西閣徐榆溪登雨花臺飲安隱寺

分次壁間韻得臺字

偶因秋盡一登臺，臺上煙雲次第開。白日半從忙地過，青山不受俗塵埋。風飄殘葉緣衣墮，鴉帶斜陽向客來。此地逢君更何日，殷勤莫放手中杯。

與高功次曹長奉同劉毅齋馮臚鄭孟溪尚寶黎仰止銀臺顧小涇掌科登永寧寺木末亭有作

常擬相邀作勝尋，此身應愧未投簪。息機久共禪心淨，多暇難忘帝力深。落日平山寬欲散，斷霞依樹景初沉。清時莫惜游行數，漸覺登高足不禁。是日劉鄭諸公俱令吏掖持上山

送范希平曹長赴杭州分司 癸未

聯鑣幾共踏勞塵，政喜逢君又別君。我輩豈能工計算，斯民久矣困因循。弄潮江上應嫌蚤，放棹湖邊尚及春。為訪孤山梅發處，暗香疎影屬何人。

元日餞顧雍里於驛亭用留別韻 以下東昌

都亭分手倏經年，此日相逢意轉憐。覓夢久懸萱樹側，歸期准擬及瓜前。褒衣自笑齊兒袑，長袖常慚能老筵。珎重故人留別句，一番展誦一悽然。

又

故人南去幾重來，千里情分酒一杯。春信喜從天上至，離腸又向曆邊迴。謾憑纖手傳生菜，愁向歌聲聽落梅。立馬河梁無限意，不堪斜日更相催。

人日餞姚雪漁用顧吏部韻

老矣無心春去來，偶因送客一啣盃。蒼茫野色春無盡，和樂禽聲煖乍回。歲月驚心縈寸草，家山飛夢繞孤梅。能豐畏壘慚無術，惟願公家早放催。

又

治郡無功敢計年，老來作吏自應憐。寧堪局促居轅下，祗合寬閒放水前。鴻漸已知乖夙志，鹿鳴誰復念初筵。胷中舊物原無恙，脫却樊籠即浩然。

登望嶽樓有感

百尺巍樓四望通，可憐身落市寰中。烟雲空有干霄氣，塵土難辭混俗容。自媿登臨非庾老，未妨高卧有元龍。何緣借得神丁力，移向蓬萊第一峰。

上疏乞休燕居省念一首

聖恩物物荷陶甄，應遣衰愚得自便。明月一川還舊隱，清風兩袖壓歸韉。豐年自恨非桑梓，窮室猶憐尚緜緜。惟有此心推不去，一番省念一凄然。

奉和大方伯王蒼峪先生 以下寧波

笑貺平生識儁豪聞名此日幸親遭新詩勝有烟霞
氣野老慚羞澗沚毛薦剡濫塵循吏牘先年衔察錦衢漢棠有絲
郡可方循吏之語遺經空醉古人糟思公未有參承便翹首
孤山素月高

又

敢論盧後與楊前夫子高名已有年三晉舊傳龍在
野一飛果見鶚冲天不矜勢位今誰及自嘆衰遲世
所憐擬向青雲追末契妄將俚句答佳篇

又

萬壑秋聲夜轉豪海濱城郭水週遭畏人鴻鵠思騫
翮攫食狐狸欲竪毛香稻軟炊霜下白鄱俗名甕醅紅
泥臘前糟豐年幸喜多稌黍露積當如太白高境中太白
山最高

又

王母祠西北渚前一川風月自年年魚衝菱荇波搖
日座隱松筠樹拂天芳草尚牽游子恨香苔空受洛
花憐扣船何自同漁父細和滄浪擊壤篇

九日登市舶司山亭

老大功名意轉微重嗟筋力故山違烏窺脫實衙還
落蜂自遊絲墜復飛九日未堪黄菊佩西風聊試□衣

荷衣歸期尚隔嚴霜外獨倚斜欄送落暉

送郝少參赴江西以下東萊

失脚紅塵久倦飛每逢離別思依依灤亭秋信驚蟬
咽楚國春光稱牡騑江上樓臺悲帝子湘中烟雨闇
靈妃故人相見如垂問已拂華陽舊葛衣

送同年張南濵觀察江西

廿年科甲忝同登更喜同門共一經予與南濵俱出王順渠門下
已後程佐典禮樂久推房魏立功名江空月白滕王
閣水遠雲長楚觀亭公暇不須多眺詠太常聞有奏
書銘

七言絶句

南園雜詠

魚樂亭前綠繞流時來凭檻看魚遊主人自信無芳
餌不用傷人說直鉤右魚樂亭
涵碧亭前艸樹深一潭秋水碧沉沉閒來竟日潭邊
坐澄定虛明識本心右鑑初潭
臺前月色麗春容臺上垂楊面面風抱膝時來唯獨
坐不知世有幾人同右吟弄臺
巍亭小搆最高峯萬里乾坤舉眺中濁酒三杯豪興
發一聲長嘯欲凌風右舒嘯亭

聞鴈

鴻鴈嗷嗷夜度河也應無處避張羅憑君莫話豐年
事條到豐年網更多

鴟夷子皮

世間浮利與浮名看破都來水上萍能道陶朱真達
士扁舟猶載寶珍行

讀鄭侯本傳

殷勤請乞業貧民蕭相于高識未真自古功成危寵
利可憐巖下貫珠人

題葬書後

枯骨安能福後人先賢此意實悠深奉藏遺體須服
慎到此方全事死心

竹亭爲虞汝讓題

曾聞玉雪霜前看此千種琅玕一萬根信是昔人賢
厚孫枝又見長龍孫玉雪其乃鄭總公鼎號也

寓其佛寺有懷故鄉諸友偶成一絕寄蔡生

背樹中

去國兼時幾有鴈故人連月恨無書那知籬下
後正是山頭悵望餘

寫便面寄故鄉親友戊寅三月

湖山新景近何如北鴈南來未寄書開到楝花春欲
盡好培蘭玉應時需寄黃楝菴兼似乃子秀才

城南竹隱酒爲徒病起還能似舊無欲表相思媿無
物清風願與故人俱寄段竹隱

別來王事靡寧居況是平生懶作書一握清風代瓊
玖故人情意未蕭疎寄王淵之

京口留別同年李震卿張席珍時中秋後一日

小舟今夜月明孤愁思因君愈鬱紆爲報風流雙柱
史新冬還擬共投壺

寄萬松主人徐老親丈

亭外山光潑眼新亭前松影走虬鱗何時載酒同君
坐洗此胸中萬斛塵

泊任城

太白樓前月上時滿山晴雪玉參差橫吹一曲無人
會烏鵲飛來立樹枝

夢故園

竹林裁就便成歸想見新篁籜已稀夢裡不知身在
客猶呼童子課編籬

題扇景

古木長藤往處處高山流水意沄沄寧知驢背閒唫

者會是侯門掉臂人

西湖煙煖柳初齊踏遍春光路欲迷褰衛未愁花雨滑草堂只隔此峰西

卽扇景題寄劉松石

汗漫江湖已十年故人消息兩茫然鴈飛若下瀟湘去爲語平安懶寄箋

題煙溪竹屋圖二首

美人邀我湘江曲遶屋篔簹碧玉姿今日重來惜分手小橋煙雨不勝思

美人家住湘江曲繞屋琅玕綠作團欲寫相思傳鴈足楚天風雨不勝寒

夢中作

幾度相思夢裏尋一庭花雨卧春深如何愛弄桓伊笛不理文君玉指琴

江上

江水生寒咽不流笛聲何處起滄洲鴈飛也似思歸急何事悠悠未肯休

次韻答顧武祥四首

坎止流行自有時閒來拄笏看雲飛閉門卽是眞丘壑何獨西山可採薇

此中山水可登臨未必諸賢共一貫心爲報吳門舊高士清襟原不受塵侵

莫愁湖上花如許夜色分明浮白初何時移棹向深叢掀蓬共聽蕭蕭雨

試將斯道觀無盡須識吾生本有涯不向閙中尋靜處他時何用怨年華

無題以下東昌

執版趍塵拜下風當年刺史已三公請君未論臧三耳猶恐金箆刮未工

思歸

買田築室傍湖溪更欲臨流作釣磯慚愧十年空祿碌不知何日是歸期

將入　覲寄姚雪漁

清風兩袖去朝　天百姓無勞費一錢幸遇河清是年黃佐村報河清身已老此行應放早歸田

題僚友施南村行樂卷

數株煙樹繞茅茨此是南村獨得時他日相望隔千里風聲月色不勝思

自四明解任赴萊州過清江有感劉寵一錢之事偶成一絕

鑿井耕田樂意眞堯民未解識堯仁百錢出餞盈八令
者猶是當時好事人

題黃山谷所作四休詩序後 以下東萊

知足無求是四休德人胸次本悠悠客來煮茗供清
話何事猶談及貴游

讀桃源記

桃源本是人間地誰道眞能幻有無不是漁郎無覓
處世人元未識迷途

長壽宮

宗廟還疑有鬼神可憐文毋意猶勤渭陵蕭絶應遺
恨不納昭君納政君

清平曲

興慶池邊花解語沉香亭上月含明君王自按清平
調不道人間久不平

宮詞二首

金魚聲合晩鐘殘錦瑟寒生促柱難譜就雲和還自
歎祗應閒向月明弹

紅紫紛紛鬬豔陽君王無暇御披香春深花老無人
見空對東風舞一場

移花

紅藥朝來趁雨移異鄉春色也相宜故園又是經年
別花落花開總不知

對竹

矮竹叢生無遠趣開牕相對亦悠然俗緣祛盡知何
日腸斷瀟湘若個邊

落花二首

墮粉飄紅滿路岐半隨流水半粘泥上林總有花千
樹禁得狂風幾度吹

委草粘泥日漸稀令人未解惜芳菲莫教容易風吹
盡留取殘紅絆夕暉

歎酌

花枝當席舞娉婷更着微風更有情誰遣黃鸝功絲
管偏花時送兩三聲

送春二首

鶯老花殘蝶到稀瀟瀟風雨送春歸主人未得同春
去悶倚東風詠式微

種花人去蘂空發寞閒庭伴綠蘋花是主人身是
客不知何地更逢春

海山亭春望

神山迢遞接僊洲風起楊花滿戍樓南望不堪頻極

目白雲飛處思悠悠

夢歸

故園舉發長爲客此地看舉樂未湛芳草不迷歸去路夢隨蝴蝶到江南

十月九日宿棲霞山民家老翁年八十餘持酒出爲壽因憶是日予初度日也爲書一絶[以]

去年此日逢初度皂幰寒衢萬里沙地名在昌邑縣界即漢武帝祈禱處今歲偶然成一醉不知身宿埜人家

十六日對菊開爲方御史所劾命酒成一絶

過却重陽已七晨斑斑黃菊滿籬春莫隨世態貪逢節須識秋容久更眞

過萬東陂

綠楊深處出炊煙鷄犬相聞井甸連安得家家收萬束人間常見太平年

六言絶句

與王文用劉新之宴孫思和宅以鳥啼山客猶眠分韻得猶字

樹豁峰雲碧墮花明澗水紅流山下主人愛客醉留十日情猶

新之得啼字因余詩先成索余代作

霜寒嘉山樂境况逢佳客同携茶罷松陰鶴返酒醒花外鶯啼

即景次王荊公韻

雨後松姿翠滴風來花氣濃酣身世覊縻海北夢寬日夜江南

遲菴先生詩集卷之三終

遲菴先生詩集卷之四

樂府詞

糖多令北固山五聖廟步壁間韻

紅日照滄洲長江天際流偶乘閒徙倚危樓懷抱近來殊激烈胸貯海氣橫秋談笑取𦍑頭世人曾識否這雙眉不着閒愁五尺焦桐三尺劍任到處是佳遊

八月十四夜望揚州

黃葉下蕭蕭西風捲暮濤兒中秋只隔今宵明月揚州空在望迷鶴背斷纏腰何處聽吹簫碧天縹影杳記當年曾醉藍橋一竪瓊漿煙水渺荒雨約負雲招

喜遷鶯送董應期赴召

民窮運蹇方仰賴時賢撫綏扶植眼底紛紛風靡瀾倒誰念蒼生休戚細論金沙名宦要似我公難得人盡說有劉侯德器（麻城劉公訓）魯侯風力（遼東魯公義）擬定蘭臺客昨夜天邊豫報真消息風轉金飈霜飛白烽傳隼橫翀快擊豈但狐貍竄伏直使豺狼屏迹願從此便振揚綱紀福沾千億

滿江紅爲邑父老作

三載金沙做多少驚人奇績真箇有經天手段覺天還窄堯李連城紅欲煮桑麻遍野青無極聽兒童父老總喧傳賢侯力丹詔下龍光赫錚車召王程亟往攀轅臥轍怎生留得靈雨乍清南浦路郎星已照西臺席想繡衣他日按江南歡聲劇

風瀑竹送于典史考滿

世道而今別看年來是非非是儘多迴折滿路朱旛紛壹轂幾個能脩職業欲火把心田燒熱雙眼平生空四海倚巍樓笑指天邊月情無限對誰說清風一派冰霜節又那知等閒落與于君收拾三載官囊如鐵冷誰信起家刀筆總羞死濫登科甲船到安流須把柁愼休教末路成蹉跌使千古慕聲烈

題趙大尹獲薦彩障辭

伏以桃李盡在公門薦賢才固惟爲 國珎實橫於道側快覩者宜所爭先恭惟賢侯趙大人冰雪丰稜英莖韵度自蜚聲於右序卽策第於南宮志蘊經綸小試鳴絃之手材堪補衮先呈製錦之能曩在淮南賢名籍甚今來江左德教沛然跡所至而有聲才無施而不可是宜光登薦剡章滿公車也敬陳俚調用助工歌詞曰補天手段青雲器暫屈花封聊小試一琴一鶴舊家風而今又有賢孫繼事到無留滯一㳄恢芒刃游餘地畫堂深簾垂晝永蝴蝶上階[illegible]

向淮甸起天遣吾民均受庇一泓清映玉壺寒等閒
不受纖塵翳碧重山公務看徵書佇當催上拜筆發
文陛　右調歸朝懽

題鄧士魯獎勵彩障辭

伏以陽道州直言斥外宜太學之舉擩汲淮陽雅志
留中固漢廷之虛宁恭惟文溪鄧大人英標嶢崎傑
韵邃清浩氣與劍閣爭高詞源竝峽流俱下爰自踐
揚之始每塵獻納之忠論諫雖未及數百篇開陳已
深得第一義風采聞於當世膏澤下於斯民茲焉暫
屈哦松盍見後凋之操行依温樹佇聽前席之詢豈
州縣之職所可久勞諫公侯之後必復其始爲章初
上與頌文帷聊抒衢巷之情用贊工歌之末詞曰曾
是玉皇香案吏紫禁幾年持橐侍筆扛九鼎力回天
冰雪厲松筠氣一日直聲聞四裔　聖世憐才寧久
棄宣室方當思賈誼煌煌薦剡自交馳人共企公無
意吟罷松陰風拂袂

洋菴先生詩集卷之四終

〔明〕胡侍撰

胡蒙谿文集四卷續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刻本

胡蒙谿集序

賜進士第徵仕郎中書舍人章張寺謨

蒙谿先生韓產也弱冠舉進士與信陽何中舍樵郡薛考功齊名以鴻臚卿西諫議免歸著有詩文板行屬余為序余素檮眛謬忝交知嘉覩斯集寔不容辭叙曰夫自六義輟講而詩教寖衰五傳異觀而文體漸裂師工失其真授學士惑于它往而今昔殆不相及矣務艱者氣鬱而不信樂易者神渙而弗耀侈博者意累而靡潔執簡者情凋而罔志隨寸曲就代豈無人揔究詣極殊未多覯也若

乃榘度遵循于逸軌意旨經理于淵宗辭采延攬于名彥音節酌擬于元聲而斯集者可謂得之矣良以先生英靈降嶽傳浹絕人刃解之窾超契精機獨照之匠妙悟神運是以學不泥往力振古風文不附時盡削凡品孤轢與楚漢同驅奇標共陳韓並峙冠冕藝囿衣被詞人卓哉一代之言也彼近世思不適圜而極貌摹倣識未周洽而委心剽竊支辰弗經踳駁可厭篇帙雖富其何以稱哉是知斯集之出聰智者菀其鴻裁沉冥者醲其駮辭易聽改觀胥淪故染家傳戶誦别起新聲嗣是而宗作者又自先生始矣朝章野紀他集數種已播傳于世顧先生華年未艾今問方殷繼此者姑有俟云

嘉靖二十五年冬十月一日

胡蒙谿文集卷一　　關西胡侍承之著

序類

送丁羅江序

丁伯子澤如蜀宰羅江也都之亭鄉大夫祖焉曰丞矣蜀哉王靈之所鮮及也雖然羅也小以伯也之材其幾弗濟矣丁伯子曰夫宰邑之令而民之主也羅雖敝有民人焉毘德以事猶恐弗濟其誰曰小與其滯乎其政遂良袪蠹省刑輕賦而殫其忠信焉民將賴之書曰無遠弗屆又何遠其或不然而厲民以逞

則惡之播也滋衆郊關之內天子病之胡大胡小胡遠胡邇夫命之主而厲厥民民誰主主而弗主焉攸令胡仲子聞之曰伯也其後淑夫惡遠嗜邇取大釋小難難易易其誰不然伯也弗辟遠弗辭小而抑難其易焉可以徵來矣夫難易之階也忠信民之軌也苟非先難後將何易難而忠信民誰弗親民之所親君必邇焉小往大來吉無不利

送冀州夏吏目序

維嘉靖二載夏六月維天官冢宰乃稱舊典試天下士以言乃獻諸天子乃授以職職小大維其言時維冀吏目乃得關內夏侯鈿維冀在京輔爲郡維名郡有守丞判維吏目卑昔仕是士才賢孔富其在徃漢時則有若張敞朱博蕭育周舉在魏時則有若邢顒在晉時則有若山濤在唐時則有若賈敦頤裴守眞在宋時則有若李沖魯有開咸刺史牧令司馬是士維顯從事職孔卑咸揚厥流惠穆然休聲夫冀在昔維郡維縣從事賢乃維顯刺史牧令司馬殆不勝其紀豈其崇降授繇德否或史微從事畧不以紀然顯何以稱焉蓋聞

之上知弗移中人化居夫辟公卿伯天子所志守令庶尹王人計之追嗇從事之流則不能自通於上王人又不齒焉故志於天子則思懋政討於王人則思趨事凡以求自見也無所齒則著其賢維難職孔卑則祿微而守易墮夫匪貞其內其誰能弗餒以移是故從事維賢維寡夫今夏侯職維昔從事是視居難著之地守易墮之秩襲勵賢之風若維中人之畫是在夏侯其維顯也之齊是亦在夏侯

送楊鶴洲先生序

楊鶴洲先生曾督學於楚楚在南爲最大藩其時官

於是者莅鶴洲㝡名邑又歷政於秦泰於北藩亦
最大亦惟鶴洲實爲最名朝廷嘉之乃升山西左方
伯蒙谿胡子告之行曰夫海內十三藩列爵惟方伯
爲最長屬者雲中卒敢行稱亂賊殺大吏挾署置將
須要脅賞赦壷關賊跡而効之佷突豨騁軒囂睢盱
由羌狄然朝廷不得不與膺懲之師而車騎糧饟之
奉甲胄矢弓戟盾矛櫓旂幢之給往來賓使之費不
得不取諸冀代汾沁之民其經畧之任方伯實總之
今山西視他藩爲最繁然有司賦歛率以趨辦爲功
勢必株繫無辜榜笞掠立以從事其死乎民也不量

其國澤若蕉焉不止也夫雲中之卒壷關之賊賊也
冀代汾沁之民赤子也繇賊故而殘厲我赤子以至
於死仁人之耴民靡若是也今雲中卒制宗王爲質
保嬰堅城壷關賊倚負阸薛其出難致也不周算集
思以伐其謀而惟攻焉之恃而或苟且姑息撫定是
議所謂策之下焉者也抑下焉之策圖難致之虜決
勝之期蓋甚遠也方朘削吾赤子而日魚肉之是未
戰而力已詘矣山西民瘠且貧較天下爲最困又今
年夏旱無麥無穀秋霖雨禾萎穢不實民方流離輾
轉不能免於溝壑發庾廩賑之循眀心弗給而頓嚴徵

科以械追之是毆之爲雲中而滋壷關之寇也此其
夫最可慮也余嘗從先尚書寓雲中寓最久乃又作
吏潞沁間知壷關事亦最悉鶴洲行綜理是地故敢
以其事之最重而最切者告鶴洲

送張敬叔適孟詩序

張敬叔適晉之孟以教孟士蒙子河施子綸陶子治
王子聘种子雲漢胡子仲錢諸溠敬叔曰二三子其
終無忘於畏也請皆賦以寵易夫畏也施子曰維秦
與晉河實界之子適晉也於河是涉賦河之水陶子
曰維太行實河之紀維羊腸至險巇也行之艱莫加

焉賦太行李子曰太行之麓大河之曲是維虞都乃賦
蒲坂胡子曰職哉混混乎汾也哉晉之所以強也賦
汾水王子曰唐風有云良士瞿瞿今夫晉陶唐氏之
遺也俎豆之所不替也賦堯廟之詩种子曰介氏之
田去孟爲近晉人之思介氏也孟又甚焉賦綿上敬
叔以告蒙谿子蒙谿子曰夫孟晉封也二三子之稱
皆將子之經也宜其賦也罔弗晉也是故登太行則
思易濟河汾則志委委斯信矣道堯舜之虛興於仁
矣誦龍蛇之章而不惻然於忠者未之有也夫易以
啓之信以質之仁以帥之忠以勸之雖蠻貊之邦行

奐㓗茲瞿瞿之良者哉二三子也於子寵貴實多

送王子推謫滇詩序

夫詩之裁雖曰因心鮮不緣物故鬱陶欣暢情以遇遷廊廟江湖氣致則別是以國風率興於感物作賦必擬乎登高蓋外景既融性靈自躍即勢會意斯近自然苟或跧伏湫隘圖寫高明腐毫鏤心終乏天造是知月陂雲浸實鈞詞之歸虛霞嶂風林即獵奇之崑鄧也弘治以來海內詞人鳳與虎蔚足以含跨六代陵轢李唐而秦雍之才十居其四說者謂終南太華有以敦其氣洪河清渭有以湛其思夫豈虛哉王

子推篤志二南馳聲三輔茲以上書瑣闥下竄昆明夫昆明楚之南徼也在昔三閭大夫被放沅湘行吟問作其徒宋玉薄遊雲夢賡其流制信皆體物之鴻撰範世之英音也而銓文之徒以為得之江山之助斯篤論矣王子推軒翥關右放跡洱海游泳江漢歷覽荊巫躡屈宋之往躅掞融結之玄珠斯亦卓絕之壯觀瑰偉之勝遊也夫其動目驚心發材攄志豈眇小哉朋游薦紳咸贈以言而莫不悲惜遠音節鬱伊余乃洞究詞情序冠羣作

送李伯清謁春官序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獻之于王漢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口倍以上察從倍之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然周無歲察漢不大比我明聿興從周兼漢設科以待才儁歲貢以收遺逸科則三歲一舉貢則府歲一人州再歲一人縣三歲一人科羅貢置無遠弗致故永宣以還士罕淪彥盧陵楊士奇新安郭璡順義李慶通渭趙榮均甲第之遺咸臻鼎軸鴻名茂業民今稱之當是時膠序之英不舉於科即察於百司銓之曹無所軒輊惟善是與故青青子衿勗節礪學人人負省闥

之望弘正末造專貴科名歲察法廢膺貢之士惟視歷齒之年年齒積深例為應式循次舉注甄別靡聞上不以賢待貢士貢士亦不以賢自待甘汚分畀鮮克奮樹槁首鬻邑融臚路絕

今皇帝灼見弊源力復往制俾歲察之法以賢不以年陟官之典以明不以名繇是抱藝之良靡不淬礪席珍刷羽以待嘉靖甲午甲令始定乃吾關中巡按御史會藩臬之臣恪奉德音集試多士而李子伯清裒然稱首乃以伯清膺西安貢伯清將北謁春官友人胡子乃贈之以言曰夫往歲限年之弊滋蓋有奇

傑之才不沾一命士服以終其身者伯清才信奇傑
使限以歷鎮之年若往歲焉必不獲中貢年中音矣
仕亦不必獲融膴乃今遭逢昌期賢路四闢有司首
薦子獻諸我
明天子行將釋褐拜官荐履華要其亦不負吾子矣
吾子其亦布猷宣力仰稱闓畧之遇期無負我
明天子俾鴻名茂業于楊郭李趙休有烈光

西安守夏侯三載考績序

我夏侯之守西安也三年於茲矣行以述職於朝也
西安之民相率而遮留之曰我侯也父母我也棄我

其何適也學士子曰我侯也胡不終式於我也乎鄉
大夫相謂曰我侯也實敦我禮於我也今也忍其釋
我臺院藩臬之大夫咸曰侯也實左右我我實灼知
侯賢矧輿言若茲焉可奪也侯也其憖留我其告我
聖天子乃余聞之作而歎曰我夏侯也其殆天之所
佑也乎夫難獲者上也不易悅者大夫士也不可以
徧服也者民也民之譽也或可違道以干之薦紳也
者弗可强也君子之所予也或亦小人之所憎焉者
也侯之賢也庶民親之士則之鄉大夫與之臺院藩
臬信之無一也而怨恫於侯焉者也是之謂大同大

同之徵天其佑之在昔青神余公之守西安也蓋九
年也而後遷焉其遷之也不他適也藩於秦臬於秦
殆將三十年也於秦秦之人也到今稱之我
聖天子動昭往憲我夏侯不忝先烈秦人以余公之
舊事也而望於我夏侯或亦我
聖天子之所不啻者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又曰人有所欲天必從之夫人之欲也亦天
也故王者天焉天且弗違也故曰天佑之也

登三峨詩序

嘉靖壬辰春始安厓子黃大夫乘氣省耕遂登三峨

援毫賦詩至七十首密思波涌迅采風奮寫貌圖景
如布牘前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若安厓子靡忝
厥位矣夫蜀郡山川雄絶海內而三峨之秀於蜀為
甲連巖合沓環洲玲瓏璚峯標霞珠樹耀日雲龕乳
洞鑿房其中騎羊之仙歌鳳之客胥此焉處覽其勝
者動魄驚眸應接不暇茍非藻繡摛思圭璧挺心烏
能擬諸其形容播之乎聲詩哉是故立墻面者懵於
辭情途局者滯乎理神舍昏者鈍其翰懵則匪藝滯
斯不達鈍故罔果反是三隅從政何有春秋垂隴之
會七大夫賦詩述而不作侈則不踰本什必或止誦

一章而文子叔向縣解春秋志載若數計綱茲吐蘊[illegible]
臚績編緗素與七子之撰者乎是宜品志之士嘉歎
志情銓詞之暫時騁秀句者也

送沅谿子何巨卿叅政江西序

沅谿子何君巨卿正德初與余同游藝京師歲丁丑
又同舉進士又同郎秋官且同署食共几騎並鑣蓋
三年無朝夕出入而不同也離析以還余旣跧伏衡
茅而沅谿子歷南北若風蓬然不相值者逾二十
年頃者沅谿子忽秉憲節西入關內下車傾蓋獲接
晤言年髮益疏情款如昔乃今沅谿子復有叅政江

西之命行且別矣余因憶昔同袍郎署才儁寔繁而
近者吳沅吳[illegible]之樂清陳宗獻建德王德深並佐卿
司寇廬陵歐子重蘭陽張元甫秦中劉士奇都下文
用晦咸矯翼臺丞古水會叔溫內長羣僕儀封張孟
復蔚為膳郵餘則就列司府尚多有之而邈焉殊方
音微逖絕余與沅谿子合併未幾暌背復即前旌已
托後會未由懷往念今實增伊鬱然叅政大吏臺部
可以而江西名藩多獲超拜歸我
高皇帝革行中書省更平章左右丞職名而叅政之
[illegible]制仍舊貫則贊元昂鉉之號未之改也是以革昧
之際首簡陶安叅江西政繼乃東阿張本輒陜司空
副使顧佐徑遷都憲揆諸他省蓋所鮮倫元谿子往
贊名藩自此升矣儻峻躋烏府塡撫我秦民或坐擁
麟符建牙我延慶即龍劍再合友聲相求矣而或者
共又偕諸君子坐論廟堂寅亮天地霖雨四海即鴻
澤亦旁及我西土斯亦沅谿子本事願蒙私願所弗
急而因亦又所深願焉者也

霸橋春別詩序

霸橋東直青門橫跨玄霸曩昔祖餞咸集於茲自茲而
東靡不矯首紫垣瞻戀難發慨其歎矣神氣黯然以

故茲橋舊有銷魂之號東川張子宗獻言駕驪駒北
謁銓部友生出祖並造茲橋今春明長樂移在燕郊
宗海覲光詎同去國是以虹梁不改黯情頓殊憭慄
執手之區化為飛騰發軔之地矣兼以日躔大梁淑
景載煥風物駘蕩益助壯懷睹晴龍之卧波喜春鶯
之出谷揚袂四顧氣凌九霞人歌一章以佐三疊百
壺清酒俄爾盡傾萬里飛雲飄然東邁然則子高抗
手而高揖史雲拂衣而告遠不足多也

與西安吳太守啓

頃者關內亢旱十旬赤地千里玄澤徭降黃埃漲天

意者應龍處於凶犂肥遺見於太華京海有冤死之婦楚獄繫牽繫之囚俾巫覡舞雩而駿奔蒸黎倚耒而啜泣圭璧既卒釜甑徒陳土龍驤首石牛背裂祈禳雖勤了無寸應小女之風求戕豐隆之鼓不驅冰夷潛於從極屏翳渙而靡合麥菽就槁黍稷未播逮以旬月黎民或者將靡孑遺矣君侯憂心如熏代之請命徒跣噏露靡神不宗蒞事崇朝明禋昭達油雲有渰甘澍載霈西華之薪未積淮陰之車已濡清角不奏而百川騰湧足不持而四郊溥天意與誠意弗違雨聲共讙聲斯洽驕陽殺熖枯卉回榮投旱魃於溷中落九烏於天上方之於茲想不逕庭也輒爲泰民慰

胡蒙谿文集卷二

關西胡侍承之著

題跋論書文記讚

跋忠勇録後

正德庚午流賊入漢南攻三十六盤關守將雲海乃戰死之事聞朝廷贈海都指揮同知仍命其子襲如海贈官海内賢士夫嘉其烈侈褒賞之渥莫不奬歎悲歌叙論篇積余再三讀之輒終編未嘗不慨然擊節泫焉流涕也夫祿山之亂宰相陳希烈國戚張垍皆望塵降虜而張巡特睢陽守將顧抗義不屈以

死乃後朝廷贈巡揚州大都督拜其子亞夫爲金吾大將軍而當時文學之士蕭昕誄其行李翰疏其功贊述歌詠若韓愈輩不可稱紀陳張誅殛民到于今羞之夫雲將軍之烈倘巡何加焉將軍守三十六盤關特秩不過指揮提疲卒不滿三百而抗數千驍悍之賊可以有辭不死而沫血奮呼橫挑轉鬭矢盡力窮卒餌虎口然鯁戕喉牙俾不得跳蹴三輔者將軍之功也夫平居不能阿邑澳涊積取顯融竊難又不肯屈節華面以丏茍免是忠義之人終莫遭也不有旌善之典華衮之辭何以慰忠貞幽烈而愧後死者之

姦諛哉而雲將軍之遇首末槪與張巡不殊豈惟二
子之氣並載宛虹抑亦百世之好秉彝靡別者乎

題乾坤鑿度

余郎刑曹時錄得乾鑿度一卷坤鑿度一卷周易乾
鑿度二卷今二十年乃得再睹乾州刻本按讖緯之
籍名目頗多誕辟離經爲世禁絕而又燔於煬焰後
遂罕傳今羣書雜引頗睹遺文隻句斷章全編靡究
矣此亦易之一緒雖卷帙粗具而詰屈聱牙譌誤難
正紊淆錯矯僞胥憑然其間或義旨奧奇氣韻卓
偉足資參擇曼衍遒言倘更博蒐羣緯存其確鑿比

之彝鼎厥益應宏乃若後之俗儒往往勦竊古先厚
顏纂著秖攘名爵靡有發明及於數伎之流則又鄙
妄謬悠言無足采而皆幻敲末俗蕪亂道眞簡策猥
繁勞人披閱是宜痛爲誅刈毋使蔓滋取彼林茨悉
畀炎火以壽楮梓以閑奇衺以返淳風以定民志

碑志論

夫俾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伐垂馥靡盡高岸
爲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有碑志
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丏筆詞人闡其先烈中
世以降譌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致也而
時衰道涼俗靡文敝虛墓之製率是誇誣獎其元忠
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粟凶年
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汎柏同
貞義教共斷機等辨狀梟獍爲麟鳳進蹻跖爲勛華
雖語有精粗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獲嘉名
淑慝俱旌貞贗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則寫照
傳神眉目盡符丰采平覩未免誰何儻昧平生秖云
惟肖殆今漢臺之畫取衒不分傳野之醫旁求靡及
矣意者非分之譽是亦醜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
作者無愧色受者無慙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

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
矣又搢紳耆耈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
之等倬有王章夫孺之銜並須廷授乃今賈豎販夫
咸冒君子之號乘田筦庫輒樹神道之碑市妾里妻
詐假夫孺之貴秖以自罔寧曰罔人犯分誣親慾茲
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不許方
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闕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
蔑禮任心僭侈顯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
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輿臺之
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屨混同無復等列矣然金

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稱
運故纂文樂石表鎮玄途例皆黼藻溢華斧鉞不用
儻於事理泥閡便當婉言莫具录勿令回我免鋒眩彼
來葉若或情在難咈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遺言須存
商訂不識避就將賈釁端蓋雖空空鄙夫平生詎無
一善儻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辯之間頗加恢潤譬諸
刻鶩畧企鵠形若畫無鹽不淪魍魎庶幾是非不遠
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茲亦摛章
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報吳邦貞書

念昔同舉春官意氣莫逆協恭秋署昵密逾深歲月
寖增形骸靡較而風濤頻失音塵寂蔑猥處圭蓽倏
已十年雲泥相懸末絕侍教之期矣頃聞璽輟視草
出守平涼度當便道相過宣展契闊已而復知從者
入關玉趾擬及妻孥生色雖忝以須下榻掃門延佇
兀枉意將接虛徐之令範聆嚶鳴之和聲傾若水之
長懷續如蘭之芳論非有管仲分財之覬貢禹彈冠
之思也而雲罕風旂俄傳西邁虛伺累日湫焉莫懷
掩關嗒然若有所喪子非鄉原僕豈石人儻在及情
誰能無憾僕性褊才拙合志願寡[illegible]執若子亦所不

多離析以來喪亡畧盡僅有存者遠隔山河及接會
晤不遐而復頻生凉薄內訟自反莫究厥繇便欲息
交絕游陳書告別而使者忽至遠辱寄聲敦舊諭衷
意殊不淺乃知子以程期攸迫祇役弗遑匪遺決也
於是曩所嫌恔不覺暗消若會冰值春渙焉都釋蓋
交既雷陳情雖秦越心既相諒怨自罔宿矣平涼氣
勢高寒山川雄美崆峒朝那名超圖諜黃秦雖邈往
蹟猶存暇日登臨足暢幽志但公族頗繁供億多負
催科酬應不免為勞耳故刑部郎中靜寧姚汝脩僕
之良友亦子厚儕英敏多才壯年不祿爲紳有識靡

不盡心今其寡妻煢然正在管下所幸曲爲周恤靡
致饑寒又彼息女四三咸遺在室尤宜悉加資遣俾
各有歸此自朋道之畢交有司之先政不俟僕之煩
言也使者還輒附日草卒不次

與馬仲房書

跧伏丘園倏踰五十仰慙知命俯省昔非泯泯無聞
何足畏矣而執事義不遐遺惠音屢及聆音空谷其
喜可知曩余釋褐登朝歷塵省寺趨謁既簡簿領不
繁是以仕雖匪優學則靡輟居常追隨茂儁逍遙詞
苑探討六藝漁獵群言辨析雕龍文傾倚馬間雖琅

娭時輩而矢志弗諼乃若執事與余則又証契特密麗益尤深時或攜手紿孫之園接武虛白之室歌詠言志杯酒叙心鳳膏續烏羽以揚輝朝馬趁鳴雞而始散方駕西阜則連壁足侔並汎水頭則登仙無忝摛藻若鮮霞夾朝日闓英若游雷奮重淵長嘯若玄鶴唳秋空豪飲若巨鯨捲駭浪當是時壯志排山嶽浩氣衝星斗等彭殤為妄作薉富貴如浮雲若夫孟公投轄之燕曼倩據地之歌于桓南皮之遊公琰漳濱之會可謂擺脫纖經風致罕倫方之於茲恐或未逮而柳生及時遂斷從風悼款未幾便都離析山川

悠邈良會靡緣日月如流二十霜矣而時亮子言墓木已拱希尹君來近復告萎海內石交零落盡矣兩絕葉墮不可作矣讀其悼矣不可説矣士奇伯誠墳得西旋居處同方足寫勞結而士奇斯馬衰經禫期尚遙伯誠久困庠第未臻勿藥余雖天幸無恙而齒髮志意已成老翁塊處離群沉憂日積每一念至忽忽若朝醒乃知昔者之游蓋達士之曠節生人之極歡而寤寐思服若隅蓬闕可復得哉城南別墅林水亦佳駕言出遊聊以致適而興謝衰壯朋寡思存徙倚顧瞻翻增感慨雖有膏沐誰適為容乎時仗濁醪一澆磊隗或假緗素頗濡苦懷耳執事步履星辰[illegible]知不少而久要之念不忘平生畧布鄙衷達諸記室慎食自愛毋金玉爾音

罵貓文 并序

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六翮振玉雙骹擢金高冠披蓮睅目歕火風雨如晦清音不忒余甚愛之乃者棲於樹顛而橫遭貓啗墮毳灑雪濺血渥丹惻焉夜懷靡所寘弔乃呼貓俾前戟手而罵之曰

咄汝貓汝無他職職在捕鼠以茲大蜡古也廼汝不鼠之捕曰職不舉故其將鼠之得而孔琴聲變於鼠

之乳而崔議不取者也咄汝貓饕餮很愎余不汝識棲汝葦簾飲汝鉛鱗余不薄於汝而汝不鼠之息不鼠之息已足愧慚而又司晨之食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也咄汝貓鼠有憑於大社穴於神丘中門而舞近器而遊薰灌靡及兎磔忌投汝曾不是螫而雞也之偷咄汝貓鼠有赴下食火洞地飲泉銜尾渡洛奮髯炭天或帶珈而稱王或嘔腸而希仙潛水者萬斤其肉憑卜者三百其年汝曾不是攫而雞也之搴咄汝貓鼠有與蛇共闘偕鵨並處毀牛於郊嘯烏於樹或穿我墉或食我黍或身文如豹或臆斑

如虎或拱而揖或飛而乳或尾有毛或翅無羽或皮
甚猥褻亦中昌鼓或適口於臧洪亦充腸於蘇武或
盜肉於張湯之家或資糧於李斯之廡入魏宮而齧
輦赴祇園而銜炷或甲馬長槊負刺以馳或冠幘絳
衣人立以語或稱西閣舍人或號司城主簿若斯詭
異殆不能以縷數汝曾不是覃而雞也之咀咄汝貓
鼠有生而無尾化而無骨矮脚長爪短尾瞏目或黃
如金或白如玉或兇其首或象其足或蒼其背或皤
其腹或飲於河或棲於木或解食蛇或惟嚙竹或頳
裏藏食或橐中僞伏或走則入樹或浮不渡谷或化

自伯勞或變爲蝙蝠或食不潔而遭驚或咬巴豆而
多肉或傷劉宗之指或盜趙度之粟或跡簡文之床
或守中祚之屋見芳林而呈祥出大秦而辟毒易卦
爲艮周人稱璞汝曾不是剿而雞也之撲咄汝貓相
鼠有類寔繁厥徒惟穴壁者狡巧特殊了無所長長
在穿窬錐頴其齒麥芒其須目如突珠尾如抱夂出
入閃忽如狙如魑或吹或飲或欬或噓或雖雖盱盱
或愕眙矍矍或趑趄虛徐或趯趯跐趨或側耳偵居
或啾啾嘯呼或登承塵或撼戶樞或緣榻盞几或嗡
尊舐盂或覆奩孔櫝或齰圖瓻書笥衣篋寶廚羞笥

笪緘蓋必忽靡不爲其齕齧之棄餘撫掌虛喝暫而
若怯曾未交睫披猖若初汝於是時儻伺須臾即不
踰旁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
但據地長號咆哮意爲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
慴鮮不縮且逋矣而寂不汝聞杳其焉徂吾不意汝
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超株攀柯摧萼而勞苦於
一雞之圖也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具五德汝則屠
之鼠也奚故雞也奚辜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
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咄汝貓寧不
胡顏於爾雅之所謂戲韓奕之所謂於菟者哉夫喔

喔信信鷙墓徇逾而司夜衛主不雞之挐然則汝也
狗之弗如腒腶胥耄莫豬之汙而糟糠是厭不雞之
茹籥祀蕪饗薦不可無非若汝之腥酸且臞骨俎之
所不需者也然則汝也抑又有慙於豬矣汝其攻諸
余將貸汝之誅其或怙終不悛則將汝剝汝刳投諸
闤闠之隅矢溺之豬俾汝臭腐化爲蟲蛆爲羣雞鋪

六官關陝記

宮保大司徒麻城劉松石公起家進士敭歷中外監
將三紀而官我關陝殆且半焉建節開府凡六任云
始以監察御史將命西巡鸞車所停稷蠡欽嵩繡斧

載指貪狼嘌聲而以直道去關陝之人比之李公興
既乃起為按察副使視學八郡表範諸生禮教聿興
文風丕振關陝之人比之戴公珊既而又以僉都御
史督儲河湟兼理屯政規畫周審均輸告充經量不
煩斥鹵咸闢關陝之人比之羅公汝敬尋拜副都御
史執綱秉憲撫綏關中開誠集思威惠並布吏不敢
肆民不敢偷關陝之人比之耿公九疇既又拜兵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開府固原總制三鎮軍務旋進大司
馬兼長憲臺換總督銜開府如故專掌九伐訓練五
兵密計神輸殺機電斷摧鋒千里折馘萬餘於是峻

躋宮保兼領地卿關陝之人比之楊公一清若夫馳
武剛於龍逐斬虎子於虎穴永讋旃裘之氣頓紓西
顧之憂揚公緊無是也矧李公發揚蹈厲子恤之政
罔倚戴公端肅詳雅擊搏之能鮮著羅公耿公清介
嚴整鷹揚之烈靡兼楊公通敏慱朗羔羊之節未顯
惟我劉公允武允文不茹不吐金聲玉振追琢其章
篤而論之鮮厥儷已在昔有宋韓魏公琦經畧關陝
亦六其任碩業煒然留耀至今而好水川之役有慙
德焉若我劉公黑水死之捷比之韓公休有烈光矣
緬維召公初為方伯流鵲巢騶虞之化繼登太保逮
篤棐明勗之功而我劉公六任所經即自陝以西之
地茲焉所陟又佐旦弼亮之司海隅出日行獲丕冒
我關陝之人不獲擅其惠矣余乃紀述鴻伐以播告
我關陝之人俾我關陝之人世世稱說鴻伐無已有
若蔽芾之詠罔俾召公專美有周

開福寺釋迦應化事蹟画像讚并序

蓋聞軒帝遺珠得於象罔春皇陳卦圖不盡意況大
雄之教神理空玄離一切相五眼之所不覩萬有之
所不羣而欲擬諸其形容施之乎彩色殆亦難矣然
而代有推移悟分頓漸象法實裨乎正法化身不離

乎色身是以優陀發願於天宮漢明感夢於洛邑靡
不用彼雕繢像我慈悲假世緣以彰無緣之緣借凡
相以寄非相之相所以示蹟千界誘接羣迷慧炬昏
衢寶舟幻海者也夫玄運不宰璿璣在而七政齊澆
俗難平衣冠圖而五刑措然則釋迦應化事蹟画像
豈可少哉無窮上人文美輝天大士實珠莊嚴開福
佛土即非莊嚴復以釋迦應化事蹟購求名工圖諸
廡壁起九龍吐水之日訖雙林變色之年八十一化
緣四十二請問跏趺宴坐　乞食經行之狀降攝毒龍
調伏醉象之事鷲嶺猴江　鹿苑鷄堂之勝一皆發諸

毫素種種妙好手拈意蘂默默無言膝貫蘆芽如如不動七寶之樹業風蕩而靡搖四照之花繁霜隕而弗謝魔王執劒睒睗恐人天女散花嬿婉在目長廊雙轉繪事一新意匠經營人天希有金碧絢日寶地聳華功德彌天塵刧利見顧長康貌毛楮維摩而施鏹之觀集吳道玄寫鄧都變相而鼓刀之風揖今茲之舉殆庶幾乎讚曰佛三十二相即非實相天龍人非人大地山河等一切有形者皆亦復如是今茲画所画是謂假中假而生執著見不能見如來有人觀是画於色而不住照見非相相是謂波羅蜜

關西胡侍承之著

傳誄碑墓志

鶴峯子傳

陸子子文者先毘陵人代有膴仕而宮詹公爲顯今稱龍皐先生者蓋謂宮詹公云龍皐先生八男子皆能讀其書而子文者其最少子也然此其時眂龍皐稍衰矣子文則忿然奮也乃徙宅南鶴峯下薙楢莽爲舍舍字曰鶴峯鶴雉也介而有文子文况焉則讀書其間自稱鶴峯子云鶴峯子乃又北學於京師京

師諸大夫士亡弗嘉其志也而眂其年又少而工古文辭而恂恂然而耿耿然而又龍皐子也則謂眂龍皐無忝焉則咸贈以歌詩雖勉奬殊臻然富哉諸大夫士歌詩載鶴峯子卷中

胡仲子曰嗟乎遐哉鶴峯也外無峻極之表中匱出雲之蘊而又匪玄聖靈仙所窟宅也京師諸大夫士則號遷於天下職子文故亡弗頌說也可不謂名滿天下哉余嘗誦詩讀書稽志山嶽綜諸輿地之圖惡睹所謂鶴峯者邪燕秦蜀晉之山或崆峴嶒嶸上粘辰漢含隱日月而唐縣所不及長老莫能名者抑不

少也然則遇邪非邪詩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余聞毘陵之南有龍皐山焉鷂峯其支也陸子文其先大夫嘗即龍皐以名子文舍於鴿也其殆陟彼岵夫

陳叔子誄

陳叔子大猷字子欽其先北平順義人也曾祖都指揮斌祖指揮銘父指揮北山君光祖並世仕關中家焉不返叔子眉目艷朗美如冠玉總角丱兮游藝郡庠學偕歲益廣珍儀時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庚子春秋才二十四不幸短命死矣嗚呼哀哉子之伯氏稟命不永夙謝昌辰乃及於子宜降遐齡復即長夜北

山君雖靡壽康彊孫枝秀發而明珠雙殞五情可知北山君既余碩交而子之伯氏又余兄婿余乃述子素履寫諸縞旗俾風燿靡窮即春秋匪促矣誄曰

我西維陳有華其冑宣力不渝纓綬世授既播既耨以食其後翩翩叔子世德不瑕罔誕罔逸克承其華英姿瓌態燁若春葩春葩始敷灼灼有斕擢采吐芬孰其不歎倏焉其萎孰其不惋嗚呼哀哉皎皎叔子青青子衿于以采芹于泮之滸于以游藝于文之林于以學詩于以學禮亦既能弟亦既能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譬諸頳鯉將化于淵譬諸威鳳將翔于天天胡不弔而奪其年嗚呼哀哉有堂有池在居之西凝塵漠漠如存履綦子也曷逝而弗云來有琴有書在西之序朱絃未更緗帙如故子也曷執而弗云御肅肅鯉庭子也所趨昔授義訓衣冠儼如鯉也則死誰者趨與嗚呼哀哉曩爾伯氏我銘其幽今也誄子飄飄素旐嗟嗟懿質並閟荒丘輀車遲遲適彼松岡玄宇寂寂耀靈息光景命則短令譽其長嗚呼哀哉

西安府城隍神廟碑 并序

夫築城造郭寔昉虞夏之六爻復隍維垣而在易詩之策然則城隍之名逖哉邈矣意其固國康黎之功必

膺御災扞患之祭而阮樊滅籍𧶼喜佚方世之淺儒不典厥祀徵馮尚之夢以為法㲈漢初謁蕪湖之祠以為肇由吳季究慕容儼之祠以為緣起齊葉睹李陽冰之記以為作始唐年斯並舋違禮情舛稽隆古者也顧使百雉之壯抑在鼃霤之餘八蜡之微袞出金湯之右作者之聖殆不其然我

高皇帝開天建極徧于群神城隍之祠特著令甲率土郡縣享祼靡殊茲亦超代之英謨盛聖之鉅典也嘉靖丙申夭不弔余自夏遊冬連殞二息齒踰鬧瞿慟均卜夏乃明年丁酉夏四月朔款祠乞靈以弔無

子而肸蠁洋洋如在如答卜書稽啓昭示震期厥月
誕彌居然生子夫姜嫄禖祈鍾胤后稷叔梁丘禱篤
生宣尼末罔感孕於西門明允衍嗣於張仲矧我城
隍大神憲章有赫宏於會東之附立鈔鑒無方陋彼鄴
下之非祀故張氏竭虔伯王載育李門致禱夢祥就
妊是皆慶叶香蘭事吾汗竹者也而西安府城言言
仡仡歷代所都城中居人總總嘽嘽其麗不億祠宮
巘巘俯壓闤闠風氣所萃靈爽莫京儻漢夢之匪虛
或神光之猶爰宜其玄感丕應陰錫響臻有如此者
余既篤承景貺祗答末由敢以不腆之辭闡述罔恫

之德載諸牲石播告後人俾之歌詠神休勿替不斁
辭曰
奕奕靈廟南亢太乙皇皇大神國典攸秩爰祝爰號
邦社攸匹有嚴閟宮瑤焉其室暈鸞翔栱文螭抱礩
肅雝顯清神焉于宅朱芾飄霞翠旍翳日非廉靖塵
豐隆倡蹕儵忽連蜷神時于災神于皇皇蕃祀是飭
靡頫不答忠直是福凶沴是閑魑獝是扶牲牷博腯
醪醴芬苾明禋靡將神反于艴昴矣後人欽哉罔忪

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威君神道碑并序

君諱衍字廷器其先定遠人也胙土於周緜國得姓
胤胄緜遠譜諜散亡逮我明興有諱聚者嘗從大帥
伏翊西征鏖戰皋蘭没於鋒鏑朝廷恤之錄其子瑄
爲燕山衛百戶瑄復以靖難積功授府軍右衛指揮同
知永樂二年改官潼關衛遂家潼關瑄子斌無祿蚤
世斌子茂茂子珍咸世其官纓緌蟬聯列戟有煒珍
騎射精絕猛力兼人戍延綏之清水營屢立戰功加
指揮使即君之父也君丰姿偉岸英邁罕倫韜鈐夙
諳復敦詩禮既紹父爵恪奉官箴威惠靡偏士卒咸
賴正德壬申征洛川賊破白牙寨獻馘最多部使以
聞進都指揮僉事聲望漸遒封拜伊邇嘉靖八年巳

丑二月二十五日偶嬰微恙景命遽傾春秋才四十
有一嗚呼哀哉君孝友信篤人無間言守先人舊廬
僅除風雨心在靡盬堂構莫修屬纊之朝衾斂無梅
而已配任氏封淑人都指揮靈芝之女貞孝慈惠九族
曰賢稱未亡人殆逾一紀卒於嘉靖二十年辛丑十
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四嗣子德指揮使孫子三謙
讓詡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月二十六日君與淑人
合葬關西五里從先兆也嗚呼高原瘞玉神理何存
碑字生金芳猷愈茂余乃昭銘懿烈表諸羨門將使樵
蘇歛容衣冠墮淚詞曰

闗西之將感厥惟舊靈派湯湯感國之胄世濟忠式
傳華纘茂洸洸將軍椎毅神授雕虎風嘯赤驥雲驟
白牙之戰殄厥妖寇朱衣皁蓋峻爵是懋鴻翼不漸
遠奪其壽悠悠蒼天胡薄胡厚玄丘刺空若夏屋覆
洪河在左靈嶽在右雙玉茲閟千古不晝我銘不諉
垂範厥後

樊將軍墓碑

將軍諱㲉字尚質其先揚州六合人也始祖受陝西
西安右護衛百戶高祖宗曾祖英世其官祖懋秦府
儀衛副父岡儀衛正將軍世澤承華人望攸屬弁髦

甫謝學詩郡黌子衿十年棘闈不售乃冠却敵易彼
進賢匪其好也弘治己未襲儀衛副正德丙寅封武
畧將軍尋擢儀衛正儀衛者掌王倅車之政兼統七
萃之士邸僚有徒藝爲雄劇將軍膺任三紀其逾屢
干戈父包郡國晏謐蕃后濟美不事遊盤化日舒長
朱門多暇參從之外惟禔而已間或承鞠兩詞旁攝
庶事文而毋害敬而行簡自公之退飲醇而已嘉靖
甲午釋紱公曹縣篳私第教斷家事常羊羌裘特要
友朋慷叙情款三爵之後嘯歌而已壬寅仲冬之朔
末疾弗瘳卒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二將軍奉親愉婉
承顏拾以之不怨懟栗祇訓禮迪無違又惻怛與爵鈔
酒溫克終無貴賤父而恤之是以此蒼大邦無數無
惡康寧多祉高朗令終指館之朝蕃后輟衣羣僚寶
涇鄰春不相刻校撫衿生榮死哀脊有之矣將軍元
配韓氏封宜人繼室兩夏氏王氏皆歸克宜家言不
出閫男子五人永渭儀衛副永淳儀賓永潮永沾永
激咸弗納于邪保家之主孫男子十人秉正郡弟子
員某某靡不芝之韡蕙挺宜爾振振女子二人一歸孫
指揮賢一歸張千戶嗣子偉孫女子十人一歸莊千
戶壽餘者未笄亦並窈窕工勤閨房之秀永渭卜宅

練時以歲甲辰二月之望奉將軍柩葬章曲里之先
兆韓宜人兩夏氏王氏祔謂余比鄰雅宜撰德鐫銘
琬琰颺烈不休銘曰
衎衎將軍旣頎且碩世德不射王之肘腋小心翼翼
令聞藉藉不忌不克子孫繹繹唯是窀穸既壙既宅
既襄既畢望之孔罩黄壤元吉營魄載適懿爾素履
炳此玄室

胡室人黄墉銘 壬寅

胡室人黄寧夏處士儒之女秦府引禮舍人汝翼之
配也是爲侍叔母叔母歸我從父引禮君僅二十有

三年而卒是爲嘉靖丙戌十有二月七日僅四十有三歲已也侍之在鴻臚也以言事寘詔獄聞叔母病痿痺不敢離置省候未幾讒飛語下詔獄餘一年幽囚拳縶與家人巡絕不能聞圜扉外事我躬不閱矧獲省候我叔母賴

天子明聖曲宥乃獲生返乃獲省候我叔母見叔母神熒熒辭氣治也謂時容有瘳而遽不起從父神傷惻惻遺息何聘闕處士景賢女未及其娶也二女才一有適適張舉人鳳岐子元亮明年丁亥二月十有三日葬長安南鴈塔左銘曰

是維我叔母之宫也與哉

謝汝載墓志銘 并序

謝汝載諱朝輔先臨淮人國初徙家長安遂世爲長安人嘉靖壬午汝載舉明經癸未登進士明年授青州推官丁亥正月二十一日年三十八卒於官舍遺吏查孤穉二幼女煢然在殯棺歛不能周憲使牛君鸞太守江君珊咸資賻之始得歸葬汝載先君學諭先生思伯兄憲使先生朝宣皆以清白蒞官故汝載家食雖藜藿不得厭及官青州意必稍刓廉隅以就融潤顧剛介自操至死不變蹇焉謂之秉德不回非邪余聞汝載童丱時受學憲使先生銳情經藝夙夜匪懈讀范滂傳輒拊編太息有思齊之志宜竟能自樹推青僅二歲則多所平反部使者薦章四上而卒遭短折豈其才氣豪儁或陰有弗暇足將天其訶之耶蓋棺偉絕如此詎能襲義取之概平生見矣然蹈距操檢肆其貪戾觸不畏天擠人顛康寧且壽淵騫玠輅胡所繇罰豈意者數之所窮將不係於人也銘曰

有生之徒孰而不死彼壬者人死也已矣有斐君子垂耀不已亦篤其世而不施其優茲固虧益之玄理

也

陳以道墓志銘 并序

有明九葉嘉靖八年己丑八月一日長安徵士陳君大策字以道卒享年三十有四子犇弁綬之徒靡不震心盡傷愁焉稠弔素車白馬屬纆於途誄德銘哀竹帛騰躍雖婦人小子曾領懿名者亦皆咨極玄穹悲深黄鳥在昔陳仲弓之歿史謂羣僚咨嗟岩叟揮涕哀以送者三萬餘人余以獨善之及何能至此此文勝之詞過情之譽爾覩諸今日前聞豈虛哉君龍德純粹含章直方謙穆徽柔仁篤孝友曾祖祖父世

爲大帥而君跡謝綺紈情同布素絃誦之外盖泊如
也至其舍矢破的巧踰飛衛振筆揮楮妙並顔公摛
藻刻文驚采絶俗秉德之懿既如彼游藝之精又如
此可謂追琢金玉彬彬君子矣君娶於吳蚤卒亡子
鑑乃委禽於我遂以兄子妻之遺孤曰圖女曰孟陳
圖生十日而君不禄余請君疾見君面赤如赭欬不
出嗌執其手則脈屋漏不續心甚駭焉痛惟斯人而
有斯疾不滿三日下血數斗秦中醫工莫究名狀易
簀之際復爲案脈脈已澌絶君猶盱衡强揖勸余加
餐語未脫口溘然而逝嗚呼天乎君已矣乎君不負

天天乃負君嘉靖十年辛卯十一月某日君父北山
君葬君長安木塔原君亥季子河种子雲漢深惟確
美不傳幽光斯翳依德述狀俾余作銘寫細翠珏表
鎭玄兆慰其孤嗣啓佑後人銘曰
猗與陳君載豐其縟允柔允栗溫其如玉志學甄渝
景命有促銘玆芳烈永永之告

昭勇將軍西安左衛指揮使崔君墓志銘并序

弘治中虜數萬騎寇我靈夏蹀血數百里關輔震慴
西安左衛指揮使崔君鑑承檄爲前鋒暴糧越踰靈
武渡卒與虜遇君揮臂大呼直鏺賊諸路兵廢其進賊
趙去已而孔霸滿盈當路奏冤君秩廢十餘歲女爲
秦王妃朝廷推恩始復君元秩復未幾卒時爲正德
十年八月六日得歲僅五十有八云嘉靖十年七月
九日君配細淑人卒歲七十有四將合葬其子西安右
護衛指揮使文義官武以狀乞余銘余與君故鄰比
誼不得卻君字克明貌儒俊氣志磊落音吐雄壯余
時聞其撫掌慷慨論兵若睹旗旐旞纛戈鋋揮霍鉦
鼓闐聒盈耳也居常好馬蚤莫必自芻秣人有駑馬
得君刷飼旬月罔不神駿君先遷安人大王父成來
樂中拜中山衛指揮使王父興父廉世官西安淑人

徽勤翌儉宗黨則之君所不及率多裨正君孫男子
四孫女子七銘曰烕矣崔宗崛興燕薊洸洸克明克
攄克鑑時則靡値値焉數奇功則靡售讒焉呰之竊
窀淑女嬪于王家亦倜其子王之爪牙孟村之兆有
壅者穀既厝既安厥恒鞏若

高安人吳氏墓志銘并序

安人西安後衛千戸吳公鐸之女百戸高君昇之配
會試中式舉人節之母也繇百戸君封安人百戸君
之父昭信公偕吳公防秋環慶與家俱知安人賢遂
用鴈安人年十八歸高氏高氏亡小大即亡一不賢安

人姑倪嚴不許可安人怡順婚謹獨得姑歡心君子謂安人能養志有美詩之妻之風百戶君性褊急不受物忤安人以佩韋舌存之義時時矢喻百戶君遂寬忍善容君子謂安人明于相道有楚樊姬之懿其教會試君也十餘歲尚不令出外戶故會試君端樸愼厚不識里巷嬉戲事專業典藝以詣今日君子謂安人能養正于蒙有大姒之烈百戶君有弟分異三十年安人賛百戶君曰叔也先姑之遺也緊君之股肱也而俾餬口於四方先姑之靈謂何百戶君合之爨爲君子謂安人明睦達禮之情有衞姑定姜之識

安人備是四德而年五十九以卒君子傷之時爲嘉靖壬辰仲春會試君方中禮部第候廷對聞訃亟匍匐歸關中貧不克葬甲午冬十二月十九日乃克葬安人三女長適百戶李恕次適王世爵次適鄭洪皆百戶嗣子孫男二衍慶衍瑞皆會試君配陳出君子謂安人豊後有螽斯之徵銘曰

孰令令而行孰不令融而命孰令令而子孰不令令而祉止焉哉止焉哉

胡蒙谿文集卷四

關西胡侍承之著

墓志

周太宜人墓銘并序

監察御史關中周公熊既葬三十餘年其配太宜人王氏乃以嘉靖十七年戊戌夏四月二十有五日卒於長安洪布街第得壽七十有四其子工部都水司郎中仲仁將以是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祔太宜人於御史公墓乃丐余銘曰嗚呼我先君弘治間舉進士爲名御史舉刺無所顧奉使滇南勤事以殁其行

誼載御史高公胤先墓志及憲副宋公應登墓碑其立朝奏議載在國史惟我太宜人爲西安右護衞處士祿女婉嫕淑愼夙稱從父之年克令維則茂著施衿之後時我先君攻業膠庠家徒四壁成化之季關輔大侵乃負米荊襄養我大父母而太宜人協德藾繁力供滫瀡典衣脫珥靡悚靡慽我大父母靡知荒嬉焉正德中仲仁以進士授鎭江推官乃迎我太宜人就養郡邸時大母尚在自以高年不欲遠適留弟仲義俾之扶侍一夕我太宜人夢我大母泣云一別經歲衰病侵汝幸遄歸姑婦一訣我太宜人驚寤詰

徬徨即日西邁至則大母矍鑠康彊罔異疇昔君不
逾歲大母奄棄衾賻棺輿咸不違禮此其孝誠昭假
天相我太宜人者也嘉靖七年仲仁時郎水部值大
禮告成我太宜人獲與封典制曰爾王氏夙秉懿姓
事賢夫罔終事姑乃克有終載其敬順柂于令子嗣
官京朝茲以禮典推恩封爾爲太宜人介壽祉于慈
闈垂閫儀于奕世欽哉宗黨歆艷兼云實錄仲仁有
男子四人庶席塵度女子二人孟玄孟巧仲義有男
子三人海山海雲海潮歲時稱壽獻觴詵詵于于和
樂且耽仲仁進雖不能効用當年揚徽先烈捐嚴以

旋同我婦子臨下日嚴所謂拙者之政也而禄不自
亡酷延大罰容車靡餙義訓永淪儻子摘闡聖善昭
銘宅兆庶幾芳猷不泯終慕斯愜云爾余仲父與御
史公往同鄉薦余與水部復並計偕壹範素諳義在
難卻乃序次其語作銘曰

侃侃周公載冠其廌表德豐碑國亦有史嗟太宜人
亦既配只斐哉水部御史是似匪直也橋亦既有梓
嗟太宜人亦既有子命詞煌煌載錫哉被曰懿曰順
曰介壽祉我述我銘告之萬祀嗟太宜人是日不死

廣平府同知田府君墓志銘并序

序曰嘉靖十有八年青龍在己亥秋九月四日廣平
府同知田府君董城汊河行官卒於工所享年五十
有五維時管工侍郎樊公繼祖憫其勤事以死爲之
棺歛傳歸其喪先是府君丁家難時夢行至北京汊
井病死寤而書諸扉其時未興汊河之役也乃今果
然夫宣尼將萎兩楹兆夢鄭玄夢惡寢疾以終凶讖
咎徵何獨驗哉君諱芳字汝培關中咸寧歸義里人
丰儀溫茂性靈闓朗蚤遊郡庠望雄千夫正德己卯
遂以周易獲領鄉書嘉靖癸未名在乙榜授固始訓
導敷教不倦士多達材歲戊子陞宰新樂新樂密在

三輔路當九省迎來送往民不聊生府君節其徵科
剛柔並克上下交際都無間言時又經量爾疆調均
賦則倉富公私咸稱穩便三載考最勑封文林郎父
糧封如府君官前母侯母羅配李皆爲孺人壬辰陞
山西行太僕寺丞乙未陞太原同知以在家難不赴
戊戌服闋再授廣平驥足將展而鵬止座隅用不究
才羣情並惋子男二龍蛟女二長女廣女孫男三臘
兒成兒平兒余與府君以同里閈又聯姻戚乃序其
事狀爲之志銘曰

粤稽陳完始氏曰田人代綿邈家諜失傳其何與王

孫咸精於易君豈其裔曷藝之一其歷五其官積著
令聞閭閻忽悪徂天不可問 其三 申庀之南有閟玄室青
烏子云祚亂永吉 其四

李仲翁配張室人墓志銘 并序

張室人陜西咸寧人也是爲同邑李仲翁幹之配獲
嘉姓於弓矢啓靈祚於軒轅良禹咸帝者之師蹇綱
並輶軒之使遙遙華胄耀在史編巖巖漢京蔚爲著
族父杲隱跡閭里綽有令名室人秀在閨房夙諳義
訓及其結褵李氏蕙思閒兹彰仲翁孝義罔虧賛襄兹
在蘋藻于采舅姑悦焉環珮有瑲娣姒化焉俎豆寓

目子孫服焉彤管之載庶幾寡黍矣以嘉靖十有八
年春二月九日考終厥命享年七十有三子璋秦府
引禮舍人卜嘉靖二十年某月日祔仲翁葬芙蓉施
中禮也曩歲仲翁之葬余既銘其墓今者璋復有請
焉著斯銘銘曰

曲江之濆馬鬣者封仲翁是藏室人是從婉婉室人
斯銘永託仲翁之世我曩有作

秦藩汧陽王府輔國將軍崇亭公墓志銘 并序

崇亭公諱秉椅無字號崇亭
太祖高皇帝七世孫秦愍王六世孫汧陽端懿王孫
鎮國將軍誠洣子也鎮國配張夫人而側室汪氏實
生崇亭公公誕靈維嶽衍派自天志學之年便嬰簪
組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冲約寡交溫恭朝夕聲色狗
馬一無所㬵方謂羡膺茂祉以逮求齡而日月不居
光靈儵逝時爲嘉靖庚子秋八月十有三日春秋僅
四十有五明年辛丑冬十月十有八日勑葬京兆南
鴻固原禮也公配施氏封夫人子男一惟墫封奉國
將軍女二一封上虞縣君一未封奉國及縣君皆側
室雷出奉國娶關氏封淑人生二男子皆幼公伯兄
今汧陽王念棣華之悉凋張太夫人哀蘭芽之頓折

施夫人傷梧桐之半死奉國君痛橋木之巳摧並述
兹懿迹丏余幽篆雕之樂石垂耀無窮銘曰

奕奕 皇族公也鮮逑作德不永未究厥由葆挽淒
鏘素旐飈悠去此華屋適彼荒丘夜臺幽幽松風颼
颼千秋萬歲魂兮長留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王君墓志銘 并序

君諱官字惟人先世關中人高祖義國初徙寧夏曾
祖誠力田不仕祖清以貲爲宣義郎父文進經明行
修貢於禮部以君貴封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母
林封孺人弘治壬子春三月七日實君縣弧之辰六

歲觴對輒有奇語一日緣梯登屋見宣義適至恐甚
躍下宣義雅通愛君趣置於懷因戲慰云兩跳跳下
地汝何以對君輒應聲云一飛飛上天絲是宣義益
奇愛之九歲遣爲學弟子員二十二而舉於鄉二十
六而舉進士尋授重慶府推官三載課最授浙江道
監察御史彈壓京縣狐鼠避驄按歷宣雲豺狼慴[illegible]
雲中甲申之變君與蔡中丞協策棐勤頹波訖息
帝嘉乃績懋錫金繒封君寓京鄉人將納賂要津而
緘槖詭辭求爲寄頓封君不覺卒售其欺已而行賂
跡彰封君連逮君時出按未返了不相知適以獲罪

權閹旁緣牽坐曹司不執橫得罷歸君遂逐居關中
遠紹先緒父之羣情昭晰薦剡屢騰頃者詔旨渙頒
復其纓弁賜環未及冀楹入夢時爲嘉靖庚子秋八
月七日得年四十有九配丁封孺人子子修女三一
適寧夏都指揮江東餘皆字而未行封君經營歲餘
不克舉葬少司馬趙公按察使張公唱賻並歸始克
襄事時爲壬寅春三月十日下桂東南里許倚岡北
向爲君幽宮嗚呼斯人柔順文明溫良能斷圭璧其
行蘭蕙其心而賦不鈞台退在衡泌居常遠跡囂呶
流覽徼妙譚宜壽抗松晉而不逮知命之年馮敬通
廢斥於昭代管公明摧折於盛年斯人方之寃酷殊
劇余與君生年既等兩舉復偕從宦西旋又匪隔歲
冀將優游林壑白首同歸詎意斯人而有斯疾疇昔
之夜夢君向余託以銘志驚寤嗟怛忽聞訃音玆乃
濡淚陳哀立銘叙德副爾冥託識諸玄扃其詞曰
鵬摶天池九萬玆甫忽其垂翼跧伏于野扶搖不興
死不得舉峩峩高丘求與下柱精英不化鬱鬱終古

有明壽官畦次翁墓志銘并序

畦在古先族寡枝胤弘今之外盖尠攸聞次翁之世
云系于玆亶其然乎亶其然乎乃今長安城北闈門

口及故西京城中並有畦氏阡列丘壘纍殆且數百
抑何繁哉闈門之畦有諱政者元至正中以倜儻尊
貲豪于閭右再傳爲清清子爲貴貴子爲寬咸祿耀
力田靡攻他藝次翁者寬之中子也諱廷佐字秉衡
值素業中微卬食加衆翁乃幹蠱肎構生理益饒而
雅又孝弟謹信況愛親仁雖行無餘力未之學文然
德誼罕覯鄉人歸善何必讀書奚其爲爲政哉嘉靖
丙申次翁年臻八十昌樂劉公雍時掌西憲以謂世
之耆俊鄉之善人卬承詔文錫以冠帶次翁鳩杖[illegible]
耤鬼齒更生委蛇丘園絕蹤僱室怡然觴詠以[illegible]

年古貌頎然覯者生敬歲在壬寅二月乙亥啓手[illegible]
足考終厥命享世之年八十有六矣次翁元配蘇氏[illegible]
克儉克勤不克偕老繼室王氏靡婾靡妒足嗣前[illegible]
蘇生三男子鵾鵬鶴孫子四人少章少臺少丞少[illegible]
孫女三人長歸林木次翁常進鵾等于庭訓之[illegible]
畦肇自魯國之蕃再徙河朔宋金之際爰処[illegible]
緒眇綿清白胥鑒彙有圖諜傳自李唐賓[illegible]
猶及睹小子其覆哉毋詒宗羞惟符節令[illegible]
終然明經嶽嶽翁說特君著在班史與京翼[illegible]
氏之遐也小子其覆哉肆鵾等恪承義方因致[illegible]
鵬又銘[illegible]詩騰譽郡序稱廩已久行熊鹿鳴矣[illegible]
靖二十二年龍集癸卯十二月乙酉將啓蘇兆合[illegible]
于龍首原鵬與余子壻李進士希顏鄰好素敦俾之
述狀祈銘窀石永志幽與嗚呼次翁生于太平長于
太平老于太平令終于太平幸甚至哉是不愧于銘
也乃製銘曰
民也鮮壽[illegible]于天熙熙坦坦
八十有六年或也鮮[illegible]其次翁獨萃厥
全匪直多後亦因或不[illegible]見龍在田有封
若斧松然蔚然式棲式旂緊甡次翁新阡

王修武墓志銘并序

王修武諱干城字修武其先武陵人也高大父奎襄
陽衛指揮使曾伯祖敘征西將軍總兵寧夏曾大父
永大父徽並閈閭關西鬱爲都帥繇是著籍世於西
安考崙東城兵馬副指揮君奕葉金貂又累媾藩國
西土名閥鮮之與京而不吝不驕好禮能訓恭子之
職克奉天經執親之喪易而能戚東城之墓崇焉若
堂都其手封不假僱代自奉纖約而性好施予副急
周窮時靡有厭雖不飲酒而酷喜款客倒尊投壺不
醉毋歸居常蔬素而腆於賓筵選具珍肴咄嗟輒辦
是以存則門多長者之轍沒也庭陳高士之芻閱世
之年僅彌甲子嘉靖癸卯夏季之晦則其屬纊之辰
也配張氏西安前衛指揮弼之子子男三朝立朝盈
朝會女四一適劉都帥揖洞子以正一適孫指揮賢
一適庠生張科一許余[illegible]子叔雋君縱心自適調攝
違經滯下浹年諱而不[illegible]余嘗察色度不及秋孰使
余言不幸偶中明年仲春之望不卜宅兆葬君祖塋
嗚呼乃今而銘修武銘曰
生以甲辰葬以甲辰令月丁卯吉日甲申章曲之原
方[illegible]其牖玄堂孔寧永戢爾神

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吳君墓志銘并序

嘉靖二十二年龍集癸卯冬十月二十七日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吳君卒於長安馬行街第嗚呼天不憖遺喪我戚友悲夫悲夫君諱吉字祐之别號修菴涇陽縣南吳里永樂鎮人也曾祖浩祖志聰世載樸淳含章不發父廷相服賈楚越富埒猗陶合姓劉氏乃生君焉君夙總稡靈令儀溫偉唯諾不二進退詳華舞象之年蔚稱鄉秀泰藩保安靖和王長女靜樂縣主齒在及笄禮當出閣有司茂選令族擇對秉龍時君從藝里師靈繇叶鳳於是天孫來嬪璽誥是膺王

牒連華親存八議朱門有伉階班三品然能嗚謙酌損富而無驕含垢匿瑕犯而不校是宜耆簪之朋靡不心醉醇醪氣融蘭臭者也第以例限王章不服官政敦厚之教不出鯉也之庭大雅之才施于弈秋之局因已是俾石奮梅徽郭鄧動色矣歲辛丑疊母王氏寢疾終堂君曲踊毀號罔殊鞠我衷經不釋瘁焉在疚諒闇未闋疽發於頤良藥無功大命奄絕計其享代甫及遼瑗知非之歲而已悲夫悲夫所辛天棐善人延裕不爽有三男子儒克明四詩獲舉鄉試席珍匱玉昌揚顯斯存信盡承祖基肯構肯穫代継總志學朗僞出凡一女子歸楊餘澤乃都督同知卞之孫都指揮僉事立之子閔禮敦詩足稱玉潤孫男子二孫女子一麟定並振蘭芽新茁蕃衍之福方大來矣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儒等窆君於長安城北龍首之原北方北首達禮之舉也昔樗里子墓東佩長樂西帶未央今君宅兆亦居故唐大明太極兩宮隤址之間樗里西直不逮半舍幽堂共夜馬鬣相望悲夫悲夫余也乆承晏子之歎慙非鮑叔之知勉述銘辭用傳精爽銘曰

龍原後蟠是曰玄武大明峙左蒼龍顧祖右蹲太極

如白虎頫樓櫓華爓朱雀前舞青烏告祥黃壚水啟壽祿不匱徵我碧礎

胡蒙谿續集卷一

四言詩　　關西胡侍承之

銅斝頌有序

三原王端毅公所遺銅斝雕鏤緻精嵌以丹碧儉而不陋文而不侈玉卮金罍曾是足貴乃昔崔駰嘗作卮頌捧玩不釋亦撰斯章俾鏤舟底以示飲者

卓也王公富貴不淫乃銅厥斝以酌以斟遺德之食胡玉以金其爾飲者載欽載箴

砭熱行

陟彼曾樓言避于暑靈炎自南習習許許俯睇連山仰矚玄宇皆伐友生翱翔容與載觴載詠爰笑爰語俚彼城者斂篆考鼓于嗟征徒于趙于楚炎埃蟲蟲曷其有所鼓驪蒋蒋揮汗如雨靜言思之亦孔之苦

五言古詩

登清禪寺遙望清水

丹巘披朝霞金宮上盤踞云古有開士宴息在茲剫我來值春霽天風颺飛絮高泉香閣曠望豁塵慮欲究恒河沙山僧無可語渭川如白龍蜿蜒向東去

八月十五夜渭川泛月

山遊倦登頓端居念超越攜我同懷子扁舟泛秋月是時虛星中斗柄正西揭輕飈水面來漁唱浦東發波光映月閃月影波間没恍若驪龍珠照耀水晶闕逶迤愛空明中夜興不歇即此已翛然何必凌窮髮

李性夫從荊南入關將歸鄠下示我遼王詩兼惠藥物

故人九河子別來冬已三近聞採靈藥遠向荊山南忽持招隱篇過我蒙谿庵贈我金鵞藍貯之青玉函開函五内駭把玩感且慚是時日南至衝風響庭楠瘦馬蝟毛磔須鬢霜鬖鬖命酒一相勞賓主俱醺酣吾衰子所稔靈藥吾所耽倘子歷嵩少爲吾更窮探

觀雪

同雲忽以闇朔雪藹然作從風無定端縈空弄輕薄渺莽没原隰連翩入彤閣幽吟罕良晤悵望轉離索

緦惟太白顚積素正輝曜雖無朗日照終焉免消鑠

癸丑正月晦日郊遊

浩運逝靡停太歲泆玄黓昭陽方孟陬提月倏云即
條風漸東柔纖阿正西匿堦蓂莢已盡園桃萼微艷
野雉鼓翼㕧潛魚負冰陟稍稍晴山出處處春霞色
聊偕二三子在坰事遊息歡言挈尊罍流覽謝徽纆
嘯詠辰逾芳淹留日下稷明發倉庚鳴巾車幸重飭

七言古詩

谿田篇壽馬光祿伯循

谿田先生人罕及高雅不受冠紱縶烈風吹江江水
急獨駕扁舟返鄉邑著書寫字不停手七十懸車今
八十堦下紛紛采衣舞帳前往往青衿集昔也偕君
在朝著東西對坐尚書署鴛劣叨隨騏驥行燕雀幸
蓬鵷鸞翥是時
天王將出狩諫濺同上金門蹠精誠異蒙日月照危
言詎爲身家慮回首今垂四十年偃仰丘壑俱華顚
三徑依依不百里一水盈盈隔渭川春王正月歲癸

丑君也初度張華筵如澠之酒介眉壽登堂頌禱皆
高賢蹇余未得厠賓末臨風一致谿田篇

五言律詩

會顧六泉憲使得錢唐金信臣金美之消息

相別亦已久相思時更深近得持斧使知在清湖潯
並釣石瀨月對吟叢桂林無由一東棹愧爾雙南金

輓遼海馬節婦

苦節誰能諒冰心鬱自持青鸞不並影黃鵠有新詞
破鏡餘空匣塵機委斷絲懸知彤管述千載使人悲

輓馬令母

毛檄緣誰喜潘輿竟不旋芳魂化蘭茝遺澤在杯棬
遂罷三遷教空聞四德傳自今門下士應廢蓼莪篇

黎陽王御史庭實平浙巨盜已而罷歸近蒙
追錄往勲金幣下錫作此以述

早定萑苻盜還家不自言記功有廊廟殊錫賁丘園
寶字雲霞爛璒函雨露繁仍須邀裝待一出濟元元

九日偕內子家樓小酌醉中戲作

亦是登高處翛然動遠情歲時聊爾爾尊酒愧卿卿
却喜黃花對都忘白髮生好收餘瀝在吾欲解吾酲

承諸公俯和前作仍依韻奉酬

不對黃花飲誰堪索處情又辭彭澤令頗學太常卿
樂趣妨兒輩佳時仝友生側聞瓊玖韻如爲析朝酲

孟冬一日同蒲子春雨中過張宗獻宅聽琴

散步過三徑披襟得二難露香開舊醞雨氣動新寒
檻菊垂垂紫庭楓故故丹羨君流水調不是雍門彈

輓周御史

痛哭滇南使誰招萬里魂青驄失舊路白鶴弔新原
業有豐碑在囊無諫草存鳳毛餘五色日下看飛翻

同年李子中以苑馬卿西赴平涼道經陝省
遂枉草廬晤語之餘悲喜交集賦茲短句

一別三十載相逢俱二毛蹇予不可道思子又爲勞
歲月閒龍劍風塵敝緼袍似聞求駿馬好去九方臯

初春六日約劉尚書士奇費寧陵伯甘泰長
史允升集開福寺而劉乃不至詩以嘲之次
韻

寶地雙林迥堦蓂六葉春言偕莫逆友來探最靈辰
時序誰相假壺觴自可親同人不同調頗覺白頭新

蓮池寺暑集

永日困書卷因之池上宮冰潭絕暑氣檀殿流香風
泛蟻竹林下釣魚蓮葉東夕月亦解事弄影清漣中

題葛中丞與川精舍

精舍奄中古人今河上公居然學海意迥與逝川同

作揖看商相甚魚念禹功未須戀衡宇由夏仰栟幪

遊渼陂候王子芹不至

不見王子猷自向渼陂遊丹峯對卓午碧水澄新秋老去興未減坐來境更幽即恐雷雨至欲返山陰舟

過鄠縣楊氏藏春塢

妙絶藏春塢城西數百弓來衝松寺雨坐愛竹林風水碓喧雲閣沙尊挿碧筒吾將問奇字明歲更楊雄

鄠縣宋明府雨宴

不愧潘懷縣賢聲海內傳相逢只偶爾高興即翩然政已超三異吾將受一廛華筵對新雨未忍遽言旋

宿鄠南角谷禪院

精舍倚谷角迥然龍界分蒼茫渭北樹彷彿天西雲月色近人白水聲終夜聞老僧不拘束留客意殷勤

角谷之遊張進士及二王生許偕而張獨不至再用前韻

平子負清約應是惜離群二妙共月色一尊當夜分禪林響落葉僧飯出香芹明發各回首英英空白雲

飯化羊谷道院

昔云有仙叟此地化雙羊谷口餘孤廟野人來炷香溪流漲宿雨古木淡斜陽偶薦胡麻飯天台意不忘

過重雲寺

舊愛東林勝重來興益添周垣二水曲當戶一峯尖短竹斜穿砌長松低亞簷山僧不惠遠留酌醉陶潛

題巖松障子

王琴自弄罷回首見孤松絶壁紫煙表側挂蒼精龍鬱鬱鐵色古霏霏雲氣重傷彼向春卉不覩冰霜容

人日家燕

王春建始月人日最靈辰玄髮過年改金花入勝新望簷梅不落把酒柏還親即此荷堯力經涂良苦辛

送陳比部泰中録囚還京

虞皇宥天下漢使向河源喜氣衝幽谷迴光到覆盆棘林停夜哭丹筆返春溫北上過鄉邑須高駟馬門

壽谿田馬子

先生今八十解組十年餘白髮無前輩清河有舊廬一丘三徑竹四海八分書不學磻谿老區區上後車

夏日孔方伯汝錫謝學憲應午招燕郭西園二首次謝公韻

勝絶疑瑤水招携有玉人鈎簾進落毛毳鼓瑟出潛鱗竹粉題詩遍荷筩送酒頻此中自可樂莫問武陵津

頗厭城中熱偕遊西郭西逶迤水竹抱合沓衣冠齊

壹蟻時時泛林烏稍稍栖晚來不可駐涼月引歸蹊

七言律詩

王將軍祠

叢祠鬱鬱背寒原綽楔煌煌御墨存香火有人常下馬松楸無夜不聞猿塵埋寶劍還靈氣血透龍沙自碧痕今日遺孤建奇績九泉應得慰忠魂

送張茂參冊入中書

燕臺北去應南飛舊掌絲綸願不違天祿校書劉向至茂陵謝病長卿歸松棚待漏銀河淡薇省吟詩白雪稀老懶近來朋輩少送君無那思依依

興善寺閣觀春雪同石屏王華青橋三王孫

梵宮香閣雪繽紛鷲嶺珠林杳不分撲檻寒聲輕淅瀝拂人佳氣藹氤氳天花冉冉彌千界海色茫茫同一雲欲借梁園擬詞賦淺才深愧謝參軍

永興邸上元燈宴

西園今夕盛遊敖萬燭齊燃白鳳膏香徑無塵風力軟碧天如水月輪高半空却走山中兔陸地移來海上鰲賴有鄒枚同授簡試拈春酒一揮毫

汧陽邸元夕雪中燈宴

邸第春宵春事回群公雪裏看燈來瑶花巧逐梅花落火樹還兼玉樹開絲燕背人窺舞袖燭龍銜日下

仙臺酒深未草梁園賦銀箭金壺莫謾催

其二

菟園白雪媚陽春雪片燈花更可人綠蟻不辭金盞落綵鸞爭詡玉嶙峋同雲皛皛天如畫促涌泠泠夜向晨九塞喜聞烽燧息千秋長願奉清塵

偕諸友宴鄒三宅觀蠟梅作

春堂雪宴喜相陪雪裏尋春見蠟梅玉律想教寒谷變金花故傍小窗開暗香頗解隨紅袖冷艷偏宜對酒杯未暇明朝更過訪夜深簪卻一枝迴

壽許伯誠中丞六十時嘉靖己酉正月四日

白髮長騎碧玉驄行年六十不稱翁風姿矯矯三臺舊詞翰翩翩四海雄此日椒盤堪自頌後時蓮社定相同知君夙負蒼生望卻恐東山起謝公

寄贈盧錦衣

遯齋老人行八十白髮方瞳宮錦袍雞鳴不為風雨輟鳳想自與煙霞高夜然石鼎鍊瑤草曉向金門窺海桃禾真伏氣吾所好無由縮地從盧敖

寄許伯誠何伯直二中丞

白髮新來欲滿顛每嗟精力不如前行藏久作溝中斷俯仰聊資郭外田小宴嘯歌誰共月故人勳業自凌煙半年不啻三秋隔雙鯉何當一字傳

集鄠縣王太史春雨亭

久別高人王右丞龍門今日喜重登衣冠前輩嗟在杖屨趨陪恨未能錦席淹留亭對雨清歌不斷酒如澠明朝若向澧東去復恐從前鄠杜增

憩金峯寺

金峯寺在金峯陰寺中群木秋森森壁畫慘淡歲時古龍泉窈窕穴深追遊頗爾厭塵鞅宴坐居然諧夙心東行擬向草堂宿日夕應聞鐘磬音

宿草堂寺

我昔獨遊草堂寺重來已過二十年壁間石刻半缺落雨後物色俱鮮妍靈境閒寂自塵外圭峯峭嶒當眼前別業去茲頗不遠意將求結空門緣

自遇玄觀東過澧水至釋道宣靈感寺

靈感之寺遇玄東古殿碑碣當其中高僧昔為緣業出遺構不與尋常同澧水交流護寶界金峯三峯撐碧空俗駕卒卒詎得駐落日滿川秋葉紅

城北樓避暑

避暑頻登城上樓[illegible]三天[illegible]颯翻驚六月秋[illegible]

皇州欲題八詠標幽悃才薄難追沈隱侯

樓上雨後

雨歇高樓暑氣微憑虛遠望坐忘歸雲鴻得意冥冥逝簷燕迎風故故飛日晃水紋搖藻棁山將翠色上人衣從今時更携朋好散帙投壺興不違

送曹子常上春官

北風吹雪天漫漫子也遠行良苦寒暫開金尊醉琥珀轉見綵筆呈琅玕老駈千里詎難致大鵬九霄堪自摶

聖朝鴻休待黼黻去去努力加其餐

夏日王子推招燕北城樓同藩臬諸公

北城樓閣鬱煙空錦繡山河在眼中四面軒窻無六月一時尊酒有諸公笑談往往徵遺事指顧依依認故宮

聖代不須浴暑雨披襟今日領薰風

七言絶句

題陳[illegible]牡丹二首

百卉紛紛未足誇牡丹姝自占一品華[illegible]黃魏紫尋常見不及陳生淡墨花

圖[illegible]奇動帝王一枝今作[illegible]玄雲不逐春風老[illegible]歲長芳[illegible]堂

胡蒙谿續集卷二

序題跋贊　　　　關西胡侍承之

少華山人詩集序

弘治以還逮於今日海寓清晏文治熙醇雅道鴻興詞人鬱起採蠙合浦每獲寶珠抵鵲崑山罔非璞玉美矣盛矣時惟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譙郡薛君采則又氣抜羣才名超一代當其極意之作足以鳳頡黃初狼顧大曆可謂握明月之靈珍銜夜光之瓌寶布在方策沾溉藝林久矣少華山人許氏秉神崧嶽奮翼關中藻思通圓天才卓越黃卷

不釋玄解益深是以發諸言志靡不律調鏗瑲筆鋒緊利中朝哲匠往往見推視李何徐薛則接乘交輝連城倞價者也然而著作不休篇什孔富囍於繕錄傳播遂希中丞揭陽翁公貴池柯公並撫關中交承胥接采風下問獲睹全編諷詠再三嗜如口出於是移檄屬部雕諸良梓載離寒暑工乃告成凡如干卷廣示人人當令魚目知慙燕石不售也

刪子午山人集序

韓退之謂盧殷詩可傳者千餘篇而竟不一篇傳曾不亡適才錢神一論顧卓然鳴世不已乃知著作固不貴於徒多也而握管之徒猶競務存浩富殆汗馬牛鶴昂鷄睨以夸流俗然傳遠之賴抑豈在於茲哉夫簡牘猥繁其失有六理難盡美一也繕錄告勞二也鏤印淹費三也賫持不便四也覽者生厭五也易於佚亡六也具茲六失其得免於覆瓿亦已幸矣而何傳之敢望志曰兵無選鋒者北圖不朽之盛事當萬目之睢睢抜其粹英猶恐未能敵彼來彥若乃淵島傑於羣龕雜犀銛以朽鈍寧不倒戈藝林輿尸文陣者乎張茂先博物志四百卷晉武刪之只爲十卷王無功集僅五卷耳陸淳刪之存者無幾茂蓋蕪蔓既芟

嘉穎斯挺古辭愈寡令名彌卲矣子午山人周子少安懷鉛提槧業既多年綴藻摛華成集詎少乃者下問鄙夫託以銓削然而霞蔚雲滃應接靡暇披沙理璞觸目逢珍借不揆量勉爲代斵錄其詞義當於愚心者僅爲二卷以復忖遺珠尚多冀流播無難云爾

灞滻風煙詩序送李鴻臚還汾陽

自伐木輟響谷風刺興世之五交可爲三歎譚拾子闤闠之聆翟廷尉閥閱之題誠有味乎其言之也郭蕃參挂冠高臥于今三年李鴻臚命駕胥來不遠千里嚶嚶之韻隔秦晉而相求嘐嘐之音遘風雨而不

巳鷄黍之約靡爽金蘭之契彌敦夫何山陰雪夜之舟興未闌而遽返渭北春天之樹文何日以重論關中群公共諏高風迥超頹俗駕言出祖惜其仳離維時灞滻雙流風煙一色浩歌慷慨執手踟躕斑馬蕭蕭淸酤不御茲在臨水以送將歸豈必登高方堪作賦乎

陝西已酉武舉序齒録序

維嘉靖二十有八年龍集己酉維我陝西例舉武試維時鷹風北起虎士四臻豸冠之使萃而較之拔若干人所謂免罝之掄英麟圖之儲傑也將偕計吏北

上夏官於是舉首楊子餘慶東同舉之名籍齒系序而録之以示於余余閱之終編作而告曰於戲休甚至哉其茲舉也茲固推轂之發軔壺簪之傾蓋二三子其孰不抑抑然勉愉愉然親也嗣是以往名爵茂矣利鈍縣矣其不琄琄然滀居居然憎者殆尠已夫蛇鳥之陳肇於嫗水之皇龍豹之韜發自渭陽之叟言武畧者莫我陝西先也故漢興羽林期門之選不越關西六郡而充國鵬搏於隴右唐之中葉抜置武舉而子儀鴻漸於華州其他能羆麗彪之倫踴躍於涼隴幽延之野奡賁於河渭沮涇之濆者數之更僕未可終也而趙郭爲盛二三子產畢囊賢之故區膺昌期之休舉偕閫外之茂爵顧乃負粟征之始志昧往烈之思齊茲陝西之何以稱哉夫同舉之列有友道焉齒而序之又有兄弟之誼焉而雝雝之音渝於利鈍之縣茲鳥聲之不求春令之永憂西土之厚羞也二三子靡不有初矣思其鮮克有終也茲告

禱雨三應詩序

歲在庚戌自春徂秋維我關內三瘨旱暵維時黎陽李侯牧人茲土三祈甘雨靡不隨應以故五稼不災九農胥慶怨咨之氣變爲和聲乃若薦紳髦士則又

蒸爲頌歌爰寫休烈郡丞閻侯釆而輯之裝爲鉅冊余獲睹焉喟然歎曰乃如之故有三異焉夫魯昭雩雨乃勤兩辛齊景暴野至延三日維我李侯靈壇暫詣膏澍輒零德馨素孚天休不爽圭璧未卒零陵之燕已飛巫尫不焚陽山之蛇旋蟄其異一也殷后六事之禱徵不重臻管輅五星之召術財一驗維我李侯三禬三雨有感即通天且弗違屢從人欲雨曰時若曲應精禋譬諸攷景鐘而必聲執左券以責負其異二也周宣雲漢之雅止於八章東晳神明之謠僅而七句乃今詠德之作殆且百篇累牘不勝更僕難

盡洋洋曄曄盈耳溢目嘽諧慢易繁而不殺殆者庶
樂之盛音乎其異三也夫茲異而一已足求稱三者
備焉嘻踔絕矣余也躬耕壟畝疊荷嘉祥載睹茲編
無能爲役於是道其崖畧序諸簡端將俟采風嗣傳
循吏

清涼經題辭

大暑蟲蟲心焉孔慘昔謂酷吏取擬最倫求日索居
云我無所秖對簡牘可解鬱伊一值却暑之言意輒
有愜隨命不律發之壁間日月寖增遂逾百則每閱
一則心爲一涼數則之餘煩歊如失矣目曰清涼經

以酬至德意將祥飈普蔭烝人是謂作法於涼酷吏
斯遠

眞珠船題辭

王徽之有云蘊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余每開
卷有得及他僻異聞輒喜而筆之日孳月擷閒參獨
照時序忽忽爰就茲編遂總諡曰眞珠船雖非探之
龍頷頗均剖之蚌腹槩於博奕良已勤矣顧井見不
廣疵纇寔繁魚目混陳貽笑延子采而擇之尚仰韜
於朱仲云爾

跋獅山十二詩後

宣韋侍講處厚往作盛山十二詩于時應而和者凡
十人聯爲大卷韓昌黎序其首以爲讀而歌詠之令
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
爲別卷韋氏之作與其應和之詩余不獲見乃獨獲
睹昌黎之序而想見當時之美然奕代之後歌詠山
水之盛者雖不必盡出於盛山而其篇什之數亦往
往於十二近若李太師西涯十二詠程宗伯篁墩十
二詠靡不嗣彼徽音揚芳翰府矣大中丞柯公世居
池陽獅山中乃爲獅山詩亦如盛山之數以示我秦
中大夫士秦中大夫士應而和者亦且十人余獲讀

而歌詠之則春容博大足以有興其視韋氏令人欲
棄百事者深爲有間況柯公宦轍所至凡號大夫士
者鮮不仰止德輝同聲相應不獨秦中爲然公爲別
卷者殆五六而末已盛山之詩豈足詡哉余歌詠之
而不足也乃叙諸卷末將竊比於昌黎云

華除忠臣賛并序

夫飛輴競路詎旋軫於芳蘭貞柏凌霄寧渝操於
寒歲故升陑華夏不恤蓼水之沈叩馬抗周甘死
西山之餓干戈不事則陽九之禍靡銷軀命不捐
則在三之彝有闕茲弔民伐罪之君伏節死義之

士恒相値也壬午之歲我
成祖文皇帝執言靖亂用庇烝人而革除諸臣乃或
念彼舊恩梗茲新化吠堯之聲既激而義人之勸
靡聞以故斧鑕駢羅參夷不免若諸臣者可謂明
哲未諳自貽辛毒然其不二之心浩然之氣皆金
石而薄霄漢矣仇牧碎首申蒯斷臂王蠋縊樹先
軫喪元方之於茲曾何足尚及時雨之兵戢震霆
之威收若周是修若練子寧並因臣下有言而乃
上匯褒諭
聖人含弘之量不得已之大情茲可睹矣是以百五

十年風厲所存天衷不替匪躬之傑無乏於時有
若何忠劉儁盡節於南交段豸霍恩致命於中土
楊忠孝睿舍生於西夏許逵孫燧折首於豫章茲
並義烈無虧綱常增重綸綍錫羨汗竹爭輝者也
宋端儀革除録張芹備遺錄林塾拾遺書鄭禧羣
忠事畧載革除諸臣行誼有詳有畧余偏覽焉慨
英魂之不復仰風槩之猶生於是擇其表表者人
係之贊闡往烈而激懦夫云
翰林侍講方公孝孺
方公修正淵衷贍學文采森蔚民之先覺斯豎落師

軒羲經幄藝林宗之如鳥於鸞忠鯁之懷在難彌確
人之云亡英風不邈
副都御史練公子寧
堂堂練公樹志朗烈彤墀之對極矣剴切棱棱白簡
氣凜霜雪睨彼姦佞目眥雙裂震霆下擊抗節不折
其靡亡者金川王眉
兵部尚書鐵公鉉
侃侃鐵公作於穰鄧雀鼠之爭片言而定濟南之守
決於致命奮彼螳臂抗茲萬乘寧碎其首不屈其脛
烈哉烈哉不愧其姓

禮部右侍中黃公觀
嶽嶽黃公才寔卓詭歘亨大廷冠天下士徵兵入援
王室則燬同我婦子湛於清泚昔趙昴發夫婦同死
公固池人宜也式似
吏部尚書張公紞
休休張公宗廟之器往伯於滇滇也乂治爰擢太宰
靡忝厥位清通簡要君子是庇鹿臺既燔公也亦縊
縊於公堂死綏之義
御史大夫景公清
景公英挺名讋昏妖對策褎然亞匹首鼎壬午之變

犬也吠堯氣干於天天星動搖譬則豫讓匿廁伏橋
雖則不量臣節足標

前斷事高公巍

高公惟孝移而謇謇推恩之策詳於漢㒹叩馬之詞
千言滚滚悠悠蒼天不照懇悃爰恊鐵公洪流是揵
鐵也張巡公也許遠

衛府紀善周公是修

嶷嶷周公邦之良瑗覩感之録足覘夙願我乃顛隮
自靖自獻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彼哉同盟渝乃行遯
傳公誌公顧也公涸

沛縣知縣顔公瓌

卓卓顔公沛也是尹龍戰於野公抗其軫賦詩題壁
父子同殞公則卞壺子即盱眙忠孝之懿一門兩盡
載詠遺音孰不涕霣

戸部侍郎卓公敬

卓公諤諤國之底柱聳秀煙霄排彼東注我行其野
猛鱸是御揚于王庭批龍者屢幾蓺之陳朗識遐慮
見危授命不屈不懼

禮部尚書陳公迪

矯矯陳公興于學職經幄是侍藩伯戰陟內于沃心
於于宣力宗伯既諧國難孔棘金衷玉操之死靡忒
宛陵之祠千古仰式

監察御史葉公希賢

峩峩葉公臺端之傑主亡與亡百罹摧折甯俞孤㒹
公也與埒其形則毀其名靡滅嬔之方練同歸於潔
豈必殺身然後爲烈

遯翁續集卷二

胡蒙谿續集卷三

問對辯議解騷　　關西胡侍承之

志送言贈吳六泉太府

魯吳六泉太府剖竹西安寒暑三離吏畏民懷治行卓異漢有吳公乃今則二制當考績天官崇秩是畀適我西陲軍國多事撫巡憲臣以為太府不留其疇與治於是聞諸天廷借寇一歲蓋閱歲者四而後克修乎考績之制丙午首夏戊日東逝粵郡羣宷餞於灞滻執手睇睞攀挽末遂於是滇人朱大夫作而歎曰西安之郡京兆於昔趙張三王茲焉是職盤錯棼

結莫於茲劇嗟我太府載殫精力理茲亂繩伐彼枳棘撫字心勞米鹽政悉六條具舉四載云及嗟我太府勞已極矣茲其東也曆顯陟矣吳太府曰委質職事素餐則叨敢自曰勞敢顯陟是晏子以為勞或則勞矣齊人李大夫曰素絲道替汚黷風興小貪為小能大貪為大能蠹食鷹攫民弗勝矣乃我太府介且有恒枯魚挂壁葦車是乘清不假於置水潔靡亞於堅水然則海見越王之石郡還合浦之珠者靡得專其稱焉先生自此升矣吳太府曰夫廉國之綱維吏之本事予之以祿而復賄焉是嗜是貨之令民之噬也廉也奚足以異燕人閻大夫曰往年關內大旱民甚苦之乃我太府下車而雨既而又旱禱而又雨三歲三旱三禱三雨麥秀芃芃長我禾黍關內之民式歌且舞蓋我太府涖政四歲而四得歲於西土矣惟天難忱惟德是與肅時雨若箕子之語蓋我太府肅德天通故三雨如取豐年以屢吳太府曰人事孔顯天道則玄吾力吾事焉知夫天劉昆以為偶然殆偶然也燕人李大夫曰俗喜集事吏日以猛德教靡聞惟刑以逞若虎而冠若犬獷獷聽訟之庭化為民穽惟我太府憂心怲怲不剛不柔載其清靜愷悌之風

浹於四境吳太府曰惟守曰牧民之父母而牧之而屠割之而父母之而虺蜴之斯名之負矣所𢃄右楚人徐大夫曰今之仕者綠學以起乃其既仕棄若敝屣以夏楚為球簣以趨承為詩禮沾沾而智空空而鄙蓋所謂賊夫人之子者間有志人匪不念此又以簿領沈迷職事墮委而止矣惟我太府雅既好文政有餘晷學而不厭下問不恥六藝之文若玄若史手不停披目不輟視蓋咸窮其區奧析其肓綮間或發為歌詠煒如振綺中和之音洋洋盈耳即武城之偃成都之翁何以越是余也來後及接華軌起我雖多

罔究幽旨乃令鳳騫高雲雉伏泥滓綿往徒勤自苦不適嗟何淑矣嗟何淑矣吳太府曰余也顓蒙頗耽玄覽政雖拙於催科心未忘於鉛槧謂爲人師則吾豈敢蒙谿胡子聞而歎曰允哉懿乎羣大夫其論之也我吳太府謙承不忘義益敦矣周柱史云仁者送人以言觀群大夫吳太府之述答仁斯存矣於是乎有送言

文辯

世有掊薄文士至比諸鸚猩此而墻之見擿埴之談否則有激而云匪遍方之論也夫烏鰂含墨赤蚌孕

珠功曹吐綬熠燿栽火無文之子寧不愧於茲乎若謂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服茂華與龍捐織貝奇耦之竝靡作褒貶之辭弗修矣彼其學踰榛蕪詞鋒椎鈍蕪墻朽木雕圬難堪顧乃藐司馬班反屠陸謝以爲雕蟲末技無所用之是怒鼃之詆華鯨鸒鳩之笑巨鵬也夫橫海之鱗固埳井者所未悉垂雲之翼詎榆枋者所能蓬乎自緣才不逮人媢嫉勝己以故矯爲高論誑嚇世流揜其拙耳夫芻蕘之言齊聖不棄途里之詠輶軒所采叔末文士之製借曰於道未尊較諸芻蕘途里之餘不其有愈而欲戲曰不講家自不觀謬矣謬矣夫晉謀元帥貴敦詩書孔論成人亦資禮樂吉甫作誦清風穆如皋陶矢謨昌言卓絕倘其悃愊無華含章不發何以光被當世烈垂不朽者哉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況餘力學文未妨弟子之職登高能賦寔表大夫之才使清辭與醇德並流麗藻共英聲俱蔚則言行慥慥文質彬彬是猶天馬負圖出於羲世仁麟佩綬戾止孔門威鳳鳴廷肅雝中律驪龍皷海夭矯弄珠豈不足以炳燿性靈禎祥人代者哉然而游夏邈矣士鮮兼才修辭者匪皆立誠有言者不必有德苟其文能足言言有可擇即出

狂夫之撰君子烏得以人而遂廢之乎流如陽貨而仁富之辯固儒家不刊之謷詮傾如李斯而逐客之書亦藝苑罕京之英筆其諸蔚然之豹君子是況好音之鴞詩人所美求備伊人嘉言伏矣倘逾斯德寧忍置之彼哉陋儒訑訑自足佔畢黃馘徽音靡聞譬之盲冢罟塗瘖犬屬厭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若乃積萋斐以眩直飾詩禮以發冢駕軌說以禍世纂虛錄以騙官茲則毒鴆包凶紫翠其羽委蛇含螫白黑其章鸚猩之倫未足爲喻也

赦議

管敬仲云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
利者也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
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礦石也諸葛孔
明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
夫管葛名賢言無不韙顧余鄙見獨謂不然蓋貫索
五朗德令斯覃黃雲四出赦期不遠陳蕃未宥青蛇
示妖苻堅密言蒼蠅呼市劒淪豐獄寶氣衝天籥動
圜扉逮人出繫然則赦之爲用固在天而成象亦在
物而有徵矣柰之何其可廢之乎夫眚災之肆遠自
虞朝衆疑之赦近存戴記周官列三赦三宥之法呂

刑釋五刑五罰之疑是以歷代之君或登極建儲或
省徭定亂靡不觀象雷雨取類澤風樹雞竿於天中
伐鼉鼓於闕右渙在宥之大號播作解之湛恩滌惡
棄穢與民更始若云不赦是蔑聖帝之寶經廢明王
之鉅典矣敬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廖
立李平孔明所廢比其卒也立垂泣而平憤死即是
而觀計其獄犴應無抑濫若復肆赦誠爲惠姦是宜
二公言同一致然虞周理官豈下管葛玉刑之服罔
非克允而立制垂謨未嘗忘赦是知二公所云辭存
逕庭不可以爲大方也況叔世法吏率鮮惟良得情

而色罔哀矜留獄而志靡明愼阿勢鬻法刻覈相高
無辜挛於桁楊冤氣鬱於叢棘清渭漲赤繁霜夏飛
此苑柳之所以致譏而刻木之所以勿對者也苟嘗
隨時之義偏執不救之談則閶闔彌高控訴靡及抱
痛幽圄昭雪無期魏尚卒老於胥靡安國瘐死於蒙
獄雲中詎能復守寒灰安得再然乎夫李離晉之良
理也而有過聽殺人之失于定國漢之良廷尉也而
趙蓋韓楊之死不厭衆心公冶長非罪也而遭縲絏
之辱狄仁傑誠臣也而承不軌之誅握丹筆者矧乏
李于之賢攣黑索者寧無長傑之比而三面之網不

解曠蕩之澤不佈一物失所詎不盬心昔曾司寇釋
不孝之子而曾國治晉文公舉盜資之人而晉國安
夫不孝之子盜資之人揆之常刑並難原縱徒以治
安攸係遂從寧失之科茲又聖哲經國之微權殆匪
刀筆恒情之可例測者也矧罪之所麗尚有減於不
孝劣於盜資者乎加以萋斐先愆又讞後時巧詆有
詞沈冤無告而欲永格振古之憲絕下寬大之書好
生之德何以洽於民心哉過矣過矣愚議以爲數赦
固不可廢赦亦不可作赦議

道學解

夫道所行道也不可行非道也夫學效也空言非學也虛無之說不可行之道也佔畢而呻操觚而辭空言者也孔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斯其所謂道至顯至實可以措之行而無難非虛無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止於是而莫有加焉之辭也而有加焉左道也衺僻之徑也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一則曰修二則曰修非空言而已也敏於事而慎於言不遷怒不貳

過孔顏之好學知是而已故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空言而已者記問之學也爲人之學也言堯之言而不行堯之行謂之曰堯吾不信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而補續之而軟撓之是其所謂學也安弦者操其縵斲木者運其斤百工技藝未有以空言爲學者也鷹之學習蛾之時術禽蟲之微亦未有以嚶嚶嚶嚶爲學者也號爲儒者乃獨喋喋尚口而不道之蹈剽性命之陳談而篡飾之古其貌黻其服恭其象甘其言自以

爲道積於厥躬徐而考之其中未必有也蓋踐履之實行難擀而假借之游辭易工所由之不覩而論篤之是與茲蓁言日繁而僞儒多售也蓁言繁則人聽惑僞儒售則世禍滋矯詐之習長淳樸之風微鄉原賊德清談敗俗其亦同工而異曲者也居處足以掫徒成黨談說足以飾衺熒衆少正卯之謂也而孔子誅之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鄧析子之謂也而子產誅之今之號道學者往往比於是不孔子其子產之値而富益周公者尚多有之陽貨有言爲仁不富矣爲富不仁矣既富矣而猶謂之爲道學斯名果稱

情乎迂腐空疏者不足以[illegible]鼓人人不論也

九祝 有序

秦中巫歌既皆鄙喭而其所禱之神率又猥雜不專濫氏非類因擬靈均九歌製爲九祝俾其一意城隍之大神按歌禱祀然詞之高奇顧致存乎雅云爾

於明神之得一兮肆剡剡其揚靈曰皇典其布在兮列祀事之孔明赫肸蠁其陰騭兮尸言言之崇城徧壽宮其海萬兮神莫不而以寧紛居毗之祈報兮神莫不而以聽禬雨而得雨兮雨禜之而能晴不若俾

不逢兮緊品庶其馮生

靈一

維茲日之云穀兮又元吉之嘉時耗殺羗其伏遯兮
福德騈而咒來神在解神普護毋倉脅脅繹繹而戾
止兮天恩天喜天巫天醫並柴池雜遝而臻斯青龍
宛其蚴蟉兮斑璘瑞而陸離紛總總其森列兮竢明
靈之宴娭

肘日

靈之壇兮開安汛以掃兮明蠲蓀璧兮桂棟帷薜荔
兮芝櫋毒冒兮筵陳敷蒻席兮琅玕華鐙兮蘭膏燦

燦兮雙然寶鼎兮椒檀芳菲菲兮生煙儼像設兮戴
備俟靈駕兮來旂

靈之壇

靈憺憺兮壽宮條飄飄兮雲中凌倒景兮容與森泠
泠兮[redacted]風普下土兮日晻薆其傀諶兮微東愓靈壇兮
延佇漱極日兮煙空惚而恍兮莫答心沈菀兮憯悽

逆鑾

靈之來兮風披披駴雷鼓兮麾雲旗衣青霞兮晻靄
驂綵鸞兮襳褷靈昭昭兮既降皐祇翳兮追隨聊枉
惓兮茲宇將再拜兮陳詞靈不語兮人不知附靈子

兮其通之

靈之來

觴有酒兮旨且清瑤漿泛兮椒其馨桴雲餈兮玉餌
嘉蔬薦兮璚英奠茗盌兮粢脯肴則飪兮蘭藉蒸緬
維豆兮匪庶冀不吐兮精誠

休饗

蹇夙潔兮蘭湯邑芙蓉兮華裳紛留夷與揭車兮以
爲佩雜蕙茝兮芬芳鳳管咽兮噦噦細鳴瑟兮高張
玉抱兮如雨奮翿翿兮植鼓鼓振振兮雷殷紛娑娑
兮屢舞造新歌兮緩節嫋流風兮激楚靈之愉兮其

淹留聽我歌兮荊之謳

愉靈

有魅有魙有魖有魃有魁有魆有魑魅猖狂
伯強諸渠列蹷魍魎魍魃魆夔魍儵魹方良螻蛇盂豬
野仲游光縱目三顱罔象羯羵覞睆睢盱山魈溪鬼
沙虱野狐游兔之變精氣之邪土木之怪花月之妖
羽毛之孽夭橫之餘往往乘暗抵虛窅窅飄飄逞彼
淫厲而梗我烝徒靈其捎諸扶諸斬諸斮諸燔諸寘
諸醓諸刳諸俾沈癘茲瘳而災沴以祛或令蚩尤魁
頭方祖鍾馗握神鏡齋霹靂揮玉戚張桃弧而西焉

驅除俾無粹於人區乃或投畀有北俾於獵殺而施
其毒癘或令神荼鬱壘縛以葦索而飼彼於菟有鳥
一足其名畢方忽而有見鬱攸爲殃靈其威之而俾
勿救猖亦有商羊一足而舞是爲咎徵厥旗恒雨靈
其瀸之而陰翳之俾去女魃一目見則亢陽靈其溺
之於神之潢俾黍稷薿薿而九農康人有所欲天必
從之維靈庇人盍天其依靈兮靈兮鑒茲在茲

乞靈

日𥉚𥉚兮高舂天颸颸兮回風靈隱隱兮將發嘉祀
尊兮成終仰餘威兮俯庇凱歆兮歆凶神不可兮

度思諒無我兮時惆歎洋洋兮如在福簡簡兮云降

送神

胡蒙谿續集卷四

啓書戚說祭文哀詞哀贊　關西胡侍承之

奉答趙王啓

走草莽之鄙矌記問之賤士也少承父師之訓長依日月之光獲奉鈞陳宣綸綍出入承明之廬幸甚幸甚而擁腫之木不中繩墨踊躍之金自作非祥擯置丘園與田畯伍且二紀矣負恥有道之代靡蒙湔貸之條犬馬之齒已五十六固大匠之所不顧良冶之所見疑而時俗之所共嗤者也乃者牛生西來逢枉手命辭旨懇款獎借過隆捧讀再三感愧莫喻而又

猥以鄙集言付梓人蓋將播之藝林俾同作者敢不勉承盛懷將順甘美竊惟世變江河交睽勢分王公不禮寒士其來久矣殿下以天人之胄擅華國之文揚休山立或然宗英何資於韋布廢朽之人而乃越拘攣之習敦葑菲之體畧朱邸之心下白屋之賤佳篇尺牘往往及於衡茅雖無己之屈節侯生子建之貺書季重寧足多遜是宜惠聞風騰才賢影附者也走抱疊避人貧病交極而稚又未嘗曳裾門下一奉話言徒以聲跡相聞便同稔接睿慈褒引悃愫綢繆夫郯途之親猶傾蓋少原之哭實念舊登今者若

不俟傾簪偕念舊神交氣應千里胥投求之古先罕有倫比走久沐玄化欲默不能時有擊壤之作分爲覆瓿之資而道存謙光郢斤不運文梓無罪焚說爲災倘更錫之不厭寵以題辭雖鄙作遠謝左賦而獲玄晏片言茲將益重譬諸蚊蝱之附騄裹當一日而千里矣頃者西郡已刊鄙集第并雜文都爲一部良爲猥煩兼其刻畫瀟裝並不如式寄塵睿覽想同泚顏也邸中之刊計應佳妙將敦洽揄嬿於膏沐鮑魚減臭於椒蘭矣甚厚甚厚風便輒奉啓答少謝鴻私白雲在望山川間之末緣奉簡兔園侍宴平樂捉筆

傾仰無任惓惓近撰墅談并獻代面也

報劉致卿書

遠承玉教多貺兼及甚厚甚厚裁書報謝遠莫致之僕自棄置以還倏焉二紀疇曩交厚訊問靡通詎意足下素昧平生而能施德不報敦以過情之奬申以日月之盟鄙陋之人何以堪此邇來進趨之子諱接退夫簿書之吏羞言文事鐇焚突則頭刺天揖茗甌則乎搶地一城之內一巷之間官有要散炎涼便別才愚不較惟勢之覘頹俗風行施施不覥其於擯廢不齒之流奚暇有哉矧僕褫紱歲久分同死灰新貴之人多非舊識遼絛戚施之態忌復惡之是以一偵末同輒意緒落落不能巧發寒溫語直拙之性卒難移奪故寧閉戶忍貧尠詣炎路間有枉訪亦不逢迎匪敢自詭高尚以附掃軌鑿坏之賢直不受俗眼相白耳足下於僕既闕盍簪之歡又隔雲泥之跡而神交千里辭竭兩端驪覽超然驪黃是略破觚越俗汲世憐才篤逾久要情存莫逆在古賢已嬉有胡今之人而能然乎無以勉副大雅仰酬高誼致足愧也茂參北上始得附布謝忱冀毋訝懶慢近撰兼上以當抵掌晨風時相聞

知足箴

辱生於不知足故曰知足不辱不知足生於多欲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寡欲故常足知足故少事少事故遠禍有榮故有辱不榮何辱不辱者榮

啖卵說

楚人獲蛇卵以爲鼈也者烹而啖之已乃毒發腹脹死越人獲龍卵如三斗盎喜其魁然大也烹而啖之家人飫焉半夜水暴至廬舍蕩析家人盡漂溺死無噍類所獲愈大摋禍益奇故五鼎食五鼎烹三齊王

三族刑

代祭泰定王文

惟王分枝若木衍派天潢世受白土載傳金甌帶礪
是盟藩翰是倚承華六葉於焉三紀溫恭淵默實以
不貪遠彼聲色唯善是耽河間暨沛逸駕則駿王於
二獻參也則三天不慭遺俄摧宗棟日華黯慘雄風
頹洞四國騰悲九重軫慟醇醴誰設中興誰頌幽宮
告襄王棺將舉鳳旐載途龍輴就馭玄隧方開靈龜
徃曆敢具牲醪敬陳丹愫

祭段檢討文

嗚呼先生高賢之胤章甫之雄鴻漸西上虎變南宮
禁林之擢蔚爲詞宗譬彼東序而列大鏞譬彼鶚鵬
而鵷鴻濛詎意良史之才忽值李陵之禍而天人之
學不爲公孫所容投彼夜光翻招按劍之怒獻茲美
璧顧延減趾之凶遂一斥而不復戢九關其重重蓋
才之高者每負俗而數之奇也竟不逢斯亦亭毒之
恒檢豈夫蒼蒼者之果于蔓也哉先生鎩翼雲表
歸我關中仰承聖善俯訓童蒙時復坐開北海之尊
出明南畝之農棲遲衡門之下詠歌先王之風優游
偃仰蓋四十年者而爲關中之寓公夫何旻天不弔

哀哉文龍背昌代而靡返抱明德而長終惓芝宇其
未遠慨蕙帳其俄空嗚呼哀哉其蔦蘿忝附金蘭寔
同念哲人之不作繁疇發其顚侗瞻龍首之修阜悲
馬鬣之將封羌陳詞而致奠寧屑涕之無從

吳伯子哀詞有序

涇陽吳伯子諱儒字宗孔嘉靖癸卯薦名鄉書而父
儀賓君吉毋靜樂縣主相繼殞沒歲逮庚戌始得赴
試春官試下第歸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不幸遽捐館
舍年才三十又三遺孤緒及三女子皆在童髫其第
館以閏六月十又一日奉其神葬長安城北龍首原

儀賓君塋次妻王氏祔嗚呼伯子徽柔有容敦閱不
厭抱黃離之中道啓赤霄之始塗而元吉罔徵忽焉
夭折王樹永淪玄堂不曙是可哀也爲之詞曰
繄泰伯之苗裔兮世載德而含華逮伯子之烈考兮
乃作賓于王家既璿源之印承兮又喬木之盛族挹
紈綺之叔習兮邑衞茝之奇服入則孝而出則友兮
朝若夕而溫恭儼青青其子衿兮播徽聞于黌宮粵
癸卯之中秋兮實興賢之盛期乃吾伯子其蔡然兮
羌擢秀于鄉闈將天驥其萬里兮鳳千仞以高翔胡
[illegible]雲之滅采兮蘭一夕而云萎駿吾見其日進兮固

未見其止也紛總總其具衆美兮吾不謂其死也噫
好學而短命兮寧獨顔氏之子也吾無以寫吾哀兮
而特哀之以此也

四川資縣知縣孟侯哀讃并序

侯孟氏諱環陝西西安右護衛人也字廷重舉嘉靖
甲午鄉試第二名然屢不第於禮部而母氏又老遂
謁選銓部得授四川資縣知縣云資故壯縣又俗健
訟難理侯涖二載稱治平矣而卒遘飛詞臺使下侯
於理既乃案詞悉虚不實則始釋侯侯雅修謹横罹
黜辱事雖浣白憤懣不自解因卒於縣署時爲嘉靖

已酉十有二月九日年才四十有六侯弟珮攜家扶
櫬而旋明年十有一月十有三日葬咸寧縣永辛里
侯從兄瑞曰環父諱河母王氏妻金氏卒鹽室曰周
子曰倪女妻武功張元祥以狀示余余覽而哀焉爲
之讃曰
嗚呼孟侯蓋余亡姪進士叔元鄉舉同年云余向嘗
究觀孟侯所著經義策論詞藻贍逸即進士高第者
曷有加焉顧屢不第豈非命哉儻孟侯舉進士以涖
茲官即虐戾恣睢不軌於法民胡敢愬愬亦臺使胡
忍受理孟侯才行固高徒以不進士爲人輕至憤懣

坳身哀哉哀哉

昭毅將軍延綏左參將吳公哀讃并序

序曰吳將軍年二十一時從父莊浪參將公搏戰回
回墓斬首虜二級即以梟勇聞正德辛未授西安後
衛指揮使壬申從時總兵入蜀征廖麻子有功陞陝
西都指揮僉事已而征鄜延盜盜魁就擒領戍寧夏
戍者忘戍丙子遷卲網堡守備守備六年練士卒嚴
斥候建團莊濬溝洫虜莫爲害邊毗以寧嘉靖壬午
遷蘭州有劉御史者以其餽餘遺門子持餽將軍將
軍奮頞誚曰吳將軍奉璽書守備一方豈若臺輿人

哉而餽以餽餘叱卻去劉御史愧且怒則嘻笑曰吳
將軍言是適吾誤也然嗛之不已則躡尋他事攈摭
傳致詆奏將軍下將軍華昌吏當以深罪將軍初被
建蘭人無不寃將軍送將軍者萬餘人多有泣下者
或嚱之百金將軍謝而辭焉既乃代御史至心亦寃
將軍顧黨類泥文不肎讞但頌繫之繫八年值胡御
史至乃得反除白罪云辛卯承制帥撥繕治興武塞
三百里勸督有方城者罔怨不數月訖工塞特堅緻
壬辰陞延綏左參將以籌邊十事奏記制帥唐公一
修城池二招商賈三廣積粟四增墩堡五易戰馬六

招家丁七精器械八黠老稚九謹間諜十懷降卒唐公覽而韙焉乃將軍謂曰子其先軫充國之流與何其籌之審也居三載數數與虜戰獲首虜殆百級未嘗一北衄忽中風頭眴移病再三乃獲賜告歸歸久之病乃少愈時時往終南下龍山墅野服策杖從田父飲酒談話不復及軍旅事己酉仲春四日方坐堂上勑家僮治具延客忽又病發頭仆坐上遂不起時年六十系曰吳將軍諱吉字子陽晚居龍山墅遂號龍山居士其先浙之烏程人有諱先者從我
高皇帝平天下授水軍右衛中所鎮撫先生得得生

興興襲調西安後衛後所累有功陞副千戶興生琮累有功陞指揮同知琮生鈜累有功陞莊浪參將至漢南協守總兵配徐氏生將軍將軍配楊都督宏之女封淑人子男徵襲指揮同知女適翰林院孔目陳綬孫男一孫女二皆幼庚戌季冬二日葬將軍西安城北永辛里讚曰

吳將軍身不滿六尺而虯頤燕頷炙臂善射射十矢八九中臨敵威稜稷發氣吞千夫然居家孝友好與薦紳先生衣冠恂恂若儒生病已右臂痺猶能運左手寫大字筆勢雄逸有米蔡風酒半與發慨擊節浩歌撫頷大笑時作虎嘯聲豈非俶儻瑰瑋之人哉而中以俏直横罹巧詆坎壈𩣡回幾瀕於死茲選耎諛佞之徒挂虎印者多也方今玁狁匪茹頗收穷求而吳將軍不可作矣哀哉

墓表墓誌墓版文

關西胡侍承之

段母楊氏靈表

母故南陽太守臯蘭段公諱堅之室也南陽公起家進士授福山令超拜萊州太守陞遷南陽[illegible]滿言旋卒於私第操履醇懿爲世碩儒治理超奇班古循吏國史𢾾乘許焉母夙挺惠心復承令範克勤克儉宜其家人南陽即世母才三十八歲清白之餘家徒四壁田不百畮仰食者衆中饋契闊百罹具嘗逾二十年弘治乙丑孤昊乃以明經登進士第繇庶吉士授

翰林檢討彰爲聞人慈訓旣徽榮業伊始而直道美才見嫉時宰正德庚午被論罷歸母在禄養五年而已時值河隴大歉斗米一金母又病發怔忡不堪勞遠道抵長安奉母居焉翰林君心織筆耕力營滫瀡躬率婦子承順無方故母洩洩融融翻逾禄養嘉靖壬辰秋七月十有一日晝刻在未寢疾考終享世之歲八十有六矣乙未冬十有一月十有五日葬長安城東金華落之北原背倚秦陵南睇陞州高平膴膴風水環轃億世鬱鬱眞臯於兹夫蒼梧之北皇英靡從伯鸞之冢要離是近合葬非古素聖有云豈必同穴南陽歸輀河汧方稱得禮者哉翰林君採石他邑用表兹墓謂余寓通桑梓戚在葭莩忘其不文託以撰德於是述其梗槩載之堅貞慰此玄靈俟彼彤管雖詞謝幼婦庶世知淑媛云爾

鄒伯子妻魏室人壙誌并序

室人陝西西安前衛魏指揮鎮之子錦衣衛衣左所百戶鄒伯子夢鶴之妻也伯子之考東溪公昊爲御史大夫撫蜀土積有軍伐伯子乃得延賞兹秩嘉靖辛卯伯子省先墓句容已乃過南都從飲北里値戚友毆殺人下吏逐薰胥伯子司敗者惑於抵讕謂伯

子勢門乃引威力主使律坐以極刑身毆殺人者顧不坐時東溪公夕已歸居長安伯子雅孱羸謹畏罷錦衣秩亦且數歲戚友又等儕素不相下不知何緣麗以主使也訴章百上天門萬里關在三木已逾十年室人叫號籲天憂勞成瘵歲癸卯八月十有二日奄然就木年才四十有四室人婉順在家能從父夫幽縶久不得從以偕老卒又無子可從傷哉傷哉先是伯子寓書季子夢陽曰弟其嫁我女子乃嫁西安後衛指揮顧印至是又寓書季子曰弟其葬若嫂郭渡村先人墓左與仲弟夢龍墓東西直我乃逐不子

若男子頎其以爲我後令今奉若嫂祀余往勑酈炎
獄中遺父母及兄興讓以孤止戈書辭旨覶縷悲傷未
嘗不廢卷抵几泐泗交頤也曰嗚呼冤哉世固有高
才如炎至孝如炎繇妻病死而乃罪命圜扉者哉當
是時謂天夢夢非邪非邪乃今伯子遺書哀至亦復
若此然伯子幸無恙而妻乃繇以死夭於伯子意者
其未定也季子承命將以丁未月日葬室人幸嗣子
頎造余請誌其蹟覽狀歔欷敘而誌之曰
孰也之幸孰也罹之孰也之妻孰也葬之孰也之子
孰也子之余也誌之孰也憐之

徐母汪墓銘

母寧夏人故仁壽令徐公曇雲之配太學生從之母也
享年八十有三卒於長安邸第時爲嘉靖丁未七月
二十有三日考曰汪銓贊樂逾河葬於魚腹姒黃志
堅匪石名載夏乘母質謝幽蘭訓漸汎柏愛自結縭
之歲暨於屬纊之秋壼德不渝義問無間而遐壽有
害未疾弗瘳哀哉哀哉先數年母令製衣棺歲一奈
焉又爲柏槨黃腸題湊時時摩挲喜曰此吾便房也
瀕没持孫繼武曰汝父蚤世我今乃又弗興誰其訓
汝汝才年十一恨不見汝昏娶撫几上書曰此汝遺
所遺汝其勤業是我乃不恨指櫝中衣物呼從遺婺
胡曰其衣以與某某物以與某戚鄙跪受至委悉不
遺曰令時時念吾鎮國中尉惟戢宗人也其配封恭
人者母之孫女頤之前潸然曰我有一男子五女子
皆死不克送我惟遺汝及汝弟汝其蚤莫善視汝弟
汝弟孤幼毋令他人欺凌又呼嫠胡曰汝其扶掖我
令坐坐定乃自類櫛既又索鏡自照曰毋令我一髮
髿又持繼武曰我平生不敢有遺行胡叔子汝姑之
夫之弟也文而不阿丐銘我墓我乃不朽我憊甚葬
我不宜踰百日踰乃令我蒐鬼不寧九月二十有四

日乃祔葬城西南桃原仁壽公壙中夫死生之際難
矣難矣魏武子令殉嬖妾曹孟德丐藏衣裘彼豈非
丈夫哉而末命誖悖求貽姍笑母素婉孌言不出口
而當大命垂絕顧乃從容若歸曲念既周治辭不憒
倘非夙承貞教胡能然乎余往銘仁壽公再銘大學
君今又銘母不及二十年余乃三銘徐氏昔韓退之
亦三哭馬氏然猶四十年云

誌從弟傳墓并序

嗚呼從弟傳字修之余從父散官府君諱汝明之冢
子也幼從余學尚書爲咸寧邑庠生嘉靖庚子舉陝

西鄉試第八名甲辰再試春官再不第乃爲光山教諭教諭光山再逾歲學憲薦於臺史曰光山教諭傳律身以廉課士有法中州教職無出其右臺史薦於朝曰光山教諭傳性質溫良儀容典重善教既克有成長材亦堪別用　旨下吏部得陞棗強知縣到棗強卻見面金翻鍛案訟簡條教均賦役振滯祛弊禁雨而雨翕然稱理民爲之歌曰案無滯牘獄無寃囚胡公神明誰與之儔時滋事纔數月獲乎民已若此臺史將又薦焉病矣病氣逆腹䐜脹大妨瞑食民爭籲禳徧于羣神又駿走旁郡博延名醫病久弗爲瘳

乃移文臺史丐致事檄未下不俟趣歸民數千哭擁輿輿不得行至不可留則咸伏地叩顙顙出血曰丐公鞾留釘縣門若公永留也固辤焉固不聽鞾留乃行行再浹旬抵家抵家僅二日遂不起免於道路終於正寢以爲幸云時嘉靖二十有七年戊申冬十有二月十日得年僅四十有四妻龍氏先卒繼室以郭氏有男曰叔兆龍氏出孫女曰福泉嗚呼我胡氏世篤詩禮鮮有瑕德我大父侍郎府君博學穀方顧屢不第集我先考尚書府君乃獲推贈前階尚書積有功德乃不獲於耆壽及我從父襄陵府君又以直道見黜而終積善之家鬱於餘慶謂宜後有興者而門祚多舋往年喪吾母弟舉人仲從姪進士叔元溢亦短折天不悔禍吾弟茲又遘凶嗟乎痛哉吾弟材行何渠不若今之顯者而位靡躋於伐冰厖偉宜與永齡而年甫踰於強仕僅一男子又爲瞽人嗟乎痛哉明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堋陝西會城南鴻固原叔兆哭踊再拜丐余誌其墓余以哀不能文辤辤三四反丐益堅勉而爲之誌慰吾弟於地下誌曰

仕不必顯侯業之稱業也弗稱負而且乘壽不必遐慨涼其德德之涼矣是謂之賊男不必多以嗣以續

以嗣以續一而已足鴈塔之東幽幽新宮龍脈萃鍾爾安永終

龍溪子陳君妻胡室人墓誌并序

胡室人我先考兵部尚書府君之孫先兄儒官諱佶之女仁壽知縣徐公㬅之外孫龍溪子陳君大策之妻也夙性哲朗令姿端淑玉度蘭儀輝映壼閫圖禮之籍經目若習織組之巧不學而能庭雪之詠能而不屑也幼丁陟屺之哀擗摽毀號幾於滅性河東姚勝殆不過焉施衿之後醮訓是遵釆蘋采蘩爲絺爲綌幽閑貞靜之德不爽噦歲噫嘻嗐咳之聲不聞陳氏之

族罔不曰宜桃夭之稱殆不過焉龍溪子初學孫吳精於騎射室人勵之攺業敦悅詩書閉戶累年遂馳文譽樂羊斷織之喻殆不過焉龍溪子初乏胤息室人爲置貳室天道有知室人獨先有子今曰圖者是也小星之行殆不過焉年二十四遽實所天時圖生才浹日女曰孟陳亦甫免懷室人茹哀忍死鞠育劬勞訓恊慈嚴咸臻成立男既有室女亦有家蓋二十年縞素儼然膏澤不御百罹具歷一齊靡他雅操貞風聞者自諒豈必刑耳劓鼻乃息心不幸年四十有四嘉靖戊申五月十有二日寢疾而終明年十有

二月一日祔葬龍溪子墓中誌曰

矯矯室人閨房之傑恒其德貞金剛玉潔婦道母儀靡一而缺嘅其亡矣君子同穴

季父迪功郎府君墓版文

我胡繇溧陽而西惟我高祖山山府君享年八十自曾大父唐渠府君以降未有逮七十者季父迪功郎府君延三年逮七十矣不能逮竟卒嗚呼天胡獨於我胡而嗇其年也與哉季父溫良柔克未嘗失色於人子諒寡辭未嘗發一妄語孝弟之德內外無間言而不期頤之造將有德必壽之論不其然耶嘉靖二十有八年歲在己酉關中大疫家人十染七八季父獨無恙焉既而疫者咸愈季父乃獨病矣彌留床笫遂不能興仲冬十有二日之晨羣醫診視咸謂脈理平善丙夜尚為注艾數壯漏下五鼓奄然不復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夫起死之術誠不望於今之庸醫顧於俄傾之變憒莫前知全歸之膚柱羅焫灼恨哉恨哉季父諱汝翼字良輔起國子生為秦府引禮舍人遷典儀副再遷典寶正授迪功郎元配黃生男子何早卒亡嗣乃以我叔父教官府君孫叔嗣嗣女子二及鑑配劉生男子亦並早卒今女子二側室劉出也

明年春二月二日葬陝西城南鴈塔東之賜塋我先考尚書府君墓左黃室人祔焉侍哀不能文直以鄙俚之辭書諸墓版

明故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墓誌文 併序

公諱縉字朝儀其先廬陵著姓高祖用曾祖頰並西安後衛百戶祖璧考鎮並副千戶遂世籍關中鎮忠勳邁倫致命朔埜公以曼倩學劍之年承勾戢納官之典爛其熊繡突而鷹揚嘉靖六年歲在丁亥馘虜白羊嶺稍遷正千戶戊子壓青沙峴庚寅破者籠簇

並捷進指揮僉事甲午戰清水河丁酉援柳樹營積
功遷固原守備旋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分守延
綏乙亥伏涼水灣庚子攻孟家塔擒高松樹押神木
山殊庸暠懋擢副總兵協守延綏辛丑承本兵檄批
山西虜卒旅風從不陣而馳東絕大河遁虜成晉摧
堅擊瑕斬鹵越等獻捷音於在泮錫金繒於轅門壬
寅再扸介休功與前埒唱凱言旋假握帥印拜威武
堡搏定邊營虜憺威稜喙息而駁便蕃再貢闑外益
光癸卯進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鎮守陝西地方
露布屢聞太常載紀於是實授都督僉事給以

綸誥元配吳氏獲封夫人丁未拜征西將軍總兵官
鎮守寧夏方冀永典巨鎮鬱爲長城而以義渠之衂
坐剔虎鈕角巾私第不怨不尤時款嘉賓優游宴喜
歲庚戌夏六月二十有七日末疾弗瘳大命云絕享
年五十有九子鴻業指揮使孫子三撫字撫事撫辰
孫女三一字指揮同知曹澤之子桂曾孫子二幼癸
丑春三月八日葬公鮑陂原嗚呼王公雅操寬中識
局朗濬紆金浴鐵逾四十年北禦狼奔西拒犬戎大
戰十數小戰數十獲虜之馘至餘二百牛馬器甲蓋
皿筭焉進律登壇計功而得匪冒濫也一値僨踣遂

從吏議爲法受惡口絕辨言豈不悃愊君子哉余切
比鄰頗稔風槩錄其功行撰此誌文
殽陵之敗尤孟明視茅津之濟濟於不棄謝病頻陽
老我王翦斬南之勝匪起胡展嗟嗟征西逢而不逢
嬉彼二惠同而不同鮑陂之原逶迤猶龍象祁連者
征西之封

朱典儀墓銘 并序

朱典儀初釋褐授
秦府引禮舍人引禮三十餘歲乃遷典儀副典儀又
七八歲年五十有七而卒時嘉靖壬子二月八日云

君軀幹魁偉玉面須頷而儀度溫華久司國禮人人
以爲不負而遽奄然不作人人靡不惋怛君考文安
公朝聘成化丙午同先司馬舉於鄉余以故與君及
其兄武城君永昌歲時接杯酒懇懇講世好君之沒
余匍匐往弔哭之特爲慟云君諱永隆字伯治其先
滁州鉅族洪武初來隸陝西西安前衛尺籍則世爲
衛人元配施新都忠之女先卒繼室王施生二男子
祖堯山陽縣弟子員祖虞郃陽王府典膳武城君齒
逾四十而不子而乂大宗文安公則命祖虞後之祖
虞時在強葆云孫男子四雲祥雲禎雲祜雲祐孫女

子五明年癸丑閏三月十有五日葬君長安金光里
與施合銘曰
豐其體豐其德而不豐其壽繄孰也之怨天其殆者
豐其後也乎哉

四言詩

苦寒行

北風其寒雨雪漫漫斧冰作糜飢不及餐彼人之子
貂蒙其冠我人之子裋褐不完狐裘與與釃酒有萸
不彼之寒而痛貧者祁寒冽冽卬則莫禦蘊隆蟲蟲
伊寧有所寒暑代周曷惠曷仇人也不諒而天而尤

五言古詩

前洪洞令姚道夫余同年友也厭處塵市改
築新廬北負古城南望太乙雖不遠闤闠而

宛在郊坰命余賦詩寫其幽致

曠士厭喧囂改築古城曲芳蘭繞堦生南山正當目
閒寂市聲遠流水響庭竹宴坐罕將迎俯仰愜真欲
時偕素心朋盤桓撫松菊銜杯話夙昔酣歌鼓其腹
雖乏鍾鼎勸殊免官謗速茲焉已考槃何必在空谷

費伯甘宅同劉士奇雪集有懷何伯直

玄冥司朔易寒氣自栗冽停車獲良欵俄焉值新雪
仰睇蒼雲表縈風正飄瞥林巒遂皓然向晚益騷屑
簾隙飛片入酒面輕花滅篝爐乍腷膊城角轉幽咽
傾耳與有適吟弄趣不輟念我同懷子鷹揚秉金節

玁狁尚匪茹契闊事浴鐵會晤良難期離居異歡悰

七言古詩

海日篇送張憲使叔鳴赴天津

張君龍鸞姿文彩故無匹西别華山雲東賓滄海日滄海浩浩粘雲空赤日夜吐鯨波中神烏鞭蕩海若避金光下射冰夷宫君今掛席陵海嶠長竿却把靈鼇釣耳畔天雞喔喔啼平看海日應長嘯君不見謝内史東游赤石帆海水迴句名章海上傳秖今復有張平子

吳山謡送謝學憲應千參浙藩政

使君隴西來廬道吳山好示我吳山詩侑以金光草吳山岩嶤鎮西土五峯去天才尺五絶頂松梢綴曉星半巖瀑布飛晴雨五鎮之山此其一祝號頗與羣嶽匹野鹿紛迎獬豸冠懸崖倏覩龍蛇筆北風颯颯驪駒鳴揚旌却向東南行玉節將移紫薇署錦袍先入金陵城浙藩自是東南美亦有吳山在城裏自公之暇登吳山西望吳山渺千里後時會面安可期逢人先寄梅花枝關門小吏解候氣西來再續吳山詩

五言律詩

贈鶴汀子高圖

字學今誰講君能擅八分寫碑驚幼婦揮筆掃千軍酷愛先秦刻來尋詛楚文時時好奇輩載酒問揚雲

贈雪篔子蘇洲

倏忽書千紙縱横若有神會看天雨粟不管甑生塵摹字衡峯頂探銘江水濱何當坐盤礴飛筆贊麒麟

七言律詩

借菊亭詩　有序

孔右丞謝學憲偕余集於許中丞之新亭乃借鄰圃盆菊寘諸亭中金葩粲然益增佳致就以借菊命名兹亭良夜厭厭清歡不盡將期雪日

再集於斯羣公有詩余仰和焉

勝地高朋不易逢況增鄰菊助秋容新亭正與新名協花氣偏和酒氣濃詎待王弘方盡醉幸於玄度數相從羣公極有山陰興棹雪還來莫厭重

九日東城樓集次劉士奇韻

高樓如綺壓重城勝友登臨得暮晴清渭遠從天際轉碧山近在檻前横風簷改席愁吹帽菊醖浮杯泛落英借問北來南去鴈不知幾日到荆衡

五言絶句

九月八日獨酌戲簡蒲溪子于伯彥

閑齋聊自酌輕吹岸巾紗想見蒲溪子掀髯對菊花

九日戲簡劉士奇

說道東樓好堪傾賞菊杯不須折簡召自坐小車來

七言絶句

戲贈閨人

大雪將臨小雪殘閨人猶自布衣單方知閔損虛稱孝得著蘆花也未寒

代閨人答

寒宵寂寂掩重扉榾柮無煙火力微坐擁毾毿閒說話絶勝對泣臥牛衣

曝背效邵堯夫

卯酒才消午飯香小爐又沸玉延湯陶然坐背南榮日此是安貧秘密方

胡蒙谿續藁卷六

胡蒙谿續集敘

河汾孔天胤撰

夫顯道於藝而有陳摭之觀行言於遠而有載籍之托是故明著作者振其華愛傳述者表其實肇文以來莫之已也金版玉匱之書流至於今屋壁山巖之典式存自古倘華實之兩踣亦奚足爲有無哉夫照夜之珍見之咸襲爲寶掞天之藻攬之嗜肯不盈固好是之鈞鑄在茲所同神者爾抑有矜心相忌詆瑕掩瑜專務毀善弗欣成美斯狹淺之過信道之衰甚矣昔偉長著言典雅魏文贊以成家休文麗藻天逸

康樂稱其冠世豈曹謝之才薄於二子惟徐沈之實故當合愛而同聲也古之益友何可逮焉蒙谿胡先生誕膺醇粹弘體沈潛蚤策鴻蜚中迴鳳覽乃遁迹深栖壚埃無滓博綜反約神理並融蓋墳典之菁英儀極之奧衍遂於是乎而歲月所假著作所臻則章章而載還古禮句句而言反今樂蓋其緣情建標則窮神內瑩體物施采則含景外彪細則析於毫箴鉅則周乎流滴故程憲司契檢鏡獨持淹疾莫窺首尾咸麗焉即使楚材同生漢儁齊世與談賦心蓋亦如斯而已斯固作者之朗暢必傳之所不疑也夫摛組

其衷者可以列高深金玉其相者可以敘文質撫華
拾實藝無本而不立言靡文而弗行矣三復蒙篇一
貫斯理信哉非空浮華如是足之取爾時余與秋渠
張子共愛希有同期廣錄雖琱琰之未能庶鋟梓之
可就將命匠作各敘其旨一篇事存表實言不殫微
匪言弗殫微故難究嘉靖三十一年秋七月上日

刻胡蒙谿先生續集敘

胡蒙谿先生續集成詩文凡若干篇學士大人喁喁
服焉嘉靖辛亥予備役藩參諦覽大較爲之執鞭而
不可得因著其端云敘曰敷言之道有二通塞繫之
矣通則仰希景運而弘藻肆陳塞則俛遵厥時而沈
憂屢積故覽物者辨其翕施之機摛文者藉其榮瘁
之軌凡兹有作悉循此塗越是而上殆融其谿徑而
邈彼倫夷者矣先生鍾秀南服擢俊西陲筮仕早年
才名茂顯服官比部領秩臚卿探隱賾之潛埒發光
明之偉什可謂揚芬藝圃建隼脩途者也閱茂歿歲

歛德家居吳矣緒言悉規雅道登山臨水洒離離黃
鵠之音別友懷人或纂纂白雲之調紛菁華于簡牘
叶音節于陶匏巳絕怨尤人同熙洽咸鳴治之休徵
匪隨時而隕穫兹其所履深矣深矣夫草妍靡之
姿霜拂之而色變鳥茸凌兢之翼風觸之而聲悲厥
賦寡持外尤斯作矧伊人士因遇頓遷斯不諧于理
不篤于貞者也而先生抗言醳紱獨行遺榮溷跡域
中翔心區外家鮮長物門無雜賓悠悠卒歲篇翰是
耽涉與咀英愉神耀目雖境分順道而况無異同席
侵衾之無慍法太丘之有常視彼楚臣被放顦顇興

吟相如告歸貧寠增嘆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古人有言不戚戚勞于憂畏不汲汲役于人間其殆斯人歟是故茲集之傳信可徵已首夏載吉省署燕閑爰與文谷右使寔檢續篇類綜成帙列之文梓用示同好焉爾

嘉靖壬子孟秋望日海虞山人張鐸叔鳴甫撰

胡蒙谿續藁附錄

明故奉政大夫鴻臚寺右少卿蒙谿胡公墓志銘

曾祖椎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祖璉加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父汝礪資政大夫兵部尚書

母王氏加封太夫人

兄佶弟伸值僑

配杜氏封安人子叔寯叔家叔容女一適浮山縣知縣李希顏孫男一孫女一

序曰公姓胡氏諱侍字承之別號蒙谿應天府溧陽縣人也

國初諱士貞者明醫術坐累謫戍陝西寧夏衛歷四世皆為寧夏人至司馬公六十

賜葬陝西咸寧子姓得守冢墓遂為常曲里人公少治書為縣學生員正德癸酉舉鄉試丁丑舉進士戊寅授刑部雲南司主事辛巳晉廣東司員外郎壬午晉鴻臚寺右少卿甲申謫授山西潞州同知乙酉下

詔獄事白奪秩編民戊戌

詔復其官癸丑十二月四日考終于家距生弘治

壬子十一月六日得壽六十有二卒之明年甲
寅十二月四日祔塋司馬公墓次所著有蒙谿
集三卷續集一卷墅談二卷真珠船二卷关資
二卷清涼經一卷傳之於世右狀所載如此云
維公靈炳肇生粹敏風賦乖髩頴慧族稱豹變
之資弱冠敷揚鄉譽風輝之覽逮過庭之服習
遂游泮以翺翔胸羅斗宿之文落筆而烟雲滿
帋腹蘊經史之奥縱談而今古懸河首薦鄉書
省推籲雋繼登廷對朝慶得賢仕始白雲箸火
雷之剛决明垂黑索並日月之靈融式慰勤而

折獄以情體欽恤而求生於殺淮南密網解三
面而仁活千人定國高門救五刑而慶延百世
陟卿禮寺佐肅朝章寅恭贊導于百司軌度儀
刑乎四裔瞻
天咫尺身依　斧扆之榮捧
日周旋晉接冕旒之貴叔孫制禮體統正而朝廷尊
公西立朝應對諧而賓客悅無何崇祀議興哤
言訟聚公乃橘性不化荼苦遂罹賈誼少年自
速長沙之謫子年忠悃常勤魏闕之懷方内咎
以圖新忽外尤而作戾紛馳錦貝組織無端載

錮園徑控白何所公且宠心義皿訟言臣罪當
誅絶念鄉書仰恃
皇明有赫既而大地生春恩深王律覆盆回照德沛
金雞沐雨露之鴻私放山林而獸逸於是痒躬
畎畝畢志典墳三農既隙頒至仁於擊壤之歌
四部窮探揖往聖於羮墻之接謝靈運放情自
適賦登山臨水以徜徉邵尭夫知命樂天咏霽
月光風而爾雅貧無儋石之蓄而樂且有餘富
有貫斗之才而學如不及雖古人三冬之苦八
斗之椎方之恐不能前也故其箸述精研搜羅

極至秦封孔壁了無遺文汲冢湯盤倏與雅道
謂為詞林之宗匠學海之巨儒盖無忝焉而又
天畀純孝性篤友恭敦彼彝倫慎兹庸行執喪
則毀瘠越制侍養則色志無違昆季念孔懷之
休妻子翕好合之美生平華胄不染紈綺之風
流投老窮居克厲貞松之志操古云居喪易習
亨困移人可無其咎矣公器度深沈識見警捷
剖紛劇不假畫詞應変持危有同素畫而乃
禁不迄用卷以退終嗚呼傷哉魯也託契於公
自髫伊始何天不弔隕我良朋感交道之始終

慨斯文之凋喪爰製韻語慰公於幽銘曰
夭矯之龍非人所豢毰毸之鳳非人所玩変化
風雲翥騰霄漢仰之徒殷即之靡畔昊天生物
巨細有貫蝘蜓鶺鴒沄沄何筭龍斯鳳斯世不
常覩胡然而儀倏爾而竄彼懐治者怛焉累歎
靈斯彰彰孰曰漫湮麗象三辰垂光有爛人只
弗泯請質斯讃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遼東兼賛理軍務年生許宗魯譔篆

胡[illegible]墓誌銘附録

伍輯 19 － 188

〔明〕趙文華撰

趙氏家藏集八卷

清鈔本

趙氏家藏集目録

卷第一

賦

大駕南巡賦

秀野樓賦

雜作

東山草堂歌

東山移文

寶峰集後跋

序

三史文類序

仙源遺慶詩序

重修嘉興府誌序

壽大司寇沅溪何公六袠序

壽年伯母張太夫人蟠桃圖序

壽陳母魏太夫人七表序

卷第二

記

漢東平王祠墓記 并銘

寧波府郡守及齋魏侯去思碑記

重修嘉興府學記

隱齋壁記

小有洞天記

素菴記

介石齋記

獨石軒記

月泉草堂記

漢壽亭侯廟記

勝歸山記

卷第三

劾太師翊國公郭勛疏

恤農業疏

請築外羅城疏

修河漕疏

請蠲免疏

論張總督併薦胡巡按疏

修陳海疏
又條陳海防疏
卷第四
疏
軍務賊情疏
請諭日本疏
請行疏
募兵疏
正調兵疏
目錄
桃花港捷疏
乍浦捷疏
沈家莊平賊疏
辭陞廕疏
卷第五
提督咨　諭
咨南京兵部江海事宜
勸徐海諭文武官吏軍民
卷第六

三

督察書
寄提督張泮洲
寄少師嚴介溪
寄少保徐存齋
答本兵
又寄少師嚴介溪
又寄少保徐存齋
答南兵書張蒙溪
答巡按趙玉泉
目錄
答兵憲王方湖
答提督楊裁菴
答巡撫曹東村
提　書
答本兵諸公
答提督胡梅林
又
寄嚴徐李三閣老及九卿
答州貴提督馮貞所

四

寄巡撫張明涯
答少保徐存齋
答南京内外守備
答巡海王方湖
答兩廣總督談十山
寄　陶
答巡撫沅
寄巡按王南陽

卷第七

祭文
祭岳武穆王
祭石涇陸公
祭王荊山公墓
掩瘞死事祭告文
誌銘
槐隱郁處士暨配湯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第八

詩辭
五言古詩
二美行
春風行
其二
其三
五言律詩
省中秋日
觀音寺扶持東歸愴別
花朝對月

永明寺月池贈曉亭上人
劉丞山見邀泛湖
出京
初歸西湖志喜
和張餘峰韻
五言排律
秋日泉亭對月
贈湛塘侍御
五言絶句

泉上夜坐四首
西湖曲六首
六言絶句
贈李生敦臨二首
七言絶
項少岳發舟遂阻惠山之興
題武陵源
七言古詩
題崑崙圖
咏啟母塗山氏
太鶴山吟
七言律詩
初春遊天界寺示斌上人
登雨花臺
春日登報恩塔
登鷄鳴山塔
從　駕幸九龍池
黄鸝構巢省中佳樹

賜宴千秋節
憲使張鄖西奉績南還兼壽太夫人七袠
寒亭驛
千佛寺宴集
登東鎮廟
鳳城春日
登天寧閣
懷留都同曹諸子
行宮　侍從
上　上陵從祀
邵子園亭
秋日馬上望西山口占
送潯陽董太史覲親還吳興
七言排律
咏大明湖十四韻

趙氏家藏集卷一

賜進士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慈谿趙文華著
探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階　閱選

賦

大駕南巡賦

皇上挾符應運龍飛郢邸罔極永思觸物感序悠悠陵寢垂二十禩未頃刻忘也適值太后升遐梓宮遂遷乃仲春元吉大駕南巡相度畫宇區矣風日涉歷河漢九重非安驅介非遠茀露為宜騶御為美所謂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者非歟此仁孝之至孰能與於斯也已而至止舊服恭詣寢所則見鬱紆蘿從王氣回薄金玉焜耀龍鳳盤翔皇上於是減夙昔之悽悼披開霽之天顏睇群巒之形勝體九靈之佳貺定卜萬年流祥永世喜溢舜歌歡同堯壤南巡典成回鑾遄戒月再盈而既望日方次而一周法從天行神輿龍奮蓋上帝鑒佑乎聖心而后祇適鍾此靈勝也歟不然何人神之適協也昔日五載巡狩具述虞書於皇時周載在頌周今上孝達皇天仁濡下土於往古帝王更益光矣臣仰覩聖作敢云繫石致百獸之率舞幸際韶成覩群鳳之來儀乃敬賦其事以備歌頌其詞曰

猗皇孝之天縱兮超獨立之無儔因惻怛以垂制兮折清乱於聖王昔元德之升聞兮肖天下而遷之唯父母之不豫兮視窮人於無歸緬隆古之純聖兮亶永言於孝思嗣周武之踵達兮亦追崇乎文考式家享而我將兮對宗祀乎蒼昊鑒前王之規範兮何今時之不然隆至尊而無上兮祀明堂以配天紹有虞之芳躅兮軼成周以並驅念山林之阻越兮悵燕楚之冥紆鳳鬱其何所兮瞻龍飛之舊墟履春秋其迭謝兮痛悒鬱而未舒祇大事其皇皇兮若有求而不得卜二聖其曷從乎詔皇輿以親歷胡群志之不察兮爰自嵩以自詭舉細務之紛離兮惘至治之源委雖甚愛之自異兮遏不厭乎帝心廓乾斷以震奮兮揆禮則於古今備法駕而南狩兮涉遠道之高深務周盡乎孝道兮軫至計於宗祐建皇儲以震曜兮命監國而無數上帝協而介佑兮肅受釐於百靈乃仲

春之望旦兮戒玉鑾以始征駟蒼虬以宵邁兮麗句
芒與元冥軼浮景而絶雷兮驂蓐收洎祝融涉洪河
而泳江兮率蹈安而履平矧萬民之望幸兮紛吾豫
以屛營宗藩遮而奔趨兮觀敦睦之至意戴恩光以
祇威兮瞻德容之棣棣達郢方以屬目兮王氣繚而
攸聚純德屹以鎮奠兮群峰伏而環峙帝初纂而嗽
嘘兮頃徒步以面勢陟層岡之崔嵬兮曠神眸而睇
睨形勝偉其天設兮靈秀溶而蓊翳披煙日而呈瑞
兮薄雲水以舒祥揆龍蔵之嘉悅兮占天祿之永長

豈皇心之自得兮洽臣民而胥慶匪大駕之躬臨兮
孰神籌以底定若驅霧而覿空兮渙紛絮以會正粤
大事之既協兮普下恩以誕施錫皇極以敷民兮推
此心而達之疏逖澧澤而大開兮膏澤滲漉而無遺
茲我皇之南巡兮斯終慎而遠追遹回鑾而慰望兮
勿殫力以拯時聖躬勞而益豫信天監之在茲喜麟
鳳其在野兮覩化國之昌期臣庶樂而矢歌兮萬世
引以為彝歌曰於赫帝后允協精一兮永言孝思因
心靡極兮肅振鴻儀省躬觀德兮謁展孝寢洞察幽
側兮不吳話音不拯動而為則兮天鑒降佑八神讋蹕
兮鑾之幸兮德愔愔陰音兮簫韶九成鳳凰翔兮于維
皇兮行無疆兮盤石萬年歌唐虞兮民不忘兮

秀野樓賦

及年歲之未晏兮登秀野之瑞樓爰陶神於妙象兮
或散體乎元丘覩桑井之霮靄兮萋衆芳而宜修美
杳眇以騁望兮嗟獨事于遠遊衆芳競進而務入兮
傷時俗之從流眩崇臺以駭觀兮户飛革以彤鏤掾
獨姱以練要兮橑約房于芳洲葺木蘭以層構兮惟

茘薜之綢繆飛廉眄其荒域兮井榦迂而泬血音寥概
遠檄于宏廓兮擬幽坙之蒙茸臨鶴浦之滄溟兮對
猿嶺之嵬峰攬鴻夷之皓月兮乘列子之回風粤既
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畮畦辛夷與揭車兮糅杜
蘅於芳芷上蕪蕪其陰景兮下田田其被谷左旅甸
以彌望兮石芝原以寫目山霧起而削成兮水積明
以徑復魚游躍于丹藻兮鳥閒關于翠竹信天造之
呈美兮豈人為之可能萬卉斑其盈宇兮四時運而
化成丹艧錯而困設兮紘角闢而不鳴聊暇日以登

望兮將優游乎涯生吾固知服寵之為貴兮絅而不
可常也至樂之足娛兮悉榮華之不再芳也彼周容
而貪嗜兮惜不戒乎滿盈何世俗之莫厭兮判獨修
而不度貴日思以窮極兮富日彩而惱怙慾溪心以
濟沐兮偭規矩以改錯履傾轍之故蹤兮率遠好而
得惡吾獨遠乎人情兮耿中道而得路志修姱以自
好兮奚沈思乎上古猗唐虞之明聖兮信都俞而成
化秉忠正以事上兮諒余心之匪他勉升降以上下
兮遵榘矱而不頗商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卷一 五

若濟川以舟楫兮羡傳說之所造我思古人邈其未
得兮懷不寐而憂勞妍景物以舒嘯兮心尤切乎黃
堯擊留皋以結茝兮飧秋菊之落蘂菌桂矯而紉蕙
兮胡繩貫其纚纚佩芳菲以彌章兮氣鬱縕以上達
假登臨以觀化兮顧俟時以駿發守共德而勿回兮
戒皇圖以為期蹇吾止乎禮義兮做遺則於仲尼乃
為之歌曰天庭明兮雲電蔵三光朗兮鏡萬方瑤圃
遨遊兮白玉幢橋式觀四海兮時未央吁嗟稷契兮
功恢唐

雜作

東山草堂歌

澤深不患龍不棲山高不患鳥啼道在不患時不用
鵬舉常須風力齊渭濱垂綸過八十傅巖版築遺原
隰夢卜明良會有期動名落落人能及東山昔擅謝
公名儒雅風流山水情着屐曾經穿虎豹奕棋時復
倅倉庚青娥窈窕行雲色歌吹泠泠蕩胸臆雲來雲
去旦夕間山北山南自憩息豪傑天生作民紀民生
嗷嗷望公起指揮一掃百萬兵秦人膏血填淝水我

卷一 六

東山增若高山高共憶公之豪千年慷慨風不嗣
幾看圖史傳遺事山東今日在東萊青石山人安石
才伏龍曾向隆中卧采鳳遥瞻天上回薜蘿陶情良
不淺經綸日月憑舒卷龍騰青瑣碧梧雲補袞垂衣
資鼎鉉埋輪風采動張綱奏賦人稱司馬長太平未
賴籌邊策暫謝簪纓歸草堂堂依山麓昌邑東曾稱
秦望若為通青鳥御書先王女黃花送酒執金童金
童玉女樂無垠明月清風秋復春野人不識中丞貴
鄉里都傳郭太巾箇時二仲或相從箇裏閑看海日

紅杖藜躡磴足方健放棹回溪興不窮山人豈忘世
徒心憂廊廟身江湖道獻漫與山林寄衷亦能將天
地扶時論蒼生頻屬望伏波矍鑠年猶壯孝文拊髀
思良將折衝不數雲中尚淵珠生輝玉生潤龍鳳
翥逢堯舜北山移文更勒銘東海滿輪春邀迎丹青
直陋麒麟閣長嘯終尋鷗鷺盟

東山移文

泰嶽之英滄溟之靈舒芒正氣閫輝德星暢達人之
遐軌擬哲士之常經夫藏器既豫製錦方優辞側陋

於泉石際文明之士遊或親民而佩綬或分閫以攄
籌或啟心于容勿或將命於遐陬青雲已翥素志獲
酬當馳驅而有間忽臨眖乎舊遊山樊暫契車轄乍
投丘園謁生色巗巠兀其增休斯固張弛之恒情而
聖賢之踪猷也夫何往士泣歧潔人悲染托憤風雲
駕詞譏貶判出處于泥霄指周伊為瑕玷豈不過哉
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聖人肇作賢喆懋勛地不墜道
天胡喪文爰有翟翁真儒鉅士樂堯舜之道而嗣孔
顏之宗寄跡東皐陶倩渤海風力厚而鵬搏溟日華

升而鸞耀彩彤庭射策青鎖封章補衮山甫埋輪張
綱歇歷中州誕敷五常分服雲夢觀風漢陽樹豐碑
於峴首抽逸思於瀟湘弔靈均之孤憤壯諸葛之雄
圖披襟寰宇攬秀江湖遹澄清而未已邈霄漢以長
阻此其志何適也既而寥我巖廢風木悲興慨親容
之杳隔謹明事于窀穸結堂墓側拂枕椒阿嗽流煙
清嘯月嶽羅山中麋鹿舊曾侶海上鳧鷗今復親鋤
松覓野徑畦芷寂莫瀉固已忘其有事若將與之終
身當是時也賦動江關而海若爽魄圖呈五岳而猿

猱怡神丹崖動媚翠巘含欣林巒慶于遭時禽魚樂
夫得所莫不載色載笑爰居爰處既伸契潤乃陳心
膂曰移孝以盡忠勿廢時而失事霖雨蒼生鹽梅至
治恤邦本固龍圖格天心衍鳳瑞棘槐森兮玉署桃
李爍兮金門宅揆論道贊化調元藉清河而晏海亦
旋乾而轉坤使東山與傅巗並峙草堂與草野齊芳
龜出淵而效順麟遊藪而呈祥非芝蘭之臭而丘巠
之光耶于是飛廉戒路豐隆御車琳琅飛蓋虹霓仕
旗纖阿為右鬱華前驅馮夷擊鼓師曠奏竽桂酒具

蒐報張蛟龍起虎豹揚威勸駕以祖道指天衢于帝宗乃知蜡螻之末議寔迫隘而敗名

寶峰集後跋

昔孔子謂顔淵窮居陋巷不改其樂而賢之至問邦則舉四代之政而告由是觀之行藏一道也君子不幸當顔子之時道既不行則見之於文而立言必皆道之所寓而后可若隱既不獲於用而文又不載乎道非所語於聖賢之行藏矣我六世從祖考寶峰先生生於元季得慈湖精一之傳静見道體隱居授徒

側身避亂時偽師方石丞屢以威武劫之從仕瀕死不屈與二三子授琴鼓瑟樂之終身或守令及門業設為科條授而行之里閈賴以安輯慷慨永歌悠悠然有居海濱而侍聖世之志惜乎天不假年卒老於寶峰之麓也吾慈在宋有石臺杜先生醇當夫金聚隆運潛心理學屹然以師道見重於時儒風賴以日盛數傳而有慈湖楊先生其學純一精粹為世所宗其後有寶峰先生居其里而澤被近篤信私淑存吾道一綫之緒於凋瘵之日先生卒未幾而明興桂晋史彦良首見太祖陳太平十二策獲以帝者師見稱祭酒陳文定公敬宗尚書王公來道德功業彪炳宇宙繼今魁儒碩彦項背相接入贊皇猷而出宣帝澤謂非有得於鄉先哲一派淵源之自不可也先生不立門户罕著述其見於日用不得已而言者幸録之門人之家不淌恐其久而無傳梓藏寶山以足吾鄉文献讀者不以其惆惝而忽其雋永悉心静觀即知有補於名教云

三史文類序

嗟乎學術乖而文章之教弛僩時好古之士思起而振發之爰輯古人稽令大雅若真西山之正宗貫穿六經以下名家迄於唐季群分四畧義醇辭雅可謂始終條理者矣自餘有作意見各殊務時既工去古彌遠江河之流趨而愈下射弩之末伏而會差豈人心獨遠哉蓋學術之漸被然也余會夏居與二三子講求六藝之文使皆内修其質外煥其章無徒費日損功鏤畫采以畔大雅蓋欲沉酣道德之腴而咀嚼

具真既定真宗為的猶以時製稍別乃更取左氏內外傳及班馬史漢之文與時體相發明者類為一帙以資學者枕藉之功具悶天地萬物之理彝倫明性命之原典章文質之教緣文以據於道誠足以左右經議捐益時宜學者精義遡原陶冶芬潤寖趨乎古而不淺意於華葉之言文教自此振矣夫豈獨發策之階梯已哉文總九十二首釐為五卷名三史文類云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俾人有所別而各本其受姓之祖以為百世統系之宗其後或以胙土或以王父字或以功或以官皆得分命之氏以別其所自出而或因以為姓則其始別之宗也人其後封建廢而宗法不立乃有英雄崛起建立功德或節鎮一方或撫有六合德厚流光其子孫尊之以為祭始則功德顯崇之宗也其後宦遊遷徙卜居避地為之後者遂因其所遷別立廟為始祖則所謂始遷之宗也是四宗者語上則受姓為尊語下則始遷為近然非本不足以達支非流不足以泝源非分不足以界細非合不足以振綱必籍譜系以紀其世而後四宗之祖若孫或得而見也吾趙氏之先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乃錫之皁遊賜姓嬴氏此趙氏受姓之祖也伯益生太廉太廉四世孫仲衍以功為諸侯仲衍四世孫仲滴仲滴再傳為季勝季勝再傳為造父以善御事穆王天子討徐偃王亂封之趙城遂為趙氏此別氏之祖也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生叔帶去周如晉五世生衰衰生盾盾之四世孫鞅為簡子生毋卹為襄子

分晉為諸侯傳十至幽繆王遷而亡國入秦封隴西天水之地至漢京兆廣漢世居涿郡以及于唐季而禧祖眺（音敦）寔生焉禧祖生順祖珽順祖生翼祖敬翼祖生宣祖宏殷宣祖生宋太祖始有天下則功德顯崇之祖也太祖而下為燕魏二王派太宗而下為漢昭成太子真宗商越鎮楚周王八派魏王而下為高密廣平潁川廣陵申五王鄖江紀三公亦八派始立睦親廣親宅于京師居之而皆領于大宗正寺後置南外西外二宗正司各立睦親院以處在外者南渡

徙宗室于江淮大宗正移江寧南外移鎮江西外移揚州後復屢遷皆隨其寓而分轄之其後散處不一跡廣閩浙之間各自為祖此各派始遷之祖也宋杜既屋子孫存者或竄伏山谷或變姓名李勝（闕初時祖）之緒不絕如綫迨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訪求宋裔往往抱祭器而出迄今百有八十餘年深仁厚澤衣被汪濊皆感恩思奮以報聖朝覆幬生成之萬一固若蠕動萌甲然比比而是矣雖然祖者身之所自出也孝者忠之所由生也譜不合則宗派不明宗派不明則敦睦之義熄而相勸為忠之俗隘非所以報廣恩之道也某自蚤歲究心譜牒頃者居貞山中將彙集舊聞以為通譜因與宗弟東陽祖鵬共成斯帙帙凡若若干條條各有序茲不具述嗚呼是譜也八求其無訛事求其不紊文求其省約雖各派衆多掛一漏萬而舉其端緒自然脈絡可循倘天假以年日益月輯而宗之同志人皆不鄙蕪陋各以所知嗣其不及處始發端于茲良有裨云

卷一　十三

重修嘉興府誌序

嘉興古吳越之交秦漢時邑于會稽于吳為郡領縣迨五季至南宋為畿輔入明為浙藩甲郡領縣三繼分而七制置加詳矣我　皇祖　列聖德澤暨于海隅民生日繁厎厓茲侈為紳學士雍雍鏘鏘名于南服孔子所謂富而教者非歟余自少遊寓其地惟是明麗裕之俗日趨于靡與故老迴而前其相益以不逺將世變就下沃土易漓勢莫有可挽者乎予深有慨焉左山趙侯守郡之二載予適覔居疇咨揆簡俾誌其立政興教之籍顧不敏無文安能為役然惟風俗化理古今時變所貴傳信發微具載方冊俾有司得以按籍推移嫻于政事而非以為文也乃不自揆取舊誌冊定之補其闕漏為方圖邦制物土人文凡四篇所宜廣滴者附以叢記揔凡若干卷名曰圖記蓋即古所謂圖籍者云夫俗之獘也本于事失其寔官壞其方民忘其度夸毗浮偽之習寖淫于人心而風流彌下漸不可及是故圖以考世變記以盡物軌使司斯土者執此以往振獘習而更化之反流靡為厖裕則斯籍也庸為輔理經世之寔録非以空文為

卷一　十四

也剏侯之為郡也敷本寔正經界戢奸宄興教行凡
所施措皆以移易民志而還于古庶幾懷懷德義君
子之風光昭斯籍有餘烈者矣又豈徒為文具已哉
舊志撰于宋閩八伯紀氏馬端臨許其草草其後元
徐碩氏林光氏皆輯之恐亦不免端臨之誚耳嗚呼
又安知余之能幸免耶侯名瀛字文海左山其號關
中三原人與予同年進士意氣雅善因序是命遂綴
成籍以良史遠搜博採云

壽大司寇沅溪何公六袠序

卷一　十五

山川之靈氣液為賢才然而古今異殊純駁殊科蓋
轉移之機有漸而感召之者有時也吾越以會稽為
東南巨鎮而宛委玉匱之神秘肇開于大禹越人自
少登禹穴尋越王之故地而諦觀形勝則所謂會稽
者矗直霄漢屹在郡陽而諸峯層列獻奇呈秀如端
人介士正色立朝為廊廟之柱石縉紳之冠冕乃知
前代所稱一節之士不足以當其勝意必有魁梧特
傑之士出膺　昭代之盛以寵先山靈者庶幾一覩
其人之為快也恭惟我　朝文教誕興漸涵以道德

磨礪以文學二百餘年於茲而會稽風氣之運適當
胞合之期豪傑之士彪炳章蔚項背相望故天下之
多賢者率以越為首稱若少保石湖何公風裁儀範
挺跋流俗維時卿貴用事聲勢赫奕石湖公于其間
是非曲直侃侃不阿坐視不獲大用然正位司空加
爵孫卿完名全節近日罕儷矣今大司寇沅溪公為
石湖公冢嗣世其家學蹁冠登弟歷中外三十餘
年凜如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利害知下民之不
可欺而不知強禦之可畏知有職之當自盡而不知

卷一　十六

有覬覦之功名之心比者自中丞落職踣而復起行
將柄要鈞軸而不知身之有升沉得失也公其繼先
公之遺志而展其未究者耶蓋會稽人物肇開于大
禹逮三千年而含中彙和之氣迺復萃於公之父子
夫豈偶然之故哉蓋上天將純佑我大明而發會稽
之靈于先公且舒徐蜒蜿又使公嗣而大之以左右
我　聖代億萬年無疆之祚其何有艾也茲公六袠
初度越之卿大夫咸屬余為文以壽公予惟會稽者
郡之南山也因歌南山之什以祝君子更稱述其家

世之美殊有關于名教之隆昌爲是固山川清淑之氣應時而爲先後者也其爲遐算非巧歷所能得矣

壽年伯母張太夫人蟠桃圖序

甲辰歲值今吏科張子叔謙母太夫人八衮初度年友在朝者咸切猶子之喜乃圖蟠桃爲祝而令某致之嗣惟昔西王母居閬風之巔瑶池之山世咸知其春秋所種蟠桃三千年花又三千年寔王母壽羣仙輒取之以獻因名蟠桃會今圖此以爲太夫人壽也其比物引類之祝至矣夫西方之國其人無欲多壽

卷一　十七

王母其至者也某聞太夫人以廉勤相夫子爲郎遭没無留囊爲太夫人簪珥不設侍櫛不御洎處堂上二十餘年而叔謙始成進士太夫人殊無所損益爲義方之訓若曰廉吏雖若貧家世本清真叔謙守身養志唯謹而甘旨幾不能具太夫人恬焉若列鼎之奉自其舉于鄉十年不第既第歷鍊官榮顯矣太夫人不爲加喜殆所謂至人無欲者歟則其壽算之遐安可量也顧蟠桃之寔大能壽人故曼倩因而輕居叔謙之爲人也斂華就寔厚重慎謹志道之篤稱于師門而人皆信之迺今充其蘊釀之寔施于職守近之則危言讜論于諫垣遠之則羽儀黼黻于朝宁自此華實並茂寧不足以壽國壽民乎視桃寔壽人其義一也審如是則所以彰太夫人之仁且賢者益至所以祝太夫人之壽考不既多乎哉叔謙勉諸夫古之爲壽者不徒曰壽考而曰令名無疆語之道者不曰壽親而曰顯親揚名今能顯其親享仁賢之名至比況於王母令德令望深種而多穫者世豈常有不又爲吾鄉曲年誼之光乎諸年友取義斯圖蓋在于

卷一　十八

是某敢以是爲祝

壽陳母魏太夫人七衮序

嘗讀潘岳閒居賦羡人生之至樂諗止足之大分未嘗不欷歔慨慕其人以爲斯能浮雲富貴色養膝下蓋庶幾不以三公易者茅容殺雞奉親庋置半鏹以俟有餘之問而對客蔬食恬然安之又竊嘆其能善養不以客至動心矣二子則誠賢矣若二母者豈易得哉安固有之分而不事外慕今其子達無得失之患窮無出位之思立身揚名以成克顯之孝不督而

能之平陳母魏太夫人少為伊大父解元公所鍾愛
擇歸我舅氏蘄水公蘄水公閎仁愛長者豐鮮官入
教育二昆克底成立伯氏先入太學而仲氏蚤弟官
大參太夫人祿養備隆而辭豐就約如未貴者迎奉
宦所自燕都至海崖而旋從憚長途勿往大參君心
知之亟圖歸養未遂適以論兵事、不合于臺使奏督
之遂所為排君闈　命愜志歸省堂下太夫人為喜
色于是菽水之奉甘迴列鼎先廬之陋安勝廣廈也
先是大參君為駕部時權貴勒請符傳日紛紜至君
卷一　十九
絕無應歷兩廣藩臬典務十餘年機宜一決于理不
為勢撓單行瘴毒中歷時暴露不獲少息意豁如也
具砥節奮志如此太夫人知之曾不以為慮而每獎
礪之盖太夫人于義命之際固較然矣是以大參君
無卻顧慮殫心王事以克成顯之孝由母氏之聖善
也大參歸省之年仲春十有八日為太夫人七袠初
度時和景熙桃李絢灼雙鳳戲采而諸　滿芳舉壽
斝陶然顏江鱖始肥山筍方茁旨酒既具嘉殽以列
疊鼓奏朱絃陳霓裳舞八音縱暢潘主之真抱凜弟

君之峻潔逐舞綵之初心成孝養之令節茲乃天道
之瑞應人事之稀舉也某幸側諸生之後曾聯仲氏
之名世好方殷新媾載締致南山之祝歌北堂之下
其詞曰南極呈祥寶鼎前班衣醉舞綺羅筵東方為
報桃花爛此日池瑤會八仙華堂春暖鳳鸞飛樂事
人傳晝錦輝海水桑田知幾變何言七十古來稀遙
從徽省賦歸來堂北萱花手自栽寸草春暉那可報
願將眉壽祝千回祥煙瑞氣曉來濃柳發花開春幾
卷一　二十
重窈窕香風翻舞袖間關好鳥韻歌鐘玉筍青絲瑪
瑙盤銀魚翠尾水晶寒杜燕初歸將乳子瑤花新上
碧欄干藍田種玉已成丹霓作衣裳霞作冠五老遲
遊齊獻壽一封仙誥下雲端今名壽考擅輝煌桂子
蘭孫捧玉觴恭凝南山歌保艾蓬萊仙闕晝偏長

趙氏家藏集卷第二

賜進仕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慈谿趙文華著
探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階　閱選

記

漢東平王祠墓記并銘

兵部侍郎東平劉公為都御史時嘗上言臣所居洲北有漢東平王劉蒼墓荒蕪不理乞賜修治以樹風化更有宋殿中侍御史之墓亦在王墓之北並宜建祠表褒為　聖朝盛典禮官上其議時山東告飢

上軫念民難不即賜允而劉公坐事歸里其言竟莫酬也庚子冬具以太師翊國公郭勛斥為是州之佐至則竊幸以為賢王所在嘗有廟貌伍奕可瞻仰以達善思詢之耆老為指峗中山是其墓址往求之惟有浮屠氏之居在焉而崇輝我我兀時他所蓋因元臣領長扃剏立浮屠于峗山遂蔽王墓偽　此山左之欃起土識石假稱王墓非真也詰問相同予即掃除浮屠像將谷曰正王之墓而為廟以祀之庶幾表墓之典獲馬仲烏劉公聞之喜遠詐門曰某昔亦云云以鄉人不可豫有司之事抑首銜志有年矣得吾心之同然者昔豈非君耶第祀事不及馬公盛舉尚有缺焉諸祔而配諸左固王與善之心也某昔抗疏之意固如此予唯唯行禮於臘月之八日廟所宜具者次第完之劉公謂予曰君既義創是舉請記日月以光前範後予乃載其畧而贊以銘銘曰惟王在漢明章世驃騎節名　親齡勸興禮樂開明堂郊廟朝廷定儀制為善最樂開郡家千古人心仰圭筮首邱埋沒狐免嗁感慨同心墮雙淚彼狂叔據浮屠宮歸

除修我蘋蘩祭忠誠慷慨曾上章歸來往事從括囊我來佐郡志偶合再拜墓下羞清鷉異端害正　所惡佛氏那得侵其場馬公志節同宗祚墓水陰森永相望祔食共堂自今始東彝之好同天長

寧波郡守及齋魏侯去思碑記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華夏四方萬國争先臣順維時日本夷亦既來庭既庭輒叛以奸圉我邊陲　皇帝不忍加誅數遣使讓之今改悔效順乃具習貪忍狙狡不可馴畜貢獻靡常盜竊時有皇帝曰臣我則禮

冦我則兵于是制貢道令自寧波入頋其地要害非
有威德堪事權者不得銓二千石　列　制御康保
東土率用是道其後貢數而擾之又制令三年一貢
舟三簡衆百人有率敢先斯及踰數皆不得入已而
假貢好利者輒利明禁　聖朝恩德寬大乃一切聽
之今上即位以來葢稱　聖天子在上頋數貢他夷
亦覬儌駕欲飛集海道誘奸民互市而盜竊乘之舉
波緣海日以多故矣甲辰歲及齊魏侯以賢推擇為
守值日本夷求入貢是歲為貢期聽之入明年又至

侯曰此夷數至雖非盜邊亦爲邊患惟修　祖宗舊
制明示威信以樽節之更約束奸民毋與夷市其他
夷之在海者聞日本夷且不得入又不得與中國人
互市當自解去夷去則邊患息吾民始得安枕矣于
是躬蹈海口嚴諭之曰茲非貢期也寧敢輒違　天
朝皇制乎督却之人明年復大至又督却之初夷不
得已求寄海島須期待　命乃敢入時當事者張大
其事議建大吏開府經畧今郡守不得擅事權聽節
制于是大吏因盜儆警遂用兵海上浙兵不足而取

兵于閩日本夷非期乞人即入而錙之至千餘人邊
郡久不見兵一旦士馬壓境而夷又踵至供億浩繁
也夷商望風者又懸檣海口不唯大為邊患而盜賊
之警日急於昔百姓愁苦不堪命而侯適以遷去代
侯者尚未至百姓念侯之德而愈思侯曰前此夷豈
不來侯在不得入者再前此瀕海豈無盜但令民掩
捕之盜亦不敢熾今遽爾用兵兵之興夷之供費我
力財莫可勝計向侯臨時遺荐飢穀價庸騰侯多方
活我幸至今日藉令歲惡不我賑兼有餉兵廩夷盜

警吾屬無遺類矣安得還侯于郡使我有瘳耶民情
思侯若此葢禍防其源患拔其本故事集而民不擾
德著而威未嘗弛遷史序循良曰奉法循理足以為
治何必畏嚴哉侯之奉法循理用力於本源而銷禍
患若此乃世之喜功好事者徒傾擾為百姓苦何歟
葢學術不明于天下則官方壞而國家滋以不理侯
世家學又從陽明先生遊遂有所得史有言修身者
官未曽乱也豈虛語哉予因士民思侯擬其為郡大
政記之且以告夫世史之喜事者

重修嘉興府學記

朝廷倣古置吏以二千石寄方千里地作之君師具
道以興學校明禮義正風俗為治教首下是則簿書
期會米鹽錐刀之事謂之俗吏又否則以浮詞文具
相誇先謂之俗儒又否訓作無序化誘失方漫焉不
知所立謂之俗禮茲先王之道所以不行而世無良
二千石率以此也禾郡當吳會之中山川宅曠毓為
人文自漢以來若嚴助朱買臣之流輒以文學入侍
承明唐宋名相陸宣公贄趙忠定公汝愚孤忠太節

極映千載文獻之烈自古稱然而振迅作興之端未
嘗不視治教之疏數為差次也三原趙公學問淵源
閎深純雅信古道可行古治可復每宦轍至一以所
聞知者見之施行始位郡即以興起斯文為任爰揭
聖祖教文申播民間俾之確守恭以先儒訓說為圖
式而導之使事易知故所隸邑里率有會居有師承
行有法則以吉凶賓嘉之節聯孝弟忠信之心行期
年而民志嚮方俗丕變矣公以為表率之序必學校
力行之要莫先學問諸生聞見或隨向往不一乃定

其章程裒為文會月凡四臨校之講論諄復人自以
為得師而禮義之習翕然以起維時四顧黌宇漫漶
圮壞者宜加修者隱度于心久而不煩諸民嘗閱古
案得贖鍰之在官者若干緡召其人諭之宥其罪而
俾之就役若先師殿啟聖祠明倫堂尊經閣鄉賢名
宦諸祠與夫門廡庖湢之類於茲夏締始落成于冬
不數月而聿新且固而官帑民傭俱勿與聞勞無怨
言利無庸心人皆謂公忠誠悃愊心所欲為蓋有啟
行翼思而神助之者非耶郡學博黃良玉輩既霑濡

公澤而徵予文永于石予知公稔具令邑佐部監司
敭歷之事將六絕書茲不復贅唯世之為民父母者
蹈俗習以臨民上而不知聖賢教化之寔躬行心得
之要雖日鳩工材隆棟美師以從事於宮墻間亦何
補於治教公之為政動有準則澤本肺腑雨露霜雪
無非至教則其興學者皆古之道禮之寔也故程子
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自茲
以往將必有文獻足數道能致王如前代所稱文獻
之盛者出于茲郡以副 國家求賢圖治之典以慰

公振迅作興之心者乎書此以為二千石者式焉

隱齋壁記

雲司廳事之偏各有別齋予于江西曹之齋名隱武曰公所也曷為隱名夫予所謂隱非衎樂自得之謂也孟夫子曰人皆有惻隱之心先儒謂小民之犯法猶孺子之無知入井士師慮無惻隱之心哉是心也仁之端也士充此心以達諸天下至于參贊天地皆是物也後世必學之教夫士童而習逮于白首無非功利之私雖有惻隱之明牿之反覆居官仕事一切

卷二　七

行其胸臆靡所顧忌嗚呼士賢者民命所寄顧可忘是心哉予承乏是曹朝夕柢貌見罹于法者猶見孺子之入井求其生曲原其情讞之恒慮不平恤之唯恐不誠惻隱之心常覺而明吾夙夜砥礪在是尚何功利之習得淆滑吾真宰使刑罰有勿中乎凡居是齋者務靜以沈心恒加儆戒念天地之大德曰生國家之刑賞曰厚和衷協恭共持此心而弗失庶天下無冤民矣同寅諸君咸是予言記于壁以交警

小有洞天記

小有洞天乃通政司齋者之後其地有竹數十幹搆椽其下方可丈許北距別齋左右明窗南直為公堂后院院廣而槐高槐間有檜四本森然若井幹而可謂亭也乃縱其四梢束之以為巔樛其枝稜稜若棖稍疏其葉葉鮮鮮若覆瓦隆然而起若樓觀蒼然而挹于前若坐深林也不事運斧而亭構宛然四檜合而為一扶疎膠輵同一臭味有盍簪之象焉方夏槐蔭翁蜜如翠蓋四張風日清和景物嘉暢至于秋高木脫天色澄朗檜色蒼蒼竹聲瑲瑲予與同寅諸君

卷二　八

乘簿書之暇于茲理圖史藝菽蘭嚼茗閒譚談玄玄而頌啤啤不知身世之公朝無纖毫榮辱得失之累乎心也而靡不悠然自得乃顏其所曰小有洞天為大羅之曠宇小有極浮黎之奧區予方身縻膴仕而任切時艱起處驚心進退繫念是區區者烏足儆乎獼猴之府神仙之樂乎予曰子之言是矣然求其跡未得其心也夫消息陰陽功圓行滿者飛昇仙界若君子之行義達道名遂身退如鴟夷赤松者亦與仙為列嗚呼茲者誠難矣吾非請能茲也吾惟隨吾所

遇而自適其心猶羽化也蓋吾儕承之喉舌之司則
自 朝廷之尊至于九州四裔之遥其間居指之得
失利害之鉅細孰非所嘗既厥心而入以告 君出
以敷求無負所學也幸而遭際 聖朝雖有所顧忌
得以無屈于威無惕于勢無阻撓于毀譽因循于錮
習夙夜在公獲免曠職違心之患退處其中容與于
竹樹景物之間内卷外合心日以休雖縶跡 朝署
未遑奉身誠亦神仙洞府之游衍奚必方壺員嶠清
虚之浩渺然后為洞天之樂也哉諸君舉酒酹地仰

而祝曰 聖天子首物保合太和諸寅聲應氣求協
福 皇極俻茲其 永承于休爰作小有洞天記
素菴記
縣西南諸山自四而來蜿蜒翔舞趍于江有地名曰
黄基邑著族羅氏先隴在焉江繞其麓絶而東隴皆
北向穹然而中皇者菊軒處士之藏也其孫康菴公
居其左康菴子武選公武選公子憲副皆以次居右
而廬其下曰素菴素菴者憲副公號也公之生也武
選公嘗名之曰素九歳而孤 為儒與其弟純嘗試
有司課高等因奇之曰必縉紳也遂易公昆弟名而
公登于鄉書公居毋安人之喪結廬其先隴之旁以
初名名菴不敢忘先人之命名也既而弟進士為縣
令為御史為按察歷中外顯揚休問清白之操始
終一節君子曰素菴先生蓋名稱其情矣公卒三紀
為嘉靖丁未冢子岐以縣令致仕見所謂素菴者將
頽然廢乃泣涕能徊葺而新之增置書塾俾子孫誦
集其中而徵記于予將立石以垂永久予謂素之為
義也静而無我潔而不滓其存于人為盛施于事為

中出于言為信以之均平天下為一易曰素履往無
咎言素位而行則無咎也予覩羅氏家乘武選公有
子五人曰經曰綸曰繪曰素曰純蓋曰君子經綸天
下章施五采非純與素不可也厥旨深矣夫禮子生
三日見于父父執其右手咳而名之之故已孤而不
更名奠于禀也公不忍以有司更用之名泯先人初
命之意揭而名菴以昭先訓其諸子又能繼述先志
句文為記嗚呼羅氏之甘澤將永永靡有艾哉夫及
吾身心之故素而繩其家素寒素不辞朴素無為遊

情墳素尤意玄素以寄名尺素之上固素王之法也予不能爲文章言姑撫其素所聞者記之以章公之素焉

介石齋記

凡物皆有可入苟有可入則必有外物乘之以敗木以蠹見折土以水被決夫蠹與水非無故乘之唯其有可入也至于人也目以色盲耳以聲聾口以味累心以馳騁狂彼聲色味與馳騁雖甚滑不可近亦其中無堅定卓立不可乘之操耳故聖人非外物之患而已能剛之爲患剛也者已無所可乘物無所得入其始也與物偕而不遁其既也如物如未有値也吾人之易入而易乘者莫若豫譬之敵國四面而是防之少息侮之交至不愼守其不可入鮮有不溺焉者矣吾友某以世宦當隆盛之地所謂豫順以動集其多物而結其欲莫之尤也若曰是唯駢拇贅疣焉乃齋居閒修深自貶損而求道甚篤爲讀易至豫之六二乃喟然嘆曰嗚呼此聖人居豫之鑒乎動中正不溺于物窮通一理也遂立石于庭名齋以自儆復請予記之予唯六二爻曰介于石不終日豈非孔子所謂剛者耶吾友狀貌訥訥若懦至其所以自守不爲紛拏盛麗毫髮乘之蓋知柔而能剛者用是道以豫其無所失也矣

獨石軒記

夫事有所合而後有所植方其未合也雖殊異之觀隱而不可見若鬼神呵禁然迨其合也雖湮埋之久忽一旦遇之而談笑舉之更枕藉賞玩之蓋其顯晦自有其時也越有石其狀類人負載而獨立中道而外潤琅琅然聲應伶鳩氏之拊人曰此勾踐之遺砥也禹會諸侯同律度見黃帝氏之經寶而寘之承以文壁覆以美石宛委之佳祥也顧其說貌未可據宋南狩會稽寘蕺山麓以充京觀遭兵燹竟沒蓁莽者數百年中峯董太史從於蕺之麓審瞻禹穴之形勝覽秦望之佚路訪勾踐之霸跡慨三臣之雄圖把謝傳之玄規慕蘭亭之遐舉乃悵然曰蔚哉卽乎蓋必有神物出沒于其間而終之合也既得茲石巨路遂力難以致不虞匠氏談笑舉之植之所居燕息之

軒屹然南屹因名其軒曰獨石于是宇內奇逸之士靡不來觀靡不嘆賞以為洵古今希有之奇觀非太史其誰能致之嗚呼是果游行出沒于千百世之上下而卒有合者耶抑太史公之德適與之契而物固呈見而景從耶何前此潛隱之久而今茲致之之易要時有顯晦使然耳然物之為物運之則轉寘之則滞顛之則泐若此石殆有異焉更千百年而莫之舉也是不易轉也遇太史公于千百年之後而卒舉之也是終不滞也經千百年自全其側雖顛之莫傷是不泐也夫是之為獨石為其衆異也太史游息是軒而寄情于茲石者盖其凝重之質變通之才純全之節適相符契朝夕容與之不置耳爰誌其石之晦顯遇合孚契而為記

卷二 十三

月泉草堂記

甬江子遊齊魯閒士大夫每道月泉主人薛君仲修之賢既而入歷下訪主人思得其艸堂而館至則避席設榻以俟曰惟是草堂鄙人所謂潛修偃息者也君子之至某不敢以自安庶幾邀惠臨貺之雖然誠願竊有請也執事文府珠玉名播遐邇願以艸堂之所倚與其心之所有發為文章受以終身則鄙人之與艸堂為大幸矣甬江子曰諾于是周覽其中則方塘一曲泉流四注禽魚飛躍往來晨夕既而登高望遠湖山窈窕蒼翠可掬飛泉百道東臨滄海走虬龍而浴雲日者庸非艸堂之所倚乎至于哉明之餘三五之夕蟾蜍就風朗氣清萬籟俱泯素魄光天澄影在地連觀若霜縞周除若氷凈泉潀潀而星流聲溶溶而玉振于斯時也甬江子乃歌滄浪之曲詠明月之章欣乎若有值澹乎若有得也曰嗟乎主人所謂心之所有者乎夫洪波既頹貞明斯喪皓首迷途隨時汩沒是以綺麗之色蔽其目靡曼之聲牿其耳妖艷之姿溺其心金石之餌鑠其體動非知心物無靜取徒觀世俗之趨則相與學步而倚市耳況乎世傳闠闤縉連珪組欲壑何厭情谿無阻而能洗心大虛之精凝神道體之觀以卓悟為本真以洞覺為玄竅至于纖滓不存萬鏡明徹居之安而資之深動可息而靜可養茲則夫誰能之而庸非主人之所心有者

卷二 十四

乎乃以是復之薛君薛君曰鄙人漫然為陶情之適誠不足以語此執事者既賜之矣請矣歌以規我爰作歌曰月泉壺虛飛紫清水壺晶晶蟾蜍精玄空淡蕩暎北極白石巉嶒流復鳴恒星為戶銀河梁徘徊徙倚來帝旁天風不動萬門曉照我胸中明月光

漢壽亭侯廟記

予少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未嘗不仰止其人而心竊嚮往之及長遊齊魯晉宋燕趙之墟觀其都市廟之所在父老往往指說侯所用武遺烈凜凜有生氣

為蓋侯之精忠義概聲振華夏素志未酬其英雄靈爽流行宇宙有蓋世而長存者故于王師義旅振耀威靈翊危扶傾以昭顯顯赫赫之佑世乡賴之在在虔祀　國朝南北都城皆有專祀廟宇而九城門闉又各為廟像之所祀國家崇禮之典亦以謝侯虎豹九閽之威于天闕也惟矣越偏安地罕用武故廟像差少而侯之神則罔無往而不在文華乃于嘉靖乙未秋廟于嘉興郡城寓居之東而虔祀焉或曰侯正直而一者也豈以天廟享者哉某曰不然侯于曹敵國也感曹殊遇循不忘報蓋真正而厚者也都市人祀侯且百世歆焉顧不吾歆乎哉廟既建郡有水旱疾疫民告響答雖以文華之寡昧發慮造事動若啟之比者倭夷盜邊掊擾吳越　上釐宵旰文華建祀海上錮民事師諸議以遏亂略奉　勅祇役辭　朝趨出忽心念侯恍惚予以丕兆比至督撫諸公皆嘗夢侯現于嘉郡而巡僉事王君詢當乘城拒賊時若見侯驅賊遁狀既而賊眾數十來攻我師合圍擊之于江涇斬獲幾盡蓋侯冥助陰施致此大捷與顯神

于當事者脗合明應焉自孫氏竊舉江左吳越皆其所有侯志恢復未酬其遺靈餘睨知必有世厎兹土者彼盜竊者安能久有哉翊侯　常自好勤嚴內外之辨蠻夷猾夏在所必懲今賊孽未息神功碩畫揮三軍而奠海宇用舒　天子南顧之憂豈惟侯無忘我相宗之崇籍與二三帥臣百執賴將　社稷蒼生綱常之繫咸利焉于是督撫暨守巡諸君咸謂故廟湫隘不稱復拓址大新之跨寶帶河為石梁廟于其上寢宮飛閣門舍咸備焉以某年夏月肇役冬月畢

工侯代有顯封玆特牓曰漢壽亭侯廟從侯所好云
始基者文章也故記之復為詩以祀侯詩曰
侯漢室兮虎臣帝昆弟兮義均卧龍稱之兮髯絕
倫冠三軍兮耿萬人曹瞞怖兮權要親視狐兔兮
如几塵遭漢祚兮時遭迍漢不造兮侯不辰侯殞
軀兮怒觸旻雪霏霏兮雲騰風黯黯兮晝曛山河
裂兮嗟輪淪恨有餘兮渺無津目不瞑兮江之濆
吳未吞兮侉侯之神神安在兮臨無疆緊虎視兮
龍驤漢遺黎兮穰穰神陰尸兮冥相夷敷毒兮猖
狂據上郡兮民殘傷神靈怒兮威八荒條搴旗兮
掃欃槍夷歸死兮如驅羊神矯矯兮戎行民去去
灾兮樂無央蚕麻稻粱兮還故常雞豚酒醴兮羞
我觴棟宇新兮時日良千百載兮世平康

勝歸山記

勝歸山在餘姚治北二里治之形勢倚為後障晉劉
牢之擊海賊孫恩勝之此歸此山因以名云姚産人
才在浙獨盛多其山川之靈茲山巋然特峙尤秀異
今開府大司馬梅林胡公前八年嘗尹是縣政休民

樂酌酒賦詩其巔顧民採石空洞其中公嘆曰是不
亦戕山之靈矣乎況人才所自産也乃捐奉市山禁
民採鑿北里大海奸宄萌滋具聞而我顧可無備思
牢之之英風歎歔若欲起之千載之下爰立廟祀牢
之其上公銳志匡時曠世相契兆于筮仕之時其後
倭寇蹂躪江左　朝廷遣僚發兵討之輙周　奏致
乙卯歲特遣某謁祀海神俾即視師而公時以才御
史簡命按浙幸意氣定交同心督戰我是以有王江
之捷尋進公都憲撫浙公自厲益奮我是以有龕山
之捷尋又進大司馬摠督適予再被　命南征又賴
我公終始同德謀無不協我是以有乍浦沈庄之捷
餘鎖鎖䧟陣追北不紀爲于時元兇大憝以次授首
而餘孽悉夷乃偕公經畧海上公維時乘勝過姚士
民遮道歡迎懷其故惠而益侈其樹立之盛相與置
酒勝歸舊遊而燕樂之予亦與焉嗚呼公之英風殆
過牢之遠矣此歲巨酋包藏禍心外煽内搆滋蔓五
載比昔孫恩之亂尤甚公以御史職在按舉而乃開
襟嘗之不二年而乃大寇悉平帖然就安海内罔不

衣被唯是姚以遺愛歌舞彌至況公捐奉市山完閩風氣毓産人才姚之名公卿一時鼎盛曄曄增色先美則徽惠多焉若其縣政休明民所頌愳別有碑記茲勝蹟邑令暨縉紳大夫咸　余文記之與此山永永予與公同事嘉其秉志如一日因具始末于以表其豊功之溢遠也如彼明德之洽近也如此規摹卓絕俗之勝蹟其與　八使道駐師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趙氏家藏集卷第三

賜進士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慈谿趙文華著
探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階　閱選

疏

劾太師翊國公郭勛疏

奏為嚴大祀以格　天心以重民命事伏奉　聖旨朕偶感風寒祈穀禮着翊國公郭勛代行臣竊惟皇上宵衣圖治偶感風寒　天監　聖君必旦夕就安況祈穀大事乃　陛下所以祇承天道為萬民作福之盛典曠古僅見與其遣臣下亟行孰若改卜而親祭乎蓋禮莫大于祭祭莫大于天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況天子為萬民祈福而可不與祭者哉臣伏考洪武開國之初各府州縣社稷等壇以守禦武臣初獻文臣亞獻終獻迨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改定祭禮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武官不必與祭著在今典頒行天下幾二百年矣蓋太祖鑒古帝王之制不令兵刑官與祭只其職專刑殺有干和氣不足以達上蒼也然則武臣與祭尚非禮制而況可代　天

子事　上帝乎今臣彈劾郭勛又不止為武臣不當
與祭且其恃恩寵擅作威福干預朝政侵害小民
恣肆淩虐朝野靡不側目今使之諂欵上帝神必不
歆何以獲豐年之慶乎倘臣蒭蕘之見足以稍當
聖心乞勅該部改卜吉日俟　聖躬就安率祀諸臣
恪行存享不惟　上帝昭鑒屢降豐年而民事國體
胥得之矣

疏上郭勛見之欲置之極刑幸少師張孚敬力持
之得不死而斥為東平州佐

恤農業事

為恤農業以固國本事臣聞王政之要莫先于重民
足民之道莫先于重農業井田尚矣三代而下因時
救敝有勸農之政如漢以趙故為搜粟都尉教民代
田宋以陳靖為勸農使任其召佃二臣所行具有可
採方今承平日久民多逐末或游食為非蕩棄產業
以致田多汙萊賦稅無出若不特為經理因循歲月
將來積害愈甚臣于天下不能遍舉纂者待罪淮安
竊見所屬海州山陽等十州縣地方二千餘里荒田
極目民多流亡海州安東贛榆沭陽清河十不耕七
邳州桃源宿遷十不耕五山陽睢寧盐城十不耕三
三地利無收賦額具在有司派之里甲使見耕者出
税足課謂之包荒子粒包荒不前相效棄去有司催
科艱難不得已官為賠補臣查淮安稅課銀兩歲竟
不下巨萬蝦無蝓納及撫按賑濟見戶有司即將所
濟之銀抵其前欠不蒙寔惠又歷年以來屢承　恩
詔蠲免見戶有司以包荒無納仍復徵賦致見戶日
蹙而田日益荒稅日益虧夫天生斯民固必養以自

然之利要在君民者使之各盡其力以遂其所養而
天下安矣臣以為當今之計　朝廷不必蠲免之詔
有司不必為賠補之策但與其固有之利俾田野之
間各振業耕耨則人民安堵而國課自足矣欲人民
之安堵不過　陛下咫尺之詔遣一能辦官循行
阡陌宣　諭百姓自然可以集事如舊戶逃者若曰
逃戶復業住捕弗追新收稅亦免一年或二年則逃
戶復矣舊戶絕者若曰絕戶之田願者承佃耕熟之
後但收熟稅不計生事告官以妨成業則絕戶復矣

田荒已久水利湮塞民力不能開墾者則官為設法或濬其水道或藉其種器或植其室廬以本郡前項稅課銀兩量為動支區畫或召募流民或安插罪犯使之互相保察則浮戶束矣如此一年招撫一年安輯一年造冊繳報三年之內國無游民野無曠土官無缺徵民無失業若一郡之內可以奏績即可以一郡之法通行天下漸次修舉不必損上益下而家人足財賦充牣本固邦寧此王政之大者也伏乞 聖慈不以農業為細故臣言為迂遠 勅下戶部更加修析選官貫成不受牽制則官民幸甚

請築外羅城疏

奏為慎固根本以壯國勢以絕北患事臣考之天文上帝所居曰帝座帝座所臨有紫微垣以奠極于內次有大微垣又次有天市垣以慎固于外然後分躔列野而天象成焉夫垣者城垣也天有三垣人君法天建極我 太祖高皇帝初以京師為行在雖城闕都城而聿新 區宇不暇為羅城之議 列聖承平因循未遑我 皇上統御中興前年偶因北京籌畫詔諏經始斯役繼復以人言不一慮傷民財 詔行暫止夫 皇上以萬全之力經營四方之本其利害輕重所不待較而至今未決者狃于示弱之虛名而未究用強之實勢也神京與也為鄰北人嘗藉口勝國志不忘遷故今日備北之策雖近在京畿而堅壁清野法當與諸邊同若羅城既築民有趨避之所北人知入無所得其窺伺之心當退然消阻矣夫居水堧者防潰決依山林者備豹虎建都邊地而不以城垣為事必曰有道之守在四夷非所以為燕翼宗社之計也伏乞 皇上法天垂象繼述 祖宗成畧勅下戶部兵工三部通行看議不必用民間財力當此春和之候即日興工居重馭輕一勞永逸祇在聖明鑒觀天下之大勢明斷獨持不惑盈廷之言早定四方之極則民生 宗社攸賴矣

疏上 上諭羅城成序首議進工部侍郎

修河漕疏

奏為審河漕修成法以一 廟謨事恭惟 皇王于生民國計每廑宵旰而河患一事尤為軫切臣竊仰

測聖衷謹以河漕源委冒塵　天聽以俻廟謨採之
萬一夫河者黃河也漕者漕渠也河者衆流衆所合
難制而易潰漕者　引細流有節而易止二者分流
則各由其道混淆則漕害矣聞諸故老曰引河濟漕
如借寇入室蓋河至衝決去則填汙害漕為甚國初
尚書家禮平江伯陳瑄理漕之蹟唯導汶上諸流建
閘司運南自徐呂二洪北抵臨清瀦洩得宜並未引
河為濟其後河決入漕白昂徐有貞劉大夏相繼治
之振塞提防不遺餘力蓋以河入漕之害甚大而難

卷三　六

治自泉閘法弛或以一時旱乾徐呂之流乃奏引黃
河入十分之二使濟漕因襲以為利遂以漕為壑逮
今全河入漕遂不可救樂近都御史連鑛等奏為下
流開淮之入海者中流已開洪淤并築決口獨上流
不分殺之則行河南巡撫及侍郎吳鵬勘報臣竊慮
焉夫會勘易致延期人情或有同異況今旱久將上
流不分中下之勢必合而復淤費鉅無功天時不待
則國計民生將安賴乎乞　勅工部從中定議若河
漕二水源委果如臣言不妄即請、命河道大臣督
同地方守臣及時相度地勢與工開鑿務令河流南
下以殺東漫之勢蓋殺一分免一分之患早一日成
一日之功此今日急務也或曰河復故道洪閘不繼
奈何聞元臣余闕曰漕以汶不以河汶水微吾以制
而相之夫古今一水也使當事者一意泉閘或法瀦
洩以從余闕之議宋陳之績豈不皆可修復不然如
尚書劉天和引沁入漕又加一汶亦可徐圖也或者
又曰中下流以費工鉅萬復與上流之役財不已詘
乎臣曰平水土播百穀通貢賦興禮樂天下之治皆

卷三　七

原于此大禹聖人尚且八年為之彼豈能不用天下
財力徒頼一胼胝為哉代懇　天慈俯鑒採擇施行

請蠲免疏

奏為懇乞　天恩蠲免賑濟事臣蒙　欽諭蘇松嘉
寧地方連歲被倭擾害生靈荼毒心甚憫焉爾其前
往宣布朕意令撫按官督行有司加意招徠撫恤其
歲粮蠲免停徵改折等項臣謹奏　勅差先至蘇松
二府宣布　聖諭將未完停　免散還民頼升斗
自給歡若更生已經具奏其外臣行至嘉興寧波府

里老人等各稱該府兵荒視之蘇松相埒而鄞慈嘉
善三縣尤甚乞懇比例蠲免臣諭以聖恩軫念百姓
行有司撫恤至意且嘉且嘆若有不能盡言者據前
三縣知縣稟稱本縣追徵民無上納該管糧道行提
官吏良民至鬻子女僅徵三分之一臣聞知無任傷
惕窃惟 敕旨令臣督行有司加意撫恤若不具奏
何以仰稱任使臣惟蘇松嘉寧去年兵荒彼此無異
而蠲免分殊是雨露之同春物猶有不均之嘆且其
是歲之間經賊大舉數次殺掠人民何啻萬計蹂踐
卷三 八
田野耕耨失時夏及秋湖乾涸十分飢饉而又軍需
百出老弱並役人心憂惧正值嗸嗸蠲之尤慮無聊
徵之將何上納臣會同巡按御史胡宗憲再三計議
取不比照前旨懇 恩一體蠲免伏乞 敕下戶部
將臣所奏亟為題覆即行督撫衙門除蠲免外查發
軍門餘剩銀兩將鄞慈嘉善等縣極貧人戶量予賑
濟俾得延命至秋成庶瘡痍再起盡力南畝財賦自
給是與之者乃所以取之也
奉旨戶部知道

論張總督疏 併存胡巡按
奏為急報軍情事臣奉 敕前來察視賊情撫恤軍
民比時軍民感激 聖恩軫念人人踴躍入苗兵粮
兵初到銳氣方揚此正天人協順之時臣與都御史
而議督兵速進大功可成經猶豫不決臣即往嘉寧
地方宣布德音撫安人心俗徠流亡雖軍務非臣所
司而臣日夜祗惟宵旰南顧之勤屢書促經出兵平
賊而彼屢為參將湯克寬所誑逡巡月日賊知我師
之怯益完壘治兵盤距松江柘林及川沙窪地方二
卷三 九
百餘里盡為巢穴臣知賊情如此而嘉善縣更當兩
浙之衝遺賊十有七次殘破尤甚臣慮賊衝突無備
因駐劄其地督令分巡僉事王詢設險練兵以免瘡
痍而周藩屏且其地去賊巢為近常遣人採得賊情
搶去鹽舡二三百隻改為海舡所掠金帛陸續搬運
舡內臣緣知此寇賊先運輜重出海其大䑸必且為
長久計分投劫殺聲東擊西則散漫之害難制又令
十戶曾勇等復生軍門促戰彼又仍為克寬所誤云
欲視賊出海邀擊四月二十日松江府報稱川沙窪

賊舡先開二十隻據此未見有邀擊者四月二十一
日又據嘉興府報倭賊四十餘人由金山西過乍浦
欲往杭州省城搖動全浙臣不勝驚愕夫經為提督
兵之進退遲速皆其掌握今調到兵衆殆三四萬已
踰兩月他無可恃之兵矣而一兵不發觜口出海邀
擊俾得出海長驅雖云賊勢猖獗已非一日然經已
懲創于東隅恐終未能收桑榆之績也伏乞 皇上
軫念生靈至計勅下兵部精詳籌畫議覆機宜用心
勦捕速靖地方生靈幸甚臣又見得浙江胡巡按宗 卷三 十
憲論事慷慨應變從容賊犯嘉之時兵力不支宗憲
初無軍旅之寄乃與臣躬擐甲冑乘城督戰又能設
奇毒賊遂致狼狽虎狼之群救死撫傷望風奔潰俄
成大捷蓋才智異常安危足賴倘加之不次之擢俾
益展才猷則其建立設施必非同事諸臣所能及矣
況用兵急務在于得人併存英才以備簡用
奉 旨這調到狼廣兵數日久不行進勦賊愈猖
狂張經愈失机宜有負委任着錦衣衛并湯克寬
扭解來京 問又胡宗憲應變從容堪授大任吏
部知道

條陳海防疏

題為謹條陳海防長策事臣竊惟國初沿海每衛各
造大青及八槳等舡一百餘隻置出海指揮統率官
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墩可以停泊其
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
蘇松于吳江口及劉家河然乍浦之地海灘淺擱無
山嶴避風之處不若海上揚山殿前寫集反可舶舡
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迂回亦非舶舡防賊處 卷三 十一
所莫若乍浦之舡守海上揚山蘇松之船守馬蹟定
海之舡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
入其外陳錢山尤為賊衝三路之要宜俱設官分守
每于風汛時月巡撫海道等官相參巡察有警則我
大舡火器衝截來賊使不得越過所守各島則被毒
無可施而內地安堵矣此海防之一也夫直隸與浙
石雖異地而寔則一家若不設官提理則彼此各分
門户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蹟等三道而後賊無適
情兵可夾擊今議提兵一員駐劄定海副提一員駐

劉全山蘇松設叅將兼守馬蹟每遇風汛時月捴兵屯船陳錢外島嚴督各路叅將分守三山俱會哨于陳錢壁下雖分汛地而聲勢聯絡如常山之蛇首尾無弗應矣此海防之二也夫捴兵駐劄海上若不藉多船則無以充戰守之具今沿海等府所造福蒼等舡僅止數百臣差官調廣東大烏尾舡二百艘前來聽用忠一時遠涉未到臣查得寧紹台温前有捕魚海舡又有下八山採捕等舡蘇松有捕魚沙舡合令照舊調用俱聽海道衙門編排字號與前各府所造

卷三　十二

福等船走聽捴兵官分布要地閑時操練有警殺其舡隻多寡視兵數為定限此海防之三也海上既備然沿海衛所不嚴加防護則其守不繼洪武間信國公湯和及江夏侯周德興築浙江等處沿備倭衛所等城以百數三丁調一為戍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蛋戶島人漁丁賈豎自浙淮閩廣籍為兵以浙言之寧波一衛設十千戶所處招應之人蓋軍伍之充如此法久人玩虛靡月粮衛所諸城僅存老弱是以前年臨乍等城相繼致陷　據松江府知府方廉申稱海防舊制金山衛西至乍浦內有獨樹營各設偹官軍一百四十員名東至青村所內有金山等營共三百九十員名又內設墩台塘鋪瞭哨守望等軍今議欲修復舊伍合將見募鄉兵選足一萬歲支半粮免其身役仍量查海島閑田給與耕種即古寓兵于農之意據此則沿海府衛如寧波近海金塘大謝等澳皆可查給如此則軍戶充足藩籬完固冦自不敢窺此海防之四也夫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堪然臣詳思之地思里有險夷而土著無險易人

卷三　十三

情有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陞調官軍必于沿海衛所自少生長身履目擊者或稍還異地事無甚異也至其乘危冒險轉戰窮追其視內地難易天懸若只同常廩止以常格論功人心誰能允服今捴官能使賊舡不得登岸而于海洋擒斬首級得異格超陞各軍人等能于海洋有獲功次倍論如止獲賊舡亦以大小論級如此則人皆增奮而無不允服之情矣此海防之五也臣奉代以來晨夕咨詢庶海防長策茲謹陳千慮一得其視遠調客兵計其勞逸費省之效

不啻十百千萬矣
奉　旨都准行
又條陳海防疏
題為區處海防因地制禦事臣維禦寇之道一曰守
二曰攻三曰撫三者並行然後可以處勝不窮而久
安長策今直隸浙江福建三省均為沿海倭寇出沒
之地而所禦制之法則隨勢異宜蓋遭寇劇害莫如
松江松江不守則江南江西永無寧期而財賦之額
日虧削矣故治松江之法貴嚴以為守所謂嚴者謂
卷三　十四
既有海防于外而又嚴兵于内也臣按圖躬視東南
巨浸皆自吳松江入海迤浙有山大江沙　二水交
匯皆以松江之海為堂奥故松之浦泉東及嘉定江
東四百里皆海壖垣逵通賊逕道最難防守　國初
據要設金山衛倭備官與揚州官軍輪畨出哨金山
羊山勝山謂之撥山謹嚴堂奥其後軍伍既耗哨舡
遂革倭寇得乘便利穴浦東海濱膏腴之地極目蕪
萊而沿河衛所皆空城羸卒矣據金山衛申擬在城
設縣劉華亭近保居民協守而松江府擬在柘林添
所守禦夫立縣設所二者皆因民為守也今民逃賊
擾人無固心雖添設縣所將何守之莫若及時召集
鄉民且耕且守令熟知土俗間生鄉官素望服人寔
心報國初屯制而優獎之盡浦以東每三十畝除正
粮外免其雜辦出兵一名約可得兵萬餘如原主復
業亦令照田出兵不另招佃如此則人心安而邦本
固蓋因兵于農而兵自足此所以為守浙之寧紹台
溫為蘇州門户治口之法貴遠以為政　國初禁舡
私出外洋其跨海百里有山之内皆為裏洋内所設
卷三　十五
司設哨舡水塞俱有民居如舟山者舊制尚存永樂
間倭釁議者不修海防而咎居民媒寇徙入内地故
水寨亦徙而倭患遂肆貢市靡縻久乃大壞擬溫州
知府龔東德申稱修拓海防原設所同舡寨一繩初
制其原棄田制地量遠久近給兵或五十畝或百畝
悉令屯種如福寧于山溫州南麂東落等山台州玉
環等山寧波九山俱不下百十萬畝開懇以時養兵
奚啻萬人而哨舡可以依賴苟如此則將來沿海小
民咸利為兵以倉廪視海防畏寇為家盜不煩有司

運饋而關守自固兵食俱足蓋因食于地而食自充
此所以為攻也若治福之法貴專以為撫所謂專者
專官理之也福地素通番舡其賊多諸水道操舟善
鬪皆漳泉福寍人蓋漳之詔安有梅嶺泉之晋江有
安極福寍有桐山此皆海濵僻遠之處賊之窩𫏐船
主頭舵公皆出焉近來口黃岩勾引倭賊至今為梗
又值浙戰舡必資閩廣貨財在規利作奸而福撫督
理軍門又遠駐浙省隔數千里猝有事變勢難遥制
今若專設督撫親臨入閩嚴為稽察所謂用海舡弁
舡寔貨編號以次挨收取稅充餉惟無號者禁捕之
庶可漸消其勾引轉為我用此所以為撫也行是三
者財無濫賦兵不遠疲無絡繹騷擾之患而得經理
周蜜之善是在用人而已人用之道在明其職分用
其所長則利可興而敝易舉今提督提督事權相軋
易于掣肘浙江福建道途遼遠事難遥制江南巡撫
總理粮儲加以軍門督兵一人口類事顧彼此臣慮
以為使直隸提督管直隸軍門之事浙江提督提管
浙江軍門之事而福建則暫設總畧提督而兼管錢
粮則不逼不踈事乃可理臣又查得永樂間倭寇登
叔　朝廷以失機坐指揮千戶戮三十餘人子孫不
許世襲海道遂平今若申明成法各自為守沿海責
之各城掌印守備海上責之把捴遊擊內地責之守
令若有倭賊登岸地方失事各罪坐所由置之重典
則人知畏法而自為奮矣臣本庸愚伏荷　皇上軫
念民難用臣督察訪求區處長策臣前所條議海防
五事俱荷　皇上俯賜允行今復披瀝蒭蕘乞　勅
該部詳議可否以息永患

奉　旨俱准行

趙氏家藏集巻第四

賜進士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慈谿趙文華著

探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階　閲選

疏

軍務賊情疏

奏為軍務情事臣前奏常熟嘉定之情參將任環等督率官兵在于海洋擒斬盡絶止遺犯杭之賊奔投柘林臣等督參將盧堂等出洋邀擊衝沉賊舡二十三隻擒斬首級五十餘名顆餘賊驚惶即時逃遁訖

今據嘉定知縣楊旦稟稱該縣逃回民人倪淮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内被倭賊擸搶上船跟到彼庭只見潼溫兩處人無數在彼衣帽言語與潼溫一般説此處是日本國所管地名五斗山種植稻禾菜荳大小麥菜蒜等但未打劫俱是漳川人指引船中俱有倭子做主如要來者先送錢一千文與船主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衆賊合伴共有七百餘船開洋大者每船二三百人小者三四十人各自脩米飯在海中十一個日每日西東風不便開船吃盡飯米復入轉至六月十四日重開前船行使過先來倭船二十一隻回去各相招呼問詢其回去舡上人説今年不比往年大唐官兵十分兇狠三分中被他殺了二分衆皆驚駭就轉者不知其數止有三船前來約賊二百五六十人收船船舶柘林港口淮濟渉水逃命回家又蘇州知府林懋舉等會鬪生擒倭賊大郎帥等招稱倭賊三千餘人舡二百餘隻于本年五月初五日一齊開去四五日海水碧清拋猶不得忽遭狂風大浪黑霧漫天打散各船不知去向止存二隻隨風飄

泊松江八團地方登岸為盜等情臣　加督察并咨行督撫務要併心勠力旦夕掃除以靖海甸茲以軍務賊情逐一具奏冝奏知

請諭日本疏

奏為夷情事臣昨奉　命前往浙直督察軍務擒到倭賊審稱俱係係流年荒旱食米騰貴因此入寇賊衆自各造船合影並無統領頭目故假國夷王並不知衆倭入犯之情又寧波府土民各向臣説須差人到日本國探看消息宣布　天朝威令令其禁戢各

島不得侵犯　朝廷自有恩典臣與胡宗憲計議此
事可行隨會三司等官選取生員蔣州陳可願充先
副使名色令彼之倭國探察的寔即傳諭各島禁戢
部夷并拘于中國通番逃人等如汪直輩但有還歸
鄉土情愿立功贖罪者聽其還鄉免罪蔣州等于去
年十一月內開船去訖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臣接胡
宗憲書云盧紹地方官具呈今年三月初一日陳可
願回稱本生于去年到日本國地方傳諭馬肥等五
島皆已禁戢部夷不來入犯尚有未到一十餘處留

卷四　三

蔣州在彼向伊頭目徧往各處傳諭待完日回覆今
彼國夷王先差頭目及通番人等統大福船四隻護
送可願同來各夷口稱情願將松江各處擄賊或擒
或勦或號召還島唯　中國所命但求進　貢開市
等因宗憲云松江用兵屢敗客兵俱散二宣慰又推
故不來浙兵止可自守目前得此可謂平賊之計臣
竊惟倭賊連年猖獗攻勦失策用兵日久東南民力
已竭今彼夷一旦效順即肯差船護送可願回來又
情願勦殺餘黨此誠以夷攻夷之机有利而無害者
也臣仰惟　皇上無時不以蒼生為念頃得此報輙
敢　即以奏聞

請行疏

奏為乞　恩再任督察亟圖滅賊事昨臣接浙直督
撫等官書揭併續到邸報俱稱賊勢重大浙直江北
運道各被侵擾胡宗憲力防浙西影賊僅可以守為
戰猝難成功今彼中人民咸頌臣復往宣布朝廷德
威以聯屬人心鼓舞士氣臣往事不　心切氷兢自
度才能無可報荅第一念忠赤圖報之志已蒙　聖

卷四　四

鑒洞察且彼中事宜有諸臣力難獨任而須臣同其
利害有諸臣勢難合一而須臣聯其彼此臣頗熟諳
其情不至謬輿譬之援溺解懸僇力推挽期于共濟
而非以掣肘也臣有此至情輙敢干瀆　天聽乞
勅該部議覆容臣前往督察速驅小醜以安內地以
甦群生
奉　旨卿奏朕覽足見為國為民至意着提督軍
務

募兵疏

題為軍務事臣奉　命前去提督各兵合勦劉賊謹
將目今行兵大略請乞　明旨以使施行臣祇奉
勅命以督兵為務若沿途僱募烏合之衆難以驅戰
反成紛擾而遠方徵調數千里之兵急難獲濟臣訪
得京營參將左瀩所領義勇一千名又原任遊兵徐
珏于涿州等處募有精兵一千名人河間守備朱膺
原領練熟民兵一千名以上民兵三千名俱願隨臣
前去其餘隨路容臣再行訪取于各兵備道素稱有
勇節制之兵不拘多寡隨臣分布殺賊又軍旅倥偬

必須多備隨去官員因材器使除兵部郎中郭仁奉
　旨隨臣外合用戶工部屬官各一員專理糧餉軍
器查得戶部郎中陳惟舉王工部郎中陳茂禮新補
雷州府盧孝達俱才識可用伏候　命下再招各地
方守土之官守令至重其平日一切忘公自便及至
有事叔又假公濟私如此者衆臣今于沿途及浙直
地方事干軍務責之府州縣官幹辦如如違延容臣
究治若因而侵餉者即具奏追賍庶人心知警不至
誤事矣

奉　旨都准行

止調兵疏

題為請節兵力以安內地事臣于五月十四日起程
前來至二十六日駐劄徐州侯各兵稍齊即以督前
進兵部題為緊急倭情事調山東民兵河南䑕陝兵
陝西狼兵徐沛兵各一枝又添調福建江西湖廣山
西北直隸兵各一枝共二萬九千經赴提督衙門調
度截勦江上之賊咨行到臣原擬調京營兵一千涿
州兵一千河間兵一千不足再于各兵備道調用奉

　旨准行外臣又親閱在京民兵有馬堪用者一百
二十四名充為前導至涿州又選民兵一千名臣復
咨山東巡撫選各道民兵有馬一千步兵二千臣今
復募徐邳民兵量選堪用者候各兵齊日即發前去
以勦江上之賊務保運道無虞即發探浙直賊勢會
督撫導官夾勦蕩平民患以仰荅　皇上簡任至意
竊惟徵兵遠調所行糧食　國家所慎不得已故必
量賊勢緩急酌地之遠近以行徵調今賊方猖獗若
陝西河南兵恐遠不及事至于添調福建江西湖廣

山東北直隸又各兵一枝不無重困民力俱合停止
與其遠調不若近募可以應急而省費且免騷擾之
患其河南入衛共三千免其南征仍留備入衛之數
山東則既已南征免其入衛以均勞逸尤為便民乞
勅兵部通行酌議應否調止早為議覆既示各該
撫按遵奉施行則兵力節而人心安南北俱賴矣
奉　旨兵部知道

桃花港捷疏

題為捷音事臣于揚州具奏賊退丹陽沿途焚劫即

今守備王介為先鋒渡江開路隨督江南北各水官
兵嚴加巡邏夾護運舟進閘無阻六月十三日比至
鎮江報丹陽縣賊勢重大臣令王介乘夜追敵殺傷
數多因恪遵戒約不敢割首于十七日復令王介等
乘勢追擊賊離丹陽逾至孟河口屯船王介等追至
孟河賊又遺船桃花港口登岸放火殺人臣思賊倚
河為害內地極目凋殘心如焚割遂訓飭諸將各知
感奮時當暑雨暴劇即自鎮江督發各將士至桃花
港不暇喘息列營進勦王介當先與賊對壘尚隔一

急呼諸兵渡河賊窮奔搶舡將士奮命攢射殺傷賊
衆數多與把督徐珏等共斬獲首級七十餘顆餘賊
搶舡听縋潰走臣預慮江陰下流寔當賊帰路業委
本部郎中陳茂禮前往邀擊督令靖江把總張成己
等截沉大舡十二隻擒斬共一百餘名顆其潰走出
海者随令守備王介督兵出洋會合狼福官兵捕勦
據狼山把總等報稱各官駕福蒼等舡追賊擊沉賊
舡二十二隻賊俱溺水續據淮揚副使馬慎報于狼
山追斬賊首七十餘名顆又據兵備大猷復報海上

大捷獲級三百餘顆又于通州海門獲級三十餘影
水陸先後共斬級五百七十餘名顆雖追奔已成破
竹而窮寇亦多漏網此係屢犯江南北運道之賊今
幸驅勦無遺除　該撫按各報外竊照醜賊兇黠異
黨影倍萬向來官兵怯縮莫敢嬰其鋒無以懲創彼
心流毒不已江南北間恣其盤旋幾成巢穴臣今奉
命提督朝覲　玄威意氣感召熊羆雲集義勇者
裹粮而投耤犁鋤者舞鼓而從戎皆欣附　天兵轟
然南下遂使穴海突江窺海淮之賊聞風而靡浙直

熼爐瘡痍之民勃有生氣故連與賊戰全師取勝蓋
今所募士卒雖云烏合而所統諸將皆一時之選如
遊擊王介則尤衝鋒敢戰鼓勵三軍　伏望　皇
上勅下兵部將王介先加勸賞量進參將之職亦鼓
舞忠勇之一機也
奉　旨兵部知道

乍浦捷疏

題為恭伏　天威蕩平勾逆巨孽飛報捷音事臣于
常州奏桃花港捷後即日移營前進夾勦浙西大影
卷四　九
劇賊照得內逆徐海陳東連年勾倭入寇官兵致被
殺傷數萬前于三月間二賊合彩共圍桐鄉幾陷胡
宗憲因賊多寡設計招撫比時徐海口稱報效揮衆
散退而陳東與其部下皆不肯解散因與海不和臣
察知其情督兵至嘉興會集浙直主客兵二萬餘號
稱二十萬水陸並進賊衆日益疑畏退伏乍浦海塘
臣會同督撫議定摠督胡宗憲等督率王介等官兵
與賊從中偏壘而陣浙江提督阮鶚等督率徐珏等
官兵夾攻賊石直隸提督張景賢等督率婁宇等官
兵夾攻賊左而臣與浙江巡按趙孔昭同駐嘉興為
之聲援分布已定臣復會胡宗憲多方用間密令中
書羅龍文等入巢傳諭徐海令抓陳東來獻許其贖
罪徐海果用計于七月十五等日陸續擒陳東麻葉
等及頭目一百餘人來獻二十七日臣復令羅文等
進巢諭徐海投降併佯許放歸陳東部下餘賊賊衆
聞諭裝包收拾不為備臣亟于七月二十八日密諭
各路兵將俱于七月二十九日子時一齊進兵乍浦
比時徐海率其部下閃投梁庄官兵頃刻蜂擁直搗
卷四　十
乍浦賊巢擒斬五百八十餘名顆奪回被擄男女八
百餘人賊衆溺水不計其數復令官兵四圍放火燬
除賊廠二十餘里其下船逋去者據嘉湖道劉燾等
報于蔡其山擒斬九十二名摠兵俞大猷等報于
下八山擊沉賊船三十餘隻溺水者不計其數止擒
斬六十二名據紹道許登望報本官督三江臨山各
港官兵斬首三百三十五名生擒辛五郎等八十八
名又寍紹道王詢等報于乚家洋擒斬四百五十餘
名水陸官兵前後擒斬通共一千六百七十餘名陳

東部㚖俱已勦盡訖今浙直江南北內地數千里閒
俱無警報其所擄回被擄男女男子即刻放回寧家
女子即訪其親戚領去其賊廠內米物無萬盡聽各
被寇居民搬取萬民歡呼震地皆感戴　聖天子倦
惓軫念直與大舜舞干之續同一轍
奉　旨文華等茂著勳功兵部知道
沉家庄平賊疏
題為恭仗　天威蕩平巨寇地方告寧事臣等看得
徐海來降隨帶倭衆不卸器械留屯賊數多人心疑
卷四　十一
惧差通事詰彼前情輒人謀拒自全叛跡復露臣乃
力主勦殺連差監施良臣等急攢永保等兵齊進至
八月二十日以前陸續俱到合水陸主客等兵共二
萬有餘今四面住劄臣與胡宗憲等會議以參將左
灝等兵從東八為中哨而郎中郭仁等監督之保靖
宣慰彭藎臣四九霄等谷士兵由金山進為左哨而
兵備任環等監督之以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土兵由
乍浦進為石哨而郎中陳茂禮等監督之以遊擊曹
克新都指揮戴冲霄等各令遊兵以防賊零遁其郎
中陳惟舉等則催攢各營軍餉知府盧孝達等則監
理各樣火器械具蘇松一帶則巡撫張景賢督官兵
把截要路防賊突走籌畫已定即于八月二十五日
五更時分臣與胡宗憲阮鶚等親督各軍一齊奮勇
央攻死戰復臨陣懸示重賞用火器兼攻助勢蒙天
風協順火愈猛裂各兵憤不顧身飛躍越墻並進勢
如吼虎賊無一人得遁斬獲巨賊徐海等首級共一
千四百一顆燒燬者不知其數掃蕩無遺地方底寧
臣等仰賴　天威克致大捷爲勝慶幸即擬復　命
卷四　十二
但前係陳海防并將來善後事件須會督撫官悉心
查勘計議完畢臣方得安心回京可免後患竊惟倭
奴之性蠢如禽獸若非內逆主謀勾引豈敢連年侵
犯今盡掃羅網數載之亂本已拔大夥之餘黨咸殲
寔我皇上一德格天百靈効順几幸獲與奔走者孰
敢少萌覬覦濫功之心但將士親冒矢石　朝廷當
有勸典除功次俱聽各巡按查明具奏外惟永順保
靖二宣慰彭藎臣彭翼南各集萬衆難馭之苗冒萬
里長江之險為　皇敵愾捐軀報國其賢勞忠勇仰

祈　天監特加超録恐查勘往復未免遲延伏望
皇上憫念遠人間關之苦特賜慶成浩蕩之恩其內
地將士血戰之勞亦即論敘陞賞不惟遠者感激殊
常而近者亦承風思奮矣
奉　旨文華等蕩平巨寇厥功大焉兵部知道
辭陞廕疏
奏為懇乞　天恩辭免非常恩命事奉　聖旨海寇
蕩平各效有功勞趙文華加少保廕一子錦衣正千
戶世襲臣伏念才非用世智乏周身徒以朴忠進將

効使荷蒙聖明非常知遇特寄師旅之任獲行節制
之權故得以聲詞正罪誓不賊與俱生各官恪知向
往共致蕩平之捷惟　皇上仁敬之至　天心助順
人事底功今日之捷秋毫皆帝力也臣安敢上貪天
功而邀此莫大之功寵乎茲一歲之中再蒙殊典洊
進公卿之貴賞延禁近之榮福淺奚勝益增慚悚伏
乞　皇上俯鑒懇悃容臣舊銜供職收回成命庶不
仰累聖明而保全臣分也
奉　旨卿奉命征討蕩平巨寇茂著功勞加秩廕

子以示酬奬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趙氏家藏集卷第五

賜進士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慈谿趙文華著
採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階　閱選

提督咨諭

咨南京兵部江海事宜

咨為軍務事本部奉　勅督陣南京貴任重大殊深祇惕竊惟南都重地三面環山易于據守惟西距江沿袤數十里之間皆可衝犯賊若駕巨艇乘風潮猝至聚險今故越蔣山之麓而窺金陵之巔建瓴而下寢廟驚矣今雖瓜揚之間報稱賊遁地方稍安但賊情叵測入犯內地年復漸深倘有奸逆勾引由瓜儀以至燕磯下關等岸則如前所慮未可目之為迂也今本部考　祖宗舊制自儀真以下至松江全山設備倭提督一員控長江而橫大海督率衛所官軍輪番出哨與松江兵會哨于海島楊山許山之間但有賊船行駛則哨船各報沿邊水寨盡力夾攻故海口嚴而江防自密江防密則楊鎮內地恬然安堵矣其為拱護京都防維運道之地何如其至也方今防禦之策莫若修明舊制量為分畫各列兵船屯劄要害如南京對過浦子口瓜埠共置操江船若干隻屯至儀真而止哨至瓜州而止此為一節揚州對過常鎮共置江防船若干隻屯至狼山福山而止哨至海口而止此為二節海門通州守禦所及呂四等場對過蘇松劉家河吳淞江共置海防船若干隻擇海口要害屯列水塞共會哨於楊山許山而止此為三節則處處有哨節節皆備加以操演精熟賞罰嚴明萬一有警則前項之兵俱可互相策應如此不唯江防萬全南京無恐而為蘇松海防計過以居其乎矣再加去歲本部會題海防事宜逐一修舉則藩籬門戶無不慎固而江海之口何由深入哉留都要務無出於此用是奉咨貴部即轉行內外守備操江各衙門詳議如果可行即須酌定前項屯哨船隻合用大小數目并應修應造應支銀兩之類俱煩明白回咨以憑具　題施行庶上慰　宵旰之勤下解瘡痍之之患矣

咨漕運陳都御史防守揚州

咨為軍務事照得楊州乃南北咽喉重地兵力单弱
所當屯兵聚守本部已將部司吳子英部兵二千名
今其屯劄通衢防守楊州一遇有警移營截殺即令
本部渡江征勦勢難遥制幸貴院在此可斟酌調度
煩嚴督吳子英恪守紀律時常操練毋得偷安貴院
須申明閱視之期親行犒勞敢有騷害民間者嚴行
軍法示衆又客兵遠來不知地理未諳賊情須預選
向導哨探諸後以備有警遣用使客兵知趨避并煩
今楊州府將軍中應用器件日逐口粮照例給與嗣

後調兵續到者查照施行于江防要務更祈大才展
布經畧則南北重地均有賴矣

咨摠督胡侍郎海防事宜

咨為軍務事照得倭寇猖獗迄今五載幸已勦絕無
庸别議今事勢雖定顧兎性奸狡或乘我無備復發
善後之策不可不講先本部條陳海防長策内請設
摠督參將等官每遇風汛時月各路參將分守馬蹟
楊山大衢而摠兵屯舶陳錢乃督各路參將不時會
哨已經奉有　諭旨盖禦倭之策宜防于海而防海
要地則陳錢為衝要查得倭船自五島開洋必由天
堂官渡歷李西墨下至陳錢島分䑸正西則犯浙江
西南則犯福建西北則犯江南江北是陳錢乃賊必
由之路而界近寧波故浙江居東南上流為京屏障
并日守浙則江南北無慮而江防亦自固矣所為守
浙乃守陳錢也但陳錢去海外千餘里風波之險人
情所畏仍恐官兵止于近島塘塞求必遠哨今後每
遇汛期煩貴部駐劄一山往來巡視有警併官分頭
堵截無使越過汛地若登岸失事摠參海道一体論

罪則無塘塞之患此前　題請所未盡煩貴部努力
駐劄行之此其一也先本部今松江知府方廉將舊
設金山等營墩鋪申請督撫用無碍官銀逐一修復
因賊充斥中止今煩貴部將沿海衝地北自江北南
至漳泉舊設墩鋪查明若干各貴地方官巡守漸次
修復具極衝地面如定海吳淞等處照内地敵臺式
各添築二三年座自高臨下遏之于岸水陸夾攻則賊
豈能飛渡哉如果工程浩大即煩題請此其二也先
本部今温州府知府龔秉德于浙東海島地面備查

舊制曾經設有哨船水寨此地者闕報據中稱海島
膏腴之地舊曾設立司所開懇為此者如寧之大謝
全塘等山台之玉環等山溫之南麂等山福寧之于
山等島大者可開田萬餘頃小者不下數千頃海洋
十餘島可兵開田萬億頃可供養兵億萬人本部生
長濱親見全塘大謝之沃地荒不懇今煩貴部委守
巡府縣才能官輪番往勘如果島中堪以屯兵食可
足查報相同即煩　題報仍將有利無害緣由開載
明白本部不日還　朝力為調停此其三也船隻為
卷五　五
海防要務先本部　題准製造隨行沿海等府造福
倉等船通行去後今一年矣造過船隻若干果否充
足用過錢糧若干曾否　查煩貴部逐一查明回咨
務要船隻敷用堅固堪久民間暫取者即便發還此
其四也師行糧從在所必貫未有錢糧缺而可用兵
者據口提　盧壹等呈稱調到海船及兵　鄉兵
各缺行糧七月兵士嗷嗷咸慮生變本部急將戶共
二部募餉銀各三萬兩權給各兵僅充三月之數餘
月錢糧將何抵給今浙直連年用兵民困已極無可

加徵將安措處或于今歲應解戶部折兌或鹽法鈔
關錢糧內截留於給煩貴部轉行各衙門詳議的確
回咨此其五也初因地方被寇民不知兵不得意而
徵調今幸寇亂寧息可以止遠調而練土著練土著
若莫用沿海生長者蓋其以魚鹽為生必操舟善鬬
人或數年習見兵革或曾經戰鬬故可用其次用深
山窮谷輕生好死之人蓋用為兵義者以經戰鬬為
上勇力次之于練兵之法先操演伍營陣次練器械
而器械以大銃弓弩為先蓋短兵相接則存亡在呼
卷五　六
吸之間士氣易怯若火銃弓努三項能致敵于百步
之外可以壯胆士之胆壯則氣自奪雖繼之短兵亦
無轡潰之虞煩貴部嚴行將令俱以此選練土著若
將官能練兵法者必能用兵即可以此為殿最煩貴
部時往沿海巡視稽察令衆將咸知勉礪入須重將
官之權賞罰與奪稍假其手庶可責其功效此其六
也招撫王直尤為今日要務據蔣洲揭稱王直私市
犯禁畏罪潛逃並無逆謀情弊與徐海等懸絕且其
妻子被繫坟墓不保屢懷故土效順無田唯其慷慨

伏義為衆所信服是以奸商輩推為領袖而非群醜
中敢為巨魁洲北有欺安甘與同罪侯洲禁戢島夷
畢日率領王直一同請闕據此直將聽撫將到無疑
矣俟其到日如果投身請死情有可矜即今立功贖
罪防守海上亦今日海防之一着也本部去後煩貴
部裁酌　題請此其七也本部奉勅疏通運道保障
南京大勦請罷使事俱畢可復　命但慮海防事或
有疏漏寇亂復作貴部將安諉有此苦心不能自釋
煩貴部將前咨備細酌　議應題請者即使題請應
卷五　七
施行者徑自施行中間事体有應會　題者即咨本
部知會務要周容停妥永為千百年之計此人臣為
國為民之大義亦彼同舟共濟之至情也

勦徐海諭文武官吏軍民

照得徐海頃以編氓勾夷為乱兵連禍結于茲五年
屠戮生靈若艾草菅府帑因而竭城邑因而墟江南
北財賦要地靡不罹其毒乃元惡大憝必誅之賊予
以　大明重臣奉將　天討徵燕薊青徐之卒水陸
並下蕭清江北疏通運道遂搜京口底定常鎮雲撤
席捲曾不留定維時徐海聞風震慴執其黨陳東來
獻冀以功贖罪功罪懸絶未之許也既而冞入其阻
海衆潛匿淮東所遺殘孽來逆顏行虎旅奪擊遂殪
之海雖持觀望而能辟易為解況曾擒東似有可議
將欲正法俾漏天網早與吾民休息此募府緩誅初
意何圖獸心不悛忽復又計假以降服率衆操及突
入軍門而螳螂當車勢窮情迫始稽顙請死怔忡而
退今又肆其詐謾索我金帛邀我舟楫將遂縱逸此
而可許如後患何用是誡飭先戎必殺無赦乃文武
卷五　八
吏士不辨真假妄興異議信其降而幸其逸豈知賊
情反覆逸則復來禍患更大爾吏士其体此意咸效
忠勇一掃猖狂之妖逆並沾浩蕩之恩榮此忠臣努
力報國之秋壯士紓金拖紫之會也矧今軍威丕振
窮寇遊魂功効萬全事形已判矣敢有仍前訛言惑
衆定按軍法處斬通文武諸司并軍民知悉

掩瘞死事祭告文

本部推廣　朝廷德意爰念征夫從于王事及節義
士女横罹兵及者今暴骸遍野令人悲酸始查各郡

縣官擇地掩瘞巡督報完乃委松江知府方康嘉興
知府劉慤各設壇以祭之其文曰悲萋萋之芳草悵
王孫之不遊雲黯黯其晝晦水涓涓而東流豈海若
之不仁縱夷醜而橫滸結亡命以反噬初鼠竊而狗
偷何諸臣之不馭遂猖獗而莫收痛橫遭于鋒及積
骸骨具若耶噫吾黨之義士懷憤志以欲酬奉　簡
書而攘背誓折馘以俘首慨生命之不辰屢幾會之
錯投士倖倖而競進將倉惶而寡謀徒奮身以前往
終蹈義而何求羡士女之貞淑育閨闈而承休倏遭

兇于劫數甘誓死而靡尤嗚呼噫嘻人同歸而就盡
何斯道之莫由惟忠臣與烈女允照灼乎前修嗟予
行之奉　使爰咨度而靡周需　九重之恩澤宣軫
念于南陬既告神以致虔爰索鬼而掩幽顧采風之
靡及敬設奠而冥搜惟英爽之不昧鑒芷毛之可羞
析奮靈以默佑共除兇而雪仇尚表揚于凱奏用嘗
禴乎春秋

趙氏家藏集卷第六

賜進士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慈谿趙文華著
探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階　閱選

督察書

寄揔督張半洲

京師傳言人民荼毒地方殘破慘不忍聞　當宁南
顧每勞　宸劄下問謬及不才本兵遂以應詔蓋慮
事情重大師久無效必得戇直之心士如不才者與
門下同心協力分其勞苦用是奉　命馳來請教左

方喜調兵四集賊咸震疊退伏巢穴正乘機進勦之
會公須鼓作士氣使槩用命其間奇正攻守之法一
一指授將領無蹈往轍以圖萬全頃聞前者行師道
不料理營陣及哨探向道之人士卒止無所棲飢不
得食每致失事公今必須預為之計督令將官嚴持
紀律偵知賊情進止有度輸將無之所謂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行擬執鞭下風攄其一得先此
奉布

寄少師嚴介溪

某備員散地無所短長深慚尸祿適今多事惟奔走
旬宣庶幾少效萬一而抗疏請行有似毛遂脫穎正
在今日惜乎不早處耳行至蘇松宣布德音真如救
焚拯溺軍民無不懽呼踴躍增敵愾之氣矣當事諸
君皆老成人品慎之又慎未嘗不是但治兵無法畏
賊如虎虎求其挺身以畢此事恐不可得也浙之胡
按意氣激昂應事機頗有踔絕之具觀壩上兒戲既
即推細柳為真將軍此蓋君明英鑒也南事大都如
此謹白

寄少保余存齋

某不才叨竊　命使獲遊仙里何幸又覩相第而廳
事僅容旅馬訓勅下人辭甚切至謙光之德清白之
風具見爲此兵力稍齊征　在邇不才因有嘉湖之
役暫往畢事嘉益殘破且用兵勞費百出乞與貫部
一體復稅俾雨露均潤少慰瘡痍之坻仰惟翁加意
隣壤為傳當之

答兵書揚虞破

項賊勢甚急中外洶洶弟自分駑下不能以意氣激
人良心而作其銳氣故挺身請行適來軍容改觀人
知用命中間鼓舞聯屬已悉畢心力而賊勢視昔亦
頓殊矣今小醜遊魂散逸窃掠得一敢往之師可庀
時掃蕩而新督卧病李撫被論曹撫未至弟與二巡
按稍稍代庖但令無廢事而已安能挽空弓而冒白
刃哉況塘西敗後調兵四潰其狼兵有損益苗兵獲
功力已疲極弟因而疏　請掣以防不測大抵調兵
為患不在倭下也今宜急練鄉兵為善後計又須申
明事權無使推諉外慎海防以將官主之內脩屯戍

以兵備主之守令完城守治器衛所遒烽燧司嚮導
巡撫足兵足食總督秉越運籌戰守事畢矣若職任
不分彼此推諉功罪一混則賞罰不當人心不服滅
賊無期坐此病也

又

殘賊遁去風潮不便忽又旋至悠悠束手觀望駑馬
不前即造父且奈何今日之計但為吾所可為人不
可不為者無如遣辯士往諭日本禁戢島夷招撫王
直端本清源莫善于此已委二三假正副使名率通

行輩任彼桀戢并招王直富事諸君與之籌畫不敢
出一語幸胡梅林識見既同而意氣復協遂決計而
遣之蓋撫勦並用兵家所貴在吾區處得宜耳夫難
與慮始恒物之情也矯世挺立非高明孰任之有以
慰我矣

又寄少師嚴介谿

群賊或就擒滅或漏網出海者乘風候汛時復登岸
雖報數不多而出没無常涓涓漫漫所必至耳今最
可憂者地方殘破人民瘡痍當事諸君任　不休民

卷六　四

情輕率號令甚至唱澤而漁假以守令假公濟私恣
其侵奪良有可憫民有四死倭寇殺掠一也調兵騷
擾二也督撫加餉三也守令為奸四也當今用兵俾
官無苛求民受寔惠前此守令斟酌緩急以供上官
之需而無私入為民未盡困也至論用兵第一事在
用督撫今用督撫不過許論賢望資固不可望亦非
宜夫守廉隅善矯飾有虛譽于時者使端範鎮俗可
耳若居師旅之任未免局促悞事採名遺寔用違其
才誰之咎也故宜擧倜儻非常之人待以不次使當
斯任則必大有樹立所謂資望何與焉世事悠悠言
之于邑統惟　台裁

又寄少保徐存齋

頃停舟黄浦身先諸公浙兵數千直隸一萬俱集半
月矣所以遷延不進者當事無識奸人幸賊未平懷
諼挾詐擕美威福以罔利具閒恣為虛喝之勢沮撓
大衆而不知師老財匱賊玩民殃事久變生深用凜
凜再具此疏意在全山設一兵備理防海兼屯田可
以任環為之其蘇松兵備熊桴李敏德皆堪用也文

卷六　五

武才猷之獎殊不敢當藉勝負于戎行請賞罰于
廊廟如斯而已

答南兵書張蒙溪

昨五十賊山行　里燒閑殺將豈其微哉新操江公
何如得一積時者任之只踵行故寔但　變通足矣
太祇祖宗遺制即今日防守要法每月操江專管督
舡于清江廠此有深意也此間兵事若人心不齊乞
無成效但曠日持久慮有中變耳

答巡按趙五泉

盧參將縱部下奪人首級自陳為功令鄉兵解体罪之大者煩公嚴飭殺賊贖罪大抵今之將官皆事彌縫鎖求茲保舉將令須訪其曾經戰陣驍勇者或議論切至者次則取武藝過人者凡一切巧言語倚請謁者宜論罷之臨陣之令宜先賞衝鋒其次論割首級如盧子部下奪級即其証也惟高明留意

答兵憲王方湖

承念黃浦風霜謝謝但　王事紛拏即百身盡瘁亦臣子分內事詎暇惜暴露哉近日當事者懷抱為累

非復一端泥如生漆之著物熾如炎火之附薪糾若乱絲之無綱渾若積潦之不流脅似春夢之難覺悽似秋聲之欲摧深惟所以然蓋無仲連笑談卻敵之能似有包胥哭泣請師之憂也今但冀天幸亦俟天定耳

答撫督楊裁菴

適調兵分至犒賞之典生已僭行但雲合霧集地方難當奈何兵數已溢二萬以剿千餘之賊兼以高明預足碩畫直發蒙耳惟願目前了此殘孽明春專力為海防計庶得從容展布而戰守有成具矣

答巡撫曹東村

今客兵可用者莫如苗兵只向導哨探尤宜加慎近事俱因哨探不的以近為遠以有為無以多為寡致川兵潰敗坐此患也今賊在東溝須于東溝以南三十里内擇平曠處令苗兵艄船劄営公須親督兵偏將領率鄉兵以為援守令運粮完器具逗遛于法者戮一二以示警其賊技之長短賊計之巧拙賊勢之虚寔切須哨探的確曉諭苗兵使知趋避無隨賊計

設伏置誘不可缺其間大要又在鼓士鋭氣鼓鋭氣在重賞罰賞罰嚴明號令平易使我精神常與將士肝胆相照應然後鋭氣可鼓也調兵雖多而不可用可用而馭之無法安能取勝哉

答本兵諸公

回京日淺屡屬欵洽未獲少展鄙私忽復叨此師命厚餞遠將祇增愧感慈達揚未戰而戰已退遶揚州再敗之後人心渙散鼓舞安輯為戰守具未易即辦嘉粮運已通江防稍容漸次規画足弭江上後患顧

渡江諸務唯高明何以教之

答總兵胡梅林

逐次屢接手教知公苦心而僕之六月馳驅固盡瘁國事而急于友誼不忍使公獨苦之情亦想見矣其王直徐海以曾否入犯分順逆直潛匿海島且遣子款關如能委命下吏其罪可貸若海窮凶極逆則聽撫雖誠尚難俯允況圖索銀米絲帛船隻人有此難從之請乎況興大衆而釋大憝何以藉口而報朝廷又何以服人心而舒被毒者之深憤也僕今肅清常鎮即驅師而南必除此賊免貽後患人情物態及寒温語且姑置之俟大事稍集更叙也

卷六 八

又

王方湖來備悉尊意但僕之職分奉命征討深思熟慮必須了絕此賊使無復患方可歸報朝廷今賊雖永適宜防其引衆橫潰或佯為稱聽撫而寔欲乘吾之懈以出吾不意宜加意要害儆備非常惟高明裁之

寄嚴徐李三閣老及九卿

桃花港捷後常鎮肅清比會胡梅林得其懇切至情因兵力未齊權作羈縻之術顧不才職分奉天討賊何敢言撫至于成敗利鈍尤所不計用是誠飭兵將克期進勦大義炳然有進無退不待較量衆寡強弱而後決也義聲既振人懷鬭志士氣百倍未戰先勝蔡功惟斷用此理耳附聞

答貴州搃督馮貞所

比來調兵掃賊固救急要務但萬衆齊臨公私俱困民既日厭兵亦屢窘今生募到兵數號稱十萬寔不滿六千尚覺兵有餘力而民已堪命矣胡梅林所調鎮海等兵知已發行此外無勞再遣吾茲已定成議屬有次第矣

卷六 九

寄巡撫張明崖

即日進勦其適賊恐奔松江舊巢又獨山最要害惟公俱加意防守之海防船集差官往閩督造亦是一造來船脆要易壞且迂延日久不克如期以防春汛而彼中有多向導每生厲防有此數患故留其半料銀兩近處督造如鵰船沙船之勢式甚輕便易使

而堅固且費省工速又用土八可為久計其為利非
一也如何

答少保齋存齋

緬承手翰誨諭獨至奬譽過隆擬于誠意新建此區
區者可方萬一感謝玆敢察賊情倭奴終不甚狡雖
豺狼成性而發縱全在內逆須收除此輩以拔禍根
督撫諸君憶撫徐海往轍幾僨應玆招王直當局復
迷是以繾留少待以敦有終之義俟小汛過期使治
裝北上耳率此敬復

答南京內外守備

邇來克捷良由天心厭亂　廟筭告成奉將之臣僥
幸塞責何敢叨為己力重辱瑶音謬旌其伐令人增
慚善後事宜伏惟犀公矜其不逮賜之教督永作保
障豈唯使臣是賴　國家尚有利矣

寄巡海王子湖

賊勢窮蹙計勦滅在旦夕矣慈谿城基南北尖小陰
陽家所忌外山形圓必須城方相配又石塊多取近
山恐傷龍脉其工料錢粮除前所發今又發去一萬
又捐公帑為助已踰二萬而該縣租稅又　題准全
免可謂曲極收恤矣兵燹之後民力不困而城工可
完貽于百年利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答兩廣提督談十山

調兵多不習水土況聚衆遠征驕怨易集不聞東闌
那地南丹泗城舟中皆敵國也玆江南三捷內地已
靖不必再為調遣靡財力行者使止以弭騷擾之患
瘡痍輯寧賜莫大焉

寄徽守閔四橋

賊勢方熾念浙中兵力久困而又停止遠調不得已
而移文徽寗二府廣募丁壯協勦原非良策已而渡
江募兵稍集此事可已又浙中兵費旁　不得已而
傾各郡助餉協濟嗣聞歙邑藉口大索民間殊為可
恨比已平賊完幸不須此費矣今來諸吏慢公營私
者衆此在該管上官所宜深禁也

答巡撫阮函峰

鄙見明春防禦必須厚集兵船而大半乃藉閩中紛
紛差官往造恐未盡善且揚州吳淞逸賊聞其往匿

南澳而内逆向虏為寇又多閩人必得節鉞親臨悉心根究此探本之論今日要着也今浙直雖宜將來閩中深有可憂公乘暇一往及時修舉海防訓練士卒以備島虏内犯又係急務也有此數者借重英才經畧浙中諸務暫付梅林何如

寄巡按王南陽

督撫二公意見少異僕去後恐以小嫌悞事昨謂言法語諷之惓惓俱似覺寤猶慮未遂釋然也惟公力加裁劑之又最大者浙閩二省只一撫臣督撫二公

乃俱駐浙兼閩中事体紛紛未妥丞峰宜暫往經畧以稍除禍本整飭海防為八閩久安之計庶閩無廢事浙無冗員且先公家急務泯門小嫌莫 于此高明以為何如

趙氏家藏集卷第七

賜進士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總鎔趙文華著
探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祭文 誌銘

祭岳武穆王

嗚呼天既生王以粹美矣將幹旋乎乾坤麾義旗而無前兮豈直嵌半中原搗黃龍于朔漠兮還法宮于故汴盡一忠以報國兮雖九死其莫變何狙獪之無遺兮甘事仇而阻勛既矯詔以撓進兮逐巧詆以致

文予讀 王之遺傳兮每廢書而長汝瞻遺墓之楸梧悽零露之溘浥閱方 之萬端兮嘆同志之希逢渺窮途而數奇兮煢依回以 容叏瞻盼于英靈兮雜蘭芷以為佩特倘徉于九垓兮繞日月其無愧懸綱常于萬古兮屹中流其靡漬嗟小人之徒黨兮天威之孔加兮或永清于四海予奉 命以祇事兮屢援桴而奏凱喜執訊而獲醜兮衆咸戴于 聖明亦明神之所助兮黙振湯乎妖氛存泰稷以陳辭兮奠

椒蘭之共臭夫何間於存殁兮和靈輿之來脩

祭石徑陸公

嗚呼士大夫懷用世之志患其無才有用世之才患其無遇才且遇矣而卒獲究事功以舒平怀素此知己者所為潸焉而出涕者也公夙承家閥踰冠蜚英若鵬舉川逝矯乎難回浩乎莫及逮筮仕樞曹歷藩署貳司空而將命使決度機宜剸錯劇務若庖丁之解牛王良之執轡行必蹈規施罔勿利此蓋大脫之自然而或群情之所忌是以暫抑于人終懷于

帝春詔再起矣忠益利若蟄龍之奮以噓霖雨將育萬物而濟蒼生嗚呼胡志未酬而才不竟識當使事之未畢忽訃音之遍八人耶天耶何賢才之在世遇之艱而志之不易酬若斯耶某等辱惠連姻契感梯以無從陳一尊以致幽思峙幹運乎大儀倘 英靈之閔慧

祭王荊山公墓

嗚呼吾少遊京師北上道東平見諸山自岱宗迤邐而西行冈巒聳峙或伏或起至郡廻合忽焉底乎盖風氣之聚也其中有荊山公焉公之再為大司馬也某先以比部改請留都不及親公謦欬既而其復入職方郎報至窃喜曰今幸備公之下吏獲侍朝夕儀刑于左右庶幾少有得焉乃促行至部則公已致政欲歸矣茲忤當路謫倅公郡而公已即世三紀矣嗚呼悼哉何某之不幸而景竟欝乎景仰之懷也某自入公郡熟視諸山悠然如昨而公佳城蒼蒼葱欝已封植于其下嗚呼天胡不憖遺我公永秉鈞軸于朝廷之上以俟我 聖天子宵旰之懷而遽令善人之

瘁如此也嗚呼東原之秀岱宗之靈綿綿不絕種孕不已者將不有嗣公而興者也抑公德澤之盛將大昌其後而公固不没耶某仕公梓里淑里遺風登公之堂杳乎儀容疇昔寤寐泣涕無所從公之令子而哭公于東山之封

槐隐郁處士暨配湯孺人合葬墓誌銘

予觀里中有能孝弟力田者矣又能親賢教子動為家法及燕聚道往善誦時制意相規戒如是者雖身不顯其子孫率富貴不替獨非庭訓培植蓋福善之

報宜爾也槐隱郁處士諱昂字彥章秀水永樂里人父栢軒君諱宣母朱氏以處士贅于吳吳氏甫生一子而即歿繼取湯氏夫婦力耕孝養二親二親相繼即世哀毀骨立家窘營葬一紀始就執喪遠葬其慟猶一日也始二親病革有所嗜力不能致輒痛而泣追親歿後遂終身不忍食親之所不得食者故處士以孝聞于鄉嘖嘖見稱于賢士大夫處士雖貧輒好多賢友孺人亦蔑勿承處士之志諸子孫揔丱延師勸學甚誠懇也今進士蘭即其孫少鍾士愛曰此兒

卷七　四

當大吾宗處士卒十餘年而蘭果登第嗚呼處士自號隱槐意若有持而竟生進士如執左券信天道福善不爽也孺人今年春夢處士召之及疾誡諸婦曰嘻嘻吾孺已得第吾可藉口以報若舅而從遊九泉矣無何卒孺人與處士相敬如賓始終不懈雖冀缺梁鴻無以過之誠閨閫之懿範也蓋郁氏在處士先世有隱德故能篤生處獲賢配孺人以昌厥後甲第接踵非偶然也處士與孺人俱享年七十有八男五長曰瑾吳出在抱而吳亡孺人鞠之獨至次瑜玫璘琨皆孺人出孫八曰良良蘭葵芹萃哲芝曾孫男一其進士蘭即玫之子博爽有大志明良會合台輔可豫卜也諸孫皆說說不可犯可以徵幽德矣先處士卒孺人悲思不忍即葬至是乃合葬于祖塋之側進士蘭持處士孺人行寔來請予銘予既重進士請慕處士世德而佳夫婦相敬之美乃為之銘銘曰

冀缺夫婦耕敬如賓梁鴻獲配光德亦勤冀以身顯梁福其孫嗚呼處士為鄉善人孺人克相百爾親承獲佑自天俾昌而熾孫子雲仍　褒榮不替爰誌而封以彰厥美

卷七　五

吳太宜人楊氏墓誌銘

先正言之公卿大夫廪祿奉養止乎一人而族之人為溝中瘠者豈少也哉予以其言可為士大夫之深戒而婦人女子乃能以其天子之祿入均養其族此公卿大夫之所難今太宜人乃優為之因宜序論其世行使不泯也代之鹿蹄澗楊氏其先故宋楊無敵業之裔歷金元多為名將有處士諱槼生女有至性擇配同郡吳君以賢著于閨閫相其夫舉進士為戶

部主事而戶部居官三年即卒遺孤四人夫夫人躬
自教督皆以文武之業起家而璞以鄉進士歷官戶
部郎則其為婦賢為母賢宜其膺太宜人之褒顯矣
然余所謂能為公卿大夫之所難者蓋主事君未第
時貧不能供二親太宜人旦暮具甘旨七勺必親君
既第福祿迨養太宜人則思而泣泣而思曰存歿一
理兄弟一氣也兄弟怡而父母順存者裕而歿者安
矣當是時吳君之伯氏老而遺孤三仲氏遺孤一季
氏與其諸孀姑姨子女食指以數千計皆仰給于太

宜人太宜人益約于己不令彼有不足以是太夫人
恒不盈庋而食于太宜人者恒裕如也其視公卿大
夫之厚己而族人為溝中瘠者何如耶使太宜人得
為士人為公卿大夫其仁民愛物之推恩為何如哉
是以天相吉人而太宜人之令子登第而尹大城遵
化守德州及今官咸有令名清譽足徵　上帝敷施
之不爽也嗚呼以太宜人之行誼豈不當與賢士大
夫並傳千古哉初璞之舉于鄉也直予奉　詔以京
官主三晋試事璞因請銘于予予敬銘曰

人思其親益不念其遺孤也兄弟之子其比猶兒
茲罔于恤而徒何思飢與食之寒與衣之君子之
難而願優為賢哉宜人婦則母儀令終壽考而子
委蛇天福善人不爽其施百世之下觀此銘詩

趙氏家祇集卷第八

賜士進士第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司空慈谿趙文華著

探花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大冢宰徐　階　閱選

詩詞

五言古詩

二美行

二美懷友也時劉職方世龍以諫羅歸孝康下第歸予以太師郭勛謫官次彭城感羅懷詠寄

悠悠彭城道歷歷原上草清清澗底流蔚蔚征人抱

念彼蘭蕙姿夙昔永為好一植西閣巔擢煌振奇藻

一植東海阿芬香襲蓬島遨遊二美間意氣時傾倒

膠漆若陳雷相期諧首皓詎為吾道窮離析催人早

瑤草逐飄蓬不覺芳姿槁嗟予蒲柳質叢生集茶蓼

魂夢各天涯迢迢音信杳惟憑尺素書聊將寸心表

悵望雲端鴻目送憂心悄踟躕覽八荒風塵何繚繞

春風行

春風吹羅裳池中聞荷香明月照綺席永夜流清光

林花笑春色來勸瑤台觴寒暑有代謝天道信無常

秋霜凋百卉景物成凄涼世路每如此倏忽分低昂

禍福惟人召舉目莫倉皇多言徒取竭畜水當防泄

所以磨兜堅三緘慎其舌年少祇浮心談吐逞優劣

國事無寸補反懼群心孽失足蹈泥途何由樹勛烈

努力復白圭保身見明哲春風不留人相恃耐晚節

其二

世路多嶮巇人心良不古相交僅眉睫相期輒肺腑

紛紛如面心有懷若輕吐戈生匕箸間履下為綱罟

灌夫因一醉誅夷絕門戶

其三

褰修今安在靈妃豈易學長揖謝風塵躡足出迷途

富貴如浮雲揭來山水都清罇供笑傲况有高陽徒

緩步薜蘿間黃鳥聲相呼春風復秋月藏身在玉壺

山陰興穿盡移舟泛五湖

五言律詩

省中秋日

全颸清晝省玉露洒丹蕖京國淒蓬鬢鄉山幾雁書

寒蔬留苜蓿落葉淨垃墟歲晚秋容淡令人感索居

觀音寺扶侍東歸愴別

寒空澄落日野外隐秋笳雲擁三山樹潮迎八月槎
離罇歌綵袖别意惜黄花珍重溪亭上清吟玩物華

花朝對月

蘭階清夜寂瑤館盡含風疎影搖空翠繁陰綴小紅
春華明鏡裏皓彩落杯中無限幽居思長歌度碧空

永明寺月池贈曉亭上人

慧沼拂祇林曇空照梵音友開長夜月人印不塵心
幻影含風物寒先定古今頻過仙侶迹支遁有高吟

劉亟山見邀泛湖

遠遊意不極登眺愜高台夾樹分為盖圓荷小作杯
南山真窈窕北渚自沿廻日落微風起天清明月來

出京

鳳闕辞明主驪歌惜遠遊看花雙淚下折柳寸心柔
直道期終遇勲名闇未酧危言憂聖世漂泊向窮陬

初帰西湖志喜

帰向西湖曲扁舟紫翠班人間疑絶域塵外即仙關
歌吹凌風起樓台儘日閑如何舊日鶴不見中月還

和張餘峯韻

忽忽春先半栖栖塵夢中山花知歲序海鶴畏樊籠
命或馮唐似才寍賈誼同蔵蕤良易萎何必怨秋風

五言排律

秋日泉亭對月

秋思忽寥落亭虛得静看夜長今却暑曉雨欲生寒
落葉清泉澗奔流損藥欄物情通久客身老逐微官
爽氣進新序明時失舊歡橘情憐宋玉鱸意媿張翰
凄切砧為響蕭條蓬作團宮雲開上苑山色動長安
未賜王喬舄空彈貢禹冠何由依玉樹似茍話金蘭

北望勾陳迥東征析木寛自憐東亦在却照汗青難
溥劣迷騏驥飛騰失鳳鸞謾歌折楊柳珠淚不勝弾

贈湛塘侍御

習坎昭元象川流契道心天開半畝鏡雲爭萬峯臨
翡翠逞春草玲瓏奏玉琴纖鱗真可數飛羽故長侵
月色明秋浦波光浸遠岑鷗迎垂釣伴風引濯纓吟
島嶼烟難没星河影不沉絮飛粘舞燕花落散鳴禽
露下天浮玉風晴日弄金清丸凝少室虛白瑩靈襟
滌麗氷壺月丰姿玉樹林淵深知有本戰慄更如臨

皎皎靈鈞潔汪汪叔度深文光牛斗燭法服太微森
繡史霜威操丹書氷鑑箴宦同時梅顯且滌世氛祲
千載驅高行何人識賞音激昂為長嘯瀟洒出陳琳
欲濟全憑楫逢時更沛霖相期垂竹帛未許遽投纓

五言絶句

泉上夜坐四首

瑶齋掛松月玉洞棲蘿雲風送鸞凰曲花開金碧文

其二

鶴控丹山渺龍迴碧水長門前青玉案檻外鬱金香

卷八 五

其三

風靜瑩篠轉月高飛翠幽濯足漣浪坐怡神碧落遊

其四

玉漏催瑶闕銀缺照綺筵鶴歸新柳月人醉暮春天

西湖曲六首

湖已方西子花仍似六郎緣橈歌發處渡袖拂天香

其二

西峯明積雪邊澗發新梅乘流看素影疑向玉京回

其三

春來拾翠女秋日採蓮舡興來無可語湖色兩相妍

其四

路入三天竺雲深九里松那知人世界清夜獨聞鐘

其五

獨坐北高峯青青兩玉童滄波空闊處只見月輪紅

其六

幽人何好事養鶴當青童鶴飛人並化亭際但清風

六言絶句

贈李生登臨二首

卷八 六

白首相逢青眼春光幾度幽芳明月長江旅夜清風
短笛胡床

其二

笑底春風桃李無言花下成蹊石洞青雲白鶴叢林
細葉黄鸝

七言絶句

項少岳發舟遂阻惠山之興

燈前曾約惠山遊移碣題詩遍石樓明發沙邊人不
見滄江何處繫蘭舟

題武陵源

竹舍青　鎖洞霞不知年世幾人家東風忽漏春消
息吹落溪邊數點花

七言古詩

題崑崙圖

崑崙山高一萬八千里複道層城挿天起天帝分都
宅下區閬苑瑶池隔三市東海時過蓬島仙南極婆
娑玳瑁筵霓裳曲奏玉龍舞玄醴杯傾珠蕋鮮霓裳
玄醴渺人寰玉笈金箱姓字班蟠桃騰宴非雞會黃

竹奇遊亦可攀五色雲中騎鸞鷟九重樓上釣天作
昨夜來東來青石山共報羣仙跨白鶴

詠啓母塗山氏

遠別離古來不獨瀟湘之二妃乃有塗山之女夏啟
之母大禹八年平水土三過其門不得顧嵩山雖高
望何極願爲黃鵠兮化隻翼雲渺渺兮路漫漫水滔
天兮何時乾我絲弗試兮殛羽山龍門稜層兮不可
刊懷被囲陵兮河洛陟嵩高兮天地寬愁忽無憑兮
裂腑肝身化爲石兮推激湍禹功完地平天成萬世
歎啓母之石永巑岏

大鶴山吟（大鶴山者同年高子所想遊地山在青城山中具景絕勝羽客霓色飛繞出乎千瀛寰烟嶠嵐光超出乎凡境某倍鉄南鶴仙跡未偶口言與睠迷而爲吟）

光岳尊扶輿哲人往往常名區仁知樂山水勝域由
來播奇美太白東馳亘井絡岷峨矗天飛劍閣上青
城萬丈尋沿回鬱勃大鶴岑青城雄視五岳首大鶴
相隣獨爲友蓬壺絕勝武陵天六丁未許通秦川神
物晝出沒羽衣何翩躚上餘飛丹之龍湫下布種玉
之鶴田始疑洞府寂無畦忽見天門漸有梯兩崖磐

确（音却 大石角貌）勢合若屈穹窿中敞虛映朝旭乳枝凝以
磬落松籟疏風瑟續杞菊之影龍蛇出蠖落在甘潭
底肉芝之精兒童傘蓋將何以紀山人廣顙方碧睛
築阿趺坐觀無生觀無生亦無死一元二十一萬六
千年闔闢氣化常如此夢邯鄲一囊中勳名熠煜乘
天風翩飛爲上黃家　瑤壇玉鼎屬我舉煉藥補天
工拄地石挿空回首蜉蝣之中兮蜃樓富貴敝屣緬
鳥安求駕黃犢兮長往蹈白石兮心樂山之中兮逍
遥願從子兮于烏以漁樵

七言律詩

初春遊天界寺示斌上人

春遊散騎出南關蒼翠依然第一山曲徑松泉禪榻靜口亭竹石吏情閒風柔谷鳥聞歌吹日暖林花轉笑顏況有旻公能好事謾開筍蕨白雲間

登雨花臺

斜日登臺烟霧虛纖春花柳未全舒江天掩映蛟龍水山郭逍遙仙子居翠岫松篁如奏瑟碧霄鴻雁自成書高臨不盡山翁興瑤塔鐘聲綺陌跡

春日登報恩塔

清光古塔芙蓉麗碧宇丹梯閣闌懸碣日長風來萬里鍾山佳氣接諸天林花待日開羅綺谷鳥將春弄管弦勝地翻增鄉國思輕帆遙掛白雲邊

登雞鳴山塔

羣峯拱塔翠烟流獨坐高歌散容愁北極虹光燭台斗中天紫氣下皇州風生上苑三春麗月映長江萬里秋為憶東山興無限岩花垣竹幾回留

從駕幸九龍池

瑤池忽覩九龍飛紫氣恒從太液歸玉溜未調鮫女瑟金光先漾羽林旂山西樹色紛為藻銀漢星文弁欲曦靈沼昔曾歌聖樂深淵自此覩天威

黃鸝搆巢省中佳樹枝

窈窕芳林好鳥過閒關仙樹盡相和迎風忽憶山中韻對面時傳柳外歌為惜韶光淹日月還疑招隱到松蘿同心乘興開樽酒不飲其如物意何

賜宴千秋節

貪趨晚日覲彤墀共戴前星初度時華夏衣冠瞻主邑殿廷雲物耀重離花間合舞千官袖天上歡承萬壽巵自幸臣生逢既醉猶沾聖澤咏螽斯

憲使張鄭西奏績南還兼太夫人七袠（其兄慎餘亦仕士故云二方）

繡斧朱輪驛路光賢書萬里獻君王萱庭再啟雙鸞誥金母親傳九醞觴人自崑崙親壽域客臨蓬海是仙鄉秋暉併送樓前萼更羨萊衣有二方

寒亭驛

寒亭春事尚蕭蕭古驛風沙盡寂寥芳草王孫誰與悟忠魂詞客故難招轉輸正憶軍儲苦馳突還文胡

馬驕入夜月明愁擊柝越鄉花色夢中銷

千佛手宴集

玉洞含秋鎖翠微幔亭佳客亦囙依白云犬吠開幽
逕落日烏啼淨遠扉山意蕭々蓑鬓共風塵渺々壯
心違逢君縱目愁羈思何得春風却早飛

登東鎮廟

泰岱遙迤東復東登山臨海意何雄天邊屹立堯封
鎮地窟潛通禹鑿功風淨三更松花鶴云深一片石
飛虹瞻依廟貌窮源委應有蛟龍卧洞中

卷八 十一

鳳城春日

燒風晴日鳥聲喧與客探幽白下村花入江光明素
練草含山色上青痕秦淮梟々云歸樹吳會家々水
繞門高坐碧峰俱勝地劉郎長此共桃源

登天寧閣

高閣氤氳霧未收晴空澹蕩錦城秋南來飛翠通鶩
緒東望蓬萊接鳳洲時命尚遺梁客賦勳名終上范
公舟三台白日層云迴萬里清暉動客遊

懷留都同曹諸子

白門仙署憶大涯明月澄江雁影斜蝴蝶夢中長作
客鳳凰台上昔為家東風右渡栖桃葉細雨荒村檻
杏花退食尚懷同志侶亭荷任竹興猶賒

行宮侍從

聖王朝　陵歲不違離宮嚴蹕擁旌旗几重懸鐙開
丹極双闕涵空入翠微日燒林花金作洞云依星石
玉爲扉小臣慶幸瞻天表幾得趋陪九鳳墀

上　上陵從祀

睿孝明禋度百玉仙輿親兆凜冠裳橋宮香梟龍先
卷八 十二
動鼎閣松高鳳欲翔洞裏紅泉炊玉食天邊紫氣擁
霞觴茂陵詞客如能賦漢室長楊尚有光

邵子園亭

仙家瑤館鳳城隈画檻臨流曲曲開獨鶴迎人鳴欲
舞還驚避客去還來春心最有飛花恨香思遙從列
岫迴緩步郊行應載酒含杯虛望越王基

秋日馬上望西山口占

青山歷々鳳城頭霽景遙開翠欲流老去風塵誰作
伴年來物候迥添愁十門榆榔蟬聲暮萬里關河雁

影愁遠望吳峰蹙在眼羞將短髮獨淹留

送潯陽董太史覲親還吳興

瀛洲仙子玉壺冰秀攬瑤台十二層直筆家傳青汗簡金章時出紫泥綾三春雨露當庭集五夜台纓草閣凭共説東宮開講席儲瑞早屬秘書丞

七言排律

詠大明湖十四韻

明湖形勝擅逈遥寰市中分遠俗囂北極堂空臨象緯南山翠湧到江湖荷香泉〻含淚靜榔色陰〻夾

卷八　十三

圻鏡霧隱彤樓連層氣霞明錦幛雜鮫綃鏡中積翠浮三島畫裏空清鎖六橋水徑穿云霄效將扁舟掛月若逢陶双迴白鷺光難滓獨語流鶯韻欲嬌人傑詞章傳歷下地灵華鵲望層好奇為放三周蹟懷古如聞百代韶云外岱宗遥控魯日邊溟海却吞遼虞皇孝澤今猶在漢代神仙不可招梁甫孤吟悲壯士竹溪真逸語漁樵臨風載酒情偏恰對客揮毫興欲飄

趙氏家藏集八卷終

重刻月川類草十卷

〔明〕夏浚撰

清活字印會稽夏氏宗譜本

夏月川先生類草序

月川先生類草先太宰柏泉胡公之所編次覺菴弦齋二君爲之校正先生之孫悅鄉君壽諸梓以永其傳者也總之凡十卷首卷爲祠部疏義先生承宗伯之命條爲儀注取自
上裁者也二卷至四卷先生承宗伯之意代爲草疏末辯以論斷者也五卷至十卷則生平應酬爲序爲記爲雜著爲行狀墓誌祭文簡牘合而觀之而先生之文備矣夫先生之文多矣奚僅僅若此蓋自經兵燹之後散逸殘缺悅鄉悉心搜集僅得此編適栢泉胡公巡撫江右命有司錄呈因爲編次云耳其先之疏義繼之奏議而文集殿于其後者何曰此胡公之深意也蓋我
世宗皇帝以天縱之上聖集禮樂之大成惟時更定廟制祭義多出宸見
英斷往往下之宗伯宗伯屬草於祠部先生以淵源宿學稽古準今悉援諸道協諸義以止於禮用能黙契淵衷上當
聖意以定一代之典章其所視奏草率据經守禮因事輸忠懇懇乎納約自牖之義逐條之後輒附之評論其得旨者則彰其從諫轉圜之美否則必原當事者倡議之非與臣下進言者之失而一時之是非千載之公論皆炳炳可考鏡焉先生在祠部如此使其身居臺諫職司獻替則其皂囊封章奚止於此而已乎與古之蹇蹇諤諤者同風矣然則先生之文孰大於是胡公以之列于卷端厥有旨哉其他應酬諸作又皆渾厚莊重如鋼金璞玉如商彝周鼎洋洋乎盛世之文可以傳之久遠以垂不朽君子曰此則先生之緒餘而非其大也先生之文之大者孰有踰于疏義奏議乎昔呂東萊編宋文鑑每篇必取其有關于國家治道之大者列之篇端以爲壓卷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然則胡公編次之意其在茲乎覺菴程君不可作矣弦齋董君於尚論之餘其以余爲知言否也爰序以歸諸悅鄉悅鄉留意先德翩翩象賢嘉公子也此亦可見云

萬曆六年孟秋朔旦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南直隸學政江山習齋子趙鏜譔

月川類草卷之一目錄

奏議

考定　宗廟儀禮疏

廟制第一

廟名第二

神主第三

祧義第四

時享第五

太祫第六　附食　配享

太禘第七

告祭第八

祭器第九

祭服第十

廟樂第十一

附擬廟成致祭儀

卷之二

奏議

覆南京　太廟火災祭告修省疏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奉勅會議南京廟建疏八月十五日

火災疏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

上奏謝奉慰祭告諸儀

請暫廢太禘議四月初六日

請奉安各廟神主暨重立　成祖廟　仁廟神主

詣陵補題　成祖廟　仁廟神主疏

請御門行奉慰禮疏四月初七日

上頒寬恤儀疏

繳進停止大享殿工勅諭疏四月十一日

會議廟建疏五月初一日

附諸臣奏事議略

附言官暴發權姦鄭勛罪狀事略

卷之三

奏議

更定　大行莊肅皇后喪禮疏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上　大行莊肅皇后謚議疏二月二十日

更定　大行昭聖皇太后喪禮疏二十年八月

會議上尊謚册文疏八月十七日

叅太常寺時享作樂疏 十月初九日
擬進祔 泰陵諸儀疏議 十一月初一日

卷之四

奏議

考定廟名疏 嘉靖十三年十月廿六日
請罷中元上陵禮疏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考定內殿雜儀
考定祭用厥明行事及脫履上殿義疏 三月二十三日
請考定宗廟雅樂疏 四月十一日

覆議毀佛像數 四月十二日
考定宗廟昭穆遞遷義疏 五月二十八日
覆議太常少卿張鶚論樂疏 六月十三日
增置禮器議
議加派藥材疏
給事中楊僎請表章除死事諸臣疏 七月二十五日
立金海神祠疏
擬進謁 陵儀疏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修復宋太師陳康伯祠祀公移
豫建山陵疏 四月初五日
會議特建兩宮并修七陵營壽陵疏 四月初九日
叅劾潘謙金桂擅議 顯陵疏 四月十二日
會議祧遷 奉慈主于陵寢疏 七月十七日
擬上明堂議疏
明堂或問上下篇

卷之五

序

海鹽縣志序

志目小引
刻二業通序
刻陽明先生敷奏錄序
壽羅石翁九十序
封刑部主事汪公輓詩序
壽無錫秦都事六十序
贈邑侯晉川陸君赴召序
贈李盧卅擢倅高州府叙
唐逵溪別叙

贈祠部兪君體乾僉憲浙江序 代作
福建癸卯同年序齒錄序
禮教儀節序
邵武府志序
刻汪文定公集序
贈盧齋王大夫副憲河南序
廣西鄉試錄前敘
廣西鄉試錄後敘
壽宗老雲樵翁八十序

刻發微曆正通書序
歸越錄題引
贈吳蘆溪學諭遷象山令序
敘懷玉書院志目 并凡例及八志小敘

卷之六

記

海鹽歷代縣令題名記
思仲橋記
重建沙川橋記
唐尚書夏公祠田記
處州府儒學泮池記
新建竹溪公館記
新建樂清兵備行臺記
福建提刑按察司題名
易簡堂記

卷之七

雜著

跋望雲集

恭題贊治堂集後
書西峯卷
題葉母還金傳
題貞節盧氏女傳
重修新安隄題辭
重修唐尚書夏公祠題辭
題洪都鍾氏忠孝傳
題洛石遊蹤卷
吳越世家疑辨題跋

題濮氏厲孝卷
楊處士像贊
梅坡姜氏翁媪並壽贊
小象自贊
內人像贊
聲銘四首 有序

卷之八

行狀　墓銘　祭文
大母節婦楊氏行狀

先妣封安人程氏行狀
先考封承德郎直隸廬州府通判公行狀
沙川處士伯氏帷信墓誌銘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六川林君墓誌銘
仲嫂夏母程氏墓誌銘
錦衣衛指揮僉事鐵山周君墓誌銘
祭少師費文憲公文 代作
祖奠文 代作
黃母大夫人奠文 代作
封君劉寧菴奠文 同年
呂母祝孺人奠文 同年
先大夫勿翁奠文 代族作
哭亡兒廷芝文
劉母徐氏奠文 同年
吳山泉憲副奠文
方伯蓉峯童公奠文
方伯西洲歐陽公奠文
祖奠尚書林康懿公

劉淑人奠文 同司
祭詹母胡夫人文
祭先嫂程孺人文
祭先大夫勿齋府君文
祭方伯立峯魏公文
奠一山李君文
祖奠蘅峰侍郎詹公祭文
祖奠少華給事中詹公祭文
代姪孫世禮祭周女文

告九鯉湖神祈夢文
告鳳洞山神文
遷塋先大夫告文

卷之九

書

呈泉師　簡徐滌江學憲
簡周崦山　簡桂洲學士
簡丘須野司諫　簡江貞齋司成
答錢東圩太守　啓桂洲宗伯
簡胡仰齋海寧　簡鄭滄泉
簡徐豐厓　簡詹少華司諫
簡葛子東　簡周草岡
請方伯吳南溪公鄉飲帖　呈泉師
簡邵玉泉水部　上桂洲宗伯
簡許九杞　簡汪南泉
簡董晴谿海鹽　簡董晴谿海鹽
簡詹鸞峰憲副　呈久翁
復醴陵方尹　簡初亭程公

簡尹恒溪太守　呈泉師
代勿齋大夫辭鄉飲　簡邑侯陸晉川
簡楊原山選部　上桂翁閣老
簡夏東巖太僕　呈桂翁閣老
呈泉師　啓介翁宗伯
與雪郎　簡李克齋太守
答陳太鶴掌教　簡李克齋
簡李克齋兵憲　簡郗石粱兵憲
簡胡柏泉學憲　簡黃北山大尹
簡郭淺齋都　復曾石塘都憲
簡唐濟軒太守　簡曾石塘都憲
答胡栢泉叅知　簡項甌東太守
答鄭滄泉司功　答翁一水主政
答陸晉川侍御　啓介翁閣老
簡吳南溪徐豐厓徐東濱鍾西阜錢東圩諸公
謝鄒東廓先生　啓盧東墟軍門
簡鄭滄泉選部　復張龍湖少宰
答詹少華司諫　答王遵巖叅知

簡劉岡梧司封　簡葉少巖司諫
荅顧頤齋學憲　簡劉岡梧司封
簡郝石梁兵憲　啟介翁閣老
簡婁勿齋方伯　復張合溪方伯
簡田豫陽學憲　答孫永豐斗城
簡侯華山兵憲　簡程松谿司成
簡戚南山都諫　啟介翁閣老
簡黃久菴宗伯　上桂翁閣老
答詹少華司諫　簡曾前川都諫

簡費屏石司務　啟黃久菴宗伯
弔慰北原翁　啟介翁閣老
啟黃久庵宗伯　簡姚虛谷方伯
簡蔡可泉學憲　簡東廓鄒丈
簡黃古溪司諫　與陳太鶴
簡周東皐憲副　簡項甌東
簡鄭濬泉　上桂翁閣老

卷之十

書類

簡呂巾石翰學　簡施半峰僉憲
荅招梅村大尹　與呂巾石庶子
與詹陶山學博　簡桂近庵僉憲
簡張東沙都憲　簡呂巾石通叅
簡吉陽近菴兄　答尤祈門子瑜
答桂近庵僉憲　與陳玉虹判府
答朱南崖學博　書報十二峯兄及諸姪
答朱鎮山學憲　簡陳環江太史
簡鄭濬泉漕使　答林巢谷翁憲副

答吳海亭少叅　啟介翁閣老
啟冲翁冢宰　與尤思所
簡王遵巖　簡蔡可泉
簡朱兩厓　答季彭山
答黃六橋司諫　啟張半洲司馬
上巡撫王思質公　簡蔡可泉
答徐豐厓　簡呂巾石
簡王遵巖　簡袁裕春
答袁裕春　答王遵巖

簡趙龍巖　啓介翁閣老
簡楊虞坡司馬　簡周崦山中丞
簡葛與川宗伯　簡鄭滄泉少宰
簡屠石室侍御　簡李克齋都憲
簡徐吾溪憲副　答張三峰總戎
答陳敬亭督學　簡黃少村判府
簡唐猷葵大尹　答徐吾溪憲副
答雲泉宗室　簡畢梓石憲副
答俞孚齋憲　答學山少叅

答謝談十山翁都憲　答桂近庵憲副
與姜廿五丈　簡林益軒憲副
與常邑大尹楊蓮湖　簡滿水簾司成
答葉允升監丞　答江山尹黃闇川
與徐臺石弋陽　簡桂近菴僉憲
與地師顧陵岡　簡畢梓石憲副
簡范暢齋方伯　答桂近庵僉憲
簡尤思所僉憲　答畢梓石憲副
簡王敬所學憲　簡張象谿司馬

答范東明方伯　簡康磐峯
簡周鑑塘太守　啓張象谿
啓鄭滄泉司馬　啓李克齋中丞
簡鄭壺陽　與周燕泉教讀
答凌洋山少叅　答桂近菴
答羅念庵　簡呂巾石
答錢緒山　簡錢緒山
簡胡吉陽桂近菴吳學愚　簡呂錢二丈
簡錢緒山　與魯子翰

答黃中庵　簡鄭葵山中丞
答桂近庵　簡錢緒山
簡黃滄溪學憲　答何吉陽撫臺
簡黃中菴　答吳盧溪象山
簡陳羅江方伯　簡王敬所大叅
簡黃滄溪　答黃中庵
答范東明提督　與楊斛山上舍
答楊斛山　謝何吉陽撫臺
答王龍溪丈　與李尹新洲

簡東廓先生二　簡管南屏山長
答范東明提督　與董弦齋春元
謝張浮峰撫臺　與教授何愧吾
簡江荆石太守
謝當道禮送祖妣孝節牌扁
月川類草目錄終

重刻月川類草卷之一

明　進士第大中大夫廣西參政前提督福建學政玉山夏　浚著
欽差
巡撫江西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滁上胡　松編次
後學邑人程　輝編輯
董艮佐校正

祠部疏義

考定　宗廟儀禮疏 時廟建垂成當事者考定儀禮故著爲疏義如左

曰惟自古帝皇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建保邦國以爲民極
恭遇我
皇上憲天法祖稽古建中天地百神之禮旣集大成乃嘉靖十四年乙未
重事廟建凡廟制祭義必本諸心議諸廷恊於義以止於禮焉宜可建
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先聖俟諸後聖不可易已 臣 不敏待罪秩宗屢
被顧問間有儀文度數猶俟詳定者仰思聖諭俆觀會通往往有會
於心焉乃敢條爲疏義擬爲儀注以獻至若宏綱大要以經宸斷者類
見焉庶參伍錯綜足爲擬議之地凡十一篇伏乞留神乙覽統賜裁定
以成昭代令典幸甚

廟制第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夫祖者祖也百世所祖也故不遷昭穆之主數盈而親盡則遷之故有祧祧之爲言遷也遷其主而藏之也當祧而有功德之主則宗焉宗者宗也百世所宗也是故有世室世室云者亦不遷之義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知天子七廟之制自古則然而祧義世室皆本之矣自廟制毀于漢而報本之禮不備宗稱紊于唐而崇德之意不章而孝子慈孫之心宜其有所不安者矣我

太祖創業垂統初建四親廟奉先之禮一準王制其規模益弘遠矣自時厥後沿革未定時有所待我

皇上以聖明際中興之期當禮樂百年之會特以太廟祀

高皇帝以爲萬世所祖昭東穆西各爲三廟廟各有寢有廡有門有垣更

建太宗廟于左昭之上以祀

文皇帝以爲萬世所宗其昭第一廟以祀

仁宗昭皇帝穆第一廟以祀

宣宗章皇帝昭第二廟以祀

英宗睿皇帝穆第二廟以祀

憲宗純皇帝昭第三廟以祀

孝宗敬皇帝穆第三廟以祀

武宗毅皇帝仍虛右穆之上以待功德之宗以俟他日論定凡以斟酌先

王之定典繼成

聖祖之初志也乃若祧寢則建于弘治間亦重修焉諸皆一新之會云作

廟制

廟名第二

祭法王立七廟爲考廟爲王考廟爲皇考廟爲顯考廟爲祖考廟祧爲壇墠爲鬼其稱名也不達（可施于創王不可施于及王）其取義也不經（毀廟主遷則有升祔未有變廟爲坛變坛爲墠者）其褒世之意邪然祭法雖遠而王制之文可知也蓋周曰太廟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武世室武王廟也太者

太上之義文武云者周人以諱事神謚以易名因以爲廟號云自漢以來襲同堂異室之制名之無所於稱我

皇上今名

太祖廟爲太廟世室爲

太宗廟

仁宗廟爲仁廟

宣宗廟爲宣廟

英宗廟爲英廟

憲宗廟爲憲廟

孝宗廟爲孝廟

武宗廟爲武廟稱名取義實符周典其易世室爲宗廟者室即廟也如言

太廟亦言太室也宗者宗也百世所宗是之謂世室必曰太宗廟者别

於宗廟之通稱也群廟不稱宗别於太宗也且以俟他日之觀德云作

廟名

神主第三

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

所依故虞而立主以事之虞用桑主練用栗主栗主立則桑主瘞宗示神

不二心心不二主也故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祫祭則祝

迎羣廟之主出禮也中庸謂有事宗廟設其裳衣薦主實臨之也自漢

依原廟月以衣冠出遊自時厥後遂以衣冠代主而神道遠矣國初定

鼎金陵建廟立主矣及遷都北平重立太廟當時禮臣未及迎主以從

故自

太祖以上再立主爲至於舉祀猶重神靈妥安惟設冠服從事今我

皇上祭必出主且親捧

太祖主篩命大臣捧

群廟帝主內臣捧

后主比諸周制祝迎之禮尤重焉對越在天陟降在廟眞得古人精微之

意足致如在之誠矣若夫內殿神牌其制稍異要之主實禮之正而牌

則以義起者也作神主

祧義第四

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劉歆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七者其正法數有常也宗者變也不可以設數是故殺義本于喪

服喪服本于世次五世親盡則服盡而祭從以盡故雖世系德厚止事

七世者示有終也惟祖有功百世不遷宗有德亦百世不遷有若殷三

宗有若周文王武王其人也迨漢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時厥後或九世

十一室或九廟十室或七廟十室非禮意矣國朝當

憲宗升祔世次應祧時禮臣議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獨儒臣楊守陳抗議以爲祖功宗德乃孔子之言

凡號太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以功而不以世宋之

僖祖及我

德祖宜比商報乙周亞圉今從以宋儒嘗有取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

使七廟既有太祖又有始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

乖此正議也時不能從今

皇上既專

太祖配天之享復特正太廟南面之位時享則尊
太祖大祫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　協禮與義萬世不可易已至若著昭穆遞遷之說謂昭不動穆穆不及昭非作者之聖其孰能之作祧義

時享第五

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鮮曰春孟特享各於其廟三孟合享於太廟是故專特傷仁無以合其離專祫傷義無以全其尊若物成則祫未成則特是又緣時以起斯禮也三代以還未之有改也自漢爲同堂之制而特享不行雖賢如程頤張載見或未詳豈非以群廟禮煩日亦

不足之故哉臣愚以爲是特於古禮助祭之義未之思爾盖古者宗廟之禮天子主之公卿諸侯助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又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之謂也國初廟制時享一準古禮厥後更爲同堂之制特享無所於施今
皇上既復祖初制則特享之禮不可以不講也夫今之爲特享之說者大略有三或曰群廟俱宜躬祭或曰間日祭一廟或曰太廟親祭群廟遣攝夫親祭是已然一日有事七廟雖有肅敬之心强力之容奐之勝矣若間日一舉則彌旬之內天時人事或有齟齬若從遣攝則尊禮未稱惟有舉助祭之義擬分獻之儀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至于祝册飲福悉主一人斯足以全羣廟之尊刑百辟之化合會通之典無遣代之嫌爲得禮之中而事神不難矣乃若祫享則舊式具存惟稍損益以集大成爾作時享擬特享祫享儀注如左且別爲或問云

或問誦詩三百不足以制一獻之禮今以分獻準古助祭亦有徵乎
曰禮有文有義其文易知其義難知習其文失其義祝史之事也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制一獻之禮夫君臣一體而已矣是故當祭則君主之臣助之禮也義也傳曰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臣祼以璋瓚又曰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可知已曰此皆君行初祼而後臣代之也非三獻俱代以行也曰祭于一廟則君行而臣代有終祭於群

廟則君主而臣代有成又何異乎是故古有七廟之制無七日之祭況祭以厥明行事晏朝乃闋季氏逮闇至以跛倚承之子路與祭堂事交于庭室事交于戶厥明行事晏朝成禮孔子曰誰謂由不知禮是厥明行事所以致敬也晏朝成禮所以全敬也若群廟之禮必君躬行之日亦不足矣曰亦于今制有合乎曰有盖郊祀有分獻大學祀先師亦有分獻雖前時享　上特獻於　太祖　太宗餘皆捧主官代之未立分獻之名爾曰郊祀分獻不拜前時享代獻亦不拜惟大學獻官乃拜茲安所準曰郊祀配神位於二成御拜位亦位於二成獻官可不拜前時享一堂獻官可不拜若大學四配十哲兩廡其

位不相當獻官斯拜矣況今特享群廟實全彙禮獻所以爲禮也獻
官不拜其何以成禮邪且陪祀旣拜匕固非僭也拜必於丹墀西南
就臣位拜乎下也雖飲福綬歸　天子非臣下所敢承也他日有皇
太子則分獻於　太宗廟皇太孫親王則以次分獻羣廟皆可準斯
矣

太祫第六

春秋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合毀廟未
毀廟之主祭之於太廟也何言乎大祫別於祫禘祫嘗祫烝也故祫有
時享有殷祭時享合未毀廟殷祭併合毀廟時享達乎諸侯殷祭行于

天子春秋書大事于太廟而魯之僭禮可知矣後之爲祫之說者膚矣
或失則煩或失則亂禮煩以亂事神則難國朝自
懿祖奉祧以後乃有大祫追我
皇上正
太祖太廟南向之位併祧
德祖於是祧祫之禮悉協於義用每歲季冬大事于太廟
德祖居中自
懿祖以至
武宗各以世祔百世曠典于斯舉之若祔食配享之禮肆類于祫者因附
其義而擬其儀作大祫

祔食

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曾子問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程頤曰
殤與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葢從祖祔食則從祖而毀禮也祭終
兄弟之孫之身五世而斬也國朝初以壽春王以下二十一位祔食
祖廟今
四祖祧而祔食猶時享焉此禮之有待者也惟於大祫行之斯得祔食之義

配享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大

享則烝祭也烝衆也衆物成而後可大享故報本之禮莫重焉而報功
之典類行矣何休謂祫不及功臣惟禘乃及之非知禘祫者也國朝配
享功臣初七人後合十二人又後合十六人惟茲十有六人皆開國靖
難之勛漢有蕭何張良陳平唐有郭子儀李晟宋有韓世忠岳飛張浚
則文臣及中興之功並舉之矣茲際聖明禮樂之會必有定論以稱殷
禮乃若昔位于殿今位于廡避尊也時享并及焉禮之厚也雖從于大
享其正也別祀少師姚廣孝報其功外其道也舊儀無分奠未備也故
今并祔享擬之曰分奠者別于分獻也

大禘第七

大禘者何王者立始祖之廟又禘始祖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曰
禘何言乎禘匕者諦也審也是故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
嚳夫禘二祭而一名時禘逹乎諸侯大禘行於天子故禮不王不禘嗚
呼世遠神渙非仁孝誠敬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是故天子之祭莫重於禘獻莫重於祼牲莫重
于繭栗禘之義大矣哉國朝禘禮滯于上世之難推我
皇上有味于先儒虛位之義特稱
皇初祖以從事而以
太祖配焉夫然後天子追遠之殷禮以全而仁孝誠敬爲特至矣惟設神牌

祭畢焚之明之也儀依郊典爲之尊之也年用丙辛五年一禘也惟酒
則獻而不灌今擬獻爵爲祭酒云作大禘

告祭第八

古者國有大事必先告於祖示有尊也不敢專也是故舜受終於文祖
禹受命于神宗告攝也伊尹告嗣王以冕服祗見厥祖告嗣位也歸格
于藝祖用特告廵狩也武王克商祀於周廟成王宅洛祼於太室告征
伐告遷國也爵人賞人於祖告命德告論功也或殷祭或一獻禮欲其
稱也漢制遣告亦稱告享唐乃更爲奏告宋元因之其儀用一獻親祀
則用牲國朝凡上

徽號 廟號
皇帝加元服行大婚立皇后立皇太子封親王及遣將獻俘論功並用一獻
禮告親征及皇后謁廟則用牲
皇上復舉稱皇子命名及廟見禮是又重王者之義謹正始之道也儀有合
典依告祭

祭器第九

王者孝恭盡于事先故俎豆之事必依于禮不敢褻也子輿子云先簿
正祭器盖有以識此矣夫周制大備两漢因之唐宋所損益可知也國
朝宗廟祭器爲籩爲豆爲簠爲簋爲登爲鉶爲尊爲爵咸如制加勺焉

然而籩豆之類不用足盖以古人席地而坐今人用椅桌啟處隨時器
用異宜禮有不相沿者此類是矣今復易用陶貴質也潔也是故君子
觀會通以行典禮作祭器

祭服第十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享先王之衮冕秦滅禮學祭祀服用皆以袀玄
西漢無所更定至明帝祀光武於明堂始採周禮制冕服焉唐宋因之
太子侍祠服周漢無所於考唐制服衮服九章宋元亦因之群臣助祭
者周制自衮冕以下爲鷩冕爲絺冕爲玄冕其服公視王侯伯視公子
男視侯伯孤視子男卿大夫視孤自秦罷侯爲品官冠服之制亦因以

皇國朝

皇帝親享

太廟服衮冕皇太子侍祠服九旒冕衮服九章群臣陪祀則一品七梁公侯伯加籠巾貂蟬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通用青羅衣歷後惟五品以上得陪祀序爵也今都給事中亦得從祀重近侍之職也舊服用方心曲領今去之謂其襲用隋人之制無所取義也初上殿則脫舄蓋取古者屨不上堂之義然古惟席地則然况屨以飾足故今不以相沿云作祭服

廟樂第十一

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夫樂者象成者也文與情稱事與功偕是故可以知德可以禮神昔者孔子學琴于師襄而見文王審樂于萇弘而見武王吳札適魯觀於歷代之樂而百世如見聲音之道與神通不可誣也不可誣也國朝宗廟雅樂有升歌有武舞有文舞制云備矣惟是今日享祀循襲用

四祖樂章於義弗協我

太祖再造區夏太宗重定大業

列聖繼體守成神功聖德與天無極必使頌聲萬舞盈乎天地之間斯足以稱昭代禮樂之盛但作者實難其人宜命儒臣並得擬進庶幾欽江河者各克其量而頌功德者或識其大

皇上從而兼總條貫之斯可以集大成矣若夫器用之數詳見大明集禮作廟樂

特享樂

太廟樂章迎神泰和之曲十二句初獻壽和之曲八句武功之舞亞獻豫和之曲八句文德之舞終獻熙和之曲十二句文德之舞徹饌雍和之曲八句還宮安和之曲八句

太宗廟樂章七句同舞佾同

羣廟樂章七句同舞佾同

祫享樂

國初建四廟廟有樂章祫享初獻並奏亞獻終獻止奏

德祖樂然並奏難諧今祫享統于

太祖宜用太廟樂大祫統于

德祖宜用舊章大禘有欽定樂章其易還宮爲送神者

皇初祖不立主也

附擬廟成致祭儀

昔周公營洛淸廟告成成王乃歩自成周率四方諸侯至洛有事於淸

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爰作清廟之章告成事也我
皇上復古天子廟制以隆孝享甚盛典也落成之日宜肇稱殷禮至于新宮
燕
祖考來格而錫嘏無疆矣儀如特享
一欽天監擇日翰林院撰文太常寺前期奏請捧主分獻官
一前三日太常寺奏致齋如常儀
一前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而奏省牲如常儀
一前二日太常寺備祭品
上詣內殿先行祭告禮如常儀

一前一日早司設監備神主金輿并册寶亭冠服亭各十二座錦衣衛
設傘扇儀衛於內殿門外候各官捧
主陞輿內官捧册寶冠服各置亭內俱隨行儀衛前導由景運門後左門中
左門奉天門午門端門廟街門至太廟靈星門
上捧
太祖主內官捧
高皇后主奉安于太廟寢捧群廟主官捧
主奉安于祧寢捧各廟主官捧
主奉安于各廟寢

上先詣祧寢次太廟次群廟各上香致詞行四拜禮次日行祭告禮
正祭日
上太廟主祭分獻官各廟分獻儀同特享

月川類草卷之一終

祠部奏議

南京　太廟火

覆南京　太廟火災祭告修省疏 嘉靖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初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李瓚疏言六月十三日申時
太廟火臣同守備侯徐源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劉龍等區畫救火莫能措手
司禮監太監何綬等鞫問神宮監奉御張昇言是日五更時昇同內使
李鎬張瓏如常入廟後殿司香香息天明鎖門以出至申時忽風雨交
作霹靂一聲時鎬暨李教進見廟中烟起走入廟啓門昇隨報本監掌

印左監丞周原長隨温永內使李滔暨瓏暨昇急啓廟門見後殿西南
隅火起忽前殿西北隅火並起一時延及兩廡凡冊寶重器並遭焚燬
惟戟門三座東祭器庫西神廚左右井亭得救無恙廟有洪武間所傳
簿籍司禮太監宋禮等別爲查覆仍參究周原等如律事聞
上勅禮部曰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宗廟尤重朕聞災變不勝驚惕茲當奉慰
五祖神靈凡祭告及修省事宜具奏來期此上天示戒務應以實周原等令
南京錦衣衛繫獄鄧進三法司錦衣衛堂官各一人給事中一人亟往
體勘具奏內外守備官俱令戴罪以俟會源龍等及給事中崔三畏等

御史喬佑等各奏其事尚書夏言等上疏曰南京
太廟
五祖神靈所御一旦災燬變異莫有大焉者也禮有焚其先人之室者則三
日哭今
五祖神靈居歆隕墜實係陛下以安宜簡日易服親詣太廟祭告別遣大臣
祭告于南京奉先殿以奉慰神靈以明日爲始群臣青衣黑帶至日止
伏望體上天仁愛之心盡修省消弭之實下寬大之詔求忠讜之言勅
兩京堂上四品以上官自陳以聽黜免科道許極言時政闕失群臣有
奸貪欺蔽者指實糾劾尤望垂察納之聽寬狂易之誅擇其可行者行

之其不可行者置之則衆言進而幽隱達此實遇災修攻之要務也
上曰祭告不用簡日寬恤已昨歲下詔致災端在朕躬事關修省宜在盡行
者諸司具實條陳已而越月之哉生明戊辰
上待罪奏告于
昊天上帝略曰茲南京宗廟燬臣積咎深厚禍及祖御棲神之所仰惟天慈
俯賜重戒臣感懼弗勝臣切思臣
祖太祖皇帝受命自天復夏掃夷再修人紀功勳前之所無比洪眷隆長是
臣祖之宜享祀無窮臣固凡愚諒恩眷祖德豈以臣爲棄哉臣感恩省
罪自知不敢自負尚冀選期擬工以副眷注奏告于

太廟曰茲南京宗廟災其切惟
天戒亦
皇祖之戒也其冲愚無識入繼大統然天眷
皇祖必不以其棄伏企聖慈鑒宥祈歆陟降是惟在茲俯竢選期擬工以
答
天與皇祖之永戒

奉勅會議南京廟建疏八月十五日

初南廟災御製奏告祭告之文方以選期擬工爲詞及南京禮部尚書
湛若水等上疏曰南廟之災

祖神主一時延燬號籲莫及竊惟
列祖神靈陟降在天
皇上親承玉冊對越歆享仁孝誠敬爲已至矣今南京奉先殿每日進膳如
常但原廟神主係是
祖宗百七十年奉安已久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
皇上孝思肫切之情臣仰體聖懷必補造神主重建南廟然大工非歲時
可就臣愚未達所宜請命禮部詳議取裁或遣大臣祭告暫併原廟香
火於奉先殿用副孝思之誠事下禮部尚書夏言等覆議具言國無二
廟廟無二主永樂間北廟既成禮官失於講明不及載南廟之主以從

今聖子神孫既親玉冊于此則
五祖神靈必陟降居歆於此況
四祖奉祧已久亦惟當重建
太祖廟耳
皇上行當復古廟制重建太廟以崇祀
太祖則南廟自可無作况原日不設正祭其朝夕朔望薦新諸儀咸在奉先
殿供奉有常無事於併惟是建廟補主事體重大義禮精微非臣等愚
賤所敢專也必賴聖心裁之于義以定斯禮庶可質鬼神而無疑俟後
聖而不惑矣疏入越旬未下一日忽召言諭之曰天下一統可作二廟

二主乎惟當定專於此矣言對曰聖斷是矣我
太宗定都正
太祖貽謀深意今聖心定專於此不惟一代廟禮以定而萬世帝業亦定矣
上意遂決即降勅集議勅曰南京太廟復建或弗建朕惟太廟既遷北京
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肇建爲子孫者當萬世以寨功德不可廢也朕則以爲必欲建廟以報
功德不當舍北京
太宗所立之廟
太宗定都于北俾已

六宗能爲祖宗守鴻業萬世其傳無南北之分
太宗所定之基
太祖必格焉一天下作二廟恐弗合禮義或謂承天倘有獻考廟非厚親與
朕則曰承天之廟藩邸所存鄖南奉先殿之比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
廟彼今不同今南京止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或曰累朝遇事
遣告焉朕惟祖宗惟子孫是依是憑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則當爲萬
世之圖使其定尊於此庶幾
太祖來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也於是尚書夏言等會同大學士張孚敬李時
翟鑾侯郭勛等尚書汪鋐等上議惟天子議禮惟聖人達孝近南廟災

南京禮臣奏請欲暫併原廟香火于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神
主于係祀典則取自上裁事下禮部未敢專擅茲蒙降勅清問臣等仰
見
皇上至德達孝立言精確貽謀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定
萬世帝王之業乃不自滿假務集衆思允見虛中愛禮甚盛心也竊惟
古者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毀
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明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
世此義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僞主藝灋誣妄事神則難著乃有周三都
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蓋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
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宅中所建然鎬廟既成則岐主已從洛雖有廟
成王終未都洛則鎬主自在周公雖營後然諸侯不祭天子支子不祭
太宗文武之禋固非正祭是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神有二主自齊桓
始昔周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郎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北京郎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則知
太祖太宗之心未始或異矣況洪武未嘗有都陝之議則知一時定鼎金陵
未稱貽謀之遠追永樂定都北平形勢雄壯關中實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歆況聖子神孫奉祀於此則祖宗神靈亦陟降於此

神道固然蓋古人立主依神立廟依主而子孫之身又祖宗所依也今
日正當定尊於此使宗社享於此本宗百世根本於此祈天永命保民
出治罔不于此實示世無疆之休然而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
等請得而贊之惟聖明斷焉蓋今日議南京廟建者有二或謂可弗建
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而祖廟
神靈久依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義起也愚
且賤焉弗敢專也制諭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是專于此則弗建
之議可的然而決矣謂南廟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祖宗唯
子孫是依則復建之議可渙然而釋矣此謂衆言淆亂折諸聖也至曰

能爲祖宗守鴻業無南北之分曰天下一統作二廟二主弗合禮義大
哉皇言一哉皇心不可易矣至謂或疑承天尙有
獻考廟有豐昵之嫌此則百姓不知者耳南廟今日之廢匪出於人而祖宗
廟享固在於此守
太宗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於南也亦明矣且南京皇城宮殿傾圮累
朝例不修理而近日議者不達此意殊非所以守成法定民志也北京
宗廟行復古制久注淵衷而南廟方修遽遭回祿則皇天眷德
聖祖啟後之意固宜嘿會於昭昭之表也故臣等卻贊聖謨以爲可以質鬼

神俟百世者此也其南京奉先殿香火供奉如常請俯從禮臣所議遣
官祭告原廟遞禮或從合併其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墠遺意高築垣
墻謹司啟閉以致尊嚴則禮意曲盡而國是定矣議上
上曰南京奉先殿香火并日進膳儀禮部具以聞遣官祭告亦無謂原廟址
高築圍垣所司守護惟謹自今南京宮闕有壞無修著爲令在京廟制
令所司豫辦物料明歲興工承天家廟改稱隆慶殿以別廟名厥後南
京禮部奏原日南廟惟有香火其奉先殿祀事供奉如常無事于併惟
原廟司香官宜增入之祭告之禮仍乞俯從前請乃遣命侯朱麒行禮
言等復請刋布著爲令典垂憲萬世詔從之錫名勅議刋行

初南廟災一時議者未有不以爲事在重建而浚心竊疑之葢國無
二廟廟無二主古者君去其國則太宰載主以從禮也永樂間重建
北京再作新廟時稱行在未及載主且南廟所享惟　德懿熙仁暨
太祖五祖耳今　太祖既有專廟而　四祖奉祧巳久有毀無建
但祝文以擬工爲詞孝思方切未敢宣言會南禮奏至詞雖不迫而
意巳獨至事下看詳因屬視草遂請白發其端議上　上大悟遂決
意定專於北勅議甫上而俞旨郎下矣非聖人達孝變禮其孰能之

宗廟火

火災疏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

客冬不雪　上設壇禱于西宮無應元日小雪二三大臣以爲靈瑞
表須之御史楊爵抗疏言其事大忤旨下詔獄入春徂夏不雨　上
復設壇禱于西宮無應風霾連旬是日晡刻忽雨雹風霆交作俄而
紅光燭天入夜火起東城頃之火起西城外夜分則火起　仁廟延
于　成祖廟　太廟時　上自西宮趨文華殿亟詔中外臣工救火
號顧莫及獨　睿宗廟以別垣僅免　上大驚悼將收官臨宿衛間
罪而言官劾論大臣救火之不力者疏既入禮臣乃疏言遇災修省
事進至左順門適傳奉勅諭內閣禮部勅曰適得卿等疏慰朕心恐
懼罪無所逃矣　皇天眷求變醜復夏之主得我　高皇帝明德世

隆巳　八帝允當天心國無災而民受福不謂　先帝無嗣朕以倫
序得立自入繼天位以來大　於國巨患於民未如今日之禍不可
言也仰感我　皇皇上帝不遽以我一罪人而絕　皇祖無前功德
之報使獲有後以綿無疆之祚郎日鄉等舊德宜匡皇太子繼承寶
位擇日奏告天地祖社舉繼承大禮急議廟建朕　當黜郎集群臣
耆老議行衆相顧難之時浚爲員外郎言于當事曰此　上罪巳之
言禪位非可議廟建別疏巳言今奉勅諭止宜傳示羣臣使知　王
上恐懼敬天之意不必集議以駭聽聞遂繳進其特奏廟災疏
曰是月庚申酉刻忽雨雹交作風霆震飛入夜宗廟火起一時延燬臣

等倉猝聞變驚走入視率諸人救護無及宫監宿衛侯所司請旨救間
臣等竊惟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蓋天災變無有大於此者兇
宗廟實
祖宗列聖神靈所御一夕遭此大變
皇上敬天孝先驚惕靡寧臣下積咎召災號籲莫及今祭告奉慰禮在所先
恐懼修省政貴責實
皇上首宜躬虔親祭告于内殿以慰神靈復引過奏告于
上帝以謝譴戒青衣御西角門延見群臣以共謹天戒下哀痛之詔以安人
心諭天下宗室共加修省以盡一體之誠勅内外臣工痛加尅責以盡

交修之敬仍望
皇上念上天譴告之心法太上修德之道文武大臣有姦欺負國蠧政殃民
者許言官指實奏劾九卿堂官并諸司四品以上官令各自陳以聽策
免科道官直言時政尤望
皇上包荒宸斷期修人事以回天意此今日遇災修省之大義也臣等伏惟
宗廟天子孝享所先禮當修復惟是數年大工並興公私財力俱耗今
内外大小工役宜一切停罷庶幾畜力諒材司圖大舉否則民力重困
無以上慰孝享仰答天心此又今日遇灾修省之急務也惟陛下留神
疏奏

上曰宗廟災燼無前大禍罪在朕一人而巳仰戴皇天仁愛郎齋戒擇吉奏
謝南北郊祭告㙮神殿太社稷俱朕躬行禮遣官祭告朝日夕月諸神
陳言時政言官常職何待災變一切工役除欽定殿就緒外餘悉停止
奏謝禮畢御門視事如故
浚初聞變走入時火巳及　太廟度勢不救急啓尚書嚴嵩令神宫
監亟抱主以出宫正會皇索鑰浚曰事急矣遂排闥入僅以主免唯
成祖廟　仁廟主無及　上大驚悼將收宫監宿衛問罪嵩令草
疏浚因進曰今日災變不宜更作失火當然之後曰禮有焚其先人
之室則三日哭災變無大于此今宜極言遇災修省之實以回天意

請罷內外工役以復廟建諸然之故疏直以非常火災爲詞而重致
意于修德修政而拳匕以畜力豫材以圖廟建爲事郎中熊過疑之
曰能此猶言乎淺曰此關係天意豈可豫憂其不濟耶嵩昧爽歸自
廟所覽之一過曰不可易矣乃趣書以上追而稍易之去其宥納忠
黨誅斥邪惘八字蓋慮或觸忌耳旋得俞旨乃始相應他日　上奏
謝南郊名諸大臣曰昨禮部所言事皆不但已批答少一是字還令
以次行之故後致書宗藩下詔罪已大臣自陳策免言官得以糾彈
權姦極言時政蓋凡疏中論列多見嘉納益信殷憂啟聖却悔當時
不盡所言耳

按宋眞宗朝宮禁火災宰相王旦亟上表待罪乃下詔責躬許直言
時政其後大臣有言失火由榮王宮請置獄論死者數百人旦復言
火雖有迹始出天譴既降詔罪已不宜歸咎於人果欲行法宜首正
臣罪以明無狀於是獄得減死視今日　聖心大悟遽罷詔獄眞所
謂聽言如轉圜矣

上奏謝奉慰祭告諸儀

是月乙丑奏謝南郊明日奏謝北郊又明日奉慰景神殿告於太社稷
遣官告於群神

奏謝南郊

祝文略曰嗣天子臣某載罪祗奏於　皇天上帝曰是月庚申宗廟
災燬竊念臣某塵泥罪垢之人曲荷洪造帡幪之眷畀臣以君人師
長之任夫自涖職以來招災致變無如今日之重且大也思惟臣祖
當我　皇天眷求中夏之君之時克享　上帝歷世八傳適屬臣愚
罪昧宜乎有此大戒卬我天慈仁愛伏冀原赦俾圖自新用副眷注

奏謝北郊

祝文略曰嗣天子臣某謹昭告于　皇地祇曰卬荷　皇天仁愛垂
警于宗廟臣覩遭大變罪恐曷勝謹用祭告伏企吾慈化災爲福介
隆我　祖宗丕圖于無替臣省罪自新伏惟鑒佑

祭告景神殿

祝文略曰孝玄孫嗣皇帝臣某謹昭告于德祖玄皇帝后列　各廟
帝后曰玄孫以罪昧之資上叨　天眷入纘我　祖宗大統嗣位以
來稔積愆咎昨者禍延宗廟玄孫心神飛越踧踖無地謹用申慰伏
祈聖鑒暫爾安御玄孫曷勝震懾待罪之至

祭告太社稷

祝文略曰嗣天子臣某謹昭告於太社之神太稷之神曰茲宗廟災
燬某卬誠　皇天仁愛謹用修省躬伸祭告伏企神慈轉禍爲福永
保我明于無替而神亦永享無窮之祀焉

同日祭告朝日夕月天神地祇及應祀神祇

祝曰朕承天命嗣祖洪圖御位以來多招災變未如昨宗廟之大者

也唯神能於斡旋職佐上帝希化災爲祥福我家國而神亦永享於

祀

請暫廢大禘議 四月初六日

是月甲子適當大禘會廟災禮臣言禮有常變今遇廟災大禘宜廢

上議之已而與諸大臣謀於內殿用事尚書嚴嵩用淺言上議

曰按禮經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之祭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如之何

孔子曰如牲至未殺則廢蓋恐不成禮寧廢無舉慎之至也茲當廟災禘

雖卜期猶未將事故請罷之況天子之祭莫重於禘儀侔郊禮爲之尊

之至也五年一舉不敢瀆也特以

太祖配不敢褻也今欲行於奉先殿或景神殿則

列聖之主咸在又難遷避莫若從罷尤見

皇上尊祖重禘其仁孝誠敬之心有出於儀文之表者矣議上奉從之時有

議舉行於奉天殿者要之遇災而廢終爲得禮之正

請奉安各廟神主暨重立 成祖廟 仁廟神主疏

曰初宗廟之火起於東北故

成祖廟

仁廟神主火勢封門不能奉主以出號籲莫及

太廟暨

宣英憲孝武五廟神主俱得捧出安全今宜暫請奉安于景神殿宜行奉

慰祭告禮其

成祖廟

仁廟神主宜令該監擇吉恭製奉安

上曰

皇祖暨

列聖神主暫奉安于景神殿即行奉慰禮

成祖

仁宗神主亟爲恭製請陵奉題還安各廟儀物所司亟爲補造

初擬補造神主請陵奉題乃止作該監恭製便了曰題之墓厝之廟

曰主似宜就陵所題主還安庶得古人禮意若先成木主未題請陵

時難用儀衛當事云竢聖裁既得旨乃知膚見自與禮合

詣陵補題 成祖廟 仁廟神主疏

曰古人必題主于墓而厝之于廟蓋以神魄相依此幽明鬼神之道也

今

皇上於重製

二廟神主必請陵奉題還安聖見超卓誠得先王制禮之精義實萬萬世
奉以享祀無疆之典其遣官祭告題主及迎主奉安諸儀特爲擬進
四月二十一日祭告
長陵
獻陵題主
一請題主官二員遣祭官二員各行禮是日質明遣祭官具青服行祭
告禮如常儀內侍官設題主案於陵恩殿西向奉木主置案上中書官
恭書尊謚訖題主官盥手恭題主畢遣祭官同內侍官捧主置於神座
上遣祭官跪太常卿跪於左奏云請　成祖文皇帝神靈上神主又太

常卿跪於右奏云請　仁孝文皇后神靈上神主訖遣祭官俯伏興遣
祭官更吉服郎行朝奠禮畢太常官跪奏云請　成祖文皇帝　仁孝
文皇后降座陞輿還京遣祭官同內侍官奉神主陞輿進行儀仗侍衛
如儀遣祭官後隨次玄福宮神御幄行夕奠禮同前　次日還京獻陵祭告
題主儀同神主還京所司先期于土城外設幄次神主至百官吉服行
叩頭禮神主啟行大樂前導設而不作百官後從至承天門外樂止神
主入午門儀衛百官退　上常服奉迎由左順門東華門東上南門永
泰門入景神殿東門行安神禮如時祫儀於永孝殿惟不用樂畢奉主
還景神殿公侯駙馬伯九卿堂上官皇親指揮以下吉服陪拜從之別

諭之曰四月二十二日　二廟帝后神主還京約天明時分進大明門
二十三日中夜先命公勛代告　列聖仍奉　睿宗主至禮畢面說與
禮部太常寺遵行又旨二十一日題主畢午後至玄福宮二十二日朝
奠畢午後至土城外神幄夜開百官接禮畢遂行天明是二十三日之
早進午門當時就安
請御門行奉慰禮疏四月初七日
初廟災疏中有請御西角門行奉慰禮之文乃得旨奏謝禮畢次日御
門視事如故蓋先是　上以靜攝久免朝參至是因疏請御門奉慰郎
欲視朝如故也於是復上疏

曰
皇上嘗茲宗廟之災仰戴
皇天仁愛警惕齋戒奏謝于郊奉慰于祖告于太社徧于群神禮成乃視事
如常誠得古帝王敬天孝先遇災修政之實蓋天心不忘乎譴告聖德
益勵於殷憂中外臣民曷勝仰戴請候臨御容臣等百官致詞奉慰少
致臣子一體交修之誠疏奏
上曰宗廟災燬天意垂示朕日默感儀文存備而已仍於西角門視事三日
見避殿義望日暫罷御殿見徹樂義戊寅經筵已卯日講已而復諭禮
部曰朕舊疾未脫連日祭告火動牙疼口渴耳鳴蓋當食聞變致加諸

病經筵暫罷庚午御西角門丙子御殿頒詔再用醫藥調攝庶可上答
洪仁以復大饕
初部疏請御角門行奉慰禮或疑近于褻夫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
三日哭實以喪禮臨之及得御門視事之旨所司持之再疏入遂奉
明詔蓋盛德中禮殷憂啟聖不偶然也會言官劾大臣救火不力言
多誣妄遂生厭斁云方變作時因西宮禱雨無應欲解壇事惟以不
終事神禮爲疑惜無有能贊之者故此事終不可罷
上須寬恤儀疏
曰茲值宗廟之災本部題請修省事宜

皇上敬天孝先引咎責己躬行奏謝奉慰諸禮又面諭臣嵩以月之丙子
下寬恤之詔及致書諭天下親王仰見
皇上遇災修政克謹天戒之實司禮監奏遣官八員齋御書本部奏遣行
人九員捧詔特擬進頒詔儀注
繳進停止大享殿工勅諭疏四月十一日
初火災疏具言宜罷内外一切工役畜力豫材用圖廟建　上是其
言勅諭禮部略曰茲丁廟災朕心皇皇亟圖修復但念今日財匱力
疲凡一切不急工役已命停止惟大享殿乃明堂重典然肇稱殷　禮
業已行於玄極寶　上帝顧歆是後暫止用以專力廟建既如勅奉

行遂繳進疏略
曰
皇上遇災修省重念大工繼興海内虛耗既勅所司暫停一切工役茲復特
降勅諭并暫止大享殿工用圖專力廟建臣等敢不祗承休命除欽遵
郎行工部轉行所司遵奉外原奉勅諭合遂繳進
會議廟建疏五月初一日
初廟災禮部郎疏請罷内外工役畜力豫材以圖修復故雖業有亟
議廟建勅旨而旋獲俞允已而公郭勛奏言宗廟之災實臣僚不能
奉公守法懷姦不忠道學亂政所致且自廟災未聞諸司議及廟建

其何以慰　皇上孝先之念宜勅所司會議今日難得者大木大石
諸凡物料皆宜早爲會計派辦疏奏　上曰宗廟奉先大典誠不可
緩禮部亟會議來聞尚書嚴嵩等會同公郭勳等尚書李如圭等給
事中李鳳來等御史黨承賜等上議
曰禮莫大於宗廟崇孝事神以照臨四海是以聖王重之國家七廟之
建實
皇上稽古作制遠紹三代之隆一正相沿之謬屢經𥙷議斷自宸衷積數
載之勤捐百萬之費以庇茲後而今者上天降虐囬祿延災遂使鴻構
崇規一旦煨燼何以上慰

祖宗在天之靈何以副

皇上孝享嚴禋之盛臣等忝受國恩夙夜驚惕而不敢遑中外臣民咸謂

修復而不可已者也然而制事當審緩急之宜施爲要識先後之序自

來成大事者必上順天道下協人情方今天戒所當畏而修省之念方

新民窮所當軫而寬恤之詔初下故廟建不可緩也而勢亦不容以亟

也且興舉大役財力爲先夫天子以天下爲家合萬國之奉以爲祀先

之閟豈憂力之不足惟在調度有經不至妄費耳故臣等曰財力非所

慮也各廟規制備或限於區域於茲更創或稍爲展拓徐可諮圖故臣

等曰規制非所急也今日之事惟是大木難得蓋大木產于川廣其千

仞各材必處鳥道崎嶇人跡罕至之地而後能久存今求之絕壑窮崖

凡幾轉歷而後達水坎又泝江濤萬里而後達京師水陸轉運歲月難

計此當豫爲之所也宜令工部覈實見在木廠并水坎堪用者若干今

合用若干會計量度常使有餘會推有經濟大臣一員請勅專督遴

屬分領其事合謀協力待其奏報採取既完發運將至乃計合用石料

物料百爾所需區畫上請庶幾事豫論定用力于休養之餘度材于克

積之後一舉手而衆庶子來一經費而泉貨川溽庶見天人協應輪奐

聿新而

皇上奉先孝享之盛心可仰慰矣且今各廟神主奉厝于景神殿暫即九

室之安以奉烝嘗之薦

皇上一念力圖修復之誠

祖宗神靈固已昭格而歆歆矣伏望少寬聖懷順變安衆以需永圖議上

上曰興建宗廟朝廷重典朕心皇皇惟是爲大爾等計之是採木誠爲首務

工部郎會舉有才力大臣二三人以聞餘悉如擬

初廟災郎日勅議廟建及部疏八具言宜停罷内外工役畜力豫材

以圖修復遂獲俞旨及勛奏八復下廷議時浚新被祠郎之命屬視

草因言于尚書嚴嵩曰勛謂自廟之災無人論及修復事君獨爲國

忠慮聳動上聽然當日部疏固首圖修復既蒙聽納併停大享殿工

以專力廟建孝享至情豈俟人言且天子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寧憂財用不足惟是大木非旦夕可致況天戒當謹而修省方新民

力既竭而寬恤甫下今宜以採木爲先暫與海内休息順變安衆以

需永圖乃於會議備言之勛不勝忿懟然固不能復爲異說矣議上

卒從所請夫勛亟欲興工者蓋每大工興則巳必總督得以獨擅權

利以逞其志豈復顧海内虛耗其患在國家哉

附諸臣奏事議略

都御史胡守中請策免大臣及令大臣舉劾其屬

守中此疏蓋欲借災異以策免當路所忌且爲巳地又欲牧舉劾之

權以恐嚇諸御史豈知負國殃民已乃首禍冀以鉗人之口而人卒
議其後與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守中之謂也
河南道御史黨承賜等論上修省事宜
得旨宗廟大變朕心震驚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令
自陳時政闕失令諸司條奏務切民瘼國體毋虛應故事泛濫彌文
此疏率申明本部疏意是時　上心意欲盡行前疏所請會承賜等
所言有合故有是命
給事中胡汝霖聶靜等論大臣之不救火者
得旨所論大臣不疾入救火是已然今日大臣不止疏名數人又作

二三等分論夫大臣與君義均休戚元無等殺正當上天垂戒若韸
敢爲欺罔誣人如此張潞等不知大義不行疾趨救火忍心害理所
宜究治但事在夕初禍出意外姑從寬宥汝霖等論劾不實錦衣衛
逮送鎮撫司問罪蓋是日之火實天降災　上在西宮聞變急趨文
華殿亟名二三大臣分布宿衛救火力無所施故詔有倏忽火起猛
風四發人無措手之文實　上所親見也是時已有旨收問神宮監
故部疏特以非常火災爲言冀以感悟上心而　上已以宗廟災燼
罪在一人自咎遂不究竟失火事而專意修省此疏言多失實故特
罪之耳

工部尚書甘爲霖等奉詔請停罷諸工役
得旨　諸陵工將就緒　列聖神位立俟奉安及鼓樓沙河橋俱已
垂成即令內官監嚴督工匠刻期完報除欽定殿工外自餘依擬停
止謂欽定殿工者蓋指太高玄殿諸工也
給事中劉繪請暫罷視朝經筵
是時雖有暫免朝參之諭而　上心實有未安者故繪特贊之力云
附言官糾發權姦郭勛罪狀事略
初給事中李鳳來等應詔陳言其一戒暴斂謂京師無賴挾託勢豪亂
法罔利上蠹國課下害民命乃勅都察院指實奏聞處治久不報給事

中章允賢上疏曰勢豪妨民病國王法不行威福下移茲者
皇上博咨民隱臣等糾舉權姦特勅該院奏聞迄今未報夫事在通都非有
遼遠望隔越耳目不及且兼事尚嚴去惡須斷遲疑則破調作姦容隱則
遷延有主事干權勢法有連坐况都臺總司風紀御史責在澄清當有
執法之臣以佐平明之治伏望嚴旨切責務在盡除奸宄以泄神人之
憤並責緝事衙門以防漏網之姦庶幾國勢尊安黎民有賴疏奏乃嚴
旨切責都察院於是御史車邦佑等及都御史胡守中交章劾勛專權
黨姦亂法罔利乃收其黨與下之詔獄令勛回話勛不伏罪給事中高
時等上疏曰御史車邦佑等劾勛專權黨姦亂法罔利罪狀當付詔獄

令勛待罪天下望此久矣天日開明元兇敗露實神啟聖衷以丕除禍
本勛宜皈命闕下席藁待誅奈何逆節滋萌怨望無忌甚至謂臣不知
罪又曰何勞賜勑大不敬無人臣禮不意勛於日月之下玩視雷霆之
威跋扈有如此者臣請恭白其罪惟聖明斷焉國家榷貨之法宣課稅
課之設祖宗舊制先朝權姦假託皇店罔利害人陛下登極初詔盡革
弊政盡寘罪人于法勛乃敢招納亡命濫開大店克斥中外邀截客貨
擅收私稅侵損國課甚至奪太監蕭敬魏彬韋霦甯瑾溫璽產業不下
價銀百萬毀其護勑遍取運軍私債拆賣漕船是勛為國大盜亂法罔
利又邦佑等所未及者守中發其交通緝事旗校瑺握廠衛事權侵欺

官軍糧賞盜尅包辦工價心懷怨望不領勑書猶其略也其謀主則有
逆黨張維亡命楊紹元罷斥錢俊民翁守洪喇虎高遷心腹則有陳璲
孫璁諸人牙爪則有孫錫孫澴諸人實繁有徒皆翼虎射工為禍於人
不可救解者也且勛掌後府兼督京營府歲有葦價十萬率被私侵營
額有操軍十萬多供私役兵權利權皆在一人舊制京師人家不許
私積糧食勛之庄第貯蓄各以萬計每月放糧隨處收糴有積無散此
何為者律禁違式器用勛私造金山銀山此出何制外國不許交通勛
既奏革邊糧郎中又欲革巡關御史令家人李福等潛往朶顏交易夷
人此何為者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勛與交通代理家事此遵何法也

勛之負國蠹政罪狀甚明遏惡防奸正在今日當斷不斷臣竊危之且
駙馬謝詔駙脯王威張溶張鏓勳舊大臣所犯非勛之比今悉寘之明
法況勛之惡逆其將何所逃誅哉勛以翊威問官覬望中閒危機九在
明斷奪其兵柄丕下詔獄永絕禍本以昭國法實宗社無疆之休疏奏
上曰勛受眷恩出羣臣之上不意包藏禍心黨逆負國如此乃下之詔獄加
高時捧一級以旌其直已而掌鎮撫指揮孫綱以勛獄詞來上下之法
司尚書吳山擬以成獄謂勛怙寵恃勢負國背恩跋扈驕恣抗違勑命
欺公挾詐變亂成章瑺損營兵削三軍之骨髓私開皇店剝萬姓之脂
膏結逆四而甘為姦黨交術士而同作妖謀擅造龍鼎金山僭擬乘輿

服御寄布腹心牙爪恣饕熏天奪占宅第庄田富強敵國陰藏不軌之
心顯蹈無將之戒計其贓私無慮億萬發其奸惡奚啻百端情罪重深
依律合死但係應議之人奏請上裁疏奏
上曰勛黨孫澴等情罪深重法當處死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姑謫戍煙瘴
勛罪累有言官論列及該城御史勘報多端且有明旨追問爾等惟知
寘人于法略不審究情實以致罪詞截略議擬不明何以厭服其心深
負委任俱令伏罪三法司會錦衣衛及科道備以言官所論會鞫具奏
處治已而御史周亮給事中高時劉大椬等各疏言指揮孫綱黨姦納
賄尚書吳山郎中錢德洪主事馮煥失職大椬疏言勛變亂成法十二

事曰內臣鎮守元非舊制明詔裁革中興美政勛奏請復設交結近侍
其亂法一也勳臣折俸南京開支今典所存必有深意勛奏請改北而
恩朋比其亂法二也邊將失事謫戍立功勛奏收京操遇缺推用廣布
姦黨其亂法三也科貢之設用人正途勛奏儒吏並用引用刀筆其亂
法四也外衛月糧各有司存勛代爲奏討晴邀人心其亂法五也大漢
將軍例應會選勛薦用私人陰厠宿衛其亂法六也運船帶貨自有恩
例勛代爲請乞用示私德其亂法七也邊馬倒死例有樁朋勛奏請宥
免破壞馬政其亂法八也考選軍政本兵職掌勛擅行易置沮壞軍政
其亂法九也督儲郎中遷餉所賴勛奏裁革擅中執盜其亂法十也功
臣配享祖制有定勛奏增入其祖郭英變更祀典其亂法十一也武臣
乘馬以習武事勛獨請乘轎故違典制其亂法十二也至若潛通番而
則奏革巡關包攬內庫則奏革監收謀爲不軌則交通逆四擅作威福
則策免大臣顯蹈無將之戒難免亂政之誅疏奏倂下法司下孫綱及
錢德洪于詔獄下馮煥于御史獄綱以奸黨論死籍沒家產德洪以不
諳刑名與山俱削秩煥謫遠方雜職於是都察院會同諸司㮣勛懷奸
黨逆變亂成法之罪當棄而竟死於獄勛嘗進妖人段朝用以燒煉得
倖後以罪坐死相術唐珠珊嘗私相勛曰公貴不可言故勛惑之事敗
珠珊亡命被獲戍邊子輔聚人以房中術媚勛助虐發口外爲民

按蘇軾有言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
而不足豈不信哉然而大奸似忠方其蔽上罔下席寵怙靈專福作
威言之未必能信而縉紳之禍慘矣折之不甚難乎自海內善類爲
勛所搆陷無復敢有言者勛自是變亂朝政獨擅利權久握兵柄睛
邀人心稍抑裁之遂大怨望不受勅命無人臣禮雖　上亦憤其驕
恣矣故當廟災特疏大臣有欺奸負國蠹政殃民者許言官實指劾
奏以開言

月川類草卷之二終

重刻月川類草卷之三

明　進士第大中大夫廣西叅政前提督福建學政玉山夏　浚著

欽差

巡撫江西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滁上胡　松編次

後學邑人程　煇編輯

董　艮佐校正

祠部奏議

喪禮

更定　大行莊肅皇后喪禮疏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初司禮監傳諭禮部　莊肅皇后喪禮量準　孝肅故事擬進及議

上　上曰朕於　皇兄后無服制　兩宮在上且迫　聖母壽旦朕

青服視事自餘與輔臣孚敬擬之蓋時已有先入之言既執嫂叔無

服併疑臣民所服欲比于　悼靈十三日故事輔臣議竟不合尚書

夏言等復上疏

曰

大行莊肅皇后喪禮臣等奉命量準

孝肅故事擬進中間不分別朝廷及臣民所行續奉制諭臣等竊惟此禮在

臣民者無容別議惟是

皇上乃天子之尊服制既絕不用御角門發奉慰但羣臣成服之後情有當

伸尊有當避或暫免朝叅庶得成禮疏奏

上覽其言悉從之

聖母壽旦則命百官於私所盡制云先是肇建廟工卜有吉日當告祖請命

或以爲未可卽舉復詔禮部集議廷議咸以爲廟建重祖不宜以喪制

中止在禮郊有事則越紼以行康王方宅憂易冕以報誥諸侯國有大

事禮有權宜故也矧茲廟建尊祖禮應從吉爲是詔從之

初當事者方疑朝廷所服及傳諭以量準　孝肅故事爲詞竊意

孝肅喪禮雖略同太上然非元配若原議禮輔臣更有異同必費處

分適屬視草時侍郎黃綰黃宗明皆肯議禮者因舉以請曰爾則云

何對曰　莊肅先君之后　今上報禮同於　武宗僉曰然因進曰

如此乃爲重統復僉曰然議遂決及儀上奉旨云云蓋已主先入之

言矣別諭言曰適擬皇嫂喪禮既欲臣民行三年喪又欲朕下同臣

民又欲朕退居西角門群臣衰服以見凡此不知所謂豈惑於大宗

小宗之說耶豈薄朕耶豈以朕不知禮耶卿大都謂皇嫂爲天下母

悼靈獨不爲天下母乎昔悼靈僅爲期喪者避尊故也且朕於悼靈

爲妻服重於　莊肅爲嫂服輕所擬不倫如此是果以朕不知禮也

卿爲宗伯請自行之　聖母壽日舉賀如常卽與輔臣議復言慮事

必變卦淺後進曰此禮關繫典常在朝廷者勢難執論在臣民者更
復何說且悼靈之事實前此禮官之失亦因時有不欲成服之議耳
莊肅母儀天下一十六年朝廷爲嫂臣民亦爲嫂乎言頷之及往
會議意不合歸見更定儀則曰此宜無不允者遂乘夜上之　聖母
壽辰作賀則請宮中行之如常漏下二鼓疏入未明而命下矣輔
臣大忿詰禮官曰必欲朝廷母莊肅乎曰朝廷以嫂叔不爲服矣
謂天下宜母莊肅耳必若公言將使天下嫂莊肅乎曰然則悼靈獨
不爲天下母乎曰悼靈之喪制之在朝廷固前此禮官之失豈容再
誤曰獨不爲兩宮厭乎曰禮有庶母厭于嫡母之文無有爲祖避母

者輔臣語塞乃曰使朝廷二十七日罷朝此出何典曰止請暫免朝
叅耳　聖母壽辰何可不申孝敬曰此則宮中自行之百官固未嘗
有賀太后儀也輔臣愈不勝其忿故於謚議爭之益力云或問天子
無期喪則嫂服在所絕矣何初擬之若是曰初非爲嫂制服也爲先
君之后制服也故曰其夫有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夫古謂天子無
期服者謂諸父昆弟之服也臣其諸父昆弟則以君道處之故服在
所絕也豈惟天子哉雖諸侯亦然諸侯亦臣其諸父昆弟也是皆親
同而尊不同則恩不勝義義不爲之服矣若身爲諸侯諸父昆弟亦
爲諸侯女兄弟爲諸侯夫人則服之矣是故親同尊同則服亦同凡

言天子無期喪者謂親同而尊不同者也祖父母亦期喪也故雖天
子無弗同也　皇上尊爲天子　莊肅貴爲皇后尊同服亦同不可
以常嫂例之惟是大義當正先后之服今不能執此而徙規匕于嫂
服之爭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終爲得罪於禮故在所略
也

上　大行莊肅皇后謚議疏 二月二十日

先是敕諭禮部議上謚號少師張孚敬倡言曰　莊肅與累朝事體
不同謚號宜用二字或四字尚書夏言曰累朝元后事體則一必保
李時曰或用八字都御史王廷相曰　莊肅作配　武宗謚文宜稱

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公議宜具以請言等乃上疏
曰古人謚法簡嚴後世尚文謚號以多爲貴然亦出於臣子尊崇之情
以義而起者也先朝元后謚號類用十二字今
武宗謚文既同
列聖則
莊肅謚文宜同
列后况謚以表行易名與服制各分無豫或謂上有尊厭分有所厭宜先
按謚法以表懿行候他日追加徽號以備全典如先朝
高皇后文皇后故事然在今日禮即祔廟與二后事有所待者不同議上

上曰皇嫂諡號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又合陰六於
是勅諭禮部遣官持節齎册行禮禮部移文各王府及中外諸司知會
尋議祔葬 康陵葬期既迫將事倥偬故事凡諡議必稱天以諡弱
上册寶以成禮焉輔臣以爲嫌于母事也故惟爭諡號字數不復稱
天以諡且發册行之不詔告天下而止令禮部移文皆所以別於母
事之嫌也及發引又止用遣官儀行再拜禮又以梓宮出中門爲疑
以爲當避尊者命考悼靈故事以悼靈從王門故也時浚爲祠部主
事因言于尙書曰制凡大婚册后即由中門無所避尊而今乃更避
之邪蓋后實配帝婚禮由中門入正其始也喪禮由中門出正其終

也皆禮之無所避嫌者也悼靈之事則前此禮官之失不容再誤乃
卒如所請云他日上陵 上有感於讀祝之際以爲獨后諡號未稱
乃特命少保李時改題神主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佐聖毅皇
后蓋至是而文備禮稱無遺憾矣
時禮臣疏請凡在京諸司文職七品以上武職三品以上於二月初
二日起陸續赴几筵殿門外進香諸司皆刻期行禮獨戶部尙書梁
材以爲迫近 聖母壽且宜俟初四日行之侍郎張雲因言戶科都
給事中管懷理亦以爲然遂遲之而郎中孫繼魯惟遵原定日期進
香材暨雲暨侍郎陳軾遂不及赴乃具疏自白且言繼魯失於關白

以致有誤詔勿問材素有時望不應以失誤微罪自文如此
昭聖皇太后喪禮
更定 大行昭聖皇太后喪禮疏二十年八月
遺誥內外文武群臣有皇帝丕承大業勵精圖治郊廟陵寢諸大典
禮制作悉備老懷殊竊慶幸之語司禮傳諭禮部會翰林院議喪禮
尙書嚴嵩等會同大學士夏言翟鑾上議
曰
大行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上配
孝宗皇帝正位中宮誕育

武宗皇帝母儀天下繼遵祖訓迎我
皇上入纘大統功在社稷生民中外臣民服制遵用令典遺誥惟在
皇上久正
皇伯母之稱禮當服期以日易月十二日而除皇后服同議上從之別諭輔
臣禮官曰朕承天位本遵祖訓
皇伯母雖稱伯母朕奉養實同
聖母自戊戌秋之事不得不自防發以衛宗社朕不敢躬詣問安凡有事
禮官議請命內侍詣閣喪禮有定式朝夕諸奠命內侍監官代行
初諸目不備太上全號喪禮止及臣民蓋代言者明示殺禮之意當

事者疑　上服制時浚爲祠郎因言曰當以皇太后禮報之曰皇伯
母之分已定曰自古天子無諸母之服　今上于　昭聖親則伯母
尊則皇太后故當服皇太后服爲是若言伯母則天子豈復有期服
哉肯議禮時劉瑞嘗以此發難璁蕚解之以爲　昭聖萬歲後　上
自當以皇太后禮報之蓋此固理之不可易者事關綱常聖德萬代
瞻仰乃謀之丙閣既得諭旨遂更定如此

會議上尊謚册文疏八月十七日

先是制諭禮部朕惟身極尊榮位聿崇於母后德全坤順沒必享夫
鴻名此衆論之至公國家之彝典所不能自已者也惟我　皇伯母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柔嘉作聖貞靜俔天配　孝皇十八載
天下母儀保　武皇十六年女中聖善肆朕君臨乎大寶實多仰藉
乎恩慈功在三朝仁覃四海方期永綏至養詎意一旦捐棄痛　兩
宮相繼而升遐切一念無已之哀慟追惟聖德共戴臣民上爲揄稱
典章具在宜博採輿論之公稱天而謚昭布寰宇垂休無疆以稱朕
尊崇之意禮部其集群臣會議以聞欽哉於是禮部尚書嚴嵩會同
具官某某上議
曰伏惟若稽天下之大行必受天下之顯名媲宗德以偕崇垂母儀於
不朽此太上繼神靈之統而典禮極情文之備者也欽惟

大行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安貞應地厚載配天四德交修二南並
善逮事
憲廟祗承
文母至于作配
泰陵正位中宮弘十八載熙明之治誕育
毅皇母儀天下享十六年康平之福既而上遵
祖訓迎請聖明翊贊孫社稷之休尊榮備慈壽之養閱世四朝受天百祿施
及考終猶煩遺誥惓惓乎皇帝萬幾之重諄諄乎太子進學之言具訓
羣臣匡輔明辟徽音無斁素範有儼眞女中之聖善昭代之姒任也宜

錫丕祉永享壽祺昊蒼不憖俄及大故追惟懿德合隆尊謚以表揄稱
臣等仰承休命上告神明博采公言謹按謚法宜天錫之曰云云皇后
臣等拜手稽首謹具奏聞復別疏言恭上尊謚册寶至期合請
皇上行禮乃命成國公朱希忠代及進呈儀疏擬遣官服衰或難之浚對曰
郎
上已除服凡當上册發引大事宜以初喪之服終之禮也故卒擬之如此疏
入得旨朕服齊衰十三日已滿遺命者當爲帽素服豈可復用齊也時
凡令典合請
上行禮者疏必具言之故頒詔御殿亦據禮以請若殿上執事服素當事

亦嫌疑淺謂禮官但當執禮取旨上裁耳乃勉從之

泰太常寺時享作樂疏十月初九日

先是 敬皇后服闋部疏奏准除服後百官服淺色入廟退爲帞素衣祔陵日仍喪服郊有事服吉作樂廟有事服淺色樂設不作至是立冬時祫太常乃作樂如常時業已行禮事雖中止尚書嚴嵩等退而上疏

曰

敬皇后服制雖除山陵未舉以故先奉明旨大享依樂以天則尊也時祫樂暫設不作以廟則親也此大聖人定禮樂中正至當之矩也掌太常事

侍郎金贇仁等罔知國恤怠棄聖謨行禮乖錯事同違制宜論罪疏奏

上令贇仁等伏罪切責之曰

敬皇后未葬已有明旨時祫樂暫設不作爾等奈何弗敬傷朕孝誠宜寘於法旣伏罪姑各罷俸二月

初擬百官除服後服淺色入朝退仍服素或難之因舉先朝英國張楙禮侍儀習故事爲言或曰昔者 聖母之喪百官除服後亦只服青耳浚曰此當時未講講之必從旣得俞旨云云乃知聖人盛德中禮人臣亦引之當道而已

擬進祔 泰陵諸儀疏義十一月初一日

先是册上尊謚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凡傳制諭上謚議及上册寶尙書嚴嵩用浚言具言故事皆

上位衰服行之今聖躬方在諒攝成命遣重臣行禮宜具衰服如制

上曰服衰已除代者當爲紗素服然自發引至祔廟諸儀猶必按先朝典制以請雖業有代攝之命至于告奠朝祖必請

上具衰服行之蓋以禮非臣下所攝者惟當據禮以請耳至若不以塟期告郊社易魂帛爲桑主不行虞禮題主易青服迎主用吉服不行卒哭禮祔廟即時享之類蓋前此

聖母喪儀

上于舊典中多所更定如易魂帛爲桑主法古練用桑主也不以塟期告郊社謂不宜以凶事聞也謂虞禮不經見故罷虞禮而更爲安神禮二焉謂題主以後神明事之故漸即吉謂哭不哭出孝子之情不宜以告亡者故去卒哭奠謂祔廟即祔享故主不反几筵惟聖人達孝惟天子議禮足爲令典然而塟者大事也故雖天子不敢專也告之郊社重大事也安神禮即虞禮之義然天子九虞所以別於諸侯以下宜據禮經以請題主迎主正臣子皇皇在疚宜服衰以表哀古人虞畢剛日卒哭卒哭有奠告祔享也非告卒哭也古人三年之喪罷廟享故三年而後祔

廟今當喪不廢時享則祔廟宜即祔享凡此必本之情協諸義而後禮
制可得而定矣遂爲疏義以聞
上曰昔儀爲
皇妣依今儀悉遵舊典益舊典則
皇伯妣所習見昔所更定多不悅今宜以悅懿靈也
按　上之爲斯禮也固審於變通之故亦不欲沿于昔儀耳然如百
官除服服素之類視昔九處其厚時考功郎鄭曉曰全九重尊親之
禮伸四海愛戴之誠今日祠官之考也
月川類草卷之三終

月川類草卷之四

祠部奏議

考定廟名疏 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某伏蒙向論考定宗廟名義者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祫享則太祖東向主有南向以祔者故稱昭焉主有北向
以祔者故稱穆焉是昭穆云者實舉廟一時祫祔之稱非廟各本義也
今夫周有太廟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也武世室武王廟也太者太
上之義也所以尊創業之祖也文武之稱則其謚也周人以謚事神故
謚以易名亦以表廟子之于親臣之於君所遍稱也成康昭宣其義一

也惟文武世室見於經者百世不遷故也自漢爲同堂之制名之無所
於我
皇上孝先變禮復古廟制特正
太祖高皇帝南面之位以爲萬世不遷之祖是爲太廟崇報
太宗文皇帝世室之享以爲萬世不遷之宗宜曰文祖世室
仁宗昭皇帝廟宜曰仁廟
宣宗章皇帝廟宜曰宣廟
英宗睿皇帝廟宜曰英廟
憲宗純皇帝廟宜曰憲廟

孝宗敬皇帝廟宜曰孝廟
武宗毅皇帝廟宜曰武廟庶幾其稱名也協其取義也大明德殷禮萬世如
見矣疏入
上曰卿所考定廟名令工所如擬製扁其昭穆遞遷之義仍考議以聞
請罷中元上陵禮疏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曰臣某欽承聖諭每歲清明既有遣官上陵禮內殿後有祀事恐煩可
特考正者竊惟祀典有禮有義故祭不欲疏疏則怠祭不欲數數則煩
不疏不數合禮與義可以事神矣國家宗廟祀典凡有司所掌者悉經
皇上考定惟是陵寢及內殿祀事多沿前代之舊亦以盡子孫聽蒸無窮

之思然中間有一二儀節當講者如陵祀歲有清明中元冬至三節然
墓祭已非古而中元尤不經宜從罷免若清明冬至則雨露既濡霜露
既降怵惕悽愴愛慤著存義斯近之但冬至適有大報莫若移于霜降
行之則情文俱盡著存彌切又得專誠大報然而陵祀既舉則內殿之
儀可省庶幾得禮之中協義之正矣議上著爲令中元惟遣勳戚一人
諸司免行
一考定內殿雜儀
上諭閣臣暨禮卿以內殿雜儀俾考定之
一朕生辰及冬至享禮俱至日用事元旦享禮則歲除行之
謹按所議享禮或用至日或用前期各適其可
一兩宮壽旦故事皇太后自行八拜禮內侍焚帛宜朕先焚香跪讀告
詞稽首退待于門外太后就拜位后妃陪拜若后妃嬪生辰止自
入拜
謹按增定太上壽旦致祠甚當后妃生辰只自行禮亦是蓋此與奉
祀八廟主人率之者稍異耳
一立春暨元宵諸節準故事行之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惟是有賜百
官不落莢之例當改日行之
謹按內殿爲不落莢因賜百官襲釋迦涅槃故事宜革請準月令薦

麥用端午薦麥餅于內殿賜百官食
一忌祭衣色已正已去樂止宜前後再拜成禮庶別死而問安之嫌
若吉祭則用四拜禮
謹按考定吉祭忌奠拜數允當
一奉慈殿享禮宜有殺今命皇后代享禮惟以四孟歲除忌日行之若
朕生辰之享已有陵祀此在所議
謹按禮妾母不世祭奉慈之享禮當有殺四孟歲除忌日皇后行之
爲是聖旦及諸節宜罷去
一事死如事生今奉先殿所用器皿郎爵亦是紅漆木殆非生用者有

事當設常服以爲神依每間先朝所遺冠服皆無有謂凡當褻七七
從焚化卤簿亦然故前日工部之奏朕命用絹紙行之
謹按内殿祭用漆器似不若更用磁器爲精好設常服以依神固是
禮意既無平日所御今難再製
一内殿之建本先朝孝思無盡之情有非廟比不舉正祭禮官太常不
陪祀不作樂宜用常服
謹按内殿之建固先朝孝思無窮之情亦以便后妃行禮耳故朝
夕朔望獻新忌辰諸儀實爲家人之禮以非正祭故不用樂不陪祭
非直以内禁嚴邃太常工祝不便從事之故也用常服不用祭服所

以別于正祭也
一兩宮壽旦之儀惟是作範將來今數歲
皇伯母以疾不行禮
聖母不具禮服亦燕居冠服行禮耳
謹按所議太上宴儀情文曲盡
一后妃服制有未備者令典所載與今不同妃嬪皆無翟衣六尚女官
皆無服制尋常一褙子霞帔而已若内侍有職者得具文臣服色若
宮人有年勞者皆無冠服之制其並議之
謹按國家后妃服制洪武間皇后以褘衣皇妃以翟衣爲禮服永樂
間更定皇后以翟衣皇妃以大衫霞帔爲禮服内命婦三品以上用
花釵翟衣四品五品用山松特髻大衫爲禮服貴人視三品皆以后
妃燕居冠大衫霞帔爲禮服珠翠慶雲冠鞠衣褙子緣襈襖裙爲常
服但無嬪服之制今定皇嬪冠服似宜視皇妃稍亞其禮服亦當用
翟衣但冠飾服章少殺其等至内命婦有品者恐只是六尚女官其
服飾則自有舊典矣下若宮人侍御有年勞者欲稍加服色以示優
禮若綵繡鸞鶿黃鸝練鵲之類爲胸背亦可但掖庭御文各節外朝
未悉繞惟聖裁
一樂制率沿舊習亦考其宜

謹按内殿不舉正祭不用祭服不設樂爲是若夫太廟雅樂當別具
聞
考定祭用厥明行事乃脫履上殿義疏三月二十二日
曰臣某欽奉聖諭凡祭宜用厥明行事若脫履上殿則恐古禮意與今
不合宜併考定來聞者仰惟
皇上明德恤祀致孝奉先不獨廟建備制雖儀文曲禮必協於義甚盛德
也謹按儀禮凡祭厥明行事晏朝乃闕故祭之日雞人夜嘑旦以詔百
官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嚴有事也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
之容肅敬之心亦倦怠矣子路爲宰與祭厥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

誰謂由不知禮是厥明行事以致敬也晏朝而退以全敬也舊日時享
秋孟以中夜三孟以日中蚤晏靡定繼自今正祭宜於前期陳設庶得
厥明行事晏朝成禮矣至若脫履上殿誠爲古今異宜有不可以相沿
者何以故古人席地而坐飲食亦席地以設故屨不上于堂以致潔也
今人用椅桌去地已遠然猶襲脫履之儀過矣况履以飾足脫履則足
不爲飾亦近於褻夫禮以時爲貴此類是已繼自今凡遇正祭太常前
期陳設所司設燎具儀衛辨色行事若
上位歷殿行禮不用解舄捧主官及諸執事上殿者俱用新履亦不必解庶
幾得禮之中協之以義無不協矣得旨如擬燎免設

請考定宗廟雅樂疏四月十一日

時浚爲祠部主事承部檄議增廟宗祭器樂器因建言宜考定樂章
曰國之大事在祀而祀以禮樂爲先宗廟之禮既備宗廟之樂所當
講也尚書夏言等用其言遂上疏
曰國家宗廟雅樂升歌舞籥制云備矣但今廟既特建則樂當特設至
於升歌之頌又以形容功德告于神明若特享祫享大祫宜各有頌以
格祖考盖樂之爲道事與功偕考之樂書所論詩頌所述季札所稱其
來尚矣若舊日宗廟樂章乃國初所作皆主稱頌祖德爲詞如云慶源
世德是已今
四祖久祧舊章弗協我
太祖創業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神功聖德與天無極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是誠有待於今日
者也惟各廟特享太廟祫享大祫應用樂章請命儒臣撰進取自上裁
樂器樂舞謨令所司如式製造庶幾禮樂明備足昭盛典于無窮矣
疏入詔從之

覆議毀佛像數四月十二日

時大興隆寺火御史諸演上疏曰大君者天之宗子精神意氣相爲

感通君之所爲上契天心則天必黙相以順成其美以開發其意今
大興隆寺之災臣有以驗陛下之排斥佛教天固黙相以順成此志
然耳夫佛本夷教惑世誣民耗財蠹政然流俗溺信卒未能去之者
陛下建極反經嘗命京師毀庵寺汰僧尼申勑天下有司諭令僧徒
歸正將以漸去之以衛吾道實天之心也此寺爲天下佛教之宗天
意示毀於此宜仰承天意特勑禮部令天下寺院佛像一切毀之示
絶根源則僧失所依勢將自散而此寺遺址或可改建習儀之所事
下禮陪尚書夏言等上疏
曰佛之爲教古未有也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其教遂漫衍於世實

繁有徒久猝難去世之賢主碩儒未嘗不欲去之去矣而旋復大集是故唐韓愈佛骨表闢之甚力及作原道則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後可宋歐陽修作本論以爲無事於火其書廬其居也惟修其本則其教自息彼皆有見於天下之事難以力勝而拔本塞源固自有道也且古之爲佛者其言近理足以惑世誣民今之爲佛者不過窮民託於佛以爲衣食計耳况私剏私度律皆有禁且有田有租有身有役不拜父母有罪無非使其知君臣父子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並生並育其爲慮甚深而爲道甚大也陛下御極以來未嘗度一僧且詔有司論令歸正四方從化者以爲計此正明吾道以道之

修其本以勝之之意也今演言佛像毀則佛法可滅然但去其像而僧與寺猶存恐未足以永絕根源徒擾無益惟宜申明禁例今後凡寺院殿宇有壞無修民間捨爲行童者準國初事例發遣示不開度如此守之不易將見數十年後室壞而像毀人亡而迹熄去佛反經之功於是爲大其議改此寺遺址爲習儀之所事在可行但廟工方殷宜俟閒暇爲之議上悉從之於是請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僧徒從宜歸併於京城內外寺院務令得所願歸正者人給原寺廩銀五兩功臣姚廣孝神位近附本寺方丈亦宜移於大隆善寺安置祀典如常詔曰可

考定宗廟昭穆遞遷義疏 五月二十八日

比臣考擬廟名若

文祖世室之稱既蒙裁定爲太宗廟蓋以文祖嫌于太祖世室嫌于世廟祖稱太廟宗稱宗廟義固然也必曰太宗廟者別於宗廟之通稱也宜行工所遵用更定廟名爲是若夫昭穆遞遷臣請終其義焉夫禮有天下者事七世七世者何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何事乎七世祭義本乎喪服五世服盡則祭從而盡其德厚者其流光故有天下者事七世然而世次既盈新主當祔故有祧焉示必有終也世次當祧而功德當尊故有宗焉示必有宗也故曰世有定數宗無定數有功德者則宗之不可以設數也有若殷三宗有若周文王武王其人也是百世不遷

之義也惟祧祔則有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如新主世當祔昭則上世第一昭廟當祧世當祔穆則上世第一穆廟當祧各以次遞遷故昭主當祔則群昭移而穆不移穆主當祔則羣穆移而昭不移蓋昭穆但取于南北無分於尊卑故第以世次叙遷此其義也若夫宗德不遷之義則今日特建

太宗廟于左昭之上是已虛穆上方以待他日之觀德云昔者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周文王武王以勗成王而成王克終令德爲周之宗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有終臣不敏與聞廟議竊附於我周公臣愚不勝願望議

上

上曰
太宗廟額行工所製造昭穆遞遷必昭不動穆穆不及昭方是正義著爲令
按昭穆遞遷其義則有然者然必七世之主皆爲父子相繼而後可
一有兄弟相及則世次祧祔之間難以例論此觀其會通者之未易
言也

覆議太常少卿張鶚論樂疏六月十二日

曰按鶚所奏大意欲特設特鍾特磬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
氣以定鍾律三者臣等請推原樂本斟酌時宜以俟明主擇焉夫特鍾
特磬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

也况群廟行禮奏樂尤必得此爲節而後可得而舉也是特鍾特磬誠
宜特設樂懸之制則夏商以前無聞焉周官乃有宮懸軒懸特懸之別
天子宮懸四面以象四方體十二辰列十二律特鐘特磬各居其中編
鍾編磬各分其列四隅四正各有序配然猶屬器數之末姑置之可也
惟是候氣以定鍾律則自古作樂之本無以易此蓋象數與天地而生
鍾律出於象數皆天造地設之自然也故黃鍾爲聲之元候氣之法實
求冲氣以定中聲最爲作樂本原其說若重室壇戶截管實灰覆緹按
曆氣至則吹灰動素諟以案黍具有成法先儒程氏亦謂律不難定爹
截管以候之當得其正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

而後十二律定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會禮樂之期肅節之治其復見於今日乎宜依鶚所論
如法築室於圜丘外垣隙地仍選天文生知律候者相其後待有次第
本部選屬相與考驗或草澤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色以共成其事
其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即行所司如式成造其築室候氣即令鶚規
畫督理議上從之已而聖諭謂廟工方殷候氣之室俟他日閒暇爲之
又曰特磬難得巨石石聲清耿縱巨亦難及遠若併以銅爲之又恐混
同正懸雜聽難別遂請揭燈於干隨時升降以示作止庶奏假無言舉
目自輸比之聲尤爲靜治

增置禮器議

初工部咨稱宗廟儀物器數關係典禮煩爲委官會議時浚以祠祭主
事奉部檄會工部主事唐國相等據太常寺手本開具各廟什物祭器
統在太廟成造年分久遠不同中間金銅鐵錫竹木油漆陶磁羅絹之
類材質亦異金銅器以古爲貴油漆器舊當更新羅絹諸物敝當更製
各廟什物爲數則同惟是原在太廟如神座寶案今宜合備祫享各廟
應爲另設元在寢殿如龍鳳金椅之類應移各寢陳設間有尺寸不登
如床座類則當改造有爲數不齊若孝廟中則須有別凡祭器磁器亦
合備祫享悉宜如數如式另造請移咨工部題請

覆議加派藥材疏

初　上諭禮部藥所以療疾各有產地斯得性味之眞今院藥品缺乏可選屬會許紳詳處毋忽陵以主事奉部檄會掌院事左通政許紳査議呈部部用其言上疏

曰本院備用藥品凡三百五十六種蓋取諸神農本草上品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可以久服中品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藥二十五種爲佐使叅毒不可久服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厥後梁陶隱居加名醫別錄三百六十五種倍之爲七百三十種然世不常用醫不徧識用蘄活人之功則取諸本草足矣惟是藥有五味四氣產之有地採之有時失其地則性味少異失其時則氣味不全又况新陳精粗質同等異故事係歲辦者三百二十種係買辦者三十六種歲辦係出土產若採取以時領解得人自足備用今諸省府有累年未解及逓年納欠數多以致缺乏遇有王府外國請求不能盡應宜准近年以足諸事本部移咨都察院檄諸巡按御史按年清理責限完解自後年分務督有司及時採取如期解納遠者論罪巡按事竣備將所屬完解藥材冊報本部庶事有責成無事差官擾民其庫缺三十六種內片腦沉香丁香木香烏疊泥血竭大楓子白荳蔻肉荳蔻蘆薈安息香丁皮阿魏犀角蘇合油茜赤把都一十六種原有進貢柿霜蘇木膃肭臍海牛海馬石蟹蠶蛾靈砂黃白蠟黃精石蜜自然銅琥珀膽礬虎骨乳香沒藥檀香蓽撥二十種原移買辦但進貢者收藏內府取用非便宜行移知會於進貢藥品內以十分爲率一分發御藥房備用其原係收買者於歲辦折銀內悉准時價收買大都藥材折銀歲計六百餘兩自可隨取隨得不必加派累民疏入悉從之

覆給事中楊僎請表章除死事諸臣疏七月二十五日

僎上疏曰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賴以尊立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綱倫者也臣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紞陳廸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仁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丞鄒瑾太常卿黃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講方孝孺樓璉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公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宋和郭節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同要之均能以義自狥或先事始謀或臨危抗節或竭力固守或同心赴義或

從容自殞慷慨就刑或貧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也而
錄忠詔後尙爲缺典夫死事者臣之分也錄忠者君之仁也所以教
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不可忘忠孝也聖明御極百度維貞凡可以
風勵天下之道罔有不舉若錄精忠於既往啟人範於將來其於風
教豈小補哉伏望勑下廷議將鉉等死事載之實錄贈官追諡錄其
子孫所在有司立祠祀之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千載休
期時難再得事下禮部尙書夏言等奏
曰僎稱革除死事諸臣蓋指靖難時事中間有自盡其心以明臣節于
建文君者若夫齊黃輩則是當時誤國罪人靖難舉義指之爲君側之
惡者也蓋我
高皇帝創造區宇建磐石之宗而齊黃諸人乃亟謀削弱之不有靖難之兵
大業未知何所底定此我
文皇帝所以爲百世不遷之宗也今僎所陳不據信史遂忘忌諱伏望聖慈
寬宥所奏宜罷之疏入
上以僎不諳事姑貸之
初僎疏入逾旬不下衆共危之一日名言出僎疏示之曰僎言得無
謗訕乎言覽旣乃從容奏曰僎書生不識忌諱心實無他　上頷之
遂下看詳屬視草因言此事先朝屢有詔勑所謂君義臣忠更無忌

諱昔廣德守臣周瑛建王叔英祠爲中官所持給事中吳世忠抗疏
白之王祠如故今當發明此義耳草具略曰永樂十年勑諭三法司
今後黃齊等親黨悉皆宥之來告者勿理及論近臣楊榮曰彼食其
祿自盡其心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又洪熙登極詔方孝孺等俱
是忠臣悉除其黨禁還其田宅蓋我　文皇帝靖難實行天下之大
權諸臣死事實守天下之大經在昔武隨晉光之蹈稱水若不宜於
湯而伯夷叔齊之入首陽若不宜於武夫吊伐如聖人猶不宜於守
經之士然而湯武之聖不虧而四子之節不貶謂其道之實相成也
仰惟先朝靖難行權愍忠表節先聖後聖一德一心時若李景隆盛
庸平安輩初相讐終相附而卒不免于罪昔人要婦之喻在人者欲
其從我　我者欲其詈人丁公之鑒非　祖宗之微意與今僎欲采
諸臣事實附入史傳贈官賜諡錄後立祠無非仰體先朝德意重感
聖王御極所謂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者然而諸臣事蹟久每失實郎
僎所稱述尚有闕遺況永樂實錄成編難附若別爲革除紀事以備
一時信史則先正楊守陳嘗有論著未上于朝若論贈官則宜從當
時職秩爲正論錄後猶恐世系失眞惟是贈諡立祠或在可行而非
臣下之所敢擬也當事難之乃易之如右
立金海神祠疏

臣其欽奉聖諭大内西海子每歲端午望祭宜特建祠宇者按西海子
卽古燕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
爲七里濼東入都城瀦爲積水潭南出玉河入于大通元人謂積水爲
海且在西内故至今沿稱西海云蓋都城之水悉于此滙玉河城濠通
惠漕渠皆食其利比之五祀之神厥功爲大今特爲建祠致祭事神之
義周矣但祠必有額西海之名嫌於四瀆正號請特錫祠名以秩祀典
疏入詔稱金海神祠歲遣太常致祭

擬進謁 陵儀疏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先是勅諭禮部

祖宗陵寢禮當恭謁
孝陵
顯陵命官祭告
天壽山暨西山諸陵朕躬行禮用慰孝思具儀來聞又傳諭奉
聖母以行后妃從丙子發京巳庚謁告辛巳駐蹕壬午詣西山禮成還京禮
部擬上發駕駐蹕回鑾并謁告儀悉從之
初命下值宿潦泥濘且迫時享時淺爲祠部主事言於尚書夏言曰
此舉固知孝思難遏惟是積潦橋梁道路非旬日可治叉迫時享宜
請展期及得旨謂不忘袷享卽於丙子發京癸未還京耳續諭奉
皇太后以行后妃從屬淺草儀注淺曰駕前行則子不先母若太后
輦在前又非國體宣德故事實錄宜載請觀之果上奉太上登輦駕
前導也謁陵初擬服青蓋輦上陵儀乃易用黃袍吉服云將發前一
日忽見九衢罷市謂有令勅五城店肥女夫一人以昇宮輿民懼無
以應故也因亟請進言易用火者便不從時宛大二縣令懼得罪不
測走白其事求處分甚急亦弗聽既而郭勛言上事得中止因憶汲
黯獨敢犯主之威俎請以身代長安令之死卒能免民發萬乘之馬
以逆降胡眞社稷臣也然而勛亦能言之故曰不可以人廢言

修復宋太師陳康伯祠祀公移

江西弋陽縣民陳和奏言臣上祖宋丞相太史魯國文正公陳康伯舊
載祀典近被縣官賣祀遷主廢祀臣爲康伯後裔義不容默世遠不敢
殫述謹按宋史叙其平生大節及祠祀來歷特用白於朝廷史稱陳康
伯信之弋陽人宣和進士家居適鄰邑寇至康伯起義兵逆擊之邑賴
以全紹興恃和議不設備康伯獨請擇將練兵爲戰守計與秦檜忤罷
知全州檜死召爲刑部侍郎檜屢興寃獄率平反之善類多獲全者尋
參知政事知金必敗盟白發其端及奉使還持議益堅三十一年金使
求淮漢之地指取將相大臣人情洶洶議遷閩越康伯獨曰金敵敗盟
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請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

金及廬州王權敗歸中外益震朝臣競遣家避詔將散百官爲浮海計
康伯焚詔入奏請得率先死敵乃定議親征竟敗之釆石時以比寇準
澶淵之功紹興二年北兵再犯淮甸手詔起康伯力疾赴
闕敵師乃退尋以積勞沒初謚文恭更謚文正配享廟廷理宗朝圖功
臣像于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以下二十有四人康伯與焉復下令故
鄉專祠祀之此史傳實錄也一時大儒若王十朋朱熹皆稱其身係安
危如司馬君實云迨我昭代景泰三年該巡撫都御史韓雍疏請重建
祠于本縣西隅並祀宋臣邑人謝枋得仍免子孫雜泛差徭有司奉行
至今近知縣鄭天鵬不念前祠係是勅建載在祀典輒敢變亂成法安
置枋得之主於疊山書院臣祖康伯之主于鄉賢祠夫二人者生不同
時而地則同沒不同事而忠則同一廟血祀百世瞻仰今天鵬無故遷
制廢祀臣切痛之夫祭法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臣
祖康伯其功在宋可例於定國勤事其在故鄉亦有捍患之勞俱應祭
法况于令典有司豈得無故罷革甚至翳祠取利臣切惜之伏遇
皇上建極表忠章善以勵世風臣若不能申明大義光復盛典又豈陛下之
臣先臣之後哉乞勅禮部行巡按衙門修復原祠以表雙忠或照枋得
書院專祀以昭大節事下禮部爲照宋太師文正公陳康伯南渡名臣
其忠義大節具在史傳先朝既經撫臣奏准立祠致祭載在祀典有司
豈得無故廢格事屬違制理當修復合咨都察院行巡按江西御史覈
實郎督有司修復原祠並祀雙忠以崇風教具由以俟題覆

豫建山陵疏四月初五日

初劄諭尚書夏言曰朕欲豫建山陵先命官往相詃謁陵臨視可會
勛特鼎臣瓚庭桐五臣計之言等上議豫建山陵古所諱言惟洪武
永樂間嘗豫有作今陛下議及於此蓋大聖達道後天萬年之計但
形家謂全氣之地有不易得雖天壽山之勝亦鍾氣有限蓋惟　長
陵爲最請命文武大臣率臺史更博訪具法眼者相之徐修謁陵之
禮從而親覽焉有會聖心然後定議已而謁陵及召臺史相地於十

八道嶺之陽指示吉兆定議營建續諭七陵間有損壞併工修飾事
下禮部言等上疏
曰禮有之君郎位爲椑昔漢文帝自表遷西唐太宗詔營九㙶我
太祖
太宗悉先有事故陵寢純吉今
皇上親覽十八道嶺之勝可卜壽宫特勅營建臣等敢不勉從但工役重大
必諸司悉心區畫委用得人庶足建事所議修陵若
康營構尚新
諸陵間有損壞宜量修飾然而古不修墓蓋以神道尚幽故衛其陵道象

衛遵論護以石甍悉從之後論壽宮務從儉朴用爲永圖又議諸妃祔
塟義不由隧宜於外垣之内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以次祔焉

會議特建兩宮并修七陵營壽陵䟽四月初九日

勅諭禮部朕惟清寧宮本儲位所居今擬晝爲二區後一區作
太皇太后宮以仁壽宮遺址并除前釋殿作
皇太后宮用備一代之制又法國初故事豫建山陵嘗以咨于大臣雖勞民
傷財義不但已然舉此大事故復咨爾羣臣百姓與共圖之於是侯鑑
元等侍郎霍韜等學士張璧等給事中李克濁等御史王杏等府尹劉
淑相等耆民高輔等各如議以覆而韜等疏略曰是後也惟在委任得

人經略有要豫計物力愼懷永圖興工酌贏縮之宜用衆適勞逸之節
則事豫而立民悅子來而工成不難矣事下禮部尚書夏言等以爲自
昔帝王舉大事必順人情有大疑必稽衆論謀合從是之謂大同大
同之應吉無不利
皇上創建兩宮以隆孝養特循故事豫建山陵凡在臣民孰不欽應乃復降
清問以圖大事此先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之意甚盛德也夫聖志先
定稽疑大同事在舉行無疑營建兩宮移咨工部議奏修飾七陵豫建

俟命請期祭告行事䟽八

上曰既臣民合詞所宜從之修陵建陵並用二月丙午朕前期二日發京親
告
長陵遣告諸陵及土后司工之神總督等官各與璽書行事兩宮以五月
望後興工釋殿釋像即撤去自大工之興五年間凡用銀六百三十四
萬七千八百餘兩借支太倉太僕光祿及名納事例銀錢公私告竭而
所費不貲乃勅諸司計處尚書蔣瑤等會同尚書梁材張瓚等疏言國
家營建必資於財力而財力之耗莫患於糜費今營建大工凡三十一
所日役夫匠約九萬七千七百有奇以一年爲率合用銀一百八十七
萬五千三百有奇車雇銀約三十四萬五千商料價銀約一百餘萬此
錢糧所自不足也加之承天工役凡一十餘所抑督湖廣河南事例銀

七十萬江浙川貴南畿料價銀五百薊州臨清磚銀百萬又兵部借用
沙河料價各處奏留軍器折銀共十餘萬而開納無幾此錢糧所由不
足也工部料價匠價葬課軍器折色復多借支拖欠侵欺重勞　催督
此錢糧所由不足也財力之耗若此而欲望大工亟成豈可得乎爲今
之計兵部如例分發官軍官匠工部盡發食糧民匠革去雇役以省浮
費不足則兵部用馬價工部用庫銀增募各委官會科道監閘以革姦
弊其一應料價脚價工部督催接濟然而見欠工料銀兩數十萬欲從
戶兵借支而臣材謂自興工借支太倉銀凡二百九十三萬四千七百
有奇臣瓚謂借支馬價銀五十萬各所存無幾事關軍國難再輕動其

該監匕工收料委官爹至三百三十餘人未論冗費實切曠工拔本塞
源尤在於此葢總督大臣總其大綱若夫奉命率屬督工樽費臣等與
內官監掌印之責也同心國事無分彼此臣等與戶兵堂官之責也查
革奸弊知無不言則監視科道之責也若使內外臣工體國奉公無爲
私計則工成有期而國計不乏矣惟是邇年土木頻興海內虛耗
皇上稽古剏制亦云備矣正當香拱與民休息伏望申命羣工叅圖竣事用
迓天休

初勅下因言于同事曰國家舉事以義爲準以民力爲重茲兩事皆
協於義惟是大工頹與財力難繼今日惟行之以序處置得宜節量

有道庶幾海內不至困竆爾詔許群臣明言其便所司可忘自效乎
同事難之適膳部胡松約其上疏然其意亶欲諫止耳因與熟計之
曰兩宮之建以備先朝闕典庶民宜盡子來之成以慰孝養之志更
復何言山陵雖非臣子所豫然上志既定義亦當從豫造後造皆須
財力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以儉其君乎今惟有就上心勞民傷
財一念擴之覬得如天順成化間營建山陵及尚書徐貫奏准營建
清寧諸宮故事先儘內外監局及水次見在物料不敷則濟以內帑
佐以歲派庶財足用而事畢集至于考功則在嚴禁冒破諸凡匪頒
悉爲裁覈督工惟在得人車駕無煩數出如此則民亦陰受其惠矣

松曰此則大臣平章之事耳因與極論之曰進言須根極理要曲盡
誠意庶幾有感有益大臣平章小臣獻納雖各有體然理亦無二況
今所舉皆協於義所憂力不足耳故在理亦止宜就此商量所謂寬
一分之賜亦所屑爲者也乃若修陵事則當直言神道尚幽古不修
墓此在所緩會部疏亟上遂有成命不果今郎後來財用不足觀之
固正坐計之弗恐耳

恭劾潘謙金桂擅議　顯陵疏四月十二日

謙宛平縣儒士桂鎮撫司軍匠各奏請遷葬　皇考靈柩于天壽山
且言若憚勞廢則他日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不免於合葬事下禮

部叅詳上疏

曰先是千戶陳昇等輕議
顯陵本部會議極言其萬匕不可之故時尚書趙璜謂體魄不可輕犯靈秀
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故
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孝陵葢事關國祚有動而不可悔之憂況今日未擇有全氣之
地又未知
顯陵之果非吉兆豈得輕議乞嚴旨禁絕網入今後不得妄議園陵重事伏
蒙俞旨謂已奉慈訓陵寢重地不可輕動昇等姑貸再有奏擾者不宥

今謙等復敢妄議實因豫建山陵罔測聖意故特發之以嘗朝廷豈知
皇上至誠御物焉有所隱且朝廷舉大事豈藉小人以發端哉今謙等不顧
國體若不重治無以警衆宜付法司明正其罪詔從之
初疏稿有曰謙等不知忌諱指斥他日合塟爲詞又豈知合塟之非
古哉縱曰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而陰之從陽自是常理孝子
仁人之事其親也必有以自致而無憾焉者亦何事凶事之豫矣乎
當事詔　上意難測乃易云朝廷舉大事豈藉小人以發端云乜今
以後求南祔覲之聖見固益定矣
會議祧遷　奉慈三主于陵寢疏七月十七日

勅諭禮部朕惟廟重於陵禮制特嚴今廟中九帝主惟一后配享惟陵
寢則有二三后祔塟者因思別建奉慈殿以享先妣似不若遷主於陵寢
爲是其集議以聞尚書夏言等會同大學士李時侯郭勛等尚書梁材
顧鼎臣等上議禮嚴尊祖祀重廟享自古天子宗廟惟一帝一后合享
所生大母別薦于寢身沒而已是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之閟宫宋之
別殿皆此義也國朝廟制歷世惟　一后配帝禮莫嚴焉弘治中特建奉
慈殿以祀
孝穆皇太后後祔
孝肅皇太后近祔

孝惠皇太后所謂子報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者也禮妾母不世祭不世祭
者謂子祭之於孫則止故曰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
敢同明其宗也蓋孫承祖後承祖則尊祖明不復顧其私祖妣也今日
陛下於三太后分皆孫屬禮不世祭義當從祧聖諭以三太后主不祔
廟欲議遷主陵寢在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正與今合但祧議惟藏主
爲是若當時瘞主園陵則襲古人埋主既立乃埋桑主之意今遷三主陵
寢祀事如故尤爲曲盡請命筮日具儀以行議上
上曰卿等既會議云可　即筮日擬儀來聞又曰三后神主原稱皇太后乃子
孫所上尊稱今遷三主陵寢實同帝后之列名義未協乃敢稱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信皇后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
初屬視草竊惟制謂奉慈之祀不若遷主于陵此當準不世祭之義
以從祧可也若在子固當終身享之斯爲得禮之正
擬上明堂議疏
曰恭遇
皇上肇修宗祀明堂大典奉
皇考獻皇帝以配享

上帝以信嚴父配天之孝特發明詔下群臣集議者臣待罪祠官實有司
存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獻其未議用備聖裁臣聞先民有言嚴父
則尊祖尊祖則敬宗其義一也我
皇考獻皇帝始封如契稷至德如文王克配彼天夫復何疑惟是
太宗文皇帝在上功德配天未享其報故在今日嚴父之禮尊有所厭卑
有所避時有所待爾臣愚竊謂嚴父者
皇上之孝避尊者
皇考之心與其信
皇上之孝不若體

皇考之心似於宗法祀義克協繼志述事爲大也故敢竭日沐浴齋戒陳其
愚誠別爲或問二篇以發其蘊伏願聖明少寬斧鑕之誅稍存㕔慮以
全聖孝以光大典幸甚幸甚

明堂或問上篇

或問宗祀明堂之說曰不知也知其說者其通於功德仁孝之道乎其
於天下也視諸掌請問焉曰古者天子之殷祭有四焉禘祖郊宗是已
大禘其初祖謂之禘祖其太祖謂之祖郊以配天謂之郊宗以配帝謂
之宗是故以言乎報功莫大乎祖以言乎報德莫大乎宗以言乎追遠
莫大乎禘以言乎配享莫大乎郊夫郊之有配者何爲之主也神自外

至者必有主故以祖配天以宗配帝也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代有定典世守弗易惟周
先宗文王於明堂以享上帝後乃易以武王爾故宗義本於上古明堂
作於周公仲尼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周創業自稷受
命自文革命自武也故克配彼天稷既配郊而文王之至德未報此明
堂之典所由起也其易世而宗武王祖文王者各奉之以配天也故曰
嚴父尊祖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曰先儒有言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
至祭天而配以祖物成於秋人成於父故季秋享帝而配以父郊曰天

尊之也而配以稷亦以尊稷也明堂曰帝親之也而配以文王亦以親
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斯言非與曰甚哉知言之難也名以世
易尊以德崇文王之爲宗也在周公則爲父在成王則爲祖何定名乎
且周公之爲斯禮也成武王之德以相成七王之典非以諸侯祭天帝
別于祭天子也不然則周公之志荒矣世更名易又何以稱焉若謂生
不爲天子沒不配天則大不然蓋配天以功不以貴以德不以位也自
三代以上若鯀若冥若稷若契若文王又何嘗生居天位乎曰今日之
禮當何如小臣不佞謹拜手稽首颺言曰
太祖高皇帝爲萬世帝者祖郊祀以配天

太宗文皇帝爲萬世帝者宗匕祀於明堂以配帝此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明堂或問下篇

或問配天以功德而不以位然至於鯀而德衰績用弗成則何以言之
曰知此則知孝子嚴父之心有可以信有不可以信者矣未逵曰鯀殛
而禹興天與之也天復與子啟所以郊鯀而宗禹也故舜不郊瞽瞍武
王未受命周公輔成王以定典禮若曰信成王嚴父之孝則武王當配
天矣思文至德未報也是故成武王之德祖顓頊而宗文王也宗必於
明堂以配帝者遜稷于郊也配天配帝其義一也斯禮也在周公爲嚴

父在成王爲敬宗敬宗嚴父其義一也武王躬集大命故周之後王復
祖文王而宗武王焉敬宗尊祖其義一也是故尊有所厭卑有所避子
道也孫道也無所厭則以鯀配天可也有所避則雖以武王猶有待成
康以下無論焉匪獨成康爲然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周之宣王彼所
謂中興之主也皆未之有改也故殷之宗湯周之宗文王武王百世不
遷傳曰祖有功百世不遷宗有德亦百世不遷此之謂也今日
皇考獻皇帝始封如契稷至德如文王克配彼天又何疑焉惟是前有所避
者以
太宗文皇帝在上焉爾先朝以
太祖
太宗並配於郊我
皇上乃獨奉
太祖配神者以神不二主尊無二上禮之正也然而
太宗配天功德未有所報正宜舉明堂宗祀之典以配上帝庶幾各不失尊
而禮云備矣曰太宗宜報矣得無降祖爲親與曰周人宗文王武王以
配上帝者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如一日吾聞敬宗矣未聞降祖也必執
嚴父以爲禮則分以待與已不可施於成王周公之身其何以垂于世
世曰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賢者不避嫌而况聖人乎在理或當何必

遜讓曰嫌不避尊亦不避與當仁無讓當食亦無讓與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孫可先宗配食與故曰嚴父者
聖皇之孝避尊者
皇考之心與其信
聖皇之孝不若體
皇考之心者此也曰周公明堂享帝之制於郊義亦有同與曰同天即帝
也大報天於南郊就陽位也迎長日之至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
陶匏象其牲也用犢貴誠也特牲以少爲貴也明堂則屋之矣祭用秋
牲用大牢矣其同曰其義一而已矣祭祀之禮生於人心有本有文郊

尚質明堂倘文郊尊之明堂親之也若曰祀天不可屋則天亦飲食衣
服乎雖郊用特牲何施焉故曰祭祀之禮先王因人心而爲之者也是
皆以人道事天也獺祭魚豺祭獸以其爲生報其所生反本之義也此
祭祀所由作也故郊以大報天禮之正也明堂以享帝以義起也周公
以文王有配大之德不可並稷于郊是創明堂之制使無文王其人則
明堂可無作矣

明堂之議起於嘉靖戊戌倡之者豐坊也坊之立論取諸周道尊々
親々之義而徵以孝經嚴父配天之文也然嚴父則尊祖其義一也
坊知嚴父者周公其人也而不知配天者則文王其人也周公之爲

斯禮也固相成王爲之而主者成王也在周公爲嚴父在成王爲尊
祖尊々親々一而已矣時之建議者吾惑焉其辨之者則曰配天之
享必生爲天子而功德配天此非通方之論也是宜不能以入之也
文王固未嘗生爲天子也　皇考始封如契稷至德如文王惟是厭
於　太宗猶武王之厭於文王也不然則武王實受天命在成王嚴
父之義不尤切乎若使上無所厭雖以伯鯀之效可也此義不明亦
何怪其紛々哉時浚方宅憂不得與議特爲著論而附以或問如左

月川類草卷之四終

月川類草卷之五

明　進士第大中大夫廣西參政前提督福建學政玉山夏　浚著

欽差

巡撫江西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滁上胡　松編次

後學邑人程　煇編輯

董艮佐校正

序

海鹽縣志序

浚不佞承乏百里之命非曰能之願與吾民求治焉比及三年知嚮方

矣乃退而思曰吾斯之未能信而民信之耶然弗信弗治孔子曰不獲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予將曰不信乎民々不可得而治也儻謂海民
乃誘魚鹽之利蠹亦修其道與且夫海濱之民以海爲生生之謂性人
之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皆性也故萬物之聲色臭味皆以生乎我者
也豈獨魚鹽已乎其誘於物以鑿其性也又豈獨魚鹽已乎是故牢乎
物而不累古之人有以魚鹽舉者矣其或喪于魚鹽者徇物以爲私者
也舉于魚鹽之類也者君子也喪於魚鹽之類也者小人也君子之德
風小人也草吾爲此懼乃修乞言之典邑有賢大夫豐厓徐君爲之作
海鹽五志以詔予々拜而受之乃讀地輿曰猗哉歷々乎省方而觀任

土而貢其有夏氏之遺風乎讀其職官曰休兹𡗝恤鮮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人存與存人亡與亡然而勸戒形矣其周之制乎讀其人物曰美哉浩乎其無窮也於是懸古於是徵今然而筆削嚴矣其春秋之法乎讀其選舉曰美哉渢渢乎鹿鳴棫樸之化也哉然而義利辨矣其文王之德乎讀其雜志曰廣哉邈乎賾而不可惡變而不可亂其害用易者也嗚呼言哉乃言底可績是不可以徒辱也吾與父老子弟盡其圖之

志目小引

夫志者志也其事則實錄其文則史其義則禹貢周禮盡之矣海鹽舊

有志世遠吾不能徵于是作志五篇以紀之併海鹽可考焉夫王體國經野以地圖詔地事以方志詔觀事以詔地求以知地俗以制其征役是故莫先乎地輿有地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社之寄存乎官官主也民人社稷之主也禮樂政教所由行也故受之以職官官之所職莫重乎文獻故受之以人物人物之進也必以正故受之以選舉春秋紀事變其稽也雜而不越故受之以雜志終焉

刻二業通序

二業通者何通德業舉業而一之也一者道也一之者心也心通天地萬物而不遺道通天地萬物而無外也故心通乎道蘊之爲德行發之爲德言措之爲德業以言乎至大則配天以言乎至廣則配地以言乎天下之能事畢矣故道一以貫之吾師甘泉先生之學實一貫之正傳合天地萬物以爲道者也先生憂斯道之不明不行也由末學之支離二之也故一之一之故通之一則百物皆通二則百物皆病通則二業皆成病則二業皆廢故曰心一萬事一又曰得此欛柄宇宙在我自兹以往更有分殊終日乾乾存此而已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已噫久矣世之不講於此學矣學者之病於支離也賾矣浚不敏嘗受學於南雍而得與聞天地萬物合一之訓焉問道曰夫道內外合一焉爾問學曰夫學心事合一焉爾曷爲要曰一爲要玩物而喪志是內而非外皆二之

也二則支支則離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噫吾斯之未能一也是猶未免爲病痿人也是猶未免於支離之患也故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述二業通

刻陽明先生敷奏錄序

陽明先生浚學者述其遺言以爲天下則矣浚復錄其敷奏之言爲四卷蓋文之經世者也夫先生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致其心之良知以用於世是故其德渾渾其道蕩蕩敷而爲文昭而爲武其仁不殺其神不測其兵出而無敵大矣哉吾心良知功用之不可掩如此夫仲尼於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戰則必克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故君子之學

貴立本也大本立而達道行經綸位育莫非性分莫非術內先儒未與於此而啻談矣反求之名教而後得之嗚呼淺哉是謂自得逢原一以貫之之道或以為僞學而倖功弗思甚矣

壽羅石翁九十序

平湖羅丞體國嘗覗予文江一老之什曰此縉紳學士為我祖石翁八十壽者惟子祝之曰翁壽矣祝嘏至矣予何言曰祝嘏無疆為之賦文江三章嘉靖壬辰與體國朝正北上閒後請曰惟九月十有七日實我祖石翁初度之辰年九十矣惟子賡祝之曰翁壽矣錫嘏至矣予何言曰萬壽無疆者祝必再曰古之祝壽則曰萬年賡祝之則曰多富多男

子而翁大壽備福予復何言或曰翁目光炯炯善飯強記善飯氣完彊記神完目光炯炯精完若翁者所謂大壽非耶曰未也夫大壽也者非年齒之謂也不朽之謂也古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翁修身行道為名大夫非德與吏事戎勳苗民胥服非功與經明辭修家學有傳非言與曰然哉翁身膺榮祿世受恩命固備福已曰未也百順之謂福故備福者順以備者也翁政有遺愛善有餘慶是之謂自求多福曰然哉然哉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亦若吾子之言矣體國曰有是哉請書寓歸為翁壽

封刑部主事任公輓詩序

崇陽白泉先生奉命來視浙學浙學群文學群士咸以為得師也期卒業焉未幾先生以先大夫之喪去訃聞慟絕郎日遂行吾鹽群文學群士追弔先生弗及則思以輓先大夫焉輓則哀七則咨嗟咏嘆有不能已於言者矣乃畢以質於淺淺曰輓之作非古也後世緣人情而為之者也緣乎情協乎義而協焉則輓雖古人所未有可以義起也是故黃鳥薤露君子不病也古無輓者惡乎游之無從也謂殉情而弗協于義者也是故知生則弔知死則哀知生而不知死則弔而不哀知死而不知生則哀而不弔餘乎情止乎義禮之節天之則也諸君之眎先生也有師生之分焉通家

之誼焉世講之契焉弔先生以及其先大夫情也義也禮也無不可也且予於先生之奔喪也猶及訃聞而致孝者焉於諸君之處先生也猶及尊師而有禮者焉先生之立教諸君之所學皆可驗已諺曰不知其柢眎其揚不知其父眎其子先生之大賢固有所本之矣曰聞先大夫應有司貢高尚不仕焚券卹窮清白起家古所謂逸民獨行者非耶子眞知言哉請書為輓詩引

壽無錫秦都事六十序

嘉靖甲午秋九月無錫秦子楚南京闈試罷過月川子告別月川子雅知秦子文足致顯恐其或不免於怨尤也乃秦子無幾微見惟拜手

手言曰吾父韋軒公明年壽六十小子漴等思稱一觴爲壽惟子祝之曰壽親在已乎在人乎克爾志足以壽親矣曰壽親莫大乎顯揚小子漴等安所成名以顯其親惟子詔之曰顯親在身乎在外乎立爾身足以顯親矣夫世之稱觴以致敬而祝以致愛匕敬之心人皆有之然愛其親而不愛其身弗愛也敬其親而不敬其身弗敬也知所敬所愛以壽其親壽之至也世之祿以爲養爵以爲榮匕養之心人皆有之然得人爵而棄其天爵辱也不自求口實而干祿恥也不恥不辱以顯其親顯之至也秦子曰命之矣此吾父志也吾父拜官不受祿曰吾不能以官爲家也先母四十而亡不再娶曰吾不敢爲不義也建祠祖淮海祠

修秦氏譜曰吾懼忘本也凡此吾父立身之志也其亦壽之道與小子漴等敢不夙夜如冠之初月川子曰甚哉秦子之孝也思壽親而得致壽之道思顯親而得立身之道繼其志以述其事盡乎我而不願乎外孝之至也傅曰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匕無已也秦氏有之矣秦子曰都是謂大壽大祝請昌言之月川子曰吁予何言予何言子伯父鳳山翁天下元老也子歸求之

贈邑侯晉川陸君赴召序

嘉靖戊戌中部院舉故事疏請選天下郡邑縣令之表以克言職在江西省得三人其一爲吾玉山晉川陸侯也徵書至民猶踵庭求理如常若赤子眷戀慈母之去侯亦視民事如常若毋忍弗去也去不可留矣猶議請栽廢寺土田以助丁夫歲役之半曰吾民或得有息肩之期乎父老惜侯之去謁月川子曰侯去如我民何月川子喟然嘆曰今吏視官若傳舍民視吏若過客予乃今見古之遺愛焉見古之遺民焉吾邑玉瘠民貧當東南水陸之變星使下南方諸省諸番及南方諸省諸番朝貢入京師率避鄱陽取道焉四十里編氓肩代車牛長老言弘治以前歲役不過二番民猶得作業厥後客多厚載主務養交役無筭矣不然則又繁禮於賓孰有爲吾民深長思者侯蒞政靖恭節儉賓不勞而賓至如歸被召去矣猶爲民深長思焉此侯保民之誠感於民匕是愛

戀之無已也侯志其堂曰保玉堂民之樂之比諸古甘棠焉去思可知矣侯行擢職臺諫爲

天子獻納之臣思寬海內蒼生之力以廣休養元匕之仁豈但不忘吾民哉父老曰古病諫難奈何月川子曰非諫之難積誠之難君尊如天不務積誠有言不信徇口乃窮侯志保民率得其民以獲乎上非誠定之効乎侯枕輸致主之忠又何有於格哉父老曰是可贈侯之行請書以徵之若侯治行在口碑

贈李虛舟擢倅高州府序

吾玉李君兼之以太學生嘉靖丁酉一命爲徐州同知在各爲殊選越

庚子秋三年報政再命爲高州通判在法爲超遷媚女陳孔安輩咸爲
李君樂道月川子曰人亦有言力田不如逢豐年李君之遇不偶然哉
不偶然哉月川子曰然不偶然也諸君知李君已君李君者固勤我穡
事乃亦有秋微倖蒙天幸可幾得乎夫李君倜儻多能多伎克紹前人
丕基恥以腐儒伎倆自縛卒能自見所長以雄其疇類格應殊選宜也
非倖也其貳州于徐克勤于官克儉于家煦乜實民于懷不爲汚吏苛
政乜通敘最法得超遷亦宜也非倖也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予故曰李君勤我穡事而有穫焉者是不足以辭儌倖乎予亦于饜豐
厥賦上上溫麥鄗禾江茅鄗黍粒我烝民升中于天而未之遂也則於

李君又安能不樂其舊德之食也與哉諸君雖唯唯而言曰聞李君盖有
懸車之志吾恐高州之民之弗食其德也曷贈之行月川子乃喟然而
嘆曰是非予所能與也李君平生以虛舟自志辟彼虛舟亦汎其流亦
安其止莫或牽之莫或尼之虛舟子殆虛心於出處之間者與是非予
所能與也諸君曰嘻有是哉請寓之虛舟子俾自裁焉

唐遶溪別序

予昔奠子將侍家君勿齋公於醴陵獲從其大夫士游與兩塘劉子涤
江徐子友遶溪唐子特長師事之顧余少狂不事舉子業視之若秋毫
浮煙唐子乃厚爲督責予將未有知未嘗不以爲妨功也晚登觀光之
堂酌新泉之水始聞大道之要而知德業舉業之未始二也爽思唐子
意在矯予之輕以捄其偏也而予未有以承之二十年來思其學以相
期於道也則此心未嘗一日不在衡雲下越嘉靖癸巳予召自東海會
唐子領湖南貢至復聚首京師者一年乃重與細論焉余曰道一而已
矣唐子曰唯乜唐子曰學一而已矣予曰唯乜唐子歷試弗售無慍色
曰吾志不可奪也余立朝有憂色曰吾恥志弗行也唐子一命爲師儒
曰吾以明道焉爾矣然吾懼內或以愧己外或以愧人也余再命爲祠
官曰吾以行其義焉爾矣然吾懼進無以事君退無以顯其親也唐子
之任蕪湖督別予曰知顯親斯知事君矣知事君斯知顯親矣是故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顯親是之謂達道予別唐子曰知成已斯知成
物矣知成物斯知成已矣是故先斯民而有所覺後斯民而有所樂是
之謂大學或曰允若茲學以致道乜以誠身以之事親則孝以之事君
則忠以之成己成物則仁且知父子君臣師友各盡其分而學道之能
事畢矣唐子曰然可以別矣予曰他日別而復合其尚有以相考乎試
寓諸劉子徐子何如也

贈祠部寇君體乾僉憲浙江序代作

嘉靖二十年辛丑春正月復當朝見方岳大明黜陟乃簡諸朝士所表
以克時以禮曹員外郎寇子體乾往僉淛臬於是諸曹合辭請贈言于

大宗伯大宗伯曰夫寇子亦致之而已矣九官異位而同功六曹異事而同理故君子致其道而天下之務成矣致其知而天下之理得矣寇子亦致之而已矣曰敢問致之之說曰天下理一而分殊知其一而不知其殊不足以語分知其殊而不知其一不足以語道心通乎道則九官可易人而治六典爲相須以成矣曰虞命九官終身不易周分六卿各率其屬何耶曰是則有然者已不曰禹讓于稷契曁皐陶伯讓于夔龍垂讓于殳斨曁伯與益讓于朱虎熊羆推賢讓能庸有定乎分職率屬功之佐王以立民極是極是彝爲帝之則庸有二乎是故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皐陶作士制民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致一也寇子分秩三

禮事

明天子以事天神地祇人鬼明匕棐常播刑之迪今承清問下民監于祥刑譬則五氣順布四時施生百穀用成豈不易簡豈不久大是故代天工以亮天工亦致之而已矣曰若寇子者可以語於致之之道乎哉曰可寇子溫而克敬明而克允昔令廣平以循良徵再副祠曹以眞清著嗚呼穆穆在上明匕在下惟克天德恤功於民亦在寇子致之而已矣曰命之矣請書以納諸行李

福建癸卯同年序齒錄序

惟嘉靖二十有二年八月辛丑福建鄉舉賓興既爲錄以登進參士越六日丁未參士會於凌雲臺別爲錄以紀世講以間序於月川于月川子曰念哉二三子不可以忘斯會也夫同年有會序齒也序齒者何惇友道也古者天子之元子嘗在學與士齒蓋天叙其典其繫重於人如此義則然也然友之云者夫人知之而其義之序于天不可解於心者夫人或未之盡知矣世謂君臣命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見於人合無見於天序見於勢分無見於性分此人倫之所以不明也是故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皆人合而天性也子云以友輔仁言天屬賴以正人倫賴以明焉也夫人倫有五友居其一以維持是倫自夫人之不求盡倫也而友以無用廢於戲二三子其思從事于會友輔仁之學以無

忘斯會也參士曰敢問何謂輔仁之學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何所不盡而况大倫乎若反身未誠皆不屬己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盡其分而况察于物乎是故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仁盡分是之謂同心是之謂天地萬物一體參士曰允若兹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進而友天下之士以求盡吾民胞物與之仁焉可也曰吁歟哉不明其義不盡其分吾與二三子東西南北之人也昔者劉禹錫以同受業爲同門友同升爲同年友是則同已然不務友之義而覬于久要世講雖束牲載書曰會焉無益也參士曰命之矣請奉以爲會盟

禮教儀節序

三山崇正書院有禮教儀節刻蓋因儀禮及瓊翁家禮而述之者也中參遐簡吾寮見黎稠子校而補之謂月川子曰子之敷教也在明德以明倫天叙天秩禮爲之先請序以詔之月川子唯唯乃讀射禮曰射禮廢而天下無成德矣燕禮不講而射禮壞矣夫射也者所以射爲德也射有爭道不合則離故燕者所以致夫射以合其離者也謂射以燕行可謂射重而燕輕不可讀冠禮曰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矣冠也者責之以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故雖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天下無生而

貴者何獨士冠禮存云讀婚禮曰婚禮廢而天下無夫婦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故聖王重之讀喪禮祭禮曰喪祭禮廢而天下無孝子孝孫矣自初終至禫以致其哀自斬及緦以盡其分此聖人之政也父在爲其母齊期母之齊服制也嫂無服嫂之有服義起也祭也者所以繼養也禮不王不禘多至祭始祖達於庶人反始也同情而異文無嫌於禘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而先之以射者相射於禮樂以成其德也古者天子選士於澤觀德于射此之謂也見齋子曰是可爲禮教之敷言曰未也此禮之儀節爾禮之有是儀節也猶人之有是四體也故曰禮也者體也體不備不成人然而有大體焉有小體焉大體者心之謂也不先立其大者而徒事夫儀節焉亦末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事其三千三百而不知立天下之大本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以言乎明德明倫也遠而于乎亦無怪乎老莊之徒之以禮爲道德之衰也予不敏思以禮教人而懼其本之不立也思見盛德君子觀會通以行典禮而未之逮也姑序此以兆之

邵武府志序

邵武府志匕邵武之爲府也夫志也者志也史也今之郡縣古諸侯國也郡縣志則國史也然而今之志能與于古史者亦罕矣史之變體爲

志蓋始于史固志之凡爲圖爲表爲世家爲傳蓋始於史遷遷合左史右史以立一家言而固復因遷書爲志也故並稱良史云以予觀于見吾子之爲邵武志其猶見古史之遺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首之以天文言乎其上律也次之以地理言乎其下襲也次之以王制言成能乎其中也是故讀其志天文爲星野爲應候而乾象昭矣讀其志地理爲山川爲形勢爲風俗而坤輿察矣讀其志王制爲建置爲封域爲城池爲制宇爲秩官爲版籍爲水利爲學校爲選舉爲祀典爲兵防爲津梁而治具張矣惟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因天成地以爲民極故曰以予觀于是志而知王道之易匕也猶末也此其大義也三才備而人文昌

發之以人物爲世家爲列傳而文獻徵矣擬之雜卦辭詩發之以外制終焉其事則實錄其文則史其義則有所本之矣仕者於是觀政學者於是觀德非古史之遺乎郡守以成事來告且請爲序予嘉是志足爲斯郡資治之監而冀于王道之成也故序之

刻汪文定公集序

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茲刻僅十二卷蓋學士篁墩程公摘抄自閣本者云乃冠以廷試策附以遺事若傳總爲十四卷雖不盡刻然知言者足以知其人矣公天資近道生當盛宋合中原諸老之規模攬一代儒碩之精粹呂伯恭稱其學則正統文則正宗非阿

所好也公少學於喻子才弱冠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復師事張無垢呂紫微與胡仲明仁仲昆季同學焉既而與張敬夫朱元晦伯恭諸賢友也道尊德備所謂玩心文武之未墜抗志先民之所程太常議以文定謚公宜哉何者道德博文之謂文純行不爽之謂定自王氏新經之誣人也而學術壞公獨辟而闢之不令其殺天下後世卒業海昌信道不罔有味延乎澄心立本而要以反身自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文不在茲乎自秦相之主議也而國是亂公始詆議和不詭隨於小人終而論戰不徇同于君子曰禦戎以自治爲本能治其國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不然無說也更閱艱險特立不懼信乎有本者如是非誠定之効乎太常謂公爲有功於吾道世道然哉然哉公嘗言自漢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取容至於能爲國重則又未必儒者故世遂以儒相靳於乎若公所立謂之眞儒非耶公先世自新安徙玉山遂世爲玉山人浚於公爲鄉後進梓公之文俾世有知公者吾道世道尚亦有賴哉

贈盧齋王大夫副憲河南序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順性命之理以研屈信之幾以盡變易之道是故首乾而稱龍焉蓋乾天道也龍神物也唯變故神唯神故天今夫潛躍飛見變以趣時龍之德也亢龍之悔不知變也君子知進退上下

而不失其正故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何則君子志在天下國家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是故終日乾乾匪躬之故盧齋王大夫其人乎大夫登嘉靖辛巳進士二十五年于茲累官參知諫諭下僚擢移遷職起廢淛臬繼晉今階或爲蠖屈或爲鴻漸退不失己進不隱賢在下不憂在上不驕非君子龍德能若此乎非有天下國家之志見其大而不動心能若此乎先民有言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必自靖獻以成其信其所見者大也彼小人者肝豫以援人頻顧以喪我不得則熱中倖獲則淫志怨尤是作驕吝隨之非見小而其志卑與世謂龍可豢者欲也有欲豈龍德哉大夫明德䐈

度休閒令望素位抒獨行之願靜觀者括度之機豈非天將降之大任
故歷試之難而授大之會乎商頌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若大夫者古所謂達才非耶大夫行矣從此而霖
雨天下私濟群生凡以曾龍德之施終代天之工者亦若是焉已矣群
公大夫出餞于湄咸揚觶而言曰是可以爲大夫頌而併規之也予適
載筆書之納諸行李大夫何以處我

廣西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四年乙卯天下例選士于鄉廣西試事巡按御史李一
經實監臨之先是貢院頹圮御史乃謀拓地以廣之廓如也教授徐希

周應聘而王局期暨教諭彭汝賢爲考試官教授冉性汪湘教諭陳所
有吳德元鄭維邦楊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左參政譚大初右參政夏
浚監試則按察使熊洛副使徐楚暨諸百執事咸愼選以充旣入院矢
心誓衆乃合提學僉事陳善所簡列郡士凡一千四百有奇遴
制三試之得雋凡五十有五人而登進焉并錄其文以獻希周宜序諸
簡端用告於多士夫取賢歛才共圖政理者
聖明之舉也以人事君不遺蹤跡者臣子之忠也秦漢以前言學必閩蜀皆
號僻壤不得與中州文物之盛蜀至漢景末年閩至唐建中貞元之際
文物遂得與上國齒時有學視閩蜀爲盛未有若廣粤彬彬相望如今日
之盛者也豈天地靈淑之氣盤礴發揚自北而南而
國家深仁厚澤培植長養豐芑棫樸之化無遠弗届而益大以昌歟今
觀多士之文上下今古辨析義利醇正者經傳之發雄博者子史之淹
詳明者敷奏之體微婉者規風之遺騁辭命意雖人人殊而原本道德
實則一致辟則八音並奏韻各不同然始終條理咸歸大成者也即其
論說雖未覩諸行事測其辨神揣所效用當必忠愛於君愛切於民期
以光贊聖謨翊襄洪業者矣希周承乏校文竊慶幸詩稱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覩諸百粤人文之盛則我
皇上壽考作人之效益有徵矣語云一歲之利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人

盖所樹愈久則所獲愈大也
聖人在上久道成化命鄉論秀且十有二舉于茲其樹德作人之功亦深且
久矣爾多士由茲而奉廷對列職有位果能不變未達以永終譽若苗
之秀而實焉若木之材而中度焉斯爲不負所養足資世用乃或華其
文而齒其實言于靜而違於庸則是五穀之不熟不如荑稗楞樸之擁
腫徒爲棄材矣校文者孰復其咎乎爾多士自茲以往罔有不穀則豈
登厚積歛賦上上如周之禾如澠之麥粒我烝民升中于天如景山之
柏如徂徠之松有梴有閑寢成孔安則任土之貢等于中州而主司亦
藉是以少逭其責矣爾多士其愼勗之哉繼時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談愷文武爲憲𢀖士攸與右布
政使王橋左叅議任艮右叅議陳善副使陳紹儒鍾卿僉事奚良輔向
洪邁吳元璧皆從事於外以贊畫典左叅將王龍署都指揮僉事劉懋
高山皆規防于外以襄文事右叅政陳堯副使許應元署都指揮僉事
裴希度則先期入
賀胥與有勞法得並書

後序

嘉靖乙卯秋八月庚寅廣西鄉試事竣次其登進之士名第若文爲錄
以獻錄成教授其旣序諸首簡汝賢謹後編終義以申告多士惟

聖人嚮明而治聲教四敷南服咸暨而獨不限以地非以陽明之光彌遠彌
章乎初其也應聘而來歷衡嶽睹湘源坎桂林望蒼梧乃作而嘆曰美
哉所謂山水重天下者非耶省方觀俗顓蒙淳朴其有虞氏之遺風乎
以今觀于多士之文彬彬盛矣雖號稱文獻之區亦何以加諸豈非厲
物之漸齊相見乎離者邪然其窃有懼焉蓋今日以文取士徒聽其言
也而未稽其行也吾屬未能與於孟氏知言之學而寧能免夫仲尼信
行之悔乎今制養士於學校每三歲論秀謂之鄉試貢之禮部進之
天子臨策賜第而登用之皆由此其選也鄉試者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然
古之學者協于一今之學者離於二古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三物之
教敷奏之陳皆論定而時升之是之謂德藝士出而用世特舉其修之
家者而措之耳悃非吉人咸懷忠艮以自致其堯舜君民之志是之謂
賢能我
朝盖取周法師其意試士校之以文然選舉雖以文進而考績則必以
行稽以今觀于多士之文其不敢知曰先皆成信其亦不敢知曰靜言
庸違惟爾多士先定其志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焉則善矣爾多士繼
自今誠以行誼自修爲時名德以無愧三代之英不負賢能之選以翊
我
聖治彌成久道之化以童科目得人之效其幾容有不在于我者乎且曰使

俗論者謂今日掄才不謬於敷奏之典而多士登庸無忝於遠道之義
夫然後茲土之產足爲山水之重而棫樸之化斯稱作人之功至是則
吾儕爲
國求賢之心亦藉以少塞矣豈不並受其福而與有其榮哉是之謂
社稷之役於戲爾多士爲之則是而實吾儕之所深願也

壽宗老雲樵翁八十序

縣治東南三十里有山曰茅陽尖三峯並矗排空凌漢狀若筆架其分
宗派脉勢若龍遊過峽羅星象若旗布盤礴凥伏毓秀鍾靈蓋一方之
鎮也吾世家沙川之上而川亦發源茲山其主山則其中幹其應山則

其蟄龍也自上世居此代有聞人顯者亦多隱德高年而翁其一也翁
生質厖厚天性醇朴有木石鹿豕之忌無紛華波蕩之擾處人有禮與
物無競技窮隸首九數之變而心游無懷葛天之莫平生未嘗有所疾
惡於人而人亦無疾惡之者以故鄉稱長者云今翁行年八十矣而貌
如壯年耳目聰明步履便捷休徵福相殆天錫之以難老也是則翁自
培植之深固亦豈非有得於山川之助也哉九月二日爲翁初度凡在
眷好咸來稱觴且屬予言用致祈祝夫翁予小子尊行也於先大夫勿
齋公爲從弟誼乃不啻同胞也其季吉者在余爲再從弟其事余猶先
也故翁之視余有深愛而余之視翁有深德焉則予之祝願翁者實鍾

情之不能自已顧翁之備福介壽有不俟於祈祝者予何言予何言余
思所謂世家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德之謂也所謂壽者非謂獲
享年之謂也有不朽無疆之謂也是故尚齒貴德敬老尊賢其義一也
古者天子養老有執醬執爵之儀有祝咽祝哽之文禮云畢矣然而所
稱三老五更者固天下之大老也今制凡京邑畿甸耆民之有德者八
十爲里士九十爲社士得與有司等禮其在四方則民年八十九十者
給絹帛酒肉有差有耆德者加冠服焉鄉飲賓筵有司從而賓之其尚
齒貴德賢之義蓋古之道也爽求其人以應是選則每難之憶余爲
童子時猶見及宗族鄉黨類多長者有平生不識官府不至城市煦匕

嬉戲如嬰兒一切業障不入其心此其人豈復知有機械變詐傷人害
物之事哉今也流俗日趨於下得翁長者以鎮雅俗足爲宗族鄉黨繫
重願翁之得上壽者固同情也且予猶逮明農思撰杖屨從翁徜徉
山水之間逍遙希夷之域翛然有出塵之想翁其許之乎乃盥手洗爵
爲翁壽初祝之曰瞻彼茅陽其高參天維此長者胡不萬年再祝之曰
瞻彼沙川其流如帶維此長者百福所會三祝之曰介壽景福如山如
川酌此桑萸以奠不延

刻發微曆正通書序

在昔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

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是故帝命重黎絕地
天通罔有降格廼茲彝教我
高皇帝繼天立極治曆明時凡中曆注三十事民曆注三十二事又定爲選
擇曆事須行一切禁忌小數悉蠲去之敬天勤民之意至矣夫自來論
九流者皆著陰陽家而天文曆譜五行卜筮形法之屬別爲數術以爲
羲和卜史之流而所謂司星子韋三編不列於天文而以首陰陽家然
則陰陽之與數術似未有以大異也隋唐以來子部遂缺陰陽一家至
董廼始以星占五行書爲陰陽類稍增損之以時日祿命遁甲等備陰
陽一家之闕而其諸數術如五行卜筮形法又各自爲類迨宋輯山依

通書何景祥作曆法熊宗立作類集各執所見然而皆主洪範五行而盡棄正五行不用歟後洪天與者崛起江右乃力排洪範以爲滅蠹經而作用惟以正五行爲準則又矯之太過而竟莫能會其全近貴溪顧君乃德敬甫少嘗業舉已而棄去遂研精於天官堪輿之術思會夫先民合一之指嘗纂輯發徵曆正通書及地理天機會元間以就正于予予因試問五行同異之故敬甫曰正五行體也龍運以之洪範五行用也山運以之八卦五行則向局準焉各有所主並行不悖及考其所著未來曆則得於青羅者深矣究其二編大意與古法五行形法曆筭兵家星史皆統會之而又立論不偏視世之禁忌小數迥別予因聳之曰

葬法無如郭璞占法無如京房二子皆負絕伎而不免于禍何居敬甫曰二子之爲術精矣乃卒與禍會者數也予笑曰有是哉天有大命人有大數弗可逃也弗可逃也今夫三才之道曰天時曰地理曰人事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人不成故有其時矣有其地矣斯有其事焉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使子之卜葬也一準古法以乘生氣而於所謂鬼神及人者姑緩焉斯術不違天可以語于羲和欽天之學敬甫憮然曰命之矣會刻曆正通書成遂請弁此語于首以諗觀者

歸越錄題引

嘉靖戊子冬十一月丁卯陽明先生以勤事卒于南安之青田先是先生以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承制有事思田濬入斷土及思田甫平而身嬰危疾乃馳疏請告曰捐軀以報國臣之分也請告圖存以冀禆報于無窮臣之心也疾大漸乃輿疾舟坎待命於韶雄之閒度弗起乃生度庾嶺而竟旅死于青田云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古謂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者非耶先生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學凡五變而至於道道既在知進學之難易以開來繼往爲已任遂因古本大學立教以爲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

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物格則知至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謂止至善而明明德於天下矣是謂通天徹地之學盡性贊化之功千聖傳心之法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先生既沒其徒相與守其師說以講明此學離索日多或藉知解超頓不務下學上達遂使此學幾明旋晦識者憂之而有志者疑焉嗚呼孔子沒而微言絕不再傳而失其眞亦猶先王之法久之不能無敝非其端使然也所賴天植吾人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昧一時見知聞知猶有存乎爾者此學卒明又圖在茲亦云兆矣巳未之春緒山錢子洪甫應聘

來主懷玉教事間出當時奔訃所著歸越錄見示曰此德洪與龍溪王子汝中畿紀先師考終者願題引其端以紓不肖三十年之懷亦以徵諸同志哀感之情也洪受而讀之首訃告諸當路及諸同門疏見其號躃殞絕若喪所天若喪斯文有罔極之慟焉次謝江廣諸當路書謝汪中丞書謝儲侍御書及遇喪志感見諸大夫豫事之誠送死之禮我齋之義焉若歸我公羨辭而却之則不忘治命易簀之誼也次師服問見其禮以義起盡心喪無服常也喪無無主禮之變也伯高死于衛赴於孔子以伯高由賜也以見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朔師沒於道路而執喪者弗從非夫人之主而誰爲爲之主斯爲之服矣次書稽山感别見諸從事左右服勤無方死於臣之手也無以異于死於二三子之手也次哀瑤湖王子辭見其身殉遺孤并負疑謗有終身阨窮而不怨者焉乃喟然嘆曰是猶行古之道者與一時師友官屬始終之義盡在是矣宜亟傳之以證此學然後重有感焉蓋先生功在社稷道在人心不可誣也或以爲倖功而學僞弗思甚矣夫何讒說殄行敗類震師假以封疆之臣離次越境爲詞於是革爵禁學物情太駭其徒有懷憤者抗疏直辭以爲先生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倡明正學不詭古訓使明主失此良弼而先正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乃今勤事客死顧常典不及而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制襲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此雖非先生

志實以求盡事君之忠不負後死之責焉耳中有附勢作奸力排僞學以搆黨禍者則又出于鄉者歸羨私德之人自絕長者喪失民心哀哉然而公論有在國是宜定無足憾者洪竊念昔爲諸生當先生赴贛及獻俘兩過玉山得拜教言是時雖傾蓋邂逅軍旅倥偬而先生惓惓接引循循善誘于心終不忘及卒業南雍獲聞泉師之教每念二師設教宗旨立言雖若小異其究當歸大同庶吾黨之學出於一而違道不遠矣歸過錢唐罔槩學質疑而病莫能遂無何則先生入廣而洪亦北上矣夫所謂致知格物云者皆古人明德要訣非有二也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爲致知之實功也曰物格而后知至言物格爲知至之實際也約文互義合觀並用欲學者自得之耳且先生務於取善救偏不事多言他日疾革童子請後命曰我無他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恨未能與吾黨共成之耳自今論之如濂溪以無欲學聖二程自述所受謂天理實由於體貼而後得之要之無欲用事乃見天則良知所發莫非天理本體功夫一齊俱到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予濟曰修道之教亦一而已矣二之則支支則離支離之說贖此道之所由以不行也緒山子龍溪子叅有所傳晚得所悟又塲溪造比諸端木惜陰會友敬守則言三十年猶一日也推之四方同志俟之百世同心又何疑乎惟吾黨相與以身明道勿落言詮會見此學大成而先生之心慰矣洪不敏願

附此以見其平生私淑之志遂不辭而僭爲之引

贈吳蘆溪學諭遷象山令序

嘉靖癸卯歲大比予承制視學閩中時長樂蘆溪吳子鑄以範方宅憂不與登進之列後舉巳酉鄉試予巳去閩至丙辰登乙榜來領吾玉教事謁予於川上執弟子禮甚恭予謝之吳子以爲分定彊納拜焉予不能辭竊意吳子之盡分變禮重道悅學也如此而知其可以爲人師矣乃吳子果能終始克念規條甚設敦本績學恤貧助葬有恩義之孚焉而士知尙行矣猶未也建議興復懷玉書院以倡明正學鼓動風行而士知嚮方矣愛湖落梭文之聘應南省計偕之試巳未之夏至自京師當是時代巡徐五台林山泉兩察院交檄有司用獎其賢邑令新洲李子謀于師生以共承當道嘉惠適得吳子遷秩象山之報其僚養靈篤予率諸生王官李上達等來徵言以賀且以壯其行也余雅知吳子而信其克舉父母師帥之職以今觀于當道獎語或曰克稱模範或曰足徵司牧必有所試矣況今賓兼教養之事勞來匡輔之間實寓振德之機舉而措之特易易爾或以象山地當海口適有倭警爲可患者是大不然夫君子之於天下也有先事之憂而無臨事之患在昔寧波實稱明州我

高皇帝用謁者言以其嫌於一統之號改稱寧波取諸海定波寧之義並

北以備虜南以備倭而備倭之事特命侯湯和經略焉當兩浙瀕海北自乍浦以望於成山碣石南自蒲門以浮于閩廣瓊崖列衛凡九遶城三十有七置巡司五十有四烽堠三百甲士十萬戰艦水軍事七有備且鑒於胡相之姦永絕日本之貢既厲下海之禁復舉市舶之政審幾度勢以坐制其命塞其亂萬世所當守也厥後倭奴每得請貢輒復作耗備禦不設而舶無經此海患所由滋也予嘗乙丙之閒承乏制東兵事是時海寇初起心憂海兵不競特發礦兵應之賴有鷁潛之捷而賊勢稍卻予乃憂所患非所備所用非所畜以爲當事者宜深思其故豫爲之所以亟捄其敝也夫何後來專閫徒厲海禁盡去舶政自是海濱之民喪其樂生之心毆以資倭而倭患日熾七八年間東南財賦之區所過爲墟其患不徙在生靈也議者亦亟欲修其兵政舶政以復初制而卒未能者正坐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之弊耳況微明賞罰而不核功罪徒計功利而不守信義止事調發而不練土著以若所爲而欲以除患保大愚不知其所終矣是固軍國大計非一令之事然史稱頴川勦海類能和衆銷兵即如近日鄭海豐羅松陽皆以縣令有禦倭功豈非壯夫所爲哉謂古今人不相及非所以例豪傑也盤錯別利器蹈厲策奇勳予於吳子玆行徵之矣

敘懷玉書院志目 并凡例及八志小敘

前代郡縣未有學宋初天下惟四大書院爲嵩陽爲嶽麓爲睢陽爲白鹿其建置沿革具在歷代典制厥後或爲名賢遺跡或出有司義起以倡明正學者不一而足而懷玉書院其一也然而建置實託名山故首志山川自宋儒刱建草堂嗣復拓之爲書院中間興廢廢興凡幾而道之隆污政之修隳繫焉故受之以沿革禮爲學者動必釋奠於先師而後行事故受之以祀典建事必重始謀故受之以院牒養士必有所資故受之以院田士有所養夫必學于古訓乃有獲故受之以經籍教規文翰皆以羽翼經籍而匡佐名教爲者故受之以教規文翰終焉

凡例

一今郡縣志郎古列國史而志又史之一體也夫郎志郎史故事貴實錄文尚體要中有公移稍成舊文其敘先正賢當路暨作者名氏或稱謚或具官或書號亦惟隨文當可耳其有連篇出一人者但書

事目

題目

一凡當擡頭字準前代碑刻例空一字亦臨文之義也

一祀典類舉釋奠正祭之儀然正祭既舉於學校而書院惟有事釋奠得禮之宜觀於會通者裁之

一院田首舉舊管新收實在田賦租總數分注懷玉書院及增入玉山東嶽廟永豐博山寺各田賦租撤數使制用者得稽其出入以酌度

支

一經籍各著所從來庶不沒公其之心嘉惠來學之意

一教規備舉朱陸論學大端而冠之以濂溪明道語言有宗也蓋二子實得千聖不傳之緒孔孟之正脈也次之以陽明甘泉二先生訓辭以見昭代理學大明其關繫世道吾道者非細故也

一文翰惟關於山院者錄之而古蹟故事亦間見焉其或作於書院有關名教者附之不詳作者謚號職事書名與已見前者書號

一凡撰德叙事有經前輩論斷者稍舉其概或有愚得亦竊附焉以就正有道

山川志

夫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今圖懷玉書院之勝必備茲山八面之奇與其八山之路將使後來者可按圖默識若嘗遊者耳夫茲山得先哲表揭人皆知其奇矣至若藏奇不露必俟觀者心目所到乃自得之緒山子言其曠奧悉備有如從江上望九華又如入天台探桃源則茲山爲造物所秘不輕洩者至是盡洩之矣豈非茲山之顯晦有時而此學之絕續有待耶作山川志

沿革志

在昔聖王建極道術相忘明良胥會庠序知學熙七皞七不可尙已自
時厥後世有升降而道亦因之魯鄒濂洛授受傳心繼往開來文固在
茲夫建學造士有國常典而剏置書院以倡正學士知嚮方得人爲盛
宋初建學未廣四大書院繫重名教明德方隆
帝命
聖祖作民司牧治教兼舉爲君爲師正統道統盡在是矣首建大學達之郡
縣大誥多士有曰致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
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
文皇臨雍宣諭亦有

太祖御極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之文
皇上繼統
祖宗垂訓敬一崇正闢邪道久化成作人之功於是爲大猗歟盛哉凡厥有
位祇奉德意罔或弗欽若興復懷玉書院亦其一事也爰稽歷代廢興
之故用徵世道升降之幾作沿革志

祀典志

禮爲學者勸必釋奠於先師而後行事言有尊也凡釋奠者必有合其
有國故則釋奠無合謂國故者何謂其國之昔人可以爲師若鄉先生
沒則祭于社以爲瞽宗者是已玆必有事于先師孔子者何言有本也
亦祭海先河之義也四大書院故事則有之矣惟具四配不備從祀別
於學校報祭之常制也蓋釋奠禮之簡者也以朱子陸子祔食焉者二
子實開山之主協國故之義且制得從祀者也別爲崇德祠以祀宋汪
文定呂東萊劉允廸氏程珙氏王奕氏皆從事於書院者也爲報功祠
以祀明方僉憲李學憲姚郡守丁通判汪縣令皆有功於書院者也各
宦鄉賢不備其人亦以別於常制也各爲小傳用紀其實儀注禮器祭
品依令典爲之祝文則從特撰作祀典志

院牒志

國家自京師至郡邑咸建廟學致師聚徒敷教育才制云備矣而名區

勝地復有書院之設者何蓋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今之學宮
皆以明倫名堂師事孔子則其所以立敎者固未嘗不以學道爲事其
賓興之典能務正學以言者固未嘗必爲主司所棄而一時碩德名臣
胥此焉出亦得人矣惟是士之狃於記誦進取者忘其有事於身心彝
倫所謂養非君子用非賢人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辟之修舉兵
政于廢弛之餘則必爲之選將簡伍更號令倡勇敢然後士氣可得而
振也書院之設何以異是昔宋儒朱熹氏當淳熙間知南康軍修復白
鹿書院疏請賜額以爲書院剏于南唐其事至鮮而先朝寵綏褒崇則
規模遠矣中興以來佛老之宮圮于兵戎者各復其初獨此則委而不

閒庸非吾徒之恥哉然有司不能無疑於臣之請殆必以州縣已有學不必更爲煩費耳今佛老之宮遍天下至於學校郡邑僅一區焉盛衰多寡之相絕何如故臣特申前請既以紹承先志又以丕闡大猷正謂是也論者謂佛老之徒獨能舉廢不難者以其人能勤行堅持志必成之故也乃吾黨顧不自振而聖人之道亦因以委棄櫛塞而不得行噫弊也久矣故予于懷玉書院廢與之因特詳書之用著衛道之功且俾從事于此者勿視爲終南捷徑斯不負矣作院牒志

院田志

夫院之有田凡以供祀養士也故無田不祭懼不成禮也養賢以及民

願之端大矣哉國初郡縣咸有學田既而田悉歸民所需類取諸賦入今院之經費出於常制之外故不能不仰給于院田云厥初田寄僧籍中或併于僧或歸於院得失靡常卒之寺毀院復而田悉歸我豈非常道與天地悠久而不可泯之驗與當事猶慮用之不足也復取玉山東嶽廟田永豐博山寺田以益之而規模宏遠矣予故備其田賦租入總撤使制用者量入以爲出具其疆界土物之諱使守成者執簿以御虛而經費恒足矣作院田志

經籍志

古人藏書非石室金匱必名山大都名山欲其存之久也大都欲其傳之博也後世以梓楷易竹帛學者得書之易而書自六經諸子以下亦浩瀚繁博窮年皓首不能遍讀士子學得要領知類通達雖權家數術用之以正無非吾心妙用而况六經諸子乎如學非自得徒欲而書博我雖六經諸子猶爲鏡上之塵而况非六經諸子乎書院居萬峯之巓是謂群玉策府藏書不待金匱石室而尙得古人名山之意諸君子倡道茲山學有頭腦雖泛濫諸家知其不爲鏡上塵矣作經籍志

教規志

修道之謂教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有修道之功而教立焉在昔聖王設官敷教明德明倫凡以盡性而已其振德以勞來匡直

輔翼之機養胄子以易悳至中之則凡以修道復性由教而入者也故曰修道之謂教又曰自明誠謂之教嗚呼深哉然則教之有規豈待人爲之坊而後有所持循哉夫子沒而微言絕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千載之下得其不傳之緒者在宋有若濂溪周子明道程子其無欲定性之言入聖之要訣也若朱陸之學雖所入殊塗而其至同歸其倡道茲山比之國故故特述四子論學宗旨以爲學的

國朝道化既久理學大明近代有若陽明先生耳泉先生其立德立言皆弗畔于道弗詭於聖學者宗之其垂訓大端亦表見焉乃若學憲戒規具見院牒山長會語并以類附作教規志

文翰志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之不可以已也然文者飾也飾夫質者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野與史而去道遠矣是故以言乎紀述者取諸典謨以言乎吟咏者取諸風雅是之謂載道之文懷玉古名山也先哲倡道之所也中刪記裁品題作者要不尠矣取其不詭于言者書之而古蹟故事並存其概使後得覽觀焉作文翰志

月川類草卷之五終

月川類草卷之六

記

海鹽歷代縣令題名記

惟王建國設官各有分職以爲民極縣令之職掌縣治以守縣地親縣民以二典視郡經縣治一曰政二曰教以六事視郡理縣治一曰吏二曰戶三曰禮四曰兵五曰刑六曰工以三德舉縣治一曰清二曰愼三曰勤正月之吉始和乃鄉飲於學讀法講禮彰善癉惡使士民觀治法乃施典以先有司乃施法以分六曹乃施德以勸有政祀先師祀風雲雷雨祀山川社稷城隍則戒民以致力其神以時造戶版以登民數賦

數以時貢士大朝覲則視郡省以會於京師有德澤禁令則承宣於境內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以免民租有孝弟行義貞烈聞于鄉則有表揚之奏以樹民風有鰥寡孤獨則有養歲終以二稅歛財賂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供邦國之用以九等定民役以月計上郡以歲計上省三歲則考績以聽於冢宰縣令之職難矣難矣海鹽自漢唐以來爲州爲縣其稱名也爲海鹽爲武原爲故邑其究爲海縣其制地也有方千里或曰五百里或百六十里制以時異治以職同故變而通之存乎時推而行之存乎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政以爲民極存乎其德行自漢以上吾不能徵之矣歷唐而五代而宋而元以人我

明其傳記所載覩者吾得覽觀焉有若曾宗道有若何執中有若趙汝愚其殆庶幾乎縣令之職難矣浚來也晚慨其棠則槩之槩之不足則尚友之尚友之故論其世求其職依歷代縣令題名記

思仲橋記

海鹽官塘西北三十里舊有繆家堰橋歲久橋壞僅蹝獨木以濟雨夜往乜沒溺人予自庚寅來官三年於茲矣每鴐舟往來殊未省覺比仲氏惟觀來視予雨中過此見狀閒問曰橋梁王政與予漫對曰然曰然則斯橋之不問者何予駭且謝王臣奉職無狀負父兄教耳目易及尚然奈何仲曰季講學則聖學論政則王道吾職之吾職之他日覩予海

鹽坊賦諸議莞爾而笑曰季固務其大者與季昔弗事家人產恐季學無用也見今橋恐季政未成也然季固務其大者與雖然小有遺則大有闕欲以語先王之政聖人之學淺矣淺識之從經營之召居民萬輝者董之庶民攻之再越月而石梁成跨河凡百尺來告成工且請記之顧此不足記獨念我非仲幾失此橋仲敎我心不忘我來往則思仲且思補其過而未能也百姓以余之思仲也遂志曰思仲橋

重建沙川橋記

玉山縣治東南十五里爲沙川背爲墟爲鎮川北朝于永豐西會于氷溪路東達于江山爲要津我夏氏世居川上國初高祖忠三公倡鄉人架木橋屋之利濟百十餘年嘉靖己丑汎于大水涉者病焉先勿齋大夫慨然曰此予責也乃命諸子率其族以倡鄉人更爲石橋長八丈廣二丈爲洞三以釃水爲欄杆於兩旁以障由者甃岸于兩涯以防衝突爲亭以憩行旅益擴前功以圖永久成於嘉靖癸巳兄瀾使浚爲記浚拜稽首曰是足以徵先烈敢忘以告後人夫天下之事亦如此川矣知川之須橋以濟則知天下之事濟之者人矣天下之未易濟也豈直一水哉一橋之成敗而行者之利病繫焉則天下之事其成敗利病於人不有甚大焉者乎人之事事以建大功德於民責不有甚重而道不有甚遠者乎其不可以苟焉爲之也又豈直一橋已乎兄曰有是哉請以

橋諭浚再稽首颺言曰此橋惟我祖我父能以爲己責故宗人鄉人皆以爲己責而成也不難矣君子身任天下之重舉天下以爲己責則宗子家相有不同此心者乎豪傑同志之士有不響應而樂助者乎上下一心一德人乜皆以爲己責天下豈復有難濟哉予以建大功德於民則萬世永賴倘何任重道遠之足虞古人濟川舟楫云乜蓋明驗也乃若不身其責則先弗自信而人弗信之矣以弗信之心爲應文逃責之舉苟且目前之計雖一橋弗易成而況天下乎兄曰君子以天下爲己責奈何浚進曰君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以天下爲己責自是可以紀斯橋已遂礱石勒之時嘉靖庚子夏五月也

唐尚書夏公祠田記

會稽古祭法吾邑在唐時則有若夏尚書祠在宋時則有若汪端明祠有若劉後村祠有若雙忠祠皆協諸義而協焉者也端明雙忠載祀典巳劉祠即晦菴朱子所紀義學者爲之惟尚書祠在縣治東二十里夏家源即志稱夏夔龍祠夔龍即尚書公也曰太保者其伯氏及也尚書公唐末登進士歷典蕪明有顯績擢兵部尚書太保歷官不可考故祠獨以尚書名云厥初從清湖徙居居無何寇掠信境公伯仲倡義買勇樹柵塹源備甚設寇不敢犯民德之沒乃祀焉至宋建炎爲立廟大啟有蠢蚕氏蒙其害民禱之蚕則震死元至正間復爲置祀田思以報其

功德至于今益虔從叔璉偕父老董其事來請爲記淩不佞爲公鄉後進慎公高義思公禦寇保境之烈猶有生氣所謂能禦災捍患者非耶應禱以殺蚕妖所謂沒食其土能禍福以有靈焉者非耶世之相去七百有餘年而民之得公如一日況士也聞公之風曠百世而相感哉因論其世以徵獻焉嗚呼邑自生民以來獨諸君子廟食以有聞于來世豈人人非夫抑不朽之業若是其難且遠耶乃作祠田記更爲樂章俾民歌之以欽歲事其辭曰

矯伯仲兮兩龍同寅亮兮天工際風雲兮景從宅百揆兮兼三公允有文兮有武黎弗採兮山有虎生不負兮爲臣沒不泯兮爲神神不來兮帝左嚋怨苦兮人心

右迎神

神各乘兮兩螭前導兮四旗風冷泠兮鳴戸雲番匕兮覆宇盼古城兮日暮軒長墟兮淒其擊社鼓兮萬舞進椒漿兮桂醑

右降神

羌若來兮倏不見斬妖蚕兮掣飛電明昜偶兮乘且亶驅厲鬼兮軫民艱發君兮思君福我兮壽我匕民報事兮世世香火

右送神

處州府儒學泮池記

泮宮古諸侯之學也何言乎泮學之制也泮也者半也別於辟雍也或曰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處州爲郡聆古侯國而制弗稱嘉靖二十有五年夏六月師儒楊宗甫等合辭請廣地闢池以復古之制予乃諭于郡僚文子章袁子夔裴子材暨麗水令吳梓曰休茲知恤哉夫學之不講而古道之不行也久矣盍圖以爲之兆僉曰唯唯乃度地袤延几六十有八丈中闢泮水鳩工眷玉伐石甃之晝以崇垣經以周道役取諸隙直取諸羨越月來告成工曰泮云成矣願有以教之予嘉兆之足以行也用相期於古道曰所謂古今云者世而已矣世有古今而道寧有古今之異乎何以故道原於天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不能不生人人

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性不能不生道是故道一而已矣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由此而修之謂之教由此而效之謂之學是故學一而已
矣非有古今之異者也今古制之不復則病之古道之不行則舍之戚
也是後也力不勞於民財不費於官而爲之無難者凡以志先定爾欲
行古之道寧勞己之力費己之財乎觀于此可以知立志之說矣且夫
泮水之聚也地不廣則水之聚也不盛苟克廣其德則其心之廣大有
天地變化草木蕃育之象其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體觀
於此可以知立本之說矣曰大哉言乎以言乎復古之制而王制具矣
以言乎行古之道而聖學成矣曰非予小子之言也昔者魯侯之作泮

宮也頌之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極而言之
至於淑問獻囚虎臣獻馘飲至獻功淮夷獻琛咸在泮焉所謂廣大配
天地至明配日月者皆明德功用自然之盛此謂古之大學而大道之
所以行也二三子得無意乎曰命之矣乃作頌詩具訓蒙士頌曰

泮水有源淵淵其淵言采其芹升中于天希天則聖希聖則賢有本如
是勉旃勉旃

泮水有源天光孔昭言采其藻釋菜于廟乃謁先師乃奠先老弗謟于
聖弗畔于道

泮水有源大昕鼓徵上下萬用玉振金聲如乾之運如日之升嗟嗟小
子聿觀大成

大哉宣聖克明厥德其心惟一其儀不忒乃武乃文攝行相國祭則受
福戰則必克

大哉宣聖峻德克明道貫一本訓述六經兩觀誅佞皐陶祥刑歷階攘
夷神禹徂征

多士戾止思樂泮水宮墻之高宗廟之美得其門者堂室伊邇優入聖
域是曰至止

多士戾止集於泮林相彼鳥矣求其友聲崇道悅學懷義輔仁美稱竹
箭貢比南金

新建竹溪公舘記

處郡浙東上游慶元爲處巖邑當閩越之交處之諸山其發脈自閩中
者皆胎息孕靈於此是故寶藏興焉白金生焉然而利之所聚害亦叢
之豈天之生物以利民者而適以害之乎抑和氣所鍾不于人焉而獨
于物乎嗟乎此可以知聖王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義有不得已焉者
矣慶元素號難治多寇亂豈其土使然也撫亦上失其道几示之義以
立民極者有未盡與前此巡坑惟責縣官兵憲副使宋菴歐陽公請乃
用議者使郡僚一人專領其事開署竹溪以蒞之蓋竹溪尤慶元要害
爲龍泉政松浦諸路之衝於此設官建治控御聯屬固易惡遷善之幾

獝牙童牿之道也然而未遑嘉靖乙巳春寇大猖獗知縣陳澤至首倡
義兵平之會浚奉
命備兵浙東夏五行部至郡澤以職事來見因謂之曰平寇非難必也使無
寇乎澤對曰固司牧者之志也曰佘知夫司牧之義則盜元其庶幾乎
澤乃宣白前議曰為之兆也不亦可乎乃謀之分守少叅蔡峯黃公光
昇請於代巡瀛山高公懋檄同知文章以往立保法修武備懸象魏納
軌物遂營竹溪以事事焉而民聽不濫告厥工成曰頤有以詔之為之
終司牧之義曰昔者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
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勿令敗群嗟乎式其通於司牧之義乎其牧

之肥息不偶然也是故正辭也者時其起居之類也禁非也者去其敗
羣之類也察其幾塞其本民日易惡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先王之義政
也
國家弛冶之征自金部歸于田賦悉封閉而有厲禁所以遠觀利害之原而
嚴為義利之坊者也近日言利之臣輕啟事端奸萌驟然發動旋復報
罷蓋以得不償失有損無益云雖然猶利害之末論也非逼于義利之
徵長國家之恒道也嗟乎民生有欲道之以利而徐抹其亂祇斲民爾
示之以義匕以利民利以和義故自不忍以利人者害人不懷璧以為
禍本則處產庶可貴矣僉曰俞允若茲民是用不犯于有司又何畏乎

朽索之馭六馬請勒諸石用告來者俾勿壞

新建樂清兵備行臺記

惟浙轄府凡十有一惟監司分道凡五惟溫處為浙東道之一東濱大
海南接閩山海寇礦徒時為民患景泰間寇平用議者增設景泰宣雲
四縣弘治間特命憲臣奉璽書備兵以鎮之兼巡事如故嘉靖間衢嚴
礦盜起故制復兼金衢嚴兵政云惟樂清為溫邊邑海患尤棘而巡臺
弗備闕典也前兵憲副使歐陽公清乃開道於縣治艮方盡撤叢芝觀
而營之也堂室門廡咸如制縣令歐陽震實董之甲辰冬告厥工成而
公以遷去矣乙巳之秋海寇猖獗予方憂海兵不兢會洪守垣馬把總

奎羽書請濟師甚急予亟發礦兵應之賴有鵝渚之捷而賊勢衰郤予
行部至溫震請記巡臺之後因與之論海防曰噫乎
國家東海邊事凡以備倭耳然而今之入寇者非真倭也漳也而土人為之
鄉道內應者尤衆焉夫浙並海之境北自乍浦以望於成山碣石南自
蒲門以浮于閩廣瓊崖列衛凡九連城三十有七置巡司五十有四烽
堠三百甲士十萬經略非不備也誠使處得其宜而用得其人焉可以
永清海波無患島夷何有乎鼠竊今之言防海者則曰出海戰艦水軍
僅同兒戲以我所短攻彼所長敗之道也夫海無定勢擇人而任勢戰
無常形因敵以形之寇雖出沒於海而其命在岸郎據險以守清野以

待將不戰而自退矣是故防海之策以守爲戰以守爲上也猶未也若
修而船之政則海寇之患委之海賈我可坐制其命而享其利矣考之
永樂中伯陳瑄海漕所經島夷畏避瑄下令俾出爲市遣官監之平其
直兩便之此固明效之可覩者也浚不敏願與守土君子熟圖其便特
書以俟之

福建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國家開天啓運掃夷復夏體國經野設官置監以爲民極當雲雷初造閩
省肇基惟時並建諸司悉如制云惟
皇憲天剛柔合德文武兼資內則府部外則藩閫體統頡頏勢不相壓而按

察實表裏都察之置職在陳軌塞邁肅寮貞度是故院有左右都御史
有副有僉率諸道以監諸省司有使有副有僉分諸道以監諸郡內外
相維咸正罔缺自時厥後又以御史代巡與按察互糾故臬司中舊有
巡臺焉然而自是事權稍偏非朝廷創制固殊也存乎其人焉爾乃若
初曰提刑繼曰肅政尋復更曰提刑重
祖制也夫刑者侀也刑期于無刑也政者正也正己以格物也是故明刑以
弼教師正以協中其義一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神而明之亦存乎其
人焉爾矣閩海去天萬里然而天威不違日監在茲明興以來百八十
有餘年矣官按察者爲表凡四勒石合之九三百八十有九人西臬楊
長公應奇謀於浚曰政以倅華人以世論宜有遍表使後世得覽觀焉
蓋成化中有僉事楊公德者其祖也而會浚今以副使再至遂屬文以
紀之惟茲三百八十有九人以言乎職皆監司也以考其世中間能自
爲不朽計爲時名臣者則茲石方倚重焉其或浚世而名不稱也則茲
石亦爲賴之萬一有匪人厠于其間又適足爲茲石之玷不可磨也嗚
呼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吾儕託名茲石能無懼乎公曰休茲知恤哉作
按察題名記

易簡堂記

嘉靖戊午懷玉書院工成其建置規模略如四大書院之制其敷教之

堂前曰明德後曰易簡曰明德者何揭古人明明德於天下之學以立
教也比於明倫其義尤切曰易簡者何揭聖人希天之學以明明德之
義蓋取諸乾坤初山長緒山錢子應聘入山既正皋比之席乃馳疏約
會山長巾石呂子赴焉吉陽胡子近菴桂子學愚吳子暨予小子浚偕
往時己未四月乙卯也盍簪之朋凡百十八人相與印證此學期于大同
其聚甚樂偲偲如也于于如也聯諸鵝湖盟會有光焉諸君子因屬浚
發明易簡之義辭謝不獲乃離席言曰大哉易簡聖學希天之旨盡在
是矣不敏何足以知之竊聞昔者夫子之傳易也原畫前之易著先天
之學乃言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誠之

源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繼之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確然示人易矣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隤然示人簡矣繼善成性者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繼之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大有功則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言人之所知如乾之易則莫非眞知凡夫婦之愚之所與知至于聖人之無所不知即孩提之不慮而知者也人之所行如坤之簡則莫非良能凡夫婦之不肖之可與能至於聖人之無所不能即孩提之不學而能者也易知則有親而可大易從則有功而可久賢人之德業在是矣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猶未也終之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是故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健順配至德而人極於是乎立矣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蓋反身而誠萬物皆備何思何慮莫非帝則聖人天地之常一常道耳自今言之虞廷之精一孔門之一貫孟軻之博約其致一也蓋精則一一貫萬分小大有定博學詳說將以反約非有二也知乎此則知德本明性本善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亦得此易簡之理而已矣命即性性即道道即教衛豈多乎哉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克明峻德用以睦族以馴致于平章協和凡以明此明德於天下者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是故古之學者出於一今之學者出於二一則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二則支離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謂聖同天希之則是嗚呼深哉盍不斂願與同志共學焉諸君子僉曰吉哉自天命以至於教而我無加損焉易簡故也遂援筆請書之以爲斯堂記

月川類草卷之六終

月川類草卷之七

雜著

跋望雲集

月川子曰以予觀于望雲集而知孝之爲至德矣知心有曠古世而感
者矣夫上下四方之宇往來古今之宙此心一也此理一也置之塞乎
天地溥之橫乎四海施諸後世無朝夕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是故思
親若梁文懸者可也大行之雲虞淵之日移忠之道昭矣然在文憲亦
如太虛浮雲何加焉牽車牛遠服賈因天時分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
母分殊而孝一在黃廷祉何損是故人人有良知良能不可解於心者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倚雲看不㸙雲無此謂孝思此謂終身慕此謂
至德要道吾聞廷祉能修身謹行法祖親親以延前人光于無窮是得
此心之同然矣望雲集黃氏不得私也

恭題贊治堂集後

少師臣言以其作秩宗時所著贊治堂記并一時鄉僚爲贊治堂而作
焉者屬其屬臣浚集而傳之以對揚休命浚拜首稽首颺言于末簡浚
觀於贊治堂集而知爲臣之不易矣臣爲臣之難而致君之難也臣致
君之難而致身之難也先民有言事君能致其身能致其身而後能致
其君也後世知事君而不知致君務佐理而不務輔德欲期於古名臣

宗功末矣少師以命世之才遭際
明天子贊成嘉靖中興之業雲蒸龍起質於夢卜人情實惟天授我聞惟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偶然哉不偶然哉浚嘗從
事茲堂仰而思之若有會焉爲賦秩宗三章秩宗典邦禮以貲邦治故
首之以禮事君禮也者體也與道爲體者也故受之以道事君至德以
爲道本惟德動天故以天事君終焉登堂考文請以是先之則知我
明良之遇相期于道以各致其義耳非相爲賜也或曰可得聞與曰浚不敏
何足以知之無已則姑言其大者是故觀諸郊禋禮則知所以享帝觀
諸

宗廟禮則知所以饗親觀諸
孝靜毅后禮則知所以正統觀諸
南廟禮則大業定觀諸
南寢禮則褅後長禮行於夷王名號而朝廷尊禮行於類奏災異而敬天至
禮行於大臣捧主而褻絕嚴禮行於毀佛像崇明祀而人心正惟寅惟
清盡於性命通于禮樂所謂致身格天之業非邪是不愧斯堂已自時
厥後師其論道經邦寅亮天地旁招俊乂永保中興此又孤揆之職終
始之義也嗚呼自周有終相亦有終臣愚不佞代贅作箴

書西峯卷

常山徐生琳讀易白龍洞自號白龍主人爲友人史君著西峯說極言山水動靜之情求正于月川子月川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各克其志各會於全以約於中其庶幾乎未達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唯神也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道在是矣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皆不免局於聲臭方體便與上天之載不相似仲尼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匕則純亦不已樂則合同而化語成性者也伯牙之鼓琴也志在高山峩匕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洋匕然若江河夫琴聲一也而隨感以入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先覺有言易者吾心陰陽動靜也動靜不失其時易在我矣

自强不息所以致其功也二子各克其志自致其功以思其誠其庶幾乎琳曰是謂動靜皆定仁知時措之學請書於册牽以學易

題葉母還金傳

月川子曰以予觀于葉母還金事而知性善之言爲不易矣夫性從心生發於其心而不能以自已者即性即道乃所謂善也葉母歸金豈要譽惡聲欲所遺者德我哉而教子之義愛物之仁大道之公其爲率性以行何用不臧恒言陰性吝嗇皆私心也非性之罪也葉子不忘義方思以傳之是在葉子之身愛其身以弗虧其親敬其身以弗辱其親是之謂立身行道顯揚之孝其傳也遠矣

題貞節廖氏女傳

月川子曰在昔嘉靖癸卯予視學閩中時有廖氏女者其父閩縣庠生廖元熙女也女許聘儒家子彭夔槐未有吉日而夔槐死于溺女聞變請往弔喪難之女以死請乃易服往弔如禮禮成哭拜其姑羅曰兒不幸不得終事君子願卒事吾母羅哭謝之曰婦人不容處吾子不祿不得嗣爲兒婦容何吝賢女乎女哭再拜請曰兒志已定義不再適古人有心許人佩劍者死且不負况以身許人乎羅不能卻女復再拜謝其父母曰兒生則彭氏婦死則彭氏鬼雖死足不復出彭門矣父母不能奪相向大哭觀者感動遂成服即次若將終身焉諸生莊嚴輩以其事

聞於予且請曰願有以輔其志予曰嗟乎廖女之性天所植也率其性以成其志義弗可奪已夫婦人之義從一而終然必合卺而後成爲夫婦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祖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若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是故聖人立教定爲禮義中正之矩固不強人以所難能也今女輒以許嫁故而卒不易志是其賢又加於人一等其保有令終也必矣義無事於勸雖然觀風者有相之道焉乃命官師備禮造廬名其宗老特發論之用嘉其志議恤其家以勵世風越十年甲寅予再涖閩聞女近况未忘之心十年如一日云元熙凶出羅念菴氏所撰廖氏

女傳示予盖羅實念菴之姑故獨得其詳以爲柏舟之義賴此以存殆實錄也用書以歸之以備他日史氏之採擇焉

按洪武中海州有時氏女年十六許嫁而夫亡請易服往弔遂成服郎坎若將終身焉孝養其姑沒剪髮自誓義不可奪觀風者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格于例時侍郎徐宗實奉使兩淮上疏以爲要在隨事處中難以守文執一此女徒以許嫁故而卒不易志剪髮自誓與剜目截耳者同其勵志豈與尋常守節者比廷議韙其言下郡邑旌之其事頗與廖類惜當時不知有此故事未及表請耳

重修新安隄題辭

縣治南隅半里許有新安隄匕介水溪諸水之滙受上干溪之衝以此爲坊而時猶類圮民無寧宇者盖當諸水合流爭趨直下奔突潰決勢同然也志稱學前街爲市心街今街且瀕溪則左市之淪於水者多矣初永樂甲申隄大圮民居蕩析天順庚辰方侯中倡民修之嘉靖庚子隄復圮何侯倡民修之丙辰夏大水隄復圮唐侯伯傑身任其責捐俸爲倡群樂助之民感應焉乃藉財鳩工夫古之爲水者善其溝防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故爲溝水必齧之爲防水必淫之一成久安永爲民利是在今日我聞長民者之責有疆理有奠居疆理之有水患焉足以害民則任之奠居之有風氣焉足以與民則任之然或不身其責無以率作興事民亦何賴之有今侯特倡之而民嚮應焉此志一動氣之明效也推此以龍行境內之利病於民者而民有弗應之乎春秋重民力是役也可以禦水患可以畜風氣疆理奠居兼之矣予故爲題辭以驗考工者

重修唐尚書夏公祠題辭

予嘗讀國史洪武中有制令有司考正祀典凡前代忠賢名臣祠宇雖不具在祀典其有功德顯著者亦崇奉如故吾邑載在祀典者有若雙忠祠其不在祀典而亦應祀義者有若汪端明祠有若劉後村祠而尚書夏公祠居其一焉公在唐末登進士歷典蕪明官至兵部尚書曰太保者其伯氏也公伯仲在當時有禦寇保境功沒後民爲立祠祀之又應禱以殺蠶妖所謂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非邪予嘗爲公作祠田記更爲樂章俾民歌之以欽報事然越歲既久祠宇日壞祠租之入嘗屬從兄諤既耆士祝茂翁謨廷龠領其事其左廡傾頹者已修葺之比予謁祠見其正寢勢且傾側墻壁剝落慨無以妥神靈答嘉貺也乃共謀修之惟是歲租之入有限須從勸募以佐是役凡吾鄉人有好義者願共圖之

題洪都鍾氏忠孝傳

月川子曰予讀緒山子所傳新建鍾鎮死義事未嘗不悲爲臣之不易
也每過章江詢往事益信其所述鍾氏世德爲實錄云夫自寧藩先世
久蓄異志以故
先朝削其護衛至正德間宸濠交結權姦璉完圖再復之羽翼既成逆謀
益堅凡厥有位威劫利誘罔不攝伏一時奸黨有彬完寧彬輩爲之内
應其懷二心者則率以宗室纍難覘成敗爲順逆耳其守正王臣有若
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輒被斥謫以去而參將翅鉞復遭酖死慘禍
自是士夫雖在千里之外閉目搖手惟恐遇毒矧繫籍護衛者乎若葛
江諸賊卉心桀犬不容誅已鎮雖不幸繫名官籍始能自靖卒能致死

勇足配義知足存後豈不難哉陽明公削平禍亂分別玉石特表鎮爲
不二心之臣故
朝廷原其忠赦其家勿繫而子文奎得充弟子員知故乃奎感激益奮于學
以求無忝所生事母視藥與妻劉皆以孝聞雖不假年而子棟克肖思
成父志嘗從緒山子入懷玉卒業焉間以家世乞言以圖不朽予謂之
曰顯揚先德示錫爾類是在子之身矣予何言予何言夫臣忠子孝姑
慈婦順者亦各盡其分焉耳是足以驗性之本善知之本良即此致知
以克本然之量則物無不格性無不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棟再拜曰
然是誠在我

題洛石遊踪卷

周洛石兩過予川上草廬其述祖青烏之學而其用則主羲和中星之
說考之每有徵驗夫自來論陰陽家者流雖襲爲羲和之言而星禽之
義實所未論至於形法之屬則又別爲數術類不相通支離不經弊也
久矣洛石嘗遇異人獨得天官堪輿之秘簡易直截可舉而用凡世之
一切拘忌小數悉屏去之間出念菴羅子所書洛石遊跡卷索余贈言
余因謂之曰術不違天洛石之術亦有據矣慎斯術也以往其惟先正
其心術乎念菴子所謂務出其忠信之情以全仁人孝子之心斯言至
矣其或牽於貪賄是謂賣術非所望也惟洛石圖之

吳越世家疑辨題跋

月川子曰予讀緒山子吳越世家疑辨序益信其爲千古公案非一家
之私言也夫前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若不思蓋前人
之愆而惟務掩過是誣之也非孝子慈孫之心也仁且智者弗爲也緒
山子念先德之不表于天下後世故思從而表之表之誠是也不可得
而私也徵諸吳越之人心則民到於今不忘質諸先正之公論則君子
無弗與者顧獨於歐陽史文不能無疑焉然而據其論定之說有若有
美堂記其歸德云云則亦無弗與者謂後世之史類不能闕文傳疑者
非邪況天道福善禍淫之常久之無弗定者使錢氏之德或厭於天則

其享國之久世澤之長天之報施如此哉余故復徵諸天命俾讀者以是先之

題濮氏厲孝卷

月川子曰以予觀于濮氏子剪胸療母事益深悲夫人子籲天迫切之情直欲以延絶命而不自知其或過也夫報生以死人之道也故殺其身而有益於親則爲之乃若天有定命乚有定數則雖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不可解於心而未由致其力矣是故先王之立教也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疾病行禱五祀示有事也大命既訖爲之變聚之禮以飾其罔極之情示有終也昔者文王有疾武王不脫

冠帶而養一飯再飯亦同之武王有疾周公請代歸而俟命固未或毁體以求必於神也然而金縢納冊王疾乃瘳則命數亦若有可改者故或當倉皇危急之秋計出無聊思以祈天永命于萬一者將無愛於髮膚而罔敢知其爲無益也君子謂濮氏之孝其猶屈原之忠雖非中行足以厲俗亦衰世之意也觀其凛乚然甚人知夫寧有一毫殉名之心于於其間者哉厥子岡堂濮氏乃思從而表之雖非若考志實賴以發潛德且岡堂嘗學于東廓先生與聞良知之教則凢思所以爲顯揚計者固在岡堂之身有愛莫助之者矣

楊處士像贊

古貌古心虬髯仙杖無懷之民有道之像邑崇嘉賓里推仁讓旮曰淸風東門高尚

梅坡姜氏翁媼並壽贊

懷玉峯高里仁俗美翁生其間考祥視履惠能賑窮富而好禮其門則而其心則水刑于寡妻內則音矣百歲相將諸福備矣梅坡晩芳天保定爾慶衍曾孫以燕翼子庠有嘉賓國有思絕旣以貴德亦以尚齒允升壽域嚮用多祉太平人瑞庶徵在此

小像自贊

先生學求聞道而未之見也仕求行義而未之遂也觀象學易求寡過

而未能也從事致知懷明德而未得也壯有四方之志自負耿乚而不知其力之不足也晩居月川之上日有孜乚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內人像贊

夫人稽古內則理乎內政崇葛覃之風有相吾廉懷刑于之愛利用女貞明發不昧而口澤常存宮事無違而魚軒益敬奉先思孝不負蘋蘩之寄逮下能仁宜衍螽斯之慶也

聲銘四首 有序

嘉靖乙未　皇史宬成箴日告　廟尊藏　歷朝實錄寶訓御文

頒賜執事諸臣金幣有差臣某以祠官與焉爰依璋璜著之銘辭

聖訓國史方策是紀明興八葉世德鮮媲事皆實錄書不虛美石室金
匱寶藏在此臣隷秩宗識慚史倚相繼璋瓚不丧匕鬯
嘉靖乙未　廟工肇興　帝重孝享事謹纓始揚越篚吉致告從事
百辟駿奔庶民子來錫賚有司濫竽末僚作器用灌歠銘紀恩
皇格有廟復古曠制以特以祫周道是諦祖功宗德享於百世松桷有
梴寢成壯麗經始請命爰蠲下逮乃依玆器盥而登祭
嘉靖辛丑　昭聖賓天禮疑諸母期服是言臣守祠郎言于宗伯義
在重統庶幾不忒　皇心感格卒得如禮祔葬有資勳航紀美
繼皇重統世及爲禮今上嗣服武廟是啓昭聖大母親授玉璽寶發重
隆功德無比報以太上若喪乃妣祔葬頒恩飲福視此
嘉靖壬寅京師大疫上命禮曹勑醫分治處方施藥活人無算　上
心慰悅錫金有差臣某待罪祠郎濫竽恩似命工作觶銘以志感
帝德好生薰風鮮沴問民疾苦典醫掌劑處方給餌分理廣濟藥奏神
功活人萬計祠官叨幸霈澤汪濊作玆飲福用均五齊

月川類草卷之七終

月川類草卷之八

墓文　祝文祭文告文附

大母節婦楊氏行狀

大母節婦楊氏廣信著姓也諱林姑生有淑姿幼讀孝經列女傳郎知
大義曰不如此不可以爲子不如此不可以爲人及笄來嬪我大父華
八府君克其家會大父宦江夏無內顧之憂未幾而大父卒大母年甫
二十六哀慟幾絶既而曰天遐老親懷內孤兒郎死付之誰耶乃隱忍
襄事辛苦人不能堪或勸再適大母泣指吾父瑛嚨曰吾之不即死者
徒爲此耳遑恤其他以節自誓足不踰閫雖家人鮮見其面鄰婦相戒
曰八娘子家何異御史衙耶事會大母祝至年九十無一日失其懽脫
簪珥以教吾父寒燈孤燈夜績課讀不至雞號弗休曰兒弗學予弗毋
將愧而父吾父力學取鄉薦官郡邑所至有聲曰兒弗學職乃弗子將
貽吾毋太母曰吾今可以從夫子於泉下矣有司欲以聞輒令止之曰
此吾義也吾不負吾心耳吾何求吾何求吾父固請則曰盍立身以顯
親乎大母貞孝出天性五歲失母晝夜悲號事繼母如生母窮其父終
身如生恒若在室時得異味必遺遺之不遺不先食食亦不美忽哭吾
大父哀毀喪明族有簽婦貧必周之婦感化之亦不易志孀居六十年
壽八十四後督學周公廣傳其行于郡志徐公一鳴大書孝節表其堂

雖非大母志實賴以發潛德我後人尚懼其弗顯先民有言前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大母之事淩既知之矣忍使弗傳以自陷於不仁哉用是拔淚謹狀以告于大君子以圖不朽永以示我後人且以爲世坊云

先妣封安人程氏行狀

先妣封安人程氏玉山處士程忠女也年二十歸吾父承德公名瑛公少孤貧感大母楊苦節志古孝廉大母脫簪珥以教曰兒弗學予弗爲母公力學曰兒弗學乃弗子處士聞之嘆曰夏氏其興乎乃來嬪安人事姑以孝謹稱逮事曾大母祝至年九十無一月失其懽大母自慶得

婦事無大小悉委之焉大母哀毀晚喪明安人起居隨之寒温眠食不言而喻族有婺婦貧大母念之安人每食有酒肉必遺之急必周之治家有法公賴其內助雖旅賓食貧安人益勤儉佐之得不窘且謙順自牧即小事不敢專後公官郡邑所至有聲安人有相之道焉性朴素豐約不失其常惟祭祀賓客必盡禮淩兄弟皆教之以其才公雖十九在外無內顧公性嚴毅淩兄弟或有過不敢見安人徐召愛約束淵長克家和其鄉淵艱子有憂色安人曰吾聞陰德者有後淵亦自修果得子淩下第歸安人見其鬱鬱不得志曰丈夫患不得志耶舉進士爲海鹽令安人教之曰爲民父母難汝父常念其不易汝勉之比報政安人或小疾倍常慎之曰兒竭力于官願見其成也及被召將述職覲省安人白公使淵遮止之曰君命召無枉道再備祠官請歸省公曰遊子懷歸盍聽之安人曰侍養有長季使學事君能復顧其私耶公心是之書來戒歸安人且寄鞋爽命之曰兒年強仕惟性剛宜思柔克後得之義無何而凶問至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安人大有功于夏氏也安人子男三淵散官娶裴氏繼王氏吳氏淵知印娶程氏淩進士今禮部祠祭司主事娶姜氏女二長適程燿先卒次適國子生李仁孫男五廷桂廷柱廷芝廷梅廷相孫女六曾孫男一世燿生於天順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時卒於嘉靖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寅時享年七十有八卜葬于四都

吉陽山之原敢請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孤等亦死不朽

先考封承德郎直隸廬州府通判公行狀

先考承德公諱瑛字潤甫姓夏氏世爲信玉山人曾祖考諱觀壽祖考諱昇江夏縣主簿考諱曦曾祖妣楊氏祖妣祝氏妣楊氏公蚤孤貧承大母苦節志古孝廉弘治己酉舉於鄉既圖祿養正德初爲醴陵知縣土豪張姓斂民田官既割田還於民復夜劫其靑苗民忿格殺之成案悉抵死公至執法宜準夜無故入人家律竟末减時逆瑾盜政遣使覈官帑陰歛海內財賄海內靡然毅動湖復薦饑遇御史其窘自縊承事

皇駭奔命公句當靖州土苗伺釁悉心爲之所變如也巡撫都御史華

公亭疏旌之鎮守中貴人張其和買土物饋瑾配葛千端公峻郤非土產張怒假託失報鄉警檄千戶李建來勾會覲夜發明日建至百姓譟之得不及邑人徐郎中廷用守正忤瑾浚猶逮其僉官棧將親收其家公從容說曰欽差責在縣官徐子一麒毅然請行會瑾誅得免庚辛間劉齊寇湖湘公行保法以聯民積穀賑饑練兵倡勇備甚設守將潘勳縱軍爲患公數諭之弗敢宣言其事憲諭嚟哨壬申七月流賊襲陷萍鄉縣乘勢壓境報至日晡矣有顧都御史過縣欲避去公恐駭民遽止之召衆晝戰守須刻而集顧殊未安闗門觀變見月下戈矛林立旗影翩翩整整乃謂其家人曰無事無事公度賊所嚮清野設疑賊驚遁令

主簿覃敏追之賊走洞庭顧乃曰變起倉猝賴公有備何公諳軍法如此公聽訟先權倫理有彭顯酗酒日索孫酒錢一日孫走避顯從入訴公覺顯有殺心果得礮中刀乃故爲鞭孫且與之酒錢顯大媿悟舉身蔽孫叩首流涕以去土產鼠豨善殺人民或饑窘食自殺或故食殺圖賴人公令里長朔望聚縣庭焚之饑食自殺罪鄰里食殺圖賴賴人者不爲理自是不輕食鼠豨歲荒官軍嗷嗷投井請糧郡吏窘責縣配富人入糴富人規利詟怨莫有應者公言莫若豫給軍數月糧銀糴多穀自漿卒如公言歲計復攷督綱運耗羨作正然船戶破冒已多郎盡沒入船無所償敢赴水求死公爲處分別運荆米准脚價還官郡行於諸

縣得濟民陳繼保輸租公訝其色慘泣數行下曰民賣兩兒猶不足公惻然追贖還之以俸代輸官副使洪君遠行縣嘆曰遣嘗作縣未能也縣當吳楚滇粵之交公議請遷泗州驛於縣治民乃息肩巡撫都御史劉公丙巡按御史王君倖交疏旌之癸酉擢廬州府馬政通判馬政法斁獘叢吏與爲市郎有心計不得施公察知種馬擾于㸃闢備用馬累於賠賍民力竭戎倫無賴遂建議定備用馬價足銀一十八兩民入其值官爲召商商乃不得賁緣射利郎有虧損取諸羨自是馬價不虧民無累種馬歲約束而不擾民歌之然不便于吏而者夾後印馬御史周君鵷來大不合遂引疾去時年五十七公歸闔門自守不至城府二十

餘年以子濬貴加封承德郎嘉靖丁酉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七距其生天順辛巳十月二十七日病革命遷正寢反席而逝嘗寒夜泊大江遇水妖聯舟盡覆公舟軸轤已崩不沒者數板盤旋江心舟人號慄俄而就岸若有默運焉者卒考終命人咸以天道福善之應公五歲失怙家屢空太母脫簪珥以教夜以績課讀曰兒弗學予弗爲母公力學有成宦郡邑所至有聲曰兒弗予負吾母君家孝友平生以氣節自礪當官以盡職爲不負節儉正直言必依道動必守禮既貴不侈既老不怠教族睦姻置祭田恤荒周其乏者人稱鄉先生云今名宦鄉賢祠配之安人程氏公至老無妾媵白髮相對儼然如賓先一年卒子男三

瀨散官娶葉氏繼娶王氏吳氏瀾知印娶程氏浚進士今禮部祠祭司
主事娶姜氏今封孺人女二長適程燿次適國子生李仁孫男五廷桂
廷柾廷芝廷梅廷相女六曾孫男二世燁世美以嘉靖丁酉十二月十
五日葬於四都琴山之原不肖孤抆淚謹敘其行實以請于當代立言
君子用圖不朽孤等亦死不朽丙辰十一月十七日遷葬於四都湖頂
山之陽

沙川處士伯氏惟信墓誌銘

嗚呼此浚伯兄惟信處士之墓也兄諱瀨惟信其字也先考承德府君
妣安人程氏生子男三兄為長仲瀾浚季也曾祖考諱昇江夏傳祖考

諱巘曾祖妣祝氏祖妣楊氏考諱瑛仕至直隸廬州府通判卒於嘉靖
丁酉妣先一年卒大事甫襄而兄繼之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六日也距
其生成化乙巳正月十二日申時春秋五十有四子廷桂廷柱以庚子
五月十一日葬于信豐鄉石陂山之原昔兄自小也嗚呼三數年間薦
遭家難維考妣齊壽兄德仁厚獨享年堇匕豈仁壽福善之理不獲盡
應耶浚於兄之亡蓋不能無疑於天道也是用銘諸墓石以發潛德敢
自遜避以負兄哉兄於考有幹蠱承家之義無愧宗子之責者也考少
孤貧賴祖妣楊甞節以成既舉七上京師生計旅食屢空兄身任其責
力本治生自務取給考得無內顧之憂嘗雪中糴米百里為路費夜歸

雙足流血妣心憐之更為置容相慰又善用人力雅達地利克謹小物
家日以裕考嘗寄俸金佐之從容啟曰大人守官貧家事請責之兒仲
兒侍宦所謂曰溫定責在弟浚少知讀書勸勉成大器曰顯揚責在弟
最偶宜乘各竭其力以事父母兄果幹蠱有成仲亦就養無方獨浚學
未聞道顯揚在念能不負否仲初未有嗣勸納側室助聘資竟得二子
疾革執浚手祝曰士大夫不可以官為家謹守先德嗚呼兄之所存何
如耶呼廷桂廷柾命之曰無墮前業謹事叔父復顧仲兄曰季游宦吾
子付之弟矣弟宜教之教之不聽則杖之無辱我先人嗚呼兄之貽謀
何如耶兄娶葉氏生此二子繼王氏先浚再繼吳氏年方盛度病弗起

先歸其家嗚呼兄之前後何如邪兄心地坦平意象超豁即其平生言
行參類有道者使其見用於世其所處所存豈不高出時流哉嘗輸粟
賑荒授七品散官錫命服不常御葛巾布袍潘如也性樂施能賙人急
宗黨閭里稱長者嗚呼兄宜得仁壽之應而遽就此墓此浚中心隱痛
不能無疑於天道者也子男二郎廷桂廷柱女一適生員李盛孫男今
一世燁嗚呼兄不可作矣浚既疑于天道仁壽之理而尚有冀于福善
之應殆將有不獲于彼而獲于此者夫殆將有不獲於彼而獲於此者
夫謹誌其行而系之銘匕曰若仁壽兮兄適數奇懷福善兮天乎違而
百世考祥視此銘詩

奉政大夫南京戸部郎中六川林君墓誌銘

嘉靖癸卯三月甲午南京戸部郎中林君師吾卒年五十有二以某年月　日瘞于某山之陽孤一新持誌其行來徵銘會泉諸生請君從祀鄉賢祠且具言厥考秋江君之賢君濟其美而益施之用皆不愧於古鄉先生者君予同年友辱素知君廼今則論定矣乃下郡縣官師博議議僉同遂立之主以俎豆於學宮云君諱性之師吾其字六川其別號也曾祖乾祖艮禰考嵿以君貴封南京戸部主事承德郎而母氏李為安人君生有異質蚤解為文學易即能明大義年十五包守進之督學杭公補郡學弟子第一人學成行益北面受易君木訥言無枝葉

王說禮則便匕焉舉壬午鄉試己丑進士授麗水知縣擢南京戸部主事累官戸部郎中疏改南未任而卒平生以廉節自勵臨財如浼祿入買田收族喪荒周其所乏與物無忤不設城府方疾作有星火墜於屋疾革危坐而逝初任麗水愚很王溫周者以微罪阻山自匿郡督捕之急為檄授里長入山諭之即感泣自囚請罪竟得末減邑故多陶審課實繁歲久虛額累民賠敗為疏豁之當造册損逃絕三十餘戸數或難之君曰此民隱寧書下不敢以王成欺以衆道理民民亦不犯三年獄無殊死去之日民留舄于麗陽門立石以志去恩主南戸曹督龍江天策諸倉料量既平宿弊亦絕後改戸曹尚書儉菴梁公謂君篤實可屬大事檄督餉雲商卒兩便之繼督餉天津適大饑鈌粮奏借發德州倉穫有濟未幾被疾乞告不得乃乞南遂至于弗起配　氏封安人子男三一新今鄉貢士坎某匕銘曰相彼秋江播為六川匕之至海淵匕其淵蕩芹於泮不愧于天不愧於天不怍于泉

仲嫂夏母程氏墓誌銘

孺人程者予仲兄惟觀處士元配也孺人諱榮姑為同邑處士程　君女厥初來嬪逮事我祖妣楊孝節祖妣以義方閑家孺人執婦道甚虔當其意暨彼程安人皆賢之嘗生子不育惟得女一人焉乃言於兄曰君宜亟為嗣親計力勸置側室初納汪氏未孕言之不已再納曾氏既

而曾氏生子廷梅孺人字之若己出汪生子廷相孺人字之若己出也無何汪即世廷相纔五歲孺人撫之以成兄善治生孺人佐以勤儉家日以裕中饋烝嘗夙夜無違食指數百事皆受成蓋兄之克家孺人有相之道焉於諸子女雖鍾愛不忌其勞事吾兄甚恭至老不衰視妯娌猶姊妹終身無間言及廷梅納婦匕事姑如母不復知其夫更有所自出也諸子女但知有嫡母為母不復知其更有所自出也當孺人在堂皆思致其養當孺人在殯皆思致其哀觀者皆曰人子亦何必親生哉毋能以夫之子為子則子以為母矣孺人生于弘治辛亥十二月初七時卒於嘉靖辛亥十二月十二　時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二郎廷梅

廷相庶出女四長大梅孺人所出適永豐庠生周嘉謨次小梅適同邑
舒楠鄉次晚梅適國子生周世美次六梅許聘葉魁春廷梅嘗卜以壬
子十二月庚申奉厝孺人於七都夏宅山之原請予銘其墓石以發潛
德予嘗有感於大雅君子之教而知孟軻氏謂天之生物出于一本者
之有遺論也今觀其叙拊畜長育顧復之德不殺於震夙拆副罔極之
恩乃知所生所養爲報則同而所生之恩有時復厭於嫡禮則有然者
矣遂不引嫌而爲之銘乜曰　母之德吾以覗所恃毋之澤吾以覗所
瞻母也天只葉翼來裔

錦衣衛揮指僉事巖山周君墓誌銘

予二峯兄子婿周郎嘉謨自狀其父錦衣君世系行實錫銘其墓上之
石予病固辭而請益堅曰先人託予以不朽焉曰所謂不朽者豈墓石
之謂哉蓋存乎其人與其後之人耳否則千斛佳傳祇以速謗兄曰弟
自信不佞諛墓之文周氏世德可考文獻足徵矧雅知錦衣君之爲人
銘之何疑乃按狀曰信之永豐排山周肖出東魯宋元豐間有鴻文者
始遷之祖也迄今四百有餘歲仕有宦績處有隱德稱郡之世家云錦
衣君諱一申字敬夫別號巖山則北潤僉憲公佐之冢嗣朴菴府君昆
之孫魯庵府君應廷之曾孫也母詹氏錦衣君生有奇質蚤承庭訓隨
任雲間受易於都憲須野張公學成歸補邑諸生脫穎出矣偶夜讀致

疾遂有投筆之志入貲助邊授錦衣衛僉事之秩然而游於藝文間作
詩歌有古風循乜雅飭固儒生也性孝友事父母備極愛敬北潤公宦
道忤時賞左遷錦衣君能慰其志且復克家公無内顧之憂視其弟妹
不啻手足歲以閑家介以接物是用不墜其家聲行年四十七忽遘疾
彌留略無動心惟囑嘉謨輩曰死生常理惟父殯未舉母老闕養吾目
不瞑女能幹蠱庶幾無憾言不及他生於弘治辛酉十月十一日卒于
嘉靖丙午以明年丁未塟于黄村之陽娶程氏子男三長郎嘉謨次嘉
猷次嘉祥女二孫男一雲鵬月川子曰以余觀於錦衣君之狀而夷考
其行信嘉謨之克知前美而不誣也復之曰昔人謂世祿保祀未可謂

之不朽則夫太上之自立固自有道而翁有美章矣立身行道以爲顯
揚計將不在後人乎嘉謨稽顙拜曰命之矣乃爲之銘乜曰
何謂垂統有開必先何謂繼志有後則傳於嗟錦衣式穀象賢勿替引
之徵于此阡

祭少師費文憲公文代作

嗚呼天祐　皇明篤生哲人在昔平格保乂有殷於惟　純皇末命丁未制科得人于是爲最公如王曾首出其類繼事　敬皇聖學緝熙不顯其德百辟其儀公如史佚日陳仁義遯事　毅皇晏立作相驕藩寢謀家禍實釀公如汲黯社稷所仗　聖皇繼統嘉靖中興既有典刑復用老成公如司馬爲時保衡退居湖東心在王室人惟求舊蒲輪再及公如汾陽聞名郎入嗚呼七月戊寅　上御文華名問我公眷顧有加十月丁亥象折中台天不憖遺哲人其萎嗚呼我公爲鄉先覺爲國名卿身之去就爲時重輕方其柄用也權姦以懼及其復起也邦國以寧

其再釋位以去也天下以爲病其復用而遽卒也君子憾猶未究其平生嗚呼念我先公爲公執友施及小子重連婚媾賴公同朝服庇元首嗟何及矣國無黃耇在公靡憾哀榮則有表行有諡錄實有史不朽有文象賢有子嗚呼慰公之心殆不止此爲天下慟匪哭其私尚饗

祖奠文代作

嗚呼孝莫大乎全歸忠莫大乎盡分榮莫　大乎鄉思哀莫大乎廣殯禭莫大乎首丘餞莫大乎發引惟公忠孝道全哀榮數別騎箕尾兮歸天依雲霞兮戀闕吹易水兮風悲束生芻兮心折神無不之明旌搖搖謹挽旋車式遵祖道尚饗

黃母大夫人奠文代作

嗚呼夫人其賢乎不然何生榮而死也哀乎夫內德不踰閫則何以知夫人之賢而榮之哀之蓋闈不知其室睎其隅不知其柢睎其楊夫人定軒之婦方麓之妻宗伯之母則賢其可知矣于嗟定軒爲世名臣官則司空家則食貧不有佳婦內顧則廑夫人之賢其有徵於孝乎于嗟方麓賢哉大夫子克肖父我不喪吾不有令妻內助則孤夫人之賢其有徵於順乎于嗟宗伯吾道正覺南陽之志莘野之樂不有賢母舊殖則落夫人之賢其有徵於慈乎夫上觀盡母下觀盡婦中觀盡妻令德壽考天下如母者或寡矣安得不爲生榮而死哀哉某等令子同官百

年景燕於是悼懿範之不作也臨風酹觴以酬世契尚饗

封君劉寧菴奠文同年

嗚呼寧庵其大壽乎其備福乎其古之逸民乎夫潛德弗章隱志弗告吾何以知寧庵乎哉蓋不知其源睎其委不知其柢睎其楊吾于令子塾也有所試矣令子雅方之教足爲古賢母也已夫上觀盡母下觀盡妻坤含章以時發地無成而有終婦德不顯而內助託成之有道則又安得不以爲令妻賢母其道之純之光乎哉嗚呼寶婺宵殞陰教不可依矣某等遐家千里之情致生芻一束之敬焉爾尚饗

先大夫勿翁奠文代族作

嗟夫仁兄爲親孝子爲祖慈孫爲宗長者爲國良臣爲縣爲郡所至有聲卄棠去思民懷仁人義方教子教子有聞天章再錫光我里門祉祖其賢宗廟其親安人配德白髮如賓並壽同福先公一春凡我宗御戚焉如焚如可續也人百其身輀車爰發鼻日酸辛率我子姓會奠于原公念我人來格如存尚饗

哭亡兒廷芝文

嗚呼廷芝吾兒嗚呼痛哉廷芝吾兒々遽至於斯耶兒生有芝草之祥故以芝命汝名而孰知其不祥耶兒生有奇質甫八歲有願學聖人之志故詔使知學孰知方志於學遂齋志以沒耶嗚呼痛哉先勿齋大夫與妣安人程積慶之餘將謂汝食其報孰知其秀而弗實耶於乎痛哉予今以中年失汝上念先業下慟旅櫬寸腸千結一哭九死哀々此情何但天性不可忍之恩耶於乎痛哉汝嘗揭丹書於座右以自警固思從事敬義以求多福又孰知其凶且臧耶豈吉凶禍福響應之理有不繫於命之長不長耶吾恐汝目不瞑而汝乃瞑目爲豈亦遍於晝夜死生之故耶嗚呼痛哉而今而後汝惟觀化知命福庇汝室汝室爲潭翁之孫閑于婦義當不汝負予當與汝母啓汝伯父謀爲汝後天若相予克昌厥嗣更可義起不令汝之不祀汝尚慰於九京於乎痛哉今權殯汝于潞河之陽俟南祔故山耳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汝會于斯言也耶

汝會於斯言也耶嗚呼痛哉

劉母徐氏奠文 同年

嗚呼予小子等今于安人之沒也有以徵母慈子孝夫義婦順彝倫之敦叙古道之有存者矣傳言繼母如母以父之故然以虞舜爲子而不能蚤諭于其母以吉甫爲夫而不能弗惑于其妻則夫夫々婦々母々子々各盡其分以不失其性者又可得而易之嘗聞母之嗣劉氏之内政也視前嫡之子猶已出今觀令子之聞母喪而致其哀也等生身之恩而不衰是故足以見寧菴翁刑于之化汝學氏純孝之誠而母之順承夫義慈慰子心者又安得而誣諸其等廓與令子年家兄弟而母若母猶子之誼又烏得不欽母德以相其子之哀也哉嗚呼千里緘詞比之雞黍母也有靈尚其鑒只

吳山泉憲副奠文

於乎人孰無死若公之考終其殆盛德備福光前裕後含笑于九京而無憾者矣何者錫福惟五世人難並公享年周天之紀壽矣食大夫之祿富矣履考其祥既康寧矣樂得其道攸好德矣沒于王事考終命矣所謂百順脩福者非邪肯堂肯搆世德難求公身致顯榮及先矣諸子賢而且貴世濟美矣所謂德厚流光者非邪嗚呼公將不含咲於九京而無所憾也耶公子以容爲元輔桂翁之館甥而公爲翁平生之執友

道義婚媾飨之爲公慟者雖無已而謂公足慰心而無憾者則亦未嘗不云然也以容奔公之喪遽於東山奉公之柩還於西江公魂歸兮遄發其棠靈旐設兮豈指故鄉束生芻兮祢公焉歆易水兮我心傷尙饗

方伯蓉峯章公奠文

維嘉靖二十二年夏五月壬申福建左布政使蓉峯章公卒于官其寮友某七七八臨於其寢會哭於其位越七月庚戌廼以羊一豕一清酌庶饈致奠於其靈曰嗚呼蓉峯學爲名士仕爲名卿年望六袠階進二品生既無忝沒復何憾耶然而人於公之沒也無論有識無識群吏百

姓咸致哀焉豈謂天不慭遺人之無祿耶維公秀發蘭谿統承楓山采鳳皇華禱關帝衮固守衡雲祀學伊洛忝知貴竹秉憲西粵佐轄大原咨出閩海期佐巾興阿衡是賴何隆其德而施則嗇邪嗚呼哀哉維公斯文在人宦業在世望重方岳考終厥位所謂不朽庶幾在是某等簪丹荔以登堂易玄冠而會哭託一束之生芻輓其人兮如玉尙饗

方伯西洲歐陽公奠文

嘉靖癸卯秋七月甲子福建右布政使西洲歐陽公卒于官其寮友某官某七既入臨會哭如禮將有事文塲越九月乙卯乃以羊一豕一清酌庶羞奠公靈次告以文曰嗚呼惟茲夏五左轄蓉峯公卒方與公哭之何期不兩越月更哭公邪前此有星隕于省堂之背哲人之萎豈其祥耶公貴與蓉峯等而享年過之德與蓉峯等而擢科先之自正德庚辰以迄于今凡歷九官始終一節謂蓉峯爲不負矣而在公亦何所憾哉惟公剛德不虧義方用事郎署初筮州郡左次僉臬西川佐憲南滇兩典苑馬秉心塞淵觀察于廣咨嶽於閩用康保民風裁凛七三十餘年具瞻師尹天不慭遺臣分亦盡人之於公亦復何憾嗚呼公子奔喪何亥日也靈輀發引返故丘也某等祖公于道素車白馬生芻一束有淚如瀉尙饗

祖奠尚書林康懿公文

嗚呼夫世家之貴于天下久矣然所謂世云者非有世祿之謂有世德之謂也元愷之後伊呂之仍皆以世稱貴其德也方今海內之稱世家者多矣有若東安之施廣昌之何鉅鹿之耿大原之周錢塘之倪昆陵之白保定之侯東鹿三原姚江之王濮陽之李靈寶之許喬木世臣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三山之有林氏世濟其美前有文安後有康懿行在家乘名在國史以世稱之君子所予況介子象賢家慶未艾又當傳之世七也耶某等觀風於此慨老成之既沒幸文獻之足徵茲者塋域云成遣官祭告則有司存特用祖道尙饗

劉淑人奠文 府司

嗚呼淑人云胡不淑作配君子豈不雝肅翟冠霞帔光哉命服孝敬不遺婦順既莊義方有相母儀式穀宜及偕老受天百祿中路見背何奪之速鼓盤之嗟輿脫其輻矧我通家誼同伯叔致此辦香聊比芻束嗚呼尚饗

祭詹母胡夫人文

嗚呼陰教弗章內則罔顯淑德懿行不聞於世久矣胡夫人之賢刑于家而信於鄉者若是藉匕邪夫下觀盡婦有采蘋之風中觀盡妻有內相之道上觀盡母有義方之訓故吾鄉之稱夫人不徒以其命服魚軒之貴而重其有關雎葛覃之意云耳嗚呼發引有期全歸無議几在媚娅孰不流涕靈乎不昧鑒此一卮

祭先嫂程孺人文

於乎自孺人之來嬪吾門也下觀盡婦上觀盡母蓋采蘋克敬而宮事毋遺樛木有恩而螽斯衍慶此宗族之共以為賢而來裔之百世不忘者也茲當輀車發引祖奠用陳其等瞻望仙旌不勝哀悒尚饗

祭先大夫勿齋府君文

茲惟我考桐鄉憶昔正德間我考作宰是邑時某以髫年侍宦去此且四紀于茲矣而我考為民所思尸祝於此亦既有年辟則掘地及泉神固無在而不在也今某擢叅粵藩取道過此得拜祠下感今思昔追慕無已特申慶告惟神鑒知尚饗

祭方伯立峯魏公文

嗚呼莆陽文獻海內著稱若公行誼一時之英其秉德不回篤彭從吾之好其持身不苟比陳孝廉之清其守正不阿有林見素之操其當官不撓有方簡肅之聲自佐郡以登郎署由督學以躋岳牧官必舉職守不易方眞足以廉貪立懦示我周行誠使究其所施何用不臧胡天不吊一疾而止某等同年兄弟誼託久要靈輀遄發招魂為勞生芻一束心旌搖匕於乎哀哉尚饗

奠一山李君文

嗚呼自君之舘甥于我先公勿齋大夫也聮予等有通家之誼焉然而久不忘敬矣自予姐氏之嬪於君門也有警戒相成之義焉然而得妻以有子矣自君之入貲而遊國學也有觀光之志焉然而敬業樂群矣及其判簿于雲陽也有牧民之愛焉然而知止不恥矣由是飄然而來歸也有靖節之風焉然而知足不辱矣如何不淑而一疾弗起然而亦壽考令終矣予歸也晚雖不及與君為訣而猶及執紼以輓君也嗚呼河清難竢薤露易晞東津逝水應知我悲於乎哀哉

祖奠鷄峰侍郎詹公祭文

嗚呼禮莫大乎安厝餞莫大乎發引是為送終之大事哀死之永訣也

惟公位登八座壽躋六袠生榮全歸福備慶集仙逝云遽忽焉奄奚義
重台鼇佳城允吉薤露既晞生芻用藉其等夙荷眷愛有如一日執紼
興悲掩袂以泣公靈不昧尚其鑒只

祖貢少華給事中詹公祭文

嗚呼予于先生之沒也嘗致疑於天之生才或有不得其常者殆有數
存乎其間謂天夢匕罔敢知也蓋先生資稟既殊克養有素蚤掇巍科
入讀中秘擢職諫垣立登要津由此策名清時弘濟大業固分內也夫
何席未暇暖遽圖歸省偃蹇𨈡翔多歷年所卒以不起而殚究於用辭
之干霄之木委於空山照乘之珠投之深淵得之甚難棄之甚易誠不

知造物者爲何心謂天非夢匕罔敢知也雖然人亦有言有子爲不死
有名爲不朽先生學既有聞而象賢有子其所恃以爲不朽不死者固
自有餘地矣則夫身外之功名利達直可視之浮雲樂乎天命復奚疑
哉慨自丙午之秋先生捐館迄今九一紀於茲矣而獲正首丘之禮焉
予雖不得與先生永訣猶及執紼以襄大事俯仰今昔殆有不勝其感
者矣嗚呼生芻一束白駒空谷靈乎不昧尚其鑒之

代姪孫世禮祭周女文

嗚呼禮不云乎娶女有吉期而女死壻服齊以往弔既葬則除之夫聖
王之制爲斯禮也豈非謹大婚重人倫納民于軌物而教民以厚道歟
蓋自納采以往且有吉期則雖未成其爲夫婦而名分已定恩義猶存
不可忘也予小子分淺緣薄雖不得嗣爲兄弟樂以琴瑟然聞周女之
德及未疾之侵以致今茲之變無以鮮吾父母之懷適足以增二姓無
涯之感天意果何如耶天意果何如耶靈輀遊發薄奠告哀靈其知之
乎其不知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告九鯉湖神祈夢文

謹昭告于九鯉山之神其江西玉山縣人世居縣之招善鄉吳田里民
田祉娶姜氏生子不育中置側室朱氏等以闕嗣親之計今行年五十
有八而夙願未酬自念祖父未有失德某雖不肖不敢以忝所生或者

上帝好生皇天福善延其一脈不殄厥祀則宗祊終當有託伏願神靈
錫以夢兆諸妾孰爲有緣或當再圖繞乞明示以開蒙昧其下情無任
激切屏營俟命之至謹疏

告風洞山神文

伏惟其係江西玉山縣招善鄉吳田里民田祉人氏念某年當望六未
遂嗣親之願恐致顛越陷于不孝以爲大罪今者承宣茲土恭聞神靈
有感必應用是皈心皈命懇禱于神伏願廣太上好生之心推明神福
善之理赦其罪過存其一脈錫與徹嗣以承宗祀則其感戴神功死且
不朽其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俟恩之至謹疏

遷葬先大夫告文

維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有三日戊辰孝嗣子

前廣西叅政某暨孝嗣孫儒士廷桂國子生廷梅廷相等謹用牲醴敢

昭告于顯考封承德郎廬州府通判府君之墓曰在昔丁酉之冬安厝

我考于琴山之陽越二十年于茲矣而裕後之事未足以食我考盛德

之報地理家謂風氣未完不足以妥神靈前此特卜宅兆于湖頂山之

陽艮龍發脉癸山丁向似爲全氣之地用是涓吉奉遷我考靈柩焉庶

獲吉昌特用前期十有五日庚午啓攢敬伸祭告惟靈鑒知

月川類草卷之八終

月川類草卷之九

明　進士第大中大夫廣西叅政前提督福建學政玉山夏　浚著

欽差

廵撫江西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滁上胡　松編次

後學邑人程　煇編輯

董昆佐校正

書類

呈泉師

其久眯京塵慽不日飲新泉以洗此心然於紛華波蕩之中冀見此體

從吾所事亦頗得力但緇黔不及郎空跡闕失往乜而是恐遂負教是

懼舉人倉贊贊懋樂南去甘潔誠求進用敢通于門下

簡徐滁江學憲

滁江督學江右雖中遭讒沮人士至今仰之蓋滁江以名教自任氣節

自勵崇雅黜浮翊正闢邪空同之後所僅見也故罪滁江者在此知滁

江者在此今則清議共歸

聖明鑒格旋復量移以旌賜環此足爲吾道世道慶匪直相知之私慰也僕

試吏茲土海民難治加以戎衛襍處雖或稍安其拙而猶未得行其志

也故人何以處我

簡周峴山

去春入京具聞太倉之謫匕不謫在兄不足論要之此疏不可無在
聖明則此謫不宜有耳然抑亦有數邪兄不出陽明之門嘗無依託之嫌乃
竟犯時諱謂非數不可然太倉覗蠻烟瘴鄉追甚謂非
聖明在上亦不可兄達義命宜泰然于此知道君子肯以一節自足哉
並海瞻望非遙先此馳問鄭澹泉贈言并往

簡桂洲學士

在京辱知己之愛感德莫忘蔡春至海上海民難治武衛爭長且海坊
鹽政一二事宜關緊頗大無由請教近兄邸報知更定
郊議深契宸衷此禮樂百年之會明良千載之期也議者以輕改
祖制為疑然此固洪武初制且追復隆古之典破除末代之事正以不愆不
忘之心成善繼善述之孝又何疑焉且復持論不激必盡僉謀以協公
理但議禮古號聚訟彼此反覆不厭異同蓋學術識見人自有異
吾皇竭誠事天勵志稽古定此無難所覬默啓
聖心無言不容則不特萬年盛典可復而萬年命脉亦永有賴矣知公心事
可進此言伏惟鑒神省察

簡伍須野司諫

承遠教深以當道薦剡未及為訝此須野候愛不知其不肖也况貧賤

素應得此不敢不勉須野直道正色革弊懲貪致忤中貴然馮河包荒
中行所尚若謂此宰相之事非臺諫所宜然而豪傑作用寧有窮乎惟
須野采焉

簡江貞齋司成

昨公出嘉禾甫返棹而仙舟隨至却恨非圖南無因知伊川消息也承
示大巡李公誤取深感知己地方一二事宜將圖為民造福李之不終
僕之無緣民之無祿也使回附謝渾眷惟愼重孝履

答錢東圩太守

諸郎進士東海群龍先生濟世未究之功日可見其大行矣耶得湘簟
吏冗無福消受特奉供高卧北牕一枕便到羲皇上矣

啟桂洲宗伯

昔朱晦菴嘗言天下事須人主自見得十分伶俐方可成若有一兩分
屬宰相便難又云宇宙間有極大兩件事二千年來無人整理蓋謂郊
廟之禮當復古典也我公躬逢
明主復此曠典豈非千古之快世善焉周雲蒸龍變明與以來甕夏東里之
後未有所會近縉紳言公開誠布公翊正扼邪有古大臣風此相業根
本願終休德卓然為中興名臣俾信產從此甲天下豈不盛哉某試吏
碁月未有所成自考惟海民漸相信武衛漸相忘期盡此心未酬此志

我公何以詔之伏惟寶奩以承當宁眷倚

簡胡仰齋海寧

巳丑孟冬僕赴東海之役時兄立朝才數十日遂出讜言忠惋懇惻意

聖明必嘉納焉迨忠乃知攸陽之

命甚駭豈黨護之嫌抑未信之故邪然甫謫遽遷未爲不遇海寧借寇拙牧

得師大假機緣未足爲慽瀕海上有滄臺者許台仲其人也得賢問俗東

海瀕不絃歌乎此僕日夜究心而未之逮今得兄左提右挈辟滋此海

登於彼岸不難矣深望深望特遣小吏問候惟照亮

簡鄭滄泉

革除海漕二編我明缺典滄泉能成之極是快事革除事核例嚴其言

南北兵盡不得已若周鄭交惡云者請易南兵爲京兵何如中有一兩

處與平日所聞稍殊滄泉必自有說海道經近得山東新刻弁往以備

叅考中間運道雖三易然皆從平江劉家港入無異路也

簡徐豐厓

日讀志稿辭嚴義正簡而盡詳而不俚可傳必矣中有一二字義商量

特用票出再得神一過無憾矣不避僭妄以豐厓虛已誘之使言耳免

耗分蕩一節已敍定思仲橋增入半路橋下郎舊綏家堰橋也更名之

義見詬乚不必錄但槩括數語便了

載閱志稿足稱信史更復何言豐厓必欲言之無已故不免求之太刻

如敍海塘愚以須總挈綱領分繫事目乃見歷代施工顛末特擬呈教

餘一二字義亦復拈出再試敲推便懸千金莫與易之矣免耗分蕩二

議一事略總裁之如此統惟詳之

封贈親以子貴推恩之典也故以附選舉非選舉而實出於選舉也法

未有書母統於父也公欲併書義起也書其所知所不知者缺之可也

耆民不附人物難以人物例且不以先選舉也貴乚之義也孝節隱逸

得入賢乚之義也近武功志類此願更定之於寶鏊母事奇而怪乚則

削之方技附襍志外之之意置之人物則失倫恐非謹嚴之體須更圖

之

簡詹少華司諫

遠承教翰知詔許侍養北堂萱花彩服一笑一歌足爲娛親之助況佳

兒匆匆棄旦夕承歡此人間眞樂三公不易爾懷才未用能不爲斯人惻

耶江湖廊廟君子豈一日忘哉靜觀之餘徐起以了天下之事未晚也

我不才人繫身瀕角瞻雲之際愧不郎從少華于山中耳不知高臥濃

睡之餘亦念及我簿書奔走之勞否也餘惟自愛

簡葛子東

近代名臣若余子俊之功陳師召之行張汝弼之節眞不可少即靜菴

之介亦豈易得乃若陽明先生則命世大儒絕代豪傑昨錄未及豈撫
星宿而遺羲娥哉先生之不朽固自有在莫如姑避時禁以俟論定耳
如墓上之文泉師且爲閣筆豈無深意若靜菴固亦當諒者耳

簡周草岡

敝邑建坊楔及扁額幾處思得草岡如椽之筆大書之其廳事曰具瞻
堂言民具爾瞻也後廳曰父母師帥言其職也縣門坊曰親民統言其
道也譙樓之背曰海闊天高見保民之氣象也學左爲聖域右爲賢關
期多士以登進此道也雙節坊表張氏二妾也二妾者何鄉賢張寧方
洲氏二妾蹇香晚翠也方洲遺命正室妾年少當遣之二妾乃剪髮見

志寒槐孤樓窮年相守家人鮮見其面方洲四海空囊身後家益落二
妾茹荼食蘖苦節益堅有司特請表之樹世坊也此其大略也幸郎携
筆增我海上大觀

請方伯吳南溪公鄉飲帖

鄉飲酒禮國家尚齒貴德彰善癉惡讀法講禮甚盛典也惟茲月正既
望適維其期恭惟致政大方伯吳南溪老先生盛德高年完名全節允
矣嘉賓我民是則亟弄請邀學宮特正賓位以光盛典其幸不勝顒望
之至

呈泉師

比入覲禁嚴不能繼見門下至海隅又不能時上起居錢粟之寄賜先
祖列傳潛德幽光託以不朽世世子孫不能忘也重刻二業遍成呈覽
此方學者多知從事先生之教近復刻陽明先生敷奏錄將使世人識
眞儒實用非偶然者併在其試吏三年民頗信之然吾斯之未能信而
民信之邪文局勢格不能如吾志者多矣是皆涵養未至克拓不去若
古人則新法已志不妨並行其作用何如縣志呈教伏惟鑒照

簡邵玉泉水部

巳丑長安逆旅偶得識荊辛卯覲行自淮走陸咫尺清口未遂從賢茲
聞浮槎來石瞻望非遙辱以禮先弁惠漕志無任愧感漕志佳甚具見

經略昔有元山今有玉泉邦溝自眞州達淮古人瀦畜洩減極有深意
近清口屢淤議者擬于口西別穿月港以避縱入玉泉目擊心寄定以
爲何如元山前志述海運處與瓊臺見頗不合然思元季至從張賊乞
米坐困待斃何妨開眼講求山東新刻海道經具述海道甚悉淮口去
平江非遠海人必有習知者玉泉亦嘗物色之否使還附謝漫及

上桂洲宗伯

入覲禁嚴不敢繼見嗣後又不敢通書政府恭惟明公以大公至正之
心爲格天寃時之業
聖眷益隆士心益附愚意竊謂公與羅翁二老皆受主上不世知遇所宜

推誠交懽共圖報主以酬千載之逢以暢和心以銷黨隙斯宗社蒼生之福夫廉頗相如列國之佐猶相避遜以先國家之急況二公爲命世豪乎狂言惟公納焉其試吏三年於玆矣雖民稍安其拙而文格勢禁志無所成古人一命能造數世之福其作用豈易言哉新成縣志呈教克有之去公必憐才若魏水洲則又寃甚矣明與顯幽賢者稚之奈何辱暑惟賓愛以副中外之望

簡許九杞

比得邸報見劉梅谷薦疏欲起九杞山人以慰蒼生之望想山人亦不能無蒼生之念第不知當道推轂者實能狹天下之賢否也其無似誤

辱召命恐負明時惟君子教之附撰先祖妣孝節行實敬上門下敢求一言以垂不朽尚當躡紫雲之麓稽首以謝

簡汪南泉

吾兄之屈聞報殊不信既知有云云者誠可痛哭公道何在人心之天理何在不可言不忍言不敢言也惟兄曠度能弗動心獨不爲天下惜乎人才惜乎天定論定又安知今日之屈不爲他日之伸乎匪才辱召命又何能爲冀得閒散一職庶保寡過耳會晤未期惟愼重孝履是祝

簡董晴谿海鹽

海人至自京承枉雲翰惓惓問舊令之政足占君子所養嘉與黃子嘉善徐子道盛德甚悉既爲民慶又自慶也海民誘魚鹽之利訟牒爲多田賦四十九科官民則混昔周文襄平米法施之于今則不悉矣海患可虞塘工未保區區俱嘗建議未有成功今得執事大才了此無難也竈民革耗分蕩此則頗無遺憾初慮武衛爭長然而平心處事與物無競亦自帖服其隙在分彼此耳此中士風優于民俗以請託爲耻獨勝浙西許九杞鄭澹泉兩賢海上澹臺也西華吏才甚難得詩社有句谿東鑑西村朱朴方外石門月泉皆東海異人也董從吾道人陽明老友此其最高者執事得神非徒得友且可問俗諸生有志者甚衆一時二三僚友皆可共事僕至海時見山老嘗教之曰吾輩每厭作縣豈知廟

食百世名傳循吏顧在此不德深負此言今以視公濱行習此倘俟嗣音

簡董晴谿海鹽

僕自量才非用世備員祠職忝也爲之小者耳膏車到浙想在冬暮此時春淋江城吾民有父母懷矣大同叛卒殺將事亦有激朝廷命將出師本以弔民伐罪而當事者倡爲攻城之計意在貪功反致閣城爲賊所脅復招北虜以抗王師事勢可虞官舫人回附此不盡

簡詹鬻峰憲副

西水之別又是隔年去秋承寄教章足見仕優之學一點靈心超然獨

覺見之行事必大可觀徤羨徤羨僕自量才非用世從事祠職俎豆之
事亦也為之時事局而今更不同青天白日黑風肓雨莫知其端大同
兵變命將出師本意吊民伐罪當事者力主洗城之說遂致闔城拒敵
事久變生幾不可測久之乃知
朝廷好生始就安撫然征之而威愈褻撫之而恩益玩至今猶未有善後之
計耳奈何奈何便中附問惟自愛
呈久翁
其不佞雖素慕公然未能知公迨獲事公始信親炙之有益也及得所
撰諸葛公傳讀之知公以豪傑之志聖賢之學為今諸葛所謂見大意

者非邪比大同變作國是未定公獨觀事情始終謂一時貪忿之兵為
非計據理爭之曾不顧其身家此何心哉卒之上契
國家諸鎮數百年安危非獨忍一方目前之事而已蓋
淵衷適中機宜命公此行實出天意公亦豈能逆覩哉故嘗謂公此行實關
聖主好生之德與明公體國之心至誠感神以故承事諸臣得行所便亂賊
之黨勇於悔禍罪人既得國法亦正不可謂無其故也然難鮮而亂未
已處分未明議論未協人心未安生理未復故
朝廷必假公以行公必諭劄以往先之以平事諸臣亟奪奸帥兵權皆所謂
先幾之先得者也愚固知大同之人見父母以號控聽德音而感泣矣

曉諭之文本誠意所發直推事因以求其心以洗滌其疑以切責其罪
惻怛懇到使大同之人自叙不能如此諄切伏讀細思當痛哭流涕追
悔前非不能自已雖有孟獲之徒亦殺之不怨矣貰而不殺當思死報
朝廷矣至謂此輩原無背叛之心非但恩德難忘直是理勢不可反復揆度
皆窮禍福利害之極略無一毫押闔欺罔之意明示不疑更復何疑攻
心之要誠無出此夫天下之事操得其要然後可從而理今公規模素
定得其要矣凡關攻心急務若賑濟查勘門各有道思乎議法匕立知
慮上不廢朝廷紀綱下允合人心所安皆畢之矣若夫思患豫防為
國永圖雖事體重大未易遽言但以公體國之誠每懷靡皮之念篤實淵深

之思當無不獲況明良一德豈憂其不濟耶某昔於陽明先生平南之
後以為居儀真儒實學今於明公有望焉俾天下知為今日眞諸葛則
吾道不與有光與人便冒昧陳此伏冀自愛以副當宁中外之望
復醴陵方尹
承論表章名宦鄉賢以端風教甚盛德也辱咨及老父在昔治行此在
醴陵父老子弟其何敢言顧前有美而不知知而不傳非仁也其小從
宦遊得竊聞之敢自陷于不仁以孤盛德哉用是不避稍列其事以復
于執事執事舉以問醴之父老子弟當有能言之者矣詳在行狀
簡初亭程公

其東海之役癸巳召還嘗再附諸子者問候未能專致遼陽土風久當
服習天壤之間莫非吾土昨奉手教諷來使知君子敦仁君有終焉之
樂况動心忍性增益所能豈必非福地邪惟天純佑賜環有期瓊海坡
翁歸來未老前此有信大義者未逢其適先生亦需之而已矣不佞再
備祠官赤也爲之小無足請教邇來司事大難行圖歸省矣近題稿附
覽此時事差強人意者第未測所終耳俾還附啟草匕伏惟順時寶嗇
以慰時望

簡尹恒溪太守

久不聞起居懽瀆也使來遠承教貺愧感愧感仰惟德政大成譽望日

茂愷悌君子民之攸暨幸荷幸荷其近况粗遣惟是邇來司事煩難天
涯白雲更關心目早晚爲歸省計耳老父在家承時存問雖長者優老
則然非不肖所敢承也使還附謝惟寶愛以膺殊擢

呈泉師

某違教日久無任瞻慕自東海召還再備祠署然當明良之會禮樂之
期曾不能少效其願學之志實孤至教邇來司事煩難兼之天涯老親
白雲在念行圖歸省冀得取道南都再登新泉之堂吟風弄月以去俗
惟天命純佑道體萬福向來引年之請雖至誠懇切而
當宁眷匕眷眷殆天有意於斯人也南吏之命固根本重地銓衡重寄得老
先生暫爲之亦足以轉移士風扶持世道非少補也近從友人得春秋
正傳讀之眞是見得從來孔子修史實錄之意與其竊取之義足破數
千載穿鑿附會之說明道之功于是爲大數日又得古易經傳測雖未
終編已見易大意與數聖作用處矣斯文之幸將不在茲乎其雖不敏
願卒業焉前月林巡檢至又承頒教西使錄三復之餘宛如參前倚衡
也林勾當已完茲因汝德南還之便謹赴上起居惟寶愛以棟斯文不
宣

代勿齋大夫辭鄉飲

老朽無德以風鄉閭敢辱賓筵况有內子之喪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

敢辭惟鑒亮

簡邑侯陸晉川

邸報中得見張西洲公論處分安南職貢事宜無事於兵極得要領與
洪武中誠意公所見略同眞不易之論非時輩所及第恐
朝廷主先入之言
勅使既遣
成命既易回耳不知本兵作何題覆
先朝嘗有開此釁者朝議已定亟褫永樂中兵馬數時東山劉公大夏式齋
陸公容並爲職方式齋力言其不可東山直取故牘焚之議得竟罷今

更得有斯人乎科中薦擧疏亦見一時公議中間莫無夾帶否伏讀
勅旨眞是物無遁情也擬郎日走謝承命姑再積誠

簡楊原山選部

客歲初冬發潞河晝夜兼程而南至廬郎坎再越月乃得襄事所恨老
毋不得一訣終天之慟浮名何物誤人至此所賴老父差强健朝夕承
顏小逭不孝之罪豚兒年十二初習章句讀禮餘稍爲訓解此便今日
山中事業也八春得邸報知兄銓曹之命夫人臣效忠莫大乎以人兄
有知人之鑑本之以好善之誠此君子道長之應也在昔黄定軒爲文
選者七年乃闢門延客人不敢干以私謝方石爲作像贊謂見其喜則
知君子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蓋以其憂喜占君子小人
之進退爲能不負其職如此吾兄器識足追前輩請以相期桂翁近况
何如承賜老毋墓文幸致不孝感謝之意公以身任天下之重所願爰
身以報
主餘則公所優爲兄爲知巳當有進于此者矣

上桂翁閣老

其客歲奔喪南還再越月乃克襄事伏承遠賜墓文適當其期不孝藉
是以爲慈懿不朽計感激非可言謝山中伏聞
皇子誕生中夜起舞竊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老先生爰
主憂國之誠至是慰矣見邸報知
朝廷將有變南之役此
家國安危大計老先生謀之必悉成化中嘗有獻此策者東山劉公大夏式
齋陸公容皆爲職方力爲尚書余公子俊言其不可狀事竟得寢况今
莫登庸自分纂逆宜欲求貢不敢非敢負固不貢若惟遣使問故待其
歸命
朝廷從而處之不煩於兵惟老先生熟圖之無失
天朝之體以永綏東南之民實相業第一義也便風附謝及之伏惟鑒察

簡夏東巖太僕

其不佞弱冠先生有道久切嚮往滁陽傾蓋雖半日春風至今猶有舞
雩之想遭變歸來憂病中未遂馳候乃辱翰教深慰瞻仰又承道體多
福實天壽平格以棟斯文也尙擬積誠以領終教君平之債乃勞長者
往念讀禮中未能決此姑圖另復作還先附謝

呈桂翁閣老

其不孝積釁延禍兩年內失所恃怙僅忍死襄事耳宅憂不敢通書政
府中夜瞻望台階惟公以明良魚水之懽處平章密勿之地朝夕輔德
視向來委任權力今得畢行所學以盡致

主之忠至於敷求賢德豫養國本計允切老臣之忝我明中興宗功當不使
燮夏東里專美于前介堝以容貞副乘龍之選足徵知人之明以容國
器未論門楣也久翁服闋未起此老才足相佐詎可久要以人事君惟
明公圖之不肖孤誤辱知教非逆餘生尅責無及時尋舊業思補其過
惟明公終教之廬次奉疏不次伏惟台照

呈泉師

某違教日久無任瞻慕仰惟天命純佑道體多福雖久厘引年之請而
眷命方隆留都重地當此考績之期得老先生持衡以公黜陟之典足以端
士習翊世道非小補也比聞有言及書院者此固學術不明之故然安

知今日之相詆不爲後日之相信耶老先生以道自任不求天下之必
信已又忍于以善服人哉况斯文所恃有不在此者乎其積纍爲棠酷
罰禍延先考不肖深懼不足以當大事謹用述其遺行上于門下伏丐
俯垂哀憐特賜一言以表其墓以示我後人不肖孤將思世世守之狀
別具伏惟尊照

啓介翁宗伯

某以鄉後進辱明公厚遇至忘勢分未能報德不孝遭先母之喪又往
臨奠弔慰惓惓哀戚益深詎意酷罰未敷禍延先考惟忍死襄事而已
宅憂山中久稽裁謝仰惟亚位秩宗當此明良之會禮樂之期得我明
公殿之以集其成甚盛甚盛惟是務煩事雜不免軫勞計慮耳前遣家
人告換勘合謹此奉候惟寶愛以副當宁眷命

與魯郎

久不見子翰令人懷想聞暮春有天眞之遊劇喜劇喜吾子以開也未
能自信之志葬吾與點也之樂坐進此道不難也努力此行他日吟風
弄月以歸予當開月川草堂待子共證心印以忌吾憂也努力此行

簡李克齋

辱教甚慰馳繫傳聞平郡治甬道郭墓郭墓見山經地志非一人未易
信若季武子許杜氏合寢喈之葬固非禮然此世遠無主可遷或夷其

封亭戒石于其上似亦兩不相妨且志又云設此以當前衝雖存之可
也常山有女醫史鑑氏者世其業近病者數招之奪于夫甲竟不能行
夫史挾活人之技縛于一役用違其長與豪傑不得展者何異敢仗左
右一召之來使病者以起未必非仁政濟人之一端也况此後在常山
今則上下俱困宜有變通以宜民也僕非尋常說客一咲

答陳太鶴掌教

承示禮諱理明詞懇足見君子愛禮愛人之至百里風化萬代綱常甚
賴甚賴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况國哀天下之通喪乎尊不
可以奪卑匕得以奪尊乎此禮之不講而明者也惟禮有制邑侯兆來

前此閟服自宜郎吉不敢過也邑僚方斬然衰衰自宜終制不敢不及
也不敢過禮也不敢不及亦禮也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高誼傒嘉納
可以教吾民矣草草具復容面既

簡李克齋

得六月報乃知約齋兄言事被謫不悉其詳想諫南巡也可謂無負其
職矣謫不足言也原山落職美才可惜久處事權不早自引今何及矣
宦海風波何處是岸江湖醒眼不足動心君子亦惟盡其在我者而已
此報未見須煩再示泠塘勘官作何處分有聞幸并及

簡李克齋兵憲

別久僅得朝正之會而禁嚴情隔殊失款洽數年關懷又付之東流矣
東海兵憲之命未論超遷然當海濱多事安攘之寄須得才略如兄庶
望善後吾鄉先達周文襄有功德于吳廟食百世兄能經略東海禦災
捍患上繼文襄之績無難也第惟舊德之食勉終事君之義而未之逮
自遭子喪百念俱廢鬱鬱久居此非其志也茲鎮海衛經歷陳鎮便寓
此鎮玉山入淳篤有行得事明公是其幸也餘惟自愛以策茂烈

簡郝石梁兵憲

久別無任瞻企吾兄總憲閩南兼秉戎鉞實一方軍民休戚所繫駐劄
建寧又得武夷山水之勝折衝尊組不妨作太平吉甫也弟起復之出
勉終事君之義近當宗廟之變極疏省修事宜所賴
聖明聽納敬天責已勤政愛民是又轉禍為福萬年命脉所繫也疏稿代東
建寧通判葉祺僕同年半生老友也素有志行茲幸得事君子願進而
教之郎所以教僕也冗冗不盡欲言惟寶愛以膺寵命

簡胡栢泉學憲

別久無任傾企昨得晉陽來教并示學規足慰馳念具見吾兄欲立欲
達之心不厭不倦雍州自古多賢哲今得名德以主教事吾道其有賴
乎遊武當山記妙甚讀之如登武當矣點掇情景如畫絕類子長固兄
學力所到抑亦得名山助邪健羨健羨第勉強起復求終事君之義自

遭子喪懷抱作惡兄值時大難處此殊非其志耶廟災題疏具言修省
事宜伏蒙
主上嘉納亦轉移一大機會而言者紛紛遂爾壅隔是又關係非細 廟建
一疏則具言天時人事宜有所待幸賴允俞此則差彊人意者稿附覧
冗中致此殊不悉

簡黃北山大尹

濱行冗遽失禮至今耿耿下車想在初秋冀此時江邑之民已在慈母
懷矣所謂鷹鸇鸞鳳云者猶二之也若世重世輕義刑義殺只一道耳
愷悌君子誠心求之豈憂其不中哉便風附此惟自愛以慰民望

簡郭淺齋都憲
某去秋道濟過辱教愛迄今不能忘漕役奏功歲運克濟仰見賢勞足
副
簡命且當時勢所難非有貞幹應變之略其孰能與於此然河變無常恐終
難賴導泉開湖建閘之說實爲漕計根本在今日所當熟講而豫爲之
所者盖漕自濟南達于二洪弘治以前原不資河而東水自足誠使導
泉以濬其源開湖以廣其瀦增閘以節其流則亦豈憂其不濟哉況人
力可憑河患無虞此實理漕長策也昔乂菴公建白漕議言之甚悉錄
以備采唯明公留神爲

國家建此百年之業以續恭襄之績實愚之所深願也併還附此申謝外
疏稿請教
復曾石塘都憲
吾兄今日撫綏東土適北虜猖獗山西失事中原多故之秋豪傑具經
濟之略翊
國救民正此時也前所上防虜五事具見安攘至計而明賞罰請便宜二者
尤爲得其機要雖
廷議未盡允行顧在兄有得專之而可以豫爲之所者願竭力爲之必有
所濟擒獲奸細足以伐謀昔者己巳之變也先固嘗欲據臨淸以扼我
喉咽所賴于肅愍公選將築城先事防禦而虜遂寢謀今日中原保障
實在兄矣北虜方意輕中國將來大舉長驅勢所不免承平久而武備
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恐遂蹈宋人削弱不振之患奈何栢泉兄上言邊
事亦根極要領雖略見施行顧所以處栢泉者未宜恐難自效適足以
沮言路耳併還草七復教惟兄自愛以副海內豪傑之望外儀注附覽
弟欲求不甚得罪于禮而罪固有不可逭者矣
簡唐濟軒太守
湖中別來忽復十年弟宅憂山居者半惟兄典守輔郡適當邊隅有警
能和民畜衆修其武備實爲關輔保障河閒復得毗東兄爲之足繫

時望方今防虜議論徒多乃若兄輩可眞見之行事豪傑自效正此時
也弟以薄劣承祠曹多事欲求無甚得罪於禮顧亦難矣疏稿二首錄
去請教外帖附上乃敝僚霖原黄子爲其叔氏贊皇學諭思從君而有
所請者霖原子淸才雅望弟素重之其言當不誣君子作人衆氈老生
必在陽和發育之中豈復有不獲之嘆邪霖原子嫌丁未同琰通于弟
亦惟兄亮之
簡曾石塘都憲
使至再辱教答甚慰比陳增築臨淸外城事宜區畫計料公私不困繭
絲保障古病相妨在公則優爲之豪傑作用自是不同如此所司猶未

議覆要之不能不從也正月虜寇蘭州古人防秋蘭州又自來虜所不
到之地是今日備禦之策無時無處可懈弛也三關近用將領頗號得
人翟聯峰方代宣大之任當此之時雖大英雄未易自效觀前日樊老
所陳眞是大壞極弊恨不早以實聞向來捷音徒自誑耳嗟何及哉今
日須是委之重權假以便宜庶幾有濟否則愚不知其所終矣使旋附
此惟寶愛以副時望

答胡柏泉叅知

使至領翰教知軍門起居多福兵政紆籌朝夕弗懈當此疆圉多事正
豪傑宣力報
主之秋也近報吉囊之死固有以爲慶者然在我安危大計豈係一酋之
存亡哉不自恃而恃人老成遠慮當不如此近華去宣大總督責諸諸
邊撫臣第恐事無專制不免自分彼此或致掣肘耳吾兄今日自效凡
所得爲者亦勉力爲之而已出塞行邊諸作足爲一時詩史使旋草匕
復此暑中塞上萬惟崇護以慰時望

簡項甌東太守

別復隔歲使至承翰教甚慰馳企河間輔郡要衝得暫借冦必有遺愛
於人古人謂有腳陽春愉仁人之澤博也過客供給勢所不免吾兄但
存節愛之心亦有並行不悖者矣何如何如弟守此如眯莫可自效者

人還草匕附謝

答鄭澹泉司功

昨承文教具見吾兄明理之學經世之才邇焉寡儔嘉靖名臣頌皇明
異姓諸侯傳叙志在春秋文同班馬頌極精當能將許大識見表裏一
時人物不獨爲諸公傳神郎
累朝實錄在此矣傳叙極有法則述
本朝事能如此委曲嚴切雖前人所難敬服敬服尚當竝日積誠請卒業
焉經傳說深見古人釋經不敢自信之意爾雅爲子夏訪傳但訓詁其
字令人自得亦此義也後儒反以訓詁爲淺章句爲辭失之遠矣考正
易傳語最明白今翼中如彖曰象曰本是彖傳象傳遂誤以爲彖爲象
耳易林世傳出焦延壽亦相沿之失延壽既非成元間人易林安得豫
言成哀時事據理斷之其謬妄無疑矣說陰厭陽厭眞得古人制禮精
義笙詩有辭有聲方是歌詠聲依律和之音凡此皆兄學力所到實見
得處不朽之業也力疾口占用志謝教之誠尙思而究其緼

答翁一水主政

久仰未遂親教殊切嚮往北虜深入眞如蹈荒原也可憤可憤此時諸
路調兵且集大原當可救雙江在平陽當有備恐東奔榆次澤潞閒未
知能堵截否此賊今分道入冦又未知猶有大衆在近邊否彼既深入

貪利使諸將果能誓心戮力堅壁清野則進無所掠或擾其不意擊其
惰歸則帝王之師豈出犬羊之下執事守井陘之隘任督餉之責其所
倚賴非少疆圉多壘正豪傑自效之秋惟努力以襄武略是望某以菲
才叨司大方文事深懼弗堪得承君子之教幸矣敢辱嘉貺不腆幣儀
因使納上用展謝忱

答陸晉川侍御

使至拜手翰足感遠存且得悉節啓處之詳爲慰江防大計今得明公
經略實方隅之慶給印事已奐儀曹言之矣近傳虜從大原北歸尚未
見出關報耳蓋初意窺平陽平陽有備不得入故復從大原趣北深入

輕出眞若蹈荒原者不有平陽之守其禍不知所極看來今日急務只
在用人一聶雙江能捍數萬強虜不得犯境使山西列郡盡得若而人
焉寧憂虜患邪其謨承視學閩海之命大懼弗勝公何以處我

簡吳南溪徐豐匡徐東濱鍾西皋錢東圩諸公

遄教既久仰德殊切嘗從滄泉泮泉峽東諸君處備承諸公福履一特
海上耆英不減洛社之盛表正士風允是道行之實某承乏閩南董學
之役深懼弗德無以帥先多士相知何以教我茲差出西入順思乘風
海上見君子而未之能謹疏馳候竚目海雲瞻戀莫宣

啟介翁閣老

其不斂幸以職事得事明公謨受特達之知推心置腹與之爲善此其
中心戴德不能忘者也迨承閩南之役又辱餞贈類煩重之詩教至情
厚德有加無已承荷弗堪感激彌極坎杭恭聞特進師相之命
明主爲天下得人賢於人情夢卜明公平生許
國之誠當益自信一念報
主之忠當益自靖一德既孚輿情自協赤舄几几當不動以浮言也惟是
政本至重邊事大難願公爲宗社生靈留神焉此今日相業第一義也
茲得侍御何邦美便謹疏恭上起居伏惟自愛以承休命以慰民望不
宣

謝鄒東廓先生

四月念五日得王師觀寄惠先塋銘文并拜教言不惟先德託以不朽
而詔某以顯揚之孝大道之要者亦云至矣某雖不敏敢不請事以衆
無負於有道無辱於斯文別具詩教具見胸中眞樂觸手經綸山中相
業與安富尊榮不世之勳等耳何時得親光霽以見與點氣象師觀人
便謹此附謝波石適行縣寄物容轉致諸惟日崇盛德以慰道望

啟庾東崖軍門

比衆戟初臨玉山荷蒙枉顧銜茅略去勢分錫之幣儀承荷弗堪感服
無任自八閩來試事倥偬未遑陳謝罪負可言恭惟處臺節制四休前

哲德威曲著方隅敉寧武功用襄文事益振凡在官聯局勝慶忭茲百
戸隨勝公差之便謹疏附上起居伏惟台炤不宣

簡鄭濬泉選部

近得兄輩去國報宦海風波乃爾然而不得其職則去亦君子守職之
常耳吾兄以名節直道自勵用此以繼湛泉之後是欲以鐵船石帆直
濟苦海雖長年三老之不動心而惡風吹沙能使不墮落否古有守正
通變處難而不失其常度者非眞正豪傑不足辦此惟兄圖之
弟以寡德濫竽文教雖頗得士心然愚戇自信尤恐忤人亦惟自求其
不負此學而已風便奉問唯實變以副時望

復張龍湖少宰

其不依然于當代名德如我公者實切嚮往銓衡地重實掌邦治我公
知人之鑑體
國之誠足以上佐
明皇中興嘉靖前輩若端毅端肅之業不足多也某弗德濫竽一方文事澇
懼無以帥先多士有負任使昨兩洲公書來承諭福清鄉賢黃教授者
此君昔在長沙時先人爲醴陵令最相知好某雖在童年至今猶記憶
之公不忘其知遇固盛德事乃若黃君亦眞有古人風也二子學行俱
可所惜年力既憊試竟弗售諸孫仁伯仁儉者可進已養之郡庠矣仁

人之後其必有昌乎便風謹疏奉候餘惟寶變以副眷注以慰中外豪
傑之望不宣

答詹少華司諫

某以凉德剏創之餘晚有弱息遊承長者垂念足感通家至愛賢郎學
已有造不自滿足又欲爲擇良師友與處何患其不大成也閩中士人
好學甘貧無如莆中舉業尤其所長昨得遊以閱者文有奇氣行亦清
謹足以應公之選考卷附覽隨檄行取至日遣之先此奉復

答王遵巖叅知

諸生至遣壓手教足感念存我公海內名流斯文先覺古人謂其子弟

從之厥功亦與安富尊榮者等爾在公今日山中事業亦何讓于立朝
所建立哉僕自愧學未有聞其何以能自遂其欲立欲達之誠邪亦冀
有道者有以振之耳山東敘齒錄文具見開來大意即就齒讓之說廣
之以當仁不讓之義而復道古禹顏以命之所謂上乘第一義者非邪
僕亦受教多矣諸生所請僕思所以處之草匕具復不盡

簡劉岡梧司封

側聞北上有期當此銓曹多事必得豪傑如吾兄者足以辦此濬泉兄
資勞已久超遷非遠昨引用禮曹路鄘菴黃霖原於要路皆僕所敬服
信得人矣傅少巖尤負時名更得許石城諸公相與協心實君子道長

之慶李抑齋兄雖受屈公論未泯君子亦惟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昔人
言宋璟守正姚崇通變欲行于今之世其惟兼斯二者乎吾兄具正大
之體妙圓神之用又何憂其不濟哉此海內豪傑所倚望者願留神焉

簡葉少巖司諫

近得邸報知擢職諫垣足爲君子道行之慶蓋諫官行其言言行而道
亦行矣故自來論諫官與宰相異位而同功况相業又根本於此吾信
前哲固有其人今當屬之名賢矣今之患進言之難者蓋多犯未信之
疑所謂勿欺云者亦惟先務積誠焉爾君子致主有術一時名臣不足
多也令弟春元聯芳濟美尤難得者僕不敏與有風教之責殊無作人

之效深懼湠懺巾石兄便謹此奉賀惟慎重天下之寶

答顧頤齋學憲

違承手教深慰瞻跂近得邸報知
廟建又復祖中制蓋
七廟雖則古禮然惟可行於嗣王而不可行於及王今
聖明本恭聚之義觀會通之原斯禮不難定矣我丈素抱經世之略想當
再出以副時望便風附謝不盡

簡劉岡梧司封

滄泉兄之謫不但直道難行之故蓋當湛泉之後風波未平而鈍軒之
轉不免太驟犯嫌觸忌亦勢則然耳君子用世須在調停否則兩敗無
益此兄世故甚熟直是過于擔當反使後人更難措手然若二兄建立
風采亦足暴於世矣又何怨尤之有願兄留神以爲善類後日之地慎
勿輕于一試也臨風無任懸切

簡郝石梁兵憲

過建厚厚情坎輿田得邸報不肖濫竽學政每念古人云學然後知不
足教然後知困不足且困每懷靡反人言實獲我心不徒善攻其短也
惟是外邊毀譽得失頗能覷破却覺平生自信處稍能得力餘不足論
也具白當道兩袖清風即日出關矣濟時須是豪傑也艮晤未期瞻戀

莫宣

啓介翁閣老

承惠教禮讀得孫詩知慶源裕後之祥讀思錫堂樓名額註知
帝眷忠彌之隆乃若忠之一言固明公致
主之誠而彌直之義實帝舜命禹之言眞所謂平生一字符者此又近代
輔臣故事所未有也甚盛甚盛某不敏誤辱明公知遇所愧身名未立
謗毀是滋徒累知人之明不知何以自效自贖以求其不負也司直吕
汝德便謹疏代申感謝之私

簡婁勿齋方伯

遘教頗久無任傾仰閣人何幸得公保釐然情德重望如公者早晚當
晉秉鈞軸一方不得久專也不穀從以愚戇寡諧致屢人言分當退處
山中從吾所好惟是新例聽調者必至部恐重得罪冀北上受命之餘
徐圖引去以明出處之義耳用是瀆人特領部咨敢告執事

復張合溪方伯

兆辱手書并枉詩教仰見雅懷使來備承諭言此事苦心與公同之夫
易著從一之義而律無再醮之文大都古聖立極教人以義而亦不絕
人以所難能耳薄德遭此家難實天降割更復何言我公有祖之尊有
母之親教之必盡其誠處之必有其道在僕義固有不得而與者惟公

裁之則是臨書哽塞不知所云

簡田豫陽學憲

久不奉候傾跂何限吾丈清才雅望海內所希乃不免爲時所忌不究
所施其何以慰豪傑之望要之道有興廢性無加損達人知命亦何怨
尤之有君子之圖惟不朽者固自有在山中日長著作日富稍暇當特
造高廬以請教益爲快初至姑此問訊惟自愛

答孫示豐斗城

昨得家報荷書貺遠及深愧先施之未能也執事清才遠器試政百里
民風吏治淺有賴焉楊東里官至執政而猶憾未得作縣盖君子明德
親民之功無有切於此者惟自愛以慰民望以樹遠業至願

簡侯華山兵憲

我公以雄豪磊犖之才勇於任事喜於建功雖中遭讒沮而道無加損
况象賢有人平生未究之志有所託矣而又何憾乎吏冗未能走候乃
屢手書先及罽叕並貺苑然坐我雁蕩之間第引翰遐隆菲薄難任拜
教之辱别諭地方事變當局者心事人固諒之在今須得謫停耳附謝
草草不盡

簡程松谿司成

鄉過永康曾寓書奉問既而聞遭卜氏之戚雖則可吊而抱孫之喜猶

可藉以奉慰也大器晚成公家具有故事仁人之後必昌此固要諸天
道可信者伏冀自愛以棟斯文

簡戚南山都諫

某不佞一時明德如吾丈者久切嚮往得雜自愧諛薄未能信於君子然
其好善之誠服義之勇實有不敢以自欺者比兩過椒山載造高廬冀
請教言用圖善後乃辱傾心見示前擬洞釋一笑亥懽千里嗣聞得雜君
子與人爲善無已之盛心則然殊非不穀所敢承也菲才待罪于此適
丁多事礦徒海寇並時竊發餽饋師旅何能如古人作用彼欲自擇人
所最難者以自效非有鐵漢脊梁誰能辨此違惟道履嘉祥極慰瞻跂

偶遇萬鹿園特附謝悃未聞惟自愛以副海內豪傑之望

啓介翁閣老

其不佞謏蒙明公特達之知所愧未有國士之報比者待命都下方懼
吾斯之未能信何以取信于人而明公信之不疑古人謂鮑叔知我謂
能知其心也其何以能得此于公哉初涖浙東適海洋有警師旅饑饉
無仲由作用而顧欲以自效豈不難哉今賊勢幸稍平亦爲民慶耳恭
惟明公遭逢聖主平章事業中外倚毗近得邸報見申捄何御史一疏
此實古名臣盛德事近代所未有也對揚
休命以服天下在此舉矣甚盛甚盛三山林郎中便謹此附上起居伏惟

順時寶愛以副眷注以慰中外之望不宣

簡黃久庵宗伯

其不佞昔在南宮幸獲親炙有道與聞至教廼知眞儒實學與隨世公
名外邊習數作用直是懸絕所憾未能卒業門下以畢此志耳十數年
來起復祠部出典閩學期無得罪于名教所愧名實未加忌毀隨至古
人誠定之效邈不可得然亦惟求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待罪于此適丁
海洋多事師旅饑饉無古人之才徒有其時而欲期其效將何以自遂
乎溫台咫尺行當特走赤城敬叩紫巖請教以從事草廬高卧天下思
治龍德雖無隱顯之殊然出處之關於世道者豈小小哉海內豪傑之

望何時而慰耶其詎在教下敢有所請別具先人狀誌上之門下敢丐
一言用表墓道以圖不朽其亦死且不朽其無任懇祈之至謹疏

上桂翁閣老

恭惟天命純佑
帝心忱恂俾明公再秉國鈞克終相業寔
宗社無疆之休命使益臨凤翥遊径固中外延頸之望謹用差官奉候蒲
輪其尚當執役躬迓浙水之上外新刻資治通鑑一部計八十八册奉
上訖室司馬公平生未酬之志願明公留神焉其下情不勝屏營之至

答詹少華司諫

別來忽易寒溫道左雖不及罄寒溫語然少華具確終日如對菲才待
罪于此海寇猖獗師旅饑饉無古人作用而有其時所幸處兵克捷賊
勢衰鄒善後之計正費處分未冀東隅之獲敢曰北門之寄邪國手旁
觀拙工顏汗奈何常山修城事業有定議久未報工故不得不責成於
當事者比已行府委官督理俟有岡文郎許之草七奉復止齋集一部
附覽

簡曾前川都諫

辱手書惓惓足感知己之愛吾丈以眞正英雄且猶未究所施菲才如
僕焉敢尤人惟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稍覺此心不妄動

耳吾丈見道分明更覺脫灑但海內豪傑之望方殷大才終當用世也
別諭已領故家人物隨其用之大小要皆足以自見便風附此惟自愛
以副時望

簡費屏石司務

多曾司廳之選在吾兄素抱雖出俯就亦庶幾藉此爲豪傑起家之地
耳非才待罪于此適當海寇犯境師旅饑饉何能辦此所賴處矣用命
賊乃敗鄉善後之計正費處分桂翁再相中外倚毗人心世道實繫重
焉兄受知已之愛能忘規儆之益乎蓋自來大臣當事未有不賴名賢
共相贊助者惟兄可以聞此言也便風附此惟留神

啟黃久菴宗伯

比小吏遷恭承手教腆儀不勝感服近
詔起用輔臣傳言以爲商度祔
廟之議此事關繫典禮綱常未知畢竟何如邪請先人墓表伏蒙賜允不
朽之託有在明春當親詣門下拜領海洋賊情鄉來當事所處失宜鄙
人愆見海寇勢異山賊防遏則易追勦則難近日出海云云宜同兄戲
百年之計果安在乎願聞長者之教以從事焉惟翁詔之幸甚

弔慰北原翁

老先生今日出處大節庶幾古大臣以道事君爲能不負者矣雖回
天之心未能自遂而闢邪之力猶有耿光或疑楊伯修輩反因危論相激
復遭禁錮者此殆有數存焉豈公計慮之所能逆覩哉君子亦惟見義
則爲不啓黨禍則已若夫君子道長道消實關氣運天若祚宋會見有
天定時也又聞適丁太夫人憂雖大孝終身之慕在公今日移忠以廣
孝者亦可以無憾矣錢塘江上邂逅令弟別駕歸舟謹此奉慰附上楚
帛一束敬致太夫人几筵用申千里瓣香之敬伏惟節哀以襄大事

啟介翁閣老

伏睹邸報知重申
新命益進台階一德同升百年僅見此

聖主調和之心裁成之道可謂希世之逢矣再覩謝啟有志同道合而相
濟奮庸熙載而益光之語仰見明公素恩共期交懽以報
明主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民之望也幸甚幸甚某待罪於此又復逾年山海
之寇稍爾寧輯未能爲地方造少福利爲愧耳處郡傳倅便謹此奉候
起居伏惟寶愛以答眷命以副時望不宣

啟黃久菴宗伯

比承教劄諭示海防機宜東南保障百年之計具在某雖不敏當奉以
周旋　中間有事體重大非遠臣所得專者然能體此意行之亦可以

無過舉矣幸甚幸甚茲去僊居曾不數舍徒以匏繫未遂親教政切瞻仰忽蒙遣使齎賜先人墓表開緘拜讀存殁激感不朽之託中心之藏非言可宣備邊六事誠得中國禦戎萬全之策固昔古人已行之成效又忝

祖宗以來之成法

宗社至計無以易此眇於邸報中僅見欵目今得備閱幸甚幸甚允中謹此附謝尚容顓裁伏惟尊照不宣

簡姚盧谷方伯

慶元縣請建縣城申文代巡公云已行貴司議覆慶元當兩省之交爲盜

賊出沒必由之地前此巨寇竊發縣治無城民幾不保所賴縣令陳澤處置得宜人能用命幸成平寇之功然亦危矣今建築城之請誠爲久安之圖且綜理周密不侵於官不擾於民相應依擬望我公早爲查議乘本官在任可以了此已與蒲池公備言之惟侯尊裁耳便風附啟伏惟尊照

簡蔡可泉學憲

違教頗久懷德殊勤惟公學政誕敷賢勞茂著昔者虎谷子有言進賢退不肖於朝廷之上而致天下治平之盛者宰相之職也進賢退不肖于學校之中而立天下治平之基者督學之職也某嘗待罪此官心愧此言惟公以道自任以明教爲責以樂育爲心足以當此願留神焉吾道世道尙有賴哉年家之光不足論也非才居此又復逾年未能爲地方造少福利所幸海寇礦徒時就寧輯耳邇中致此近作數首弁在屬暑試事方殷萬惟自愛以副時望

簡東郭鄒丈

久闕修候心切仰德楊郡博至獲拜教劄重之雅什副以清貺不任感服承道體多福朋來樂聚益明此學以覺斯人此之安富尊榮之功不可加損甚盛甚盛某待罪于此又復逾年雖海寇礦徒暫獲寧息未能爲地方建久安之策有負多矣安敢別有懇尤邪楊子志行猶進可嘉

此中人士近來多不知學視前輩蕪劉章之風邈不可得今得楊子稍作興之其有興乎便風謹此奉候起居兼以爲謝伏惟寶愛以棟斯文不宣

簡黃古溪司諫

執事以治行首選諫議足爲言路之賀乏便未及展敬兩承遣書足感念存近得邸報見舉論大臣出處大節關係不小古人謂人才進退用舍之間實繫治道盛衰之幾大賢作用眞能識其大者甚盛甚盛所願經德秉謨允執天下公議審幾持重以時發之國天下豪傑所仰望也僕守此行將書滿慚無寸補所幸今年海上又得小捷賊勢從此衰鄒

節未能爲地方建久安之策爾知已何以教之霖原兄銓部之擢實君子道長之慶將來舉措當必有大強人意者矣張白山便謹此奉問惟自愛以副時望以隆遠業

與陳太鶴

承教郡志目錄殊有古史法甚善甚善中間有一二凡例當商定者輒用拈出如更天文爲分野更地理爲地輿者取志義所切也若建治殖貨人物藝文列傳括之以邦典而三才備矣外志更爲雜志蓋如僊釋可以外言災祥庶徵不可以外言也大都今之作志者率取則于方輿後史分析益詳而史法益遠故今約之如此又如地輿志雖有形勝山

川風俗諸目不必更作小志但以次書之義例自足人物列傳不必更設科但據事書之人品自見蓋叙事以類從而論人難以一事蓋也其鄉作海鹽志大略倣此併在惟有道者裁之

簡周皐憲副

省城草匕而別僕亦旋復東下海寇猖獗令人憤悶誠須遏挫其鋒使之大有懲創而去庶幾善後濟師之舉恨不即發節中間事勢有甚難者蓋處兵之彊不在官而在民前者調發皆鄉兵出于雇募亦甚費事倣道不得已查於抑胥曠役民壯工食給之然亦無幾今所謂兵郎以二百人爲率爲費不貲況在途行糧亦必有處乃可除患若徒強之使行人不樂從豈能有功惟有雇募一節區匕可任之果能不吝千金勇夫可得僕當精選且擇將領統之不敢不努力也事關安危敢吐肝膈惟明公裁焉

簡項甌東

使者至得奉翰教及紀行之篇雖不獲錢塘之會領益多矣古人得於山川之助者蓋亦各因其壘公之斯遊郎謂之因以見道焉可也中間經歷有努平生足跡所未到者亦可以神遊之矣幸荷幸荷海寇之患雖歲或不免未有猖獗至此甚者其端正坐于海禁不通當事者處失其宜爾公言極中要領蓋海寇雖出沒于海而寄命于岸若遍示船而

爲之約法則可制其命而坐享其利郎不然但絕其交遍據其險隘亦可以不戰而退也若今之謂出海者直是兒戲努雖知之言之而不得專之處兵之遣實救目前之策金盤之間今年獨免賊患其效亦略可覩但借兵實非久計業令溫郡每歲抑存民壯工銀五百兩似亦足充顧募之費而船之議未行此固備禦在我可恃之一端也何如何如雲開糧儲雖難理會以公經濟之才塞淵之心爲之何所不濟文襄之績謹爲公望矣弟奉職無狀書瀆有期素志不酬河清難俟亦安能鬱匕久居此耶因風布悃臨楮增情相見未期萬惟自愛

簡鄭滄泉

七月得朱玭之便曾附候啓想達記室嵒都之行定在何時靜觀熟計
君子出處之際必綽綽有餘裕矣近日銓曹風波尤非昔比固亦自有
以取之不可以常論也其奉職無狀書滿有期素志不酬河清難俟亦
安能鬱鬱久居此哉今年海寇尤劇金盤之間所賴處兵可用賊不敢
犯然亦支持目前之計非久安之策也大都海寇可守而不可與戰可
岸禦而不可水攻能據險以守清野以待亦不戰而自退矣若帀船之
攻行則海寇之患委之海賈我可坐制其命而享其利矣前浙巡視之
設今廣通海之故固專之有明效者矣高明以爲何如便風致此相見
未期惟寶愛以副特望

上桂翁閣老

夏月馮驛丞至備承台候萬福兼辱墨刻之教極慰瞻仰三衢遇費屏
石出示入京志感諸作堂堂大雅當于三百篇求之我公再相格天事
業已素定於此矣甚盛甚盛邇來縉紳皆言我公大道爲公之心不與
諸司之事其愚竊以所謂不與者不以已與之而已若夫旁招俊乂以
盡以人事君之忠則固大臣報國第一義也公豈得以忘情哉其待公
素知輒敢進其一得惟公留神其奉職無狀書滿有期便道過家計明
春北上領教門下茲道出瀫水得東堦廷尉之便謹此附上起居伏冀
倍萬寶愛以副當宁中外之倚不宣

月川類草卷之十

書類

簡呂巾石翰學

高軒過此坐失嘉會卽欲放舟相求病未能遂義命之說講之習矣然
有不能不耿耿於懷者如嗣親之託出處之道是已修人事以聽於天
觀我生以聽於人如此而已矣吾兄知我愛我何以教之南都之行想
在春杪如郡城之約不果當圖臨岐之會爾聞有泰山孔林之遊此平
生欠事紀行有作無惜見示別楮引候敬

簡施半峯僉憲

桐江之會又復隔歲懸仰殊切菲才重遭中傷命也何尤盛德如公乃
亦　挫豈厭人心逹人大觀順之而已高軒過此抱病未能走候爲恨
僕去年復遭殤折百念俱冷惟出處之義未明不能無耿耿于懷者耳
公壯志強年努力前征當益自信行路之難未足訝也臨風瞻戀

答招梅村大尹

承示瓛峯公簡足感故人情厚僕才劣數奇更遭病苦百念灰冷惟是
出處之義未明尚思早晚勉彊一出冀愛
命之後郎爲自靖之圖爾清時勳業須讓卑變靜褱煙霞願居巢許且髮
白相催河清難俟非會逢其適雖有大英雄亦難自見草草奉謝雅愛

不具

與吕巾石庶子

信宿領教未慰契闊然得覩原心圖說如獲心印雖頭腦皆從圖書中來然非眞能知心何能片ㄴ拈出如此頃卒成之以慰來學雨中未能候送實切瞻跂鄙人才劣數奇義命已安惟出處未明耿ㄴ于懷者未泯耳願吾兄爲我靜思而熟籌之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古人不能自已之情豈一端哉滯署舟行萬惟自愛

與詹陶山學博

執事素明經術歷試師儒所至教有成績爲國作人之效多矣且能急

流勇退蚤賦歸來出處之義全矣琭之身都將相而名節無聞者其所得孰多邪謂之曰居巖陵之鄉聞風而興起焉者非耶日前重承枉顧兄慰契闊病中未由登堂姑此馳問薄幣小書用申賀敬

簡桂近庵僉憲

自公之出常謂行止非人所能乃今竟得表請以去輕如脫屣略無粘滯讀旅寓偶成之作益信賢者規模素定出處應時平生學力于此驗之敬服敬服向辱手諭久擬奉訊抱病成懶心切耿ㄴ耳僕久居木石忘情麋豕惟是嗣親一念莫能自慰然亦惟敬修人事靜俟天命耳相去不數舍何時合併以叙闊懷姑此奉候時事有可見教者否

簡張東沙都憲

承須教賦役規則其再拜而徧讀之仰見明公體國經濟爲民造福德主澤也甚盛甚盛一方數世之澤諸司庶正之式實在於此甚幸甚幸僕舊惟見浙中有此乃今於吾省見之且知公之行於閩楚洛蜀有素矣仁人之利博哉他日平章軍國以成一代平明之治端有在矣謹勒疏奉謝伏惟台炤

簡吕巾石通參

别久無任懷念比承手翰并教示律吕古義此我丈天人性命合一之學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禮樂其可與乎容臺之擢得以廻翔散局需之

時義大矣哉虜患可虞江湖之人惟有乃心王室耳弟賴庇舊患俱脫時理舊殖遇有會心處恨不得就有道一證之也風便附此惟自愛

簡吉陽近菴兄

日前忽聞冲菴兄之變不勝驚悼冲菴官登三品不爲不貴年躋六袠不爲不壽晚有兒息爲不死矣然而尊人大事未舉遺孤在抱諸寡ㄙ依俯仰今昔何限存亡之感身後之事得吾二丈爲之紀綱當無所憾但渠宗素單凡可以闔惟久計者皆賴吾二丈善爲之所耳斯文骨肉平生久要當不負於幽明也僕素辱冲菴兄之愛不下二公所惧相去之遠愛莫能助亟欲匍匐往哭以郡城方有主司者在姑此先致問訊

綄惟照鑒

答允祈門子璐

南宮魁選差酬宿學然丈夫得志立功德于世以圖不朽者固自有在作縣親民足行所學得聞祈門新政無任歡喜于此能畢厥心則宜民宜人推之天下可也前輩如楊東里得君行政尚憾不為縣令眞知言哉僕昔試縣時少師桂見山謂之曰古人血食百世去思無已皆由循吏得民之故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今以為吾子璐望焉昔人謂若生子困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終身事業皆基于此不可放過今人作此官鮮克令終盖書生初當事權利權一為氣所動物所移則大事去矣

知子璐大器深識可以語此他日治行稱為天下第一兼各清時實所願也僕才劣數奇且嗣親之念未遂四五年間與木石居惟有耿耿一念未能忘耳知己何以處我相見未期惟自愛以膺大受

答桂近菴僉憲

忽枉手教且示所為冲菴兄墓文讀之至一年三世俱盡語不覺淚下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如此哉豈眞夢夢者耶再讀銘語知公之所悲者深矣倘何言哉吾郡氣運落莫要之無久而不復之理恐亦方盛之時斲削太過栽培斡旋正屬吾輩今日事不可但放過也吾丈行誼素高足以張我赤幟盍其圖之以為後人之地何如僕山居暇日稍葺舊殖

聞有著述略表秀才而已非敢擬於作者今諸稿略成當從容以就正有道也小引三首寓上以為他日張本云更有出處心事欲謀于高明者旬日間當泛靈溪之棹冀圖而盡也

與陳玉虹判府

弋陽草寇初發事在相機撫捕不可輕視恐致滋蔓明公之行衆所觀望必在有備莫若先遣火牌示將郎發嚴督該縣剋期撫捕明給榜示諭以禍福罪止首惡脅從勿問檄徵諸縣民兵示以進討勢當解散兵有先聲後實此之謂也惟裁之

答朱南壂學博

辱贈言之厚此上臣事君之忠顧不德何以當之然持寸丹以求不負則素志也敢不拜嘉貺泛舟一首用代謝簡詩曰野渡橫舟不記年塲來還用濟長川春濤穩倩東風力不數滕王得助天

書報二峯兄及諸姪

到京主僕皆安惟是畿甸水荒物價湧貴外警內訌人情洶匕時事大可憂世態非昔比諸老舊雅猶在一時豪傑相知亦多船到江開未可逆料大兄近況何如所患少減否宜愼起居調飲食以俟元氣之復無苦用藥攻之耐煩以養心省事以養神家政委之諸姪可使練習世故不然我雖勞而彼不知創者艱難非所以成之便風附此惟大兄順時

自愛

答朱鎮山學憲

遺教既久仰德殊切恭惟振鐸閩海遹駿有聲君子作人之功於斯爲盛邪過錢塘見恩翁語及榮滿已膺薦剡且道盛德甚悉名實在人不可誣也其以出處未明勉強此行所幸得遂親賢以慰夙願去時正值西北水荒中原盜起漕河多梗迄歸適師董二寇就禽徐房之間河復故道二洪皆爲安流草灣不築自塞凡此皆得天之助足占

國祚靈長之慶所可憂者胡虜海寇爲患孔棘何如何如初歸值仲氏之喪

八閩擬在春初附此奉候惟寶愛以棟斯文

簡陳璭江太史

客歲寓京極辱諸君雅愛濆行又塵郊餞禮意頗蕃斯文骨肉無以加矣潞河舟中披誦廷對乃知君子所養務爲董相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曲學且持論不激從容懇至所謂引其

君於當道者非邪伏讀制策蓋

主上方盡疑其下而責難于臣所對以君臣相得交儆爲言務推誠以爲

主既始之以御臣之道復終之以取人之本眞得君臣克艱之指誠足以廣

上心以明臣節惓惓忠悃庶幾不負格天之業基于此矣淺爲吾道之慶

使時無此對則後世其謂何吾璭江有此根器所願終始此學坐進此道他日爲時賢輔以成其先資之信益徵

昭代得人之效矣至望至望僕方擬促裝得恩及歲貢生方琅之便附此

奉候琅實貧賤之交竊懷識韓之願幸與其進惟寶愛以副時望

簡鄭濬泉漕使

客冬過眞州得徐公部之便嘗附候啟想徹視司坎杭聞司寇之命未幾復聞總漕之命此君子大行之幾

國計得人之應也蓋督府實當南北要衝江淮保障況値民窮多故誠得我

公眞才實學經略其間軍國生民永有賴矣古冲公再柄台司風采

意氣自足以鼓舞一時豪傑天下事無難爲者其繫重今日士風吏治者甚大若公誠以剛正之體益妙圓神之用擴包荒之量用成保泰之業則君子道長之福乃未可量吾丈平生知友心懷愛助定以爲何如

惟倍萬寶重以對揚休命

答林寒谷翁憲副 各有年

惟天純佑

國有老成徜徉洛社與謀讜

帝室其輔德善俗之功一而已矣我公名德介壽眞如靈光歸然獨存所謂人瑞者非耶郎辰諸巡臺語次道及盛德此固觀風者之所樂聞也

退見使者承書儀遠及足感念存自顧宗德何以當之某不佞徒以出處未明勉強再起無足為地方之賴高明何以教之伻還附謝別疏少將候敬惟順養天和以綏景福

答吳海亭少參

某素欽高義近得承顏領教乃知君子所養不偶然也承諭福寧當山海之交謂攝為難亦惟智者隨宜保嗇蔬食少肉自有一種滋味昔坡老久處瓊海自言不為瘴毒所侵者絕嗜慾節飲食而已公出雖若少勞然獨宿猶勝服藥風便附此惟自愛

啟介翁閣老

某不佞在昔承乏禮部獲事我公誤蒙殊遇顧才劣數奇重叨再造之恩而至愚極陋莫副國士之知數載家居江湖跡遠自分絕於長者客秋至京乃辱眷顧如初濱行又屢體贈惓惓有加無已某不知何以得此于門下也公以日鑒之誠膺

聖眷之隆天之所以壽平格與

上之所以任老成者於是乎在蓋公以

三朝耆舊翊佐中興而一念憂勤惕勵之心謙虛握哺之懷老而不倦此與衛武之儆丹書之戒咸有一德其視有唐汾陽中書之考寧足多哉某海徼孤生每於中夜仰占泰階之平以為世道之慶而已茲因南風

顯上起居伏冀倍萬寶愛以迓

天休以答中外之倚望不宣

啓沖翁冢宰

恭惟名公間氣碩德特受

主知登庸廷簡付以官人安民之任天下想望風采非一日矣矧茲

綸名賜環適當維新之會宅揆待鈞進賢遠奸所以酬栄遇而挽世風以終其堯舜君民之心者胥此焉在在昔名臣有若商文毅王端毅其人者皆能不負平生為時所衡所謂相亦有終者非耶我公尚友古人比德周傅固當超邁文敏之業以為閣士之宗所願益擴包荒之量用成

保泰之業實為吾道世道之慶比覩邸報得誦陳謝之章至於艮宅俊藏用顯仁語竊窺君子正大之體圓神之用蓋有匪夷所思者夫此固今日海內豪傑之仰望者也某至愚極陋勉強再起以明出處之義重叨大方心竊懼愿而惟思自靖以自成其先資之信焉耳恃在教下謹勒疏以候起居伏冀寶愛以荅眷命以副時望不宣

與允思所

客歲過休寧會林山泉具悉祁門治行而得之與人者尤多至京見東臺兼山諸公其所稱述亦無異辭惟言思所事上之禮稍亢遂使盛美弗章過徐會及泉走語坎及之可謂知已銷所言事上一節略同夫獲

上治民郎是一統事故曰愷悌君子宜民宜人今愚所能得士民之心而不能善事官長以終令譽須求自已有未盡處乃可合道無曰吾能自信便了僕平生不敢失已亦不敢失禮於人然且所如不合今爲此言者欲思所得尚于中行耳南寧風總一時公議尤所繫重今得思所其人相與同事寧非世道之慶哉僕數年家居求吾所好勉强再出圖以明出處之義耳再至閩中猶慚故吾惟求自靖以期不負所學無辱知已而已令郎至辱翰教副以嘉貺足感故人之厚風便附此奉問薄帕小書聊將遠忱惟寶爱以副時望

簡王遵巖

遠教既久仰德殊切側聞吾丈山中靜觀所得益邃開來之功比之用世之業蓋有同爲不朽者矣其才劣數奇數載山居求欲寡過徒以出處未明勉彊茲行來教云云此乃大賢進退身繫世道者之事豈區乜淺薄所敢當哉然不敢不圖自靖以負君子之教謹此奉謝惟寶爱以副時望

簡蔡可泉

違教頗久仰德殊切去秋至京適聞海上之役雖言者論事苛責之過然一時公議未嘗不以舂容所遭之難不足爲賢者利用之病也吾丈暫藏器于身以觀時變徐起以收桑榆之功以究平生之用未晚也今日當局者彭草亭且被逮而午山丈方侯竹墟公之代蓋尚未知税駕之所也時事至此豈不誠大難哉古之任大臣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之任大臣者任之輕而責之重謂今人之不如古非通論也某數載家居求以寡過勉強茲行徒冀以明出處之義耳高明何以教之初至吏冗未能馳候乃屢先禮益用感愧別具聊致候敬

簡朱兩厓

某不佞然於當代名德如我公者雖未獲親炙而實切嚮往蓋名實在人精神黙契無論識不識也閩中新刻薛文清公全集乃得我公爲之叙述使讀其書者得知先生之學本乎一誠凡書之所載乃其平生之故實使善學先生者必立誠以爲之地眞知言哉某在祠部時言者請舉先生以從祀孔庭事下

廷議一時論者莫不重先生之爲人而特少其著述之功有謂先生於朱氏之學未若黃幹金履祥許謙輩推以從祀爲過者心竊惑之蓋孔門之學惟求仁而已故孔子獨稱顏氏之子爲好學而後來舉以配祀先師亦以復性爲言豈多其著述乎先生之學從事於復性與不遷怒不貳過同功觀其踐履篤實深造自得直欲以身明道固顏氏之徒也先民以多言害道爲憂以立德爲不朽第一事若進先生從祀以倡來學其于世教豈少補哉今讀公言知先生心事與書爲一致固不待後世有

知楊子雲者矣敬服敬服茲延臺玉泉趙公遣使之便特附區區景仰
之意

答季彭山

其不佞於一時海內名德如吾丈者嚮往有日第未得親炙爲快忽聞
文旆將詣泉郡泊舟苧原郎欲造訪使言行李亟發不果承示讀禮疑
圖展誦序文足徵知言之學實得孟氏宗旨讀周禮者當以是先之可
以得吾心之節文以印證周公之典其所損益真百世有可知者立言
之功甚盛甚盛且聞更有新著拱俟迴車面請教耳

答黃六橋司諫

詔擢諫垣洊爲賢者得志行道之慶然古今名臣居言路者未嘗不以積
誠爲先識達大體爲務庶幾君德治道有所倚賴此謂拾遺補過之職
非徒摭人人之長短以邀直名也知我六橋素抱不凡特在知己敢以
此言進也僕才劣數奇家居既久勉強茲出冀以明出處之義耳知己
何以處我令弟秋元至承遠書先禮足感念存附此問候且以爲謝

啓張半洲司馬

吏人潘文質去嘗附候啟想達記室使至辱賜翰教深感念存恭諗
簡廸錫命重畀節鉞兼總臺剛削平倭寇假以便宜之權益弘參贊之績
以明公雄才大略必有壯猶勝算永清海波載寧南服此固中外之所
倚毗豪傑之所仰望者也竊謂今日之勢强弱繫乎西北虛實繫乎東
南而强弱之形尤本乎虛實之故頻年海賊分寇浙吳其所殘破皆我
財賦之地况鄉導從附多我土人不蚤掃除爲患未已此病在腹心固
虛實强弱相因之勢不可不亟救其敝而豫爲之所也已杞人之憂諒
明公計之熟矣仵還謹此申謝惟寶愛以副當宁倚重

上巡撫王思質公

伏聞
簡命移節宣大當今之時北虜南倭交侵入寇而虜患尤棘北門鎖鑰非

公不可公以一身佩天下安危之重受
主上特達之知壯猶勝算謀出萬全必有以坐摧强虜翌贊中興者矣節
鉞北征職株守閩南未由扳送無任瞻戀謹具啓箋顓差舍人鄭愷齋
上臺下用布微衷

簡蔡可泉

比來海寇勢甚猖獗犯浙西者歷海寧海鹽崇德嘉秀而嘉善之害尤
慘蔡松亦被圍城躪欲而退不離近港思質公移鎮宣大代者爲皮泉
公竹墟公雖代午山丈欲疏辭免發言盈庭迄無定策將來事弗敢知
也來教詢及著述事僕非其人也數載山居稍輯

國朝事實爲大紀凡例大約準資治通鑑綱目與昔年張生天衢所見者
體裁稍異然事體重大所規闊見寡陋不免掛一漏萬幾脫初稿倘容
就正有道耳

答徐豐匡

武林之別忽復十年懷仰高誼有如一日近來海寇猖獗所殘破者皆
東南財賦之區患在生民憂在國家非細故也言者請增督府廣募援
兵爲事然亦迄無定策且兵難遙度誠不知其所終也海鹽實當寇衝
父老播遷譾發良吾老吏以耆年丁此實難爲懷亦惟順時自變以介
滄壽耳鄉子壺陽能爲心保障實民所賴惟邑中長者匡其不逮共濟

時艱是所望也僕抱痾家居八載勉強茲出以明去就之義耳無足爲
故人道者壺陽人便附此奉謝臨風無任戀戀

簡呂巾石

客歲北上過滁陽偕公出不遂請教及至三山道僻吏冗復闕奉候懸
仰殊切近得邸報乃知懇疏引疾乞休竟遂高致第一時名德如吾丈
者固當優諸廟堂輔德彌道以熙化理乃輒使之投閒豈不重爲明時
惜哉然君子作人善俗之功與安富尊榮之業亦一致而已矣吾鄉民
風士習大非昔比今得吾丈歸來有所表正未可謂造物者之無意也
弟勉強此出亦冀以明去就之義耳終得好歇腳處便欲相從以求吾
所好也茲得白沙丞人便附此奉候惟自愛以介景福

簡王遵巖

其才劣數奇惟求不負初心以自靖自見而已未嘗不安愚分也來教
惓惓懇切若于我有心惻焉者此故人知己之愛殊非不佞之所敢承
也李彭山以孔孟事蹟圖譜見惠并覽佳序具見孔孟存神過化之用
貞觀貞明之體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實足嘉惠後學甚盛甚盛
然而孔孟之以師道自任者時則然也天生下民作之君師羲農以下
諸聖實兼盡君師之道禹皐伊傅諸聖則以道相天下當是時天下相
忘于道術無事於講此學也至孔孟則思以道易天下而不可得乃從

事於講明此學以爲繼往開來之地故以師道自任者實時則然也高
明以爲何如彭山所著春秋私考既有荊川之序又得吾丈再序更爲
發揮足證此學不佞何敢代大匠斲邪若刻梓未全者僕當力爲成之
冗中草草附此諸惟照亮

簡袁裕春

福寧東路草寇竊發出沒無時漸不可長此賊大率鹽徒坑徒鹽徒多
土人坑徒多泰順政和諸路流民會杉洋捕盜鈌人諸處無有統攝已
會委高提舉從事猶恐官非特設人懷觀望不足濟事況昨初五日之
報其勢轉劇若不亟圖撲滅恐致延蔓爲患未已耶與箓江公計必得

守巡道親按其地徐圖方略相機驅逐計禽首惡開釋脅從以靖海隅

惟我公留神地方幸甚

答袁裕春

東臺走人還得翰諭知留神地方之事幸荷幸荷然在今日惟有嚴加

隄備以遏其萌密訪首禍之人以計禽之用寘於法以正其罪自餘悉

置勿問以開自新之路否則人懷疑懼反生他變蓋賊厥渠魁脅從罔

治自來彌盜安民之策無出于此不宜輕發前所獲者急付有司覈實

不許指攀則人心自定且强盜止理見獲亦法意也我公勇於當事肆

黄所難然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幸無輕於一試也遞中草匕附上統

惟高明裁之

答王遵巖

某不佞得明叙遷在愚分亦既過矣乃辱華劄腆儀之及而雅意猶爲

僕遲之且念其無所援而得此幸其不至失已非故人道誼相知之愛

何以及此蓋進取不足言而私慶公道之猶存也惟當益思自勵以求

無負君子之教而已便風附謝今當遠別艮晤未期臨風無任瞻戀

簡趙龍巖

某十二日發建州十四日次大安明當出關相違日遠瞻戀益切然神

交心會固有千里如對面者別不足惜也外職官考册底二本謝上蓋

出一時聞見未必悉得其眞然絕無好惡贊毀之私或可以備參考也

故不敢蔽吏人還草匕附謝臨風無任增情

啓介翁閣老

去秋獲拜教劄慰諭懇欵極感我翁汲引後進不遺遐遠至意此雖盛

德憐才與人爲善無已之心殊非不肖之所敢望也某自顧菲才得叨

叙遷實出門下獎諭所致蓋將使之穫究其用以無爲知遇之辱也敢

不益思砥礪以圖報捕萬一仰惟我翁以宿德元老久柄機政上佐

明主弘濟中興彌亮恭勤夙夜匪懈其功贊密勿斟酌元氣天下陰受其賜

者多矣今四方無事惟東南海寇孔棘上厪廟堂之慮蓋所可憂者吾

人不知順逆從亂者衆匪直倭夷之逆命也平定安攘訏謨勝筭必自

有在矣其今當入粤江湖跡違瞻望情切謹馳疏奉候起居伏冀順時

寶愛以答天寵以副中外倚重不宣

簡楊虞坡司馬

某不佞幸託明公年末誤辱知已言念疇昔公以雄才遠略當職方樞

莞之寄時方多事中外日夕奏報凡干邊情兵政區畫調度動中機宜

有若頻年防秋及經略交南皆關係安危大計莫不豫擬素定處置當

可非眞正大英雄其孰能與於此時某方承乏祠部得覩盛烈自謂俎

豆之事或可與聞而軍旅之事豈易言哉既而各領學政唯公克舉其

職秩日以晉業日以弘遂爲百辟具瞻一時名臣不偶然也其才劣數
奇雖初志弗易而偃蹇不遂愚分固然癸丑再會金臺重屢顧念之厚
迄今不能忘近接邸報側聞特受
簡知晉位司馬軍國大事實倚毗焉蓋今日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駸駸焉多
故矣數窮理極
朝廷思得眞才以佐中興非公不可今東南之患海寇爲急所可憂者吾人
不知順逆從賊者衆主兵無賴惟恃客兵勢難持久誠不知其所終也
我公訏謨遠猷必有定筭矣其自顧菲鈍得叨叙轉已逾愚分惟益自
砥礪以求不負耳今當入粵江湖跡遠瞻望情切謹馳疏奉候起居伏

冀爲國加愛以副中外倚重

簡周崦山中丞

某不佞幸託明公年末雖奉教日疎而仰德殊切蓋自己丑釋褐之初
會時議革新建之爵而併下僞學之禁公特抗疏論之無所顧忌直欲
爲陽明伸大義于天下其有關于吾道世道者甚大郎時格於勢而公
論之在人心者實藉之以不泯也及至海鹽每從瀋泉丈得聞高誼願
爲執鞭再至閩中又得聞公遇事遺愛風采凜凜眞足以廉貪立懦竊
嘗以爲如公盛德大節誠當于古大臣中求之今公以夙德名臣特受
簡知入正臺端中外有位罔不洗心滌慮改觀易聽紀綱風俗實有賴焉

此天下豪傑之所屬望者也東洲之後又得明公殿之足爲
朝廷有人賀矣其自顧菲才得叨叙轉惟思益自砥礪以求不負耳今當入
粵瞻望日遠謹馳疏奉候起居伏冀爲國自愛以副中外倚重

簡葛與川宗伯

鄉辱教音慰諭懃懇感服彌劇其才本庸劣獨賴正人君子曲賜包荒
今得叙轉實出推輓已逾愚分惟思益自砥礪以求不負耳恭惟特受
簡知晉秩南禮爰立之兆基于此矣己丑登庸其在今日有若我公暨屢拔
公者德位並隆允矣八座具瞻一時名臣足爲
朝廷重誼宜年家之光而已某四月得憑六月入粵江湖跡遠瞻依益切便

風謹疏奉候伏冀寶愛以對天寵以慰時望不宣

簡鄭瀋泉少宰

去秋再辱淮上教劄慰慰懇至又爲延譽當路非道誼骨肉之愛何以
臻此其自顧菲才得叨叙轉實逾愚分惟益思自强以求不負耳恭聞
特受
簡知入秉銓衡此海內豪傑之所屬望一時善類之所倚賴者也蓋我公以
眞儒實學秉誠允塞淵之心抱先憂後樂之志具知人之鑑懷體國之
忠今得以盡用一世之才以圖維一世之治實其素畜且際遇同心與
之共事豈不足以翌贊平明之政以上佐中興之烈也哉或謂時亦有

大難者不知君子之用世也其體正以大其用圓以神包荒馮河兼資
共濟乃爲用世非爲世用也公固足以辨此使尚論者足徵眞儒實用
寧非一大快事乎適過信城會巾石丈相與竊慶以爲
朝廷用司馬君實韓稚圭陽德方亨眞知言也某今當入粵江湖跡遠瞻
仰情切便風特修賀敬伏冀爲國寶愛以副中外倚重

簡屠石室侍御

某不佞雖未獲荊識而鄉德殊切蓋某昔嘗試宰海鹽於嘉禾有弁州
之忝獲交先大夫辱有同臭之雅旣而執事宰我弋陽復藉其棠之蔭
是故寤寐之懷實有出於形跡之外者理則然也今執事以治行之賢
徵補臺史主持公議風紀倚重名世弘業基于此矣其自顧非才得叨
叙轉今當入粵江湖跡遠瞻晤未由便風謹此修候伏冀爲國加愛以
副時望

簡李克齋都憲

違教復十年於茲矣雖音問契闊而夢寐之懷常如一日先大夫年伯
考終得公親視湯藥凡孝子送終之事無不得致其誠此實天所假也
天之報施善人亦可睹已蓋我公名世大業自有其時而今日送終之
禮獨得效于人心謂非天之所假不可況諸郎傑出勢若羣龍並起則
公之奕世盛美又海內所希此邦家之光非獨相知者之私慶也僕勉

强一出今叨叙轉無足爲請教者入粵過此極欲走吊又以家累不能
自遂咫尺門墻瞻繫彌劇草此奉訊伏冀爲道自愛以慰時望

簡黃小村判府

别久鄉德殊切吾丈以仙侶暫出監郡實同謫仙南岳山靈足爲地主
而斯民則同借寇想賜環非遠而來教謂困阨廼有所激天之將降大
任於吾人也理固有然者矣茲道出衡山發興欲登祝融以伏暑僅能
一謁嶽廟瞻望祝融徒切仰止耳承遣使走候副以多儀足感愛厚草

附謝尙睿面旣

簡唐獻葵大尹

敝邑當吳楚閩越之交疲民奔命麥路無息肩之期今得長者爲之父
母斯民其有瘳乎況浙東方有兵事諸路調兵又所必由之地非仗賢
侯豫爲之所則騷擾之患在所不免前輩官茲土者有若崇德周學山
太倉陸晉川二公至今遺愛在人賢侯欲訪其舊政父老皆能言之僕
以桑梓之懷且素仰賢侯高誼故敢輒及之想亦賢侯之所欲聞也茲
得宅上人便謹此奉候餘惟寶愛以慰民望以需遠業

簡徐吾溪憲副

過府辱厚情且招邀登高覽勝足酬佳節遣兵護行以出重險然而觸
目駭心非止一端蓋徭人據險伺隙已非一日前人建置沿江三城堡

以事防禦爲備亦切但恐孤懸兵弱或爲所掩有若近年岑灘堡之失事則又不可不慮者今賴公德威坐鎮實地方之福前日鹿門破賊之功亦云奇矣而不免於忌者之口益信豪傑當事之不易也見督府已道公難進來意歸途始遇使者廣東試錄附覽江制皆未有聞使還附此不盡欲言

答張三峯總戎

久慕威名茲來乃得荊識延接緒論究觀著述乃知經略遠猷名非虛得也當今多事若公雄才乃使居閒爲世道得人計者能無捬髀之思耶故每與當道言輒及之而一時各公故未有不知公者使來辱華翰

足感念存鄉借府江圖卷北軒高都閫相過取以示之承得覽觀遂以付之因使納上想亦公樂公于人之心也草七奉答不盡覼縷

答陳敬亭督學

承惠廣西乙卯同年錄覩于錄序知所以垂教多士以致其敬順之實以從事于古人求志之學而廸之以大同之道者其指深長足爲是會之盟矣甚盛甚盛使還附謝不盡覼縷

答徐晉溪憲副

使至承諭守禦府江機宜議欲修復廣運城堡併足灘兵爲一軍庶幾兵力不分最爲得策蓋府江三城上下百餘里戍兵合千餘人雖各據要害然每城僅兵三百今惟昭平可守而廣運足灘皆以孤懸久廢若合併爲一使與昭平共爲掎角所謂五指之更彈不若合拳之一揕是已又欲益之以狼兵一二百人以張其聲勢則莫若量增岑武之兵斷事有專責且彼熟知地險賊情爲賊所憚乃可倚賴耳公謂何前人創置之易而今修復之難天下事大都類此豈獨府江哉然亦存乎其人焉耳誠有張古城鄭山齋其人事無不濟者今日中興之業非公其誰草草附復不盡覼縷適入見督府具言之但謂岑武若再增兵恐後難制又生一患當別有道屬之該道可也

答雲泉宗室

桂林蒼梧相距一水之間雖音問或疎而寤寐不忘時憶幻江眞境彝九餘暇宛如望見履絇親挹光霽頓忘其爲風塵俗吏也蘭整總戎至獲奉手教副以梅雪佳什捧味移時清入脾骨迥仙絕唱情境不殊竊之座右以洗我心獻歲當有省中之行討得面領清誨餘惟順時調燮以茂對履端之慶不宣

簡畢梓石憲副

與公今日共作嶺南人三月間得再會晤接緒論亦不惡矣發兵想此時已至信地軍中有小范老子在當必悉中機宜以快人心玉石之辨非所憂也第恐兵形盈露或致奔逸耳僕時趨桂林舟中閒取廣州志

觀之凡例體裁自有史法非泰泉子不能作也剞梓未久乃多脫簡不可屬讀或令所司一補存之亦佳事也東里公全集必爲我置一善本爲發燬當朝相業如東里者殆不多見所每世者悉在編中向來諸本散出非覽觀之便也千萬如願冊中草草附此不盡覼縷

答俞孚齋憲副

承惠西洲公集如獲至寶讀海洲走序文以爲西洲實今之滄庵指其論征南配享二疏爲詞眞知言哉此可以不朽矣附謝尚容面謝

答學山少叅

某以戇直素不諧時徒以去就未明勉強此出而竟不得免焉命也所

恨不能早自引去以負知巳然亦惟求無負於心而巳尚何言哉三水之遇實出天假匆匆觧纜瞻歧無及乃勞飛翰追送副以多儀雖君子用情之厚益增鄙人之感愧也兹孔雀青絲布一縑用致留別之意用世事業所賴高賢伏冀自愛以副時望中夜呼燈草草不盡欲言臨風無任馳切

答謝談十山翁都憲

某不佞才劣數奇家居有年以安無能之分徒以出處未明勉彊再起而竟不得免焉命也亦愚分也所恨未能蚤自引去今與衆德敗名之士同爲落職獨爲此介介耳然而自反之義亦惟求不負此心而巳尚何怨尤之有哉比從事蒼梧數月倍辱明臺知遇度越常格銘愧無以仰稱萬一既得邸報又辱垂念深惜慰藉再三濱行復頒賜寶儀假借開文以資行李自顧非薄捐棄之人其何以濫竽門下優渥之禮承荷弗堪惟有感愧初夏抵家自此脫駕或稍理舊殖從吾所好耳伏惟督府文武爲憲嶺海肅清百福所會實有神相近者會寧之役成筭有定機事不失惟是當事之人中遭多故不免更勞紆籌爲善後計也行次安仁風聞冲老變事謂以黨逆誘訕得罪殆非細故護送人還謹勒狀奉謝極不如禮伏冀台慈鑒亮某下情無任激切瞻戀之至

答桂近菴

某不佞才劣數奇家居有年以安無能之分徒以出處未明勉彊再起而竟不得免焉命可知巳自反之義惟有不負此心耳尚何言哉比舟過葛陽以當道行部在郡未得入城用是不及瞻候殊切耿耿乃屢手書存問慰藉再三深愧廢棄之人無以報知巳之德也且念及嗣親之計曲盡居室之道體悉人情切中愚病熟味意旨令人大悟非公道誼骨肉之愛何以及此此造造物者使公特發其義以啟聾聵者也敢不佩服以酬盛德時事局面眞如青天白日風雨驟至殊可駭愕歲星爲兩浙文盛之兆事有然者然海寇方棘慈谿新破禍福倚伏之機猶未可測也前輩尚書陳公修者實弋陽人洪武庚戌由郎省擢知濟南其

洽行載在聖政記與五倫書所敘略同辛亥超遷吏書以代耶本中未
幾獲罪以去縢毅代之具見孫九峰兩京吏部題名石其生不表閭而
沒不祭于社者畏簡書也公所考證詳矣今惟宜述其行實于郡縣志
表章之典以俟他日可也何如何如向撰大紀一書已脫稿正欲請教
初歸冗襍未及檢出姑俟嗣往人便布謝草匕統惟台鑒

與姜廿五丈

承惠木犀茶高卧之餘時一啜之便香生齒頰矣謝匕別示所編諸子
要語足見吾丈老不忘學尋常田舍翁安得有此第古今諸子非一家
其立言亦不一而足吾丈據所見掇其精華以自潤其身則此亦足矣

所謂如人飲水于河充腹而已蓋古人讀書有得其一兩語終身受用
不盡者知要故也坊中有諸子纂要諸儒集要一書古今作者大略具
在吾丈更取而觀之當有進于此者矣高秋菊花好時如能乘興一來
則水溪月下當與細論也草匕附謝不盡

簡林益軒憲副

恭惟榮擢臺憲備兵廣右深爲百粵得人慶而不免爲吾民失父母惜
也粵地雖風土稍殊在貴省士大夫視之則如東西鄰也大才雖不宜
留滯遐方然而行蓋所莅實兵政機務所繫重焉况由此而躋華膴要
日見其大行矣其素辱雅愛亟欲走賀未能不腆幣儀具諸別幅用表
寸誠伏冀鑒納幸甚

與常邑大尹楊蓮湖

常玉爲辱齒之邑故雖未遂荆識而善政賢聲則聞之稔矣僕僑居而
中其居鄉中者尙多舍人弗戒致有暮夜之戎以煩公庭深切愧恧顧
辱留念赫然發號雖罪人未得而踪跡亦既敗露尚望嚴飭捕兵及地
方總里期在必獲以示後戒則賢侯保障之功施及友邦而僕之私感
所不論也干瀆聰聽惟冀亮察

簡潘水簾司成

恭惟明公以一時儒宗晉位司成倡明正學以棟斯文將來作人之效

可以媲美成周棫樸之盛以人事君之功於是爲大他日柄用凡所資
以爲調燮之助者皆取諸藥籠中足矣其不佞得罷歸來兀坐山中聊
復稍尋舊殖以自適耳所願大君子立功德于明時江湖散人亦藉以
永享太平之福也小姪廷相入監之便謹此奉候起居小子得親炙門
下以就有道實三生之幸伏冀不賜鄙夷進而教之甚幸

答葉允升監丞

爲別既久無任馳繫小姪廷相人歸自南雍忽枉遠翰副以厚幣足感
念存其素以愚直不諧時俗獲遂休閒從吾所好心腹腎腸得爲我用
特尋舊殖聊自適耳惟執事望重師儒行當進秩華要以行所學匪獨

相知者之私慶也風便謹此奉訊且以爲謝廷相素少庭訓且欠讀書幸爲進而教之郎所以愛僕也惟自寶愛以膺殊擢

答江山尹黃闓川

別久傾注日勤比下車江陽道出敝里失於不知不及致敬迄今以爲歉徙以新政方嚴過於引嫌未及遣候昨會小壻詹子具悉故人戀戀之意又承遣使存問副以腆儀益以感愧惟我闓川在昔南城之政時已愛知當道各具薦剡加以資深勞績行當徵名擢任臺諫實君子大行之慶匪獨相知之屬望也兩浙海洋暫靖政有餘閒惟自愛以俟寵命是望伻還附謝草草尚容顓裁

與徐臺石七陽

聞取池州六平路由和滁直達京師約一月可到或由省城取九江亦捷徑也但長途暑月猶在節宣崇護耳時方多事正需賢才吾臺石以明識偉器足當大任今又習知民事練達政體由是而當路秉鈞主持公議淺爲

朝廷得人喜也昔人謂正直忠厚爲立朝體要又濟之以持重績密言斯有補于當時傳于後世矣僕恃有一日相知之雅且知台石足以辦此也外象簡一具古劍一口陽明先生數奏錄一部用致折柳之意蓋期吾臺石正色立朝卓然一時名臣也艮晤不知何時臨風無任瞻跂

簡桂近菴僉憲

久失奉候仰注日切比聞

正朝三殿之災實出非常之變修復擬工勢不但已然亦不可亟也蓋大木難得非豫需而漸圖之則民力重困而事難就緒昔者永樂辛丑之災至正統辛酉而後重建告成實以天變當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困當軫而寬恤之條初下固事體宜然非徒以遷都未定之故也恐從此多事矣僕所撰大紀一書今始成編嘗數易稿方事謄錄亟欲就正有道姑以淨稿一册往公試覽教當有以贊我也閱畢以次封去

與地師顧陵岡

僕嘗從縉紳間知陵岡名心切慕之及見所編發微曆正通書與地理天機會元益信陵岡生有殊質學有奇悟其仰觀俯察心領神會真有得于天官地理之奧有足以會諸家之大成非時師專門一偏之曲見所可擬也茲欲圖樂丘之所思求得地必先能自得師今之有道具正法眼者非陵岡其誰用是馳書門下惠然肯來不勝大願想陵岡欲行其所學必務以指迷爲功行爾此清秋登眺爲宜顒望飛舄無任延佇

簡畢梓石憲副

自廣中歸來閉門却掃惟時理舊殖以自娛樂人事幾廢故雖平生知愛如吾丈者亦未能以時修候蓋尋常寒溫不足叙而出處義命之說

又公素見豫定不足動心者也君子亦惟盡其在我者而已其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必苟不負尚何怨尤之有哉𥈭公之歸也上得承懽高堂下得成就令子未究之志亦有所託所賴爲不朽之圖者有餘地矣如僕薄命之人迄今未遂嗣親之計亦惟修人事以聽於天耳尚何言哉茲欲自卜樂丘之所惟地師難得其人近見貴邑顧陵岡者新刻發微曆正通書及地理天機會元知其爲可人也但不知此君作用何如在鄉里中亦嘗爲人家得地否特遣人物色之幸吾丈指示爲我勸駕實至愛也相見何時臨風無任馳遡

簡寇暢齋方伯

描作請教其時海疆初啟不虞遂至此極也欲圖善後之策亦惟修復祖宗市舶之政以無事處之耳蓋市舶備倭實有並行不悖者當事者以漸圖之則善矣高明以爲何如吉安志有副本願惠我一部感感

答桂近菴僉憲

河干之會殊覺草草所恨倒舟發還不可攀然而避逅數語極是懇惻君能領略郎使終日對面亦是剩語耳謁三清山佳章已從韓生扇面見之眞可與此山爲影再讀五言亦絕佳天風白袍直欲仙去略無烟火氣矣甬江之淺在渠若得如此結果亦云幸矣倭患未殄後來當事者不知其伎倆又何作用能了此耶本運方亟加賦不免民力既竭

日多事矣使回附此不盡欲言外小柬奉候吉陽兄幸爲致之

簡尤思所僉憲

比承存問極感舊愛我思所清才雅望一時推重監司得賢風裁所倚當路有相知者必別有借重在思所當無所不可也時態雖不易諧而君子撫世其用圓神固自有餘地矣高堂萬福搶壽未艾辰久起居可以時達猶足以慰游子之情矣謹茲勒狀用致賀私未閒惟爲道自愛以副時望

答畢梓石憲副

比聞韶論平粤功吾丈在進秩之列雖非讀禮中所與聞然而猶幸公

道存焉耳頃地師留此凡閱月所見非俗師可及作用亦不恃可與商量者也堪輿之學郎仰觀俯察之事蓋云卜兆固其指也今觀古人卜洛卜于楚丘可見已今未論奪神功徼鬼福郎五患所當避者然造物巧藏善人奇遇不可彊也大工亟興加賦不免恐民不堪命日多事矣近傳南豐及延邵諸路盜起而南豊尤切桑梓之憂不知得解散否區區嗣親之計猶未有託重屢在念亦惟修人事以聽於命耳使至領手書嘉惠及韓魏公重修北岳石刻極感按魏公所記重修北嶽廟碑謂北嶽之常居五嶽之一今廟在曲陽境方言稱大茂山不著嶽名有唐以來不知其遷廢之由亦未考耳在昔帝舜肇封十有二山封恒山爲

北嶽在今渾源州境內歷虞夏殷周以至于唐末之有改也及五季之
褻恒山陷于契丹故宋人遂以白溝河為北邊乃移柴望之禮于大茂
云我明混一宇內弘治間乃用言者議正岳祀于恒山以光復虞舜之
制惜魏公不及見之耳漫及之以就正有道便風致此不盡欲言

簡王敬所學憲

某不佞雖未逢識荆而仰德殊切惟公以一時名德主典斯文敎鐸所
至士知向方為國作人之效以人事君之忠於是為大客歲行部敝郡
棫文之暇時與諸生講明此學使之坐進此道甚盛甚盛某跧伏山中
何幸身親見之茲惟覆端之處謹勒狀奉候起居伏冀台照

簡張蒙谿司馬

某憶昔在蒼梧時再承手教極感知己之愛不啻尋常年雅寅好而已
自惟良薄無以取信於人復爾骯髒不能諧俗積戾招尤為時所棄亦
愚分也自反之義惟有不愧此心耳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歸來山中杜
門却掃人事幾廢故雖平生知愛如我公者亦不能以時修問非相忘
也朝野之勢則然也小姪廷相得執事門下在諸生之中特荷猶子之
愛孫丞冏復承寄聲此大君子用情之厚則然非所敢望于天上故人
者也我公以經濟雄略參豫密鑰機務實為軍國倚重從此入秉
國鈞平章政府其所建立當為一代名臣使野老得以永享太平之樂實
所望也克齋公此出實為江淮保障時方多事正賴公等豪傑協心宣
力以共圖治安也便風謹狀奉候伏惟實愛以副當宁中外之望

答范東明方伯

僕自投閒山居杜門却掃人事幾絕故雖平日仰慕如明公者亦不能
以時通問惟公方岳望重台垣地切受立非延此君子大行之慶也特
方多事守正宣力正賴命世豪傑耳山中木石閒侶得託優游遣歲實
大賴望來教獎借太過非所敢承惟杖藜之暇時理舊殖遇有會心處
或付穎稀鞏聊表秀才而已不能如鎮山見峯公所云也
國朝典故洪宣以下未得全錄多襍出者俟毛丞入至當檢其可錄者應

命使遞附謝草匕唯寶愛以承簡召

簡康磐峰

曩辱答翰但薄悅略不鑒納殊切愧赧此心益闕如也我公資深望重
迴翔藩臬多歷年所而敍遷猶爾遲匕此足以占公所養所趨時輩不
多見也然而名實在人柄用非遠宇內固不可無君子正人以培植元
氣也聞署司事吾民國望公郎正位方嶽以蚤見更化之政耳僕閒君
之暇惟焚香却埽稍理舊植以自娛樂他無可為公道者茲小价赴省
便謹此奉候惟寶愛以俟簡命

簡周鹽塘

仰惟明公憂民禱雨竟得甘澍卒獲有秋山中野老得遂鼓腹擊壤之
樂敢忘所自聞大同圍解實
朝廷洪福而閩寇勢亦衰鄙又方隅之虞此時事差强人意者比聞公以
幼殤感懷不勝談虎之變第修短有數無如之何盛德如公自宜有後
所幸寬中順變以俟天定老泉晚得二蘇蜀中故事也僕亦屢膺天損
惟益修人事以聽于天盖生子遲速有命可以稍待而無庸急憂耳僕
以衰邁倘復銜耳而况壯年如公者乎故惟僕可以此言進也近建石
坊借重尊銜用託不朽不敢不告

啓張蒙谿

小姪廷相至極感願念之厚弁承教貺之辱且慰藉慇懇似于其有深
惜焉者雖明公愛惜人才不遺遐遠曠度若斯然非不肖人之所敢當
也時方多事惟國家規模弘遠法制周詳雖承平玩愒之弊勢所不免
若當局者能隨事振舉以復其舊則天下自無事矣竊觀示教修復留
都軍政諸事皆隨時隨處振舉綱維以圖復初制深識壯猷實補偏救
敝之術撥亂反正之略也如議調浦口軍以入衛移河泗軍以策應以
益都城保障極爲得策又請校弓馬以寓軍政尤得國初比試法意盖
武職雖得世官而承襲則重比試必比中乃承襲職三比不中則謫罰
行焉是固寓選舉于承襲矣又豈患將才之難得哉今比試只賂成而

新官復例免近例又得以貲免夫比以賂成猶倚法之弊也而使得以
貲免則爲法自敝矣是何怪乎武弁氣習之壞所謂未論無兵先苦無
將者亦勢所必至也誠能力行公策亦須敕得一年且足以補比試之
所不及至若議處選補軍政視策俱爲救時急務且不動聲色妙用嘆
神平章軍國具在此矣前輩論晉務者自馬端肅喬白巖之後殆不多
見側聞大同虜解廣坡公已入京闕警亦稍息此皆時事之差彊人意
者故鄉亦有秋氏惟苦額外之擾耳小姪廷梅歷事內守備欲就試應
天雖學未成章而志頗向上公能垂念猶子俯賜汲引俾小子有造實
僕之所深願也而非所敢望也餘惟寶愛以副當宁中外倚望

啓鄭滄泉司馬

丙辰之秋小婿曾應華南還遣歷教翰試錄之惠深感記存嗣後無緣
通問盖亦朝野之勢殊耳惟明公德望益隆
簡畀特重位晉八座職掌三軍具撥亂反正之才以襄其安內攘外之略固
其平生素所畜者願憶劉松石當辛丑壬寅之間疏言修舉團營事宜
多切中時弊而竟莫能盡用其言不知今之視昔所救之弊又當如何
非公不能辨此然時亦煞有大難者吾人亦惟盡其心之所當盡力之
所可及者而已然亦在公深識遠猷包荒馮河中行是尚其作用妙處
匪夷所思也某山中却掃日省愆過或時理舊殖以自娛耳無可請教

有道者往年嘗見王晉溪西夷事跡名璟新疏乃未及見便中得見惠
感〻應華此行能得志否倘謁選得徼福我公獲善地養母則所以顧
惠華者即所以愛僕也干冒台嚴不勝懇切祈祝之至

啓李克齋中丞

去多憲節過此相對眞如夢寐明公以時望攸屬朝議共推再起東山
作鎭南服且開府維陽控制江淮根本之地實資倚毗前所未有也我
公靜觀素畜富有經濟凡正己格物數文襄武以愼固畿甸保障江淮
者當亦自我作式以圖遠猷亦明公之餘事也夙聞初至時不相知者
輒有煩言世途人情此亦常態惟公益恢大度以弘遠業凡非意之來

勿存忿嫉惟反求諸己久則物情信服誠定之效不可誣也恃在相知
敢以此言進願公察焉茲者小婿曾子應華北上之便附此奉候應華
舊辱門下之愛未能自拔有可以教之者否惟賜愛以副簡命

簡鄭壺陽

海鹽治行爲天下第一拔擢諫垣用旌異能此誠定之效勸功之典也
僕在蒼梧時會與道羅子具述保民禦寇之略有古豪傑之風足徵有
用之學用世之才也鄉謂壺陽言吾輩從政須得傳循吏享廟食今有
在矣甚盛甚盛况尋常居言路者即有建明見之行事或多窒礙以未
嘗經歷世故練習民事故也今壺陽於當世之務已習慣見定有所論

列必中肯綮非徒言以塞責者比惟自來論進言者則必以積誠爲務
蓋正恐未信之故所謂補袞之職要在識其大體論人要在概其大節
則正直忠厚而世道公議必賴之矣此固壺陽素所蘊畜今日之所有
事以爲他日各世之休聞者皆在此矣恃有一日之雅敢以爲祝茲小
婿曾子應華赴試南省之便附此奉問曾子亦頗有志見聞幸有以教
之即所以愛僕也臨風無任瞻跂惟自愛以副時望

與周蘇泉教讀

象山殊非禪但微是內爾惟明道定性語最盡蓋內外兩忘乃見一貫
宗旨秋陽江漢皜〻體段本色如此象山每從人情物理事變世故上

用功絶異禪學其言道問學總是尊德性工夫與孟子學問之道即是
求放心意同敬所所言一眞一切語殊不可了也

答凌洋山少叅

鄙作於
國朝典故竊欲紀其大者而已不敢言史然僅脫稿猶未敢以示人昨過
大雅君子惓〻下問遂爾呈醜欲以就正有道也副稿容錄完別圖請
教茲未敢也幸惟鑒亮

答桂近菴

江干一叙又是隔年雖問候若疏而神交無間山人李東泉至得奉手

教婉如面語東泉果具眼者比頡陵岡爲僕相攸亦有合哉今將藉此
爲樂在夾渠謂公所得甚奇豫爲後天之計固達生者之所爲也何時
杖藜相從且圖一盃之讌時局物態又何足膺我懷耶聊見新刻與呉
龍津書及坎達生佳什知公於此觀其深矣至論龍溪念庵講學處皆
能窺其微及敘巾石丈辨疑錄亦中巾石論學宗旨皆有自得之趣近
翁所造一至此哉何時對榻一商新得以爲大快克齋丈初承新命開
府維揚軍旅之寄難拘文法昔張浚治蜀以趙開理財余玠治蜀以王
惟中治賦耶今如三軍兩廣軍門俱有故事所由來遠矣今議事未有
成命而言者輒議其後益見當事之難從古則然惟國運向盛廟議允

協應保克濟耳東泉去附此不盡覼縷

答羅念庵

曩歲會丈從過敝里眞若自天而下愧不能信宿挽留臨風無任白駒
之感弟才劣數奇再出再蹶浮雲聚散無足動心所慽先幾不蚤但冀
不負此心餘非所敢知也歸來山中恒思補過嗣親之計雖切心懷亦
惟敬修以俟天定耳兄以龍德退藏霖雨之望蒼生所同要之有道出
處實關氣運此論世者之不能已於懷而君子所樂不與存焉地師周
洛石至辱承遣教足感念存且論卜居得吉君平事了石蓮陽田與造
物遊若使天意有在恐蒲團打睡未能穩也周術于形家日家爻出剏

闡皆有實見信非時輩所及亦爲弟相攸似有會心處　復來附此
奉候弁以爲謝臨楮馳繫

簡呂巾石

違教既久仰德殊切令郎君思至承道體多福并示新刻仰見日新之
功周易卦變圖傳淺得變通趨時隨時從道之義文王之所以爲文孔
子謂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盡在是矣懷玉草堂之復誠盛舉也然事貴
始謀今猶未見可久之計緒山公應聘而來足爲後學得師矣第地主
先去亦恐不承權輿無以致崇道之誠以慰吾黨之望耳何時約會山
中用尋樂處諸公寧無意乎臨楮瞻跂

答錢緒山

承示懷玉書院疏引具見茲山之勝曠與悉備有如從江上望九華又
如入天台探桃源也夫茲山之勝得先哲表揭人皆知其奇矣至若藏
奇不露必俟觀者心目所到乃自得之所謂抱璞守拙不輕示人則茲
山之秘爲造物所私不輕洩者至是盡洩之矣豈非茲山之顯晦有時
而此學之絕續有待邪夫自有書院以來中間廢興凡幾而恢復規模
未有盛于今日者然而事重謀始禮宜避制若更塑先師像猶鄙心所
疑使惟立朱陸二賢主則比于替宗之義尤切所謂其有國故則釋奠
無合者是已高明以爲何如吾丈與巾石先生共應當道之聘來主教

事深爲吾黨得師之慶會見講明此學歸于大同有光鵞湖之會亘沂
洙泗之源豈非天壤間一大快事哉承名約會第未知巾石兄蚤晚入
山不肖當約一二同志撰屨以從又按志在宋學士楊億實生于玉山
蓋億祖文逸爲僞唐玉山令億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门稱懷玉山人
忽失所在俄而億生書院則後人因而志之耳又來教引晦翁與東萊書
有曰吾悔不得自鵞湖遂入懷玉深山靜坐數月損約收歛又曰恐於
容切處不得如外事之易謝絕也以爲先儒圖會之切自省之密有如
此者極是懇惻愚意晦翁此言已覺鵞湖辨論太多宜欲近裡着已然
猶同於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之慮若論太公順應宜體無欲爲作聖要

訣則內外兩忘動靜皆定斯澄然無事矣尙何外誘之足慮哉吾黨欲
求此學大同殆宜從事於此亟欲求正有道姑此發端

簡錢緒山

懷玉之會雖不盡所懷然而不肖於公鄉往日久固有傾蓋若平生信
宿而久要不忘者矣白龍聯舟數語夜分別去眞覺公從天上來猶帶
烟霞氣也日來道體何如初至城中不免將迎之擾惟慎眠食謫攝眞
氣自當勿藥陽明先生事略錄似請教辟之傳神公所述年譜必得其
眞茲所編撰特表其立朝與經世大節用見眞儒實學非偶然也惟公
一覽教之幸甚鍾子汝材所請冗中未及執筆姑俟再寄耳餘惟寶愛
以棟斯文

簡胡吉陽桂近菴吳學愚

懷玉之會莫太草草諸公逸駕難攀予亦從此逝矣所謂自當忘歸者
果安在耶一笑然而登壇說法實在二公若象山之在白鹿特爲諸生
濬明義利之辨亦所不辭蓋亦出于晦翁之所懇請非强聒也何如何
如緒山公再習郡城又得聚會之樂前事不足憾也公從僕索陽明先
生部中公移特取其立朝及平寇平藩平蠻大節表之用見眞儒實學
云便中或取覽之何如人去附此謝過

簡呂錢二丈

董生輩携至志稿見示僕何敢與此蓋志以信今傳後必得作者如公
輩以任筆削之事斯足爲此山之重中間事體如祀典一節猶須商確
穩當否則人將議其後矣若教規類須入周程朱陸立教頭腦及陽明
甘泉二師講學宗旨然後附以戒約規條若二老會語皆可附見此事
不厭精詳未宜便入刻也恃愛漫及登山拙作附上覽

簡錢緒山

賢郎至獲奉敎劄第獎借太過非所敢當且承道體康豫深慰仰懷見
示歸越錄紀事數義考終志感見備他日史氏之採且令鄙人題引其
端而愧非其人也然以平生私淑之志竊願附名其間亦因以取正有

道焉耳倘不棄管蒯幸特加郢正無為此編之累如無可採以覆醬瓿

昨得董生書謂與水洲先生同載而西亦奇事也又聞泉師將有武夷之遊或得南浦傾蓋之晤則公之斯行所得益多矣第此時閩中方有倭患不識得以從容臨觀否風聞巾石兄巳往候不肖當瞻望青牛入關撰屨就謁也時守巡當路皆按郡想亦以鄰警之故福城受困巳久浙中援兵且至當此危急其患未可言也吉陽公倘來遊懷玉宜俟秋凉請乘間言之何如還棹在何時便風附問暑中惟倍萬寶嗇以副吾黨之望

與曾子翰

自君之出為孫家難內子不祿老母棄養雖大命有數而二昆偕行病不嘗藥沒不視殮獨使孺子輩當此大事眞可躃痛殞絕終天之慟也當吾女之喪也令至道輩殯之外舍以專視祖疾詎意姑婦相憐追隨長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聞望廬至止亟欲往吊畏于酷熱未果人回先此慰問

答黃中庵

修復山院雖出當路諸公盛意而作興經略實賴明府主之賢勞嘉惠士類歸心曉背之會因諸公皆去僕亦遂行未由辭謝迄今以為罪懷玉志事責在錢邑二老僕何敢當耶因下問忘其愚陋輒有所陳非敢任筆削事也承命致館穀益增愧恧姑此附謝倘容顓裁

簡鄭葵山中丞

屬當方隅多事兩廣機務乃得雄才大略如明公者以主樞筦之柄坐鎮折衝不但南粵賜履之地得受安定之福其風聲威望足為天南倚重者端有在矣況自來蒼梧甸宣得於靜觀素畜者非一日也襄毅陽明之績不得專美于前可豫知巳郎如十三翁近日寧會之役亦一時奇功此僕所與聞者也貴省倭患甚熾何以禦之郎今所為誠不知其所終公懷桑梓之憂籌之必熟目下調兵無補安攘徒增道里之患所謂不戢自焚者也何如何如茲有友人徐渝者赴廣西都事之任敬此奉候渝以卑官遠地得在當路照臨之下未為不遇臨風瞻跂伏惟寶愛以副當宁中外倚重

答桂近菴

比聞尊候違和殊用懸切得來書及詢之徐友知久勿藥甚慰尚須寧靜安養以保天和公善理身養性當有得力處緒山公學得要領其會語立言或就學者偏處歸約要之聞見之知便是德性之知所謂宇宙內事皆吾性分內事若會得心無內外又何聞見之障耶僕近得女未遂弄璋所幸生意猶存益修人事以俟天休耳時下客矣屯剎極為地方道路擾害人無寧宇恐將來之患未止此耳奈何奈何風便致此惟

倍萬寶愛以介搶壽

簡錢緒山

盛价至祗領章江六月廿一日書殊慰豸獎借過情悚息悚息承道體
康勝赴會青原良朋久要舊學重訂信宿未了計反懷玉在中秋後也
聞泉翁老師有武夷之約彼中方有兵事想不果往目下粤中歸師大
爲道路之患殺掠無忌莫敢誰何此將來隱憂也奈何奈何不肖謬辱
二公不鄙以院志相託殊非所長雖勉强載筆不免代大匠斲也慚懼
慚懼屬稿初成尚俟就正乃可入梓山川志略如初稿沿革志始末概
具惟是崇正堂實當廟前雖設講席請更名致齋所亦可具服制所宜

有也祀典志中有商量如初擬建宗儒思賢二祠今朱陸祔食諸賢比
宜總爲崇德一祠便各宦取其有功于茲山者更名報功祠亦以别于
常制云院牒志公移書疏略爲隱括入編學憲戒規附之院田志惟懷
玉田賦租入原額總撒得其詳東嶽博山所入惟有租數田賦額數皆
未備查案牘尚未吊回故也經籍志原具見在者無幾俟考所從來入
之教規志先以濂溪明道語次以晦菴象山語又次以陽明甘泉二師
語用示學的二公訓規會語請附于後文翰凡例取其有關山院者若
依於書院而有關名教者附焉統唯裁定紀載之文易簡堂記承命撰
次求正有若明德堂記及興復懷玉書院記及院志前後序當屬之二

公或請之當路乃可成編惟圖之董生用時輩來逕附上志稿儁惟賜
教筆削幸甚

簡黄滄溪學憲

先正有言爲
國家進賢以成一時治化者冢宰之事也爲國家養賢以成一時風化者督
學之事也其關繫世道吾道之重有如此者今日敝邦教鐸乃得
簡命名德爲之主盟一方士風民俗實有賴焉其不佞昔在東海幸得親賢
考績時致屢有道贈言以壯其行所愧才劣數奇不能少有建立以見
于世出處之義惟有不負此心耳山中靜適鹿豕忘情所願正學大明

士習丕變以見風化之成也特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用致祝賀之
誠伏惟鑒存

答何吉陽撫臺

郎辰學諭王猷率院生介使者齎至明臺書幣貴臨草廬其謹盟手開
緘登進拜嘉者其不佞竊念當代名賢如我明公者雖未遂覿德而久
切鄉往爰自賜履江右保釐域中凡列郡人士咸在照臨即深山野老
罔不衣被比屢優禮匪頒敬附遞中陳謝觕聞台侯偶爾違和頤惟百
神協相萬福攸歸天壽平格不偶然也懷玉先賢遺跡數百年來中廢
廢興凡幾而恢復規模未有盛於今日者非賴我明公寵綏至意主張

于上而當路同心共成其美何能辦此某也生于茲土有負名山躬逢盛事殊慰夙願比者獲從盟會得質傳聞期于大同共證此學一時師友偲偲于于聚樂道合賒諸鵞湖殆有光焉自是懷玉之名當與四大書院相望于無窮矣倡道作人之功於是為大院志之修宜付之作者庶以信今傳後顧乃屬之鄙人欲其攬故發凡修辭著勝以為茲山重不既難乎即使忘其固陋勉徇委命恐代大匠斲終非所宜也初二山長以此見託再辭弗獲則為之援次初稿冀以就正輒為緒山子携去俟其論定別圖以復尊命耳伻還謹此附謝伏惟台照

簡黃中菴

恭聞擢守獨山雖未稱循吏超遷之報然公能不求而得之於今日亦公論之有不容泯者耳獨山雖遠然在貴鄉視之則東西鄰也賢者遠到之業藉此進階當無不快意者市石公輩相與謀贈言于僕僕不佞特重公之行且以識民去思愧無以贈耳公行有日荒野遁夫不能攀送河干如悵怏何願益自愛別具聊當折柳臨楮無任馳情

答吳蘆溪象山

任生輩還承宦況清勝甚慰使王又屢諭況足感念存邑當濱海正值多事士民梟猾正須料理古人烹鮮治絲之喻無忿疾於頑之意也初政不免心勞政通人和則安之矣吏事鞅掌尤須寧耐於此練熟舉刃無全牛矣此艮工苦心之言願蘆溪留神焉他日政成即是誠定之效不可放過士風當不遠眷屬在彼者順時節宜斯善矣便風致此不盡覼縷惟自愛以慰民望

簡張浮峯方伯

某不佞然于當代名賢如我明公者實切嚮慕比駐節玉山獲逐荊識雖未能從容領教而覿德心醉迄今不能忘我公素繫時望爰立應遷久宅方岳以惠我人典刑老成猶見古道之存也興復懷玉山院告成實賴當路諸公協心同事倡道作人之功於是為大院志之修用詔方來是宜付之作者而呂錢二山長乃誤以委僕而又重之以吉陽翁之

命僕雖生於茲土自顧譾薄即使勉循諸公之意何足以為茲山之重第以國故之義不敢終辭略為檃括初稿以就正二山長猶俟細論昨緒山走書來約明年暮春之會懼久未有以復也特錄似請教以俟裁定餘惟寶愛以需簡命以慰民望

簡陳羅江方伯

睽違既久向仰殊切邦人何幸敷藉休澤薇垣正位棠陰益濃時望攸歸爰立伊邇一方不能久專也遠承賜曆深荷念存興復懷玉山院工成皆賴當路諸公同心協謀共成盛舉倡道作人之功於是為大而吾丈復極加意經略其間甚盛德也院志之修誠宜付之作者用詔方來

而當路曁二山長顧以託之不肖不肖雖生于茲土罔有聞知何足以
爲茲山之重尚別圖請教耳顓此奉候惟寶愛以膺簡命

簡王敬所大參

今日海内名流有志聖學者不無其人求其任道之勇衞道之力如我
明公者實鮮其儷盍心印文衡天實畀之不偶然也懷玉山院剏自宋
儒數百年來興廢凡幾而慨復規模未有盛於今日者雖賴當路諸公
同心共事然而主張經略悉在左右其興學作人休美有光空同而宣
揚龍綏德意可比白鹿非細故也院志之修宜付之作者用詔方來顧
乃屬之不肖不肖雖生於茲土實愧國故何能爲役初爲呂錢二先生

所委而又重之以撫臺之命固辭不獲輒勉撰初稿就正于二先生以
俟論定昨緒山返報書約明年暮春之會恐久未有以復也謹錄似請
教尚祈裁定幸甚餘惟寶愛以膺簡命以慰民望

簡黃滄溪

自明公振揚教鐸力障末流而吾鄉多士咸思幡然改其舊習以就矩
範盍不從文體一變而學術心術亦知嚮方矣此誠作人之機衞道之
功也何幸何幸懷玉山院啟自宋賢中間廢興無常而慨復規模無如
今日之盛皆賴一時當路同心共圖盛舉而建置初造又得我公加意
克相其成茲山之興當與四大書院相望於無窮矣院志之修誠宜付

之作者用詔方來而顧以屬之不肖不肖雖生于茲土實愧國故何能
爲役初誤爲二山長所委而又重之以撫臺之命固辭不獲輒勉撰初
稿就正于二山長以俟論定近緒山返報書期明年季春約會慮久未
有以復也謹錄似請教以求裁正餘惟寶愛以棟斯文

答黃中菴

近聞公有抱孫之喜此天錫麟趾以售厚德之報英物毓靈實吾信產
吾信於公有甘棠之思而公於吾信當亦有并州之情矣伻來辱翰儀
之及榮行未能申一觴之敬而顧屢留延之錫益增慚負謹此附謝倘
容別裁

答范東明提督

比節鉞南下獲奉台教荏苒隔歲瞻望彌勤恭惟明公以豪傑雄略眞
儒作用專制嶺南坐鎭四省德威宣著方隅敉寧先哲膺公不得專美
于前矣不肖退閒木石無所見聞偶有記存聊備忘逸安能如公所云
惟相度好善之誠不棄管蒯而鄙人敝帚之藏殊切主臣多矣使至拜
領教劄兼辱腆儀承荷弗堪感愧彌劇洪熙實錄不知附誰竟未之得
更無副本得別爲抄寄尤感謹此附申謝悃餘惟寶愛以對揚
簡命以慰中外之望不宣宋余襄公武溪集刻在韶崔淸獻公全集刻在贛
黃泰泉新修廣東通志及古小學女訓并南野文集各見惠一部幸甚

與楊鷫山上舍

雲林壽域賴公指授實吉兆也何幸何幸壬丙坐向庚申之年陰陽家所忌今取六月之朔太陽到向且日値天赦宜無忌也惟是吞吐浮沉挨閃之法非得法眼未易中的竊意吞吐之間前日所定亦是或稍迎生氣何如浮沉之法以玉星論之非五則十以今尺準周尺則八尺郎十尺前破土建域大約三尺再加五尺何如以本山結局論之今大勢已挨左或微加右取氣從左耳入何如凡此在吾丈具眼蓋已黙識當有定論所願罍神爲我折衷則造化在手非難事也何時北征尚容遣候

答楊鷫山

後天卜兆重承指授眞訣自幸非淺八月甲午朔既取太陽到向又丁秋仲甲癈午休吞吐法準毬簷掩耳浮沉法以見金銀爐底爲準挨坐法亥氣從右入故微挨左凡此皆完見確論造化在手豈時輩所及今當一準教旨太極圖中寸土不去惟於四周穿築三和土耳猶俟公他日一覆視之也戒行有期臨風瞻望薄具聊當折柳餘惟自愛

謝何吉陽撫臺

某也何幸得從鄭翁諸君子後再上懷玉共證此學廼屋台命俾有司日致庖稟極感緇衣之誠殊增素餐之愧凡我同盟仰承明德相期不負用答山靈顓附使者敬陳謝悃臨風瞻慕伏希垂炤不宣

答王龍溪丈

鄉懷玉之會遲公不至茲來眞若從天而下雖信宿未終領教而所示諸依皆切先覺宗旨夢寐之懷亦既慰矣儻天假懷玉後緣實三生之幸也逸駕難攀臨風瞻睇見緒山丈幸致意

與李尹新洲

大母楊貞節事昔年累有結勘當道刻其行于郡志復大書孝節以表其堂未及以聞者蓋以生前有欲表揚之者大母輒命先人止之故沒後止載之郡志或表其堂以厲世風耳今觀風者欲覈實其事特具事

略以進恐旌表之典有格于例然不敢不以實對也惟照察

簡東廓先生二

雨中得成行否倘稍從容尙圖請教山院志稿煩檢付去手明德堂記及山中題詠俟而拜領

又

某不自意得緣懷玉之會獲領教言之詳若積善爲祈天之本寡慾兆多男之祥當終身誦之服之此殆天假至人授不肖以續命眞方也武夷之遊名山復遇高賢爲之賞識靑牛出關又增他日一故事矣山院志序顓人拜領辰下漸暄歸舟萬惟自愛

簡管南屏山長

山院興復得名賢棋繼主與教鐸實斯文之慶舉業不妨講學公令諸生務合併從事尤得要領久闕修間時於肇峯學論及諸生處得文候之詳清秋氣爽物外心遠所得應非塵褻可擬也別具崇德報功二祠神牌標題凡十位請命書而刻之又季春之會宜準昨年故事擇山石奇處大書深刻用紀一時之盛草草

答范東明提督

使至再辱教劄幷鈐經畫集之惠足感念存恭誦方隅奠安經略餘褚凡爲四省列郡久安長治計者當無不至數世之福于是乎在不但遠

攴十年而已陽明之業豈不重有耿光邪不肖之人追跡江湖雖念不忘憂而救時大業則惟命世豪傑是望耳洪熙實錄巳領舘閣漫錄畢終見歸廣東通志及世清獻集余襄公集歐南野集尤望記室在念便還附謝伏冀尊照

與董弦齋春元

令先兄古川子之喪病中不能往吊心切傷之俯仰今昔有不勝其嘅者矣聞已襄事其所後者亦能自盡其誠矣乎

謝張淨峯撫臺

恭惟明臺欽承簡命撫綏我邦物外野老未能修咫尺之書以稱邦人之慶顧辱先禮衡茅存問迋散雖大君子盛德若斯殊非不肖人所敢當也拜登之餘無任感悚謹狀附遞中陳謝伏希台鑒

與教授何愧吾

承領書院神胙拜領感服志稿正欲請教但後來更定事宜尚俟付至編入之耳祀典更議特祀朱子陸子于崇德祠蓋重專祀也然二子於汪文定素以前輩事之若位次君前則未安敘之文定之後又非專祀之意若以配食于先師爲疑則制固得從祀者也宜更詳之院田在東嶽者凡田畝稅糧入院存廟之數各已詳備惟在永豊博山寺者未見開報必得府上取具畝數載入文翰志有宜稍刪去者待入梓時削之

諸惟賜教幸甚

簡江荊石太守

側聞將行部至縣簿寐不忘民食之艱遺黎赤子不啻在慈母之懷矣然而中間事勢猶在調停銷弭不然則地方之患尤有甚於饑饉之可憂者周禮荒政主於安富恤貧除盜賊爲急昔年閩中鄧賊之釁近時覺山溫州救荒之變皆往事之可鑒者玉山爲縣無極富極貧之家郎凶年亦無流離鬻子之事蓋地當路衝郎無升斗之儲者猶得轉輸食力況今二麥將秋可以贖食惟是夏秋青黄不接得一補助便可晏然矣適見施幕府李縣令言及台下惓惓爲民至意輒敢布其愚慮幸惟

省覽覓要應變靜以待之而徐爲之所則凡思所以爲吾人計者必出
萬全而地方亦有賴矣冒昧瀆陳死罪死罪

謝當道禮送祖妣孝節牌扁疏

恭承郡檄備蒙憲案行令本縣官師特製孝節牌扁用羊酒鼓吹導引
送至華門用旌祖妣楊節行以勵風教者不肖孫浚謹率諸孫焚香拜
迓揭之中霤特牲告祠聞之祖考凡我戚屬宗人以及父老子弟莫不
懽呼快覩咨嗟賞嘆以爲事關百里風化不獨爲一家之私榮也浚復
竊念祖妣楊平生大節實出天性嘗自謂曰此婦義也吾知不負吾心
耳吾何求此先人所以重遂其志卒謝有司名揚之舉而表門之典故

弗及焉詎意没世之後人心不忘與善之公秉彜所切一時大儒暨當
路名公每以奉宣德意用振世風爲重後先相繼褒崇有加甘泉先生
特爲作傳而憲學玉壘周公既列其行實于郡乘滁江徐公復大書孝
節以表其堂乃今更辱憲臺特加追奬始之郡縣覈實申之學校闡幽
質之鄉評僉同詢之耆舊不爽益潛德闕而彌彰公論久之益信過蒙
督學滄溪公之采錄曾蒯不遑幸荷代巡古松公之允俞風聲用樹遂
使宅里流光足廣皇恩之曠蕩彝倫攸叙庶徵久道之化成所慚凉德
莫逢顯揚惟有感激匪可言謝浚下情無任忻戴感激之至謹疏

月川類草卷之十終

月川夏夫子誄辭

昔我恩師月川夏夫子學憲于閩 槐 以總角負墻盟心問道辱擢之黌
髦遂奮觀光方吾師望之殷也乃春官屢躓追槐筮名天路甫三載而
哲人告萎矣徒靡朝陰庸報夙知若矯乚中立曾乚介劬藐彼要津自
範驅馳罔敢渝前聞惟是積薄感淺機闇用窒卒無所建明實慚不類
茲仰止名山徘徊故墟慨玄範緜邈光靈儵幽國隕貞幹野謝師資覽
茲遺編采諸宿獻緬思服義忉怛緘誠追而誄之其辭曰
於昭師宗肇于玄珪光彼有唐裔閥攸躋奕世麗德載昌氷溪带條綿歷沙
川之涯墳典起家再薦用賓醴陵廬江憲乚宜民譽命未隳實篤後人吾師

始降際彼熙醇岐嶷韻質曉露騰芬倪然黃虞厲翼青雲菩推指故逢卓
前聞搜秘納靈揚翹發藻六稔修鱗閎綜探討射策彤墀氣薄蒼昊初試
封海厩懷保復隍慮功與墉俱崇載道頌聲爰徹四聰弓乘既招背人有訌
自擇浮湛式拜南宮昔在
世宗中興煌哲明堂配天廟制爰揭撰道據經微言辨晰入告外順爰代喉
舌六符色齊四郊有槷帝嘉卿士方諸夷契孰是寅亟錫賚有列既結主知
復媲相業稍夷而防禁近可躐顧我周行無敢反側桑梓迭興秉鈞罔極波
靡大江孰介而植堂皇維師讜規正色豈不數踈義敢不力子寧有孚何虞
見蜜如彼嬋娟三嗜可茂匽乚遄紆胡忍靡涅茲用南顧出秉學臬八閩承

風度士仰鏡排㬎浮夸直指心性童髫何知番蒙鑑評言標棫樸庶紹斯
㯉直道云陽止棘黠瑜左詰戎方折衝淅隅旁觀稱紬或曰隆汚師凤兼
資一視皇塗安攘有截奏功斯膺覬彼嶮微旋柅其車獨覩元化八載端
君式思孔惠咥彼溺沮蓬索可駕與時卷舒噫佟箕傲飄飇鳳舉懷玉有
彧沙川有壑孳止艮朋長禠楚〻嘯歌斷匕言抽其緒丼泉尋源陽明互
訂遵朱軼陸衍翊千聖飛辨歸黙撤樊夾徑齊心汾穆超鮮上乘彼美念耆
雍劇寡諧孤舟適我雨雪盈塍豈伊同藉兼葭之懷珏立嚶鳴襟期靡乖
道貫師心辭取達指昭代典章核諸大紀一一相誰𣦸覆用爲圯狸搰胡功碧
鳴不已雜離爰𦁹狼跋爲几薰蕕同器久矣遺戾不能毀方或云亢厲高覽

域世奚疑屢蹶天乎人耶出處之際嬰也無尤刖彼羆隸融以恬愉曾無
崩蓝允矣夫子國棟邦基雖齒崇階艮樹羽儀思彼抑懿方扃髦顧嗟匕彼
蓍遐不慭遺鈞槃難諶坱軋靡推胡然錫極莿祿弗綏𢘡匕雋𡥋涽匕清
潯欝匕精瞷溺瞩愴心各區之誌霽田刋林戾天鳴鷰鸑鷟俱喑九原不
作銷靈埋憂疇昔之感三紀如流義命大閑無敢墜羞文衡再竽亦貞厥
守彼力撼山載羅其咎悠匕虛生何用不朽衣鉢無光簫辟孔傷遲匕行
道俟匕宫墻猶子令孫世德不忘文未墜地附著斯帝亂曰
遡潢關渾宗道盟分莛蕪啓鍵明德馨分侲光攀鱗美鳴珩分秩宗覛草
颺言賡兮赫匕其朋我硜匕分瑩裹類跡掩厥貞兮浮雲𩆜𩆛蔽上征兮
糺纆推移寧靡撄兮大音不隕奏鐄鏗兮履尾不咥告終令兮駕犘騄虬
馭蓬瀛兮着蒿陟降儼若瞠兮青雲昔附難齊衡兮玄扃已閟鐸希聲兮
三復遺文攬精菁兮綴詞闡幽恫我情兮

萬曆庚辰夏五月望後五日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廣東布政司左叅議前戶部員外郎會試同考試官
晉江門生蔡一槐景明 甫頓首拜書

跋月川先生類草

月川先生官祠部時彙輯嘉靖祀典考自
郊
廟社稷 先師 先農 先蠶以及金海神祠皆
世宗皇帝之所裁定者也中間建議集議覆議之巔末纖悉具載聯爲三
巨帙間出以見示且曰此帙中余有多少苦心處生請以卒業焉浚
嘆先生考禮之精辭而不惑於衆訟之說持論之正大而不怵於利害
之私使古來禮官皆先生其人安有魯僖之逆祀原廟之月遊哉時欲
抄取一過第衰浩繁弗及也袁賊肆亂燬及先生之廬巨帙遂爲煨燼
私心常痛惜之幸疏義奏議猶存刻於類草中爵齋趙堂謹爲之跋

〔明〕郭朴撰

郭文簡公文集六卷

清康熙十三年思齊軒刻增修本

郭文簡公集序

古之君子得志於時行其道不必以言著也不得已而見之言皆其所實踐與其所自得者故其言要有旨而可以傳於世後之人獵名務飾榮華其言而小成其意之雜為君子弗貴也

吾郡安陽

少傅東埜郭公幼而穎特為文敏崔公所器重弱冠登第由詞臣侍從至年已晉太宰參大政正直忠厚和衷體國一時稱為賢相公雅志躬行不欺以致譽著見設施當乎

所為詩文藏之笥匧未及梓傳今得慶昌為公五世孫少孤力學慨然有欲通前徽志今歲夏以余將有留中之遊乃手其祖所存公所藏

高祖文簡公詩文彙致其從祖中籍

中台之指命余序而梓之余言總

晛風仰公如山斗嘗於罷乘中讀公所著述皆有關於人心風俗輒津津莊誦不置今獲覩其全深為適願竊伏而讀之文端雅而古健詩渾厚而稱平大率類公之為人庶幾乎其所實踐與其所自

得君數語公不獨以詩文傳而公之
詩文則固已可傳矣俾後之讀其
集者因以想見公之為人則斯舉
也是亦揚厲前人之孝思已夫吾
昌字吾宗幼有遠志未湯從余
學亦每為稱說

文敏崔先生詩著述及郡守先哲行
誼輒欣然獵往之迹又購伊洛
淵源魯齋文清兩先生集畢力
敬誦使勉益勵其意其成就豈有
可觀克以無忝
祖武云

旨
康熙甲寅榴月吉旦湯陰後學
董 襄頓首拜撰

郭文簡公集序

古大臣之為功於天下也
非必皆可見之才可喜之
績以震俗驚愚聲施當

世而其居恆折處心積
慮惟主乎崇尚寬厚持
大體惜人材為國家維
培元氣以故不動聲色

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流
及後世誦其遺文傳其軼
事猶能令人翹仰歆慕
廉頑敦鄙相與佩服於

不衰昔漢丙吉卿深厚不
伐唐婁宗仁樸忠銘容宋
呂易直謹讓喜怒不形縉
紳乎塗所表異向當日

之天下賴之自非湛深理
學守之甚正出之有今烏
能臻此又明安陽相國
鄭文簡公真其人也公受知

序　三　思齊軒藏板

肅皇帝甚深時方勵精圖
治振飭綱紀中外皆有救過
不遑之意公獨以寬佐之自
秉銓爰立一以敦大有體

護持善類為主其言曰
人才自古難也即有屏
斥尚冀其改圖自新為國
家用處之過嚴非體

序　四　思齊軒藏板

也又曰人臣忠於為國
不及於隨亦不及於矯
凡事在執體要耳於
戲可以觀其志矣

上嘗顧公謂群臣曰福
人也大哉王言豈非
以其性情平易能福
天子福生民以福其

身也哉晚見幾引退
林居三十年謐和樸素
若不知其身為大臣
者槩其生平言之代歷

三朝位列元宰壽登八
袠竟以榮名終豈非古
今所僅見哉其自諸生
時即為 崔文敏先生

所器重文敏正誼明道
方倡鄒魯之學於洹水
公事之惟謹宜乎湛深
理學發之議論見之事

業精然一出於正也所為詩文醇雅切實不事鉛華而音自明昌黎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信夫吾五世孫大學生省家砥行讀書搜輯而梓之可謂表先之孝矣晉

康熙十六年丁巳夏季翊五

日[illegible]

後學磁州張溍拜題於讀書堂

郭文簡公文集目録

後學湯陰董　襄編次

卷之一

疏

奏乞養疾疏　奏乞休致疏一

奏乞休致疏二　奏乞休致疏三

奏乞卹典疏　奏乞卹典疏

序

風雅正宗序　彰德府續志序

人物志序　居敬堂集序

郭氏族譜序

記

彰德府修學記　安陽縣題名記

林縣鄉賢祠記　修萬金渠記

洹水鯨背橋碑記　滏河石橋銘

書

復張伊梁書　寄張伊梁書

復張伊梁書

傳

崔文敏公傳　馬柳泉傳

許仁甫傳　張伊梁傳

李大傳　先德述

卷之二

碑

忠節許公神道碑　鳳溪先生高公神道碑

墓誌銘

祭酒王公墓誌銘　襄恭王公墓誌銘

三川劉公墓誌銘　艮齋王公墓誌銘

雙南蔡公墓誌銘　時軒陳公墓誌銘

吳臯喻公墓誌銘　肅庵王公墓誌銘

雙渠張公墓誌銘　暘谷李公墓誌銘

思臺崔公墓誌銘　時望李公墓誌銘

西野李公墓誌銘　徐公配郭氏墓誌銘

淑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李配王氏祔葬銘

恭人張氏葬銘　崔室碩人馬氏墓誌銘

恭人鄭氏墓誌銘　太孺人鄭氏祔葬誌銘

典儀副郭公配傳碩人合葬誌銘
一品夫人郭室李氏葬志
郭配尹氏合葬誌
卷之三
墓表
漁川衛公墓表　南川朱君墓表
伊坡阡表　散庵蕭先生墓表
内江張隱君墓表　後村李隱君墓表
墓碣
處士李公墓碣
墓石後
處士李君墓石後記
鄭先生墓石後記
卷之四
雜著
九字圖說　宦中自儆語 四思四畏
學約二　崔氏畫範
卷之五

詩
五言古
意嚮志解二首　三士嘆三首 有序
五言律
感遇二首　軒外雙椿甚茂感而有作
題馬翁郊居二首　送李東岡赴大名三首
黃金臺　銅雀臺
暑雨欝熱忽思申北岡新卜郊居慨焉有懷四首
無題二首
七言律
送温托翁還蜀　秋思寄李元素
送趙大洲便道歸蜀
贈劉中翰　和王槐野移居韻
送冉村南按蜀　送陳文崗左諫奉母還鄢陵
送李歐湖太守覲后還任濟南
送盧涑西遷南雍　壽吳翁南山
家書示東野茸屋因成一律自嘲兼寄丙弟
六言絕

咏懷六首
七言絶
郊園雜咏四首　漁父詞三首
卷之六
附
贈太傅謚文簡制
文簡公傳大學士高邑李　標撰
文簡公墓誌銘大學士南充陳于陛撰
文簡公行實男焜等述

封通議大夫靜菴郭公葬銘大學士華亭徐階撰
贈通議大夫文珮郭公墓碑銘大學士東里高拱撰
補遺
天恩存問謝表
安陽集重刻後序　南畿同年會録後序
振仲修傳
新蔡縣遷建儒學記

郭文簡公文集目録畢

天恩存問謝表

奏　為感戴　天恩恭陳謝悃事先該吏科給事中張
應登題為考禮經邇　會典講修養老之政以光泰治
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禮部覆題節奉　聖旨
郭朴輔弼舊臣年及八十齒德並茂着遣官存問仍月
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欽此隨該行人司行
人姚恩仁奉　欽命到臣原籍及門存問　須賜臣綵
幣羊酒給撥食米人夫臣望　闕焚香叩首祗領訖臣
誠榮誠感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養老優賢維隆古

右文之　盛典尚年敦舊實　聖王勵世之鴻儀禮曠
代而乃興事乘時而間舉適垂千載風動四方顧臣何
人敢膺　殊渥欽惟我　皇上　聖哲統天　神明御
曆　體乾剛健恒存惕厲之心　受命溥將茂建中和
之極　謹時幾之勑誠無間于始終　普懷保之慈念
尤切夫幽隱載舉尚年之典式弘求舊之仁不遺耆德
之微下及芻蕘之陋　恩同戴嶽愧切循牆竊念臣本
以章句庸流叨預館儲末選備員史局功未着于編摩
游歷庶僚職徒慚于尸素誤蒙　皇祖之擢謬陪　密

勺之司階秩峻升勞勤靡效頻因衰病累疏陳祈仰荷
先帝洪慈曲軫微臣私懇歸休田里俾資藥餌之扶歌
頌太平生遂須臾之願賴依 大造明畀餘齡荏苒歲
時倏忽衰耄誼意桑榆之暮景獲承 霄漢之餘輝
乃使遙臨 寵頒騂集綵幣羊醴優榮 三錫之光授
頒給夫灑被 九天之澤 恩華煥耀同 天地覆育
之仁 德意優隆踰 雨露霈濡之潤懽傳閭里慶溢
衎苹流桑梓之美談侈 邦家之盛事誠生平之奇遘
而遭際之至榮也臣戴 德非常受 恩罔極顧慚樗

櫟之質無由圖報乎高業誓盡犬馬之年永期銘鏤於
肺腑伏願 順時納祜 撫運迎禧頤養 聖躬緝熙
帝學經筵時御 德益進於高明幾務日裁 猷允升
於光大節以制度深知稼穡之艱難慎厥樞機匪懈朝
夕之儆戒 天心昭格歛五福以敷錫庶民 元鑒永
綏乘六龍而咸和萬國要荒率服年穀屢登 皇極尊
安九有溥無疆之治 鴻圖鞏固億年綿有道之長臣
感戴 天恩無任瞻仰視願之至除具服焚香望 闕
行禮外為此具本專令男舍中郎[illegible]齎捧謹奏請以聞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一

安陽郭

疏

奏乞養疾疏

奏 為久患疾濕病勢增加不能供職乞 恩給假調
理事臣先因多病向衰久患痰火頭目眩暈手足酸麻
等証具疏陳乞休致屢蒙 聖恩勉留供職臣祗遵
明旨力疾 朝參辦事及今二十餘日舊患未除新病
漸增緣臣血氣向衰形神凋敝攝養弗慎邪感易侵加

以近日陰雨積旬暑濕蒸鬱遂致邪火上攻頭目愈加
眩暈牙齒腫痛飲食減少脾胃[illegible]力愈加昏倦又
流濕下注兩脛愈加酸麻行立傾側艱苦難支切思前
項病勢必須靜理多日方可望痊臣係 朝參官員又
閣務繁重每日晨入晚出委的趨赴不前恐致罪戾伏
乞 聖慈憐臣病勢增加非旦夕可愈容令給假私家
調理稍痊即出供職庶衰殘餘喘獲少苟延臣不勝惶
悚恐懼之至

奏乞休致疏 一

奏爲病勢纏綿日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休
致以便調理以延殘喘事臣以久患痰濕病勢增加奏
奉　欽依給假調理伏蒙　聖慈遣太醫院官診視須
給珍劑又蒙　遣賜豬羊米酒甜醬瓜茄諸品臣仰荷
天恩扶病頓謝下情不勝感激見今服藥調理將及一
月標病雖除元氣益耗脾胃虛弱飲食減少以致邪火
轉熾痰壅喘嗽晝夜不止耳鳴目眩動輒怔忡迷暈脛
膝酸麻無力行立艱苦臣思得前項病勢纏綿日久精

力衰損不能　朝參供職目今經筵　日講屆期臣係
侍班官員犬馬私衷頃刻不敢自安竊念臣叨受崇秩
厚祿夙夜勉圖報稱乃臣之分亦臣之心也柰臣福薄
命蹇抱病經月尚無痊可之期殆成沉痼之患久曠職
務上負　恩眷伏枕省思惟有悲咽泣下而已私情迫
切懼及阽危日夜憂惶病益加甚輒敢陳乞休退哀鳴
于　君父之前也伏望　聖慈鑒臣衷悃萬不得已
特賜俞音容令休致臣歸伏田里閒就醫藥少延殘喘
尚未即塡溝壑感戴　皇上再造之恩當啣結于沒齒

也臣無任惶悚迫切懇祈之至

奏乞休致疏二

奏　爲病勢危篤日久難痊再乞　天恩早容休致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臣以病勢纏綿日久不能供職具奏乞　恩休致奉　聖旨卿年力未衰疾已漸愈宜再加調理早出供職豈可遽求休致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祇奉　綸音伏枕叩頭不勝惶悚不勝感激竊念臣不自愼攝致罹危疾曠廢職務荷蒙　聖慈軫念不即譴斥又蒙　温諭慰留　天恩高厚臣雖至捐糜豈能報塞萬一臣欽遵　明旨再加調理今又已逾旬餘

柰臣抱病多日元氣耗損而難復脾胃虛弱而易傷邪火熾盛每妨飲食精神昏憊日甚一日痰壅喘嗽耳鳴目眩行步戰慄無力支持醫謂脾土極弱不能運化病根已深藥力遽難取効臣竊思犬馬之病漸至危殆螻蟻之生恐難久延私情憂慮晝夜泣涕輙敢再瀝衷悃上干　天聽伏乞　聖慈憐臣抱病日久難痊陳乞休致情出危迫　特賜允俞容令解任回籍調理臣病餘殘喘儻獲少延皆我　皇上大造之賜也臣不勝恐懼懇切仰祈之至

奏乞休致疏三

奏　爲危病難痊曠職日久瀝衷自陳再乞　天恩早賜放歸以便調理以延殘喘事臣奏爲衰病調理難痊曠職日久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以協公論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覽卿奏朕已具悉宜遵前旨痊可即出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祇奉　綸音不勝感激竊念臣以草芥之微抱犬馬之疾累疏陳乞休致冒瀆宸嚴誤蒙　皇上天地至仁優容臣下不忍以一疾輒令休退臣雖捐糜莫能仰報　洪恩累奉　明旨調理

臣非敢不遵緣臣病勢沉痼精力衰憊已極不能供職自分無濟于用揆之事體萬分宜去雖今眷戀　恩私遵　旨調理求醫藥罔效痊愈無期徒自遷延時月虛糜俸薪不惟臣身心悚惕靡寧進退無據抑且大累朝廷勵精之政深負　聖明優下之仁是皆臣遷延顧望不決于引退之罪也臣雖即塡溝壑尚有餘辜矣伏望　皇上鑒臣披瀝迫切之情　宥臣再三煩瀆之罪俯賜俞旨放歸田里俾臣獲專調理苟延殘喘臣仰戴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當無異于居官食祿之日也臣不

勝悚懼懇切之至

附

奉

聖旨卿屢疏以疾乞歸情詞懇切勉從所請着馳驛回
籍調理吏部知道

奏乞卹典疏

奏 為懇乞 天恩 賜給卹典以光泉壤事臣朴荷
蒙 皇上 天高地厚之恩作養翰林歷遷部貳後蒙
簡拔今職臣伏自念遭際 聖明溢叨 殊眷誓當竭
力致身以圖報稱于萬一乃臣之分亦臣之願也豈期
愆積咎重禍過災生臣父郭清于今年三月初三日在
籍病故十三日報到臣係長男例應守制回籍虛負我
皇上簡任知遇 恩慈未效涓埃之報何敢更有陳乞
但痛臣父生育臣身教訓成立兒臣叨受 陰恩奚誠

臣奉公守法盡忠報 主臣勉修職業幸不顛躋者皆
臣父之教也仰惟 聖朝優遇臣下諸凡 恩典恒多
推及所生臣伏覩會典事例兩京二品文官父母妻三
品文官父母曾受本等封者照例祭葬切思臣先任吏
部左侍郎三年考滿臣父郭清曾蒙 天恩給與三品
誥命正與例合又查得兵部尚書楊傳父楊瞻以三品
封階得蒙 卹典臣之事體與伊相同伏望 皇上念
臣烏鳥微情憫臣茶苦私衷 勅下禮部查照前例上
請賜給臣父郭清祭葬俾九泉之下獲霑 寵光臣舉

家存歿感戴　天恩當永永不忘矣臣銜哀控詞不勝
戰慄迫切祈懇之至

奏乞卹典疏

奏為懇乞　天恩賜給卹典以光泉壤事臣係河南
彰德府安陽縣人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
林院編修歷陞前職內閣辦事隆慶元年九月內因病
奏　准回籍調理近于萬曆三年八月初八日有母封
一品太夫人李氏病故臣遵制成服外切思臣猥以庸
愚濫叨職任歷官三十餘年不至顛躋者皆臣父母訓
育之及也仰惟　聖朝優遇臣下　恩典推及于所生
臣先年任吏部左侍郎三品三年考滿蒙　恩頒給

誥命　臣父郭清臣母李氏各受三品封臣任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內聞臣父郭清喪奏
乞　卹典該禮部覆奉　欽依給與三品祭葬仍加祭
一壇遣官依式造塋訖四十四年四月臣奉　世宗皇
帝勅行取復任本年十一月內二品三年考滿蒙　恩
頒給　誥命臣父郭清臣母李氏各受二品贈封隆慶
元年二月內臣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
殿大學士內閣辦事欽蒙　穆宗皇帝覃恩頒給　誥
命贈臣父郭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封臣母李氏一品太夫人臣父母以草茅微品累霑 恩典實踰涯分臣迫切私情猶不已于陳乞者仰惟 天地大造之仁 朝廷逮下之恵既榮于生前必不使泯于沒後也臣伏覩會典開載兩京二品以上文官父母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臣母李氏授封一品正與例合及查禮部題 准事例一品至四品父母曾授本等封者各許並祭但臣父郭清先蒙䘏恩祭葬原係三品事例今臣母李氏曾封一品太夫人例應開壙合塟所有石碑與前品数不同伏望 皇

上洪慈俯念臣先曾備員閣臣 經筵日講侍班供事憐臣烏鳥私情乞 勅下禮部照例量為加增碑数題覆 賜給臣母祭塟併祭臣父俾臣父母九泉之下獲霑 寵光臣舉家存歿感戴 天恩當永永無窮矣臣銜哀控詞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序

風雅正宗序

空同李先生曰三百篇雖逖絶然作者猶取于漢魏余觀漢魏詩阮嗣宗為冠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者自別鍾嶸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言非佞然余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為近之唐風渢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為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本作者頗獨稱陳李豈其未睹籍作耶孰謂天下有鍾期哉東野子曰予素不能詩間嘗諷詠三子者之作竊以空

同先生之論為至因命書史錄出聯為一編以便朝夕觀覽焉若曰自擬于鍾期則予豈敢

安陽集重刻後序

安陽集五十卷宋魏國韓忠獻王之文也并家傳遺事十餘卷蓋傳自宋之季世云正德中監察御史安陽張公士隆按鹺山西刻置河東書院朴後得之謹蔵于笥萬曆乙酉鄴司理內江張公謂先哲著作鄉郡不可闕次年重構晝錦堂成迺謀于郡守渾平陳公郡丞清苑王公通守垣曲趙公再加校錄刻置堂中於戲崇往哲而重遺編諸公之盛美關諸風教者匪細也鄴之人幸生王之鄉仰王名蹟誦王遺文亦知所以感發而嚮慕

乎王德望在當時勳業在史策風聲在後世惠澤在鄉郡毋庸贊述已乃若其文根諸心術之微而顯諸言論之表不為誇詡險怪之詞而自具夫閎正敦大之體信如大人鉅公冠裳珮玉儼居于高堂建節鳴鑾徐驅于周道人之見之有不肅然起敬者乎蓋嘗誦王題咏之句也曰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似無猗王之名世大賢也有以夫司理公好古而尤惓惓於忠孝節義事既志忠武之廟復表忠獻之文即其舉措將來德業所就曷可量哉梓

人既訖工朴敢附言終簡見是編流傳所自云

彰德府續志序

彰德府志成于正德之末年爲崔文敏公所筆削者海内稱爲善志久矣嘉靖以來迄今六十年循良之美績賢哲之茂行節孝之芳懿科貢之名籍與夫建置沿革之由徭賦利害之故皆關政教之鉅者乃今闕逸靡紀後將何述焉郡守高平常公静甫涖郡三載治行特茂慨舊志剥蝕難觀且近事莫考也亟惟鋟輯而新是圖乃洽鄉大夫漢中翟守仲觀致言余朴屬專領其事首令兩學採求郡中故實次令諸屬以志上郡遂以詮次

委學生張[illegible]許先裕劉存禮侯竟封彙集成編校余朴也衰耗不文過不自量重郡公敦崇文教之誼甚盛輒爲删綴而潤色之義例一循前志之舊無敢易焉間有增者則固公授之意也書成敬復于公聊附數言于簡端益嘗聞之君子夫志史之流也彰往而訓來弗訓弗彰矣以志爲是故紀載欲實實則信去取欲直直則公聞見欲博博則該文詞欲工工則傳歟是四者其能免于君子之議乎雖然事以義起難遠已也才以質限弗可強也該與工余之才固不能若不公不信則余之心弗敢也姑具是編爲將來作者之樸不可乎視諸前志則續貂混珍之誚余莫能免矣乃别自爲一編云

人物志序

東野子曰人才之生也鍾山川靈秀之氣沐　國家教化之澤學以定志志以弘才才以致用其自期待者豈曰取爵位求利達已哉樹勳業于當時垂聲光于後世此士之所以汲汲也是故君子之道居尊則佐國而安民居卑則奉公而修職處常則行義以達道處變則秉志而著節安于所遇歸盡其心而已矣鄭郡土厚風樸士生其間質直貞慤無浮偽夸詡之習往往篤于慕古而少通果于自信而多執仕宦而成名于時者蕪于進

取而勇于靜退急于公義而緩于身圖誠于效忠而拙于遠害此其大端也是故通顯者寡迍阨者衆豈亦鄭土氣習使然哉抑遇合有命非人力之所能與也余故特著于篇俾尚論者有考焉

居敬堂集序

趙康王夙抱至性穎異不凡甫歲奉　莊考嚴範勵志嚮道耽文嗜古敦尚簡素屏絕紛華逮嗣封後恪遵皇祖之訓祗謹　聖主之光乃益肆力于學蒐羅群典探索精微文士經生日在賓列言動被服必于儒者尤篤愛四聖易疑神覃思昕夕弗輟遂自號枕易云宮左有堂曰居敬日讀書于其中暇則操觚揮毫或留心著述或游情文詠屏流俗之陋習闡治世之鴻裁秉哲匠之巧心騁作者之逸軌其文譬若冠冕佩玉儼居于廣

庭和鸞旂章徐鶩于周道人之望之有不肅然而起敬者乎論者謂當傳于世無疑也卿也聞諸長老曰文之為道菁華蔚麗根于性靈者也情理淵奧由于學力者也兩者皆得其文必極夫王公貴人位高志亢而能折節于學問厲精于文詞非性固有之而心誠樂之何若是之醇也斯尤人之所難也衛風詠有匪漢史稱大雅歸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王實兼之矣嗚呼盛哉仲子　成皋王克紹家學思揚先美惟手澤之遺懼其久且泯也爰裒集諸藁梓之以傳朴敬叙其大略如此

若夫茂德懿行則有　旌孝之章與　賜諡之策在茲
弗敢瀆述焉

南畿同年會錄後序

南畿丙午諸士刻序齒錄既成請予綴言于末夫錄也匯直紀世系具氏號載年籍垂世講已也將以敍友誼焉夫友也者謂其相勉以道相觀以善相孚以衷者也是故古之友也久要不忘勗名益茂後世稱述焉乃若繁交際之文而略規勸之實勝名譽之務而忘觀法之益滯形迹之末而睽志意之真奚取于友哉鄉也諸君賓興而宴也不聞鹿鳴之歌乎其始有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周行坦平正直履斯鮮躓迷焉相勉以道也

其中有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夫君子樂取諸人德足以視民斯則傚恐後相觀以善也其終有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夫樂其心焉何扞格之有相孚以衷也古人賦以顯志賡義比類弗滯一端鄉也諸君聽歌斯也亦嘗繹思矣乎夫懲俗之愆以邁古之道由錄之故以敍友之實予實于諸君望之

郭氏族譜序

族有譜者何載先世遺逸之蹟而聯同姓孝睦之志者也夫傳世久而舊迹湮子姓衍而衆志渙湮則系代莫辨子孫遂忘其祖矣渙則慶弔弗通骨肉將為路人矣悲哉此譜之不可無也安陽之郭遷自山西當 明興之初我始祖父子生長田里世經離亂無暇詳其宗姓所自出是時 國法方嚴畏相連逮雖至近戚屬且各遠避又 令典骨肉遭亂久離後欲完聚必經奏勘方許子然一身徙業創居焉庸譜為哉迨至三世我藁城

府君以儒起家兄弟間崖俗尚質樸僅事肇卜塋域耳餘者弗暇及也傳至五世始析籍居而散處祖父事迹尚歷歷在耳目群從不滿數人親昵猶若一家當是時雖無譜亦可也至朴之身傳已七世矣昔為兒童時祖妣間諭以先世事稍長聞之先大夫洎諸伯父略得其一二私記小譜一帙遺失莫存久宦歸來前輩凋謝殆盡後生雖多成立至言及前人世次猶有莫能通曉者矧其行事之槩乎予大懼其愈遠而愈湮益衍而益渙也爰即舊所傳聞及躬自睹記者纂輯成編前繫譜圖後述事迹代分派列俾後人有所考由兹思祖蹟以興孝親族姓以敦睦予實有厚望焉乃略述其作譜之意云爾

記

彰德府修學記

彰德郡學建在治城大定門内址雖狹隘而規制頗稱整飭葢自洪武至于今二百年間敝而興修者屢矣郡當午衢賓客絡繹供費實繁歲值荒仍財力詘乏綜理靡及適者因循而弗治殆二十餘年傾頹剝損漸抵于敝聽視罔稱絃誦何依郡守陳公來蒞茲土政飭惠敷俗振教舉作新士類明示正業人咸思奮而敏修矣再踰年為隆慶己巳乃謀諸郡僚別駕王公通府丁公高

公節推章公葺學宮而新之先殿廡次堂齋次門庫亭閣號舍饌堂射圃以次更作鉅棟直楹撤朽益良滲漏易厥棟瓦圮頹增以甓石黝堊藻華丹碧煥耀簷阿翬起階序儼列望之屹屹即之翼翼規橅聿新觀視有嚴以是年夏四月肇工至穐八月而訖事節推王公嗣來蒞任樂觀厥成安陽申尹胡尹先後祗贊咸與有勞焉是役也財取節費之羨僚寀間佐以贖緡役假綠卒之暇弗克則僦諸傭賃無資公帑無庸民力斯文事之難也已諸公屬余為記惟我　國家建學育才專督于憲

臣而教導綜理之任繫守令是賴矧事神興學載于令甲學宮修廢匪獨吏治之徵實教化隆替人才盛衰之幾也夫廟宇崇則瞻仰益虔堂舍飭則群聚有所由是士志靡渙而業精于專彝典丕彰而風動于遠矣士也游斯息斯宜知繹思而克勵也乎夫士之學也猶宮室之修而新之也夫治室者厚厥基以崇積辨厥材以裕用含舊而新是圖周防而敞是虞斯美構而奠居矣必守專業則志斯定必敦實行則德斯懋必慎所與以翼進必大厥藴以弘施是之謂潤屋是之謂廣居非經弗

談非道弗由非仁弗親非義弗為勿騖于高虛勿眩于奇異勿狃于近利勿蕩于浮習茲塗塈之勤而風雨之除也是則君子之學已相率以正相觀而善賢才蔚興勳業輝映上無負于學校之教下無負于作新之意豈非盛哉是在諸士陳公名應麟錦衣籍浙之鄞縣人治郡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端云諸僚若屬贊襄而執勞者名籍具于碑陰

安陽縣題名記

安陽為彰德附郭邑犹　明有天下設官制治於邑獨加意焉以其最近民也夫六事之振墜關百里之盛衰一時之利病繫萬室之榮瘁矧事值盤錯郡受其成而邑則當其勞務多冗劇佐分其任而長則總其責益非其重且難者乎百八十年來長令丞簿錄史之從兹者流風美政餘澤遺愛垂將來之式繫邦人之思盖亦衆矣而名蹟弗紀君子惜焉嘉靖甲辰雲中張侯來令兹邑詳慎而教達弛政頹舍以次修飭積蠹隱弊漸以剔

除既錯其條而宜其民更稽故籍更咨士儒得前任若千人撮其貫殘軼諸堅珉且虛厥左方用俟來者侯之用心厚矣哉夫政之因革順乎時者也事之繁簡繇乎俗者也化之崇替握乎機者也道之寬猛酌乎勢者也安陽昔稱繁劇而近日尤甚蓋地當午衢土無雜產宗藩上列軍校錯居賓客沓至賦役叢出大河之夫行山之戍方興未已邑境西多磽瘠東有沮洳四之墊者僅半而水旱蝗蝻之災間遭焉水有洹渠之利而不能用穀值豊穰之歲而不能蓄俗頗華衣侈宴漸習奢靡外若富庶而內實虛乏使遇荒歉財竭力匱云胡底止侯每與予言未嘗不念此也是故紀已往之蹟激將來之勸也永邦人之思冀長民之惠也予故曰侯之用心之厚也

林縣鄉賢祠記

林縣舊無鄉賢祠嘉靖壬寅學諭程君應祥暨諸生始議立祠合祀漢太尉李公固杜公喬郭孝子巨循故典也祔以明贈通議大夫前沁守馬公圖圖子都憲公卿秉輿論也乃咨于縣尹王君一鳴曰竊聞導風範俗者為政之上務敦典秩祀者崇禮之盛節昭獻表哲者弘教之大機今鄉賢祠徧天下而此邦獨闕非禮也夫閭巷侈淫祠以邀福釋老弘居宇以愚俗官守飭館署以耀觀費且不貲而顧于政教焉惓可謂知類乎議協遂

請于督學按察副使焦公維章報曰可其通議公更俟詳議尹乃伐石鳩才選藝傚力卽學宮隙地祠焉中為堂三楹外為門繚垣重階工未就而尹以憂解任郡判劉君永熙來視縣政益加崇拓飭儀備物諏日妥主祀以丁祭之日於乎禮久闕而興義創舉而協諸君之功不可沒已明年癸卯副使葛公守禮繼來督學檄郡再祔都憲公于郡祠又明年甲辰檄縣祔通議公如前議君子曰教行略秩達本矣謹按大尉抗正議而忤權幸讒搆而死孝子力貧篤養誠孚而獲金炳耀史冊伏哉遐乎通議公敦樸坦夷官儀恪慎德孚于閭民節抗乎權豪清勵之操始終弗渝允矣篤行之儒也都憲公踞度宏裕行業俊偉任諫垣論貴臣而外補長浙藩抑宦寺而遠謫則顯而弘施者手戢權靈發奇昭模闢軌宜俎豆于無窮古稱鄉先生沒而祭于社其若人之儔哉夫植標以風世彰往而示來立祠者之志也瞻宇而肅修祀而思永仰德矩而奮則又在乎邦之人王尹之歸也屬予為記逾三歲而始刻并石諸贊而相成者具載于碑陰

脩萬金渠記

按郡志洹水發源上黨運林慮入安陽境高平村萬金高平二渠同出洹水而流別始魏武起石堰引洹入鄴運臨漳東達洹水縣溉田有萬金利故名古跡久湮已唐刺史李公景自高平堰水置渠東流溉村二十五郡西郭南流越官道東入廣潤陂後人以舊稱萬金名是大書刻石置官道上然實高平渠也萬曆乙酉丙戌兩歲兩暘愆期河北大歉禾麥罕成流移載道彰德府知府漳平陳侯夙夜殫心拯救若恫瘝厥躬博采群策謂

洹水歷代治渠溉田厥利甚溥高平古渠湮圮歲久宜尋舊蹟修濬興利賑荒二政兼濟郡侯閻產習知水利協議于同知清苑王侯通判垣曲趙侯推官內江張侯行田相度經畫規制鳩材選工因勢順導以安陽知縣興安劉侯董其事維時上簡命都御史洪都裴公來撫兩河入境渫憫時艱大修荒政班教郡邑發倉廩興工役修城池濬川渠豫防微而興利因散粟以寓賑郡侯業治渠事即以上請報可繼請允于監史吳郡徐公廣平王公上下銳志竭思分任率作程勞授粟覃直實脩

群力競勸羸瘠雲聚賴以全活者甚衆功將半劉以憂行郡倅張侯攝邑篆四閱月綜理周密拊循備至新城劉侯嗣來和衆飭功克襄厥成渠堰砌以巨石空洞長五尋有奇闊四之一甬牐啟閉以時四隅石作鴈翅內制奔湍外導瀘流中河石埭橫遏奔悍堰上疊石為基廟祀真武重軒前覆石檻外環渠左剏築巨隄里許下石上土防秋泛漲堰口兩傍石岍長潤有差迤東間置小牐七以便蓄洩且分支渠數十循渠濬築透迤抵廣潤陂幾百里官道東置堰障水逆入城壕周衛崇墉北

置小牐洩歸大河後做古制造龍骨水車桔槔諸器授民經始丙戌夏六月至丁亥訖工最傭夫匠十三萬有餘費穀八千石溉田頃畝不可勝計收穫視他處獨饒夫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民事之要也雖與慮始可與樂成民俗之恒也水之性道之則順而利興壅之則逆而貽害所貴仁人在上倡率之有道爾益俗多安于故常而事每憚于興作即茲渠之廢興可徵已今際兩臺裴公徐公王公教詔于上且行部臨視守巡藩臬晉陽戴公任丘徐公憲副桐鄉馮公東萊齊公按郡督成郡侯

始終盡力渠事加惠悍黎暨諸僚寀咸著勤勩兹渠一開郡蒙永利歌頌諸公之仁政未可以世數計也善乎崔文敏公之論曰渠之利不其大哉凡渠皆引名川石水得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黍稷春夏不雨汲溉園蔬足裕乏絕西門史公之績遠矣自魏暨唐李仁綰以來所開諸渠湮廢已久予少時猶見尚平之利夫水徙無恒暴長則塞相地因勢彼塞此開存乎人焉耳真名言也郡守勒石紀績悉役朴為載筆且有感于文敏公之論故附載云

洹水鯨背橋碑記

鯨背橋去郡城北四里許子午跨洹水之上西距大行之麓僅五舍餘夏秋之際積霖驟潦勢甚猛悍岍石歲久剝蝕防治稍疏崩決倏忽行旅大阻往往取小舟以濟亟理匪時群力莫措比修治則勞費弗貲公私咸病焉且橋背數石久多穿損坎窞淖濘負載孔艱修治誠弗容已已萬曆甲申鄴守李公治郡之三年政孚人和顧惟橋役宜亟興也謀諸僚寀而協乃以安陽劉尹專任其事且各捐俸以佐　趙藩王聞之助以金粟宗

室洎鄉之大夫士及庶人之樂義者聞致資焉餘悉取諸羨鏹乃鳩材庀工戮力授事比券陻塞則浚除以通流南岍當衝則堅築增以石加甲砥于背以利往來植石楯于旁以防顛隕工既竣上下咸稱便焉郡之耆稚觀者雲集扶攜奔走逾月乃已君子曰鯨背橋之役豫防決廣利濟王政之要務乎夫利有若細而所及則鉅政有若緩而所繫實急鄴雖下郡而當南北孔道上達京師下通梁晉秦蜀楚粵黔滇幅幀八省之廣蠻方萬里之遠朝貢傳置咸出兹途一橋之利而遊方行旅得

免于病涉可不謂仁乎山水驟發突至壞堤阻道以修治弗謬也蓋工既堅緻經久可恃財力無耗視廢費動衆者迥異可不謂智乎一舉而仁智兼得斯其可紀也已是役也經始者李公瑱先後協贊者郡倅石公滋趙公東魯張公應登始終綜理底成者劉侯元霖也于是邦之士暨太史朴果與人之誦紀諸貞石俾將來有徵云其詞曰

洹水湯湯有舡其梁砥石坦坦行旅彭彭伊誰治之李公所襄郡有平政仁育群甿數茲大患漳及過方顯允

我公德音不忘一右 洹水悠悠輿梁載修式固我防過彼奔流伊誰任之允勤尹劉坎津既除負載靡憂顧修厥觀固堅是求豈弟我侯惠其永留二右 洹水洋洋津有周行亘如鯨背穹如虹架載馳載驅易若康莊道路懽謳田野豐穰熙熙吾民逐時之慶我公我侯福祉無疆三右

新蔡縣遷建儒學記

新蔡大建學宮鄉大夫大司空貞菴曹公亨昔家居時馳狀屬予文以紀成績予諾焉久未有以復也貞菴屢促予乃詮詞追記之曰新蔡學舊居治城東門外天順間自東南陬遷東北陬廟泊堂僅如制餘畧具規模久且敝剥正德間知縣保定劉君溪病之鋭意更修俄夢神若授之善地者既相觀得城內東南陬巨寺闓爽奇秀弍符夢卜于是撤寺墨毀異端像首構講堂待事會以憂去弗果自茲師儒恒斯游處稱為南學殿宇寄城外惟歲祀展謁間一往稱東學云典制匪稱政教罔協

且葺視弗度圯敝益甚嘉靖甲寅春瀘州朱君茹以名進士來蒞縣事謁 廟慨然興嗟矢謀遷建而歲值荒歉乃省郊勸賑民蘇以和麥穀用登益用盡力于民事養利克備乃稽合帑羨鳩材庀工始協鄉大夫士議即講堂之地建焉左為 文廟南嚮明倫堂居右稍後翼廡傍齋咸以位列廟闢中門外建名宦鄉賢祠二前鑿泮池亘駕石梁又以石作欞星門于泮池之南廟後建敬一亭 啟聖祠齋南為儀門外為儒學門堂後校官

宅三學宮間植以嘉樹繚以周垣垣外有水環抱帶如
又導水東南隙地建文昌祠八卦樓用壯形勝甃甓砌
石丹漆黝堊亟侈美觀實圖永久工肇甲寅莫冬閱六
月而訖事經費有濟事罔匱困涓吉妥神人用觀悅其
餘號舍廚庫方以漸興會朱君入 覲值時華州地震
民多顛隕因君有拯濟才擢守華州以行於戮人才之
盛衰治理關焉學校之興替教化由焉學術之邪正世
道繫焉流俗政出一切壯衙宇飾廚傳炫美賈譽期效
目前奚暇及學校人才事哉賢哉朱君厥政知且遠矣

夫典久弛而興制創起於曠學之師儒朝夕絃誦於斯
寧無感發興起之志乎夫道一而已教與學非有二也
吾徒學孔子之道實古昔聖賢相傳之正脈晝倫以敘
本反躬以履實自食息而達於禮學由格致以極於治
平孜孜懇懇恒致嚴于義利誠偽之辯弗可以異端之
說淆之也爾師爾儒入廟而對越于神登堂而顧思其
義退處齋舍以誦說六經論孟之旨篤信而力行察於
微而驗於著學在此則道亦在此尚何假於他求耶由
茲進而效用於時茂建俊偉光明之業 聖朝學校之
教賢侯崇重之意庶幾其無負哉是役也首議而任其
事者朱君也協贊而樂其成者鄉大夫士暨學之師儒
也諸效勞佐費而董役者朱君咨已爲之立有碑

滏河石橋銘 幷序

滏河者磁之鉅川也源出西北鼓山神麕二山去州治一舍而遠秋夏之際霖雨盛降會諸谿谷之水奔迅湍激悍決莫制而州境容聯畿輔當南北傳置之衝中外之輸貢賓旅之往來冠蓋旁午輪蹄雜遝日以夜繼其不病涉而尼行者賴有石橋存焉橋在州城南一里許跨河為梁厥始久遠益自金元至我 朝屢修之嘉靖癸丑夏六月山水暴漲忽壞其半後漸頹圮殆盡歲踰一紀修建之議莫有倡者隆慶戊辰河南僉憲廣平申

公佐分按茲土力任其事請于撫按兩臺而協乃擇人授略鳩材選工檄州守羅君潮董厥役撤舊石而增新之會以遷去泰安蕭公大亨來代方事督作未幾亦遷嗣任者洪洞晉公應槐綜理益密克底于成中為大券一兩端翼以耳券築隄上流遠殺怒悍疊石傍岍隄防潰齧敷以砥石衞以植楯制仍舊貫功同創作事匯棘欲民不告勞率作屢省之功申晉為多先後贊襄郡守陳公應麟而下咸與有勞焉已記在別石茲不具述云聞之君子曰春秋之法興作必書重用民力也古昔先王之教川有舟梁子產乘輿濟人孟氏直譏之且令甲橋梁隄防職在有司者申飭孔嚴是可以忽乎哉是役也質之古訓則協揆之憲令則宜且費少而利博一勞而永逸詎非懿歟凡我邦人因橋成之利以繹思二公之德則不朽之圖烏可已已是宜礱石勒銘以諗諸後之人其辭曰

皇明御宇于燕建都萬方會朝駿奔麇趨磁維孔道咽喉筦樞賓旅絡繹紛錯騎車滏水湯湯翕受川渠奔流激湍橫截長途中有石梁駕為廣衢馳驅往來靡害靡

虞久而剝齧因仍怠疎踼侯肆虐蕩于須臾半餘僅存硊跪枝梧行者惴慄觀者嗟吁毅哉申公分按方隅秉憲貞度奠民攸居與茲廢圮周慮單謀蕭晉繼之毋替厥初任必得人費罔濫虛程功飭事惟懷永圖克底于成終始契符鉅鰲磐屹長虹亘敷偪仄疑阻化為坦舒勇載愁歎易為忻愉伊誰之績三公訏謨釋老元俗崇修宮廬黜吏要名豐飾傳廚豈若茲橋萬民所須人各有心公私曼殊政尚體要事有亟徐介惟遠孅庸安陋拘掂人違權挈我政模費細利博仁與智俱頌聲載歌

衆志允乎邦人懷德永久弗渝亢于貞石以勵懦夫

書

復張伊梁書

使來得緘報我渠伯翁訃音弟先期聞傳言未敢遽信連日懷悲含淚無由馳赴一哭也此實關氣運泰否斯文興衰非但鄉邦之悼已耳承教意甚美弟即謀之人多言於典例不合恐無益于事且駭衆此惟撫按可疏請臺諫薦論多在年遠應詔如劉傳二公是已文清從祀門人曾疏請空同舉張光世為母妻養贈至于祭葬贈謚録廕多出本家陳請為今計且求濟事至周旋之

際朴等自當盡心如尊示也使回迫布此奉復乞台照尚容嗣具

寄張伊梁書

思軒行匆冗中未及備狀車人又去速闕修緘尊命諱領容與東岡議行震澤紀聞崔氏雜著委以吏拙稽悞愧罪何言新有嘉刻篋笥亦乏兄可寄書目來當為訪求之來示農務之勞撫遇之感情誠有之然堅志深造日履實地則人所遠讓兄者丈夫壯大内則事親外則事君仕達其道隱懋其學官則祿食家食則農莫非事

也兄試察今之事親事君孰為親切達道懋學孰得自
遂耕稼祿食孰為安而無忝亦足自慶矣弟宦居株守
碌碌靡聞春來鄉思更切欲于冬月圖差便省兼領教
言未知臨期如何也此情展轉不決非苟安宦所他有
覲望實恐勞費不支耳此唯可與知己者道元素來郡
良友益寡兄便中勿嫌屢過談志搉事或互有益也昨
歲言繼嫂有喜久未聞的示果何如也顧便中示知韓
詩外傳二冊奉覽草草不盡欲言乞台照萬萬

復張伊梁書

示來易訓益見深造自得之學仰服仰服不惟筆削精
粹而采擇體例俱為允當苦心篤志方駕前賢矣且全
本皆出手書尤可驗精神完健餘恙不足為妨也此儒
者冷澹生活今人雖不知後世當有信好之者矣承諭
頗覓一時當以鄙見復大抵同者十九其微有異者緣
僕學力識見之未至不敢率爾輕論然有疑自當求正
也草草先此并復并謝

傳

崔文敏公傳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參政陞之子也資稟穎敏誦覽
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
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
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為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
庶吉士授編修校修　敬皇實錄同考會試宰執託私
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
黨張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挫抑之不可實錄成瑾

矯　旨以練達政務為名出翰林諸臣于外銑調南京
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瑾誅召還職時輔臣以
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銑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
為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時論題之　經
筵進講以撙相輔德納誨去讒碩戒逸豫為勸時權倖
錢寧輩在側大銜之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
渠書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　世宗即位起修　武廟
實錄仍充　經筵講官擢南京國子祭酒銑聞誠心崇
正義闡經學正文體奬雋彥懲遊惰日衣冠坐講堂諸

生朝夕問難饗荅不倦且周貧佚老問疾聘喪士林大
悅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銑為助者銑恥于黨附拒絶之
乃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
已報致仕歸閉居讀書洹上折衷群言遠近從學者衆
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
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
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聖賢之道如日月五
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而已
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

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掣非覇
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日誦六
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日坐不
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
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已亥　皇太子
立慎選宮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銑未至也衆想
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禮部右侍郎都
御史王曉言句容朱家巷為　帝祖鄉宜表揚銑當覈
實乃執議曰　皇明興王之基失實為罔墳址荒唐莫

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賀　聖節冬過家疾作遂請
致仕欲續士翼解春秋註孟子刪定宋元史病劇不克
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
矩無世俗依阿態鄉人擬之程伊川平居手不釋卷對
客談古今事評議經史駁正前人所見咸有確論初年
陋萎文之習抗志古昔自唐以後弗屑也翰林職專聞
望奕起其文流傳海內稱為宗工壯歲志在行聖人之
道以濟天下閒居日久則思著書明道以傳來世所著
有松窻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郡

志洹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抄文苑春秋
諸書行于世學者尊為後渠先生云

馬椰泉傳

馬卿字敬臣林縣人知州圖之子也少而穎敏搞文清峻年十七舉鄉試入大學會海內諸名士績業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再遷左給事中同考會試時主考靳學士奴洩試題于外卿請究之竟坐奴罪靳大愧恨吏部出卿為大名知府時薊盜為亂卿嚴備有方畧賊不敢近正德七年河決衆謂宜請大臣董役卿恐煩民自塞之疏請留運米救荒得報遂散無餘賑濟侍郎王某入境見道樹不伐民皆安業始怒而卒

稱之僉都御史寗杲者已除名厚賂閹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言官薦之時卿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卿奮袂曰世果無人寧用驁如卿者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　旨復杲官巡撫真定討群盜杲欲中以危法至郡威脅語侵卿不為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移乃可卒如請御史張存仁者按治屢示意索賂卿不內張屢困事以動之未久二子俱敗他郡守以下皆坐罷卿由是益著名遷浙江副使兵備温處諸郡尋調山西提學發揮理學敦考行詛梓文章正宗

以振時文之陋遷右參政妖民張鉞欲乘　晉府發妄入城為亂卿先知有備鉞不得發遷浙江右布政使中官造幣於杭自擅權利久不訖工卿及御史歐珠協心裁抑色料招商平價悉委杭守查仲道公私稱便中官奏卿及查守抗　命逮錦衣獄治爭自引罪歐史疏救之有　旨俱降秩卿降鶴慶知府遠郡事少民樸卿才優于治土俗為之一變土官鳳朝文安銓擄境叛殺官攻城且逼會省或指間道可逸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耶麗江土官木公朝文姊夫也兵力甚強二酋

陰藉為助卿約木公會兵境上且諭以利害木感泣出兵往援省城二兇失助尾解遷雲南參政再遷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擢南京太僕寺卿值父喪歸服除起光祿寺卿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郡事最煩劇造船築堤開月河速歲運謹盜防漕政一新運渠淤卿與都御史劉天和協力疏導未幾漕利　上賜白金綵幣又請餘鹽并鈔關餘銀賑濟報可尋以政務勞瘁得疾遂不起年五十八卿體幹豐厚性度弘博接人和易中有畛域處事安詳平妥內嚴繩墨為學以古人

自期志于用世在鶴慶嘗為文示諸生言舉業之獘詩文之獘道學之獘謂皆非古切中時病弟豫貢入太學慱學有高識一門父子兄弟自可師友卿所著詩文有馬氏家藏集行于世

許仁甫傳

許復禮字仁甫安陽人元名臣許文忠公有壬六世孫也端重淳謹儀度甚偉篤學攻文不喜嬉游少嘗受學胡參嵩董澹齋二先生弱冠為諸生師事後渠崔公業益精嘉靖十年舉于鄉踰四年舉進士試政户部時尚書儉菴梁公材嚴約諸屬無敢怠肆者復禮偶以風雨入部失期梁公面數之遂自悔咎刻厲勤慎公務無巨細必躬歷而後即安不以委諸人也授刑部主事當宿省先是諸司悉委胥役復禮曰抱關擊柝賢者不恥倘

變出如典守何乃親歷行徙弗憚勞瘁張愚者挾貲貸子錢負者輙暴治之笞傷左股求同官末減復禮卒論如法巨猾劉東山數起大獄株連朝貴　詔下刑部獄衆畏其凶黠推復禮往械繫不少貸衆駭異之富民盧寧毆叔死復禮置于辟寧厚賂郎中駁其要且譖于尚書唐公龍唐謂復禮曰爾固素執法法律多變盍更思之對曰殺人者死况叔乎唐默然益重其賢每按獄必躬驗至例給食飲藥餌戒勿失時父喪解任服除補職方主事督諸軍巡邏嚴飭令謹枝閱惰而逸者痛懲之

神機營鈌伍　詔補之請託者紛至悉裁以法弗少假借雖至叢謗不恤也歷兩部踰三年人莫能干以私有巨璫語人曰舉朝皆若許我輩不能行矣三載考績銓部署曰執持堅定綜理詳勤時稱不愧名實告歸終養跡凡五上始得　俞旨歸來杜門謝客建慈孝堂以奉母日求甘旨供養自給則跡輒毋殁貧至無以為歛悉出笥中冠服書史易之通顯過鄴者每式其廬竟不獲見餽遺悉却之人有譽其清苦者乃自題其壁曰敢妄希清苦養高惟恐蹈醉生夢死當道重其行欲薦之固

辭不出命子手書六經讀之曰讀書務求理會身心不徒取科第為也所著有蒙學就正上下篇及遺藁藏于家卒年五十有七

張伊梁傳

張洧字伊梁安陽人幼性敏志銳始攻舉業措詞抒思出人意表年十六選入郡學即著名崔文敏公謝司成俾經後渠洧受學焉文敏奇其才為說諸經且指授古文詞云嘉靖十三年同兄湊舉于鄉後二十餘年銓授景州知州郡俗黠役繁素號難治洧斮費緩征袪蠹恤隱摧豪植良朞月訟平政理賢聲蔚然嘗均田平賦應戢豪姓隱蔽者寘于法餘多望風自實編徭他邑戢鹽户漏丁五百餘及匿田若干頃州該運筏夫二千歲費

不訾洧定分背休役之令費省三之二地多水患洧乘暇役夫開渠豫防壅溢民深德之洧心切愛民才更練達諸凡建白更置咸底厥績憲臣數薦其賢　景王之國道出天津撫臣檄洧辦供帳行殿周廬備于倉卒官無闕事財無溢費以積勞感濕忽病痿厥少瘳屢求休致民輒赴臺保留上官亦惜其才弗忍棄力疾任事者數月滿三載以最聞遷平陽同知過里繳還除書閉門謝客考稽經史著易詩春秋述訓若干卷雖歷寒暑晨夕不為輟若忘其躬之抱疾也詩文有鄴詞藏于家卒

年六十四

張仲修傳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警敏過人書再經目不忘古人奇文輿旨覽即通解有口辯論事亹亹不倦居職以直言敢諫為忠而志切持法擊奸興功立事斯樹不朽之業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廣平推官拾政嚴明民畏憚之擢監察御史時朝臣多黨附大臣交為權利士隆深惡之光祿卿李良若語事劉少師得右職又以女字少師孫少師去位良詐言女死絕婚士隆劾罷良出按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負恃與援已遷參政士隆劾罷之抑豪右均支給歲課倍入暇建正學書院選士授經鑿青石槽開茅津皆為大衢　內宮災上疏切諫時弊不報再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酗酒作威大括財賄行荷二梃曰賜杖撻拒令者自都御史以下不敢禁士隆劾其貪橫還理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鎮雲南毆門子死潛回匿京師雲南守臣移文逮之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病丐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士隆閱案疑之密偵得順坐殺二人罪時錢寧大有寵寥鵰附之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

交歡士隆率同僚疏其罪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
殺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置朝門外懷牘訴寃
鳳鳴素竞愎且畱當拷者即遯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彭
公以獄付士隆及御史許完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重
貨錢寧上其怨下士隆暨完獄俱謫外任士隆判晋州
教民耕桑如齊民要術法果倍入滹水決為數縣災基
檄士隆塞之績成晋人紀焉　世宗即位復士隆御史
尋陞副使兵備漢中其地居終南太白間長廣數千里
有良田美澳宜收多竹木之利民淘沙得金逋逃者擅

為業歲與官軍交通則吞併蒻小蔵大盜伺便出掠報
讐殺人官不敢捕士隆劾揞任旨按軍官擊貪選良鹽
習變華巨寇王大關仲良葦通四叀為患所在皆立親
識號曰賊主士隆召主諭令擒賊吾貰汝功否則率軍
焚山衆叩頭曰願効力居數日各献賊又取賊主怙惡
者十餘家破滅之境遂大安乃堰譬水溉田千畝立隄
防溢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年五十一

李大傳

太史氏讀歐陽子桑懌傳歎曰甚哉遇之難也資格縣
而跡限末乃售而傑泹世之逸群絶步而遺佚者衆矣
雍丘阜厚曠衍古今多勇烈倜儻淵達之士我　明弘
治正德間有李大者材與懌酷相類且亦以弗遇死茲
回風土所華而事亦奇也已今采其行著于篇
李大者杞人也名倬字雲漢父惟聰積官按察副使俗
呼宦家子為官人又行長故人稱曰李大官云大異狀
殊才沉幹多技身過六尺力勝千斤性喜談兵對客時

奮激嘯舞然臨敵顧閒暇鎮靜智勇突發人莫之攖年
三十餘喜擒盜盜遇鮮有脫者盜聞名輒遁去四方負
氣士皆求結內與客同行煦煦惟恐傷獨任勞事夜倚
櫪秣衆馬馬飽始寢用錢弗校飲酒時列聲妓乗快千
金可擲也田舍事悉置不問副使公慮其蕩令羈名藩
司承差承差得乗傳遨四方乃益恣游嘗過淮淮有劇
盜齊魁者乗一鉅舟從以小舟百餘往來刼掠勢漸張
土兵不能敵漕臺懸格募捕大即應募大度魁無紀律
可擒乃令土兵操舟遠伏密授甲者以計獨以二壯丁

駕小舟與識魁貌者一人臥舟中作漁舟狀薄魁舟魁
弗意大突起持鐵鞭躍入魁舟擊破其顱挾過我舟放
舟去餘黨追之大立舟前且射且行不得近俄而伏舟
戟幟皆起餘黨奔散漕臺犒之金弗受又嘗如京道遇
邏卒追盜大即與偕數盜操刃據古廟衆莫敢前大佯
取酒飲目盜尤黠者二人忽挺劒躍入直斬二人首餘
皆披靡伏縛盡付邏卒上馬去鄰竟有群盜登樓拒捕
大念日夕必逸乃計焚旁舍草衆趨救火盜果下走大
先垣下伏壯丁盡獲方伯曹公轉餉大同大從曹譽大

善射約與邊將善射者校鎮巡諸公臨觀之大聯發如
樹邊將射俱出其下已而邊將素號矯健者獨指揮其
能開大彊弓餘不能由是大名響動雲朔間弘治庚申
鹵入寇我兵數不利時副使公以部郎釆木湖南 朝
廷聞其才略擢大同兵備副使大隨至邊士驚指曰茲
非囊時控彊弓者邪副使公檄兵塞上修墻築墩大親
率行陣參預經畫問同甲士出塞燒荒馳驟沙磧上下
山坂探哨觀聽據阸守險儇俠便捷蹻絕一時鹵亦適
去正德辛未剷寇劉七等擁衆數萬過杞邑大名遺之

時大適游金陵當道有薦大才略可將者司馬彭公擬
鉞勦賊要大贊畫而大已病卒矣今制文非科甲武非
勳胄鮮有獨用之階有之亦弗甚達若大者使其得階
尺寸以自效其所樹立安知其不焯焯驚世邪沒今三
十餘年而士大夫往往稱道其雄畧至與拊髀之慨余
特表其鉅節云爾大有子曰璧舉進士贍詞駿姿有經
濟才雅與余善太史氏曰往崔文敏公為余舉大之行
最辯且曰禽獲奇略可載之史馬遷所序豪俠豈盡出
其右邪夫游俠者匿慝修怨武斷而捍罔豈若大攘暴

效功推誠下人行尤卓邪惜乎弗遘功名之會竟鬱其
志沉湎以沒由是觀之魁人傑士宜以奇節偉烈顯而
時勢者何可少哉何可少哉

先德述

先曾祖諱銀以曾孫朴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

先祖諱琭以孫朴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累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先父諱清以子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

先祖字文珮藁城知縣諱恭之孫平生敦孝友重然諾行誼修飭磊落有志節不屑屑計是非校有無也戚黨雅敬重之當九歲時即為郡學生治經攻業者幾三十年以貢入太學授魚臺主簿專理河道賦性本寛而心多仁慈在官以勤職愛人為恒鞭朴罕用嘗曰凡事從寛官在奉公集事而已嚴酷虐下何為也所親或諷以聚貽吾曰余年已六十止一子尚少且無孫豈可取不義之財戕損天理貽害子孫耶俸廩所入悉給宗族弟姪群從隨官而居者常十餘人居三年致仕歸年六十三卒

先父字靖之幼習舉業年十有八歲遭先祖喪遂輟學督農事繼母孝敬無間家雖貧至戚黨禮節必先施從厚恂恂淳謹里閈無指議者迨朴居官尤謙抑無傲公門歲時修謁無敢有所干請居鄉無敢以氣勢加人晚年貲用稍裕隨宜周貧助乏故鄉人益重之稱為厚德云朴以菲才叨

恩寵及先世荐至崇階萬喻涯分矣

先祖仕晚位卑功業弗顯先父修志飭行僅善厥身何敢侈為稱述取誚鄉評耶謹載其行履大都若此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一終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二

安陽郭

[seals]

碑

明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忠節許公神道碑

銘

稟天地之正氣者斯能植天下之大節具文武之全才者斯能成天下之大忠決死生之定志者斯能信天下之大義余於固陵許公死節事考其平生未嘗不仰公氣之正才之全志之定而深悲其功之難遂也夫君子

於天下事察于幾微隱伏之際非不欲掎其危濟其變而措之安且利也然時有所不可勢有所不能權有所不專雖負忠義之志與才嚮無所施竟至於伏節授命豈非古今所痛悼者哉嗚呼公於大節大忠大義實無之世恒稱平原常山睢陽慷慨憤烈抗賊以死以今觀之何以異焉公諱逵字汝登汝南固始人也幼有奇姿蚤負大志德器夙成智略獨運正德丁卯薦冠舉于鄉戊辰登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知縣邑敝民貧俗詐難使公興利剗弊植善摧強均賦役興學校朞而令行政

和城故圮公率民成城堅完可恃辛未春劇盜劉寵等飈起畿甸流劫近省勢甚張公令民屋外築垣過宇下開圭竇僅容出入一壯丁守之多穿深塹聯拒路衢俾賊技無所用餘少壯盡括為兵練藝團伍鼓勇授略約束賞罰申以軍令人願奮力自效果賊至過城城門洞開巷道設伏數騎突來伏起持挺撲擊盡獲衆知有備避去又部選勇壯馳逐勦禦四經戰陣咸有奇捷賊避我鋒銳戒勿入境當是時賊所過州縣多殘破而公獨以奇略敢戰取勝于是人人稱有許樂陵矣督軍紀功

憲臣上其功且薦公才可大用進俸二級尋擢山東按察僉事奉 璽書飭兵武定掎角王師公益展方略訓練激厲士賈餘勇謀先制勝壬申夏賊衆千餘騎犯利津公馳禦之賊衆大潰追至高苑斬獲甚多越月賊黨百餘騎犯德平公追戰于楊二莊一鼓殲焉郡人勒石頌功當是時齊魯郡縣聞公之風益奮戰守賊自是奪氣轉奔江南敗滅狼山矣始公之蒞武定也城頹隍堙衆洶洶勢將崩公力定之至是修垣浚池增高加深城有樓櫓卒有巡廬翼門飛橋環堤植柳屹然為保障焉

盜寧移按遼陽丁丑陞江西按察副使時寧濠窺伺神
器賄結嬖倖大播威毒且招納桃源華林群盜橫刼江
上豫章諸郡被虐如燬公深憂之日夜豫為防計禁抑
濠黨與且謀先勦洞盜翦濠羽翼屢請于巡撫孫公燧
不果用濠亦忌公威名陰欲禍公再踰年濠志益橫逆
跡稍露臺諫發其謀　上遣重臣往諭濠懼反計遂決
首戕守臣異已者以立威會濠生辰宴賀翼日入謝濠
矯稱密　旨取居守汝等皆從否孫公曰請出以示濠
語塞復問公許副使云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我

惟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震怒曰予不能殺汝耶公曰
汝能殺我　朝廷亦能殺汝特先後間耳甲士執二公
以出公顧孫公曰曩昔之言正謂有今日耳遂同遇害
公挺立不屈罵不絕口時己卯六月十四日也得年三
十有六越月濠就禽所攻郡縣誓先抗逆無一應者非
二公忠義之氣有以激厲之耶督軍都御史王公守仁
以公抗節事聞臺諫亦列疏請　旌典沮於倖臣不報
世宗登極踰年特贈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
祭治葬南昌始並建祠宇蔭子瑒錦衣正千戶逾十年

上復念公死事之烈加贈禮部尚書嗣後追録樂陵武
定功加蔭瑒指揮僉事先是公在洪都嘗寄友人張都
諫漢卿文山詩以示意張語人曰寧藩其將為變乎汝
登其殆為文山乎及江西變作公父家居聞報巡撫弁
一副使曰副使必吾兒也兒志決已久即為位哭奠由
是觀之公之死蓋素定于志矣嗚呼烈哉公死節事載
在國史者世莫不知也而平生德美歷官政績傳聞長
老之口蓋有弗能盡紀者焉山東士民追思功德立祠
濟南武定樂陵而聞封汝南以鄉先哲特祠祀公咸勤

石頌述云公上世積有令德隱迹弗顯高祖曰昉曾祖
曰子誼祖曰昂父曰寧二世俱加贈資善大夫禮部尚
書祖母蕭氏母王氏俱加贈夫人妻楊氏加封淑人贈
夫人子男三人瑒以蔭秩登武科高第官至錦衣都指
揮僉事佐衛事謙恭廉慎克嗣前修宿衛宜勤有光勳
閥琬官生任南京光祿署正瑽監生任鴻臚序班孫男
十二人郁襲錦衣指揮僉事佐衛事郊監生郟舉人邠
印郿邜郈俱庠生鄭鄙郱郴曾孫若干人念祖應襲舍
人念遠念高俱庠生念幼某某曾元繁衍繩繩似續天

之報施于公者盖未艾哉塋在固始城南杜家岡之原
始葬追今歲歷五紀冢孫郁謀文諸神道之石以銘屬
朴且曰兹先君南岡公之志也朴為豫土後進誼弗容
讓乃最其勲績之顯著者而系之以銘曰
貞元會積嵩河毓靈哲人挺生允為國楨經濟鴻猷巍
定偉略發自英少聲光炳爍遏亂東土制變西江赫赫
威名國士無雙世有綱常古今所同人有忠義秉彛斯
衷妖氛結祲兇威如燬衆甲礪鋒稱亂于紀烈烈許公
間世人豪正氣凜凜白刃弗撓忠定於志義形於色憤

冐厲詞綱常是植人孰無死公死非常丹心皦日横折
兇鋒精誠激發義旅如林曾不崇朝大慭殄殲封疆永
完 宗社尊安公名永存屹若嶽山 帝憫公節優[illegible]
特隆贈謚建祠式旌公忠杜岡之阡松栢鬱蒼佳城嵬
峩 詔卜允藏之也作銘勒之貞石砥彼嵩高萬年無
斁

明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 中極殿大學士高公神道碑

新鄭鳳溪先生高公以宏才博學仕于正德嘉靖間敦
大樸茂抗志樹節歷中外聲績蔚然且學不近名職
不避難行無矯飾交無附麗一時士大夫咸推為鉅德
偉人位在卿貳而固以公輔期之矣已乃致仕還里臺
諫屢薦其才 朝廷將召而用之會遘疾以沒公之沒
也伯子已登進士季子久薦于鄉後六年季子嗣登進
士十有三年少子嗣薦于鄉其後伯子自郎署荐陟都

御史季子由翰林儒臣荐陟少宗伯 誥贈公通議大
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繼被 命入贊機務再
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
學士再起輔 政以策勲加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奕世顯融榮光
烜赫褒錫之渥世濟之美未有盛于公者於戲休哉在
宋韓歐二氏諫議之純直崇公之仁恕施用未究而貽
緒委祉發于嗣人忠獻文忠勲德名世所以褒大而顯
揚之者垂耀靡極惟公道德閎碩韞志含章哲嗣永逮

訓範弘闡光大為國元臣視諸二氏曷以異焉於戲休
哉君子曰天其酢善也已高之先世有令德至鳳溪公
而培植益篤雖罷祿弗伸於躬而功烈大振於後所謂
福善餘慶者非耶信矣天道弗爽也公諱尚賢字大賓
號曰鳳溪河南新鄭人先世諱成者元末自山西洪洞
徙家新鄭三傳而至贈工部主事諱旺配安人某氏生
工部郎中諱魁魁配安人李氏寔生公 云祖暨考俱贈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
大學士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公性資穎異在孩童凝重

若成人工部公嘗試以擊甕事應曰弟破甕耳由此大
奇之為諸生日誦數千言遂博綜經傳旁稽子史為文
奇思駿發迅若泉涌篤於行誼而志在經濟若不屑於
科名者正德庚午發解于鄉卒業太學試再冠多士甫
是才名籍甚丁丑登進士始授工部營繕主事詢禮部
儀制陞精膳員外郎再陞山東按察僉事尋奉 璽書
專視學政丁父憂服除補陝西按察僉事進擢光祿寺
少卿在工部分署臨清磚廠利區弊藪任者鮮能自潔
驗綜嚴出納奸蠹無所容吏有以舞文試公者嚴治以

法 武宗南狩駐蹕清源倖彬籍寵侵侮百司公獨抗
禮不為下嘉靖初因災修省許直言時政公在精膳疏
近戚漸盛宦官漸恣傳奉漸多傳道漸少納諫漸難數
事時論韙之在東臬肅憲飭法尤矜於獄礦徒連結煽
亂公提兵縛其渠豪肅境遂靖督學先德行經術校試
掄選務嚴以精且力抑奔競所造士多著名于時關中
囂訟成俗歲且歉愚頑相煽構撓法罔利公酌情推訊
剖析明決宿猾朋奸痛懲弗貸由是良弱獲伸澆俗頓
革光祿供事多中貴人伏蠹隱奸動輒牽制公協其僚

稽故典裁浮冗嚴出納歲計羨積踰常貪橫亦為之縮
尤謹祀事屢受金綺之 賜偶以題奏誤失解任以歸
居家築室郊墅玩心理學鄉郡髦儁多執經受業臺諫
暨撫按憲臣交薦公經綸縕藉學問該博閉門養高固
隨時好清才逸思可備詞林云以嘉靖丙申七月十八
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三歲公
事親至孝撫兄子如己子平生至行率以古人自期雖
官舉職尤慎典憲持廉秉公無間顯隱且自奉儉約雖
躋卿位而罷無錯銀衣無錦製其操可知已詩文多不

存藁沒後鬼輯僅百餘篇為鳳溪遺藁云鄉人列其行請于上官俎豆鄉祠久而益虔配沈氏端靜慈惠淑德懿範宗姻咸凡法焉後公十年卒初封宜人累贈一品夫人子男五長摸凤負經濟才宦轍所至名績著聞歷官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次摄例授金吾右衛千户次拱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兼掌吏部事忠亮勤恪特受　簡知寮忉斡掘所以啟沃鎮撫者甚備勳望著于邦國累膺延世之賞焉次才歷官都督府經歷次揀邑學生女三長適士人董萬言

夫匹守志貞節象旌次適舉人馬斯徂次適知府劉巡孫男七人國彥國子生務貫　武英殿中書務本務觀務滋務勤務儉曾孫男三人俱幼始公葬新鄭城東先兆之次沈夫人祔今萬曆丁丑春遷葬某地朴自為諸生誦公之文即知仰公之德後與都憲公同舉進士厚善服官翰林與少師公僚友周旋者二紀餘晚同入贊機務聞公行業家世頗詳茲屬朴文諸神道之石謹舉其槩而繫之以詞曰浩浩河流崧嶽巃嵸含靈閟秀淑粹攸鍾篤生令喆振古之風發志靡梲弘受有容茂德

而文宣猷以忠倚人鉅公士論翕同積弗大耀施值於躬譬彼淵泉渟涵洞沖駿發在嗣湧沛奔洪道合　明良會叶雲龍策勲敷錫稱爽顯融穹階峻秩先賁泉封孰濬其源逖矣我宗孰揚其烈維公之功天道維顯神聖元通慶澤其綿緒業卑隆是貽所阡佳城鬱葱史氏勒詞永配河嵩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王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冬十有二月癸卯夜關中地大震山摧川溢城郭廬舍傾毀人民壓而死者過半南京國子祭酒華州王公遭焉時公一子方襁抱母老且病聞之令人淚簌簌下也先是公在京師聞母疾作驚仆悲憂寢食俱廢上疏請終養適遷南京國子祭酒遂兼程西馳禱于華山願以身代比歸母稍愈乃日夜理醫藥治棺襚弗輟會有地震之變嗚呼傷哉公諱維楨字允寧號曰槐

野其先昌平州人曰伯牙者以進士任河南憲副左遷華州稅課大使因家焉伯牙生得得生和和生原原長子曰載號文庵娶劉氏生公公生而岐嶷十歲能博習古文詞舉業踈宕爽朗善發經旨弱冠即有聲三輔間督學憲臣咸奇之嘉靖辛卯舉于鄉乙未登進士時廷議簡育侍從之上御文華臨試取三十人公名在其中改庶吉士績學翰林丁酉授檢討　贈父文庵如其官母　封太孺人公幼稟穎質長抱奇志既列清貫益肆力學晝則鋪户夜則燃燭六經群史外旁書諸子百家之言含精咀腴摛英蒐異咸發之於詞海內聞人指上多與交游由是聲名焱起軼駕流輩矣甲辰分校禮闈取士號多得人乙巳與重修　會典己酉以九載滿陞晉修撰庚戌再分校禮闈策士略曰大同邊垣既以就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誅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抵山海為邊千二百里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患可少止至秋鹵果自薊州入　朝廷採群議特設總督大臣專備邊薊其論蓋自公發之是年冬典試武舉所進多謀畧才豪之士辛亥晉春坊諭德署南京翰林院事公以

留都王業根本控江海上流宜豫戒不虞每遇縉紳輒談兵馬錢穀會倭奴突入應徽寧太諸郡境人咸稱公先識甲寅　召還春坊取道省母關中因請終養吏部移文促赴任乙卯秋典校順天鄉試一時士類咸以得公為擢自慶尋遷官留都而沒于家距生正德丁卯十一月二日享年四十有九公始為諸生喪父哀毀骨立比登仕籍泓蓄駿發顯貴可立致也顧以痛父不逮養每圖順悅母志遑遑家居者前後五六年其孝如此性素豪邁負氣[illegible]折節交游中存恤[illegible]人之義惟恐

弗及面折人過若無所容衆遂謂公善柳揚人公自謂
貞弗變也至剖疑決難雖非已職必毅然任之且博學
彊記論事慷慨指顧揮霍廣譬曲論多中肯綮諸公亦
以此偉其為人平居好觀今昔名賢經畧凡關隘院塞
備禦曲折能歷指陳其詳此其志槩豈譾譾拘拘者比
哉公優游詞苑積二十餘年訖不當任然志在經世時
托之著述遺文若干卷宗伯孫季泉公叙次而傳之公
凡兩娶俱　封孺人先東氏車駕郎中魯女生二男子
早夭繼郭氏安陽丞從禮女生二女子其嗣子曰京閣

者側室宋氏出也卜以嘉靖丁巳十一月十一日葬于
郡城南原之兆先期走使京師謁翰林侍讀瞿君狀公
行屬朴為銘朴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詞林最久銘也
焉敢以不文辭銘曰
抱頴握奇才且彊只蜚英耀彩厥藴章只鸞鶩高翔騂
騄驤只楩枏可材棟明堂只胡為一夕忽殞亾只數與
變會亟厥殃只華原瞰河倚崇岡只佳城鬱鬱檜松蒼
只往妥爾室萬年藏只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王公墓誌銘
嘉靖辛酉十二月十三日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王
公以疾卒于位訃聞　上震悼下禮官議卹典贈公太
子少保謚襄毅遣行人護其喪歸葬河南　勅有司營
葬域　賜諭祭自始喪至封壙凡幾壇益公以忠勤受
知　上久故恩禮特隆異焉先是庚戌虜乘塞埤之不
戒直闖近郊群議大擾　上歷選在廷大臣可以批斜
紛掎大計者公遂以吏部左侍郎巡視九門迺疏五事

以請陳營兵郭外啟門納四郊避冠者城中嚴兵內城
諸門示威壯已而署兵部政提團營又上六議極論營
務積衰之弊與作新之宜　上皆采納更十二營曰三
大營設文武大臣各一總其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
俱以邊將選而戎政駸駸然改觀聽矣　上益知公才
任大用遂特命公為兵部尚書于是中外皆屬目公公
亦以安危為己任乃條陳安攘十二事會咸寧侯仇鸞
者提邊兵入衛虛聲矜喝以冒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
張甚睢盱朝著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

可鸞欲變易邊將公不可鸞款罷築薊鎮邊垣公又不
可鸞積不能平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為
朝廷喜而諸厚愛公者咸為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測
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
為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殛死 上乃思公言
且念其勘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 上曰
參戎重寄非王邦瑞不可乃 詔即其家起之蓋自辛
亥至是且十年其為 上所眷憶如是故其卒也尤軫
痛之而贈卹有加焉公諱邦瑞字惟賢別號鳳泉河南

宜陽人也敏惠溫方凝靜不苟識量弘遠視天下事無
一不可為應機立斷而張弛必中要以久暫鮮毫髮出
入者言擇可而發平居退然若不出諸口至臨大節建
大議衆所呶呶挺然諍之而不疑蓋古之所謂剛毅人
也弱冠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居父憂起復授廣德
知州祖喪去職補滁州有材賢聲陞南京刑部員外郎
南京吏部文選郎中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以註
誤謫山東濱州知州復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關內
道平反八年寃獄人稱神 明陞本司副使整飭固原兵

備居祖母憂復補陝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士喜其
再至益興於學陞陝西布政司參政丁母憂服闋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任二年餘陞南京大理
寺卿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庚戌陞今
職公幼穎拔九歲知文自始學至終老無故未嘗一日
釋卷性尤喜觀史道及古今之務禮典法制兵賦沿革
繁略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為文能發心所欲言者頃刻
數千言立就而俊辯可觀矜以才選儲禁林迫守三州
按北地所至必以教化為務至以其俸入易經史百家

之言貯之學官視學政時則又翔正學書院其姓尚固
然也其為政雖和易坦真至於鉤校欺漏剷剔豪黠又
不為一切恩貸如廣德之豪夏姓滁州指揮徐爵及涇
陽之孽令張某者寧迕臺臣之意雖反三不為移判故
所至肅然憚而去後則後見思自少倜儻負奇總丱為
諸生屬山東盜起即上安劉十四事河南守河南守嘗
曰異哉洛陽少年迺爾奇絕耶及兵備固原屬松石劉
公視西師劉公固自偉人見公大加器重延之幕府每
事朝夕諮語詳安夏錄中 時涇邠巨盜李孟春等流劫

河東河西莫之攖也公至則芟夷之無遺類民用
大靖公初以文行吏治有名其以武略顯自茲始追寧
夏益著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烽火貫四時歲為常
公既内治嚴又能招攜鹵黨刺鹵中事甚悉每有先事
備鹵嘗乘氷一入輒失利遺其酋而去去不敢輒近塞
者終公之日西人語保障功者前後多稱公故庚戌之
變衆籍籍惟公是賴　上以僉謀用公用則有奇儁績
特注念焉其嚮用公鋭甚而公遽不起生於弘治八年
五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先世山西夏縣人自其高

祖貴始徙宜陽曾祖璘華亭縣丞祖臣壽官父謨贈奉
政大夫南京文選司郎中母屈氏封太宜人皆以公貴
公内行純備事親養致敬喪致哀凡冠婚葬祭咸稽諸
禮為鄉人所宗公初配冀氏封宜人繼配李氏封孺人
子男五人正國登進士歷都給事中通政司參議正直
縣學生正方正大正修女六人長適庠生李時聘次適
按察司僉事溫如春次適舉人吳三聘次適庠生蔡承
進次適舉人許倜一幼未字孫男一隨麟女一許字劉
紹第參議君卜以壬戌十二月二十日葬公泰山　勅

建新兆與冀宜人同窆乃以少宗伯高公狀徵余銘銘
曰
節矣嵩岡其下維洛翊運降神拾人是作馭電鞭虹雄
飛域中秋峰孤拔朝旭冲融公在邊陲為國貔虎野不
告烽士歌千伍公在　朝廷為國鈞石殺彼枉擴藉之
祇席　帝簡康猷本兵是崇緊惟旦夕百載之功　帝
念舊德咨爾保釐宣不遐遠十年之思方駕通莊中道
而息都人皇皇　帝心載惻爾祀爾域爾贈爾謚　天
寵則多赫于有位維公之純誠維　帝之明維萬年不

斁視此刻銘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公諱自強字體乾號曰三川大梁扶溝人也元季有伯亮者生原衍 明興仕刑部主事三傳而至興濟尹瑞瑞生東國子生即公之考也二世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妣范氏贈淑人公生魁岸不群隆準白皙眉目如畫吐音如洪鍾幼授禮經已而通毛詩為諸生即有聲梁宋間嘉靖辛卯領鄉薦甲辰登進士授廣平推官遷吏部主事歷稽勳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郎中陞太僕寺少卿出補陝西布政司參議稍遷山西按

察司副使陝西參政按察使湖廣右布政使轉左陞應天府尹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遷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總督倉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戶部尚書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留務徵拜刑部尚書在位二年致仕歸歸九年而卒公性行伉爽才識敏達持身不苟言不及利弘毅直諒綽有大臣之度始仕洺倅首以仁恕哀矜為志精研律例刑無枉縱訊獄專意平反弗以迎合衒才要譽監史賢之屢加旌揚在吏部早入晚出日理曹事錮門謝客中外餽遺鮮有及門者遇交游輒咨訪人才至掌考功文選尤極盡心焉時分宜居相位子蕃頗倚權撓政公堅持默移克舉其職議或弗合退每自憤曰吾之簪紱豈嚴氏物耶蕃聞而銜之以公素操端潔計無以撼之者後陟僕寺遂因自陳中傷左遷外藩然公論昭晰公亦不以屑意也敭歷藩臬七年體國奉養愛民勤職問俗察隱極力興除宦轍所至咸有惠政可紀如平太原叛卒之變正 景藩莊田之租銳意直前利害弗計其撫蜀省剷除黃中蔡伯貫兩鉅寇功績尤顯著云黃中者久據支羅山寨

左聯湖之施州衛右接川之重慶府而所謂牛欄坪者特稱險絕中招亡負固屢出劫掠忠萬諸處受患尤慘臺臣上其事 勅川湖合兵攻剿公至蜀甫會兵境上指授方略而蔡寇用白蓮妖術嘯聚蜂起流劫郡邑勢燄張甚公抽選精銳分布剿擊僅月餘渠魁授首黨與蕩平已乃專力支羅諸路進兵奪險扼要雲梯飛炬焚蕩巢穴且剿且撫醜類悉除中大懼蜀兵威力束身歸湖省撫聞 朝廷特加錫賚巴郡至今無警蜀人頌公之功不衰也服官兩京同歷六任誠心直道竭慮殫忠

錢穀風紀兵戎刑獄動稽典律堅持公道摘發蠹奸平反疑獄且事無觀望交絶附麗一時九列大僚咸推為老成大雅云歸家修治農圃列植花竹游處其中課子姪力學招賓戚申好閒以文史自娛若忘其身之在畎畝也萬曆壬申正月十有三日以疾卒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三日壽七十有五訃聞 賜諭祭治葬咸如典娶李氏封淑人副室趙黃二氏子男一懋武官生女九適御史杜化中舉人陳煜庠生謝善言國子生陳棨杜化先陳焞餘在室孫男三克阜克夔克稷公疾革遺命請御史狀厥行而以銘屬朴且曰是知我深者嗣子奉以來請余與公同薦于鄉後同仕于朝雅相善也乃㝡其行事而為之銘曰

顯允劉公焯有聲烈賦才閎達秉志端潔司理惟平銓衡有執勢撓左遷益勵厥職蹇蹇匪躬藩臬翺翔承宣振肅我道益彰撫綏全蜀惠政武功赫赫明明汪濊昭融陟佐司農邦計允釐南臺肅憲留務倚毗徵入秋卿明刑勑法惟慎惟允春生秋殺運際熙亨率彼官常巍巍具瞻邦家之光功成名遂歸志浩然衎愉嘯歌樂我

丘園終始靡瑕勲德孔碩七十餘齡觀化冥漠欝欝佳城[redacted]恩卹所成勒銘貞石永賁元扃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誌

銘

公諱逵字子泉號艮齋世為山東濱州人曾祖思誠祖恭皆不仕考政稱坦菴翁以公貴贈御史母韓氏封太孺人公由州學生中嘉靖壬午鄉試第二舉乙未進士初授行人丁酉陞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及光祿寺京通倉皆有能稱辛丑巡按山西山西邊大虜我撫鎮臣每秋高時但於句注鴈門偏關寧武等隘慎固藩垣以保堂奥而關以南不為備是歲虜入雲中輕馳日

夜踰鴈代而薄大原攻南門甚急公言虜素利野掠而今急攻城得無有潛入為內應者乎大索果得數十人盡駢斬之虜首驚遁公於是抗章劾罷致虜撫鎮臣及有司之不職者尋以太孺人憂去逾三年甲辰復起掌河南道事時計吏治稱最公有力焉明年乙巳遇 畿輔督學員缺都院推公學行堪為士人師公於是奉命督學 畿內能敦行義以其身教士文體務先本實而後葩藻其所按屬之地雖窮遁朝士大夫而請託絕不行又喜面誨誘人故士子翕然宗之逾六年陞大理寺寺丞公居大理不獨能其職稱平曹中乃是年秋虜入寇近畿候騎至鄭村沙河中外戒嚴公又以請戎務受 命分守安定門敦陳整旅以待虜竟不敢逼而退虜之退也 廷議外攘之策諸言兵食計者大都以宜大邊卒饟餽艱阻非修邊屯不可而屯政之修舉擇略足任者非公不可于是自大理丞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 璽書以往時弊久籍去田不可覈實以耕公命諸屯軍將但據見在田田之其額在而田亡者許即首有匿不首與首而不實不盡者事且覺罪罰惟重又追

責其田之租為禁約以下眾知終不可罔乃悉首增田若干頃他以勾稽出者倍是公咸籍而疆理之且壁地里四至於田畝糧粒之數於石起自雲朔西至於河南盡大行北抵沙漠屯落從此遂斥闢計其羸以饟兵合七十萬有奇癸丑將告成功於 朝屬臺諫交章薦公堪大用乃召公還初公之奔太孺人喪也驚憂毀瘠得怔忡痰喘疾督屯行部觸寒暑增劇至是因展墓過里疾大作遂卒於家時嘉靖甲寅三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弘治丁巳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趙氏封

孺人子一致中州學生女一適州學生徐之泗公天性
孝事坦菴翁及太孺人自少有禮居考妣喪皆能極其
哀容貌豐偉性度寬弘與人和而能容然中有畛域處
事安詳平妥而繩墨內嚴居官務存大體至法有所不
當徇則侃侃執不為撓其忠厚正直每如此少力於學
病俗儒之說晦否聖賢精義而從沉思靜詣中求之濱
士子至今循守所師授不變曰艮齋説也方諸生時門
人受經者已誂誂起及為督學其所成就人才尤多公
少為諸名公所奬識故亦喜奬識後進其早知名當世

也亦能使其門下士為聞人人以其氣味類相感前歷
官凡四任為御史最久亦最有稱於時其雅志能苦清
約不喜人餽遺以物故仕宦二十餘年而家無餘財稍
餘輒喜施予尤不喜人務虛名其言曰古之學者居則
為名儒出則為名臣其道何由在實盡其心而已故剽
異儱奇無取於身心者不可以言儒虛文小慧無益於
國家者非所以居官公斯言益名言也而其行足以副
之平生雖未嘗求名然自為儒生以至於歷官之久其
名久而愈益著又至於既沒而其見稱於人者猶或未

已益公以其文武才畧造識士而捍邊圉有見于行事
之實乃古名儒名臣之選而公所謂實其心者宜其實
至而名亦至也夫世之悠悠者之趨于名也盡其一生
之用心以求名而名不可得即得之亦未必其身後之
猶有稱于人而未已也公今有身後之名而與世之求
名者異然則公非古之學者歟公之子致中將于某年
月日葬公于其處以其鄉大夫比部張君西銘狀走請
予銘予與公為同年進士雖知公而銘也者所以銘其
名之實也嗚呼若公之以實而名也其亦可以銘矣銘

曰

孰不求名公若猷之實在于公而名自隨名惟有實乃
可以久吾為公銘庶幾其不朽

明故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蔡公

墓誌銘

嘉靖乙未春余俟試南宮汲士陳伯藏亟稱其鄉友蔡子礪性敏而篤學遠到之器也厥後余始識子礪溫雅恭慎少而老成心恒敬之自以為弗若云子礪者今方伯雙南蔡公也蔡公以浙省左使入　覲道病卒于京伯子刑部員外郎叔達奉其喪還季子叔遵持憲副周璧山公所為狀來鄴徵銘公諱揚金字子礪號雙南河南衛輝人也其先江西新淦人遠祖牛一以編民從戎

賴飛熊衛後徙懷慶衛隸前千戶所後徙所守衛輝遂家焉高祖貴曾祖興俱小旗祖潤父荊玉俱以公官誥贈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祖妣史氏妣黃氏俱贈夫人公生五歲喪母七歲喪父祖與叔群玉撫養成立幼質穎敏髫年即知嗜學經書涉目輒曉大義誦讀每至夜分年十四補郡學生郡守呂定原甚器之甲午舉于鄉越十年甲辰登進士次年授溧陽知縣己酉以賢徵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甲寅遷淮安知府丙辰遷浙江按察副使尋改陝西辛酉陞湖廣布政司參政癸亥陞按察使尋陞浙江右布政使再逾年轉左公之任溧陽也邑繁劇洊值水旱倉廩且竭公悉心撫賑民賴以安已乃勸農興學理獄平訟擊奸剔蠹節費備荒邑政秩然任御史出按陝西茶馬乃疏廣招中清牧地增種馬恤牧軍嚴販禁覈賠補數事行之固原鎮缺馬告急公以餘茶招中額外得馬四百餘其後歲有增額馬政自茲振舉明年再奉　璽書修復監院馬政咸底于績又以餘力建書院造士繼按順天畿輔四郡地隣邊徼豪宦雜居號難察治公鎮以靜重處以公廉條

奏五十餘疏皆飭邊治堡救荒倫盜掊貪植良及裁冗費濫役諸實事關利弊之鉅者在淮安郡當衝劇歲值兵荒公以勤約寬簡蒞之善政甚多淮人頌德焉乙卯倭犯清江浦去郡僅一舍時巡撫兵憲防禦維揚郡中洶洶公乃選衛兵飭戍隄付其僚堵截又自募勇健分守新舊兩城書夜擐甲巡視申嚴軍令威勢大張斬獲頗衆且擒一巨酋捷聞陞俸一級中丞鄭端簡陳芹山咸薦其賢謂有古循吏風轉湖臬副使專督海防兵餉時倭再犯維揚淮境戒嚴不克馳赴而總督者方便宜

行事怒公愆期奏以他官更任公遂還汲候調越兩歲始補陝臬分治關内道糾察吏治平反疑獄督府取赴花馬池修築墩垣分布營壘臺臣以經略尤著薦之荐湖藩奉　璽書辰州撫苗乃崇教化招携貳正疆界輯叢端宣揚威信苗徼丕寧其長湖憲轄浙省也位望益崇功績愈茂刑獄則悉心平反圜無寃囚出納則加意檢覈財無虚費弊蠹則極力釐正政無隱奸輿論咸歸重焉内轉伊通大命閼止惜哉公之在道病也去京僅數舍乃力疾至都門上疏乞休部議公歛歷有聲才宜

大受屢許致仕攝理痊日起用　俞旨方下而病增劇矣公美鬚豐背端重有儀天性質直心無機械最正力善不要名譽嘗以親不及養每祀輒泣下事叔父兄嫂惟謹妳嫁寡居恤其孤至成立居官簡靜平易蘇勤匪懈不附麗權勢不雷同毀譽不伺察人過失視之渾涵莫窺涯涘而中則甚辨非其道不少假借人亦不敢以非義干之雖久在外儀處之自若也自奉節儉不喜華靡平居手不釋卷凡博奕游玩之事絕無一好故蚤成顯蹟不惟從身茂德抑且示範刑家諸子遵訓飭行雅有鄉曲之譽云公生正德壬申九月八日卒隆慶戊辰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娶楊氏封夫人子男四長即刑部君以進士歷今官叔邁庠生早卒叔適庠生叔進監生女二俱在室孫男一長孫弈以次年二月日葬在郡西黃崗之原銘曰

志弗衒名道坦厥履政弗炫才治衷于理惠渥允懷名績丕彰維仕之程維國之光溥未究施仁不遐壽天乎命乎執訊執咎黃岡之阡有閟者藏緼靈毓祥後其永昌

明故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時軒陳公墓誌銘

公諱蕊字伯藏河南汲人也曾祖慶任城固知縣祖章納粟義官父居仁封文林郎湖廣漢陽府推官母張氏贈孺人公幼性資勤敏凡所誦習隨識而解舉業一經指授下筆輒成章選為諸生即有聲譽庠間嘉靖辛卯年甫踰冠以書中河南鄉試壬辰于春官弗第遂入國學約四方名士十餘人為文會剖析經旨砥礪行業由此知名踰年注選天曹丁母憂歸居家閉門謝客益勵

於學戊戌再詘于春官念貧而親老宜就祿養遂選於銓授湖廣漢陽府推官鞫獄司刑持以明恕監司屢旌揚焉三載報最授階文林郎且錫封其父母暨妻仍以賢徵遷南京戶部主事在道丁父憂服除補戶部主事在戶部運帑金於邊監商稅於河司庾理課叢委繁劇公潔已制下奉法持平明出納剔弊蠹上不蔽公下不刻民所歷輒有名績四載遷署員外郎時石尚書轉銓宰素知公廉慎有才幹可任尋擢陝西按察僉事奉勑督理榆林一道刑名錢穀邊防以期迫防秋炎暑兼

程行再入關履任臬臺即感暑疾卒時嘉靖庚戌閏六月二十五日也距生于正德己巳三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二娶李氏封孺人生子男一思恭女一未及笄蚤卒公弟喆偕思恭將以次年五月十五日葬于衛城西原使來徵銘余自辛卯與公同領鄉薦明年同游太學志相合也後官京師與公同巷連邸舍朝夕侍公談相得甚歡頗悉公才行政績而士大夫雅知公者咸謂公可遠到豈意其遽已也悲乎命哉銘曰

孰授其才而靳其年坦坦長塗方騁弗前吁嗟乎昊天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喻公墓誌銘
隆慶五年辛未春正月二十有七日南京户部右侍郎
喻公終于位　上遣官諭祭治葬如制實殊渥云公諱
時宇中甫號曰吴皐先世豫章豐城人曰孟烈者公祖
也始占籍光州父宣經明行修貢入太學未仕卒而世
俱以公顯贈通議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祖妣李母夏
俱贈淑人公幼頴異奇敏弱冠即以文行知名領嘉靖
辛卯省薦戊戌舉進士筮仕吴江知縣徵授監察御史
歷應天府丞南京太僕寺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保定諸郡提督紫荆關軍務改南京都察院提督操江
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郡再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遷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踰年調
南京兵部繼奉　旨更任後乃涖今官云初公治吴江
邑號叢劇公以公廉勤慎能其官平賦省訟導利蠲害
一以誠心直道行之尤篤於教化撫字名績奕奕蔚起
比徵士民為立生祠頌德在西臺首論權貴者負寵貪
縱幾為中傷出按河東鹽政擊貪剔蠹風紀貞肅惠商
恤丁公私攸賴瓜期商民遮留如失怙恃已乃繪像俎
豆尸祝之再按蜀中鋭志激揚風節稜稜用法平允不
貸污吏至今稱按蜀之賢者必歸公云丞京兆覈稽財
貨出納下不能欺攝縮府章評以臨政嚴以御吏公府
肅然冏卿拜命未久即遷撫畿郡極災抉隱宿痡悉除
耗伍糜餉叢蠹頃革會江上多故移任操江公整飭舟
械咸極堅利訓練卒徒各精技能維揚募卒謀為弗靖
潛樹名號公偵捕寘于法餘黨解散江甸以寧在淮臺
統御有法漕無愆期威惠大孚民獲安堵善政奇略淮
人刻石紀之開府西鎮獎厲将吏條上方略過鹵剳勝

益殫忠猷經略邊防靡憚勞勩鹵闌入塞諸鎮輙獲大
捷屢受　褒奬及金綺之賚嗣後論功進二品俸　上
嘉公功能可大任擢貳本兵專綜營務方事振飭值北
鹵入犯近郊公授鉞出剿将領多有俘獲鹵退會　上
大修兵政更置部臣以公瘝瘵不欲煩以劇務暫移南
部踰年言官因緣指公才弱難任尋　命改除公遂還
郡居家静處精舍旁列群籍抽繹售聞剖析輿義閒偕
朋游覽眺山水優游衎樂若将終身隆慶初徵拔舊逸
臺諫交薦其賢庚午　召任南京户部總督京儲始涖

官即條上儲政四事期漸興蘊以副時望三品滿考奏
績蒙 恩賜誥廕叙無何以勞瘁病脾遂至危殆公隆
額巨頜古貌修幹平居恂恂若不勝衣臨事沉默鎮定
堅不可撓宦轍所至輒有成績為士大夫所稱許惠愛
在人實多去後之思公亦未嘗肯心取名也歷中外
多所建明指陳利病咸中肯綮咨詢便宜輒見施行平
生敦行孝友秉志忠亮趨義若爭避利若污蓋其天性
云博學攻文政暇諷誦吟咏不輟著作尊勤樂而忘倦
尤人所難也詩文行世者十有六卷餘章疏雜文尚多

未錄此足以徵公學術行業矣公生正德丁卯二月五
日享年六十有五初娶郝氏繼娶趙氏俱贈淑人子男
三長三元官生趙出次三素監生三象庠生俱庶出彭
氏出女二國子生陳七政鄭希說其壻也某年某月某
日葬光郡東古城之陽趙淑人祔三元來鄴徵銘予與
公同舉于鄉雅相友善大司空貞菴曹公狀公行甚悉
乃為撮其槩而叙之俾來世有稽焉銘曰
質樸而溫學博而文蔚矣哲人聞義則徙見利而耻允
也君子才能歷官力任其艱直往無難嘉績奕章休問
丕揚寵祿有光貴終若始弗懈以止實多受祉光郡之
東佳城鬱鬱封樹惟巢永閟勿傷妥靈發祥後嗣其昌

明故前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
誌銘
夫士以致遠為寵而以實勝為良以適用為才而以固
窮觀節可鉅可細可詘可信歛之而非約驚之而非躁
抑之而不悔震之而不驚其唯君子乎若吾王公者殆
庶幾焉公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肅菴曾大
父表大父能仕為崇仁簿有惠政父賢累贈中憲大夫
山東按察司副使母封氏累贈恭人公其仲子也正德
丁卯舉于鄉嘉靖癸未舉進士甲申授靈璧令丙戌改

嘉定令丁亥以治行高等入為貴州道監察御史癸巳
選知蘇州府甫三月以前按河南劾 趙藩事坐黨庇
罷罷官乙未言官交薦起知撫州府未上蘇民欲復得
之巡撫以為言仍改蘇州戊戌擢山東按察司副使整
飭蘇松兵備辛丑擢山西右參政壬寅虜有警廷臣
薦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甲辰夏虜自膳房堡入公
適巡邊率指揮張忠兵與戰斬其魁首一級虜首數百
級 賜勅獎勵賚白金文綺進右副都御史乙巳督府
以燒荒撤兵公止之不聽且調宣府兵守大同虜乘虛
深入殘破地方事 聞總制者下獄免削公二級罷其
巡撫戊申授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肅州已酉遷陝西
布政司右布政言者惜公淹滯庚戌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甘肅公先以藩臣入賀 聖節京師有警遂留鎮通
州時逆鸞自大同入衛 上方倚注之顧縱卒被緩胡
肆掠公悉擒之附鸞者誣其妄執下獄除名及鸞敗公
論白矣無勢位者推挽賫志以沒戊午仲冬三日也公
生成化丁未仲春二十九日壽七十有二公器宇宏深
識趣超邁動作有威言笑不苟自少即有大志鄉薦後

曾陷于賊賊曰君子也相戒勿犯巨閹谷大用邑人也
求見卒不往入官後清苦自持體國憂民無所顧忌踞
靈璧之饑民賴以濟治嘉定之劇邑不期年而化行蘇
守胡公可泉燕知其賢遇疑事必曰待王嘉定决之巡
視西城劾東廠司禮監蒙蔽之罪巡按陝西劾貪汙下
少假借華州守遂罷官漢中守遂下 詔獄禁戢豪強
宗室奪民田者復之旗校恣橫者逮之秦府至自出其
人於官再按河南項城李江以睚眦殺人行賄莫敢誰
何公取而真之法汞寧禱徒董世強聚衆將為亂公擒

其首惡散其黨與光州守太宰之甥也陳州守汝陽令皆進士也貪虐不檢皆劾罷之蘇之賦役弊蠹為甚公至首以均賦平役為心謂賦之不均田之弊也田有官民則有輕重富家呑併惟便是圖貧民急售因徇其便是以舊額浸失公沿坵履畝裒多益寡遂無不均之田又立牟耗之法糧則牟攤銀則均派額之重者仍其重而耗則加輕額之輕者仍其輕而耗則加重清欺隱之田得米六萬二千七百石有奇奏免雜稅四萬七千石有奇以抵補無徵之田遂無不均之賦又奏定役之法

計丁田而均派準常價以召募收銀貯官視役予直貧富既均且免需索報集之擾遂無不平之役斟酌古制創編新法著賦役冊以八事定稅糧八事定里甲三事定徭役六事定義役五事定驛傳一事盡歲派三事定課鈔下之所屬永為定式論者謂其事無遺慮人無容奸為蘇民經久之利及入覲銓曹舉政績卓異者十三人以　聞詔賜綵幣衣服宴之禮部公其一焉御史陳君蕙薦為守令第一兵備蘇松疏漕河練水戰築崑山之城卹被水民勦海寇黄良蔡蟠斬首數千級賜白金

文綺加俸一級分守冀寧會虜入山西清源城壞公往守之賊不能攻又修城之惡者十餘所而平定榆次屹然保障紀功者薦之其在宣府修墩固堡增陴繕械補卒蒐乘通商販鹽法團鄉兵修馬政興屯田未數月疏二十餘上無不切當邊務招募死士懸賞格以待之邊用以寧西羌内附者雜處肅州而獷悍恣睢紛起為患公奏徙之境外創屋廬給衣糧備牛種夷人安之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套虜入寇偕參將劉勳擊之有功復得賞賚所至有聲巷頌塗謳樹碑建祠去後之

思不衰聞善必服不居其勢言之弗善不以面從喜怒無私舉劾惟允所薦拔汲引者多為名臣不有私交不有私餽不背德不報怨一時名公同心幹濟者歸公之德義而遺擯廢一無怨誹而以身殉國之心未嘗忘也性孝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遇生忌必涕泣不食建祠堂置祭器以時享祀伯叔皆先卒撫其遺孤無異己出族黨婚喪不能舉者必資給之遺命歛以深衣卜地以葬所著有陝西奏議河南奏議上谷奏議蘇州清理田賦錄賦役文冊牟撥或問均賦須辭錄藏於

家公凡三娶元配邢氏贈孺人加贈恭人繼宋氏封孺人繼董氏封恭人子男七綰紳紹絾綀絲縕綰先公卒與紳俱太學生絾綀絲俱邑庠生女六邑人楊九經張衢邑庠生李舉李拴固安庠生楊文禪邑人李承先塔也卒聘者未行卒文禪維聰第四子也孫男弘恩弘道弘仁弘嗣弘謨餘幼弘仁先公卒與弟弘嗣俱邑庠生曾孫男三曾孫女五俱幼蘭畹桂叢執禮篤行而絾績學能文尤為秀出綋孫有後公業不亾共在茲乎己未冬十有一月十有七日甲申葬于邑西郭里之原從新

兆也子絾以狀來請銘且曰此遺命也於乎公生為聞人學為醇儒仕為循吏為名御史為名卿進退以禮始終無玷銘可以無愧辭矣故列其行之大者以鑱幽碮系之銘曰

猗嗟王公精靈所培鄉之蓍蔡人之傑魁覆簣登朝濫觴宰邑訟理政平人足家給旌賢持憲論事天回分陝捡豫暴殄宄栽再守姑蘇人思召父布以休和風聲是樹頑民黠吏膽落先聲逋租匿佚口首歸誠藩臬徊翔中丞起拜上谷保釐醜虜奔敗忠言一咈奇功少懷兩臨西鄙屛翰是司維[redacted]帝疇咨舊御載復簡注方隆群輕折軸髀衣華袞於我浮雲棲遲丘壑寢疾典墳届望蒼生忽隕白日泉臺一局齋志長畢西郭之里爰得新阡卜云其吉子孫萬年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苑馬寺少卿張公墓誌銘

公諱纓字重卿號雙渠其先保定安肅人也高祖揖永樂初來尹安陽賢有志操名載一統志中曾祖時補安陽學生遂占籍焉後仕齊河主簿祖澤父琯贈文林郎揚州府江都縣知縣母楊氏封太孺人公少穎敏淳質寡言笑文林公治家嚴公率訓自飭無嬉游之過日孜孜誦習不輟比入郡學志業益厲時督學定齋王公設士修文會公與五六同志遵行惟謹余亦在列舉業外兼涉古書聞見日益充精思默識同志者咸推遜公云

試輒優等尋遭父喪三年畢出戶閾嘉靖辛卯舉于鄉乙未舉進士再踰年授江都知縣維揚都會郡務繁俗奢賓客旁午公廉慎自將濟以勤敏政妥民安臺臣屢薦其賢庚子徵入陞刑部陝西司主事甫踰時聞太孺人患痺驚慮成疾告歸躬侍湯藥寢不解衣者數月太孺人卒居喪盡禮閭黨稱焉終制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未幾有刻偽篆盜易武官黃籍者部僚皆以失察坐累左遷公華州同知踰年陞寶慶府通判再踰年陞臨江府同知三歷佐郡政復咸如尹江都時尋遷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庚戌陞潞安知府值歲歉宗祿大乏而奸積羨金若干相沿守取以自潤者公盡發給之舊規市民供樣紬歲計幾數百疋儲以待上官費公悉罷之丙辰調漢中知府民有傳相者孤弱饒于財族人強欲吞其產誣相死罪公廉得其情釋之以誣罪強郡中感服境內有盜群聚欲為亂公聞報即厲兵躬督往捕盜望風解散民免于戕戊午陞陝西苑馬寺少卿在途偶疾作遂乞休得　旨致仕公居官誠心實政不洽烜赫之名不飾矯亢之行寬于統御緩于徵科簡于趨承堅于

執持每與時戾至其厲志操勤撫字慎刑獄謹出納節妄費恒必盡心焉政無紛更擾民受寧壹之惠久而益孚去則見思外若迂滯而中則靜定果于自信而不受變于俗是皆人所難也公為潞守嘗入覲遺諸交游惟書布帨帕今少傅新鄭高公語余曰頃來諸公贄儀獨重卿循存前輩矩度其賢可占也及公致仕歸余語高公曰士人發身賢科官箴不玷士行不虧雖遭坎坷然非其咎齒未衰老即致其事以歸若雙渠者可謂進退綽裕始終完美者矣高以余言為然恒稱道之公之歸

也屏絶人事日以讀書教子為務平生簡靜節儉凢慱
奕音樂醉飽讙呼之樂非其好也官府歲時一見致敬
而已不及他事親黨貧乏者婚喪量助其不給或求寄
田避役則峻拒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自必究心理學
躭玩宋賢之書晚歲益加專篤彙輯群言著日用感通
録及存養慎獨編遺稿藏于家隆慶戊辰正月十二日
以疾卒距生于正德戊辰三月初一日享年六十一歲
娶劉氏封孺人先卒繼娶趙氏子男九人劉之出曰學
龍早卒學恪國子生學沉奉祀學立學恕俱庠生學明

趙之出曰學知學貞其一未名女三劉出者適庠生孟
晘趙出者俱幼孫男二人卜是年冬十一月十有五日
葬鄢西孫平之原劉孺人祔學恪來徵銘余初與公學
同業志相同也同領省薦同舉進士後從仕中外雖離
聚不常然悉公行事莫有過余者也銘曰
士也篤行靡移于俗仕也達志靡徇于祿隱厲其節底
于安貞執德弗渝生順没寧歸宅其幽神與化俱佳城
吉卜永謐無虞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春字叔東號曰暘谷彰德臨漳人也始祖景新
國初遷自潞城景新生順順生鑑意氣豁達交識徧遠
邇族漸昌大有子六人其季曰傅號河涯識見出人意
表雅好種植以子秦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加贈中
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繼配楊恭人生公少馴謹簡
默不露才美與兄東岡公並著名郡庠治經讀史外頗
好涉獵群籍東岡稍攻古文辭而公專精舉業尤好春
秋左氏傳嘉靖甲午兄弟同舉于鄉東岡公登進士績

學翰林歷官都給事中轉遷至左通政公屢試南宮弗
第力學養親家居二十餘年庚申始就銓部試第一授
山西霍州守霍俗醇儉公撫以寬政從簡約上下便之
晉地亂山交錯群盜嘯聚道路為梗公練兵整械子夜
冐險深入擒斬首賊數人招降者二百餘皆荒歲流民
也賑令解散還業道路遂通而公之名績由是奕起矣
撫按屢薦其賢甲子陞太原府同知時平陽境内礦寇
聚剽敵傷官兵僉議非公不能克奏調平陽職禦礦寇
至則周覽險阻悉得要略謂礦寇作孽必西叢夏衆南

結嵩黨始稱難制苟防禦得宜賞罰明允又何難之有
乃區畫調度規條井井凡險阨要津盜可潛通往來如
白浪渡栢塚頭五虎澗諸處悉加防守又恐久妨民業
立四時更代法且能以威信得衆心礦盜聞風遁伏三
年不敢犯撫臺楊中山公防秋代州晏檄取公署代既
見諭云予來予方可撤兵其才略見知上官類如此丙
寅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　璽書飭兵寧武公簡材勇
教技能謹烽燧嚴防守子喬植有膽略力能挽彊射遠
乃選丁壯善騎射者五百餘人與俱隆慶丁卯冬虜入

陷石州石隸岢嵐道公率喬植冒矢石追逐數百里擒
斬奪獲頗多時撫院總戎以石州事被逮御史者私庇
岢嵐兵備欲奪公功與之強公不可銜之用浮詞中傷
公戊辰解任還里上下咸爲稱屈公歸卜居郊野與騎
罕至城市明農課子外惟以詩酒自娛庚午偶病痔屡
藥弗瘳漸弱以殆壬申二月十一日卒距生正德己巳
七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配王氏趙城教諭繹女
誥贈宜人克修婦道性不妬忌側室季郭二氏德之無
逸言生正德癸酉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嘉靖丙午三月

二十七日享年三十有四子男八人喬柯學生喬樹喬
栿學生喬植俱宜人出喬梴喬櫓郭出喬樅學生喬栒
季出女三學生劉棟周國士周國彥其壻也孫男七人
紹誼紹諒紹訥紹詩紹試紹讚紹論孫女四人以是年
四月六日啟宜人之封合葬佛家屯新兆喬柯持徐州
守鄭北庵狀乞銘予初與公共學于鄭先生所後為諸
生實同文會宦游來歸喬栒娶予女予與公有姻友婚
姻之誼焉銘曷能辭乃述官履行業之槩而系之銘曰
蘊而能奮由古之訓戰暴殄殲施政之良志以才展厥

名大顯時獲其逢屢有武功名績具完曷忝厥官存順
沒寧孰闕厥生遠闕者堂雙璧同藏勒名于石以永公
迹

明鴻臚寺序班崔公墓誌銘

鄴有敦孝飭行之士曰思臺崔公諱汲字孟可四川叅政諱陞之孫贈禮部尚書謚文敏諱銑之子也母曰李恭人恭人爲湯陰贈太保工部尚書恭敏公女生二子長滂省薦未仕卒公其次也文敏公教家有法而恭人以賢淑著聞公之生也長育訓誨特有異焉公賦性穎慧童稚時執禮恭謹占對敏捷誦習不煩程督見者咸奇之謂必傳父祖業稍長服庭訓博群籍講授觀法于師友者指間聞見克溢才識敏達對客談論亹亹不竭

然性篤倫理行敦孝弟雅志儉素自少至老不易也喪祭大事動循古禮哀思愛慤發諸至情尤人所難及者始未冠隨文敏公宦南雍即知遠貨慎交獨從二三名士問業親迎于杭服馬簡樸人不知爲司成子所識贈遺咸謝卻之侍恭人疾衣不解帶比卒哀毀幾絕欲廬守墓側文敏公以禮止之乃廬中門外禫除始撤學憲楊敖二公廉其行特加奬焉事文敏公承順顏志無間朝夕文敏公亦爲之懽愉且賢而愛之事必咨公而後行撫兄遺孤恩意備至子長爲請廕入國學女爲備奩具嫁爲國子生李惟保妻惟保恭敏公從曾孫也嘗推文敏公意立宗約以睦族著家閑以範內收族子貧訪者教育使成立潘皋諸公有餽坊金給閑田者並費卻之其遭文敏公喪也隆冬衰布涉冰雪走千里上疏請卹典旅邸苫塊若在喪次饘粥水飲鹽醯不入口形容瘁至骨立卿大夫吊者慮其瘠甚勸稍節抑但唯唯泣謝竟不變終制乃復常督學葛公禮之扁其門曰孝行幼逮事祖父母修定省視膳操几杖之節恒得其懽心參政公謂文敏公曰汲孫畏慎似我他日必保汝令名

居祖父母暨兄喪執禮弗渝而哀戚過之內外功緦服酌禮用情不隨俗以略晚歲元室暨從子士梟卒哀慟踰節麻服蔬食謝絕燕會期而後已平居言動必以準繩自律綜家務酌群情應賓客睦姻黨咸中事宜聲色之好華靡之飾視之泊如也文敏公才學德望爲海內儒宗世業家風克振弗墜者繄允賴于公焉公少攻舉子業雅有奇思數以體孱目病作輟靡恒乃自郡學生入貲補國子監生注選銓曹授鴻臚寺序班以疾告歸遂不復詮任云生正德丙寅十月八日卒萬曆丙子十

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娶馬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慮馬公卿女淑德孝志内助良多自有誌子男二長士棨舉人次士染郡學生早卒女一未嫁卒繼娶蔣氏孫男三華㷁燁明年丁丑十月十九日葬彪澗先兆次馬碩人祔余與公舊戚且締姻雅相善也誼宜銘重以嗣子士棨之請而友人徐守鄢國忠狀公行咸信乃最而為之銘曰

士溺于俗古道日湮懿哉遐志思跂古人人孰無親或簡于孝篤哉至性實德允蹈志惟俗砭德惟士程丕顯

厥世有偉者名壽而考終妥茲佳域史也作銘永貽來式

明趙府典寶副李公墓誌銘

舅氏李公諱遇霖字時望朴外祖鈍齋翁季子也李為鄢著姓昉于前元迨我 朝來奕世嗣德益蕃以顯高祖諱良贈奉政大夫户部郎中曾祖諱劉頍鄉薦積官户部郎中祖諱洪以女 冊封 昆陽王妃恩授兵馬指揮父鈍齋翁諱道貢入國學選授漢中府推官毋談氏公幼重質寡言含頴弗耀讀書稍通文義以疾中輟年將弱冠鈍齋翁當越銓除授產諸子公遣婦翁官所成婚比還析券已定怡然靡營乃從伯兄貿易久之具

曉低昂取予之算農務外居積較變以生殖累積纖微漸致贏裕稍拓田畝專事耕稼雖自奉節約而供親井旨必致豐腆族黨婚喪禮宜舉義當周者亦無恡焉朴少學居貧公間佐其費且假屋以居者幾十年從孫一泉幼孤無依公收育之俾子培授經程業長為備禮娶婦一泉今為郡學生平生謹禮節重然諾與人無競飲酒博奕非其好也雅有心計舉動弗苟遇事審度裁決悉中機宜性不貪刻鄉人稱貸者久或負每寬舍之歲供徭賦恒先期以辦至訟訐請謁事畏惡若浼焉間嘗

誠培曰爾祖仕宦未久蕪介之操確然不易汝宜篤學他日居官勿屈法以徇財庶不替先德也朴鄉為諸生公每誨以茲言其始終持論如此使得長民莅政肯火汨沒于財賄中耶年六十始入貲授　趙藩典寶副職事俸給外未嘗干恳凖預他政數年值减副員例當赴銓吏秩公遂致仕居家靜坐簡出宴會非至戚不往貌嗜閒逸遠絶紛華益其天性云生弘治癸丑九月八日卒隆慶壬申十月六日享年八十歲配董氏濟陽縣主簿明之女繼配張氏儀衛司儀正剛之女咸敦婦職儷

德宜家張亦先卒子男五廷用宗人府儀賓早卒培郡學生埣衣巾生員坪邑學生坤早卒女三壻彭士光孟柟王從學廷用培董出餘子女皆張出也孫男二人鉉鉦孫女二人卜以次年萬曆改元四月十有二日葬郡北五里清流之原先兆次故董張二配壙合馬公植業農畝仕非儒進然能修志厲行守其世風弗墜厥緒衍于後人斯足稱良士矣豈非閭里士庶之凖乎朴為列其行之大都俾李之嗣世有考焉銘曰

美而潛耀樸以餘光禄仕而恬農隱而彰耄壽考終數逢其常藹藹佳城洹水之傍祖伯文昆有儼其行宅斯妥斯闕靈綏祥

明故鞏昌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李公墓誌銘

隆慶戊辰春西野李公以鞏昌守致仕還里明年己巳
春　詔許文武致仕官五品以上年逾六十者進階一
級公于是進階亞中大夫至夏六月十日以痰疾終嗚
呼傷哉蓋公之歸也人咸惜公用未究其才其卒也人
又悲公壽弗滿德云公自弱冠即以敏才藻思著名黌
序間凡有味作衆必傳觀稱之治程朱易研精與旨為
文時出新見性溫厚和易不為亢激之行孜孜懇懇日
惟敦行與誦習而已人多樂而親之或就質可否焉嘉

靖癸巳以選超次貢于　廷試可告歸就省試甲午秋
遂登薦書試于南宮屢弗第入太學卒業注選銓曹癸
丑授河間南皮知縣邑在滄青之郊地下鍾水野曠叢
盜公令民力農務本興學正俗省徭簡賦節費慎獄懲
游惰禁健訟且為築堤捍水勸聚賑恤境內翕然稱治
上官賢之間委簡衆他邑事事以時辦譽益奕起邑多
秋潦之田不利五穀民間獨種薥秫以為食謂之高糧
田亦宜此種收入頗多上官以其藍盜也禁民勿種公
曰斯民之生業禁之是遏其吭也民且流矣賦將奚出

白于上官願督民窩鋪持械日夜偵邏許之民始安堵
公乃治兵教技射出稽察盜果遁息秋亦大獲後遂率
以為常民甚德焉三載考績遷戶部雲南司主事錢穀
繁劇之任人或巧為趨避公素稟慎勤敏且練達政體
事不讓難瘁不告勞出納明慎動無愆戾嘗奉　命監
臨清倉事克根擧老胥宿猾冀售其姦有他衛官軍奏
欠月糧兩衛互列姓名其實夏季三月爾彼此牽合冀
各得二季糧部移偶失勘且浼鉅要人書一僕守迫之
公曰部文誤矣吾官可罷倉糧難重月支也覆請于部

止給三月米其臨事精詳持正類若此陞廣西司署員
外郎專理通州倉儲再陞浙江司署郎中理司事逾年
再考始真拜奉公舉職弗私以阿甲子遷鞏昌知府邊
郡民俗剛勁治者寬嚴殊尚弗弛則棘民咸病焉公約
己明法弗浚于求潤節疏目弗隨以縱如正馬姓及承
奉某之獄雪何本植高甲之冤恒以誠心直道行之莅
政三歲上下咸孚督撫巡察屢薦揚焉會一臬司分莅
其郡暴而虐下且陷及府僚公每巽詞解之其人積慍
已久後以劾去官遂厚怨公已乃肆出毀言騰於遠近

公果致仕歸嗟乎進退行止者命也睽合毀譽者遇也
二者皆天也君子修身俟天而已矣在外者吾何知哉
李氏世籍湯陰諱興者以子貴贈南京刑部員外郎公
曾祖也曾祖妣陳贈宜人祖璜進士歷官青州知府祖
妣單封宜人父宗仁贈文林郎南皮縣知縣母許贈孺
人公諱廷宇仲清西墅其別號云初娶于陳贈孺人繼
許封孺人先三年卒今室倪氏僅三月子男二人俱許
出檀監生樹學生先公五月卒孫男四人耀灼暈孫肇
孫孫女三人公生于弘治癸亥四月八日享年六十有

七嗣子檀奉公之喪用是年冬十月二十日葬于城西
二里許先兆之次陳許二孺人祔公生數月即喪其考
君追為諸生遭青州公喪祭葬一遵禮度里人稱之其
事母孺人先意承志敬養克備辛丑當試南宮適母孺
人疾遂止不赴躬上湯藥比喪悲號哭踊鄰里不忍聞
其孝如此公家庭言不及政而長子隨侍官所之日少
故公之行事多弗能詳余以所聞者稱于士大夫者列
于篇若睦族賑貧諸事在公為細行茲可略焉銘曰
士也有聞執德恂恂敷政于民有澤浤浤率茲官常牧
彼一方仁育義施革頑植良弗泯者名永思者德勒銘
于幽昭垂罔極

明故鄉貢士徐公配郭氏墓誌銘

鄉貢士龍麓徐公諱昌字以善嘉靖己丑春卒趙藩主旣銘其葬矣後二十餘禩厥配郭碩人卒嗣子國子生璜以郡博申公所為狀馳幣京師徵銘于里姻太史氏朴按狀碩人姓郭氏安陽處士順女幼有淑質精女紅端樸靜默客無冶飾及笄歸于徐徐為郡望族時龍麓公考御史府君方任內臺治樸閑家配皇甫孺人允敦勤儉名有閫教碩人新婦卽閑婦順門內長稺咸宜馬弘治戊午龍麓公舉于鄉次年偕來國學卒業龍麓

公耽于學誦常徹宵碩人縫績相之時修旨腴以餉而自啖蔬饘龍麓公慱學勵行迄有令聞碩人之助為多事姑三十餘年而孝誠不衰如娣同爨三紀而雍睦無間相祀事而腆絜以虔豐裕而服饌無兼味重絲遇婢僕誨而慈相夫周急賑貧而人德其施皆閫懿卓然著聞者龍麓公之卒也六閱月皇甫孺人卒碩人遭兩喪哀毀幾不能存遂傳家政于子婦恒誡以慎約無怠國子君飭躬殖業茂根前風緊遵母訓云疾革顧言曰璜爾祖以清約守官爾父及我以勤儉起家耕讀勤儉四事後宜敬守毋忽也嗚呼賢哉碩人生成化丁酉七月九日卒嘉靖庚戌二月三日壽七十有四子男一人璜女二人適庠生秦楨國子生馬允孫男五人佶傑傒儼其孫女二人用是年十一月朔啟龍麓公窆祔焉銘曰

厥德柔嘉厥職修只康壽令終厥範優只聯璧同藏封樹周只史氏作銘翼爾幽只永式來思衍厥休只

明誥封淑人王氏墓誌銘

淑人王氏故都御史馬公配也王為安陽著姓太學生諱永字世昌配杜氏生淑人馬亦林慮鉅族都憲公諱卿字敬臣幼質穎異善屬對隨父沁守公學于郡城王公見而奇之欲以女許聘郡城去林慮百里杜以道遠為言王公曰馬生器識宏遠自乃祖郡判公暨乃父世積厚德後必昌大吾女氣格不凡擇良士無踰生者何以道遠為疑遂納聘都憲公年十七領河南鄉薦明年親迎以歸沁守公任巴陵興縣二邑尹都憲公率淑人

以從恪執婦道相夫以善凡庖廚澣濯咸身任之勞瘁罔憚都憲公游太學淑人隨寓京邸 贊德公主都尉樊公王公之外弟也主以戚禮屢召淑人宴淑人終辭弗往且曰貴家外似謙恭內多簡傲吾固至親何自取輕視耶都憲公約海內名儒為文會時有賓讌淑人躬治飲饌咸極精美邸舍肅然無譁人稱其內助之賢弘治乙丑都憲公舉進士改庶吉士績學翰林同儕競謁顯貴納交要譽都憲公獨不往淑人喜曰大丈夫依人而起隨人而附未見其善終也後求謁者果敗都憲公

初授戶科給事中值逆瑾擅權讐雪諫官日遣邏卒偵察淑人益謹飭兒童不令至中堂扃戶秣馬皆躬為之庚午 勅封為孺人次年都憲公由左給事中遷大名知府轉浙江副使改山西提學副使遷叅政浙江布政使淑人俱從之任都憲公持廉守正所至輒有名績夙夜在公無內顧之憂者淑人克相之益也在杭會中官緣織造科擾都憲公裁抑稍嚴被誣奏繫 詔獄僚寀欲求奇物賄當路淑人聞而止之曰委曲行賄非夫子素心縱得奇貨不反累平生之守乎都憲公謫守鶴慶

淑人留養舅姑于林慮都憲公自鶴慶起歷叅政按察使布政使太僕卿會丁父憂服闋補光祿卿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諸郡乙未 誥封為淑人次年都憲公卒于淮時公母申太淑人高年無恙淑人日夜侍慰不離側比執姑喪哀毀尤甚恒曰夫之遺言吾何敢忘也淑人頎皙修莊性嚴而敏治家勤儉衣嘗重澣不襲錦彩釵釧無純金侍婢供紡織教育諸女咸有矩範至組繡剪製無不精巧暮年失明猶綜理家事不少輟嘉靖戊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距生成

化戊戌十二月二十九享年八十有一子男二元真定府通判允太學生女四適劉守藨李棟庠生崔汲鴻臚序班徐琬孫男四緯庠生緒太學生紳庠生綬孫女五長　冊封成皐王妃次適申榦庠生郭燦官生餘俱幼以卒之再逾年庚申春二月六日合葬于都憲公之兆來徵銘銘曰

詩紀國風列彼雞鳴易繫家人利于女貞懿玆淑人婦道之程克相其夫振厥令名旣壽且康綏厥顯榮歸從夫兆萬禩永寧

明封安人李配王氏祔葬銘

安人王氏戶部主事龍岡李公畫元素之配也本出上黨徙居林慮為農家父曰厥母曰郭氏務本力業質樸無偽安人幼端重謹飭行不旁視戶部父壽官翁見而異之曰是他日必善持家者王新占籍而李素稱邑鉅姓或謂非其耦壽官翁獨排衆議遂為戶部納聘焉安人之歸也戶部時為諸生篤于學恒夜誦安人以女工佐之壽官翁家教嚴諸婦初至專主中饋三年安人承事惟謹姑每加慰撫無敢暇逸厲勤服勞益其天性云

戶部領鄉薦卒業太學安人隨京邸供饋勤約如家居年踰二紀連產女弗育卽勸戶部為嗣續計請于二親納薛氏為副室相與驩怡若娣姒薛果子四男安人撫視無異已出戶部以進士宰武進閱四歲陟今官節儉自持靡事華侈安人茹澹服疏居之泊如及解官還里亦不以介意弟勸謝客治農課子力學云戶部宅憂執禮勞瘁以卒安人抱痛茹荼綜理家政夙夜靡懈且加意訓督諸子俾就儒業愛而能勞迥異凡識四子咸有成立鄉閭僉然稱賢安人雖總家政至外家請貸幼女

婚嫁咸令子輩酌可否未嘗陰厚于其閭其識大義類若此晚以子瑞尹邑報政授今封從夫品也薛贈太孺人安人生正德庚午十一月初四日卒萬曆乙酉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六嗚呼閫教衰于頹風婦德敗于內妬世以攸遂鮮容絕人宗祀者豈少耶安人于是賢遠于人矣蚤歲相夫勵學以成名晚年訓子嗣業以振世婦遺母儀蔚有輝光壽官翁善持家之言先見哉安人二女儒官馬尭庠生秦昊其壻也四子瑞工部營繕主事璞新河訓導琢儒官瓚庠生孫男九人孫女七

人以是年十一月念四日祔塟户部兆來徵銘余于户部同升友善稔聞安人賢而户部之塟余實為銘茲曷可以哀耗辭銘曰

易稱女貞吉在中饋詩咏螽斯和不妬忌懿彼安人秉德邁類躬儉勤略茲顯貴相夫從子事無攸遂壺範允端母儀有蔚康壽令終妥玉元窀蘊靈發祥永蔭來世

明誥封恭人張氏葬銘

恭人姓張氏彰德安陽人父經濟登鄉薦仕廣平青州兩郡通判母王余二氏恭人余出也生而端靜柔婉慧性淑姿見者知當榮貴治女紅頗有巧思父母獨鍾愛之擇所宜歸得今左通政李公秦幼歲奇穎不羣遂許聘焉十九年而為婦于李李世居臨漳去郡治稍遠通政公為郡諸生篤學樂友恭人隨居郡城躬執炊爨任澣濯夜以繼紝佐其誦繼登進士績學翰林授官諫垣恭人居京邸凭家政閫內秩然通政公閒慮職事憂形

于色恭人每用巽言慰勉及後抗論貴勢中傷外遷則裕若素分倅大名貳鳳陽在兩郡咸如京邸通政公或遠出鑰户戒僕屛舍肅如也相通政公居親喪哀毀饋奠禮無違服除補司馬郎陟銀臺歷參議通政名位存躋俸祿少厚矣恭人居若平日無驕溢色晚謝政歸田恭人年已及衰猶綜理蠶桑紡緝諸務或勸其少逸曰此先姑遺範吾何敢替也初通政公任諫垣授封孺人及官通政　賜誥進今封為命婦幾三十年雖性尚修[illegible]而勤儉之志無改于舊居盈無亢履約無戚其性識

明達在犬夫或難之敬事夫子即雞鳴之婦鈌鴻之妻弗過也通政公以勁恪直亮敭歷中外顯名縉紳間恭人之助為多居家養舅姑以孝稱處姒娣以讓著馭僕使以惠閨壸睦姻黨周貧乏感德而頌之者無間言乃若遇媵如友慈婦如女撫別子如已出庶幾樛木鳲鳩之風焉嗚呼賢哉恭人生正德戊辰六月六日卒嘉靖丙寅三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子男三人喬枝喬標俱學生喬枝先卒庶男一人喬格學生庶女二人孫男十一人紹曾紹大紹光紹慶紹美紹勳紹[illegible]餘未名孫

女四人以卒之年十一月四日葬郡城東崇義村洹水之陰踰歲予得告還郡二子以狀來泣拜請銘予嘗以會文友通政公同舉進士讀書中秘先後同官于朝再締婚姻予知恭人之賢詳矣銘豈可辭銘曰

稟柔慧兮毓令質蘊芳淑兮鏡古則嬪良士兮維善匹
宜家室兮允貞吉夫藉賢助兮懋乃職封章載錫兮膺
顯秩儷德偕老兮子孫桔康和愉懌兮保遐福天道茫
昧兮命匪測五十九齡兮數斯畢元石勒銘兮闡懿德
嗚呼不朽兮永來式

明故崔室碩人馬氏墓誌銘

太史氏曰予讀列女傳及班大家書歎曰嗟古閨閫之程也乎夫禮義以為閑則行飭動儉以為楨則業修詩書以為鑒則識明女德之茂邦家昌隆之基也家人之利女貞關雎之求淑女益致慎焉予觀馬碩人行事其由古之程也乎碩人馬氏鴻臚序班崔君汲孟可之妻都察院都御史栁泉公之女也母曰王淑人崔君之父曰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敏世稱後渠先生母曰李恭人往弘治中崔馬二公同出于鄴同游太學友天下士

志行相得也後同舉進士同入翰林績學同官于朝遂相締為婚姻二公名有家教碩人性既穎慧又樂教毓涵濡聞見不強而能為女為婦咸有矩度女紅中饋外能誦古籍通厥義旨旁涉吟咏及筆札琴譜之藝姑李恭人大司空恭敏公女素曉書史嚴重難悅碩人事之得其懽心李恭人嘗欲著內誡弗果碩人受其意成之李恭人既歿文敏公衰不再娶日在別墅著述碩人晨夕治井臼上之預製四時衣服供其需用曰姑不在無致翁悲恚也事鴻臚君敬而以善相勵處長姒睦而讓

長姒有厥女失母碩人撫而嫁之治家事有條緒衣無重帛食無兼味歲時歸寧外餘姻罕通往來城外園亭未嘗一出觀居家不越閫閾暇則覽書史以自娛其靜慎如此居翁姑喪夫婦哀毀饘粥苫塊咸遵古禮廬異內外終制乃復常鴻臚君篤孝力行碩人協相之功茂焉晚歲未有子年近四十始連育三子人以為孝德所致云鴻臚君病目積歲不獲親卷帙碩人日授兩子句讀及遣就外傅仍晨夕督課其業子士棨士桼俱童釋補郡庠生癸試優等士棨番暑應省試人咸奇之嘉靖

庚申春碩人偶病傷寒以二月六日卒距生于正德己巳九月六日得年五十二將以壬戌歲十一月廿一日葬于郡西彪澗先塋之次鴻臚君狀其行來徵銘予與鴻臚君舊戚又君之次子士桼曾聘予季女子女今俱亡已予傷而誼不能辭銘曰

有溫者玉弗耀厥光有馨者蘭弗揚厥芳貞哉淑媛柔靜自將坤德修備內治允臧夫篤厥孝婦也維行壽維弗延善則孔章彪澗之原松柏鬱蒼封樹既固萬世之臧

明故誥封恭人鄭氏墓誌銘

恭人鄭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公應槐元配也家世洪洞鉅族高祖傑登進士鎮江知府曾祖謙祖良相成都主簿父行可充博士員母楊氏恭人幼端莊貞靜言笑不苟喜怒弗見于色尊卑長少間肅雍如也父母奇之謂他日當貴且賢許歸都憲遠事祖翁封奉直大夫祖姑樊太宜人暨翁封都御史姑張恭人勤敏恪慎中饋靡怠都憲方攻儒業恭人夙夜儆勵推有雞鳴賢婦風都憲登嘉靖丙辰進士授中書舍人調吏主事考績

初封安人都憲任驗封郎中時輸資授官者人懷倖志請賂蝟興華亭徐公執政亟欲釐革擢遷文選恭人朂曰此重任殊遇也宜殫忠以報都憲日夜留宿署中恭人嚴扃鑰敕僮僕痛絕伺竇已乃廣集羣議明立選規衆志遂定輿論翕然稱平踰年徐公察無他瑕大說以鄉米資其廉遷太常少卿時有忌言部覆謂都憲廉勤慎畏志行官箴俱無疵議秩任如故其後屢顛不仆以銓部聲績素著也恭人實有助焉歷遷湖廣布政使恭人復曰此錢貨匯也毋沿舊習都憲平出納清庫藏定

為滸規可永遵行尋以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酋長使來
議貢市且曰遺吾黃蟒袍群酋彩服都憲難之恭人解
之曰盍折以理都憲馳吝云黃蟒 朝廷章服汝臣子
豈可服乎中國畢[illegible]無敢彩色者汝群酋皆彩何以彰
汝之尊酋長懾𢗅曰吾姑試之耳修貢如初會 覃恩
進封恭人先是都憲迎二親官邸恭人事之愈謹俸餘
贊帛毫無敢私居常不談人過不以貴顯驕親黨姑張
恭人病恭人躬侍湯藥露禱而愈翁姑每稱曰孝母楊
中年卒衰毀骨立事父鄭公時供甘旨愛敬加篤理門

內事豐約鉅細咸宜且稟性慈仁重義樂施親黨老幼
孤貧疾患者安養必使得所如外祖母老而無子㾕
弟失恃疾姪失業俱迎撫育之有老嫗遺財于路號不
欲生恭人捐貲慰之皆婦女所難者子男四人承寵庠
生承賜平陽鎮撫承命承忠俱庠生孫男七人淑元先
恭人二旬卒淑凱淑稷淑尹淑燮淑益淑周孫女三人
長許聘張五典餘幼恭人訓諸子孫以義方不欲以紈
膏溢其志諸子率訓秉志𦂳有登進期而乃不待惜哉
恭人以哭孫染疫卒于萬曆戊子五月十四日距生嘉
靖庚寅十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九以次年二月初七
日卜葬邑之東原馳使屬余銘余兩任銓部久都憲歷
官郎署知契最深余後居里都憲僉臬政分署河北間
過余論舊意氣益相得也誼不宜辭乃按平凉郡丞張
君所狀恭人懿行而為之銘曰
懿茲淑媛允賢允孝恭事重闈恪循閫教彤史自鏡內
則是蹈婉婉令儀古列惟肖象服攸宜刑于孟先有華
徽音懿範丕彰倬彼東原佳城鬱蒼毓靈發祥萬禩之
藏

勅封太孺人鄭氏祔葬誌銘

太孺人鄭氏贈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靜菴張公繡之配山西叅政國彥之母也叅政君昔官諫垣蒙　恩贈封其父母如今稱云按狀鄭之先平鄉人名溙者賈邯鄲遂家焉子端娶馬氏生孺人醇篤沉默既笄嫁為靜菴繼室是時祖姑楊姑趙皆寡居秉志茹苦治家嚴厲孺人事之恒愜其意趙性峻急好潔少有拂逆即不語不食孺人夫婦每跪泣以解平然後已趙耄年病且久孺人恒侍左右理湯藥即澣滌服器不更假他人手趙心

憐其孝為之泣下且口津津視孺人曰嗟奚以報汝異日報汝者殆天耶趙之亡也歲時伏臘修祀甚虔即一蔬一果不薦不食靜菴篤于孝孺人實協德焉人以是亟稱之靜菴故田家每夙興詰田所督農孺人亦夙興理婦功寒暑無間由是業彌豐裕孺人視之歉如也即敗粃荒緒殘箕敝箒弗忍輕棄其勤儉若此然能相夫敦義樂施周急濟乏無恡色于是賢聲籍甚每寒月令僮出粥食丐者囚者饑而瘦者或親執炊爨不厭煩瑣偶隣媼竊米匿去孺人見之不問已密勸其改佃人歲負租靜菴或詰之輒應曰頃已完矣公心知其負而竟不再詰益喜孺人之為惠人也僕婢有過嘗呵之兒婦輩或笞之過輒怒不許先後就養宦邸每聞鞭朴聲愀然不悅恒以子民之道誡之里中婦習釋典或相期結社孺人笑曰為善在人不在佛婦女羣聚宴會禮乎其仁慈端謹出于天性又若此隆慶改元叅政君執父喪自倚廬上書稱二親之孝與二祖母之節事下禮官議旌表如制孺人以無旌孝婦例特檄臺臣禮幣敦奬實異數云未幾膺　封典冠帔客與康願榮養姑趙之言

殆符已君子謂于是知有天道也孺人生成化丁未二月二十日卒隆慶壬申七月十七日春秋八十有六卜萬曆元年　月　日祔葬靜菴之塋孺人所生子若女洎諸孫已載靜菴誌石中茲獨述其懿行之槩俾後世有徵焉銘曰

女利惟貞家以之興流壼懿之芳馨兮子名有成慈訓斯徵昭母德之光榮兮壽康沒寧妥茲佳城悉永世之令名兮史也作銘最茲平生示後人之軌程兮

明故典儀副郭公配傅碩人合葬誌銘

從伯父典儀公旣卒之二十年元配傅碩人卒嗣子桂以歲辛巳八月二十日辛亥祔窆于武官之兆屬么為銘惟典儀公偉幹彊志通于世務少為邑學生鰛鬱弗達父予田數畝令析居自營遂輟儒治農間從貿易于市榆風沐雨役智競時漸致饒裕樹玆恒產晚歲入貲授　趙藩典儀副贊襄　王國諸禮靡愆于度居職祿食者數年以壽考終惟碩人貞順淑慎儷德協志初歸耶值出分內則躬執井臼炊爨黽勉夙夜不遑啟處外

則代為拮据傭僕藝稼灌園間輒蔬擷穗拮据勞劬雖衡月炎暑弗憚也操作提汲庶幾少君孟光之行焉中年計念嗣微娶劉以自副友愛相與視若姊妹劉亦靜默敬順執勤服勞誕育子桂登名賢科奕承緒業典儀公雅好交游每賓客讌集碩人躬視中饋必致豐腆不以委諸人也惠和儆戒庶幾椓木雞鳴之風焉居常布素澣綴重惜暴殄暮年猶綜理家政罔或暇逸乃若睦宗姻惠庶媵慈婢僕矩度無爽婦職母範里黨稱之齒踰大耋精健不衰壽偪康愉于斯大備殆稟受之獨異耶抑天佑興家之勳俾久食其報耶於戲懿哉碩人為安陽處士福之女母曰李氏以弘治戊申九月九日生卒萬曆庚辰十一月十五日壽九十有三先是典儀公之卒也少女一人未行四孫女俱在室桂尚未育子其後少女適程沛孫女適庠生安守文指揮吳芹庠生李重光李一元桂連舉二子曰炳曰焯碩人耄耋抱孫瞑目殆無遺憾矣典儀公世系行履詳具桂撰壙誌中茲惟載伯母碩人內助賢懿之槩俾來世有述云銘曰

健倡而勵順協而動躬厥儉勤載興家室女貞冨家壹

職用光允惠允慈母範聿彰保茲康和躋于大耋覃慶後人孝思靡缺鬱鬱佳城毓靈演祉勒銘闡懿昭垂世軌

明誥封一品夫人郭室李氏葬志

夫人姓李氏安陽吴村人庠士奎之女也母曰馬碩人年十七嫁為余妻余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大慶覃恩勑封妻孺人余任吏部侍郎　誥封淑人余任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封夫人余任少保　武英殿大學士加封一品夫人余病免家居萬曆丁亥秋夫人以疾卒余疏　請卹典　賜給如制仍加祭遣官治葬實　殊渥云初夫人生歲餘喪母繼母張少祖母楊鞠之未幾楊疾篤屬外家祖母王撫育七八歲乃還夫人

賦性貞靜敏淑幼齡即知勤慎言動儼如成人居常檢飭專攻女紅親黨婦女雅重之若逆知後之善成家也父憐愛顧訓備至不輕議婚余童丱業文有聲乃以妻余歸事余母太夫人恪循婦道恭順無違晨夕偕余長妹供中饋澣濯縫紉諸務屢勸余勵學毋以荒飲喪志余心善而識焉余領鄉薦續業太學夫人隨寓旅舍長男方在襁抱一嫗更代供爨備歷勤劬處無慍色余初官翰林俸薄費繁難于稱貸夫人節縮諸用僅給目前苦心勞神者十餘年稍遷侍讀兼供事史局內館廩餼漸裕復預圖子女婚嫁節約一念益未嘗少置也二親就養及余歸省俸餘縑帛俱獻之太夫人無敢私畜余貳吏部晨起盥櫛夫人念二親漸衰勸余早圖歸侍余曰退亦不易吾慮之久矣遂求歸儻
上疑避難因而獲譴反貽親憂今夙夜奔勞兢惕豈專貪戀祿位耶相對泣下余在銓職兼事撰述家務悉付夫人綜理咸秩余遭先少保喪夫人相克襄事趨　召後任夫人留奉太夫人養凡朝夕食飲衣服寒煖節懃懃懇懇無少愆違太夫人每稱曰孝侍太夫人疾湯藥

起居晝夜惟虔處姑娣和睦無間撫衆子女恩意均一待子婦如女至御庶室婢僕輩惠而無妒嚴而有恩嘗曰子女嫡庶或過分別莫年得力知屬于誰其高見遠識恒情罕及也姻黨禮節疏數有度意在敦睦父早卽世晚事張母并遇弟妹孝愛甚篤馬母弟姪禮遇咸加厚焉秉心仁慈中年屢遭女喪意甚索然值貧乏急難者或稍濟之至庵廟助施妄求福利痛絕不為其明達持正弗惑類若此夫人生正德壬申四月八日卒萬曆丁亥九月六日壽七十有六子男十二人煥貢士焜舉

人燦官生炤舉人焴蚤卒熠庠生燿蚤卒烱華炘焞俱
庠生焫女十三人壻馬緒監生李喬枝張國彥儒官徐
備陳大符韓賚淳俱庠生李喬栒王之榦庠生徐伉徐
天保子煥燦炤女適緒枚備暨兩殤夫人出也女今存
者四人孫男二十人增蚤卒坦庠生坊圻庠生境埈塏
陸塘堪塽埏墡餘七未名孫女十五人長適崔燀餘俱
幼曾孫男一人曾孫女四人以卒之明年戊子冬十一
月十一日葬郡東韓山之麓先兆陵痛惟夫人以貞淑
柔婉夙承父訓偶余寒士井澹服勤黽勉婦職迨從宦

居刻意節儉相余治操理家殫厥心力警戒相成之益
余實有攸賴焉其孝敬慈惠本諸至性尤為難得也余
以庸才叨受 三朝洪恩夫人累膺 封命優霑 卹
渥榮名寵光輝耀存沒且康壽考終靡遺憾矣惟彌留
之際深念所生五女無一存而侍疾者斯極痛心哉茲
撮平生行槩并 恩數始末勒石瘞後納之幽壙云匇
夫郭朴灑泣志

明故郭配尹氏合葬誌

故詹事府錄事東林郭仲子繼室曰仲尹世為黎陽人
父曰洧 誥授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母曰東河郡君
趙藩湯陰莊僖王女孫也嘉靖庚子五月十一日生仲
尹鄴城第及笄歸于錄事為郭氏介婦者二十有三年
生子二人長熿始十歲幼煇八歲先是煇生甫踰月錄
事卒于官仲尹稱未亾人者八年以今萬曆戊寅八月
一日卒春秋三十有九嗚呼仲尹事二親篤於孝在郭
氏逮事舅姑中饋執勞無怠相夫子能敬而順能以恩

慈撫前室二女長而得所歸自居官邸始專家政刻厲
勤飭冀弘修其業以無墜夫君之志庶幾婦道代有終
者稟命不穀中道早實遺孤穉弱弗及見其成立衰絰
居位弔者咸加戚焉是則可傷也已當其屬纊也母郡
君伯姒李夫人偕二女視含歛喪禮則從子及兩壻周
旋營辦庀手終事無闕者以是年十一月七日甲寅祔
于錄事之墓前室孟馬右禮也錄事諱樞字愼夫號曰
東林世系官履自有誌載別石云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二終

安陽郭

[seals]

墓表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衛公墓表

正德己卯　武宗南巡駐蹕留都諸司章奏格不得達南科給事中抱疏晨伏　御宫門外日昃不起　上怒遣中使問狀抗言對曰臣等徼誠切意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宫闕至重且　聖母在上不宜遠遠南都地氣溽濕夏秋尤甚　至尊露居日久尤非所宜語聞　上爲

霽威乃漸議回　鑾矣當是時直聲壯氣騰播海內至今士大夫談之猶想望其風采也給事中者慈谿孫公懋滏衛公云公諱道字正夫號滏川南陽葉縣人也弱冠取省薦連舉進士始仕武昌府推官廉慎自敕用法平恕明允不貸豪右鄉宦乘勢爭民田他官持不敢決公判田予民雖致反噬竟不能撓公之執貴官眷屬過武昌僕索賄擾民公縛而笞之將正其罪上官解而止以賢徵授南京刑科給事中公自倅郡已有名及請回鑾事顯聲稱籍甚居歲餘聞父喪歸嘉靖初起復工科給事中議大禮不合求去至再不允以職事監　獻皇廟工竣事將闕舊　廟垣通道往來公上疏諫止降山東布政司照磨尋還舊秩遷右給事中轉左給事中再陞兵科都給事中時承平久選將選授頗濫公歷訪將官廉勇貪懦狀凡本兵選用倖進賄遷者彈劾無憚陞貴州右參政再陞湖廣按察使更任雲南陞四川右布政使轉山西左布政使所至輒有聲績冀獲薦揚貴竹儲餉仰給楚蜀遠非統轄緩常愆期公立法督徵如期運集攝貴寧安平分守地聯蜀境土寇啃聚山澤時出

刼掠公檄會蜀兵勦平以勞受賞廉憲習知楚俗囂訟嚴爲懲抑姦宄屏革風紀肅然包姓者饒于財羣奸誣陷大獄官司遠嫌久不與白包氏有瘐死者公察其冤釋之藩司庫吏盜帑金公寘之法左使恚而成隙已左使遷巡撫公上疏乞休乃更任以避滇境苗蠻雜處俗難盡法殺人止償牛布公曰殺人者死定法也滇雲雖遠亦王民也柰何與中土異自今殺人刑無貸悍蠻漸知慴服四川清理軍伍極意振作事理而民無擾　蜀藩與都指揮相訐下公勘理勢撓利誘公不爲動竟坐

承奉編成都梧揮奪秩吾地上齊民倹歲多逋負公諭
度有方宗祿廩餉賴以饒裕公自諫垣出歷藩臬凡五
遷積十有餘年始以賢勞轉南京太僕寺卿歷南京太
常寺卿陟南京刑部右侍郎位望若荐崇然皆散地閒
曹才猷絀抑公不以閒散自諉矢心舉職惟謹同寺制
設草場種馬歲久沒耗牘籍僅存公隨事釐正漸復舊
額奉常嚴督屬役肅壇壝潔粢盛壯牲牢慎禮節當祀
必齋居蒞事精白益虔刑曹當代視部篆先是部堂曲
徇司屬意因要鮮加駁正公悉心平反務期不冤雖叢

衆怨弗恤也逾年會 九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居鄉築
精舍于黃山滏水之陽讀書養性屏謝人事間與二三
親知命觴申好訓誡子姓惟以力學從身為要絕口不
及榮祿某年五月二十一日以疾終壽六十有六訃聞
朝廷諭祭給葬費咸如制公生而端重簡默舉止異凡
兒五歲喪母即知悲慕幼誦不煩程督壯益肆力學問
經史羣籍耆年未嘗釋手居官行政剛毅介直雖稟諸
天性而才猷充裕所至咸宜得之學問者實多先世覃
懷修武人元末避亂從葉高祖和曾祖智俱隱德弗耀

祖項舉人單縣知縣考鉞歲貢二世俱贈太中大夫南
京太僕寺卿祖妣吳妣劉俱贈淑人繼母李封太淑人
配焦氏封淑人焦淑人勤儉嚴肅閫政有矩內助之功
茂焉子男二人東楚舉人揚州府知府東吳進士工部
給事中孫男幾人景暹景武某某後嗣之賢益詵詵未
艾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後二十餘年焦淑人卒祔
焉朴鄉里晚進弗及識公公之行業傳聞士大夫者頗
著乃因郡守給諫二君之請文以表諸墓云詞曰
皇御萬國分理于賢臣修厥職惟德之宜允毅衛公始

于鄢理孤弱靡冤豪強順軌升為諫臣抗章叫閽 天
聽不忤直聲震聞超都諫垣論駁罔輟正議大彰敝風
以絕藩臬敭歷宣化肅憲嘉績式弘徽猷聿見同伯奉
常留都閒署惟勤惟慎靡易其度司寇之貳位躋六卿
慎于庶獄克共明刑我單厥心我秉厥直我法無冤彼
怨奚恤赫赫名績始淑終備悠悠寵榮幾先勇退長嘯
浩歌嘉遯林臯六十餘齡乘化逍遙佳城封樹檜柏鬱
葱勒詞豐碑示諸無窮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車駕司郎中朱君墓表

嘉靖三十有一年仲冬八日奉政大夫兵部車駕郎中
朱君卒得年四十有三嗚呼哀哉僚友門人還其喪于
歸德里第族弟寀卜葬郡城西南三里之原徵予文表
諸墓左君諱家相字伯鄰號南川河南歸德人也其先
蘇之太倉人高祖曰勉曾祖曰澄祖曰洪始來占籍縣
德父曰壽以君貴贈奉直大夫工部　司員外郎母
曰錢氏封太宜人君幼穎慧日誦千餘言稍長泛觀羣
籍駿發奇思援筆為文多出人意表臺臣每試其藝大

加稱賞用是有聲于汴亳間嘉靖戊子甫弱冠以明詩
領河南鄉薦戊戌登進士授大名府推官陞工部都水
司主事選　司員外郎以憂解任服除補兵部
司員外郎陞武選司郎中調車駕司郎中君在大名聽
訟獄盡情揆律本之仁恕傳以明敏案無滯牘民無隱
冤臺臣嘉其賢屢旌揚焉在都水督課淮陽監作運艘
救後舊稱貨藪奬穴君用廉慎自持力抉宿蠹羨金至
萬餘又以暇日修漕船志章明典格永垂後式在武選
協贊選事殫慮矢謨同列肴服共練達庚戌分校南宮
所取多知名之士在車駕會馬政久弛　國家方有撻
伐之議用騎數倍于前君日夜區畫求所以委協時宜
實裨戎務者次第條奏凡數十疏　上悉俞行公私稱
便君素臞弱當茲棘時劇務以積勞苦思遂病嘔血屢
藥竟弗瘳君性仁孝事親曲得其懽心與人謙厚無忤
質否是非之介辯之晰然執之確然終不出諸口至
剖盤錯解糺紛從容暇豫不動聲色衆咸以為能君不
以自居也喜讀書雖冗劇不廢為文雋永暢達詩法唐
書法晉咸得其妙君始娶范氏蚤卒贈宜人繼賈氏封

宜人俱弗育以寀之子承芳後君嗚呼天厚君以才而
嗇其壽君之德宜昌其胤而竟至乏嗣茫然之理錯然
之數奚所質問耶詞曰
蔚矣哲人篤學而章發自幼齡聲名載揚譬彼奇璞可
琢珪璋譬彼美材可棟明堂始試郡倅欽施孔良周歷
郎署績茂以光何畀弗殫何謀弗臧中道而止命矣奚
傷郡西之原佳城鬱蒼勒蹟貞珉俾永弗忘

伊坡阡表

伊坡阡者陳留劉君叅之壽藏之地也君以少傅文肅公孫九歲蔭授中書舍人未卽任也稍長從師受經大肆力于學鋭志科試者一紀餘既壯而後就職侍[redacted]宸宸司綸翰職業懋修蔚有才譽陞奉使請告還里治稼華野之墟因以伊坡自號焉滿秩進大理寺副仍守舊省稍遷[redacted]周府長史再以賢勞進四品服俸丁内艱以歸遯于伊坡者久之卦辱交于君舊歲庚午君寓書于余曰存恩齒漸衰多病而倦遊矣感昔人達生委命之

論預營壽藏為考終計地在華野去先塋百武而近川原曠衍山水映帶負陰面陽風氣凝萃外之繚垣樹槓内之闢壙構屋榜其堂曰知息亭曰真寧左右小菴廣思永順亭背積土成阜名小璞丘總之署曰伊坡阡云道左之石宜有文以識也敢以為請余手其書歎曰噫嘻君真達者哉君以才猷志行官禁近相王國名績寵榮稱盛美矣而君之雅志則篤念先訓酷嗜藝文躭幽棲遯居之澹如也乃今齊死生等彭殤期與造物者遊息于无漠之鄉非其昭曠之見素定于志者耶達哉達哉明年君過余洹上再申前請且曰桓司馬之石槨君子譏其汰楊王孫之裸葬君子謂之戮吾真寧之宅畚無石槨儉非裸葬庶幾其免乎余曰此見君之處世非矯而亢執而迂者也求賢達之趣宜貴其中君之達其裁之于中者與昔漢逸人趙岐唐姚相曾孫勗史紀其自為壽藏者趙圖古賢及己像位列賓主親為讚頌姚畧以寂居復真化臺之名刻石示後志趣可想已考其人則趙高士節而鄙豪侈不降志于貴戚姚敦交誼於故舊不傳時為厚薄卓乎制行之賢可仰也君之賢宜

不後于二子者顧史傳之紀與否今未能逆知爾然君豈計身後之名者耶相與酬飲而別君丰姿軒凝襟度豪爽為文法韓歐詩有唐人風調兼長于詞曲視金元名家弗下也自以負越人之才蘊經世之志而弗獲顯施感時觸事率寄興于詞每景與興會或觴客酒酣高歌新聲音韻琅然人以是益歆其逸致云頃歲再起相曾潘甫踰期即拜疏[redacted]闕下致其事而歸進退始終于義弗苟若此余既嘉君之達且欲永君名跡于後也乃詮次其言作伊坡阡表俾鐫諸貞珉

明故内黄儒學教諭敵菴先生蕭公墓表

蕭氏之先出自泰和叠自敵菴公而始來新野云正統中諱孔質者以明經辟霸州訓導終仕龍泉教諭配胡氏生敵菴公公諱聰字貴訓敵菴其號也幼而穎質長而篤學老而樂志坦夷簡慎外和内方辨于義利而喜周急振乏經史諸家遠探博涉至今新野稱善說經者必曰敵菴公云初龍泉公之棄教諭歸也有子四人長商于外餘俱業儒龍泉公卒公奉母氏命求兄于商所由江歷漢至南陽弗得時挾人有旅寓新野者留公為

里塾師庠士多就而受學天台陳公克菴督學河南歲校諸生得卷異之生以實對曰誦師某所改授者陳即召公與語大悅遂補邑庠生且命長吏延為諸生師西蜀具石谷繼來督學亦嘉禮公成化丙午以書領河南鄉薦明年秋不第歸秋和省督典戍授大名内黄教諭日與諸生辯經析義端習標軌士風寖變大名李守重公賢選郡中諸異等者教于别署用公為師復令佐修郡志弘治己未解官歸南奔母氏喪終制復還新野閑居吟咏玩讀不釋每遇賓客生徒談經質疑剖發奇奥叠壹忘倦林居者二十有五年嘉靖丙戌六月五日卒壽八十有四塟于新野治東溧河滸配康氏繼易氏康生子男二人長麒次麟舉人初仕高郵訓導遷定州學正再遷鹽城知縣　封刑部主事孫五人今存者體元慶元體元登進士由刑部主事晉郎中太史氏曰遷史列儒林傳謂其誦習章句專門名家羽翼遺經厥功偉茂可念也余觀蕭氏自龍泉明經辟仕一傳而有内黄再傳而有鹽城三傳而有刑部君咸以經學奮跡鹽城而上並筮仕校官講授教育者衆矣刑部君顯庸砥植

厥就未量家學淵源可徵也然推其濬源根緒紹前啓後用肇新野之宗則内黄為著焉是宜勒石表蹟以示後之人詞曰

聖遡學紛師承是專篤哉經儒與扶同聯綿綿蕭宗孰肇厥先明經辟仕實自龍泉内黄嗣之既博且培學益溥施名實靡愆厥後弗替益大以延溧河之旁有秩其阡樹石載詞於昭萬年

明内江張隱君墓表

張氏之先楚麻城人避亂從蜀之內江數傳至自守始以儒顯自守字存義號立齋天順間舉明經授耒陽丞恂雅惠愛聽訟不忍用笞治行卓然且明察遠識僚長多資送還里且謚其廉貧用繫永思名宦鄉賢兩地崇祀子洪化隱君洪化長子也諱獬字汝能幼聰穎不群隨祖任耒陽習學試對多奇句又善屬奇句對以難人扶祖櫬歸苦志勵學念無厚產中輟為商專事平直持善課利預計弗爽性儉朴與僕同井苦人有難即傾所

有赴之不吝先時里多逋稅邑尹索巨戶徵解且責之代輸隱君即出應命尹駭曰衆多方以避若勇于應何居對曰計民間產無如某厚孰能終匿者尹嘉其義下復使解然家貲半充逋稅畧無悔色隱君善飲醉更浮白撫掌說人間不平事鄉人有不韙者不敢近私語曰我畏張大公醉中掌也因而多改行者且獎予善類被獎者輒喜曰獲張大公一言受用終身矣弟伸蚤年畏悍久乃愛而感焉天性孝友無間舊產悉推與諸弟自卜長壟之業以居雅善治生陂塘溪山阡陌咸有經營迹可為永利嘗教弟暨子孫曰我幸為立齋祖清白吏子孫今老矣若輩致身仕路惟祖武是式庶無負耳平居書忍字數百于壁繫曰家法又大書門楣曰男務于耕女務于織兒不習書為犬為彘其嚴于訓誡若此且輕財樂施嘗自郊入邑供稅蚤夜獨行渡大江時無舟人乃自刺舟棹下如有物急挽之一婦人也詢其故婦云夫挾大姓貲商于外傳言舟溺妾寓大姓室窘詈百端將利妾充姬侍念無可償恐不脫虎口甘心葬江魚腹中不意復挽出也隱君詒云汝夫吾友雖溺已起近

以三十金托予畀汝今償主人即無事矣金實隱君携以供稅者婦信而受之問姓名不言但云汝夫至當知之遂覘婦入戶乃去人未有知者隱君亦不以語人夫歸爰訪救婦者不能得夫婦齋素事佛默為祈福易簀始示子孫其夫婦聞之為服哀以報德他如舉貧喪嫁孤女濟困旅拯危急諸義事弗具列也隱君七十時里中人共推齒德授官服年七十有五配七十有八俱無恙同日考終弔者稱為積善之應云公生弘治某年月日終嘉靖某年月日元配周繼劉刑于克相並稱于時

合塋邑南飛鳳山子三人璦瓚俱貴州藩司椽以親老不仕瑾邑庠生力學能文十試弗偶隱居樂志世所稱方塘釣叟者封文林郎彰德府推官孫七人應祥璦之子應聘應時應登應舉應泰應薦俱瑾之子聘薦俱庠生舉典寶登進士彰德推官嚴明清慎德望偉然歲歉惠政種種活民萬餘將大張氏之積者曾孫十二人玄孫八人登奉父封君命以進士安陽崔傳甫所列隱君行誼屬余文諸墓石用示來裔且俾世知內江張隱君云太史氏曰昔人有言天道常與善人又曰仁者必有

後豈其乎篤論哉余觀張隱君行事益信天道弗爽也隱君承祖耒陽公訓期于嗣學亢宗顧以資生之謀弗克遂志然能服勤振家敦德飭行奇節令問傑然稱善人焉矧心存利物仁及幽隱且沒齒不伐其德尤恒情所難者耶是宜貽穀無範發祥昌胤天道祚善丕有明徵於戲氣久蓄而大奮德厚積而彌光張氏慶澤之鍾其益弘以遠矣孰謂天道無顯徵哉

明故後村李隱君墓表

隱君諱泰字伯交號曰後村臨漳人也　國初遷山西右族實中原諱景新者來自潞城三傳而至河涯翁諱傅世敦德義力農殖產衍姓振宗望於邑里而河涯翁才智尤著稱云始以子貴　勅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後　誥贈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有子六人君其次也母封孺人贈恭人楊氏君幼穎慧始就外塾授句讀即能強記屬對稍長率兩弟泰仲西春叔東入郡城從師授經君曠達明爽脫略瑣細講習求通大義弗屑

記誦陳語攻文獨出意見恥拘常格兩弟先後升郡庠君竟格于命弗逮時方議興武科有司優奬多士招延異材應者即授以儒服君長身偉幹健捷多力素閑騎射及涉獵兵書將畧欲由此取功名慨然有四方之志未幾兩弟同領省薦次年仲西登進士選入翰林授官諫垣君自念齒壯親老棄本務而事遠遊雖成名何益遂考翁分授田產乃躬督佃僕耕稼蓺圃勤力率作令勿失時自是居積漸豐益拓舊產近舍構草堂日游憩其中博覽史籍暇則澆花種竹以自娛雅好賓客客至

必留款信宿揮琴揆壺觴咏嘯歌忻忻衎衎視功名泊
如也居常好義樂施處宗黨恩禮篤至長女許聘揚氏
揚後貧不能備禮請自退盟君曰此斁倫傷俗事柰何
而我於過即治奩具歸女揚氏已乃館壻于家教養若
子女卒為娶繼室再踰年壻卒盡以遺貲歸壻家他如
代友壻聶甲之徒贖而拯其顛危軫故交岳郭之居貧
而周其婚匱建河橋於冬月而便人艱涉鄉人咸稱其
義焉居家事父母曲盡孝敬以恭讓事長兄以友愛處
諸弟以慈訓待羣從實根諸天性而率循庭訓有素者

君性資通敏潛識消息盈虛之理預度雨暘豐歉成敗
事言多奇中作室造罷指授工匠精思巧致出人意表
連遭三年喪哀毀積致虛損終制疾革以卒嘉靖癸丑
十月二日也距生弘治壬戌十二月一日享年五十有
二配碩人周氏同邑例授百戶輔之女天性淳篤言動
簡慎慈惠勤儉閫政允修君之樂義好施碩人實內贊
之力君一歲後君五年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二人喬
林喬村俱太學生村授按察司經歷孫男五人紹庚紹
中紹謨紹和紹讓君始葬岡上祖塋之次碩人祔萬曆

癸未春卜遷今兆域東去祖塋里許乃徵予文勒石墓
左太史氏曰孔子第士之品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荅或人奚不為政之問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是亦為政至訓哉夫孝弟生人之本務也本植而衆
善充道孰尚焉隱君負材抱奇不獲嚮進乃遯跡田里
修處士之業倫理篤于家而信義孚于外稱為善人彷
彿鹿門谷口之風已豈必秩祿事功之為顯榮耶惜乎
天不假年中壽以沒善之報施其在後人哉

墓碣

明處士李公墓碣

予外舅李公之逝越四十有五禩矣萬曆乙亥春遷葬新兆予感思公德且傷公厄于命齎志以沒也乃爲文碣諸墓俾後人有述焉以慰公于九原公諱奎字應休後更曰文宿安陽吳村里人也家世業農祖諱貫父諱慇善於治生伉直潤達信伏里黨先配楊生二子壽聞繼配馬晚生公樸貌不凡父母寵之令就外傳學弱冠選附邑庠從李先生遇春授詩父亡母氏訓育益勤公

亦篤志勵學無游習惰行村居去郡城六里許日趨學舍肄業夙往暮還或假僧房食寢旬餘始一歸治經外尤嗜史鑑歷代事迹能貫徹源委朋儕恒遜其專篤補增廣生後聚友會文晝錦堂攻苦食澹功倍于同舍然竟以命奇弗顯也公性耿介負氣耻後于人偶試失利志益刻厲學弗爲輟間從友人習弓矢談韜畧覽孫吳將傳諸書嘉靖戊子冬應武科射騎策論咸優第名上列明年夏當會京試以病疫遂不果往再踰年庚寅正月二十日卒距生弘治庚戌二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一悲乎痛哉元配馬氏衞官舍人林女長公四年二十八歲而卒遺一女嫁爲予妻封一品夫人繼配張氏致仕縣尹時清女少公七年壽七十有八子男三鉑鍔鈗女二嫁趙金張富馬母勤儉宜家克順姑心張母茹苦守志育成諸子內助之懿先後稱賢焉鉑子濤泳洧鍔子泮澹俱學生鈗子思誠公之後庶漸蕃茂哉予婿于李甫二年而外舅卒時三子幼且蒙世系行實昧不能詳也兹畧述其槩命兒輩礱石刻焉墓在吳村李之先塋南東偏五十餘武馬張二配祔

墓石後

處士李君墓石後記

李君名言字廷建安陽西北一里人元配郭氏贈少保魚臺簿郭公女贈少保先考靜庵公女兄也為李婦未數年以疾卒後逾一紀夫君亦卒亾嗣合葬郡東北王村李塋朴少從先公拜其墓後仕于外久先公忽棄世予姑墓待詢而後知乃謀諸弟立石以識焉追維先考生甚晚又蚤失恃同胞惟一姊復夭而亾遺育今一丘之土托于族姓斯亦人情至悲哉吾兄弟逖先人骨肉

之戚歲時酒漿之酹終其身斯已矣

鄭先生墓石後記

先生名世安字時寧安陽人治朱氏詩游郡庠食廩矣年三十有六正德辛巳夏以疾卒葬郡城北張見村洹河之陽先生孝友靜篤制行不茍明經授徒師範端重實士林之有隱德者蚤世無後天道詎可問耶朴童子時從先生受詩句讀先生顧待之課督視他生加嚴進止稍涉浮肆即厲聲色呵斥之甚則撻以楚予服先生之訓至今弗忘也嘉靖癸亥予解吏部尚書歸守先公喪出訪葬地過先生墓拜焉後十年始為先生立石墓

前俾吾鄉之士知有先生之賢且直報德云爾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三終

安陽郭　朴　誤

雜著

九字圖說

君　命　遇

天　心　義

親　性　分

天

天者理而已以此理賦於人心者也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

君

此一世之天也尊無二上註云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況居官食祿者乎忠盡之忱何可一日忘也

親

此一身一家之天也恩與天等天性之愛無所解於其心人能以父母愛子之心愛親斯仁孝之至也

心

人身神明之舍萬理畢具虛靈不昧上合乎天生意如穀種隨處發見經綸參贊皆出於此人惟不欺此心事事皆天理矣

性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其德仁義禮智其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能擴而充之性斯盡矣

命

稟于有生之初非人所能爲富貴貧賤死生禍福一定而不可易君子俟之安之而已

義

道理當然躬行實踐志意堅定變故不移修身居易夭壽不貳

遇

所居之位所値之時所任之事所與之人皆遇也窮通得喪有數存焉朱云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于所遇

入

性分固有職分當為與夫氣質美惡才識高下器量大小志力強弱福澤厚薄皆有一定之分分當盡者不可自諉而止分所限者難以強求而得

隆慶丁卯秋朴以衰病蒙

恩予告還里自愧寡學鮮術月涉畏途幾至僨蹄又思古來柄臣一念患失遂致紛然由自昧其心不知人心神明上有天而下有義也輒以九字列為一圖各疏數語于下天在上君親同焉心居中性命聯焉義在下遇與分輔焉夫人能不昧其心上通于天斯可

以事君可以事親存其心養其性立乎命含道義其何以哉知窮通之有命遇值之有時必求盡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無所往而非義也何至患得患失自蹈于辱殆耶朴顓愚非能知道者庶幾朝夕省覽用代座右之箴銘云爾

附宦中自警語

一思丈夫平生所樹立者何事

二思古昔聖賢所授受者何道

三思國家教養所期待者何為

四思朝廷祿位所責任者何職

右四思

一畏鬼神昭鑒不可傷人害物

二畏憲典嚴明不可黷貨行私

三畏朝野公議不可附勢朋邪

四畏吾心神明不可違道干譽

右四畏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

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

學約二章

夫古人為學日就月將明理通務提身驗事不專記誦固貴詞章是故無近利而有宏業尠虛名而多實用世有真才國多善治唐虞三代之訓孔曾思孟之言載于六經四書者萬世之大矩也後世記誦者以博為高巧言者以麗為工耽元寂者倏靜悟樂狂誕者□尚清談豈知古人修己治人之學乎夫洒掃應對可以上達飲食男女莫非天性日用酬接罔匪倫理由近而及遠由粗而達精履實而質諸訓允蹈而發諸言體心性之真

修倫理之常求作用之實達事物之變籌國家之典通當世之務又必辨古今之善敗觀往哲之言行以為吾學政之法人以為迂吾以為實守之不易行之不息殆乎德蓄而用可達身修而行有據矣

夫讀書者將以考求聖賢之心博觀事物之迹故必讀其實無讀其虛夫義理度數所謂實也文法語助所謂虛也經史制書俱為實典文賦雜說多尚虛詞夫一身百年時力有限歷代諸家編冊無窮苟不精擇而慎守之則支詞曲見祇亂我心僻意巧言益荒吾志馳騁迷鶩何時而得税駕之所乎

崔氏壼範紀略

東野耄叟曰世言家道興起根於壼範之雍肅豈不信然哉余觀崔孝婦瞬而有感焉益善其壼範流傳者有素云崔之先世自參政公配李淑人貞烈剛果胸事有丈夫節始在室母郭孺人卒父任給事中即能綜理家務撫育弟妹爲父禮娶繼配且資其不逮後歸參政公時取嫁來衣奉姑或澣綴以繼脫簪珥市井瞭供舅姑饌參政公守延安相之治操利民局户敷僖㓕無通内外言訓子文敏公儼如嚴君文敏爲名世大賢實有所

自云再傳而得文敏公配李恭人敏秀閑重雖不習文史而析理論事悉能解悟姑淑人性難說惟恭人善事之得其懽心朝夕在姑側應對柔和怡悅或至夜分侍姑疾夙夜不懈至叩首北斗下流血漬地居喪衣麤食澹三年不他出朝晡入廚治饌上之曷嘗曰稍不當意舅當誰語耶三傳而得鴻臚君配馬碩人穎慧貞靜夙承教育精女紅解文義爲女爲婦治循矩度事姑婉愉溫愼久而益虔姑欲當内識弗果碩人代成之姑甚念未嘗不悲也鴻臚君篤于孝母喪敎行古禮養父承歡彌志碩人惟其意嚮贊之躬縫紉精飲饌日兢兢恒恐舅意不懌也鴻臚君以孝行受奬碩人與有賢譽焉四傳而得今孝婦李孺人端凝偉潔居罕言笑夙知孝讓比歸不逮事姑深以爲憾事繼姑蔣甚謹每事必稟而後行蔣亦寬和厚遇之恩義無間舅疾湯藥飲食齋戒祈禱罔弗盡誠居喪悲慟幾絶相夫傅甫勵學每至夜分傅甫登進士宰南宮惓惓以簡刑輕徭絜己裕民爲言且曰君不念先世家聲耶繼姑末疾危殆孝婦扶持坐卧不避穢汚比卒號絶復甦月餘方能動履歸家

慟哭無時漸至病篤以卒鄉人稱曰婦人能孝者鮮矧于繼姑事生既竭其誠哀毁至傷其生聞于當道表其門曰孝婦四世淑懿之德未能備述茲采篤于孝行者爲紀略俾世有聞焉淑人爲少司空安陽和之女恭人爲大司空湯陰鐩之女碩人爲大中丞林慮卿之女孝婦則翰檢吉藩長史安陽顯之曾孫晉州守法之女也四姓咸郡之名族李淑人母郭孺人實朴之曾祖姑云

贊曰詩咏淑女易利女貞思媚嗣徽周雅稱之鷄鳴儆戒鄭風述焉凡以風化始于閨門婦道關係家道至重

也崔之壼範三世相承面受訓誡習觀行事肅雍和睦服膺躬蹈嗣續弗忘盛矣盛矣孝婦邇聞風範乃即先後同軌豈其天性之敏聞訓之閑自能符合若是耶君子是以善壼範流傳之遠也孝婦長子華執孝婦之喪苦塊饘粥至踰三年毀瘠為變於戲崔氏又出一孝行矣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四終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五

安陽郭 朴撰

詩五言古

意嘲志鮮二首

寥寥室中儒落落園中叟三徑已就荒一編猶在手未嘗當晨餐蔦巾取漉酒短榻恣偃仰涼風吹北牖蠢兀保頹齡世於爾何有

莊生言變化神奇歸腐朽腐朽復神奇至理諒非偶古人已灰塵往跡俱芻狗所賴簡編存識趣別好醜數卷埋蠹魚千金守敝帚永保歲寒盟不慙二三友悠悠百年間隙駒焉能久既無松喬術安得彭籛壽達人鮮大觀養生豈在厚左手持蟹螯右手把盃酒拾穗行且歌杖襟時見肘抱真任自然庶幾免災咎

三士嘆有序

三士者郡守王君之才介博士胡君之廉孝文學鄭君之純行士論咸高之三君鄭産也企武懷賢實慨于衷懼其久而泯也作三士嘆且諗諸同好者

太守剛者流樸直矯頹俗終歲衣布袍朝夕飯脫粟抗
厲觸權貴惠澤洽鰥獨歸來耕石田蕭然一茅屋崔史
今已亡誰哉闡高躅

王郡守勳

髮髫獨行儒早慕徐孺風綴約敦孝養怡然鍾問同學
宦為利達所貴道在躬一官久不調浩歸囊屢空平生
恥干謁竟沒蓬蒿中

胡博士紹先

鄭子信雅士力行標古式含章內自耀淵穎人靡測事
母隆愛敬訓徒敦罷識良玉琢未沽長翮奮屢抑命夭
嗣靡延懷哉更悽惻

鄭文學世安

五言律

感遇二首

蹇拙存吾道沉冥嘆昔賢舉目送飛鴻流指揮五絃興
來時獨酌數杯已頹然借問飡霞客持此可延年
遲遲春日暄飛花變鳴禽薰風自南來夏木散繁陰流
光疾如電倏忽感我心白首道無聞淹留空沈吟

軒外雙椿甚茂感而有作

葱鬱何年樹栽培若有神深根應得地直榦免為薪雨
露饒滋久風霜飽歷頻樗村世罕羨誰復賦靈椿

題馬翁郊居二首

言歸陶令里學種邵平瓜廬舍春應徧藤蘿月更賒柔
芝招野老攜酒過隣家放意烟霞外悠悠度歲華
曲逕青門外柴扉綠樹村幽花偏傍竹好鳥故鳴軒荷
篠方逃世於陵自灌園那知朝市客終日逐塵喧

送李東岡移官赴大名三首

雲霄忽垂翼岐路欲霑襟俱抱悲秋思那堪送別心哀
絃含古調高柳澹疎陰額策羊腸馭無勞梁甫吟
去住天涯客驪歌意共長百年膠漆分數載鷺鵷行倚

玉吾真忝握蘭君自芳片雲千里隔秋月幾相望
瑣闥封章舊畿邦佐政新寸心勞補衮五馬待行春舍
近漳臺月槎依天漢津飛騰毛羽在幽思莫傷神

黃金臺

燕昭昔好士為築黃金臺雲構一朝起龍媒萬里來雄
名留異代勝跡雜荒苔匹馬經過日斜陽首重回

銅雀臺

霸業今何在高臺名尚留煙蕪飛野雀沙岸落漳流牧
豎收況危樵人識古丘黯雲生薄暮疑是館娃愁

暑雨鬱熱忽思申北岡新卜郊居慨焉有懷四首

閒君洹水上新理釣魚磯竹樹陰長合琴尊興不違匣
藏牛斗劍屋挂薜蘿衣寂寞烟霞裏何人識少微

細草橋邊路垂楊郭外村地偏真簡寂野澗徧蘭蓀雲
擁高人榻春邀長者軒鳴禽兼浴鷺幽意與誰論

雅志耽墳典幽栖避世紛雲霄豈無意鷗鷺暫為群竹
色凝朝露松陰散夕曛應如元豹隱烟霧日氛氳

盛夏長安舍懷君芳樹林草亭空悵望水檻阻登臨永
日薰風韻清宵白雪吟飄然忽神往髣髴滌煩襟

無題二首

性僻真堪隱境幽更益閒灌園安鄙事採藥理衰顏林
鳥晤吟咏溪雲共往還落花苔徑滿蓬戶日常關

小築成村墅幽栖與懶宜看花聊酌酒對竹漫哦詩老
服雲山媚閒情魚鳥知獨將農圃業仰戀太平時

七言律

送溫托翁還蜀

老臣辭祿遂閒情聖主恩深去亦榮道路那人看賜錦
關門候吏迓行旌雲連棧閣襜帷過春滿花溪杖屨輕
歸向東山高臥穩何年重起慰蒼生

秋思寄李元素

擬起聞鴻忽憶君西風惆悵太行雲幾年秋思生華髮
千里鄉懷對夕曛盛世敢輕簪組貴野人終屬鹿麋群
黃華何日容招隱共躡丹梯挹紫氛

送趙大洲使蘭州便道歸蜀

青霄使節下西秦匹馬驕嘶塞草春覽勝未忘充國奏
含情還覲老萊親關山隴樹行應遠江月川雲望轉新
別後定思鴛鷺侶尺書莫惜鴈來頻

贈劉中翰 中翰少傅文肅公之孫

相國勳名當代稀鳳毛今傍鳳池飛春風染翰聯僊侶
曉漏鳴璫侍紫微詞藻一時稱大雅箕裘兩世有光輝
故家節操風流在功業他年顯莫違

和王槐野移居韻

卜居小巷曲通衢避俗耽幽頗始諧欵欵燕雛還識壘
青青書帶故生堦閉門著述多奇論對竹吟哦自好懷
最是清宵詩思苦獨眠非為太常齋

送冉村南按蜀

袍霄漢承新命驄馬江山屬壯遊梟梟棧雲隨攬轡
陰陰川樹引浮舟霜明柏府氷壺映風静烏臺夜月留
峽右劍南千萬里獨看鷹隼擊清秋

送陳文岡左諫奉母還鄢陵

仙郎暫輟承明直駟馬真看晝錦遊雲擁春輿熙日麗
花明綵服汴風柔河魚圉爭新調膳芸帙手鐵舊起樓
青瑣封章需獻納碧山松桂莫淹留

送李歐湖太守覲后還任濟南

使君歲覲趨天闕重拜綸音別帝州五馬綏斷燕草軟

雙旌輕拂岱雲流齊川曠沃風猶古漢吏循良績最優
莫謂東人頻借冦璽書應召冨民侯

送盧涞西還南雍少司成

帝遣偏臣育胄英晴江仙棹促王程藜燈久羡淹華署
綵筆行看賦鎬京樹色宫墻春雨潤竹聲亭閣午風清
橋門濟濟談經容山斗于今望轉明

壽吳翁南山

緑水青山迥卜居碧瞳黄髮伴樵漁春深洞口桃應徧
歲晚岩前桂不疎鸞誥曾分天闕軸金丹獨授獄仙書

遂憐杖屨歡娛處梟梟鮮霞映綵裾

家書示東野葺屋因成一律自嘲兼寄兩弟

傳道東郊構草堂鄉心南逐鴈翱翔田園未許成荒逕
竹樹何妨近短墻村遠雨晴時聽笛簾虛月白静焚香
子雲自謂躭元者十載卄為執戟郎

六言絶

咏懷六首

屋外青山不改門前緑水常流長日焚香静室佳時携
杖閑遊

自咲蒼顔皓首不離白石青林胸水儵魚遣意吟風舞
鶴知音

老尾盆邊醉醒曲闌干外歌閉收拾兩間風月留連一
帶雲山

茅屋三間蔽日槿籬四面遮風谷口扶犂野叟漢陰抱
甕園翁

汀鷺沙鷗伴侶樵夫漁父比隣機事機心非我知天知
命何人

几上一編農譜壁間幾幅耕圖生事不豐不儉主翁非

智非愚

七言絶

郊園雜詠四首

乞得閑身靜養心小園長日獨微吟澆花還自憐多事
卧聽鳴禽趣綠陰　聽禽

小小金鱗泳淺波儵儵樂意若江河戲蓮莫避臨池叟
總費垂綸釣餌何　觀魚

罷却青霄碧海心長松修竹戀新陰月明靜照幽栖影
露冷遙聞高唳音　對鶴

茅屋柴扉駐野雲滿園蒼翠畫氤氳林深逕曲人稀到
終日吟哦對此君　哦竹

漁父詞三首

船艤疎林蔭薜蘿西山樵客晚相過烹魚取酒且共醉
閑聽蘆中牧豎歌

漁翁愛倚蒹葭宿長笛一聲振林木押人鷗鷺晚飛來
雪羽中流泳相逐

鼓棹乘流破曉烟浪花濺濕載漁船直鈎[illegible]
獨擁漁蓑抱膝眠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六

附錄

贈太傅謚文簡制

皇帝制曰聖朝優禮輔臣生有令名没膺顯號載在令
甲用報股肱矧若先猷
兩朝茂著多勳亟示崇于褒恤昌彰眷于榮哀爾原任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
宅心醇粹制行光明不激不隨獨秉冲和之氣有
學有識深明治理之原方其肇跡詞林人期公輔

迨司講讀益殫訏猷品藻文場以人事君之效
編摩國史多讐書載筆之勤蜚聲實于宮坊文章
有用贊秩祀于春省夙夜惟寅以故簡在帝心受
知
肅祖擢居太宰用能絀枉登良核置台垣爰任調元贊
化肆欽承乎末命既明保于初年衆方幸老成之
在朝卿獨懷盈滿而自退二十七載望侔河內之
温公八十三齡壽比雒陽之潞國天下想其丰采
朝端藉兹典刑遽意乘箕遠先朝露瞻言耆哲特

霈恤恩是用塋祭錄廕贈爾為太傅謚文簡錫之
誥命於戲謝太傅韻宇沉雄勳隆晉室畢文簡行
操端謹名重宋朝卿今何遜乎前賢此足永昭于
來禩尚惟靈爽祇服休嘉

明少傅贈太傅謚文簡東野郭公傳

少傅郭公諱朴字質夫世稱東野先生則其別號河南安陽人也父清贈如公官純孝篤行為邑長者母李封一品太夫人曾祖及祖俱贈如父曾祖母及祖母俱贈如母公貴　貤恩自典制云公生而穎異年十四補郡庠弟子員同邑先達崔後渠先生負時望于人鮮所許可獨深器重公謂異日過我固安陽公以鼎元督中州學閱公卷擊節賞嘆輙以冠多士嘉靖辛卯舉于鄉乙未登進士　廷試　肅皇帝奇其策命與一甲同梓前此未之有也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公居史職肆力探討凡歷代及　國朝故實博綜詳究務求適用不徒掞藻競長繇是經濟日裕九年考績遷侍讀纂修大明會典丙午主應天鄉試丁未分較禮闈遷左庶子兼侍讀壬子復主順天鄉試三典文柄所識拔皆知名士癸丑改兼侍講學士掌院事尋遷禮部右侍郎甲寅改吏部右侍郎丙辰三品滿考　上推恩光慶前後如例復改左侍郎公兩佐銓即留心甄叙辨官掄材以贊主者之成人心翕然嚮焉己未六年滿考進階仍予支

二品俸遷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奏辭奉　旨以
禮卿兼學士掌詹事府事辛酉奉　旨回部管事復奏
辭遂改吏部尚書葢　特簡也壬戌值計典奉　肅皇
帝手詔諭以慎評衆職先嚴守令公澄汰胥允甚得
上心癸亥丁外艱蒙　恩給三品卹守制未滿會　上
難銓宰急起公公尚在禫乞終制　上不允而太夫人
以大義勉公乃即禫就道至都始闕公前後任銓務秉
至公不徇請謁不撓毀譽其所選署皆量材授任自九
列至百執事及圉藏小吏胥縣斯道不職者力黜之無

少貸而大指尤在愛惜人材無以一眚細過棄其選法
務恊上風剷道里遠近授之俾人地相宜不致交病是
以吏習民安循良蔚起至今踵而行之三載二品滿考
奉　旨加太子太保　予恩如例丙寅奉　旨兼武英
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公謂相臣職客勿典樞機不弟以
功能見而其要惟在總庶府之成而提其衡公在事則
以大權歸朝廷以職守還百司而挈綱敦要復以至公
行之至端本澄源務期乎格　君心翼贊　主德一時
勳業稱光顯焉　莊皇帝改元晉少保以　覃慶三代
貤恩如例總裁　世宗實錄重修　成祖永樂大典事
竣加少傅時　上念　先朝翼戴功特渥　眷注公感
激圖報與二三元老恊恭匡贊維新化理故隆慶初政
咸稱郅理公之力也忽一日念太夫人春秋高圖歸養
遂以病乞休疏累上　溫旨慰留遣醫視疾賚予特厚
乃公決意去　上度終不可留爲允其請乘傳歸里入
拜高堂庭列五世始愉愉色喜也侍養幾十年太夫人
始逝時公已七十矣居喪如前禮請　卹如例服闋年
益高絕不與户外事然有司造廬請益于地方利病爲

生民關切者無不披臆言之鄭當孔道輶軒之使相過
或典故未諳或盤錯難理咸就質及取裁公公爲剖析
無不精愜人益歎服公真經濟才不宜終老咸期復出
而公已久絕意仕進萬曆壬午榮　恩詔給廩米輿隸
異數也林居幾三十載壽登八袠　顯皇帝修故典遣
使存問廩米輿隸有加三年乃逝臨訣無一語及家事
惟以受　國厚恩未盡報拳拳三致意焉訃聞　上
爲輟朝震悼　恩卹加隆仍贈太傅諡文簡　天寵煒
煌備極哀榮諸大臣未數數然也公天性孝友事二尊

人色養蕪至每一感動涕泗交頤于諸弟終身不言分析仲季蚤卒撫其孥恤其孤痛癢不殊在已至恩贍九族人人沾暨鄰故俗郡無冨宦即都勢握要無敢踩躙鄉里公益飭勵家傳清白子弟輩循循曲謹不知為貴介也與人樂易而嚴重自持謝政以來于有司干請一槩絶却自公議外雖姻黨有求未嘗出尺一公府行已立朝如出一軌不矯以違時不徇以諧衆休休穆穆有古大臣風焉讀書在體驗不徒摘取章句有所得即筆之所著有學約及四思四畏箴皆日用實際語至晚年

復作九字圖說闡析天命心性道義深洞理學奧窔益所得于實體者深矣若他詩與文醇雅典則自有集世傳公儀容豐厚舉止端凝望之若泰山巖巖不可仰視而大道無畛至德可師自少至老履繩蹈矩尺寸罔渝益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公當之真無媿已配李封一品夫人太夫子十二人孫二十人曾孫二人女不具論李子曰夫人所最難居者功名盛滿之際至子孫衆多益不易馴太傅公在銓衡政地赫顯臮貴 國朝不多見也而功成身退罷利弗居子姓蕃衍克趾前懿竟為造世縉紳所未有猗與休哉 肅皇帝常對群臣目公必曰福人 聖鑒蚤定造物弗能違也夫安陽在宋有韓魏公今復有公地遂以人重然按公行實與魏公德量前後一揆天之道人之情罔均其所嘉予者也其勳名慶澤亦復如是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夫安陽益代有偉人云

賜進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奉 勅知 經筵事總裁 實録高邑李 標撰

明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簡東野郭公墓誌銘
高皇帝祖周官建六卿首太宰長庶尹而紀綱之其後
簡文學侍從之臣入直承明備顧問迺遂秉國成稱政
府兩者並重矣而　累朝來兼之者董董數人稱任職
者尤尠覯焉銓臣職綜叙流品任專而地要輔臣職爕
和機務任愽而地親夫權寵之所在非有道者不易居
也故兼任之實難而獨安陽郭少傅東野公繇詞臣侍
從有年已晉太宰參大政以其身為天下到範者若而

年而又知機勇退始終醇白都一代完名宇內想其儀
容如清鏞大敦巋然獨存望之若喬嶽巨濵以不用為
用而公已矣訃聞　天子為震悼輟視朝議祭視令甲
加渥議葬　遣冬官屬致水衡金錢董營垗域議贈贈
太傅議諡史臣曰於法一德不懈曰簡宜諡文簡　制
曰可於是公子焜等手其嫺清豐尹崔君士棨所為狀
來徵銘余惟先君昔與公同在政府時時為余稱說公
外樸而中辨氣和而節堅所為贊襄勿籌畫倚成公實
多後余每賜休沐還道出鄴下必謁見公辱公進而獎
敎之甚備余是以知公獨深遂按狀為之誌公諱朴字
質夫世稱東野先生河南安陽人也其先自山西徙歷
二世至高祖恭領鄉薦任藁城令多惠政曾祖銀有隱
德祖璿以貢為魚臺簿民尸祝之父清篤行長者實生
公以公貴曾祖祖父贈俱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沈祖妣黃妣李皆一
品夫人公生而頴特甫就外傅即開敏見奇文聲籍甚
黌中文敏崔公則自蟄華時已器異之矣固安楊公以
狀元督學中州解所許可至閣公文未嘗不擊節稱善

也十四舉茂才二十一為嘉靖辛卯舉于鄉乙未成進
士　肅皇讀其策亟稱善命鑄一甲後益異數云尋讀
書中秘授翰林院編修戊戌值　覃恩封父母如秩
冊封鄭藩還授中貴人書乙巳滿九載最遷侍讀纂修
大明會典丙午主考應天鄉試丁未分校禮闈辛亥遷
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如故壬子主考順天鄉試癸丑改
兼侍講學士視院篆是年遷禮部右侍郎至次年甲寅
即改吏部右侍郎仍兼侍講學士丙辰以三品秩滿晉
階通議大夫廕一子入冑監予三代誥命轉左侍郎兼

官如故丁巳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改兼學士己未以
六載秩滿晉階正議大夫勲資治尹庚申予二品俸是
年還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公疏辭　肅皇素重
公忠誠難公去左右命以禮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辛酉命掌部事尋拜吏部尚書俱出特簡壬戌大計
手詔公慎評衆職以守令為先公奉行惟謹癸亥丁外
艱　詔賜乘傳歸乙丑冢卿虚席公時未終禫　肅皇
念公持衡平特　旨召用公公疏懇辭弗獲太夫人以
大義趣就道比入都門服已闋矣乃易服拜命尋以二

品秩滿加太子太保晉階資政大夫尋予三代誥命丙
寅　簡置衡臣手勅公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頁
西内丁卯　肅皇升遐　穆皇嗣服念翼戴功加少保
晉階光禄大夫復予三代誥命命總裁　肅皇實録同
知　經筵重録　永樂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公
一日忽念太夫人春秋高遽稱疾疏乞骸骨　穆皇固
不許諭留甚温命醫視疾賚予特厚疏累上始得請
賜乘傳歸侍養公蚤歷官禁垣聲負公輔之望一分校
禮闈再典兩都試所録士必學術經濟有裨實用毋取
窾言以故得人為盛兩典銓部絶請託奔競惟以大公
行之其稱進以賢不以譽其斥遣以不肖不以毀且度
地遠近才細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止否雖大官勢人
有所主不稍假借而大指乃在惜人才捐細過毋以尅
核繩下嘗謂人稱銓曹為恩怨府夫亦已自為恩怨耳
恩怨出于己實難自人何害故公在事日人莫測其喜
愠之端亦卒無能以私喜愠有加于公也迨入内閣受
命滋益恭與同事諸臣造膝陳謀叶心圖理未嘗有所
勅𥜥一時相業無訾議焉歸且十年乙亥丁太夫人憂

壬午　今上念　先朝耆舊月賜廪歲賜輿隷庚寅公
壽八袠科臣疏公齒德高請存問如禮　詔俞之遣行
人將命加賜月廪輿隷癸巳五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寢
距其生正德辛未四月十八日𠅘年八十有三矣公為
人豐頷洪聲舉止端慎天性至孝初第時將二尊人京
邸朝夕色養怡怡如也惟謹比居喪雖白首如孺子必
盡哀撫諸弟篤摯仲先亾每念之必泣下視其子猶子
也立宗法建祠堂以聯其族敦睦亾間性尤神禪茹蔬
衣素家居未嘗高大垣屋將令後世師吾儉治二親塋

有司欲大其塋制公亟止之請卹賜祭具成禮而已諸子若孫象公指皆謙冲節約望之者不知其為相君胤也當公之以太宰宅憂學使者里選三子俱異等矣識公深意無一赴省試者斯與殢權之夫奚翅霄壤公得謝歸角巾私第絶跡不至公府然或兩臺藩臬諸大夫而下式廬就訪政事所宜興蠶輙娓娓力贊其便里人甚德之余又聞公自守史局即留心大業日討古今載籍 國家憲典而攷證之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鉛華嘗作學約訓諸生大意謂灑掃應對可以上達飲食

男女莫非天性深厭世儒高遠之談而矯之以實又作四思四畏箴寘座右不具錄家食以來體驗愈切語愈邃作九字圖說以為天在上君親同焉心在中性命聯焉義在下遇與分輔焉人能不昧其心上通于天斯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存其心養其性立乎命含道義奚以哉味斯數言真得河洛正印而後學所不能窺其樊者語曰崇搆有址巨川有源然則公之純德懿行其得之性命者深也迺其出而表世處而範俗一以恬澹自勵浮競芬華之習了不入其靈府真所謂達于分義者已

公元配李氏初封孺人再封淑人加封一品夫人有樛木風先公六年卒自有志如夫人有子者四人曰李王陸楊子男十二人煥貢士先公一年卒焜舉人爔任子炤舉人煒早卒熠國子生燿早卒烱華炘焞煓俱庠生女十三人皆適名家孫男二十三人增早卒坦庠生坊圻庠生境埈庠生塏陞塘堪塽埏墖域垛墀壔址堦填坏埏壁孫女二十九人曾孫男二人宗辰宗衡曾孫女七人后昆之盛近世名臣所未有也古稱倫福者曰貴曰壽曰多詰嗣之數者天不恒假人而獨假公公登朝

籍三十餘年林居且三十年以純白養其天和躋于上壽而又以餘慶垂之來裔振振繩繩若此得全全昌豈偶然哉盖公方晉秩宗即受 肅皇眷知每目諸大臣見公必曰福人謂器宇凝重故也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葬以萬曆甲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墓在韓陵之陽坐子向午志曰余讀周詩至仲山甫出式百辟入保王躬未嘗不慨然想見其人今觀公之德業豈不爵然顯懿哉其秉銓也不骫其法以内比不挾其重以外市至入而贊政要以筌宰一心休宋協力維容共濟而不尸

其功夫握權而不以自擅居寵而不以自矜惟有道者能之公豈非其人哉是宜銘銘曰

大河之陽毓瑞儲英矯矯我公蔚為國楨石渠載筆玉堂視草滄洵時榮沉潛古道乃晉卿貳忠結　主知民瞻師尹　帝曰予毗乃位冢宰董正百辟懸鏡照形苞苴屏跡乃持大匕一德和衆不懈于位以洽時雍退休田野藏名杜權大盈若冲其用緜緜子孫趾繼既繁且碩爰享純嘏以膺平格錫福完五不朽備三收神嵩嶽箕尾是驂　帝心則恫考典備物賁幽厚終　卹典優渥莪莪元宮膴膴鄞原文兮簡兮公名永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　經筵正史總裁南充陳于陛撰

先考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公行實　男焜等述

先考豐頤博肩洪聲厚體步履沉重舉止端莊存心謙虛發言誠信資性敏慧度量冲和好惡秉公喜怒不作成人之美容人之過不尚技藝不寶珍奇不廣田宅不積金帛飲食衣服惟處淡素居室器用不求精美學期為己不期近名仕期行義不期干寵摛文達理不侈詞章薦賢為國不植桃李不欲炫己之長不欲談人之短不欲矯激以沽直不欲諂諛以希寵事前輩惟以恭慎處僚友惟以謙厚此其形容德性處己待人紀其大略如斯云

先考侍父母盡孝道極其純備童子時即矢心自樹思顯揚二親為諸生食廩餼是時家甚貧寒二親奉養不足所得廩餼專奉二親之養先祖時或為親友邀飲常留至夜必秉燭迎候待至方寢朝夕問安侍食承顏順志二親歡愉倍常居官祿入獻之二親不敢自私癸亥聞先祖訃哭踊幾不欲生居喪歠食苫寢竭力襄事盡如禮制而哀毀踰節尤見孝思無已丙寅　世宗皇帝

召復銓衡是時至服闋尚有月餘廷臣謂 召命至嚴
宜即趨赴先考上疏乞恩終制 上諭以卿往歲掌銓
公平端慎特玆召用宜速赴以承異恩是時制將終先
祖母曰我徒善飯男速赴 召勉事聖主勿以我為念
先考詣先祖墓所祇告曰男承召命不得朝夕拜奉几
筵依守丘壠此行上不敢負 國恩下不敢貽親辱辭
畢墨經就道至都門服闋復任 隆慶改元先考思先祖
母春秋高欲歸養例大臣有子弟侍親者不得告終養
懇疏以養病得歸益 隆孝養朝夕無違率子孫稱觴拜

祝幾十年會科臣疏輿情請 上召還先考愀然曰吾
方侍母乙亥先祖母病篤日侍藥餌居後喪如前喪禮
時年幾七十親友勸宜少節哀以慰先人先考泣謝曰
安敢惜此身家立祠堂供奉祖考四時朔望祭祀務享
恪遵古制雖大耋之年勉強行禮未嘗少廢終身思慕
每一感動涕泣交流待諸弟篤友于之愛相與怡怡如
也終身不言分析先仲叔孀母相繼而逝遺子二人方
在童稚撫育教訓殫心悉力期待成立不異己子此其
孝友純篤植于天性者也

先考奉 命主考兩畿鄉試是時士習舉子業專務初
場徒事記誦于二三場率多剿獵套語以蒙主司至登
賢書者子史或未經目 先考謂文章操行之本學識
經濟之原國家取士期俾實用敷言無當耳比入闈乃
竭力矢心秉公精鑑所甄收者初場必醇正通達不悖
經傳二三場必博洽古今曉暢興替非是者無錄焉冀
得真才充上 使既揭榜皆宿學知名之士一時以為
得人成進士者若干人居官著清修之節效績流卓異
之聲者不可勝紀其尤顯樹特著者或為社稷重臣或

為理學名臣赫然名世翊主匡時者蓋濟濟稱衆科目
得士之盛如此蓋報國之私此其一端云
縉紳先生云先考司銓之日任事用人看得徹拿得定
衆咻不能淆其見羣媚不能撓其主不施鋒刃不輕假
借考績流品成憲俱存敘資擢望的見凜若斥請謁戒
阿諛事敦正大之體人息奔競之風一時司屬不勞勅
掌自就矩矱中外羣吏帖然向風用是才周六極風行
八埏循良滿路殘墨遯形嘗聞一日謁選乞銓者頌政
至以聖稱人謂必悅不則拒竟乃厲色詈戒中貴有于

終斥其人其正人心持正體者蓋有如是也
縉紳先生云先考簡命特膺銓曹再掌諸黜罰者非貪墨憸任即柔懦闒茸雖親故不少假借其遷擢皆忠貞弼亮之士即其次或宣猷禦侮下至百司執事圉藏小吏必求當其才司屬僚友私相稱嘆真吏部真吏部云一二習事者以為前此不及也非舉措克當何以至是又曰吏部恩怨之府屈指前後怨吏甚于恩歸林下者間有之未有保四方賢士之望如郭公者此豈嘗樹私恩每人而悅之使然哉蓋由公道感孚清風披拂人心

久而愈服士論久而愈歸非偶然也
嘗聞縉紳大夫相傳先考掌銓部舉措進退一秉公道而根幽拔滯錄長舍短士論允服尤以愛恤人才為本謫降不任者寧寬無嚴謂同列曰人才自古難之即其所屏斥猶冀改圖自樹為國家用耳士大夫處之大嚴不失其體乎舊銓選不論地方遠近盡南北殊風四方異俗于是有不諳民情不宜風土者官與民交相病矣先考調停選法大都就其地方相近者謂其習于風氣達于民俗也以故吏多修職民無廢事遠近稱便上下安之循良之績于是為盛迄今銓部踵而行之相沿稱為良法
先考入政府輔贊機務啓沃率先恭儉獻納不事依阿正色立朝嶷然端直不攬權柄不要名譽為朝廷惜國體重名器及論斷國家政務則又訏謨遠猷務培植化原為主于精明嚴肅之中寓敦龐和厚之意不尚矯核以要近功按國家故實掌呈纖悉處朝廷大事氷湛衡平又惓惓竭力扶植正人培養善類以長君子之道以固國家之元氣曰人臣忠于為國誠于任事不必于急

亦不必于緩不必于隨亦不必于矯在察其機宜而執其體要或大有變更或持以鎮靜期于濟國不期于謀身耳此其居政府之大畧所可記者也
先考謝政以來角巾私第不至公府惇靜敦和潛修養重絕跡不干有司雖內外族黨親故之事稍涉于私情未嘗請托僕役不敢亢于閭閻遇歲時賢有司就訪于私第或為地方興利除害或為士風旌賢表節咸商確其便贊勷其成風俗有潛維之功里人有陰受之福嘗曰鄙下士風不奔競權要不邀求名譽不干謁官府不

摸刻鄉里故朝中無顯秩郡中無冩宦前輩風範若斯
忍以一人壞之耶
先考家食以來謝絶交遊杜門守道益修孝履頤養性
靈寄情幽栖游神澹漠披經讀史手不釋卷著書立言
亦有發明一切世故紛更如或弗聞也平生絶聲技之
好視躬淡約一如寒素然閭巷不知有相臣士大夫相
效成俗逍遙林下幾三十年朝夕不廢觀省左思右畏
勒為箴銘神情戢怡天性容與眞有師友羲皇蜉蝣宇
宙者此其恬退潛修之節有可紀者也

縉紳先生云先考告歸林下朝士大夫無問知與不知
多欲挹其丰采過其門者必通慇勤或質難中朝典故
或舉時事之重大難措置者與之計議籌畫無不中肯
綮當人意亦無問其素相善厚與否多願召還政府益
究厥施不惟小民忘其為相輔而凡過其門造其廬者
咸有所感發興起焉蓋雖身游泉石而天下學士大夫
亦喁喁然屬望矣
庚寅歲當八十科臣張應登具題存問疏云原任大學
士郭朴歷事 先帝兩朝退居二十餘載端揆表率歲

閣稱隆密勿贊襄出鉉特著歸休閉户著書交遊謝絶
聞人之善命筆識之聞人之惡緘口諱之課子詩書鉛
槧布衣節儉傳家而里巷相觀醇樸考樹立于顯庸評
節槩于出處觀本行于鄉閭非樂道正身不鮮之故哉
即于古人中求之亦三代聖王之時之人物也云云本
省撫按周世選毛在疏云原任大學士郭朴道德純粹
學問淵源輔政 先朝洵明時之碩望眷高鄰下稱洛
社之耆英造其廬而環堵蕭然不殊寒士覿其德而到
範自在如對古人其名位年壽與呂本賈詠相同而引

疾乞身與致仕丁憂有間既經該司查有前例呈報前
來相應題 請云云俱奉 旨下禮部議禮部覆疏云
原任大學士郭朴器局凝重學行端醇密勿贊襄為
三朝之元老山林養重係四海之具瞻名位兼隆恩數
宜渥既經科臣具題前來查與 恩詔相同及查本官
職位勲業比之先年大學士毛紀大畧相同應覆請合
照例賜以綵幣羊酒遣官存問或加食米人夫以示優
禮奉 聖旨郭朴輔弼舊臣年及八十齒德俱茂着遣
官存問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欽此隨該

行人司行人姚思仁奉　欽命于四月十八日及門存
問先考具朝服率子孫于門首伏俯迎候　龍亭至列
于廳事率子孫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龍亭前跪問
聖躬萬福　須賜綵幣羊酒給撥食米人夫望　闕焚
香叩首祗領謝　恩禮畢即拜謝晏會　天使　天使
還拜送于郊隨具疏命男官生郭燦詣　闕謝　恩獻
納八事願養　聖躬緝熙　聖學　經筵時御　幾務
日裁　節以制度　慎默樞機深知稼穡之艱難無懈
朝夕之儆戒疏　上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

部知道
先考家居以來嘗曰吾自起家居官三十餘載受　朝
廷高爵厚祿　三朝寵眷世沐殊恩自分未有功伐可
稱圖報居常日夜不敢自寧惟日焚香叩首仰祝我
皇上萬壽無疆歌頌太平億萬斯曆而一念仰戴天高
地厚之恩自盟諸心頃刻何敢忘也晦終之日無一語
及家事　國恩深厚未有報稱之語惓惓不置焉
先考之實行昭昭在人耳目縉紳先生類能言之不肖
等衰毀摧折心雖志而口不能言畧紀一二盖歷官修
職之事孝友天性之實也至于植節隱微矢志幽獨有
潛而未露縊而弗彰者不能殫述所有先考自述管見
一冊直寫長懷備見操修夫者信于立言亦可想見其
為人況先考詞無溢說行不悖言尤可見鑒諒于鉅公
大人者矣不肖等思其生平素履存心制行立朝居鄉
學術事業大畧具載是冊中十居七八盖按籍而稽其
行實之蹟庶幾得其梗槩云兹謹錄一冊呈　覽伏乞
秉筆大君子信而采焉

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靜
菴郭公塋銘

靜菴郭公以嘉靖癸亥三月三日卒于家其子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朴以聞　詔賜公祭加等
遣官治葬事而命太宰馳驛以還益異數也太宰哭謂
予曰朴奉吾父之教以幸有今日顧　主恩未及報而
吾父則已不可作惟誌其流光委祉之實傳之後來庶
吾父為不朽而朴時一誦焉亦或于圖報、聖主而光
顯吾父者庶幾其有助也因再拜以銘請予故與太宰

友善不可辭按狀公河南安陽人諱清字靖之靜菴其
號曾大父恭領鄉薦知真定之藁城大父銀父瑲以貢
　主魚臺縣簿公既寡兄弟而主簿自魚臺歸家又甚
貧須公以養故公少廢學耕于洹之野有田五十畝屋
六楹至不足給衣食而公襟度夷曠篤于義而輕于財
每與人飲連日夜無倦色人有急傾所有資之不少吝
初封翰林編修又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侍講學
士又親見太宰握銓持衡進退黜陟天下士者踰年視
昔耕于野貴賤殊絕矣乃服食器用無所加于前數步

行里閈閒非素相識者不能知為太宰父也故人尤以
為盛德嘗就養官邸會太宰主考南畿鄉試分校禮闈
鑰門謝客訖事乃已太宰既在銓司數迎公養不赴鄉
人入都者或索公書為贄輒謝曰吾方飲酒未暇為頻
語吾兒勉事　聖主毋以吾為念先是太宰拜掌銓之
命　上賜手詔曰愼評庶職先之守令于時天下翕然
想見　上圖治之心而竊懼其難副及太宰考察內外
群吏注授百僚賢不肖不爽毫髮天下又翕然頌太宰
真能舉其職而公方康寧健強相與樂公之壽庶幾太

宰之政有成而遽以憂去于是凡屬望于太宰者又相
與歎惜于公之卒至涕洟而不能自禁也公享年七十
一子男四長即太宰次樞次楨俱國子生次棟舉人孫
男十二人曾孫男二人墓在洹水之陽銘曰惟民望治
甚于渴饑幸既得止又懼失之故天下以太宰而樂公
之壽及公之卒復以太宰之去而悲穆穆太宰　天子
所知尚遄其來以慰邦人之思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知　制誥華亭徐　階撰

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文
珮郭公墓碑銘
於戲人皆有昌後之願然積善靡享則慶澤不長人皆
有追遠之心然虛業弗隆則顯揚弗逮兼斯二者厥亦
難哉乃予惟于安陽郭氏見之郭有主簿公者今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東野公之王父也太宰
方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時已　恩延三世
贈公如其官　制大僚得樹碑墓道于是太宰公始礱
石紀實屬拱撰叙其事拱聞曰主簿公諱瑢字文珮其

先山西人也　國初始籍安陽曾祖秉彝祖恭領鄉薦
任藁城知縣有惠政父銀隱德弗耀母沈氏公夙秉慧
性九歲登庠既乃洽聞遠覽經明業修升于辟雍善交
天下有文學之譽焉然倜儻磊落博學寬和恬居寡營
與物無競質直好義然諾期諸久要公正不阿是非決
共一語常使薄鄙之客聞大丘以懷慚辯訟之夫望彥
方而各返有表俗之行焉筮仕魚臺職專水利既稱利
斂亦曰弊區而公則稽文牒繳影射猾胥黠卒悉皆屏
絕例隗公羸一無所耶簡易近民不煩敲扑政行事理

門館晝閒有循良之績焉年齡未耆概焉逃祿投敝廬
以容膝厭五斗之折腰有高尚之節焉歿之日屋止六
楹田僅半夫笥有殘編囊乏羨貲有清白之遺焉公論
在鄉黨棺既定登諸典祀仰止靡窮有身後之思焉嗟
乎古所稱篤行君子沒世不忘者公非斯人乎哉享年
六十有四子清亦封如公官孫四長朴即太宰公也秉
正持公進賢錯枉屹然砥柱力障頹波　天子嘉其忠
貞海內望其丰采次樞楨俱國子生棟舉人曾孫十二
人元孫二人太史氏曰予觀宋室名佐首稱稚圭乃遡

前猷歷皆循令今太宰公德量福履稚媲魏國而藁城
魚臺實開厥先何其似也豈濬源既深厥流乃大歟抑
亦山川結靈間代而再發也不然何皆出安陽哉銘曰
天作霖雨山乃出雲梗楠為棟爰托其根君昔安陽篤
生魏國實先令聞豫衍其澤後五百歲郭乃嗣興佑啓
者誰良哉藁城再傳魚臺益崇厥址家仰慶餘民誦樂
只既培既厚誕發于孫有名世者丕揚厥於持衡秉銓
受　帝簡眷外釐百官內弘翊贊污俗如波狂倒莫支
有屹砥柱障而東之楨國為忠顯親曰孝錫命載隆貽

諫有耀國曰由蘖迄厦明堂國曰膚寸乃霈八荒公德
在世公沒不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東
里高 拱撰

郭文簡公文集卷之六終

孫 塽 坍 曾孫大鼎 五世孫賡昌 輯
之珂
曾孫永禧 之顥 五世孫自潤 嘉瑚 校
大介
五世孫度昌
六世孫士[illegible]

跋

昌自失怙以來嘗學於 舅氏蕩陰澹園董先生先生每以 先哲崔文敏公士翼及 先高祖文簡公素行訓昌其所望於昌者厚且切矣然昌每以未覩高祖藏稿為憾他日啓笥檢祖父藏書得 先文簡公管見一冊曁遺稿數編昌喜其大遂夙願因就正於叔祖中籍公錄而存之今歲秋澹園先生將有蜀中之游昌因携所得諸稿并述叔祖中籍中台兩公命請于 先生曰此先祖父所藏先文簡公之遺集也嘗欲較梓有志未果懇求編次并序以便剞劂先生閱訖謂昌曰 文簡公之管見宗聖砭俗亦循崔文敏公士翼之旨也可自作一書詩文端雅古健渾厚和平類公

之為人可附以公之傳誌及公祖父傳誌共作一書名曰郭文簡公集因賜管見文集二序昌惟諸曾大父皆親炙
先文簡公儀型趨庭之暇佩承身教無事刊録遺書今澤衍五世音容緬邈遺稿散佚有間矣後世子若孫欲見公之德業文章令者不傳後將何述哉是役也盡予小子不肖之心繼吾祖父未了

之志紹聞聿修皆于是書是藉敢不于是亟亟云敬跋

旹
康熙甲寅秋七月朔五世孫慶昌謹識

跋

先文簡發官中秘繼秉銓衡迨於登庸猶然累贊以恭愼膺 上眷以休容結 主知退而熱草不覲造膝之謨持以匪躬默運啓沃之益傳在信史
先于方來 予告而歸優蒙 存問
詔綸月米歲夫之典俾賢樂聖廿有七年翔埜里推度性儀律之書于弟侍言弗及溫室之樹雖時恭紛繁或間為詠歌庶不本諸和平早槐月露堂于感時持論絕去說隨推江陵之斷而歎其端偉姚江之勛而惜其學以勿歎為實際以踐履為誠求臨而有言旨在斯矣嘗日檝草在笥不欲示

人于茲銷泯之虞責在後嗣璧于各門蒐輯幸未散亡攷訂魯魚叙其先後共[illegible]卷付諸孫度昌刋之在家乘則為球圖若傳世斯稱文獻庶乎草莪書帶標雰異于康成寶秘枕函挾風霜于鴻烈云爾

旹

康熙甲寅長至穀旦　孫璧敬識

思齊軒藏板

周忠愍先生文集二卷

〔明〕周天佐撰

清嘉慶二十年周學曾刻本

周忠愍先生文集目錄

卷上

跋鄭雲蓥撰

奏疏

陳時政救楊忠介疏

五言律詩

送吳東厓尹西安

哭楊太僕

十三世從孫学會校梓

送同安葉後林奏績之京

春夜懷泉濱故人

河次訪任檢討閒歸

贈趙特峯赦袁州

送王少川提舉廣東

滄州會王知府

過茶洋懷劍南郡公差吏迎候

泊京口次閔午塘內史韻

清河夜宿

望閩中諸山次韻

舟行即景

懸厓觀薦瀑二泉次韻

又

九仙閣

楓溪夜宿

孤山次唐人韻

藕庄別墅

舟行即事二首

次河西

次流河

春日登廣川驛樓

晚到濯纓池亭

宿渡口寺

題呂簡齋冊葉

七言律詩

建寧西山竹樓用扁韻

灘泊夜坐

五言古詩
登土木城 并序
顯特峯水口別恨手卷
送梁儉菴
送林莆溪袁州別駕
上谷遇漳州張經歷
訪上谷岳山人
過邊民徙鎮城外
過田家

甕城道中
出灣道中
雲州道中
感閣左代送閣左一首
招鶴圖
逢漁
東湖述景
秋山晚眺
七言古詩
送莊壁崖宰鄱陽

池上桑
五言截句用五仄體
與邱未峯坐石第一湖邊
七言截句
嘲仙
序文
送尹艮齋復貳泉州序
送林次崖知欽州
讀鹽鐵論叙

誌銘
鄞母慎懿孺人孫氏誌銘
制義
武王周公
卷下
勅文四軸
贈爵制誥
請謚奏疏
又 卽 庶

又
兩學公舉請謚呈稿　胡　忻
又附請謚奏疏
八學公舉修史呈稿　黃克纘
列傳
福建通志
泉州府志
忠諫死獄記　楊　爵
誌銘　王慎中
輓詩四首
祭文　蔡元偉
泉郡公請建祠呈稿
重鋟文集書後　學曾謹撰

周蹟山先生遺文跋

嗚呼此吾鄉蹟山周先生遺稿也先生沒且四紀於茲矣讀其文猶凛凛然有生氣當其時立朝丰采何如哉鏊生也晚不獲親聆桀誨于先生嘗聞諸薦紳長者言先生沖夷樸茂顏若不勝衣至臨利害定是非有屹然不可奪之節其最著者見於陳言一疏雖荷身後之榮然而叩閽批鱗卒觸忌諱以死亦足悲矣蓋先生以蚤歲舉進士爲户曹郎僅六年以故未盡洩其胸中之奇間有著作復多散逸今所存者十之一二耳嗟呼天何厚先生以名而獨嗇其壽俾熾昌厥後而顧阨乎其躬也厥嗣肖蹟君尹四川將欲梓先生之文以傳竟以王事鞅掌未遑衰輯令孫廷聘甫以補蔭官成均與不佞為同舍間出此集因稍為之詮次于右固知勺水可以窮源一斑亦足窺豹抑先生之不朽者亦不專在斯集也夫

萬歷壬辰歲六月望日里中後學鄭邦濟甫雲鏊敬書

蹟山周先生奏疏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臣周天佐

奏為奉
旨陳言乞
宥諫臣以光
聖德以回
天意事近該河南道御史黨承賜等題為答天戒嚴交修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是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脩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缺失着各該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汎濫彌文欽此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誰不感惕思效其愚迺今闕政忠言未盡聞此何故歟
聖明采納之度未宜臣下畏望之心未免也夫求言之道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
明旨云時政闕失着各該衙門條奏此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即時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陛下思宥臣展轉思之甚不能安況
明旨許條奏茍有所見寧忍終默夫
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言之是非莫逃於
睿鑑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古者帝王求諫至立致謗之木設謗非臣事君之義矣帝王且不避以命天下亦恐言者有不直居民上不幸不聞過耳漢至文帝駸駸治安賈誼方痛哭流涕長太息以進言誼豈好為是不祥哉憂治世危明主忠愛之不能已也承平之久
天子之尊威福之重所少者不在於唯諾稱頌之蒲庭正在於憂治世危明主之一士在廷之臣不負此義獨一楊爵而遠獄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夫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誠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爵既遭之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歛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

深惜所關係
聖德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灾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
勅下鎮撫司早賜寛釋仍乞
明旨嘉納不吝采行旌爵忠讜以來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臣學術
短淺不敢汎濫彌文旁諭瀆聽區區愚悃先以釋爵之獄為庶幾
求言弭灾之義伏惟

皇上垂察爵幸甚臣幸甚天下幸甚
奉
聖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係鎖綁係街裡切実打六十棍與楊爵
一倒牢固枷囚

蹟山周先生遺稿
五言律詩
送吳東厓尹西安
客路向三衢新麾百里符鳴琴一水静問俗衆山殊文學輝青綬
絃歌起緑蕪未愁越道遠天際望雙鳧
哭楊太僕
惜公今已死考德恨無由一疏違雙闕孤標障百流風高三峽壯
氣結五雲秋易得唐生淚川江欲盡頭
送同安葉後林奏績之京

濱海繁劇邑試君經濟才勤勞三載績上奏九天臺宦況月千里
離情酒一杯已去猶懸望璽書来不来
春夜懷泉濱故人
一與故人別年年是客蹤春愁千里夢花雨五更鐘誰是同心結
為彈太古桐山中豈無友泉石與孤松
河次訪任檢討開歸
昔見廊廟姿今親雲壑顏春船依柳泊晏户向人關給諫方持職
詞官有此閑未能問肝膈何以暫求還
贈趙特峯教袁州

知子陳情日三公不與移黑頭師道重白鹿秘書遺此別歲云蔡
相看春欲煕夜来袁州夢重拂李公碑

送王少川提舉廣東

百粤多流寓天涯此別離十年獨步客三月同官師河内雖親賦
浙東也問饑曾聞宣室召為憶涕流時

滄州會王知府

滄瀛野水濱泊舟遇故人為言皆鹵地可惜此疲民疏導思禹力
綏和望堯仁予聞重歎息不覺淚沾巾

過茶洋懐叙南郡公差吏迎候

茶洋終日望山樹半依雲野室人未到斷橋水自分郡公遥相憶
来使良獨勤誰道陽關外鷓鴣不可聞

泊京口次閔午塘内史韻

久客愁欲絶山鍾雨後聲樓船隨汐落漁火隔江明故國非無夢
中原邦有情仙舟憐指點深喜近神京

清河夜宿

終日逐征棹夜来暫停橈有懐應夢短何事獨心勞久客秋多病
寒濤晚更高還須看長劍莫愧舊征袍

望閩中諸山次韻

驅車閩南道四望入蒼冥徑轉夕陽斷峯高去鳥停石當雲外白
樹映水中青人世如醉夢樂山心獨醒

舟行即景

歸道欲兼程多思夢不成青山凝夜影碧水起秋聲寂寞嗟今夕
疎慵愧此生浩然發長歎擊楫到天明

懸厓觀簾瀑二泉次韻

聞説桃蹊路問津偶得源閑雲依鶴岫碧水出龍門絶壁拋珠下
晴天作雪翻枕流非誤語得意自忘言

又

仙峯成幽絶不雨長霏霏滑蹬留芒屐飛泉上客衣石邊魚不動
雲外鳥空歸寄語問津者行行更不違

九仙閣

飛閣俯長流仙人坐上頭洞天通密語簾瀑過虚舟竹陰石如洗
雲移山欲浮曾聞修煉者一局幾春秋

楓溪夜宿

客有壺天行楓溪暫憇旌樹影如山立螢火帶愁生擊柝聞空谷
啼蟲遍草庭夢魂仙子約側耳聽溪聲

孤山次唐人韻

虛亭對遠岑坐此空人心漁艇過蓮渚桑田近竹陰半松鶴迹古一雨晚涼深今日孫山飲疑非處士吟

藕庄別墅

出郭二三里沿湖八九家鐘聲山寺晚杯酒藕庄花愛竹頻孫倚憐魚欲共槎醉歸下高閣月出萬松厓

舟行即事

古驛依河滸荒城背邑郊沙州新落漲野屋舊升茅日暮人爭渡風高鳥護巢客懷對樽酒獨薦水中茭

又

滄波杳難渡秋思正瀟瀟野色晨觀雨河聲夜聽潮趨時人事拙抱病客身遙靜坐得吾性何須學解嘲

次河西

移舟當南下泊暮水西頭過岸魚歸釣捲簾月在洲此身久為客明日又逢秋對酒且為樂馬論壑與邱

次流河

夜泊長流下西風拂岸初瀟瀟他樹雨落落此村居析報山更遠窓涵海月虛農談隹葦裡秋事竟何如

春日登廣川驛樓

訪客廣川道登樓逢暮春青城上壕潤白日飛路塵舟檝人家外耕桑河水濱紛紛過冠蓋誰是問津人

晚到濯纓池亭

偶因幽興發日久此登亭水綠雨初霽天空月正明高歌散林鳥冲想薄塵纓懶向東風裏隨人嘆落英

宿渡口寺

渡口高秋夜征車兩度來寒潮將雨急暮角向人哀寺古深紅葉城荒長碧苔紛紛漢諸將誰上單于臺

題呂簡齋冊葉

幽人懷獨往結室楚江陽雲壑多佳賞耕桑異俗忙榮名非所望吾道在滄浪子亦儕遊者長歌招隱章

七言律詩

建寧西山竹樓用扁韻

尋幽偶上竹間樓竹影東窓曉未収野鳥不鳴忘客況青山相對黙吟頭輕雲欲結孤城雨炎火新逢五月秋乘興黄昏猶杖屨數聲漁笛到沙洲

灘泊夜坐

正憶家鄉夢未成晴天何處雨來聲青峰幾點攢雲出碧水一溪光月明舟子枕蓬成醉卧農人抱鼓戍山更遥憐村火踈籬影照見客愁無數生

五言古詩

登土木城 詩并序

己巳之變議者云使獨石馬營不棄則王師何以陷土木逮予登土木城得野老之言謂當時有不記名夷權太監乃口種初爲口誘駕至土木時宣府楊総兵領三千騎護駕口人終不敢近迺詐旨使楊総兵歸守本鎮口遂長驅至此六師遂覆云不復及馬營事者予意野老傳聞必自有見痛恨述之

傷心度雞鳴含淚此登城西望十里原白日黯冥冥豈乏謀臣者如何勤遠征野老向予前欲説已吞聲羯奴原無賴宣鎮散歸兵六師臨長道口騎遂横行一戰遺白骨黄塵千里驚愴惻將百載徒憐棄馬營

題特峰水口别恨手卷

古來重識别何況父與子生别已爲恨況復隔生死恨此無情水胡分南北泥北去與南歸相逢路有幾白雲望中疑暮閭哭後倚幾回傷心地嗚咽不能語百里西北溪灘聲泣石齒千尋東南江流恨去無已終天惟此水何處更陟屺

送梁儉菴

六載尚書績青天見懐抱肉食不能甘披衣待晨早計國若家貧爲惜民間耗天子念獨勞賜閑身未老雖無二疏金而有松菊好

送林莆溪袁州别駕

昔讀袁州表賦税稱及時逦来吳楚間民生長苦饑袁山不可田軍餉不自支上憂且缺乏下憂復瘡痍念君當别駕行矣慰我思秋風發微凉握手臨長岐相知日已舊相見日已遅懐此未能釋何以贈别離願君宗令德兹命非繭絲

上谷遇漳州張經歷

故鄉在何處乃在天之南極北到上谷王事無停驂因云一月歸

已覺遠遊慚薄宦獨逢汝故鄉来共談寒暄未及竟黍酒亦可酣
總是四方事從古屬兒男贈君雙白梨十月當紅柑

訪上谷岳山人

以我南州客訪君上谷廬入門藕秋菊下榻問暮鋤能將黍爲酒
復愛琴與居不見弔湘賦空傳諫獵書高名久所慕良晤後應疎
感嘆如君者沉淪竟何如

過邊民徙鎮城外

塞外去茫茫黃塵飛浩浩行見此邊民扶携幼與老落日關山昏
望望不住堡莫知爾所適何事勞遠道昔歲住東川夭喬常牧草

改築依羊河飲馬口兵掠逃竄年復年數口幸相保聞道鎮城中
將軍命獨好遠徙誠亦勞猶勝塗肝腦予聞氣滿胸直欲吞蒼昊
長恨漢飛將出兵苦不早

過田家

五月過田家割麥方暮歸徵租公府吏督責喧荆扉舍携營雞麥
向吏語依依非敢後官稅命乖田事微晚場穫無穀婦織不上機
此月幸有麥欲救眼前饑送吏行出門莫知是與非千村多飽吏
不見一農肥行行過村　嘆息淚滿衣

甕城道中

薄暮甕城道寒雲秋正陰龍蛇千壑轉劍戟萬峰森飲馬此山水
愁予行路心欲爲塞外曲嗚咽不成吟

出灣道中

炎熱多塵土逃之高樹陰下有長流水清風拂素襟南去河梁暮
北望西山岑偶此解煩渴忽聽滄浪吟

雲州道中

過馬雲州道逢人塞外歸借問何爲者逃口相因依憶昔七月中
蚪禾南山陂口来我將去一去歷三時晝牧多辛苦夜逃寒且饑
自云各有家未識存者誰百憎勿復道得生且未歸

感閻左代送閻左一首

爾先非有籍及爾亦何辜托處偶在左夜徵北備口倉皇捐親愛
逼廹去犂鋤萬里一朝別奈何此共閭曾聞長城下白骨成邱墟
何日得歸来過門便相呼

招鶴圖

幽巖百丈泉絶澗千尺松耿耿懸明月時時生好風飛来雙白鶴
和鳴碧天空饑食松花落渴飲泉水東羽翼莫輕舉去此皆樊籠

逢漁

月明清溪上理釣逢溪漁問我何所餌琅竿百尺餘直釣隨流水

適意豈在魚所事既與趣鼓枻入長湖吾獨愛空碧一葦縱所如

東湖述景

有箇農家叟蕭散復馬求秋田力初暇邀我東湖遊蓮花水清淺渺瀰泛輕舟荷巵頻到口歌扇幾含羞載酒船方歇採菱人未休閑鷗狎不去醉魚醺欲浮雲陰忽四合引望疑去留微雨風吹散夕陽照臨邱停橈還更酌數峯為勸酬放懷天地外萬物自悠悠

秋山晚眺

夕陽明霽色最是好登山況復值秋氣木石露真顏村火生煙碧紅楓凝露丹飛鳥雲邊盡野僧竹外還主人有樽酒邀我乘餘閑

明月露天際疎鍾出禪關丹青若能畫付我年年看

七言古詩

送莊璧崖守鄱陽

德星昨夜西方明今日送君鄱陽行鄱陽湖水連芝城舊是鄱君百里庭爾歲災傷遍吳楚況聞弄兵入滄浦最憐生業失漁樵可念拜官須卓魯金臺朔雪封銅章君去懸花春正香從今遙望雲間鳥慰我相思翻水長

池上桑

天地不生桑誰人更著絲家家盡養蠶何處桑有枝池上幽人念桑折閑來坐愛綠陰移閨中少婦思羅綺夜半挑燈畏蠶饑二物俱在春風中自是人情各有私但得布衣長不厭條桑池上任離離

五言絶句用五仄體

與邱未峰坐石第一湖邊

落葉蒲石榻折竹掃已去與子一坐嘯共誌拂石處

七言絶句

嘲仙

數聲寒磬閑山扉獨有甆壺人未歸尺疏不通雲外路青燈空照九仙衣

蹟山周先生遺稿

序文

送尹艮齋復貳泉州序

漢寇恂撫河內有惠愛河內人懷之當遷之日相與請於上曰願借寇君一年漢天子竟以與之此豈獨其時上下之間休戚相關未甚殊阻迺亦其地近其情易達故耳泉州閩海之陬去京師八千餘里山海小民非征遣輸將之役則白首不識帝畿又焉能自達闕下請所欲也艮齋尹公往乙未歲以餘杭令奏績遷今大夫即以是歲入泉貳守職專清戎異時清戎者無論他弊只追呼之擾至使數口之家不得時耒耜大夫獨省從親行所部邑循循奉職農民不廢業而戎籍畢清當道多所推委旁他務皆事事不負其心以求百姓之便且始終一廉其視懸魚却金真不愧矣先年巡察者舉大夫才宜遷繁泉人莫不懷望蓋以遷繁非廉能最科且恐其言卒行則遂奪所欲而患徼於他郡矣既得不遷泉之人乃安之大夫亦一意惠吾泉人為政三年無得罪於百姓今年夏奏績上都適予治儲廣州廣川當冠蓋之衝凡今時吏習得悉覩記每以吏事入京師者蓋自藩臬暨郡邑長貳水浮陸走舟車侈盛大夫獨稅民間小船僅可容息行李蕭然予察大夫之意無悔

也今世在外欲與斯民造福幾古循良之治在內欲俾益雅俗使人人重自愛砥礪廉靖則如艮齋大夫其人豈可少哉逮予自廣川報命復與大夫相見京師間時則大夫治行已隱然奏最矣吾泉人所欲於大夫而願借之心蓋人人有之但不能自達既而果以大夫復貳泉州泉人士忻忻然樂得舊父母大夫亦忻然不憾其再治泉曰他日復見百姓當無愧色耳泉州今父母蒲山俞公素峰葉公自下車至於今以予所聞無間言真長者行事吾民有天矣茲復以大夫往貳之翕然子愛相聚一堂天子明見萬里重卹吾泉人所欲與聚乃如此矣方今聖謨問罪南夷泉州適當接壤或傳議者欲於吾泉募海兵糴糧以隨夫泉州齊民卒無積歲稍饑饉即仰哺廣船之粟又海濱者只以捕魚為業間有弄兵往來海上類非土著人若果於泉募兵糴糧蓋亦難哉此惟大夫蒞泉獨久且閩廣之間民情土俗相去為近最詳知之大夫每聞此則驚惋悲嘆與泉人士同憂且云當為白利害以塞其議茲往矣吾泉人其所賴於大夫又特重云

送林次崖知欽州

嘉靖歲乙未大理寺丞林次崖公以論遼東事觸忌諱謫欽州時吾泉士大夫秩於官者以次崖為尊及其出也或相與語曰吾泉

其衰乎列卿獨一次崖玆且不能容於朝矣予應曰不然也夫人才盛衰誠不於其秩之崇卑與其分之疎與戚也吾泉仕者與朝廷疎遠天子寵光所不及天下之所知也至其爲國家忠謀不爲爵祿牽縶而直言以報天子乃於泉得一人焉亦天下之所知也且予聞次崖公奏議方上雖中官輩有願一見而相語者曰不識林公何狀夫人如中官且知慕次崖則天下之仰慕次崖公者當何如耶然則泉其盛乎或黙而退予乃戒從策馬造次崖公之廬而謁焉公適檢黙行裝古書浩瀚一見而戲予曰書其能誤人耶予曰不然惟次崖能多讀古書故能爲今日事次崖公其不負於

書書其不誤次崖矣公忻然而笑乃告予以必去之意曰平生所學爲何使今而黙黙居棘寺指日可得大中丞吾本心幾壞盡矣予不肖方由秀才被舉到都下居數月見士風與時勢相趨波蕩風靡鮮有存其初志者則嘗竊嘆曰今世之官皆壞人心術之具也不如吾秀才輩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予聞次崖公言甚喜次崖公能不以官壞其心也古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次崖公其人也歟公卜日啟行祖道郊門者皆賢公卿大夫名士行色甚壯予亦蒙天子恩賜歸娶方與公同歸是歸也即欲效次崖公之多讀古書他日必欲效次崖公之必爲直言不壞本心玆予志也述以請敎次崖公非敢言贈也惟公以爲何如

讀鹽鐵論敘

鹽鐵起於漢漢大夫謂必可行漢文學謂必不可行廷論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也夫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猶近之今讀其書豈惟文近之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不復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於漢大夫之議至宋熙寧之爭則青苗之法漢言利諸臣未之及者嗟夫義利之辨始於孟子惠王宋牼一言及利孟子爭之數言而止予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辨持正蓋學孟夫子而漢大夫所云視惠王宋

牼又蔽且下矣蓋漢去戰國已數世也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其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之然也噫俎豆之世不必言汙樽抔飲英濩之世不必言蕢桴土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哉予以督餉出廣川不得如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於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常取而讀之從而爲之敘

誌銘

郭母慎懿孺人孫氏誌銘

郭母慎懿孺人孫氏之歿踰月抑菴郭子以年誼委誌於予予

按狀謹述其大者誌之云孺人年十有六歸梅峯郭君恭順勤儉出乎天性梅峯之家日振孺人内助之功不可泯焉事舅質菴公堂謁室饋無遺餘禮諸歲時祀必躬親治致謹不敢委勞焉二子長良璞次良琛孺人愛而知勞課讀書不愛簪珥今璞領甲午鄉薦琛亦有聲在泮徽慈教云其尤難者繼姑陳氏頋大而羸老而亟病孺人奉以周旋不朝夕去左右而陳悅梅峯兄弟四人異母生也孺人視如梅峯同胞處妯娌畾師以睦終孺人之世梅峯不聞閒言凡此皆足爲梅峯孝友相也晚年仍爲梅峯卜妾以分相得二子良珉良瑾女一孺人愛如已出其慈愛之餘推及姑姨妹之子孫有頗少知讀書者多器可而館穀之其惠而不妬類如此者孺人之女三長適趙文泮次適郡庠生沈亨其三則先孺人卒璞娶薛琛娶葉孺人誨二婦母儀足法焉自璞出者孫男二曰松曰柏孫女亦二自琛出者孫男亦二曰檜曰椿孫女一孺人之後孫子繩繩矣孺人世出隱德孫公普之三女御馬監太監端公之姪女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於　年　月日卜葬於晉邑黄枝林山坐艮向坤虚右爲梅峯壽藏銘曰詩人桃夭可以稱婦德家人六内可以頌母功誰其當之慎懿孺人之相梅峯

夫三遷未聞相夫舉案不言訓子而母儀婦順于今爲烈緜斯以譚内則不必兼也奈何今之諛墓者每以一人粹衆美既誇節孝復譝慈順既稱内言不出梱復曰才優主饋甚至不識之無漫云博通女史罔諳織紝浪傳妙絶女紅龍邱獅吼而粉滌類雞鳴麈尾犢車而游揚娩樛木覺言無當柢資一握之笑而已奚翅幽閨即列士林叙官政者亦然視先生斯文何如哉文中子曰作文之弊去其貪予有感於斯言因漫綴数語于此

雲鏊書

武王周公

稱周初之君相聖人有爲言之也夫君如武王相如周公可謂盡人道之極矣夫子言此殆有與中庸相發明者乎自古受命而興必考憲立法以昭所尚其間作之於上者則有君輔之於下者則有相然求其規畫盡善有以立隆於古今而稱盛者惟我周爲不可及我周之有天下也爲之君者夫非武王哉武王以執競之烈勘定殷難其所以撥亂而反正者不可殫述獨是武功既成之日四海永清天下皆聳起而觀天子之舉動使立一法而不足爲肇造之模與一制而不足爲廣遠之計天下有以窺朝廷矣故武王

之深心遠慮不在未有天下之前而在既有天下之後使天下之人皆指而稱之曰是宜爲君則誠克盡乎君之道者矣而或者以文安服事武集大勳似有忝於文明柔順之意不知時勢處不得不然之會雖聖人不能以違時則因時而立之制因勢而用其權武固有獨倫其委曲者也而安得不上遡夫武王抑我周之有天下也爲之相者夫非周公哉周公以介弟之貴共勤燮伐其所以匡維於初造者業已昭然獨是冲人踐祚之時多方未靖天下皆環集以觀家相之經營使行於上而無以固千年之王業行於下而無以攝一世之人心天下自此輕負扆矣故周公之深識老謀固在佐寡兄之艱難以開創又在輔嗣王之拮据以守成使天下之人皆信而服之曰有相之道則誠無歉於相之業者矣而或者謂洛邑營都周官大備似有踰乎豐水鎬京之舊不知情理有不得不盡之時在聖人自期於必盡則情之所至而文以生理之所至而勢自順公固有備極其綢繆者也而安得不厪念夫周公武王周公非達孝而何

相傳此　忠愍公入泮文也義蘊宏深堂皇正大讀之凜然有生氣故知言者心之聲不可僞爲惜經兵火後止存此篇然亦可想見其梗概矣學曾謹識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人子之願莫大于顯親然必能有勞於國者始獲推恩
以報之所以慎典禮風世教也爾周琅乃户部廣東清吏司主事
天佐之父刻志勵行積學攻儒雖已甘於遁世豈敢果於忘君詩
禮過庭義方教子篤有哲嗣作予令臣謂非爾積善之慶發祥之
澤者乎茲以錫恩用酬初志既躋壽考用賁寵華特封為承德郎
户部清吏司主事祇沐國恩益 家慶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母有教育之德與父實均國有推錫之恩維 是眷況
乃賢能之 足徵慈範之良哉爾陳氏乃户部廣東清吏司主事
周天佐之母廸順安貞性成之懿純悠淑行大德之良相夫勵
業教子登縈慈而能嚴愛而知勞且攻苦茹淡以訓蕉服勤儉
以教忠母儀婦道表表可稱茲特封為安人既被寵榮益隆壽祉
嘉靖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地卿司徒之屬掌邦賦以裨軍國之需厥任殊重苟志
非蕪勤才非膺敏會計何由而當國用何自而足哉爾户部廣東
清吏司主事周天佐㮚苑雋華浚明英發早膺鄉薦奮起甲科銓
部掄才擢司國計事惟通鍊譽振清勤至於節慎出納稽勾簿書
秩有條理而人不敢欺且月有程計歲有通會而質其成於大司
徒以登於王卿僚推重胥徒畏懷朕甚嘉與茲以大報覃恩特授
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於乎徵輸之法爾其慎之急則傷民緩則
病國惟爾量劑節制俾上下休足以副朕倚任之意欽哉

勑曰夫婦人倫之大閨門風化之源朝廷沛恩數澤榮及伉儷甚
彝典也爾户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周天佐妻吳氏幽柔婉娩端靜
溫恭出自高門盟於儒族夫既登第爾乃于歸知其能敬且和足
以宜家配德相夫立政足國裕民俾爾夫悉心國計而無内顧之
憂者咸爾功也茲有享典用布寵華特封爾爲安人休沐綸嘉宜
爾象服
嘉靖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危言逆耳義有激於匪躬渙命褒忠恩必隆於沒世蓋
旣弗用其言而顯其身豈可不矜其志而録其善爾故原任戶部
主事周天佐剛貞之性慷慨之資筮職郎官揚聲部署素懷獻納
欲致命以輸忠特進讜謨罔顧身而罹禍本爲白建言之志豈期
冐隕命之辜情惟切於愛君術遂疎於謀己褒恩久鬱遺詔聿伸
茲贈爾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紓忠貞之正氣表節志
之多艱有　寵綸永歆泉閟

制誥

隆慶元年正月十七日

之寶

請謚奏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臣吳道南會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臣孫丕
揚右侍郎臣蕭雲舉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臣王圖總督倉場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臣孫瑋少保兵部尚書臣李化龍刑
部尚書臣沈應文工部左侍郎臣王汝訓右侍郎臣劉元霖通政
使司通政使臣曲遷喬左參議臣吳默大理寺左寺丞臣曹楷右
寺丞臣吳崇禮詹事府少詹事臣翁正春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
酒事臣傅新德左春坊左諭德管司業事臣湯賓尹太常寺少卿
臣夏子陽光祿寺少卿臣李惊寺丞臣梁見孟太僕寺卿臣張養

志少卿臣徐元正尚寶司卿臣趙鵷程司丞臣甯中立都給事中
臣曹于汴胡忻給事中臣胡應台徐紹吉韓光祐戴章甫張鳳彩
張孔教朱一桂張國儒彭惟誠杜士全李瑾馬從龍歸子顧監察
御史臣徐兆魁孔貞一左宗郢喬允升王以寧畢懋康顏思忠馮
嘉會蘇惟霖房壯麗史記事馬孟禎楊師程劉蔚劉國縉耿鳴雷
試御史臣姚鏞潘玶張惟任等謹題爲謚典諮訪已有次第謹遵
明旨從公會議以一羣情以襄鉅典事該禮部題稱祭清吏司案
呈照得萬歷三十五年該本部署部事左侍郎今故楊道賓題爲
謚典愆期積踰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以伸公論以彰激

勘事內稱自萬歷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止凡業邮過大臣容
臣部疏具姓名開立訪单先期分送大小九卿及臺省諸臣會議
應否易名各開事蹟於下會送臣部再加酌擬奏聞以俟聖明定
奪等因奉聖旨謚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
及近年應否易名的都着分行訪单開具實蹟從公會議来看毋
得狗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欽此欽遵查得開寫議謚公冊
分送各該衙門詳訪去後今經開具實蹟回部相應從公會議酌
擬類奏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謚名之典當之者不在死後之榮名
而在生前之行誼任之者固無所任德亦無所任怨惟以君父之
命申之天下之公心處之期不負此典而已臣自今年六月先臣
楊道賓之子楊錫綸將各衙門送到議謚公冊檢集送臣臣即與
該司悉心詳閱嚴加品評已得梗槩因仰體皇上不厭詳慎之意
臣等再行採訪其間亦有不免後言者總之議論紛紜是非不一
此從公會議之旨仰見皇上洞悉人情慎重鉅典良有深意合無
申請勅下臣部容臣先期通知九卿科道各衙門將應謚諸臣於
公所會議可否然後列名上請則衆論歸一而謚典有光矣等因
奉聖旨是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國子監科道各衙門等官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孫丕揚等恭於公所集議臣等同議得易名重典榮鏡
千秋固必其人不愧於此典即此典亦非專爲其人也爲夫國家
舉之可以風有位該部行之足以憲將来則是典也正先王之所
謂名教而以佐爵賞刑威之所不及者也乃自昔會議未行容多
冒濫若近日類題既衆又復紛紜講之數年迄無一决玉有瑕而
金有類徒嘆全德之難甲方可而乙忽否抵滑衆口之異明旨謂
何嚚競日起此甚非所以維國是定羣情也臣等仰奉明綸俯稽
與論諮詢一稟至公參伍顧瞻清議聞其聲必徵其實見其表必
察其裏不敢參一毫嫌怨不能萌一念思私虛衷博採平心議擬
以天下之公是公非合於人心之真是真非必其人端方正直足
以砥柱乎中流必所表碩德鴻猷足以流光於奕世寧過於嚴或
有遺賢以待他日之補牘毋失於寬致有濫舉以玷今日之公評
若夫炳烺大節既已叫閶闔而觸雷霆何忍忠魂歛吹毛之憾歷
落孤貞果能盟歲寒而凌霜雪肯介節靳華衮之褒庶幾嗜德欽
芳寓有微顯闡幽之意表忠崇正卓有揚清激濁之風令典可藉
以有光而臣等今日之會議爲不虛矣今除禮部尚書馮琦俟旨
處分外及科道官公舉并子孫陳乞未經諮訪者另俟續单再行
各衙門諮訪謹將衆論允孚定品可據者併萬歷三十一年禮部

題請議謚人內除吏部尚書陳有年已謚恭介諫官孟陵楊源已
奉旨議謚外共二十九人各條其大概開名恭請睿裁勑下禮部
行翰林院撰擬各謚號謹題請旨
計開應謚共二十九人
戶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周天佐福建人以弱齡筮仕疏救楊忠
介觸不測之威廷杖下獄血肉淋漓三日而死至今仰芳名而弔
忠魂者無不墮淚以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謚同疏二十八人止列
官爵姓氏其行蹟不具錄

兵部尚書伍文定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

僉都御史魯　穆　僉都御史楊繼宗
石城所吏目鄒　智　大理寺卿陳　恪
尚寶司少卿孟　秋　監察御史劉　臺
兵部尚書毛伯溫　吏部侍郎張元禎
太常寺少卿魏良弼　吏部侍郎趙用賢
諭德張元忭　南京禮部侍郎陶承學
刑部侍郎張　翀　副都御史張文錦
兵部侍郎李盛春　副都御史魏允貞
副都御史郭惟賢　工部尚書劉東星

禮部侍郎曹文獻　戶部侍郎張養蒙
兵部侍郎許孚遠　戶科給事中楊允繩
錦衣衛經歷沈　鍊　左都御史溫　純
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　鴻臚寺卿張朝瑞
萬歷三十七年三月初八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這謚典既會議停當都准與

禮科都給事中邵庶題為論久謚定舉宜及時乞勅亟採與論破
格闡幽以彰國是事竊惟士君子立朝制行雖標揭於生前而
樹品表觀定評隲於後世謚也者寓袞鉞于褒貶之中昭榮辱于

刑賞之外所為旌別既往以風勵將來至隆重矣近因奉有類題
之旨故積閱多年紛若充棟及今不行釐定年久益致混淆豈類
題慎重之初意也今該部疏議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凡蒙卹
過大臣悉列姓名開立訪單分散九卿科道公評可否酌議上請
特奉明旨將日久論定義當表揚者一併開具會議赫赫綸音羣
工歡動思舉所知臣叨禮垣敢默默處此但臣闇昧短淺耳目之
所未及者何限頗聞見未真不敢槩為臆說姑舉一二以備採擇
有大臣蒙卹而應謚者小臣死諫曾經恩卹而未及謚者有閣臣
曾經論謚而大節未該者是可不亟為之補改乎所云大臣應議

謚者則原任禮部侍郎程敏政是也夫敏政珥筆詞苑編校諸書裁定典儀且無具論至其請正文廟祀典嘉靖中多採施行而道一編心經附註王守仁朱陸合一說實祖述之潛心伊洛考亭之學著述率準儒先議論足傳經義居家讀禮躬行範俗每爲同儕所忌嗾言者以浅策題鬻金錢論劾尋白而卒贈尚書祭葬吾學編稱其斤斤行檢出讒忌之口無疑令血允無人士論共惜使未經辨白尤當為之昭雪矧上稽䘏典下質公評大節尤表表者可槪聽其湮沒乎小臣蒙䘏而未及謚者則戶部主事周天佐戶科給事中楊允繩是矣主事周天佐孤忠凜凜如生大節稜稜不朽

九廟災詔求直言肸政闕失天佐上疏請釋御史楊爵之獄爲求言弭災第一義觸犯聖怒廷杖繫獄三日斃於囹圄血肉淋漓死最慘烈給事中楊允繩正直無所屈撓建白多忤權貴巡視光祿疏劾胡膏僞增物價嚴嵩嗾令胡膏捏辯謬謂元典隆重誣蠻允繩肆譏論死尤慘二臣並蒙恩䘏贈蔭矣顧可靳之易名乎閣臣會經論謚而大節未該者則大學士梁儲是已夫楊廷和守制居家梁儲力請起之讓爲首相推賢盛節人已稱難泰府請闗中田爲牧地舉朝爭之不獲楊廷和蔣冕引疾不出儲爲次輔勉承草制首列祖制不得輕與釀亂之語事遂獲寢武廟議北巡邊自稱威武大將軍御諱屬閣草勅楊廷和又引疾儲獨力抗上手劒立促儲願請死至廷議建儲居守陰謀入所厚遠藩儲厲聲直叱事寢不行宸濠奏捷上駐驛留京又欲南遊越楚儲跪泣宮門自未至夕始允同鑾夫砥柱回天定傾持國磊落大節即寵臣不能得之明主矧身列次輔又際武廟遊畋之時而能迴瀾匡正四維泰山乃僅以文康當之不知彼所謚文正者勳烈果能什佰此否耶伏願皇上亟勅該部將四臣及時會議備造總册開送九卿科道公心詳議該部酌擬請自上裁仍乞勅當事諸臣秉虛心持平恕取大節毋過苛求期於共襄盛典以激勸臣工垂休萬禩所關夫

臣節世道豈渺少也耶

禮科都給事中胡忻謹題爲謚議久定舉行宜速乞勅禮臣早集衆議以襄鉅典以快輿情事竊惟人主所以風勸有位者曰爵與祿第爵祿可馭之於生前而沒世之後貴賤一邱孰爲勸誡聖人又制爲謚法以馭之若曰一時之羶薌可慕也萬世之雌黃又可畏也於是賢者益有所恃而力於善而不肖者亦有所跂而勉於善世道清明人心震曜此道隆耳我聖祖開天勵世首重斯典列聖繼繹舊章遵行勿替二百餘年矣自萬歷三十一年偶有類題之議漫淫湮廢于今六年遂令名世大賢與尋常齷齪之類同就

況淪勞臣節士能不惋傷天啟聖衷特允禮臣之請許將三十一年以後物故者從公會議具奏又將三十年以前應謚未給者一體表揚綸綍煌煌羣工莫不舉手加額曰大哉皇仁是何累年之所停閣者今乃宣究一旦若此也夫何奉旨之後已幾半載聞禮臣敦促議單尚多趦趄觀望未肯速集奚以仰荅聖意俯慰輿情乎臣竊聞是非自有定評人心亦自不死今應謚諸臣有列名謚冊者亦有謚冊未及載名而孤忠大節懿槩閎猷昭昭在人耳目者臣至寡陋不能盡識姑掇所知言之節義如周天佐浦鋐楊允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臺品格如魏學曾溫純曾同亨魏允貞

王用賓王之誥劉一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張養蒙張元忭勳樹如伍文定毛伯溫皆凜凜骨梗表表羽儀公論僉推誰能洗索其餘賢者尚多諸臣但矢心天日直舉所知便可速竣鉅典有何顧忌有何疑畏而遲遲至今令皇上褒予賢臣之典閼塞而莫爲之宣究乎事已太遲勢不可緩懇乞明旨勅下禮臣早集衆議速行題覆無使羣情久鬱盛典終虛庶往哲之幽光不以沒世而頓晦而羣工之淬行將因茲舉而益奮矣臣叨厠禮垣事關職掌輙敢效其諤諤惟聖明允察

兩學公舉請謚呈稿

泉州府晉江縣儒學廪增附生員韋孚敬謝顯卿許維新何九轉王世亨黃絅仲等呈爲懇恩議謚以表忠魂事切見故戶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周天佐弱齡登第壯歲立朝省已端嚴居家孝友心無戢級論交惟海內之英學有切磋尚友一古人之業監草場而藁芻囷積督倉允而纖忽不淄登土木城以賦詩義氣淋漓紙上哭楊太僕而奠誄忠肝盈溢毫端方楊御史逮繫多時舉朝莫敢仲救會乾象變求言下詔伏闕獨爲開陳期一疏以回天偶風霆垂竟日之怒下尺膺於畫地從逢干結千古之遊當屬草之期

言直心堅殊不謀於妻子及受杖之際膽雄身小亦歎息於隸人斃獄日曛出屍雷震行道揮淚歸葬雨淋追惟世廟當日英明其在諸臣莫不震肅雖委曲短奏何啻比少年痛哭流涕之悲況錢穀小臣豈不媿當日白馬青蒲之容聲名不泯於後世官蔭業錫於先朝隆典若可示榮羣心猶謂未盡蓋楊公身後益重在此歲已易其名乃此公輿論咸歸故諸士欲伸其請況言事伸救跡既同源而沒牖斃庭死更異轍且以四十載之世廟咸推三直諫之忠臣在容城之楊市曹殞身固忠愍之莫並在謝洪之楊廷下斃命同激烈之堪傷既已加三楊華衮之褒亦安可泯此公鯁直之

卹乞轉聞當道特賜佳名真立懦乎今茲寧雄忠於既往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日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黄克纘爲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以光盛典事臣伏覩皇上允禮部侍郎楊道賓疏將近故諸臣未及賜謚及事久論定應補給者俱博採公議欲與易名夫人臣効忠於當年原非買價於泉壤而聖主褒崇於一字實以示勸於千秋此一舉也激昂士氣維持世風恒必賴之可不慎哉又見科臣邵庶疏舉户部主事贈光禄寺少卿周天佐應謚臣讀其疏因憶先朝與天佐同

救楊爵相繼杖死獄中者有御史浦鋐焉鋐山東蓬萊縣人嘉靖二十一年以御史出按陝西時富平人楊御史爵上疏言雨雪非祥瑞不可頌權奸非忠信不可邇及崇道教興土木諸事皆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此觸肅皇帝怒械繫下獄蒙笞二次廷兩月餘言官無敢救者九廟災天佐應詔陳言訟爵冤乞赦之以脩實政有旨綁鎖下錦衣獄搒掠三日而死自是人益以言爲諱鋐在陝西不勝忠憤復上疏訟爵冤被逮下獄搒掠六日而死其死與天佐相去七月而所言同一事也今科臣疏及天佐而遺鋐意者歲久事湮或未盡知乎然爵在獄幸而不死久已補謚忠介天佐

鋐不幸而死雖蒙贈官録後而謚議不及是同一忠義生忠蒙謚而死忠見遺也又使今日天佐得謚而鋐獨遺是同一死忠前死爲賢而後死爲非賢也必不然矣古今宇宙所賴以維持者忠義之氣彼正人君子見忠臣在難奮不顧身犯雷霆之威而往救之即使其言得行耦俱無禍如祁奚之救叔向趙武之救叔孫豹義士猶盛稱之書之史册以爲美談況忠臣莫獲免而赴救者蒙禍流血箠楚畢命鈇鑕如此而不蒙一字之褒以慰地下之魂則謚法更爲何等人設哉或者以二臣位不過郎官於禮未得易名然觀春秋大夫如魯衛季文子甯武子公叔文子之流俱有謚王朝之

士可當列國之大夫今二臣贈官九列是天朝之卿士也倘可與公叔文子比並乎夫褒崇忠節垂勸後世者禮官之職也微顯闡幽助宣德意者守臣之職也臣叱撫山東風化是司謹以鋐謚爲請伏乞勅下禮部覆議將鋐與天佐一併賜謚則忠魂既慰士心益勸而於盛典爲有光矣

八學公舉修史呈稿

泉州府八學廩增附生員黃淳中等呈爲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修本朝正史以垂萬世事近奉部院勘合行取各地方人物功德節藥表著鄉閭者各就其家訪求狀誌碑銘表傳著述解送等因淳中等切見故户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周天佐制科偉器清代俊才孝友宜家踐躬名理忠信爲質合轍平生學彬彬其有文而能發先喆之所未嘗發口恂恂其若吶而能爲壯夫之所不敢爲始監草場繼督倉儲坐當盤錯兩著賢能之聲行惟圖書一洗錙銖之玷應命而陳時政曲中膏肓危言以救諍臣用比藥石

期補衮而伏闕下卒攖鱗而斃獄中視死如歸所難者從容就義受杖無愠何有乎獨立敢言出屍震雷人謂公之正氣激發會楚霖雨人謂天之墜淚悲哀浩然塞乎兩間忠矣參乎三極肅皇帝抱觀過知仁之誼以遺詔悼公于九原莊皇帝宏轉圜正華之規以覃恩褒公于易世贈官卿寺蔭子成均錫以泉壤之光馭以爵祿之幸蓋將倡海內敢言之士豈徒慰地下未泯之魂竊聞嘉靖末年建白不易而此公身後彝好同傷緣其禀命之不長是以著書之甚約然而言多關世論足符心較公名則當在富平容城之間而二君賜謚之恩已較稽公事則尚漏金匱石室之載而兩朝旌忠之典未彰茲奉搜羅之文正值纂修之日謹以其所著遺書及家藏佚狀上獻倘蒙華衮轉致木天障佐偉之波流標忠讜之赤幟則一士足以昌國有位羣慕匪躬寔可補熙朝百代之流芳豈徒榮閭中一方之盛事相應呈舉伏乞轉達施行須至呈者

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　日呈

周光禄列傳

周光禄天佐字宇弼晉江人也少讀書貧苦并日而食嘉靖十四年舉進士年二十五以上命歸畢婚主事戶部狀貌不逾中人而志尚耿耿不詭於時發爲詩多憂世之語會楊爵用直言繫獄楊爵者秦人爲御史居家每自糞田而妻饁之以清節聞詔復起爲御史是時翊國勛夏相言俱貴幸而上方崇道教喜符瑞土木數興適正月雨雪羣臣則以瑞賀爵感憤言大臣安危利災不當居相位勛擅權當罪禱祠營繕皆足以叢禍變失人心當罷是時嘉靖之二十年也疏入上震怒下詔獄杖訊每宮中時時讀爵疏輒

怒擲之地時詗爵無恙輒下中旨所司杖之爵坐繫逾四月濱死人無敢訟其冤者而會京師有風變九廟灾上震懼下詔中外求直言久之未有實應天佐乃特疏救爵也先是爵繫之逾月暴風作連二日都城皆恐呼爲楊御史風然終莫能論救及四月一夕東北焰燭天忽有火從空中下遶奉天門是夜災起成祖廟延羣廟俱盡成祖仁宗二主燬焉上乃躬告南北郊罷諸工作而詔大小臣工疏陳政事務以實無取具彌文是時惟給事中戚賢言頗直其他僅取塞旨而已絕無有及楊爵事已主事李時春疏用人理財以進上覽之怒不報而天佐繼上疏曰求言之道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陛下令諸司條奏闕失此特言耳御史楊爵之直未旌是未示人政也夫國家設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犯在於過直情則可矜臣聞古之帝王嘗立毀謗之木以來諫矣夫毀謗非事君之義也然而帝王不諱者慮臣下言之不直不得聞其過失也漢至文帝時已治安而賈誼方奮其一痛哭三流涕六長太息之談彼豈好爲不祥哉天子之尊非一日也然所少者不在唯諾稱頌之蒲庭而在憂治危明之一士夫憂治危明之士求之千百人中不一見焉聖主之所懸木建鼓而求也臣竊觀在廷諸臣不負此義者獨爵耳陛下憫然斥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罪人然則

必逢迎容悅乃君子耶必唯諾稱頌之臣乃不爲罪耶如是而爲君子如是而免罪且有榮名亦何難之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辠之者果當天意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爵既遭之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而反古違天豈所以光昭聖德哉臣願陛下詳爵之言原爵之心亟從寬釋仍不吝採行旌其忠讜以勸來者如是而人心悅喜天道降康此求言弭灾第一策也疏聞上怒甚閱三日奏不下而以中旨逮傳詔獄痛杖之初天佐草疏深念累日妻問之不

答及旦捧疏入乃以語友人間對客猶從容談笑移晷比置傳寧
校束之急痛次骨謂曰上疏時自分死矣所不辭也於是當杖六
十諸校環列供命内臣爲監凡五杖輒一易校莫不脅息天佐則
徐解衣就杖杖將半呼云天子纍臣何辜及半復呼云二祖六宗
之靈纍臣天佐何辜也觀者兩泣列校私相語是丈夫渺少耳而
心雄内臣亦歎曰諸御史給事中無一人救楊爵而户部郎能救
之名爲天佐真不虛也越三日卒於獄將絶目獄吏若不言既而
連呼父母妻子者三慨然曰吾去矣蓋是時天佐父母存而妻吳
方娠云其夜風霾大作質明日無光楊爵私慟曰哀哉子生天南

我生天北而子乃以救我死乎已矣庶結它生緣耳縉紳聞之灑
泣百姓無知不知亦莫不爲隕涕者又三日乃出其屍不腐就通
衢爲殯斂焉天佐爲司農郎督德州儲已監税都門皆利權而一
無所染没無以爲喪隆慶中追贈光祿寺卿錄嗣日暹太學日暹
應順天鄉舉改蔭子一騏其後三十餘年而計部郎言者有王用
汲馮論曰古者諫無常職自庶人以上皆得言後世設諫官而職
始溺於是言者起而簒其職相激之敝至以名爲訴病是又與於
不言之甚者也夫舉國皆言烏得而不言舉國不言又烏得而不
言四臣皆有見於可言者雖或死或不死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
引裾借劍名並古人豈妄也哉
四臣者周光祿公及黄廷尉翠林奉常公黼王司寇用汲而四其
三傳不具錄
萬歷二十五年甲午編纂官史繼偕譔

福建通志

周天佐字宇弼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任户部主事時九廟災詔
陳時政闕失御史楊爵疏五事繫詔獄數月無敢言者天佐上疏
曰求言之道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陛下令諸司條奏闕失今
楊爵所犯在於過直情則可矜古帝王求諫嘗立毀謗之木毀謗

非臣事君之義而帝王不諱者慮下無直言則上不聞過也天子
之尊所少者不在唯諾稱頌之藹廷而在憂盛危明之一士在廷
諸臣不負此義者獨爵耳願察爵之言原爵之心亟從寬釋不吝
採行旌其忠讜以勸來者則人心悦喜天道降康矣疏聞詔廷杖
與楊爵同繫獄越二日斃獄中時年三十餘隆慶紀元贈光祿少
卿蔭一子謚忠愍

泉州府志

周天佐字宇弼號蹟山晉江人少讀書貧苦其父熏烟導氣以辟
饑寒性警敏沉潛每羣兒嬉戲端坐默視受書過目成誦既補弟

子員益勵學事父母未嘗少傷其志與兄弟讓大小親疎溫恂無
戟級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賢人嘉靖甲午鄉薦乙未進士乞
旨歸娶家居菲衣糲食挾冊吟誦思通達世務孜孜如不及於餘
事漠如也戊戌拜戶部主事分督草場防範嚴密署司篆護駕承
天體弱不勝衣終始敬謹督儲德州精密如草場事竣榷崇文門
稅清白無染奉差餉軍宣大邊報警急行無難色辛丑九廟災詔
諸臣條時政闕失初御史楊爵疏陳五事詔繫獄數月無敢言者
佐謂此乃時政闕失之大因上疏爲應詔陳言乞宥諫臣以光聖
德以回天意事其畧曰求言之道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陛下

令諸司條奏闕失此特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
人以政也夫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犯在於過直情則可
矜古者帝王求諫嘗立毀謗之木毀謗非事君之義矣然而帝王
不諱者慮下無直言則上不聞過也漢至文帝時已治安而賈誼
方奮其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譚彼豈好爲不祥哉天子之尊所少
者不在唯諾稱頌之滿廷而在憂治危明之一士在廷諸臣不負
此義者獨爵耳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夫以盡言極
諫爲小人則爲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抗疏納忠爲囚犯又孰不
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

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天心否耶臣
願察爵之言原爵之心亟從寬釋仍不吝採行旌其忠讜以勸來
者如是而人心悅喜天道降康此求言弭灾第一義也疏上衆盡
危之天佐食笑如常詔廷杖內臣出監五棍一換辭色不亂惟呼
天地祖宗旁觀隕涕旗尉私語此人身小心雄內臣合歎曰六科
十三道無人救楊爵一主事能之不愧天佐之名與楊爵同繫獄
手瘦梏寬以鐵練貫之越二日斃獄中時年三十有一爵私視之
曰悲哉予生極南我生極北而以救我隕命出屍水門鄉人李愷
鄭一鸞斂之京師民張弼設祭哭之人曰於子有故乎曰否吾傷

其直也是日日色黃白無光震雷微雨屍出乃已妻遺腹舉女以
兄子日暹爲後隆慶改元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天啟
初賜謚忠愍（舊志參明史國書名山藏王遵巖文集清白堂稿生氣錄）令祀學宮

周主事忠諫死獄記

富平斛山楊爵著於獄中

周主事名天佐字字弼號蹟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户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雨雪不可謂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謂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脩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讒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辭信有罪矣二

月初四日干冐宸衷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榜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匣鎖晝夜困苦閻伺驚惕罔敢踈寬坐卧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僂襪苫衾之類爲血所沾若濡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畧曰云云未之有也疏上有旨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中牢固柾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鉄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夫當此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踈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悃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臀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霧橫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吳氏候於獄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中見者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

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嗚呼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所人亦不知以何所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一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以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愈甚嚴凡廁所往來必間其期未得一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使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

下獄初八日未時死既死爵未得親哭其屍終亦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嘗是時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瘗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而修之於家塾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曰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士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顚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

三極大中之矩泯於流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涕焉嗚呼是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户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

位之私計而陽爲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爲户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榷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恒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爲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爲户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榷崇文關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如置玉湼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册吟誦不安

舊聳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奧以微誠感悟非爲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遲爲後上疏逮杖之日爲辛丑五月六日詔下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爲年三十一

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脩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昆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道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獨偉其一疏而哀其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　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也銘曰

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明倭寇之亂挖泉中縉紳墓及挖公壙見其誌銘而止）

晉水王慎中謹拜譔

輓詩四首

其一

萬事真長已孤生敢自私批鱗當逆處收肉在寒時複衣仍赭服正寢託丹墀片玉今埋矣無因諫用尸

其二

牽裾難動聽攀檻竟殂生信是百年速須知一死榮兩揮行路涕風慘挽夫聲莫作逝川嘆能留不泯名

其三

玉碎姿猶潔蘭摧性亦芳歸根辭雨露埋質罷珪璋車飾看如柳山形見若堂只愁餘憤瀝燕地暑飛霜

其四

降魄茲鄉返精魂何所依芻靈疑榜吏幽域訝圜扉白日終無照青春更不歸天心垂涕泣寒雨載途飛

祭户部主事周蹟山先生文

蔡元偉

嘉靖二十年户部主政周蹟山先生以諫獲罪斃獄中越三日乃得舁其尸以殯都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掩涕賻其喪者無慮數百人其邑人蔡元偉以酒一杯香一炷生芻一束哭於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少時無一廛之土一畝之宅待求而歠僦屋以居殺衣黜食以遺父母隱饑忍餓以讓諸昆轗軻備極堅厲彌篤鄉閭中已稱其為偉器矣及舉鄉薦聯登甲科擢官户曹不汲汲送窮以思方愈自祗懼日究心當世之務平居緘口拱手悉除去陵谷若無能人然凝重潛深簡易和粹容止疾徐黙有矩度凛不可

犯及至遇深知促席陳利害劍鋒差差聽者若毛聳乃知其真欲任國家事者先時鎮守之罷士民歡歌以計遽復中外惕息公即草疏欲上言辭剴切會未幾復罷乃不果其后扈從車駕典司禽儲舉止施設咸卓有可稱楊御史之獄舉朝哽咽無首論救獨先生以羸瘠抱病之身奮然倡聲抗疏絶毫芒顧慮朋友不與見妻子不得聞其端奏章已上衆心為之震悖而公談笑如常及命下拘囚從容就刑無咄嗟之狀識者莫不交驚互讚擊節稱嘆豈以先生真能悻直亡身犯聖主之所深怒之死靡悔狥身後之名以為烈哉此由天植忠赤積於衷而時發於外平生足取信而言論中幾宜也楊之疏在仲春望以前公之疏在仲夏朔以後夫豈不欲即援之而後朝食乃姑徐徐云爾者方以待掖臺之言而不侵其美且以仰天威之霽而不亟其禍搔首延佇欲寛一人之死以勸千萬人之忠者未始不一日數廻於腸也及長望而救聲絶須宥而楊名非列逢九廟災適承求言之詔斯而緘黙則爲貪位故先生之言匪舒匪棘舒吐積誠以幾萬一其所不可及者正以其忠而不驟也嗚呼今之士秉觚牘進思慮充棟列肆與身俱歿而公之不朽獨抗疏之一章言若拘行若制積功累行幾成復僨而公之不亡獨孤忠之一死少而懵壯而肆將老而寤窮力盡氣未

能庶幾以斃而公之有俶令終乃在於三十有一之齡噫乎蹟山其又何悲然以公之學使假之年則其文之格君而垂世者又可以多啓我後生以公之忠使未即死則其功之植國而鳩民者又可以永熙於鴻號以公之質懿而夙成使其壽如衛武公蘧伯玉則其德之日升川至吾不知其何所底而遽止於兹胡能以無慟乎某與公方擬蘭契生也得執之手以訣歿也獨得撫其尸九原如可作也吾其與徜徉而委蛇嗚呼哀哉尚饗

泉郡鄉紳舉貢生員公請建祠呈稿

晉江縣鄉紳黃良慶王商霖黃爲漢陳紹芳羅岳珪舉人郭德光蘇勲萬承萁陳與國曾浴洙顔光錫貢監生員李以玖龔錄名黃良傅鄭煥文富允諧劉澥楊敬培張可立葉天開黃錫爵王永祚蔡耀魁蘇廷相黃有融莊鎬李天翠黃韓光林世爛鄭拭莊元顔超莊恪林鰲楊波詹江尤垂青張振祖張廷燦王彪吳炳吳青岱周應同周世祿周科捷周正春周允保周元賓等爲請建忠烈祠宇以光祀典以勵風化事竊惟修士敦節莫難於死忠奕世流芳誠重乎崇祀明朝贈光

祿寺少卿周 諱 天佐謚忠愍公泉州晉江人也居家孝友禔躬端莊學有淵源心無城府年二十五登嘉靖乙未進士任戶部清吏司主事英年立朝銳志報國氷蘗自矢薑桂性成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後権崇文關商稅利權所司錙銖弗染歷官六載止進一階嘉靖辛丑年應詔伏闕疏救諫臣冀昌言以回天反觸雷霆之怒遠徵軀於畫地甘效龍比之忠受杖六十而血肉潰繫獄三日而性命休監刑見而嘆傷軍校視而脅息身受痛楚心獨寬安出屍震動風雷公能格天以號慟會埜適遇雨霖天實爲公而涕沱迨至隆慶年間

公江門蔡公紫溪蘇公恭定郭公皆得特祠崇祀學宮若忠愍公之死諫彪炳人間誠宜建祠崇祀昭忠烈之報者也茲准前移理合查造事實具結呈送

老父臺查核通詳爲此備由具呈伏祈照驗施行須至牒呈者

本學結爲請建忠烈祠宇以光祀典以勵風化事遵依結得明

朝贈光祿寺少卿周 諱 天佐謚忠愍公果係植品端方盡心

君國歷官數載而清白可風疏救諫臣而杖斃弗恤出屍感風雷之變會埜下霖雨之沱適與從前忠賢崇祀之例符誠宜詳請特建祠宇以褒忠不敢冒結合具印結是實乾隆六

年正月二十四日

本縣李據學呈結通詳蒙

巡撫都察院王批布司確查議詳

布政使司喬遵批仰府據詳周忠愍公直諫捐軀清操勵節誠宜專祀以慰忠魂仰泉州府再行確查事實另造清冊妥看切議通詳仍候

總督撫院學院暨臬司批示繳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蒙

本府王再詳

布政使司喬司據文轉詳查得前朝戶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

贈爵少卿蔭子入監萬歷年間賜諡忠愍入史建坊其於褒
忠旌烈亦既舊有令典矣特以忠諫捐軀氣節如公聲振今
古凜然猶生未有特祠崇祀俎豆久虛何以妥忠魂光泉壤
且負百世下聞風興起之思慶等志切景仰心慕依歸願共
捐金興構祠宇乞就學宮擇地昂建俾得崇奉忠祀伏乞
太公祖憲臺俯憐孤忠宜崇祀典轉詳
列憲批示遵行豈獨昭忠報於永世且益勵名教於來茲矣切
呈乾隆五年十二月初一蒙
本府王批據呈周忠愍公應詔納諫抗疏隕軀澌少而心雄列

校私奇於杖下忠諫而身死路人哭祭於柩前殯感震雷塟
逢霖雨天人交動旌陰諡旋榮生氣凜凜千秋頑廉懦立勁節
彪彪百世昔法令傳允矣祠祀於鄉展也附邊於學大裨風
教永作典型仰晉江縣查例通詳可也
本縣李移學查據
本學李何呈覆看得明　朝贈光祿寺卿周　諱天佐諡忠愍孝友宅
躬剛方自矢英年任政即有國士之風歷司倉稅並無錙銖
之染伏闕救諫臣思言不避逆耳捐軀立大節就刑奚顧一
身忠烈震動風雷祀典久虛人世查凡忠節名賢如咫亭詹

周　諱天佐者心堪貫日志足凌雲年少掇巍科詞華夙裕老
成膺重寄才幹素優抗疏以救直臣不避雷霆之怒受刑而
全大節允追龍比之風賜爵賜諡綸綍既沛於前朝專祠崇
祀俎豆宜光乎盛世茲據晉江縣詳據紳士黃良慶等呈請
前來奉
憲批司確查議詳茲據泉州府加看議覆本署司覆查無異相
應轉詳伏候
憲察批示飭紳士自行捐建以慰忠魂以愜輿情可也奉
巡撫都察院王批如詳飭令該紳士自行捐建以慰忠魂仍候

總督學院批示繳又奉
總督部院德批如詳仰候
撫院學院批示繳又奉
提督學院批如詳仰候
督撫兩院批示繳奉此行司到府仰縣即便遵照祠成奉
本縣李詳准
布政使司就于晉邑各先正一十九祠額編祭銀內勻衮出祭
銀撥為周忠愍公祠祭費給伊子孫承領辦祭春礿秋嘗永
光千古

忠愍公文集重鋟書後

學曾 讀

五世從祖祖父忠愍公遺稿既卒業慨然曰昔長沙痛哭若述
明通宣公奏議精辨剴詳杜老詩歌悲壯激揚此人皆挾策
匡主萬目時艱見天地萬物磊落鬱積。古今制作論議之場
曁一名一事之感觸罔不悲歡欣嘆渾渾洋洋偉宏畧而吐
洪風或忠義之辭吉光片羽見虎一毛見豹一斑淵珠山璞
蔚為奇光蓋往往偉人節士懷片簡企崇修譬猶雲漢宣朗
躑躅攀慕于其間又況子孫家秉祖德宗功守千百之十一

尋墜緒于渺茫者哉
公年二十五成進士仕户曹即三十一伏闕上書廷杖捐軀其
後贈爵賜謚入史建坊至
國朝崇祀黌宫其年不長其仕不永其文歷久散失不全世傳奏
疏一篇忠貞之氣扶日月沛江河其他憂時抒懷文辭渾灝
類漢初詩類初唐制義一篇類歸震川舊散版目録十九卷
經兵燹淪遺曩時曾
高祖父篤園公修譜時補輯并誥傳謚議為一卷末刊
大父愨亭公手鈔一册什襲珍藏續附請祠呈覆文稿其送林
次崖謫欽州則建言授命早定于釋褐歸娶之日也其登七
木城則憂君上憤刪奸于少保之孤忠可兩也其送尹艮齋
復貳泉州則闡揚上化軫念桑梓之惓惓也其讀鹽鐵論叙
則督倉儲權關稅一塵不染之大概也舊傳載
公自幼警敏沉潛既補諸生益勵行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
仁人蓋山嶽鍾靈學問畜德忠誠剛氣預乎生平是以楊忠
介無一面之知尚書即不居諫諍之位奮微起陋憂治危明
至于冒雷霆披囹圄覩明震悼而惕息列校私相語而
公顏貌不移從容安定其樹立遠也士苟工辭好古句鍊字戞

藻春實秋實則風雲月露無關名誼之閑此雖著作滿名山
瓌瑋媲金石其文存不存不足語也於戲子孫思貞珉厥祖
德所以勒名簡末者豈語言文字云爾哉詩有之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曾懼兹稿散蝕徑寸之珠夜光之璧當世末由窺
子孫弗克守會族人議修
公祠乃付剞劂間有字畫缺失者不敢增以志謹而誥勅列傳
請謚請祠諸篇仍附卷末莫爲之後雖善弗傳一以見諸君
子好德之同一以志吾子孫銘德之本也
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孟秋月十三世四房從孫學曾謹撰

〔明〕萬虞愷撰

楓潭集鈔二卷

明嘉靖刻本

楓潭詩序

六經之義一也毛詩三百篇獨有韻耳必以韻者或曰流傳之易而諷勸之多也後世文人之言曰詩正而葩夫葩誠亦有之然豈詩人意哉予為童子時誦習三百篇雖但為舉子業然詩之義古人之性情亦既章章可睹矣竊自以他日為詩亦學為如是而已間見後世所為律詩則詫曰韻

非古也而重以偶也情匪固有語不由衷詩誠若是雖謂壯夫不為可也已而試為之為之既久不惟不之非且甚好之矣蓋至於今二十餘年而又悔之乃知童時之見真見也近有問予近體詩抄者予應之曰其來久矣且柰之何哉吾為刪其穠豔黜其纖巧去其詠物斥其浮誇斯去古詩為不遠矣不然徐庾之作猶近體也何

以為古詩吾友楓潭萬拓嘗言空同李子自叙其弘德集而有感於曹縣王叔武之言若是乎空同之悟於詩也然空同有感於叔武之言而楓潭有感於空同之言則楓潭之悟詎出空同下哉楓潭之詩類陶韋然往往有奇氣類其為人陶韋之詩歸為平淡及讀陶之詠荊軻韋之逢楊開府又何其豪放也吾於楓潭亦云叔武名崇

文近見其所為詩不遠空同遠甚矧於陶韋豈能正而不能葩耶然其見則真見也說者益以比宋嚴滄浪云

辛酉仲冬吉日蜀近譬軒居士謝東山書於山東之保釐堂

楓潭集序

南昌萬子懋卿氏以福建右轄當之任道臨川出其所為楓潭集者良傳受而次之為定著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凡二卷叙曰世有魁壘卓詭不羈之士盛年壯志欲有所表樹而不幸齟齬以窮歛其鋒穎自放於山巔水涯煙雲蟲鳥草木之間託物連類鉤深抉微窮變達化以發舒其壹鬱不

平之氣而寫人情之所難言蓋自靈均子長則然矣而論者遂謂詩必窮而後工嗟乎如以其窮也清廟明堂物則秉彝之訓列于經而著為雅頌者窮耶達耶夫鉤抉微隱宣其壹鬱而有餘思窮之所長而達之所不能兼也潤色景業鋪張揚厲以鳴國家之盛達之所長而窮之所不能兼也是窮亦有所詘達亦有所過之而詩豈顓於窮哉抑尤有進於是者詩本天機緣性而達君子繕性治情澤于中和則其辭不索而獲不刻而至而窮達又非所論爾矣懋卿為諸生時講學於廬山白鹿書院後遊大宗伯歐陽南野先生之門既成進士為縣令為給諫七轉而至今官無日不踐亨境而其詩冲然而和油然而光庶幾不索而獲不刻而至者斯則性情之效而非

劌鉥之力如曰必窮而後工也懋卿奚以哉予忝與懋卿同官後在諫垣以不能其官罷歸窮且滋甚而探其中竟汗漫無所得予誠愚不足論然而懋卿者亦良難也當時同官又有今提學吳子峻伯僉事馮子汝言與懋卿皆富覽能文章倘使予盡得而見之而叙之則予雖汗漫無所得而得挂名三子之籍以行于遠其亦足幸也

已予豈真窮者哉因懋卿以覘二子何如
也
嘉靖丁巳歲夏六月己酉少初山人徐良
傅謹譔

楓潭集序

楓潭集者山東方伯洪都萬懋卿所著詩
文而臨川徐子衡為之選次者也懋卿子
衡與北海馮汝言皆余同年進士而四人
者並仕毘陵合趣同方以膠投漆不啻兄
弟茲子衡序懋卿集欲兼得汝言及余集
序之以為幸逼懋卿手其集願余笅曰子
知選次吾集者乎余曰殆少初子也夫余
与子衡別幾十年臨川距歷下幾三千里
乃子衡序懋卿集輙思余余未得觀懋卿
集輙知序必為子衡且懋卿交游偏中外
誰惜為懋卿執筆者顧先屬子衡序今特
又屬余序三人者契誼與其暌離眷戀之
懷相見綢繆之喜詎尋常把臂宴昵同其
臭味哉余既讀懋卿集竟言曰甘受和而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白受采而五色之變

不可勝觀甘天味也白天色也用以成之而為五巧以襍之而為變愈變愈襍愈襍愈下未始有加於成也由晉迄唐沿於今日詩凡幾變亦不可勝論矣蓋窮情狙扶引物連類鉤深抉微無不極其致焉世人論詩往往忘其性情心術而輒較體裁聲調字工拙之倫猶之口膩醅醲目眩綺縟以求所謂天味天色安能識也懋卿詩不

為瑰琢粉繪觸事感時覽勝襄友每數篇什清粹瑩潔弗罥塵氛其警語散見輒臻悟脫雖終日吮毫沉思求勝者亦讓工焉至所為文亦直寫己意切事近人未嘗模擬自成材構以是知懋卿得諸天者獨多如味之有甘色之有白也懋卿洞達俗諒由縣令入諫垣數遷至今官余見其居位律身謀國急友久暫如一日蓋能全甘白之天而未嘗受變於俗者噫惟有不變之志乃有不變之言哉詩言志信矣子儆以給事中格時返初服油油學問與俗相遠其天易遊焉而余與懋卿汝言猶能細藹臬臬間招子之所懼磨礪而涅緇者懋卿汝言翼余之孱弱以共砥於甘白之義俾子儆他日之樂於序汝言及余集如今日之樂於序懋卿集孔子曰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則四人者或庶幾矣故既書以題懋卿而并貽諸子儆汝言云

嘉靖庚申中秋日霽雲居士吳維嶽書于歷下之無倦堂

楓潭集鈔敘

中丞楓潭萬公江表高流臺端允望紬經邦之餘文騁藝苑之遐軌其官轍所臻北歷燕晉東遵鄒魯南略牂牁西窺蜀漢踰僰峽以冥搜浮沅湘而洪濟朝躋夕汎寓目嘆逝述懷紀遊訓藻日富積而盈編好事者帙為二集一題曰竹坡齋一題曰晉陽倡和孝豐吳叅政臨川徐給事各敘其

端公自不滿假復屬余為之鈔焉比公歷官中外余託迹羣公間隱顯雖殊追隨頗合每叨倡酬迨載之集猥辱公知嘗靳之曰大家如杜後人多鈔其集至於王孟之集無容別鈔蓋王為其弟縉所集孟集於允倉子清鑒既精騰督斯永嗟乎作者固難知之不易余匪其儔敢承其濫惟公之詩情緣於性興生於感本之自然沖寂之

中襟懷超曠時出俊語此蒙莊所謂性中之天寳也故不其工而自工斯為至工至工之不可工非工之者之所可至吳之敘謂公之工得諸天者獨多殆知言哉余湯為僭取徐所編者若干卷為鈔時竊吟咏渢渢乎流暢物外清徹幽韻淒如風凝寒松英縱雄裁驪若駿駛鷹瞥然則是鈔也豈非瑤圃之菁華文犀之冢角乎寳之祕

乘以俟同好則公之繼響王孟余之無愧賞音不其信然嘉靖歲之辛酉蜡月既望

九華山人顧起綸玄言甫撰

楓潭集鈔目錄

卷上

毘陵舟夜與馮明府言別
席上別陳鳴野
同王仲山雨中泛梁溪作看山圖
送同寮詹少尹遷涪州判官之任
雪夜懷陳鳴野
明妃三首
鋤禾
山中曉行
同方宜興遊善卷洞因懷吳江陰
採蓮曲二首
秋夜與蜀友舟中坐談
鵝湖訪華憲副嵩峯舟中即事二首
答楊秘圖惠草書
九月應　召北上留別同寮涂主簿

與吳彝裳同懷徐少初臨川守制
安慶與峻伯別
月下行
京師懷南還人
金陵中秋夜坐懷施子羽
送王職方奉使遊匡廬
徐二十三給事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春日飲徐氏西園
春日寄懷吳法曹彝裳二絕
送同年侯比部告病歸樂清
春日遊牛首山同仲山讓溪蟠峯兩溪
諸兄
宿燕子磯
金陵喜雨
玄湖懷古
湖上晚眺

金陵留別龔北沙
宿圓通寺見壁間舊作
秋夜華戸部邀飲琵琶亭
河南道中作
秋夜行
中秋保定途中宿明月店
秋夜潞河舟中留別顧長治
懷顧長治有金陵上元之約
三
天津舟次待月
同盧陵黃侍御夜過寶應湖
舟中別泰和陳賓原因寄朱鎮山
烏江廟
送王倉曹遷九江太守
德州陳氏守節幼姑張氏同居相得遂
誓不字同節而終楊侍御爲雙節卷
表之因有此作

別離作
和尚港登大悲閣
渡黃河
東平道中九日懷留都
闕里
妾薄命
雨中後園葵
濮上同丁南溪伊山泉邵甘澤飲蘇舜
澤園亭留別
四
新鴈
春夜乘月登泰山
泰山絕頂
宿靈巖寺
臨清買婢惜其美贈而還之
京師送萬丞之釜陽
與諸同年送馮少洲分韻得交字

金臺同馮少洲吳霽寰席間懷徐少初
分得清字
逢舊友包大中
送朱學憲赴閩中
入武夷遲朱學憲不及
宿茶洋驛清風亭
西峽江阻風
初秋雨後登凌雲臺
哭徐波石先生死南中
清源洞簡王遵巖
漳州道中作
慰舍弟文卿喪婦
雨夜
卷下
壬子秋德州道中作
九日登泰山同熊筆山顧長治二首

雲龍山
宿包城寺
黛凝寺廢址
望夫石
雨後山行
浦城清風亭
午憩龜山寺
黃崎對月
水口送范方伯之雲南昔予亦將赴貴
州
同諸公遊武夷
貴溪閒歌有感
送陳太守擢廣西憲副之任
分宜即事
宣風舘次陽明先生韻
渡湘江

午日臨沅城樓同鄭葵山方伯曾雙溪
龍南岡二僉憲觀龍舟作
沅州登高明樓赴高兵憲之約
黔州道中
平越道中
秋日同高方伯謝學憲遊魚磯灣飲武
侯祠
再用前韻

中秋夕漁磯泛舟同高謝席間賦
九日登高明樓懷南山
新興公館聞鴈
岳陽樓
黃鶴樓
瑞昌訪同年陳桃原
赴貴藩至長沙宿荷塘公館
奉和撫臺歲燕

宮詞
閨情
江門驛
雪山關
青羊宮
移花
人日經桃源洞
過常德陳兵憲栢林書屋二首

登南嶽次范僉憲中方喜晴韻
于役編四首
三山用韻訓王龍溪論學二首
次范中丞茶陽驛壁間韻
訪羅太史石蓮洞
宿濠梁驛用吏部舍弟壁間韻
初至東藩與吳學憲謝方伯二公夜集
七星軒各賦

吳學憲謝左轄過園亭夜坐各賦
述懷
歷下贈雲林上人乃謝方伯宗姪
過獲鹿懷沈思畏
栢井驛次壁間韻
宿太安驛次韓昌黎壽陽韻二首
庚申除夕同楊方伯王大叅燕集各贈
一首
送劉經歷致仕歸綿州
訓鴻山華學士見寄巖居集二首
集東寺和楊方伯韻
詠寺中牡丹和楊方伯韻
郊行和楊方伯韻
寄書和楊方伯韻
春興二首和楊方伯韻
送李叅戎赴　召

送同鄉萬道士歸玉臺
郵亭對月和楊方伯韻
星軺驛次答晉中諸僚
雨花臺懷舊遺清本上人
登盧龍山閱江樓址
登觀音閣

楓潭集鈔卷上

南昌萬　虞愷　著

臨川徐　良傅　評編

孝豐吳　維嶽　評校

無錫顧　起綸　評選

毘陵舟夜與馮明府言別 馮旨解宜典

潮回京口渡初平還客揚帆指故城計到海洲春草綠吳門江月共誰明 顧云詞婉意深起處便似太白

萍水逢君無限情愁聞江上棹歌聲東吳南越燈前話明日扁舟何處程 顧云似皇甫冉送魏十六作結更多情昌齡有舟船明日是長安之句不若何處二字飛動正與孟襄陽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相合先輩多折唐人一句作二句爲工今合二爲一尤工

席上別陳鳴野

同王仲山雨中泛梁溪作看山圖

梁溪初入夏短棹故相求麥穗畦畦秀春

潮岸岸浮鳥聲花外落山意雨中幽摩詰乘高興揮毫對碧流 顧云五六逼杜

送同寮詹少尹還涪州判官之任

送子去涪州官帆江上秋行觀三峽水還上四賢樓舊政吳中諗新聲釼外流相思何所寄雲樹遠悠悠 顧云句句渾成切於風土起結似張文獻

雪夜懷陳鳴野

一自初春別后山素琴清興杳難攀越王江上千峯秀泰伯城邊一水環多病知君仍似舊有官愧我未能閒今宵月映梁溪雪會負山陰獨棹還 顧云五六得唐人情興

明妃三首

玉顏空盡漢王宮只少黃金結畫工不是和戎臨出塞一朝那得動重瞳 顧云太白有生乏黃金枉畫圖之句此用結字意深

新曲翻殘塞上聲琵琶不用苦含情紅顏

畫向宮中老誰爲君王守漢城顧云劉隨州有琵琶絃中多苦聲今反用之亦烑東方虬何須薄命妾辛苦事和親句不及此怨而不怒
朔雲千里暗沙場白草淒淒滿地霜心在漢宮身即死還將青塚謝君王顧云得常建漢宮豈不死意唐人用青塚事多是悲嗟語此用謝字寫得明妃心事出三作俱緩而怨得明妃體深於唐人張祜楊達諸作

鋤禾

鋤禾欲禾長躊躇復何言惡草恨不盡猶恐傷苗根顧云唐李文肅公憫農二絕有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云云呂溫謂其有宰相器此作義同

山中曉行

攬衣中夜起秣馬早鳴鞭殘月不照地明星猶在天出門頻問曉歷澗暗聞泉翳翳東林外山雲雜隴烟顧云寓目幽深宛然景象

同方宜與遊善卷洞因懷吳江陰

與君諧舊約仙境愜追隨洞口飛泉入巖頭恠石垂地藏千丈淵檜偃萬年枝却憶行春客澄江空有思寺有泉水穿山而出古檜偃地而生故云顧云情境俱真

採蓮曲二首

湖上新秋納晩風小舟盪槳入蓮叢羅裙牽帶叢間刺玉手探翻葉底紅

自別郎君夜幾闌湖邊秋色共誰看蓮花妾面空相似妾意蓮心苦一般顧云可入樂府

秋夜與蜀友舟中坐談

纖月踈星湛碧波清宵白露瀉銀河城傳畫角驚秋盡溪汎蘭舟喜客過對酒同君談蜀道鳴橈何處和吳歌鐙前忽覺傷離合江北江南意轉多顧云得坐談感興真處

鵝湖訪華憲副嵩峯舟中即事二首

八月尋幽偶泛槎水邊茅屋十餘家家家女兒能盪槳爭入殘荷拾落花

一溪深入數村連竹樹青青近客船況是清秋明月夜桂花香散酒杯前顧云起得幽遠可畫

答楊秘圖惠草書

墨妙知誰聖如君邁昔賢閒將逸少意湯草子雲玄翥鳳縱橫見飛烟斷續懸山陰傳故事不用換鵝錢顧云全篇流麗深得臨池之典者

九月應 召北上留別同寮涂主簿

高秋與君別執手梁溪上清節久相期離

懷忽以愴停杯既無言解纜猶長望回首山中泉依依未能忘顧云調雅詞秀可入選

與吳霽寰同懷徐少初臨川守制

別君忽湯又經年千里相思日夜懸徐孺來昔人道晚宓生歸後又思賢曾同季子談前事每入蘭陵讀舊篇知汝山中憂未解題詩遙寄草廬邊吳云真情真句顧云得中唐體

安慶與吳峻伯別

共宿皖峯頭瀟瀟逢夜雨我車驅銅城君帆下江滸相別已成悲獨行良覺苦無能遣此情聊爾酌村酤徐云滸近自然顧云典雅意古與韋並駕

月下行

霜月弄寒輝迢迢照行路只照行人行不照行人苦徐云得唐人佳處顧云閑詞冷意可以感人

京師懷南還人

有鳥欲南歸飄飄雲裏飛今宵何處宿孤

樹暫相依落葉驚幽夢繁霜棲薄衣娟娟枝上月千里共寒輝顧云五六極工

金陵中秋夜坐懷施子羽

宦遊驚物候涼飈灑庭蕉仰瞻河漢明斗轉西南杓年光逝如水蜉蝣嘆崇朝有懷不可道默默坐清宵清宵復無賴月色澹寂寥豈乏同心人胡能遠相招蒹葭白露下一水何遙遙顧云選體

送王職方奉使遊匡廬

廬山高處可登遊雲白風清萬里秋峯影倒懸彭蠡月江流遥帶岳陽樓使君虎節觀吳楚華寶龍光動斗牛回首秦淮論武地上游形勝在江州 顧云三四並佳

徐二十三給事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對榻琴書一枕横省垣曾似舊都清滄江雨過潮初泛禁苑春深草自生千里遥傳

歌伐木三山猶得聽遷鶯思君却恠無窮極夢入南州夜幾更 顧云似二皇甫

春日飲徐氏西園

君家園傍禁城開樓閣參差接上台雲色久殘鳷鵲觀日華偏近鳳凰臺當筵爛熳春花媚繞樹翩翻夕鳥回莫惜東風多醉賞百年能得幾徘徊 顧云物唐體

春日寄懷吳法曹霽寰二絕

春暖澄江江水平千花如錦照江明誰憐往歳栽花客只說風光似洛城

青春作伴每相求夜月梁溪幾並遊却恨分曹限南北朔雲江樹兩悠悠 顧云情興俱佳

送同年侯比部告病歸樂清

都官騷雅美侯君蘭署才名早出羣鄭谷豈宜誇後進梅生真許續前聞肯嫌秋肅投丹筆愁對春寒望白雲知汝巖居能述

作閒旹休看北山文 顧云風韻激昂起結更佳

春日遊牛首山同仲山讓溪蟠峯兩溪諸兄

幽懷浩無極春暮悅辰良和風扇寰宇物色流輝光野卉無人識滿山浮異香肩輿逐景入寧惜道阻長攀携陟飛巘六合同蒼茫晴雲來飄飄輕沾羅衣裳古寺搆石壁塔影懸禪牀鳴鐘見高僧松栝生清涼

同心豈易得佳會詎能常花下共尊酒一
詠還一觴眷言惜韶景玆遊不可忘 顧云紀遊之作偏多藻思

宿燕子磯

蟠龍回水國飛燕落江鄉閣道沉沉夜巖
花細細香經聲傳碧殿漁火點滄浪良夜
寧忘寐高歌酒一觴 顧云得初唐體

金陵喜雨

鍾山起朝雲只尺不相見好雨從東來六
月平疇徧黍苗發新榮憔悴忽以變父老
忻有年兒童亦懽抃微涼入山齋且可親
筆硯鬱鬱嘉樹陰衆鳥交相睠書案有餘
清流觀自忘倦昔共玄化功默契無容辯
顧云鬱鬱二句逼陶

玄湖懷古

玄湖深不極秋景莽夕光登降縱周覽有
懷悽以傷涼風振林木玉露摧蓮房榮媚
不可久良辰詎能長龍舟教歌舞此樂期
未央豈謂同秋草一朝被繁霜冷冷湖中
水默默共斜陽寧照碧山色曾含紅粉粧
黑龍旣遐逝白鷺紛飛翔興廢胡太亟令
人發清商 顧云景物蒲眼轉換自足

湖上晚眺

散步湖天晚悠然生遠心望隨江樹盡懷

逐海雲深遊魚悅春水歸鳥喧暮林芳景
依依入徘徊正可吟 顧云全篇閒雅五六更佳合常建山光悅鳥性淵明歸鳥趨林鳴之句如唐殷遙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棲一聯便覺費思

金陵留別龔北沙

白鹿同遊十載前風泉雲壑五峯邊洞門
常憶遷鶯日旅舍重吟伐木篇天外三山
迷楚樹江頭千嶂帶吳烟臨岐莫惜清尊
醉明日歸帆又獨懸 顧云中唐

宿圓通寺見壁間舊作

十年馳宦轍幾度宿圓通舊句曾畱壁孤懷嘆轉蓬寸心雲起處杯酒月明中老衲談遺事歐蘇跡已空寺有歐蘇夜話亭址顧云五六似杜

秋夜華戸部邀飲琵琶亭

月滿新秋夜潯陽引興賒故人陳祖帳約我聽琵琶江澗吞三楚山高接九華君才能作賦赤壁底須誇顧云脫灑

河南道中作

汗漫行千里徐觀道路風因懷洛陽勝故繞汴城東烟火數村外絃歌幾邑中惟聞徵調急杼軸盡皆空顧云五六似摩詰

秋夜行

涼風吹樹棲烏驚月明古道稀人行道傍少婦嗚嗚泣低垂欲語猶吞聲惻然停車一相問道是夫壻長西征西征三年不見歸陰山八月嚴霜飛玉關況是三千里去年今日寄寒衣今年欲寄貧無措五歲嬌兒不能顧引去沿門問富豪賣取銀錢辦衣布市人射利誰復憐疋布喝價登千錢裁昔落剪心已碎製就含情更着綿寄與隣人送夫壻今年未過愁明年何日將軍破胡虜一朝下命征夫旋徐云感慨顧云婉轉悲壯深切昔事公車行之後復得此吟諷

中秋保定途中宿明月店

中秋好明月明月店中看影入蘭叢細光含桂樹團銀河清欲瀉玉露下初寒砧杵千門迥關山萬里漫有懷須自遣無侶不成懽那似深閨婦懷人獨倚闌

秋夜潞河舟中畱別顧長治

信宿天涯合論文慰所思憐予偏去速念子故行遲南浦啼鴻鴈西風折柳枝那堪

沙上月偏照別離皆顧云情雅意新起結更圓且無粉色

懷顧長治有金陵上元之約

昨夜潞河邊與子話離別徘徊立汀沙秋月皎如雪遺我白玉鉤相看寸心結明發子亦回河水寒嗚咽西風片帆開轉望增悲切採芳何所之芙蓉未堪折展子別我詩蘭蕙盈我櫝猶記遥相期金陵共佳節徐云婉曲顧云大曆風韻

天津舟次待月

輓舟出瀛海一水渺何長默坐黃昏後海月生微光須臾上東山隱隱照壺觴酌酒邀明月縱飲良不妨所思在千里此夜不能忘涼風吹襟帶玉露還霑裳何處有仙女吹簫學鳳凰家家搗衣聲雙杵懸青蒼清宵不堪聽游子悲故鄉

同盧陵黃侍御夜過寶應湖

蕭蕭木落客心驚淮海逢君並棹行夜半詩懷吞水國燈前尊酒過山城月明風定雙帆正露下天高一鴈鳴湖水向來秋後碧霜威過處倍澄清吳云字字工顧云起便得趣長於律者

舟中別秦和陳賓原因寄朱鎮山

多才羨汝豈凡流遠道知非汗漫遊千里扁舟同水國幾宵清話在滄洲江天書寄霜前鴈沙浦情牽海上鷗別後思君應不

淺月明吟望豫章樓顧云似李嘉祐

烏江廟

入關事已定豈在割鴻溝霸業一朝盡烏江萬古流顧云首句盡羽平生悲歌之切正不在多

送王倉曹遷九江太守

所惜王維別臨岐獨愴神風流著江左儒雅自河汾早射承明策方爲列郡臣高才非寡遇壯志肯沉淪剖竹匡盧下吟詩楚

水濱清朝貴文教守牧用詞人叔度歌來
暮甘棠詠作新六條看賦政五馬快行春
回首還依闕勞心且愛民文星逼南斗靈
雨足東旻終擬歸黃閣休言戀白蘋從教
雪山重五老並嶙峋 顧云典實頓挫

德州陳氏守節幼姑張氏同居相得
遂誓不字同節而終楊侍御爲雙
節卷表之因有此作

百年如夢誰無死雙節齊名世所難阿嫂
矢心羞石轉小姑偏意向冰寒憑將直筆
昭潛德合有綸書照寸丹墓草萋萋明月
夜兩魂何處鶴聲殘 顧云結得悲楚

別離作

一別章江門離心逐江折江水能逆流猶
堪寄離別 吳云來自樂府顧云岑嘉州有憑將兩行淚寄向故園流此調顧同如大中間李校書碧波如會意邱與向西流句非不佳翻嫌着意

和尚港登太悲閣

慈母磯頭泊聊爲汗漫遊江聲虛閣入嵐
影遠天浮萬水爭奔海三山自枕流蒹葭
蒼色渺白露正橫秋 顧云淡蕩清灑

渡黃河

家住清江頭慣飲清江水一朝渡黃河緇
涅污唇齒 徐云古調顧云語雖淺而味頗深

東平道中九日懷菑都

遠道偏驚物候催授衣昔節未能回風林
脫葉蕭蕭下關塞征鴻故故哀短髮漸多
羞落帽旅懷聊得付啣杯遙憐往歲登臨
處翠竹黃花匝鳳臺

闕里

平生服聖訓學道嗟望洋竊祿赴鄒魯懷
慚入其鄉晨輿趨闕里對越心皇皇清廟
翼森列遺容肅輝光泗流千古潤壇杏萬

年香檜栢鬱葱翠陰陰護宮牆栽培造化理所識聖澤長手植符天運昌期發禎祥金絲存舊壁詩禮儼巍堂異代不親炙徘徊生感傷春風薦蘋藻百拜酹一觴入室固所願私淑真不忘 顧云得端嚴氣象

妾薄命

古來妾薄命莫以青春好寵極妬方深恩情那到老昨日含笑花今朝斷腸草翻恨西風遲凋零不如早 顧云似悲似訴深於樂府者

雨中後園葵

芳姿自可憐誰將移後圃遊人到此稀默默嬌含雨秋風莫相催但願日長午日光無私照應知赤心苦 顧云意佳

濮上同丁南溪伊山泉邵甘澤飲蘇

舜澤園亭留別

天涯共行役尋樂此班荆笑飲花前酒還敲竹下枰相逢各適意易別難為情明夜雲霄月娟娟兩處明 顧云佳在不着意

新鴈

八月秋風涼北鴈爭南翔天空任所往偏不過衡陽高飛亦知止世路阻且長人生不滿百頭白未還鄉 顧云寓意不淺

春夜乘月登泰山

春宵登岱嶽月露倍清神上下籃輿穩崎嶇石磴頻笙歌落雲漢燈火雜星辰漫說飛昇妄今疑天上身 顧云五六超邁

泰山絕頂

帝遣自何年青霄吐碧蓮巖觀半夜日門入九重天漢禪壇猶在秦封樹獨傳浮雲從去住今古任推遷 顧云奇句驚聽真岱嶽之作

宿靈巖寺

三月登臨到上方烟霞行處着衣裳千峯

雪後囘新霽百卉風前送晚香無伴相求
春已暮有懷獨宿夜偏長何堪客裡還多
病物候驚心非故鄉顧云興思本幽結更悽然

臨清買婢惜其美贈而還之

蒼頭供賤役美姿非所宜嗟爾麗容色胡
寧忍爲兹低垂對予泣道是年阻饑家貧
不能有無柰鬻身畢千里遠從邁誰無鄉
土思我心實隱惻見此顰雙眉紅顏多薄

命此理良不疑寧使歸父母捐貲薄相遺
徐云奇事足傳顧云從實境寫出眼前事自是平妥此人所未及

京師送萬丞之釜陽

拜官辭鳳闕驅馬出燕臺路入大行徼雲
連滄海隈濟皆須一命況汝亦多才莫惜
音書遠秋風有鴈囘顧云馳驟高岑之間

與諸同年送馮少洲分韻得交字

䠶策承明日相逢羨拔茅吳門同作客夜
雨細論交謝眺能攻賦揚雄善解嘲鳳城
重送別悵望立晴郊

金臺同馮少洲吳霽寰席間懷徐少
初分得清字

毘陵風雨曾驚別燕市相逢說舊盟千里
美人長入夢。十年歧路不勝情花深上苑
鶯聲合月滿南洲桂樹清尊酒徘徊過夜
半獨憐孺子卧山城。徐云一唱三嘆顧云俊逸之思

逢舊友包大中

昔年南國嘆離羣幾上高樓總爲君燕市
論文重對酒驚心還憶舊江雲

送朱學憲赴閩中

君才總角駕王楊廿載遲廻粉署郎
聖主右文專簡命大方興學借賢良魚龍
夜雨驚閩海桃李春風映紫陽遙想武夷
山色好棹歌何日和滄浪顧云有興致

入武夷遲朱學憲不及

燕臺分手日擬向此同遊宦轍眞如顧叅山似可求抱琴溪水遠伐木鳥聲幽玉女峯頭月分明爲汝留顧云似杜審言

宿茶洋驛清風亭

息駕郎無事何心更問程清風亭上坐對月聽泉聲顧云灑然

西峽江阻風

有客教公毋渡河海雲容易作風波峽江雨送潮聲急不見漁翁解釣簑

初秋雨後登凌雲臺

新涼入闤闠孤興偶登臺山淨雨初歇海空雲正開飛蓬驚客鬢流火動秋懷轉眼看搖落慚無作賦才顧云撫景舒懷自是安穩

哭徐波石先生死南中

平生任斯道肯愛此身輕不避生前難那知死後名滇雲空結恨天意大無情惟有薌溪水年年送哭聲顧云麗江之變至今遺憾此作說得徐公輕生意出可以招魂復冤

清源洞簡王遵巖

窈窕尋眞境躋攀萬丈梯眼中滄海小足底白雲低仙骨藏丹室靈泉漱碧谿寶林觀日出琪樹與天齊石立峯如削山迴路欲迷不聞鍾磬響無處覓招提顧云境勝語奇

漳州道中作

路入臨漳郡閩南此盡頭天旹疑外國風景異中州海氣連雲濕嵐霏向午收青山長一色綠樹不知秋界限當夷夏詩書自魯鄒宦遊驚絕域吟望動鄉愁徐云風土宛然在目顧云徐評是

慰舍弟文卿喪婦

孤舘相思白晝眠一封書到倍悽然征鴻

每恨長分翼鼓瑟那堪有斷絃最是雙親垂白首獨憐二子並髫年眞情至此誰能解且看莊生至樂篇徐云眞情寫得出顧云藹然情深

雨夜

孤舘殘鐙照獨眠寒江落木正蕭然西風還送終宵雨并入江聲到枕邊顧云旅夜悽然之感似此最佳

楓潭集鈔卷上終

楓潭集鈔卷下

南昌萬　虞愷　著
臨川徐　良傅　評編
孝豐吳　維嶽　評校
無錫顧　起綸　評選

壬子秋德州道中作

行役逢秋盡江湖萬里心遠帆高出墅殘日下平林宦跡同飄梗鄉愁起暮砧回瞻天北極宮闕五雲深顧云三四絕肖王孟妙在高下二字孟有檣出江中樹王有落日滿秋山唐人又有長江一帆遠初日照高林句句同工

九日登泰山同熊筆山顧長治二首

故遠齊東駕還來岱嶽陰登臨千里興仰止百年心漢篆烟霞舊秦松風雨深高秋逢九日蕭爽滌塵襟

遠客天涯歸思催重陽還共此登臺紫萸酒向雲間酌黃菊花如天上開萬壑風聲

驚落帽千峯秋影入傳杯。平生勝事君須記岱嶽登高信幾廻 顧云公九月学余登嶽一旹紀典甚豪有此嘉句其事足傳

雲龍山

昔人曾此逐春暉我向高秋一振衣江北江南情不極水光山色正熹微 顧云唐絕

宿包城寺

幾宿包城寺山僧即舊知行。來。人。靜。處。坐。待。月。明。旹。杯茗供清話篝燈對遠思因慚爲俗吏何日是閒期 吳云似摩詰顧云三四真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旹

黛凝寺廢址

谿轉山廻石逕斜白雲深處舊僧家荒臺斷碣無人問流水年年送落花 顧云從野逕中得句自然幽閒

望夫石 夢中續題

望君君不至空有白頭吟憑將一片石。聊寄百年心 顧云有古意

雨後山行

雨後山色佳溪流急淸響嵐靄一洗除晚行快蕭爽肩輿歷芳澗草木及旹長光景足留連悠然動遐想 顧云寄興悠然

浦城清風亭

誰將池上小亭開信有淸風入坐來萍弄晴光搖佩劒。竹含新翠照行杯凭闌徒抱憂時志按節慚非濟世才舉目可憐今古事年年春草越王臺 顧云似劉

午憩龜山寺

偶來僧寺憩禮佛欲歸依花落日亭午水流山翠微暫時忘俗念何處了塵機燕子如相識翩翩繞席飛 顧云三四詞新思巧淸響奪聽

黃崎對月

海邊今夜宿潮落月初生到處看明月何如海上清 顧云佳

水口送范方伯之雲南旹予亦將赴貴州

十年湖海定心期握手閩中復幾旹我亦忝藩分貴竹君還持轄向滇池驛亭路隘聞猿近官舍山高見月遲此別同爲萬里客遥知白髮動相思 顧云五六宛似韋貴竹風景可以想見

竹坡齋　楓潭集鈔卷下　四

同諸公遊武夷

山入武夷多峯巒錯飛偃我來探幽勝矌覽亦何遠幔亭跡已荒玄鶴不復返林谷留餘馨清風灑蘭畹盈盈玉女粧雲鬟霞爲幰一鏡開青天萬古照芳婉溪流淺且漣舟小易牽挽載酒臨高臺烹鮮具餐飯良朋不偶得嘉會成繾綣棹歌廻滄浪碧樹已含晚 徐云清瑩真古選也顧云地勝思深悄然得於實境

貴溪聞歌有感

黄鶯新調是誰黐相國池亭春晝閒今日鷗園非舊主空留曲譜在人間 顧云言外增慨

送陳太守擢廣西憲副之任

問俗閩閻五馬嘶使君高誼古人齊甘棠春日留江畔節鉞秋風過嶺西芳草獨憐南國遠遷鶯還憶上林啼從今誰下陳蕃榻孺子門前路欲迷 顧云中唐

竹坡齋　楓潭集鈔卷下　五

分宜即事

曉氣清和宿雨收經過勝地即相留深深竹巷聞啼鳥曲曲萍溪放小舟春水碧分雲外浦鈐山青對驛邊樓憑誰喚酒將孤興暫破天涯萬里愁 顧云畫出鈐山風景非作者不能

宣風館次陽明先生韻

曉霽溪邊過雨痕急流觸岸水初渾幾家雞犬鳴深樹四面雲山隔遠村碧草蒼苔

迷逕路落花啼鳥自朝昏無端偏動行人
思回首江關欲斷魂（顧云三四極工）

渡湘江

曾觀賈傅傳更誦屈平吟長恨楚天遠孤
忠湘水深

午日臨沅城樓同鄭葵山方伯曾雙
溪龍南岡二僉憲觀龍舟作

午日沅湘雨乍收滿江新水抱城流相逢
盡是天涯客作伴還登江上樓蒲酒細斟
傳琥珀錦幖爭奪戲龍舟他鄉故國同佳
節白髮應知念遠遊

沅州登高明樓赴高兵憲之約

危樓突起芷江邊畫棟層軒接九天三楚
山川歸王氣五谿林野靜蠻烟白雲故傍
情多客黃鶴遥憐羽化仙此日登臨共清
嘯縱非吾土亦留連（顧云中唐）

黔州道中

天涯回首路多蹊見説衡陽鴈亦迷惟有
秋風無遠近飄飄吹向夜郎西（顧云秋風遠道自難爲懷）

平越道中

一官萬里豈謀身嘆息艱難行路頻絶壑
巉崖雙涕淚短琴長劍幾風塵殊方自覺
音書少逆旅相看僮僕親光景催人生白
髮楚雲江樹總傷神（顧云似杜）

秋日同高方伯謝學憲遊魚磯灣飲
武侯祠

郭外清秋晚稻肥公餘乘興過漁磯花間
送酒傳香氣竹裏行厨擁翠微傾蓋忻逢
高季輔論文況是謝玄暉人生到處須行
樂莫向天涯嘆未歸

再用前韻

鱸魚堪釣楚江肥遥憶蒼苔剥舊磯客興逢秋惟酩酊山光過眼轉熹微漢家功業通蠻徼蜀相祠堂對夕暉安得問農常税駕不妨溪上戴星歸 顧云二作俱擬杜

中秋夕漁磯泛舟同高謝席間賦

殊方尋樂地佳節正中秋竹嶼開青幔花潭弄綵舟谷虚天籟發月滿桂香流淜淜伊人望蒹葭露未收 顧云五六逼初唐

九日登高明樓懷南山

極日重吟望江樓第幾層授衣驚節改于役嘆晨興白芷風初肅黄花露欲凝傷心舊旹侶今日不同登 顧云亦似隨州結更感慨

新興公館聞鴈

秋盡東行不記程蕭條孤館若爲情燈前忽憶人千里窻外初聞鴈數聲 顧云有思致

岳陽樓

樓倚洞庭限乾坤一壯共歃吞巴水盡雄壓楚山開飛鳥雲間没歸帆天上來杖簏誰嘆世蓬鬢獨登臺空有仲宣興慚非宋玉才風流悲往事江漢自縈回

黄鶴樓

漢陽芳樹對晴川黄鶴樓前正可憐仙迹不隨流水去旅情眞爲白雲牽清秋笛送三更月落日人歸萬里船回首登臨成故事風流能許幾人傳 顧云二作與樓爭勝

瑞昌訪同年陳桃原

霜前赤葉染楓林秋盡黄花瘦不禁持節漫誇新奉使抱琴還訪舊知音金陵共對秦淮月江縣重論湖海心二十四年同榜客眼中蹤跡幾升沉 顧云結佳

赴貴藩至長沙宿荷塘公舘

税駕荷塘日已斜征夫問酒向山家寒烟

近市迷殘草古樹臨軒落暮鴉自信葵心傾晝景還將蓬鬢寄天涯三峕歲晚仍幽獨極目江門萬里賒 顧云三四肖韋

奉和撫臺歲燕

白雪傳高詠淸風灑碧虛歲華更律候山意放梅初樽俎恩威浹蠻夷氛祲除獨於吟望處故國念平居

宮詞

東風又早到長春坐見宮花歲歲新閒憶外邊芳草綠一般春色暗愁人

閨情

柳條新綠上窻紗又見東風換歲華怕是天涯無柳色年年遊子不思家 顧云二作俱得怨曠之體

江門驛

伏節西征及暮春烟花零落過江門林猿暗下胡商淚山鳥愁呼蜀帝魂向晚鐘聲何處寺隔溪茅屋幾家村宦情已覺天涯遠孤館殘燈誰共論 顧云全篇淸麗深得中唐意興

雪山關

天闢飛鳥絕行役獨傷神寒谷四皆雪孤臣萬里身獮猿不避客虎豹亂窺人蜀道從來險回看淚滿巾 顧云語險意峻五六似杜鸛鶴隨飛蓋豺狼得食喧此覺更便

青羊宮

野色小橋外仙源別有津錦江明似練玉殿淨無塵苔合青羊洞鶯啼翠栢春來遊興不盡爲與草堂隣 顧云亦似杜

移花

生來愛幽寂偏與秋花宜燁燁兩叢菊鮮鮮丹桂枝春風競妍媚甘讓桃李姿馨馥挹淸露肅霜仍華滋爾惟秉貞操托根今

在茲寄言來遊者欣賞諧心期

人日經桃源洞

隔歲衝寒別楚臺東風今日煖初回支離愧我還行役談笑何人共舉盃高柳淡烟含淑氣遠山微雨浥輕埃桃源見說春先到爲問桃花開未開

過常德陳兵憲栢林書屋二首

交國逢君二十年沅湘一笑鬢蒼然長驅仕路知誰徒早謝兵符羨汝賢琴鶴自隨桃洞外煙霞皆迭栢林前玉樓不獨藏書富 御墨流輝睒斗躔

蘭秀芸香四壁侵森森翠栢故成陰圖書枕畔供清晝花鳥林間喚道心胥代風流誰似爾武陵溪水古來今肯栽桃樹遮村塢便有漁郎向此尋顧云結語別是情興可愛

登南嶽次范僉憲中方喜晴韻

湘浦行雲春不斷楚天作雨向多皆同君到此偏逢霽勝事從前若有期路引松風香細細巖觀海日夜遲遲烟霞忽動飛騰興欲傍朱陵問所知顧云三四似高常侍

于役編四首丁巳歲再往閩中作

邁邁遠從役出門捐所親豈不念骨肉愛此行路頻

世情多反覆肝膽向誰眞按劒能忘舊結交何用新

翩翩孤飛鳥遥遥入蒼旻適意在寥廓全身得所珍

稱心事獨少鬱結靡所陳還思託皎月寄向章江濱顧云言少意多得古別離體

三山用韻訓王龍溪論學二首

高歌伐木靄停雲幽谷聲傳動遠聞越海十年曾極目武夷今日再逢君籃輿葛屨

經苔徑蘿月松風到石門千里同心看白髮天涯褰袂若爲分

大空澄澈本無雲俗學堪憐落見聞盡向虛中求色相都於何處覓天君心從無欲觀眞竅道懼多言塞正門千古良知同一脉人人自有豈須分 顧云句句是道

次范中丞茶陽驛壁間韻

秋氣向蕭森孤懷不自禁江聲如有恨雲

態本無心傳食慚棠茇哀旹學杜吟匣琴誰合調千里憶高深 顧云宛入五言佳境

訪羅太史石蓮洞

謾數神仙幾洞天烟霞此地自何年不緣玉殿辭金馬安得青山採碧蓮閣裡圖書千帙滿林間花木四旹妍巖居莫信逃名計清夜龍光北斗懸 顧云佳

宿濠梁驛用吏部舍弟壁間韻

淮南梅雨尚餘寒獨宿郵亭蠟炬殘千里有懷惟故舊幾年無夢到長安艱難匡濟知誰健老大驅馳秪自寬明發渡河多感慨不堪回首憶江干 顧云氣魄渾厚足知所養

初至東藩與吳學憲謝方伯二公夜集七星軒各賦

蘭陵看劒知吳札貴竹論文識惠連南北締交眞合臭後先惜別幾經年重來海岱

星初聚坐轉天河夜未眠莫向淸秋悲白髮一樽須盡草亭前 顧云典雅

吳學憲謝左轄過園亭夜坐各賦

客枉東臺駕園鄰左轄居相留移皓月命酌剪新蔬念別三秋後論交廿載餘平生知己在今夕復何如 顧云自然

述懷

俛仰發浩嘆吾生寡靜緣行藏靡寧迹世

務紛縈牽少爲錫邑宰諫署尋周旋楚闕
復黜蜀齊晉還幽燕越歷虛白日積累二
十年蹉跎毛髮變照鏡生悲憐松菊任荒
落簿書從委塡身心竟何益碌碌繁憂煎
歲月不復返富貴空留連行須早結束歸
耕溪上田 顧云賦事得體

歷下贈雲林上人乃謝方伯宗姪

愛汝能逃俗峨嵋早托棲聞名從貴竹識
面在青齊花落諸天淨雲遊五嶽低他年
劒門外還擬問招提 顧云足稱禪藻

過獲鹿懷沈思畏

匹馬蕭蕭入晉陽經過獲鹿日昏黃邑人
尚說當年宰撫字猶能記沈郎

栢井驛次壁間韻

宦業曾無補茲遊亦濫觴驅車千折坂傾
蓋幾斜陽世事關心切江鄉引夢長空憐

客鬢改難學向平狂

宿太安驛次韓呂黎壽陽韻二首

萬里西征宿太安客懷淸對一燈寒胡笳
聲散邊城月夢繞淮南桂樹團
幾年烽火淨長安誰識嫖姚出塞寒太液
池邊宮草綠玉門關外雪花團 顧云是唐絕

庚申除夕同楊方伯王大叅燕集各
贈一首

愧我還遊晉逢君却自秦追懽諧此夕同
是未歸人所願顏如舊那看歲又新百齡
渾似寄莫厭酒盃頻 右贈楊方伯
于藩同晉國連轡憶江東一別十年後重
逢若夢中燈殘將臘去律轉待春融且盡
椒觴醉相看鬢兩蓬 右贈王大叅

送劉經歷致仕歸綿州

夙抱傳經志寧知薄宦遲百年身自愛五

斗粟堪辭病豈文園渴情多故國思春風吹隴蜀不負詠歸嵩 顧云平平寫出盡得劉去意盛唐調也

訓鴻山華學士見寄巖居集二首

自別梁溪日懷君二十春碧山淹歲月金馬脫風塵詩解超三乘巖居見一人遥知多苦思華髮照簪新

玉殿承宣詔金蓮送直廬文章先附鳳風月早焚魚聖主恩非薄崇儒席尚虛還憐被褐意白璧自完初 顧云二作並傳如此富才麗思兼之精裁密緻直造沈宋佳境矣

集東寺和楊方伯韻

乘春行佛寺撫景共啣盃逸興橫空界文光暎上台梵傳霄漢外僧定水雲隈柳拂禪關近花依寶殿開僻非修靜社高擬遠公臺池碧凝春草階斑繡露苔法門孤避去清境鶴飛來落日青山好芳樽綠樹徊

鉢龍疑作雨庭鼓怳聞雷貝葉翻經亂金蓮擁座堆皈依徒髣髴臨眺欲遲迴修楔招同侶題詩得上才神游千里曠目極萬峯嵬闗塞鄉書斷風烟客鬢摧鶯花嗟易老戎馬況堪哀肯負生天地寧教並草萊誰能拂長劒一埽靖胡埃對酒休悲切談兵亦壯哉但令勳業在何論歲華催昔運雖難料天機敢自猜 顧云拗思英藻深得排體

詠寺中牡丹和楊方伯韻

姚園魏圃幾春開亭榭于今盡草萊却怪山僧能好事自憐禪院特移來芳姿此日留空界艷色當年動上台莫道沉香消息遠只今紅紫任人栽 顧云和韻之作難於流動自然

郊行和楊方伯韻

問俗聊行廓外村步隨流水到柴門偶逢野老吞聲哭幾處流亡幾處存 顧云慨然憂民之情

可誦可風

寄書和楊方伯韻

長風終日擁山嵐悵望深春迥不堪攬鏡無情悲白髮投書何意戀華簪詩成篇數寧須百酒任盃行不計三賴有天涯知己在都忘形迹意相合顧云全篇清新三字和得脫俗足知作者獨苦心耳

春與二首和楊方伯韻

見說雲中事天驕欲弄兵腥羶通夾道烽火戒嚴城塞草方春綠胡塵何日淸封侯懸爵賞誰解答昇平顧云此作憂深思遠

草色纔鋪地苔痕欲繡階狂風如妬物偏地起陰霾花發仍初蘂林搖損嫩荄春深還寂寞對酒動愁懷顧云亦是唐韻

送李參戎赴　召

文武才華早冠場提兵開府下汾陽名傳塞外兒童識令出雲中虜寇藏歸馬黃塵收虎翼揷貂淸禁侍　龍光封侯舊是君家事況復忠誠世澤長顧云雄壯

送同鄉萬道士歸玉臺

端居寂無賴百感雜憂喜緬想故園春靑草徧芳沚胡爲久離別白日摧毛齒絕塞號悲風四顧黃塵起所親在天末渺渺空予企汝從洪都來跋涉幾千里慰我長相

思手持一雙鯉乍見他鄉親綢繆詎能已燈前對尊酒歷歷問隣比風景應不殊故舊誰生死相逢暫相懽相別又從此送汝南城隅含悽向汾水顧云調高意古直從賦事酷類陸士衡門有車馬客行所感既同爲文不異殆敵手也

鄜亭對月和楊方伯韻

半落風塵已半生邊庭永夜苦爲情美人遠隔西江水何處鸞簫弄月明顧云情思甚佳

星軺驛次答晉中諸僚

星軺此去下南都自信丹心向日孤莫訝
江門何所事請看風浪秖今無

雨花臺懷舊遺清本上人

雨花臺殿近雲霄勝槩人傳自六朝客倦
久虛蓮社約春深還赴遠公招濃烟野色
迷幽草落日江聲轉暮潮回首十年臨眺
處可憐風物半瀟條

登盧龍山閱江樓址

大江東去幾千里故繞金陵作巨觀北固
潮聲通海氣西梁日影亂風湍龍蟠自識
雄圖在虎踞空憐霸業寒獨立清秋重極
目五雲多處是長安

登觀音閣

傑閣依巖構登臨愜宦情烟霞交樹色鍾
磬入江聲波漾鼉鼉窟山圍龍鳳城逢迎
誇節鉞賡唱答昇平

〔明〕洪朝選撰

洪芳洲先生歸田稿三卷
奏疏一卷讀禮稿六卷

明刻本

洪芳洲先生歸田稿目録

卷一

詩

黃吉甫相送至姑蘇留別

陪二守丁少雀秋日雲奇巖遊覽次少雀韻

二首

次韻朱白野郡公九日病中有懷之作二首

送黃丞歸廬陵

遊西山巖次石上韻

遊大輪山梵天寺次石上韻

俞婦何氏貞順詩

柰孝子詩

歲暮有感二首

題扇畫五首

春日村居有述二首

寄題盧後屏尚書日涉園二首

題王蘭圖太史姚君禹門所貽

題獨立朝綱圖少司馬陸公壯川附見

村居六言四首

四時六言

題扇面八首

題內乾石

送丁二守應朝

送陳卿吾掌教太倉

寄建昌令李掖南

序

卷二

王侯獎勵序

又

林學諭榮獎序

司訓胡君擢任武昌　王府教授序

王侯調官去任序

通守陳公榮獎序

林君寒泉之邵武教授序

蔣司訓壽序

宜山何公應廷尉　召北上序

譚分教壽序
忍齋黃翁壽序
吉川流長卷序
周訥溪文集序
黃掌教令信豐序
卷三
記　碑　誌銘　墓表　雜著
文公書院增修書舍建亭記
汀郡貳守賀侯少川去思碑

明台州府通判兼峰蔡公暨配孺人洪氏墓
誌銘
通政武東楊公墓表
書純節許氏卷
書四十二章經
洪芳洲先生歸田稿目錄終

洪芳洲先生歸田稿卷一

詩

黃吉甫相送至姑蘇留別

姑蘇驛前水壯棱大江陰感子追隨意悵余去國心橋鳥看漸遠雲樹望彌沉歎息分飛鳥何時復舊林

陪二守丁少崖秋日雲奇巖遊覽次少崖韻二首

清霜凋木葉景霽好登山為約芝蘭侶來窺荔薜

關松風宜客醉溪月照僧閒千古名巖地何人數往還

藍輿忝皂蓋上上盤石披一徑秋容淡千山晚翠多輕霜沾秫稻微月掛松蘿鄧此堪栖隱無人奈若何

次韻朱白野郡公九日病中有懷之作二首

長憶思家意不禁知公非苦病梢後玄暉崖獻宣城郡元亮難忘歸去心籬菊晴開霜後藥瑤琴静發指問音刺桐花下清吟處總作棠陰去後深

天時人事謗相催五馬曾牧何著來已見寒衣迎
節換新逢叢菊到秋開吟邊玄隺傳清唳夢裡花
驄憶舊臺緣木宦情何足顧（唐人有緣木宦情知非顧之句）衰衣
暫為一徘徊

送黃丞歸盧陵（名昂）

城中父老爭追奔前携後擁扳車輪十里五里行
不斷共言遠送少府君少府官資纔九品新擢王
官又寒冷如何藉藉動衆人欲別不別情難忍哉
聞少府甘清苦立心只期學上古俸祿之外一錢

無衙冷如冰塵生釜當今廉吏最難求至寶如何
棄道周世路人心方險惡青螺白鷺且歸休

遊西山巖次石上韻

殿宇參差霄漢間蒼松白石護禪關茫茫遠水征
帆杳片片輕霞夕鳥還已覺浮生如夢過幾時行
脚似僧閑山厨且煖松根火暫倒壺觴一解顔

遊大輪山梵天寺次石上韻

浪跡如今喜暫閑一春無事且登山行隨樵徑穿
雲上坐對禪龕禮佛還聚沫囿沙曾幾試高梧低

柳定何攀紛紛世故工埋壓莫遣緇塵染素顔

俞婦何氏貞順詩

結髮事君子眷言期有終胡意中道乖雲散雨濛
濛良人既夭折嗣續仍不充昔如蔦蘿榮蒙蓊彼
長松今如飲露蟬寂歷抱枯叢上堂奉晨昏歛束
處空宮舅姑嗟年少秉志何忡忡隣里嘆女流詩
書究在躬一朝激恩義幽明誓相從遂盡介然介
之死趨穴同白日掩光晶悲風卷斷蓬豈為一忼
慨感彼俞氏宗國風有貞女高節凌蒼穹作配以

斯媛相與垂無窮

秦孝子詩

維秦有孝子人稱無間言問之胡能爾聲價百璵
璠答云無他奇祇能承親歡慈母性嗜酒嚴親溲
癈觀生事常奔走詎能侍晨昏家貧徒四壁何以
充杯盤傷哉孝子心見此不為難戰兢復黽勉學
成而德尊經師雖無數脫屨常在門束脩既不薄
甘旨及生存上堂畢嘉慶下帷著講論隣邦聞其
風延致重席溫亦知道不遠其如鮮弟昆遂卻百

金贈戀此桑榆瞰。我聞三太息，感激薄夫肝。聖賢垂大訓，孝為百行原。柰何好名者，靡靡逐波瀾。廬墓與刲股，爭馳如奔湍。事豈不奇偉，行怪聖所嘆。何如秦孝子，理得心亦安。勗哉世上人，願將茲義歆。

歲暮有感二首

力小安能曳倒牛，心閑衹似繫虛舟。緋綢文辭逐高壘，困頓書巢未出頭。早向功名希賈誼，晚逃空寂學莊周。人間歲月渾閑事，止泊未知何處休。

役役何如推磨牛，悠悠好似上灘舟。詩書博我真遮眼，山水迎人欲點頭。行有觚稜資本拙，言多皂白慮馬周。行年半百今過四，細檢平生合早休。

題扇畫五首

輕舟勁櫓亂爭搖，獨坐垂綸意自超。更有看雲踈放者，一將鵰鶚等逍遙。

塔影浮空紫翠分，扁舟兩兩逐離羣。孤亭歲晚無人過，鎖斷寒江日暮雲。

山上浮屠山下亭，微茫紫翠閣浮青。此中誰是玄玄洞，便可支頤看道經。

何事江邊垂釣綸，無情恰與海鷗馴。秋深湧入蘆花去，恐有後車欲載人。

長夏敲煩氣似蒸，綠陰涼處且閑行。驟雷未至風先發，滿樹蕭蕭作雨聲。

春日村居有述二首

閉門不復掃烟霞，籬落春風小隱家。自摘椒花供歲酒，旋燒荔葉煮巖茶。功名懶似卧階鶴，世事繁於過眼鴉。百技年來都卸却，未忘書梓尚咿啞。近置一舟載書其中，隨處讀之，命曰書舫。

不用樓雲與卧霞，茅茨自是野人家。相邀酒伴嘗春酒，自檢茶經認雨茶。簷畔蛛絲全罥蝶，門前蘆橘半供鴉。桔槔碌碡長年掛，繞到春來便軋啞。

送人之橫州

蒼梧南去古橫州，聞說遷官是壯遊。花串綴衣香似束，芽根濾酒潤如油。莫將蠻俗生疑怪，要使夷風漸化柔。多少名賢來此地，伏波祠下記停舟。

寄題盧後屏尚書日涉園二首

省署辭歸早園林寄卧寬絳梔頻結子綠竹又生
孫醉酒揮荷盞吟詩側𢂁冠寂寥千載後不負陶
公言
風景越稱秀公園景更真山環窓户繞水汎池塘
春晚幂霜中玩踈梅月下覩尚書日曳履皆學自
無塵

題王蘭圖太史姚君禹門所貽
是何瓊樹玉亭亭枝幹竦直無欹傾開花正白雪
可比色映氷盤堆玖瓊宛如貞臣秉象笏高議堂

堂立帝庭又如羽士奏真誥鶴衣白茅朝威靈天
宮王樹差可比凡木妖冶空姱嫮問之神農無此
種恍惚西方太白精主人愛此手自植瑶華名館
戶長高經歲着書典之侶一日奚啻趾十經王君
仲山識其意寫之東絹張素屏王君畫史畫絕倫
主人王樹玉嶙峋一朝持贈滄洲吏奇樹婆羅海
外閑披翫自覺不相稱欲返誰寄湖南雲把筆臨
風三太息神物有時逝主客呼童拂拭且披懸草
堂自此生顏色

題獨立朝綱圖少司馬陸公壯川所貽
秋風蕭瑟天雨霜草木黄落鴈南翔烟收雲斂峰
巒出刻削有如刀劍鋩是時鷙鷹神正王目如愁
胡嘴距壯毅氣稜稜來九天勁翮直下平蕪上掃
盡狐兎杳無跡羆貔伏獸皆辟易毛血灑地誰能
收虞人呂師空嘆息畫工寫此有深意謂與臺綱
了無異吳興司馬欣得之視我中丞逐相寄人言
臺綱須搏擊我言臺綱須別白鷹兮慎無矜嘴距
要使鵷鸞分舜蹌

村居六言四首
籬下落英童掃堂前亂帙風翻交頭行蟻似語接
翅坐鳩無言
垂實棚瓜掩映抽藤棱豆鬅鬆日飡近學釋子歲
事遠繼豳風
午背穩行鸜鴿船稍慣宿蜻蜓牧童逐雀未返漁
父醉酒初醒
六角黄牛耕地百頭赤鯉下池客來魚羹薦飯秋
至黍粥溜匙

四時六言

舍南草絲鋪綺屋角花黃曜金乍雨乍晴天氣如煤如墨雲陰

徐轉樹陰長日快傳花韻輕風鷺窺蓮上炫白鳥梭果裹啄紅

月浸寒潭寶鏡雲辭遠岫梳鬟兔驚鶻落草上燕去巢寄梁間

蠅僵蚊凍無跡松茂栢翠交加風雪牛衣儒屋紅爐獸炭侯家

題扇面八首

漠漠江天斷片雲絲絲岸柳弄晴春一聲長笛漁歌晚忙盡江頭帰去人

奇峰簇簇畫干霄樹裏人家半住橋驢背穩騎吟正好奚童漫促去程遥

壯懷無計可厮捱起步閑行月滿街涼露滿天清沁骨詩情月色任挨排

一瓢不自掛木顛持向街頭乞煖錢風雪帰來寒慄慄燒殘榾柮冷無氈

飽看千頃碧玻瓈家住蘆花路不迷盡日橫舟無一事簑風笠雨午橋西

不持網罟持漁竿豈悍上鈎吞餌難未滿蒲筐帰去也雞聲報罷午炊殘

鴈影離離月下鳴無端遂語弄咿嚶山風不盡殘勤意送與幽人着意聽

君作樵夫我釣徒青山綠水各征途生涯底本沙頭事一束枯籐一丈蒲

題内乾石

千崖蒼翠擁峯巒一水縈迴碧浪翻年去年來東馬度老榕古石解人言

送丁二守應朝

聖主御天萬國朝此行何異上青霄駱車乘馬方須錫僕馬關河豈憚遥好與曹中分玉石更從嶺外奏風謠男兒莫負憂邊志欵塞降王意正驕

送陳翀吾掌教大倉

十上何知返才高世所驚還從漢文學去教魯諸生海雨沾書幌江流濺畫屏毋言狗寸祿終自取

公卿

寄建昌令李振南

邑是南豐郡官為列宿郎吏循開木索民治能耕桑左蠡輸吳越西昌控沅湘由來形勝地賓至有佳章

洪芳洲先生帰田稿卷二

序

王侯獎勵序

我 國家張官置吏制為監司綱維之法使方岳郡縣大侯小伯坐制於一人之尊而薄海內外雖遠在數千萬里不越階序堂階之間坐觀畢照其法誠善矣每歲御史臺 奏差其屬分行畿甸列省給符傳領印章奉 憲綱行事謂之巡按其職專以激濁揚清伸寃理枉禁奸除弊而尤於吏治為首務歲滿得代合凡屬之僚吏其賢而年資應格者薦之其賢而年資不應格者移檄所司獎之還朝復 命籍其考詞上之御史臺與吏部異時吏部有所推陞行取率按籍以行於戲是豈非我國家神謨彝憲超前越後而永垂千萬世之良規哉是歲吾省巡按御史又池王公得代既薦其賢而年資應格者於 朝復下所司合郡邑之長貳覈其治行優而年資淺者凡若干人以禮敦獎褒勸且曰其勉之以待他日之薦揚也於是吾府僅

六人而吾邑咸虖王侯預爲撒[illegible]日詳情歡惻
或尚有不滿者曰王侯之貯宦虛也而顧僅得獎
不其枉侯乎予曰不然　國家創制立法垂二百
年典章令式纖悉具備以薦舉言薦舉有其法矣
邇者言官復陳薦人太濫之弊制為滿歲不滿歲
之例　朝廷方行其議未久也王侯雖賢惡得而
薦之況縣令之官民之師帥元元之司命所係尤
切待之以久則功能見優之以禮則吏民服此固
賢者所樂就不肯輕得於一薦而遂為滿足之地

也王侯才高識敏其初試於吾邑銳志有為下車
問俗既得其利病旋即嚴行不以毀譽利害故弛
人咸驚嘆相與稱侯書生耳胡其練習之若是既
踰半朞向之嚴者平急者寬人心胥悅又莫不稱
侯政之善嚴乃以為平之地急所以行寬之漸則
侯之樹立固未艾也吾知將不踰年部使者交章
薦舉之不暇矣豈以一獎謂足以盡侯乎既而貳
尹黃君梅溪三尹吳君見峯典幕王君其請余文
為侯賀於是乎書

又

吾庠學諭寒泉林君司訓月川胡君復齋許君造
予言曰咸虖王侯之蒞同安財半朞耳而何其善
政之多也予曰頗聞之三君合辭而言曰予輩之
來教同安凡數稔矣同承紫陽過化之後加以歷
年明牧漸摩摖革之餘其君子脩身謹行以希古
人其小人勤生力耕以事本業寖寖乎與海濱鄒
魯比隆矣獨其俗之尚有不美者予輩閔之而不
能無槩於其心也民閒喜競博而興嚚訟每博一

人為主群十餘人相與為競其注或十或百或千
盡晝夜不休老於其技者因得操勝負長短之術
家至起千金而愚騃子被誘惑陷術中破家相隨
屬人賦性剛不能濡忍有小忿輒投牒浅不逞而
工書獄之輩固嗜財貨貪飲食利其為彼因而鼓
動其中飾小造大架空成實官府一不察則身家
不保王侯始至廉得其狀逮其技精而害着者至
庭中痛治之俗以小變縣故多書史習文法知律
比與曹史通凡聽斷獄訟具獄未定罪或輕或重

或高或下多出其手侯於鞫問時既得其情卽擿案具書其獄情罪何如示之民曉然知其輕重有無以是曹書史不得為姦而侯才高政事雖繁日有餘力也每月朔望之次日召諸生講論文字試其課業闢公署中出題封鎖而去日旰乃與予筆覽其文為之評品得失其高者至為之刻其文以是諸生莫不感發思奮學為之加進者王侯力也此予筆之所親見者先生以為何如予曰有幸哉吾邑之士民也踰月代巡又池王公以檄書至獎

王侯之賢予取而觀之曰器度凝峻也才識精明也根頽風而法不撓於豪右也務予惠而念兒切於痌瘝也杜絶奸萌也肅清近習也則凡三君之言皆又池公之所獎也何其相脗合之若是哉既而三君以賀侯之文請予曰鄉者三君之言與王公之奬大抵相符雖然王公之奬簡而核矣三君曰然上之觀下也如持炬以照行下之觀上也如操尺以度物持炬照行者遇遠則明操尺度物者愈近則切今王公之知王侯知之明者也予輩知之切者也先生其集炬尺之全而述上侯之政績於無窮乎予曰諾爰濡筆而書之

林學諭榮獎序

今天下之官至卑而最難稱者莫甚於儒官以品秩言不比於丞簿之尊也以印章言不異於倉氏庫氏之冗也囊粟疋帛而月入之俸無幾也車敝馬瘠而道從之威無有也是不亦卑也哉然自一命以上資參級進權勢之熏灼足以立變乎寒溫威力之赫奕足以震動乎遠邇雖其躋崇陟膴至

於位公卿之尊都將相之重皆可忝之以他才獨儒官則不可何也一言之妄人將責之曰彼為人師也而胡其誕易也一行之失人將責之曰彼先生也而胡其輕率也諏經考史而或一事之不知一義之不解則又將責之曰彼固明經博士號為通儒也而胡其疎畧之若是也是故他官之稱職也易儒官之稱職也難他官之見知於人也易儒官之見知於人也難自非甘淡薄嗜苦刻博通六藝子史之書足以待問應和而其持身行己斬然

有規矩法度者未有能得美稱於人者也若吾庠
掌教寒泉林君者其稱為儒官者歟君端重方嚴
進止步趨必於禮義望其容令人儼然起肅穆之
心而語言樸質勁確雖議論滾滾不可竭而無一
剩語扣之以六經四子之書歷代治亂興衰得失
之故無不能窮其本源約其指歸而於談世故道
人情崖畧次第有倫有要纚纚然可聽也終日堅
坐不動而於周旋禮節酬應人事極其勤惓異時
儒官以寒冷故廩粮齋膳之入以什五而散給之

際以什至君皆平入平出無毫髮私者以是諸生
敬而愛之然則君非吾所謂稱為儒官者耶於是
巡按又池王公移檄嘉奬其語曰操持廉潔課試
勤謹嘻若王公者可謂知君者矣抑予嘗闞王公
於考覈吏治之際而許薦君矣而竟不果豈非以
君資格不相應歟今　國家方三途用人縣令往
往由貢途以充而其著顯名列美仕者常多以君
之賢安知他日之不預薦也因諸君子之請書之
以俟

司訓胡君擢任武昌　王府教授序

天下之勢平則安傾則危豈惟事物低昂之理為
然哉施於治天下亦猶是矣予觀於歷代安危理
亂之迹而知我　朝處置宗藩之為盡善也夫自
昔有天下者曷嘗不衆建諸王以自蕃衛哉其始
未嘗不欲其本支之盛綿綿延延然再世之後小
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喪邦何哉處之之道非也
漢則失之太優彼其生長於富貴之中柔曼靡麗
蕩目怵心雖與為善易與為非乃不為之置賢傅

相使之通賓客恣出入俾邪佞左道之人得至於
其前導之為不善此驕之之過也宋與齊則失之
太刻夫既使之典方州兼有民社軍旅之寄已乖
食租衣稅之義矣乃設典籤主帥之官動息必以
諮聞非惟不足以收釋位扶危之利適啓其亂心
而已此錮之之過也我　朝則不然雖以天下之
巨藩要郡分封子弟而無握兵與民之權雖以高
爵重祿厭適其富貴之心而必以禮義防閑用遏
其踰冒之欲　親王　輔導官　郡王有教授官

皆選於明經行脩之士方技藝術之流不得進焉其賢者　王為之奏留即以畀之固不疑其有私也而其於奉職之無狀者有考察之科有論劾之典　王亦不得而庇之也注授本於科貢考劾由於外僚公議中於銓省是以二百年來　國家有磐石維城之安　藩王有河間東平之美輔導得董相王尊之賢士之老於科貢者以王官為祿隱雖久而不遷無所怨也豈非　國家立法公平正大無偏重不舉之病致之哉月川胡君來為吾庠

司訓五踰年矣始予識之於京師君古朴詳謹其處己甚飭扣之以諸經要義無不能通其粤旨窮其趣歸予曰是賢師也既予再見之於吾邑君寮友之來吾家與諸生之及予門者無不道君之賢綜其指大率以君為無脇為不責諸生以禮節也予少時曾識太常九山胡公于南都及予為諸生又曾拜節推胡公簡齋于吾郡既而詢之皆君之家族也君家世既多顯人君方以學行鳴于時宜有顯陟以旌君賢而顧得王官以去此君之僚友與諸生所以不能不戚然於君之行也雖然為王官可以祿隱則愈於競利而冒險者矣況以君之賢周旋揖讓于宗府之間不又有助成　賢王之令德耶因述　國家處置宗藩之良法以相君之行云

王侯調官去任序

昔人有以仕宦譬之涉海者矣余家海濵習知海事每見夫潮風起於樹木之杪林谷振動俄而潮頭如奔馬如躍龍舟之繫于步下者號呼移徙少

焉東西南北不見蹤跡其或風候之不時波浪之衝簸則有沉溺飄泊之患若夫航溟渤之廣涉裔戎之墟崩浪如山飛濤接天蛟龍變怪紛披百出一失維楫身遊於魚鼈之群舟碎於岑巖之峯者往往有焉又有以人情比之蜀道者矣余嘗宦遊于蜀也峥嵘之峰起於馬首不測之壑臨於車下一徑之微僅可容足而且錯出於層崖廻谿之間左顧則有摩霄之危巒右視則有浴日之深淵盤旋屈曲扳援廷緣然後得至其巔一失足則遂淪

於萬仞之中而不得逐其危與險也如此今之仕
者孰不謂戢冠褒衣雍容文墨之間何其安也把
臂論心交游四海之内何其易也而顧有似於涉
海之危蜀道之險噫其亦可畏也哉上高王侯咸
虘以名進士來令吾邑直躬守道約已裕人恂恂
然若儒生而綽有吏幹事之至於其前如銛刀利
斧迎刃而解不容留也人之屬於其側如皎潭明
鑑妍媸美惡不能遁也其於扶善植弱懲奸除惡
若出於其天性發奸摘伏推類求情如出於其素

長蒞邑未三載賢聲大起未幾竟枉得調官以去
或曰侯之行人情之險為之也仕路其危矣哉謂
之涉海謂之蜀道信哉侯亦若有不釋然於懷者
余解之曰仕路固如涉海者矣然豈無恬風靜浪
瞬息千里舟行如家者哉是危固危矣而安或有
也人情固如蜀道者矣然豈無康莊大路騄騑馳
騁馬如游龍車如流水者哉是險固險矣而易或
有也在乎所遇而已侯蓋厄於其所遇者也侯其
如遇何哉雖然謹其維楫正其檣席精其舵師涉
海者之所有事也戒其浅御調其銜策峙其糇糧
行道者之所有事也侯惟慎其所有事而已其於
安危險易付之遇耳何容心哉又况乎未必得其
安與易也哉

通守赤沙陳公榮奬序

有朝廷之制有輿人之評有君子之論國家分遣
御史按行天下郡國自藩臬大吏下至幕職卑官
皆得察擧賢而最者薦之次者旌之而於薦擧之
條有正薦有併薦旌異之科有特美其詞有泛指

其詞此之謂朝廷之制士民於郡邑之賢有司相
與私擬曰某邦君之賢宜薦者也某邦君之賢宜
奬者也此之謂輿人之評若君子之論則異於是
其制之與評合也則君子以謂是能采師言以張
公道其褒足以勸其貶足以沮謂之公論其制之
不與評合也則君子以謂是徒借威福以行私意
其褒不足以勸其貶不足以沮謂之私情其人在
與評為賢之最而其在朝制得次之旌合而猶未
合也則君子曰是非有所格於例而不得伸歟有

所絓於法而不敢騁擊則以其制而裁其評而後司柄者之為不失人持評者之為不苟責是歲代巡近野蒙公既得代移檄所司奬郡邑之賢而吾郡通守赤沙陳公在奬中其詞曰謙時政而文學之美也司出納而操守之介也昔令南平而廉明並著也今居繁劇而政事愈練也鑿鑿乎皆有事實有據依而非僅止於鋪張泛指者在於旌異之科為絕美之詞矣然吾邑之師儒士子聞之曰是惡足以盡公哉公在吾郡介絜絕俗清譽四馳

其義一毫不取於人而人亦莫敢以不義嘗公也仁心為質方正以行之明發以達之小民有侵寃不得職來有不得愬愬未有不得直也署篆南安矣役于公者稱省焉令之在吾邑省猶故也職督逋矣賦于公者稱平焉令之在吾邑平猶故也是當與於薦書之列而豈特旌奬哉余曰不然近者薦舉為法之密加於昔矣有以南院中丞調任者矣有以巡撫都御史奪俸者矣有以御史被旨切責者矣咸以薦舉耳公之賢豈不諗聞於蒙公蒙公之知人豈不嶄於薦公哉是蓋格於例而不得伸絓於法而不敢騁者一況公之賢日有聞於上欲藉公以收得賢之譽者人人而是安知其終不薦公哉余雖不敢竊君子之名而曾歷官中外備知朝廷之制也敬為是言以慰羣師儒士子之情且以明公之賢不止於旌奬云

林君寒泉之邵武教授序

人才之盛衰其亦有其時與予讀文公先生集所稱端明殿學士黄尚書中者當紹興乾道之間秦

丞相檜當國用事中以羅外悖宗造朝秦丞相故以學職鈇員嘗中特命攝臨安學官試事中不顧徑歸坐是以名次舉首之人轉徙州郡二十餘年不遷奉使虜庭歸言金亮營汴京之狀是時正使之歸不奏虜事而中以副使獨奏且言之甚切宰相湯思退怒乃遷使美秩而抑中使居使之原職六和塔成公卿侍從人寫釋氏經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中獨謝不能其他遇事據經守正議論深切甚多予既知文公之不妄譽人而攷於史良

是若中者非古之所謂大臣與又嘗見文公先生所為西山先生墓表述其初見龜山先生時授以古人為學親切之旨既而築室西山之下蚤夜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而先生獨曠然不以為意至述其教人讀書之言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夫龜山之教在於使學者務求聖賢之所以用心而不專於讀書西山之教又必使學者反覆於聖賢之書而後有以見其用心語雖異而大旨畧同故文公兼而取之以救當時束書坐談之病若西山先生者其當世之大儒與彼一仕於朝而有古大臣之節一隱於布衣而為當世之大儒其人皆奇偉絕特而孜於吾閩之志二公皆貽武人也嘻何其盛也　國家之興二百有餘年矣自建劍之間與貽武接壤咸有名人偉士雖其布衣韋帶之倫能發明龜山之絕學者固少若出為國家用著大節立駿功為當代名卿者往往不絕獨貽武之地寂然無聞豈吾

所謂人才之盛衰固自有時而非士之罪與當予入仕時曾識僉憲米公良所於京師良所仁恕剛毅官刑曹棘棘守法僉楚臬不阿大官以是失權貴人意其後又聞侍御何君熈泉之風蓋予之巡撫山東而始知其行事君嘗有意鑿膠河自膠州開石道百三十里以通直沽令漕者自蘊州淮安由大海輸京師以為徑功雖不成然世皆知何君喜奇造事蓋與庸庸者伍也是二君者足以當其時否歟林君寒泉由吾縣掌教轉為今官君之行也試為予問貽武之士仕於朝者有能如黃端明隱於布衣者有能如李西山否古人遠矣有能如米何二君否為予諗曰山川之不能生才山川之罪也生矣而不能自成其才士之罪也貽武之鬱於昔而將顯於今時其至矣其毋或自棄其才以貽山川之誚也哉林君職學事而又得專行其志者於予之言固不得讓也

蔣司訓壽序

列仙傳稱晉葛洪以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自

其言出後之好事者與傳長生久視之術者莫不謂服食不得丹砂則黃金不成黃金不成則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噫斯亦妄矣神仙之術雖吾儒所不道然其學大抵出於黃帝老子今黃帝老子之書具在惡有所謂服食之說耶彼其所以治心養性去煩釋累損之又損視吾儒之功有過焉無不及也而何暇及於形骸之粗迹就以其形骸之粗迹而論彼亦人也人之於飲食有宜有不宜而謂頑然而獷確然而堅者足以宜飲食而且足為長

生久視之資也哉故凡神仙家之所謂丹砂靈芝之類大率皆寓言也雖然神仙之學固不在于服食矣然予觀於仙人之窟宅多在名山勝地與夫巖洞深絕之墟以其可以遠視聽息交遊離囂塵而專精于治心養性之學故欲托而逃焉而世之不知者以為藥餌也今之北流即古之勾漏其地於今為蒼梧土產丹砂往時神仙禱祀之說興蒼梧吏至晝夜宿山中發徒篝火掘取以進然卒無成效而予按圖經宋羅大經遊勾漏洞天志云勾漏洞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舟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其勝地幽秘如此是宜高人逸士欲資之以為窟宅也然則葛洪之求為勾漏也安知不出于是哉蔣君玉川北流人也而其居在邑之南邑之水一發容縣之東一發鬱林之西一發龍橋而會流於邑之前至

藤縣合左江滙蒼梧以入於封康端諸州君因以玉川自號君多知博識於草木之性皆能察其形色辨其滋味而得其調齊制治之宜道貌清夷粹潤望之如神仙中人嘗自家中携土藥可以醫人急病者種之齋中清修恬淡士之在門下者不問脯修厚薄一以教之會士課文至者不下百人其供給之費悉資之君無所吝於是吾庠士子莫不稱君之賢以謂前此不多見也是歲九月某日為君初度之辰掌教事黃君濟川分教譚君東梧率

諸生顏山等求余文以為壽君產於句漏之壚山
水清美其地既為仙人之窟宅而服食之物如冊
砂者又足以恣其所求而無俟於外取然君一語
未嘗及之意君之所以壽者别有其道也於是乎
言而請敎於君焉

宜山何公應廷尉 召北上序

國家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掌天下之刑獄其
事權品秩視五府各部謂之三法司其官署之建
設先在西北於南在鍾山之陰於北在國之巽隅

截然一區不與諸官寺齒謂之西衙門其制自
天子輦轂之下都畿百里之內官之公犯私鼻軍
民之言究質成巡視之掠治按劾衛之譏捕覺察
靡不聽於刑部而讞于大理否則劾其佚凡大理
之所允者刑部准而行之其或情辭之不簡法比
之不協議擬之失倫始再駁則推問三則調司允
允而後已每歲霜降會審與九卿五府六科十三
道坐于 闕門之下廷讞其寃者五歲 恩例與
司禮九卿言官廷讞亦如之若刑部奏差其屬分
往畿省恤刑大理寺屬必一人預焉歸上其獄于
刑部錐部覆具草必逮署然後敢上 國有 詔
獄大獄則會問非奉 旨特下部者不敢專決謂
之職掌其簡擢遷授自臺省長貳以上必廷推而
疏其正副上請得可乃授刑部左右堂缺以大理
卿授御史大夫缺以刑部尚書授謂之資格而其
要在于平刑理究止辟祇德以佐 聖天子哀矜
元元不遠之意故其隆之以事權崇之以品秩居
之以省署之專逮之以官曹之比頡頏其事柄使

之埒叅錯其考訊詔之煩聯屬其遷轉均之一無
非以是故也於戲是豈非我 祖宗神謨睿訓而
有以迓億萬斯年之基命也哉是歲大理卿缺
上歷位者踰二月廷議以福建巡撫都御史何公
宜山入長棘寺請 制曰可 命下之日公卿大
夫士翕然稱得人而予雅聞公自登進士授南刑
曹晝夜讀律例不輟手坐曹決事先自盟其心不
使有所偏重而于録囚訊獄之際兢兢焉以得情
為務不純用法若其獄之有介恃其干謁則侃侃

守正雖權勢人交属不恤也守成都凡六年潔己愛民值大木工興調停節省公私咸賴人戴公如父母督學廣右嚴條教謹型範士子至今遵守其規矩約束曰此何公之教不可改也巡撫各省舊例賦入之外取丁之錢四糧之錢八以供軍至公始蠲其十之六營寨兵士將領必用丁壯以勞遷曰毋以耗吾民也凡頂冒營求之弊幾絶屬吏以贓濫聞者劾去之使不為民虐而致孜求民之瘼除去其所苦如出於己然由是聲望焯著

聖天子以公為可大用遂以長大理或謂今雷同成風大理以平反為故事籍令有如近時畧加奏讞用白簡上聞者諸公卿咸不悦竟以外臺出何公雖賢安能杭羣議而舉舊令以從事予曰不然法之於官守也猶槩之於斛權之於稱也在執者之平其心耳公自為主事至中丞前後所見國政之可喜可愕人才之可好可悪政令之可從可違公一無適莫虗心其間雖不悦公者莫得而瑕疵也惟其心平故其政平其政平故其用法平張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予知公優為之矣又奚必先有意於駮異之云與不駮異之云哉於是分巡漳南道僉事王君知汀州府潘君咸謹奉公之教而預卜公之能平法以長戒　王國者来求予文為公賀因次第其語為公應廷尉召北上云

譚分教壽序

壽夭脩短之說孰從而定之也將以其塊然同具者而論之歟則夫別聲被色跂行蠕動至靈之人肖翹之物羣然而生紛然而化晦朔等於春秋殤

子大於彭聃何者而為之壽何者而為之夭將以其超然獨存者而論之歟則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以一息言一息之内靡不貫也以千百歲言千百歲之内靡不周也固不得為之夭亦安得謂之壽於是異端者流窺見一偏之理而欲奪取天地巧妙微密之權以私諸己為神仙家之說者曰神之於形也猶燈之於膏也人之於舟也膏減舟漏則燈安從明人安從附則修形以養神為佛氏之說者曰生之於形也猶火之於

新也人之渡河水也新有盡而火無盡見不同而河水無不同則舍形而養性修形而養神者竊取夫生生化化之機而握之此人物之所以立其命者似謂之鍊氣舍形而養性者竊取夫昭昭靈明之物而存之此天地之所以立其根者似謂之存理殊不知夫理與氣流行於千萬歲之間終天地而長存後三光而不滅夫豈属於人而亦安取於人且鍊之哉甚矣異端之好恠也吾儒之道則不然以人之生於世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能無

也節之而已吉凶禍福利害之来不能却也順之而已由倫常而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名焉由盡倫而有親義序別信之理焉由分職而有公卿大夫士之位焉由盡職而後有浚明亮采宣勞效力之宜焉未嘗不脩形也而非以養神未嘗不舍形也而非以養性故其雅言曰仁者静仁者壽有德者必得其壽曰行法以俟命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道豈不大中而至正其教豈不易簡而易知哉新會譚君東吾之来敎吾庠也始予見之其貌睟然若山澤之臞其視凝然不出步武之外其言呐呐然不出諸其口予異之其仙學者耶繼予見之布衣蔬食甘貧守道宦邸蕭然從一僮奴無妻子之累予又異之其禪學者耶既而往来君之門下士道君與士子立會課文每會君必自操翰作舉業文字以示諸生而予以君之厚得從君受白沙先生行述而君又出示諸生以其先世譜牒其於尊考養潜公之隱德先孺人之内行手自編輯然後知君之進止步趨語言

動静一於儒者也是歲其月其日為君初度之辰諸生其輩相與求予文為君壽君固不欲為之夫儒者之行不求甚異於人稱壽之禮見於詩者多矣自有有虞三代以来舉尊師養老之典必於學以學者禮義之所自出也君業詩而明於典禮雖欲辭惡得而辭哉

忍齋黄翁壽序

養生家言長生久視之道必本於濡忍卑弱守雌抱一退然處人之下而不敢先居人之下而不敢

上卒然遇難堪之事非意之箇不可忍之詬茹納容受如噍糅屑如呑銛芒以強暴不逞之人加之則弛然而靡故其教主柔主慈而其脩之至於如嬰兒而後長生久視之道盡其言信美矣然予觀於神仙者流皆古豪傑英偉之士其奇氣疏節雄心勁氣足以當萬夫之勇而其趯舉濶步下視一世之人撫而嬰之若不足以當其意此其人疑若非可與言養生之學而後世脩真慕玄之士至推為道流者宗此又何說耶蓋予聞之能挫其銳者

必本於銳能糅其堅者必始於堅辟之金焉其質剛也惟其剛故煆之以百煉之火而後可為尊為彝辟之木焉其性堅也惟其堅故圜之以規方之以矩而後可為軫為蓋使金而連錫焉木而液樠焉本先弱矣其焉能乎彼養生家所言濡忍卑弱非以為不能忍者之為剛正以見能忍者之為剛也非以為不能弱者之為堅正以見能弱者之為堅也番禺黃翁故海南名家為潯州通判其公之後先世皆以貲雄里中至翁尤為賢豪長者然翁

窄步短視踽踽行街巷中遇後生少年謙遜卑下不自知其為鄉丈人人皆以翁為善人至翁胸中之所存人莫知也予以家居故接翁之子濟川君得翁之行事甚具蓋翁自少時已有俯拾青紫之志同鄉一時知名士如中丞李公三洲司成倫公白溪銀臺倫公右溪主政王公青蘿翁雖少皆盡與之交矣既而諸公咸登第去為達官貴人而翁頹濩落無所成晚乃築室凫溪之上治田藝黍已絕無進取之念而猶時時賦詩以見已志復買扁

舟下重湖至金陵故都而休焉逍遙燕磯牛渚之間如是者四五年濟川君登科迎歸而後返翁何為而若此哉才有用而不能施志欲用而不得騁故斂其磊落迭宕之氣而混跡於田夫野老之間卷其高舉濶步之能而遨遊於江湖山水之上其卑陬似弱其恭謹似懦而不知翁之挺然毅然者固在此也翁嘗以忍名其齋世因稱為忍齋黃翁今年七十又六濟川君掌教吾庠諸生某某某相與求文以壽翁翁壽方日增年方日永不待言也

因相與道翁之為人以佐觴爵之末庶翁見之啞然於予之為知戒也

吉川流長卷序

蓋嘗觀於川之至乎乘丘陵茂洲渚觸石而石壞遇木而木隕怒為飛濤駕為洪濤舒為長練矯為騰龍吐吞日月伏匿光景而水之極觀備矣雖然試自其方至而觀之則又見夫浩浩湯湯騰沓轉蹙容容裔裔滂勃拂鬱將放之乎孟諸之野洞庭之壚而歸於無崖無底之壑故其勢若急而復緩

旋至而暫停盛大者於是流行者於是而凡水之極翊咸於此乎始也人之生也以百世為大齊子孫之蕃昌肢體之康寧為福年登期頤矣子孫滿前矣而且龐眉皓齒童顏鶴髮老於其間耳目視聽之不少衰志慮意智之不為減辟之於水其亦極天下之大觀者也然人子之心則尤在於百歲未至之前而不顧其屢至期頤之日故其視父母之天年若喜若懼詩人又能探其意而祝其壽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盖非以已至之壽為徵而以未莫之年為祝善夫詩人之長於取類也吉溪先生南海人也生而且長於吉溪之上既壯遊太學官大治嘉善眉州秉博士車為青衿弟子師一旦謝事歸老故山淡然無慕於世日惟携酒肴從賓侶觴詠於白雲海珠之間時或彎弧賦詩以見志視世之大官貴仕聲勢烜赫者毫髮不足以介於其心此其胸中之浩然豈止包長江吞黃河已耶是歲年届七十其月日為其初度之辰先生之子覺堂君方以進士來尹晉江凡晉邑之士民喜

先生之壽而頌其長久也題其卷曰吉川流長予惟先生之壽方將自七十而登百歲如江之方發岷山潴左蠡而將會于海如河之方發孟津過砥柱而將達于淮也因推詩人之意以祝先生若先生之盛德美行晦於身而顯之於令子覺堂君之善政偉績本于家而推之于治邑如川之源深而流長者則諸君子之言備矣

周訥溪文集序

國家優容戇直崇奬忠義旌敢諫之臣廣不諱之

踣至弘治間極矣武皇嗣位朝政寖非然巡遊之
遠未及於赤水而祈招之諷閹宦之權未至於十
常侍而掃除之規更進迭諫甚至駢首交臂從容
陳義於闕庭之下而不悔者豈人人之皆忠義哉
敬皇帝之澤有以淪其膚而作其氣也然自是漸
流於訐而無有乎包含渾厚之風涉於黨而反戚
夫交敵相攻之害肅皇帝臨御既久心益厭之時
惟富平觧山楊公大和晴川劉公太平訥溪周公
以正直忠厚為天下倡其處心積慮惟欲納人主

於無過之地而非欲章其失也惟欲大小臣工共
成乎和衷協共之風而非有朋比愛憎於其間也
故其言主德則惟防未萌謹將然言臣下則惟嚴
君子小人之辨邪正忠佞之分言天下事則惟分
別安危得失之所以然其至於治且得而不至於
失且危者之所由自其他激發摘訐分曹朋黨之
事絕不為也肅皇帝終以為疑故雖三君子之言
不能入甚至於觸忌諱下詔獄繫再更冬既宥復
逮凡在繫者五年而肅皇帝之仁終不忍殺也故

三君子卒以生還異時稱肅皇帝之仁同天地而
三君子忠義之名由是滿天下然三君子終不以
是自滿而有識之士稱三君子者亦不以是為極
摯也嗚呼士患不知道耳苟知道則其於為善也
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寒之於衣足於其性而已
而非有顧乎其外也故其事業雖軒天揭地人以
為不可及而視若無有也其節義雖飛霜蝕日感
空中之神語人以為異而視若尋常也其震暴光
耀歟非有所加也其湮埋汩沒歟非有所損也三

君子是已始余識訥溪周公於良鄉公方以行取
入京繼識公於山東則莊皇帝改元之初去良鄉
時已二十五載矣公居閒已久一旦復用復因言
事以出年既衰矣而剛方正直之氣不少挫也以
是慕其為人屬予方復命因薦公于朝公既沒而
其弟京兆少峰君裒其集凡四卷予讀之其文本
於義理其詩出於性情其尺牘諄諄與人為善其
雜錄種種帰於名教而任道之重求道之切則隨
處觸機而發若無須臾可離者始信知公之不謬

也因序其首生於有識之士庶知公之平生非止於忠義者而吾黨之士之欲為忠義者之不可安於一節一行而當取法於公也

黃掌教令信豐序

吾庠掌教濟川黃君擢為信豐令有為濟川幸者曰異哉同庠之士也徧仁而倍義拂經而亂常本業之不脩而喜興謠訟忠信之不道而崇飾惡言東之以教則決而去之若狙猨之於文繡也啖之以利則甘而嗜之若猩猱之於醇酎也其於生師

之間既如此若其在外則抵冒淩犯之事肆焉而並作濟川之得脫此而去也幸哉有為濟川惜者曰國家取士之科二而甲科為重用人之途三而薦舉為急士之由甲科而進者高之可至於公卿次之不失於藩臬方面否則常調焉而已由薦舉而進者儒官則擢之國學有司則列之風憲否則序遷焉而已濟川以兼人之才負當官之能顧使之不獲試於南宮登於薦剡默默焉守常調序遷而去不亦可惜也哉余曰二者之言殆似矣而未

盡也吾庠之士放越軼者固矣不有發準踰繩言動不失尺寸者乎饕貪敗義者固矣不有經明行修出入不悖所聞者乎濟川於頑鈍不率教之士固未嘗忿疾而於謹厚足以勵薄俗修潔可以興士行者獎借之有加且白之有司而為之扁其閭曰某善士也某修士也由是懲以勸行擧由彰著凡吾庠之士習不至於甚壞者濟川力也至於薦舉則濟川雖行矣事會之來夫豈無日余觀濟川之才識有大過人者其撥事於數歲之前成敗未形

而能預卜也論人於始見之初邪正未章而能預決也時而嚴迅霆擊若嚴矣而又有溫且和者以出之也時而援藩夷級若同矣而又有峻且異者以濟之也今去為縣講民之利而除其害興民之淢而懲其慝張弛以時剛柔相濟薦舉之典非濟川又將誰屬異時江右章貢之墟闕有召入內臺以司風紀者必濟川也於是凡為濟川之僚友及其門人聞余言咸釋然於濟川遂書以志別

記　碑　誌銘　墓表

文公書院增修書舍建亭記

出東門里許有山焉自東北而來盤礴蜿蜒勢如車輪以其形得名故謂之曰大輪山山之麓浮屠氏之宮據焉始為叢林時有七十二區其後既併為一則其地愈拓而其規模氣勢務與山相稱故其穹殿巍峩層樓華傑門闥靚深庭除廣殖肖神之像說法之堂棲徒之居繚宮之垣靡不雄壯鉅

麗擅一邑之觀宋熙寧中始賜名梵天寺圖經所謂興教者始名也循寺之西廊由選佛過祖祠躋石徑而上造其巔平曠夷衍可坐數百人由巔而望向之巍峩雄壯反在其下邑之東西諸峰羅列環拱獻奇效秀大海出於東南巨浸稽天洪波浴日風雨晦明殊狀異態漁帆商船隱見掩映近則東西二溪流出於平疇綠野之間輸會大海咸在几席之下數百年來無人發之嘉靖壬子令大司空萬安朱公衡始以督學副使至余時為南司勳移書告公以文公嘗為同安簿職學事而嘗遊止於此山今寺中尚有其詩與字謂宜搆書院一區以祀文公令郡邑士子葳修其中庶可以講先賢之遺風於不墜且其功已有緒木石瓦甓已具而始事之人代去若遂其前功則財不甚費而於學者有益公欣然任之而是前堂後寢煥如奕如移畏壘菴之像主祀於寢中配以呂大圭許順之二先生中為講堂外為門扁曰文公書院來學者常數十人莫不遵行朱公之教而嘆公之能發茲山

之秘以嘉惠學者也隆慶戊辰上高王侯來令茲邑登茲山之巔進謁文公顧大圭順之二先生之神主宜別度而乃棲之文公之几上為非禮則命設二几而併新文公之几余時方以致政家居謂若增修書舍十餘間使學者得有十餘人誦讀其間於興起學者為切侯聞而是之市材募工委官董治踰三時而書舍成侯猶以為未足於書院之上搆亭三間曰仰止以為學者游息之地於是士子入而休於書舍之中則有以究遺經習故業出而

登於斯亭之上則有以仰前修企先烈掌教吳川林君伯表分教北流蔣君喬華新會譚君文郁嘉與士子樂育造就感侯之誼謁余記其事自老佛之教興凡天下名山水率見據於二氏其尤名勝佳絶之處如衡山匡廬天台精廬道院無慮以百數然石鼓岳麓白鹿應天書院之名亦聞於天下則書院之設其來蓋遠而未嘗不在於名山水之區何其符也蓋學雖在人若其發舒性靈收攝身心取則於山取象於川其於山水不為無助焉及

其敝也以嬉廢業以俗妨正以似亂真反不如二氏之專精吾行能竊山水幽寂之意以資其學成其道夫古之教人使習其手足於舞蹈養其耳目於采色聲音範其身心於盤盂戶牖凡性之偏駁心之好惡靡不有法戒防禁而尚有不克成材之懼今古人之教一切皆廢而獨使之藏修於山水之區以全其純一不二之真機發其周流無滯之妙用顧復不能然則將何以成德達材而底於古人之歸也吾邑之山雖不能如衡岳匡廬天台之勝而書院者據高處僻遠去城市之諠置專有泉石之佳致於學者甚宜而文公者鄉之産也祀於其中又有合於國故之誼誠使諸士子之來學於斯者能思文公之所學者為何若退而處於家者若仕於州郡監司者為何若立於朝者為何若朝夕相與切磋精思力行務有以追前賢之遺風然後有以稱賢有司建立作養之盛心若徒色取而行違言似而心非高者剽竊文藻掇拾語言以資科第榮身家下焉者羣聚以嬉此則凡民之

不如雖興起之猶為不能也何足稱曰士哉王侯才高學博下車以来興廢補敝振幽拔滯其善政多矣而於養士作人尤為孜孜歲時立會課文具有成規可循可因當興此役之時禁令新須一錢以上搖手觸禁侯錙積銖斂麻緝縷續工以告訖費不及民是可書也凡書舍為十四間亭為一區王侯名京字來覲江西上高人隆慶戊辰進士督工為巡檢謝廷詔吏吳仕達老人董伯望云

汀郡貳守賀侯少川去思碑

連城黃生卷來致其邑人父兄之命曰連之為邑
介在郡東鄙水則鷲灘怒濤無菱芡蒲葦之饒山
則林莽土石無金錫連鉛之產故民多貧詩書文
物不登於上國之觀故士多失業虛粮逃稅不除
於徵輸之籍故戶多耗亡采風問俗之使不臨馳
傳乘軺之賓不至故人多抵冒而犯法自吾郡貳
守少川賀侯之攝吾邑而政始有經士始知學民
始安於田閭奸偽巧詐之徒始戢其善政多矣不
能殫述也姑舉其大者始里甲之役于官官責以

支應供給謂之對衙民既當日承稟文移及呼遣
問往來郵使又當市魚肉給薪米以代俸祿薪芻
甚者致珍錯極滋味盛鮮腆以悅遣其意不嗛則
罪立至下至丞簿尉亦各效豰取給以自贍利民
一當役輒破產侯至悉除之其自奉泊如也其勵
清操有如此者始　國初儒風丕振有一科登名
者三人嗣後生師漠然相視朋徒怠散連十數科
無一人應有司之求者侯至周視學舍感慨嘆息
命諸生以期會文捐俸供給親為之考裁訂正教

之以作文之法士彬彬然鄉風焉其振文教有如
此者始汀之八屬惟連為多耗糧歲久耗益甚民
不能堪則合戶逃去而應徭者舊例署其力則以
身應役署其銀則納其銀於官而署銀者官輒利
其入加徵之謂之常例加額而里甲綱銀之外有
大日小日庫役火耗之外有秤頭侯至悉罷去民
欣然就役而久逃之戶聞之悉復業其平賦均徭
有如此者始廣寇之亂比郡罹其害尤甚人多逃
匿散處他鄉村逃者散處者異時官輒以法繩之

而當舉籍之時或增或損率不應其登耗之戶三
隘新民騷然謂興侯至撫安怙諭乃不復動其撫
綏新附有如此者始邑之屬喜囂訟訟一人則連
十數人而土產毒草每當責負舉息輒先服毒圖
賴官不察則坐為死獄其或大家犯者尤引避寧
失入不敢釋侯至先示之使知恥鄉方然後於犯
者正其罪而失入者雖富家不以嫌故疑畏俗始
大革其止訟理冤有如此者始官有所科率追逮
輒差人下鄉差一人則引數人由是鄉井聚落之

閭譁然不寧而催徵有數額糧而一時併徵者刑責有獄未具而先斃者民以為病侯至邑處有方其於民情土俗先已周知故至連而凡事務從寬厚民始畏懾後乃悅服至愛侯如父母其禁奸緩征省刑有如此者凡此皆侯之善政卓卓可稱者自侯去吾邑邑之人欲為侯紀其德政於碑侯再三以為不可令侯　奏績于京師將去此而踐休顯吾民之思終不能忘也敢以石上之文請余嘗讀史見狄仁傑之去寧州民為之立德政碑其後仁傑申理流人道過寧州州人謂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率聚哭於碑下三日而後行而詩載邵伯澤被南國南國之民於其既去猶指其所憩之樹以為思其事甚奇偉嘗慨然以為士生斯世居牧伯守宰之任宜如古人而周行天下觀於世之所稱述亦未見有可以當其事者豈天之生才獨靳於今耶抑士之無志也然則侯之文其又可讓侯名幼殊字子英號少川湖廣之湘鄉人以鄉進士起家為今官高祖某任鶴慶知府以靖寇功陞參政父某任蓮溪知縣有善政侯克世其家云乃系之以詩曰

古者立君命曰司牧建侯樹屏以相參錯郡牧邑牧民社攸司或忝厥司安用牧為孟軻有言受人牛羊不求芻牧反視死亡今之民牧非徒棄之盜其芻牧又從斃之仁哉賀侯知牧之職愛養綏懷勞來安集自奉一蔬民有肉食自課藝文士知法式曾未期年途頌戶歌道上之碑千古不磨惟古良牧志在養人去之雖久民思尚新惟今民牧志在養己身未及去民已疾視

爲師于古爲鑒于今以繼賀侯毋替嗣音

明台州府通判兼峰蔡公暨配孺人洪氏墓誌銘

江都縣知縣蔡君貴易將合塟其母洪氏孺人于厥考兼峰蔡公之兆前期持其伯兄臨安守蔡君海林之狀詣余請曰先君子之塟已十年而墓文至今闕焉未刻蓋有待也玆先生在家而先孺人襄事適當其期是天以先考妣恩先生而不棄其

孤也惟先生亡 四方之銘則存及幸甚予惟戚戊
戌辛與許偕始會公于京師視公為前輩而公辱
與之友比于官刑部公之子江都君始登第復相
會于京師逮予歸田□□□君守制家居因得朝
夕周旋益慨然有感於人□□歿忽焉三十餘年
之間誼不可以不文辭則按臨安君之狀而序之
曰公諱宗德字懋脩別號兼峰世為涪州平林人
少穎拔自為舉子業即有時名其所為文必主於
發明義理融會傳註不□□世俗浮冗枝蔓之辭同

筆皆伏其精邵康僖公銳督學吾省首拔廪之相
繼宜興吳公仕臨海金公貴亨皆試在高等歲辛
卯貢于鄉甲辰以親老謁選授廣州府通判廣當
會省為部使者諸司治所事浩穰郡官侵晨坐堂
牙屬吏畢即徧走謁部使者諸司午方退食視事
公固不以地大事劇自弛亦不以猥瑣叢脞故自
困度其緩急先後次第應之事以克集職專督糧
廣俗故賴糧寧受箠楚不肯輸賦公多方曲諭至
不得已箠之心常惻然民大感悅賦以不大逋其

聽獄訟務在情法兩盡不欲有所侵寃辭枉賢聲
滋起會丁內艱去其年服闋補台州値台缺守公
署印期年其所施為注措咸本於寬大仁厚不為
聲譽台濵海民以鹽為生而山谷阻深私販者輒
聚群輩持兵仗橫行莫敢何問鹽政大壞公方兼
理鹽務乃捕得其渠魁置之法而設法通商由是
私鹽不行商人稱便會部使者嗛公以為儒緩不
稱劇任而同官有不得署郡印者媒蘖公短遂調
涪州未上卒于京師公事父母先意承志能得其

歡心遇其弟友愛尤篤處宗族忻忻如也為人坦
易純厚不為崖岸城府遇人無新故久暫一見輒
披露心腹有所咨詢必為之盡性不喜華飾非賓
祭罕御重肉常衣麤布衣居官惟絹衣數襲有訟
其陋者不為恤其在廣時常有甲盜瘞乙地乙遷
其棺他所甲以棄棺訟公佯不信第約日令乙遷
已而驗之棺固在也民有弟亡產遺腹子一兄利
其產謀一夫婦冒為己子又謀一人證之訟于公
公鞫之弟婦曰我之子也夫婦又曰我之子也證

者如夫婦言公不能決乃佯震怒命棄之水弟婦哀號求免冐子者畧不為動公乃責諭其兄而薄分以弟業孤賴以全使當時棄棺之獄公若責之急則棺固不可得而乙且獲重罪冐子之獄公若不察為人父母之情而第以弟婦之子夫婦之子兩相爭辯則遺腹子必為假而死者且無後惟公令乙遷而與之約期日使乙可密遷棄之水以觀其情則真偽可立見然則謂公行事儒緩與媒蘖公者謂失之不精明豈盡知公者哉配洪氏南京

國子監助教敏之孫女孝敬和睦佐夫以勤儉撫妾御有恩教子以嚴內外宗戚稱其賢以迎養卒于廣信子男四長貴成早卒次貴守邑庠生次貴易登隆慶戊辰進士授江都縣知縣次貴邁孫男四憲粤貴成出憲褒憲元貴守出憲臣貴易出曾孫三紹芳紹英紹芑曾孫女一人俱貴守出女一適庠生王三錫公先以嘉靖辛酉葬于湖尾山之原至是奉孺人祔焉惟公少有聲業名年幾四十而後發科仕復不達以死宜其平生所欲為之志發之後人而江都君毅然有立其所至固未艾也然則天之報公其將有在乎公在廣時嘗活漳泉之通番舶者百餘人在台活興化之被虜者十餘人噫豈其驗歟銘曰

少學為儒經明行修經有徒衆行寡怨尤既壯方仕歲月已晚試之二州其飛漸遠竟躓于權垂翅而偃不有江都曷報為善銘以旌之來世丕顯

通政武東楊公墓表

嗚呼是為通政武東楊公之墓當　先帝末年柄臣用事于陰竊　國命顓以智術利祿籠絡誘訹天下之士稍不從禍不旋踵天下既毒焉然莫敢有忤之者獨武東楊公不為之屈又同鄉也於是謫外最久逮　先帝悔悟柄臣逐子殛死公始稍復進用人方望公得大行其志而公遽溘然以殞此天下之士所以深惜公也公諱載鳴字虛卿別號武東幾世祖文貞公士奇當洪熙宣德間為宗臣事載國史公生而穎悟殊常七歲時父教授公

試有司歸以所試題試公公援筆立就奇思驚人又嘗為族人着勿齋賦亦有奇句教授公異之因語之曰汝大賢後當紹先烈寧學近時士科第着稱止耶未幾時復著資聖錄一卷言治安事曰吾將執此以獻天子教授公笑而大之曰是非汝小子先務也歲丁酉終弱冠舉于鄉戊戌登進士授潮州府推官踰年丁教授公憂服闋再除登州府推官二郡皆海國廣以嶺外去京師遠士人至者率無清行往往黷貨饜其慾去耳以是為常雖其

僚友士民相視亦不以為怪也而登瀕東海民習魚鹽利黠悍暴戾每投一牒動引百十人公在潮首罷貼班銀盡卻諸常例嘗一委督橋稅入視昔數倍在登理郡刑兼受當道諸司之委每視事案山積當鞫者無慮數百人公裁決如流未幾時庭遂空常以獄者民命所繫一輕重民將無所措手足每自誦曰推官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一付吏人手鮮不為奸又或希上官意上下其手則民之死於冤抑者多矣故公讞獄亭疑一主於公而行

以詳慎親按律例定罪吏人斂手供膳寫不敢預獄事由是聲譽藉甚召為吏部稽勳主事由驗封郎中為文選當是時士習漸趨於競事體日乖吏部相承銓選之法部寺郡縣官一年六銓以雙月教職一年二銓以五九月當銓月先推陞按其缺補之又有急銓法以處服闋外調者而方面官小京堂部推督撫大臣大京堂會推每歲遇風憲官缺行取內中舍行人傳士及外推官知縣校官與都察院會考選法未嘗不善而柄家子方聚貨耳

欲籠天下士盡附己於是上自大臣下至倉驛官莫不由其門每廷推官及遇銓選官考選風憲官冢宰選郎詣其家請所予授注擬至推上注定地方資秩遠近大小毋一人敢與違異者於是督撫大臣謝禮至千金方面有司倉驛以地方美惡官資高下價值等差計天下無一官無賂行者銓法既大壞而秉銓者倚負私門陽陽自得公獨心隱之乃先自數年前加意咨訪人材邪正才否或守道自立或趨附權勢罔不周知既親掌銓事於是

掖其正而淹者若干人抑其邪而驟者若干人與
論翕然而柄家子以干預久輒舉為故事且憑同
鄉故閡說一如舊時態公厭薄之久之以其來請
囑書擲之地作不可色語柄家子由是啣公會行
取天下官公所取遴有以他事被參劾者柄家子
援此訾公忌者乘之遂左遷將樂典史居一歲轉
惠州府推官再轉南京文選主事考功郎中出為
四川僉事陞廣東提學副使監司官以督學憲臣
為得行其志至是廣之學政亦壞公銳意釐正首

揭義利兩途倡行冠婚喪祭射飲六禮未數月煥
然一新受賕請託之弊亦絕廣之士大夫咸謂自
魏莊渠歐陽石江後僅見公而惜其不久也陞福
建參政終上聞大夫人之喪以歸除喪至京僉議
以公久淹不宜復外補吏部已虛京堂缺待公矣
公堅辭不可乃復補河南旋陞通政司謄黃通政
盖將以大用公而公不幸感疾卒矣自公謫後柄
家子益張繼公者無敢劾公所為及與之比周鬻
官受賂邊之督撫剋軍餉以充饋遺方面郡縣剥

民財以償京債於是虜歲入邊屢至都城下南方
寇滋起連四五省人始嘆服公以為使人人如公
豈至是也公自謫將樂轉惠州乘舟將赴任至嵢
峽舟觸石壞漂流五十里舟人溺死公獨無恙既
免著嵢峽志有謝城隍文祭役人文在焉題曰困
喻錄公蓋以中人之性必困而後喻自處無毫髮
咎當事意逮之惠州上官不欲煩以吏事公固請
乃委脩惠志公又倡僚友葺東坡祠惠人德公至
公歿奉以配祀焉在四川值皇木役官私費日以

千百計公選用廉幹吏委之經理而於出納供億
之費公親自稽考註記未嘗付下吏以是費比諸
道省什六七吏曹故尊重居者不勝其熱輒多淩
忽傲睨一或外謫遂氣熖索然公惟居曹不以熱
故為盈至是謫外不以歎故自弛也公天性孝友
篤於倫誼事母太夫人曲盡至情友其兄其卿弟
鈇卿咸有恩意其卿歿撫其孤尤厚出入四方謹
奉文貞公遺像以從遇教授公故友雖下劣必執
子弟禮清介絕俗在吏曹未嘗受人一帕在閩遇

毋喪婦有司賻贈悉謝卻之居家砥礪廉隅所居之第扁曰青天白日曰光明正大曰晚節用見已志平生無他玩好惟喜讀書為古文詞人有一長可取稱揚之不容口而於貪利小人無所假借才鉅力厚有所為無不成吏曹廣東皆承極獘大壞之餘公一振之紀綱法度立具是以君子咸惜其不大用要非私公也曾祖某祖某父訓以貢為松江華亭訓導陞黎山王府教授以公貴贈登州府推官再贈吏部主事母某氏封安人配龍氏封安

人續娶蕭氏子二寅亨太學生寅猶庠生女一某其壻也墓在廬陵縣某都某里予昔年以南部郎考滿京師未嘗識公也公一日約過予既至則持南都宦籍一一以問予予初不知公與柄家子相厚善與否獨以己意告公其有出柄家門下士予亦不之隱且不持一帕謁公公既以予為不欺又以不持帕為相知公遇銓司首擢余為四川學憲其時柄家子已許授其私人矣公竟易之柄家子恨公予之事亦其一也予以是感公公之歿督學

廬山胡君直狀其行大宗伯洞山尹公臺誌其墓獨未有表寅亨寅猶以屬予予豈得讓乃為之書於墓上曰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詎不信哉士平居無事引義慷慨高自稱比至臨危蹈難中人所可勉者顧反不能焉此其故何哉儒者有言迫禍難也處困窮也臨勢利也怵文黨也是固然矣然世固有能出身以當難犯之威而反不能不委靡於易沉之慾此又何說耶以其出於一時意氣之激發而非其真心為善者也如公者

當柄家子用事時其所樹立卓卓如彼假令晚年再用於時其肯改節易行以隨世就功哉吾知其斷斷不為之矣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斯人也微公其曷足以當之哉其曷足以當之哉

書純節許氏卷

詩春秋皆聖人之大訓也詩載栢舟於婦人之節為烈矣至如侍寢有雞鳴之告延友有雜珮之贈皆閨門瑣細而亦録焉若春秋二百餘年之間節

婦之見于經者僅紀叔姬宋共姬二人而已是何詩之詳而春秋之斳也蓋詩之為教主於善民風樹壼範故雖閨門瑣細之事得録于經春秋義存經世非有大節偉行無由而盡書焉此其所以異也後世善學詩者無如劉向其作為列女傳所載六十二人而節婦僅一人耳餘皆閨門之常事也善學春秋者無如朱晦翁其修綱目列女流婦德自非辛憲英之先識令女之貞烈孫翊之妻之奇偉不得預推此義以通之今世其亦足以風乎安

平純節許氏者年二十而寡事舅姑盡其孝養二孤以成人舅與伯分商本有遺言許氏勸其子以勿競孫朝禎自知讀書為之延師教之夜篝燈教之八十四歲而殁視二十六寡居之日志操皎然如一也此非有激烈之行奇絕之事以震動人耳目然知詩者曰此栢舟之節而雞鳴之風也為之誄其行曰純節君子辟之余家同而壻於安平聞許氏之行為詳知諸君子之不誣也為之書其事以告于觀民風者采焉

書四十二章經

四十二章經者漢明帝遣使之天竺所求而胡僧安靜支讖康會等以華言翻譯者也記蚤歲養病家居時讀文公先生集知有此經而恨未得見之續官南吏曹鄭端簡公常稱有四十二章經又以時輩晚後未敢請也乙丑歲官擽江按部至京口遇項進士子信因出端簡公所著徵吾吾學等書相正而以刻本四十二章經見貽項乃端簡公之壻故其書出焉刻本不著姓名諒亦項君之家刻

也嗚呼以南宋國祚危如一髮之時而其君臣不知強本自治力於為政顧偷安一隅建塔刻經以佞釋氏其志趣固已卑陋然學者欲見此經無由而得尚幸以一國之達官貴人共刻其事傳播聳動令後世尋求佛學初來之因有所攷焉其亦可謂吾徒之一助哉抑文公先生為黃端明墓誌載其事云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經之一刻之辭聞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事不見於史合文公之誌與今項氏之刻而益

信當時宰相如沈該湯思退者皆忍恥斁倫之輩爾所稱達官多附和和議之人宜黃端明之不須然陳正獻公號為正人而名銜亦在焉何歟蓋正獻之為人持論近平不為甚異同觀其論湯思退致仕恩禮與其平生術事足以知其為人已端簡名晚海鹽人子信名爲壽嘉興人襄毅公之孫今為南吏部考功郎中云

洪芳洲先生歸田稿終

洪芳洲先生奏疏目錄

申明守令職事疏

議處衛省驛遞疏

黃河勢將北徙疏

處置王莊疏

覆奏人問煥疏

洪芳洲先生奏疏

申明守令職事疏

為申明守令職事仝 勑臣工舉行以熙 聖化以奠民生事臣幼讀孔孟書見孔子適衛冉有僕孔子曰庶矣哉冉有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復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而孟子論王道每每以教民樹藝稼穡為言雖甚鄙細諄諄言之其在成周則田官之於農民至嘗其饋食之旨否又遡而及於上古則豳公之於民至

導以耕穫之時月而田畯之官已昉於此時蓋昔之為治者未嘗不重農而其巡行郊野省耕省歛則雖貴為一國之君亦未嘗不躬行之也西漢以來此風未替勸課農桑劭農勞農之吏班班不絕於紀至於教民種幾本薤幾本蔥幾本榆則亦登之傳中以徵循吏之政此無他人道惟在衣食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衣食足則禮義生衣食不足則閑檢踰雖無新奇可喜之談實則民生切要之務此古之循吏必首以是為為政之

先務良由知其職也臣觀山東地方北肇 京畿南引江淮東控遼左西連宋鄭誠中原一要地也而舉目盈望寥寥斷烟黃茅白葦焦崖赤岸車轍所過十邑而九問其人則逃亡也問其地則不耕也問其俗則緣南畝者無幾而鑄山煮海打洞採礦馳馬試劍充淌於郡之東西也夫親民有郡郡有守郡以下有縣縣有令又從而問以庶富之職則茫然也臣以謂令之守令固莫不當以養民教民為職矣而在山東則尤要切夫庶而後可富富

而後可教山東之於庶民且未之及也其何以富之又何以教之哉蓋令之為守令者莫不以急賦歛聽獄訟治文書謹期會為事朝而視事夕而課功月而視成歲而徵會不過此數者而已有以招徠流亡為心者乎有以闢墾荒地為念者乎又有以巡行阡陌為事者乎又有以教民樹藝為務者乎臣知其無也然則山東之民流而不復山東之地棄而不耕非過也然臣之所謂庶與富者非便責之以庶與富之効也欲庶民必求所以庶之之

本欲富民必求所以富之之方山東之驅民而逃
者里甲也均徭也驛傳也是三者人視之如湯火
不敢蹈也使守令之克知其職於三者誠加意焉
里甲之必使節也均徭之必使平也驛傳之必使
輕省也則雖驅民而使之逃民亦不肯矣民不逃
而地自耕矣夫是三者乃所以招徠流亡開墾荒
地之道凡守令於斯土者皆莫不知而皆莫之肯
為者臣以謂不知其職使然也彼見凡為守令者
但能急賦斂明聽斷治文書謹期會其職盡矣而

不知當在庶與富也臣愚欲乞　皇上勅下該部
申明守令職事令其專一加意養民如山東地方
則流亡逃移必責之招徠荒蕪汙萊必責之開墾
而所以招徠開墾必責之節里甲平徭役輕驛傳
以為招徠開墾之本聽臣分別為三等能庶民富
民而又有吏才幹局者為上雖無吏才幹局而能
招徠流民開墾荒蕪者次之雖有少才偏能而不
能招徠流民開墾荒蕪者為下上者容臣不時特
薦如年資淺者陞俸進職年資深者不拘出身擢

以不次中焉者容臣於復　命之日方行保薦下
焉者不舉而甚者論劾庶守令克知其職而又有
異擢特舉之典以勸之則無敢不勉於從事古循
吏之風可望於今日矣抑臣又有請焉我
太祖高皇帝令北直隸山東河南去處但有荒蕪
田地聽民間開墾永不起科又令民各種桑棗每
一户一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
種過數目造冊回　奏違者有罪　恩至渥也臣
以謂山東地方人民所以畏避而不耕其地者以

隨耕而起科之隨其後也又臣見東土之民以棗
為粮食古稱齊三服官今蠶桑尚如舊也臣愚再
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山東久荒土地聽民耕種
永不起科或十年之後方許起科勿得拘泥三年
之例而於道傍或民間曠土教民徧植桑棗臣課
州縣州縣課其鄉部有不如課者治之仍聽各官
不時單車巡行勸課不許高坐養尊甘為俗吏亦
不許泥古而迂徒事空行無裨實政仍行山東巡
按御史出巡之日於憲綱考察官吏條款內如農

桑如田土加意脩舉如臣所言三等之法一體舉行其銓曹考課之法山東守令特與增入招復流移若干人戶開墾荒蕪若干頃畝栽植桑棗若干株一段用為殿最此實山東今日之要務也臣不勝拳拳大願

議處衝省驛遞䟽

為議處衝省驛遞十分疲累以安地方事臣惟國家之設驛遞所以宣　命令之昭布通信使之往來譬於人身謂之血脉若血脉周流則四肢自

然無病一有阻隔為患不小　國家幅員萬里比於前代極為遼濶而建都燕京則最稱上游之地萬國朝貢咸由山東河南以達京師故驛遞之設在兩省為繁重然河南不過陸路一道而在山東則兼受南北水陸之衝故尤稱累馬夫藉血脉以養四肢必使血脉暢裕而後膚革可以充盈若血脉未免有枯槁竭索之病則四肢痺痒之形必立見矣臣觀山東今日可謂枯槁竭索之甚者矣詢訪其故皆由驛遞重難當一役則破一家小民稍

稍號有貲殖之家一遇馬頭水夫舘庫之役則累世之積蕩然無餘或轉徙他鄉或傭雇富室或死亡囹圄甚可哀也除里甲均徭在臣職分可以徑行已經嚴督二司各道官寬省一分務使小民實沾一分之惠者不敢煩瀆　聖聽至於驛遞之事事體重大若非懇乞　聖慈勑下該部嚴行議處則臣雖終日行文查革終日行文催取終非正本清源之方而無益於補偏救弊之効也所有條陳五事合行開坐　上請伏乞　聖明留意嘉惠衝

省元元地方幸甚臣幸甚　計開一議馬匹查得濟東兗三府所屬安德等二十七驛多係南北水陸要衝　祖宗時軫念各府土瘠民貧難勝前役議於蘓松二府及江浙二省額編上中下馬五百二十匹鳳陽府額編夫二百八十名前來協濟先年鄭重其事俱僉原籍正身充當及今各驛猶有老子長孫於其地者後因正身不便改議解價以每歲計之江西該銀二千七百七十二兩浙江該銀四千六百七十三兩一錢八分蘓州府該銀六

千四百一十四兩伍錢一分松江府該銀六千五
百八十七兩八錢六分鳳陽府該銀二千八百兩
通計每歲該銀二萬三千二百四十七兩五錢五
分使此銀每歲解到與土著夫馬頭相兼走遞支
應何至遞累若消乏如此之甚耶查得嘉靖三十
五年起至四十五年止江西拖欠一萬一千三十
三兩六錢四分浙江拖欠一萬九十六兩八錢四
分蘇州府欠銀五萬二千六百三十九兩九錢七
分二釐八毫松江府欠銀六萬四千五百三十一

兩三錢二分鳳陽府拖欠銀八千九百七十七兩
一錢六分共欠銀一十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兩
一錢四分二釐八毫夫彼之積欠既多則此之加
派愈重協濟之馬頭既逃則見在之馬頭愈憊是
以山東衝驛馬頭一名有一年而費一百六七十
金者若以土馬而兼粮馬之役則其所費又將何
所紀極故山東之民剥膚齧髓以至於流亡轉徙
職此之由也節雖差人移文各省催取而彼中有
司漫然不理臣查得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內該

前任都御史張鑑題為查處驛遞事宜剔蠹節費
疏通節傳以免官民負累事該兵部覆議備咨行
山東撫按將各處拖欠協濟銀兩聽驛傳道轉行
彼處衙門上緊徵解務要完足以後每年備查已
完及拖欠數目呈報本省及各處撫按官查照戶
部見行事例從實參奏應住俸者住俸應降級者
降級　明例非不森嚴緣節年因循並未申明舉
行以致人心玩怠畧無懲警況查江浙蘇松水馬
站冊俱係十年一編十年之內消乏必多原籍差

役尚未能支欲望旁及別省遠驛其將能乎且各
郡縣僉點山東馬頭多係貧寒下戶而一聞僉點
山東馬頭莫不舉手稱慶何也以追併不及於彼
故也合無　勅下兵部咨行江浙及蘇松撫按衙
門備行司府再行查議或於地粮內比照真保等
府協濟會同館車夫事例每年審編均徭派為協
濟銀兩上緊追徵貯庫定限每年秋季聽山東驛
傳道具呈移文差官前去彼省催解如完及八分
者免參不及分數者指實參奏候　旨處分庶法

令嚴而人知畏協濟之銀有資則疲累之驛自可
少瘳矣伏乞　聖裁一議夫役查得濟東兗三府
編僉淺鋪夫及撈淺夫五千二百一十九名泉夫
一千七百八十九名共約該工食銀八萬四千九
十六兩閘夫一千九十五名溜夫二千一百七十
二名橋堤壩夫共一千五百八十三名共約該工
食銀五萬九千四百兩以上各役工銀每歲派該
銀一十四萬三千四百九十六兩夫捐民間不貲
之財以轉漕東南百萬之粟以實京師為　國家

大計誠何敢惜然獨累山東西三府之民而各省
坐享其逸無毫髮錙銖之助則不得謂之大公至
正之道也況濟東兗三府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
湊集日無停時時無停晷如驛遞稍偏估者姑不
暇論其最衝水路編夫五千八百名每名銀二十
四兩陸路編夫三千一百三十名內青夫每名銀
三十兩白夫每名銀五十兩歲約費銀一十七萬
三百八十餘兩又加以歲辦額辦錢粮里甲均徭
差役百計誅求膏髓殆盡年復一年當者漸貧而

貧者益困典田質屋鬻男女賣兒以有限之財供無
窮之役甚可憫也臣查先年該南京江西道監察
御史趙錦目擊徐州之民苦累河役奏行戶部議
將輕齎銀給與二年深得通融協濟之義今山東
一省勞苦困憊之極理須援例求濟如泉夫理泉
淺夫撈淺似應照舊編派無容別議外如閘溜橋
堤壩夫皆專為疏浚漕河及牽輓粮運而設誠當
權宜為之酌處查得浙直等省起運糧米原有輕
齎銀兩除運官及歇腳領用不過十分之三餘係

扣觧太倉之數固不敢擅議那支但此銀在太倉
不過千萬紅腐中之一粒而推此銀以給之山東
之夫役寔去小民無窮之害而為　國家無限之
利以此例彼較然甚明合無　勑下戶部咨行漕
運都御史會同河道都御史從長計議或將扣觧
輕齎銀兩查照閘溜等夫額派之數抵數扣留每
運舡至日着落運官照數解河道都御史轉發各
廠主事經管專募前項閘溜等夫之用庶幾一通
融之間貧困之民得併力于夫廠而殘喘從此漸

原缺第十一葉

闡具實跡奏來定奪節奉　明旨　聖謨洋洋禁
貪止暴所以休養南京久憊之軍民甦息沿河困
苦之夫役寬恤州縣衛所之軍民非為不至但法
久人玩節年管運内官每遇差撥虛增扛櫃希求
多撥船隻私載物貨搭附商販以為罔利之地夫
役過閘廩粮數倍需索仍勒要折乾銀兩少不如
意凌辱官吏綁打夫役本舡之外設有前站豫張
聲勢朋討局騙其駕舡各役亦皆倚勢作威擠塞
運河官民舡隻偶失廻避則鎖打舟人揪搶篙櫓

沿河視之勢若虎狼如遇水涸凍合陸運之時内
官乘轎勒要趕轎錢隨從多人騎坐馬匹勒要壓
馬錢撥夫擡扛復要車折錢扛絕上有逼要趕扛
錢所過縣驛民吏騷然有司莫敢誰何撫按不敢
叅劾推其所以皆倚進貢為名宋臣蘇軾所謂被
之以莫大之名者此也臣每過直隷山東一帶州
縣地方則見黃馬快舡擺幫成列有數日不起身
者問其何故以折夫之銀未到手也及詢其夫銀
多寡之數每幫　州每縣不下三四百兩自直隷

之儀真以達京師為州縣者不下數十則其折夫
銀兩亦不下數千以百姓典妻鬻子之銀而供此
輩泥沙土礫之用吁可憫也合無　勑下兵部咨
行南京兵部申明舊例凡進貢舡隻裝運之時委
本部官同科道官驗實物品照例撥舡多不過四
隻少不過一隻二隻夫役下水一十名上水二十
名廩給口粮照依勘合應付不許折乾不許縱令
管事人役前站單牢鎖縛官吏悉照先年欽奉
聖旨事例如遇起旱查照勘合撥夫擡送廩給夫

馬之外其他横索悉行禁革如有仍前生事擾民
許被害縣驛具申驛傳道轉呈臣處指名叅奏如
有假以遠誤　進貢氷鮮等項為詞或將　皇扛
擡送州縣驛遞澈賴脅制措取折夫銀兩眩惑
聖聽者乞賜　洞燭其奸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庶
幾法紀昭明地方蒙福近習無作威作福之嫌東
民免杼軸其空之苦伏乞　聖裁一議各省民壓
舡查得驛遞紅站舡之設各酌量地方偹造多寡
不等内而京職等官外而三司等官但有公差勘

合方許撥用不知何年罔利豪民依倣座舡自造
樓舡號曰民座專一營攬貴介公子及納例雜流
或倚籍父兄聲勢或假託親戚權豪或黨緣齎
勅勘合擅竪　欽差牌面張打飛虎旗號銅鑼銅
鼓號頭吹打之聲徹於數十里外一經驛遞任意
勒索廩粮多折夫價增立名色需求凌虐無所不
至甚則攬載富商貨物希圖覔利或擅啓閘板走
洩水利或停閣閘淺阻絶往来其舡上水夫又皆
舡頭招集四路遊棍有事則撑駕舡隻無事則竊

刼人財為驛遞閘河之害者莫此若也臣查得嘉
靖三十七年該給事中趙錞監察御史李承華各
題奉　明旨通行各該撫按備查各府官座舡若
干量留十分之五其民座舡與減半官座舡一體
行令所在衙門折毀送漕運舡廠聽補粮舡之用
當時奉　旨如此之嚴且切而此輩橫濫一如故
態竟不能損其毫毛盖始於因循玩忽而成於彌
縫嘱託之故也及查此舡建造惟蘇杭嘉湖為多
及駕入運河灣泊府州縣鎮市無處無之合無

勅下工部申明前例轉行沿河兵備副使僉事及
工部分司自今伊始凡民座舡停泊閘河者盡行
折毀變價送河道衙門以備漕舡之用仍移咨浙
江蘇松巡撫及轉行各該巡按衙門查有富民置
造座舡者盡行折毀以備海舡之用各衙門限令
文到三月之後將折毀過舡隻緣由奏繳青冊送
部查考庶幾名器不至於太濫而驛遞少得以蘇
息伏乞　聖裁一議應付為照驛遞之設原為傳
宣　王命飛報軍情其所關繫者至重大也查得

嘉靖三十七年該兵部議得各處關文牌票雜濫
以致驛遞騷擾題奉　欽依將關文牌票盡行禁
革刊立勘合分別温良恭謙讓五等内外二號由
兵部徑給者曰内號自轉發總鎮撫按及户工二
部分司給者曰外號内號出外公差格内有往回
者回京方准應付若格内填到彼住起者例該赴
彼處撫按投銷回京俱不准應付外號赴京奏事
格内有往回者事畢赴兵部驗換内號出京若格
内有到彼住起者例該赴兵部投銷及雖有往回

宇面未經告換者出京俱不准應付至於總督鎮守等衙門火牌專為飛報軍情自外入京者由本衙門掛號自京回還者例該將原號火牌赴兵部大堂掛號原號註銷另給號紙貼在本牌或准單馬飯食或准雙馬飯食俱用堂印鈐無非慎重其事也無堂印掛號者皆係擅用並不准應付　明例昭然咸有品節但法久弊生近來一應領勘合人員自內出者雖無往回字樣亦挾以回京自外入者雖有往回字樣未經赴部驗換者亦挾以回

籍至於洗改勘合者又那移年月增添廩粮夫馬舡隻等項復用紙褾以遮飾洗改痕跡又有等抄白勘合以少詐多以假混真者難以究詰其齎火牌人役有一人而帶數牌者有一牌而塡註五七馬者知有禁例不敢赴部掛號潛將本牌寄頓熟識驛棍家內名曰卧牌及回頭之日又從本驛起牌當時掛號關防之意蕩然無存因循日久齎牌人役既恬然無忌驛遞應付人役亦帖然不與之爭竟不問其掛號與否雖帶牌幾面亦以軍情機

密不敢求一臧免如此類者其為驛遞騷擾可勝道哉合無　勑下兵部備將前例申飭出給簡明條約凡自內出者無往回字樣回京不准應付自外入者未經兵部換給出京不准應付其洗改勘合及用紙褾背者或抄白勘合不將原勘合查照者俱係詐偽出京入京並不准應付至於火牌出京但係無兵部大堂號印者俱不准應付敢有違例勒索者許驛遞官拘留先稟該管州縣備申驛傳道轉呈　臣處應提問者提問應參奏者參奏或

從重處治或究由起解一二人赴部參送法司問罪發落以示有衆庶幾查考嚴密犯者必懲品式明備行者無阻伏乞　聖裁

黃河勢將北徙疏

為黃河勢將北徙懇乞　聖明蚤建長議以永保國計民命事據山東按察司曹濮兵備道帶管河道副使胡湧會同分守東兗道左參政熊桴分巡東兗道僉事徐敎會呈據兗州府管河同知吳文奇呈稱會同沛縣知縣李時豐縣知縣任惟賢親

詣曹單豐沛南長堤會勘得曹單二縣南長堤低
矮單薄四處共用人夫三千四百七名豐縣南長
堤矮薄一處共用人夫三千五百六名沛縣南長
堤除先議一鋪至五鋪止已經呈允見今脩築外
今又勘有矮薄一處共用人夫一千四百四十四
名又勘得曹單二縣舊老堤裏河堤單薄四處共
用人夫三千六十六名黃河倒灣處應築縷水壩
一道用夫二千八百名開挑支河二道共用人夫
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七名以上工程若止築堤岸

并築縷水壩不門支河共用人夫一萬四千二百
二十三名合於山東南直隸通融起派募夫每名
日給工食銀三分計限三箇月共該工食銀三萬
八千四百二兩一錢若開挑支河并築堤不脩縷
水壩比前多用夫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名多費
銀三萬一十五兩九錢若新河工完將南北兩河
均徭夫調發前來則錢粮減省一半具由開欵并
畫圖到道看得黃河之患變徙無常今沛縣漸已
淤高恐下流不得任其散漫之性瀰漫泛漲必從

曹單低窪之處衝決預築堤岸以防其衝分挑支
河以殺其勢允宜要緊今據吳同知會集各官議
估前來覆勘相同但長堤舊老堤裏河堤之工皆
因舊堤加築高厚無容再議其縷水壩一道雖繫
創築蓋因高鮮二壩地勢最下係黃河已決故道
若尾瑻河口有失水必盡歸于此故創築一堤以
防二壩之患工委當興支河二道乃水勢倒灣向
址故從南邊淤處濬之使廻亦係要緊但訪居民
皆云新淤沙濕恐難下手又恐既挑之後水不肯

入河必復淤不無虛費且照支河二道用人一萬
三千九百一十七名若與堤壩一時興工動衆二
萬五千有餘恐難併舉合無先將各堤加築堅厚
并創築縷水堤以防高鮮二壩惟復仍開支河等
因到臣案照先據該道稟帖本年二月二十六日
准山東布按二司守巡二道照會闗文冡臣案驗
訪聞沛縣一帶今年水勢漸退前項淤泥高至二
三丈許為照趨下避高水之常性況黃河南往勢
既不便則將址衝曹單地方正與沛縣一帶相對

萬一當夏秋黃水泛漲之時衝決曹單一帶堤岸
為害不細仰司即行曹濮兵備道會同守巡東兗
道親詣曹單地方查勘黃河今年勢將何徙或南
往不便有無衝決曹單或萬一衝決原築堤岸有
無完固即今作何處置或脩堤岸以捍其衝或濬
下流以殺其勢逐一勘議明當以憑題　請施行
蒙此先該本職於二月十七日自曹州前赴黃河
堤岸自河南接境至南直隸豐縣交界逐一閱視
此河南河岸如芝蔴莊孝誠口崔家壩皆河勢倒

灣內徙若此三處衝決皆灌入曹縣金鄉魚臺等
處以害運河內崔家壩水衝壩根勢甚緊急隨該
本道權宜調河南孝誠口等人夫六百名并動椿
草捲埽堵塞一面呈請總理部院行河南道脩築
并議開支河分殺水勢去後又看得曹縣地方武
家口榮家壩皆水勢壯衝崩塌未已又拐頭尾環
集一灣衝進十餘里勢尤可畏單縣地方馬家口
一灣衝進亦十餘里見今崩塌未已勢亦可畏以
堤言之曹縣迤南第一層為裹河堤第二層為舊

老堤第三層為南長堤又有遥月堤以護老堤雖
有堤三層前項三灣衝塌去處離裹河堤近者一
二里遠者十餘里耳裹河堤至曹家集而斷舊老
堤至拐頭堤而斷惟南長堤自焦戴口以至豐沛
是單縣一帶止有南長堤一層而馬家口衝塌去
處離堤止二十餘里耳今各堤俱頗高厚年例估
計者見今脩築惟單縣十八鋪起至豐縣接界二
十三鋪堤委單薄去年估計未及今當再議加築
竊謂堤壩雖曰河防然止可防水之順行而泛溢

者耳若河勢衝決水猶瓴雖有重堤高厚頃刻即
陷曷能禦之徵之既往歷歷皆然是堤固當脩而
預防河勢衝激之處尤為要緊前項衝塌數處皆
浮沙疏土人力曷施但觀水從壯徙必因河身南
淤惟就其淤處或挑支河以殺其勢就其衝處預
築壩基以為臨近下埽之計耳除以上堤形單薄
河勢北徙會同守巡道行管河吳同知曹縣等各
掌印官會勘畫圖詳議另行呈請外先行具揭稟
知又該臣牌行該道會同東兗守巡二道督同管

河掌印等官將曹單等縣河勢漸衝去處速議處
置及挑支河築壩基之策逐一確執明白畫圖貼
說以憑施行其應權宜起集人夫動樁草等項堵
塞之具俱聽該道就近處分去後今據該道會同
各道勘呈到臣臣惟黃河之為患雖云變遷不常
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
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嘉靖四十四年
七月內河決沛之飛雲橋逆流而上因而淤塞運
河人心惶惶莫知所措　先帝特命工部尚書朱

都御史潘　前來經理當時之議只謂開得一
條運河以濟轉輸此為目前最急其於下流壅塞
之處雖知其必為害未皇及也辟之人方病喉咽
梗塞之時飲食水穀不能輸醫者惟當以通喉咽
便飲食為急其於他日腹心之病姑遼緩之似亦
無妨也然郭貫樓一帶既淤舊運河一帶復淤於昭
陽湖一帶又淤三沽泥沙積高至二三丈許而黃
河之大勢駸駸乎其北徙矣臣自被命東土即聞
黃河漸有北徙之勢詢訪司道部閘各官皆言黃
河方出咸華二山以入秦溝濁河滔滔而下更復
何慮決無北衝之理臣終未以為然蓋黃河出口
之處尤多然後可以容其萬里遠來之勢騁其恣
肆猛驟之威今乃出之以一秦溝一濁河安能使
之勇趨而駛流也臣因案行山東布按二司行各
道親詣踏勘則各道之報大畧相同矣夫當此桃
花水方發之時勢已可畏如此萬一伏秋之際雨
水交發勢如湯天浩漾渺茫將何以禦之若曹單
之堤不可保則南陽魯橋一帶運河決成淤塞曹

單城武金鄉魚臺等縣決為巨浸其於　國計民
命所關豈淺淺也古人所謂見其勢之激而逆知
其必決正今日之謂也臣按古今治河之策莫不
以宣導為上隄防為下然時勢不同事從而異前
代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遠故全祛其害則
全獲其利我　朝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隣
故有甚利則有甚害有大害亦有大利何者運河
惟資山東之泉水足矣初無所賴於河也然二洪
微黃河則舟行陸地中牽挽不動故必導河向徐

沛蕭碭豐而後二洪有所接濟既由徐沛蕭碭豐之間而行則黃河之來一石帶淤泥數斗其勢必淤淤一處則決一處而利害之相因於是乎為無窮矣是故我　朝治河獨難於前代以利害之相鄰也故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方為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且臣聞河出二洪舊有六股近惟有秦溝濁河二股今濁河之流甚微其勢將塞則僅有秦溝一股出口而已以萬里轉折東下之勢乘之以雨水交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

之以一股其不為　國計民命之妨者臣不信也夫天下事為之於未然者易為功為之於既然者難為力方今河勢已為緊急然及今治之未甚費力也除起派人夫及合用錢粮臣已即時措處外伏望　皇上軫念京師六軍百官之命寄於一縷之運河漕單金魚武城等縣數萬生靈皆
祖宗二百年來休養生息之赤子關繫甚重乞
勑該部蚤為議處如堤岸足恃則固堤岸堤岸不足恃則開支河仍乞如　先命時特遣有才識風力給事中一員前來行河與尚書朱　相度利害商議停當趂蚤興工不待伏秋之際水發之後方纔舉事則於漕運　國計既無妨阻而東省民命亦得保全矣臣待罪東土有地方之責兼奉
勑書內該載事理親覩河患不容坐視緘默是以有此瀆　奏伏望俯賜採納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處置　王莊疏

為蓋省巨惡指稱　王府強占民田霸姦婦女窩

容強盜招納亡命謀死打死人命假用　王寶私煎塩利罪惡已極乞賜　聖明究治以攄神人宿憤以救一方生命事據山東按察司呈據委官青州府壽光縣知縣温純臨朐縣知縣張體乾安丘縣知縣王應吉萊州府掖縣知縣盧守昌邑縣知縣李天倫濰縣知縣樊脩會呈開稱約同　衡府內司房解豸外典寶正路九圜親詣該府莊田處所查得本莊原奉　欽賜地三段共一千一百七十三頃二十一畝二分四釐四毫每二百五十步

為一畝踏丈得東一段地名姚老堤地五百一十八頃六十畝東界至犁牛河并馬小埠南至小水灣亦并馬小埠西至姜家溝并乾魚河北至上房白餘俱昌邑民地又地名中海灘一段共地二百七十五頃四十畝東界至姜家溝南至濁河西至神堂廟大路北至走馬嶺橫道又地名禹王臺東北蓮花泊地一段共三百七十九頃二十一畝二分四厘四毫東界至馬頭南北大路東南至蝗虫壕西至朱黑廝營南北大路西南至犇橋即西官

廳西南角北至徐家河其餘俱濰縣徵粮民地量得前地三段共計一千一百七十三頃二十二畝二分四厘四毫已足　欽賜原額之數其各段四至如東西北三至有上房白徐家河東西橫大道北馬頭迤西南北大道朱黑廝營迤東南北大路并中海灘南至濁河俱各分曉但犇橋蝗虫壕小水灣被王日章欲肆侵併輙廢故基凡遇地勢卑下者即指為犇橋小水灣蝗虫壕不知地名禹王臺東北蓮花泊則正東與東南非皆王地明甚據

今所侵塔兒苑青邊嶺水王莊等處則去東南尚遠一十五里謂之東北地可乎地名姚老堤西南南北地本與中海灘相連緣中海灘止於濁河姚老堤西南地去濁河尚遠十里遂分為兩段今借濁河以南之名遂侵至固柳社而地遠二十里矣不知中海灘之地至濁河即足原數而姚老堤西南一段獨可任意而南侵之乎況原額子粒止起七百一十二兩則堪種之地不過十之二三耳故本莊之地以二百五十步計之以古四至度之以

禹王臺姚老堤濁河按之則除中海灘邊界已明外如犇橋蝗虫壕雖廢而犇橋之在西官廳西南角蝗虫壕之在新開河渠無疑也小水灣雖多而真正小水灣之當在濁河南十里無疑也職等已埋立樁橛封起土堆即行昌濰二縣置大石於四至仍照所立邊界長挑壕塹以垂久遠之計似難再混其四至以外民地似當統丈但各社人戶不齊地畝甚多非照各社徵粮的數丈量不可遽清而條段混淆非知實對證亦不能無弊須假旬餘

方可畢事職等入　覲甚迫不敢草率合將丈量
過　王莊地畝踏勘邊界四至及埋立椿橛明白
緣由開報等因到司備呈到臣案照先准都察院
咨前事該本院覆議看得廵撫山東都御史洪
參奏　衡府審理正王日章所犯事情委屬違法
合混問罪恭候命下仍咨本官欽遵查照將王日章混問如律照例施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
來行間續准都察院咨為懇乞　天恩憐憫宗臣
俯容認罪以全　欽賜莊田事該　衡王厚熇奏
該本院覆議恭候　命下咨劄山東撫按官通查

先後奏內事情從實問擬將王日章等查照律例
盡法究治所爭田地係民間者退還係　欽賜者
斷給封識疆界永杜爭端毋或偏徇以致彼此有
詞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即案行該司行
委壽光縣知縣溫純臨朐縣知縣張體乾安丘縣
知縣王應吉會同原委掖昌濰三縣知縣盧守等
約同長史司官并內使等官親詣該莊逐一踏勘
要見若干步為一畝何者是　王莊何者是民田
除　王莊踏數　欽賜頃畝外即便分定界至立

界石以定區限挑壕塹以正疆域毋令再起混占
之端以為小民之害去後今據前因除王日章已
經臣問明參　奏外隨該臣會同廵按山東監察
御史羅鳳翔看得　衡王前項莊田原奉　欽賜
地計三段共一千一百七十三頃二十一畝二分
四釐四毫每二百五十步為一畝續因王日章謀
管莊田乘機分外侵占主令腹心主文張羨盜出
古冊泯滅暗移四至倡言五百步為一畝東西南
北遂至長闊二三百里而其田土乃至萬餘頃非

復昔日　欽賜一千一百七十餘頃之額矣在
王府只知歲有子粒之供而豈知其禍至於王日
章占據一方使濰縣百姓歸其管束濰縣田土任
其埋沒不復知有　國法而各里各社之粮洒派
昌濰二縣為之包賠論王日章之罪雖擢其髮不
足更續而小民之含冤茹痛二十餘年無伸者混
占民地削國以肥家損民以利己此則尤其民怨
之深者既經行委多官丈量足數原額衡府亦已
無詞但退還民地該縣冊籍已被王日章張羨通

同泯娍似當從新丈踏以息爭端伏望
皇上勅下都察院將　銜府　欽賜田土照依令
次丈量步畝界至疆限晉收子粒以後再不得晤
移疆界分外多侵如有故違聽臣等參　奏治罪
其退還民地併各官朝覲田任之後容臣等再
行委勘丈量區分里社另造冊籍地各歸其舊主
人各管其常業彼疆我界一無混雜　王莊版籍
各有定式于以昭我　皇上維新之治布我
皇上眞麗之恩而臣等待罪地方亦得少逭罪責
於萬一矣

覆奏人閆煥疏

為世惡仇姦撥置縣官主謀聚衆戕殺儒臣陷害
全家十分寃苦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
科抄出該通政使司題據山西太原府榆次縣學
廩膳生員閆煥奏前事云云具本告投通政使司
題奉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部到司案呈
到部看得榆次縣生員閆煥奏稱伊父原任南京
國子監祭酒閆樸被本縣知縣董三遷舉人王呈

等誣害身死一節為照原任祭酒閆樸居官素秉
剛方之節處鄉尤高靖重之風據其解官之故為
赴任遲耳非有它也屢經撫按薦章交稱久幽賢
德雖其短於隨俗然決非殖利卑污之人知縣董
三遷乃有心於逆人而本官偶以卧疾見遲遂生
惟憾王里王甲親受業於本官之門徒以身被惡
名憾其不為造請而歸怨之乘董三遷蓄惟之隙
相與締交深謀張機設穽此何理也臣歷按閆煥
之奏詞而觀之既使令任惟一以家財告矣又刑

逼劉仲才以為主誣主使王士彬以吞產誣既分
布爪牙沿門搜索本官於家矣又密遣腹心追捕
於省城潛寓之處既鎖曳其受　封八十歲之老
母矣又驚嚇其九歲之孫女至於投井而身斃既
設酒講好以和解矣復預令兇徒叢打本官於館
門之首既將閆煥兄弟家產房屋田地斷給還人
矣復連累家人門僕以及其親識之人如劉仲才
侯衛閆廷學輩之各死於非命郭三畏等妻之墮
胎白雲化等家之蕩破臣不知閆樸何罪而當此

抄劄拏戮之禍又不知曾有無奉 明旨而以一
知縣一舉人一监生而公然擅持威福之權一至
於斯也據閆煥奏詞欲身自繫獄而移文撫按提
問臣竊料閆煥之欲自繫獄者慮董三遷輩之暗
行傷害也欲移文撫按者慮巡按衙門不肯從公
勘問以巡撫會同也夫尋常究獄如此可矣今閻
樸以儒林之臣而橫得拏戮抄劄之刑非奉
明旨提問之人而槩受束縛綑執之禍則其上下
圈套必已搆成親密黨與必已廣布雖加巡撫一

臣預勘於其間不過付之二司各道二司各道又
不過付之各府同知推官彼亦上下互相黨庇而
已臣恐閆樸地下之寃終不得伸也再照近日以
来風俗偷薄外之府州縣官恃其事權在已鄉居
士夫凌轢頓挫必令委靡一有以道自重則禍隨
至而後生晚末猖狂尊大但有能稍置其身於科
目之途者即欲與前輩老成抗禮等分稍以行輩
先後自處及以一二善言規切諷諭則亦必得凌
犯之禍而市井奸民乘機告害衙門光棍倚勢張
威處處皆有若非大振紀綱挽回薄俗恐非所以
維世風而儆有位也況如董三遷王里王甲等之
所為尤其悖理越法之甚者若不重加懲戒恐將
来效習成風縉紳一跡重足非盛世之所宜有也
合候 命下將奏人閆煥收禁移咨都察院轉行
山西巡按御史將董三遷王里王甲并奏内有名
人犯逐一提取到官并事内始末緊關文卷觧送
前来容臣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各衙門等官詳加
審問擬議具奏庶法紀脩明風俗可期於淳厚刑

獄無頗怨氣不鬱於九原矣但 恩威出自
上裁非臣所得擅擬伏候 聖裁緣係世悪仇姦
撥置縣官主謀聚衆戕殺儒臣陷害全家十分寃
苦及奉 欽依法司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洪芳洲先生奏疏終

讀禮稿

雜著

代本縣上救荒事宜

救荒自古謂之無善政然見於周禮及歷代名臣哲士之所已行者則其政固多善而於今之事體亦多合其大要不過發官粟出私粟指商移民而已夫所謂發官粟者有三一則指倉庾之所積以賑民而不責其償謂之發粟一則凶年貸之而以豐年徵之謂之出陳易新一則視時之價直而糶

以平市價謂之平糶然縣指以與民則倉廩匱竭責以豐収而徵則天時難必而民未必肯貸為今之計合無遵照發行條欵將在倉稻穀千二百石斗每石照依時價分散四門囤積行委佐貳官教官數員糶賣聽貧民小户兩平交易多不過二石其吏書及衙門人役但有妄稱貧民小户本名詭作別名一名分作兩三名作弊者枷號治罪能舉首者賞穀三石本犯追穀入官仍重罰備賑其士夫舉貢生員之家自當為官分憂毋俟省諭如有

捏詭作弊聽申究罰治伏乞裁奪夫所謂出私粟者有三一則勸富民出粟而視其出之多寡而旌異之一則募富民能自養活數千人以上自其月起至其月止官為之書券亦視其養活之多寡而旌異之一則富民有餘積則思乘時出糶以射厚利官不為之平糶在貧民則苦於無錢之可糴若又為之厲禁在富民則愈閉糶而犯法者多矣以為平糶之法以兩利貧富其法良善為今之計合無遵照發行條欵勸諭各圖殷實人户貯穀數多

之家量買一半報數到官每石照依時價来庫無礙銀兩選委廉能官員分投収買在城者貯四門在鄉者不必搬運入城就令封固隣近大户之家聽本里近鄉貧民照價糶買價銀還庫然報殷實人户若聽之里老則受賂隱匿籍公報害之弊必多不如只查黄册如粮米多則其田多而又分別多置東西負郭山鄉等田之家庶無漏報虧枉伏乞裁奪夫所謂指商者聞前此救荒發銀召募海濱慣行舟楫之人當官給領銀兩上往福州港

下往潮惠港糴買米穀今聞福延建等府收成而潮惠等府稍不及前策似難施行然每風靜浪息之時潮州有舡名曰牽風仔或三隻五隻時泊浯州烈嶼等澳出糴則潮惠未至甚荒也況潮之穀多自程鄉饒平山縣而出每石只直銀一錢民之趍利如水就下苟以高估厚利招致之其孰不來為今之計合無遵照發行條欵令延平建寧邵武等府及福寧州縣將應解司庫銀兩差官買赴洪塘地方聽漳泉二府差舡搬運賑糶扣銀還司其

潮惠山縣及漳州山縣頗有收成聽商人自往彼處收糴稍高時估一二以資糴本舡稅或如先年賑荒事例應賑飢民造冊停當照上中下則支銀多寡給票前赴本舡關支一舉兩利其在隣近山鄉不得出水之處遵照召募殷實富民銀百兩或伍十兩前去陸續收糴前來附近人家兩平交易除扣銀還官之外稍有贏餘不必追究以償其雇募鹽腳之費庶人皆樂趍而官免自糴伏乞裁奪夫所謂移民者今之漳泉貧民挈家入山趁食無

慮數百家不待移而自移矣然聞貧民入山者自行茇舍以居夜則入宿晝則易衣行乞或傭人割禾或傭人工作或採蕨根採柯子山中氣候早寒兼之嵐瘴時作病者殆半及其扶携婦家或斃於道路或抵家一二日即死甚可憫也為今之計除流移住慣及不能自歸之人聽其在山遵照發行條欵將各縣見貯倉穀分給流莩其山中居民有殷實人戶亦照各縣募民勸分事例如有能捐穀幾百石以上給冠帶幾百石以上旌表門閭或養

活數十人以上官為書扁或冠帶或扁閭一體旌異其未入山之家自今寒冷時月出給告示不得往彼伏乞裁奪以上皆經常之法於事體並無窒碍而可以通行者也其入粟贖罪募民為兵興作修理雖古人已試之良法然事不經見或有彼處可行而此處不可行者為今之計合無遵照發行條欵將徒罪自五年以上查照徒限年分量納穀米宥免至如充軍人犯其罪亦有等差王忠肅公嘗行之遼東頗收成效然必酌量其犯罪之輕重

如終身軍亦必量其附近邊衛照納米穀庶可通
行至於賑粥溢以給餓莩非至甚緊急恐未易行
也伏乞裁奪

與佘樂吾分守論救荒

金知縣恭謁田傳示拳拳至愛之意深感深感且
述公祖為地方饑荒莩莩而允地方未填溝壑之
民無不感德也然民情未易盡達上恵未能溥施
非親民之官有志於加恵窮民者固不敢直述以
聞而況私憂過慎懼獲罪於上者又其所不免我

金知縣昨聞奉稟之言固已畧盡矣然生地方之
人也目擊其事不為公祖告則生非但有愧於地
方之人且負公祖也蓋敝縣地方負山而襟海界
海之東則曰東鄉自長興同禾以至於翔風嘉禾
等里皆東也界於海之西則曰西鄉自感化帰德
以至於積善等里皆西也兩負郭之坊有四東田
瘠薄故年年薄收居民貧而富家不能百一西田
腴故年年豐收居民富而貧者一二負郭之田視
西此其歲事之常也自丙子丁丑戊寅三歲年来

三次之田僅有薄收而今歲之春不但東田無所
收成雖負郭之田與西鄉之田有此有而彼無有
彼有而此無而今歲雨澤之沾被亦若有界限然
一鄉之田有此盈溢充満而彼勺水之不沾者然
猶尚曰一鄉也甚者隔一箭之地有深一犁者有
僅半犁者有僅灑地者不知天意何為而然也自
七月二十三一雨之後至今則溥縣皆無雨矣民
竭力以溉禾或車或戽既而無水可車可戽則
或淘或挑或汲或鑿或望雨也而苗竟稿矣以言

其土則乾在地上以言其禾則枯在地上衆目昭
昭誰敢欺亦安能欺也此東鄉然也至於西鄉則
感化帰德積善熟矣而從順人得有熟有不熟焉
惟山田則資山泉以灌溉今秋薄有收成耳然山
田少而平原之田斥鹵之田十居其七八也今東
鄉之民流離困踣極矣使鄭監門畫其形狀以呈
公祖公祖亦必為之流涕也何也敝縣東鄉之民
所以養生之具半資於田半資於地也自今春小
米不收今秋綿花不收荳芝蘇不收所望者稚田

耳田復不收復何望哉是以先責芋牛價食盡則食芋芋食盡則海菜海菜食盡則採海榕樹葉採芭蕉根聞之鄉人海菜蕉根尚可食也海榕樹之葉食之輒浮腫皮裂水流盡青葉之色以其性特寒甚也生計既蹙粒食又竭於是行乞者往安溪傭雇者入山拾穗者採蕨根柯子者扶携老少不絕於道有一鄉百十家而僅存五六家者而強竊盜時作矣今聞安溪之田禾割盡矣蕨根柯子採掘盡矣然則將如之何強者必起為盜弱者必轉

死溝壑此理勢之常而歷年以來但遇凶荒往往有此也是以生前此十月間即以書達之軍門軍門惻然遂有頒行十餘欵付之道府府轉行縣俾擇其可否上請然其策不過平糴而且以三分之一賑固非盡用賑濟之法也又資粟於上府者已得請而以其谷運之洪塘二方令漳泉二府募舡往運回糴而以其糴本還官亦未用官帑之銀也今聞議者云諸邑不甚飢發粟平糴之策且停止此不惟無以救民之飢且或致盜賊之禍矣且今尚以平糴言也萬一此十一月十二月無雨則當請賑而又不止於平糴矣今初行平糴民間尚且以無銀易穀為言況不出倉粟以平市價乎聞或者又云惠潮之穀日至募商往糴之議且停止此殆傳聞之誤而未審其事實也昨有訊于戶熊者來自廣東生詢以潮惠穀價則云頗平但張太守一舡不許出境今雖有一二來者但私竊販易之徒耳何能日至也伏望推民饑之心行拯援之政俾富鄭公趙清獻不得專美於前地方幸甚

代本縣回勞軍門咨訪事宜

伏惟鈞臺莅任之初未遑他務首以民瘼吏治海防為急又且不自滿假過為挹損拳拳咨訪下逮末僚甚盛心也凡在屬吏側聽下風孰不興起況任牧民之官實有臨治之責若不吐露所懷竊恐自取尸曠但聞古之人其效力宣猷其心無不在國家生民於吾身之利害有不屑焉是以實意覃敷功名煒赫後之君子蓋有以一身之利害而酌量斯世之休戚者矣是故下之敷陳僅止於循文

上之設施亦僅止於循文而已是非當世之大弊
而亦豈釣臺之所願聞哉謹依咨訪款目條例四
事非惟上答訪逮之勤實用下抒愚衷之素伏惟
俯賜採納見之施行不勝幸甚其一釣臺曰若何
可以安民愚則曰勿擾民即所以安民夫政之所
以擾民者非止一端嚴刑酷法也重歛急征也催
科之無方也罰鍰之恣行也是皆足以殃民而擾
之者也今則政簡刑清條鞭法行而科率稍便憲
罪法行而罪贖有歸民之相安於引養引恬也非

一日矣惟俗弊之難革者尚有數事一曰土豪也
二曰狀師也三曰賭師也是皆足以擾民者也何
謂土豪擾民之害今之士風民俗寖不如昔中間
有志脩身謹行之士夫與士夫之子弟不可謂無
人然多有交結官府憑恃氣力收納門義凌辱鄉
里者矣大則收詞狀差人拿人設牢獄監禁小則
縱惡僕盜僕白晝當街辱打暮夜割桶穴墻大則
脅取田地房屋山蕩菓園銀兩小則或在海取蛤
者取蟶房者每一耙納錢四文每一刀納錢二文

或在陸道經其門者凡一肩之柴一挑之蔬自山
而至者彼必縱狼虎之僕横道攔截取其半以供
私奉如古之宮市然謂之抽分此乃漢室之大俠
鄭介夫之所謂豪霸不可不加之意也何謂狀師
擾民之害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忿爭之心此常理
也但其忿爭之情有小有大大者訟於官而聽其
平此乃理勢之所必然者今乃無甚大故特為一
時言語之失歡為杯酒之小隙為户婚田土之小
故而狀師老為之架辭造誣或加人以死罪軍徒

誣人以閨門曖昧或牽扯遠年或摭拾無干一得
准詞揚揚得志私凌公脅無所不為矣夫司道郡
縣之設本為理冤枉疏滯積也而批准之詞一出
此輩一二人之手是司道郡縣終日之所以勞精
憊神而不得休息者盡為此一二人也然使有益
於民雖勞精憊神猶之可也今乃為此一二人者
充其橐橐長其氣焰破民之家蕩民之產使之追
思悔恨而不可反有何益哉然官司非盡懵懵也
蓋亦有拿問發遣者矣然既遣旋回如驅蚊蚋然

此誠方今之大害而不可不加之意者也何謂賭師擾民之害夫博塞樗蒲見之自昔其來已遠然本以資戲劇耳故陶威公有言此牧猪奴戲耳是之謂也不知何代乃有資以起家又不知何人乃有妙術能以不勝為勝又不知何人乃有能以他人之賭進為己之賭進是以一聞其家之有美田宅也縱之賭而贏取焉其家之有美店舍也縱之博而贏取焉其家之有菓園銀兩也縱之博而贏取焉且不特如此而已也擇其技之精者群為十

數棚一棚之内必有一二賭師居其中而此十數棚者皆摠於一人賭師之所贏者賭債也賭債雖負未必敢以聞之郡縣也未必敢如子母錢之迫取也而此一人者中分其六而四以與賭師則無敢有負進者矣不特如此而已也設美妓艷童於棚内假名頓注抽頭貫以迷惑愚蒙不肖之子弟而又豐其飲食以誘餌之父兄雖知固莫之敢告矣然又有挨尋訪問之急者必使美妓艷童圈留於卧室之内彼愚蒙不肖之子弟方畏父兄之責

原缺第十二葉

者或故意磕破壞舡而私沒其貨物者或通盜賊於海洋而刼殺其人財者一遇事發揪寄失落者十還其五六足矣磕壞私沒者十還其一二足矣至於刼殺人財者則守看之家人既已死而無可對證而財物之藏匿愈深密而難以稽考及至告官追究用財彌縫遠商浮寄只得委之而去耳又有原不裝載而假裝載原不做買賣而假做買賣只用泥沙壓艙出至海洋宛若貨舡彼貨舡者亦以為同功一體之人與之同行同宿一遇方便刀

刃相加劍戟相接而貨為所有人為所殺矣是以近日官司備知其害設為編立字號書寫澚分之法是以有形而露彼無形也又設為給引銷引之法俾良舡得以分別不良有所畏忌今誠按而行之久而不變則有形之盜得以保甲良法而弭無形之盜亦以編號書澚良法而弭矣何謂民間勢家之盜夫盜無窩主則不敢為縱有為者一亭長得以束之矣惟是勢家窩主則人過其門者嚙齒而不敢言受其害者閉聲而不敢哭何也慮將來

之害命有甚於今日之盜財而明知官府無如之何也曩歲海上之盜有用其旗幟於竿者人知其為其家矣而海上之兵不敢盤詰也有歸為其為其為其者人知其為其船矣而屯戍之卒不敢詰何也雖然此特海上之哨兵與在澚之戍卒其力微其權輕也間亦有發覺而被拿者矣及至官府有以為衣冠之盜容之有以為僅載鴉片而無銀貨容之有以搜出之賍僅止於農用而得以自貫為辭究之是官府明已知其為盜而故縱之也既縱之為盜何以止盜此海上之盜所以縱橫無忌也誠欲弭之反其道而已矣反其道嚴勢家窩主之禁而已矣其三釣臺曰若何可以祛吏弊愚則曰吏之能作弊也由上之人好名而養資避毀而收望稼高處尊之意勝而習勞耐事之心薄衙門之不清而書手之不裁也今之分職於外有司道大吏有郡縣庶僚交相承以至於奔走之卑官服役之胥吏已矣司道郡縣之上有兩臺焉兩臺得以察其屬者也司道郡縣之下有卑官胥吏焉司

道郡縣亦得以察其屬者也今皆首公盡職以交儆於有位則何弊之不祛然為司道者計資而轉不過五六年一二階而可至於藩臬之長矣為郡者計資而轉不過五六年一二階而可至於藩臬之貳矣若為縣者則又有行取有推陞高之臺諫卑之部屬不過五六年間而可坐得也是以務優容之過則未免有假借之心養資望之甚則未免有姑息之意雖有弊固無由而知縱知之亦為之隱蔽而已然此在司道郡縣之官不過小小出入而非其有放意恣行之事也至於為胥吏者文移不諳而求取則甚巧趨蹌可悅而害事則甚大國家事例農民考吏吏考行移吏非出於農民不得送考也送考而不諳行移不得為吏也今則計資級納銀兩一得衙門瞻文而不知登答過此而徒事周章其勢不得不假之書手彼書手者皆老于衙門習知法律於是串為扶同互相羽翼一户役之興必先納贄一獄訐之理必先交結慣熟於其中者既舞文而弄法買缺而新入者復無知而嗜

利後有踉衙之書送之鄉官接于半道彼皆用厚貲以得入而又托勢要以要求意之所在曾負必行利所不得締交屏蔽太阿至於倒持衙門由其掌握官以之敗民由之虐甚可惜也是故好名而養資避毀而收望則吏弊滋不清衙門不裁書手則吏弊滋令兩臺既精明於上則司道郡縣向風承德亦精明矣司道郡縣既精明則彼服役之畢官胥吏亦將洗心束手以聽令矣又何弊之難祛焉其四釣臺曰若何而可以固海防愚則曰今之

海防非昔比矣向者狃於太平無事之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一遇倭寇望風先潰非島夷之善戰由華人之不習兵也今則水陸要衝有防汛之兵兵道駐劄有團練之兵又有總兵官總統兵權於省城南壯中路參將分理兵務於外郡遇汛則總兵官駐鎮東南路叅將駐南灣壯中路叅將駐其所水柵則魚蝦不得度山劄則飛鳥不得過彼倭寇者尚何自而入犯哉議者見數年之間幸而無事則務撤去客兵夫客兵之當撤孰不知之然

而不敢撤者以土兵之未練也且兵法以自戰其地為散地今腐儒之言曰土著之兵有墳墓父母妻子之係其心是以可用不知兵法所謂自戰其地正以有墳墓父母妻子之累也彼顧家之念重則不肯用其死力矣不肯用其死力則不能戰矣且以未見賊之兵而當深入必死之寇有不戰戰必北矣是故撤客兵之議決不可行也然方今之所當慮者有二其一則漳人假以販易西洋為名而貪圖回易於東之厚利近便給引西洋者不之

西而之東及其回也有倭銀之不可帶回者則往彭湖以煎銷或遂沉其舡而用小舡以回家夫使此輩其心徒止於回易東夷之禁於國初明例甚嚴尚且不可今乃因之以勾引使其親戚鄉里之在倭者得以結集夥黨而乘便以竊歸惡少無賴之在中華者得以潛入火伍而同時以打劫故年年防汛之期况有一二倭舡飄泊島嶼至於去歲遂有若干隻之船竊據彭湖旬月方去及其捕獲非漳人則福清與台人也豈可不為之慮哉其一

云云而豈可不為之慮哉凡此皆卑職徵于蒞任耳目之所見聞參以人心欲惡之所惓切固不敢毛舉細微以干塞責之誅亦不敢徒事彌文以飾觀聽之具伏惟俯賜採納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讀禮稿

序　記

白屏鄧侯貳守福州序

鄧侯白屏為詔安满考上功狀于有司有司覈實如令按舊例當奏最吏部加旌異在任蒞事未上而鄧侯遷有福州二守之命於是其僚幕相與謂詔巖邑久廢不治侯方經理有緒遷奪之去其毋隳于成績其文學相與謂詔學政不脩廟宮圮壞自侯至始一新之絃誦之聲洋洋如也士方自磨

濯以應侯令侯其可以去則又相與因司訓王君介予友人蔡君全以贈文請予按古職方閩始治晉安繼治建安續改治候官謂之閩中郡言其地在七閩之中也今之福州是已又按我朝地理志世宗皇帝臨御之十年歲辛卯析漳浦其都某于户所建詔安縣治界廣東潮州今之詔安是已穆宗皇帝即位之某年歲某析漳之龍溪漳平延之大田永安建寧洋縣治令之寧洋是已夫其始建立之邦新造也界鄰省之邑邊裔也以是二者

試令方於豪都會附省之郡被涵濡聖澤之久其民之頑馴政之難易何如㪅然侯之治寧洋也拔草萊剪荆棘學校公署館舖橋梁煥然一新而又極力撫綏招徠逃亡寬恤里役清查戶口民遂安焉如舊邑其治詒安也勤政理務檢制里役舊名雜綱當日者私供縣令各衙里役戶長因之多取丁甲以自潤其來已久而害最鉅侯痛革之有冒犯者衍校邑前以示衆民始帖席己卯庚辰冬春邑大饑侯多方賑濟輔以煮粥民壯者募為兵弱者給糧種因以其閒新譙樓儀門申明旌善二亭倅幕博士三廨獄舍囹居咸改造至於事集而民尚不知蓋活饑民近萬人又以其餘力繕公館作名宦鄉賢二祠建巨渡梁石橋邑有巨盜官兵捕之急幾成大變侯至解其黨與擒其巨魁于獄地方遂寧隣邑饒平賊倚內應入界為盜勢甚熾侯次第捕治無遺廣亦賴焉其勤勞如此令之省郡其體勢尊崇居處適矣無復新造之苦也其民風淳朴習尚厚矣無復邊裔之艱也然則侯之貳守

於福州也其將綬帶雍容以治之乎抑亦尚有所為如前之靡寧乎予聞省郡諸司臨馬日有訟牒之委得毋有迎上官意旨而有冤獄鬱結者乎地産良材又喜張燈得毋有屋宇過制相誇以燈火一家被焚連數十家者乎往時舟行閩中風氣宣洩人獲蘇醒得無有曲防遏水致蒸穢相薄以滋人病者乎凡玆數者皆守令之得為而於民最切者侯行矣其尚孜孜於民之所急如寧洋詒安以無忝諸君依依不忍別之意也哉

雨華堂記

梵天寺之有雨華堂舊矣異時倭亂堂燬寺僧謁力營葺而堂始復舊以予之嘗往來於是也謁予記予謂之曰汝之教有言須菩提在岩中宴坐梵天帝釋歡喜讚嘆雨華供養須菩提曰汝何所見而乃如此歡喜讚嘆雨華供養帝釋曰吾見世尊說法須菩提曰吾未嘗說一字法汝何所聞而云我說法帝釋曰世尊未嘗說說吾亦未嘗聞聞是真說真聞斯義也於意云何以謂說法非耶如來

一大藏教權說實說半說圓說折伏說揵舉說十二分教說一百二十會說未開說法為諸天之所訶也以謂宴坐是耶則十方諸相謂之不動道場開眼合眉謂之默照邪窟未開宴坐為諸天之所肯也噫是乃諸佛甚深秘密之義而非小機小用者之所能知也夫佛之為言覺也覺之為言心也惟心能佛惟佛能覺非從言說得非從名相得非從文字得而可以說法得乎雖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者覺之體也由湛合湛由今覺以合本

覺者無之用也法雖非從言說得而不離言說非從名相得而不離名相非從文字得而不離文字合體與用而一之者也是故如來出世為此大事達磨東來單傳心印或有時瞬目揚眉說或有時欠說香說搐鼻說或有時揚廣長舌發陵伽音說者斯乃甚深秘密之妙義而豈小機小用者之所能知哉然初機之士墮言語文字相墮業識茫茫相者種種有之佛為可憐愍者於是菩提拔宴坐之相示不動因緣諸天勸黠慧之魔露本心妙覺一

藏大教與單提要旨盡在是矣豈非學佛者之所當從事哉抑予觀諸師語錄自臨濟五宗之後不以言句示人直取機鋒妙用謂之看話頭謂之石火電光消息斯其宗旨尤玄妙於宴坐矣使諸天聞之其雨華否耶其不雨華否耶是當質之舉唱宗風者堂成於某年某月竭力營葺者為僧方瑛而予記之年月則萬曆庚辰冬十月庚子也

四六

回朱虞尌大尹送志書啓
回傅嬰林親家啓
贊
叅政小影自贊
操江小影自贊
刑部小影自贊

四六

回朱虞尌大尹送志書啓

伏以則壤成賦禹貢以之名書正位辨方周官因之建典矧民情俗尚五方之性習固殊而出政臨民一時之因革亦異欲加釆輯必賴編摩恭惟某官以一代良史之才受百里專城之寄下車問俗已洞矚人情於胸中及門請文復羅致名英於幕下慨邑志之已舊開書局之維新事類四賢修鄭

國之辭命功資獨見法孔聖之春秋鄰架是須左笥見及盖倫類體要之悉備而才識辭藻之兼該謹用什襲以藏奚啻百朋拜賜伏望施于有政不為空言誅諸同官永宜遵守

回傅嬰林親家啓

伏以六六歲臨惟自憖於老大九九術固亦何望於崇深然而學雖後時恒存過時之懼必也年當晚歲能假數歲之天已方可補於余生人亦免責其大過豈謂能此實用憮然恭惟某親家學行深醇

照業雄厚李拾遺之博洽足納須彌杜武庫之精勤可稱傳癖行當收其衆之科第豈獨為親戚之寵光眷念衰殘每存生誕勝松筠之挺拔蕭艾徒生顧珪璧之輝煌瓦礫何炫惟當勗過時之學以無負初心未審假數歲之年能不虛遠祝斯以為訟敢云徒言

贊

參政小影自贊

亮節砥礪戒爾凌兢曾是之弗懲輪囷離奇戒爾罔畀爾足之難羈卒摧輈于狹邪而鎩翮于寥椓也

操江小影自贊

有爛其胸多服皇皇有若斯綬掌是江防天子命汝屏毗南疆帥墨弗糾官邪以張寇攘不治大盜由吕匪惟糾之毋怍亦長匪惟治之毋淫于良惟廉惟慎有赫王章敢不恪守臣職之常

刑部小影自贊

人之命寄于司寇汝其貳之貞我王度矧是鼓佽寵姦賓高下亓心或頗或漏汝敢其然庶亦無誤活人者與尚從汝後

讀禮稿

詩目錄

送俞大尹致仕二首
題海城保障卷二首
訪林象川方伯樓居
遊延福寺同習豫南太史林象川方伯
訪穫紫溪讀書所有贈
送文武諸君會試二首
喜雨二首

喜張錦亭許仲葵至
題乾山風木圖
題立壺圖
題濩溪送別圖二首
次穌紫溪見贈韻二首
過香山巖有感二首
題鶴山清隱四首
次白沙夜坐二首
送穫紫溪北上長歌
庚辰歲於田家穫稻作
六六生朝二首
送丘厚山山東憲副二首
壽趙特峰生朝二首

詩

送俞維峯大尹致仕二首

陶令休官日丙生自免時無心戀斗米何意計官資咄咄當年事悠悠去後思榮名終幻假勿以累襟期

慷慨辭簪紱吏民猶未知厓名吾已厭直道爾何疑麥飯山中畏魚羹江上持歸舟無別物好載送行詩

題海城保障卷二首贈胡千户熊

將種威名舊君才復出群軍容輝組練陣勢走風雲肘印何如斗腰犀合有文封侯男子事早已建奇勳

海上烽烟息城邊苜蓿肥斬鯢還築觀調騎更衝圍敵大方言勇士頑不用威寄聲倭國道漢將已名飛

訪林象川方伯樓居

仕路清名世載餘家貧猶自愛樓居分渠決水門前稻挾箸登筵圃内蔬高枕已看塵界小閉門更覺世情疎石欄翠竹還堪賦留待詩人一起予

遊延福寺同習豫南太史林象川方伯

延福知名寺平疇四望分偶隨簪侶合還與衲緇群荔古陰盈畝經殘字缺文堪嗟塵世幻劫火竟空聞

訪龔紫溪讀書所有贈

驅車城南道四顧盡荆榛秋田尚未熟農夫方耦耕數口忍饑待禾黍望轉青側聞紫溪子讀書户

長扃扣門果相見話舊有深情是時霜風厲草木變衰榮借問胡為爾勤苦若儒生荅言性所安俗好不願營當今防維裂頹波浩縱横誰其能砥柱在仕而艱貞聞此三歎息時輩諒所驚前哲垂明訓有志事竟成勗扎驅其輈大道厎脩程

送文武諸君會試二首

霜風振林木寒鳥鳴嚶嚶百蟲早已蟄水澤堅而凝之子適何許凌寒遠徂征荅言往京國獻賦奏承明 天子垂御衣群公影華纓宮殿欝嵳峩觀

關何縱橫丈夫志四海况復值昇平會當駟馬歸
冠蓋塞路迎慷慨即長途勿為兒女嬰
九邊連朔漢二廣極南陲八荒既無外一統良在
茲往昔胡馬盛塞垣遭瘡痍兵家有長策貢市諒
羈縻邊烽既不警甌脫空爾為柰何倭南寇戎軒
歲奔馳征戍不得息衣甲生虱蟣將帥各承恩誰
為守方維子行當折衝何以稱拊髀努力行陣間
毋為世所嗤

喜雨二首

淅瀝初從壯絲披遂向東令乖非雷失澤降是玄
功麥隴全資潤禾田已釀豐欣逢春際近失喜報
三農
自愛林泉卧時看汜勝書誅生才本拙憂國計終
踈浩井新四脉流庸漸復居波臣今已活涸轍免
為魚

喜張錦亭許仲葵至

二妙聯轤至柴門倒屣迎才堪扶漢傑節慕逃堯
清俱抱私家恤並膺甲榜榮濟時將錦製報國武

葵傾一日懸差長三年恨怏更難誇丘壑美易潔
市朝名自肆鰌泥吭遲還出谷鶯因詩攄情愫屬
和佇同聲

題乾山風木圖為林生崍賦

試披風木圖因憶風木語樹木本無爭風搖不得
靈人子於濩親豈不欲長事大限有所終義駕安
得馭戚哉孝子心圖本寄毫縷天風有時來木和
相爾汝聲出淚與俱終古恨何許我聞先公賢勳
名勒鼎呂世業紹箕裘地下望亦佇請將陟岵心

移永先令緒

題立壺圖

卓立莆山表亭亭有壺公群峰咸退讓拱壺以為
宗借問胡為爾端正士人風岩洞既嶔崟草木亦
芊葺鍾為莆多士一一孝與忠我每過此山注視
式車中爰有立壺子挺身登其巔俯視六合小平
撫四海空圖畫未足誇真賞趣誰同寄語朝簪客
何如勒景鐘

題濩溪送別圖二首

雙溪溪上木蘭舟潮長溪深水自流為問人今何
處去溪流猶到海門休
岸芷汀蒲送客舟鳧鷗呷喢半沉浮東風不管人
離別弱柳牽條猶自柔
次穉紫溪見贈韻二首
隸閣登第日山院讀書年玉價新呈櫝珠光早媚
川已聞金擲地復見賦揆天今夕鐘聲動虛疑楹
杵懸
相期自昔日相訪乃茲年鴻鴈仍棲野蛟龍久蟄

川為龜空坼地握粟欲占天安得尾漭內滂沱如
注懸時方大旱
過香山巖有感二首
空山一望遍衰烟古樹無枝野蔓懸寂寞老僧無
底事獨持盂水灌秧田
度壑穿林此一丘潺潺澗水尚東流人間不盡興
衰感鴉背夕陽幾度秋
題鶴山清隱四首贈宋生應濂
背郭交村也萬人此隱居徵范孫位畫廓落仲將
逃宅惟荒徑應門無稚孫堪嗟囿窮節生計但
空虛
為愛鶴山卧能令百慮清秋田登壠薄夏圃壓枝
輕炊晚雞方午沙寒鴈有更自然清澈骨無事谷
愚名
一曲通山徑數家映水村梁寒魚不宿簷晚鳥爭
言頻醉白衣酒時犁烏犍園紛紛塵土際車馬寂
無諠
家趣遽烟遠庭脩花架層瞿瞿還顧影得得有來

朋搨鶴要兒共飼豨閒婦曾昔賢矜獨步今日喜
無能
次韻白沙夜坐二首
區塞縱橫只此身更何凋落更何春元無丹訣堪
成已那有仙方可似人漉漉嚥津非沆瀣騰騰轉
氣豈元神虛空筋斗非吾事實地踏来處處真
坐間惺惺已可憐況能晝夜幾周天未離軀殼徒
虛說縱築鼻尖也漫然喉息何知踵息處安心祇
在覓心年吾今已得善生訣明指何須論後前

送蘱紫溪址上長歌

蘇君蘱君何奇傑壁立孤高森巑峎往歲讀書山寺中門外蓬蒿人迹絕我時鮮綬賦歸来千里之足尚渴慶君獨閉戶受詩書我尚不顧人得謁一朝鵬力能培風九萬飛騰坐超忽視之錙銖若無有布袍芒屨巾雨折守制家居踰三年窮空四壁囊羞澀隣邑聞風爭致貽却之甘守固窮節有書不肯干王侯有口不肯向闕說終歲擾梧事吟哦長篇短句相啁哳君不見古時豪傑士饑食西山禾渴飲易水流不如今之人徒悠悠蘱君蘱君慎勿休直清寅敬帝所求行當典禮佐虞周先以三后次九州蘱君蘱君慎勿休

庚辰歲於田家穫稻作

我本農家子衣食賴田業春来圃肆耕秋至亦築場數口幸免饑敢求鑿與梁自從入仕途言能官太倉雖免素餐恥慙愧斯民康已已始歸来田園尚未荒藝黍種麻歉歲歲薦馨香今年始治田植禾雞蒡稂及茲登場圃一斗二斛強農夫来相賀今歲值上穰東田收雖薄地土固其常西田收固多非我生長鄉人生貴止足一飽願所臧寄謝富家子毋用誇倉箱

六六生朝二首

六六生朝是此辰五孫捧擁露精神若教明歲添新喜三子六孫也覺匀

懊勁生来兩副腸懊扶善弱勁摧強而今識得病僧意問凡關聖等如常

送丘厚山山東憲副二首

作郡清廉誰得如郡人籍籍比前朱（前守朱白野最廉惟公繼之）器惟縣漆螢籐賤盤祇精鹽海錯無家計頻年猶借債官刑終歲只施蒲公評輿論何須問此日攀轅滿路隅

軺車昔日經臨地公去猶能說土風野半荒蕪爭逐末河頻移徙漫施功須栽桑棗連陰茂更戢萑苻掃境空寄謝昌濰諸父老祠中杯酒已顏紅（子去）

山東後昌濰構二生祠因用海州刺史故事謝諸父老

壽趙特峰生朝二首

早歲明經望最高晚年詩酒更稱豪門人盡念張
文論詞客爭傳宋玉騷子貴孫賢供笑樂田荒屋
典任遊遨華堂賓客知無數釀舍還須再置醪
風雅場中夙共推隣翁尊斝鎮相隨頻頻到口尭
夫樂句句驚人子美奇南詔久蒙清淨理西廳昂
悼整齊規明師循吏都忘卻淌眼孫曾繞膝嬉

讀禮稿

祭文目錄

祭宋鷺溪文
祭王白石業師文
祭丘郭山文
祭黃忍江文
祭蘓愛泉文
祭林屏石乃尊文
祭徐東磐乃堂文
祭李東濂文
祭梁司訓乃堂文
祭李質所文
祭林雙湖文
祭梁襟海乃尊文
祭張洞齋乃堂文

祭文

祭宋鷺溪文

嗚呼書於六學藝居其一秦篆漢隸蝌形鳥跡伯
英逸少草書稱聖秘監魯公眞楷遒勁四家之學
筆法各拓摹被畫腹鮮有能燕廖廖吾鄉自君崛
起抎名二家傳寫千紙穹碑大扁柱聯門帖不得
君書於意不愜傳及君子復工篆隸異曲同工書
法有繼晚與君交有求必獲今其已矣門楣無色

臨風一奠傷時寡有小藝莫能刻於不朽

祭王白石業師文

嗚呼成周取士首先德行士生其時磨濯相競一
有玷缺終身為病末世詞章視為捷徑少有藝能
高自標命覆謗好脩謂之不令漢尚儒術學宗六
經經必明習學貴師承守其師說如墨守城辨其
同異如訟辨爭雖云章句實傳性靈末世佔畢無
異說鈴畫習白紛刻能專精緊古循吏有召甘棠
又有畏壘尸祝庚桑在漢朱邑民祀桐鄉在唐仁
傑勤石道傍末世吏墨瞰室以攘或有雪政如火
如湯當其未去民與偕亡況於已久日遠日忘於
維吾師其心醇夷其行篤厚靄人謙和處家孝友
如彼良玉純無點點如彼美梓純無寸朽中歲授
經朋來自遠虛往實歸戶外屨滿義文心盡程朱
義傳探其根源蚍足是纂始仕襄陵治尚烹鮮視
民如子數政以寬持己若女氷蘗是堅黃流渾渾
沒我兩壖以身塞之始衝復旋古有王尊今見二
賢名配秩祀事載簡編轉貳高凉入贊國計司鹺

維揚澤流清濟何彼娟夫以我排擠歸家廿載冠
衣垢弊偃室不入王裾豈曳鄉人親愛有司時詣
於維吾師在周孝德可馮可翼在漢經師人之楷
式我朝名宦可謂全德鄉論惟公將有建請佇觀
盛典以垂休永朝選蚤忝師門遇辱提醒衰白無
聞内媿徒警未死之身尚知循省明靈不昧鑒此
耿耿

祭丘郭山文

嗚呼盱江之旁宋有太伯其人其文師古軻伋哉

明之興圭峯寔紹人則王剛文則緯贈大魁宗伯後先相望載其名德國史有光展也郭山嗣興而起其位雖卑行則竝美始居儒宮恂恂藝學筮仕清漳勤施講幄懸車而歸年則未至不屑世塵養吾浩氣惟我郡公君之介弟視君猶父言出則涕以生以育君則鄭娛如鴻如泥君則坡叟左符一方聞訃幾絶非君之慈其能感發其久欽趣尚異疆同賞矧為子民郡公之壞臨風一衷通家何極惟有鄙文緘情抒臆

祭黃忍江文

嗚呼自予登第識公京邸予任靈濟公寓三義或往或來何此何彼予帷淛水公教西安邂逅相遇不遑款扳公不予咎反感饋飧自茲仕途南北東西予既奔走公旋陟躋不見廿年音問況睽江防留都相會楚伺不鄙謂予極口稱公予喜同鄉有人可宗予歸林下公亦在里東阡西陌不遠伊邇如何十年不聞綦履或告公疾有似西河寸武必扶叱舍不過予滞海曲公亦山阿九日香山移書卜會兩情歡洽絃遊為最唱和詩章筋力尚瞰句日而七聞訃諮愀胡天於公德厚福渺公既無嗣嗣又一夭衰經在身弔不能往追始念終哀情弥廣告以斯文用攄吾黨

祭龔愛泉文

嗚呼人言壽百歲自予有知未嘗見百歲人也又言九十即予輩有知見九十者多婦人而未見有男子即婦人亦千百中之一二也蓋上古之風淳龐故其人多壽末世之事煩多故其人多夭如公

者生於庚戌沒於戊寅豈非世間之希見鮮有哉公為諸生則勤矣而志嘗浩然不以生事累其心繼而登科為司教為大尹浩穰矣而心嘗廓然不以俗務攖其慮繼而謝事仕途懸車故里人情炎凉世態冷煖可怒可憎矣而意嘗坦然不以險阻屈曲田其步夫內無焚和故形體堅心無攪思故天君定公形瘦如柴而神觀獨精身飄欲翔而疑立不動茲其所以獨享人間難得之高壽也歟五六月間予輩得公書字皆親書詞皆親定而自始

至終字如豆而語慦叱或告予華云公七日不粒
食矣予華驚訝云是果仙人耶七日不食而能作
豆點書百餘行非仙耶然則公今之歿也殆將與
安期羨門相期於九霄之外安肯與世人較量其
多寡脩短之數余輩猶惓惓於此擬噭噭於怛化
其亦未能如太上之忘情耶尊酒在堂肴核在列
侑以斯文靈其鑒格

祭林屏石乃尊文

嗚呼世言城市喧囂溷汙亦病山澤枯槁而瞿单

言偏辭爭勝並驅惟公卜宅雲水一區背負山坳
前臨通衢開門而出峩冠襜裾閉門而隱烟樹相
於諸子諸孫兼治農儒或藝田畝耕穫菑畬或攻
文史彖象詩書公又善人行著鄉閭公無爭訟私
無負租非市非鄉亦恬亦愉宜壽澌百望九而殂
凡我親友聞訃驚呼矧在余輩道誼交孚果核在
列清酒在壺侑以斯文用吊諸孤

祭徐東磐乃堂文

嗚呼人之自立雖由其身若於熏習家庭尤親嚴
君之嚴畏憚逡巡獨有母氏劬勞孕茵嗜好易通
言語則馴是以自古孟母卜鄰如九如杖韓國與
陳能成其子為世名人惟靈名族甲于古鄞來嬪
徐翁襜衣析巾文為世範行為士尊婉德曰士配
乾惟坤乃生令子篤厚而仁巍科掇取奇葩紛綸
分符百里為我邦君令行惟肅恩被如春板輿迎
養朝夕晨昏入覲于京旋艫浙瀆既歸既返牽衣
御輪子曰返只於戲清溫母曰留只我越而閭鴦
語方傾吊客迎門燕喜方集龍蛇及辰歌罷里巷

哀動縉紳凡我鄉邦令子子民視靈大母如喪妣
倫薄具一奠爰薦蘩蘋永言志哀托以斯文

祭李東濂文

嗚呼廉節士人之美行世之君子夫豈不知然或
子之有志而親不怡或親之有過而子致規斯相
成之道鮮則慈孝之風微以余觀於今日之為人
父為人子如東濂君之與見齋家庭之樹立殆足
為一世之表儀方君游泮年則已遲雖志操之有
聞乃儒者之所宜在於諸生未足稱奇逮夫見齋

巍科既掇令聞四馳為人情之趨附亦多手之一時而况公門可以緩頰郡邑可以抵巇孰不僭之為家計而籍之為富資君之教子義方如舊見齋之事父志養不衰人始稱君之賢而亦未以為當世之所希既而春官屢上歲月坐糜在他人則以之改啚而君則矢初志而不移於是吾邑之推見齋因稱為同輩行義之第一而云能成其子之志亦於君焉歸之予方期見齋登甲科躋顯仕倚君以袪士習之陋以挽頹俗之漓孰謂君而止於斯

乎嗚呼風木易摧孝子之情曷已儀刑永謝鄉邦之論更悲聊陳一奠爰寄予思

祭梁司訓乃堂文

惟靈產于名族氏自重黎擇所宜歸為鴻之妻婉婉令德舉案眉齊相儆勤止昧旦鳴雞爰自于歸姑章靡睽上堂甘旨躬親寃娃育其二子宛轉提携不以愛弛苦丸寒齏長兮儒官校與訦蹊迎門桃李飣盤罗梨子應東聘母留閨闈次兮來視如辟滌奩云胡一疾顴蒼首稽十五而殞八褰亦躋况有諸孫山子盜驪靈輀當發銘旌有題是曰賢母行路酸凄奠以斯文歸安故棲

祭李質所文

昔君在庠文學有聲衆謂科第詹邑是升戊午之歲方掇科名又遲十載甲第始登滁陽出牧怙恃黎烝宜擢郎正乃貳別乘衆為君屈君意不輕高要衝郡孔道所經群司駢集甲士連營君於晝夜調度送迎秉間讀書睫文靡停咸謂儒吏非獨才能南都清暇去冗踐亨君已有疾勉強于征曾未

渦考而關脩程惟我與君道義訂盟矧余甥孫令子之甥御哀摭詞以洩余情君其有知鑒兹微誠

祭林雙湖文

嗚呼昔在先朝歲惟丁酉貢士于鄉登良斥秀多士如麻泉為領袖肆我同庠珠玉淵囿詞鋒摩旻霞頳雲黕競爭鳴先各云藝右貢者六人南金橘柚青蒼眉鬢陀羅臂手謂躡天階如風吹炎一跌于戍墜科落曰尚其激昂欲奮于丑是時與兄同侶共偶官道柳陰閘河清淄驢背穩坐鷁首平蹂

京師旅舍連牕對牖詞藝互攻我石兄琇予幸見
收千金敝帚兄獨遺落俾我頽厚浙東州縣山水
清陡云胡得邑斥鹵區藪倭患連年登陴負戶卒
完城邑歡騰女婦遷擢化州蠻瘴纏糾辛勤七年
潯州如斗竟調考城南北奔走彭澤折腰單父掣
肘終賦歸來全真五柳于茲二紀賦詩飲酒予雖
晚歸山林弃父和氣薰人如飲醇酎新詩困人如
啣蔓藪眷此暮齒取樂朋舊云何一訣良辰不又
兄有賢子琨瑾瓊玫其文溫醇其行孝友可謂有

後足垂不朽計兄始終有譽無咎頎我衰遲不黠
自醜得喪一丘何亡何有四顧百年幾人皓首生
別死休有淚盈卣

祭梁襟海乃尊文

嗚呼甯洛之南厥郡維鄖在昔先朝盛極而屯帝
命虎臣鋤治灌熏始復于常始別人群灌奔既除
攸徂訢訢建邑于西土爰耕耘爰命之官以董禎
落公立之學以資選掄公生豫章爲鄖西人卓犖
好義寬厚而醇磨礲詩書亦既有聞篤生賢子是
爲令君乃轂儒業寄之經綸令君之才離類絕倫
令君之守氷潔標芬拔自上庠來令永春山谷之
間民性難馴調飭和擾敷政循循政教胥洽士民
咸欣出其緒餘以贊我鄉丈田南安則壤均勻署
篆晉江空庾京囷彼勢家子仄目努筋浮言胥動
視等虻蚊偉哉令君非令之人洛陽之兵京兆之
尊斯可比擬餘者逡巡方擬簡召爲臺諫臣入振
頹綱外蘇疲民柰何闕訃扶服而奔維江有岷河
有崑崙叙德寫哀副以斯文

祭張洞齋乃堂文

嗚呼古稱父母謂之嚴君云胡後世母教罕聞豈
其義方父有其尊有慈無威母也惟親在昔太中
正叔伯淳每言善教曰母夫人老泉二子東坡頴
濱湊母一言凜然千春惟其能教與父則均猗歟
孺人育自名門作配君子德則偕倫篤生二子金
玉仲昆擇隣斷機古以勵勤我則延師置醴于尊
截髮織屨古以資貧我則延友相課藝文是勉教
督爰及其孫子既連苐孫亦國賓冠帔狄榆有服

皇恩方賀盈室遽弔填闉一觴之奠以助酸辛

讀禮稿

墓誌銘

明處士石潭李公墓誌銘

晉江學諭李君衡將奔其厥考石潭公之喪涕泣為書械行實事狀授使者而介其門人楊生紹敬紀生有條不遠百餘里步走山中以墓銘請予發書其辭酸楚不忍讀閱行實事狀知公於屬纊之前數日自叙先世世系平生履歷與訓戒後人之詞甚具蓋於傳家之懿範垂世之格言立身行己

之方僃者死生之際無而有之乃按而叙之曰公諱軾字紹輾別號石潭吉安吉水人也相傳為南唐主昇之後自其九世祖州判公子恩著籍文江代為儒家曾祖其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其後也少宗伯錢文肅公習禮為狀其行而檢討張伯穎銘其墓祖期至為世碩儒工詩文有集藏於家父繼仕號蓋齋邑庠生與毛一水劉平湖徐南豐羅東川劉中溪曾禮諸公同有時名竟以不利場屋養親于家士人惜之公事親孝蓋齋性方嚴公

事之小心勤慎左右進趨應對惟謹母患痰疾時
病卧公憂形于色侍湯藥進槃盥造次不離側每
教讀子弟他處有以生徒多而束禮厚為公邀致
者公以母病故輒辭却而以朝夕侍母設教于家
雖束脩微薄意訢訢如也時或舘于外氏見飲食
豐腆輒舉筯不忍食曰母食固淡薄也吾奈何獨
甘之因泣下弟軻娶于陝右之沔既卒而遺孤僅
五歲公不遠數千里冒雨雪寒冱携其孤以歸教
育婚娶底於成人李氏族大宗衍而祭無廟寢舉

族病之而無有倡之者公獨舉大義首營寢堂復
明家約垂之久遠歲時伏臘祭祀必豫潔誠以為
宗人儀楷少時勵志以自始祖以來宦學著名文
江者九世雖或仕或不仕而皆以儒術顯夙夜進
脩期致身仕籍以承先緒既而命與時違學成而
事左也則又不忍易棄其業以之他途乃就諸名
家賓請為子弟師公之為人師也其教弟子必先
以孝弟忠信次乃為指授句讀開釋大義勉勉循
循無豫怠其教諸子也誨廸課督念書習字不使

少有過差諸子雖從外傳而於史畧小學等書及
古今人物事變公時於飲食言咲間枚舉件析俾
其誦習諸子或於他學舍中與諸弟子聽先生講
說輒能舉其詞解其大意先生嗟然異之諸子對
曰嘗於家大人處受成說如此先生大加嘆服洎
季子衡登科公始罷講時年七十餘矣公平生好
學守禮砥飭廉隅操行潔脩好義而恥不義岀自
至性非有矯餙心事明白坦闔文錢斗米於人未
嘗有負足跡不履於公庭片楮不至於有司嘗自

言曰吾平生無卓越之行可誇世耀俗而於臧德
悖理之事未嘗有焉每舉司馬温公吾無過人者
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而亦自云吾雖
未能企及而亦不敢不自勉也其中表弟高郵守
張君濟時聞之曰是真可謂對人言者是真可謂
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者其為同輩信服如此始衡
舉隆慶庚午鄉試客以為公賀公曰吾先人業儒
術數世矣此何足榮但使兒輩立志肯做好人為
好事不墮世德家聲乃吾意耳衡授官晋江迎公

就養公泣下曰吾與汝母俱老今見子得一官受一日祿養吾瞑慰矣雖然吾志有不在養者汝當恪守官箴期致遠大以卒吾志其可也聞者悚然其垂沒也自敘二千餘言訓戒後人猶以不可墜九世儒業不可以功名富貴為心但能讀書明理孝弟忠信不愧於前人則在我者有以自盡而其他則俟命於天耳噫其亦柳玭戒子之書淵明臨終之疏也哉公矜嚴請重鄉故有耆老會每會終日端坐一語不妄發一步不輕移人以為難年八

十嘗一赴邑令林君鵬飛錯賓之請後亦不赴也夫其事祖先惟誠事父母惟孝守己惟慎撫弟姪惟恩率宗族惟禮教子孫惟義方人有其一已謂之難而公臨將終又恐諸子請墓銘於文士名過其實非其所欲故雖垂絕而猶引筆自敘自謂無愧辭焉若公者可謂賢行君子矣公生於弘治癸丑卒於萬曆庚辰享年八十有八先娶同邑荷塘周氏生子一龍邑庠生繼娶廬陵歐氏生子二護衛衛即領隆慶庚午鄉薦署晉江教諭者也孫三日章日亨護出日新衛出孫女一巽娘龍出聘城南卲子和之子其龍等以公佳城已卜用古今禮遂以九月十七日葬公于本邑五十一都神嶺下艮山坤向衛以不得在家視含窆哀號如不欲生其來請銘也詞尤哽咽嗚呼予安忍不答其意而亦安敢言浮其實以遺公之遺命也哉銘曰

崑崙之岡所產惟玉琨瑤璠璵求之盈穀問以他石其中不蓄大茂之山萬松森立諳為伏兔化為琥珀欲求他材沒世不獲偉哉李氏九世儒門或

仕或隱有行有文終彼小道敢闖吾群巖巖石潭寔躬儒行書田筆耕爰以自命華藉不揚條達其胤英英司教用儒起家尚仕儒官其施未遐雖則未遐履正無邪神嶺之原佳城噲噲我書其幽用是遺戒咨爾後人尚昜毋怠

明孺人嚴氏墓志銘

吾邑貳尹少岡王侯之喪內也予偕縉紳士大夫入弔既成禮侯愴然曰吾妻行雖不能踰於人而亦不後於人其生也既不得享長年之福而其死

也乃反得其客邸之凶丑去年喪吾女今年喪吾妻何天之降割於吾若是也予慰之曰夫所謂福善者天道之常也然亦有善不必福者此乃數之適然耳侯如何以數之適然而疑夫天道之常然哉居數月其子可學自其家來奔喪將以辛巳正月歸櫬于故鄉葬于其鄉某山之原乃以志請曰微是無以塞吾悲予受其狀而讀之則孺人之行與其可哀甚具孺人姓嚴氏溧水其里人父世二公母陸氏王與嚴同里世為婚姻有朱陳之睦孺

人幼而慧甚父母奇愛之會侯父孟岡公為子擇婦而王母陸孺人與嚴母同族也故孺人歸于王孺人自其于歸恪脩婦職言動循規矩事舅姑克勤克敬膳羞必親以是能歡舅姑心其在宦邸得一美食即捧而泣曰吾遠羈此地安得一馳獻吾舅姑既歸其父世二公奄逝孺人痛母孀居歲時餽遺不絕及二親相繼背棄每遇春秋時節必齋米肉令其兄弟祀之其事舅姑父母既如此至其施於族人姻黨恩意備至有貧不能舉火者輒請于

姑餽以薪米不能歛葬者助之歛葬遇孤獨而貧者尤哀憐不已至捐金遺之侯既迎孺人歸以孟岡公之命從師外舍孺人親為供具或時延賓友必治酒漿俾精潔以稱侯意侯自入國學屢試棘闈不利孺人覘有慚慍色輒款語相慰籍生二子愛之甚既入小學即忍愛待之不為煦煦姑息態二子暮從塾中來必設燈案課誦塾師歲暮歸或值侯寓郡城孺人必掃閣室督二子誦讀其中俟侯歸稽考其學業比年益壯督之愈勤每稱說古昔

教以孝弟忠信不令與俗兒伍長子可學有才名補邑弟子員時知溧水劉君應雷提學御史謝君傑咸奇其文取以冠多士孺人始訢訢然喜既二子咸有婦矣則又惓惓誨以婦道事侯伯叔父母罔不曲盡其誠接諸妯娌油然雍睦下至臧獲亦有恩意每預造棺以施貧人令受孺人金造棺者尚纍纍閭巷也性精巧善女紅描刺剪縫之事皆極其能代姑陸孺人理家事井井有條尤能勤儉方未疾時朝夕紡績不去手其自奉則從淡薄居常

布裙木釵如寒素婦自外來見者不知其為富貴家也至其憫人之艱周人之急則汲汲如不及此其賢行也始孺人既育二子繼產第三子幼岐嶷甚孺人特愛之甫三歲以痘傷孺人哀不已既又舉女矜產體羸風邪乘之遂得痰眩疾後服名醫藥良愈矣然自是左體不仁不扶不能起逮之官舍未逾月喪一女又聞夫弟卒于家姑以傷子致疾思歸不得乃亟令次子往省而疾愈甚竟以疾疾卒當侯之來吾同也慮孺人疾發不敢言偕行

孺人覺其意曰君遠宦閩其地濱海下濕吾安可以病辭不從侯感其意遂與偕卒之日無一子在側喉中痰湧起不能訣頻呼不能應遂絕得年僅四十有七此其可哀也余觀葛覃手織作之功蘋蘩佐祭祀之潔雞鳴相君子之勤延賓友之厚其事至微淺然聖人書之為經以垂訓來世其詳於女德也蓋如是世降教失內行鮮聞有如孺人淑德懿行既不得享長年之福於生前其歿也若又無能言之士昭其行實則後之為女史者何采焉

予雖非其人顧銘賢士大夫之妻多矣其可辭孺人生男二長可學邑庠生文學行誼名一時大王氏之門以揚孺人之教於不朽者有待也娶上元縣江陵簿某孫女次可舉娶同邑文學卞某女女一聘同邑太學生武君某先卒孫男一民皐孫女二尚幼銘曰

吁嗟淑媛兮賦性孔良柔婉而德兮制行又臧惠于族婣兮甚宜姑章相夫有家兮如鴻與光教子耘藝兮不第以荒喜賑好施兮倒廩傾囊身處幽

閨兮仁聲戢揚宜享遐齡兮眉壽以康豈祥未集兮覆得禍殃身札女昏兮且客異鄉素旐翩翩兮行道感傷謂天夢夢兮淑夭罔昌英英令子兮雲錦霞章終當受祉兮逝者可揚我撫美實兮書于玄堂以永世世兮曷其能忘

大隱樓集十七卷

〔明〕方逢時撰

清乾隆四十二年滋元堂刻本

乾隆丁酉年鐫

嘉魚方金湖著

大隱樓集

滋元堂藏板

語有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不朽者夫立德尚矣至功與言兼擅者弗少概見貴利達不皆宏通嫥雅之材而抱蜀之士工於著作開濟之畧則又絀焉世有兼綜厥美尊聞行知並行不悖者三百年間於少保方公見之矣公諱逢時字行之世為楚之嘉魚人禀江漢英靈之氣幼而岐嶷博涉墳典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尤殫心研究弱冠成進士由縣令起家洊官十七任至大司馬敭歷中外經文緯武四十餘年其發為詩古文詞也根柢旁魄於古今天人之變國家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千態萬狀沈寞發舒同時作者如弇州滄溟諸子掉鞅文壇以立言為己任者未能或之先也顧其質則敦固

麗鴻而其詞則又數變方其始通籍也由曹郎出為太守政務簡易民懷吏畏其所為文亦皆疏通典則有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之致比江西盜起世廟以公有幹濟材倫兵廣東移巡惠州隆慶初復由宣府觀察巡撫遼東周歷南北二極山川助之故其氣體亦雄渾瑰瑋閎闢變化不可方物焉及移鎮大同於時俺答犯邊公定計走其軍納辛愛款卒送把漢歸國邊民又安萬歷初代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勤勞著於王家威信馳於大漠所以作其發揚蹈厲之勇竭其彌綸輔翼之責攄其獻替贊襄之誠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信哉其功與言並立而兩無闕憾者哉公所著大隱樓集原本十一卷又鈴閣清聲二卷世不多覯裔孫郡丞承保購覓

多年獲之不翅拱璧將付剞劂氏問序於余時嚴侍讀長明引寓青門為之重加編勘為卷計十有六本傳及行狀碑志附錄於後余叨承
天子倚毗之重竊祿封圻愧無建樹著作之事復有志而未皇昔趙文子覲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為人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以決其後之將有達者今序少保之文景行之意不翅文子而郡丞方强仕政治有聲克繩祖武亦將於斯卜之韓子曰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謹題數語歸之並語我郡丞使益知自勵焉
乾隆丙申孟夏鎮洋後學畢沅述

大隱樓集者樗野方先生所著也先生弱冠登朝以文名世始縣令歷藩臬由督府掌大司馬為太子太保進

少保宦轍遍天下而先生之勲業屹然長城比燕然之勒狼居胥之封迺發為詩篇其氣宏昌達其調和且平莪莪乎如衡岳溶溶乎如洞庭濔濔乎若奄雲夢而吞之古體在建安黃初之間近體在開元天寶之際雖不襲杜少陵而沉雄渾厚似子美者十之六雖不擬孟襄陽而清婉俊逸似浩然者十之四茲發頴竪離衆絶致先生於詩深矣哉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諸侯之國各有詩以道風土性情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以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也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譜其世矣乎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兔罝之好仇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槃之遯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為之譜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先生兩為縣令忌才者往往中傷先生而先生幾不能免乃隱於郎署隱於郡守而先生得以自見後總督三鎮虜薄上谷南下牧馬烽火通於甘泉乃先生隱於邊塞間力主貢市令旃裘胡貉抗手稱臣先
皇帝嘆曰此真社稷臣也先生功名赫赫宇宙而自見矣方江陵柄政海内士爭趨如流少與先生同榜相知而先生守正不阿後㲉信相半先生奉身而退隱於赤壁烏林之間至今言楚中人物者必及於先生而先生顯矣先生其二吟之外更多濡翰四十年來莫不有詩以自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其世也杜

少陵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為詩多紀時事號稱詩史而唐人又為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先生詩所紀皆封疆大事又身所歷而自為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先生之詩謂之邊塞記亦可也毛鄭詩譜以譜衆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世有譜先生之詩者乎則先生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或言詩必窮而後工又言詩能窮人夫杜陵之窮愁無論矣廼孟浩然終身隱淪而其詩至今稱兩襄陽先生位極人臣異日其詩與杜孟並傳於三湘七澤之間雖謂先生為大隱可也先生與家大人莫逆交並以其詩名江漢間乃不佞得讀先生之詩而敘之附名集中竊有私幸

也夫

萬歷辛卯秋日五嶽山人通家後學沔陽陳文燭譔

是集盖嘉魚少保方公詩也公故有十二吟傳於世而沔陽陳子壽序之暨公謝大司馬縣車里門築大隱樓養疴其上數年著述滋富乃屬其門人合編為若干卷手授予校之因得窮數月之力卒業諸體且諷且嘆美哉洋洋乎唐音也夫詩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而漢魏六朝則又以代變至於唐一振幾掩六朝而上之今之談藝者謂七國裂周而兆漢六朝閏漢而開唐予竊不知其解漢以前無論六朝惟嵇阮陶謝近古以上琢句雕章非不工且麗按之則色澤愈艷風氣愈漓靡靡去漢遠矣何言閏唐人政厭其靡靡起而振之為能家樹幟

而人建鼓一變而為正始大家即有所自開非六朝也故近世海内名公欲追風雅之遺反漢魏之樸而不可得頗多布侯於貞觀持滿於開元大歷然猶未必一一破的難矣諸憑軾之士望矍相之圃僅僅能挽弓輙宣言詩不漢魏而唐猶之舍穿鵰貫蝨之技而為人負矣　豪也將誰欺乎若少保公之為唐音則尤有倍難於唐人者盖唐制以詩取士故詩不工不仕童而習之有專力焉今則經術世務先之制益備進取益嚴未有緩其所先資而攻其所不急者公未冠舉進士而詩已著名此不有天授能乎其後為令為郎為郡守為藩臬大夫治餉治兵歷三十餘年躓而復起者再最後遇上簡知由邉鎮督府洊陟大司馬轍迹幾遍天下所至題詠紀述具載集中其才情美其音節調其氣豪宕不羈其風度廓宏高遠而一無所閡塞真有吞雲夢吐衡和鞭風霆而上下胥漢者是藝林之大觀也乃其微又不易測躓不加歎起不加盈謗書入而無愧心薦書入而無德色威震華夷不言勇權兼將相不言貴此古大臣之度每於其詩概見之公庶幾周公之流亞歟而唐人又瞠乎其後矣人亦有言詩無楚風楚無風也江漢汝墳列在二南非楚風乎即太史以經名騷詩且在楚公與予皆楚人託交垂四十年而年皆垂七十老於詩矣顧予才不逮公公反推轂之而以畫堊之斤審音之耳見任嗟乎是豈予所任哉顧獨謂詩在楚則楚人之為詩猶之粵夫人而鎛也燕夫人而函也秦夫人而盧也

庶幾有居業哉即公純乎唐音則自祖離騷而族漢魏始謂唐音楚音奚哆焉語云豹裘而襍不如狐裘之粹知乎此而後可與公言詩

萬歷庚寅秋日下雉友弟吳國倫頓首撰

大司馬樗野方公聲光薄海内數十年小子穆自其孺少知慕公顧一奉舄履無從也則時時手公譔讀之如挹朗神敎采焉已而公荷天子親授鉞節制三大鎮而穆頃以使事出上谷鎮中輙自忘其踈賤介姓名上之轅門不自意公長者之命儼然辱而臨之且惠我十二吟穆拜讀之卒業曰環大壤間皆聲詩之府而獵奇振藻者之所必資也故情以遇遷景緣神會本之天竅吐為完音夫固意匠之自然而性靈之妙解也然非有逸

塵之抱則化境莫臻詩可易易言乎吾乃今窺公矣迨
事竣取道陽和謁公則見塞垣呂西山川無恙闇汶耀
於光明視中州冠帶國何殊也樵牧往来飛狐道上嗚
嗚謳吟弗休也即辮髮貫胸之使日襍遝至而公之神
情容與以談笑當之賢於十萬師以故洩之聲詩宛宛
與塞上樵歌相答響盖自公節鎮以来而太平運會之
在邊徼者甚盛也夫三大鎮至重也主上將西北之長
城鎖鑰倚公至危也戎心至叵測也邊務綢繆至劇也
而公獨振黄鍾大呂之奏於材官吏使中丱之為抱盖
可知矣夫人惟中之所存萬物以為適則環大壤間觸
於目者皆吾助也而軒乗非欣巖棲非戚杜門不為恬
霍案不為囂而逸塵絶俗泥而不滓也是則公之所為

吟與穆之所以窺公者也當是時穆別公公又出卧遊
清趣巻以示巻盖圖品題諸風景於册而綴之吟甚富
穆卒卒流覧如聆響洞庭之野覧奇羣玉之峰神爽飛
越不自持也彼湫隘其悰寄而欲圖寫高明以為豪者
即劌心濯骨以鈎元何能達化境哉故蹄涔之遊非所
以語於天地之運也榆枋之適非所以語於焦明之寥
廓也曲士之摹非所以語於達人之大觀也穆無能論
公詩而因述所以窺公者若此

萬歴五年中夏之吉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平江熙亭
艾穆謹叙

十二吟稿者今大司馬樗野方先生詩也先生甫冠綰
邑綬且躓且騰垂四十年由三大鎮晋本樞所敭歴感
輒吟閒輒吟雖乍而紀撰輒吟係地若事區得十二焉
里塈儒齡卒業而歎曰夥頤乎吟哉夫浮沉中外之蹟
也嶺表之勛勦而雲中之拮据也不辦掭觚矣篇章綺
麗卒與功實並騰它小材屢屢者能乎盖子華子有言
物稱材者精華之藴神明所靳惜也故材難材而鉅尤
難鉅而兼則又難邃古以還漢西京不贊贊多才乎諸
治行高第能用儒雅緣飾者幾人楊馬之曹耀采千禩
矣其於補民盖主何如也犂庭蕩虜宜莫如長平嫖姚
今讀其傳有單詞片語摭入秇林者乎迺觀方先生何
瑰瑋閎鉅也先生困郡邑年盛而氣沮詩宜憤顇踸踔
和鳴退而山居抑矣乃其憂時戀主言言杜陵也後平
粤寇最後降虜雲中名著鐘鼎威覃徼塞自盈者不沾

沾誇詡耶披其實非歸功廟筭則戒在外寧視淺中顢
伐者淵霄矣且其神情傳合意象超融諸含毫者用句
鍛月鍊而先生得之倚輿横槊閒非天相神授絶俗而
震代者與夫為邑邑辦去郡郡思越而越平胡而胡款
赫奕矣迺其詞又春容纖容焜燿往今也西京諸文武
吏有之乎善哉乎太史公之論貨殖也將曰原大則饒
原小則鮮先生之材盖帝賚以佐昌明而完鍾弗靳者
其原大矣夫純鈎盖勞陸剸水斷崑邱合浦日燦雲瑩
先生焜燿名世其於三立之業安往不異哉齡寡聞款
啟亡與豹窺竊以臆參之盖古選摹曹劉歌行擬沈宋
近體上下高常侍劉隨州又先生神王而年強主上方
注情倚之嗣所結撰視今草當倍傳焉茲附臆説帙端

他日者更推楮侯矣

萬歷己卯孟春承德郎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沔陽陳述齡頓首書

宛陵梅守德氏曰白治集者吾郡刺史樗野方公之所賦也公以卓犖瑰瑋之材束髮登朝翺翔仕路者今且二十年攄發性靈篇章流溢為人膾炙多矣其為冬官尚書郎出監白治時揮毫成詠者止此非白治者不與故稱白治集云令政理之暇出以示德評之見其本之性情溫柔敦厚得風人之旨而聲韻格律則與盛唐諸人同軌合度焉夫詩研理致者乏音調協聲格者乖性情華則流於纖弱質或沿之鄙俚故難言已公蚤悟性成迥超流俗益以博綜羣籍經鍊世情故少出緒餘遂

爾斐然追古作者其盛如此昔杜少陵遭時不穀忠憤感慨往往寄諸吟詠以故今古重之稱杜工部詩公際盛明之世而憂時感事忠君愛國之言惓惓不能已是豈徒流連山川嘲詠風月者耶是集出郡中士人爭相傳誦邑侯右池楊君以儒術飭吏治者爰付之梓貽諸同好用廣其傳公顧弗預聞焉謝元暉詩不盡作於宣城乃稱謝宣城集公以道昌化政通人和矣卧治之餘摛藻敷文必有繼是集而出者大庖鼎味染指其能盡乎願執簡以俟

萬歷庚申孟冬望日

大隱樓集目

卷之一
賦
椶拂賦　畫角賦
黃楊賦
樂府
氣出唱　精列
江南　度關山
東光　十五
覲歌　對酒
雞鳴　烏生
平陵東　東門

陌上桑　飲馬長城窟
上之回　胡笳十八拍
卷之二
四言詩
顯命頌成功也為陳大夫惟舉作
受命紀戎績也為大司馬張公作
五言古詩
謁陵　賦得仲宣樓送張伯端編
修請告還江陵　送劉職方之南京
報國寺與吳明卿話別
送謝郎中守臨江　感懷
出郭遇雨　九日王恭軍宅燕集

凉風　河水
閲耕淮浦有田数頃　送萬總兵謝病還江東
觀漁　射
途次暮春　述懐
詠陶潛　使淮留別京師舊遊
泊蓮窩驛懐胡少府擇
閒居雜興　悼亡
東軒　山中秋興
秋燕　南鴈
留鶴鹿　立冬前一日太宰王公枉
顧花下小酌　玉簪花
途次風雨　羽扇

立秋日次蕪湖霖䨓李主事招飲小東山
張子珍茂才歸自京師訪予山中酌酒話舊因
贈此詩　鄉人送李戲成十一韵
足瘍偶述　假寐
秋日寄王叅軍　長樂行臺獨射
丁亥二月四日黃沙蔽天寒氣頗甚感時思事
情見乎辭　小山登眺
浴日亭延饗將佐紀事和吳督府韵
太平宴感述和吳督府韵
宿洛河驛　鹿門山
卧龍岡　別離曲
天界寺竹林避暑　林中榴花

靈芝得之華陽山中　過三山
過鷺鷥湖用謝元暉尋句溪韻
夏夜　秋日野外遊眺
復官上谷　出關
塞上　李陵
長城行　青塚怨
白登行　雲中行
燕然行　摩笄怨
二月十四日早發鎮城用孟浩然韻
登赤城山　龍門關
龍門城　剪子嶺
唐家嶺　清明

北歸鴈　邊庭燕
鸕鷀堡　山丹花
朝陽觀　種菊
長門怨　寄衣曲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奉陪大宗伯徐公學士張公登君山望江
潛別離　嵩山仙歌為梁丞作
吳峻伯書至稱余所與茶葉大如掌味澁如柳
因作長句寄之為茶觧嘲云
琅邪山人歌　新橋驛遇風後作
種柳　題許道士蟠桃圖

聞笛　　貧軍辭
關山月　　賣樹詞
南征歌送劉子成僉憲貴陽
瀛城吟送宋令還肅寧
南園歌　　柘亭歌
送錢主事使淮陽　釣臺行送韓郎中守嚴州
梅花吟送汪郎中副憲江西
送趙中丞子樂左遷廣東僉憲
近湖篇為柴都閫作
石塘梅花　　惠陽行臺與劉茂才夜坐
猛虎噬人不避賢豪篇
雲中老婦詞　　塞外謠

燒荒行　　梅道人墨竹引
燕歌行用唐高常侍韵送鄭總督鎮陽和
楊尚書畫竹歌　　滄洲吟己卯三月壬戌之夜夢有人遺予圖章共文曰吾道滄洲心甚喜覺而自念四十年風塵關塞今老矣滄洲之興遂在何日因寫此圖而為之吟
峨嵋山人歌為松谷陳閣老壽
徐生行　　春谷歌
居庸山中　　凱奏餘音為盧江俞元戎作
贈別劉邑侯還判肇慶
望五老峰　　九華山
軒轅臺　　羽扇篇

鳳凰臺歌送茅鹿門駕部之金陵
清源行　　彭城歌
小孤山歌　　種竹
月泉歌　　憶昔篇
春曉曲　　贈寫真劉生元輔生父鳳自稱竹齋居士
絡緯辭　　送何郎中使遼東
送趙僉憲之遼東　　送湯平仲令新城
寄吳川樓
雜言古詩
採蕨謠　　再贈劉邑侯
白鹿詞　　牆畔竹
荔枝詞　　杞人詞

愚公詞　　乾鵲鳴
採葛謠　　雜言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張公洞　　登周孝侯五龍侯衣冠冢也
宿膠山寺　　登城
吳氏園亭燕集　　秋曉
亭成舊名栖鶴　　寄交河袁令恒
寄弟　　七夕風雨
舟中漫興　　懷故興濟令許伯玉
同趙都運夜登水月閣
戲馬臺　　留城

淮陰　漂母
先春草堂漫興　立秋日過清江道院
送劉子易郎中通州督儲
贈楊生珍（生潛江人）　燕山春雪
吴明卿五月五日生子　廣州即事
與友人夜飲醉書　黄香堡（大盜所據余始招降之）
肇慶道中　射畢觀德堂獨坐
惠陽歲暮書懷
園亭雜詠　岔道
白登　捶箭嶺謁宋楊練使祠
馬營　獨石
開平道中獵　三月三日龍門對雪

簷雀　晚霽
簡榆浦崔中丞　已卯仲春同李司空鄭司
馬楊總戎過定國徐公西亭看花
庚辰孟冬十三日徐公上宅看菊
病中述懷　陳春宇學士枉顧賦贈
初有白治之命　至白治
學圃亭　望西峰寺雨不果遊
遇雨小憇龍岩寺（寺荒甚）　安慶遇雪
遊西峰寺　雪中獨過雪堂
小孤山
蘄春江上晚望　守風富池舟中獨酌
黄參政召飲柳州亭

舟次閒詠　横山莊居孫氏叔姪相過
客談　酬吴邑侯（丙辰歲）
回峰寺　山中贈但邦卿
同但庶伯昆玉西林寺小飲
山行　山莊泛舟夜歸
前峰李丈再顧山莊賦謝
江上贈耿都閫　春日登魚岳山
送陳紹文之任廣平
送張少府還郡　送楊先生令石泉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驚秋　登銅官山南隱菴小憇

輓徐封君　送吴惟遠出守思南
遊茅山　寄吴惟德尚賓
同方少府龔推官飲甘露寺
秋夜泊毘陵　別宜興
天寧寺寄李元素同年
赴寧津別京師舊遊
宿彌陀寺　新鶯
秋懷　客思
至日天津道中述懷
過靖海弔李端真（先生教諭靖海）
上巳日過衡水　過天津
園成　倚樓

歸燕次郝廣文韻　渡古黃河
宿泊頭禪寺　曉發連窩驛
寄寄亭　雪中同周水部觀漁西池
鉢池山 武皇南征漁清江浦即此
秋日河上　泛湖
吳峻伯會飲寄寄亭留詩為別次韻奉答
丙辰九日妙高臺同諸公登高 余受代將歸
再遊鉢池山次周水部韻
留別曹刑部周水部湯戶部
濯金亭餞余子士禮雨不得往遂與酌齋中雨
止而別　積雨
聚樂堂燕坐　西園晚步

山行　十月九日濯金亭同九弟
登眺　太白樓
歌風臺　望匡廬
晚泊黃州望赤壁　道士洑
再阻雪　淇上遇謝茂秦
吳門感賦 時經亂之後　陳都運招飲南川樓
彭城　長葛訪半隱園不得
大隱樓　閒居
九日鳳凰山登高 己酉歲　江上春懷
江上晚秋
萬壽節感賦 乙丑　戊辰暮春過靜寶禪房同
陳德韶德章余子厚兄弟花前小酌 時將北上

懶狗祖師　訪李左史端履
問田東郭過程伯章莊居不遇却寄
秋日東莊觀刈稻諸子携酒來飲夜歸
東莊經始　獨遊
九月二十九日莊居偶成
聞名命後宿東莊　燃犀亭
歲盡　答劉刑部子成
秋夜過吳明卿宅遇謝茂秦
送陳郎中督餉蘭州
贈謝茂秦　送翁主事使蘇州
送蘇推官之順慶兼訊保寧王太守子明
寄張子用入蜀　送曹僉憲赴成都

送劉郎中謝病還山

卷之六

七言律詩

漫成　會翁開府晞登有贈
送石屏李州守致仕
野宿　山行
處臺書懷　徙舍
甲子立春日過德慶 癸亥亦以立春日過此　過吳尚書宅
蒼梧　發兵後西亭獨步
舟夜聽角
班師　通衢道中
飛來寺登牛雲亭　觀音巖

東洲驛感賦甲子五月余平薮兵於此
登五羊驛　劉仁山僉憲以詩贈行奉答
乙丑初度時行次南安　大中丞上谷環洲吴公雲
中松崖申公會宴陽和喜而有賦
聞俞虛江都督庭前試馬寄贈
緋桃二詠　送松崖申中丞還廣平
送李景達南歸　得吴明卿汴中書有懷
陽和中秋　鄭中丞出塞還邀宴於閱
武堂夜中別去賦贈
九日同賈憲副計職方陽和臺登高
温泉同大叅賈君僕卿楊君燕集
白登　游敬朴薄觀京邑兼視吾

兕錦衣　白杏花
擬愛妾換馬　戶部王尚書謝病還陽城
寄贈　立夏日大雪
哭端九弟　出塞十首
畵扇　題蘭竹便面
五月五日席上詠芍藥花
畵蘭　送楊憲使入蜀
九日寄鄭範谿崔榆浦二中丞
至日即事　辭朝
居庸　陽和城樓同廖憲副登燕
秋日園亭登覽　亭上
九日買菊數株客居獨賞

書省壁　月夜同劉叅將登獨石臺
自龍門所出塞外六十里至滴水崖入
贈王生往雲中寄秦憲使
風雨遣悶　立秋日書懷
馬元戎出塞得勝國時淮西按察使楊公墓碑
印以見遺賦謝　應州登塔
西安驛時新被虜　二月朔出居庸偶書甲戌歲
元旦書懷　元日登陽和城北臺遂謁
元帝祠　九日安邊樓登高
酬部郎中和九日諸韻
重過蔚州署中買菊猶茂感賦
飲至大閱書院次督府吴公韻

鎮海樓燕諸大夫次督府吴公韻
發惠陽
卷之七
七言律詩
丁丑六月十二日偕鄭中丞郭元戎賈按察韓
兵憲賈郎中出塞燕晾馬臺
草橋泛舟　贈鑑川王少保
李司空曾少司馬楊章武會燕陳戚畹海甸莊居
清三慎三慎八諸弟南還賦此以別因憶端九弟
送俞虛江都督致仕還閩
王河新柳　得蓮池陳兄書寄謝
次王太保草橋泛舟之韵

晴川楊尚書貽雙桂賦謝
小有園　耕籍禮成
自公堂種竹　懷川樓吳叅政明卿
歸懷　次潞河留別楊魏村
出都亭謾成　五日舟中
予去清江二十有六年矣辛巳六月請告南還
得再過馬鴻川許君真菴侯君邀飲大觀樓
感今思昔情興惘然因賦一詩以識歲月
過邗溝　過邵伯湖
中丞賈公自雲中遠辱惠翰短章奉酬
春日屋西登眺用李大崖先生韻
風雨遣悶　寄李虛谷

游敬朴送東栽　寄大厓泰上人
春夜　春日喜蕭廣文枉過
寄任訒齋　李覺吾以詩見懷次韻酬
之　出郭
春日同勉菴叔暨諸昆季登人家山
謝少叅舟過魚山見懷以詩次韻奉答
贈李山人　大隱樓成志喜
過蒲圻飲松屏謝司徒宅
小价至自金陵得吳明卿大叅書却寄
憂旱　紫薇亭即景二律
古岳麓以詩来訊依韻奉答
陽羨茶泉　畫谿花浪

周侯古祠　張公福地
國山僧寺　落花
壬申初度陳德韶以詩寄壽因次其韻
舟曉時聞海上鼓音　江行阻雪
蔚鎮　舟中閒眺
無題　西城次辟閭韻
落葉　赤壁山
敬亭山　望醫無閭山
惠山　粤王臺
疊嶂樓　戰後登南海神祠
海珠寺　十月十三日得吳大叅明
卿書喜而有寄　送黃邑侯還龍川

九日風雨登樓小飲
金雞草堂石亭登眺

卷之八

五言排律

魯潭贈李君寵　送楊子畏僉憲之榆林
七星巖　五日所折芍藥置瓶中經
四旬不凋因賦十四韻
寄保定太守趙子樂四十四韻
元日立春　紫薇亭牡丹新開
曉駐永濟寺

五言絕句

春思　洞陽別墅用顧洞陽韻

畫　粵中謠
白鶴峰　對酒
宿尋鐘寺　題四時佳興畫冊
蘭　少宰姚學士以幾時杯重
把昨夜月同行為韻賦詩送範谿鄭司馬總
督因次其韻　癸未子月于行自汀師橋
至獅子橋而返情景佳處輒詠數言以紀行
跡云　過苦竹泳驛
宿寶江驛　粵南四時歌
乙丑三月朔陳少恭翁僉憲約遊白鶴峰余以
肩輿先至二公連舟風不能進作此嘲之
感述　途次偶成

卷之九

七言絕句

古意　瀟湘夜雨
山市晴嵐　南征歌
賈客謠　擬宮詞
秋郊寓目　清江棹歌
琵琶亭　登寶石山望錢塘江潮
會仙吟　山行
梅關駐望　飛來寺
南山擁翠　東港拖藍
赤壁烟霞　銅磬漁歌
人豪遺址　同陳大恭翁僉憲斗南書
院賞菊　東征凱歌
題邵郎中雜畫小景冊
山園見梅　曾確菴司馬總憲南臺爰
賦短篇用申別緒
再贈雷都督　西亭歌
庚辰八月己未夜夢遊山寺一老僧持卷乞詩
且云已有六章願得二章以足八章之數為
書二絕覺而記之
送傳道人還武夷　病目閒吟
題鄭範谿中丞雜畫小景
松江　溪行雜詠
夜泊閶門　吳惟德遠惠燈酒其僕覆

酒於道戲作二絕
碧波亭阻雨　紅菊
秋水　賈客詞
保安公館栢樹　郭外同馬元帥閱望
渡桑乾　塞上對月
種菊　天城曉發
上谷道中　大閱歌
出張家口塞　過雞鳴山
宿懷隆　鄆亭
泊頭小寺　過吳興
岳墳　孤山放鶴亭
蘇堤　孤山

汎襄江　峴山
太行道中　秋日閑吟
乞菊　竹閣吟
午夢
贈曾元谷　龍門山中聞杜鵑
卷之十
騷
望醉翁亭懷文忠公
頌
瑞穀頌并序
碑文
晾馬臺碑　北虜款貢碑

序
痛定錄序　九日城樓登眺詩序
賀林典史部獎序　傳燈纂語序
引
暮雲春樹引
記
新建撫賞廠記　新建陽和夷館記
陽和臺記　觀節堂記
大隱樓記　先春草堂記
竹西書屋記　道記
宜興縣知縣題名記
重修栖鶴亭記　寧國府重建高齋記
卷之十一
議
宣府戰守議　修復北路内塞議
辯
紂釋西伯辯　魯用天子禮樂辯
書
上内閣張太岳書　與戶部尚書王疎菴書
與陳軍門論虜情書
復内閣李公論邊墩火器書
與張閣老論入衛兵馬書
與張閣老論虜情書
與工部謝侍郎論邊事書

與王軍門論降夷書二首
卷之十二
書
與王軍門論黃台吉書
與戶部王尚書論糴買書
與内閣高張論虜情書六首
與内閣兵部論虜情書
與陳巡按論虜情書
與大同巡按申松巖論邊墻書
與兵部尚書譚二華論解生書
上内閣張太岳論虜情書
上内閣張太岳論邊事書

卷之十三
書
與戶部王尚書論查盤書 二首
與甘肅巡撫廖春泉論馬价書
與刑部尚書王西石論宥逆黨書
與兵部尚書譚二華論十三家外邊工書
與兵科蔡龍陽論貢市夷馬書
與宣府巡撫吳環洲論處市馬書
上內閣張太岳論處馬市書
上內閣張太岳論鐵鍋書
與山西巡撫崔榆浦論板升事情書
上內閣張太岳論虜人設衛所書

與大同巡撫鄭範溪論邊牆書
上內閣張太岳呂豫所論邊事書
上內閣張大岳本兵譚二華論山西移鎮書
上內閣張太岳論西虜事書
與兵部譚二華論劉國書
與山西巡撫沈對泉論移鎮書
與虛江俞總兵論車戰書
與大同巡撫鄭範溪論修民堡書
上內閣張太岳論西鎮虜情書
卷之十四
啟
遼東謝諸閣老啟　上內閣李高二老啟
復山西巡撫賀文南啟　復鎮撫按冬至啟
復鎮撫按端陽啟
上內閣張太翁壽啟
上內閣張太岳壽啟
又上內閣張太岳壽啟
祭文
祭周主事文　祭華郎中同年文
祭謝氏妹五娘子
卷之十五
雜著
秦趙澠池之會　轅門記談 七則
瑣言　湯姬傳

卷之十六
雜著
書平惠州花賊事　書平長樂葉賊事
雲中處降錄
卷之十七
附錄
明史本傳
金湖方公生祠碑　金湖方公行述
御史張濤等請謚公揭　請祭葬贈廕謚疏
賈應元塞上十詞并序
附嘉魚縣義官方宸死盜述
贈少保兵部尚書方孟錠行略

大隱樓集卷之一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賦

椶拂賦

睠南土之遐逖兮產嘉樹之葳蕤麗纖縠之繽紛兮燦沃若以蔽芾鍾炎德之純懿兮卷獨異夫衆卉成華拂之猗旎兮識良工之精理龍髯秩其嫋娜兮鳳毛偏而⿱髟疑⿱髟疑紈扇虛其圓潔兮抑又憎夫玉麈之誨侈託舟車以為乘兮載歷涉乎萬里經都邑之綺靡兮厭羣情之諂訛思美人而遠貽兮珍彤管之有煒慍蚤虻之噂喈兮藉指揮之能事瞻廣庭之閒寂兮披文軒之素几充

提攜於左右兮奉周旋而孔邇蒙君子之光盼兮抱一德以終始願時邁而無違兮保歲寒之高軌亂曰柔加抑讓懷明德兮與時偕行進退則兮式過青蠅遠詭慝兮辟攘污垢蹈芳潔兮贊此咏歌如金石兮嫓美如意永無斁兮

畫角賦

萬竅噫于大塊兮太和鼓于人心粤兼總于一氣兮肆協比乎八音繫維茲之畫角兮疇肇錫此嘉名竊餘音于韶頀兮倣遺軌于咸英效伶倫而截管希滑延以施簧應八風而不爽順五氣以成章流徵閒羽移宮度商殊鳴球之戛擊匪鐘鼓之鏜鍠嗚嗚兮軋軋喔喔兮嚶嚶悲迴風兮斷續哀永夜兮淒清乃若茫茫鴈塞莽莽

龍庭三軍獨壘千嶂孤城白日沉兮昧谷暗皓月升兮瀚海澄衡枚野宿兮旌旗捲影登陴固守兮刁斗停聲或倚樓而三弄或按節而一鳴風颼颼兮夜未艾天宵宵兮日未生荒雞聞而響應旅鴈起而羣征夢斷元戎之幔魂銷壯士之營霜氣凝兮錦裘纈星光閃兮寶刀掣關山隔兮音書絕戰鬪苦兮冦未滅臨風兮抱月餐氷兮卧雪淚盈睫兮半成血髮衝冠兮皆欲裂怨莫怨兮腸九迴悲莫悲兮氣屢結别有空閨嫠婦遠地羇臣含情無語懷忠莫申燈熒熒兮照影室耿耿兮傷神褰帷攲耳欹枕嬰情思藁砧而不反賦懷沙而靡聽恨經年兮離别惜往日兮屏營歎芳華之易謝感嘉會之難并梅花落兮歲云晚楊柳折兮春復零信良工之妙理

異俗樂之淫哇單音奏而有斐羣聽寂而無譁遂使桓伊儷指于長笛文姬廢柏于胡笳湘靈斷絃于錦瑟明妃斂撥于琵琶寄幽懷兮一喻發高韻于天涯

黃楊賦

樗野散人遊於章貢之濵憩於水西之亭厥有叢木孤植于庭蒼枝樛錯碧葉繽紛團如翠蓋蔚若青林顧謂童子此木何名童子曰噫余冲罔知命物未詳聞諸父老厥稱黃楊材質堅細可為圖章琢磨雕刻玉石同光其為性也終歲所息僅逾毫芒閏餘之歲反縮弗長故諺有之閏厄黃楊君胡未達而詢之詳野人悵然俛而思仰而歎曰有是哉造化小兒其以是戲邪夫長之難則然矣閏而縮何故哉將造化者之欲神其用也胡不

於梗楠杞梓蒲葦榆柳之皆然而顧勞其機於斯一木之微也夫一氣紛擾萬有不齊或遲而速欲速或遲物各值於所遭有非司命之所能移矧夫干霄巨木匠石斯戕穀桑夙拱謂之不祥既忘情於速化又何憾乎黃楊

樂府

氣出唱

天地生萬物一氣如陶鈞雲行而雨施四海皆陽春陽春無私萬物熙胡我不樂多憂思胸臆壹塞君豈知不彈綠綺琴白頭不堪吟不誦靈均辭懷沙傷人心請為氣出唱唱出意何深

精列

秋風生洞房寒氣日夜侵懐人不能寐感此精列吟機杼良獨勞寒衣猶未成一吟雙淚下再吟百憂并高堂有姑身已老征人夢遠關山道聽此令人欲斷腸殷勤莫近征夫牀

江南

儂行江南道為愛江南好五月不熱蓮花開蘭舟桂檝采蓮來蓮花艷艷葉田田花裏相逢記去年去年花復紅去年人不同迴船罷槳莫匆匆江南歲晚多秋風

度關山

度關山關山萬里路行難朔風吹雪晝漫漫賀蘭山杳杳黃河水潺潺故園春老夢闌珊音書不見鴈飛還征衣濕透淚汍瀾度關山摧肺肝

東光

朝日初出升扶桑乾坤萬里同輝光金門玉關何煌煌重瞳聖人坐明堂八伯稽首和天章和天章聲洋洋黎民時雍歌舞鳳翔太和流行生禎祥

十五

太陰出東溟清光何皎潔值此三五夕風露浩澄澈瓊樓玉宇光陸離美人侑酒歌重輝管絃嘈嘈夜遲遲千秋萬歲願無違

覲歌

江漢滔滔朝宗于海脩我侯度敬慎靡怠皇皇大君穆穆德容照臨下土日月其同一二臣衛壤莫是贄再拜稽首其儀不忒其儀不忒式是耿光明明天子萬壽無

疆

對酒

君明臣良天下太平君明臣良天下太平野老謳歌帝力難名帝力難名樂此歲康況有甘酒花下徜徉既醉且歌起舞踉蹌山妻稚子怡怡奉觴人生百年內好醜亦何常但願歲歲花前對酒歌明良

鷄鳴

滄海日未升鷄聲何喔喔田父中夜起三星爛明燭男能耕女能織早起辛勤戒偃息輸租莫待吏到門厨有飽飯衣有襦鷄既鳴夜向晨勿謂惡聲君不聞

烏生

烏生子在南山維石巖巖爾巢爾安朝哺雛暮哺母子

母相依時八九秦人之子來何許金丸一發雙翼摧墮落巖谷迷東西中夜哀鳴風露淒淒鹿在林肉為脯魚在淵羅網罟嗟嗟烏生亦何苦

平陵東

王頸蝤角折金臺鵰目張桓桓丞相子起兵來東方吾族不可顧漢恩不可忘天心未助順兵敗身亦亡英風動宇宙青史有餘光悲哉平陵歌千載令人傷

東門

出自東門路阻且紆我心孔悲我行踟躕我有嘉謀君不我庸我有好仇君不我同我行日遠君心日綏邦之杌矣維君之瘖維君之瘖不可奈何君之聽之東門之歌

陌上桑

陌上桑何青青閨中蠶飢采之筐未盈使君從南來車馬若流星停車周道傍遣吏三致辭感君殷勤意羅敷不是路人妻夫壻侍中郎潭潭府中居結髮共偕老永矢心不渝陌上桑可枯妾身不可汙願迴使君車莫使邯鄲兒笑殺使君愚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窟深水更寒側身攀絲韁矯首望長安長安不可見胡塵暗重關重關迢迢玉門隔漢月流光關外白古來征戰幾人還腸斷天涯空歎息君不見城邊沙草浩漫漫白骨稜稜草間積

上之回

上之回祀汾陰皇衷淵默厭天心瑶壇樂奏鈞天音祥禧永錫無氛祲

上之回朝明堂百辟濟濟承珪璋四門穆穆頌聲颺天子萬年壽無疆

上之回居深宮龍旂玉輅飄春風萬姓鼓舞途路中吾皇樂與萬方同

胡笳十八拍

天王有道兮守四夷殊方來貢兮歲無違狼烽息滅兮塵沙不飛韜戈卷甲兮朝田暮畦歌聲欲發兮胡笳吹一拍初舉兮樂雍熙

日融融兮塞草芳風習習兮吹衣裳邊頭女兒試新粧十年不見胡塵揚朔方土寒無蠶桑拾青踏翠嬌艷陽

笳再拍兮美無央風前淖約兮羅綺香

陽和臺上東風早杏花榆莢村村好村中酒熟尨頭春陌上行人能醉倒花間笑語多野無鳴鏑兮人無負戈悠悠三拍兮謡且歌

登高臺兮望大荒長城如虹兮界殊方番兒歡呼兮驅馬與羊交關入市兮濟濟蹌蹌白日皎皎兮浮雲黃風前軋軋兮四拍張雲中上谷兮古戰場游魂怨血兮天茫茫大明有道兮如虞唐呼韓稽顙兮稱來王干戈載戢兮弓矢斯藏冰雪消鑠兮雨露瀼瀼禾黍盈野兮我理我疆五拍張絃兮頌聲洋洋

笳聲欲歇六拍催塞垣秋草鴈南迴鄉書欲達意遲徊關山萬里無兵災城南少婦歌莫哀歲云暮矣當歸來

明月初出兮青海頭寒光夜夜兮臨高樓管絃嘈嘈兮燈彩流大呼六博兮揮瓊骰十年空爾兮覓封侯七拍無聲兮彈吳鈎

錦衣俠客遠服賈歲歲邊庭市胡虜時向高樓買笑歌囊裏青蚨散如土醉來忘却是他鄉不知帝力吾何有美人羅舞兮小垂手八拍將闌兮寂無語

榆葉黃兮霜氣清元戎曜武兮開連營長笛短簫兮相間鳴健兒馬上兮意縱橫龍鞞虎鋹兮蛛網縈伊吾何處兮雲冥冥三關此日兮歌昇平君聽九拍兮胡笳聲

天清晛晚人如蟻爭看胡姬來入市身騎騕褭馬如龍布姑蒙茸錦貼裏平沙深夜兮月如霜胡歌如泣兮復如傷十拍終兮幽怨長千年遺恨兮青塚傍

秋風颯颯兮秋雨晴黃雲冉冉兮郊野橫刀斗不聞兮鷄犬鳴萬戶欣欣兮歲有成十有一拍兮何泠泠龍城日落兮山崢嶸

塲圃既滌天雨霜邊人歲暮愁無裳平明出獵陰山傍彎弧射殺雙白狼衣皮食肉樂無疆沙塵不驚白草長拍聲十二兮翻胡腔絕勝梅花落楚江

胡天八月即飛雪單于遠遁陰山北夜看獵火照平原曉持雙鹿獻轅門聖朝恩澤何深厚單于為祝天王壽十三拍兮鼓吹希三軍拜舞兮歌裳衣

威寧瀰瀰兮草離離驪黃如雲兮騁殊姿虎皮文鞍兮錦障泥琱弧嚆矢兮光陸離獻之明堂兮列天墀惟德之致兮皇心允怡渥洼大宛兮誇神奇勞師萬里兮將奚為十有四拍兮音和諧漢庭空歌兮天馬來

七十老翁兮歌康莊家住鴈門兮鬢如霜一身幸全兮戎馬鄉于今喜見兮胡兒降兵氣永銷兮日月光婦子相保兮饔糟糠十有五拍兮調轉長仰視浮雲兮隨風翔

雲旌羽斾兮合復開將軍出獵兮青海隈萬人歡呼兮鼓喧豗飛箭劈雲兮雙鵰摧胡兒馬前兮喜且駭漢家飛將兮今復來草中割鮮兮傾酪醅凱歌齊唱兮將軍回十有六拍兮音徘徊從軍之樂兮樂無涯

山河萬里兮兩界分車書一統兮天朝尊九關寧謐兮息妖氛生靈允賴兮壽域臻胡笳疊奏兮音調新十有七拍兮四海春

十有八拍兮曲已終堯天舜日兮今古同九夷八蠻兮梯航通除兇雪耻兮難為功陳太史兮銘昂鍾千秋萬歲兮垂無窮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四言詩

顯命頌成功也為大夫陳惟舉作

於皇聖明奄有萬方祗適虞夏成賦中邦任土作貢厥有經常無遠伊邇恵保無疆

厥賦維何曰維斥鹵允澤攸鍾為利斯溥維皇順天裁成相輔俾民有恒國用斯取

誕彼巴蜀至于滇南厥土奧衍介彼戎蠻鑿井淵淵厥流潭潭梧克貪暴民力瘁癉

維皇西顧曰維民痛乃咨相臣乃名司徒慎簡乃屬往

釐其逋宣曰聚斂維民之舒

彼美陳侯服采之英有猷有為令德之行簡命是膺夆夜以興駕彼四牡薄言南征

岷山峨峨洱海洋洋陳侯于邁四牡孔良載馳載驅夙夜靡遑宣昭令德不柔不剛

陳侯涖止西人是迎陳侯至止西人是寧匪爾利是爭匪爾力是刑維國用是經維爾害是攖

睠茲南服寔維利源人之罔極厥維罪垣如彼焚溺是撲是援攘除奸蠹美利斯蕃

美利蕃止陳侯歸止言歸于京敷奏于庭徽猷允宣恵言底行帝曰休茲維司農卿

帝休如之何顯命孔錫侯拜稽首匪臣之力維天子之德維皇受命永清四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於戲休茲允維臣則

顯命十章九章章八句一章十一句

受命紀戎績也為大司馬張公作

於皇聖明受命配天誕育萬方于萬斯年穆穆諸夏從乂靡愆爰及蠻貊罔有弗宣

蠢爾島夷越在南紀恃險弗茹為鼠為兕訓迪不率軼我疆鄙皇赫斯怒爰整其旅

整旅揚揚伐鼓逢逢有虔秉鉞時維我公維公令德克慎克恭克壯其猷以奏膚功

厥功允成帝心以寧有命自天來自于京維茲百粤邦之南土民之多辟匪今伊古

天池湯湯五嶺茫茫矧是島夷肆侮跳梁亦有頑民弗率弗臧欲攘矯虔與夷偕行

維帝南顧永念弗率疇咨徂征靖彼反側維公懋德厥有成績簡在帝心顯命孔錫允文允武式是南國

維公受命弗遑寧處自秋徂冬陳師鞠旅于彼蒼梧至于循只我武維揚赫赫几几

三軍既戒百蠻震驚執訊獲醜匪矜匪爭凶頑是除羣黎是寧罔有逸德海邦克清

海邦其清百室其寧誕彼耄倪壺漿以迎我有子孫維公斯生我有田疇維公斯耕

周道其紆建旄設旟維公其歸虎旅前驅公曰歸只于彼蒼梧曰公歸只于彼帝都

公歸帝都玉珮瓊琚左右帝躬秉衡執樞式敷明德萬
邦允孚豈曰即功維兹海隅
受命十一章一章十句十章章八句
五言古詩
謁陵 甲寅春
群山亘坤陸峻極凌天中嶕嶢墮飛鳥蜿蜒驚游龍扶
輿萃清淑大塊凝洪濛雲開屏障迥日照丹青濃瓊樓
俯碧嶂玉殿臨丹峰寂寞鼎湖馭悽惻橋山弓祾祀走
百辟祇肅來群公駿奔竭臣情燕翼凝皇衷神光燭洞
戶佳氣浮城封聖圖啟萬禩天壽極無終咸陽與金粟
謾爾誇龍蓯
賦得仲宣樓送張伯端編脩請告還江陵

東都有高士避地來南荊時登江上樓悲嘯望舊京中
原萬里隔雲樹空青冥落日生苦顏感極還自驚作賦
抒幽素乃垂千載名君行反初服勝跡多所經振衣凌
層軒慨然念前英遠覽窮宇宙深居寡將迎賞心既愉
悅允愜滄洲清懷古發高調為寄瓊瑤聲
送劉職方之南京
憶昔金陵遊頻登鳳凰臺鳳凰去已久臺空翳荒萊秦
淮逝悠悠鍾阜高崔嵬鬱鬱蓬萊宮五雲漏不開鳴鳥
西北飛流音相喧豗美人靈鳳雛文章耀三台翩然秉
長風覽德今當來春華敷梧桐竹實爛如苔我欲往遺
之江流苦沿洄願言贈此辭用慰平生懷
報國寺與吳明卿話別

君子遠行邁怵然傷我心相送春明門日夕過禪林是
時仲夏交溽暑攖煩襟兀坐展言笑暫息雙樹陰羊城
瘴霧繁鴈塞愁雲深行行各萬里瞻泞思難任璞玉無
浮彩大雅多希音良工既鮮遇子期不可尋志士操苦
調達人肆高吟范范宇宙間萬有殊升沉委順隨所遣
氷炭胡能侵願言慎所之有酒還自斟歲暮當歸來采
芝楚山岑
送謝郎中守臨江
春風吹楊花飄落散如雪客心悲芳時況復遠離別與
君共朝參倏忽歲屢閱同心契金蘭高誼薄雲月君子
服寵命熊軒擁雙節翩然大江南嘉郡雄楚粵雖慰平
生懷奈此離緒結執手遠送將初日照行色君行過閭

里桑梓脩展謁悠然念吾廬其如久睽隔為問山中人
桃花幾開歇
感懷
赤日下西山餘光射窗戶獨坐增永歎良時倏焉暮胡
為走天涯毋乃饑寒故昔人愧溫飽衡門樂真素行矣
歸去來迷途莫終誤
出郭遇雨
浮雲蔽層空微雨灑平陸蒼茫煙景暮蕭颯風氣肅豐
草萋以腓茂樹蔚仍綠撫景惜時邁感物知化速北門
歎昔賢南山懷舊服長爾恨羈旅何由反邦族
九日王參軍宅燕集
端居感時序佳節競追逐張宴集嘉賓高會列華屋徵

歌盡遠梁妙舞驚鴻鵠微談極幽窅雅興轉清淑宇宙
浩無窮陰晴固難卜所希常道泰兹會與時屬

凉風

高柳夾廣途豐草被修渚涼風生遠天倏然滌煩暑賞
心既愉悦幽意自容與扣舷歌滄浪莞爾和漁父欣此
物外情悠悠忘羇旅

河水

河水清且漣東遊日悠悠客心思遠道行役何能休元
蟬號木末蟋蟀吟沙頭懷哉此何時颯然天宇秋風氣
漸凄薄大火已西流衆芳委揺落時邁不可留端居百
感集歎息此蜉蝣

閱耕 淮浦有田數頃

寒風凄平原白露沾叢薄夙駕從田父載耜向南郭宿
莽勤剪除荒疇肆經度秋深天宇浄騁望極寥廓登高
發孤嘯悠然和扣角誰云四體疲愛此群居索余生免
負擔雅志在邱壑信美非吾土庶用資蔡萑詠言意已
勤愧彼伐檀作

贈萬總兵謝病還江東

元戎起南服仗鉞來淮陽談笑坐玉帳風雲動四方桓
桓馳先聲妖氛掃穹蒼功成不自居拂衣還舊疆
舊疆何迢迢遠在滄海濱鯨鯢鼓洪濤白晝腥風昏連
營有長弩欲射萬里雲之子不在馭組練徒紛紛
紛紛将何成江海日蕭索艱難不自保天心詎能度驅
馬臨長途浩浩雲水白歲暮愴離懷佇立空歎息
歎息意已勤元陰蔽南陸霜露凄以繁日短客慮促白
駒駕言邁騤騤向空谷言念不可留勞歌亂心曲

觀漁

江浦春欲來暄風破初凍方池暖更多泌沸清波湧漁
師理煙艇舉網凌澒洞汎汎出淵盤錦鱗歘飛動物情
各有適悠然念抅縱大化涵渾淪生成極殊種竭澤豈
余心臨流目長送

射

雪消風日暄天浄川原敞端居恥無營彎弧集吾黨勢
加飛鳥外氣遏行雲上侯抗蒼茫開的破青冥響書生
非燕頷壯志懷虚想天山大荒北胡塵暗穹壤安得十
萬師為君横掃蕩功成拂衣去笑謝封侯賞

途次暮春

高柳暗周道飛花散晴雪勞勞風塵裏馳車無停轍晨
興沐清露宵征載新月惻愴心靡夷惜此芳時歇

述懐

繁星麗高天燦燦各有行人生大塊中流轉安可常驚
飆吹游雲飄散忽四方登高騁遐望神州浩茫茫秉堅
策肥駟歷覽周八荒長揖廣成子萬里同翱翔安能自
跼蹐徒爾抱悲傷
冥鴻入寥廓弋者徒與思曾以志士流而乃自困為得
失固有命聖賢其能違駕此俗士車慼慼将安之胡不
飲美酒高歌衡門詩秋山薇蕨長可以充吾饑

詠陶潛

南州有高士放達稱陶翁少仕不求顯老入廬山中超
然謝世網沉酣混愚蒙衰褐或不繼饔飧亦屢空怡然
意自如妻子無慍容時復吟新詩雅義追國風寥寥千
載下疇能踐幽踪

使淮留別京師舊遊

銜命發京邑揚帆涉廣川朋儔重遠別尊俎羅芳筵歡
言意方愜感念心凄然暑雨曉初霽雲樹紛相妍行役
豈不勞悲歌愧獨賢懷哉千里道敉好矢弗諼

泊蓮窩驛懷胡少府擇

飛雨海上来蒼茫四郊暗遊子念前途維舟傍絕岸睇
然思往轍臨流發永歎佳人不在茲晤言阻歡宴嗟此
行跡乖天長波漫漫世運轉艱虞榮名沓相絆深衷諒

自許沓志經多難勞歌思杳然秋雲暮零亂

閒居雜興

時至物候變化蟲揭枯莖頹脫成蜚蟬仰吸風露清長
鳴振喬林高韻希琴笙下視糞壤中豈復知往形人生
貴能變擇善以自鳴勿為紛濁污徒使微物輕

孟夏氣已達草木滋且濃濯濯華林中亦有憔悴叢一
氣諒匪私栽培豈殊功紛擾自萬變不齊見神功命也
可奈何委蛇待其終

朝行南山麓羣卉競芳鮮小大紛孃娜美影春風前顏
色豈不華未為時所妍秋氣動巖阿淪落歸道邊託質
恨非固豈復暇自憐我願植其實謝此衆嬋娟

水漲江漢同茫茫俱宗海乗此一葦微中流忽顛沛嗟
非萬斛舵欲與長風會四顧無津涯顏色忽喪敗胡不
行高原望洋空自悔

仙人操赤刀默默中林坐驅役虎與豹左右無不可樵
夫一以見心神喜欲墮秉閒竊持之指揮紛屢挫群虎
怒相搏軀命委蓁莝嗟哉昧至理復用為身禍

西施出吳宮含笑弄殊態既悅君王心復使群情快無
鹽企嬌寵顰眉過通闤市兒競掩目恬不知自怪吁嗟
非至顏何能得真愛

黃帝張雲門于彼洞庭野聲容感萬象鳳麟飛舞下悠
悠五千載天地久喑啞平湖渀無涯波濤日奔瀉湘靈
不可招誰是知音者

天人曳瓊琚盤辟玉皇宮羣仙共翱翔威儀何雍雍遺

跡去莫攀青黃萬目盲韋服日炫燿奇詭不可宗安得
伯意氏一還純古風

太微懸法象聖人制天刑昏棼既以息萬古稱其平獰
獰者誰子峻急羅碪鍘敝踊貴齊市赭衣盈秦庭民命
真可惜吾亦愛其生一體有至理得情重哀矜

燧人始火食咼鴉資餌膳民用無夭折萬物遭煎燔養
生孰云非饕餮亦以饒酒池與肉林末流逐波翻所以
楚夫人割鮮不肯餐

結繩世已遠六書亦復訛史籀且陳跡程李安足多奈
何道益衰羣兒美娥婀龍蛇矜巧妙豈識古意差舜禹
不復作三復石鼓歌

爍爍六經文日星麗璇璣昭光燭下土萬古恒如斯區

區諸子流箋註蟲魚微大義日已乖多言轉支離遺編
東高閣岐路紛追隨

軒轅裂車輪萬古啟馳道回旋貫六合馳騁同所造自
從春秋来荆榛久蕪茀芟薙勤諸公六經總輿導孰云
七聖迷而以千載諱

悼亡

我有一端綺燦燦雲錦章奇文巧盤結中有雙鳳凰天
孫夬幷刀一破東西翔誰能復合此零亂絲空長

東軒

初月墮西嶺餘光照東軒夜久羣動息中庭霜氣繁悠
然起遐想邈爾忘世喧安得同心者相從一晤言

山中秋興

山中秋欲盡寂寂生暮寒霜露氣始凝草樹日以殘撫
景發高興卭園任盤桓仰視天宇清擊節歌考槃此意
誰與會歸禽滿林端

三載歸節鉞躬耕来東山雖非負良郭聊足供盤飧荷
擔輸井税寧辭辛與艱歲晚得優游鄰里多歡顏緬思
鄭子真風流或可攀

露重蓼花白風高榆葉黄感此物候變日夜憂思長洪
流泛七澤波濤浩茫茫民生信多艱及兹轉徬徨孰云
江湖遠懷哉詎能忘

依依松竹間惻惻情思多美人在天末奈此風露何豈
無雲錦裳欲遺隔江河雲間雙飛鴻高翥不我過佇立
日云夕蒼山鬱嵯峨

散步登高岡暮色侵人衣荷笠者誰子呼牛涉前溪相
見意踟躕欲語還歔欷力田誠已疲農家恒苦饑珍重
此烏犢留以供春菑

輕雯翳遥空落日燿黄金湖水淨沉璧連山紫翠深行
行歷青林水鶴多清音欣此農務畢曠然獨遠尋來往
征途中伊誰稱素心

秋燕

涼風動廣野寒氣日夜生翩翩振修翼高翥凌雲征華
屋如崇阿危巢麗雕甍拮据良獨勞永用資生成一朝
舍之去戀戀群飛鳴豈無舊主懷惻愴中自攖寒暑信
天運来往皆無情吾今順所適悠悠復何營

南鴈

白露下龍沙塞草淒以黄瀚海風力勁群呼競南翔天
路豈不勞奈此氷雪鄉洞庭與彭蠡蕩浩浮朱方飛飛
洲渚間神運機亦忘時運有代謝居處安可常消息有
至理孰云狥稻粱

留鶴鹿

卓犖青田姿不與凡鳥儔翩躚來紫塞三年共夷猶長
鳴警宵露屡舞當清秋寒風起邊樹惻惻生離愁我行
有程期命駕趨皇州豈無雙文軒載爾隨前輈去住各
有懷于義爾當留臨風鼓修翼徘徊遵道周深衷蘊素
臆欲訴知無由珍重繒繳場毋為稻粱謀

野性本難馴何事自羇束家此豢養恩遂爾忘林麓呦
呦走堂下雙鶴伴清淑高榆蔭廣庭恬卧見攸伏時時

顧群侶食苹喜相逐去去空爾畱棄置憐幽獨世途多
機穽慎勿妄抵觸我本山中人遭時困朱紱長林與豐
草於爾頗同欲

立冬前一日太宰王公枉顧花下小酌

秋色忽云暮黃花尚盈枝山公命高駕念此歲寒期歡
然酌尊酒談笑無猒時官舍何寂寥中厨薦霜葵知君
愛寒素不復言䟽醨高論激風雅善謔或解頤青燈照
花影夜久白露滋三嗅意未已欲別還踟蹰

玉簪花

紅紫以時謝灼灼見華姿瑩然荆山質照耀此軒墀雕
琢出天巧不作閨房資矯如江海士高步絶塵淄新秋
破殘暑白露漸離離吾將散髮遊須爾胃接䍦

途次風雨

風雨海上来中夜聲潺湲微凉入䟽幃客思何翛然不
復念濡滞且喜煩暑蠲晨興發長嘯欣此景物鮮睠彼
鷗鷺羣飛鳴向高天滄洲寄吾道與爾同翩翩
雨餘新水漲風帆遡流翔草樹何欣欣蔚然古道傍歸
客有佳興散髮坐篷牕回睇向天末浮雲翳朝陽熹微
遠沙上英英如飛霜美人隔芳洲中心詎能忘

羽扇

矯矯江海姿翩翩振修翰虞羅亘天衢委身青雲端感
君擢拔恩究轉承餘歡既清煩暑毒永絶塵土干顧盼
足光彩紛綸間羅紈願言託終始秋風忽以寒踟蹰臨
前軒初質幸自完諒彼君子心豈忍捐彫殘時運有代
謝篋笥義所安嗟彼班婕妤齊紈何足歎

立秋日次蕪湖霖裒李主事招飲小東山

江流澹晴暉落日動秋色歸人念征途濡滞屢晨夕仙
郎青雲興展席藉蘿薜遥峰凝暮紫澄波映空碧歡讌
愜心賞勝覽窮楚越二儀涵混茫萬有盡毫末長嘯凌
洪濛幽探極冥默信美不可留詠言寄蒼壁

張子珍茂才歸自京師訪予山中酌酒話舊因贈
此詩

炎州有奇士矯矯熊虎姿雅尚薄章句請纓志當時有
仇不共天欲報常拊髀傾身結死士不惜千金貲經營
三十年竟僇仇人尸英聲震山海苦心誰復知忠魂久
淪没何以慰孝思不憚跋涉勞叫閽叩丹墀精誠動白

日高天降紫泥九原幸昭雪始識男兒奇昔予綰兵符
與子相提携借箸尊俎間四顧風雲馳子真國士流飛
騰何遲遲青袍滞儒冠兩鬢霜華滋疋馬燕山来移舟
過江湄躑躅訪蓬蓽灼灼承光儀握手話夙昔感歎成
於戲腐儒媿盤餐煎韭行春卮相將萬里別醉折楊柳
枝

鄉人送李戲成十一韻

江城溽暑時燕息坐虛牖渴思苦煩欝沉沉如中酒皤
皤田舍翁用意亦何厚釆釆園中實青囊滿雙負珍重
題素封情真忘好醜感此殷勤意欣然起拜受琅玕照
眉宇傾筐仍細數操觚汲深泉氷盤薦盈缶寒漿濺齒
頰酸澁亦間有豈堪供咼𠷇祇可實甂甌兒女競分甘

捉贈比瓊玫

足瘍偶述

梅雨生暮寒濕氣蒸衰軀兩足病新瘍舄履成艱虞兀坐在小樓涼風来徐徐遂與懶性愜頹然忘步趨袒裼望霄漢浮雲自卷舒因思少壯日奔走山海隅兵戈與簿領疲薾相縈紆忡忡懷百憂對酒不能濡天其念衰朽不忍久馳驅賜之雲夢野偃息依桑榆牀頭有濁醪架上多殘書興来自斟酌時復捜蠹魚心神既愉悅形骸本空虛因茲悟至理中心常晏如

假寐

野老本無事况此風雨晨燕坐成假寐放神遊八垠萬物各糾紛何者屬吾身所以古至人與世淡無親富貴與貧賤飄忽風中塵滌濯同澌盡泰宇涵天真茲意且

無極寤言將誰陳

秋日寄王參軍

憶昔將北征寂寂歲云暮積雪盈廣衢寒風振高樹悵別感君心載酒過清署依依延永夜雅談發真素如何千里隔流光速如騖春華既云謝朱明亦移度四野結秋陰凄其感風露因時眷佳侶惻愴懷中路區區抱微衷詠言遺良晤欲寄雲間鴻高飛詎能顧

長樂行臺獨射

秋氣散炎蒸涼風動山郭地僻寡朋儔弧矢聊自樂平生桑蓬志馳騁駕寥廓蹉跎四十年清霜沾鬢脚時来奉簡書天池剪鯨鰐貔貅三十萬殺氣凌磅礴飛鏃穿

長雲坐見旄頭落露布傳天涯笑擁青油幕賈勇愧儒冠歡呼命康爵時督兵征葉寇大捷

丁亥二月四日黃沙蔽天寒氣頗甚感時思事情見乎辭

東風吹黃沙白日黯不光陽春候已半寒氣侵衣裳時運不可測天心詎能量農人未舉趾穡事虞相妨轉盻五六年旱潦兼蟲蝗百里千萬家啼號干穹蒼况聞中原境赤土連齊梁攘奪日縱横僵屍滿周行野人懷隱憂倚杖思彷徨

小山登眺

崇山峙淮甸絕巘凌穹蒼登高騁遐眺秋色連大荒濁河鼓洪濤滄溟涵渺茫萋萋百卉腓猗猗萬木黃海鶴巢雲根塞鴻下烟江觀物衷已愜懷仙意何長巖栖諧

夙心林臥憶故鄉世途尚多端我行天一方何當鍊金液永謝白玉堂

浴日亭延饗將佐紀事和督府吴公韻

上將連天樞神謀祕星羅軒騰帆樓舡突兀凌洪波指顧銅柱標蕩滌扶桑柯鯨鯢既以除狐鼠其如何樸樕諸元兇剪滅同殘倭風雲生俎豆霖雨隨干戈奠邦宣皇威洗兵挽天河萬象盡昭回百靈齊護呵清平見鸞鳳幽暗無妖魔丹霞絢高林碧景浮輕艖羊城静言言粤臺高峨峨父老競壺漿兒童紛謳歌耕農有新耜紅女無棄梭竚見金甲銷能令玉燭和

太平宴感述和督府吴公韻

秋風生日南花木有餘菲王師羆東征戰士歌裳衣折
衝心獨勞戡定願無違壯猷屈羣策深計冐衆非推轂
蒙帝力秉鉞揚天威蒼茫嶺海間儵忽巇嶮夷有客笑
滿堂無人泣向隅百蠻同贄貢萬姓起顛痍獻捷馳羽
書飲至羅尊彞魚麗賦在藻鴻儀漸于逵初筵禮樂備
三錫恩寵殊燕喜晝方永言旋夜何其儒冠多激烈賡
歌詠勤劬

宿潞河驛

朝出春明門暮宿潞河驛寒日下平原朔雲迷廣陌行
邁心靡夷戚戚抱悽惻王事日鞅掌世途轉崎仄元冬
燠如春黃塵翳天末氣機信多訛調變豈乖術真宰不
可求天閽九重隔撫景一悲歌長空羨歸翼

鹿門山

龐公避世士棲迹鹿門山終歲事耕鑿日夕掩柴關理
亂不復聞況乃得失間浮雲自卷舒中心寂以閑清風
灑宇宙千載不可攀仰止思遺跡愧此塵土顏

卧龍岡

炎精日以頹四海紛戈矛先生隴中卧抱膝懷隱憂三
顧幡然起慷慨陳宏猷經營四十年大義震九州天運
不可回身死志未酬大名宇宙間白日懸清秋驅車南
陽郭高岡翳林邱龍去今千載雲烟空悠悠瞻顧獨徘
徊今古仰遺休

別離曲

青驪駕雙輪宵興戒行早君今何所之西上長安道關
山千里遥跋涉盡塵潦君志在四方肯向蓬邱老賤妾
守空閨幽思恒自保紫蘭生春風黃霜殞秋草時物有
變遷容顏寧獨好悵望阻徽音青雲杳晴昊安得夌風
翼達此忍襟抱衷心諒如鑒懷憂惄如擣

天界寺竹林避暑

禪房暑雨霽燕息依中林煩蒸一以除愜此塵外心好
風從南來錯落鳴璆琳空翠灑襟裾肌骨寒氣侵神怡
百骸適境寂萬象沉至理潜宇內真樂會所尋嗟彼紛
華子車馬徒兢衿

林中榴花

海榴綴繁英燦燦中林側輕飇颺清芬微雨濯芳潔朱
明曜南訛獨爾抱中赤羞為桃李顏豈羨洛陽陌佳人

不共賞山僧伴空寂此君成好逑猗猗見高節

靈芝 得之華陽山中

客從華陽來貽我雙瓊芝朱英冐紫莖燦燦烟霞滋吾
聞神仙人日夕采食之九轉靈液成五内恒不飢華陽
古仙都不知種者誰金光照巖戸遺跡窅莫窺感君慇
勤意珍逾十朋龜而我攖世網愧乏林壑姿煉服無真
訣欲餐還自疑飛昇豈不嘉恐為達者嗤樹之階庭間
聊以慰所期

過三山

三山勢崢嶸積石何稠叠龍宮極幽阻洄洑窅深黑波
濤浩瀰湃噴薄捲晴雪彩鷁乗長風臨流歌利涉微茫
石林表隱隐見闤闠疑有神仙人冥棲在巖穴誓欲往

從之餐霞受真訣奈此塵鞅羇雲蘿迥相隔扣舷一長
嘯天水渺空濶

過鷲鶩湖用謝元暉尋句溪韻

平湖澄素秋晴空走羣螭烟樹莽無際微茫周四垂蘭
舟泛容與凉風漾輕漪洲渚遙廻薄蕙葭紛支岐漁罾
掛返照倒影光陸離錦鱗躍渦盤流盻倏已移嬋娟采
蓮唱楚詞翻竹枝欣此佳景繁誰云好爵縻何當遂長
往竚望詠如斯

夏夜

仲夏宵砦短大火恣炎威披襟步前庭朗月揚清輝雲
淨河漢明列宿相因依小蟲競飛揚襟亂集膚肌汗流
動盈把白羽無停揮引領望天末清風来何遲調元有

上公歎息空移時

秋日野外遊眺

新霽野色澄中原恣遊衍松徑轉廻合石瀨泝清淺牽
蘿瞰深谷披雲陟絶巘歷覽豁懷抱探討極幽顯安得
采藥行飄然謝軒冕

復官上谷

休運值龍飛更化新區宇賢才連彙征漁樵競雲起嗟
予江漢氓迂疎困泥滓垂翅回天池霞卧龍陽趾凝心
戀明時未肯甘淪委朝謁黄金階天顔不違咫爛熳紫
泥書踧踖丹墀履袛承下閶闔白髮披兩耳慚非展翰
材何能備驅使慷慨攬雙轡逡巡發征軌居庸高嵯峨
桑乾何瀰瀰回首望京邑雲樹欝旖旎煌煌大明都鴻

圖越三氏雄鎮錯星羅名城環冎峙上谷控北門胡庭
猶密邇文武多英傑士馬各精駃永願震天威方行暨
瓊鄙瀚海澄驚波天山輯流矢長劍光陸離崢嶸天外
倚

出關

鬱鬱風塵裡悠悠三十秋壯心何未已復作燕雲遊重
闗天險遠水分長流歷覽多古跡茫茫沙草愁百代
戰争地廓清須宏猷慚愧腐儒身何能答皇休

塞上

胡天渀無際連山蹴空起濁河大荒来奔流競南駛雲
黄日色薄風急蓬沙靡秋過士馬閒雪淨鷹鸇喜將軍
時出獵飛狐殪封豕築城悲秦勞割壤懐宋耻經綸仰

廟謨折衝藉諸子願言奏膚功勒銘配班史

李陵

桓桓李將軍三世受國恩結髪事戎行英風馳五原慷
慨未央殿雄略動至尊步兵五千人轉戰来崑崙矢盡
鼓聲死壯士鳥獸奔歎息中夜起慘澹天宇昏丈夫誓
許國屈身匪徒云漢庭重邊功法吏無與言功壞族亦
赤萬里悲游魂靦顔辭故人血淚沾雙鞬大節既已虧
意氣復何論人生歸有盡安用身長存嗟哉太史公令
古增煩寃

長城行

蒙恬築長城亘絶萬里邊單于遠逃遁三陲長晏然天
既猒頑德禍起踵未旋宗廟成邱墟遺跡千載傳哀哀

百萬人膏血漬平川至今風雨夜鬼哭陰崖巔胡馬日縱横侵軼過趙燕薄伐思往烈和親笑當年欲收疆圉功秦策可盡捐

青塚怨

漢兵百餘萬謀臣復如林無能繫左賢和戎結禍襟承恩下長門顔色慘不任行行出秦關醜類驚人心空懐萬里悲欲奏無鳴琴切切弄琵琶聊寄哀怨音玉貌委塵沙宇宙同消沉幽恨不可滅長隨芳草深寂寞孤塚上青青自古今

白登行

秦亜降軹道楚歌散魯城遂秉百戰威遠襲單于庭大略氣漸驕忠言拂衆情危哉白登圍月暈感至精奇計

世所秘脱身豺虎營妻生建大策邊郡暫息寧西京二百基由此一踬成奇言謀國者愼勿遠勤兵

雲中行

匈奴犯邊城横絶飛狐道矯矯雲中守提兵事征討吏士多農民豈識尺籍號上功幕府差文吏詆深巧徵守下詔獄君心不自保懇懇頭白翁直言抒衷抱持節即赦之帝德同天造復還雲中居白日照晴昊

燕然行

車騎東都彦況復椒房親自負英雄才騰達萬里身驅軍出塞垣一戰清邊塵飲馬黄河套洗兵青海濱峨峨燕然山石壁高崢嶸意氣驕宇宙誇功示無垠耿耿班太史勒銘垂千春

摩笄怨

驅車桑乾陰訪古心悠悠遺墟代子國離離禾黍秋崇山名摩笄白雲横山頭銅斗坐中發談笑生戈矛兟兟代夫人慟哭天為愁一死殉君身怨血凝玉樓哀哉骨肉親一旦成仇讐君看邯鄲城千古同荒邱

二月十四日早發鎮城用孟浩然韻

遥山環高城森鬱靄蒼翠寒威散平原曙色自遠至河流激氷聲沙莽蕩雲氣笳鼓喧廣衢弓刀羅征騎已覺軍務勞彌增客愁累驅車不遑息憑軾時假寐戰鬪春喜寧山川日云異農事動荒村禪鐘發孤寺愴惻羇旅情慷慨懐土意何時謝簡書甘為世人棄

登赤城山

昔聞天台東上有赤城標胡然此名山高並凌沆寥毋乃六鼇逝三山遂淪漂拳石散長風吹墮龍沙遥羣仙擅奇絶丹霞簇山椒至今巖谷間土花凝不消我来山中遊懐仙心揺揺願言脱塵簪高舉凌層霄伊人駕龍軿雲外時相招

龍門關

連山鬱雲虹巘嶫開重關邊人昔長嘯窺竊恣凶頑殺氣慘不消草樹春凋殘空此景絶奇何由豁心顔延佇重歎息平仲何時還

龍門城

巖城吹角罷明星見農祥擅車戒行路積雪盈前岡首種猶未入寒風揺枯桑徒御遥相呼辟易驚豺狼勞人

信草草行役莫敢遑鄉心逐雲去客愁隨路長欲語無
與會感歎惜流光

剪子嶺

山逕何鬱盤雪消馬蹄滑怪石訝蹲虎彎弓勃欲發邊
聲乍有無人語忽嘈嗂當年翳榛莽伊誰勞剪伐行邁
日遲遲俛仰懷先達

唐家嶺

邊庭三月時春風猶未来我行唐家嶺盤蛇路崔嵬登
頓屢脅息瞻顧獨徘徊寒飈吹不休飛鳥去復回平生
經畏途茲險非所懷

清明

大運無停晷節物遞相將客心易為感況此戍馬鄉柳

枝色未變蔓草尚萎黃拾翠懷佳人渺然天一方蔚蔚
舊松楸雨露沾淋浪望望隔江河無由薦椒漿念此心
如殪揮泪濡征裳

北歸鴈

洞庭春水生蘭蒞芳可擷烟月滿汀洲沙草蕩明潔胡
為競歸翔翩然紫塞北高影羙雲日羣呼解歡悅泛泛
瀚海陰四月氷猶結狐嶺風力勁往往墮雙翼我懷故
鄉念留滯久天末無能遂奮飛竚望暮空濶

邊庭燕

陽春發幽谷出蟄啟坯户翩翩凌風翔颺颺振脩羽昭
陽隔雲端依棲傍樓櫓不憚關塞遥經營良獨苦側身
霄漢間悠悠懷舊宇

鵰鷄堡

孤城羣山隈鮮駿日云夕離離沙草長毿毿雲氣濕地
險熊虎蹲峰高鵰鷄集幸值秋有成更喜戰塵息久役
悲小明何當整歸軾興言賦短篇揮灑向青壁

山丹花

雨晴川路淨空翠麗行色山花何嬝娜含丹映文軾孤
根沙塞遠抱此肝膽赤撫玩意已勤感歎情何極欲以
貽所思室遠不可即

朝陽觀（觀在滴水崖之巔懸壁千仞勢入雲霄禪宮佛像皆鑿崖石而成雲棲鳥宿迥絕人跡塞上奇境也）

夸娥厝連山千里限夷貊中天積蒼翠馮虛炫丹碧鳥
棲佛窟遥龍浴靈湫黑究轉雲根通玲瓏風户書法象
儼天人雕琢自神力肆望倚寥曠萬景盡毫末恍若清

都遊誰云紫塞逼汗漫平生懷歷覽資宦轍南臨赤海
嶠北探元冥宅未厭塵鞅勞欣此奇賞獲虛聞化人宮
夢笑華胥國長嘯招松喬承風嚮遺則采真會有期留
詩勒穹石

種菊

燕谷饒寒威六月氣凄薄百卉榮早衰紅紫竟何託愛
此孤潔姿凌秋見超卓移植當軒墀日夕勤灌濯延齡
須落英把酒思佳咢永堅氷雪心歲晚恐摇落

長門怨

白露摧芳蘭幽香散空林自閉長門宫星河渺森沉君
心如明月皎皎流清陰不願照妾影但願照妾心

寄衣曲

秋風生蘭閨寒氣日以侵征夫在萬里貂敝恐不禁明
月照南軒五夜調清砧衣成附鄉人為寄塞垣深官家
豈無衣達此賤妾心離別不復道知君利斷金

大隱樓集卷之三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七言古詩

奉陪大宗伯徐公學士張公登君山望江

君山峨峨蹴空起青螺一點映江水長松錯落鳴天風
洪濤萬疊勢拍空海門霽色澄雲影凝碧涵虛光萬頃
曈曨旭日升扶桑三山二島相翺翔壯觀乾坤復何有
巨靈一闢成終古洞庭衡岳相吞吐拳石賓流那足數
我來把酒臨江干江花照眼江草殘秩宗飛舄凌雲端
玉堂仙客相追攀回頭一顧萬峰小振衣長嘯川谷寒
更從海上望蓬島青鳥滄波去不還

潛別離

潛別離暗相思悠悠脉脉誰復知月華滿地霜葉飛羁
鳥啞啞高樹枝緑窓深鎖寒蛩悲含情莫訴淚雙垂寂
寞流蘇空錦幃長夜如年漏轉遲虛將百歲芙蓉姿老
向深閨心自持暗相思潛別離黃河東逝日西沒一別
相逢知幾時

嵩山仙歌為梁丞作

嵩山之峰天下奇晴空削出芙蓉姿黃河之水來萬里
瀰湃蕩潏龍門西龍門何嶮巇孟津何漣漪懸崖巨浸
劃然中摧龍宫貝闕窈不可測蒼巒翠壁愁攀躋中有
仙人氷雪肌乃在山之麓河之湄含醇葆光服五芝尚
友赤松師安期憑虛御氣凌長風遨遊五岳三山中朝

餐赤城霞暮飲黄河水手扶綠玉杖口詠紫芝語但覺世外無春冬豈識人間有甲子種桃崑崙麓枝拂崑崙巔閬風元圃春如海和風麗日花鮮妍花開再逢初度日却向花間啟瑤席青鳥傳來王母書畫屏展出青牛客金罍傾倒紫霞杯蒲桃初熟綠潑醅為君一賦萬山曲淋漓醉墨驚風雷

吴峻伯書至稱余所與茶葉大如掌味濫如柳因作長句寄之為茶解嘲云

陽羨山川重今古紫笋香茸世稀有白龍街種來仙宮天風散落銅官首春池雷動仙掌開源泉混混金沙瀏纖纖碧玉連雲端簇簇靈芽舒雨後標品曾聞陸羽經詠歌久著盧仝口脩貢天子猶未嘗緘書遥贈知已友

蜂翎雀舌滿筠籠如掌之葉理應否毋乃狂客詩腸枯故覺清新味如柳茶神彷彿如有言邇来誤向澄江走空抱龍團鳳液材不逢新桂蘇蘭手先春幸達垂崖翁臨風苦憶君謨叟紫餅鏤金不可期青蒙碾玉今奚有噫嘻茶神爾亦何所言爾亦何所垢自是山人不識奇誤將瑞草同凡蔀俟余索取詩百篇為神一洗從前醜

琅琊山人歌

余聞琅琊之山乃在黄河之陰滄海之濱蜿蜒磅礴亘地紀嶙峋岧嶤凌蒼旻丹厓碧嶂沓廻合珠泉玉澗流瀰淪煙霞霏微自朝暮花木葱蒨無冬春緱氏山人愛奇絶高卧山中鬢如雪手招元鶴乘青雲睥睨乾坤等漚蕝蘭襟桂珮芙蓉裳饑餐五芝飲瓊漿浩歌長嘯不

自秘千巖萬壑浮晴光有時遨遊下塵世駕霓驂虬紫霞佩玉井時觀華嶽蓮瑤觴幾醉崑崙桂雙鳧無意駐金鑾歸向山中老歲寒誇同巖谷蒼龍蟄閒看雲霄彩鳳摶

新橋驛遇風後作

狂風吹船如馬走洪濤捲浪如牛吼神魚鼓鬣靈蛟舞長年三老色如土檣傾楫摧空樓艣須臾風定天宇開纖波不動光昭回蘭汀蕙浦鷗鳧來舟人歡笑鼓笛催漁歌互答聲徘徊天地之運本無私倏忽變異安可知我欲扣閽問真宰天門九重不可窺却恐神丁塌羽翼悠悠千古令人悲

種柳

淮南正月春已深江頭柳枝飄黄金斫來脩幹矯森森樹之草亭紛若林縈烟裊霧看轉好乾坤發生爾何早才試孤根沃土膏吁見青英滿晴昊旅食年年愧此身物色殊方意自親為語東風莫吹折留取長條贈遠人

題許道士蟠桃圖

清江道士安期徒手持一幅蟠桃圖瑣枝樛錯曉雲濕碧葉爛漫春霞敷高堂素壁時展玩香風習習生扶盧吾聞此樹遠在蓬萊之東弱水外託根直與扶桑俱開花結實六千歳不與草木同榮枯海上羣仙日啗食壽齊天地無終初東方先生去已久金母不復來西都鯨波萬里不可渡是誰貌此真根株良工精意侔造化要使壽域開寰區坐看靈異思超忽身世彷彿居方壺卷

圖作賦還贈爾金鈎織綢羅珊瑚他年倘欲摘瑤實雲
間跨鶴來相呼

聞笛

九衢日暖春風細翠幕朱樓倚雲際誰家玉笛弄新聲
馬上遥聽轉嘹唳嫋嫋悠悠斷復連哀鴻啼月嘯孤猿
餘音忽散行雲外無數梅花落遠天陰陰碧樹寒蟬咽
活活清泉凍流澁怨恨愁思知幾千嗚嗚似向遊人說
吳門烟月不可尋湘江花木深復深傷心莫問當年事
風前楊柳空繁音

貧軍辭

燕山日高風瑟瑟塵埃不見長安陌何處從軍有健兒
嗚咽風前淚成血自言初赴漁陽戍驅馳千里鄉關隔

龍沙烽火連秋冬夢裏有家歸不易邊頭土瘠民物稀
沙草茫茫早無麥况逢虜騎日抄掠萬落千村轉蕭索
今年寇退許南歸婦負橐鞬身荷鍛官家青錢入手空
路遠何由度朝夕行囊典盡舊時衣敝甲穿風肘雙赤
瘦妻貌醜不忍鬻況與艱難同宿昔扶携慟哭玉河邊
盡日徒看水雲白我聞此語心慘悽掩袂還為淚沾臆
城中甲第多貴豪粱肉如山綺羅積嬖奴寵婢厭温飽
唆守雕墻炫金璧歌舞那愁秋夜長歡遊祇恐春光逼
寧知塞外風沙苦征戍還須厲曹役軒車過盡了無聞
誰憐終作溝中瘠說罷傷心落日低顧我亦是窮途客
安得蒼天雨粟兼雨金盡使斯民無困厄

關山月

關山月出青海頭寒光皛皛如波流萬里征人歸夢斷
轅門相對不勝愁連營隱隱悲笳動淚濕征袍霜氣重
鴻雁天邊久絶書鴛鴦樓上多愁夢牙旗影轉馬頻嘶
金輪忽墮大荒西彎弧欲射蟾宮兎不向人間照別離

賣樹詞

南山過雨東風暖萬樹參差碧芽短長鑱斸破山中雲
烟梢霧幹垂繽紛朱門甲第愛奇雅買得青青種庭下
白髮老翁笑且歌得錢沽酒心無他春深不解向田墅
歲植芳叢當禾黍年年賣樹還賣花可憐花樹足繁華
記得當年曾買處頹垣荒圃幾株斜

南征歌送劉子成僉憲貴陽

劉郎看花興不足獨携雙劍歌南征羅施舊國阻荒裔

青春露冕來神京川途險遠不易越崇山絶壑盤縱横
楓柟蔽天日色薄鷓鴣啼斷元猿鳴石林花落蠻雨歇
銅仁江流瘴霧晴霜氣稜稜生斧鉞風威瑟瑟飄干旌
丈夫意氣本凌厲當年况復君恩榮都門冠蓋走相送
羽觴飛勸吹竽笙酒醒回首望霄漢依依芳樹啼新鶯
乾坤聚散亦偶爾臨岐謾多兒女情三苗蠢動今未已
負險肆毒干天刑漢庭群策已畢舉疆圉未見躋昇平
蜀岡楚甸日多壘中原壯士爭請纓君才已重職方選
持節萬里還茲行文淵大畧紀銅柱武侯奇績非攻城
天厭夷德豈盡棄要使威信孚先聲關山不聞鼓角震
溪峒竚見壺漿迎功成來歸報天子作頌還擬燕然銘

瀛城吟送宋令還肅寧

瀛城迢迢復何在沃野茫茫連渤海雲近蓬萊五色多
山案恒霍千峰靄花縣城西對茂林三年堂上坐鳴琴
桑麻春好藏馴雉氷蘗風清絶暮金我昔騎黃鶴汗漫
恣遨遊鐵笛吹殘五壘月荷衣吟斷九河秋有時接盃
酒登飲城中樓酣歌擊節發長嘯澆盡胸中萬古愁羨
君白玉姿宜登白玉堂胡為此淹留慷慨辭帝鄉鶯啼
紫陌芳樹暗離亭夕照山蒼蒼

南園歌

燕山氷雪春猶劇對酒喜遇南園客南園風物近如何
邀我為作南園歌五壘天長春草碧九河烟暝春濤急
陌頭楊柳隴頭雲海上青山天上月我昔曾向南園遊
鳥啼芳樹花迷輈美人垂手柘枝舞伶兒促拍鷓鴣謳

興酣擊節動長嘯廊廟江湖豈殊調瑤琴時奏郢中吟
玉笛橫飛天外叫別後風塵隔海涯夢魂常傍玉仙家
歸時為問灌園者春到甘棠幾樹花

栢亭歌

辟疆名園寄南陌萬栢參天凝黛色何年搆此草亭孤
地偏更覺諠囂絶主人高卧輕王侯餐霞食栢心無求
嘯歌天地一回首閒中風月何悠悠洛陽銅駝卧荆棘
石家金谷花狼藉逝水繁華今古同蓬山樓閣波濤隔
何如此亭最幽獨近在人寰遠塵俗高潔子陵臺幽深
李愿谷煙霞岑寂輪鞅稀生芻長咏人如玉白頭共結
歲寒盟草元謾爾誇西蜀

送錢主事使淮陽

淮之山何幽幽上有桂樹枝相樛淮之水何渙渙中有
鯉魚長尺半我昔此地遊涼風正清秋興來長嘯望東
海雲霞微茫見神州天吳忽鼓海門濤腥風毒霧來江
皐山中人去花滿地管絃散盡羅弓刀野火燒原百草
死黃塵蔽天風怒號君行何當歲云暮星槎汎汎清口
渡平江祠前松栢深淮陰城外帆檣鶩自公多暇日經
行撫景興懷無限情時攀桂樹如相憶莫道黃河魚尾
赬

釣臺行送韓郎中守嚴州

富春江上山無數惟有釣臺名獨奇羊裘老人去已久
至今草木無塵緇漢署仙郎乘五馬露冕遥過釣臺下
絶壁雲開錦繡屏澄江天淨虹霓掛日暇登臨羅從賓

嘯歌聲裏萬家春好將物色觀魚鳥怕有當時把釣人

梅花吟送汪郎中副憲江西

軒轅臺上夜飛雪凍入梅花春未折朝來臺畔送行人
欲贈寒香那忍折水部仙郎何遜才含香十年侍金臺
持節翩翩向南國駐馬花前共舉杯北風蕭蕭飄短髮
長笛橫吹思飛越當年意氣許誰論散入關山愁離別
離別悠悠不可道客愁如山不可掃瀚海扶桑幾戰氛
莫惜青尊此傾倒露冕行過彭蠡濱玉節朱衣照暮春
豫章城南千樹雪驛使還期寄遠芬

送趙中丞子樂左遷廣東僉憲

春風吹塵暗京邑客子登車遲明發陌頭楊柳青如絲
折盡長條愁轉結君行遠過南海傍炎風毒霧非吾鄉

薜荔叢深鷓鴣語千旌孑孑道路長五羊樓閣中天起
迤邐俄驚八千里翠巘丹峰接渺茫鯨波鰐浪浮南紀
蜃氣高凝島嶼陰謾將幽興寄登臨夢斷五雲依鳳闕
感行百粵貢難林英賢自昔皆奔走全生况復君恩厚
劍合延津會有期珠還合浦應非偶大庾山高勢入雲
梅花開落古今春試看花下題名者多是當年報主人

近湖篇為崇都閫作

洞庭之湖八百里九江浩渺涵渾元君山如螺水面出
岳陽之樓相吐吞將軍卜築湖之旁軒牕掩映波濤光
有時臨風發長嘯魚龍鴈鶩紛翱翔天開形勢奠荊楚
浴日浮天自今古將軍意氣何激昂胸中直欲吞八九
盡收雲鳥歸靈臺化作兵甲驚風雷仗劍東行謁明主

分符開府誇雄才不到幽居今幾載鳥道鯨波隔山海
天涯魂夢自依依湖上風光常不改誰把丹青寫此圖
烟洲雲嶠草堂孤他年共向東陵隱六六灣頭學釣徒

石塘梅花

玉華仙人霓為裳乘風遠下庾嶺傍山高路阻荊棘長
深居隱約衶揚揚雲和天澹烟景光寒飈湍谷浮幽香
黃鶴老翁鬢如霜停驂拄笏登石塘錦苔文砌升中堂
燦然左顧開玉房瓊琚玉佩聲琅琅凝情無語意自將
橫吹玉笛鴻濛腔素蛾起舞山日黃羅浮回首空鬱蒼
閑情笑殺么鳳翔西湖東閣俱茫茫歲寒之期不可忘

惠陽行臺與劉菽才夜坐

濛濛暮靄浮春空天池月出光曈曨山城閴寂萬籟息
與君坐嘯清晝同海內平生幾知己風塵飄泊成西東
朅來嶺表更睽隔兵戈慘澹心悲惆神駒騕褭見千里
冥鴻迤邐思長風夜闌閶闔一回首斗間瑞氣如流虹

猛虎噬人不避賢豪篇

猛虎欲噬人不避賢與豪天日慘澹風怒號九衢萬户
四周列爾虎胡來此中穴磨牙鼓吻舌吮血賢豪既盡
城郭空坐見零落生荊棘太行之麓多妖狐綏綏九尾
肌如酥瞀亢之野多頑狼攫人白晝遊康莊爾虎何不
往食之肉味甘美於豚羊嗟哉賢豪真可惜爾虎何心
恣啗食天帝震怒虎應殛虎兮虎兮費無極

雲中老婦詞并序

隆慶己巳仲夏邊行過龍門山谷中見老婦垂髻泣拜

道傍詢之曰故雲中人也嘉靖間被虜去轉徙邊地十
有八年今諸酋降附得住內地偷生忍恥欲歸無家朝
廷恩信明甚羣醜悅服老婦若逃恐起憤生變老婦何
忍以垂盡之年而貫邊人之禍今住此山中旦夕得歸
骨此土死且不朽生命不辰亦復何怨余聞其言而悲
之雖恨其不能早死又憫其能不以一身之故而貫邊
禍也其賢於盧綰中行悅遠矣為作此詞

道傍老婦色如土垂髻蒙茸能漢語自言家在雲中城
笄年嫁作良人婦虜騎先朝寇北門孤城攻破烟塵昏
殺人如麻骨月盡含悲忍辱一身存遠隨醜類相驅逐
茹血衣毛備諸毒李陵臺畔斷腸過昭君墓下吞聲哭
轉徙流離十八秋朱顏凋盡雪盈頭殊方欵塞蒙恩澤

許住邊州百不憂邊州咫尺雲中路沙塵黯黯頻回首
空谷時收羊馬羣荒山日聽豺狼吼夜月朝霜歲序殘
沾襟怨血紅闌干故園門巷生荆棘寃夢猶能夜夜還
幾回欲奮南飛翼無端已作邊氓亡聖朝恩信甚分明
敢以微軀啟邊隙倉皇訴罷意徘徊俯仰乾坤只自哀
遺骸得入邊州土猶勝烏孫去不回

塞上謡

人言塞上苦儂言塞上樂胡馬不聞嘶狼烟淨如濯時
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釋甲操鋤犁夫耕婦饁朝復暮華
門雞犬皆相依天王有道邊人喜稽顙來朝復來市頒
言歲歲常如此萬壽無疆祝天子
鴈門東來接居庸羊腸鳥道連崇墉闕頭日出光曈曨

於今喜見車書同商旅夜行無春冬南金大貝輦相逢
越羅楚練紛蒙茸車頻腊馬頻秣朝闕南暮闕北胡姬
兩兩顏如花入市時能歌賈客
邊頭遊俠兒生長習弓刀寸心能報國不數五陵豪年
來征戰息意氣無人識黽勉事詩書青衿被儒服君不
見太平天子御文昌臨軒發策登賢良夕脫芒屩朝巖
廊絕勝躍馬龍沙塲
塞上千山如列戟烽頭處處狼烟息萬里沙塲雪不飛
單于臺上霜月白冥官羊馬牧臨邊斥堠無煩炮火傳
墩上健兒日高卧時向番兒索酒錢
邊頭夏夜涼颸起明月高懸天似水當壚少婦顏如花
燈前含笑彈琵琶琵琶聲歇歌聲續紫衣少年歡不足

歡不足兮可奈何醉倒從教駿馬馱記得當年征戰苦
何如此夜月中歌

燒荒行

漢家禦虜無奇策歲歲燒荒出塞北大磧平川鳥絕飛
漭漭龍庭暮雲黑秋風蕭蕭邊草黃胡兒牧馬乘秋涼
將軍令下促燒草銜枚夜發何倉皇邊頭路盡迷行跡
黃狐赤兔如人立心驚魂斷馬不鳴月暗沙寒露沾濕
陰崖舉火各因風燼結如雲萬里同虜帳千羣皆北徙
烈焰夜照陰山紅山頭突騎飛流矢幾人還向火中死
白骨成灰散不收慟絕胡天作冤鬼東風吹綠舊根荑
乾坤回首又春歸惟有游寃歸不得年年空逐野煙飛

梅道人墨竹引

小軒花影搖晴光疎簾清簟生微涼有客遠來自江鄉
故人貽我瑤華章開函展素何所將琅玕千尺橫中堂
疎枝密葉相倚薄彷彿寒聲耳邊作青鳥飛去崑崙高
委羽嬋娟淩碧落道人襟抱何絕奇揮毫貌出氷雪姿
洞庭月冷秋瑟瑟瀟湘雲濕春猗猗湘娥翠袖依寒玉
蓬池七子遺芳躅矯矯蒼龍欲化時翩翩彩鳳應來宿
歌渭川賦淇澳洗盡胷中塵萬斛風骨稜稜真不俗却
笑世人空食肉

燕歌行用唐高常侍韻送鄭總督鎮陽和

皇威遠震元冥北萬里邊庭烽盡熄區脫穹廬杳不驚
蔓草飛蓬盡生色行營君復向三關一笑功成指顧閒
笳鼓喧闐經鷄嶺旌旗繚繞出狼山寘顏瀚海皆王土

到處望公若時雨錦衣將軍袴劍迎毳幕胡兒拓拔舞
秋盡關河草樹腓天空朔漠鴈鴻稀詞人玉帳朝成賦
壯士雕弓夜打圍呼韓漢代蒙恩久干羽虞廷兩階後
黃鵠烏孫不復歌赤亭墨啜空傳首騑騑四牡度居庸
聚散浮生亦何有鳴匣龍泉氣吐虹懸金鵲印光如斗
轅門賔從日紛紛慷慨還應策異勳君不見古來金石
賜至今惟數魏將軍

楊尚書畫竹歌

美人家住渭川曲歲飽靈根勝梁肉神異化作胸中奇
寫入氷紈森似玉潛龍啟蟄翻重淵青鸞下舞凌紫烟
蒼天赤日莽無際墮髯遺羽相騰騫想君乘興揮毫日
意匠冥搜天為裂雲霧慘澹生中堂千花萬卉無顏色

倏忽宇宙開鴻濛蚩尤擁篲来長空萬里寒光揺五岳
齊州九點虛無中根盤雙螭抱奇石老幹亭亭如卓戟
別有新梢勢遠揚裊裊含風露華滴憶昔曾向山中遊
嶰谷之人不可求片帆南過洞庭浦湘君廟前無限秋
偶然見此真絕倒空翠滿堂寒不掃皎皎蒼梧夜月高
猗猗淇澳春雲曉君不見平泉花木莊零落成荒邱又
不見石家金石園寂寞生春愁何如此君日相對一曲
長歌忘白頭

滄洲吟己卯三月壬戌之夜夢有人遺予圖畫者
文曰吾道滄洲心甚喜覺而自念四十年風塵
闕塞今老矣滄洲之興遂在何日因寫此圖而
為之吟

夢寐滄洲圖想像滄洲趣滄洲渺何許微茫隔烟霧我
本滄洲人慣卧滄洲雲自從束髮見天子廿年不到滄
洲濆沙汀石嶼久寂寞碧波芳草空清芬吳門有良工
磅礴獨苦心洞庭雲夢相吐吞寫入氷紈意獨深平湖
浩渺迴不流連山突兀勢若浮松林茅屋烟景夕落霞
斷靄蕭葭秋孤舟遠汎赤壁暝長笛忽弄蒼梧愁白鷗
眠傍王孫浦黃鶴飛下仙人樓亭中老翁来何所野服
逍遥如共語碧海桑田任變更黃髮漁樵自容與留滯
天涯歲月閑壼堂相對空盤桓何當脫屣風塵去歸到
滄洲把釣竿

峩嵋仙人歌為松谷陳閣老壽

峩嵋之山高嶙峋磅礴西極分崑崙混茫遥臨星宿海

洞滈下出江漢源青城赤甲莽迴互銅梁玉壘相吐吞
天都帝闕杳難測靈異自是羣仙門山中老仙太乙精
鍾祥毓秀今甫申蚤歲射策見天子讀書中秘稱詞臣
玉堂侍從三十載論思密勿開經綸身翊真龍升九五
風雲契合千載神調爕元氣鼓太和坐令九塞清烟塵
成功無意巖廊駐拂衣歸卧山中雲斸苓時伴赤松子
問卜不向青羊人興来長嘯望霄漢白衣蒼狗徒紛紛
鳳凰池隔木天遠池上鳳毛五色文在帝左右日啟沃
青春萬里思晨昏請辭東觀過錦水歸拜家慶蒙主恩
褊斕新裁賜羅好起舞尚覺爐香温紫萸紅燭秋爛漫
花前歡笑羅兒孫黃鶴老翁客燕市瓊林曾酌仙人尊
臨岐為唱南飛曲何由一望雲中軒

徐主行
徐生自是江海客當年意氣愛遠遊不向王門曳長裾
乘風西上黄鶴樓黄鶴老翁卧巖谷白髮蕭騷餘病骨
睥睨人世空浮雲時坐巖頭横鐵笛笛聲吹斷瀟湘秋
梅花散落江之洲洞庭波冷魚龍蟄俯仰今昔悲蜉蝣
徐生顧余獨掩口囊中有術君知否能令白日飛羽翰
不遣垂楊生左肘君不見廣成子一萬八千歲高卧崆
峒裏軒轅來趨風蘧然不為起又不見王子喬吹笙跨
鶴緱山頭舉手謝時人不為九曷留古来仙人皆如此
君胡為乎在泥滓泡沫風燈安足恃耳聞徐生言不覺
手屡舞吾生碌碌半塵土有書莫薦白屋貧有才莫救
蒼生苦赤松子在何處願學留侯從爾去常餐五芝飲

元酒醉着玉冠朝紫府振衣青雲端天路極旁午九點
青烟中茫茫竟何所徐生徐生好自珍昔人愛術無愛
身長繩不繫陽烏足大藥豈駐菱花春瘡痍滿眼不忍
視願將國手醫斯民

春谷歌
張仲子来何許布襪芒鞋半塵土胸藏夜光不自秘對
酒看花時一吐睥睨浮世無常居移家到處成蘧廬蘧
廬之居何局促懷情每欲棲空谷東有廬阜西岣嶁洞
庭雲夢天若浮不知何處是君谷陽春靄靄無冬秋

居庸山中
居庸西来山瑟瑟積翠凝嵐倚空碧穹崖絶壑極幽窅
古檜長松翳蓊鬱逶連碣石跨滄海高並崑崙環紫極
落日餘光時隱見殘霞飛丹遞明滅嗟余夙志愛名山
對此不覺開心顔攀危躋險事登覽荷衣蕙帶秋風寒
丹梯萬仞轉超忽虹泉百道鳴潺湲老子青牛不復見
仙人白鹿何當還可憐形勝真天造胡騎年年牧邊草
谷口猶存舊戰場岡頭遍插新營纛朔氣陰霏倒馬關
愁雲暗結飛狐道慟哭荒原漢女哀悲歌久戍秦兵老
暝色蒼然四望生感時回首壯心驚靈原漠漠烽烟暗
仙嶠離離野燒明九疑蒼梧俱往跡三山赤城空復情
安得乾坤息兵甲直向蓬萊頂上行

凱奏餘音為虚江俞元戎作
秋江水深波洋洋乘潮曉渡飛龍驤旌旗獵獵映日光
錦襠繡袷雙劍長江頭士女走相望將軍其来賊遁藏

室家欣欣保樂康 右至惠陽
平山大道平如席古木蒼蒼風習習朝日未出山雲濕
健兒馬上鳴雙笛琱戈畫戟紛秩秩虎旅長驅鳥飛疾
建牙高擁風雲色 右出平山
白馬山高接羊口峯廻谷轉路幽阻蠻奴負險時肆侮
戎車曉駕秋江浦壯士横戈鬪虓虎羣蠻震讋走稽首
將軍馬前歡笑語平明山頭建旗鼓龍旂飊飊踰山去
飛騎山南斬逃虜 右定白馬
潮陽西来山鬱盤深林積莽何蔓延黄狐跳梁赤兎旋
饑相啖食怒相虔桓桓貔虎来便猥驅逐剪滅餘蒼烟
干旌孑孑鼓淵淵祥雲瑞靄紛聯翩淢水之捷垂千年
右戰淢水

九龍山何刺促島夷奔氣喝踠鳥驚獸駭依草木漢兵西来何神速勢如風雨振原蘙群醜脅息就縛東海天茫茫淨新綠野人齊唱昇平曲 右九龍平

扶桑日出千山紅擬金伐鼓聲融融洗兵南海鷲游龍水無鯨鰐山無狖狨新穀滿野何芃芃閭閻處處歡聲同盡收戈甲歸春農 右振旅

韔門鼓角聲烏烏將軍獻捷馳羽書日南之域豺豕區一朝掃蕩荊棘除兩階干羽文德敷聖壽萬年樂無虞再拜稽首齊山呼真符期獻龍馬圖 右奏捷

贈別劉邑侯遷判肇慶

魚岳山前春氣深桃花李花開滿林縈烟裊霧亘百里好音處處啼珍禽花間遊人歌且舞競典春衣換春酒

相携遠送使君行欲唱陽關淚如雨逢逢畫鼓錦帆開使君一去何當回五嶺天高鴻鴈少相思遥寄嶺頭梅梅花開時君到粵陽春散作端州雪渌水羅旁瘴癘消夜夜崧臺對明月明月流光照海濱此時應憶魚山人閒来試唱別離曲嶺徼江潭總是春

望五老峰

長風吹歸舟西度潯陽渓遥望五老峰高揖白雲裏白雲飛去秋宇寬芙蓉倒浸江水寒五老峰頭發長嘯不問人間行路難

九華山

江上九華山峥嵘如華葉西擁崑崙雲東覩扶桑日雲開日出氛埃空芙蓉簇簇摩蒼穹丹崖碧嶂杳迴合赤霞紫霧霏空濛昔聞謫仙人遨遊来江東醉乘白鹿遊豪唫動天風佳名更九子煥耀垂無終仙人一去今千載幾見桑田變滄海長生大藥竟何成山容萬古青長在三湘遊客心好奇飄颻畫舫江東歸坐見羣峰愜幽思頓覺逸興凌雲飛

軒轅臺

胡天雨新霽萬里無纖埃羣山鬱嵯峨中有軒轅臺臺上白雲時掩靄羽蓋霓裳見光彩蚩尤已滅赤城空聖德神功至今在鼎湖龍馭不復旋橋山亏劍餘千年常使胡兒心膽破彎弧不敢過臺前

羽扇篇

大鵬扶摇起滄溟修翎散作晴空雲隨風亂落岱宗麓良工巧製明月輪綠縷蒙茸錦紋戲節枝寒帶湘波綠班女齊紈祇自珍何郎玉麈徒矜俗蓮隍主人愛奇雅殷勤持贈百金價閒来把玩還自藏却恐塵踪隨羽化遲日槐庭初過雨白苧烏紗自容與臨檻渾如野鶴翔隔花忽訝孤鸞舞山城地僻無雜賔惟有清風来故人隴中勳業誰能繼江左風流跡已陳

鳳凰臺歌送茅鹿門駕部之金陵

昔聞雙鳳凰翩翩向南國長鳴金陵臺文彩燿雲日鳳凰一去今千春高臺寂寞江之濱桐花摇落竹實盡但見荒烟蔓草凝縯紛噦噦之音杳何許流音散作凡鳥語陰風慘澹號鴟鴞落日嗄咿走狐鼠大明御宇昭德輝鳳兮鳳兮今来歸簫韶不奏虞廷樂卷阿空詠周南

詩吳興美人靈鳳侶乘雲忽向金陵去金陵景物盛繁華惟有鳳臺聲獨著鳳臺之地今鎬京宮曹濟濟皆豪英登高訪古日多暇鍾山遠映澄江明

清源行

清源城下波潺潺清源城頭月娟娟新秋風露浩滶滶空明萬頃玻璃妍虹橋雉堞連周道吳檣楚柁經過好商女琵琶怨暮雲行人羌笛思芳草別有高樓臨廣衢飛甍繡栱接清霄翠袖美人歌白苧錦囊俠客鬪青蚨錦囊翠袖誇豪富舞席歌鐘自朝暮留歡不羨大堤花馳情肯折章臺柳三齊自昔號名都萬里天開海嶽圖聖代只今無戰伐閭閻到處有笙竽茫茫大運無停轍瞥眼浮華幾消歇愁來誰與問東流擊節高歌玉壺缺

君不見田嘗昔日稱公子富貴雄豪世無比一朝賓客散如烟千載何人問蒿里

彭城歌

祖龍鹿走阿房宮烏騅崛遝來江東三秦兵甲散如雨烈火照燿函關中鴻門宴罷孫心死裂土分王諸將士錦衣忽憶故鄉遊却向彭城披玉几玉几朱衣照暮春虞姬歌舞幾回新漢旌已出褒斜谷齊甲仍趨滄海濱間關百戰勢轉亟垓下風雲蔽天黑哀歌聲斷楚天空壯士燈前淚橫臆虎鬪龍爭世運移故宮禾黍日離離地下游魂千古恨江頭父老幾人悲客來遠過雍門道秋色凄凄滿穹昊叱咤英風不可招戲馬臺高翳衰草逝水空山眺望分乾坤興廢故棼棼金馬銅駝人去盡高塚荒涼對夕曛

小孤山歌

江漢合流五千里控引彭湖勢愈壯巨浸涵空天若浮忽見孤峯凌滸漾靈鼇已隨龍伯逝方壺員嶠紛漂蕩天地却恐坤維絕故遣神工驅幻匠洪濛一斷崑崙根移植中流屹東障波衝濤激幾萬古日旋月轉相排盪谽谺洞壑極窅冥突兀嵒巒依寥曠蛟龍盤戲馮夷宮烟霞凝翳華嚴相平生愛作名山遊春沙暫繫金陵舫騁望青冥轉超忽竚立蒼茫千氣象丹梯不與世途接白日何由憩徂緬瑞采空瞻紫芝秀仙苗詎識金光長帝子霓旌杳靄間神君鶴駕壺無上佛火漁燈迤明滅蘋風蘿月相輝颭回首雲霄一嘯歌遠遊長抱盧敖況

種竹

小築新居傍城市風致彷彿山林幽柴門闃寂寡輪鞅坐中只欠瀟湘秋忽聞南鄰饒美箭命僕乞取栽庭陬清姿玉潤迥絕俗高標壁立騰蒼虬冰霜慘慄色愈秀雨露沾濡光欲流三春錦雲解新籜九夏綠雪霏層樓天空露下氣森爽虛堂淅瀝風颸颸希音遠韻轉疏越兩耳恍若聽鳴球胸中塵懷幾萬斛一時濯滌俱悠悠洛陽名園競侈美芙蓉芍藥紛輕柔濃芳艷質炫人目朝華夕落增春愁何如此君超群卉娟娟歲晚恒清脩異種虛勞張博望襟期竊學王子猷嶰谷不協伶倫管柯亭無復中郎求渭川咫尺供清嘯誰羨人間千戶侯

月泉歌

仙源洩靈液蒼崖萬仞垂晴虹長風吹海月瑤天萬里懸青銅流光滉漾兩無極銀臺玉闕涵玲瓏主人愛月坐泉石掀髯長嘯凌清空紫霞之觴酌沆瀣綠玉之管吹鴻濛滌濯萬慮同皎潔清風穆穆心沖融桂樹團團露華濕蛟螭飛舞青芙蓉玉兎含丹老蟾泣金虬吐沫崑崙宮安得才如謫仙子為君作賦垂無窮

憶昔篇 昔遊吳中得一小劍甚佳佩之十餘年辛亥九月偶為好事者取去感而賦此

憶昔東南遊窮探句吳境句吳有美人贈我干將穎風胡歐冶久不作獨留神物含霜刃蒼龍氣吐龍泉深白虎精飛虎邸冷余也平生負壯心寶此不啻雙南金河朔烟塵暗三輔千里驅馳常在手幽暗携来鬼魅愁崆峒倚處虹蜺走歸山相伴向茅齋耿耿光芒燭上臺烈

風暴雨中宵起飛騰變化何神哉清朝日出風雨息寂寞圖書空四壁凝眸帳望秋天高搔首徒瞻暮雲白乾坤漠漠浩無垠瀚海河湟尚戰氛須知神物不終秘夜夜中天看斗文

春曉曲

銅龍滴盡氷壺水乳鴉飛散烟光紫流蘇驚起夢遲遲瑣窓紅日映花枝纖羅尚怯輕寒透元雲不理春葱瘦深閨何處有愁来一聲孤鴈瀟湘回

贈寫真劉生元輔 生父鳳自稱竹坐居士

城南有竹森如玉誰結高齋傍幽獨坐中主人去不歸有子傳家更清淑童稚相違四十年江湖重會雪盈顛雲霄壯志風塵面愧爾丹青為我傳燁燁衣冠非故吾花前一笑謾枝梧憑君珍重千金篇怕有商巖夢裏圖

絡緯辭

大火西流院宇凉田家授衣機杼忙天公却恐民事晚故遣絡緯鳴相將風輕露下月初吐槐陰竹影揺東廂疎簾半捲燈彩艷娉婷少婦来中房流黄機高絲縷細梭聲軋軋夜未央手纖心巧姑姊羨新縑剪下秋波光夫家里布急程限先期獻納躋公堂殘絲零亂不成疋翁姑歲暮愁無裳豪門有女學歌舞驕貴猒聞羅綺香豈識田家織婦苦夜聽絡緯空斷腸

送何郎中使遼東

華省仙郎氷雪姿平明騎馬出皇畿千里関河勞去住一時冠盖足光輝秋風蕭蕭吹塞草寒雲漠漠連窮島

鞞鼓頻經都護營干旌遠涉扶餘道長白山高秋氣多鴨綠江深漲夕波遊騎出獵時吹笛漢將行營夜枕戈聞来建節仙臺上海色邊聲兩相盪寶劍光揺玉塞高蘆笳響動金城壯夫君意氣重遨遊去去寧論出塞愁竚見含香趨漢殿豈容留滯在邊州

送趙僉憲之遼東

薊門春色看欲暮楊花落盡塞草蕃使君驄馬何褭褭玉鞭金勒趨東藩開元迢迢幾千里年来厭見車騎繁況聞海上復艱食関山蕭索沙塵昏天王神武震絶域錦衣將軍怙寵恩使君磊落抱奇策意氣似欲無樓煩玉節亭亭照遼東指揮能事雲鳥飄制勝應同趙充國清嘯謾爾誇劉琨醫閭山頭月皎皎清秋不聞鞞鼓喧

丈夫固有四方志相對且與傾雙尊臨岐東望意惨惻彈劍悲切懷孫賁興來若過幼安宅作賦為弔千古魂

送湯平仲令新城

送君黃金臺荒烟漠漠空蒿萊送君桑乾河寒風蕭蕭水揚波千金不復來燕市驊騮騄駬將如何干將大玉貫不售鉛刀燕石紛相磨使君當年氣如虹文章星斗羅胸中丹山彩鳳五色羽天池鵾鵬九萬風獻策明光久不報廿年蹤跡隨飄蓬一朝捧檄辭楓陛雙鳬迤邐趨花封御溝流水清如玉使君行時花簇簇祖帳晴開周道傍一曲風前柳枝綠酌君酒為君歌春明回首暮雲多三年奏績還臺省期爾同鳴白玉珂

寄吳川樓

秋盡寒江水不波曳杖散髮行且歌歌聲激烈暮雲亂鴻鴈嘈嘈鷗鷺多丹楓蕭蕭映衰柳龜茲落日明脩浦美人何處隔烟水愛而不見頻搔首下雉山高鬱崔嵬魚岳培塿臨江隈企予登望意超忽擬招黃鶴天邊迴無端病骨難飛動扶搖更怯霜飈重駐鶴高眠樓上頭夢魂飛遶颻飄洞裏烟霞别有天花開花落不知年仙人共醉流霞酒吟客爭傳白雪篇思君夢君無窮已此情浩蕩如江水才到春來江水生日向江頭問雙鯉

雜言古詩

採蕨謠

採蕨復採蕨草長蕨苗稀傴僂周道傍日暮携筐歸歸來力倦復告飢老妻稚子牽衣啼啼聲哀哀夜中絕忽驚犬吠西林月催租吏至村落空雖有蕨羹安得食

再贈劉邑侯

鷇鳩鳴桑雉乳稻苗青青麥垂穗使君之澤如膏雨三載民間歌父母徵書千里來天府錦帆高張君欲去虹堤隱隱藏雲樹臨風謾唱陽關句

白鹿詞

白鹿來海之濱虬毛雪色爛然如銀雌雄和鳴呦呦顧羣白鹿獻帝之廷金籠玉格錦籍文茵真仙所乘聖人長生中國治安四夷咸賓和氣薰蒸祥瑞乃臻惟皇戒懼不自滿假遠人未服鹿何為者島夷弗率亦既有年何師之熸何鹿之田

海上羣山凌渺茫真仙之居隣扶桑中有白鹿如駒年

伊誰得之薦明堂金闌玉質錦繡章天顏喜悅頌聲颺羣臣拜舞聖壽無疆古有謨訓戒禽荒昭德之致乃為祥君不見周穆王

墻畔竹

青青墻畔竹凌風何梟梟高節傲霜雪清陰自昏曉靈鳳不來天地秋落日啁啾厭凡鳥

荔枝詞

南風吹落枝頭花紛紛紅子明朝霞氷盤高張錦苞綻水晶寒瑩無纖瑕甘漿冷冷濺齒頰風致不羨青門瓜曲江作賦亦偶爾珍重誰獻來天家君不見玉環夜宴稱酒渴萬里奔騰勞置驛一笑翻成四海愁三咽令人三歎息

杞人詞

杞人憂杞人愚杞人之言未是愚杞人之心人不知天雖積氣有時散日月星辰何所維世人憒憒歷昏旦蜉蝣楚楚無遠期莊列之徒恣荒誕天崩地摧非所危四海蒼生皆帝力天心豈忍芻狗之泄泄沓沓其所為顛覆傾壞君始知嗟哉杞人之心愚杞人之言當三思

愚公詞

愚公有心移太行愚公之説誠荒唐愚公之沒已千載析城王屋恒蒼蒼羊腸盤旋莽荊棘豺虎縱橫魍魎集咥人如麻日吮血帝視羣生齊蟣虱大塊茫茫自生滅仁義強暴何分別衰中褊心浪欣戚高山大川表疆宇真宰無心詎能理嗟哉愚公今已矣後人若有愚公志會使高山作平地

乾鵲鳴

乾鵲鳴行人來捲簾對鵲心顏開行人一去今幾載綠窗三見春光改天涯消息杳難尋夢裏時時見光彩今朝鵲鳴喜且驚攬衣拂鏡雙蛾青鵲聲未已馬嘶鳴出門十步相逢迎多情感人人不知胡鵲之靈能爾為門前烏臼葉槭槭爾鵲為巢自生息但願人生無離別不願爾聲常聒聒

采葛謡

朝采山上葛暮采葛上葉葛藤何蔓延葛葉何戚戚上山下山心遲遲春風發生秋風萎為絺為綌不得衣窮年兀兀空自悲但願葛生子纍纍明年復采亦不辭采葛南山麓雲深晝沉沉兀猿啼空谷猛虎嘯長林猿啼一何苦虎嘯一何怒采之未盈抱慘慄回中路人情畏熱復畏寒秋氣日深葛衣單抱蔓棄之中道還猛虎噬人那可干

雜言 壬戌春

燕南三月時柳短草初綠江南三月時草滿花如簇燕南江南路幾千春風發生何後先我家江南住江邊鳴珂謁帝燕山前天閶九重金鎖連瓊樓玉宇蒙紫烟太乙宮中羅衆仙柳眉花靨紛爭妍臨風萬舞近御筵為歡巧奪君心憐瑶琴欲奏衆樂宣山高水深多斷絃驚飈北來塵漫漫白日漸沒西山巔坐使朱顏成棄捐何如且泛江南船中流浩蕩歌扣舷看花折柳自年年

大隱樓集卷之四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五言律詩

張公洞

神斧何年劈仙凫此勝遊丹梯蟠地出青靄接天浮秀擷崖芝晚香分洞草秋秦人應未識故向武陵求

登周孝侯五龍 侯衣冠塚也

五龍深秋望悠然感慨生蕭蕭鳴落木滾滾聴溪聲弓劍元泉秘勛華奕世名至今三害遠父老説昇平

宿膠山寺 在無錫縣

秋色滿林皐秋花照客袍元泉翻雪乳翠壑響松濤問

俗淹雙舄懷人見二毛禪房清不寐涼月影初高

登城

山城暑氣薄日暮一登臨遠樹參差影孤雲斷續陰乾坤睥睨小歲月往來深惟有沙邊鶴知予物外心

吴氏園亭燕集

鮮飈滌煩暑落日遊芳園藹藹竹陰合氳氳花氣繁清池澄朗月琪樹映瑶軒習家能愛客未返山公轅

秋曉

風露深秋候闗河動曉寒鴻飛鄉思亂鳥下吏情寛愁入安仁鬢塵生貢禹冠黄花無數好秖自捲簾看

亭成 舊名栖鶴

棲鶴名稱舊飛翬結構新卧遊欣有托虛白静無塵地逈偏留月簾疎不碍雲草元知未暇聊寄樂吾真

寄交河袁令恒

愛爾河陽令公庭日晏然琴書消永晝吟咏向高天海鶴堦前舞山猿樹底懸相望滄渚隔遥贈白雲篇

寄弟

憶昔江門別重逢歲暮時幾傳鴻鴈信頻詠鶺鴒詩官薄憐兄拙家貧頼母慈瀛臺清夜月千里照相思

七夕風雨

七夕今宵是孤舟傍濁河已憐人世巧翻令客愁多爛漫三星候滂沱一雨過不知天漢上風浪定如何

舟中漫興

繁露濕芳蓀虛沙疊浪痕鷗羣輕出浦蟬響遠連村浮

海非今日窮河異昔言終期訪漁父一探武陵源

懷故興濟令許伯玉

客子賦皇華乘流汎斗槎暝烟浮遠樹涼月動虛沙仙令懷潘岳塵踪愧孟嘉何人夜吹笛遺恨滿天涯

同趙都運夜登水月閣

共有山林興來登水月樓陶然醉官酒偶爾散覊愁秖樹迷兜率曇花照比邱言歸忘夜永河漢已西流

戲馬臺

千年餘覇業戲馬亦荒臺合匝羣峰迴蒼茫秋色來舞憐芳草盡歌憶拔山哀決漭中原地英雄幾刧灰

留城

未遂椎秦志因成佐漢勳術從黄石授身與赤松羣往

事隨流水荒城空暮雲蒼茫千古意蕭颯不堪論

淮陰

寂寂淮陰道王孫舊此遊觀時頻帶劍混跡且垂鈎白馬山河誓丹心天地秋如何鐘室語却憶蒯生謀

漂母

遺廟清淮曲蕭蕭秋意深興懷資一飯為報卻千金未必知人傑祇緣盡此心斯風已千載聊爾寄長吟

先春草堂漫興

遯世吾何敢謀生亦未能結茅淮水曲鑿石小山嶒地僻身堪隱朋來興可乘短墻隣野市有酒況如澠

奉使慙無補端居春已深看花他日夢芳草故園心野鶴時雙舞孤雲晝日陰閒來還抱膝梁甫不堪吟

立秋日過清江道院

乘暇來仙苑談元接道流江天初過雨巖洞忽驚秋丹氣浮金鼎靈光照玉樓何當拾瑶草相伴五雲洲

送劉子易郎中道州督儲

祖帳開燕甸軒車出鳳城暖風初變柳旭日欲遷鶯山接崆峒秀河通太液清興來飛麗藻遥為寄西京

贈楊生珍 生潜江人

卓犖江臯士飄飄泗上遊壯觀凌岱嶽長嘯俯瀛洲舉籍藩垣重才看幕府優風塵餘氣色氷蘗見清脩

燕山春雪

東風吹朔雪野望轉蕭蕭色共千花發山疑萬玉雕層氷疑瀚海瑞氣溢清朝萬里陰山北胡奴有射雕

吳明卿五月五日生子

小史傳書至聞君産異兒三星初視夜五日況逢期駁骨自千里鳳毛應獨奇試啼報載户英物有人知

與友人夜飲醉書

千澤知無術浮沉任此身酣歌燕市夕夢寐楚山春薄宦慙時彦交情憶古人江潭芳草遍何日問歸津

廣州即事

封疆開百粤山海甸南荒旌節雲霄下驅馳道路長聖恩憐反側使職重敷揚況復東征後無煩問斧斨

肇慶道中

畫舫曉盈盈乘潮下遠汀蒼茫三水渡回合萬山迎鼓角魚龍避旌旗烟霧清悅城山上鹿應向月中鳴 郡志云悅城山中有白鹿三足鳴則刺史監司至

歲晚勞王事宵征戒客程霜飛頂湖 山名 淨月照大江 水名 横石轉分山影沙鳴激水聲瘴鄉渾不惡風物有餘清

峽口北風疾停橈及晚晴寒多惟衣夾土沃只刀耕市散墟煙白歌闌野蔓青 粤俗尚歌 聖朝無棄物問俗莫論兵

黄香堡 大盗所據余始招降之

碧嶂排空出丹梯接漢斜古藤危絡石幽澗淺縈砂雲碓村村水烟林樹樹花獨憐耕牧者不是避秦家

惠陽歲暮書懷

暫作天南客言巡海上城瘴雲寒不雪蜃氣暗沉星寂寞寧操瑟艱難愧請纓衡湘天縹緲搔首此時情

嶺表炎荒地風高亦自寒衣憐荷芰薄書寄鴈鴻難郊

鄙驚多壘瘡痍岂未安有懷渾莫遂慙著大夫冠
久客心應折那堪歲欲闌鯨鬣滄海沸虎嘯碧林寒劍
氣自冲斗商歌時倚欄簡書渾不定騷屑對南冠
入夜角聲哀蕭蕭雨復來空齋清不寐旅思浩難裁戰
伐何多日懷柔愧俊才江園有蓬室誰與剪蒿萊

射畢觀德亭獨坐

小徑暮雲深空亭秋日陰雕弧聊自試康爵共誰斟觀
德吾何敢為仁或可任山禽渾不解斂翼過西林

園亭雜詠

古戍臨荒徼孤城隱亂山喜逢氛祲息因得歲時閑紫
翠浮春甸蒼茫隔暮闕悠然忘去住緩步出花間
小圃何岑寂閒來幽興生嘉蔬經雨茂殘葉墮風輕無

客穿珠履於誰倒玉瓶高城雙畫角吹動故鄉情
擾擾兵戈地何人闢此堂大都忘歲月小可駐風光細
草侵幽徑奇峰出短墻時聞清嘯發不記是夷方
玉帳談兵暇藤牀燕坐時野雲寒冉冉山雨晝霏霏黃
石書慵檢青田鶴自隨還將農圃意一一語童兒
白首遐荒客春來憶故林園亭足蕭散日夕寄登臨異
種桃舒錦脩枝柳帶金風前思一醉市酤不堪斟
牢落三關外棲遲數畝間為園當北牖開閣見西山藝
菊期秋茂看雲盡日閒道人心賞足徐步杖藜還
絕塞邊鼙靜高亭落照黃望窮千里目愁遶九迴腸漢
將身皆老胡兒意未量感恩並戀土情緒日相將
早歲經多患衰年意易傷疎才虛鎖鑰野志薄冠裳幸

此瓜蔬圃聊稱花鳥堂轅門春日永退食足徜徉
默默無言語行行玩物華榆飄金點綴桃綻錦交加地
迥分星極天長遲日車高情隨處得不忘是山家
鮮却青萍劍頻登望遠山風微簾幕靜雨足桔橰閑野
鶴時骯羽庭花日改顏放歌天地裏一任鬢毛斑

岔道

重關開八達岔道擁孤城寂寞三家市羈危獨戍兵雨
霽沙草長風激石泉鳴經略者誰子猶題石上名

白登

廢壘依青嶂荒臺紀白登漢宮俱泯滅胡騎尚憑凌惻
懷悲風度崢嶸朔氣凝尊前畫奇計今古說參乘

插箭嶺謁宋楊練使祠 俗傳楊六郎也

廟貌千山麓勛名百代傳明禋勤父老精爽見旌旃箭
插峰頭石營分谷口泉壯猷慚倦客懷古意悠然

馬營

歲晚氷霜劇天涯道路長驅車臨絕徼問俗到殊方白
草連青海黃狐競赤狼胡笳三奏罷壯士淚沾裳

獨石

獨石開雄鎮高城接大荒地連青海闊山引赤城長邊
氣應銷歇天威合震揚平生懷壯志努力效封疆

開平道中獵

疊巘凝雲白平沙落日黃降酋欣伏草壯士巧穿楊逐
鹿爭趨險從禽獨擅場因知觀獵意到此未能忘

三月三日龍門對雪

孤塞春何晚龍門雪尚飛已過脩禊日猶未換春衣橫笛空驚柳勞歌憶釆薇青萍還自試莫遣壯心違

簷雀

棲息依華屋飛鳴常傍人乾坤原寄跡巨細亦容身澤雉神雖王鞲鷹志未伸噍啁同海燕於爾見天真

晚霽

空亭延霽景倦客散羇懷萬里邊聲動孤城戍角哀胡茵頻款塞漢將幾登臺却憶談兵者誰堪閫外才

簡榆浦崔中丞

別君歲方新思君歲將晏持此數行書遠托千里鴈為問東山遊何似西臺燕長嘯對浮雲舒卷從時變

絕塞千里外君家若箇邊白雲勞遠望明月自高懸地

似桃源洞人疑葛稚川聖心知簡在未許學龍眠

己卯仲春同李司空鄭司馬楊總戎過定國徐公西亭看花

春到侯門好花同上苑妍高亭開錦席嘉客駐華轎玉斝浮春細金鈴護影懸淹留終永日未羨習池偏

喬木蔭華堂春深白晝長鑾坡初散履燕寢共持觴繞座花為障褰帷書滿牀笑歌隨意發不猒楚人狂

甲第禁城西重來興不違春盤行白玉夜宴厰朱扉銀燭明歌扇瓊花艷舞衣鳴珂歸路晚霜月昦餘輝

庚辰孟冬十三日徐公上宅看菊

倦客思投組高朋喜盍簪況逢霜後菊開向小春深詎識乾坤意長懷氷雪心陶然歌下里慚愧有知音

花神應愛客不逐歲華過留此芳菲景容予慷慨歌合心同水竹適意即烟蘿欲習餐英訣空悲兩鬢皤

病中述懷

平生多積毀倦骨已堪危況復經新病銷來恐不支填虛思獺髓扶老想龜耆盡日南窓下陽春漸可晞

陳春宇學士枉顧賦贈

暫輟承明直遙為擁傳行夢驚霄漢遠興入洞庭清海內思霖雨江皐仰德星桃源逢舊隱莫自戀仙盟 陳公武陵人也

老去甘離索秋風起暮思喜君千里至慰我二年期雞黍憐荒歲勳名惜後時長沙南去好無用賦湘纍

初有白冶之命

聞道溪山勝烟霞入夢頻何期分畫省還得寄閒身谷鳥自求友山花鮮悅人交遊吾已懶不厭地無隣

至白冶

徑轉千峰出城開一水盤吏人花底散雲鳥坐中看遺跡傳唐代邊民識漢官平生疎懶性於此足盤桓

學圃亭

小圃依山麓閒來幽事多分泉遙轉石緝架遠牽蘿鵲啄餘枝果蝸行上壁莎忘機應已久寤寐自為歌

望西峰寺雨不果遊

遙憶山中寺雲峰幾曲深躋攀渾未已風雨忽相侵涉澗虛驚鹿穿林漫聽禽寄言觀寂者應得未來心

遇雨小憇龍喦寺 寺荒甚

徑危懸鳥道寺古記龍嵓兜率雲生棟摩尼雨浥衫菩
提無瑞葉舍利有空函回首閻浮界荒凉暮景銜

遊西峰寺

駐節來山寺行歌傍水村石林明法象金界接邱樊樹
老見空色鳥啼聞妙言諦觀無住著回向即真緣

安慶遇雪

城古臨關壯江深帶郭斜波連彭蠡潤山引秣陵賖用
武英雄地觀風霄漢槎忽聞歌楚曲飛雪滿平沙

小孤山

突兀滄波上微茫紫霧中孤高超象界踈鑿識神功樹
老惟巢鶴崖深時見龍狂瀾自今古獨障海天東

雪中獨過雪堂

晚天微雪集愛此雪堂幽地擁江山勝人同汗漫遊窓
涵積水瑩戶列數峰浮作賦懷仙侶長歌對野鷗

蘄春江上曉望

風起春流急天清曉望賖村墟依浦溆樓閣暗松杉疊
岫開金障奔濤散玉花勝遊還自愜不厭此停槎

守風富池舟中獨酌

風棹依迴岍開簾坐屢移山春偏有態江晚更多姿振
鷺徐遵渚遊魚巧避坻靜觀成默默心跡許誰知

黃叅政名飲柳洲亭

尊俎開清晝樓臺浸碧波紅香秋欲盡蒼翠晚來多海
内初傾蓋風前共嘯歌何能謝朱紱相伴老漁簑

舟次閒詠

白日漸西沒青春忽又歸楚雲何冉冉燕草自菲菲皃
戲閑依楫花飛靜到衣皇華慚使職原隰念多違

橫山莊居孫氏叔姪相過

城居厭塵俗愛此草堂閒人在羲皇上意存山水間孫
登時共嘯阮籍日相攀携步柴門外斜陽見鳥還

客談

有客談時事悠悠不願聞閒心自寥濶未議任紛紜翠
柏自可食青山不負人陶生稱達者千載更無論

酬吳邑侯丙辰歲

車馬來非數蓬蒿徑自寬河陽春已遍江浦雪猶寒逸
興憐鳧舄高情寄鶡冠何期燈火夕相對使君歡

回峰寺

暮入招提境言尋般若公禪心忘去住宦轍愧西東衹
樹凌蒼嶼曇花綴碧峰皈依思度筏身世恨難同

山中贈但邦卿

連山蔚蒼翠處處稱幽尋谷口人如玉流泉韻比琴力
田堪寄跡避地擬投簪為報山翁道春杯不厭深

同但廡伯昆玉西林寺小飲

寺古人稀到山深我獨來亂雲迷石徑荒草上經臺無
念心何洗有花春自開笑譚資二妙傾盡白蓮杯

山行

邱壑本余事風塵淹客襟偶從山中過遂此物外心林
春翠烟積溪夕清流深未能結精舍三復還山吟

山莊汎舟夜歸

別業山東城扁舟來去輕湖秋氣澄澈山晚勢崢嶸江
遠帆如鳥林疎燈似星滄洲吾道在傾耳棹歌聲

前峰李丈再顧山莊賦謝

卜築近城隅欣來長者車水雲秋浩渺松竹晚踟蹰尊
俎羅庭序冠裳動里閭德星今在野應有保章書

江上贈耿都閫

昔駐澄江節今開横海營風雲生俎豆魚鳥識干旌麟
閤家聲舊鸞章簡命榮中興須大策勛業早能成

春日登魚岳山

閉戶與不適起登江上山形骸超物外笑語出雲間深
黑龍湫小嶢巖鳥道閑空懷東岱意邈爾未能攀

送陳紹文之任廣平

花縣潭河曲郊原四望通君多長者政民有古人風簾
幙槐陰合堦墀草色濃吏人衙散後琴鶴自相從

送張少府還郡

傳紀張堪政民歌樂不支何期千載後重見耳孫奇體
國心純赤憂民鬢有絲新秋江上月清影照相思
卓犖青雲彦風流佐郡良氷壺清比德玉匣氣凌霜旱
魃恣炎赫精禋格渺茫江城遺澤在一雨送新涼

送楊先生令石泉

聞道石泉縣山高雲霧多賢良勤撫字期月聽絃歌地
産金如粟人傳玉不磨嘉魚生丙穴時寄楚江波

大隱樓集卷之五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七言律詩

驚秋

江表棲遲歲月流荊溪風物又驚秋清癯顧影憐孤鶴
飲啄忘機愧野鷗盧橘洞庭香漠漠蓴鱸鄉國興悠悠
由來楚客多悲思臨水登山賦未休

登銅官山南隱菴小憩

亂山殘雪淨羣芳風送幨輿度遠岡霧暗林巒知豹隱
雲横岐路笑羊亡飛潢漱石鳴寒玉空翠和烟濕寶幢
最愛山僧嘉氣味笋芽新試紫茸香

輓徐封君

華屋山邱隔紫雲(名山)人間聊寄百年身青春花鳥愁無
賴白髭風流跡已陳月旦有評高士傳乾坤無復葛天
民楚狂自愧生芻奠遥薦東風罨畫蘋

送吳惟遠出守思南

五馬新秋萬里行孤雲天畔擁雙旌牂牁地接盤江險
羅甸山連楚塞青鳥度深箐烟漠漠猿啼幽谷樹冥冥
聖朝雨露知無外幾處蠻歌起頌聲

遊茅山

雙鳧飛出萬峰巓俯視塵寰隘八埏紺宇彤樓凌碧落
琪花瑤草散晴烟泉通喜客疑非地洞入華陽别有天
雲際三仙如可接擬憑青鳥結真緣

寄吳惟德尚寶惟德志在山水久客西湖將以終其身也

聞君久客西湖上悵望停雲不可招天竺暝鐘和雨聽
孤山晴色隔江遥南塘夢草春多思北谷鶯聲晚自調
白玉山中好泉石謾教猿鶴怨蕭條

同方少府龔推官飲甘露寺

秋風蕭蕭吹客衣秋雲冉冉護禪扉江山勝槩自今古
來往遊人半是非瓜步洲連暝烟合海門潮帶夕陽歸
風塵回首空搖落擬向東林學息機

秋夜泊毘陵

海上高城接渺茫樓臺掩映晚蒼蒼中流迸鼓催官舫
半夜啼烏度女牆楊柳驚風疑聽雨蒹葭含露欲為霜
清砧處處鳴雙杵白苧生寒憶授裳

别宜興

五年為政愧鳴絃千里趨朝思黯然自信行藏安素履
肯將琴鶴負前賢梅花羌管西風急楊柳旗亭落照懸
山水真緣猶未了何時重泛画溪船

天寧寺寄李元素同年

與子別來能幾時禪堂風雨忽相思朱絃獨奏花間調
玉局誰彈竹裏棊違俗未宜悲落魄謀身應自笑支離
江東知我如相問為道安仁鬢欲絲

赴寧津別京師舊遊

天涯春色半凋殘幾度勞歌行路難萍水乾坤元泛泛
風塵關塞尚漫漫長亭有酒還同醉短鋏無魚亦自彈
日晚驅車臨易水蕭蕭猶似舊時寒

宿彌陀寺

停車暫憩青蓮宇隱几閒吟碧樹風古殿藏雲披杳靄
妙香和霧結洪濛僧無說法三乘廢鶴不歸巢雙樹空
欲向諸天窺色相轉憐身世尚飄蓬

新鶯

燕山寒盡曉風清花外初調出谷聲夢斷關河春脉脉
酒醒樓閣雨盈盈采蘩周道悲遊女伐木空山念友生
此日天涯愁聽汝故園江上滯歸程

秋懷

涼風吹樹碧參差又是清秋入郭時塞上征鴻驚遠夢
山中叢桂動幽思潘安老怯雙蓬鬢宋玉愁深九辯辭
欲製荷衣學歸隱芙蓉落盡楚江湄

客思

秋來客思日依依高卧閒齋獨掩扉細雨變衰燕地草
涼風吹老楚山薇壯心落落空雞唱歸計悠悠又鴈飛
赤壁江邊舊遊處蓼花開遍小漁磯

至日天津道中述懷

至日天涯悲歲晚陽生又喜青春來風前柳條看欲變
江上梅花應獨開使節忽從滄海去高堂遥憶彩衣回
不堪人事轉蕭索雲物虛占太史臺

過靖海弔李端真先生教諭靖海

長吉聲華重楚都玉樓歸去夢魂無文章西蜀名猶在
端真中四川鄉試禮樂南宮志已孤桃李春風遺澤泯松楸暮
雨故山蕪高城莫弄霜天笛灑盡山陽淚欲枯

上巳日過衛水

風雲黯澹過衛水節物蹉跎感異鄉淺渚迴流橫小艇
荒村社鼓鬧斜陽霜繁碧草經春短天遠歸鴻傍客翔
十載荷衣半塵土不知何處是滄浪

過天津

城頭初日亂啼鴉客子行歌上使槎蜃氣高連蓬島近
鴈行遙度薊門斜黃河過雨添新漲碧草和烟翳淺沙
聞道邊庭猶苦戰九闕西望動悲笳

園成

江湖幽興未全違小築芳園護翠微心遠不妨城市近
身閒常喜簿書稀杖藜日涉還成趣抱甕時來學息機
謾爾行踪兼吏隱故山深處有柴扉

倚樓

火雲收盡碧天秋客思蕭然日倚樓鴻鴈自能來北塞
芙蓉誰與寄南州江干清夢依黃鶴海上孤踪愧白鷗
世路無媒還獨往西風長憶鹿門遊

歸燕次郝廣文韻

天涯何事亦知幾大廈連雲懶更依赤縣風霜驚歲晚
烏衣魂夢及秋歸危巢幾處泥仍在舊侶多年識漸稀
回首漢宮情脉脉淄塵浣盡舞時衣

渡古黃河

積水澄空接素秋野人徒涉引方舟崩崖忽訝龍門險
湍瀨猶疑砥柱流極浦寒雲迷客望長堤古木向人愁
閒遊不是乘槎客謾有星文動斗牛

宿泊頭禪寺

月明風細夜如何露冕雲林此再過一片樓臺臨水郭
數聲鐘磬隔烟蘿乾坤浩蕩三生夢歲月憑陵五蘊魔
兜率路迷蓮漏盡寶華臺上蘚痕多

曉發連窩驛

微茫曙色動荒村迢遞孤帆向海門三輔雲山橫絕塞
九河烟浪出中原遙林落木秋初滿極浦芳蓀晚更繁
清興杳然空宇宙乘槎何必問崑崙

寄寄亭

乾坤已悟身如寄又向亭中寄此身洗竹澆花聊免俗
呼牛應馬學全神魚龍夜聽淮流近樓閣晴看海市新
懶慢年來心獨慣不須元白問時人

雪中同周水部觀漁西池（武皇南征漁清江浦即此）

一曲清池抱郭斜淪漪滾滾漾晴沙漁人偶汎江頭棹
客子同迴海上槎苑外行廚羞玉鱠林端暮雪散瓊花
相逢野老無機事指點風雲說翠華
聞道先皇巡幸年屬車曾駐此池邊虎賁夾岸踈雲殿
鳳舸中流戲水仙奏賦已無朝士在棹歌猶聽野人傳
只疑泱漭澄潭下尚有神魚抱餌眠

鉢池山（余生平夢有所遊不知其處時有所遊恍然如夢此其一也）

野性常耽物外遊興來隨步過林邱藤蘿不隔諸天近
花木深藏一徑幽妄盡時能觀化境夢靈應自與神謀
酒闌莫謾登高去萬里烟濤海若愁

秋日河上

天末涼風動早秋偶從華省過滄洲平蕪霽色浮青靄薄海潮聲湧濁流歲儉黎民資綱罟時危經濟屬兜鍪小山自昔堪招隐奉使何期此滞留

泛湖

清秋灝氣擁平湖泛泛蘭橈似畫圖出浦蒹葭紛淅瀝隔溪楊柳轉扶踈采菱人散歌聲遠潡水風来酒氣蘇欲向芳洲拾瑶草中宵誰伴月明孤

吴峻伯會飲寄寄亭留詩為别次韻奉答

淮海重逢鬢尚青幾從天目辨文星尋幽暫繫沙邊纜載酒相過水上亭老去交遊真契濶時来身世合飄零飲闌又作河梁别落日蒼烟起遠汀

丙辰九日妙高臺同諸公登高 余受代将歸

丹邱碧樹倚崔嵬把酒臨風四望開世路幾隨芳草變鄉心應被菊花催珠林反照收鷗浦紺殿濃陰覆鶴臺好景浮生總泡沫龍山峴首共蒿萊

再遊鉢池山次周水部韻

境入招提一徑微参差臺殿散晴暉客来山静惟聞磬僧定雲深不掩扉象外烟花秋欲盡水邊燈火夜初歸浮生尚覺迷津遠回首東林愧鳥飛

留别曹刑部周水部湯户部

遨遊喜結天涯興離别其如歲暮心作賦共攀叢桂樹扣舷獨唱度江吟家邊七澤孤雲遠夢遶三洲落月深酒盡沙頭催去鷁不堪重聽塞鴻音

濯金亭餞余子士禮雨不得住遂與酌齋中雨止而别

四山風雨曉冥冥欲别從教緩客程入座好花垂裊裊隔林幽鳥語嚶嚶聽泉未遂中亭賞計驛難忘遠地情酒醒西樓還獨上塞雲收盡萬峰晴

積雨

積雨空山生夏寒公庭長日寂無讙雲凝苑樹團青蓋風度池荷舞翠盤地遠轉令心境静才踈却喜簿書寛應思騎馬京華日九陌泥深濺錦鞍

聚樂堂燕坐

雙峰晴色隱西堂燕坐深松足晚凉奇石巧縈苔蘚爛清池寒浸芰荷香天空絶塞頻聞角地擁重關獨舉觴風物悠然成勝賞不須回首念殊方

西園晚步

南華讀罷心無事拄杖西園步夕陽濯足偶逢山澗浄披襟喜遇谷風涼千巖過雨雲猶白萬木先秋葉盡黄但使邊庭無戰伐不妨山署老馮唐

山行

寒雨初收萬嶺烟遠從谷口度行旃地無車馬泥塗浄野有桑麻雨露偏絶壁流光懸蝃蝀奇峰凝黛鬬嬋娟清時吏隱堪逃跡皂帽何須慕昔賢

十月九日濯金亭同九弟登眺

孤亭静倚千峰迴一徑遥開萬木幽載酒同来延霽景看花何意過深秋泉翻石竇珠璣湧霜落楓林錦繡稠到處宦遊成勝賞高情無事賦登樓

太白樓

一上危樓萬里心層城迢遞起秋陰奔濤濆雪𩥇高峽
薄霧蒹雲結遠林白髮仙翁惟嗜酒黃冠令尹坐鳴琴
憑欄謾爾多愁思詞客哀時自古今

歌風臺

東南王氣幾消沉猶自高臺野水潯雲滿山河龍戰後
風迴草樹鳥啼深英雄已遂四方志歌舞空懸萬歲心
回首泰中佳麗地不堪搖落動哀吟

望匡廬

萬仞高寒倚碧空石梁飛瀑掛晴虹懸崖雲護仙人宅
虛谷風傳佛子鐘曉日流光開錦繡暮天空翠濕芙蓉
欲從五老探真境何處桃花傍水紅

晚泊黃州望赤壁

玉堂學士峨嵋仙乘雲歸去今幾年乾坤勝槩空佳跡
文藻風流起後賢月出臨皐江浩浩雪消樊浦山娟娟
强欲登臨無那晚時看孤鶴凌寒烟

道士洑

崇山嶕嶢楚江濆衡岳西來勢共尊絕壁倚雲懸鳥道
洪流吞海失龍門雷霆時鬪蛟鼉窟日月高臨虎豹原
太史藏書遺洞府奇文應自有羲軒

再阻雪

雨雪霏霏苦不開鄉關西望鳥飛回松林茅屋看如畫
野市村醪獨舉杯楚帥旌旗悲遠道（時楚軍還自海上）梁園詞
賦憶多才仙翁鐵笛江樓上凍澁梅花春未來

淇上遇謝茂秦

淇上相逢春已暮清尊客舍晚相過舊遊京國如星散
鄉思關山傍月多淮海經年無鴈字江湖隨處有漁蓑
驅車明發仍千里再唱驪駒鬢欲皤

吳門感賦（時寇亂之後）

闔廬舊國俯長洲彈鋏高歌憶昔遊徑掩蘭苕春漠漠
臺荒麋鹿晚呦呦戰餘樓櫓悲風度亂後郊原落日愁
欲借扁舟同范蠡五湖烟浪渺難求

陳都運招飲南川樓

元龍高閣勢崚嶒五馬南征喜共登把酒凭欄思往事
感時憂國恨無能春酣古柳深藏堞風逗歸鴻遠避矰
閶闔遙瞻天咫尺欝葱佳氣上觚稜

彭城

飛閣崇墉俯楚皐洪河東注漲春濤臺空戲馬蒼烟合
山擁雲龍紫氣高興廢乾坤原有數英雄割據漫多勞
雍門琴曲誰能聽長嘯天風吹二毛

長葛訪半隱園不得

曾記看花此地來主人邂逅笑顏開熊轓早盖牽行色
鳥語花香薦客杯老去風流渾未減别來歲月苦相催
停驂欲問當年事三徑無人空綠苔

大隱樓

樓倚江干水竹幽登臨暇日坐銷憂巴邛雲樹窗中色
巫峽波濤檻外流太乙青藜光照夜豐城寶劍氣橫秋
時吹黃鶴仙人笛卻笑元龍志未優

閒居

清時有味是閒居林臥悠然即敝廬高興不看漁父傳何須更問茂陵書清江落日蒼茫外翠壁孤雲杳靄餘裘仲不來三徑寂蕭蕭春草滿階除

九日鳳凰山登高 己酉歲

孤峯突兀倚江干拄杖穿雲到石壇南國千年鳳不返中原萬里鴈飛難丹楓葉落滄洲暮青桂花疎白露寒登眺不妨歸去晚天涯岐路正漫漫

江上晚秋

江雨疎疎落木飛新寒輕入布袍微東籬已負黃花候南浦頻看北鴈歸一曲商歌思遠道數聲漁笛弄斜暉荒城砧杵迎風急何處遊人未授衣

江上春懷

漠漠春陰黯不開江亭獨上思徘徊渚宮樓閣浮雲盡郢浦烟波落日催去國王孫空有賦憂時遷客漫多才閒情欲和滄浪曲澧芷湘蘭盡可哀

萬壽節感賦 乙丑

君王萬壽與天同虎拜曾經覲合宮欲報生成憐遠地敢緣流落惜微躬夢回劍珮雲霄上魂斷旌旗草莽中 去年是日兵征長樂 白髮滄江還此日嵩呼遙祝效華封

戊辰暮春過靜實禪房同陳德韶德章余子厚兄弟花前小酌 時將北上

把酒花前共嘯歌浮生無奈別離何重來童冠皆新識老去交遊感舊多逸興對君須酩酊壯懷於我已蹉跎非才敢作明時累野服秉春紉碧蘿

懶狗祖師 師法身坐塔中秉燭可見示寂四丙戌矣

不到禪林十八年石藏金相故依然經無貝葉傳空偈砌有名花識妙緣 塔前牡丹師手植 幻蹟人皆驚懶狗真機誰解繫靈猿浮生尚覺迷途遠欲借毫光照大千

訪李左史端履于白雲山房

澤國風烟護曉寒問奇遙過白雲端林開野屋延山色地隔江村少市喧道在豈須論出處時清聊爾事盤桓人間回首風塵隔羨爾冥鴻不可干

問田東郭過程伯章莊居不遇却寄

閒身擬學邵平居拄杖郊原問野廬幾樹松杉迷遠望數家烟火隔荒墟秋藤綴屋雜花滿晚稻連疇結穗疎

寄語東鄰程伯子牀頭新釀為誰儲

秋日東莊觀刈稻諸子攜酒來飲夜歸

明農久已遂心盟別墅新開樂歲成雞黍多情來比屋馬蹄隨意出郊坰黃雲冉冉晴棲畝白水茫茫秋遶城自是浮生堪避世竹門松塢有餘清

東莊經始

茅堂新構敞林扉杖屨頻過願不違隔竹好花渾欲語傍人啼鳥故交飛身閒敢謂能忘世性懶惟應學息機野老同田復同道相從隴上語依依

傍石穿林一徑賒數椽茅屋自成家清池日永頻窺鳥喬木春歸尚有花樹藝幾因時雨後嘯吟常見夕陽斜深居無復巖廊夢擊壤聲中老歲華

獨遊

雨霽江天欲暮秋杖藜扶步到林邱茅茨低傍青松塢麥隴斜連白鷺洲野老盤餐收晚菽貧家尊酒待新芻雖云終歲多勤動不帶人間覆餗憂

九月廿九日莊居偶成

十日不到秋忽深草黃木落何蕭森菽粟已登場圃滌鴻鴈下集洲渚陰誰家機杼響茅屋何處壺觴來竹林身謝樊籠心坦蕩拄杖曳屐時高吟

聞召命後東莊雨宿

寒宵微雨滴空林卧聽晨雞送好音白髮已憐歸計晚丹書又荷主恩深携琴舊友應增笑觀𥁋隣翁憶共吟聞道呼韓稽顙至躬耕宜不負初心

燃犀亭

水底魚龍合異居燃犀當日意何如豈應欲識乾坤妙不憚深窺窈窅區五夜靈虹驚罔象九淵神彩泣元駒中原回首多殊服莫遣流光照海隅

歲盡

塞上烟雲結暮陰天涯歲盡旅愁深衡寒去鴈思南國拂曙啼烏滿上林厭俗每懷張掾志苦吟誰識越人心衡茅江上三千里客枕中宵有夢尋

答劉刑部子成

荒涼客舍似村墟小史傳書問索居末世功名真自拙故人交誼更誰如楚臺夢斷鴈初過燕地春深柳未舒獨向天涯久留滯滄洲高興愧鷗魚

秋夜過吳明卿宅遇謝茂秦

燕山秋早鴈鴻飛騎馬閒來一扣扉作賦雄才誇季重開尊高詠對元暉明河影落深宮樹白露寒侵久客衣湖海交遊還此夕風塵懷抱轉依依

送陳郎中督餉蘭州

倚劍悲歌行路難翩翩驛騎向皐蘭山空鳥鼠黃雲合川遶魚龍白水寒絶塞秋聲天外起孤城春色笛中看漢家屯牧當年地蔓草平沙幾處殘

贈謝茂秦

盧龍歲晚息征戈長嘯山翁返薜蘿氷雪暫同燕市醉陽春還向楚人歌魯連避世心猶壯賈誼憂時鬢欲皤共擬尋仙過五嶽百年婚嫁定如何

送翁主事使蘇州

仙郎分署出燕臺上苑春風動客杯悵別謾歌江令賦憂時爭羨賈生才洞庭山色三吳盡滄海潮聲萬里來莫向姑蘇問麋鹿傷心常抱古今哀

送蘓推官之順慶兼訊保寧王太守子明

秋風車騎發長安對酒空歌蜀道難馬度雲邊白帝迴猿啼江上青楓寒彈琴不作茂陵曲紉珮還將楚澤蘭若到巴西遇王吉為言留滯一微官

寄張子用入蜀

丹楓蕭蕭秋氣侵孤帆遥向洞庭陰江通灔澦波濤急山近陽臺雲雨深前席自應宣室召卜居誰識楚臣心懸知別後勞相憶幾度哀猿抱月吟

送曹僉憲赴成都

天寒碣石斷飛鴻擊筑歌殘惜去蹤持節何須悲蜀道
剖符今復見文翁江涵落日金沙遠山擁晴雲玉壘雄
訪古時過楊子宅草元臺上野花紅

送劉郎中謝病還山

談天碣石非心事抗迹歸來采术苓風雨關河成獨往
雲霄魂夢却能醒花邊坐起隨丹竈竹裏行歌把道經
為訪山中舊叢桂春來還復幾枝青

大隱樓集卷之六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泳保恭校

七言律詩

漫成

寂寂高城日欲曛踈踈砧杵隔西隣世情鹵莽真成拙
吾道蹉跎敢歎貧金石有歌還自和風塵多難更誰陳
天涯歲晚饒氷雪遥憶山中草木春

會翁開府晞登有贈

華省論文憶舊踪五年不見各成翁潮翻瘴海搖南極
雲斷氷天滯北鴻玉帛共承周室會金鑾重接漢官容
春深燕市寒猶劇擊筑酣歌興未窮

送石屏李州守致仕

薊門風暖換春衣折柳官亭羨爾歸投紱自緣初鬢改
操竿肯使壯心違歌闌漁父秋移棹醉共山公夜啟扉
回首石屏天萬里碧雞金馬夢中微

野宿

海風吹雨夜沉沉獨宿荒臯百感生地險豺狼喧赤岸
沙寒鷗鷺傍青林愁多漆室空資笑獻及菹芹亦苦心
有分行藏隨所遇燈前彈鋏一高吟

山行

千盤峽路繞羊腸歷盡崔嵬望轉長使節高依南斗近
鄉心遥逐北鴻翔鶯花春早猶岑寂熊虎時清敢陸梁
欲賦皇華慚靡盬多情真自愧王陽

處臺書懷

處城烟雨曉霏微徙倚閒庭意獨違萬里驅馳憐素履廿年留滯愧緇衣林花向客偏含笑山鳥傍人頻勸歸回首柴扉江渚上碧桃紅杏自春暉

徙舍

粵南風物正愁予徙舍頻煩逼歲除不為烹魚聊溉釜秖緣攜鶴漫求車廿年天末無寧宇何日山中有定居不遣兒童種蔬茹春風回首又蘧廬

甲子立春日過德慶 癸亥亦以立春日過此

土牛初送粵天寒風暖牂牁漲暮瀾灌木陰消豺虎窟芳蓀香滿鵁鶄灘韶華暗換驚遊子使節重過愧漢官何日投簪賦歸去杖藜牽犢楚江干

蒼梧

江上羣山列翠屏青春晝舫此重經風生幽谷虎時嘯雲暗高林猿夜鳴敲壘蕭蕭憐久戍平原漠漠廢深耕生成自是乾坤德莫向明廷浪許纓

過吳尚書宅 尚書嘉魚人

尚書宅傍古城陰喬木頹垣歲月深舊國松楸餘奕葉他鄉蘭桂長蕭森家傳清白瑩如玉世仰勳華重比金再拜升堂憐後進九原應識百年心

舟夜聽角

菰蒲深處泊征橈畫角雙吹夜寂寥響入青冥催暮雨聲回滄海震寒潮關山戎馬春仍急島嶼鯨鯢晚更驕攘臂文離堪自笑衝冠壯髮尚蕭蕭

發兵後西亭獨步

千峰秋色靜沉沉散步西亭一嘯吟高竹生寒連別院幽花弄影隔踈林凭欄偶爾觀魚樂出谷時還聽鳥音却愧儒冠非猛士提兵遙制百蠻侵

班師

戰罷千山海日紅蕭蕭鳴馬逐歸鴻雲凝暮色旌旗靜風逗秋聲鼓角雄平定豈須論折馘懷柔正爾切瘝痌未歌杕杜勞行役先賦皇華達紫宮

通衢道中

風前軋軋動悲笳振旅西來怯路賒奔走可堪違素志艱難常自惜年華干戈載道愁雲合荊棘連村落日斜喜見流移新復業編茅伐竹兩三家

飛來寺登半雲亭

化誠高倚粵江濆飛舄飄飄躡半雲石室遺踪思帝子山有黃帝庶子讀書臺玉環幽夢憶王孫山有歸猿洞事見寺誌真機禪境元無住幻宇人間浪有聞欲上峰頭窺色相碧蘿紅樹晚氤氳

觀音巖

寂寂靈巖接大荒乾坤何處更仙鄉谽谺霧谷藏金界縹緲雲根擁玉幢覽勝謾乘青雀舫明心猶愧白猿降洞中有石如白猿天涯不盡登臨興萬壑千峰鎖夕陽

東洲驛感賦 甲子五月余平叛兵于此

斜日亭亭海氣昏數峰青處見崖門波濤不洗乾坤恨島嶼難招戰鬪魂牢落壯心餘短劍飄零孤興對雙尊

野人莫問當年事天末輕雲逩帝閽

登五羊驛

欲唱離歌氣未平海天殘照半陰晴蒼生豈啻七年病白髮常懸萬里情翠幕曉收雲鳥靜彩衣春剪芰荷輕歸來黃鶴江樓上鐵笛梅花弄月明

劉仁山僉憲以詩贈行奉答

酒盡賓筵整去珂芙蓉山名風定歛晴波更無塵事關心事只把離歌和楚歌不動旌旗收虎旅謾將烟月掛漁簑野人家任湘南岸歲晚期君釆芰荷

乙丑初度時行次南安

流光如水去潺潺四十三年覺夢閒學道無聞心尚在經時多難鬢空班野人罪重虛懷璧聖主恩深許賜環遠道停驂風日好呼兒貰酒一開顔

大中丞上谷環洲吳公雲中松崖申公會宴陽和喜而有賦

龍沙風暖凍全消却掃轅門聽玉鑣清切雲霄聯法象笑談尊俎靖天驕堠無烽火抛金甲庭有歌鐘列錦標燕喜風流今復見載陳天保頌清朝

寶炬光摇金叵羅西堂高會夜如何風生玉帳卿雲逩月轉瑤臺湛露多部列靈夔喧鼓吹坐聞雛鳳奏絃歌欣逢屬國來王日細柳春深息戰戈

聞俞虛江都督庭前試馬寄贈俞年七十三矣

聞道元戎鬢欲班庭前躍馬據金鞍未論海鶻海上戰艦名凌潮急却笑偏廂出塞難時議造車製營肘後十年懸鵲印日

中千仭落鵰翰定知翼鑾誇明主拄轂重看上漢壇

緋桃二詠北園軒前緋桃一株花色穠異相傳武皇北狩駐蹕時所植也

異種傳聞出漢宮遠隨鳳輦下雲中移來天上應非偶開向人間便不同丹雪晴空飄玉砌絳霞常日護雕櫳邊庭春色年年好為沐皇家雨露隆

承恩憶昔侍披香行樂年年惜艷陽一自鑾輿過赤水幾令歌舞換霓裳孤雲落日空凝思羌笛胡笳總斷腸莫問瓊瑤何以報試看清蔭滿龍荒

送松崖申中丞還廣平

幾年憂國鬢成絲塞上俄驚失馬歸月冷霜臺餘寶劍春深玉帳賦緇衣山中麋鹿欣相迓天上鴛鴻惜暫違未許東山留謝傅佇看丹詔起巖扉

送李景達南歸

五岳高懷老更殷芒鞋遥踏白登雲風花野店春疑夢月笛邊城夜屢聞蚤歲雕龍堪脫穎清時黃鵠自離羣征袍欲解從君去為恐山中有勒文

得吳明卿汴中書有懷

西南漂泊何多日想見歸来鬢有霜千里音書憐契濶十年霄漢限飛揚粵鄉溢冠親龍劍燓道傳經集卉裳東閣近聞思董賈鳴珂應在紫薇傍

陽和中秋

淒其風露白登秋素魄寒光萬里流丹桂婆娑蟾影澹黃榆蕭颯鴈聲愁冠裳絶域空留滞尊俎高亭自勸酬半醉長歌過永夜清狂不羨庾公樓

鄭中丞出塞還邀宴于閱武堂夜中別去賦贈

瀚海無波秋日清壯心誰復事橫行中丞使節青霄下
小堞郊坰赤芾迎繡幕雙尊天畔興雕弧飛鏑月中聲
當年意氣應猶在醉把吳鈎指將星

九日同賈憲副計職方陽和臺登高

山城粉堞倚雲高作賦欣逢二妙豪把菊獨懷彭澤興
采薇誰慰北山勞霜清騏驥空皮骨風急鷹鸇競羽毛
却喜胡兒能解事階前稽顙拜分糕

温泉同大叅賈君僕卿楊君燕集

十年塵土困戎機喜傍清泠一振衣顧影自憐容鬢改
賞心真覺宦情微頻移綺席臨沙岸安得綸竿上石磯
莫唱滄浪舊時曲恐驚魚鳥笑人非

白登

漠漠平原塞草滋行人駐馬意遲遲龍泉欲掃天驕日
虎帳驚看月暈時終古遺民耕廢壘于今强虜樹降旗
風前鳴鋏高歌發六出無勞更問奇

游敬朴薄觀京邑兼視吾兒錦衣

雪霽胡天溢曉寒壯遊不憚路行難九重宮闕瞻堯日
百二山河識漢關獻賦擬趨春殿側觀光先向午樓間
錦衣公子門墻客載酒看花興未闌

白杏花（江南杏花多紅塞上獨白人言紅者實甘白者實酸詩以志之）

一種靈根兩地開深紅淺白異胚胎祇緣霜雪清冰骨
不學臙脂點玉腮穠李夭桃紛自媚狂蜂戲蝶謾多猜
他時欲作和羹用真味何慚上苑梅

擬愛妾換馬

為憐雄駿惜温柔白練長鳴翠袖愁別去不堪題錦字
牽來應自訝文鞦春朝宴罷雲隨陌子夜歌殘月滿樓
舊恨新歡渾似夢落花芳草共悠悠

戶部王尚書謝病還陽城寄贈

吳苑相逢三十春風塵傾蓋意何真慚非國士成知己
自是山公不棄人忽報投簪辭省闥空思聽履上星辰
何由得乞閒身去同作明時草莽臣

立夏日大雪

習習陰風響步簷霏霏寒霰集疎簾瓊英巧結榆花重
玉質輕浮杏蕚纖青帝成功資潤色祝融新令讓清嚴
邊人莫謂偏蕭索麰麥青青隴上蘄

哭端九弟

聚首乾坤五十年幾經離別隔風烟蹉跎混俗憐兄拙
清白承家賴仲賢落羽原鴒悲急難斷行邊雁息騰騫
百身莫贖天難問慟哭龍沙涕泗漣

出塞十首

紫塞春晴烟霧銷悠悠旌旆自雲霄飛揚虎旅鳴金甲
蹀躞龍媒振玉鑣拜舞閼氏能漢語歸降冐頓故天驕
千年景運開明世一統華夷屬聖朝

沙暖風和塞草青封羊攜酪自邊庭氊裘盡飾南州錦
譯語皆通西竺經（虜自順義而下皆受佛戒誦經）書寄玉關無雁足貢
來金闕有鶻鴒皇恩浩蕩天同覆瀚海寘顏壽域寧

金河繚繞古龍城玉節委蛇小隊行脫帽左賢供乳酪

臂韝公妓奏胡箏（虜呼女子為公妓）獵來原獸多奇狀看遍山
花半異名欲把丹青寫風物遠從天外獻明廷
憶昔雲中執叛奴名王稽顙拜神都遂令九塞無鳴鏑
頻見三關走傳符威信不須勤遠畧戰功原自失良圖
虜廷干羽千年後明德于今又誕敷
平川漠漠草離離笳鼓喧喧夾路岐箭劈重雲鵰忽墮
旗翻落日馬頻嘶草囊滿注屠酥酒毳幕時聽倒剌詞（虜中謂唱為倒剌）
聞道千羣齊笑語要荒今覩漢官儀
歷遍龍沙意自寬更無塵土上征鞍六轡謾羨英雄略
五利真成士女歡千嶺曉雲開錦帳一川春漲湧珠瀾
平生壯觀今應遂歸去惟應夢裏看
邊頭四月始知春杏萼榆花入眼新閒著賜衣行塞徼

遠從殊服效咨詢風清古戍多朝饁月白長城絕夜燐
會際昇平蒙帝力漢家應自愧和親
獵獵旌旗拂曙開旬宣真向虜庭來烟光隱約分秦塞
草色萋迷上漢臺躍馬胡姬矜絕色封狼壯士負雄材
停鞭靜聽清笳奏無復風前舊日哀
西陽河接寶平東了角山連鐵裹雄漠漠乾坤征戰地
娟娟風物畫圖中山裹玉帳流雲遶花撲金鞍湛露濃
版築當年工不易至今人說舊元戎（雲中塞故總兵周尚文所築）
春盡三關草樹芳寒風猶自灑衣裳更誰馳志伊吾北
却笑輕謀馬邑傍終古山河分兩界于今封建比諸王
（俺答封順義王）須知野性難馴伏願學虞臣戒怠荒

畫扇

㚟裊淇園萬玉枝影摇湘簌轉猗猗霜姿不逐丹青改
冰骨寧須雨露滋縹緲紫鸞凌碧漢蹁躚元鶴下瑤池
首陽人去今千載猶自清風滿素絲（右竹）
白露初零紫玉團美人相並倚雕欄芳心未惜容華暮
素質偏憐水墨寒釆釆東籬陶令醉盈盈南國楚臣餐
涼風久已驚秋節壁葉金花月裏看（右菊）

題蘭竹便面

誰將紈扇貌幽姿意匠真參造化奇皎潔謾憐班女賦
馨香還襲楚臣辭湘皋露濕金蟾影澧浦雲流玉兔輝
一任秋風動巖谷歲寒心事此君知

五月五日席上詠芍藥花

弄影含嬌似有情瑞蒲靈艾鬭娉婷衣翻金縷五銖薄

香襲瓊筵百和清詞客江皋捐玉珮美人溱曲贈芳英
誰將夢彩文通筆為向尊前賦愛卿

畫月蘭

氷輪高擁碧天虛皓魄流光盪素裾元圃影摇金翡翠
紫臺香浸玉蟾蜍湘娥怨慕清相並燕姞懷春夢與俱
謾羨廣寒人似玉桂華踈冷詠居諸

送楊憲使入蜀

鴈聲初動塞垣秋有客西征去莫留憂國頻年雙寶劍
還家萬里一貂裘霜清蜀道褰帷度雲滿巴山叱馭遊
時向元亭尋往跡百花潭外錦江流

九日寄鄭範谿崔榆浦二中丞

獨把登高酒一巵凭欄迴首意遲遲紫萸紅菊人千里

白草黃雲天一涯鹿苑早霜凝棨戟鴈門斜日擁旌旗
興來無語看雙劍正是湖南橘綠時
紫塞無塵朔氣高登臨何處憶同袍吟成白雪誰和
看遍黄花興轉豪景物乾坤元幻跡風流今古屬吾曹
酒闌獨立西風裏短髮危冠一任搔

至日即事

曙鼓頻傳畫角鳴營開細柳萬燈明寒凝寶劍霜華重
光映琱弧月影橫八座冠裳虛玉陛三軍刁斗靜金城
喜看陽氣乘時復燕谷何煩衍律聲

辭朝

朝迴閶闔促征鞍攬轡雲山指顧間萬里封疆資燕頷
兩階干羽慶龍顏圖形謾羡麒麟閣賜履遥分虎豹關

一著戎衣從此去五雲何日侍仙班

居庸

奇峰峭壁倚清虛天啟雄關壯帝居紫氣遠浮丹鳳闕
碧雲常護白羊墟皇華使者歌原隰薄伐元戎畏簡書
聖主垂衣臨北極狼烽應不到華胥

陽和城樓同廖憲副登燕

心驚絕塞風烟暮身上高城眺望開氛祲全消空斥堠
笑談應喜共尊罍歌聞楚調牽鄉思劍倚胡天激壯懷
却憶東都賓車騎燕然遺勒長莓苔

秋日園亭登覽

淒凉雲物澹高秋潦倒邊城感薄遊偶摘園蔬思抱甕
乍臨流水憶垂鈎鳴蛩何意頻依草征鴈多情故近樓
冉冉塵愁無處著莫教羌笛動城頭

亭上

上谷山河究畫圖登臨聊遣客懷孤思鄉有淚看雲盡
載酒無朋聽鳥呼㟢㟢凉風生遠樹微微斜日澹平蕪
元戎欲建平胡策攘臂轅門愧腐儒

九日買菊數株客居獨賞

買得街頭三四枝看来庭下轉幽奇未将霜蕊憐踈影
且領風光對客巵江海頻年牽别恨乾坤何日是閑時
黄雲白草非吾土回首東籬夢思

書省壁

省舍荒凉似野村自公長日掩重門負暄意適輕狐貉
習静心多獸語言示病維摩思下榻逃名仲子學為園

此情可待終成决高樹羣鴉莫浪諠

月夜同劉叅將登獨石臺

地角遥連瀚海頭龍沙形勝一拳收為臺昔爾真奇略臺去年劉新築把酒令予亦壯遊千嶂影涵霜月迥兩河聲抱
朔雲流誓開元塞酬明主未許青門學故侯劉昔欲告休因以勵之

秉軺遠作三關使倚劍来登獨石臺此日山河猶表裏
當年城郭已蒿萊舊開平在塞外三百里宣德五年移此茫茫世運同棊
局落落雄圖寄酒盃萬里寒威生錦袖数聲清嘯月中
回

自龍門所出塞外六十里至滴水崖入

雙旌曉度雲州嶺萬騎遥趨滴水崖帳列岡巒新附虜
地收耕牧舊汙萊塞外十三村臨失已久今年收復恩威聖代天同覆

風氣殊方日漸開峰頂千松常蔚蔚羣公相繼好栽培

贈王生往雲中（生衡陽人也星數醫卜皆極其精尤深于内典）

衡陽山人多道術乘雲遠下祝融峰元潭神液收金虎赤谷靈砂豢玉龍已有真機契佺偓漫將方伎動王公雲中拾得金光草為寄三關白髮翁

寄秦憲使

不見關西秦少游書傳千里忽驚秋憂時誤撫尊前劍作賦還登塞上樓城月清笳悲旅夢朔雲衰草喚征愁慚余久被南冠縶獨抱氷絃奏楚謳

風雨遣悶

初秋門巷霏霏雨久客關河踽踽身歲序獨從愁裏換艱難誰向席前陳一言能寤北宮子勺水虛驕東海臣

何似故園江渚上綠簑青笠伴元真

立秋日書懷

空庭白露曉離離楚客逢秋孟自悲碧海屠龍虛有技青冥跨鶴尚無期寒生絺綌思裁芰老怯干戈欲杖藜為愛季鷹真達者扁舟東下更無疑

馬元戎出塞得勝國時淮西按察使楊公墓碑印以見遺賦謝

上谷秋風靜鼓鼙將軍出獵向邊陲先聲遠震單于壘遺刻新傳按察碑魚豕依希金薤蝕龜龍剝落石苔滋知君素抱横行畧擬勒燕然續漢辭

應州登塔

寶刹中天灝氣浮登臨今古入邊愁關山雄鎮龍庭迴閭巷平臨蟻垤稠戰後黃雲迷廢壘燒殘白草翳荒邱不堪對酒傷心處落日千家哭未休

西安驛（時新被虜）

西安驛路桑乾北笳鼓風前慘不驕生聚十年成草莽析衝千里憶嫖姚聲傳慟哭波猶咽血滿溝塗杵尚漂為報元戎休觧甲威寧秋草正蕭蕭

二月朔出居庸偶書（甲戌歲）

推轂由来重閫臣簡書何意到閒身盟尋鷗鷺滄洲冷帳擁貔貅玉節新天闕九重饒雨露胡庭萬里靖風塵居庸北望陽和近渺渺龍沙靄靄春

元旦書懷

絶塞孤城擁萬山遥從北極望龍顏嵩呼聲動三軍壘

華祝心懸五鳳閶羽檄不飛青海晏干旌頻駐白登閒明農久負當年志猶自因風想珮環

元日登陽和城北臺遂謁元帝祠

紺殿崚嶒倚碧山丹梯縹緲試躋攀千門曙色迎元日滿座祥光仰聖顏春度笙歌聲杳藹雪殘巖谷景斕斒禋心為禱蒼生福歲歲呼韓款漢關

九日安邊樓登高

登高謾有天邊興況復雲山塞上奇無酒敢云成獨醒戴花聊爾釋羣疑頽齡擬付霜英制野志惟應倦鳥知徧倚危欄轉愁絶雲中頻見羽書馳

酬邵郎中和九日諸韻

朔風寒日塞天昏遷客殊方欲斷魂喜遇仙郎歌白雪

遠煩驛使寄青雲濃熏漢署香猶在聲和陽春調更温
把酒期君還共醉石盆殘菊幾枝存

重過蔚州署中買菊猶茂感賦

心期偶爾寄寒枝别去頻憐腐草遺何意氷霜揺落地
猶存風露出羣姿孤高不入繁華夢遲暮元非造化私
相對莞然成一醉碧天明月夜何其

飲至天閣書院次督府吳公韻

炎荒殘暑尚如焚燕喜筵開傍水濆指顧風雲生百粤
笑談尊俎息三軍層層碧樹籠秋色滚滚滄波逗夕曛
平定已看收薄伐懐來正爾事修文

鎮海樓燕諸大夫次督府吳公韻

海上清秋綺席開登高作賦見羣才天空銅柱烟氛净

潮湧金鼇紫翠來瑞靄蟠空瞻日近笙歌流響遏雲迴
永懐期獻昇平頌萬里金門首重回

發惠陽

合江樓下水沄沄獨上星槎問去津霄漢久應收儁翼
乾坤從此得閒身憂民念切空餐蘖報主才疎敢受尊
一曲驪駒誰與和鷓鴣啼斷粤天春

大隱樓集卷之七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七言律詩

丁丑六月十二日偕鄭中丞郭元戎賈按察韓兵憲賈郎中出塞燕晾馬臺

得勝城西晾馬臺錦袍珠勒共追陪不緣稽顙呼韓至
安得同心載酒來瀚海風清笳鼓静天山雲捲畫圖開
高情欲續燕然頌只愧當年漢史才

草橋泛舟

清溪環遶碧林深畫舫輕移白晝陰露重薫葭霑錦席
風香菡萏襲華簪烟塵遠净天邊色魚鳥頻牵物外心

漁父不來歸路晚滄浪誰與和高吟

贈鑑川王少保

曾把長纓繫可汗忽聞清嘯出長安秪緣河上忘機好
不為人間行路難海内蒼生懸日望天邊鴻鴈滞霜翰
詩成却憶春明别又見黄花白露漙

李司空曾少司馬楊鞏武會燕陳戚畹海甸莊居

侯家别業帝城隈雲樹蒼蒼霽景開幕府邀賓秋欲暮
羣公結駟日邊來塗侵潦水頻由徑山隔疎林故上臺
平野夕陽無限好嚴城鍾鼓謾相催

清三慎三慎八諸弟南還賦此以别因憶端九弟

白登晴雪照征鞍黯澹心情欲别難縹緲關河鄉樹遠
凄其風露客衣單三年紫塞驅熊虎萬里青雲集鳳鸞

歸去恵連誰問訊蕭蕭春草夢闌干

送俞歷江都督致仕還閩

笑解龍泉脫舊簪得歸真荷主恩深九衢涼雨催秋色萬里長風快客心玉帳尚餘黃石略碧山重和紫芝吟離觴未盡征車發愁聽賓鴻日暮音

玉河新柳

帝里春光忽半過繞看新柳蘸晴波修眉乍展寒猶怯舞袖初垂態已多紫陌遊人嘶馬去青樓少婦倚欄歌獸憐白髮江南客欲折長條奈若何

得蓮池陳兄書寄謝

不見山人陳太邱楚雲燕月思悠悠斸苓松徑春偏好讀易芸窓夜不休几杖何人陪笑語冠裳憐我久淹留

君恩未報歸難得三復嘉言淚欲流

次王太宰艸橋泛舟之韻

萬頃紅香映碧波百壺遙載小舟過伊人為伴山濤醉貽我先傳水調歌廊廟功成身尚健江湖地遠興偏多炎蒸散盡翛然後紫陌風清聞玉珂

晴川楊尚書貽雙桂賦謝

美人贈我兩叢桂珍重可比雙南金風塵不改烟霞色霄漢常懸邱壑心妙質謾誇金屋貯靈根曾植月宮深小山誰為歌招隱徙倚閒庭日嘯吟

小有園

一區分得市廛餘小結精廬近廣衢假石為山希岱岳築盆成沼即江湖樓遲敢擬來三益潦倒那能賦兩都

幸際昇平多暇日青尊時共故人沽

耕籍禮成

風和日暖土膏融警蹕鳴鑾海子東(海子籍田之所)禮備三推勞舉趾恩覃百辟燕行宮閶闔歌舞宸遊處稼穡艱難睿覽中盛典幸逢千載會豐年應喜萬方同

自公堂種竹

移得瀟湘玉數竿坐看秋色滿雕欄出羣標格經時長着意栽培待歲寒春借禁垣雲影合月明仙掌露華溥九閽正值烟塵靖退食從容卽考槃

懷川樓吳参政明卿(自汴歸二年矣)

季子歸来今幾秋白雲黃鶴漫相求詩成想見山中興書去難將天下憂湖海異時牽寤寐風塵雙鬢苦淹留

長空目斷孤鴻影獨立城南百尺樓

歸懷

高風落木日蕭蕭搔首天門望泬寥經世未能成皞皞求名空爾笑嘐嘐西山積雪晴偏麗南國浮雲晚自驕春到江湖無限好擬拋兵柄學漁樵

次潞河留別楊魏村

歸舟繫傍潞河陰惜別勞君載酒尋天近五雲猶在眼境非三徑暫論心興来未覺登樓倦老去其如戀闕深分袂不堪延佇久夕陽高樹鬱沉沉

出都亭謾成

唱罷驪駒再舉觴百年心事喜初償九重赤日雙龍遠萬里青霄獨鶴翔藜杖自堪扶病骨柳條誰與繫離腸

浮雲看盡人間世惟有君恩未易忘

五日舟中

瑞蒲靈艾蔚雙清到處風光繫客情暫對酒卮忘去國
却因時節計歸程蛟龍水上呈新戲鵯鵊人間弄巧聲
為問奪標成底事空教兒女笑縱橫

予去清江二十有六年矣辛巳六月請告南還得
再過焉鴻川許君真菴侯君邀飲大觀樓感今
思昔情與惘然因賦一詩以識歲月

六月清江暑氣柔暫依沙岸繫歸舟謾憐踪跡同飄梗
却喜乾坤許勝遊渺渺帆檣臨水郭陰陰樓閣隱林邱
欲尋寄寄亭中景花滿先春粉署幽

過邗溝

不著南冠學楚囚歸帆高掛過邗溝滄溟歛霧日初上
濁浪排空天若浮香滿沙頭仙令酒（山陽魯令送酒）響傳雲外
棹郎謳無端忽動伊人思極目蒹葭未易求

過邵伯湖

平湖如鑑映晴空雲嶠烟汀四望通地介江淮徵禹蹟
星分牛斗識吳封明霞海上收殘照涼雨天邊散斷虹
盡日扁舟凌浩渺悠悠身世一漁翁

中丞賈公自雲中遠辱惠翰短章奉酬

雲中消息旹無因夢寐常懷九塞塵病骨銷来虛衆口
壯心灰盡只閒身鶯花江上堪乘興橡栗山中未厭貧
却喜故人能問訊尺書遥寄洞庭春

春日屋西登眺用李大崖先生韻

小閣圖書日幾函輕寒策策透春衫起扶九節仙人杖
閒上西隣老樹巖遶郭桃花開萬錦大江雲影曳孤帆
興來謾有懷人句欲寄飛鴻懶更銜

風雨遣悶

輕雷隱隱震重陰釀就江南十日霖閉戶不妨高士卧
傷春獨繫美人心乍看雲葉開朝景忽漫簷花落夜深
有客頻來今不至玉壺新酒共誰斟

寄李虛谷

老去談經意尚濃謾將鉛槧課兒童松窓曉露沾彤管
茅屋春醪泛碧筒幽夢日嗔啼鳥喚清𢙣時有落花封
閒来欲策青藜杖坐爾青氈問國風

游敬朴送棗栽

當年曾咲安期實每意靈根未易栽却喜故人能好我
遥分仙種出蓬萊氤氳尚覺煙霞繞長養還資雨露培
自是青囊供藥品不須金鼎和鹽梅

寄大厓泰上人

憶昔山中借榻眠蒲團相對夜留連竹林風動清齋磬
石室雲生遶梵筵塵土不侵孤壁面機鋒已落衆生緣
予今亦脫人間鞅期爾重參未了禪

春夜

輕陰歛盡月流輝夜色沉沉上竹扉傍砌露含花影重
入簾風引篆煙微雲霄夢斷投簪久山水情閒識曲稀
隱几嗒然忘漏永玉衡西轉鵲驚飛

春日喜蕭廣文枉過

三徑春深客到稀綠苔盈砌雨霏霏何期杖屨能相過却使兒童喜欲飛兔有新篘寧用買局無奇着强同圍明朝更有看花興騎馬重来扣竹扉

寄任訂齋

花發鶯啼滿舊林美人不見忽春深停雲天末空勞思伐木山中未易尋老去尚餘鴻鵠志興来時作鳳鸞音卜居我欲依東郭晨夕相過話素心

李覺吾以詩見懷次韻酬之

江城烟景嘯吟中懶向雲臺說舊功白髮蕭踈欺傲客青山今古笑愚公垂綸敢傍蛟龍窟執杖惟求黍稌豐髙興欲同元亮隱黄花先種小籬東

出郭

疏從清世乞閒身閉戶幽居動浹旬起向江門觀物色幸無羈跡在風塵溪橋路斷緣青壁野店波深蕩白蘋漁父相逢莫相笑行吟不是獨醒人

春日同勉菴叔暨諸昆季登人豪山

湖上春風散積陰尋幽逸上碧山岑倚雲試放天邊眼對景聊舒物外心千古人豪留勝跡百年登眺有知音醉來危坐峰頭石閒看歸禽遶暮林

謝少參舟過魚山見懷以詩次韻奉答

溪邊春水日潺潺戶滿蓬蒿靜閉關逸興尚能狗麴壘閒心不復夢天山傳来白雪真難和望斷停雲未易攀獨向江門間行色夕陽髙柳照衰顏

贈李山人

青囊幾卷繼家傳五岳閒遊不記年顧我能移湖上棹逢人誰解掌中元灌園甘作於陵老相地曾稱白鶴仙聞道南山有真宅憑君一笑指牛眠

大隱樓成志喜

三紀經營笑腐儒一區聊爾貯琴書江山風月孰非我車馬塵囂只任渠問字客来頻對酒談元人去謾支梧岳陽黄鶴稱佳麗果有神仙勝此無

過蒲圻飲松屏謝司徒宅

我里君家路幾多望中雲岫鬱嵯峨論文忽是六年別對酒無妨五夜歌身世自應同草莽勲名誰復問山河清時有分容踈懶一笑風前奈老何

小价至自金陵得吴明卿大參書却寄

散髮江臯賦索居鳥飛不到舊衡廬知君獨有滄洲趣念我能傳白下書五嶽遊來今尚幾三珠采罷更無餘烏林赤壁秋愈好乘興何時問楚漁

憂旱

晩從林下學躬耕穡事年來苦不成八口已無終日計千家空切望雲情行逢田父眉堪蹙坐對隣翁淚欲傾聖主深宮調玉燭餘光何得照江城

紫薇亭即景二律

十笏褱中結構新百年林下寄閒身移来倚竹瀟湘色分得名花洛浦春入座好風清酒癖窺簾明月助詩神而今悟得逍遥意斥鷃雲鵬總是真

净剪蓬蒿一徑幽閒中杖屨足夷猶移花不斷四時色

對酒全消萬古愁會有仙人来駐鶴寧容俗客話封侯
清平身世真非偶擊壤髙歌日未休

古岳麓以詩來訊依韻奉答

樹色花光已半秋紫薇相對日悠悠翟公門下原無客
巢父山中自有儔閒看白雲頻倚檻醉招黃鶴共登樓
浮生自信謀身拙皓首為農誓不休

陽羨茶泉

一泓飛雪灑晴峰萬樹流雲散曉空采處訝逢金粟長
汲来驚見玉花濃乘風便可遊三島錫貢應先上九重
赤縣蒼生貧到骨蠲征何日見黃封

画谿花浪 畨画谿也

春盡荆南花亂飛東風畨画起漣漪光涵茅屋生虗白

影漲雲峰忽蔽虧艷質淩波魚遠逝暗香浮藻鳥頻窺
扁舟記得經遊日野鄂迴遭錦纜遲

周侯古祠 侯名處邑人

百代英風去莫攀古祠猶枕碧溪寒金戈甲馬層霄迴
青史丹心萬古看別殿陰深楊柳暗野塘香澹芰荷殘
鄉閭父老應懷惠歲歲春風薦采蘭

張公福地 第五十八福地相傳張果老脩煉之處又云張道陵

縹緲晴雲護翠巒神仙真宅寄巑岏虗明上啟天中竅
奇絕飜從地底觀丹室功成遺竈在芝田春老古池乾
石牀肯許遊人卧擬向清時早掛冠

國山僧寺 寺有碧蘚臺

塵世茫茫幾刼灰化城依舊枕山隈菩提樹老黃金界
智慧花殘碧蘚臺石洞雲侵禪榻冷玉泉風激梵音迴
須知至理無生滅何事三生有去來

落花

開盡還知有落時豈因風雨妬嬌姿儘餘穠艷嬰蛛網
猶帶浮香上燕泥去國明妃應不返墮樓仙子竟何之
當時歌舞淹留地寂寞無人長綠薺
九十春光去莫留萬千飄泊迴添愁異時不忝傾城賞
幾日紛隨逝水流梓澤何人褰錦障杜陵無客醉金甌
銀鞍玉勒尋芳倦薄暮無言獨倚樓
風定園林萬樹空惜春無語遶芳叢蒼苔點綴胭脂薄
碧澗縈迴玳瑁濃塵土蒼茫銷國色烟霞汗漫失天工
赤城別後無消息惆悵劉郎鬢已蓬

誤把嬌姿託化工更無奇策駐東風銷来自恨命真薄
飛去應知色即空芳草夕陽誰是主淡烟踈雨若為容
長懷懊惱臨岐路勝事從今不再逢

壬申初度陳德韶以詩寄壽因次其韻

雨集山堂暑氣蠲葵榴分影照賓筵峥嶸白髮三千丈
潦倒紅塵五十年心力已隨征戰盡身名敢謂馬牛全
時同擊壤歌堯舜不道人間更有仙

舟曉 時聞海上捷音

微微野色散朝暾澹澹烟光約水痕鄉夢忽驚征鴈斷
客心惟覺敝裘温帆縈柳葉風生浦笛弄梅花霜滿村
聞道扶桑清戰伐不妨留滯向江門

江行阻雪

北風吹江水倒流雪花飛積江之洲洞庭凍合魚龍蟄
雲夢天長鴈鶖愁瑶浦光涵神女珮玉淵寒散漢臣裘
何如汎汎元洲子短笛長竿一葉舟

薊鎮

漢家雄鎮古漁陽一騎東來道路長敗卒孤營無鼓角
遺民何處有壺漿腥風盡日塵沙暗殺氣經春草樹荒
聞道撫髀思頗牧白頭何意任封疆

舟中閒眺

瘴烟收盡午風和閑倚蓬窻一放歌山勢岧嶤連粤嶠
江流浩蕩接牂牱雲迷帝子望何處草長王孫恨幾多
聞道衡湘非遠隔扁舟欲買意如何

無題

仙苑花殘春已歸試拈花藥卜佳期海棠零露啼紅頰
楊柳含風歛黛眉幽思不堪題翠管好音無自寄朱絲
錦衾角枕如年夜展轉天涯入夢遲
尺書不到鴈應疑幽夢無憑蝶轉迷寶鼎烟銷虛錦帳
玉臺塵滿暗金鈿吹簫仙子慵乘鳳挾彈王孫巧鬭鷄
終古湘娥腸斷處碧筠空染數行啼

西城次壁間韻

客久天涯强自寬飛樓縹緲一凭欄雲容蔽日猶蒸暑
風色先秋已送寒衰草遠連青塚合暮山高並白登盤
南來賈誼今頭白敢向邉庭說治安

落葉

清霜一夜變山容泫露千林怯曉風點點玉堦沾舞袖
蕭蕭金井伴鳴蛩書成奇字棲禪室賦就新詞出漢宮
今古消沉同蔓草歸根曰爾見神功

赤壁山

危磯巉峴倚高江人道曹劉舊戰塲往事已隨寒浪滅
遺營惟有暮山長雲霞尚帶當年赤蘆荻空餘落日黃
欲弔英雄千古恨漁歌蕭瑟弄斜陽

敬亭山

郭外晴雲靄靄收敬亭山色滿西樓欲乘傲吏元暉駕
來聽仙人白雪謳紺殿青林相掩映紫芝白石共夷猶
便招雙鶴朝天去不羨人間五馬侯

望醫無閭山

伏鉞東來信宿過望中崖岫鬱嵯峨未乘白鹿探靈秘

强對青天發嘯歌日上蓬萊開錦繡時平關塞息兵戈
寄言皂帽幽棲客肯信高情在薜蘿

惠山

春風繫纜九龍關拄笏來看湖上山縹緲雲林僧舍隱
微茫烟浪釣舟閒虛堂蘭氣浮盃斝小閣松聲振珮環
欲飲寒泉消客慮竹爐新火沸潺湲

粤王臺

中原不逐秦皇鹿絶域虛驕漢帝才紫蓋黃旗成草莽
蒼山赤水尚樓臺徒聞几杖三朝錫終見戈船萬里來
千古興亡君莫問倩將花鳥醉蓬萊

疊嶂樓

危樓突兀俯雙溪退食從容日自躋擾擾乾坤驚塞馬

悠悠身世笑醯鷄高松客竹寒相映楚水吴山望不迷
長嘯倚闌瞻尺五元龍豪氣尚能齊

戰後登南海神祠

海上朝來罷戰戈共携尊俎陟嵯峨波光上下天同遠
山色有無人自過星斗文章驚海若烟霞樓閣倚巖阿
醉看蔚蔚庭中樹異種猶傳自達摩

海珠寺

巨鼇吹海氣溟溟忽吐靈珠水面呈鮫室夜寒明月暗
龍宮春暖彩雲生光凝磥砢照千里精奪璠璵重百城
莫向中流發長嘯却疑深處老驪驚

十月十三日得吴大參明卿書喜而有寄

江閣霜寒晝掩扉石盆殘菊自相依故人清夢驚黃鶴

貽我瑶函到紫薇亭名紫微澤國烟雲涵麗藻中朝朋舊憶
緇衣春來倘有西遊興赤壁山前問釣磯

送黃邑侯還龍川

江門楊柳綠絲柔不為行人繫去舟芳草唤愁春冉冉
飛花送酒暮悠悠百年湖海論心久一笑功名掉臂休
後夜思君何處是片雲清夢到羅浮

九日風雨登樓小飲

霏微烟雨暗江天抱病登樓思悃然老去形骸成偃蹇
與來光景强留連風前鴻鴈聲偏切雲際南山影獨懸
試向東籬問叢菊踈枝青蘂尚娟娟

金雞草堂石亭登眺

白髮蕭蕭一病身短笻扶步出風塵霏微落木連平野
縹緲飛鴻下遠津詩力尚餘垂老興酒盃聊借笑顔春
夕陽流影懸歸徑草閣孤亭意轉親

大隱樓集卷之八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五言排律

魯潭贈李君寵

我愛魯潭子深居意自寬聲名辭鳳闕身世伴漁竿逸興吞雲夢閑情寄芷蘭壯懷孤劒在塵夢一毫端橫笛江樓晚傳杯野屋寒悽其悲往事邂逅結新歡何日投簪紱相携詠考槃

送楊子畏僉憲之榆林

燕甸春初暮蒼茫野望深中郎持漢節萬里向榆林驛路通張掖征旗遶華陰岳蓮遥入目邊樹暗驚心開府

雲生幕行營月滿襟斗間占劒氣日下望兵祲雪嶺因輕重天涯豈滯淫錦裘時躍馬金鏑晚從禽永夜龍堆角清秋鴈塔砧壯懷增慷慨逸興寄登臨謾作樓中嘯還傳塞上唫勞君遠行邁聊爾贈徽音

七星巖

象緯衆天極山川紀帝州（端州宋宗封國）高精華含積乳融結等浮漚卓犖璇璣麗峥嵘洞壑幽丹梯凌碧落青壁倚滄洲渾沌真疑鑿端倪未易求石殘媧后煉泉剩有鴻流玉女乘元鶴仙人跨紫虬霞收孤嶂晚木落萬峰秋覧勝窮荒徼探奇任滯留人間方鞅掌期作采真遊

五日所折芍藥置缾中經四旬不凋因賦十四韻

巧笑憐傾國多情憶授綏委蛇升綺席邂逅侑瓊巵幸入芝蘭室欣承松栢姿歡娛過永夜燕婉及良時濃翠凝珠靨嫣紅透玉肌步揺金㬃娜縞結錦葳蕤頌美矜彤管藏春藉紫絲詎云開頃刻那復歎仳離謾說胎成聖還應骨有奇繽紛天女散珍重美人貽結習隨緣住逍遥與化移莊嚴超色界清潤浴華池仙室傳三腐禪林橫一枝詠言不可極夢遶彩雲馳

寄保定太守趙子樂四十四韻

獻賦趨丹陛承恩下赤墀南宮傳姓氏西省託交期邂逅金蘭契聯翩玉樹姿鳳凰樓縹緲鳷鵲觀逶迤題竹過禪院看花傍御堤尚方初賜履遠牒忽分岐邑近長洲苑城連陽羨祠山川雄楚越風物雜梁隋桃李春千樹桑麻雨一犂憂民時拊髀疾足謾顰眉襟抱同秋水

逢迎恥夏畦携琴登虎阜駐節上龍池秘洞藏猿鶴荒臺走鹿麋乘舟懷范蠡賜劒弔鴟夷意適遺簪紱機忘倒接離青蠅工點污白璧易磷緇末路誰相問窮途爾獨知高風追霍謝雅誼並祁奚忽作關山别徒勤夢寐思恩波終浩蕩宦轍自參差世故應難料天心亦可疑采蘭思澧浦把釣憶江湄擬學陶潛隱還同潘岳悲樓辭舊里踽踽客天涯獻玉寧辭刖操鉛冀可施秋風燕市酒春雨兎園葵擊筑酣歌夜燒燈下榻時齊門嗤鼓瑟趙客隱囊錐身世俱無定頭顱漸有絲烟塵動黯慘天地轉瘡痍保障先三輔艱危伏一麾風雲生俎豆日月蕩旌旗卓犖藩垣重峥嶸鼎鼐資帝心虚簡在民事屬綱維渤海稱龔遂南陽歌杜詩熊轓馳上谷雀弁

訪伊祁易水寒漪飲郎山晚黛滋香凝青玉案藻繪白雲詞何處追歡笑經年悵別離論心何契濶退食想委蛇跡寄雋鸛近書傳鴻鴈遲經綸各努力朝野待匡持

元日立春

璿樞初應候玉歷喜回春泰運開三極休徵兆五辰雲霞仙掌麗梅柳禁宮新彩仗迎黃幄朱衣拜紫宸八方同逸豫萬戶樂平均調燮歸元老光榮足近臣春盤行處好誰薦野人芹

紫薇亭牡丹新開

分得名園種初開第一花東皇舒物色天女散鉛華淡白凝香雪殷紅纈錦霞翠裙雕玉珮紺袂鬱金紗彩檻移來遠朱欄倚處斜粧成渾欲語舞罷寂無譁擬綴鑾

鈴扈寧須羯鼓檛沉香虛夢寐金谷競豪奢風雨春多霽清和候正嘉欲耽三月賞願駐六龍車

曉駐永濟寺

旭日上禪扉停驂見鳥飛霜華侵客鬢風色薄征衣浮世元同幻虛名久息機歸心南浦鴈生事北山薇陶令貧堪擬潘郎拙豈非嗟嗟路傍子歲晉欲何依

五言絕句

春思

風雨連朝惡花殘春已老王孫久不歸含情對芳草

洞陽別墅用顧洞陽韻

溪中春水生溪上花如錦日暮放歌回烹魚共誰飲右訪鯉塘

亭亭陌上榆寂寂秋籟靜夜深山月明扶杖踏疎影右雙榆栢

桼橫月初落老榦結疎陰不見孤山人空餘氷雪心右梅林

兀坐山陽亭青山對白髮時看孤雲生心神自超忽右山陽亭

森森館中栢云移自辛甫歲寒萬木彫幽人自為主右甫栢館

晝

園林二月時處處花零亂好鳥花間鳴忽驚春夢斷

粵中謠

萬嶺兼天起千溪入海流羊腸今古險鯨浪日星浮

垂髫呼盧子跣足負薪娘相逢無一語素手出檳郎

白鶴峰

亭亭白鶴峰青青數株樹江流深幾許風高不能渡

對酒

家住大江邊江魚入市鮮得來頻佐酒不費大官錢

持杯對晚菊未飲先自歌江鄉好風物爛醉百年過

宿尋鐘寺

古寺空山裏雲深鳥不飛欲尋僧定處遥聽暮鐘微

題四時佳興畫册

曲肱雙樹下卧對遠山清野色濃於酒春風吹不醒春

赤日行青天萬物洪爐裏濯足臨長流浩浩心如水夏

巖樹蔚蒼蒼孤蓬野水傍長安不可見天風吹芋裳秋

空林雪半消寒深梅未吐誰知天下春由來在肺腑冬

蘭

春雨濡金谷清風滿玉林馨香堪比德於爾託同心

少宰姚學士以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為韻賦詩送範谿鄭司馬總督因次其韻

明月照燕山清光自千里重與故人別相對知能幾
瀚海羽書馳天山鴻鴈悲元戎出塞日邊氣屬衰時
授鉞此登臺人稱出將才莫聽陽關曲頻傾馬上盃
連營細柳開畫角梅花弄未覺戍情勞惟識君恩重
關河秋欲暮禾黍正滿野按轡歌周爰瑶華日盈把
燕谷生陽春紞于無凍雀君到陽和城風景應如昨
戎王款塞歸王帳多閒暇羌邃戍樓間悠悠弄清夜
晾馬臺嵳峩歡喜梁嶬嶫時從將佐遊登望胡天月
笑把吳鉤贈稜稜氣更雄龍庭行獵處猶記昔年同
迢遰三關路烟塵萬里清聖朝今有道不復重横行

癸未子月予行自汀師橋至獅子橋而返情景佳處輙詠數言以紀行跡云

汀師橋

山勢金鼇湧溪流玉蝀飛華表丁令鶴千年此地歸

張沙渡

古渡寒城北遥呼雪裏舟忘機應已久笑語不驚鷗

桃林舖

行過桃林舖不見桃花開落日空山裏含情索野梅

山陂驛

古驛荒山曲停車日欲曛道旁無醉尉誰識故將軍

聚仙舖

聞道羣仙會郵亭古道邊長松飛盖入誰謂我非仙

龍泉舖

洞穴依山麓神龍深處眠為霖何日起四海望豐年

護雲扉

虛寂絶塵踪霏微曉色濃雙凫時過處孤鶴自相從

通幽砌

一片天台石幽人日来往不聞車馬喧但見蒼苔長

來香徑

屈曲傍西垣氤氳花氣繁晚風吹不斷疑是武陵源

會芳臺

紅紫日紛紛東風落更新識得乾坤妙須從静者論

古松

庭前古松樹屈偃如蒼盖夜深山月明習習聞天籟

雙峰

簇簇雙芙蓉亭亭碧雲際有時雲氣開晴空落蒼翠

無終子洞

昔聞古仙人燒丹此石室丹成去不還千年土花碧

山中好

我愛山中好雲霞朝暮生往來無結駟巾舄有餘清
我愛山中好深居勝事繁沿溪觀鹿飲倚樹辨禽言

過苦竹派驛

山接羅浮秀江分苦竹清客寒春更劇花鳥若為情
雲净峰添色潮回水不波征途愁日暮鄉思入春多

宿寶江驛

土确人居鮮途荒客到稀咨詢徒有意蠻語多嘎咿
候火明山驛寒雲暗縣城甲兵春後靖鈴析夜深清

粤南四時歌

斑枝花爛熳飄落上儂衣無那東風憤纏綿不肯飛
行到荔枝圃試摘荔嘗嘗甘類寒比玉般勁持贈郎
越王臺下路明月白如霜不道歌聲苦其如秋夜長
冬日暖於春桃李花爭發踏歌花下遊狼藉花成雪

乙丑三月朔陳少叅翁僉憲約遊白鶴峰余以肩輿先至二公連舟風不能進作此嘲之

學士祠堂古鶯花無限春空江風浪惡愁殺泛舟人
我本黃鶴人來登白鶴峰乘雲凌絕頂二客不能從

感述

聖人作元后端拱臨紫清四隣坐天老元良歌時成
安邊有長策將勇兵自強閫轂不復推三軍在邊牆
龍沙浩無垠寒威擬萬里連堵如長虹胡來即平地

西逝日悠悠抱琴還舊林手招黃鶴翁一寫太古音

途次偶成

遥岑寒日薄廣野朔雲繁山館停車晚空庭聽鳥喧
風高野色變雲濃雪意多羣鴉棲欲盡獨鶴尚如何

大隱樓集卷之九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七言絕句

古意

百結離愁撥不開幾從花下獨徘徊嬌鶯恰恰啼將老無那東風喚不回
楊花落盡日初長小閣風來水氣涼倦倚雕欄對芳沼愛看波上浴鴛鴦
菊正開時人未歸客中誰為授寒衣登高目斷天涯路雲澹霜空一鴈飛
朔風吹雪晝漫漫撩亂幽懷怯倚欄聞道隴頭梅又破

可憐春色共誰看

瀟湘夜雨

暮雲踈雨灑江皐萬里江湖客夢勞明日孤帆向三峽鷓鴣啼斷楚山高

山市晴嵐

數椽茅屋亂山隈積翠浮嵐午未開野人只愛山中好短褐長鑱自往來

南征歌

汎汎樓船涉洞庭中流戈甲照波明相逢盡道南征樂萬戶封侯在此行
重關鎮遠接偏橋壯士勞歌去路遥一聽猿聲三下淚恨無奇策答清朝

武陵南去桂陽西峕竹叢篁咫尺迷猺狁亦須愁出入
蠻奴赤脚走如飛
羣山列戟與天齊箐竹如雲暗路谿慎勿長驅利深入
當年曾被黠蠻欺
靡莫東來接夜郎千盤峽路遶羊腸毒烟瘴霧無冬夏
辛峕年年滯此鄉

賈客謡

萬洲才過又魚山努力牽舟上急灘今夜吾儂不須住
月明應到竹林灣
龍潭山下瞰平湖幾樹長松似畫圖日暮維舟臨水驛
相携峰頂望東吳
百疋山頭日欲斜鳴榔競上泊江沙月明風細行人少

且向漁家問酒家

擬宫詞

雨過瑶堦碧草齊細分春色上蘭閨露行豈必妨沾濕
采得宜男綴玉笄
東風初動牡丹枝半吐紅英拂檻垂休唱清平舊時曲
霓裳新按月中詞
遲日君王樂事稀儘放宫妓鬭芳菲奇花摘得爭先獻
御蝶偏從香處飛（吳云三絶俱奇且穩）

秋郊寓目

土屋蓬門傍小溪豆花瓜蔓結疎籬童兒吹笛風前去
老子腰鐮雨後歸

清江棹歌

清江曲曲遶淮陰分得黄河一派深南去北來無限好
風光嘗自繫儂心
古岸春回楊柳新長淮水泮碧粼粼鳴榔撥柁揚州去
打鼓燒錢賽水神（吳云古意）
長檣大舸過新城漕運江南百萬秔三日狂風住河口
暫得城中米價平（吳云此刺官軍也）
平江祠前日欲昏棹歌三唱和聲勻靈鴉啄食時時慣
飛上檣頭不畏人

琵琶亭

流落天涯不記春檀槽金撥欲成塵空江明月相逢處
一曲相思總未真

登寶石山望錢塘江潮

佛廬高倚碧雲隈柱笏來登寶石臺今古興亡一回首
潮聲何事怒相催

會仙吟

遥跨青鸞度海涯天風吹到玉仙家碧霄銀漢三千里
紫閣紅樓護晚霞
金鋪玉埒淨無塵瑶草瓊花處處新醉倚雲英調法曲
鳳簫吹徹五城春
燕罷瑶臺絳蠟殘三珠爍爍夢中看銀屏金屋春長任
桂馥蘭薰夜不寒

山行

石徑穿雲曲曲深野人茅屋傍孤岑一泓泉溜飛寒色
幾樹松杉結晚陰

梅闕駐望
連峰絶壁欝岧嶤北望停驂客思勞欲把梅花寄鄉國
東風先與到林皐
飛來寺
化城元自在西天幾歲飛來萬嶺巔我欲乘風訪金粟
却愁飛去不能還
南山擁翠
萬疊芙蓉倚碧空紫霄青靄日濛濛時乘白鹿閒來往
怕有仙人石上逢
東港拖藍
沄沄新漲泛桃花淺碧輕紅漾遠沙流出東皐知幾曲
山中疑有避秦家

赤壁煙霞
千尋峭壁俯江流終古英雄一土邱石上荒臺烟草色
明霞高映洞庭秋
銅磬漁歌
紅蓼花開兩岸秋一聲款乃隔前洲野人自得天倪趣
却笑三閭盡是愁
人豪遺址
千古人豪去莫攀高風猶自重名山林巒不遺棲凡鳥
留待翩翩彩鳳還
同陳大叅翁僉憲斗南書院賞菊
露冷菘臺寂不譁夕陽庭樹集昏鴉何期海上干戈眼
來看尊前爛熳花

東征凱歌
伐鼓淵淵涉廣川悠悠旌斾拂長烟滄溟喜見鯨波靜
赤縣爭看虎節旋
矯矯貔貅出楚關綏綏狐兎遁吳山龍顏天子推恩重
燕頷將軍奏凱還
戰罷扶桑曉日紅陣收欃李暮雲空羽書夜奏開三殿
錫命朝頒下九重
青雀樓船泛碧波繡獅金甲擁雕戈待兒帳下諳吳語
壯士尊前變楚歌
玉帳遥開震澤雲錦牙高建洞庭春指揮魚鳥青霄外
東縛鯨鯢滄海濱
掄材盡是三邦傑較藝休誇六郡豪啣枚夜度蛟龍窟

仗劍朝探魍魎巢
聖朝威德昭神武大將奇謀定鬼方六月王師臨海嶠
三秋夷虜盡江洋
雲擁蓬萊蜃霧晴天迴衡鄂瘴烟清梅花月向蘆笳奏
楊柳春從玉笛生
題郘郎中雜畫小景册
澄湖風定棹聲低碧葦丹楓夾岸齊收拾綸竿歸去好
人間暮景正棲迷
冉冉流雲濕不飛山中正值雨晴時何人閉戸空林裏
落盡春紅總未知
橫江艇子疾如梭水色山光四顧多欲向津亭取沉醉
不妨典却舊漁簑

淺嶂疎林靜不譁石田茅屋自為家不將桃樹臨溪種
漁父何由問落花
碧樹丹崖路不分一泓清溜浸寒雲山亭抱膝相參處
說盡微言世不聞

山園見梅

瓊姿綽約占年華美影西園春日斜却憶邊庭腸斷處
黃雲白草怨胡笳

曾確菴司馬總憲南臺爰賦短篇用申別緒

漢水東連大別流錦帆遥指秣陵秋雨花臺上看明月
應有新詩寄鳳樓
白雪陽春映小堂承歡重進紫霞觴彩衣新賜飛魚錦
起舞猶聞玉殿香（白雪陽春二樓名）

再贈雷都督

龍旂高拂塞雲紅萬里横行氣轉雄節鉞重開新幕府
偏裨爭識舊元戎
漢家飛將真無敵玉帳重臨海上開到處羌胡應偶語
當年曾破吉囊來
墩煌張掖接氐羌殺氣連雲萬里黃白昔威名宣帝德
至今羣醜盡歸王

西亭歌

九葉金貂列上公兩都開府冠軍同欲知北闕恩光重
請看西亭雨露隆
朝回曾扣竹西亭望裏晴山隔帝城半醉花前時下榻
夢魂飛入小蓬瀛

石竹煙蘿十畝餘清時常自樂閑居喧囂不到心如水
手校鄴侯千卷書
為山賸有崑崙石藝圃應多楚澤蘭更揷江梅傍巖谷
謾教啼鳥怯春寒

庚辰八月巳未夜夢遊山寺一老僧持卷乞詩且云已有六章願得二章以足八章之數為書二絕覺而記之

踈鐘幾杵散棲鴉秋盡山中老物華坐起蒲團諸念息
從教黃葉落袈裟
幾個青山幾樹松乾坤聊借寄閒踪貝多舊寫蓮華偈
念到三千亦是空

送傅道人還武夷（道人眼科甚精）

賣藥何年下武夷布袍藜杖自相隨憑君一洗風塵障
看破人間杜德機
虹橋一斷隔仙踪飛舄何緣此地逢却笑世人青白甚
金丹一點換雙瞳

病目閒吟

青桂香殘綻海榴夕陽庭院日悠悠雙瞳自與秋天淨
何處空花散未收
紫宸鐘動曉光寒驚起矇瞳客夢殘何日君恩憐病骨
故山歸伴白雲閒

題鄭範溪中丞襍畫小景

秦灰消盡壁塵深鳥跡龍文未易尋漢室人文稱獨盛
却將窈窕傳儒林

月窟曾聞博望槎載來奇種滿中華上林記得春歸後
馬乳龍鬚處處遮
金華隱隱石渠深爾雅蟲魚費討尋仙翁獨把青藜杖
為照乾坤萬古心
春服初成野色饒笑談容易過溪橋問奇欲訪山中客
草閣雲林入望遙
蘆荻蕭蕭萬項秋試牽踈網踏船頭得魚還向人間賣
高卧乾坤作醉侯
日暮收罾歸去遲隔溪烟起見茅茨瓦盆濁酒休辭醉
正是人間風雨時
秋入瑤臺曉色寒芭蕉零亂菊花團白衣不到東籬下
獨把新詩掩面看

細雨斜風欲暮天綠蓑青笠過前川綸竿繫得雙鱸小
留待秋風倦客旋
俠客知幾亦愛名未央宮裏伴前星商山何似桃源洞
流水飛花不世情
太華峰頭露氣清偶乘蓮瓣下滄瀛流行坎止渾無定
回首乾坤一葉輕
偶來樹下抱琴眠何處歌聲到耳邊湛湛溪流清似玉
興來隨意弄潺湲
長空飛雪晝漫漫席帽衝風砭骨寒日暮閒吟自歸去
梅花幾樹發江干

松江

八月星槎過太湖西風楊柳漸蕭踈官遊未必皆塵土
帶月松陵換小艫

溪行雜詠

小舟搖曳溪橋畔古寺荒凉草樹間獨立翠微最深處
斜陽影裏一僧還
推篷坐對青峰小隔水殘霞萬樹明野鳥無心解岑寂
一聲聲喚晚愁生
晚山湖上翠如雲野樹踈鐘處處聞獨酌偶然成一醉
起來明月滿前村

夜泊閶門

海湧峰前雲渺渺闔閭城外雨濛濛誰教卷盡溪頭客
來聽寒山寺裏鐘

吳惟德遠惠燈酒其僕覆酒於道戲作二絶

山家新釀松花熟珍重題封滿盎春雲飜玉碎隨流水
只有燈光不負人
青州從事令烏有獨坐風軒思轉賒明月滿城何處覓
夜深長嘯對梅花

碧波亭阻雨

虛簷清溜響潺湲欹枕秋窓思杳然莫怪行厨炊未得
隔溪茅屋半無烟

紅菊

霜娥夜赴瑤池宴環珮歸來風露饒忽向玉闌干外見
醉痕凝頰未全消

秋水

不將奇字惱時人獨抱南華卧海濱開遍芙蓉誰共賞

泊天秋水渺無津

賈客詞

棠舟桂楫下江都錦纜牙檣照海隅明珠博得如花妓
一曲風前唱鷓鴣

保安公館栢樹

孤根遠植千山外密葉高垂一院陰自得乾坤培養正
不妨關塞雪霜侵
樛枝錯節十尋餘雪骨霜姿百代儲不向曲轅同社櫟
偏來廣野學莊樗

郭外同馬元帥閑望

萬壑千峰紫翠間狼烟不動暮雲閑將軍笑語轅門外
壯士分營射獵還

渡桑乾

桑乾落日照征衣倚劍風前賦采薇北望伊吾天萬里
壯心空逐暮雲飛

塞上對月

露冷風清夜未央素娥何處舞霓裳高懸玉鏡臨青海
照見征人鬢上霜
鴛鴦濼外狼烟息鷓鴣峰頭兎魄寒影滿山河秋更好
聲傳刁斗夜將闌

種菊

青蘂香花入帝鄉白頭猶自滯殊方不隨年少爭春事
為種寒叢待晚香

天城晚發

遙空歸鴈一行鳴曙色微茫宿雨晴擾擾征夫嚴夙駕
計程應喜過天城

上谷道中

曾挽雙弧學射鵰十年留滯鬢華銷生還喜渡桑乾水
楊柳依依拂玉鑣
雞塞風塵幾倦遊劍光寒映驌驦裘媿無衛霍橫行略
却喜當年五利收
遥憶承恩授鉞時青春花柳出皇畿長纓一繫單于頸
又向秋風躍馬歸
載旆鳴笳萬里還秋風禾黍滿三關如何寫得清平景
持獻金門觧帝顔

大閱歌

翠華春曉駕蒼龍馳道無塵紫氣濃旌旗凝彩天風靜
戈甲流光海日紅
金輿玉輦蔚流虹虎賁龍驤警蹕同陣法十千分變合
兵徵六郡盡豪雄
聖皇端拱大明宮上策全收九譯通已向卷阿歌鳳鳥
更來周甸詰兵戎
營開細柳萬花明八駿秉春按轡行自是昇平揚聖武
豈因遊豫適皇情
大白西方出正高遥瞻雙闕擁旌旄六軍壯氣凝山岳
萬戶歡聲動海濤
文成五采映行宮萬歲歡呼拜舞同共仰龍顔多喜氣
應聞麟閣待元功

白羽鵰弓各自張若曹比耦盡鷹揚於今四海無征戰
好向陰山射白狼

出張家口塞

萬山廻合一川分千里封疆息戰氛玉帳橫開秋色裏
邊衹羅拜似鳶蹲

過雞鳴山

雞鳴山色鬱嵯峨山下河流湧雪波奔走十年成皓首
山靈應解笑廉頗

宿懷隆

驅車獨向山城宿雨氣初收新月明一枕高眠隨處穩
從教中夜有雞聲

郵亭

長途高柳集昏鴉漠漠平川日影斜獨坐郵亭無限思
暗隨芳草滿天涯

泊頭小寺

毘盧深寄碧林隈烟雨濛濛曉不開說法無僧雙樹老
何人更上妙高臺

過吳興

澹澹清波靜不流人家多住霅溪頭雲光樹色千門曉
菱葉荷花萬頃秋

岳墳

百戰中原氣未酣中興無主死何慚獨憐千載藏弓地
風木蕭蕭盡向南

孤山放鶴亭

湖山深處仙翁宅春雨秋風長薜蘿雙鶴不歸梅已盡
古亭荒塚白雲多

蘇堤

玉堂學士西湖主千載風流不可攀今日獨來堤上望
小桃踈柳夕陽間

孤山

當年富貴一浮漚占斷湖山作勝遊欲問繁華誰是主
野禽啼上水邊樓

汎襄江

襄江春水色如染畫舫乘春取次過芳草綠楊何限意
更無人唱大堤歌

峴山

峴山雲霧曉沉沉叔子風流自古今漢上遺民寧復淚
穹碑無字蘚痕深

太行道中

太行山路羊腸險歷盡高寒勢轉雄駐幰不堪頻北望
驚心烽火在雲中

南經五嶺北居庸瘴癘氷霜處處逢今日太行峯頂望
壯遊應不負桑蓬

秋日閑吟

清秋門巷少經過燕坐時時發浩歌一片閑情誰領畧
濛濛細雨濕庭莎

竹風松露滿西林洗盡浮生塵土心三尺孤桐高掛壁
懶從人世覓知音

乞菊

主人亦是柴桑令九日東籬未見花相對白衣成寂寞願分秋色到鄰家

竹間吟

澹澹秋陰淅淅風雙簷翠袖月明中閒吹紫玉昭華管縹緲青鸞下碧空

午夢

秋風吹醒天涯夢世味消除兩鬢華惟有鄉思銷不得一庭微雨落槐花

龍門山中聞杜鵑

絕塞春深叫子規征人馬上淚沾衣槀街不繫單于首却恐君恩未許歸

贈曾元谷

坐嘯江天雪半消談元有客喜相招漢京舊侶如能問為道淹留負聖朝

大隱樓集卷之十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禩綮校

騷

望醉翁亭懷文忠公

嵯峨兮羣山蕭疎兮落木瞻望兮無人寂寥兮空谷仙翁兮昔遊今去兮千秋惟遺兮陳迹山色兮泉流塞予兮北征停驂兮周道欲往兮疇依延佇兮烟草伊人兮玉堂錦衣兮繡裳朅來兮山中雲木兮倘徉結亭兮山阿寄興兮醉鄉流風兮百世景行兮不忘

頌

瑞穀頌并序

洪惟我皇上繼統御天仁武昭布薄海內外無思不服其在北地肇自古昔不可加以正朔者乃今懷威恭順稽首奉貢惟恐在方國後秦晉燕趙之境不聞金革之聲于今八年至于雲谷陰凝之區醇淑溫徹氷雹霜霰風霾之沴不作豐年屢臻歲丁丑之夏溽暑大甚甘雨時澍百穀用成班白之老咨嗟歎息以為百餘年所未聞見秋八月朔州守以瑞穀來呈一莖雙穗者三百餘本文武吏士相顧欣慶而言曰朔漢之鄉昔人所稱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者也今而誕生嘉穀焉非我聖天子文德懷遠涵濡煦育漸漬深厚之明徵哉夫嘉禾之篇載之周書兩岐之歌傳之漢史矧茲嘉瑞生民之本帝德之徵也是可無言以昭鴻休臣謹稽首頓首而作頌

曰穆穆天子誕敷文德諸夏咸和百蠻受職茫茫朔方
玁狁是宅氛祲永消九閼寧謐緊我邊民保有家室舍
我戈矛耒耜是執我疆我理我稼我穡惟皇聖明德澤
融溢天心克享土服斯易寒瘠磽确迺膏迺液我黍與
與我稷翼翼和氣攸鍾以盈以積一莖雙穗實穎實栗
彧彧薿薿于彼阡陌我民覩止遠近忻懌厥兆維何蒸
民乃粒厥瑞伊何惟皇之錫既保我生亦足我食明明
我皇萬邦作式受天之祜子孫千億守臣作頌昭示罔極

碑文

瞭馬臺碑銘并序

皇明十有二葉今上皇帝以冲聖之資嗣承丕顯基緒
端拱淵默簡任元輔一德允孚旁求俊彥布列中外一

時文武之臣靡不殫心協力仰贊隆盛冀底勳績其在
邊鄙惟時北虜匪茹屢為封域患先帝肇位厥孫把漢
慕義來降臣逢時崇古督撫雲中畫策上請用示羈縻
為邊人紓禍先帝明睿不以為誅下大廷集議二三元
輔秉德協心左右先帝弼成大計虜既執叛獻俘迺許
貢許市錫之封爵虜酋俺荅大喜過望爰率諸部稽首
受約束恭順忠敬久而彌篤既三禩歲癸酉秋皇上以
臣首事之人起復草土之中繼司筦鑰臣恪遵廟謨圖
功攸終賴皇上聖德昭格天心眷祐虜志益虔風塵不
颺年穀屢登文恬武嬉九鎮咸謐又四年于茲猗歟休
哉乃六月丁卯當虜人入市之期臣偕撫臣洛鎮臣琥
按察臣應元郎中臣實少卿臣可教僉憲臣應元臣林
喬自雲中出得勝之堡周歷塞外巡視疆圉綏懷羣酋
宣上德意諸酋欣欣然相告語循矩度受訓誡如齊民
既乃登息於瞭馬之臺騁望天山瀚海渺不知其所極
川原盤鬱雲物曠眼綏獵騎千羣射狐兔以為樂還睇
封域之內臺隍峻整禾黍盈疇刁斗無聲馬羊恊牧臣
等舉酒相慶慰撫臣洛作而言曰惟是絕徼古稱武威
之塞自秦漢來幾戰爭矣其覆敗誅戮淪沒慘毒之禍
可勝言哉恭遇我皇上聖明御宇德澤汪濊隱土裔夷
革心效順戰鬭之民轉而趨南畝烽燧之場變而殖禾
黍氊裘左衽之族化而成冠裳飲食之風雖書稱咸賓
詩詠來王何以加此諸臣身際遭逢侃侃從事獲免誅
責竊享清平之福幸已幸已勒燕然銘天山皆古人休

烈況今諸虜臣服功收不戰遠軼漢唐是可無記以垂
永久臣時承簡命敬行有期追念首事不能自釋因誦
太史公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之言
竊有感焉遂銘而序之刻石臺上俾後之出塞者知其
始末云銘曰皇神聖兮御宸極德廣大兮與天一胡虜
臣兮效貢贄敦忠順兮頑嚚革疆域寧兮征戰息邊人
樂兮保家室百穀成兮武功飭匹虞周兮漢唐屈登高
臺兮勤撫輯宣鴻猷兮頌明德垂萬年兮永無斁

北虜款貢碑記

中外天地之大防也大荒之北天山瀚海之陬川谷既
阻風氣亦殊人生其間言語衣食不與華同又地常陰
肅故其習勇悍喜殺古之神聖繼天立極疆理宇內使

之卒其類若其性自生自養以安全之如斯而已稽之
簡策羲農而後殷周之盛率從咸賓載之典謨來享來
王謌之雅頌豈非天意人事相為符合者哉秦漢以來
邁德不降戰爭乃興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人事不臧顛
曰天未悔禍不亦謬乎皇明受命太祖高皇帝恭行天
伐驅逐遺孽特賜生全德至厚已成祖文皇帝肅將天
威廓清沙漠不忍殄戮恩至渥已二百年来雖匪茹時
逞無敢越厥志永樂宏治之間屢奉貢贄受爵賞于今
為烈豈非二祖深仁厚澤潛孚默結克厭天心爾邪世
宗肅皇帝御極四十五年間虜酋俺荅三乞貢市國是
罔定終鮮成效而虜人輸款之心則固未嘗一日忘也
穆宗莊皇帝肇位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五年之秋俺荅

之孫把漢那吉祖孫內訌慕義來降蓋天將啟我太平
之機而錫華夷之福也余時巡撫雲中首謀受納以承
天休而紓邊禍乃咨督臣王公崇古詢謀僉同列疏上
請事匪經常羣心惶惑莫知所適從先帝曰督撫臣言
是惟玆醜虜雖匪我族類綏而懷之以為外臣不亦可
乎大哉帝謨其即古先神聖生養安全之意也夫既下
廷議元輔太岳張公中元高公石麓李公大洲趙公協
心篤棐力贊皇猷默一二言者以定國是臣時等獲奉
廟算宣示恩信虜酋大喜遏望盡執諸逆趙全等若而
人獻之闕下明正典刑風示宇內勅還其孫優加錫予
虜心益喜請封乞貢歲互市以為常自庚午而來八年
于玆矣遐邇嚮風久而益堅不惟我九鎮之民釋鋒鏑
秉耒耜安田里夫婦父子相保守遂生生之樂文武之
臣得以其閒暇繕城隍礪甲兵儲金穀以豫堅冰衣袽
之戒聖君賢輔雍容廊廟敷文布德以綏萬邦而制六
合即荒裔之夷亦莫不嘻嘻喁喁燕息麇聚於穹水隱
土平沙巨磧之外飽酥酪而煖氊毳日趨於衣冠禮法
之風而革其殘忍攘奪之習且其言曰為中國保守北
藩願世世無貳嗚呼休哉夫御戎無上策六月之師薄
伐之勳古之人且歎息謌詠之矧先帝以至仁大略肇
玆鴻烈克紹二祖以匹休虞夏殷周之盛我皇上以天
縱英睿嗣承丕緒端拱淵默以照臨而煦育之羣賢夾
輔中外一心永圖宏濟則底貢之休且未艾也於戲國
家德化於斯為盛天佑我明於斯為極豈非亘古今而

一見者哉時以鄙陋幸承封疆之乏得始終其事克底
允績既歷四載聖心體念晉畀戎政以示優眷追念今
昔心危志苦不可無紀以昭示厥後乃次第其事而書
之刻之貞珉後之君子庶幾有所考焉

序

痛定錄序

痛定錄者康惠李公守南昌時錄也諺曰痛定思痛甚
於在痛公所取義云爾公為郡時江西盜大起公以郡
守提兵征討屢平劇盜共事者媢毀詛撓公既不自有
其功强藩權宦中外搆煽公幾不免迨論定而公受困
者數矣玆其為痛定云考之當時惟東湖吳公靖菴胡
公與公僇力同心下惟汪判顏者助公餘皆與公異議

者然料敵設策如公謀即勝不如公謀輒敗公謀或不得即行致数郡生靈久罹鋒鏑之慘故錄中二疏諄諄以平定安集為言若恫瘝身然則公之痛蓋痛諸人之失策也痛生民之窮困也痛公論之不明也豈徒一身一時之痛而已余生也晚不獲見公間與公冢嗣白山子遊觀公手澤而得是錄心竊痛之乃請而梓之以永其傳夫痛已矣定痛者公也思痛者公之心也嘉靖初紀公登樞座受知世廟十有餘年保乂贊襄天下之痛定久矣而公思痛之心百未一酧是錄也殆有望於後死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小子敢終身誦之

九日城樓登眺詩序

九日登高之義在昔未聞傳稱齊景公與晏子登牛山

而思不死之樂說者遂為口實然亦未必其為九日事也陶潛之詩曰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古今所傳其來尚矣夫九陽數也天地之運陽至是月而幾盡斯令也其聖人扶陽抑陰之遺意歟大火既藏寒氣始凝百卉具腓菊有黃華四時之景清莫加焉夫其氣悽以烈故其人意肅而情悲其容清以明故其人心曠而神夷其景象蕭索而寥廓故其人志慘而憂思是故羇臣遊子因以舒其懷詞客騷人有以暢其感山林枯槁江海遯思之士又足以慰其閒曠離索無求自得之志故宋公有戲馬之遊孟生有龍山之會浩然動覗首之興少陵發涪江之感良有以也若夫遊以避灾祲菊以制頹齡仙巫不經之談君子所不取焉嘉靖戊午今皇帝三十七年也年豐時和百姓安樂邊庭無風塵之警羣臣百僚治官之暇優游以居日月既臨風物益佳南華汪子曰美哉斯景吾與若幸生無事之時當休沐之暇選勝以遊繼古人之高軌不亦可乎於是鹿坡高子北山李子丹湖況子樗野方子鶴池高季子相與載酒與餚造都城之東南樓而登焉千山木落萬井烟凝俯仰之間形神超忽掇英泛醪一詠一觴蓋情非逸而樂無荒也高子曰樂哉斯遊夫大運變遷瞬息若夢不有詠歌何以示久二三子其毋忽斯遊哉乃分韻各賦近體一章為言不同同歸于聲為聲不同同歸于和言志之旨為庶幾焉夫山林臯壤哀樂相因感四時之代謝悲萬象之興替茫茫宇宙悠悠古今繼斯遊者其何人哉今

昔相眂人情豈相遠邪迨暮詩成城柝有聲遂相與聯騎乘月而散越翼日書之卷以識歲月樗野子序之

賀林典史部獎序

國家歲漕江南北山東河南粟米四百萬石以供軍國之需總以文武大吏地遠事重則又遣諸司屬分督之若郡若州若縣則擇僚佐之通敏廉幹者領其事稽檢轉輸亦勞且繁矣事竟則部使者考其勞最上者疏薦次者檄旌下者戒黜凡以嚴漕儲彰法紀也林君作尉吾邑歷任五載恬静雅飭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勤慎精容歲計有餘邑稅之輸漕者歲二千餘石咸以責之林君林君為之日益勤事益慎民不告病焉績為諸邑最部使者察其能移檄旌禮之君子曰明矣部使

者之知人也美矣林君之見知於上也今夫豪健之吏逞智力競趨承苟獵聲譽以自炫者比肩立及委之事稍涉艱劇則逡巡畏避否則潛漁黙腹以自利耳豈若林君平居則恬黙自守行則勞績茂著且游心翰墨文采蔚然若儒生焉使林君得一州一邑而長之豈不能以文學飭吏事若古之循良吏哉又惜其資有以限之也昔劉晏總漕政以辦集衆事務在得人勾檢出納必委之清脩之士雖塲院末曹必盡一時之選若林君之清脩真其人矣方今漕河多淤塞漕務日棘總督大吏豈無劉晏若而人出于其中有之則所簡拔而委用之者舍林君其誰與歸林君勉之他日掌財賦而有聲者必自林君始

傳燈纂語序

佛氏畔道者也學聖人者所不言然其行恠其說隱士之好奇而立異者往往竊其說以惑世謂其旨要不異於聖人學者多溺焉而不能自拔非真知其制行立說之故抑孰明其果為畔道也夫身也心也性也天之所命人之所得以生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修身而參天地賛化育者也聖人之道固如此佛氏曰身如幻夫既以身為幻矣而又曰明心見性既無有身何有於心與性又何明見之可云即其言之矛盾背謬已如此而況其無君臣棄父子絶夫婦自陷於禽獸而不䘏邪夫昔之學佛者附於儒今之學儒者溺於佛附於儒者君子得而辟之溺於佛者彼方自以為是思以易天下而不顧其流禍寧有極邪君子之憂孰大於是傳燈之錄上稱七佛中傳三十三祖下述衆僧所謂恠行隱語之淵藪也予閒取而讀之歎曰博哉其用心也佛氏之說盡於是矣佛以空為宗是錄也烏在其為空邪乃刪其尤恠誕不經與夫鄙俚淺薄之談而撮其近是者為編曰傳燈纂語自齊安而下無取焉衛道君子試於是而求之則佛氏之術可以盡識庶幾不惑於恠誕而擬諸聖人之道猶持爝火而竝日月也何附與溺之足憂

引

暮雲春樹引

暮雲春樹識别也奚别别劉侯也劉侯令嘉魚報最未上即有肇慶之命速已奚速以賢也夫民莫不欲有賢

令長以生長安全我也賢而速遷焉君相之意在天下不專一邑也一邑之民寧無失望乎望之而不可留斯别矣别而思人之情也情發而不能自已則託諸物以寄焉是故雲霓以喻盛王甘棠以歌名伯自古而然矣暮春識其時也夫人之聚散倏忽如雲焉不可期也德澤之繫于民心也如樹焉日茂而不拔者也是故其别也如雲之行而不可止而望其樹而蒼然而蔚然不忍剪伐焉南國之遺思也故曰暮雲春樹君子望焉小人芘焉是可以别劉侯矣詩云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其斯之謂歟

記

新建撫賞庫記

北虜為中國患蓋自古記之我國家建都幽燕之域去上谷雲中尤為密邇嘉靖中葉虜侵擾益甚其征調防禦之費主兵無論已即客兵歲耗司農金七十餘萬兩而閭臣尚苦其不足時或請益馬公私皆困久矣隆慶庚午秋虜孫来降予時撫雲中首肩其事謀為款虜計朝廷是之既而前總督鑑川王公為之請封議貢事乃大定虜酋自順義王俺荅而下諸部酋長莫不受職委命歲貢馬以為常而三鎮開互市以羈縻綏輯之歲用金二十餘萬兩出司農者五之三視用兵時省十六矣民間私利不與焉諸酋感德嗜利且告無所得衣食時時書詣軍門求賞給或牽其馬來易布貨歲徵宣雲晋撫賞銀五千兩以充其費而馬值則取樁朋變易之銀

亦數千金卒歲則會計以聞先是事出草創經制未定有司者聚之訛誤紛糾莫可究詰予自甲戌春來視師陽和虜益習來盃衆支費日繁而貿易布貨或露積無檢恐其久而滋侵漁之奸乃酌其一歲之費以為則曰撫賞曰馬價分為二目以兩衛之經歷吏掌之日書其所給於簿而時稽考焉較然明矣乃建斯庫以為藏蓄之所凡以慎出納杜侵欺而垂永久也庫凡五楹環以周衛以通警卒外則廳事翼室門垣靡不整飭堅固首事於丙子中夏閏四月而工畢有司者告厥成謂不可以無記乃述其款虜之詳與歲費之大約而併記之

新建陽和夷館記

惟萬歷二年甲戌春二月予來視師陽和始築夷館於南門之外既數月告畢工凡為屋十二楹有堂有房有門有垣庖湢灌燎廩人圉人咸備所以待北虜脩貢之使并往來請事者也虜自隆慶庚午之秋始歸款逮今六七年恭順日篤凡厥來者咸接之以禮體之以情居之以處懷柔之道也傳曰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是故外而不內親而不狎防微杜漸之意也古昔聖王懐遠以德招攜以禮故四夷來王後世棄德禮而不脩惟戰爭是圖構釁流毒為禍烈矣洪惟我聖天子丕承先烈道化昭浹虜自順義王而下無有遠邇小大罔不稽首稱臣贄貢不懈比隆虞周邊臣無援枹擐甲之勞九塞生民嘻嘻然於生養安全之域終歲不聞鞞鼓聲可不謂幸歟惟是二三夷使之往來于茲者

靡所底止斯館之築也上以宣聖天子撫綏之德下以保邊人幹止之寧勞應酬于堦戺之間遏亂略于封域之外厚其一朝之享以成數十載安静之休可不勝乎三鎮之境凡夷使所經皆築之而陽和為軍門重地列城之倡也故特記之

陽和臺記

雲中介在長城之西北厎當陰山之脊地最高寒氣最甚惟陽和之城環以高山其栗烈嚴凝末於他壤故稱陽和馬自北虜款塞于茲六七年天無積雪陰風雹雨之灾穡人狎野旅遊者解重裘草木瓜蔬華實蕃碩班白者皆歎息未嘗見吁亦異矣天地之道燠為陽寒為陰治為陽亂為陰今茲慓然效贄貢戢戈矛弢弓矢居

民無暴骨纍囚之禍文武吏惴惴遵憲軌無敢媮婧廢壞其職者可不謂治歟治則安安則和氣機之感也與人事符此陽和之異于昔也有由然哉城凡百雉惟北隅畀且惡乙亥之夏余始增築之丙子之秋乃畢工城故有臺上祠元武像余來閱功登臺禮神祠下藩叅賈子曰美哉臺也堪輿家謂凡城郭居元武高則民居利蓋元武陰鄉也高則儗于陽故也惟是城臺之增而高也民且賴之公運籌之暇時造登焉不可以舒鬱況谿滯慮發長嘯而寄遐思乎且公首謀款虜今克有成績中外咸和臺將藉之以益顯宜命嘉名以章示厥後余乃三肅作而言曰惟聖天子建中和之極以育煦海宇德澤所被盎如春陽豈惟中土是洽而遐荒絶徼罔不

嘻嘻喁喁遂其生養于穹氷積陰之區吾與若奉筦鑰之職於斯無援枹擐甲之勞時以其間命倌人載尊罍來遊來歌盖烝然太和中矣宜名之曰陽和之臺賈子曰善哉公之名臺也其得于地協于天而達于人者也夫茍能和其民人以固其地利天時且將應之而矧於茲虜後之君子登斯臺也其有深長思哉庶幾無俾壞遂次其言刻之貞珉以為記

觀節堂記

自余為還人畸處上谷幸際時和歲登烽燧無警調計多暇廼課竪子種菊數本於省署東堂之庭手自灌溉朝夕觀焉因題其堂曰觀節之堂客曰節何居吾子將何觀焉野人曰物之節莫全於菊吾觀諸菊焉而已夫天地間皆氣也皆氣皆物也氣一至而萬物以生氣一反而萬物以息氣有先後而物之早晚因之是故春氣之至也而草木數榮秋氣之反也而卉木萎止時至而變莫能違者今夫菊當春而萌逮夏而長鬱棲圃畦閭然自晦安節之亨也霜露既降秋氣日殷金葩璀璨奼然獨立甘節之吉也清風戒寒堅氷馴至抱英含芳死而不殞苦節之真也時屢變而節愈厲豈非其秉氣而生得氣之正而弗囿于其氣者歟是故君子觀其安節以居義觀其甘節以順時觀其苦節以蒙難迹以時異行以道同素履艱貞之德終始不渝而窮通得喪若四時寒暑之序矣夫觀物者必察其則取善者貴反諸身觀于菊而節可知已觀其所觀而君子之志可知已客

曰善哉觀乎竊聞之佩蘭蕙者將以表芬芳之德服藻芮者貴其體温潔之資此仲尼所以亟稱乎松栢而詩人之託興於棠棣也子之觀其庶幾乎遂記之以俟觀風者

大隱樓記

大隱樓樗野散人藏書之所遊息之處也古之人有言大隱在朝市小隱在山林野人心慕焉又野人無山林業先人敝廬介在城市故以名之云爾嗟乎野人未能即隱也野人束髮登仕版七年歲在己酉而樓始克成塗甍未畢即褰裳而去滯吳越遊幽燕巡嶺海剖符授鉞於遼海雲谷之間幾三十年神勞形倦壯心灰冷矣中間率數歲始得一歸省不旬月輒辭去而山林雲樹

之勝風花魚鳥之適賔朋琴樽之樂棲薄天涯徒壓夢想今年始衰尚未知稅駕之所悠悠斯隱知復何時抑甞聞之君子之隱不同有心隱有身隱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非心隱乎子牟身在江湖心戀魏闕非身隱乎野人心隱久矣造物者其將憫予心逸我以老隱身斯樓吟風弄月如古擊壤之民以觀太平之盛乎則大隱之樂且無疆也謹記之以俟

先春草亭記

嘉平之日觀漁西池過故中貴人所居之園有遺草亭㪚壞斯半因撤取其材增損其制移建于寄寄亭之南誅茆編竹儉而不費朴而不陋將以資燕居而廣游息也既成題曰先春草亭客有過予者曰何哉子之名亭

也曰余亭先春而為之先春而成也故名之耳客曰彼寄寄者足矣子復何為者曰天地之間莫非寄也吾亭將寄於寄寄者也然則子之居斯亭也樂歟否歟曰樂哉客曰四面環堵草木蒙施茅簷竹桷偪側踞踏四時之間炎蒸寒慄且子之來于斯也期月而代者至矣子之不能長有斯亭也奚樂哉余曰唯唯否否子以君子之樂心乎跡乎神乎物乎若子之言則雖瓊宮瑤室峻宇雕牆一有不釋祇戚戚耳何有於吾亭苟有以自樂雖處陶穴翳蓬藋固將浩浩爾陶陶爾又況於吾亭且吾亭既成春和届期卉木敷榮蔚蔚猗猗吾會計之暇申申而居燕燕而息超忽淵默遠覽深測俯仰天地睥睨萬物宇宙之間山之高谷之深江河之渺茫崖洞邱壑之奇勝雲霞烟濤之變幻風花魚鳥之間適莫不可以卧遊而自得也又安知斯亭之非我有吾身之為寄跡乎客莞爾而答相與酌酒既醉而出撰其言以為記

竹西書屋記

樗野散人還自雲谷讀禮龍陽山房暇則課諸子弟習舉子業市居湫隘心頗厭之山房之西南隅有樓曰大隱野人舊居也樓北有池竹石叢翳乃伐竹從石堙而平之構屋三楹周垣以磚中種竹數叢為重門西出境物既幽喧囂頓隔進脩為宜因扁諸門曰竹西書屋昔人稱書為良朋又謂竹為良友曰不可一日無此君夫明道崇德書之益大矣良朋云乎哉乃若竹高標勁節君子比德焉誦讀之暇披襟燕坐於清陰踈影之中吟

詠談嘯古人典稽得之書者益覺盎然于心目之間釋凝滯而消鄙吝宛若師嚴而友親也昔衛武公進德之功老而不倦詩人歌菉竹以美之則竹之為益豈曰小補謂之曰不可一日無詎不信夫野人老矣青編汗簡日就荒棄無能為已虛心堅志能自得師是所望於諸子弟云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記

蓮記

辛酉之歲余築高齋成客有遺予盆蓮者二置之軒前彌月葉田田出花各十餘葶相續而吐蘂瓣攢簇燦若錦毬不類常蓮人時謂之千葉蓮或曰蕃蓮云香氣清遠勃勃襲人朱衣翠蓋兩兩相附朝日東出花之莖必曲而東向以承日午則正直暮則隨日而西焉夕盡斂

如未開時狀每風雨至則花必斂葶俯藏葉下如人附蓋然霽則復故余始以為偶若是耳既數驗之無不然者夫傾日者忠愛之德也風雨必避者明哲之道也舒卷以時者進退之義也夫蓮之知可以觀矣先民有言草木有知而無知豈其然哉小說家載漢成帝時太液池中有靈荷晝舒夜卷此豈其遺種耶昔孔子歎葵之智能衛其足由是觀之則植物之智者豈特一葵而已作蓮記

宜興縣知縣題名記

洪惟我國家稽古建官上而公卿大夫下而百職事尊卑有等貴賤有差內外相資體統不紊凡以為民也然位高者其情塞勢遠者其澤窮故施惠布政與民最親

且切者唯令為然蓋令者位卑責重百司之務咸與焉位卑則勢或有所不及責重則不可以易舉百務咸與則其才或有所不周叢脞瑣屑艱於厥職者亦唯令為然故曰生民休戚在守與令又曰茍非其人民受其殃噫其可以易而為之哉宜興為毘陵僻邑風氣敦朴民物質野錢穀訟獄寔繁且劇其治之也為尤難嘉靖壬寅余來丞之於茲濫武諸君子之後仰其人師其政事而勸戒之心生焉久之且懼其名之自我而沒之也爰於庶務之暇遡而求之百八十年間得卜公原善以下三十又九人著其姓字攷其里爵次其任之後先始於國初重時制也略於丞簿政不在也信者書之疑者缺之示可徵也既成乃命工鐫之石以垂不朽而繆叙其言於石之端如此夫是石之立也所書者名而已若夫所謂忠詐直曲之戒如古之人所云者則民之輿論遺思昭昭在也余曷敢知亦奚敢於詳雖然循名而責實因人而反己願同志者加之意而已慎無以其名而忽之其庶幾乎

重脩棲鶴亭記

寧津古渤海小邑也介在九河之墟城郭公室卑僻逼陋僅蔽風雨余來令之明年春還自朝正思將有所建以為退食游息之所以寧其身而頤其神也客有謂余者曰惟今皇上紀元之初西川熊公寔來敝邑于治之西築圃建亭朝夕游焉今且淪在草莽殆三十年公其復之可哉越明日乃啟垣而視之地廣袤僅四尋樛木

茂草蒙密延蔓禽鳥之所巢蛇鼠之所穴有亭翼然就頹人或以繫馬矣爰命工鳩役規方相位剷蕪芟穢缺者補之傾者正之卑者崇之窪而潦圮而頹者葺而疏緝而夷之亭之前為一小臺又雜蒔花卉以資翫賞而釋憂思焉政暇吏散徘徊燕息喧囂既遠心境俱寂灝灝洋洋此意何極悠然不自知其身之在風塵中也客聞而造焉舉酒相屬嘯歌相酬已而言曰惟茲亭之弗理也多歷年所至公而始復之夫豈其廢興遲速亦有數存乎間哉又從而歌曰不有先之孰從而作之不有後之孰從而樂之噫嘻斯亭兮予與倘佯式歌且謠兮樂且不忘客去述其言書之楣以識歲月亭名棲鶴因仍之而命其圃曰春芳小有云

寧國府重建高齋記

晉謝元暉之守宣城也建齋以居以其麗陵陽之麓也故謂之高齋及唐獨孤霖疊嶂樓之建而高齋之廢也久矣歷世既遠瓦礫漸盡山川不易流風若存君子慨焉庚申春余不佞辱命來守是邦幸獲次諸公之後余惟大者不能繼其政又不能于其往跡而新之非所以崇先哲紹遺烈也惟茲不肖是懼爰稽其故址鳩工掄材重搆斯宇夫君子之欲平其政也清心為本於是乎有崇堂廣庭以臨其民亦必有離宮別館燕息之所以休其身朝夕游焉以頤其神神怡氣舒心和政平而民且安樂之矣元暉高齋之建吾固知其必出於此非徒侈厥居為安逸之謀而已且元暉之政令亦無可考見

意必廉靜寡欲能清其心而平其政者也夫晉室之衰也風俗頹靡士大夫流連光景沉酣富貴朘民膏以自澤者武相襲也元暉獨能清其心以休息之茲其名所以垂不朽而高齋之託以有傳者邪今明天子在上嘉靖海內四十年深仁厚澤漸被遐邇宣州為留都右輔視周豐鎬民之沐浴膏澤厥惟舊哉邇者海壖之不戢菑害之不時於常供頗增益之非大擾也而民或蹙然居瞿然視矣余惟是安集休息之術竊比元暉而未能也乃于其所建立而圖之庶幾因其跡而得其心云肇始于季冬上旬癸卯三旬而畢工費不厲民制不逾式樂與諸君子共之乃追述元暉之事而為之記

大隱樓集卷之十一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議

宣府戰守議

竊惟我國家建都幽燕之域密邇北人守禦之策最為周悉大同宣府和寧遼東四大鎮環拱山後高城深池堅甲利兵為諸鎮首稱凡以固畿輔而重陵寢也和寧既移于保定而屬人進處于朵顏京師之東藩薄矣此其大者無容議已今以在宣府一鎮者言之宣府接連居庸去京師尤近而大同為宣府之右臂其勢惟均陽和壤參絕徼為兩鎮適中要害之區自此而西則為大

同諸衛而盡於偏關之西自此而東則為大同之天城為宣府之淮安為萬全左右衛為柴溝堡為張家口為西路之境自此而北則為羊房青邊葛峪大小白楊為中路之境又自此而北東為龍門為赤城為雲州為馬營為獨石為龍門所謂滴水崖為北路之境又自北而東南為靖湖堡為黑峪口為永寧為延慶為懷來為保安為東路之境南路則東起深井南盡蔚州與紫荊密邇也一鎮五路惟西北中三路地在極邊與敵地交錯最為險要東路惟靖湖一堡為衝而周四溝四海冶火熖山與薊鎮相隣崇山阻絕人騎難行所謂死地人不易入焉南路則去邊稍遠不甚衝要此一鎮形勢之大略也昔人經略以督府大臣坐鎮陽和而巡撫分居二

鎮而柴溝萬全右衛葛峪獨石永寧東西城各設叅將以分守之誠得重外制敵之策惟在邊將練兵足食備器各守汛地振揚威武敵來則固守險阨以拒之敵去則斂兵勿追無墮其計敵人雖强豈能橫行哉自嘉靖中葉邊帥匪人戎政大壞敵人生心遂敢深入雖彼之漸强實我之積弱也後來者目擊時弊不思歷朝經畫遠猷而苟且目前緩誅避咎乃始創建併守南山之說冬夏無事督撫諸將咸任陽和入秋聲息一動則諸將重兵悉聚懷隆株守孤城攢食糧餉而沿邊重地如獨石馬營張家口柴溝等處昔人所深顧而不敢一轉足者皆付之度外愚反復思之誠不能得其故使敵不入犯幸矣設使入犯則桑乾之北蜚狐之陰皆為彼地而

諸邊城堡雖極堅深無兵可守不潰則破斯時也督府大兵將坐視不救乎抑驅兵反援乎將任其攻掠而始自觧曰吾方有事南山而不暇卹乎坐視不救恐無此理任其攻掠而不卹則鎮城必危馳兵反援則疲於奔命顧彼失此又烏在其為守南山也夫不能分疆畫境嚴兵固拒于未入之時而徒擁兵自衛于敵騎充斥之際此所謂開門延寇至于堂陛而欲閉閫閾以自全計亦踈矣或以守南山非為宣府謀也以往年敵自薊鎮入犯京東而陵寢地重勢孤故以宣大之兵來守其地以遏衝突非棄外而全內也愚又以為過矣此必俟敵果東犯特可偶一為之非久遠計也且敵欲東犯勢必自宣府北路獨石之邊外三間房白草川等處經過而後能入薊俟真見情形而後選擇精銳以一大將統之入援可也大兵亦不可動也邇來敵滋狡猾設使彼以輕騎入薊誘我而潛以大衆直擣宣大則彼成破竹之勢我有拉朽之危雖有百萬之兵在南山之麓亦無能捄二鎮之危亡矣二鎮若危則敵勢轉逼南山可獨守乎此尤不可不深慮也若是則南山不可守乎夫南山內拱京寢外接保延重巒叠嶂凌雲翳日且其下沙石磈礧水泉不通勢難久駐使其當守昔之人豈慮不及此哉然則遂不必守乎夫兵法云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無故自開其隙示敵以可攻之地矣如之何其勿守也愚竊以為不當以邊兵守之耳況今南山設有叅將東路又有遊兵亦不為無守矣督府大兵來此何事急

其所緩緩其所急薄藩籬之防而固閫閾之衛此事理之不可解者也若能大破浮議力舉群策宣大督撫重兵照舊保守沿邊以拒其外而于京營之中挑選精兵一二萬每歲秋防之時以謀勇大將統領出駐居庸分也要害以守之秋防既畢即撤還京以內則可以護衛陵寢以外則可以為邊軍之聲援古人所謂兩軍相為表裏庶幾近之且使京軍習勞知戰以潛消其驕惰頑慢之習亦計之得者夫邊兵不移則我勢已固內兵出戍則我氣益壯視之移兵易鎮東西狼顧而無益於事者利害較然矣柳何憚而不為哉夫此事也人皆知之人皆言之而不能行者徒以為此謀者以要名固寵之心遂畏難避事之志託名京師藉口陵寢事體重大使

後之當事者雖明知其不可而不敢置喙於其間以自取不韙之罪耳夫賢者體國智者識時試一言之安知其果不可行邪令之宣鎭其時務之急莫大於此因循日久將不知其所終矣

修復北路内塞議

竊聞王公設險以守國則疆圉固而外侮不能侵賢者順時以興事則功業成而遺利斯可久國家建都幽薊與敵為鄰内設重關外聯四鎭其所以封植郊圻愼固疆圉者既周且密四鎭之中宣府為京師北門尤為逼近群敵糾合乘隙奔突朝揚鞭於朔漠暮飛矢於居庸是以蹂躪虔劉之禍視他鎭為最多而追逐捷遏之力視諸鎭為最急況永延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在焉是可

一日不加之意乎稽之往牒先任總督東崖翁公建議以為天下便宜急宣大以數警也然近時便宜與往事異往年虜山西近時虜京後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急宣府北路之籓籬不固則隆永急隆永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國之後門猶人之肩背養其肩背以衛其腹心裔艾七年防危一旦察脉觀兆不見是圖乃今則病形已見矣無外扞之足恃而重險之不設專恃北路非計之周也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治之間素稱險峻朶顔諸部巢處其外尚能為我籓籬今復為所逼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蓋數倍也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治鎭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盡界為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不過一萬除城守站遞諸役防秋擺邊僅得二萬兵分於地廣備踈於無援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地要而不重其防兵分而不虞其害封疆之臣敢一日忘其死邪擬於東路鎭南墩與薊鎭所屬火焰墩按界塞其中空築垣僅三十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自北而西歷四海治永寧光頭嶺新寧墩一帶地勢可守者脩其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為更改又自永寧墩歷鵰鶚堡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别為創脩内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而為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内調内垣乘守别措兵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蓋公懲鎭安之無備痛趙卿之失律發憤出謀建此大策經營二載奏績

告成逮今二十餘年乘守既廢補緝無聞宏功偉畧淪在草莽近該本道歷閱邊隅往來龍門鵰鶚之間見其遺蹟雉堞屹然猶存其所頽壞不過十之三四若乘此閒暇之時更加脩復之功復其舊式增其新規而於左腋龍門衛揚許二衝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為之備絶其必窺誠有如公議所謂外邊以扞北路内險以扞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内險復成犄角外邊兼理堡塞進可以逐北退可以致人内險專事隄防近以翼蔽延永遠以係藉關南緩急相資戰守並用所謂審形勢酌便宜而盡之人謀者也或曰北路險矣車史二屬内附籓籬自固城此不亦贅乎愚曰不然夫古者重門擊柝以禦暴客況北路乃宣府之門戶

宣府乃京師之門戶而黠黨之暴自古而然多其楔閾重其鍋鑰不亦可乎且屬人反覆叵測示之險阨以潛奪其勾引窺伺之心計尤便也或曰北路孤懸城此不幾於棄乎愚曰何謂棄也固將以保之也馬營獨石之孤危者以其去宣鎮遠而聲援之隔絶也內塞若成形勢益壯乘守有備聲援自接八堡人心有恃無恐而大舉之謀亦可先奪由此觀之棄之云乎保之云乎或曰翁公之策雖善皆往事也今已守南山矣又何事于此愚曰南山之守非石畫也前人不能深考公策而為是不得已之舉也請遂言之夫守南山則將遂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脩內塞不惟可以固京師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之地岡巒稠

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所守之軍又皆宣府沿邊之人室廬墳墓俱有係念敵若長驅結營于懷永之間分兵四掠百里之內布帛菽粟取之不竭我兵跼蹐山中用武無地相持日久土崩瓦解之禍見矣畿甸受剥膚之災宣府生易心之釁愚故曰將遂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偪側砂石磈礧窮阨瘠薄之區也敵之侵犯非有所利于獨石馬營之間也蓋垂涎延永妄意居庸將冒險而內逞也數年以來版築日舉七百里之間堅城大堡星羅碁布深溝危塹谷轉谿廻已可據而守矣若復城此則習坎在前如金城玉壘環繞皇畿彼若匪茹輕入遼巡前却于崎嶇偪側之間攻之不際掠無所獲力倦謀衰心灰氣奪不騁首有獲則銜尾而遁豈能抵黑峪探龍門窺長安之嶺而為寇哉內地不驚彼謀斯沮則外諸城堡為大舉所必經者勢亦自緩而窮荒絶徼之人亦將有安枕于邦之日矣愚故曰不惟可以衛京師而亦可以保獨石也愚嘗以為南山之麓我之散地也北路之邊彼之散地也散地在我則戰守俱危散地在彼則戰守咸便者此也或曰若是則此舉也果不易之道乎愚曰何云不易也審時宜重根本擇前人之善者而從之較之守南山為得耳此城既成若遂移南山之兵分屯要害以守之則內外之形勢益固而諸軍之冗食益省不尤善哉或又以為脩之誠是矣然前年脩鎮城去年脩懷安脩右衛脩獨石今之終滴水新龍門襄馬營畢

赤城增龍門衛緝長安嶺繕鵰鶚甃鷄鳴急新開諸工尚紛紛為軍有限而工不息不亦勞乎夫人勞則怨生怨生則氣乖氣乖則歲用不成不亦可為慮乎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何子之不深念也愚曰斯言善矣民誠勞矣財且匱

辯

紂釋西伯辯

史記云紂囚文王于羑里其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因紂嬖臣以獻紂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云云愚竊不然疑好事者為之太史公之好奇而述之也夫文王散宜生非當世之所謂大聖賢者歟以若所為乃智謀權奸之尤儀秦操懿等耳豈以其聖賢而

為之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
也聖賢之心固如此以美女賂其君使陷于滅亡而不
惜也不義孰甚焉或曰其臣散宜生為之于文王何尤
是又不然夫散宜生者孟子固甞稱其見而知文王之
道矣以非義之事免其君而弗之恥也知道者固如是
乎且文王以美女之賂得為西伯專征伐不亦尤可愧
哉唐之季世藩鎮之臣率以貨賄賂朝廷得節鉞文王
而有此其何以為文王然則文王之囚孰釋之曰紂釋
之衛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
是懼而歸之斯得之矣或曰紂之囚文王以得民也諸
侯又從之囚不益深紂之怒乎夫民之歸文王懷其德
也文王無心也紂之囚以讒譖也非疑其偪也偪則非

文王矣奚其囚之紂既懼矣胡不遂殺之嗟乎文王之
不死天也非人也吾亦有以知紂之不殺矣昔祖己之
諫王曰故天棄我曰今王其如台又曰惟王淫戲用自
絕可謂深切而忤矣紂終不怒歸命于天則又似有君
人之度者祖己之不殺于文王何疑且以强戾殘忍如
項籍鴻門之會范增力勸殺高帝羽終不應高帝得不
死況紂之惡不如是之甚者歟甚矣太史公之好奇也
惜乎其不見辯於孟子也噫

魯用天子禮樂辯

魯用天子禮樂歟曰非禮也周公臣也魯侯國也烏
得而有之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有諸曰無之魯之僭
也三家僭竊託為是說以欺世自文者也曰周公之功
再造宗周旌以殊禮事亦或然曰不然周公之功固大
亦臣子職分之所當為者烏得用天子禮樂哉按周盛
時得用天子禮樂者二國杞宋是也彼皆天子之後也
用舊典於其先王之廟禮之變也周公雖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問其位則上公也問其爵則侯國
也非二國比也且相成王制禮作樂以定一王之制者
非周公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周公之制固如此而況於
天子諸侯之等殺乎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則為魯始祖
者固周公也公之生也制禮定法而其歿也乃享非禮
之祭吾知周公之目且不瞑於地下矣成王之命微子
曰慎乃服命盖以其天子之後也得用其舊禮也而懼

其僭也故嚴以飭之而肯妄加於不當用者以自壞厥
制以動天下之心夫伯禽非當時之賢諸侯歟其治魯
也固將昭明周公之德以服事于王者也乃若罔念先
德恃功矜寵冒然受此大物于先公之廟而弗惜也背
棄彝典以首亂階其若先公何襄王之世周衰久矣晉
文公請隧襄王尚執而不許況成王乎況伯禽之不為
文公者乎余故曰魯之僭也三家僭竊託為是說以欺
世自文者也嗚呼忍亦甚矣春秋焉得而不作

書

上内閣張太岳書

生自歸江浦苦力松楸草土餘形日覺衰憊豈意先帝
龍馭上升草莽之臣攀號無地恭遇新皇御極英聲四

達中外之人舉手加額臺下首膺簡命摠攝百僚明良之會千載一時昔人所稱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何幸於臺下而親見之耶方今諸夏寧謐四夷賓服台下以一德贊輔太平有象矣竊觀古之人樹顯勲成大業萬世不朽者多不在清平安樂之時恒在于國步艱難之日故伊尹周公之聖益顯著于太甲成王之世有由然矣新皇英睿堯舜之資也臺下忠亮伊周之亞也經綸巨略宏濟嘉猷誠非愚賤所能仰窺萬一今日之事惟有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似為急務二者之外惟恪守成憲簡用舊人抑遏僥倖表達忠直杜絕謟佞愛惜名器樽節財賦寛省刑罰申嚴軍旅慎固封疆以俟休命之凝固假之五六年天下大定矣草

土之中又問聽愚者之論謂聖主幼冲宮闈深遠中宮之權漸不可長狐心惕然此杞人之憂也夫中官為患自古而然剄之取禍柔之取辱傳記所述歷歷明監愚竊以為此輩雖多不肖然其中亦有才智謹厚之士其僻狠之習固與人異而欲富貴惡死亡之心則與人同也惟在辨別之明操縱有道使機嘗在我作其忠順之志消其不肖之心入我彀率而不覺庶幾有濟耳中元翁之去士類寒心昨得邸報讀其初政諸疏深歎服其忠誠之篤至而又惜其機栝之蚤動也得罪之由或在於此夫懇切之言整肅之志直達無隱施之長君可也若天聽未啟聖志未昭宮中府中之事不免暫有所寄苟不容其幹旋曲為防閑而先憂過計徑情直達則衆心揺惑羣志糾紛彼方懐纇豕牿犢之疑我乃為紾臂扼吭之舉適足以觸其畏怒之邪念豈能成格正之宏功哉此書所以有敬保之訓而易所以繫于苞之象也且直言正諫一有不從奉身而去此臺諫小臣之職也若夫顧命大臣以身繫天下之休戚安危其所調燮劑量轉移感動固必別有其道此狐心之所以戚戚於中元翁之去而欲為臺下一披豁之者也且聖德方新四方聳聽尤宜時出德音昭布仁言使海隅蒼生曉然知上意向益堅其愛戴歸往之念此又今日之不可無者不識以為何如抑愚之心又有妄言焉昔唐韋澳謂周墀曰願相公無權爵禄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用此雖一時之言

或可為一簣之助敬為臺下誦之

與戸部尚書王踈菴書

昨以鄙牘煩聒尊嚴過辱優容俯從寛假乃知仁人汪度老臣訏略固無施而不可也三關九鎮咸嘉賴之區區一介之幸云乎哉且蒙以東氿西氿左衛右衛為問弟衰倦漸增不復記憶聊述大概經體之暇想一粲然愚也浮沉陸海落魄塵寰過眼江山皆成夢寐隨身風月便是生涯久已納須彌于芥子注溟渤于沃焦豈曰東氿西氿左衛右衛付之兩忘云爾已乎猥辱取詢恍然夢覺感明道之獵心動盧敖之遊興撫三關之勝槩憶百里之韶華深惟尊旨似薄之若不及而愚竊以為不嘗過之也請試詳陳公其諦聽焉夫江左八州之僻

壞也陽羨五湖之下邑也奇峰聳翠遠水挼藍白雲紅樹朝暉夕酣孰與巨磧連天崇山絶漠黃雲白草泱漭磅礴乎漁歌唱月牧笛吹風籃輿桂棹瀲漾雍容孰與胡笳怨夜羌管悲秋狼烽雉堞黯黮崢嶸乎奚僮玉質侍予氷容歌聲應節舞態驚鴻孰與健兒虎賁壯士鷹揚金戈曜日鎧甲凝霜乎濡首歡呼掀髯吟嘯狂笏吏猶凭欄矆眺孰與躬擐甲冑手援枹鼓沫血揮弓褁創奮武乎然則湖山之佳麗未若沙塵之溺渤也魚鳥之飛翻未若豺虎之奔突也管絃之嘔啞未若刀斗之淒肅也羅綺之繽紛未若氈毳之叢蹙也蘭芷之芬芳未若腥羶之凌瀆也心勞志苦寧誇心曠神怡臥雪餐氷奚羨眠雲抱月青娥遶席何如白骨盈邱滿堂氍毹豈

若連營區脫而況於棄五千之貂錦揮三尺之吳鉤視馬革如文楸安龍荒如漆室者乎夫飫八珍之腴者不識糟糠之美佩九章之華者不知緼袍之溫金門玉堂紆朱拖紫之客又豈能辨雞田鴈門赤城紫塞之奇絶哉愚抱此真趣秘之久矣適承清問聊一披宣公其慎默毋輕以語人恐好而慕之者將褰裳而濡足焉使區區不得長有此嘉境如東沆西沆五年而即遷也

與陳軍門論虜情書

醜虜謀深非但防護牧馬實欲久任以勞困我人馬耗費我糧芻妨擾我耕農攻毀我墩堡前所獲諜者并降人俱云云非妄度也縱彼無是謀我亦不可無此慮久待之策委當着意各城糧草亦不至匱但兵寡大將久持無援虜若探知別生奸計則我益困耳右衛孤懸不可駐兵誠如尊諭生亦知之不敢輕舉朱瀚之兵已至鎮姑留之以俟進止至于調大兵張先聲以疑虜之耳目以紓大將之急此亦兵家之所不厭在公一加之意耳若以負嵎之虎不可輕攖虎久不去我力益疲將坐為虎食臨期設策恐無及也

復内閣李公論邊墩火器書

伏承教諭悉已祇承近日虜勢異常觀其所為必求大逞我兵單弱難與爭鋒雖兢兢保守猶懼不支為之柰何火器雖中國長技用之則存乎人盖國初諸人挾百勝之威目中無虜運謀用技神氣不撓故能取勝今邊人積衰不振迨及百年三軍見虜豈但如羊遇狼實如

鼠之見猫也盖羊尚狠觸而鼷鼠則伏首待噬耳今之邊人何以異此一遇虜陣即心膽墮地縱一舉放旋已棄去而走又況其器之不精遠不如古邪今日之用惟有勇將攖城虜或蟻附來攻或虜營夜聚出奇劫之庶幾可以自全而已在今防邊之策除簡選將帥畜練士馬積儲芻餉之外惟有修築城堡以為堅壁清野之計乃可必行若邊牆邊墩恐亦徒費無益盖邊牆延袤動數百里中間河山之間勢必難周虜騎之侵惟有十尋之隙即蜂擁而入矣邊牆雖長豈非虛設至于邊墩守者多不過十軍虜以三十騎至即危矣又墩臺之設原以候望烽火虜若大舉在我已知留此數軍在墩何益救之則無及棄之則可憫故虜未至則散軍在墩明烽

火以哨之虜已至則收斂墩軍併入城堡以共禦之蓋以百軍散在十墩則勢分而力寡以百軍併之一堡則勢聚而力完此又立墩臺者之所不可不知也今之將領困於文法一言墩軍則必欲其在墩不敢少移甘為虜擒而不惜豈不謬哉某草野書生不諳軍旅濫竽邊鎮日切憂思未知所措伏辱鈞諭下及敬陳愚慮

與張閣老論入衛兵馬書

六月二十八等日俺酋以二千餘騎入蹂田禾見我兵戒嚴初六日遂遁去地方幸保無虞且今年田苗甚嘉雖苦雨多亦無害也但慮秋深大舉耳本鎮兵馬疲弱好馬壯士皆以入衛而耗昨與王公論及彼時慨然動念故僕先具疏上欲本兵下軍門議處昨見本兵之覆

似有不從之意至云和氣召祥諸語可為發笑僕豈敢以此與人爭短長哉僕之意謂人臣任一方之責則當憂一方之憂凡有舉措當為國家長久計不宜苟狗目前為自全之事故歷觀邊務莫苦于入衛愚意謂朝廷入衛之政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薊鎮不自為永圖惟藉衛兵猶抱甕而灌園甕破而園荒矣本鎮衛兵二營共六千又加以每營標三百共六百視別鎮為獨多昨疏非敢望免但求以馬兵三千合為一營入衛而步兵悉留本鎮伏守城堡乃通變兩利之道本兵既不敢大為主張而王公之疏亦上矣此其操縱予奪在公一轉移之間革此宿獘為九邊造無窮之福是所望於今日者況今主上聖明羣公協心同道不乘此時一為之恐數年之後事難逆料後之議者不能無遺憾於今日也

與張閣老論虜情書

虜自春徂夏再擾雲中皆失利而退俺酋懷憤志在必報而北地荒旱永邵卜朶落土蠻部皆飢困不來其弟孔昆的祿者即把都兒也遠居宣府獨石之外勇而有謀七月中旬領三十騎來俺酋營會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于二十等日從營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所犯非宣府之獨石四海冶永延諸處必薊鎮無疑降人日至譯審皆同雖老酋多智或故聲東將遂西犯實未可知以弟料之東犯之事十有七八蓋虜志貪得三雲之地去歲大搶已空彼來得不償失又馬帥在馬

雖擁衆而入其勢必不能善其出也若犯宣府則獨石屬夷與永延之境利當十倍若薊鎮則弟竊懷深懼蓋士無徒卒長城邊墩天險虛設車營遲鈍僅能自固南兵出陣徒往遺之擒諸公于此時憂方大耳惟公容知其故預行出其設備以禦之或可有功又虜雖東犯其老小盡在豐州河套之間守家精兵可二千餘昨與馬帥計虜果去俟其入犯之時為擣巢之舉以牽制之亦一奇也但恐本兵于此時又調馬帥入援即無益矣蓋馬帥往在宣府去京薊甚近故可入援今在此相去隔遠縱調之徒勞兵耳必無濟于彼更望公力為主持免此一調或可使虜有内顧之懼且得乘隙燒荒整理士馬以為冬春之備也虜東搶之期必在八月終九月初

此時已東行二日尚在宣大之間俟過旬日新月上時可決也此事未敢塘報恐虜計中變自取不實之尤謹以告公便中圖耳惟不即宣播幸甚

與工部謝侍郎論邊事書

相去懸隔奉訊久疎如淵之衷如荼之忘無能一自披豁於左右耿耿之懷云如之何毛生來承翰教足徵不遺邊地迨秋景象蕭蕭殊增一慰也虜自春中不得利而退昨六月終又一至此于宏賜拒門鎮虜之外一無所得而遁大帥堵過之力也此時北庭荒旱草少俺酋不復過青山悉衆屯牧咸寧海之東去大邊可二百餘里其黨永邵卜丞落土蠻更苦饑困易子而食俺酋謂之不至昨降人云止調到把都兒者乃獨石之外賊也

果有此會則奸謀未可量非雲中則宣薊矣雲中積弊殆與虜為市犬羊之性得利則益至非有厭足者諸將恃此益肆剝削軍士日困此其根也人已先發弟若不盡一言則人將謂我何而大將亦將受誣不自保故昨者之舉非惟洗地方之汙固將以自解且以解人而實不自知其為過也大抵今日邊事之不振由于諸將之不協心諸將之貳由於議論之臣求索太過而所寄耳目又多羣小譊譊訾訾假公遂私故使人人顧忌疑畏狡譎者獵虛名忠實者遭指摘實為可恨他皆不足為慮也醜虜再來皆失利而去深秋大舉恐不能免一鎮之兵只有此數縱使人皆精銳實難一戰惟有據險自保乃為長策馬帥熟諳虜情深知進止但恐督責太急罪其不戰使彼懷憤臨戎則一戰進矣後將何支邪方今聖明一統封疆萬里如金甌寶器犁首雖橫行邊外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漢匈奴之雋鷙宋金遼之憑陵在我惟高城深池積粟養士外脩戰守內務農田寬其督責簡其文法虜來則拒去則勿追實為勝算至于橫行絕幕臨瀚海勒燕然固不能望于今之諸將而其搗襲掩取收小功而貽大隙遂諸將一時之利而種邊人他日之害似亦不可為也弟本書生氣怯力弱當此一面如涉淵冰日惟淪胥是懼區區愚見又屬迂濶解與同濟偶承下問聊一陳布

與王軍門論降夷書一

降夷把漢那吉二十三日之暮到鎮當即譯審別無異

情止為俺酋奪其所聘之女與襖兒都司因此相忿脫身來降其情已八九似真覩其人纔十八耳驕癡之態宛然可鞠為之主謀者皆其僕阿力哥等也其人既來在我當厚處之以安其心馬帥不當留之兩據平虜中路節報俺荅走了此孫刻期聚兵來搶左右衛地方索要孫兒其言甚真而劉廷王所報要甚麽即與甚麽之說不虛則弟昨所言與之為市之計似有可行惟在公主張選擇得人行之何如來夷心尚未定候留鎮城安住數日再譯隱微然後解送轅門幸公垂察其人已到老酋來取在即不可不早以上聞幸明以教我

二

降夷把漢等再審已真俱在公移更無別說會藁亦便

具上幸公裁示其人差官押送轅門審畢宜發回鎮城庶便防守何如此夷既來俺酋此時且愧且恨雖欲求索其勢必不能卒至盖老酋素稱威重令家門醜事敗露寧無羞惡之心雖調與同來而夷人之性有利則同趨害則散去此行來邊所取乃無利有害之事况天時寒冱草枯馬瘦恐諸夷酋且不樂與之同行而內變可懼老酋吾知其食不下咽矣因此殞滅亦未可知而公安邊之宏猷於是為最生何幸而身際其會邪

大隱樓集卷之十二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書

與王軍門論黃台吉書

十三日寅時黃酋領精兵二千餘突至城東十里海子上下營未逾午時續至賊一萬餘騎至城東二里東塘坡下營未時黃酋遣一小頭至城下答話問其姪弟即遣通事管隊官龔喜土忽智與彼答話至彼營中面與黃酋言其姪在已送至北京加以官職矣若要取回宜即退兵出邊不得搶掠即差人同俺答下頭目親來見面與講話處置奏聞朝廷放回其孫至戌時黃酋即差

一小頭腦木舍來見弟面與申諭賞以酒食彼甚感悅至亥時送回賊營黃酋哭泣依聽十四日天未明時即起營而去地方秋毫無犯弟先亦募敢死士馮大恩等一百三十八人各持槍砲三更時攻其東塘坡之營弟親在城上見砲火大發營中驚擾盖以前說明其心以此舉張其威此虜之所以不暇食而去也此實仰仗公節行教迪宏猷遠略故弟受其成地方生靈蒙其福如此直可為一慶也俺酋處其人亦至而事可成謹遣其人面見口陳此虜既退弟以為當具題知容即具稿至也

與戶部王尚書論糴買書

冉承手翰深慰平生雲中入秋伏天威幸得寧息不意

把漢來降增此紛擾此眞莫之爲而爲也老酋西逼平
虜黃酋東犯鎭城幸聖恩浩蕩神武震懾老酋已漸就
約黃酋失利即遯封疆之臣危竒萬狀不知廟堂肯垂
宥否也三雲米價髙貴自昔而然至兵餉僅可足給蒙
公念及數萬軍民已盎然在春風中矣何幸何幸官買
之策甚善今昔異宜恐有宜于今者不敢膠于一定之
說惟較其利之多寡而行之公教已心領之矣容覘畫
定而後敢奉復也

與内閣髙張論虜情書一

伏承手諭制虜虜降無遺策矣某等敢不畢力以圖其
成黃酋突犯事之顛末具見疏中不敢有一字之虛但
豺虎之性所經未免有傷亦甚微也不知聖明肯宥此

罪否也老酋索取其孫非黃酋之志其入也不過求復
父命故得某所假令箭遂爾聽從十五日箭到俺荅營
中即差夷使名十六火赤力者二人執箭而來一會話
一止黃酋出邊皆實事也軍門恐掩東鎭諸将功故略
而不言且謂不實然諸将之功固自在也黃酋初欲反
舊路羣黨嘵誘東出張家口稍求口實東兵既集彼心
憚戰故又西反一反之間本鎭人畜始有遭其害者而
使東鎭諸将不阻其前惟尾後三面夾擊則賊行急速
不暇散搶斬獲必多計不出此惜哉把漢那吉蒙聖恩
優厚大出望外喜不自勝竊慮此夷久留中國似爲無
益老酋之索擾將無已時故以爲不若諭令執送諸逆
誓令永不侵犯因以與之以消疆埸之禍所謂小結局

也不然恐我之兵力未能制老酋死命邊人之受害日
甚不能不重煩廟堂之處置矣又老酋之念其孫雖切
把漢之怨其祖已深一遣其歸終有相夷之禍邊人之
性貴少賤老老酋之事見鄙于類把漢之來無惡于衆
其黨類附把漢者必多把漢得志黃酋必争互相攻伐
又中國之利也愚甞謂我國家基業幅員萬里如金甌
寶禹邊人雖横行塞上非有匈奴之鷙鶩恃勢而憑陵
也在我惟外脩戰具内務農田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彼
中有釁則按兵坐觀以制其後使邊人得安其區宇是
亦萬全之策無窮之福也又何求其他哉蒭蕘淺見敢
以附聞伏惟尊鑒幸甚

二

差人自京回聞諸道路有謂俺酋欲取其孫願一年進
馬三百匹及兩家和好永不搶掠之說某竊駭之凡此
皆往來所差之人游辭詭說以希賞犒者無實無証不
足聽信某懼爲醜虜所欺不敢以報又恐聞者不得其
詳轉相疑議無益事實徒滋紛擾非所以重國體而定
機宜也若老酋果有此意俟其至而言之未爲遲矣謹
將事之始末另具揭覧伏惟尊裁

三

俺荅既進平虜索取其孫生會軍門于十月初十日遣
鮑崇德田世威往與荅話十二日崇德見俺荅說朝廷
寵厚其孫汝若要取回惟當執送諸逆請求老酋遲疑
不決多自負之辭崇德與之辯論意尚未決遂與崇德

馬一匹令其回再請示下十三日鮑崇德回生即令其
往見軍門面白其事適值黃酋突至城下時諸將未至
生恐其散搶則地方受害無涯遂將把漢之箭假為俺
荅所傳者云俺荅已聽約恐爾不知而入故以此箭示
汝令爾速回不要搶掠令通事官龔喜土忽智二人往
適遇彼亦有人荅話遂與之入營面與黃酋言把漢已
送京汝當速回可即差人去吽俺荅差的當頭目來自
有話說黃酋見箭曰此吾弟之箭也我此來專為把漢
要見他一面不是來搶掠的今既如此說我也依你就
差一小酋腦木舍同土忽智來生面諭之故遣回黃酋
曰既如此也罷不搶你地方但我此來無些利息我往
宣府從張家口出搶些喫的去龔喜等回十四日天未

明而賊東出矣黃酋遂將箭傳送俺荅營中十七日老
酋遂差二夷十六火赤力者執箭来云一會話一止黃
酋出邊生疑其詐禁之城中俟其賊出邊既盡十八日
又令鮑崇德同二夷至陽和見軍門面受方略而行二十
日已遣西去至今尚未還計須有數日也黃酋之西反
者乃為東兵所遏而然宣鎮諸將如劉國等戰功皆表
表可録者皆十四日以後事與生所以退賊之計又另
一局面也此其處降退賊之本末節要如此其他一切
往來傳荅無實無証之辭不敢妄以塘報

四、

俺荅西逼平虜索降邊將無敢應者生于十月初十日
即差門下通事官鮑崇德同田世威往應之至雲石鎮
適值俺酋部下五奴柱者來言索取把漢崇德等即對
以把漢見在你若取他須是將你人馬出邊永不來搶
然後大太師與你奏聞處置別有話說至十三日本夷
復來同崇德往見俺酋與之畨說要彼執送板升諸逆
之意老酋尚托辭不肯蓋老酋得諸逆之力甚多有不
忍殺之之心其意尚未可測遂與崇德馬一匹騎來回
話至于所謂一年與朝廷進馬三百匹納款之說多係
來人誑說之言事未可信竊意老酋奸甚豈肯輕為此
言生恐為醜虜所欺故不敢塘報即將其人送軍門面
審行事夜不收回承諭及內閣知之而臺下不聞此必
鑑川公有書達之或諸將有輕報者生則何敢且降夷
之事機之所係雖若甚重而其事亦不甚大蓋犢駒乳

犬畜之何益老酋即欲取之惟有諭令執送諸逆而後
與之所謂小結局以消封疆之禍耳若固留不與老酋
之侵擾將無已時邊人鋒鏑之苦將何時而息邪此愚
生之淺見如此也至於處之之畧惟審機以應之鎮静
以待之事定而言之至其一切往來荅應無實無証之
辭當姑置之不輕傳報蓋機事不密則害成不然將使
聽者不得其詳轉相疑議徒致紛擾無益事實所謂多
指亂視多言亂聽也若使生等輕言之不幾于虛張而
誇誕乎且二三逆賊老酋尚惜而不肯即與安望其獻
馬而納貢哉今若輕信傳報他日不成欺妄之罪亦將
安逃此又愚生之所不敢輕者也若既與其孫之後老
酋果肯納貢稱謝俟其至而後言之未為遲也今則何

敢輕信鮑崇德等二十日奉軍門之略又往矣此時尚未還計不出旬日可得下落至即奉報也其黃酋出入之故昨已上聞矣茲不敢贅蒙公下詢恐謂生有隱而不報之罪敢此奉瀆

五

二十九日鮑崇德等回俺酋黃酋俱已聽從願執送趙全等三人以求把漢蓋此三人者乃先年叛逆與諸被擄脅從者不同也此三人既得則其餘自當瓦解矣齎有番書一紙謹録上覽原文已送軍門俟其會題也俺酋父子稔惡強橫亦既有年今乃天降之罰不假兵力三十年叛賊俱皆俘獲此豈人力所致真天佑中國聖天子無疆之福諸元老寅恭之慶也朝廷閔念其效順

俯從所請以禮送還其孫於二酋量加恩賞則邊境可保數年無事矣其夷情委曲俱見番書中非詐也謹具奉聞

六

伏承二十八日手教并省録之意感荷感荷醜虜突犯罪責是懼茲乃蒙恩賚皆公扶植之力也何幸何幸昨鮑崇德回取有老酋文書已録馳上其事情鑑川公已會題矣在廟堂必自定議也此事規畫措置弟雖得與其力而敷奏復逆鑑川公實專其事弟不敢更有所掠故所以告公者甚略然彼之所以告公者多弟之所以告彼者弟亦無容瑣瑣也令老酋雖有此文請求所許者止趙全李自馨張彥文等三人而已弟昨與軍門定議要九人并劉四劉五趙龍趙家傑馮家傑楊天下也王孟秋周元此亦首逆弟必主要之鑑川公乃聽來人之言許之不取此又中老酋之計矣然此二人乃老酋之心腹也非強難之不易得尊教所謂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此真見閫外之事勢制御之要道也紛紛諸策不能出此數言矣其請封關市之說弟心竊懼之此必俟其解到諸逆禮遣其孫之後彼果感恩稱謝再有請乞然後與之奏聞議處在今日未可輕許蓋老酋頑嚚不信嗜利無厭此二事必其餂我之奸計信其甘言而遂許之是啟彼無厭之求一不遂意則必稚兵侵犯以此藉口乃自古夷狄之故智也和親歲幣之端其初亦若是耳作事謀始為國家圖長久之策似

不當如此也區區愚見不識公教以為何如鮑崇德等初三日又行矣計不出望前有信事之成與否在此舉矣附言

與內閣兵部論虜情書

三年草土心志灰頹無復人間之想詎意聖明有此簡畀遺大授艱聞命之日心神驚悸不但循牆而已自念區區一介久困泥途幸遇先帝神威夷酋效順某會逢其適叨恩逾分常恐捐報無由故拜命之日不敢有他辭非特上答聖恩實欲奉酬知己也祗懼才力綿薄知識短淺力不從心終致覆餗耳夫禦戎之策古稱無上率從之風不可見矣今日之事其庶幾魏絳之遺意乎今之議者乃或不然議者曰虜之貢市詐也不可恃也

夫謂之詐是已然與其詐而侵冦我也無寧詐而臣順我乎謂其不可恃是已然與其反復而無可恃也無寧知其不可恃而假之以自治自强乎議者又曰凡物之與惟虜所欲是媚虜也其跡似之而實非也使虜之强如匈奴等提兵壓境以恫喝我肆其無厭之求我不能抗而厚幣以賄之謂之媚可也今虜酋自把漢之歸感恩懷德率其醜類待命境上惟恐不得我中國之意焉順義方且施功收譽之不暇我之所以與之者正以中其欲結其心益堅其歸向之志耳如是而謂之媚可乎方其未降之時歲肆侵犯九邊之人死於鋒鏑者歲不下數十百千士馬之物故糧餉之糜費不與焉即較之市貢之賞賜千萬之一耳司農之出納可稽也且雲谷

之間穡人成功市糴往年一錢四五升今且十升餘矣公私皆利如此而乃謂之無益此誠愚之所未解者也投降執叛之舉某昔實首其事既罹憂歸江湖地遠乞貢開市則未與聞今廟堂之上已有定議閫外之臣已有定處三年之間已有成效以時之庸愚惟謹守畫一之規以終寧謐之功而已然愚意所願幸惟廟堂之上毋曰貢市盛事也惟曰貢市非得已也吾武德之不競無以制虜酋之死命如唐虞三代之盛而幸虜之不我侵犯也彼曰貢吾受其貢焉彼曰市吾與其市焉其來也吾不之拒也其不來吾不之强也於以羈縻之於以馴擾之彼終不變焉吾之利也吾安之而已而凡選將帥儲糧餉明賞罰以防其變者兢兢焉君相同心不敢一日而忘其憂浮言交亂吾無惑焉如斯而已邊閫之臣毋曰貢市吾功也惟曰貢非得計也吾不能奮揚威武掃清沙漠以酬聖主之知遇而區區以苟一時之安侈然自以為功吾不敢也惟曰虜之貢市皆朝廷之威德所致也臣不敢必以為可久而可恃也彼果願貢也吾以實言之彼果願市也吾以實言之其或有不恭也吾不敢隱焉其或有不至也吾不敢要焉皆以實聞於上請廟筭焉而凡所以簡士馬利器械固城堡謹偵侯以防其叛者兢兢焉內外同心不敢一日而忘其死成敗利鈍吾何心焉如斯而已而文飾掩蔽矯强僥倖之圖一切不敢為焉此某今日之所以自效於明時以仰酬夫知遇之恩者也然愚又有臆說焉虜中之事權在

順義順義十年不死邊境十年無憂惟吾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已設使速殞則彼中之權屬之把漢把漢新起力未能制其諸父則黃台吉必首叛老把都之妻次之永邵卜之徒必散去觀望兀慎擺腰無能為也黃酋縱叛必不敢即內犯蓋華夷雖異良心亦同名義所在利欲所中必有闇然自沮而或肆其毒於把漢把漢感恩諸部嗜利必多相附以倖前日之求此其幾或有可圖而其事必有所在惟在廟堂毋忽其機而閫臣毋愛其身耳此又其之所以自效而不敢以自信者也即日出關受代百凡機宜俟至彼中詳審再上而一得之愚敢先以奉聞深愧狂瞽惟臺下矜其愚而察其心有以終教之

與陳巡按論虜情書

生雁鎮之初恩信未孚諸酋意尚疑慮數日差人移書曉諭示以不二不疑之言諸夷使來者踵繼因察其情似無他變易貢市之期已與訂約矣計不甚爽也然定期之說乃我自為謀則然蓋以初春馬弱實以擾之盛夏開市意彼畏暑則必速去彼既得大利而歸則秋高思逞之志或可少弭而冬則無事矣我謀雖工然虜非皆木偶人也肯盡入我之圈套乎春寒馬瘦雖強之必不肯來中夏盛暑彼所深畏肯甘為蚊虻之嘬乎秋高馬肥不搶則市此事勢之必然而夷情之大可見者我固要之彼固遲之若盡欲遂我之謀拂彼之意恐中土齊民亦未可若是責之此貢市之期未可畫一而議也

亦惟明示其期以彰我之信聽其來至以順彼之情中之以欲以奪彼之志期於邊境無虞而已夫邊釁自古有之在嘉靖中葉隆慶初載諸酋狂逞羣叛協謀九邊生靈被其糜爛肝腦塗地者歲數萬人金帛菽粟馬牛之被其擄掠者何下百萬當是之時邊臣駢首就逮法紀益嚴而武備益壞誅戮日衆而攻掠日深不肖者奉頭以鼠竄賢者狼顧以待命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庚午之歲把漢來降俺酋請命先帝明聖許其貢市二三年間邊人始得息肩此豈得已之故哉亦惟為邊圉生靈計耳是以歲捐數萬金為互市撫賞之費而不惜者蓋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大也在朝廷固不可以此為盛事在邊臣亦不可以此為功勞惟乘其不侵不叛之時為自脩自強之計中外同心以圖共濟庶乎其可耳夫夷虜非可以仁義訓也非可以法度治也惟飲食貨物是嗜國家不惜此小費則數十年利也若謂夷情無厭不當過與閫臣當務節用不宜多費則將使當事之人畏首畏尾救過不暇又何能展布效尺寸以終此寧謐之功哉故愚嘗有以謂昔日之防邊易今日之防邊難昔日之防邊虜騎出沒無常若逐虎然苟有以禦之即可為功一歲不犯則可高枕而卧今日防邊虜雖款順若養虎然當飽其肉一有不遂即成反噬前功盡棄而錢糧之支費多之則謗議紛然少之則虜欲不厭故其操心慮患又十倍於前時也如之何其不難哉此愚禦虜之說若此若夫限夷使以備意外之虞調馬直以

求經久之策則生亦次第舉行至於恤軍困廣招徠則真仁人之心智者之慮也夫軍困有三步軍之困修工之累也馬軍之困買馬之累也屯軍之困包賠之累也生為兵備時慘目痛心久矣恨力不足以效之夫城堡墩臺之修築所以衛民也雖苦何辭但軍士月糧之數既不足以充顧募之資而口糧鹽菜又不足以給一日之費其苦極矣然人心不敢有他者知其以佚道使也宣鎮之工已完大同之工止有十一堡未畢有山西之工計可四五況虜騎不侵我多閒暇今欲卹之惟當緩其期限分其班次常使人有餘力不至告勞其已役者不得重加未役者不得隱漏時其廩餼優其犒賞示以勿亟之仁作其子來之義庶乎其可為也至於大邊之

修似為可緩之策人心所懼實在於此昔年大同之變由於五堡之工殷鑒不遠何建議者之未察也且大邊可以阻零賊而不可以禦大舉令之人何不先防大舉而乃汲汲於零賊之為乎此愚之所未解者也或者以行閱無他建明惟此可以為偉畧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況雲谷絶塞非薊鎮比令欲强而同之或者未可乎自古工役不息未有不生禍亂者在中土且爾而況於邊塞耶愚當事之人而為此言實非所宜然為國家深長思為邊圉真實慮自不覺喋喋也馬軍二人領買夷馬委屬有累或者欲增多數人此亦未見其可愚昨咨行三鎮量為酌處暫舒目前更有一策未敢即行俟大駕西巡當面請正也三鎮屯糧自有正額催徵以時人亦

何怨中間少有隱匿遺累一清查之可以救正令之所苦惟在大量之時承委之官不知大體倖賞要功虛加地畝多增額數如宣鎮多至三萬餘石在大同山西又不知其幾萬也派納無所則儘見在種屯之軍均攤包賠夫本軍自納之數已不能完而又加之以此未有不逃且死者非惟軍逃而管屯之官以此亡身破家衆矣是以逃亡轉衆拋荒日甚催徵轉急而逋負日多今欲邺之惟不拘成案大破常格將此虛增之數盡為改正庶乎屯軍之困可少舒矣乃若招降則又有說焉夫降人有二節年被虜之人勢非得已其心未嘗一日忘故鄉之思此則可招者也若彼叛逆諸黨甘心夷狄生子長孫不自知其身之為華也雖招之其來乎且招降之說可行於未通貢市之前不可行於既通貢市之後益中國所重者信義令一招之恐反失信名悔近者宣諭順義諸酋令其遺發無家思歸之衆給以恩養之錢而凡民間有願贖者聽其賣貨往贖此亦一時之策恐未宜數數亟行也生草茅之見偶因尊教下及不覺狂肆惟不罪而終教之幸甚

與大同巡撫申松巖論邊牆書

數月不奉德音有懷瑣瑣莫能緒舉二酋來使絡繹辭言頗恭謹生亦先有人往諭答之示以不二不疑之意尚未見反度其意亦無大反側也昨見部咨邊牆之修期以來年起工有定畫矣生何敢贅但雲中城堡尚有十一未完而威平左右衛高山之工最大皆為急要不

可緩者腹裏渾應四城又不與焉令雖併力督責然工程浩大軍士疲困已極有不可過於督責者則令年之修築恐不可必其通完也舊工未完新工又至久勞之人得無怨且恐乎建言之臣不過為國畫策耳其緩急調停彼固不能與其力而隱憂伏禍彼亦不能為我謀我輩當事之人始知痛癢也工久而不完人勞而不息生竊有深懼焉據來文云邊長五百里每里一臺猶以為疎倍之必千臺矣每臺守軍若依薊鎮五十人則必得五萬人而後可而循牆拒守者必又倍之盡雲鎮之兵僅及五分之二所少者何處調補若但修築而不設兵馬猶無修也若悉雲鎮之兵以出守則內外諸城堡將遂棄之而不留兵乎夫守外則空內顧內則遺外事

又不可兩全也至於窮邊絶徼山河間阻沙水衝淤其地利之不同於薊鎮請百萬內帑之金藉九鎮入衛之卒其財力之不同於薊鎮與夫零騎大舉之可阻不可阻又不暇論焉愚也庸昧反復思之不遑啟處去臺遠隔又不獲面承量度謹此顓達伏惟尊教幸甚若曰彼建言者曰當修之云爾吾輩亦惟曰可修之云爾似非所以仰酬聖明之義在生則不敢而尤公之所不屑聞者也

與兵部尚書譚二華論觧生書

昨准大同申撫院咨云以原任迎恩守備觧生補高山城守備其中事體生初至未得其詳但解生則生熟知者也其人雖年壯驍勇可用原係夷人一字不識一事不知守備之官職兼軍民事當戰守非習文字達民瘼者不可任解生先以不宜此官而改移今又推補似涉矛盾且使一介小夷窺知我內外駕馭之無定術非計也生昨面審其人頗懷怨意其心惟願在宣府似宜聽之但令其領兵隨營庶乎其可如欲用之遊擊可也若為守備徒貲下人之欺誑大肆奸弊耳申公之意生不當與之有異但地方事宜一得之見不敢不達惟翁斟酌裁定萬一他日以夷人不諳政務又有所改如前日之舉則此夷怨憤不得其所良可矜憫也

上內閣張太岳論虜情書

前蒙手劄下賜草裁奉復莅任之初諸事未悉辭理悖謬無可採擇知必蒙矜宥不以為罪然愧懼之衷於今未釋也今來兩月諸酋自順義而下使者往來不絶俱無他慮但貢市伊邇彼有所求一二事當早為處發兵部之譯字生禮部之佛像番經番僧是也昨某已移咨二部催取至今未至敢以奉聞倘蒙諭令早賜則虜心帖然矣又順義父子屢書求討鋘鍋農器此事雖奉有定議不敢復違然以愚見度之諸夷火食已非一世彼來人云往年搶掠所得鉄器歲以數千計今三四年破損銹爛日就消耗不可復得分子嫁女有一鍋而各分其半者此情頗真亦可憫也我之不與恐其為害耳然未通貢之前彼堅甲利兵莫敢誰何豈曾以木梃竹矢為用乎且潞鍋燒用既久炒之無鉄所與銅鍋工費甚多彼棄而不用我費而無益若彼有必得之心我堅執不與之說萬一率衆攻搶我能終制之否乎昨已面與王鑑川言之請以告於台下不知渠曾一達否至於農器乃附邊窮夷與我華人為耕種之計若使諸夷皆火食力耕彼足自養則馳騁衝突搶掠之心或可漸阻未必無益此二事恐當煩再議此外惟有永邵卜部下諸頭領有謂貢馬多而陞賞少者稍有干求此必待今年貢市完日議之也

上內閣張太岳論邊事書

昨得邸報見按院陳所言數事往日某已一一為臺下敷陳矣渠今又再三瀆者非有他，不過以巡歷地方必有建白所謂技癢不禁也其中如邊工一款甚切地方事某曾與面三四商確望其一題俟部議行下再勘庶

有所措手以救地方之困而彼乃列之款陳不知部議作何施行大同之邊與薊鎮不同不修無害修之無益蓋地利人和俱有未可求豈不知隨聲附和不恤後艱可免一時之指摘區區愚忠欲為邊庭收拾人心蓄養兵力為久遠之圖不敢苟且搪塞為目前了債之計故不揣妄談如此雖取忤建白之人不恤也幸臺下垂察今年貢馬入者已百五十餘匹雖遠者尚未至計六月可通完諸酋謹順保無他虞況此事行之已久亦邊臣常事某不敢先為虛張驕說以為倖功賞之地昨禮部所發僧人佛經俱已送去虜營而甘肅廖撫院亦將原送馬你卜剌遣來某欲使之偕去見其情意俱各不和蓋狡僧貪利不知大體恐其到彼有所忿爭搆釁辱命

生事取笑夷虜又馬你卜剌非僧非俗乃西域幻人之流所習吞刀吐火演渫之術尤屬妖妄非天朝所以訓化夷俗之道故輒留不遣容差人諷諭順義令其不用縱使來求某亦有辭以却之必不可使往也蓋夷性雖頑我苟有禮有義有情有辭以諭之無不聽從又何必為此鄙褻之舉哉其人當咨還該鎮安置毋容再往恐見如此更望尊教

大隱樓集卷之十三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書

與戶部王尚書論查盤書

近得邸報見部覆陳巡院所題查盤之說委曲周悉法紀森嚴生等封疆之臣救過待罪之不暇何敢復有所言撫賞一節原無舊例近行之三年查之有何不可況使賢者之心跡得明而不肖者之貪欲莫肆法之善者也但愚心苟有一得之見不得不奉告者往年湖虜衝突三鎮糜費以數百萬計而大司農為勞心焦思莫可奈何今幸聖明威德覃被諸酋款順議加撫賞豈當事

之臣敢為此無益以奉驕虜哉蓋國家憫念邊庭數百萬生靈歲被魚肉故捐此數萬金聽閫外支用不問出入為生靈請命闌中間大数原有定額但閫臣隨時支給難以定裁況虜情無厭需求百端誠有瑣碎不可以例觀者自非宏達老練之人見之必生駭訝一經查盤則好事深刻之人惟務指摘邊臣不復顧念邊事為督撫者將不堪其汗蟣而畏首畏尾出納更吝虜欲不厭虜情遂跡而反噬侵軼之禍起矣此項之費縱多三鎮每歲共不過四五萬而止況年終造冊奏繳亦非漫然無稽也三四年來三鎮之積銀米料草見在可四百餘萬皆此舉之所致今若於此數萬金更加靳嗇計較錙銖似為所惜者小而所失者大所節者寡而所費者多

國家何利於此哉夫黃金四百萬不問出入故陳平成間楚之功軍市之租不稽故李牧成却虜之績效小忠而昧大計竊為執事者不取也至於減哨之銀又主餉已給之數未減之前幾塡溝壑今幸無事而減在主餉非增費況宣鎮雖積有數萬而大同山西則隨減隨支存者無幾而諸邊夷使往來酒食犒賞之費皆仰給於此今一扣存不許動支則諸邊將吏束手無措又將別派實不能使巧婦責無米之粥也況此項兼用則各兵積餘之銀可以漸節以十年通計之則所積或不貲不然則節於減哨而費於各餉是朝三暮四之說也夫均之費也然於客餉節則緩急有賴於減哨用則主餉無虧其事實自有不同矣文法益嚴則稽考益密稽考益

密則顧忌益多顧忌益多則舉措益困舉措困則夷虜疑夷虜疑則侵凌起而邊圍騷然矣至於調數十萬之兵竭數百萬之餉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終不能致單于之首於藁街於國家之利害何如耶而封疆之臣至此惟有一死耳何暇他恤哉區區愚陋非敢妄肆喋喋上干廟議恃公舊愛願效同心布公之義以備採擇酌議也

二

昨兩具小牘言辭鄙陋冐瀆尊嚴愧懼而已然此心則非敢有他也兵部之覆奉明旨嚴重優假邊閫之臣敢不仰體聖心效犬馬之力但恐某非便宜之才無能酬報萬一為愧為懼大同邊工頗難為力今奉有明旨許之再議則諸臣得有所措手而三雲之人心於是大安某當竭一得之愚務求周詳停妥而後敢復此事一了則疆場宴然幸甚幸甚葢修築雖守邊要務惟當急於城堡若不量地利不察人和務廣求多為之不已適所以自困也況軍力有限虜情叵測人勞財竭中外奸人一有扇惑勾引為患無極殷鑒不遠至此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歷觀古昔禍亂之作往往由好事之臣大興工役民勞而不止所致自古未有人心安財用足而憂外侮者也且虜衆之入蜂聚烏合惟利是趨使吾城高池深彼環攻三日而不下則喪氣而去未聞百里之牆一墩之卒可以禦虜者葢太平之人足不履其地懸謀坐策故紛紛如此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豈奴婢

之智高於君子哉以其習於事故也區區愚劣欲學奴婢而未能在今日亦始習之矣伏惟臺下矜其不能而教其不足

與甘肅巡撫廖春泉論馬你書

馬你卜剌幻人也非佛人也所傳習既無益於事而至彼又多爭兢徒貲夷虜之笑昨已達之廟堂決不可遣去以其非中國所以訓化夷俗之道而順義處亦有以諭止其無求矣今特遣還惟公善慰安之毋令有他幸甚葢慰虜之情雖當委曲而中國禮義之邦亦不可不慎重也幸高明亮之不悉

與刑部尚書王西石論宥逆黨書

自出關外仰荷聖朝威德元輔維持老酋而下靡不俯

首遵約束狼子野心雖不敢保其終而目前亦苟藉以逭誅責竊又為之一展眉也瞻望台衡如在異域抱此衷悃未遂披豁不知公亦復言念舊遊肯惠我訏謨以終宏濟否也顒望顒望所具疏揭乃畢前人之案諸逆已正典刑念此孥輩皆出無知一旦駢首就戮恐失聖天子好生寧失不經之意況輿見攸同無可疑異中間可矜之狀久在昭鑒之下固亦無俟於不才之喋喋也倘蒙矜宥不惟救此數十垂絕之命而且使陷逆未反之輩莫不與起其懷土慕德之心尤善之善者也

與兵部尚書譚二華論十三家外邊工書

伏承七月晦日手教俱悉高情感慰感慰所云十三家外邊生懷此衷久矣昨雖具疏上而未有所言者以詳

在疏中故不敢復有所云也虜情反側無恒今雖稽顙安知他日之不操戈乎乘此閒暇脩守為急脩守之要先地利地利有遠近緩急尤當量力次第舉也通以十年計之有不悉為金湯者乎今日之急莫大於京陵而宣鎮者京陵之肩背也獨石者宣鎮之肩背也獨石去宣鎮三百餘里最為孤懸自獨石東南起龍門所歷靖湖堡經黑漢嶺周四溝抵陵山之麓皆連山峻拔與鎮南墩火焰山接而東入薊鎮之渤海黃花盔京陵切近之屏蔽也然自宣府至獨石必歷隆門關龍門城赤城馬營而後至連山大澗最為遠隔自獨石東南趨龍門所出紅沙嶺雙盤道乃元帝狩上都之大道自雙盤歷千松頂東南行六十里中皆平川淺水茂林喬木外則連山嵯峨內亦羣山蜿蜒如城南接寧遠堡東通馬市口控靖湖堡循河山而行入黑漢嶺與永言接為東路實一天造要道也往年史車二夷據在山外勾引黃把二酋入犯則南山震驚獨石隔絕不相應援而當時有此慮者惟翁東崖公耳生昔在上谷再行巡歷深熟其地史夷雖附而車哈二夷未服尚為梗塞故東路欲往獨石則必從保安出麻峪經長安嶺歷鵰鶚堡過寧遠逾赤城迂迴數百里而後可至馬營出獨石中間如雪州塘家二嶺皆天險跋陟甚難彼此有警勢不能援地形使之然也生當時與叅將劉譚躬行看視先復十三家之墩又懷服車哈二夷使為我用然後此路遂大通而生親領三千騎部勒史車哈三夷之精丁千人從紅

沙嶺出雙盤行平川中七十里而入寧遠之笮口與劉譚計云若將此外邊斬崖砌石則內險在我獨石與東路輔車之勢成矣曾懇懇言之撫院王繼津公未蒙允行而生方修築北路之八城堡又虜酋猖狂經營不暇既而劉譚得罪生亦有遼東之行其事遂已今又叨在地方過宣鎮即與吳撫院談及而吳亦先知其要害慨然以為己任故輒敢會疏上聞荷公高明洞識俯賜允從此險一成則宣鎮之左臂健而京陵又添一嚴屏也若或以為不急之務其亦未知其故者乎即令已舉工計今冬可完七八而來夏則畢工矣伏承諭及輒敢一詳達之

與兵科蔡龍陽論貢市夷馬書

伏拜翰教周悉深憂遠慮隱然言表讀之悚惕區區庸陋雖目擊時艱真為無措昨者之陳惟冀少舒目前敢自謂碩畫哉承諭每年五百之數乃貢馬也此已有定規不容多增一匹今所多市馬也蓋市馬原無定數隨其來者受之夷人貪利來者日增年復一年誠難億散故不得已而上請疏通若蒙允行則十年可無慮蓋馬者夷人之利也布貨者中國之利也夷人捐利以與我我亦捐利以易之交利之計也所以交利者豈為馬哉将以衛邊境而救民命也故古之為市有印皮驗骨而與值者豈皆得已哉以古準今斷可識矣夫虜非無事之人也我拒其利則當代受其害又勢之必然者且利害有大小之殊吾人貴有審擇之智昔虜之未服也三鎮

主客之餉不過五六十萬一遇秋防内外岌岌朝不謀夕三四年來三鎮之積幾及五百萬而司農之未發者不在其内邊民婦子得相保守遲之十年生聚又不知其何如此其為利不亦大乎而歲捐十五萬之金以應酬之即綽有餘裕所謂捐小利而省大費小民所得不與焉此今日所以不惜此費而必以責之邊臣者誠亦有見於是也所願幸者廟堂之上洞見事機俯賜原鑒少寬文法之誅使得少展以效尺寸或可終此寧謐之績耳不然則封疆之臣不知死所矣伏承諭及輒敢竭一得以仰贊訏謨萬一

與宣府巡撫吴環洲論處市馬書

天下事成於同心而壞於偏見自古如斯每考古人成敗恒為怛然不意今日乃身見之貢市原係國家不得已之舉衛邊境而救民命賢於十萬師遠矣今當事者執意見而分彼此不復有同心為國王張而好為危言臆說以惑亂衆聽杜預有云朝臣言利害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恥前言之失故守之耳夫虜人捐馬以與我豈真畏我哉誘於利也我得彼馬之利不能出長策以自利而徒嘵嘵為大言以委責邊臣其人非惟不智不忠且不仁矣他日敗壞在中國而不在夷狄尊諭信然往者亦曾書達執政即此意而執政亦有不言而爭之意其亦無奈羣議之紛紛何甚至有一日去位貢市立壞之說則其心之憂憤尤可想見也今在内惟執政在外惟公與不才二人静言思之可為

寒心至於曉諭裁抑之云談何容易吾輩豈木偶人坐受其來而不知為之加意其中事情誠如公教彼若果以此責吾輩則當避位請其能者而行之

上内閣張太岳論處市馬書

諸市已畢貢表俱進邊陲無擾臺下憂勞可少舒矣将來之事所慮者不在諸酋之難服而在諸臣之異心不患市價之不足而患市馬之無處昨者小疏當事者又爾阻格遂成畫餅且廐場既立馬不發行則日見其積矣近者陳巡院有四議之疏中間頗詳盡可行者六七當事者不念閫臣而憚科道若能議行亦一助也中間惟專設憲臣司牧似不必有而請天語叮嚀諸酋之說為必不可行蓋諸酋非可以禮義訓非可以法度齊不

過貪利而來耳且彼草其搶掠之心而服從於我以饕衣食之利惟恐所得之不多而我委曲遷就者亦度事機之難易擇利害之輕重而為之往者以數十壯士之命易一邊夷之首且上下侈然以為功令以數金得一馬且保全數千百壯士之軀命其利害輕重得失不待較而可知楊雄所謂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若惜此小費不圖大慮循書生之見輕行曉諭欲其裁抑彼必不從疑心頓起恐將王言委之草莽邊臣之罪益無所逃而數年恩信適足以為謀亂胎禍之地矣且彼素知朝廷之尊如天而邊臣得藉威靈以為鼓舞彈壓之計一旦無故而輕降王音彼將亦直以辭来復拒之則失信受之則啓侮漸不可長尤所當慮也不如將此一說朝

廷付之無聞而惟聽邊臣如某輩者俟今年頒賞之後因機行計微諷而操縱之或可庶幾萬一至此成事可也不必成亦可也於國體夷情兩無所失愚昧之見如此伏惟裁擇

上内閣張太岳論鉄鍋書

昨所請乞蒙一一施行而鉄鍋之准尤深慰虜心自此某等益得展布效犬馬之力矣幸甚幸甚然鉄鍋之求某度虜情雖陽為急廹彼實知此事為朝廷禁物謂我必不敢違禁輕與將以此困我而生他求也某昨一面具題一面以便宜許之行兩市各備五百口大者每口准馬價紬一疋中者准梭布四疋小者准梭布二疋差人講定老酋之計即窮諸散夷仍愛紬布不顧得鍋二處共用鍋不滿三百口此事某實敢遵前便宜之旨而行在臺下必能諒宥然閫外事若不如此擅行一二即威信沮泄將為虜人所輕侮矣今既蒙許允真足以伐彼之謀數年之後恐雖與之而彼亦將不欲謂其資虜兵者真書生之見哉

與山西巡撫崔榆浦論板升事情書

三關索叛之事在廟堂已有真見在我輩當有定力不宜瑣瑣恐生他隙昨見許子又拏全貴矣凡此鼠輩縱在虜中豈能即作禍福況以姦留自當有殺身之禍又何必一一獲之得此數輩不能損虜勢之毫毛徒使奸人假此要賞求利萬一激成大變誰任其咎哉況此板升四五十年矣根深蔕固實繁有徒既不能廓清掃蕩

核去病根而區區為此小人之計何益於事此際虜且為我臣子板升之地我之地也板升之人我之人也得其地不可耕得其人不可役因而撫之使自為生不亦可乎凡今日散奸黨之說皆小丈夫之見非深識封疆大利害者何許子之不憚煩且使彼能得其人不足為功萬一啟釁實足為禍許子試深思之其何以為辭邪安百姓之道堯舜猶病僕為此言非無膽志懼利害沮豪傑之作為也誠有見於國家大勢有不必然者惟有慎封守謹巡察使夷人不得復出為善策耳敢以申告於公

上内閣張太岳論虜人設衛所書

啓近得報見兵部議欲將北虜節年所授官職分為四

衛各設司所如中國之制分別造冊以為他年承襲之地者此等大議規模宏遠非淺薄所能窺測萬一愚竊以為過矣葢欲善其事而不得其策者也欲以撫之反以構虜欲以省事反以多事非勝筭也夫虜貪飲食冐貨利不可以話言曉不可以禮義訓不可以法度繩歷代以來鮮有能戢其心制其暴者豈盡人謀之不臧勢使然也今遇聖明在上威德昭布中外協心值虜內訌乘機而撫之捐利以餌之推誠以懷之因勢而導之六七年來委命聽從無不如意豈曰人謀實亦天運已故貢市之時諸部酋長乞陞乞賞動以千百計諭止阻抑不能盡從擇其可者量為請討以為羈縻鼓舞之術豈真服冠裳給俸祿供職事哉亦惟以虜既向化當有以

慰藉之為久遠計一概拒絕則必生怨叛一切聽許則勢不能周察其心之誠順勤恪為虜衆所信服者與之纔千百之十一耳虜性既貪而華人之亡命者又巧於撥置當其來乞之時阻遏之曉諭之裁抑之尤不能止已至於此令乃一旦為之設衛置所焉適足以啟彼貪慕之心即虜中人人無不欲得官者至此而拒之彼將曰朝廷為我設衛矣而不與我官可乎使彼求之益為有辭而我拒之無說不但已也且將請印焉且將請俸焉且將職事焉即事生奸因緣逞詐皆虜情之所必至者則將聽而與之乎抑將拒之乎辟之燈燭張而飛蛾轉密腥羶置而游蟻益聚恐設衛不徒為虛文而或以基實禍矣况此北虜種類繁多盤踞漠北萬有餘里隨畜牧遷徙鳥集獸散不可得而要之縱使設衛豈得而鈐轄之哉愚故以為欲以撫虜反以構虜欲以省事反以多事者也又承襲之事原無成議近因一二大酋故者許之藉以集事也非小酋人人得承襲也今一設衛則彼將一一求承襲其為官不既多乎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愚承乏三年不能遵守三年五年之約者非不遵也勢不能也非不知名器之當重幣帛之當惜也抑以為封疆事大貢市利多圖大者不宜靳其小顧重者自當舍其輕况官職出於上而無窮與之無損於事幣帛雖所當惜而為費不甚巨較之邊儲所省不啻百倍過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我愛其禮所惜者大也宋太祖積帛滿庫曰吾將以一帛易一虜首

所圖者重也今國家歲費千帛以縻虜酋以衎封疆數萬生靈之命所得不亦多乎使昔之人得此機會則漢室不必於和親而宋祖不事於易首矣愚以為今日之事如此處置亦云可矣不必責備也不宜過求也惟在擇人以任之忠信以守之寬裕以待之堅忍以持之即數十年未艾也設衛之議宜廢閣不行一得之愚未敢輒具疏論謹先奉稟請裁

與大同巡撫鄭範溪論邊牆書

承大教三過讀之使人髮衝冠葢忠義所激真足以使懦夫有立志也封疆之事十分難任淺夫薄見又從而媒孼之直無可奈何就如公志一奮發而為之有何不可但人臣任國家事自當有真見定力持久而人自信

之似有不必一一與俗士較者此觚生懦夫之見不知高明以為何如也新平之事既已行查矣又何必再查自是二三其事愈足以張彼之口宣鎮之事尤屬增飾亦有不必辨者此時旨意雖下閣政府諭本兵有遲覆之言諒必有處也生昨亦疏上言其事矣吾輩此事且靜以待朝廷處分若聖明洞察則吾輩更有何言萬一有異同生當詳具一疏以申明國是即自乞罷斥而去請朝廷更選能者以代之更請科臣出勘若果係彌縫誤國則吾輩又當肆諸市朝以謝朝廷又何屑屑與小人爭一旦之空說哉

上內閣張太岳呂豫所論邊事書

往者巡院陳子所言八事該部題奉欽依行某等覆議

完已行者三事遵行者四事當議者一事邊牆之修是也委曲詳細具在疏中繆附以愚慮者四此非立異同阻大計也蓋某等身封疆之任利害切身若茍焉依阿以了目前而終貽地方日後之悔某有披髮入山林而不敢為者今當閑暇之時舍將才不求人馬不練城堡不守而外務無益之形勢勞人傷財示虜以內虛之實而起戎心非安邊勝算也昨有人自虜中來云俺荅聞中國修邊牆亦笑曰中國修此徒作費錢糧無益不如乘此時節修完城堡收拾人馬倒是緊要的即此事可知矣某非敢妄言也

上內閣張太岳本兵譚二華論山西移鎮書

昨者山西撫院會稿條建修邊修鎮之議其不能異同輒如議具疏上矣中間事宜亦頗詳悉無可言者惟移鎮守一節以事體觀之若為得據險拒守之宜其反覆思之及詳詢地形似皆衆人一時之見非知邊知兵之深者蓋山西之邊惟偏關老營最為孤懸又地勢崎嶇險阻騎不得並列步不得成行兵家所謂孤地絕地窮地也防邊禦虜固貴於據險拒守然必險在前而我得之可進可退乃為得宜今以正兵深駐險絕如鼠在穴中易所謂坎窞也若虜寇外集則援應路絕此不可不深慮且其地雖逼近虜巢不利大舉而虜之大舉或自大同邊犯王野梁燕兒水盤道梁白草溝陽方口進入或自山西邊利民野豬溝長林紅門水泉劄賊墩草垛山等處直犯山西與代嵐忻等處則偏老又在其外內

援為難故先年以總兵駐寧武蓋寧武雖云近腹裏實四通八達之地無山谷溝澗之阻重兵在此正以扼其奔衝東可以救老營西可以援偏關內可以衛全晉前人為此亦有深慮後人不深求前人建置之由而好以已見更變誠所謂方笑人之不工不知已之已拙也萬不得已或欲移之則神池八角二處或為可行但會疏既上恐不可中止一得之愚敢私布之

上內閣張太岳論西虜事書

弓矢之購順義頗加意俱已厚酬之矣其人之病或止或作不能步騎尚能飲食靈臺之占理亦有之今歲似可延過也賓兎松藩之事已移書達之令其禁約愚料賓兎非敢故為橫行或甘寧處之未盡無以係其心渠

既無所利又畏失信壞盟故遠去西掠番人而生熟之番脅從投順挾其勢以恫喝我未可知也西蜀天險彼豈能即深入哉此時諸酋各有定處惟此酋不得於甘肅憚遠於寧夏轉徙無所底止故猖狂如此順義縱能禁之不過一時聽從終不能制其出入也即此舉動觀之則此酋之心尚有大冀望於我使其不然則搶掠甘寧久矣乘此之時因而懷之尚易為力過此以往相持日久彼見我無撫綏之心又無驅逐之策番夷合勢奸計日生雖欲招之不可即得縱能得之費力多矣若或以其曾有不遜之言令又為此不軌之跡故且逆之以折其氣俟其再求而後與之恐我之力未能制其死命而彼之侵侮益盛不但失前功恐將貽後悔也封疆之事各有專責某本不當為此言因見省吾疏有責行宣大督撫之語彼益徒知順義之在宣大而不知撫處之權在甘寧也率爾狂妄上瀆鈞聽

與兵部譚二華論劉國書

三鎮馬價撫賞荷蒙仁慈特為准行豈惟不肖得有所憑藉實三鎮永久之利也山大二鎮借過之數誠難盡補當如尊教施行但四遊營入衛倒捐馬價併二三年該發之數萬望公垂念封疆措置之難俯賜給發以為濟助尤軍民生死之感也即日得邸報見山西巡院論劾總兵劉國事情重大竊為駭然國之性行公所素知無俟生言其所指斥亦不得盡聞但其人才勇兼優一時諸將未見其比一旦以一身之過罷棄不無可惜況虜雖款服危不可恃一旦渝盟折衝之將屈指無幾惟望公加之意也且武人之行與文官不同惟取其能禦虜殺賊而已其他小過似宜寬假令藩臬諸人不為國家求桓桓武勇之士而但取逡巡承奉之人鄙心竊惑之夫以夷齊顏閔較之孫吳頗牧其人品霄壤矣廓清之烈必付之孫吳頗牧而不以望之夷齊顏閔者事不同也今之論人者既欲望其為孫吳又欲責其為夷齊不亦難乎生為此言非敢為國庇惡誠知其才大而過小勇勝而罪薄亦非敢私為救援也蓋朝廷方倚為干城而生等方恃為爪牙繼之者實鮮其人心實惜之故敢私布之

與山西巡撫沈對泉論移鎮書

移鎮之說原未經詳議及深察地形之險易人事之便否故廟堂駁行再議非孟浪也山西之邊最險要者莫過於偏老而偏關地更險隘不利大舉據險拒守乃偏裨之職而大將乃四面策應之人未可偏處一隅令若使之置身危險之中如穴中之鼠止可自捍不能救人非勝算也故今日移鎮之說似徒知險之當據守而不知乘險用形之道可謂知兵之常而不知兵之變者也況偏老既各設有叅將專守今又為此紛更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夫兵馬之難足客餉之不充此又尊教之的然以為不便者誠確論也今以地形論之似不必移以兵馬糧餉論之則不可移愚意以為即此可以覆部議矣若以衆人之論發之於先不可大背斟酌時勢則

移之八角神池二處或亦可為白帥新任其人才不甚裕恐多依阿苟且之說不足據以為斷案也愚見如此承下詢敢竭一得之愚

與虛江俞總兵論車戰書

伏承翰教周悉足徵偉略天子方注意何患人之不已知耶某書生也豈足以與言韜鈐事尊諭云云不亦過望乎愧切愧切夫車戰古法也其車制今不可考傳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人者皆大人之職七十二人則戰士也車之行則有六馬馬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即指三人言小人則步卒也書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益責之三人者至矣三人用命步卒

有不用命者乎此古車戰之法略可考見者如此且古者少四夷之事中原之地多平行利用車又彼此皆車又有軍禮焉兵交則使在其中是以君子有交綏而退之言此古人車戰之事略可言者如此今之車不知與古之車何如且無馬矣推車架砲之外有七十二人否車中三人亦有古之大夫否井田既廢中原之險不復存故晉郤至與齊人戰欲齊國盡東其畝利戎車也齊人不聽以此徵之可知車之利平地矣今之九邊崇山巨壑盤錯間阻而醜虜戎馬千萬成羣疾如風雨我以騎兵禦之尚如捕風擊影而欲以車營拒之與戰不便追之不及此愚之所以疑其難也春秋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請為三覆陣以待之遂大敗戎人此又古人與胡戰不以車之明徵也故趙武靈不用古法胡服騎射以開雲中五原彼蓋知其故矣若以子突武靈輕變先王車戰之法則無所辭罪即其審勢度宜却胡保境固自可為奇智之士矣若馬隆之偏廂乃以取道自蔽而致勝者則藉三千之募士衛青之武剛則僅以為營自繞不敗而已而其破虜者則以所縱之五千騎也故今之車戰止可施於中原平易之地而塞上則惟以載輜重為大將中軍之衛可也欲專假以角虜愚竊以為非取勝之道也區區一得之愚因公下詢敢罄其說如此惟無過罪幸甚今虜且服矣聖君賢相慨然有志於太平之治其大本大原固非邊塞麤人所能知其安邊實政不過有六曰選將帥養

士馬利器械修城堡足糧餉明賞罰而已將帥不得其人雖猛士如林無益也士馬不養器械不利雖高城深池無益也城堡修則堅壁清野有所據糧餉足則徵調戰守有其備賞罰明則將帥思奮而三軍用命矣其他飾虛名而鮮實用者皆緩圖也惟公一代名將行且蒙推轂之寵其所以出奇制勝寒胡人之膽紓聖主北顧之憂而終成率從咸賓之盛者端必出於孫吳穰苴之上非區區白面書生所能窺測萬一惟不鄙而時有以教之為望

與大同巡撫鄭範溪論修民堡書

承示大稿二件甚善真大作為手段也民堡之修尤為急務生承乏時亦念及此有志未就而去後來諸公惟

以邊牆墩臺為急置此度外良可恨也今公慨然有志
生即當協力共圖何敢有異但中間事實有未盡者生
不敢不盡言以相告蓋雲中地方廢弛已久人心懈惰
大荒之後纔得一豐困尚未舒明年邊工大起三軍之
心且憚且懼不可不察其機而善處之今又言民堡小
民無知將以為厲己軍懼於外民畏於內此事不可不
深計也班軍之力止宜專及邊牆不可他分愚意以為
明年惟專力修邊俟見成効然後徐圖此工至於空心
臺子尤當緩為生昨具題云當俟邊牆既完之後財力
有餘另議未晚今邊牆之修勢所當急民堡即次之空
心臺又次之乃為得策夫百年之功非一日可成古人
云望治於十年之後此意亦甚嘉也愚初意欲修城堡

完即議民堡後因人事錯迕遂移此力於邊牆已為失
先後着矣今邊牆未起又有此工似為併着不惟人力
不周亦恐吾輩亦照管不及也生與公為莫逆之交又
有同事之誼凡有所議敢不同心但區區愚見不敢不
竭盡於左右者如此

上內閣張太岳論西鎮虜情書

虜自入春來甚安靜貢馬已有至者順義西行之說去
秋曾差人來言欲西迎活佛請分付該去與否即曉諭
以不必去之意彼已聽信云此太師愛我真心也其部
下諸首領俱不願行此可無慮西鎮奏報真是說夢御
史疏中二書順義先差人賫示某某差官通伴送石公
處作書略言應之之方彼時聞石公即不能出一言以
折虜使又不能深察虜情趑趄無措故假御史言將以
阻虜之計責之宜大也觀虜二書語亦恭順其所求討
者可行則許之不可則止之何難處之有縱使虜果西
行亦為善往非有渝盟入搶之謀吾惟慎固封守堅壁
清野以待之所求賞犒茶湯之類量為給與以示延納
撫綏之意所謂畜威昭惠之道虜人雖奸猾有不聽服
者乎舍此不圖而惟欲阻其行有是理哉虜未必行虛
言一聞而先自張皇如此使虜聞之不亦輕我而生侮
心乎盖切盡黃台吉往年為番回所敗去年十月自至
順義帳實有求助復讐之意順義不欲行故妄為迎佛
之說以恐番人切盡今年正月十六日始西歸遂揚此
先聲而西人過聽以為實耳愚常以九邊之勢如人身

病有九種醫者當因病以製藥不可執方以就病不然
恐舊病未除而新病又作矣此愚所日夕不忘於心者
伏承下問敢此附聞

大隱樓集卷之十四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啓

遼東謝諸閣老啓

伏以形勝古三韓壤畫全遼之境封疆今四輔官隆專閫之權自非超羣朓穎之才奚稱秉鉞分符之任竊念某江漢腐儒塵沙賤吏行蔚獨立空懷獻璞之心跡冐羣疑屢困鑠金之口暨來上谷彌究下流方啟負乘之羞敢覬登臺之選恭惟台下道隆山斗學究淵源秉一德以格天已懋保衡之烈式九圍而宏化尤先牧伯之求克欽承以旁招殫忱悃而告教博詢輿誦徵察薦言

故以樸樕之微亦在掄㯝之內略其負俗之累加以出格之推散地孤蹤驟躋津要藩垣末品頓躐清華第簿書餘技豈足措諸保釐而奔走僕驅何能堪夫屏翰是誠以蚉而負山奚翅載甑而取道循牆切懼仰屋增慙敢不益勵初心圖全晚節黽勉夙夜冀無忝於生成愼固邊隅庶仰酬乎知遇適值冬防之日棘遂當歲暮以宵征甫及入疆即已受代仰止雲霄隔離山海威顏伊邇瞻謝靡從敢布無辭用伸愚悃

上内閣李高二老啓

伏以五百歲而聖人出誕生名世之英八萬里而壽域開丕顯格天之化允維純佑際是昌期恭惟臺下道隆燮理德懋忠真宅百揆而統百官肅表儀於朝宁欽四隣而緫四岳沛惠澤於生民既百祿之咸備宜萬壽以無疆一陽初復於三旬仰曜靈之正永九疇重增乎五福覩景命之維新某職守封疆願效封人之祝望高台昂式將台從之忱伏冀尊嚴俯垂鑒察

復山西巡按賀文南啓

部華增麗節俟雖屆於中天風物殊占寒氣尚凝於邊地霜逢兩鬢真同碧艾之懸濁酒一杯何有青蒲之泛猥承雅惠遠錫重闕美踰八珍光隆百篚風軒正席既隱德牧之苾芬月榭開尊亦醉仙醽之融液望龍門而結意因鴈使以緘辭布是私衷庸宣謝悃希惟台炤無任光榮

復三鎮撫按端陽啓

伏以淑氣靄郊原喜麥風之薦爽祥光生塞徼正梅雨之收寒香泛尊罍細裛瑞蒲之玉馨分飣餖盈承秬黍之金剡惟荆楚之人殊切歲時之興思將燕喜於君子地阻重闗式郊昂俎於庖人心馳憲府夏屋列華庭慚生薦醴雕盤垂綵縷聊比含桃仰冀尊慈俯垂容納注瞻風旨無任欣榮

復三鎮撫按冬至啓

伏以彤管飛灰陽德潛回於九地黃鐘應律天心肇復於三微雲物紀太平之徵海宇樂無為之化恭惟臺下道同陽長福與時隆履淑景而宣仁春生部屋索梅花而共笑清徹霜臺生幸藉庇庥允增欣慶敢陳飣餖拜獻壺觴未緣侍屨杖於台階庸祇薦精禋於法座伏惟

撝頊無任光榮

上內閣張太翁壽啟

伏以五百應昌期天地啟文明之盛三千宏景運乾坤逢壽域之開寶歷肇膺於聖人王鉉允登乎元宰恭惟臺下秀鍾江漢挺然名世之資祥毓荆衡卓爾乎先之德青宮論道叅協龍雲黃閣調元夙承魚水嘉績多於先王周室見畢公之敬保文命敷于四海虞廷仰伯禹之祗承惟一德之既咸斯百福之攸錫時當初度代際重熙靈星耀彩於南躔瑞日迴輪於北陸葵榴燦而清和轉候蒲艾秀而朱夏屆期帝眷共天休滋至賞心與樂事偕并蟒繡麟章三世彩衣明魏闕蘭芽桂茁百年家慶煥人文真賜來自上方榮渥金莖之露歡聲騰於

夷夏同依王燭之光某職列封疆身羈屏翰稱觴燕喜愧不逮於羣公奉幣駿奔敢祇虔乎驛使伏願如日如月如松栢三壽作朋而耆而艾而期頤百祿是總

上內閣張太岳壽啟

伏以天運而不已故歲功成而萬物咸熙道行而不息故治化成而百順斯備恭惟臺下懷一德以格天太平孔昭於有象秉純心而輔聖至治丕顯於無私和氣薰蒸壽域宏開於九有休徵協應福履允錫於萬年是誠邦家胥慶夷夏同懽者也某羇跡遐荒仰龍光而雀躍馳心霄漢願鶴算而龜齡彩幣兼陳恭伸祝敬仰祈涵鑒無任欣榮

上內閣張太岳壽啟

伏以聖主垂衣千載際昌熙之盛元臣補袞三朝仰承弼之休雲龍風虎乃天運之攸闢舟楫鹽梅斯人文之肇協恭惟臺下挺名世之資值五百貞元之會蘊經邦之學窮三千禮樂之源秉一德以交修總百官而咸戒保乂克勤於王室簡在益篤乎帝心備百順而履三台位與德而俱晉輔一德而歛五福道與時而允升誠所謂平格格天上壽壽國匪徒一人之有慶而實兆民所永賴者也某職司疆域身籍榯幪望紫氣之氤氳三閣地遠仰黃扉之峻極八柱天高敢脩奉幣之儀式效稱觴之敬伏祈涵鑒慰此蠲禋

祭文

祭周王事文

嗚呼毅軒其已矣邪造物者之生斯人也其有意邪其無意邪何厚其才而薄其用豐其德而嗇其壽耶豈修短屈伸之機時靡有定雖造物者亦不得而擅其能邪嗟乎毅軒其已矣邪大工伊始百務叢萃君以英敏練達之才恭承簡命稽視戎卒服勤內外夙夜匪懈衆咸頌司馬之得人而樂國事之共濟也何旻天弗憖降此虐疾邪方疾之作君且勉強在公衆固期其勿藥而愈也詎意曾未浹旬而遽爾長往邪豈造物者不欲為此拘拘也而息公於雲天之上邪嗟乎毅軒死生亦大矣達者懸解仁者全歸君其順寧而靡悔邪林棲埜處深居簡出一時身名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恨如君委身王事以成厥終可多得邪今聖天子重新明堂與海內

更始小大臣工濟濟在位樂覩厥成而君獨不得與於其列君之心其寧恝然否邪使君位公孤踐台鼎躋耆艾以功名終也豈不可以得大葬承賵謚以垂光原壤邪抱棟梁之才而未効榱題之用盡委致之義而不得與夔禼之銘此君之不能自惜而衆為君惜君之所不自悲而衆為君深悲者邪惟天殖善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君修德行義而弗食其報也固天將迪其施以益大君之後邪嗟乎毅軒令而已矣歸櫬千里永訣無期薄言致奠侑此哀辭君靈不昧其亦來格而馨之邪

祭華郎中同年文

嗚呼天胡弗憖而奪公之速邪豈公亦厭人間之役役而獨與造物者遊於雲天之上邪抑數不可極理不可

逾雖造物者亦不能私芘於公邪嗚呼余皆不得而知之矣惟余獲交於公幾二十年歲在辛丑同進於司徒者三百人敦誼尚齒公裒然為羣公先時余沖陋視公則先達也公乃不鄙而獨與之交及來陽羨去公鄉數舍耳公時讀禮山中過余荆谿余方落落時俗公獨違衆而與之進既公抗志辭榮余復旅逐行列相去益遠形跡日隔公獨不忘而遺之德音是公之愛我不徒在冠裳勢分之中而余之德公亦不當在儔類柬等之間而已嗚呼若公古之人不多得也今年春余以吏事過姑蘇謁公錫山之墅見公容貌充粹步履强健舉觴花前談笑終日興酣意洽擊節高歌有高視遠舉意余視公猶神仙中人福履且無涯也而豈意其倏爾永訣邪嗚呼惜哉公佩服道術未究厥施厚積而薄發天固以篤厚於公而壽公者將以有所畀佳子佳孫濟濟繩繩紹公休於有永則天之永錫於公者可徵公之所以為壽者抑在此而不在彼邪嗚呼人事代謝俯仰古今同袍揺落海内能幾感今思昔傷如之何陳此束帛薦此哀辭公神在天其亦來格而馨之邪

祭謝氏妹五娘子文

嗚呼妹氏胡遽爾夭折邪吾妹三人汝最少二娣俱適比鄰汝獨遠歲時不得源源相接見余復薄宦南北隔別恒數千里其睽違契濶為獨甚所恃者余兄弟與妹年皆富白頭會晤之日尚多耳孰知吾妹之遽爾夭逝邪已未之夏但氏妹物故余淚尚凝睫今孰知汝亦復

不少延邪追惟往年余歸自淮浦汝偕郎君來寧余與郎君約省而翁栢林君於汚北汝時寔訂盟焉而翁既逝宿約遂寒六七年來音訊亦鮮孰知一時期會之言乃為終身永訣之辭邪上計燕邸始聞汝訃羈縻王事弔哭愆期憶爾言顏如在左右今兹云亡真邪夢邪數之不可違邪命之戹邪人事之或繆邪余心之悲將何所致邪酌江潭之水掇沼沚之蘋馳奠汝前用慰汝魂汝靈有知尚能鑒於余衷邪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雜著

秦趙澠池之會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君子曰秦王之欲會趙王也非好會也乃詐楚懐王之故智也相如廉頗勸王行非計也廉頗與王訣之言尤非愛君之道所謂投人於虎口而幸其不噬也吁亦危矣相如請擊缶之勇亦何足稱使秦王終不為一擊相如雖死何救於王何益於趙哉為二臣之計者當於秦使之始來也明言以告於秦曰王惠徼福於敝

邑之社稷幸愛寡君約為好會寡君之願也敢不敬奉社稷以從臣聞先王之制諸侯之會明德以相示崇禮以相接惇信以相與卹其災患除其危亂憂其所不足而矜其所不能故事無過舉神無瀆盟人無違心社稷賴之今王之幸會寡君也其在是歟王之心臣之所未敢信也臣竊懼王之以會楚懐王者會寡君也寡君何敢自惜以逆王命二三外臣與國之父兄私憂簡主文侯之不祀也社稷之不保也故不敢即奉寡君以如約敢私布之執事者王幸明詔之河外之地趙之門户也朝駕而夕至矣敢不執羈的以侯王若不惠寡君毋乃將包藏禍心以圖之二三臣將謀亡之不暇何敢不量以辱王命亦何敢自處楚人之後以重王之憂以此告秦秦王雖强暴亦必内愧自悔之不暇矣又何能有加於趙而必為是危險之行侥倖之計爭一旦之命於杯酌之間哉此廉藺之所以為趙人也歟

轅門記談七則

老人閒居讀孟子支離子進曰先儒有言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信乎曰非然也孟子亦尊周者也曰尊周何以勸齊梁之君以王道也曰此孟子所以尊周者也夫周室東遷日失其道至赧王而極矣孟子生當赧王之時是時也秦王之强暴日甚三晉齊魯之君救亡不暇周至此而不可以有為矣孟子未仕於周見周之宗社不可復保而周道不可不興故惓惓於齊梁之君為周道計也夫文武周公之道即堯舜禹湯之君堯舜禹三

聖授受守一道而天下大治者數百年桀失其道而亡故湯不尊夏而尊禹之道天下大治六百餘年紂失其道而亡故文武不尊商而尊湯之道天下又大治矣天以道屬之聖人以安天下聖人之生得道於天而以安天下為己任天下之不安聖人之責也故為天下之民而不以天下私一人天之心也體天之心不敢以天下為一人之私聖賢之心也文武周公諄諄焉屬子孫以保天下者非私天下也欲其守道以安天下之民民安則國可保矣未有道亡民危而能保其宗社者也幽厲傾覆道喪久矣平王之後徒寄虚名於諸侯之上而天下實非周有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以夢寐周公思與文武之道以救斯民於水火之中曰吾其

為東周乎說者謂其欲興周道於東方得其意矣及知周之子孫不可以有為也而屬意於魯故曰文武之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及魯之不能以有為也而後託之春秋焉春秋夫子尊周道之書也戰國之末周之子孫不絕如綫孟子不得仕於周無復可輔天下之民困於强暴憔悴於虐政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文武周公之意荒矣孟子繼孔子者也得孔子之道推孔子之心見天命已絶於周不可復續不忍天下之民之不安也故以王道勸齊梁之君夫所謂王道即文武周公之道也其意以為文武周公之子孫既無可輔而文武周公之民不可不救欲救其民必由其道苟行矣民苟安矣雖非文武周公之子孫而文武周公之心不至於遏

佚亦猶湯之於禹文武之於湯也又何必區區於微弱之子孫已絶之宗社而强為之縱横以鬪天下之諸侯而糜爛其民為哉盖其心即孔子屬意於魯作春秋之心也是則孟子尊周之志也盖聖賢以道相傳非以天下為私以道者王以私者爭嗟乎此後世所以多戰爭之禍也雖然必得孟子之道有孟子之志而後可為孟子之事苟無其道是亦亂臣賊子而已矣如之何其可哉

又

支離子曰伊尹放太甲當時無間言周公輔成王流言乃興何也老人曰嗚呼此可以觀世變矣伊尹周公何傷哉曰周公之遭流言奭望在位不聞救之何邪曰何事於救之也周公之心如青天白日天下之人信之雖管蔡亦知之但奸人起禍故為此言以惑成王耳周公聞言即避於東而終無内顧之憂者以二公在成王之側也且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當成王之疑未釋二公不量而亟於救公是益重成王之疑而來讒賊之口也非惟無救於周公而或因之以自禍矣此二公之深意也不動聲色鎮定安静以待成王之自悟二公必籌之審矣稽謀自天其二公之謂歟曰或謂周公輔政召公不悦求去周公留之而作君奭然歟曰非然也周召同心輔政者也召公之告老乃大臣知止之道周公之留之盖為宗社謀不為召公謀也召公之卒留者大臣許國之道不暇為一身謀也若果不悦而欲去周公胡能

留之留之而即止其何以為召公且同受顧命輔政而使同列不悦又惡足以為周公哉盖大臣任國家之重固不可有畏避之心而去就之大節不可以不明故太甲允德而伊尹告歸成王即位而召公告老洛邑既成而周公明農所謂心一而道同者也嗚呼豈非後世為人臣者之大法也

又

甲戌仲秋陽和有司者舉先師孔子之祭塞上老人往觀之反而歎支離子進曰叟何歎老人曰吾歎祭禮之不明於天下而後世議禮者之過也夫孔子之祭古今之通禮也今而啟聖之祀且祠於其旁何也支離子曰禮重報本啟聖篤生聖人為萬世王者之師祭以報之

以義起也何為不可老人曰非是之謂也古者聖王之制祭祀也原於情由於義成於禮情無極故義以制之義有等故禮以成之夫禮所以彰義而達情者也故聖之祀於情則有間於義則未協於禮則無據故曰議禮者過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先師之祭廟貌尊崇樂舞具舉而乃以其父於三氏之先聚食於傍之室焉豈人情乎先之則違朝廷尊師重道之典後之則為先子而後父吾恐先師之心有不能一朝安乎其位而歆薦之時真有食不下咽者夫本欲尊其父而反以失其尊本欲推先師之情而或傷之如之何其可哉支離曰然則如之何曰已之惟於其家廟祀之天下可無祭也夫家廟親親之廟也父子相聚於一堂以親不以德

禮也天下之廟崇德之廟也以道不以親雖畧於其父亦禮也故曰已之曰非先朝之制乎孰能已之曰王者之制義而已義茍未協改之為貴方今聖明在上行將制禮作樂以章先帝之德安知二三輔臣無有舉斯議以贊制作之盛者吾與若姑私記之

又

塞上老人倚劍轅門支離子結束上謁老人釋劍而坐支離子訑然而言曰予聞虜為中國患舊矣今與之和然乎老人曰否非和也虜服也曰曷言乎其服之也秦皇遠逐漢武窮征未之能服也今曰服之不亦妄乎曰服叛勢也强弱時也秦漢值虜之方强也曰予聞俺荅阿不害者匈奴酉也橫行我邊圉幾五十年强亦甚矣何為其能服之也曰天厭夷德久矣虜孫來降天將以虜與我也穆皇仁德天覆錫予優篤遣其生還面稽天若矣惟德動天矧茲醜虜俺荅心醉明德請封乞貢若崩厥角而況寵之以王爵錫之以厚利豺虎且馴矧伊人矣曷有不服曰彼既服矣來貢矣而予之予恒倍敦何義也曰正所以終吾之德而堅彼之志也北土地寒五穀不生衣皮飲酪而已皮盡酪竭搶掠生焉予之所以中之也曰為其搶掠也予而中之不亦畏之乎曰子何言乎畏之也子不聞嘉靖之季年乎掠遼薊震畿甸蹂雲谷殘晉代侵關陝鋒鏑之禍可忍言哉哭泣之聲今猶在耳子不聞乎吾邊民何罪哉吾邊民何罪哉民惟邦本捐利以保民不亦可乎子何言乎畏之也語云

既來之則安之彼既服而無以予之其何能安支離子曰國家賦民以養兵養兵以衛民雲谷晉代兵且四十餘萬猛將林立謀士雲從豈不能掃清沙漠組繫名王乃區區利以與之不亦微乎老人曰善哉子之言也吾將何辭雖然有說焉居吾語女子之意不在戰乎夫戰非國家之利也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聞三代而下有以戰勝而保安邊境者乎秦皇漢武可為殷監漢之高祖唐之太宗何如人也謂不能戰乎婁敬之約渭橋之盟可盡非歟樊噲橫行之請季布謂為可斬而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光武所以成中興也戰豈易言哉今日之兵敝也久矣縱使一戰一勝之後其何能淑故曰戰非國家之利也曰戰則聞命矣守之何如曰善

哉守也今日之事正所以成其守也曰守將奚先曰儲
餉也足兵也設險也三者缺一不可而其要在於得人
得人則餉可備也兵可精也險可固也而何計於虜之
强弱哉曰得人奈何曰節制也鎮巡也偏裨也監司也
非其人乎在吾君相加之意耳曰虜旣服矣又將何守
且服可久乎曰其然豈其然哉夫狼子野心何常之有
思患豫防可一日而忘諸國家之德厚矣虜勢日渙中
鮮良馬處之不失其宜且未艾也曰抑可恃乎曰何謂
其可恃也飼豺虎以肉幸其不我噬而已而恃之者不
亦愚乎曰不可恃則守之誠是已兵也餉也吾得而知
之敢問險曰城堡是已詩曰城彼朔方𡴯之謂也方今
之虜如蜂如蟻倏而聚倏而散惟利是趨耳使吾城誠
高池誠深兵誠精粟誠積彼環攻三日不勝則氣奪而
去夫孰與我所謂堅壁清野舍𡴯何適矣曰邊墻之修
墩臺之築可乎曰可哉夫墩臺瞭望之具吾之耳目也
寇聚而入炮火是資非可據而禦虜者也一臺之卒七
人而止增益之五十人而止數萬之寇五十卒何為哉
曰邊牆何如曰尤非所急也曰古之人修者多矣子何
云不然曰子見古之人有以牆而却虜者乎夫墻莫盛
於秦二世之末虜已至白登漢高圍焉牆復安在曰然
則已之曰胡可已也謀夫孔多咸以為奇策焉吾安得
而已之曰何以修之曰修之其先度地利乎不然徒傷
財勞人耳子見居庸紫荊之間乎崇山之巔雉堞連雲
非徒貽譏識者而亦取笑虜人嗚呼惜哉曰車營何如

曰車戰古法也不可以行於今以備輜重可也三軍在
野四面寇集無險可憑大將在中藉以自衛可也夫車
行不利險阻不能追逐虜騎如風頃刻百里車何為哉
且使虜少出兵以綴我而縱兵四掠吾且坐困矣曰史
稱衛青出塞不以車勝乎曰史有之青遇虜騎以武剛
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以當虜非取勝也愚故曰藉
以自衛可也非可以破敵也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旨哉言乎曰長者之論我知之矣以戰則不能以車則
不利以垣邊則無益然則惟據險而守乎服亦守不服
亦守養威蓄鋭以逸待勞之道也敢問器械執利老人
曰無不利也制敵於千步之外者莫利於火器百步之
外者莫利於弓矢十步之外者莫利於劍戟而長鎗巨
斧白梃朱干孰非利器哉而用之則存乎其人夫茍得
忠義智勇之將而任之則無兵不精無器不利無守不
固無攻不克否則恐有憎甲冑為身累者矣不聞晉楚
之戰走者之相甚乎故曰其要在於得人於是夫離子
灑然改容正襟而坐曰長者之論至矣請極談無諱可
乎曰可哉曰虜誠服矣聞諸中有築城之舉其志叵測
曰無傷也氈裘毳幕隨畜遷徙虜之性也馳騁射獵剽
掠擭敓虜之長也拂其性舍其長自困之道也曰何以
言之曰夷衆不習版築板升之人不樂供役為之不已
交相為怨非自困乎而况於失天時違地利吾未見其
能有成也曰奉佛誦經如之何曰戒殺止貪佛教大旨
虜人信之其變俗之一機乎因而利導之其神道設教

之一端歟曰市禁金鐵以銅易之然虜知火食久矣非釜何爨曰迂矣哉書生之見也夫虜未市之前曾炊土釜而揺木〻乎十二金人能盡人間之鐵耶曰貢使入覲可乎曰難言哉夫情有誠偽事有機宜辨情偽審機宜昭德示禮以大一統非書生所建故曰難言也曰諸部歲請官焉可與否乎曰可夫官職出於上而無窮者不貲廩祿不煩銓注虛名羈縻之而已予見彼得官者有義爾冠博爾帶者乎有出入騶從呼呵者乎有坐府第操鞭節者乎益夷性貪而黠謂得官則得貢得貢則得賞其意在賞也然有貢則有賞又何靳焉夫五帝三王豈不欲盡四夷而冠帶之其不然者非不可也勢不能也夫以彎弧操戈與我為敵之人一旦稽顙而乞焉

與之不亦可乎曰窮夷有請曰有之無能為也月市之開為窮夷設也而我反利之諸酋既服何患於窮夷哉撫賞之加固已優之已曰所謂板升者何也曰板升華言堡子也皆雲晉諸逆築以自衛非虜人所據也曰竊聞板升之地中國之地也板升之人中國之人也收復之可乎曰非所急也諸逆依虜為固而虜亦藉之以自殖未易議也子不聞春秋之義乎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諸逆肇於邱富成於趙全實繁有徒變於夷也久矣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役而守也曰舉兵滅之可乎曰何以滅諸自趙全諸逆執而腹心潰矣幸值虜服刼於威而未敢動也虜勢一衰彼將自散但恐中有衛律中行說者出焉事未可

知也曰將遂棄之乎曰何言棄之也天下之事機無恒人心之去就不一若而人者豈無故鄉之思耶昭以恩信開其生路許其來歸吾見歸者如市矣然非今日事也請俟後之君子曰聞亦有歸而與贖者何不可也曰間有之皆窮而無所歸者虜之窮者時縱之以取贖者也不可自我求之夫中國所重者信義今既與虜約矣而先自違之非計也且夷人之歸於我甚衆解生萬奈皆為大官我若求於彼彼亦將執此以求於我能遣之乎我不能遣己附之真夷而責彼遣已陷之華人事之不可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支離子曰談盡矣幸侍几杖願請益焉夫順義今且王矣順義而死誰其嗣之老人曰夷狄之事非我所能知也支離子曰不然虜之未服

不知可也今服矣繼嗣不定我諉之不知可乎失中國之義矣老人曰俞哉繼順義者其黃台吉乎曰何以知之曰其人長且强長則名義正强則人畏之順義其將畀之斯人乎曰把漢那吉何如曰未可知也順義且有幼子曰不達識理矣順義之蠢不付之黃台吉是貽子孫以爭且亂也曰諸部何如曰襖兒都司保有河西青把都據有東土永邵卜年長分尊然僻在北境皆可無爭亦非所當爭也且此乃順義家事他部無與也曰黃台吉把漢爭則如之何曰吾惟以大義諭之諭之而不從姑爾置之俟其自定而後與之我無與其爭焉可也曰彼爭而求助於我則如之何曰吾惟以大義諭之與其名義之正且順者可也不可助之以兵也兵舉則我

受其怨而邊禍起矣且吾聞黄台吉老且病妻妾衆而諸子叛未易輯也把漢那吉仁柔恐不能自立虜中自此多事矣曰虜若果亂則貢市必不至則如之何曰因之而已來者受之不來者毋要焉此禦虜安邊之道也勢分而利失能無來乎曰得無反乎曰勢必不反也我無以激之彼且倚重於我焉何反之可慮不見漢五單于之事乎夫至此而其機會在我矣非真見定力者何以應之不可以毫釐差也差則彼有辭而大事去矣支離子曰吾之事何如邪曰九邊之事子不聞乎自虜之服也烽火不驚三軍晏眠邊圉之民室家相保農狎於野商賈夜行五年於茲矣非天祐明德而有是哉曰兵何如已曰吾懼其日惰也曰不整而飭之乎曰整飭矣

夫兵以氣為主氣不動則不震夫天地之道水流而不息故盈物生而不窮故阜兵用而不黷故强令三軍不戰久矣雖日訓練之人心不奮也再加之年歲人將不知兵革矣故成康之世克詰張皇之訓周名懇懇焉為是故也曰將如之何曰豫之而已其要在於儲養將材乎苟無將雖貔貅林立無益也曰今之將材何如曰古者不借材於異代何患無人顧培植作養之何如耳曰今之養將得乎曰朝廷之恩禮未嘗不隆且厚也將帥之心不奮迅激昂者法吏操切過也夫將死官也平居使之無生之樂而臨敵欲其有死之心吾見亦罕矣夫賞罰者朝廷之賞罰也功罪者將帥之功罪也吾惟秉心如水以行之而已不與焉可也今之法吏喜聞人過議功惟恐其不輕議罪惟恐其不重而或寄視聽於宵人任喜怒於己見是非淆亂賢不肖錯雜諂佞奔競者多美譽質直忠勇者負俗累大帥而下重足屏息安望其奮迅激昂以有為乎養將如是而望兵氣之震揚是猶阻農人之糞壅而責五穀之碩茂也嗇庖人之醯酪而責五味之調和也胡可得哉支離子慨然撫髀老人曰子休矣吾之語子止於是矣天下之事譬之奕焉當局者舉棋未下而猷疑計勝負者哄然滿堂吾日惴惴焉爾已

五

萬歷二年秋諸夷貢市馬多往歲倍差支離子見老人而言曰馬多矣胡不拒之老人曰惡是何言也夫馬北

土之利也布帛中國之利也以利易利封疆之利也如之何其拒之且虜豈真畏我哉往歲事可鑑已彼捐其利以服事於我而可拒之以自隙乎舍其利而承其害智者不為也支離子曰戎兵利馬今三邊息戰塵矣得馬何為老人曰非是之謂也子保虜終不變乎且古之與虜市有印皮驗骨者彼豈盡愚人哉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欲拒馬則將不問吾邊境生民哉畜馬以豫戰不猶畜艾以待疾乎曰豫之則然而蓄之若何曰天下有難處之事智者當求善處之術中外有相資之勢人臣貴有相成之義今之議者各懷己見無分猷共念之志往往好困人而格其說以求勝故紛紛如此今太僕歲賦民馬幾四萬匹中土鮮良馬牧人有四十金而

後得一馬者飼餵之費不與焉猾胥汚吏又從而困扂之民告病矣老人昔為畿縣目擊之而不能救又虜數侵暴邊帥喪馬歲且萬匹仰給太僕甚殷僕臣日責於民恒懼不及上下交相困累久矣監牧者講求寬卹之政而不可得今虜以馬遺我利莫大焉顧諸公未之思耳邊馬足矣推而充之京畿諸營不亦可乎民久困矣以虜馬抵之而折其值焉民有不樂從者乎外以綏虜情內以舒民力乃宏濟之道大公之政也顧諸公未之思耳曰中外異壤物性異宜寘顏瀚海之産或者不宜於沓亢河朔之間乎老人曰迂矣哉拘儒之見也非通方格物之學無異以耳食也吾嘗試之矣昔在上谷見太僕馬至者非不龐然大也馳未由旬即汗流浹鞦伏

而喘與所乘胡馬較不翅三駕過之諸軍咸利胡馬焉何不宜之有支離子曰叟策善矣其若諸公之不從何曰吾既吾心焉爾矣夫惟忠臣而後有同心之猷惟智者而後有先事之慮忠智盈朝吾何患於吾言之不行且天下事譬之舟焉操者各殊其物期以共濟也苟不相為謀有不臭厥載者乎譬之人身焉五官之司各一其事期以衛心腹也苟不相為用有不為心腹患者乎紛紛者不憂其載而能不念其身哉

又

塞上老人市馬之疏既上事下兵部議大司馬惑於羣言執莫為行御史臣且疏沮之老人聞之隱几而坐支離子趨而前曰叟何念得非以馬疏之不行乎老人曰然曰叟云忠智滿朝今何如已老人曰予敢不以忠智望人乎哉懷忠匿智吾何以知之曰叟懼乎曰吾何懼苟言之不用職之不得吾將褰裳而去之吾何懼然則憂乎曰天下事至此吾安得而不憂詩曰具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又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老人能無憂乎夫大臣者心志也臺省者耳目也心志而懵之耳目而蒙之元首何賴焉老人能無憂乎

又

支離子曰虜使者數來順義欲遣使人入朝有諸曰有之曰誠乎曰非誠也虜雖款服懼吾邊人之欺之也故請使以覘我且夷貪意遣使可多得賞耳曰可許乎曰可哉奈詐何曰彼以詐我以誠詐無能為也曰聞朝議云

不可許何也曰諸公未達故執以為不可虜意雖詐而款貢之心則誠因其詐而達其誠虜必悅以服何不可彼之詐云者非以侮我也疑我之詐而詐以甜我也我示之以誠彼詐窮矣曰聞之議者皆云恐彼之知吾虛實識吾險易也曰愚矣哉聖明在御羣臣夾輔海內晏然四夷嚮風何虛實之可窺重關天險堅城巨鎮識之何害虜若欲叛何計虛實彼若內侵昔未服時逼太原扣紫荊闖居庸軼灤薊且熟之矣又何俟於今之識之也曰謂使者之弗恪懼其擾害也曰不然也聞之永樂間其使有殺人於市者以其人之衆多也今彼所遣不過三四人而止耳周其館穀嚴其閑衛午門一朝光祿一燕給賞而行何擾之有夫朝貢美名也遣使順事也

彼要我以順美而不從則將受其侮而從其逆乎夫欲服虜之心而乃示以疑之之跡非昭德懷遠之道也或曰虜情無厭一從其請則後復有所求恐難盡從不若一以拒之為得耳曰似矣而非也為政之道有義有禮有法有信四者缺一不可虜雖非我族類良心未始不同數年之後彼若復有所求吾惟義以斷之禮以諭之法以示之信以守之可依則從之不可依則止之彼安有不服當天下之大事不以禮義法信為主而區區於利害之是計吾未見其可也曰閫外之事叟且專之既知其可而不以上聞何邪曰是未易易也聖德方冲乾剛未斷大臣疑畏謗議盈庭夫雖言之孰為行之異之日或有舉而行之者吾與若姑俟之

瑣言

居易子恭承嘉命分署淮浦庭院荒僻四際平野蔓草豐衍碩鼠繁多日入人靜即羣相鬪逐而入嘵呶奔突終夜不休白晝蹲踞於拱櫨扶棁之上睥睨下視或聚食儲廩恬縱自得家人舉物投擊命童子作豨貍聲益肆侮無畏縮意一日獲貓於市毛色正黑目烱烱如金猙獰獮猥俊健可愛置之室中跳躍進退為攫攫狀已乃潛伏隱處寂然不見踪跡羣鼠遁藏莫知所之連夕無格喫聲蓋不待其擒搏啖噬而已收驅除鎮定之功矣居易子喟然歎曰異哉物之相制而交畏也有如是夫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蛟龍在淵魚鼈不食貓固亦可為猛虎蛟龍之儔也非歟嗟乎天下事得無尚類於斯者邪是故季梁在而楚子不敢以謀隨三良仕而齊侯不能以間鄭秦人輟兵於干木淮南寢謀於汲黯子儀在而回紇退司馬相而契丹戢其為驅除鎮定之功豈不明徵宣著可謂永鑑哉乃若李牧死而邯鄲亡樂毅代而臨淄復吳起去而魏國削申胥僇而夫差滅是皆自棄其輔自決其藩甘為亂亡而弗恤者也悲夫有社稷之守者其尚擇賢智以自輔無為鼠輩所憑如柳子厚所謂永某氏者其庶幾

湯姬傳

湯姬陶姓古有陶氏裔女也炎帝時有工伯者生而神靈能調水土之性以成器利物生民賴之帝嘉其績封於陶遂氏焉虞舜居河濵時有陶氏之不才子曰苦窳

與居感舜之德從草以正舜舉之使佐垂為工正世其官歷夏殷之際子姓蕃衍視他族為盛賢者入宗廟助祭祀時朝聘與燕享人比其德如珪璋瑚璉焉其散在列國雖至貧賤亦各以其材器自見鮮有失業者武王克商封其後於陳其支庶别為磚埴氏周公營成周磚埴氏之功為多賜食邑三百於窰故又為窰氏或以陶窰字音近人時兩稱之後有諱鈞者實生姬姬生而善飲湯因名之貞靜專一寬而有容少侍夏姬夏姬歸少西氏以為媵姬敦朴無他能羣妾或哂其拙姬曰無非無儀婦人之德也予曷慕焉夏姬淫妒姬知而不言夏亦無忮害意楚滅少西氏夏姬入楚申公巫臣竊夏姬以逃姬恥恨迸跡獨處貞德益勵四水子魚氏魏之賢

大夫也聞其賢而納之大喜曰此温柔鄉也吾終老此鄉矣姬素縝密當夕則攞其足惟謹不敢解衣大夫問其故對曰妾所謂尾𧆞鄙質也何敢親君玉體事大夫三十年順時進退人未嘗見其有傾側渫泄之態大夫年益高姬益幸時呼為温鄉而不名間語其子曰是善事我子無忽子魚氏卒姬乃去帷褥絕飲食冲泊以吕枵如也壽九十餘貌光澤不衰家人咸敬重尊稱之曰媪惟不能行有所往女使負之而出一日逾户墜地大呼家人趨救之則尸解矣凡陶氏之諸女族皆襲姬之號近有銅鞮錫山氏之子亦冒其名然質尚侈麗有愧於德焉或曰昔夏姬得不死之術姬嘗竊服其藥故能解化云太史公曰傳稱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關雎之

德王化所基余讀古史列女傳未嘗不嘆姚姒任姜之賢世不可多得也季世以來禍敗多矣昔妲己寵而鹿臺焚褒姒笑而驪山喪西施獻而夫差亡驪戎譏而申生死邯鄲進而嬴氏滅飛燕幸而漢祀絕皆惟色是冒罔鑒於德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是故禮謹大婚易著征凶詩歎傾城書稱牝雞司晨凡以此也若姬者何尤焉其為刑于之助豈曰小補之哉

大隱樓集卷之十六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添保恭校

雜著

書平惠州花賊事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秋余授兵備副使是年冬始至廣時有山賊花腰蜂伍端松坑賊温七擁衆萬餘據白馬碗窯為亂者十餘年官兵討之屢敗後倡為招撫之計二賊益肆無忌官府謂為聽招之民不復加兵民之附賊者日衆癸亥春二月余移駐惠之三日賊出攻塗村殺擄六七百人又劫掠刻字陂朱佛嶺遂至平山驛去郡城四十里守令號令不行余鋭意討之郡縣長咸懼

曰我兵素怯弱且此賊久招撫矣可輕動乎余曰不然余職以討賊為事者也賊勢如此可坐視乎且賊以聽招撫之名誤我而我又可以招撫自誤哉賊之得我虛實者接濟之人為之也吾先禁此輩則賊可漸圖也郡縣長曰賊所以聽招者資接濟也今即禁之恐起賊意奈何余曰不然盗賊羣居無終日之計彼所以敢横行者以我有招撫之意不為彼備彼又得接濟之利先事防我無知之民與賊鄰邇見官兵之不討賊又從而招之若奉驕子惟恐失其意亦何憚而不附賊哉此賊之所以日熾也余料之審矣遂遣千百户十三人分布諸路巡捕凡有接濟者即擒之旬日遂擒其馮裁縫者數人至又旬日擒其張姓者四五人至并其弓矢馬貨布

帛之類余悉置之法又旬日接濟者遂止二賊知之始大懼收輯黨內不復出掠相謂曰官家謀我矣遂遣人至府縣求如舊聽撫郡長曰賊懼矣可遂撫也余曰不然此賊將以此試我也汝姑撫之以緩彼謀余遂以賊狀密呈總督北川張公請兵討之公曰此余志也時以潮倭故公移鎮惠城大兵亦集余喜曰余事成矣乃議兵之所向又檄賊曰汝既向化余復何疑大兵為倭而來汝若效順可以精銳從征立功自贖二賊亦佯應曰諾俄而倭賊萬餘自潮循海壖至海豐深入金錫之都勢甚猖獗花賊之黨徐某者與花賊有隙率所領三百人投倭中謂倭首曰地方窮矣汝雖掠無所得此有花賊者甚富汝若攻之子女金帛惟汝之有倭首許之花

賊聞之大懼且虞我之襲之也遂以美女二人馬十匹銀二百兩送之倭奴以結好約與合兵入寇總督張公曰山海之賊合則其勢愈盛為之奈何余曰請為公圖之山賊不足憂所患者倭也余既出而海豐所探二賊交通之報適至余即復入謂張公曰余計成矣未敢以告侯事成而言余以二賊既合而有徐黨之事可因以間也遂移檄花賊曰汝黨有徐某者往倭中誘倭攻汝知之乎汝既為我用我示汝知汝其善為備花賊得檄大喜曰非公撫我何以得此即取徐某者殺之以報余又為文三移海道劉公存德巡道徐公甫宰張公冕曰倭賊深入寇我惠陽大兵俱集進有日矣三道兵當從某路某路四面俱發協力攻勦已令新撫山賊伍端等

各選徒三千為先鋒刻期破賊又令徐姓者以三百人偽降彼中為之內應又恐倭之疑也密令伍端以美女二人馬十匹銀二百兩結好於倭矣三道之兵即當如期速進毋悞文既成乃名海豐葉丞謂曰吾有會兵公移汝差人齎去三道可令倭奴得之即汝功也葉丞許諾還取他文書數件以黃袱裹之遣二壯丁齎送經金錫都即倭營所在也倭奴望見馳追之二人者即棄僕而走匿從旁窺之倭奴取袱見皆公文也乃大笑入營是夜倭即潛遁回潮境去金錫六十里將所降三百人急殺之遁至角江去惠三百餘里明日報至張公曰賊不見兵而退豈其計行邪余曰然為述之公曰此兵法也於是專意討伍端等三巢俱破二賊首皆生擒斬首一

一千三百餘級餘黨悉平

書平長樂葉賊事

葉丹樓者名茂長樂人也初以殺人亡命與伍端等為盜有衆三百餘人後與伍賊相仇率衆東去往來刼掠長樂通衢龍川興寧之間積十餘年衆至萬人屢撫屢叛癸亥秋余請兵討花賊伍端溫七等花賊令人潛約葉賊來援適倭奴入寇海豐金錫都等處余既以計退倭於八月七日進兵勦花賊破之葉賊從長樂來援花賊失期至角江遇倭賊彼此昏夜各不相知俱誤以為官兵乘夜相殺天明各敗去葉賊既被倭殺損人多又聞花賊已敗遂反走長樂至於橫陂進掠通衢薄長樂城外殺掠甚慘報至余即告辭軍門於甲子二月二十

四日往長樂經理其事余時無兵止有麾下五百餘亦不足用既至之旬日葉賊復至城外十里許刧掠余計此賊以我兵少若不一挫之則未可圖也乃命經歷郭文通督領戍守狼兵陳思李材徐良等七百餘名并調集各鄉兵千餘往剿之郭經歷因出其不意陳思等奮勇衝擊賊衆披靡斬首七十餘級葉賊退走遂告求招余計此賊徒衆勢强且無巢居若彼流刧未可歲月平也若欲加兵須先撫之乃呈軍門給發旗榜招撫令其從便安住於縣之横陂事未畢而海上叛兵作亂余遂回惠會軍門調兵於五月初七日督兵八千同叅將門崇文等於東洲驛攻禦海上叛兵而軍門先所遣指揮李茂材調取南頭白石之兵自東莞由虎頭門入賊方糾衆乘風進寇東洲驛卒遇我兵遂反走出海而李茂材之兵正出其後飽擊之賊遂大敗斬首七百餘級生擒二百餘人奪獲海船二十隻小船四十餘艘海寇甫平而海上新倭萬餘又至與舊倭未去者合勢復寇潮惠勢甚猖獗軍門吴公曰山海賊勢如此為之奈何葉賊聞之亦叛去余曰事勢至此豈容中輟惟有再調大兵先平倭寇而後徐及山賊可也吴公曰然遂於五月中旬調取狼兵三萬分三將王詔門崇文陽克寛等分領之而以總戎俞大猷督之由惠之平山進至海豐與潮兵合勢進攻倭寇大敗之擒斬三千八百餘級二郡之倭既寧余計葉賊先雖佯撫實欲圖之繼又叛去但我兵力不暇耳今大兵既成此功其氣正鋭若即回兵

掩擊必可全勝真一勞永逸之舉也且此賊之所以詐為聽撫者亦不過憚此兵威耳非真心向化也失今不剿機會一失賊益無所忌後欲討之為力愈難矣因懇言之吴公吴公許以兵二萬五千借余討之余因留叅將王詔督統以經歷郭文通為先鋒合兵三萬余親監督之王詔廉勇徤將郭文通廉潔智勇之士也余得此二人心甚喜以此賊為不足平矣七月中旬大兵回惠吴公因人言葉賊甚强恐兵老難用移檄止余謂余且理文場事俟揭曉畢再議之余不覺扼腕歎曰事已至此可中止乎葉賊聞之將益輕我不可復圖地方之亂何時而已邪且余職在討賊賊盛兵集舍之不取而復入文場非計也遂辭文場復揭呈吴公備言賊可平狀若肯以此兵暫借一月之用於九月初旬决可成功也吴公見余情辭懇切遂復以兵與余七月二十五日事也二十八日兵齊余遂同王郭二人先後督發先檄諭葉賊曰軍門以殘倭未盡尚在潮陽等處流刧今復以大兵從長樂往要擊之汝若聽撫可以兵三千為我先鋒殺倭立功自贖不亦可乎葉賊見檄且信且疑八月十二日兵逾龍川余令曰十五日長樂聚齊聽發同葉丹楼先鋒剿倭十七日葉賊遣其腹心十七人謁余曰聞大兵至葉茂芸懼昨奉檄云征倭又蒙調作先鋒葉茂甚喜已點齊鎗手三千餘聽候矣但恐官兵有别意特請明諭余曰豈欺汝哉汝聽撫久矣大兵專為倭来路經汝巢中恐汝驚疑故先檄諭非有他也彼曰若果

如此乞請一官入巢保鎮家小我輩即從征余曰善汝欲何官可彼曰必郭經歷可也余曰尤善即名郭經歷進曰葉茂領兵征倭汝可領兵千人往巢中為彼鎮守郭欣然承命即日以所領精兵千餘進發彼人信之余復謂曰王叅將在此可請至同議之少選王至余曰此公事也當公堂議之遂名彼人至前謂之曰郭以領兵先發王公大兵繼至余與王復為檄諭之曰令大兵進發征勦潮陽殘倭葉茂可為先鋒俟我兵至巢時即先行毋得驚疑有誤大計彼十七人者益喜領檄先馳余謂王曰事迫矣緩即泄也可急往王遂整兵於申時啟行十九日寅時至橫陂葉賊果率衆以俟我兵至前布陳已定一時奮擊葉賊大驚曰官軍乃征我也遂大戰

郭經歷之兵已入其中從內殺出而大兵擊其外賊不能支遂大敗走斬首五百餘級降者千人葉賊率其麾下精銳六千餘人南走我兵追之急沿途殺降者又千餘人賊遯至南嶺南嶺者宋文天祥屯兵與元兵戰之故地也勢甚險阨未可卒攻賊入其中者尚四千餘人余聞此山有路七遂以大兵扼其要衝三路而調集各處千百長鄉兵斬木壘石斷其小路賊中無食困急出戰不得至八月二十九日有一賊茇山而出潛謁余曰某故輿寧皂隸也在賊中為小首今葉賊被大兵圍困死在旦夕我黨中有二十人者願擒賊首出獻祈免死若公不殺餘黨皆降矣余曰余所必誅者渠魁也汝等脅從皆良民也何罪哉汝若不欺即免爾死乃以免死小票二十張納之裙邊中又給一紅票曰若能擒賊首來降者免死仍請給重賞遂遣人送至王郭二人處令其密遣入賊中至初五日其人復出曰事諧矣但求免死也余遂發免死木牌千面小紙票三千與郭經歷收候而以王叅將之兵進逼賊巢圍攻之初九日賊衆益恟懼有葉萬者葉茂之族兄也先以招撫被留從賊謂葉茂曰官兵益進我輩無生路矣官兵所欲得汝也我輩何罪與爾同死汝可早為計以救此數千人之命餘黨同聲和之葉茂方疑慮未決衆黨之密受小票者爭先擁之以出官兵進擒之餘衆悉降人各給票一以免死余初計謂王詒曰此賊稔惡不悛為亂十餘年非大兵不克俟既擒即縱兵大殺以殄其黨王不從謂余曰

此皆良民也殺之可憫既擒葉茂即日收兵餘衆得票亦各散遣仍禁鄉里仇殺乃班師報捷葉茂解軍門刻剮梟示諸將士論功賞賚有差共計斬獲首領一千八百有餘級招降三千餘人遣散者不在此數余反長樂謂王詒曰此賊雖擒衆黨尚多我兵去後恐復相聚王曰何也余曰此賊稔毒久矣其中死黨千餘相從十餘年 有闕文

雲中處降錄

北人首俺達阿不害者故達北首小王子次子阿著之子也兄弟四人長曰應紹不令稱永邵卜駐牧漠北去邊為遠大成台吉合羅氣二人其子也次曰吉囊駐牧河套與延綏甘肅寧夏諸邊相值號阿爾禿厮令稱襖

兒都司子曰吉能吉能之子曰把都黃台吉曰捷兒漢曰艮定曰切盡季曰孔昆的祿彼中稱為老把都兒駐牧舊開平之北去獨石二百餘里元上都之地即哈剌嗔部也俺達最雄傑多謀畧有衆十餘萬駐牧豐州東勝之間陰山之麓與雲中接壤其別小部曰兀愼曰擺腰曰鴉黃曰多羅曰委兀兒俺達皆服役之四人擁兵相倚本土蠻舊臣恃强不復朝會時相攻殺後以老把都兒之謀連和焉每合營進犯九邊遭其荼毒俺達子姓甚衆長曰辛愛黃台吉尤梟雄有衆三萬駐牧興和之北父子不相能次曰黑台吉彼中呼為鐵臂台吉有子一曰把漢那吉生三歲而黑臂台吉死俺達意諸婦蠱媚盡殺之那吉母罹焉那吉幼孤撫於祖母一克哈

屯以其僕阿力哥妻乳之既長猥黠俊健俺達愛焉因稱阿力哥為奶公主其家事嘉靖辛丑以後叛人邱阜崔芹等引俺達西窺隴南圍太原東掠遼薊繹騷畿甸蹂躪雲谷三十餘年官軍攖之輒敗而邊人肝腦塗地邱阜死邊臣以計獲崔芹俺達因數遣人至邊乞通貢互市邊臣不敢應庚戌之秋乃寇薊門薄都城畿輔大震世宗皇帝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保定巡撫楊守謙以咸寧侯仇鸞佩大將印督兵捍禦鸞驕縱無能每張彼勢為固寵計又恐被詰則以馬市餌彼為所欺兵部主事楊繼盛以諫死未幾鸞事泄族誅市議遂格而內寇轉甚邊境益困矣嘉靖三十年妖人呂老祖以白蓮教惑衆構禍於山西大同之間有司捕之急叛投

彼中其黨趙全李自馨等率其徒千人從之周元者麻城人也以罪戍大同為彼所獲劉四者老營堡戍卒也與其徒三百人戕其主帥而叛張彥文者大同衛百戶也亦以通彼叛而呂老祖之徒馬西川呂老十猛谷王各先後亾命俱入俺達營部趙全魁梧雄健多權畫李自馨頗通文字周元善醫藥劉四驍勇敢鬪俺達甚愛之此數人者仍以老祖之術誑惑俺達妄稱天命日見親信用事而彼之親貴五奴柱恰台吉皆屈下之往年彼無他志惟遣間入邊境窺探積聚小村疃掩取之遇大城堡皆遠引不敢輙近自全等教以攻取之術多誘華人為彼工作利兵堅甲雲梯衝竿盡其機巧而沿邊無堅城矣避實攻虛聲西擊東而諸鎮疲於奔命矣歲

掠華人以千萬計分部築室於豐州之川名曰板升而彼知屋居火食矣趙全有衆三萬馬五萬牛三萬穀二萬餘斛李自馨有衆六千周元有衆三千馬牛羊稱是餘各千人蜂屯虎視春夏耕牧秋冬圍獵每大舉進寇俺達必先至板升於全家置酒大會計定而後進全為俺達建九楹之殿於方城板升自為屋室僭擬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龍庭彼中稱全為倘不郎華言駙馬也李自馨周元為必邪氣華言秀才也四十年秋俺達糾諸部深入雲晉攻陷石隰轉掠汾代殺戮甚慘趙全言於俺達曰自此塞鴈門據雲中侵上谷逼居庸朶顏居雲中而全據太原效石晋故事則南北之勢成矣其兇狡大逆不道如此世宗皇帝屢降明詔購能擒斬者爵通

侯賞萬金二十年無能應者今上皇帝即位之初大集
廷議申明賞格嚴飭邊臣期在必獲隆慶三年冬予自
口北分巡擢撫遼東甫十日即奉命更撫大同四年二
月八日至鎮城三月六日予在陽和會督撫陳公其學
諜報俺達將以十一日犯威遠遂襲老營馬西川之謀
也陳公曰彼張矣何以待之予曰俺達乘我新任無備
耳請以馬芳之兵馳駐威遠以山西郭琥之兵馳援老
營無患矣公從之予又曰往時將士不用命以軍門不
移鎮故也請公移鎮為三師聲援予繼進為公聲援萬
全畫也公親提標兵駐高山城予以步卒八千分為數
部晝則揚旗鳴鼓夜則舉火先後發軍聲大振十一日
彼果至威遠大驚曰馬太師從天來乎氣稍沮遂西襲

老營而郭琥兵亦先期至守甚完俺達不知所為名馬
西川責曰汝言老營無兵可襲今若何欲殺之衆勸止
彼圍城二日不能攻迤邐而西馬芳書報余曰彼去矣
我兵宜回鎮予亟止之曰不可彼人奸猾若不得逞於
西必復襲威遠大衆既回彼如射隼矣宜閉城按兵以
待之彼果西出塞回未晚也芳從余言十四日彼果復
大至芳邀擊之得首十六級奪馬千五百疋彼聚邊外
與我兵相持予約芳毋輕戰惟固拒使不得入彼行亦
行彼止亦止自威遠歷右衛凡六旬竟邊巡無所掠而
遯初俺達之西寇也黃台吉以千餘騎入宏賜向聚落
以牽我兵予先諜知之伏兵拒守亦敗遁去事聞予與
陳公俱蒙金幣之賜秋七月諸部大會進寇老把都兒

自至俺達營請入薊遼掠畿輔土蠻朶顏各遣人要之八
月之初俺達移營白海子東且牧且行與老把都黃台
吉於馬肺山密議兵期黃台吉往歲為宣人所扼幾死
心憚內犯欲北搶黑達與父叔意左予悉以諜報會新
督撫王公崇古具疏上聞京師戒嚴舊例敵犯薊鎮則
督府提大兵趨懷來衛陵京宣大二帥徑以兵入關不
待徵雖空兩鎮不恤也予議其非計請止之不能得及
是時告急乃移書內閣高公張公尚書郭公言北人雖
東犯其營帳尚在雲谷之間若彼以虛聲誘我兵悉東
以尾為首乘虛衝突則雲中必危今督府之兵已駐懷
來馬芳之兵宜留雲中俟彼果東犯則直擣板升攻其
必救亦一奇也諸公以予言不妄聽芳留張公又以書

達王公申言之王公不然日責芳行予強之王公始留
芳駐懷安以便進止大邊之外舊有堠墩十五設卒戍
之本以偵敵而奸卒畏敵虐且啗其利反為敵耳目而
我之虛實動靜無能秘矣予知其然語芳曰敵之來去
降人日有所聞何藉於此今彼非實東欲東我兵耳乘
虛來襲往事可鑑盍徹此軍以察其動靜芳如言月餘
彼北徙降人來者日衆詢其故皆曰彼以墩軍為耳目
今見徹去諸部疑畏曰是謀我也不敢近邊而我董得
脫歸予因之益張擣巢之聲趙全等聞之且知芳兵未
發大懼不欲俺達東掠八月望日全以爪獻俺達而告
之曰大衆東去而馬太師尚在雲鎮且方太師舉事異
往時聞欲來擣吾巢我室家將不可保矣請毋東塞外

久旱無草宜入威平間掠秋田為食俺達既與黃台吉謀不協東黨之勾引者以京師備嚴亦趦趄不敢進而趙全又使俺達之妻一克哈屯者涕泣以留俺達俺達回營下水海之北聲言內犯實將西掠哈剌也九月四日乃率衆西去留把漢那吉一克哈屯與全等居守把漢那吉已有二妻次名比吉既又聘兀愼家敢兎擠金的之女為三妻先是俺達以外孫女三娘子者許聘阿爾禿厮見其美自取之阿爾禿厮怒欲攻之俺達慚懼奪那吉所聘兎擠金的之女與之那吉怒詈曰汝為禽獸行奪人妻今又奪吾妻邪我即降南朝請兵殺此老賊語頗泄阿力哥懼禍及家勸其行那吉遂挈其妻比吉同阿力哥及其僕妾速害鐵木格芒禿帥馱奈馱馱

拾敞花只改顏竹共十餘人馬十三匹於月之十三日扣平魯之敗壺堡乞降叅將劉廷玉諜報至予虞其詐譯審至再情款無異遣中軍官康綸率鉄騎五百往受降戒之曰彼果誠道之入否則兵誅之綸至平魯那吉等拜伏二十三日迎勞至鎮城予設儀衛見之厚加宴賞從者悉犒金帛牛酒那吉夫婦大喜各舉酒詣予座稽首稱觴者三既退使之遍觀城市那吉曰聞天朝富盛不虛也吾得所歸矣予具疏會督府王公上其事曰封疆外事臣等職任攸關遠人歸降國家體統所繫詎容輕忽以致乖違北人俺達擁十萬之衆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兼併諸雄侵擾邊鄙最為强橫把那吉乃其親孫素所鍾愛最為驕貴今乃祖孫相忤輕棄其親千里來降夫豈人所致寔我皇上神武不殺至仁無敵故遠類畏懷傾心歸附如此臣歷考古昔漢唐盛時遠人降附往往有之當時處置亙有得失謂其殊類因而戕之者是謂損仁矜誇好大寵幸逾制者是謂傷恩損仁則無以柔遠傷恩則或以召禍皆往事之明鑑也把漢那吉雖甚細微而機之所在不可不慎處之或失為悔將多且其妻妾脫身來歸黨與寡少非率衆歸附者之比但宜給之宅舍授之職銜豐其餼廩美其服用以悅其心嚴其出入禁其交通以防其詐誘之話言示之行事以察其心歲月既久果無異言異心徐為録用俾其自效若俺達不忘來邊索取則明行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令將板升叛逆賊首趙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

悉放南還然後優加給賞以禮送還一以陰中其老牛舐犢之私一以潜奪其兇頑哄噬之氣彼雖愚昧寧不知恩昔逋獍梟亦獲正法策之上也若其倚勢驁驁稱兵强索不可理喻即明言誅殺以絕其望彼若欲其孫之生還必懼我之制其死命其心既奪其氣易沮計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策可行策之中也若俺達昏悖不顧其孫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親以德禮結以恩信如待質子其部下餘衆有來降者於各邊從便駐牧就令把漢統領畧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達既死其子黃台吉必兼領其衆却將那吉加以名號送還本土令其收集餘衆舊存部落見故王之得歸勢必嚮應黃台吉聞其姪之復返勢必忿爭彼若兩族相持我

則兩利俱存彼若互相仇殺我則按兵觀釁蓋推亾固
存在把漢必知懷德掖此捍彼彼黄酋亦自畏威在彼
將無暇侵陵在我亦遂得休息策之終也若循習舊例
安置海濵使之抑鬱愁苦殊虧字恤且俺達聞其生存
日切南望侵擾不已後雖曲處徒取彼輕若給配諸將
使之隨營殺賊立功報效恐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失
道怨望斯生頃與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俱非長慮
却顧禦敵安邊之道也且那吉年少奶公阿力哥者實
主持其行止宜賜一官以羈慰之尤鼓舞之一機也疏
上朝議悉如所擬把漢那吉授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戸
各賜衣一襲鎮城安置予復移書太岳張公詳言其事
張公曰乳駒初犢畜之何益終當遣還假此以制彼安

邊機不可失也越數日俺達聞變馳回板升進薄平魯
將行索取予先發遣旗牌官鮑崇德舊副總兵田世威
授以方略出雲石堡應之而俺達部下首領五奴柱者
適來崇德等與之言曰把漢慕義來降非我襲取亦靡
誘引蓋天意也若欲求其生還當輸誠納欵表請哀求
我皇帝聖明大臣為你奏請或可以冀若以兵是速汝
孫死也我國家以一隅之力敵汝譬利刃之齒腐肉耳
五奴柱大喜即復之俺達明日來要崇德等入彼營見
俺達崇德諭之如前俺達亦大喜留崇德飲食止宿帳
中問所以求還計崇德因說之曰皇帝富有四海豈利
爾牛羊財寶所重者禮法所守者信義惟是趙全等數
十人乃叛逆賊汝匿之久我國家甚恨且此輩終為爾

害若執獻朝廷表爾誠心我皇帝必喜汝孫得還矣俺
達心動疑未決崇德還俺達送之曰太師果有此言亦
無不可遣其下火赤力十六者偕來見予曰把漢之降
寔天棄我既蒙不殺又加錫馬恩至厚也敢不執逆以
報予諭之曰天朝仁厚寵愛爾孫是爾孫再生之日也
汝果效順朝廷必除前事以禮遣還汝孫彼此寢兵休
士世世昌樂豈不休哉十六等稽首曰俺達不敢有二
心惟太師命遂遣詣督府見王公申諭訂約會疏上請
下兵部議覆奉聖旨俺達既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
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緞四表裏布一百疋先
是予之至大同也意欲圖趙全等乃申明先帝招諭諸
旨刺木塞上許其立功自贖既而全與李自馨容以稟

揭授予具言悔罪思歸願如約予受而藏之及俺達之
來平魯也全為俺達計曰把漢那吉既南降求之必不易
得且示弱也令惟悉集部落分為三股多備牛羊更番
迭進為日既久則他人馬困疲糧草耗竭不待求而把
漢可得矣其部衆皆不欲曰如此舉動恐反為害且三
十年前無漢人我亦無所亡失今有漢人而亡失甚多
兵主子亦亡去是為吾禍者漢人也若將漢人與漢人
易把漢即兩家安矣俺達入全言欲得其孫急其妻一
克哈屯時與啜啐俺達乃調其子黄台吉以二萬騎入
宏賜薄鎮城永紹卜以萬騎趨威遠而自以大營向平
魯諜報至予曰此趙全謀也取前揭增飾其說付崇德
令其出詰俺達幷告以揭中事崇德李天雲夜馳至俺

達營詰之曰吾太師與汝約奉有皇帝聖旨矣令汝以兵來意欲何若然太師先斬那吉而後以大兵誅滅汝汝毋信奸言壞成事且諸亾命自知罪大假此誘汝進邊將圖汝自贖還鄉里得官賞耳非為汝也我若謀汝必不汝告俺達心動首肯者久之崇德又屏左右密以揭言曉告之俺達大驚悟曰有是乎太師誠愛我也執叛之意遂決崇德出約五奴柱恰台吉嗝以賞二人曰太師仁愛我不敢違此事在我二人而已明日崇德等辭回俺達曰大事議已定我即退並止永邵卜亦退惟曰吾兒黃台吉在東不知約恐其入也崇德等未至而黃台吉果以二萬騎於十月十二日夜半奄至鎮城之東塘坡勢甚猖獗時諸將兵馬軍門皆先期調出而軍門兩掖之兵亦遠在懷仁城中惟標下三百並老弱可二千人予計此賊若窺我虛縱兵四掠則附城百里之內皆魚肉矣予乃坐東城上大開城門不禁人入以疑彼又計此人素與俺達不相能令雖以調而來亦無必得把漢之志彼營中往來以令箭為信乘其初至可以計誘而退也密取把漢令箭募能譯語知敵情者龔喜土忽智二人給以重賞授以箭而示之曰汝執此箭往入黃台吉營告之曰把漢之事吾太師昨已約汝父俺達與之奏請處置汝父已從恐汝不知特以此箭示汝令汝出不許壞約把漢那吉已送京授職矣汝或不信可將此箭並我二人送至俺達處詢之知我言不虛也汝速往吾大兵雲集汝欲出不能矣黃台吉執箭且喜

且泣曰此非吾父箭乃吾姪把漢之箭吾弟故物也吾見此如見吾弟與吾姪矣我來非為寇也奉吾父命求把漢耳若在願一見今既在京太師又有約吾即出會吾父來議之乃以箭馳使告俺達而差其頭目土木舍郎啞都善同龔喜等夜半見予東城樓上予面諭如前犒以酒食遣還黃台吉大喜曰謹如約因介使者求幣予笑曰久聞黃台吉豪北地故我以禮相待今求賞乃好利之人吾不敬矣汝若與汝父俺達同心納款則朝廷必有大賞加汝官職永受帝祉何愛此數疋緞乎畀汝緞而壞汝聲吾弗為也二人回報黃台吉大慚遣啞都善來謝曰北人不讀書甚鄙蒙太師訓知罪矣又謂龔喜曰吾感太師誠意雖一草一木亦不敢動但經宣府出張家口回耳自拔刀上馬又令二十四騎執刀前後巡禁部人不得侵害地方於十四日昧爽東去至西城為宣鎮大兵所阻部下欲戰黃台吉止之曰方太師與我有約戰則壞約吾何以報太師十七日西反由拒門堡而出予既咨報軍門因具疏上聞王公以予言為謬所遣將領欲妄叙戰功以飛語撼予王公遂要回予疏不得上而巡按御史姚繼可論予不當輒通敵使請罷斥盖陰有嗾之者夫孤城無兵敵勢甚熾使其狂逞為禍靡極箭使一行黃台吉聽命一鎮生靈幸免荼毒兵不厭詐自古云然書生不諳軍機肆行論列而諸將循習宿弊虛叙戰功其若之何予亦上疏認罪皇上不直御史言出之於外而大學士高公議之曰當俺達執

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曰敵情既不可以盡
洩密計亦難以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
成自難逭其罪若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令事未就而
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事未諧而輙易之孰為可善
其後合令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固
不可偏執已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
垂成之績奏上有照舊供職之旨既兵部亦以為功而
錄之予與王公俱蒙金幣之賜羣疑大釋降事乃成嗚
呼斯舉也非天子明聖元臣協志主持國是則封疆之
臣何能得展布以效尺寸哉黃台吉既以箭送俺達營
俺達遣火力赤十六等持箭來計事諭令黃台吉出邊
及至而彼已出矣二人欲追見黃台吉予恐有詐諭之

曰黃台吉已出不必追惟往見軍門可也鮑崇德亦至
遂同彼二使詣軍門計定二十日往見俺達定期取叛
人俺達尚有欲先得把漢而後執送全等之意崇德折
之曰若如此是我國以信待汝而汝懷奸以事我國也
俺達詞屈遣其首領哥打兒漢我侃溫愛同張彥文鐵
木氣合逆氣亞都善火力赤等執書來予曉以大義曰
今日之事為汝謀也我皇上以仁德撫汝故有此命汝
不先獻叛人復有他言恐皇上怒汝欺誑聽諸大臣議
集精卒三十萬與汝從事即汝身且不可保何望把漢
至此則我亦不能為汝謀矣況今塞外久旱草枯汝羊
馬日就瘦損汝常自言日影南移是天不汝愛也汝尚
不自知乎諸衆悅服南向稽首者三曰俺達決不敢有

違予又曰此汝家福也毋多疑乃厚賞諸衆而拘張彥
文於陽和初予所取叛人四十八王公再三議減至十
人打兒漢等又誑軍門王公信之止取全等二人彼諸
使以復予予呵之曰我非軍門屬軍門所要自是二人
予先所要自是十人汝何得以軍門之言欺我若如此
宜即去不得來見我亦不放把漢矣諸使愧伏叩首曰
若再加二人實難願以二人送軍門以八人送太師予
不得已許之鮑崇德與諸使往復俺達俺達大喜曰太
師誠信我何敢負命五奴柱恰台吉將全等八人盡執
之周元聞變先服毒死張彥文已先羇留矣時十一月
十九日也全等勇譎狡詐為俺達信任二十餘年恰台
吉五奴柱心恨之力未能傷故為我耳目予因結之藉

其佐全等執後彼分其室馬迨送諸逆至驛審無偽予
遣旗牌官張惟忠李文舉李寧捧勑旨賞幣中軍官康
綸以兵送把漢出境兵備崔鏞副將麻錦設宴餞之俺
達與其妻侯於河上祖孫相抱泣曰不意今日又得相
見此聖天子恩也張惟忠等以勑旨宣諭俺達俺達率
其部衆焚香布氊脫帽望闕三稽首而後受遣打兒漢
等以書與馬來謝遂請封乞貢予為書諭之曰打兒漢
等奉汝書來益見汝上知天意下識人心至意汝孫來
降天使之然皇上聖明仁德如天授以顯職錫以厚賞
特賜生還使汝祖孫復得相見真天地再造之德萬世
無極也執獻叛逆乃汝感恩報德之盛心我皇上甚喜
頒賜衣物汝即當奉表稱謝依期朝貢後必再有封爵

之賞使足下子孫世世相傳保守北藩統領諸部聲名
功德傳之無窮豈不美哉惟自求多福毋惑群言失此
機會幸甚初把漢不肯行予以計發之泣曰吾歸天朝
死而得生受太師恩如父母吾何忍離且蒙朝廷授以
官即臣子也又何忍棄我乎其妻與左右皆大哭不願
去予再三諭之曰皇上非棄汝也以汝祖父母日夜念
汝執獻全等以求故命我送汝暫歸省汝祖父母若欲
再來不汝阻也且汝此回內外通好利安元元即是報
效朝廷之義若果不忘朝廷大恩圖報之日尚多勉之
而已那吉大悟曰皇上與太師恩德我何敢忘數年後
必再來但願朝廷不忘我耳因言阿力哥首為此事我
祖必欲殺之願留在此予移書俺達留之而那吉遂行

諸逆既至獻俘京師皇上大悅曰諸逆元兇頻年糾北
人入犯荼毒生靈罪惡滔天仰賴上穹錫佑宗社垂休
北人效順執縛來獻足以泄神人之憤朕心嘉悅其奏
告郊廟獻俘正法焉內外有功諸臣并加恩數兵部議
請曰全等亡叛窮兇悖亂元惡據板升為淵藪敢肆負
嵎狂圖勾北黨為腹心自謂跳梁得計震驚內地每厪
宵旰之憂流毒邊氓備罹屠戮之慘歷數十餘年先帝
懸購已久俘馘未聞邊臣備禦甚嚴强橫如故邇者天
厭逆德佑我聖明鴟鴞懷我好音獷悍化為馴擾把漢稽
顙內服俺達俛首乞哀遂將諸逆駢首繫縶生獻邊庭
策運伐謀功收不戰是皆皇上格天無私禦敵有道樹
威昭德神武振戢亂之鴻圖雪恥除兇聖孝纘永清之

駿烈誠數十年未有之事曠令日而僅見者也禮宜祭
告郊社宗廟以昭武功之競以答眖祐之隆夫勞以報
國固臣子職分之常賞以酬功實朝廷勵世之典總督
王崇古威揚閫外猷壯師中決策運籌克建繫頸之績
執俘獻馘坐收奏凱之功巡撫方逢時學能安邦才克
濟變協心體國雄傑之譎詐輸誠偉略籌邊叛逆之渠
魁盡獲大學士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論思每合
於睿算贊襄大裨乎宸謨度敵如在目中允矣禁中頗
牧計降運諸掌上誠為殿上夔龍叛孽成擒攙搶盡掃
即一時摧陷廓清之烈皆四臣發縱指示之勳宜加恩
寵以酬勞勩者也奉旨王崇古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還賞銀五

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方逢時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還賞銀五十兩大紅
紵絲飛魚衣一襲恩命甫下予遭先太安人之喪匍匐
南歸先太安人孔氏蒙祭葬之典日夕勉襄大事愽然
草土閫外之事不復與聞矣嗚呼邊疆之患自古有之
虞夏商周無論已秦漢唐宋强弱成敗得失之迹布在
方策敫鑒孔昭迨我皇明啟運太祖高皇帝永清六合
成祖文皇帝載纘武功百八十年疆圉寧謐正統已已
之變雖云大異然六飛旋復四海無虞且即悔禍納貢
夫何傷哉正德以來邊備廢弛嘉靖之末柄臣貪冐將
士離心文武解體北人跳梁邊境騷然生靈暴骨加以
諸逆內叛外勾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今皇御極

赫然震怒神武昭布簡任賢輔慎選邊臣申明賞罰大修戰守一刻宿弊先聲震揚羣心悚慴況天咎逆黨使之內亂相訌孽孫慕義而歸心乃祖懷德而稽顙遵承明諭執獻元兇九邊禍種一旦剪除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臣以偶庸會逢景運時荷恩寵裕後光前草土之中無能報稱追念往事恐遂湮滅用述大槩以備燕談近來俺達上表乞貢已封順義王諸酋俱授官職馬市亦准開舉誠曠古之盛事也夫人心靡測民力有經陰雨桑土之思履霜堅冰之戒在聖君賢輔加之意焉隆慶五年壬申春二月記

大隱樓集卷之十七

嘉魚方逢時行之著
六世孫承保恭校

附錄

明史本傳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再徙寧津曲周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寧國知府廣東江西盜起詔於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參將俞大猷鎮之已而程鄉賊平移巡惠州隆慶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遠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卻之其冬俺答孫把漢那

吉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還把漢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俺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把漢俺答心動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全方從臾用兵俺達又惑之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宏賜堡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率衆犯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把漢既授官

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鴆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桀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慚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為者使者還報俺答名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岢遏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虜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大學士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帥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約夜名全等計事即帳中縛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

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歷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决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連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閱見邊務修舉欲並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武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合迂龍徑自龍門黑峪以連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于戰守皆利遂與巡撫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名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懽笑有掠人安賞如打喇明安兎者告俺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為害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之鎮歲費二十七萬

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粮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絶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

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强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輙有數陳國是揺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携貳事機乖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至京復奏上款貢圖尋代崇古為尚書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邊事皆合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金湖方公行述

嘉魚方逢時字行之號金湖別號樗野散人弱冠領嘉靖庚子鄉薦辛丑進士初授宜興縣尹次調寧津縣尹三起復補曲周縣尹少年歷仕政務通達簡訟便民絕吏去弊公庭絕案牘之擾內帑無數金之罰民甚思之癸丑陞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歷工部營膳司員外郎虞衡司郎中己未陞寧國府知府壬戌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兵備惠州潮州會山賊花腰蜂伍瑞松坑賊温七併葉茂等又海上倭賊等黨或萬餘或數萬餘逆畡彌天刧殺二十餘年白骨填山海有司屢撫屢叛莫可如何公蒞地即以平賊為任乃調各官兵畫以計謀先後勦滅者不啻萬餘數賊首皆生擒無遺一除積禍東人德之又為通衢建堅城以禦後適告成會公有

量移之報士民遮留哭聲震天請公書生年月日留衣履傳諸百世以永去思即於通衢驛建生祠以祀戊辰調山西岢嵐口北道有功己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甫十日大同警報朝廷厪西顧憂庚午正月尋命公撫大同盖大同獨當北人俺達一面俺達部落十餘萬衆馬四倍之牛羊什倍之復有逆叛趙全李自馨等數十餘人相為黨與西闚太原東闖遼左近掠則雲中上谷深入則上黨長平干戈屠戮擄掠人物幾五十年無寧日公一蒞鎮城斟酌戰守方畧移兵駐鎮威制德服彼將東襲則東拒之彼將西襲則西潰之一日復襲威遠公以兵邀擊之獲首十六級馬千五百匹氣大沮公發金幣之賜由是設策運謀以制其後總奇妙莫測彼均曰方太師舉事大異往時矣聞欲搗吾巢我室家將不可保矣九月三十日適俺達孫把漢那吉與祖蕭墻內訌暨僕阿力哥妻比吉妾速害等共千餘人馬十三匹千里來降公則盛供具豐餼廪以賓禮待隨以三策疏上請把漢主僕冠帶上授把漢那吉都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鎮城安置如公言越十月五日俺達率二萬騎去城六十里而軍公遣旗牌官鮑崇德副總田世威授以方畧出雲石堡往諭之曰汝把漢慕義來降非我故誘汝唯順求可耳安得擁兵而强索哉俺達曰吾何敢稱兵願輸不貲以贖吾孫唯使者命崇德述公言曰逆叛趙全等何裨於汝殆貽汝後患盍執之併還被虜人口以贖汝孫我太師有言不負

汝俺達曰吾亦何敢負太師遣其下火力赤十六上書於公公諭之如所授崇德者云俺達得公書麾騎兵退一舍請約顧屬長子黃台吉遠不聞約以二萬騎薄鎮城公徵知敵軍以令箭為信乃密取把漢令箭授龔喜土忽智二人而誓之曰汝執箭入黃台吉營言太師昨與汝父既約好恐汝引兵入犯以箭令汝汝即出毋沮約信黃台吉手其箭泣曰此吾弟故物也太師既為之請命敬如約明日即斂兵東歸且喜曰吾心感太師誓不復言搶掠矣于時屬長兄永邵卜亦以萬騎趨威遠俺達併止亦退未幾俺達遂捕逆叛趙全李自馨等十餘人送至營中併還掠去人口公乃遣騎兵五百送把漢那吉歸把漢泣曰吾受皇上官職併太師恩如所生

吾何忍歸其婦併僕妾皆泣不忍去公諭之再三乃行且其時獲叛猷俘隨疏請封俺達以王爵是歲十一月事也荓皇帝大悅見其叛獲民還俺達父子祖孫傾心效順畏威懷德謀畫萬全奇莫可測非大名將不能遂令司馬叙功宗伯議禮司毖正法祭告郊社宗廟賞賚有差進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蟒玉金幣劍履璽書蔭長子日中錦衣衛百戶世襲復陞宣大山西等處總督駐劄陽和辛未丁太安人孔憂甲戌起用照舊總督加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乙亥加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子加蔭正千戶世襲丙子陞資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丁丑協理戎政未幾回部管事兼署吏部尚書戊寅專理兵部總督團營戎務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已卯尤優敘奇功加少保庚辰考績加柱國侍經筵並錫耒耜行耕籍禮贈封四代一品父母俱諭祭塟先室周氏累贈至一品繼室余氏累封至一品時皇后曾特召入內宮賜綵叚衣器以親蠶繅絲諭祭塟辛巳致政奉旨准暫回調理馳驛還鄉後遣使存問予米百石布百疋又每年給輿夫資銀二十四兩先加少保時亦蒙遣賜鈔錠羊酒勅建坊四三在邑一在省長街由是歲庚午而後俺達已封為順義王三鎮貢成互市俱竣諸國年年稱貢來三邊民帖席邊兵觧甲農狎於野旅人夜行天下寧謐咸頌公之功德焉顯皇帝深鑒尤嘉其勞苦功高特恩賜額賜對御書盡忠二字丹心葵向日勁節竹敲

風一聯洵異數哉公歷官十七任凡四十餘年靜聖動王經文緯武清慎勤讓安禮義而殫忠仁偉畧籌邊威信遠馳夫沙漠協心體國勤勞特著乎王家清東海之波而鯨鯢授首縮北門之鑰而蛇豕輸心誠哉社稷臣也至功成身退範端俗化築長堤則四邑攸賴建新城則百雉屹如固在朝為匪躬而居鄉備純德者矣

廣東生祠碑 此公任按察副使時也碑久剝落今闕之以俟考訂

龐尚鵬

金湖方公當肅皇之時以吾廣東按察司副使提兵駐東路東人德之業於通衢邑為公建生祠父老諸生謁余請為記余曰公才兼文武名震寰區嘗總制西北邊北人來降邊人祠之及為大司馬從中肇畫天下倚公如長城抑未知東人衮衣之思其所以德公者云何余

門人太學生黃孟經率諸生前對曰嘉靖中大盜張璉
林朝隊乘時倡亂逆皺瀰天通衢邑當水陸咽喉虎據
鴟張道路幾無人跡矣其所至摵城郭焚里廬白骨塡
山海日月晦冥山川搖動其烈禍盖從古所未聞守臣
上變書諸路告急上特簡重臣率大將軍嚴兵討之公
留神經畧舉勝筭而收羣雄自邑猴嶺鐃鈸寨及河源
藍能二溪上莞濁溪諸盜皆相繼剿滅巢穴盡平通衢
四野之民至流移來歸者千萬家公至是浩嘆曰通衢
故東路要區也使羣盜蜂起盤踞其間更相犄角絕我
聲援即以孫吳臨之力無所施矣其為禍豈止今日而
已哉然則通衢之險不早城非所以為東人久安萬全
計不待智者而知也乃從長建議白於當路皆報可遂

捐俸贖金凡一千六百有奇其他括公帑之餘及倡義
協義協濟者以數千計戒期勸率官不擾而民不勞旬
日當告成會公有量移之報士民遮留哭聲震天請公
書注生年月及履歷官階復請公留衣履傳諸百世以
永去思老稚擁馬前幾不能行及隆慶二年大盜縱橫
復有東征之役潮惠間死於鋒鏑者不可勝數惟通衢
晏然若非公早見而預待之雞犬且無噍類矣況能全
室家保妻孥以娛旦夕哉先是公出境已祠事之萬歷
戊寅會福清林侯廷植來令龍川謁公祠父老子弟爭
言地湫隘宜更諸爽塏潮惠當重新以稱邦人崇報之
意遂白於令以卜地請令曰此吾有司事也亟奉還於
城東飭材鳩工不移時具舉其規畫勝前而潮惠間之

士民仍賻閾東田若干畝以供歲事皆非有所强而為
之者初孟經謬以章句儒　授故知令　公為
部內監司其功績久著東土關地方安危不可無記屬
孟經述其事請特筆載豐碑以告來者輒為之動容夫
吾省自
　而外嶺之東西海之南北舉百萬生靈殆
岌岌無寧歲矣安得公百其身保障而調護之使戴天
履地長子育孫人人歌太平不惟知　生祠之建盖
欲後至者推公之德意以保吾民即世世範金為像以
事公何能一日忘也令道路行人思公過其地見風雲
草木皆圖陣　奉天威儼然臨之孰不望風畏
懷恃公為長城以自固哉或言古今稱治兵北備邊南
制粵其方畧　盖　人在境外宜高城深溝堅厚久

遠以待之若吾粵山海諸酋多從內地出其備禦固不
可無城池而城之　城須得名監司良守令及
古今　公蒞本兵未幾即廷推大冢宰攝行
部事兼文武　名監司良守令而選將將兵皆
公所　之者凡海隅日出之地有不均蒙其
澤者乎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非斯人之儔與其
大功德盖不獨五嶺外祠而祝之矣余昔之得遇公於
宣府每從官署按輿圖談兵法推步天文盖嘗占公為
天下福星今考之良然公名逢時字行之登嘉靖辛丑
進士今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嘉魚人

請祭葬贈廕謚疏

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今故方逢時男國子

監生臣方日接為遵例陳情懇乞天恩追念安邊實
績特賜優卹以顯忠勞以風保障事臣聞勞以報國臣
子職分之常而賞以酬功朝廷礪世之典故夫恩隆特
賜望切均霑蓋有不以存歿遠近而異其施者臣伏覩
禮部題准卹典條例一款內稱養病終養等官尚在將
來錄用之數不幸在家病故如果別無他碍自應一體
加恩又一款凡有邊功諸臣引例陳情者行移兵部覈
實方與具由題請其恩典取自上裁令甲煌煌念舊至
渥而況臣父生叨聖眷勞著邊疆其歷歷勳庸及乞身
始末載在部籍一一可覈者臣敢冒昧直陳惟皇上試
垂聽焉竊照臣父湖廣武昌府嘉魚縣人由嘉靖二十
年進士初授南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知縣陞戶部主事

調工部陞郎中陞直隸寧國府知府陞廣東兵備副使
有平倭寇山賊功調山西岢嵐道隆慶三年陞遼東巡
撫尋改大同巡撫是時北人俺達驁鷙狂逞繹騷畿甸
蹂躪雲谷庚戌之役都城震恐由我叛人趙全馬西川
等為之嚮導多誘華人為工作雲梯衝竿盡用我國長
技邊境騷然全等生聚招納有衆數萬擽版升諸地僭
擬王侯兇狡大逆世宗皇帝屢降明詔購有能擒斬者
爵通侯賞萬金無能應者隆慶四年二月臣父初至大
同任次月北人犯威遠臣父設備伐謀按兵制勝堵截
出塞獲首十六級隨有金幣之賜秋七月彼方糾合內
犯大同戒嚴九月彼有內釁俺達孫把漢那吉率其妻
孥十餘人來降臣父破衆論納之隨疏議處分為犄角

之計明旨報可俺達聞變調黃台吉以二萬騎薄鎮城
永紹卜以萬騎趨威遠自以大營向平魯堡聲言索取
邊氛甚惡臣父之不以身為虀粉者幾希矣所賴謀猷
預定先遣裨將鮑崇德田世威授以方畧出雲石堡禦
之又遣能譯語者持箭諭黃台吉示以天意指以利害
令執趙全等十餘人以贖那吉俺達用命以那吉還械
致諸逆獻俘闕下穆宗皇帝大悅告廟正法該兵部覆
議內稱全等亡叛悖亂元惡擽版升為淵藪勾北黨為
腹心震驚內地流毒邊陲先帝懸購已久俘馘未聞邊
臣備禦甚嚴強橫如故邇者把漢稽顙內服俺達俛首
乞哀遂將諸逆繫縶生獻邊廷策運伐謀功收不戰誠
數十年未有之事撫臣方逢時等功宜優敘奉聖旨方

逢時學能安邦才克濟變協心體國雄傑之譎詐輸誠
偉畧籌邊叛逆之渠魁盡獲加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
御史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還賞銀五十兩大紅飛
魚衣一襲欽此尋以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曆二年起復
以原官總督宣大軍務本年十二月內該臣父題為恭
報三鎮貢市事竣乞請優錄効勞官員等事該兵部覆
議本官在昔持通貢之議恩信素孚於羣雄今乃嚴互
市之防經畫克周於三鎮奉聖旨是方逢時先年建策
致款新任貢市効勞陞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兵部右
侍郎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照舊總督欽此本年閏
十二月內該臣父題為恭報修完城工懇乞天恩優錄
効勞官員等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文燧勘覈過

工程俱委堅固錢糧亦無冒破其宣力諸臣例應叙録
該兵部覆議題奉聖旨是方逢時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裏欽此三年十月内該臣父題為貢市事竣乞優録
効勞官員等事該兵部覆議題奉聖旨方逢時陞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總督賞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欽此四年六月内該閲視宣大山西邊務刑
部左侍郎王宗沐題為北人内附邊患稍寧等事該兵
部覆議方逢時望繫衆區功存社稷吐奇制勝凡八事
之修舉何者非其謀猷鋭意籌邊奉列鎮之事功随在
皆其主措雖上年貢市陞級既已加恩然兩年修攘未
酬尚屬缺典恭候命下將總督尚書方逢時特賜璽書
重加優賚等因奉聖旨是各官督理邊務漸有成績方

逢時督理勤勞着寫勑奬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欽此本年十一月内該臣父題為恭報北人三貢再成
互市俱竣遵例併叙効勞官員等事該兵部覆議内稱
臣父忠存報國志切安邊開府數年威信遠行於異域
撫綏當日貢議力定於幾先等因題奉聖旨方逢時加
太子少保原廕武職伊男着陞一級世襲欽此五年九
月内該臣父題為恭報本年三鎮貢市事竣遵例乞請
優録効勞官員等事該兵部覆議本官節任督撫先後
七載始也遣降獻俘既竭忠猷繼今格遠籌邊復極憂
瘁雖本官功不自居其勞績理應首叙將總督方逢時
特賜優異等因奉聖旨方逢時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
蟒衣一襲欽此是年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尋奉旨回

部管事該吏部題為給由事奉聖旨方逢時既久歷邊
俸還查邊臣考滿例来看欽此又該本部題為酌議邊
臣事例以昭激勸事内稱果實歷邊俸著有安攘奇功
曾經屢實欽蒙賞賚其應得恩典照例題請陞授給與
查其功次具奏定奪等因奉聖旨是今看得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方逢時三年考滿寔歷邊俸三十三個月有
零不止三分之二及查本官先任巡撫遼與總督王崇
古共事俘叛納降皆其始畫繼代王崇古總督修守互
市安輯卓有成功以故八年之間不煩兵甲邊境晏然
蓋由本官識見高明謀猷超邁敦崇信義養威重以化
絶荒審察機宜肅紀律而風九塞要荒胥悦海宇聿安
頃還樞管之司深為社稷之重以此無前偉烈似宜破

格殊恩併及查事例相應題請又該吏部為給由事六
年正月本部尚書王國光等具題奉聖旨方逢時既有
邊功着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八年冬臣
父歷一品俸三年考滿欽蒙聖旨加少保遣賜鈔錠羊
酒累贈累封至曾祖俱一品勅建坊四仍總督團營戎
務兼侍經筵併行耕籍禮九年四月臣父以疾九疏乞
休奉聖旨卿疾既久未愈准暫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痊
可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欽此臣父歸田十五年杜門
掃軌賦詩自娱雖麋鹿為羣不無江湖之遠而犬馬戀
主未忘廊廟之思惟是疆圉奔馳筋力已竭雖勉强延
歲而神理半虧遂不能酬起用之眷命矣二十四年十
一月内臣父疾革呼臣等至榻前徐語之曰某弱冠通

籍歷事三朝叨居一品積勞盡瘁職分當然荷寵微榮餘生未補身後勿得妄有陳乞言訖而逝臣等虔守遺言將臣父殯在淺土十六年於玆未敢開壙安厝顧念聖明在上澤及枯骨以臣父應沐之數而不以上請於父命得矣非所以伸子情以皇上應賫之恩而不以仰陳於臣誼似矣非所以成君禮臣謹按大明會典一欵凡大臣一品病故者祭九壇造墳安塟妻祭一壇先是萬歷十八年四月內臣母累封一品夫人余氏病故於是臣父請告在籍調理具疏陳乞蒙恩予卹准給全葬是臣父歷任微勞仰荷聖鑒祭則因臣父以及臣母葬則予臣母以待臣父而臣父身後應得常典生前已先被之矣顧大臣三年報績例叨廕子之榮苟其行已無

虧當有易名之典此兩者聖世所以旌殊代而表潛德也臣父以萬歷八年一品考滿未霑恩廕臣父存日何敢妄有希冀而今則往矣律以舊章終成闕事臣父一生砥礪舉朝共知當軍需旁午之衝而不以染其素履風波披靡之際而不以奪其操尤臣父所自盟者至其恩縻那吉信結俺王全邊鎮數百萬屠戮之生靈弭西北數十年跳梁之大患省國家歷年數萬億無涯之糜費彼見欵貢之利我操駕馭之權比之覆軍殺將而求者所得孰多迨至總督要鎮洊筦中樞四五年間以素著之威信維持欵貢而綢繆其備禦且以固結順義三易彼封而終不我渝也有臣如此陛下寧靳一易名而不以揚其平生哉頃臣伏在闕下見禮臣議謚一冊捜

及幽遐本朝名臣多所臚列而臣父未得側名其中臣之罪也臣又睹今年十月兵科叅看得北人三枝十二部諸長具結軍門奏請封貢二事內云王封馬市行之四十餘年邊氛寧靜似當亟允其請然則臣父制彼成欵首謀之功至今存矣以臣父之殊勳合臣父之大節庶幾不辱易名者及查往年尚書楊愽譚綸王崇古近日如京營戎政兵部尚書李汶李化龍等或歿於官或卒於家各蒙恩賜祭塟易名錄廕一如會典及條例所載固知皇上所以垂念邊臣而優卹其身後者澤至渥也疑不獨於臣父而遺之伏乞皇上俯鑒歷年邊疆平定之故追叙先臣拮据謀始之勞勑下該部將臣父官方素履與夫所歷軍功再加查核如果不悖往例擬議

上請除臣父生前為臣母具奏恩給大臣妻一品夫人祭一壇准與全塟外仍允應得諭祭以及開壙銀兩其賜贈賜廕賜謚恭懇天恩俯賜優卹則九原荷日月之照而四海頌天地之公臣子孫世世啣結永矢無窮矣為此理合具奏須至具奏者

萬歷四十一年二月　日

右具奏後欽蒙准賜諭祭全塟并除長子日中世襲正千戶歷官懷遠將軍錦衣衛南司都指揮使四子日接廕監生外仍恩廕次子日明授右軍都督府都事後陞軍民府通判三子日典授通政司經歷後陞茂州通判又陞順寧府通判其賜本官加贈併謚必俟五年後舉行後未再請因缺贈謚但後仍蒙顯皇

帝睿鑒深嘉其勞苦功高特恩賜額御書盡忠二字
丹心葵向日勁節竹敲風對一聯至崇禎辛未九月
蒙追叙舊勲特賜諭祭歷朝寵賚盖亦數數矣顧尤
有功於鄉長堤漲潰四邑頻災自捐俸銀五百兩修
築重新以弭水患而萬歷九年縣城傾頹盜賊蜂屯
亦捐俸銀五百兩助工補築堅完以弭盜患信在朝
為匪躬而居鄉備純德者矣崇禎丁丑以德在桑梓
人不能忘闔邑士民具呈控請崇祀鄉賢會次孫鎮
國將軍宏瓚亦以休沐歸里同時具控蒙督學道水
佳亂轉詳撫按批允從祀俎豆不祧

同鄉公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濤等為布公道錄奇功以光謚

典以重國憲事故少保兵部尚書方逢時以萬歷二十
四年卒會時有不憖於公者其家不敢以謚卹請越今
十餘年矣下之人不以聞上之人不以議嗟哉邊疆之
患自二祖而後莫張於也先莫熾於阿不害以世宗皇
帝之英明憤邊吏不戒重臣械繫者項背相望而無救
於喪失庚戌以後庚午以前數十年雲中上谷漁陽間
蹂躪無寧日蓋自把漢降不害款貢市通而邊人始帖
席即令後此者不可預籌而敉寧之功已再世矣首是
謀者方公也而記嘉隆間事者一以功歸王公崇古史
氏之失實也於是把漢降大同耳而大同撫則公也一
留之以為市一樹之以分黨則公議也公上其事於天
子近臣有爭款市非便者天子下之獄議始決則邊臣
矢其謀廟論斷其決也當把漢歸時偏裨而下爭欲殺
之多口騰沸記把漢之功可以世賞把漢死已耳可無
後禍假令公筭不及遠慮不存國智不先衆勇不任獨
即王公欲存之以與彼市其能及乎漢甘延壽陳湯馳
異域斬樓蘭湯尸茲謀史不沒其實易世而後論者猶
得據以請錄公之沒十餘年耳而記把漢事者輙淹沒
其姓名更數十年後誰為徵信隳邊臣任事之心廢朝
廷賞功之典不亦大可惜哉夫爭呼吸之機而建百年
之績者其計遠也論一日之功而定終身之品者其略
奇也彼以方張之勢挾亡命之謀而乘我畢世不復之
氣威不足以制其命恩不足以結其心見侮何日之有
自公策庸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靖邊荒異域之氛則公

之伐甚偉而公之品亦已定矣公不幸為楚人而秉樞
晉秩皆在江陵柄國時論者不深察而遥以私人之目
錮之夫江陵相業具在可考而論也即有一二不當所
謂為身謀則過為君謀則忠者況以波及固圍之臣而
滅其再世之績哉即江陵舉公以嶺南平賊功公秉樞
時爭事與江陵左遂致政去殆古祁奚魏絳之義何可
少也夫易名之典或以品或以功論人之法錄其大舍
其細公品無可訾而功最著細無可索而大獨標利其
百年之策而靳以二字之褒聖朝之法仁人之心皆不
忍也故敢摭其已事以請質於公論惟高明垂察

都　察　院　右　僉　都　御　史　張　濤
翰林院左春坊左庶子　兼　侍　讀　何宗彦

通政使司左叅議　閔廷甲
尚寳司司丞　周希聖
吏科給事中　梅之煥
户科給事中　官應震
兵科給事中　吳亮嗣
刑科給事中　姜性
四川道監察御史　田生金
貴州道監察御史　吳之皡
貴州道監察御史　黄彦士
吏部文選司主事　郭士望
吏部司務廳司務　蕭譽
户部貴州司郎中　張邦翼

户部福建司員外　袁汝梓
户部浙江司主事　朱期昌
户部陝西司主事　吳嘉謨
户部照磨　劉文勲
禮部精膳司員外　田大年
禮部祠祭司員外　潘潤民
兵部車駕司主事　張季彦
刑部河南司主事　楊世勲
工部虞衡司郎中　傅淑訓
工部司務廳司務　任家相
國子監博士　魏詒
太常寺博士　康元積

大理寺司務　申在廷
行人司左司副　張文光
行人司行人　鍾惺
錦衣衛指揮同知　駱思恭
錦衣衛指揮使　梅國林
大興縣知縣　王橋
北城兵馬指揮　胡其慥
兵部車駕司主事　蕭丁泰

萬歷四十一年二月　日具稿

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金湖方公塞上十歌序

葛天氏歌八闋有虞氏歌九叙而聲詩之教於是有傳

故方叔用卿士受命為將克壯皇猷而石鼓之歌遂鳴於周大將軍統六師長驅宛澤雲集蒲稍而天馬之歌遂鳴於漢裴晋公起儒生緩帶輕裘底寧藩服而淮西之歌遂鳴於唐盖彰德頌功則必播之聲詩而歌之由來也尚矣我高皇帝提三尺劍混一寰區我文皇帝聖武布昭功高千古而土木之變妖躔昴畢敵勢復張乃阿不害熾也先之餘燄驍勁雋鷙西渡飛狐摩笄以窺句注東踰孤竹獵盧龍直抵漁陽甚者逼居庸穿紫荊入古北口犯都城流毒九邊禍在叵測而西北之患酷於嘉隆間矣天佑我明迺畀吾師少保方先生崛起嘉魚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臨軒授鉞出鎮雲朔以當邊外百萬之衆决奇制勝猷壯師中威宣沙漠庚午秋

有把漢那吉叩關而来把漢者阿不害之孫忽其祖有
聚麀之誚故率其妻妾黨屬十餘騎而南歸乞降先生
得報喜曰此奇貨也乃簡貂錦一旅翼而進既至左右
欲斮之先生曰此降人耳斮之何益天以假我安知非
弭戈之機乎既肅以威仍撫以恩把漢輩喜曰吾今得
所歸矣於是有玉塞來降之歌時先生坐帷幄而籌之
曰阿不害擁衆橫行塞外幾五十年令祖孫相忤千里
來歸夫豈人力所能致哉必若何而得必若何而失細
決機宜竟如神醫隅垣而洞人肺腑者乎於是有蘭臺
勝筭之歌既而阿不害不勝其老牛舐犢之愛麾黃台
吉勒兵十萬直逼雲中先生啓取把漢金箆令箭一枝
令譯語者入彼營曰太師大兵四集不即退何論把漢

即汝死不知所矣黃台吉手其箭泣曰此吾弟故物也
即大懼展甲疾退秋毫無敢犯於是有片言却敵之歌
斯時也外則敵衆洶洶內則庭議紛紛人皆以騎虎危
先生先生密陳三略進之竟與君相意合所議如先生
卒奪衆口機牙於是有三策安邊之歌先生計定乃令
之曰趙全等妖而叛者也返我而易而孫孫可歸乎不
害因設伏計擒以獻天子喜俘九廟而戮之方全等亡
命匿板升魁梧機詐導敵殘邊破我城闉焚我玉石魚
肉我蒼赤二十餘年世廟患之乃懸侯爵萬金以購其
首竟莫得令先生取之若探囊中於是有獲叛獻俘之
歌既戮全等乃還把漢把漢與其妻妾黨屬相顧泣下
不忍去且曰朝廷爵我貴同萬户太師恩我愛如所生

未即報何忍棄去先生撫之曰非忍棄若若祖父母念
若欲見若若去若更來聽若便不若阻也言訖欷歔雪
涕而行觀者吁呀於是有釋囚彰信之歌昔任敞謁見
伊稚斜單于說為漢臣單于即大怒拘留不遣及郭吉
再說之立斬其主客見者遷吉於北海之濱嗟嗟使外
强入臣信不易矣今把漢歸祖孫相見持泣不休其感
恩奚啻嬰兒之戴慈母遂刑馬同盟請封乞貢願藩於
王庭於是有稽顙稱臣之歌阿不害既臣而駃騠騊駼
渥洼之所産者不必貳師之往雲錦翩翩歲入天閑諸
凡鬱金香芙蓉水諸部之所有者靡不效款恣進天朝
於是有同心納貢之歌曩時毳幕氈裘化而為衽席之
地蘆笳羯鼓化而為謳歌之聲勁弩森戈化而為軒渠

之舞邊之民咸嘻嘻含哺鼓腹卧帖席食甘味不操干
戈不聞戰聲農狎於野旅狎於塗於是有沙漠長春之
歌天子迺命司馬叙功宗伯議禮祭告郊廟曰惟我邊
謀臣不煩兵車不勞邱役不傷國賦肇此鴻業以保我
黎元奠我社稷故祝先生自其壽於身以及於家壽於
國以及於後世帶礪之誓載在盟府簪纓之胄當及百
祀於是有元勲世壽之歌應元喜先生豐功之著懋德
之昭也乃為之贊曰昔淮西不過蕞爾小醜患在一方
故吾聽其歌偉矣而未大也蒲稍之撓適足以雪和親
之羞然華人所亡殆亦過半故吾聽其歌大矣而未善
也咸懾玁狁城彼朔方與我先生之不戰而屈其兵坐
收全勝之功者豈非曠世而相感者哉故吾聽其塞上

之歌不能無石鼓之思矣是歌也撫節而歌於三陲之間響激秋雲聲振林木吾知邊之牧豎必將扣角邊之耕農必將擊壤舉欣欣而相和者孰非先生之餘樂乎若登之金石被之絲管而奏於清廟之上則又有出於白麟赤鴈靈芝寶鼎之外者矣應元雖不敏敬鳴厓缶之音以揚先生之業於不朽萬歷七年四月

王塞來降

阿孫躍馬過陰山手把降旗入漢關共說南天多雨露行人莫問大刀鐶

蘭臺勝筭

青簊玉帳夜生寒獸展陰符仔細看何用元戎親出塞筆花陣裏款呼韓

片言却敵

抱鼓千山忽震驚翩翩戎馬迫金城轅門將令傳飛矢吹散强封十萬兵

三策安邊

豹韜三絕細籌邊翠饋青泥上九天莫訝氊裘終入𣪍錦囊曾向卧龍傳

獲叛獻俘

板升羣虎翼雄標邊徼憑陵玉石消二十年来今始得論功不數霍嫖姚

𦌴纍彰信

彤廷消息報金雞椎髻揚鞭跨駃騠歸去不須重墮淚漢恩原自與天齊

稽顙稱臣

刑馬同盟乞獻書紛紛劍履拜宸居春風自醉留犂酒掛却雕弓息戰車

同心納貢

白雉休誇貢越裳波斯名馬欝金香閼氏亦有薔薇水諸國年年進上方

沙漠長春

玉門關外見鶯花春色平分萬里沙刁斗無聲青海靜穹廬夜夜醉琵琶

元勳世壽

勳名赫奕照金甌方叔中興第一流一曲昇平千歲酒麒麟應冠漢廷侯賈應元

附録嘉魚縣義官方宸死盜述宸係少保方逢時之伯祖父詳府縣誌

方宸字侍臣左湖里人也少倜儻不羇多膂力精武藝彎弧橫槊雅自矜許嘗輸粟賑饑以例授冠帶人感其義焉正德乙亥流民嘯聚為盜所在蜂起有劇盜賀璋廖琦者尤兇黠與其徒薛翳子周定曾子兇李良璽等數百餘人橫行江湖間殺掠焚劫官兵莫敢攖其鋒巡撫秦金以聞詔募能擒首惡者賚重賞宸應命出與本縣令陸棍陽為招撫賊亦詭示款服行劫如故棍知宸謀勇遂以其事委之計定丙子七月陸令以典史劉廷用率賀璋廖琦併其夥數十人巡捕境内他盜過黃岡湖至宸里宸先期於其家具酒食伏壯士以待之劉廷用至宸邀𤁋飲亦名璋與琦入受酒拜伏宸先㮏鐵杵

衣中從後擊瑋仆之琦起欲鬪宸又擊踣之遂斬其首餘黨大譟宸率壯士奮擊斬薛彀子等七人生擒李良璽等十六人餘衆多溺水死而周定等得脫去月之二十四日也縣錄其功受白金之賚未幾周定等乃誣宸以他狀臺臣過聽賊論宸罪死是時無問疏戚噤噤莫敢一言及之有從弟方龍（即逢時之祖父後追贈一品）邑博士弟子員也淹洽伏義不有私財好施予朞功以下待其舉火者無慮百餘鄉隣枵如者每餽賑之然尤慷慨有大節居常慕魯仲連布衣而排難解紛千里誦義安能日夜區區呻吟呫囁作豎儒狀乎乃憤然曰宸倡義兵討賊論功須上賞賊平不以為功且罪之柰何當吾之世而使兄飽賊吻乎惡用是儒衣冠者為匍匐赴部使者部

使者廉其狀嘆曰義士也宸以是得不死已而周定等復聚徒衆揚言攻縣報仇陸令患之宸奮不顧身曰吾官以義名草茅報國在此舉矣八月初復提兵隨在追剿六日自百合山至李洙港與賊遇賊懼不敢進宸方駐兵山寺朝食忽一賊持書約戰宸大怒罵曰狗賊敢與我戰即手刃其人上馬呼兵馳往其地林木茂密賊故伏林莽中以二三賊服婦人衣出鬪宸馳擊斃之方下抽刃斬級一賊從林中出不意刺其脇遂墜馬而死弟寀見兄墜馬亟往救之力鬪亦死是兄固死國而弟復死兄也然賊亦隨遁而所領兵吳伯聰等亦斬獲周定等數十餘名以報秦公疏上其事曰方宸以一介編氓職非守土乃能奮不顧身誅其渠魁勇敢當先身須

於賊忠義可嘉但本官乏嗣無以為優卹之地乞授巡檢職銜立石於墓以彰忠義部議宸奮勇死難功勳忠義誠可嘉尚奉旨這剿賊賀瑋等累年為患地方不寧鎮巡等官乃能協謀督捕悉就擒獲功可嘉賞杜棻金楊張各寫勑獎勵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陸槐張珮周雄并獲功官吏人等着鎮巡官量加賞勞以勵将来方宸既殺賊功多又身殞乏後准贈府檢校立石表墓與祭一壇洵特恩也妻徐氏亦以貞節自勵宗黨稱之壽八十餘終

諭祭文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皇帝遣武昌府同知唐翺諭祭於贈府檢校有功義官嘉魚方宸之靈曰爾

昔緣荒歲輸粟賑饑曾授義官足光門第頃因剿賊荼毒生靈奮勇揮戈率先捍禦殲厥渠魁衆寡不敵竟至殞軀守臣來聞朕心嘉尚優加卹典竪石表名用激後人并酬忠烈英魂不昧庶克歆服

挽忠勇詩　董嘉謨

忽報營中夜隕星義旗摧折衆心驚素知馬援元多策
盡說龎涓善用兵廟貌忠形圖入像畫堂哀怨慟無聲
大夫壯節如公少史筆應題萬古名

又

生有功勳死有靈三堂祭奠沐恩榮九泉遺憾丹心在
滿地新愁赤淚傾冀望雲臺渾似夢期圖麟閣儼如生
史官收記英雄傳青簡流芳萬古名

附錄

贈少保兵部尚書方孟鍇行略

方孟鍇字世用號柘山左湖里人為人慷慨輕財喜施居家嚴與人信取予一物不苟凡是非曲直一以義裁之無依違狥比之意宗黨長服縣令馬炳然清廉吏也名為耆老特加禮敬凡政事之疑者必與之議而後行撫臺陳公行縣見池塘無豬水怒令將責之公以身蔽令而言曰知縣賢明無水非其罪天久不雨故也請代受責陳公意解遂釋令時鄰縣江夏有巨室某為大盗所誣太守王公達欲廌捕之而難其人既而思曰非嘉魚方孟鍇不可檄之使往公受檄以邏卒數十人從至其居伏卒四隅而身單騎從家僮負襆若遠行者黎明叩其門求炊其家人尚未起公坐堂中候而察其動靜見其家百口欣欣怡怡無驚懼意公心念此善人家必非盗也既而見其人語之故出郡檄示之其人哀求自訴公曰吾知汝非為盗者盗誣耳第往見郡公吾為汝白遂以其人見王公王公曰果盗乎公不對再問之對曰以鍇觀之非盗也王公曰何以故因述其狀王公喜取囚質之得其情果誣遂釋之越數月其人携四百金踵門以謝曰某之身與家公所賜也敢忘大恩公卻之曰使我欲財則前日捕汝時何患不得今乃受此乎且汝無罪府公釋之吾何力焉而受汝謝其人懇之不已竟固却之父子感泣而去而岳郡有盗二人行劫商貨來吾鄉貿易公適在內親李惟恕家見之疑焉密謂恕曰吾觀此二人者必盗也不可與易二盗聞之怒而歸

船置酒名公將殺之或謂公不可往或謂當以衆往公曰不往彼必以我為畏以衆往徒致禍耳乃徒步扶杖從一童子往二人迎之舟中置刀案上曰吾商也君何目我為賊吾將殺君公曰汝為賊與否我何知昨億言之耳且汝非賊則吾言妄矣汝果賊則吾言得矣汝若殺我非賊而何且以一老而易汝數賊不亦可乎二人意沮更以實告公因以善言訓化之二人大悟感悅相與飲酒誓不復為盗既二年其人復犯盗岳郡獲而訊之二人曰悔不用方某之言以致此郡人詢之信然二人乃伏法其忠信明決之能感化人如此即古王烈輩何以過也邑人都御史約菴李公田於人少許可獨與公交最密每來邑中必飲譚其家後炳然歷任都御史過魚山遣人祭其墓云萬歷六年以曾孫逢時有奇功特恩誥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妻李氏誥贈一品夫人